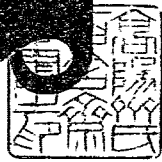


石頭魂  
政熙



石  
頭  
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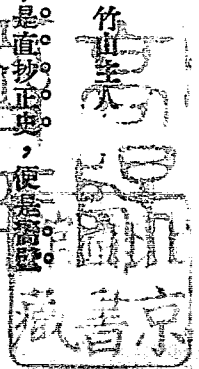
3 0528 0357 8

857.48  
449  
:1

## 石頭魂序

歷史小說是很難做到完全成功的；一般的歷史小說，事實不是直抄正史，便是翻鑿虛造。即如三國演義，他在民衆心理上建築了多麼深固的基礎；可是他的組織那麼散漫，他的描寫那麼粗劣，「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畢竟還不能使我們滿意！我們且提着燈籠去找，且看我們中國過去文藝園中可有使我較滿意些的歷史小說沒有？找來找去，還只有三國演義和列國志；其他便不值得一看。因此，這部石頭魂在中國文藝園中，也該有他自己的地位了。

我們批評歷史小說，當然不能用史書上的事實來判斷這小說中事實的正確與否；有時，歷史小說中沿襲了史家的私見却反使他這書十分減色的。譬如三國演義拘守了宋儒所主張的劉備居正統的腐見，便使他描述上有些牽強不能自圓之處。換句話講：歷史小說並非是歷史，只要大體不背乎本相，其間有些穿插，那是當然該有的。（三國演義被污



濁觀念所限，硬用借箭借東風的鬼話，來埋沒周瑜破曹操的事蹟，——這便是歷史小說中所不應有的。石頭魂一書，他以建文燕王叔侄倆這段悲劇爲中心，這在取材上是得當的。歷史小說自然非借重有聲有色的史實不可；在中國史上，三國六朝五代以及安祿山岳飛等等，都是歷史小說的好題目。而建文皇帝失蹤這件事，一方面是民間傳說的好題目，一方面也正是歷史小說的好題目。著者呂文兆他的眼光自然是十分高明的。

歷史小說最重要的是人物描寫，三國演義的長處，還在關羽趙雲幾輩勇將的點染。

石頭魂中，他寫鐵鉉寫呂軍師，都很有聲有色，如二十一回從燕府辰史周鐸奉命召鐵鉉寫起以下，層層寫鐵鉉的忠憤，很能表出他的人格，謂：

「鐵公大怒，喝令左右與我拿下燕賊使。軍士吆喝一聲，早把周鐸綁住，隨從人等，皆已打得星散。鐵公指着周鐸道：「你這狗賊？向爲燕逆的心腹，當日潛居帝京，窺探動靜，是你結的權貴，謀欲傾太孫，立庶孽，是你；陰誘魏公徐輝祖，暗害長史，爲誠又是你；今尙敢齎逆詔來此！」遂掣軍士手中大刀，將周鐸揮之爲段。鐵公問衆文

武官員：「我今起義討賊，爾等誰敢從者？」皆鞠躬唯唯，戰慄不能言。鐵公回至府城，豎起義旂，召募豪傑；并將周鐸首級，懸在旂端，以徇於衆。半月之間，無一人應募者。且住。鐵公向有義士三千，何不就此與兵，還要召募呢？要知道鐵公向因王師交戰，盛庸平安等軍餉，皆取給於濟南，倉庫久矣空乏；又是個真正清官，豪無私蓄，日惟蔬食菜羹，那裏養得起這班義士，因此漸漸散了。不說別的，就是瞿鵬兒也自投了卸石寨去。這看詔書到來，都知都燕王已做了皇帝，誰肯自己備了口糧鞍馬，棄了父子兄弟，捨着性命，去換一個義字？各官員縱當面勉強應承，今見鐵公孤掌難鳴，誰肯丟了現在的爵位，拼了夷滅九族，去博一個忠字？鐵公見此光景，不勝太息，謂二子福安曰：「那些官員百姓，原不能概責以忠義。我今欲挺身赴闕，死於社稷，汝等能從否？」福安曰：「兒聞守土之臣，死於封疆；况帝駕已崩，救衛不及。同一死耳，大人何必遠至都下？」鐵公曰：「是非兒曹所知。死於封疆者，謂城存則身存，城亡則身亡，此外臣之義宜然爾；我受帝恩，爲大司馬，自當與社稷存亡。且此土

未嘗失守，封疆現在，烏得死於此耶！」二子慨然對曰：「幾乎錯認了大義所在。古人云：忠臣死志，孝子死孝，兒等願隨階下。」有蒼頭二人毅然前稟曰：「奴輩亦願從主死。」於是鐵公即日起行。有舊參軍高巍，送至二十里以外，拜別之後，即自投於郵亭。鐵公歎曰：「偌大濟南，僅有此君忠義！」揮淚而去。星夜馳至浦口，覓一漁舟渡江。進了西門，轉正向南，大街上正遇着都御史景清大轎，喝殿前來。鐵公方欲駐馬問訊，而景公在轎中見了，佯若不相認者，反掉轉頭去。鐵公亦不顧，徑到正陽門，大罵燕王背祖滅宗，弑君篡國的逆賊，鐵鉉生不能斬汝之首，死當殛汝之魂，還我建文皇帝來。說了這句，泪如泉注，擗踊痛哭；兩子二僕，亦齊聲大慟。羽林衛士，即時擒下，飛報燕王。燕王陞殿，文武咸集，衛士掖鐵公至陞。燕王尙欲降了鐵公，以慰四海士民之望，亟令釋縛曰：「卿之忠義，朕所素知。」鐵公背之罵曰：「反賊逼死我君，焉知忠義？速求東宮奉立爲帝，庶可免高皇之殛。」燕王曰：「朕爲太祖之子，受天之命，而有天下，理所當然，汝竟不知天道麼？」公又罵曰：「天道即

是人倫，人倫首重君父，君父之命，卽天命也；你受誰之命，而擅居此大位？千秋萬載之下，逃不得國賊二字。」燕王變色，說：「朕與建文總是一家，汝既盡心於故主，甯獨不可盡心於朕？苟能北面而立，卽以揆席相待；若是冥頑無知，方孝儒便是榜樣。」鐵公曰：「我與孝儒豈若在廷狗彘，屈首爲篡逆之臣哉？」痛罵不已。燕王大怒，令割公之耳鼻，以火炙之，納公口中，叱曰：「此味甘否？」公厲聲曰：「忠臣血肉，流芳千古，有何不甘？」寸磔至死，猶喃喃不絕口。燕王痛忿已極，令舉大鑊至，熬油數斛，投公屍於其中，頃刻如煤炭。呼衛士導之朝上，而屍輾轉向外，終不向內；數十人各用鐵棒四面夾持之，屍纒面北。王笑且詈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公屍欻然躍起，滾油濺沸數丈，直灑龍衣，諸內侍手皆糜爛，棄棒而走。——公屍仍然反背如故。有頃，侍衛二十餘人，咸吐鮮血，斃於殿上。羣臣莫不畏怖，共請埋之。燕王叱退，令將焦屍投入冀窖，收公二子繫獄，兩蒼頭皆腰斬。又命提騎逮公妻氏、楊夫人，并二女，發教坊司，滅公之族。一夕，雷霆大作，環繞於冀窖者數匝，

化爲一泓清水。——至今名曰鐵公潭。有詩贊曰：

社稷先云覆，封疆尙爾存。

義師頻進戰，燕孽幾亡魂。

枯骨猶能躍，焦軀誰敢翻？

一泓清冽水，英氣至今尊。

却說景公路遇鐵公，回到私第，疾忙托病告假，意欲夤夜請來，商議大事；不意是日已遭慘死，乃大慟曰：「天喪吾君社稷矣！」設了鐵公靈位，瀝酒祭奠，痛哭數次。」  
又如第七十八回寫呂軍師一火燒狼賊，全盤很有線索條理；我們看下面一段：

「次日，綽燕兒回來，稟說：「猺獠狼共有四萬多，最強者，第一狼兵，他們總不受人節制。只是那三種來廝殺，若克復了一州一縣的城池，就全要這一州一縣的錢糧，若不肯時，便要放搶；城中賊將，不敢專主，去請命於姚廣孝了。這個時候，大約已有定局。」軍師遂附耳與綽燕兒說了好些話，取一個小小包裹給了他，又如飛去了。」



隨謂董參軍道：「汝屢次問我軍機不答者，汝知之乎？用兵之道，譬如弈碁，全局之形勢，雖敷定於胸中，而落子之機關，則應變在於頃刻。今當……如此如此——而行，方可了當這四萬兇徒。所需硫磺鐵硝，米與藥物，都有備的；只柴與酒，要整頓起來。此係重任，交付與汝去料理。」次日，郭俞二將，統率大軍到了。軍師傳令，有向日犯罪應斬的九人，可速押來勸問。俞如海就頃刻押到，軍師問：「汝等罪應斬否？」皆應道：「軍師賞罰，至公至明，更無他說。」軍師道：「如今有個絕好的死法：我欲用汝九人爲戰將，若敗而死，給白金一千兩，養活家口；若願子弟做官，能文者，補文職，能武者，補武缺。若敗而不死：盡免前罪，或充伍，或歸農，各聽爾等之便。」軍士皆欣然齊聲答應。卽命各起全副披掛，并鎗刀馬疋，分列在劉超，楚由基，瞿鵬兒部下，再將各三名，密授臨敵秘計，——如此如此而用，各領輕騎三千。劉超先行。由基次之，鵬兒後進。又密諭俞如海：「汝領兵一千五百，離城十里，扎下寨柵。」董嘉董翹，領兵一千五百，屯於城內，亦各授以臨時秘計；餘將佐皆隨軍

師駐紮。又令會彪，率領五六十個善爬山的軍士，扮作樵夫，分散遠近峯頭，往來探信報息。

且說第一隊三千兵馬，劉超令三個應死的小軍，披掛整齊，都打着先鋒旂號，自己却去後面押隊。行勾一日，出了山口，殺奔荊州來。遙望見大路上，有十多個營寨，盡是猿獠三種洞蠻，軍容甚爲詫異。劉超暗傳號令，將軍馬照左右前後，各分七百，雁翅般擺開，虛着中心，不相聯接，以便退走，自己却帶領鐵甲二百掠陣。先是前軍的正先鋒搦戰，洞蠻見了大笑道：「只這幾個膀子，一頓拳脚都完事了，那裏用着兵器？」狼營內有個叫烏雲勃，臉如鍋底，眼若金鈴，赤鬚黃鬚，鋼牙血口，手執鐵槊，大吼一聲，縱馬出陣。這正先鋒就是犯罪的小軍，如何抵敵得？死掙有十來合，被他一槊，打於馬下。劉超亟揮左翼副先鋒出陣接戰，抖擻精神，大罵：「蠻奴！我來砍你腦袋。」其如氣力不敵，鎗法散亂，被烏雲勃活捉去了。劉超即將手中號旂一揮，後軍與左軍先退，洞蠻冲殺過來，右翼的假先鋒，揮兵接戰，與烏雲勃交手，只

兩合，即便奔逃。劉超在後，且戰且走，被他追趕六十餘里，蠻人望見有第二隊應兵到了，方纔收住。劉超計點部下時，只十來名鐵甲帶傷，其餘都是輕鎗快馬，預先奔走，不會折損半個。隨遵軍師密諭，將右翼的假先鋒，一千軍馬，并付楚由基，自却領兵尋巖谷便處埋伏去了。

『次日，由基傳令，將軍馬分作三重，前部一千，後護一千，中營一千六百，打着大將旂號，自帶着四百輕騎遊巡，接住不進。狼兵隊裏，有個頭目，鮑鼻赤臉，魁首圓眼，兩鬢皆卷綠毛，叫做綠髮獅子，使一根狼牙棒，驍勇出羣。昨見烏雲勃大勝，他就點了一千狼手，直哨前來。由基見兵馬不多，沒有個遽然詐敗的，且殺他一員蠻酋，賠償兩個假先鋒的性命，激老子他的兇性，自然大隊都趕進山谷中來了。悄悄拈弓搭箭，聽的一聲，正中綠毛獅子頰，翻身落馬，衆軍亟救了去，早見洞壑潑湧地而來，個個咬牙切齒，人人擦掌磨拳。這裏小軍裝的前將軍，一騎馬，一條鎗，冲殺過去，逼着個蠻將，名喚阿育護快，手舞大桿刀，只兩合，被他劈死。隨有中營小軍裝的主

將，疾忙接戰，又是一個搖兵頭目，叫做奮利，挺着丈八蛇矛驃馬交鋒，那小軍很命招架，不幾合，蛇矛早中咽喉，死於馬下。那三種洞蠻，見連斬兩將，如疾風驟雨，卷殺過來。楚由基疾忙揮軍而走，有二三十里，回顧追兵遠了，早過着瞿鵬兒人馬，打着軍師旂號，把個小軍，扮作黃冠，張着紫還，有似軍師模樣，兩員假大將，左右護持。楚由基也遵軍師密諭，將殺剩的兩員將官，并兵馬二千，交與鵬兒，自己領着二千，也自埋伏去了。鵬兒傳下軍師號令，守住山口，只看紅旗揮，進軍搦戰？皂旗動，退兵奔走。自領鐵騎一千，據定要害。

『却說洞蠻，雖然有勇無謀，也多奸狡，因昨日綠髮獅被害，今日就先差幾個小卒來探，回報兵馬甚多，只在山裏屯扎，不敢出向大路。那狼營主將，便約會搖人爲第二隊，獐人爲第三隊，狼人當先殺進山口，後面陸續接應，以防伏兵，——總是有部伍的兵，蜂擁蟻附，雜沓競進。鵬兒在高處望見，卽令假大將，領着小兵五百，向前迎敵。狼兵有一小時，額上有個兩頭尖的疤，名三眼豹，是綠毛獅的兄弟，要爲

哥哥報仇，將起竹節雙鞭，驟馬來戰。有四五合，三眼豹使出兇威，飛起左手鋼鞭，劈頭打下，假將軍疾忙隔過，不防他右手鋼鞭，早已攔腰一掃，肋斷腰折，死于馬下。五百小卒，爭先奔進山口，狼軍隨後湧入，被鵬兒鐵騎截住，混戰半晌，直待軍馬退盡，然後保着假軍師，且戰且走。狼兵奮力追來，遙見紫蓋下，有個道人，狼狽而逃。三眼豹飛趕向前，左首一將，亟來邀戰；烏雲勃又趕去，右首一將亦來接往。烏雲勃虛幌一鎗，即縱騎趕到紫蓋下，大喝一聲，活擒下馬。三眼豹打殺了兩員假將，一經來取瞿鵬兒，鵬兒略戰三合，揮軍就走，轉過山腰，同着部下兵士們，卸甲棄馬，跑上山岩樹木中去了。却剩下假將官一員，領着些殘兵敗卒，向前沒命的奔逃。早望見將軍俞如海，打着後軍旗號，結營在山坡下，都要撞入營內，一時沸亂起來。蠻兵棄勢撲殺，竟砍營寨，俞如海也便棄營退走，被他長驅追擊，直到城邊。王師亟叫開關，時已不及進城，爾左右方，繞城而逃。烏雲勃等，且不去追，驟馬搶入城圈，占據門口。這裏狼兵，方進西關，城內二董將軍，率領兵士，竟出東門去了。時天已

晚，門被入衆，直到黃昏，狼兵方纔進完。衆頭目都到州署，見白米堆積如山，好酒也有百來甕！牛肉馬肉，剩有五六百斤，叫號喜懽得了不得。有幾個狼兵，拿着五十多名小軍能來，說躲在人家屋裏的。軍士跪告道：「我們是給他們打水做飯，叫做火頭工，他們走了，我們這幾個，還不知道哩。」阿育護快道：「這好教他們做飯。」遂分給於各頭目，打水的，洗米的，燒火的，煮肉的一齊動手，片刻辦了起來，大家如餓虎一般，啖個精光，只覺還不得飽。那知這些小軍，都帶着營汗藥的，酒內預先有了，那飯內肉內菜內，總是臨時放的，吃了下肚，使渾身發起麻來的，個個頭重腳輕。且去睡覺。那吃酒的，只還是醉了，還說有這樣的好酒。五十個小軍，分頭行事，將牲口都牽至城外，城門上又下大鎖，柴火內又灌了硫磺礮硝，入城之內，各處放起火來。落得這些狼兵，不知痛癢，頃刻火化金錢奉送。呂軍師與董參軍，正在山頂看這火勢，真利害也；

狼兵共一萬八千，真道一個也不走脫麼？中得藥毒輕，原有好些酒醒的，獨是八面

皆火。待走那裏去？倒比不得醉的，甜然無聲，倒還少受多少痛楚哩。那獠人撞人，原在後面，要搜殺敗兵，來得遲了。獠人離城二十多里，撞人離城四十里，便安下營盤，却也小心不過，四面分兵巡警。俞如海董、董、董三將，原奉軍師密令，看城中火起爲號，徑來劫殺城外營寨。那獠人營內，雖然睡覺，都是枕戈而臥，馬不卸鞍，人不缺甲，聞得炮聲夏震，一齊殺出。不知王師用的，都是火鎗火炮，火弩火箭，只在左右對面打來，並非鎗刀廝殺，洞壘如何拒敵？只得向後倒退，自己踐踏，已死若干。那時劉超等三將，自詐敗之後，各在沿路山岩伏着等候，遙望見城內火起，又聽得炮響，鵬兒與由基，便分左右，也都用火器攻打撞營。營背後劉超，率軍吶喊，萬弩齊發，營之前面却無兵攻擊，撞人遂向前走。此時獠兵，退敗下來，剛剛相過，黑影裏，獠撞自相混殺，喊得明白時，死傷已有大半。方得合兵一處，向舊路上拚命殺去，當不起火器利害，走一步死一步。到山口時，又恰有三隻猛虎：部開山，賓鐵兒，會彪領三千鐵甲擋住，左右是劉超、鵬兒等夾擊，後面是董家二將追掩，饒你六臂三

頭，脫不了虎六龍潭。獠人內有名頭目，叫做額敵剛，有萬夫不當之勇，領着部下奮力衝突，單單是他出了山口，也有七八十騎人馬隨去。正走時，忽一大將，縱馬輪刀，從暗中直取額敵剛，額敵剛着急了，翻身下馬，徒步而竄。這員大將，原來是阿蠻兒，伏在大路，候個正着，殺得寸草不留，只額敵剛一人走脫。』

去比三國演義，也還可以抗顏而行的。

南京城也叫做石頭城，這書中的人物，和石頭城大有關係；據我推測，石頭魂的命名，便是這們來的。——全記書莊主人叫我替他介紹一下，我就拉拉雜雜地寫了這些。



# 石頭魂目錄

第一回

西王母瑤池開宴

天狼星月殿求婚

第二回

蒲臺縣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

第三回

鮑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賽兒誕月悟前因

第四回

裴道人隱語醒公子

林公子假帖賺賽兒

第五回

唐賽兒守制辭婚

林公子棄家就婦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債

嫖柳妓三夜了夙緣

第七回

掃新壠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

太清道主賜丹藥二丸

第九回

賑飢荒廉官請獎

謀仇儷貪守遭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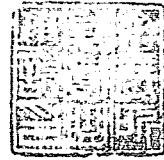
第十回

董家廟真素娥認妹

賓善門假端女降妖

目錄

一



- |       |           |           |
|-------|-----------|-----------|
| 第十一回  | 小猴變虎邪道侵真  | 兩絲化龍靈雨濟旱  |
| 第十二回  | 柳癩兒捨身賺鹿怪  | 唐月君爲國掃蝗災  |
| 第十三回  | 邀女主嵩陽懸異域  | 改男裝洛邑訪奇才  |
| 第十四回  | 二金仙九州遊戲   | 諸神女萬里逢迎   |
| 第十五回  | 桃道行倡逆興師   | 耿炳文拒諫敗績   |
| 第十六回  | 王師百萬堅子全亡  | 義士三千鐵公大捷  |
| 第十七回  | 黑風吹折盛帥旂   | 紫雲護救燕王命   |
| 第十八回  | 陳都督占讖附燕王  | 王羽士感夢迎聖駕  |
| 第十九回  | 女元帥起義勤王   | 衆義士齊心殺賊   |
| 第二十回  | 太陰主尊賢創業   | 御陽子建策開基   |
| 第二十一回 | 燕王殺千百忠宦   | 教坊發幾多烈女   |
| 第二十二回 | 鐵兵部焦魂能誅衛士 | 景文曲朽皮猶搏燕王 |

第二十三回

鮑道老賣花入教坊

曼陀尼懸珠照幽獄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帥延攬英雄

諸少年比武藝

第二十五回

真番女賺賊高指揮

高監軍計襲萊州府

第二十六回

全瀟風義匿司公子

假燕君活擒茹太守

第二十七回

黑氣蔽天夜邀剎魔主

赤虹貫日晝降鬼母尊

第二十八回

衛指揮月明劫寨

呂軍師雪夜屠城

第二十九回

設玉圭唐月君朝正朔

舞鐵鉞女金剛截仙駕

第三十回

呂軍師獻誠行宮

唐月君燕饗諸將

第三十一回

驪山老姥徵十八仙詩

剎魔公主講三千鬼話

第三十二回

兩奇兵飛救新行殿

一番騎慶戰舊細君

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義求火力士

聶隱娘智救鐵監軍

第三十四回

安遠侯空出三奇計

呂司馬大破兩路兵

目錄

三

第三十五回

兩兒旂死生報聖主

二軍師內外奏膚功

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創立濟南都

呂師貞議訪建文帝

第三十七回

帝師創議內外官制

軍師奏設文武科目

第三十八回

兩軍師同心建國

一公子戮力分兵

第三十九回

美貞娘殺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劍俠

第四十回

濟寧州三女殺監河

兗州府四士逐太守

第四十一回

呂司馬謁闕里廟

景僉都拔沂州城

第四十二回

僂敗將禍及二王

蠱謠言謀生一劍

第四十三回

衛指揮海外通書

奎道人宮中演法

第四十四回

十萬倭夷遭殺劫

兩三美女建殊勳

第四十五回

鐵公託夢志切蒼黎

帝師祈霖恩加讎敵

第四十六回

帝旨賜諡殉難臣

天緣配合守貞女

第四十七回 幸蒲臺五廟追尊

登日觀諸臣聯韻

第四十八回 鍊神針八蜡成誅

剪仙鏡萬民全活

第四十九回 鄭亨爭將當先喪律

景隆元帥落後褒封

第五十回 蒲葵扇舉掃虎豹游魂

赤鳥鏡飛驅魍魎幻魄

第五十一回 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兒腰斬李豎子

第五十二回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

收俠客梟取燕朝使

第五十三回 兩句詩分路訪高僧

一首偈三緘貽女主

第五十四回 航海梯山八蠻競貢

談天說地諸子爭鋒

第五十五回 震聲靈遣使議讓位

懾威風報聘許歸藩

第五十六回 張羽士神謁天師府

溫元帥怒劈靈猴使

第五十七回 九魔女羣攝地仙魂

二孤神雙破天師法

第五十八回 待字女感夢識郎君

假鋪卒空文謁開府

第五十九回

預伏英雄堅地內潰

假裝神鬼勦敵宵奔

第六十回

高郵州夫婦再爭雄

廣陵城昆弟初交戰

第六十一回

劍仙師一葉訪貞姑

女飛將片旂驅敵師

第六十二回

姚道衍設舟誘敵

雷一震落水歸神

第六十三回

三義士虎腹藏兵

一將軍龍頭殺賊

第六十四回

方學士片言折七令

錢先生一札服諸官

第六十五回

兩猿臂箭賭一雄州

一虎兒刀劈兩奴賊

第六十六回

譚都督夾睢水立重營

鐵元帥燒浮橋破勦敵

第六十七回

一客誅都閻藩司

片刻取中州大郡

第六十八回

呂軍師占星拔營

谷藩王造讖與戈

第六十九回

三如公子獻雄郡

二松道人縛渠魁

第七十回

還神通連黛統妖兵

賣風流柳烟服僞主

第七十一回	范飛娘獨戰連珠蕊	劉次雲雙鬪苗龍虎
第七十二回	妖道邪僧五技窮	仙姥神尼七寶勝
第七十三回	奉正朔僞主班師	募金仙珠娘學道
第七十四回	兩首詩題南陽草廬	一夕話夢諸葛武侯
第七十五回	慕嚴慈月君巡汴郡	謁庭閣司韜哭冥府
第七十六回	唐月君夢錯廣寒宮	老梅婢魂歸孝廉主
第七十七回	燒峴山火攻伏卒	決湘江水灌堅城
第七十八回	呂軍師三敗誘蠻首	荊門州一火燒狼賊
第七十九回	神武廟雙建帝師旂	偃月刀單梟燕帥首
第八十回	吳侍講十年撫孤子	呂師相一疏薦名臣
第八十一回	卜爻卦聖主驚心	訪震宮高人得病
第八十二回	收英才六科列榜	中春闈二弟還家

第八十三回 建文帝勸議君臣典禮

唐月君頒行男女儀制

第八十四回 呂師相奏正刑書

高少保請定賦役

第八十五回 大赦凶荒剝魔貸金

小施道術鬼神移粟

第八十六回 姚少師毒計全憑炮火

雷將軍神威忽顯雲旂

第八十七回 少師謀國訪魔僧

孀姊知君斥逆弟

第八十八回 二十皮鞭了夙緣

一枝禪杖還惡報

第八十九回 白鶴道士銜金棟凌霄

金箔仙人呼紅雲助駕

第九十回 丹青幻客獻仙容

金剛禪魔鬪法寶

第九十一回 剝魔公主略展翠霞裙

火首毗耶永墮紅玉袋

第九十二回 狀元正使現五色花臉

畫士中書變兩角狼烟

第九十三回 申天討飛檄十大罪

命元戎秘授兩奇函

第九十四回 燕庶子三敗走河間

司開府一戰收上谷



第九十五回

劉元帥破堅壁消野

譚監軍獻沙變滾河

第九十六回

李夫人暗施毒蠅妖蝶

太陰主小試鈔錄劍器

第九十七回

坎藏水火生紅燄

合土陰陽滅白波

第九十八回

北平城飛玄女片符

榆木川受鬼母一劍

第九十九回

嫦娥白日返瑤臺

師相黃冠歸玉局

第一百回

忠臣義士萬古流芳

烈媛貞姑千秋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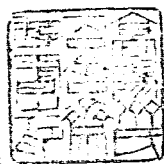
四三

10

## 第一回

西王母瑤池開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



女仙，唐賽兒也，說是月殿嫦娥降世。當燕王兵下南都之日，賽兒起義勤王，尊奉愍文皇帝位號，二十餘年。而今欽他的事，有關於正史，故曰女仙外史。請問安見得賽兒是嫦娥降世？劈頭這句話，似乎太懸虛了。看書者不信，待老夫先說個極有攷據的引子起來：——

宋朝真宗皇帝，因艱於嗣胤，建造昭靈宮祈子，誠格上天，玉帝問仙真列宿：「誰肯下界，爲大宋太平天子？」兩班中絕無應者；止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曰：「笑者未免有情。」遂命大仙降世。誕生之後，號哭不止，御醫無方可療。忽宮門有一老道人，自言能治太子啼哭；真宗召令看視，道人撫摩太子之頂曰：「莫叫！莫叫！要叫，何似當年莫

笑？文有文曲，武有武曲。休哭，休哭！』太子就不啼哭。——是爲仁宗皇帝。此道人乃是長庚星。說的文曲，是文彥博，武曲，是狄青，皆輔佐仁宗致治之將相。

要知成仙成佛者，總屬無情；赤脚大仙一笑，便是情緣，少不得要下界去的。然而此情，又種種不同，或因乎喜，或因乎忿，或因乎恩愛仇怨，各隨其所因，便要做出許多事來。試看古來英雄豪傑，忠臣烈士，如伍員之興吳覆楚，子房之爲韓報仇，關神武之討賊伐曹，張睢陽之起兵拒寇，郭汾陽之再造唐室，岳少保之誓迎二帝，文丞相之建義勤王，沒而爲神聖者，史冊所載，不可枚舉。卽就建文遜國之後，諸臣殉難，有俞都御史景清，假爲曲從，衣藏利刃，欲刺永樂，欽天監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而景公適著緋衣，豈非明驗？東坡先生云：『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故申呂自縊降，傳說爲箕尾。』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女子，亦有同然：如柴紹之妻，統娘子軍而起義；朱序之母，築夫人城而拒敵；李穀之女，自領甯州印，而大破茶夷；至若高涼之洗夫人爲嬪星；遼之蕭太后是婺宿，唐之則天皇帝是大羅天仙，亦皆傳記所載。夫

豈誕妄者哉？

按道書云：天上有一位萬劫不壞的金仙，聖號稱做王母，居於瑤池——池在東天之西偏，亦名曰西池；王母亦名曰西母。天上各有境界：東天是道祖三清，及羣仙所居；西天是如來佛祖，及諸菩薩阿羅漢所止；北天是玄武大帝，暨衆神將治焉；昊天上帝之宮闕，則在中央，而統轄南天；——南天雖有南極老人與南斗星官，要皆在上帝統轄之內。上帝好生，故居中而治南，有長養萬物之義；玄帝統雷霆神將，以肅殺爲主，故居於北；佛教寂滅無生，故以西方爲極樂；道家以一炁長生爲主，是以占於東方，取氣始生之義。王母所居珠樓貝闕，在瑤池之畔；此池非下界之水，乃是融成玉之精髓，溶溶漾漾，竟如酒漿一般。那瑤池之北，有三座大殿，中間一座名碧桃殿，東名青鸞，西名石麟，三殿皆因物名。其碧桃樹在西池之南，高八十尋有咫，——俗所云蟠桃萬年一結子者，——正對中間大殿，玲瓏盤鬱，勢若虬龍；不但下界所無，卽佛家之婆羅，廣寒之丹桂，與夫三島之珠林瓊樹，亦迥乎不同。這是何故？只爲他有瑤水浸潤，故其枝葉

花葩，皆帶玉之精華，在仙樹爲獨冠；所結盤桃，食一枚壽與天齊，若是三枚，能超萬劫。西母於桃熟之日開宴，止請佛菩薩道路天尊與上帝及諸大仙真，其餘一切仙官仙吏，海島洞府散仙，斗牛宮二十八宿，總不得與；是以歲星東方朔每至竊食。今此一度，蟠桃繁盛，倍於從前，凡散仙列宿，亦多邀請，爲萬劫以來第一盛會。其時佛祖仙真，次第咸集；唯上帝後至；遙見鑾駕雍容；御的是綠瓊輦，張的是紫雲蓋；星幢前導，羽葆後擁；衆仙皆俯伏遠迎。上帝先與如來諸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運告終，民生應罹兵劫三迴，已命婁金宿下界，勘平禍亂；今又命天狼星下界。計民生應遭殺戮者五百餘萬，朕檢閱冊籍，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者，悉與特宥。」如來合掌云：「善哉，善哉！帝德之好生也！」西王母遂請入座。向南正中，釋迦如來，左是過去諸佛，右是未來諸佛，前是三清道祖，東西向皆諸大菩薩。東間上帝南向，左坐昭位，第一玄武大帝，以下皆諸天尊；右坐穆位，青華帝君第一，以下皆諸太真人。西間南向獨坐，是南海大士，北向兩坐，左爲斗姥天真，右爲九天玄女。東向首座鬼母天尊，西向首坐天孫

織女；餘爲太微左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飄香夫人，月殿嫦娥，魏元君，許飛瓊，段安香，何仙姑，麻姑，樊夫人，王太真，阮靈華，周瓊英，鮑道姑，吳彩鸞，雲英等女仙真。西王母陪席。其蟠桃每人一顆，上帝三清佛祖各兩顆，唯釋迦如來是三，佐以交梨火棗雪藕冰桃，酒則瓊漿玉液，丹則絳雪玄霜。如來手舉蟠桃而說偈曰：

桃有萬年子，人無百歲春。

可憐虛寶筏，若個渡迷津？

然後剖食。迦葉在側垂涎，阿難睨而笑之；如來卽以一桃與迦葉，一桃與阿難。道祖老君亦以一枚與金銀二童子分食。時南極老人跨來之鶴，舒翼旋舞，延頸徐鳴；如中音節；而鹿亦跳躍呦呦，俯首伏地，若乞憐狀。南極笑曰：『你這兩個畜生，也想要吃這樣好東西？』因以指爪各搯一片與之。大士見善財童子在一旁注視，亦授以一枚；善財曰：『菩薩！想是年老健忘了。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那時菩薩下個箍兒，將我兩手合住，再不得開，如何來接桃子？』大士對着衆仙女道：『這個孩子雖是牛種，倒

也聰明；只是他學好之心，却還未定，是以至今箍住他雙手。」衆女仙皆各稱善。大士將一手指善財，兩手分開，接去桃子吃畢，仍舊合攏了。

嫦娥有左右二仙女，一名素英，一名寒簧，是最親近的。嫦娥以蟠桃分作三分，以二小分與二仙女，一大分自嘗。王母見了，便問侍女董雙成謝長珠：『還剩下蟠桃多少？』董仙女就知要與嫦娥，因答云：『往年結得少，倒剩二十餘枚，今年結得多，反剩得十一顆。』王母云：『這丫鬢慳吝！可取一個來！餘十枚，留與你們分吃罷。』董仙女因檢一枚送到，王母隨遞與嫦娥道：『嫦娥！今將遠別，分外申敬一枚。』嫦娥不知所謂，只道是筵散分別的話，欠身謝道：『佛祖道祖止有二顆，小仙何德敢承？』堅辭不受。鬪戰勝佛大言曰：『誰謂仙家無情？以我看來，比凡人還勝。請看王母剩下蟠桃，獨與嫦娥，若說不是有情，因何不多送我一顆？』如來曰：『王母送與嫦娥，禮也，非情也；猶如下界餞行一般。悟空！你已成佛，何猶是舊日粗鹵？』老君云：『前次蟠桃會，他一人偷食許多，今止一個，豈能遂意？怪不得他要爭了。』鬪戰勝佛笑曰：『



我這個成佛，猶之乎盜賊做官，今日撞着了對頭。」合座皆笑，王母與衆仙亦各微笑。只有嫦娥又聞如來餞行之言，與王母遠別二字，適相照合，心下十分疑惑，全無笑容。大士曰：『這顛蟠桃，王母是該送的，嫦娥是該受的，不須推辭。』嫦娥只得勉強受了，便稽首大士前曰：『小仙常願皈依如來，因自愛其髮，不肯遽薙，深以爲慚。今願皈依大士，懇求指示未來。』大士曰：『要知未來，先明既往。你自省之！』嫦娥愈不能知其故，復又稽首懇請；大士乃微露其端曰：『嫦娥！不記得奔月時乎？那時王母娘娘以丹藥賜與有窮國君后羿，爾時爲國妃，竊啖其丹，因得飛身入月；獨是后羿情緣未盡，恐將來數到，不能不爲了局。』嫦娥默然半晌曰：『我聞緣從情發，情亦從緣發；若一心不動，情緣兩滅。小仙在月宮清修數千年，情緣亦已掃除，不知從何而發？』大士曰：『緣有二種：好種曰「情」，惡種曰「孽」。情緣如鐵與磁石遇，則必合，不但不能強人之不合，卽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孽緣如鐵之與火石遇，則必有激而合者，孽之謂也。——是則凡人多溺於其內，而仙則能超乎其外者也。嫦娥請記斯言，後當有驗。』

如來曰：「善哉，大士之論姻緣也！」遂合王母合掌謝宴；諸菩薩衆仙真各隨如來謝畢，先送佛祖道祖上帝起行，然後次第稽首而散。唯嫦娥猶向西母依依不舍，再叩未來之事，西母因示之曰：「未來須似現在，慎勿忘却今日之會。」嫦娥再拜祇受；方驂素鸞駕彩雲，引二仙女冉冉歸向廣寒闕下。猛見側首突出一人，徑來搶抱嫦娥，那素鸞是神鳥，知道有人行兇，從斜刺裏側翅飛退，此人却與二仙女搗個滿懷。

嫦娥遠遠望去，認是天狼星，知道他心懷不端，又恐他竟行鹵莽起來，抵敵不住，要用個禮來服他。時二仙女吃了驚，已飛身到素鸞之側；嫦娥授之以意，二仙女乃款款向前，斂素袂啓朱唇道：「太陰宮仙主，拜上星官：適從蟠桃會上，聞星官奉敕爲大明太平天子，尙未稱賀，已抱惶悚，今駕枉臨，又失祗迎，諒星官聖德淵深，不加訶責！倘有明諭，當於翊晨擁帚候駕。天令森嚴，不宜靜夜交接，伏維見諒。」天狼見說到理路，不備用強，遂向二仙女深深作揖道：「我奉上帝敕旨，今午刻下界，今已遲了四個時辰，豈能延至明日？煩仙女上達嫦娥：我應做三十四年太平天子，少個稱心的皇后，

我今夜就要與嫦娥成親，一齊下界。二位仙娥，也做個東西二宮，豈不快活？何苦在廣寒宮冷冰冰的所在守寡呢？嫦娥聽見，不覺大怒，罵道：『潑怪物！上帝洪恩，救你下界做天子，乃敢潛入月宮，調謔金仙？有干天律；我即奏明上帝，決斬爾首，懸之闕下。』天狼星又陪笑道：『嫦娥！你當時爲有窮國后，不過諸侯之妃。我今是大一統天子，請你爲后，也不辱沒了。就同去見上帝，婚姻大禮，有何行不得呢？』嫦娥愈加惱，鬪擊毒罵。天狼星道善求不來，便推開二仙女，飛步來搶嫦娥，嫦娥心慌，遂棄了素鸞，化道金光，飛入織女宮中。那織女是天帝之孫女，天狼星如何敢去？恐他啓奏金闕，弄出事來，即掣身竟出南天門，守門神將也是知道奉敕的，放他下界，到洪武宮中投胎去了。

織女正在水殿上灑欄靜坐，看這銀河似波非波，似浪非浪，一派晶瑩滉漾，乃是西天素金之氣，流注東南，或隱或現，隨斗星而旋轉，但能沉物，不能浮物的。其時織女方欲回宮，見正東上一道金光，直向水殿飛來；起身看時，那金光斂聚，却是嫦娥，玉

容含着微微的恚意，織女知有緣故，便請坐定，從容而問；嫦娥備述一徧。織女曰：『這廝直恁無禮！若趕到這邊來，我教神將拿住，現其原形，拴在苑樹上與嫦娥消氣。』

嫦娥道：『他怎敢到這裏？只怕下界去了。我如今勸他一疏，教他做這大明天子不成。』

織女道：『事到其間，若不勸奏，嫦娥倒有不是，這是勢不容已的。但據我看來，爾頂上三炷，動了嗔怒，已雜烟燄，免不得也要下界去走一遭。』嫦娥道：『這不是我過犯，怎該謫下？』織女道：『不是謫下，大約有個數在那裏。』嫦娥道：『噫！我若下界，如何能再到月宮？還求天孫爲我主持。』織女道：『我不能使爾不下界。或者下界之後，我煩惱個女仙真來指示迷途，仍返瑤臺，便亦無妨。』嫦娥悲咽道：『不期西池上佛祖大士王母之言，應在頃刻！』說話之間，素鸞與二仙女皆至。嫦娥隨謝別了織女，回到蟾宮，問侍女輩，『天狼星來，可曾進我宮內？』有好些素女齊聲回道：『怎不進宮？還來調戲我等！直教玉兔兒將玉杵打出去。不知他可還躲在闕下？』嫦娥道：『直恁無禮！怎饒得過？』隨命素英草奏，片刻成就，嫦娥看畢，竟詣紫虛闕下，恭候早朝。

。有頃，上帝御殿通明，見婦娥持表隨班，晉至丹陛，已知其故，令葛仙翁接上表文。略曰：

太陰廣寒府三炁金仙，臣妾唐姬冒死頓首頓首，具奏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陛下：竊維天律森嚴，首戒貪淫；仙府清虛，尤期貞靜。臣姬昨隨御駕西池宴歸，不意天狼星從廣寒飛出，竟搶妾身，幸藉素鸞倒退，得脫毒手。寒簧抵住，扣問來由，天狼星大言敕賜人間帝子，要取月裏嫦娥。兇威凜凜，竟要逼赴陽臺；煞氣稜稜，輒欲拐奔塵世。而日於臣姬未歸之先，直入蟾宮，闖闖遭其蹂躪；橫行桂殿，侍女受其狼籍。此等劣惡星官，似難膺享帝福，必至殺害忠良，荼毒黎庶。卽其已奉天書，尙敢故違欽限，藐天法於弁髦，狎仙規如兒戲；喪德敗檢，曠劫希聞。伏望陛下賜遣神將追還，按律處治，肅仙府之威儀，免人間之劫數。不獨臣姬蒙不朽之恩，下民亦荷無疆之福矣。姬

冒死謹具奏以聞。

帝命嫦娥至前，諭之曰：『汝奏請追還天狼，乃是常人之見，非仙真之語也。天狼之帝福，是他自己所積，非朕之所與；下民劫數，亦是衆生自己造來，非朕所罰。朕乃是順運數以行賞罰，非以賞罰而爲運數也。天狼星卽位之後，還有一大劫數，應汝掌主，并完夙生未了之事。若天狼星之應當受罰，自然在後，今還早着。』遂令傳旨與送生仙女，於明晨送嫦娥下界。嫦娥大驚，含淚奏道：『帝旨敢不欽遵。獨是一涉塵世情緣，便有孽債纏縛，迷亂心神，安能再返清真？臣姬哀懇聖恩，將上界最苦的差罰臣去做，即使歷劫之久，亦所甘心。』俯伏不起。上帝曰：『汝不記大士之言乎？數在，朕不能拗也。但汝有此苦衷，足見清修道力，若向前途，還能不昧靈根，去來自如矣。』時二十四諸天中，閃出鬼子母天尊，啓奏道：『嫦娥此番下界，看來爲天狼星所害，臣心深爲不平，願去維持嫦娥也。』上帝道：『旣動此念，便是數中有名人物，但時尚未至，不可輕言。』嫦娥到此地位，心已了了，遂前跪奏道：『臣妾謫下，已知數定，但蒙

生民劫運，易造殺孽；凡有應行事宜，懇求聖慈明誨，俾臣子得遵奉而行，庶免墮落。』帝乃敕戒曰：『汝去有幾件至正至大的事，是你所應做的：如天倫敗壞，汝須扶植；人心悖亂，汝須勸正；褒顯忠節，誅殛判佞，彰潭均得其宜，便是有功無過。謹記朕言！』嫦娥叩首謝恩而退。隨向絳河闕下，謁見織女，具述帝旨。織女道：『帝意極好。但將來功行，總在爾的方寸；須牢記着。瑤池會上的女仙真，少不得有個來指導的。』嫦娥就將鬼母天尊願去的話說了，織女道：『非也，他不過暫助神通爾。有一位葛仙卿的夫人鮑道姑，誓願弘深，最肯渡世，他在西池駕下；我當啓奏金母，煩他下界來，始終教育，以成大道，不愁不返瑤臺也。』嫦娥再拜，謝了織女，回到月殿，與素女輩泣別。寒簧素英皆願隨去，送生仙女止住道：『私去不得，要奉敕旨的。』二仙女牽衣痛哭，嫦娥亦不肯捨，乃作書一函，令去求天孫娘娘；又作兩箋，啓達西池王母，南海大士，不過敬謝教誨，并懇求度之意。方隨送生仙女下界投胎。

## 第二回

蒲臺縣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

山東濟南府蒲臺縣，有個孝廉，姓唐，名夔，字堯舉，是宋仁宗朝知諫院唐公諱介之後。——介爲殿中侍御之日，曾劾宰相文彥博製金絲燈籠，進於宮掖，以謀執政，卽在帝前面詰文彥博；因坐以毀謗大臣，黜爲英州別駕。仁宗又愛公鯁直，恐致道死，命中使護持以往，由是唐介直聲振天下，稱曰真御史。家本江陵，後裔流於濟上。至宋南渡，不肯事於金元；子孫多隱居海濱教授，是以代無顯人。及明太祖開國，夔之父遵晦，受辟爲博士，夔亦得領鄉薦。母陶氏早歿，繼母性暴不慈，輒有動怒，夔必長跪請質，又且每事先意曲承，繼母亦爲之感化，由是親黨皆稱爲真孝子。父病，衣不解帶，四十餘日，夜必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父亡。繼母亦逝，卜葬於太白山之陽廬；於墓側者三年，然後回家。其平素立身有品，不取非義，不欺暗室；與市人交易，說價多少，卽如



數與之，人亦鮮有欺之者。曾拾遺金，徧訪失主不得，後知武定州人，已死於道，乃送還其子。邑之人又咸稱爲真孝廉。獨是年已四十，尙無子嗣，因此功名心淡，不赴公車。一日，謂其夫人黃氏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我將老，而尙無子，如之奈何？』夫人曰：『相公一生，上不愧天，下不愧人，祖宗有靈，必不至於無後；但恐妾身年紀多了，血氣漸衰，有妨生育之道。幾次勸相公取個偏房，執意不從，如今再遲不得了。』堯舉道：『這是夫人的好處。但我看見一夫一婦，生育繁盛，極多；也有十院名姝的，竟無子息。若必有妾生子，則是貧人無力娶妾的，都該絕後了。況且取來之妾，不知其德性若何，如至以小欺大，你我倒要受他的氣；若仍不能育生，又將何以處之？』夫人云，『相公若如此思前慮後，也是難事。妾聞得東門外有個九天玄女娘娘廟，廟內有送子娘娘，說是極靈顯的；我夫婦可於每月朔日，燒香拜求子嗣，這可使得呢。』堯舉道：『神明是有的，但是女神仙，我不便去，夫人自去罷。我到初一日，自赴上清觀玉帝殿中，焚香叩祝——不要說求子嗣，敬禮上帝，也是該的。再在家廟神主之前，朝

夕禮拜，求祖宗在天之靈，降錫嗣胤。就從明日爲始。」於是堯舉夫婦二人，每於朔前，虔誠齋戒三日，分頭去燒香求子。

光陰荏苒，已及二載，於甲申年五月，黃夫人忽覺飲食嘔酸，兀兀欲吐，像個有孕的光景。堯舉卽請醫生診視，醫生脈理平常，摸稜不決，但說脈訣有云，受胎五個月，脈上方能顯出。堯舉家舊有一老婢，名曰老梅，適送茶來，便應聲曰：『若到五個月上，我也看得出，不消煩動先生了。』堯舉道：『蠢東西，毋得胡言！』醫生自覺沒趣，茶畢起身，說送安胎藥來罷。不料懷至十月已足，絕無動靜，黃夫人甚是憂疑。堯舉寬慰道：『天地間過十個月生，也是多的，且靜以待之。』夫人曰：『踰期而生，恐是怪物。』堯舉曰：『帝堯是十四個月生的，難道也是怪物？』老梅接口道：『夫人若到十個月上養公子，一定是皇帝了。』夫人道：『蠢了頭，該罰他一世沒漢子。』老梅笑道：『我若有漢子，就要生出明珠來了。——古人說得好，明珠產於老蚌裏。』堯舉道：『夫人不素教他識字，又與他講說些典故，記在心裏，如今也會講文了。』夫人道：

「這纔是鄭玄家的婢子。」

看看到八月中秋，足足懷胎十五個月了。十四日夜間五更時分，黃夫人忽見一婦人，宛似廟內的送生娘娘，抱一孩子來送他。黃夫人雙手接了，問是男是女？娘娘道：「女兒賽過男兒。」陡然覺來，方知是夢，隨流與堯舉，詳察道，這夢兆分明是個女兒了。黃夫人已覺身體有些不安，孝廉先着人去喚了收生的。直到酉刻，腹中作痛，俄而彩雲繞戶，異香滿室，隱隱聞半空中有笙簫鼓樂之聲，已產下盆中而不啼哭。堯舉怪問道：「莫非孩子是死的了？」穩婆道：「有福的姑娘，是不肯哭的。」堯舉始詫夢兆之異，雙手扶起盆來，映着那紙窗上微微的返照日光看時，偏身如玉琢成的一個女孩子。就取送生娘娘夢中之言，乳名叫做賽兒。將預備下的襁褓裹定，安置在牀上，賞發穩婆自去。

那鄰里中於賽兒降生時，多見有五彩雲霞數片，自東飛向唐家屋上，虛微宵鶴之間，一派天樂聲音，從風飄蕩；衆皆駭異，都道唐孝廉家生的孩子，必是個大有福氣的。三三兩兩傳播，通邑皆知，於是衆鄰里闌出公分，牽羊擔酒，齊至孝廉家奉賀。堯舉道

：『不過是個女孩兒，何敢當高鄰厚貺？』爲首的是個老人家，笑嘻嘻道：『孝廉公的令愛，是位仙女，老天因你家積德，特地送下來的。前日彩雲中仙樂聲音，誰不聽見？我老漢活了八十多歲，從不會見此奇事；將來做一品夫人，是不消說的。』堯舉又着實謙了幾句，衆隣一茶而退。堯舉入內，與夫人說道：『古禮生兒三日作湯餅會，邀請親族；今鄰里中先來稱賀，我心不安，要備酒筵請他們，答其美意，再請諸親族來看看賽兒何如？』夫人道：『是必該做的。』隨遣老僕買了雞肉果品等物，發帖先請鄰里。到明日午後，諸鄰已自約齊，前來赴席。內有一警者姓岳，是孝廉的遠鄰，因他常常誇口，說不但算命，且能算天，人呼之爲岳怪；然所斷吉凶晴雨，頗有應驗，遂自號曰半仙。衆人公揖罷，次序坐定，岳怪先開口道：『瞎子今日要看看唐老先生令愛的八字了。』諸鄰齊聲和道：『正要看你這位半仙，說得是也不是，若算不着，我們公爵冷酒一大碗。』堯舉道：『只是不誠，何敢相煩。』遂把賽兒的生日說了。岳怪口中暗念，指上輪推，忽立起來大聲嚷道：『這個八字，算不出的。當日關老爺是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

戊午時建生，做了千古的大聖賢大豪傑；今令愛是乙酉年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建生，難道也可以做得關老爺的事業麼？命太奇了！待我回家細細推詳來罷。」衆中有嘲笑他的，說：「半仙算不出命，原請坐下，立客難打發哩。」岳怪焦燥，低着頭又再四輪推過，撇着嘴道：「列位有所不知，譬如是個皇后皇妃，或一品夫人之命，那樣格局，就容易算了。今個八字，一派是金，猶之乎關老爺八字，一派是火，五行之氣，要相平的；若全然是火，便要煨鍊天下；全然是金，便要肅殺天下。况太陰星爲命主，又屬金，二十一歲至四十歲，又行金運，看來要掌大兵權的。若說顯貴，比皇后還勝幾分；若要知道何等顯貴，掌何等兵權，不但半仙算不出，就是活神仙也算不出的。」堯舉道：「這等說起來，是個怪命，倒是家門之不幸了。」衆人解說道：「總是遇着個怪先生，就把令愛的貴命，算來也像是怪的了。」岳怪道：「我何曾說個怪命呢？」說話間，酒席擺上，大家暢飲盡醉。臨行，岳怪又向孝廉道：「可惜我瞎子年紀已多了，到令愛貴顯時候，不知能看得見看不見哩。」一人道：「你是半仙，爲何連自己的壽數也不知？」一

人道：『岳先生原做得半個仙人，所以過去一半的年紀知道，未來一半年紀，就不知道的。』衆皆大笑而別。

到次日，衆親戚來，——是堯舉的寡孀母，與同會祖的哥哥弟弟，并三個姪兒；再有黃夫人之弟與弟婦，并小姨姨夫，一共十來人。黃夫人因叔婆是長親，勉力起迎。各相見畢，又抱賽兒與衆親看過，人人撫弄一番，不笑不啼，絕無聲息，都疑是個啞。堯舉瞧科，便向衆親戚道：『昨日岳怪在酒筵上，說有可駭的話——如此如此，——這是傳不出去的；我如今要說是個啞，解解人的疑惑。』衆親都道：『此說極是。』孝廉道：『這要煩我至親播揚開去，方信是真。』齊應聲道：『這個自然。』是晚宴罷各散。

俗語云，朝生三千，暮死八百。就有濟寧州林參政家，也在本月十五日，先於卯刻時候，生下個兒子，因有兩個哥兒在前，排行叫做三公子，取名曰有芳。有芳生而中指有紋，宛然一「羿」字。——人不知爲后羿轉世也。稽之通鑑，羿善射，當帝堯時，十日

盪出，羿援弓射之，隕其九鳥。後歷二百四十餘年，逐夏后相而自立爲帝。又列仙傳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愛妃嫦娥，竊而吞之，飛入月中。后羿思念不置，於是廣求美女，充於後宮，荒淫無度，至於廢棄國政，遂爲其臣下寒浞所殺。上帝以其射日，獲罪於天，而且篡弑夏后，又造有淫孽，罰入冥司定罪，永遠不赦。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薩，每到五百年小劫之期，必親向地獄勘問一番，稍可原情者，悉予矜宥，（猶之乎人間朝審，有矜疑減等諸條。）總是超度鬼囚之意。后羿沉淪日久，值菩薩降臨，他就自訴：『平生好道，曾承王母賜藥；雖射九日，乃是帝堯之命；弑夏后相，亦是我命數該做帝王，且我亦爲臣下所殺，也可準折得過；因何不許再轉人世？望菩薩超生則個。』菩薩聽他供詞，在可矜之內，因令冥曹查案；冥曹覆道：『是上帝罰下；因他淫殺之根太重，恐至流毒人世，所以不許轉輪。若論他的因果，尙與愛妃嫦娥，還有半年姻緣未盡；與其寵臣季艾，又有十萬債負未了。須奏明上帝，方可寬他。』菩薩道：『既如此，也是他數合當然。嫦娥近須下界，季艾又轉宦途，可着他投入季艾家中，完此債負；將來與

婦娥仍爲夫婦，完此姻緣。待我啓知上帝就是了，」所以后羿在鬼道已歷數千年，纔得再生人世；其父林參政，卽六世以前之季艾也。

### 第三回

鮑仙姑化身作乳母

唐賽兒誕日悟前因

唐孝廉的妻黃氏，產後止五日，卽起身接待親戚，感了風寒，頭疼發熱起來，醫藥無效，日重一日。孝廉一面煩人雇覓奶娘，一面發帖到濱州去請名醫來看，云係產後傷風，邪熱搏結，瘀血凝滯，汗下難施，幸脈有元神，且用兩解調和之藥，看是如何。時賽兒有三四天缺乳了，並不啼哭，亦無聲息，老婢把米飲來喂些，也嚥下去。蒲臺是個小縣分，那裏尋得出奶娘？看了兩個，甚覺臃腫，都不中意。黃夫人之病勢又加，胸膈煩悶，漸漸發喘，濱州醫生，已自辭去。孝廉心中着急，唯有仰祈祖宗保佑。黃夫人之弟婦及弟來問候，生眼一看，知道不濟，勸孝廉預備後事。只見門上老人家進來報道：



『有一個奶娘，說是濟寧州人，流落在這裏的，不論雇價，看去倒也潔淨。』孝廉道：『我心已碎了，煩尊舅出去問問他。』舅子道：『這是極要緊的事，教來進看的好。』老人家隨將奶子引進，孝廉見此姆雖穿一身布服，容止非凡，覺道有些蹊蹺。因幾日心思煩亂，沒個主張，遂叫老梅引至夫人臥榻前，孝廉亦隨後步入。夫人病雖昏沉，心却明白，開眼一看，就點點頭。舅母就將外甥女抱起，遞與乳母，乳媽接在手看道：『好！』只見賽兒嘻嘻的笑個不已，口內啞啞的却像要說話的光景，孝廉大爲奇異。舅母再去抱時，掉著頭不理；老梅道是認生，把兩手來拍拍，去接時，賽兒看一看，也掉頭去了。黃夫人見了這個光景，便道：『我兒！我沒福氣，做你的母親，這個纔是我兒的真親娘了。』說未畢，淚如雨下，昏暈去了。孝廉急喚醒來，夫人眼淚滾個不住，向着孝廉道：『相公好生看待乳娘。』孝廉氣咽心酸，遂請乳娘抱着賽兒，到西房安歇，留下舅子舅母，在家相伴病人。看看一刻重似一刻，氣逆上來，老梅將夫人抱在懷內，撫摩胸膛，孝廉坐在牀頭。守到半夜，叫聲：『賽兒！做娘的枉生了吾兒了。』又向孝廉道：

：『老梅甚好，相公收用了他，再生個兒子，接續香火罷。我去了！』一瞑目而逝，孝廉放聲大哭。遂移出去，放於正廳上，賽兒忽地呱呱的哭。孝廉肝腸欲斷，撫着賽兒說道：『吾兒月尙未滿，就知道母親死了麼？』越哭個不止。乳母道：『莫哭罷，吾兒日後封贈母親罷。』賽兒方住了哭。家人聽見，暗暗稱奇。孝廉分付乳母，少不得有女親戚來弔喪，要看賽兒，推着睡覺罷。乳母說：『待親戚來時，我叫賽兒睡就是了。』——那時忙忙的備辦衣衾棺槨殮殮，延請僧人誦經禮懺，弔喪者概止領帖。整整悲哀了七十四日。

孝廉自從夫人死的那夜，在廳上睡起，後遂移榻在廳側書房，把後面四五間內室，讓於乳母，令老婢在內伏侍。因喪中哀苦，病了幾日，閉門靜坐。想起這個乳母，着實古怪，他來時正值夫人病危，不會細問來歷。遂叫老婢請乳母出來，孝廉讓坐畢，問：『賽兒兩日愛吃乳麼？』乳母說：『想因夫人死了吃得少。』孝廉道：『實不瞞你說，賽兒自生出來，從不會啼哭，并無聲息，自從你來之後，不但會哭會笑，并且有知識，

我想來必有緣故。且尙未知你姓氏籍貫，——看來是個大家舉止，不是做乳母的，爲何特尋到舍下？我心裏委實不能解。如今我兒全仗着你，不妨說與我知道。」乳母說：「天下事皆有自然之數。老身姓鮑，先父做過兗州府太守，在任之時，先父常說濟甯州有個神童，十二歲遊庠，後來必然顯達，就將老身許了他。迨任滿回籍，老身就隨丈夫歸於濟甯。不期先夫才高命舛，屢舉不第，抑鬱憤悶，至於病亡。先夫亡後三日，老身生下個兒子，臨盆就死了。」孝廉道：「這是在幾月間呢？」乳母道：「是本年八月十五酉時。老身無兒無女，葬了丈夫，要去做個尼姑。忽得一夢，見送生娘娘向老身說：『你生的兒子，原該是女身，錯投了男胎，所以我又送到蒲臺縣孝廉家去了；你這裏死，他那裏生呢。』老身因此到來，問姓真的孝廉，都說沒有。問着一個算命的岳先生，說『是個真正孝廉，不是姓真，是姓唐，他家正要尋個乳母，你造化，這姑娘他日大貴哩。』老身是這個原由來的。』孝廉聽了這些話，欲待信他，恐無是理，欲待不信，饒兒這個情景，却又奇怪，因向乳母道：『如今饒兒也就是你的親兒了，望你撫育長成，免

荆在地下，也是感激的。』乳母道：『不消說得。老身當日隨父親在任，曾請過名師讀書，經史子集，皆諳大義。又延女師教過針指，凡刺繡組紉之事，亦所優爲。待令愛長大，老身當一一教導；日後嫁個佳婿，老身也要隨去，以終餘年。』孝廉大驚，肅然起敬道：『我女兒長大時，自然把你做親娘看待。但還有句話相問，前日你說賽兒日後封贈母親，這句話更爲難解，——從沒有女婿封贈丈母娘的理。』鮑母道：『令愛女兒養過男兒，是以說着，止他哭的。』孝廉想送生娘娘在亡妻夢中講的話，他也知道，更覺可異，遂立起身，深深四揖道：『賽兒終身，都要仰藉大力，學生自當銜結以報。』鮑母說聲：『不敢，』自向內宅去了。孝廉想着隋文帝初生的事，因檢出通鑑看云：『帝誕生時，紫氣冲庭，手中有文曰玉。隨有一尼來請鞠育，居無幾，尼偶他出，帝母自懷抱中，忽頂上湧出兩角，遍體皆成龍紋，大驚投地。尼心動，亟還曰：『這一驚致令我兒遲做十年天子。』大抵史傳所載，諒非虛語，這樣奇事，原是有的。乃分付家人，呼乳母爲鮑太太。』

光陰倏忽，賽兒將及周期了，孝廉預備酒筵，請女親戚來看賽兒抓周。至期畢筵，老梅婢使向中堂鋪下紅毯，擺列抓周物件。鮑母道：『有劍須放一口。』孝廉隨取祖遺的松紋劍，遠遠放在紅毯上。老梅便去抱了賽兒出來，見了親戚，只是笑。鮑母又在袖內探出一顆玉印，光華奪目，放在劍之左旁，然後將賽兒坐下紅毯。各件不抓，竟爬到前面，右手把劍拖在身邊，再三玩弄，頻以僕指點劍鞘；鮑母就去鞘與他看了一看，孝廉忙接了去。賽兒左手就取玉印，印有紐，紐有紅絲縑，自己竟穿在手臂上了；又翻翻幾本書籍；餘外都不看。——衆親戚都呆了，（鮑母遂抱了賽兒進去）都在那邊三三兩兩猜這奶娘是個妖怪。孝廉雖然聞得，陽爲不知。到晚各散。

未幾，又是黃夫人周年之期了。孝廉在靈前設筵哭祭，賽兒聽見，務要出來，也和着父親哭。孝廉倒含着眼淚，住了聲，恐傷了女兒之意。

賽兒到五歲時，鮑母教他讀女小學，一遍即能背誦；慧悟穎異，過目輒不忘，四書五經，只兩年讀完。略講大義，聞一知十，又能解古人所未解，發古人所未發。孝廉家

中有的是書，盡送到內室，由他看完。九歲十歲上頭，文章詩賦，無所不妙。一日，要看兵書，鮑母云：『兵書尙未到哩。有武經七書在此，看看罷。』孝廉見說要看兵書，心中驚訝，且試試女兒的志向，連鮑母請到廳前。賽兒方十一歲，穿的東方亮衫子，水墨披風，鵝黃裙，素綾襪，插的是水精簪，與碧玉釵，雲鬢鬢髮，瑩澤照人。平素性格，不喜薰香，不愛綺繡，不戴花朵，不施脂粉。孝廉想：『我兒自是仙子降生。』又見鮑母穿的還是十年以前進來的衣履，絕無塵垢，返覺新鮮，孝廉也猜是個仙姥了。隨問道：『鮑太太用齋，我兒小小年紀，尙該吃些葷。』賽兒道：『孩兒凡事隨著太太。』孝廉道：『就是孝順了。』因取鎮書的一塊方玉，上雕着個蟠桃，遞與賽兒道：『我兒鎮書少不得的，可就賦詩一首。』賽兒隨口吟道：

玉螭千古鎮詩書，好似拘方宋代儒。

曷不化龍行雨去？九天出入聖神俱。

孝廉大驚道：『我兒的詩格高旨遠，就是當今才子，也恐不及。獨是宋儒是博述聖道的

，不宜詆斥。』賽兒道：『孔子一部論語，只教人以學問，從不言及性天；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自非大賢以上之資，不能幾也。』子思爲孔子之孫，親承家學，故中庸一書，說到性天上頭，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可與天地參。則知聖人之道，粗者夫婦與知，精者天地同德，故曰至誠爲能化，又曰至誠如神。聖人神明變化，豈拘拘焉繩趨尺步者乎？善學孔子者，唯有孟氏七篇，所述不越乎仁義孝弟，此入聖之大路也。其性善一語，不過爲中下人說法，他自己得力處，在於盡性知天。孔子五十學易，孟子終身未常言易，誠以易者，乃天道幽遠之極致，上智亦所難明。宋儒未達天道，強爲傳註，如參禪者尙隔一塵，徒生後學者之障蔽。又講到性理，非影響模糊，卽刻畫穿鑿，不能透徹源頭，祇覺到處觸礙。若夫日用平常，聖人隨時而應，要之各當於理；何用設立多少迂板規矩，令人印定心眼，因疑達權者爲踰閑，通變者爲失守。此真墮入窠臼中耳！孩兒讀書，此要悟聖賢本旨，不比經生眼孔，只向章句鑽研，作依樣葫蘆之解，是以與宋儒不合。幸父親勿訝之。』孝廉呆了，不能出一語。賽兒卽向父親說聲進去，同飽

母緩步進去了。孝廉思想：『我兒年小，未必有此大奇見解，定是鮑母教導的。女孩兒須做不得傳述道統的人，本分上還該做些女紅纔是！』——過了幾時，孝廉又請賽兒出來問：『孩兒向來可曾習些女紅？』答道：『孩兒既名為賽兒，不是個習女紅的女子了。』孝廉向着鮑母問道：『可要習些？』鮑母道：『要從其性，不用強之。』孝廉又問：『孩兒——古來列女，所取的是那幾個？』賽兒道：『智如辛憲英，孝如曹娥，貞如木蘭，節如曹令女，才如蘇若蘭，烈如孟姜，皆可謂出類拔萃者。』孝廉又問：『夫婦和美而有婦德者是誰？』曰：『曹大家第一。』孝廉喜極，遂指庭前所種斑竹，不拘詩詞，令吟一首。——意蓋以湘妃爲女德之至也。賽兒立成一小令云：

情脉脉，淚雙雙，

二女同心洒碧篁。

不向九疑從舜帝，湘川獨自作王君。

孝廉又呆了。因問：『宋朝皇后，如高曹向孟何如？』賽兒答道：『守規矩之婦人，』



——宋儒之所謂賢后也。』孝廉急了，意欲要把吕后武后問問，又不便出諸口。時已新月出於西天，又令再吟一詩，賽兒信口應聲云：

露洗空天新月鉤，瑤臺素女弄清秋，

似將寶劍鋒銜屈，一片霜華肅九州。

孝廉以月乃后妃之象，新月初生，有幼稚之義，以此命題，再卜女兒將來之讖；不意詩中殺氣凜然，絕無閨閣之致。因微微的假問道：『我兒的詩詞，都有草莽英雄口氣，却像個曹操李密那樣人做的，敢是舊詩麼？』鮑母代答道：『姑娘是女中丈夫，故此做來的詩詞，都覺得冠冕闊大。』說畢，引着賽兒進內去了。

孝廉每自躊躇，因想着岳怪的話，漸有靈驗，可惜已死，無由再把女兒八字，煩他細推一番。只見老人家進來稟道：『姚相公來到。』就是孝廉的襟丈。請進坐定，把鮑母與賽兒的奇異事，詳細述過。姚秀才看了詩詞道：『女子以四德爲主，詩詞不宜拈弄。——何況口氣是個不安靜的？襟丈惟有擇個佳婿嫁去。自古道：女生外向，就不要費

心思了。」孝廉道：「見教極是。并要煩襟丈到寒舍大家說，恐怕我兒執拗。」

時賽兒已是十三歲，誕日將近。孝廉大開筵宴，與女兒做生日。請賽兒的姨夫，姨母，舅舅，舅母，從伯，伯母，與叔，叔母，最親近的幾位姨娘，——又帶個女兒來，乳名妙姑，少賽兒一歲。男西女東，各分一席坐定，都與賽兒把盞，算個賀生日的意。賽兒一一答敬畢，先是姚襟丈開口道：「賽甥女博學達禮，見識廣大，古來聖女賢媛中，願學的是那一個？」賽兒道：「列女中無孔子，甥女徒有孟氏願學之心。」姚襟丈向着孝廉道：「甥女算得古來第一第二個女子，要擇個佳婿，自然難得，襟丈當以此爲急務了。」衆親齊聲道：「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極是要緊的。」孝廉道：「我尙未問過孩兒太太哩。」賽兒道：「孩兒是不嫁丈夫的！奉侍父親天年之後，要出家學道，豈肯嫁與人爲婦耶？」老婢在旁，忽大聲道：「不但姑娘不嫁，我也是決不嫁人的。」孝廉的堂兄道：「此婢年紀大了，老弟該早早配人，如何遲到今日？」孝廉道：「幾次要配人，奈他決不依從。」堂兄道：「先王之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我弟是個家主，怎

麼由得婢女主張？若如此說來，怪不得姪女也有此奇話了。——都是你的家教不明。」姚襟丈又接口道：「易經開章兩卦，就是乾坤，其震離巽兌爲男女，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一神一陽之謂道；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甥女，以後再莫要說不嫁的話！」賽兒道：「混沌開關，陰陽分判，氣化流行，發育萬物，未聞陰嫁於陽，月嫁乎日也。」舅舅道：「以我言之，甥女的事，全在鮑太太主張。」鮑太太道：「三綱五倫，聖人之道，豈有女子不嫁之理？姑娘說出家學道，就是仙家，也有夫婦配合。——這都在老身身上，不用煩絮的。」衆親說：「太太就是聖賢一輩的人，自後只須太太主持就是了。」宴畢，衆親俱要別去。賽兒向着父親道：「孩兒誕辰：想着母親，不勝悲感，有詩一首，兼以請教伯伯，舅舅，姨夫。」遂寫於浣花箋送閱，詩云：

一調瑤臺十六年，兒家回首自生憐。

母亡難伴黃泉路，父在同居離恨天。

此夕彩雲猶未散，千秋皓月爲誰圓？

香閨盡入巫山夢，有個偏爲處女傳。

姚姨夫道：『詩在晚唐之上。獨是結句不典，——自古未有爲處女而傳者。』鮑母說：『處女傳者，惟有成仙；這個如何能得？明日寫個庚帖，送與衆親，各留心訪個快婿，待老』以道理開勸姑娘，沒有個不從的。』衆親道：『全仗太太。』各與鮑母施禮而別。賽兒便送伯叔母女親等出去。妙姑不肯回家，要與姊姊作伴；賽喜極，稟知父親留下，攜了妙姑手，隨着鮑母，同進內室。

時將二更，家中各自睡了。賽兒道：『今夜碧天如水，玉露流波，金風颺彩，月光皎潔，可愛入也！正是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我當與妙妹賞月，請太太同向中庭一坐。』於是列珍果，煮香茗，談至夜分，忽見正東上彩雲升起，冉冉的舒佈中天，似滯迴波折一般。旋作圓紋，周圍合將攏來，把一輪皓月，端端的捧在中間，殊葩繚繞，異彩蕩漾，真正如五花錦繡，錯雜成章。——俗所謂月華也。賽兒凝眸看了

「會，不覺心上悽愴，忽然長吁道：『兒家安能學月殿之姝乎？』因問鮑母道：『我看太太是個仙流，定知過去未來，乞將孩兒夙因指示。』鮑母道：『我正要將你姊妹開導一番。』賽兒卽跪下，妙姑與老婢皆跪於側。鮑母道：『起來聽！』賽兒決不肯起，鮑母扶之乃起立。因指着明月，向賽兒道：『此是孩兒之故宅也。兒原是月殿嫦娥，妙兒是侍女素英，還有個寒簧，又託生於他處。』就把瑤池會宴，與天狼星求姻之事，備說一遍。賽兒又跪下道：『太太！孩兒已悟了。怪不得向來見了明月，便生悽愴。咳！幾時得再上瑤臺？』不覺掉下淚來。鮑母道：『有我在，無妨也。』妙姑對着賽兒道：『我原是伏侍姊姊的，從此就不回去了。』鮑母道：『這個且緩。吾兒賽兒尙欠着夫妻債哩。』賽兒泣道：『一犯色戒，必至墮落，要求太太解此厄難。』說罷，淚下如雨。鮑母道：『我兒原來未悟！怎不記得瑤池會上大士的法語？孩兒爲有窮國妃時，與后羿尙有半年夫妻未了，遂奔入月宮。今彼已生塵世，如何賴得？此乃一定之數，雖如來亦不能拘。幸虧天孫娘娘在上界，多方護持，尙有個幹旋之法；待信息到來，我自

處，兒但寬心，不須煩惱。」賽兒再拜謝了，隨問：「太太是何聖母仙真？」鮑母道：「兒且勿問，往後有自然明白的日子。凡事只依着我行便了。」說話之間，將及天明，各自安息。

辰刻時候，孝廉進來，向鮑太道：「今日要將賽兒庚帖，送與衆親，令他們大家留心，尋個佳婿，完我爲父的事。」鮑母道：「極是。一人之見聞有限，千里姻緣似線牽哩。」孝廉大喜而出。

#### 第四回

裴道人隱語醒公子

林公子假帖賺賽兒

唐孝廉將賽兒庚帖寫出去後，遠近皆知是位女才子。那些富貴子弟，全不照自己形相，是滿面的酒肉；不量量自己材料，是滿肚皮的草包；央親倩友，做幾首歪詩，幾篇爛文字，訂作窗稿，尋個的當媒妁，送到唐宅，——一時絡繹不斷。賽兒大怒，都扯

得粉碎，分付門上：『自後不許收接。』鮑母道：『有個回法：但說不論門楣，不觀相貌，不考詩文，只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然後煩媒來說。』——以此求親的皆敗興而返。

忽一日，老家人來稟孝廉道：『有個廣東人，說是鮑太太的兄弟，在外要見。』孝廉教請報與鮑母，自己就迎出來。見此人生得清奇秀拔，脩脩然有凌霞之氣。邀進中堂，施禮坐定，孝廉道：『請教台字？』其人答道：『賤名航，字虛舟。家姊在府，極承優待，特來造謝。』孝廉道：『小女承令姊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大家又敘些相慕相敬的話。老婢報：『鮑太太出來了。』孝廉遂避席，教家人忙忙備飯。

鮑姑見是仙客裴航，已知來由，認了姊弟，附耳說了幾句，竟自別去。老家人挽留不及，令子小三兒尾其後，看寓在何處。

孝廉從外進來，正埋怨老家人，小三兒喘吁吁的跑來道：『奇事！奇事！適纔緊隨着鮑爺出東關，到曠野無人之處，忽地駕海雲飛向海上去了。』孝廉心中明白，也是仙

流，囑令家人不許傳出。進至內室，啓問鮑太太道：「正在備飯，爲何令弟別去之速？」鮑母謝道：「他有正事，少不得日後還來。」

過了月餘，老家人傳道：「舅爺同個做媒的來了。」孝廉出迎時，見舅子與姓俞的舊相識，已進中門，延入座下，舅子道：「俞親翁特來與甥女說親，是濟寧州林參政的三公子，與甥女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建生。現在在他母姨夫柏青菴家內，先請教了姊丈，好來進拜。」俞媒道：「參政林公是濟寧州第一便家，今已應陞布政，將次進京候補。其二公子十二歲遊庠，說是濟寧府一個神童，文章詩賦，不假思索，動動筆就有的；而且音律技藝，無樣不精。這樣才子，正好配的淑女。是以特命晚生夾着舅爺，先來通命。」隨打恭至地道：「謹候鈞旨。」孝廉道：「別樣不打緊，倒是同時同日却難查考，尙容緩商。」俞媒又連連打恭道：「這個更真。三公子因八字奇異，誓要訪求年月日時相同的，然後配親；若訪問不得，甘心一世不娶。曾向着晚生道：「若八字是真，才貌是不論的。」老先生高明，豈不曉得柏青菴是個端方的名秀才？他令甥若不是真八字，豈



肯與聞其事？」孝廉見他說得有理，遂進內述於鮑母。鮑母道：「許他罷了。」孝廉道：「我要請他會面，然後允他何如？」鮑母道：「這也是老成見識。」孝廉出來，向俞媒道：「小女擇配甚難，親翁所素知；今老夫要親見一面，就可定了。」俞媒說：「這是容易的，待晚生就去傳示台命。」——別不多時，俞媒復來，說：「柏青菴即於明日率公子逕來叩謁面求了。」

孝廉遂備了酒席，請了衆親，候至巳刻方到。孝廉迎進，衆親咸皆注目林三公子，生得何如。但見面如傅粉，脣若點脂，飄飄然骨肌瘦弱；炫服鮮衣，金冠朱履，軒軒乎容止輕揚；——果然是個佳公子。

孝廉遜進，與各親一一施禮。柏青菴首坐，林公子側席，各敘了幾句斗山松羅的套話。香茗再進，青菴即便起辭。孝廉款留云：「正要請教林年兄佳詠。」青菴就坐下，命公子立起請題。孝廉想一道：「即以中秋圓月爲題，何如？」桃襟笑道：「都是此夜誕生，極妙的了。」林公子思索有半個時辰，寫於箋紙呈上。詩云：

嫦娥應愛晚粧新，挂出天邊月一輪，

好似玉臺來下聘，彩雲相送少年人。

孝廉看了，遞與青菴，暨衆親戚，都看了，莫不贊揚。

青菴打一恭道：『不敢，斗膽要求閨秀賜和一章，就是合璧聯珠，勝似千金百兩。』

衆親都說：『要求佳詠一章。』老婢又傳道：『女子自有婦道，吟詠非其本質。』姚嬖

夫一想：當時我有這句話，莫非怪我？遂立起道：『待我去請甥女。』——瞬息間，隱

隱見籬內珊珊然到來，老婢道：『姑娘說不爲禮了。快把詩稿傳來，不耐煩久坐哩。』

舅舅就把原稿遞進，仍出就位，詩已和到，賽兒已自進去，青菴也驚呆了。公子寫的蠅

頭小措，賽兒是連行帶草，有銅錢大的字。青菴朗吟道：

八月嫦娥降世新，此心猶是抱冰輪。

漫云玉杵裴航聘，那識瑤臺第一人？

衆親都道：「真是棋逢敵手，天作之合了。」青菴道：「舍甥向來敏捷，今日這詩頗遲，就算輸了，改日再請唱和罷。」正要揖別，酒席已擺上來，青菴再三謙謝，只得就席。飲過數杯，然後告辭，與孝廉打一恭道：「小弟專候台命，覆知敝襟丈，以便擇吉納采。」孝廉唯一。

送客完了，到內室問道：「吾兒，看這公子是真是假？」賽兒道：「那有眼睛去看他！」鮑母道：「教他下聘就是了。若聘禮輕是不成的。」孝廉大喜。

次早，俞媒同着兩個女媒到來。女媒進內，鮑母說：「親是允的，若使聘禮苟簡，立刻返壁，姑娘亦終身不字了。」女媒道：「這個自然。」吃了杯茶，即出來，同了俞媒，回到柏家。

原來女媒中有個青菴家的僕婦在內，也是個慣媒，教他來看着容貌的。那僕婦誇獎唐家姑娘，就是月裏嫦娥，海上觀音，也沒有這樣標緻。林公子聽了，幾乎發狂起來。遂跪求姨夫了寫封懇切的書，當晚起身，逕回濟寧去了。

濟甯與蒲台相隔者三四百里，林公子小小年紀，如何知道有個才女，與他八字相同的呢？其中却有自然而然引導之人。原來這林公子從小就不愛惜身體，所以把身子弄壞了。——他的父母還以為他讀書用心過度，就延請名醫替他症治。奈他仍不愛惜身體，所以雖服紅鉛，紫河車，人參等補藥，也不見好。這一年遇到一個姓裴的道士，才虧他把來醫好了。那道士臨走的時候，取素紙一幅，寫上四句隱語，飄然而去。是：

要問瑤臺，須向蒲臺。

聘下玉臺，就上秦臺。

十六個字。公子全然不解其意。祇因參政見他症治有驗，將溫嬌玉台下聘，秦女築台吹簫故事，講解一遍，方知此內藏着姻緣，在蒲台地方。又有極湊巧的機關，林參政的夫人，與柏青菴之妻。為同胞姊妹，常常有人來往。傳說賽兒以八字擇配的緣故，公子想着：「自己的八字，只差得個時辰，可以騙得人的。」就手舞足蹈，恨不得插翅飛到蒲台，所以參政也許令兒子前去。就是柏青菴，也認作八字相同的。在酒席上又把道人玉

台下聘的話，寫在詩內，剛剛湊個合筭，林公子就道是天作之合了。

回家之日，意氣揚揚，先自矜誇了多少的話；方取出青菴的書，與唱和的詩，遞上父親。參政看了，說：「這段姻緣，却也甚奇；待我補了藩司之後，與他議親，更爲好看。」公子跳將起來道：「柏姨父已約定在歲內行聘，第一句就變了口，是不吉利的。」參政道：「婚姻大事，我不在家，誰可主張？」老夫人道：「難道我就主張不得？備上聘禮，原就打發孩兒自己同去。柏姨夫是個有名的正經人，有何料理不來呢？」參政道：「夫人之言甚是。待我再寫封書，徑託青菴。——只是聘物也須酌定個數目。」夫人道：「相公如今是藩司，關着自己體面，不可因唐家是個孝廉，減省起來。——他家也是名臣之後哩。」參政道：「總比娶的兩房媳婦，再加厚些就是了。」於是以三千金付與夫人。（徑擇日起身進京去了。）公子向着母親說：「這些須銀兩，照着大嫂二姨子那樣的，也就娶回來了。柏姨夫說：『須得萬金纔好。』送了過去，仍然歸到我家，何苦做出恁般酸小的臭態，被人笑話。」夫人就加了三千，并私蓄的緞幣珠翠簪珥金寶

之類，又值二千餘金，公子才喜喜懼懼，多帶着幾個家人，星夜來到蒲臺。

青菴隨央媒送帖，按着六禮而行。擇於十二月十五日行聘，來春二月十五日成親。這箇寅時，不露衆人眼目，將聘物送過唐門。是：白金二千四百，黃金二百四十，銀鐲錦綺，緞紵紗羅之類，又值二千餘金，折的牲果茶餅銀三百兩。

孝廉見聘禮成個局面，因想：『女兒素好書卷，又沒有兒子，這些經籍古玩，留着無用。』因檢出監本十三經三十套，大板資治通鑑一部，漢玉鎮書蟬蟻一對，通天犀如意一枝，又硯山端板，柴鑿水盂，玉花尊，玉柄麈尾，棗板瀉什閣帖，名人書畫之類，盡作回聘禮物。——公子只讀幾篇時文，不知古書，全然不在他心上。到這時恐這古董丈人，又要請酒做詩，露出醜來不好看相，就預先雇了車兒，將這些東西，捆載停當，然後同了柏青菴，到門拜謝。

## 第五回

唐賽兒守制辭婚

林公子棄家就婦

唐孝廉見林公子自來行聘，性情是個儻的，但恐學問未必沉潛，詩雖做得合式，不知文章一遭如何，還要試他一試，發帖去請，早已車如流水馬如龍，行過青山第幾重矣。柏家又回得好，說：『公子爲着求姻，荒了文課，亟亟回家讀書去了。』孝廉反生懽喜。

因婚期甚邇，請鮑母相商，製備妝奩。賽兒道：『第一件正經大事，要尋塊地安葬母親；那些妝奩的事，有亦不見得好，沒亦不見得不好，不用費心的。』孝廉道：『我已安排下了：你祖父坟上，尚有餘地。』賽兒道：『不是主穴，如何葬得？』孝廉道：『縱葬不得，我豈肯將林家銀子買地的？吾兒！你性固至孝，但厚葬不如薄葬，孔子已經說過。』因向鮑母說：『鮑太太開導孩兒：那葬事是我的責任。』鮑母說：『這個自然。目前妝奩皆容易的，只有一件來路遠，先要整備。』孝廉問是何物？鮑母道：『要兩個腰嫁的丫鬟，必得蘇揚人才，十八九歲的方好，卽小寡婦亦不妨。此地丫頭蠢拙，是用不着的。』孝廉道：『吾兒的舅舅，常到京都生理，只在幾日起身，可以托他。』

「——遂令人請到舅爺，把話說了，又付銀一千兩：『只要人才，不論身價。』舅子別了自去。」

只見姚襟丈家差人來接妙姑，妙姑見姐姐已定下親，只得辭歸，賽兒也不好強留。大家依依，執手悲咽不能語，各以袖掩面而別。

賽兒問鮑母道：『倘或妙妹也有了親事，幾時再得相聚？』鮑母道：『他是爲你下界的，塵世內並無他的丈夫，不必慮得。』賽兒嘆氣道：『我反不如他了！』中心愧悔，日夜愀然不安。鮑母道：『莫心焦！氣數到來，另有局面，那時自然會合。』

一夕月下，賽兒與鮑母同坐中庭，問道：『前日太太的兄弟，孩兒幾次問過，太太不說，這是爲何？難道不肯指示孩兒麼？』鮑母道：『此是天機，但如今不得不與你說了。此人乃是洞府仙真，姓裴，名航，也是爲你下界的。』賽兒道：『是雲英妹子的仙郎了，怎麼爲我下來？』鮑母道：『兒在上界，曾求過織女娘娘，要保着你肉身飛上瑤臺，所以煩他下來，造個幹旋造化的手段，保管你仍舊飛入月宮，爲廣寒殿主也。』賽兒



大悅，倒身下拜，求鮑母教導。忽見老梅過來跪下道：「婢子求太太慈悲，渡我則個。」鮑母道：「你聽得我說話來？」老梅道：「婢子在房內窺視，如何聽得？但禱是傳道的光景。」鮑母道：「你氣質太濁，身無仙骨，只是志向可取；若終身不嫁，可成鬼仙。今且先傳你鍊清氣衝之法。」老梅磕頭謝了。——從此賽兒與老梅婢每日各自修煉。賽兒是何等靈根，略加指授，早悟到精微地位。

過了兩月，舅舅已買了兩個婢女回來：一個小寡婦，一個處童女。賽兒見顏色都好，暗喜道：「可以做成替身的了。」

鮑母又向孝廉道：「尚有一件，亦須預爲整頓：可另買一所房屋，只千金也就住得。」孝廉素猜鮑母不是凡人，料必有緣故，遂應道：「房屋倒有，且自相宜。我屋後李家這所產業，原價五百，今要遷到州裏去，一時難售，只要四百五十兩；但用林家的銀子，我不便出名，怎麼好？」賽兒道：「寫上我罷。」孝廉問：「鮑太太使得麼？」鮑母道：「使不得。原是相公出名，只在契內申說明亮，就不妨了。」孝廉道：「太太高見

極是。』卽挽舅子與襟丈到李家，一說便允，刻日立契成交。交銀之後，李姓遷去，拆牆打通，合成一宅，原將來關鎖好了。——一切妝奩什物，孝廉亦略置備，只待完婚。

新年忽過，上元又屆，孝廉到舅子家赴宴。座無外客，大家議論鮑母賽兒奇異之處，多飲了幾杯，夜深回來，路上蹣着滑冰，重跌了一交，昏暈於地。跟隨的人，忙扶起來，甚是痛楚。只得借乘轎子，雇人抬回家內。孝廉呻吟不絕。賽兒心慌道：『那得個好醫生？』家人道：『前在州上的醫生，看過老奶奶的，如今在縣裏。』賽兒就令去請來。醫生診了脈說：『是跌挫了腰，風痰上湧，醫得好也是殘疾。如用些定痛祛痰之劑，如石投水，是絕無效果。還宜靜養。』竟自告別。

賽兒叩問鮑母，鮑母道：『令尊大限在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賽兒道：『母親歿時，我尙未彌月，不知不覺，倒也過了。今侍父親膝下，十五年，一旦拋離，如何能過？』跪在鮑母面前哀泣，求救父親。鮑母道：『天數已定，若有可救，何待兒言？今惟料理後事爲上。』——賽兒乘衆親來問病時，遂將銀二百兩，付與母舅。說要辦口楠木壽器冲喜。

二十五日清晨，孝廉與鮑母賽兒說道：『我昨夜夢見半空有人叫我名字，說：「上帝命爾爲濟南府城隍。」』鮑母道：『相公一生清廉貞直，帝命爲神，自然之理。』賽兒跪下道：『孩兒有個主意，要求父親聽從：伯伯家三弟恩哥，氣宇清秀，可立爲嗣。』孝廉道：『我家業無多，立之反爲不美。』賽兒道：『孩兒是個女身，不能延續宗祧，日後何人拜掃墳墓？』鮑母道：『姑娘大有道理。』孝廉方允了。——片刻之間，早已請到三黨衆親。孝廉向堂兄道：『是我女兒主意，要承繼三姪恩哥爲嗣，故此請來商議。』堂兄說：『這是要我弟心上定的。』賽兒接口道：『伯伯尙未明白：這原是我勸爹爹立嗣，所以表明孩兒之意，日後決沒有爭端的。凡父親所有家產器皿，悉歸恩弟，賽兒是厘毫不要的，但請放心。』姚姨夫道：『這就不必再議，取紙筆來寫就是了。』於是伯伯寫了出繼文書，姚姨夫代孝廉寫了村產券約。母舅看了，說：『喪中有費，也須預定。』賽兒道：『喪葬諸費，總應是我獨任，不必再議。』那伯伯見賽兒如此闊大，只得勉應道：『如今已辦的不必說；後有所費，理應在內除出。』賽兒道：『再不必說』

遠，請三弟過來，相依幾日，就好交割產業。」衆親戚咸服賽兒度量。——至明日，伯親送恩哥到來，拜了嗣父，令奶子跟隨住下，定名爲念祖。

賽兒把林家送來綢緞，揀好的爲父製造送終之物，分付家人，不許在相公處說。

二十八日，孝廉對賽兒說：「你是個女子，衣不解帶，伏侍我半月，心甚不安。今日要當永訣了！孩兒是個女英豪，凡事不須我吩咐，只是喪事要從儉，不勝過於悲哀。我昨夜夢見多少衙役，來接我上任；我於孩兒，只有半日相依了！」說罷，執了賽兒的手，悲咽不已。賽兒恐傷祖父親，含淚寬慰。鮑母道：「相公宜於午刻沐浴身體，另換新鮮衣冠，——姑娘皆已整備停當了。」孝廉道：「我此身覺有千鈞之重，如何能勾洗澡？」賽兒道：「放着孩兒，難道不與爹爹洗澡麼？」孝廉道：「吾兒孝心，可謂至極。但是個女孩兒，爲父的豈可赤身裸體，累你伏侍？」賽兒道：「生身父母，說那里話！」卽命擺好澡盆，滿貯香湯，同老婢進房，掩上房門，扶下床來，遍身洗淨，更換了衣服冠履。孝廉背倚重褥而坐，命呼恩哥進房，吩咐道：「吾兒須用心讀書，若能顯耀

祖宗，也不枉承繼你一場。」又請鮑母致謝道：「我女兒受太太鞠育之恩，過於山海，孩兒！你須報答。」賽兒道：「兒終身仰賴太太，何以報答？」孝廉道：「我來生報罷。」隨令賽兒取淨水漱口，乃問鮑母道：「孩兒將來怎麼樣的？我今將去世，太太不妨略示一語，我到黃泉，與老妻說說，也可安心。」鮑母沉吟道：「看來是位女主。」孝廉道：「林公子呢？」鮑母道：「這個不知。」……

忽老梅婢走進說：「大爺舅爺來。」遂一齊進內，孝廉道：「我命在頃刻矣！」因略述所夢。堂兄與舅子齊聲道：「這是一生正直之報；就是臨危，這樣清楚，也是沒有。」將近黃昏，孝廉道：「賽兒！你祖父，祖母，與母親，都在這里。」賽兒遂向上稱呼，各拜四拜；伯伯命恩哥亦拜。孝廉又道：「來接的衙役都到了。」賽兒執着父親的手，嗚咽道：「爹爹！今日一別，何時再得重逢？」孝廉忍淚答道：「縱使百年，也有一別。」向着鮑母說：「太太！莫教孩兒過傷。」又遍謝了衆人，含笑而逝。賽兒拊心踴地，放聲大哭。老婢道：「喪葬大事，都是姑娘料理，若哭壞身子，如何了得？」

鮑母道：「此乃忠言。孩兒！你哭的時候儘多，如今且住了罷。」衆親亦勸，方纔止淚。鮑母道：「孩兒！你是天下人都要瞻仰的，臨此大故，總不必避入罷。」賽兒道：「兒意亦然，怎的避起人來。」衆親都不敢則聲。（賽兒臨凡，是帶着嗔性來的，故此平日每每作色，雙眸一噴，如電光閃爍，令人驚魂褻魄，真是女英雄的氣象，較之廉蔣威嚴，亦無以異。）

部署喪中諸務，已畢，賽兒向着衆親道：「兒父是個有名的孝廉，我要開喪三日，訃狀喪帖上，女兒的名字，也少不得。」鮑母道：「孩兒尙無名字，取個姪字罷。」衆親都說是。姚姨夫道：「甥女帖兒，惟有林家去不得，餘外也罷了。」於是訃狀喪帖，皆另列一行「不孝孤哀女唐姪泣血稽顙拜。」就擇了日子開喪。賽兒親自料理，悉合儀制，派下執事人員，井井有條，各辦各事，略無匆忙。

有本縣尹姓周，名尙文，是個清正的官，特來祭奠，陪賓者孔孝廉與姚秀才。縣尹奠畢，更衣揖遜坐定，向姚秀才道：「唐老先生是山左大儒，考成云亡，典型尤足景仰

。聞得閨秀又是個才女，真曹大家，能讀父書的了。」姚秀才道：「可惜甥女錯生女身耳。」只見賽兒率同恩哥鋪下白氈，出幕拜謝，驚得縣尹趨避不及，只得答禮。隨打轎起身而去。

門上又傳帖進來，說是柏相公同着林姑爺來上祭，這些親戚們，都出迎見。青菴說了幾句悲傷的話。奠祭完了，隨即趨出；這裏自備酒席送去。

公子是來親迎的，知丈人死了，心甚鬱悶；要另定了吉期，然後回去。等到唐家喪事已畢，七七已過，遂求姨夫喚了俞媒并女媒，同到唐宅去說。賽兒大怒道：「你們做媒的，不知理路，難道柏青菴是個秀才，也這樣不通麼？我父親肉尚未冷，豈爲女兒的就去嫁丈夫，何異禽獸？」林公子沒有父母的麼？」俞媒聽得着了急，遂與女媒急忙出去，到青庵家，一本直說。青菴道：「倒是我錯了。近日喪帖上有他的名字，我心甚疑，由此觀之，是個立大節，不狗小閨的奇女子了。甥兒且待滿服後再說罷。」俞媒道：「聞得孝廉死的時候，空中有人稱他姑娘爲太陰娘娘，是以親戚都分外敬重哩。」公子聽

見這些話，料道自己畢竟大貴，越發歡喜，即辭了青菴回去。

走到半路，遇着家人來報：「老爺已卒於京中，大相公二相公都要去奔喪，因此星夜來請三相公回家。」公子吃這一驚，非同小可。兼程趕回，兩兄已自往京，母親又病在床上。三公子就將：「丈人已死，婚期要待服滿；孩兒如今也要迎接靈柩去。」老夫人道：「恐我亦不能活了，兒在家看着罷。我聞媳婦甚賢，不得見汝完聚！」淚流不已。

過有月餘，參政靈柩歸來，老夫人病久，勉強扶起，哭了一場。不幾日也去世了。

這幾個執袴公子，又策又酸，如何能料理得來，一聽家人主張，應輕者反重，應多者偏少。開喪之日，事專亂攬；七終之後，即便卜葬；安葬之後，即欲分家，請了三黨親長公議。次公子先開口道：「我兄弟原是同胞，俱無彼此，但覺性情各別，料不能同居一宅，反致日後生疑。我與哥哥娶親，費銀不過千兩，三兄弟就費至八千餘金，不知娶甚皇后到家？將來成親，若少費決非三弟之意，多費又不值得；大家分析開了，不致



掣肘，豈非美事？」大公子道：「家私三分拆開，原是易事。獨是三弟面上，多費了數千金，這個據理要扣出來的，煩親長公言。」三公子憤然立起身來，向着衆親道：「兩位哥哥說話，甚是有理。我的親事，一切雜費，都算在裏面，也只得七千五百銀子，比哥哥原多費四五千金。我如今田產房屋器皿，一切不要，只是三個當舖，拈分一個。存下庫內現銀，三股均分；外有二童兩婢，向來隨我，應是我的。我也不在濟寧住，竟到蒲臺去就親，每歲春秋，同媳婦回到坡上拜掃便是。此說公道否？」大公子道：「房屋什物，比不得現銀，此等話難上分書。」族中老成的，隨開口道：「三姪說話，倒也出自本懷。但分書各別，難保後世無言，終非永遠之計，大姪之言亦是。」三公子道：「有個寫法：分書原是一般樣寫，外另立一券，說我要遷住蒲臺，不能管理產業，憑族長公議，多分現銀若干，把我聯姻多費銀子準去就是。」衆親都道：「這個沒得說，就此寫定罷。」大兄二兄一想，房屋各項，約值萬餘金，不消說是便宜的，恐兄弟日後翻悔，要親筆起個稿，然後謄正，把稿藏家廟內，爲日後憑據。

分拆定了，三公子就令所分的當舖止了當，收起現銀，連分的已有十萬，竟到蒲臺柏姨夫家住下。明日就差所愛的兩個丫鬟，一個小童，令：「到唐宅去說：『公子要親來見姑娘一面，有金銀珠寶交付，還要買所房屋，住在蒲臺。』你二人且就在姑娘處伏侍，小廝來回我的話。」

他們便一同坐了車兒，逕到唐宅，磕了姑娘的頭，備述公子的命。養兒隨問丫鬟的名字：一個紅香，一個翠鳳，小童喚巧兒。養兒道：「你兩個是公子向來寵用的了？」兩婢含羞無語。隨喚自己所買兩婢出來，指與他道：「這也是爲公子買的。你們去說：銀兩是小事，要交即交，不交就罷。相見於禮有礙，是行不得的。若說買房，我早知公子要遷到此，已經買下，家伙俱備，只要另開門戶，徑來安住。你二人原去伏侍公子。若公子有事回濟寧，到我這邊看管。我係未曾過門的媳婦，不能來奔舅姑的喪，實出無奈；給公子說：日後到坟上拜祭罷。并爲我致謝柏相公，及老奶奶。」隨打發二婢同巧兒回去。

公子見三人同來，便問丫鬚：『怎不住在姑娘身邊？』二婢把賽兒之言，從頭至尾說了，又：『誇姑娘的容貌是世上沒有的，偏偏這樣嬌媚，不知怎的又有些凜凜害怕。』青庵道：『你媳婦的話，真正是賢女子，你可一一從他。』公子就把一切銀兩物件，都裝運到唐宅上來。賽兒坐在屏後，叫丫鬚出去，與公子叩頭，把金銀珠寶，逐件點明，教公子登記明白，盡行收入。公子即擇日移住在賽兒新買宅內，把舊日打通的牆砌斷，另在一巷內出入。

公子住有數月，又往濟甯收拾當舖去了。

##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債

嫖柳妓三夜了夙緣

有一大同府妓者，姓柳，名烟，字非烟，是樂戶之女兒，生得體態輕盈，姿容妖冶，舉止之間，百媚橫生。從幼學過曲本，知書識字，而且性情儇巧，應對敏給。（十三

歲上，梳攏過了。——一時名振西陲。獨是所接的嫖客，却無公子王孫，都是些經營商賈，儉俗不堪，致枉負了個傾國佳人，埋沒在邊關冷落之處。因想要到蘇揚地方，做個名妓，那樂戶與鴿母止靠得這個女兒，就依了他的算計，徑從燕京一路下來。到了濟甯地方，鴿母忽然害病，只得在西關外借間房子住着。

林公子回家收當，聞知有新來的名妓，就叫小廝跟隨了，渡到非烟寓所來。時非烟無意接客，每日有鬪寡門者，多托病拒却。——諺云：鴿母愛鈔，說了林布政公子，這一個大主兒，連忙報與女兒。柳烟亦不免勢利，裝個病的光景，懶淡梳妝，迎將出來。兩人四目一視，皆已動心。公子隨即取銀三百兩，當作定情的禮，送與鴿母。

公子住了兩宵，說不盡的恩愛。那天，柳烟道：「妾風塵賤質，倘蒙公子垂眷，情願做個婢妾，服侍終身。」公子道：「愛卿若真有此意，（我的夫人最賢，但因制中，尚未成親，）你且守着。濟甯已無我家，今往蒲台去完了姻，然後來娶你。我斷不負言的。」柳烟就要公子立誓。大家把生年月日，寫將出來，各吃一驚，——原來柳烟也是

同庚八月十五日辰時。公子道：「夫人是酉時，比我卯時還遠些。你這個辰時，倒是最親的，天生是我小夫人；日後姊妹相稱，自然無疑。」柳烟亦自心喜，隨攜手在燈下交拜了四拜。到次日，公子別了柳烟，收了當舖，又有數萬金，回到蒲台。

未幾，兩家喪服皆滿，公子央及姨夫，要擇吉成親。青菴道：「我意亦然，以完先尊付託之重。」隨擇於二月十六日合巹，教原媒送帖至唐宅，鮑太太應允了。公子仍行迎親之禮。

鼓樂燈火，彩旗花轎，接歸公子宅上。時諸親畢集，儂相請出新人，賽兒並不用綉袱兜頭，粧束得整整齊齊，婷婷嬈嬈，緩步到堂上。（公子見了，目眩心驚，不覺的骨皆酥軟。）儂相替拜了天地，然後交拜。公子跪拜，賽兒端立，回了四福；衆皆掩口而笑。素常，公子性極劣蹇，到此變得純粹了。母舅道：「請鮑太太出來。」賽兒道：「太太明日行禮。」於是衆親知賽兒古怪，各見個小禮散去。

擁入蘭房，交飲合巹。此時公子，如入天台，遇着仙女，那里等得時刻，忙叫侍兒

們退去。賽兒喝道：『不許！』侍兒輩又站住了。因向着公子微笑道：『寬飲一杯，有話說。』遂問：『舅姑如何一時見背？伯伯姆姆，如何相待，以致分析？』公子見問得懇切，不免細訴情由。賽兒又自述未彌月時，母親去世，多虧鮑母鞠育教訓，——絮絮叨叨，說個不住。公子不敢不答。至鷄聲三唱，公子道：『今夜錯過好時辰了！』賽兒道：『夫妻之道，不過如此而已。』遂同公子到鮑母房內見禮畢，公子告個罪，自回房酣臥去了。直至午間纔醒，即令侍女請夫人。

賽兒自點燈後方來，即命看酒。公子道：『我酒尙未醒，不能再飲。請夫人睡罷。』賽兒道：『開得睡勾一日，豈有再睡之理？』自己斟酒來勸，公子怎敢不飲。飲罷，回敬賽兒。互相酬酢，已有更餘。賽兒道：『聞得公子大棋甚高，請教一局，妾輸了就睡，公子輸了飲酒，一子一杯。』公子想，『我棋是高的，到不得輸。』遂與賽兒決道：『夫人不要賴，又不肯睡覺。』賽兒道：『夫婦之間，豈可相賴？』誰知公子心慌意急，連敗二局，輸了二十五杯，勉強飲下，量已不勝，倒在榻上，鼾鼾睡去。賽兒命侍

女將床上綿被護着，吩咐各去安歇，自己同老婢就在房內照舊運功。

公子醒時，天已明了，見賽兒正中端坐，老婢低坐旁邊，公子道：『你們好似坐功。我也會坐的呢。』賽兒遂乘機勸道：『公子若知道坐功，何故放着神仙不做，要做墮落的事，豈不可惜了本來！』公子道：『我會遇着神仙，不要做他，只日夜得美人快活，就死也甘心。』賽兒歎口氣，叫『取水與公子盥沐！今日三朝，該到父母靈前去拜。』拜過，賽兒又哭了一回，到鮑母房中去了。——公子覺道酒暈，仍去安臥。

到晚賽兒又命擺上酒來，公子着急道：『小生今晚恁憑夫人處置個死，只是不飲酒。』賽兒道：『不飲罷了，何消認真？我知公子佳音，唱一曲與我聽，我吹簫來合何如？』公子暗喜：有只曲兒，可以調情。遂斟一盞，手奉賽兒說：『夫人聽者！』——唱的是西廂上「軟玉温香抱滿懷」一套淫曲，要動賽兒之心。唱完，賽兒贊好，又要再唱，公子只得又唱牡丹亭「尋夢」一套。餘音纔歇，公子突然跪在賽兒面前，雙手持定了金蓮，只管在膝上磕頭；侍兒個個暗笑，也有避去的。公子道：『你們不替我求求夫

人，倒笑我哩。」於是侍婢齊齊跪下。鮑太太又差老婢來說：「請姑娘安睡罷。」賽兒無奈，只得同公子共睡。

天未黎明，賽兒已自起來，心下一想：「縱然白璧無瑕，其奈紅鉛已墮，有妨道行！」不禁悲酸，就走到鮑母房內，哀哭不已。鮑母道：「尊帳是易清的；堅持道念，忍過去罷。」

賽兒心上想念與公子做夫妻一場；不可使之墮落，惟有時時點醒他學道。公子厭聞其語，因想起柳烟兒來。也是機緣有湊，正值中秋佳節，步出門首，見個小廝在那里探頭探腦。公子看時，認得是柳烟兒家裏小二。那小廝一見公子，就扒在地下磕頭，說：「姐姐已遷到這里北門外，叫我來請公子。」公子道：「今日是我與夫人的壽誕，過了就來。」小二道：「姐姐思想得苦，不要失信。」小二去了，公子自忖道：「我這裏纔念他，他却已到蒲台了，真個有志氣。我如今娶他，是穩不過的。」

是夜家宴，賽兒與公子齊眉舉案，互相把杯稱壽。宴畢之後，又與公子同坐庭中，



清談玩月。公子道：『消受這個清福，也是神仙。』賽兒又乘機道：『公子何不同我修道，學他蘭宕夫婦，一齊化鶴昇天，豈不長享此福？』公子笑道：『神仙就是這般冷靜，——夫人太沒興，我還要尋個高興的來牽陪牽陪哩。』夫人道：『十二金釵，總由着你。若有個得意的，我與公子俱居夫婦之名，竟做個閨門朋友何如？』公子笑道：『且有了再相商。』』

清晨，公子與賽兒說：『要出城去會個朋友，今晚未必歸家。』也不叫人跟隨，獨自尋到柳妓寓所。柳烟一見公子，如從天降，喜到極處，返無片語。公子爲柳烟所述，一連住了三夜。——公子是個天生好色的，如今逢到了這個情場老手的柳烟，不覺的奮不顧生，貪圖肉慾。到了第三夜，公子竟脫陽死了。柳烟一時心慌，不及解救，遂令公子做了個壯丹花下的死人。時天色將明，柳烟沒法，只得梳妝了，對龜子鴇母說：『我同小二到唐宅上自首去，你略停一會，報知地方。』』

賽兒正因公子三日不歸，心上猜疑不定，忽門上傳稟：『有個女人要見夫人，說報

公子信的。』卽教傳進。賽兒一見是個妖物，知道公子有些凶兆了，遂問：『你是何人？報何信息？』柳烟道：『婢子原是妓女，在濟寧接客，與公子往來四載。近日寄信來喚，婢子所以到此。』就把公子脫陽而死的勾當，說明了，跪在地下痛哭。賽兒大驚，亟請鮑母，鮑母道：『此數也。』便問柳烟：『汝來意欲何爲？』答道：『願爲一婢，伏侍夫人，爲公子守節。一切喪葬，小婢力能備辦；只求饒死，便是大恩。』鮑母道：『雖然，也須官斷。』賽兒遂叫把柳烟鎖了，備轎去看丈夫。不片刻到了，林公子直挺挺的死在床上，一條繡被蓋着。當下賽兒把公子抱在懷中，放聲大哭。就有多少鄰里，湧將進來，說：『縣裏太爺來驗屍了。』賽兒依舊放下，端坐在椅上。周尹令進來，見賽兒自己在內，飭令衆人不許進房。把屍抬在庭中相驗，實是走陽死的。叫禮房請夫人回宅，把柳烟兒一家都鎖去了，只有老虔婆早已躲脫。

縣尹回衙，問了供詞，先把柳烟連移兩移。柳烟狡獪，帶着拶哀告縣主：情愿喪葬公子，到夫人家爲婢服役，蒙老太太已許過，饒他死了，只求老爺開恩。縣尹也知律無

抵命之條；且看唐家作何進狀。把一千人犯，寄在監內。柳烟身邊有二十多兩碎銀，卽以二兩送與禁卒，令去尋鴛鴦，——時正爲地方獲任，交與禁卒來了。柳烟便將情願爲婢守節情由，與鴛鴦說知，令去央個慣會刀筆的，寫一呈詞，投送縣裏，再寫情啓五六紙，到林唐兩家親戚門首，跪門投遞；并教導了問答的話。老鴛鴦去了。

賽兒到家，寫家屬抱告，爲戲殺夫命事一詞，又領屍棺殮事一詞進縣。批准出來，隨將公子身屍擡回家裏，備棺殮殮。隨請有名僧道，做七七四十九日薦亡法事，日夕辮踊哀哭。——丫環輩皆勉強乾哭，惟春蕊有些眼淚。因向老婢道：「人家夫妻，重在色欲的，必輕于情義，正如以勢利交合的朋友，到得勢利盡了，便同陌路。春蕊平日不甚愛淫，還像個哭的。你看那幾個，心中還有公子否！」老婢道：「此輩不足責。獨是夫也哭得太苦了！如今正好學仙哩。」賽兒道：「咳！公子曾做我的丈夫，日夜勸他學道，執性不依，一旦慘亡於妓女之手，落個貪淫浪子之名，怎不痛傷也！你不嫁人，就是神仙；我還未了孽障哩。」

門上報道：『姚相公，舅爺到了。』賽兒見了，問：『縣裏幾時審明定案？』姚姨夫道：『就在後日。那娼婦寫了情啓，各家投送，願投身爲婢，隨甥女守節。在縣裏，也遞了這個呈詞了。』舅舅接口道：『不知是誰教導他的？』賽兒道：『我此時就砍了他腦蓋，尙以爲遲，他還想活着麼？如此穢物，而云爲公子守節，豈不玷辱了參政家風？我後日親自赴案去質他。』鮑太太道：『孩兒，你聽我言！守節固不好看，以姨子而償公子之命，亦不好聽。不如收他爲婢，死生在你手裏，終日鞭箠，亦可快意；強似在衙門三推六問；一兩年尙不結局。——儘有把他人拖累死了，凶犯尙未定案的。』說猶未完，門上報：『縣裏公差到來。』賽兒向南立着，卽令傳進。公差口述縣主命道：『公子一案，律無可抵。若要問個大辟，必須經由各衙門駁勘，再三覆檢，究竟難以成招；縣主亦痛恨這個婬子，只是法無可加。解到上台，就是他活路了。因此差來請問夫人。』賽兒道：『多謝縣父母指教，俟與長親酌量來候審。』公差去後，賽兒不得已，向姨父舅舅道：『且把這草牘收着，每日虐使鞭殺他罷。煩姨父約了柏青庵，同上堂去，

求縣尹發落。」姚秀才隨到青庵家，備述縣主之意。青庵道：「縣中口碑，都說舍甥自作之孽，倒是這樣收拾也罷了。」

到臨審時，衆親約齊，上堂遞了息詞，并請將柳妓差押送去，立了爲婢文書，再求印信，庶無後悔。縣尹允了。遂將龜子訂回原籍，又將柳烟薄責二十。

縣尹發落已畢，命兩個公差，將柳妓押送唐宅交割，賽兒賞發來差去訖。

柳烟拜了夫人太太，就到公子靈前，跪倒痛哭，掃頭磕腦，幾不欲生。從此每日在靈前哭個半夜，竟成骨立。

終七之後，賽兒請衆親要尋吉地安葬父母丈夫。母舅道：「好地甚難。近日武定州有個富家買地之後，卽涉訟事，道是陰地不吉，遂欲棄之，且係兩坵相聯的，在太白山之西。事倒湊巧，但不知用得著否？」賽兒卽命備車，同鮑太太去看。鮑母道：「地有龍脉，皆可安葬。」遂煩母舅同做中的，前去與地主成了交易，定于十一月中旬安葬。（葬禮十分周備，縣尹各衙，都來拜奠，并送執事人役。）賽兒主意在城外五里安歇，

先出父母兩柩，自爲孝女，率恩哥在靈柩之前，匍匐執杖，泣血大慟，再復進城發公子之柩，率領四鬟一妓，在靈柩之後，步行而哭。滿城之人，莫不贊歎，（有稱賽兒爲三絕：一容貌，二賢德，三才能。）賽兒次日黎明，乘輿而行，直到新阡，先葬父母，次葬公子，又到祖塋祭拜。過三朝方回到家。

## 第七回

掃新壙猝遇計都星

訪神尼直劈無門洞

柳烟兒到唐宅，猶如鐵落紅爐，他本意求生，難道反來受死麼？只因聞得公子的夫人，會顯許多靈異之兆，只這公子之死，還是沒福，夫人必是大貴的。自恃聰明伶俐，可以隨機應變，夫人若是守節，他也能守；夫人若有貴顯，他也還望提挈；若是差不多的，還可弄之股掌之上。——原有個主意，敢於挺身而來，不是單爲着怕抵命的緣故。及見賽兒智略非常，慷慨大量，已是十分驚服。思量要得夫人的心，沒處下手，只是鎮

日不離左右，小心伏侍。到晚便哭公子，窺夫人之喜慍。忽聞春蕊傳喚，柳烟疾忙趨向夫人跟前，雙膝跪下。夫人道：「公子從那年上嫖起？有多少次數？怎麼把公子弄死了？可將原委供來。」柳烟道：「公子第一次來，是在濟甯州，八月十五，正值婢子的生日。公子道：『我與你同年同月同日，我是卯時。』問小婢是辰時，所以蒙公子錯愛。』賽兒一想，原來公子易了時辰來求親的。又問道：「這有三年之久了？」柳烟道：「是有三年。不過只前在濟甯同住三夜。公子原說要娶小婢爲妾，原是有約到蒲台的。婢子勸公子回來，稟過夫人，娶回家內，永侍枕席。不期公子脫陽而死，小婢子萬死難贖。」夫人道：「這有幾分實話。」柳烟見夫人說是實，探手在胸前錦函內取出一串珊瑚數珠獻上道：「這就是胡僧留贈婢子的。」夫人詰問：「胡僧贈你重物，必有緣故。」柳烟道：「他說我……」又住了口。夫人道：「你不實說，就是狡。」柳烟道：「這是胡僧的胡說，婢子向來不信。今夫人垂問，只得老着臉說罷。」——他說婢子是雙鳳目，日後必然大貴，還要作與他的道術，故此留爲紀念的。」夫人道：「這等你不該獻出

來了。』柳烟道：『不獻此珠，是有二心了，還說甚麼伏侍夫人，爲公子守節呢？』夫人道：『如此，權且收下，我自自有道理。』就起身到鮑母房中，具說柳烟的話。鮑母道：『少不得他有貴處。』賽兒道：『貴不貴在我。』鮑母道：『自然在你。機緣到日，纔得明白。』——賽兒至此之後，就沒有處置柳烟之心，柳兒又更加勤慎伏侍，竟得了夫人之心。

到了新寒食節，賽兒欲去掃墓，吩咐柳兒與春蕊翠雲，并老梅婢同去，餘者留看家下。鮑母道：『我今晚也要到一處去。待汝拜過墳墓，在中途相會。』賽兒道：『太太坐車，還是坐轎？』鮑母道：『我只用脚，黑夜可走。』賽兒已悟其意。——比到黃昏，初月方升，鮑母道：『我也去！』賽兒隨到中庭，只見鮑母把脚在地下下一蹋，彩雲從地而起，忽升半空。慌得諸婢跪拜道：『噫！原來是活佛！』仰看時，冉冉向東去了。

賽兒遂於次日去祭祖宗父母，并公子之墓，痛哭一番，各婢亦皆助哀。焚化金銀紙鈞已畢，賽兒道：『山色甚佳，我們閑步閑步。』只見岩坡下有一人來，似秀才模樣，



兩個鼠子眼睛，光溜溜的左看右看，霍地裏走到賽兒面前，深深一揖。柳烟見有些詫異，就來擋在賽兒前頭，大聲道：『汝是何人，敢來攔路！』那人裝着文腔，嘻嘻的道：『小生姓計，是蒲台學內有名的秀士，先父做過巡城察院，誰不知道我是計都星？』柳烟道：『既是秀才，就該達禮。你向誰作揖呢？』那人道：『有句話上達夫人：小生舊歲斷絃，要娶位絕色佳人爲正室，若非夫人，如何配得？原要煩冰人來說，今日天作之合，中途幸遇，定是姻緣有分了，故此斗胆，不嫌自媒。倘或不允，小生就死也不放夫人走路。』夫人大怒道：『瘋孽畜！敢是尋死麼？』柳烟道：『快走快走，逼就叫人打個死。』那人捲衣攘臂，正要來搶賽兒，忽半空中大喝道：『假秀畜，不得無禮！』那人頃刻自己脫得精光，背剪在樹上，却是沒繩索的。原來是鮑母按落雲頭，將手指着岩凹裏，虛畫幾畫。遠遠的見五六個人，骨碌碌滾下山坡，也有磕着石頭折了手足，破了頭腦的，都在山溝裏掙命，衆婢見了大駭。賽兒喝令老梅柳兒，快折取粗壯樹條，鞭殺這狗賊奴，教他做大痛無聲的鬼。兩人替換着盡力痛鞭，春蕊等又將小石塊兒夾頭夾腦

的亂打，打得滿臉鮮血淋漓，遍身鞭得似赤練蛇一般；始猶哀告饒命，落後打得聲音都噤住了。鮑母道：『且寄下他的狗命。』隨向賽兒道：『何不坐轎，遭此無賴？』賽兒道：『恐坐轎走得快了，迎不着太太。』鮑母道：『總是他叫了計都星，就該有這厄難。兇星惡宿的名目，可是假得的？』計都星又哀聲叫道：『我今後再不敢叫這名字了。』鮑母纔放了他，倒在地上，動不得一動兒。

看書者要知天上有四個大兇星：叫做忒，孛，羅，計：開闢以來，與日月爲難的。這姓計的原是舊家子弟，只因貪嫖好賭，產業敗盡。特有青衿護身，崑於設局訛詐，蒲裏無人不怕他，所以贈個美號，叫做計都星。他打聽了賽兒上坟日期，竟約着好幾個無賴，要來搶去。起初見轎夫不遠，且說些文話，再遲些兒，那山岩裏藏着的惡徒，都來下手了。真的計都星與日月爲仇，係是邪去犯正，所以假的也要應應，——這個意思。諺云：無假不成真，這句話是不错的。

當下鮑母攬了賽兒的手說：『我來迎汝，是要到個所在，丫鬚們去不得。打發他們

先回家罷！」老婢道：「婢子求太太帶去走走。」鮑母用手一指道：「你看山溝裏的人，已起來把計都星擄去了。」衆婢回頭時，鮑母使個隱身法，倏然不見。老婢道：「奇怪，怎麼這樣走得快？」翠雲道：「想是夫人被這老狐精拐去了。」老婢道：「胡說！夫人是彌月內太太撫養到如今的。我算他引夫人去會什麼神仙，故此背着我。我等下幾凡人，怎能同走？快趕路罷！」家人時與車轎都等在前邊，急問：「夫人呢？」老婢答道：「同太太到個所在，明日纔回來哩。」家人等就厮趕着大夥兒去了。

且說鮑母引着賽兒用起縮地法來，頃刻到一座峭壁之下，壁中有四個朱字是「無門洞天。」鮑母問道：「可要進這洞去？」賽兒道：「只爲無門可入，我偏要進去，方顯道心堅確。若一畏縮，不但進不去，也就退不去了。」鮑母道：「汝志向如此，那怕他無門呢。」遂將左手大指在壁中間直劃下去，那峭壁刮喇喇就指痕處分開，剛剛把四個字截爲兩半。鮑母引進賽兒，那峭壁依舊合攏上來。洞內兩邊，都是石壁，中間一道是天生成的冰紋白石街，有丈餘寬闊。街之左右，翠鬱青蔥，皆盤槐絲柳，剔牙松環，玲

柏湘妃竹之類，清音蕭洒，風氣動人。又有垂蘿百尺，掛於峯頭；薛荔千重，繞於岩足。再進是座石門，上有「曼尼道院」四字。院週栽奇花珍卉，其色如五雲燦爛，其香如百和芬烈。賽兒指一種翠藍色的一本數幹，其葉如牡丹者，問此何花？鮑母曰：「翠芙蓉。石曼卿所居芙蓉城，有五色，此其一也。」又指一樹高有數丈，花色淺墨帶赤，圓如馨口者，鮑母曰：「玄珠花。許飛瓊所居蕊珠宮有五種，此其一也。」又指一種木本叢幹，花簇重樓，猩紅奪目，大如甌者，曰：「此京口鶴林寺杜鵑花。卽志書所載股七七，於重陽日用符水咒開，夜間見一紅綃女子，移花而去，樹隨枯死者是也。」又指一樹，大可十圍，盤幹直上，花皆千葉，色淡紅，鬚絳紅者，曰：「此卽揚州瓊花。宋元間屢移禁苑，卽漸枯萎；歸於觀中，則復樂茂。後於至元十三年，移於此地，廣陵遂絕。」——二種亦仙花也。偶落人間，爲凡人播遷流斲，所以徙於無門洞，全其天也。」——餘皆不及細問。

已到一座大石橋邊。橋下粼粼碧石，水多從石罅穿走，琮琤琤琤，音韻清冽。中有

一物，似魚非魚，似蛇非蛇，四爪有如蠍虎；其鱗甲又似人間盆內所蓄朱魚，有八九種顏色；大者尺許，小者二三寸。賽兒驚問：「此何魚？」鮑母曰：「龍有九種；此九種之餘支也。能變化升騰，與雲致雨。惟峨嵋山頂石池內有之，但無此各種好顏色。」過橋，石坡之上，草有紅心者，有玉蕊者，有如綬帶五色者，不可名指。賽兒問：「仙草至秋凋否？」鮑母道：「仙家花草，一開五百年，則老而謝去。一邊謝，一邊開；謝則隨風而化，不墮於地。——所以謂之長春也。」

又進一層碧石門，上有一座大殿，庭左右四株大梧桐，其高參天，有鳳凰和鳴其上。庭之中有池一方，可鑑毛髮，內有奇奇怪怪的水族。正要看玩，殿門鏗然而開，一翦毛頭陀，（雪白圓面，齒黑唇朱；眼帶凶威，眉橫殺氣；身披絳紅衲袍，外罩杏黃袈裟。）隨着兩個女道童出來。那頭陀大笑，疾趨下階，迎接進殿。賽兒倒身下拜，——各施禮畢。頭陀指着鮑姑，向賽兒道：「這個老媒婆，引着你來，與我做夫妻哩。」賽兒知是要笑，「唐姮凡間陋姿，敢承先師見愛？」頭陀道：「祇恐你要與林公子守節哩。」

『賽兒道：『多虧我太太道力點化，唐姬雖沾染半年，而夙孽已完，塵心已淨，正好皈依法座。』頭陀道：『那個話還有些假，你在坟上等痛翠呢？』賽兒笑應道：『正是落在其中，未免有情。』頭陀大笑。

鮑母道：『你不知他修的是麼道，有個孽龍丈夫，被許旌陽鎖在井內，直等鐵樹開花，纔放出來，好不難過麼？』頭陀道：『我且問你：昨日到家，與葛洪說什麼？』鮑母道：『胡說！我去回了織女娘娘法旨，又到玄女娘娘處請示講天書的明日。我在洞口門口過，怎不進去？』頭陀道：『也不知訴了多少相思哩！』兩仙師戲謔一番，胡盧一笑。

賽兒正凝視殿上匾額，是「獨關玄庭」四字，向頭陀請教。鮑母道：『這個怪物，叫做曇陀尼，是羅刹女的小妹。說個獨關，自謂不皈依，不皈依，獨出二教之意。』曇尼道：『強似你們學仙的跟着人脚步走路。』賽兒方知來歷，心中暗想，『爲何太太引我入於魔道？』

時女童已擺上果品來，是蒲州朱柿，閩中鮮荔，遼東秋梨，松江銀柿，雖是世上有的，却非同時之果，亦不能聚在一處。又擺列上龍肝鳳髓，象脯熊掌，諸般珍品。鮑母道：『我們吃素，不像你們魔道，嗜嗜葷腥。』曼尼道：『我皈依大士受戒之後，也吃的是素；只因舊日那些魔朋友，常來攪擾，必要用葷，又不能拒絕他，故此備着的。就我甥女剝魔聖主，也常到此，少不得這些東西吃哩。』隨叫：『擺素上來！』是天花菜，松菌，榆耳，甘露子之屬，無甚奇異；獨有落後兩盤，味極清美。賽兒問是何物？鮑母道：『這是道玉蕊芽，那是瓊花蒂。』又送上四碟糕，其味甚醇，其香甚釀；問是何物？鮑母道：『此八仙糕也。其方出自鍾離仙師，秘不可傳。』賽兒用過些須，即覺神清氣爽，無異醍醐。轉眼看庭中日影方斜，因忖道：『我到峭壁時，已是日沒時候，差不多坐有五六個時辰，為何天氣倒早了？』正在躊躇，頭陀邀賽兒到洞後遊玩，真個珍禽異獸，無所不有。又到曼尼房內，設有五色石榻，其細如玉；掛着鮫綃帷，其輕如煙；鋪着止魚鱗簟，其冷如冰。賽兒問：『無衾褥，怎樣睡覺？』鮑母道：『神仙不睡覺。』

。縱使酣臥片刻，連石榻都溫煖了，所以不設衾褥。」仍到正殿時，已列酒餚矣。曼尼指着殿梁上說：「可將這個取來交付，然後飲酒。」鮑母道：「吾兒聽者！這是天書七卷，寶劍一匣，是南海大士賜與你的，命曼師謹守於此，兒速拜受！」曼尼伸出母羅臂，在梁上取下，捧在手中，向南正立。賽兒五體投地，八拜接受，供於上面香案中間，方同坐舉杯。鮑母與賽兒道：「此酒是花房中天然釀出，名曰花露英。」賽兒道：「昔日看南岳嫁女記載，有花房釀，賜飲一禿士的，是否？」鮑母曰：「然也。」賽兒看那果餚，橄欖有鷄子大的，櫻桃金柑都有杯子大的，有一大盤四個鮮桃，自度索山來的；又有一大盤細碎紫色的，叫做瑣瑣蒲萄，自西域來的。各品略嘗了些。

殿上四角有四顆明珠，漸漸放出光來。鮑母道：「天已晚了，作速回去罷。恐他們見神見鬼的胡猜哩。」曼尼道：「還是縮地，還是駕雲？」鮑母道：「我兒尙是塵軀，如何能駕？」曼尼道：「要我等道法何用？」於是教賽兒捧着劍書，兩人各掖一臂，喝聲「起。」一朵彩雲，冉冉升空，向西而行。從來凡夫重於泰山，賽兒幼服仙乳，又加



修煉，肌骨已有仙氣，所以翼之凌空，不費些力。片時，到家中了，恰是點燈時候。衆丫鬟來接着，見又添了個古怪頭陀，大以爲異。柳烟問夫人：『如何一住七日？家中都放心不下。』賽兒道：『原來七日了！我覺只得半日。怪道洞門外是返照，洞中却是停午時候。』曼師道：『可將天書劍匣，供在廳梁上。』賽兒親手安置，頂禮畢，當夜安息，無語。

次日五更，賽兒就到鮑曼二師房裏，拜請教習天書。曼師道：『早哩！教天書的，另有人哩。』鮑師道：『兒還不會細看天書劍匣：都是一塊整玉，並無可開之處，要請玄女娘娘下降，方纔開得。』二師遂同着賽兒，到大廳上，仰面細看，全無合縫之處，正不知何從放入，方知天下奇書，不是掌教的，就是列位仙真，也不得輕易看見。於是賽兒向上又拜。曼尼道：『我們今日就定個座位：汝乃掌劫娘娘，自應居中，我們各左右坐，不要等他稱孤道寡，然後遜讓，就覺勢利了。』賽兒決意不肯道：『那有弟子坐在師之右，孩兒坐在母親上邊之理？』鮑母道：『我原是奉着西王母玉旨，曼師奉着南海

法旨，來輔翼的，並非爲主之人，汝掌劫數，自應南面稱尊，若不該坐，則天書寶劍，也不該授你了。」於是賽兒不得已居中，曇師左，鮑師右，各南向坐定。

只聽得門上報道：「姚相公家妙姑娘到了。」鮑師道：「正好機會哩！」

##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書七卷

太清道祖賜丹藥三丸

原來妙姑自回家之後，父母卽爲擇配，已經說允，妙姑不從，當夜自經。救得醒時，就剪斷雲鬢，毀碎玉容，日夜啼哭。其母勸他說：「賽甥女不嫁，今已有了丈夫。你何苦自悞終身？」妙姑說得好：「他該人的債負，我却不欠人的。」未幾，林公子死了，妙姑拍手笑道：「如何？完了債就去了。我今好與賽姊姊同心學道。」父母不肯放他時，又要尋死覓活。姚秀才無法可施，只當不會生這女兒，又省好些嫁資，也不管他了。

妙姑徑拜辭過父母，來到賽兒家下，一見便說：「我如今永遠伏侍姐姐了。」倒身

下拜，將前後情由，細訴一番。賽兒大喜，遂引鮑姑拜了鮑曼二師；又將梁上的天書寶劍指與他看，一一說了。鮑師道：「目下玄女娘娘駕臨，講授天書，你隨姊妹做個侍從，得聞微妙玄機，却不是好？」鮑姑大喜。

賽兒問二師道：「這裏塵市蝸居，豈敢邀玄女娘娘聖駕？」鮑姑道：「我已定有主意：此處離海不遠，那龍王是曼老尼的公公，煩他這個舊媳婦去借座宮殿，移向海邊，隱在沉澗之中，便與塵世隔絕。」曼尼道：「老媒牙又風了！你給龍女做媒，曾送個佳婿與他，若一間屋兒也借不動，虧你還見人哩！」鮑師道：「你省得甚麼！夫妻吃了合卺以後，就看得那媒人冰冷了，所以叫做冰人呢！」賽兒道：「若然，太平廣記鮑異編廣輿記上載師太太的事蹟，都是真的麼？」鮑姑道：「那一句兒不真。只是凡人所見者小，如鼠在穴中，蛙居井底，苟未聞見，便爲怪疑。古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以仙家觀之，人生百歲，無異蜉蝣之朝生暮死，所見所聞，能有多少事哉！」曼尼見翠雲等心下猜疑，因指着衆丫環道：「即現在說的，要向龍王處借宮殿，就在那邊腹誑，焉

得後世之人相信呢？」又指着老梅婢道：「他是信不過的，還要拉着他也同去呢。」老梅大喜，問是怎樣去？曼尼道：「待我先擒他兩條龍來，便可騎下海去。」即令老梅婢取根竹竿木梢過來，曼尼先將竹竿在手一揉，吹口氣，變作條小青龍；又把木竿一搖，變做白龍。——但見鱗甲燦然，雙睛突兀，五爪攫拿，蜿蜒欲動。衆婢嚇得遠遠躲開。老梅熟視一回，皺着雙眉道：「這樣龍是軒轅黃帝騎的，我只好學他臣子，攀着龍髯號哭罷了，那裏有福氣騎他呢？」賽兒妙姑等皆大笑。

於是曼尼自騎青龍，鮑母跨了白龍，天矯騰空，乘着月色，徑入東海，翻波跳浪而行。有巡海夜叉向前問道：「何方神聖？好去報知龍王。」鮑姑道：「一奉南海觀音法旨，一奉瑤池西王法旨，要見龍君，快叫出來迎接。」夜叉飛遞報入龍宮，只見老龍率領龍子龍孫出來，——那二假龍一見真龍，就現了本相。龍君認得二師，因微笑道：「原來是假的！」曼尼發躁道：「難道我們法旨也是假的？你這懶龍，好欺人哩！」龍君見曼尼發話，滿臉堆笑，請到水府正殿，命排香案。曼尼道：「不是上帝勅旨，怎麼有

得詔旨？你老龍也忒昏聩了！」龍君遂請二位仙師，口宣法旨。鮑姑道：「你是東海龍王，豈不聞得蒲臺縣有個太陰娘娘降世，是奉上帝勅命，斬除劫數的女主，他也是他管轄下的。目今南海大士，命曼師賜與天書七卷，瑤池西王請九天玄女娘娘下界，親來講授。因城市屋宇不淨，所以特來借座龍宮，暫移到海邊上，不過百日圓滿之後，仍然歸到水府。若輩房錢，照例奉送何如？」龍君連聲不敢道：「二仙師枉過，敢不唯命。只今連夜移去便了。」鮑師道：「還要請玄女娘娘法旨，要定降駕日期，當在三日前來通知於汝。」龍君敬諾了。二師就要起身，龍君再四款留，止飲鬱金釀一盞。龍君隨取出辟暑珠一顆，辟塵犀一枝，煩二仙師轉送太陰娘娘，聊表敬。又送二仙師通天犀珊瑚樹各一，曼師道：「呸，這樣東西，也虧你送人！」止取了獻與養兒的犀珠而別。龍君送出水府；曼尼道：「我假龍不見了，快把兩條真的給我們騎去！」龍君道：「假的由得人駕馭，真的一出水府，便有雲雨相從，未免驚天動地，小龍獲罪匪淺。」曼尼道：「難道騎了龍來，步行回去不成？」龍君道：「仍舊變了就是。」曼尼道：「我不值

得假你的醜。」遂將一竹一木，變了兩匹海馬，各跨了出海而去。

賽兒妙姑正在盼望，見東南上一陣神風，有片雲飛到，柳烟等環跪而接。鮑曼二師，按下雲頭，賽兒道：「爲何龍入於海，却變了馬？」曼尼道：「這是他產的龍駒。」老婢認以爲真，看了看說：「好生得異樣！求二菩薩賞給一匹，好騎着學學駕雲。」曼尼道：「這馬正要騰雲，把這匹菊花青的給你罷。」老婢喜極，立刻跨上，曼尼喝聲：「起！」霍爾升上屋簷，那馬腰一聳，頭一掉，幾乎把老婢掀將下來，大叫道：「要跌了！若到半空攢下，這身子就摔做七八段了！活菩薩，教我下來罷，再不敢了。」衆皆笑倒。曼尼喝聲：「下！」那馬卽下於地，仍復本質。老婢啐了一口道：「原來就是這根竹竿，噫！你好欺負哩！」

二師進房中，將辟暑珠塵珠遞與賽兒道：「是龍君餽的土儀。」賽兒道：「豈有借了他的宮殿，反受他的禮物？」鮑姑道：「你不知今日龍君的苦：被這老尼發作，唯有鞠躬聽命。你道忤逆媳婦，做公公的怕不怕？」賽兒道：「真個曼師與老龍有瓜葛麼？」

？』曼尼道：『聽這媒婆的嘴！當時老龍會央人來，爲伊子孽龍求親。我姐姐說：「這是畜類，怎麼敢來胡講？」要鬧他的龍宮。我殿角明珠，還是他送來陪禮的。他敢不怕麼？』鮑姑笑着，向曼尼道：『你借龍宮，是虧你的大力。目今還要請尊神聖來會會，你可請得動也不？』曼師道：『我知道要請的是刹魔聖主，這休看得易了！他部下有八百魔玉，八十萬魔兵，行從儀仗，驚天振地。況且沒有宮殿安頓他，珍羞供奉他，那些魔奴魔婢，動不動要嚼人心肝。仙真見了他又害怕，他見了仙真又嗔厭；除非是鬼母天尊下界之後，有個相得的好去請哩。』賽兒道：『爲何獨與鬼母天尊相好？』鮑姑道：『刹魔是他的甥女，鬼母是他的姑娘，做了個擲色的腰裏細。就是曼尼道兄不出色些，連請也不敢去請的。』曼尼笑道：『你與葛洪擲的是腰裏粗的。』衆丫鬟不禁大笑起來，賽兒喝住了，請於二師道：『我卑禮厚幣去請何如？』曼尼道：『他比天還富；龍宮海藏，珍奇寶玩，何物蔑有，賞賜部屬，動以千萬。比不得釋道清虛，儒家酸齋。那送禮的話，再不要提起。』鮑母道：『既如此，我到九天去來。你把那地煞變化，先在這

裏做個開蒙的教師，演習起來，然後好拜從明師。』賽兒大喜，隨令掃除三間密室，頗請曼師教導；并令妙姑柳烟老梅婢三人，各就根器淺深，學習法術，以便行動跟隨。

不則一日，鮑姑回來說：『九天法旨，在四月初九日降駕。我已到水府令龍王移殿在海西涯上，當在今夜送汝與妙姑前去，志心皈命，候天旨下降。不知妙姑可能駕雲否？』曼師道：『妙姑麼？青龍也騎得，白龍也騎得，海馬也都騎得哩。』鮑姑冷冷的說道：『還是騎個驢兒的穩。』曼師道：『呸！我却不會變。』鮑師拍手笑道：『你又不是板橋三娘子，變起來纔成個驢兒，光頭兒本是禿驢，現現成成的，請他們騎了去，好歹聽得着講天書呢。』曼師一時不能答對，發躁道：『你敢顛倒聽得着天書哩！』賽兒便請問道：『二師的話，是不同去的麼？』鮑姑道：『玉匣天書，是道祖的祕法，非大士不能取，非玄女不能開，非上帝玉旨不能傳授。妙兒尙未能解，倒不妨同去。我與老曼非所與聞，所以說着來耍。』賽兒方知大羅仙也從未聞得此天書的。

于是同妙姑別過曼師，捧了天書寶劍，隨着鮑師引導，徑到海邊宮殿。見四周圍繞



是雲霞，原在半空的。其殿正中挂一顆火珠，殿四角懸四色明珠，上設沉香七寶床，伽南五玉案，几案上有三尺珊瑚二株，自焚香寶鼎；一座水精匣，內盛的是鷓斑香，紫瓊盤中插的是螭膏燭，懸一頂鮫魚織成無縫的蟠龍紫綃帳；地下鋪的是薤葉紫簾，方方正正，周匝四隅；又有兩把梨花樹根，天然的交椅。鮑姑道：『老龍着實有竅。』遂辭了賽兒自去。

賽兒與妙姑每到半夜，虔心向北叩首，寅時又拜；日裏供給，悉係龍君餽送。初九日子時，賽兒與妙姑皆端跪向南，伏地叩首，遙見五雲萬道，從海上飛來，隱隱仙樂鏗鏘，鑾儀前導，甚至霓旌翠蓋，絳節朱旛，迴旋星月之間，不知其數。俄而兩行肅然列開，玄女娘娘乘紫鳳皇，衆仙女或乘朱雀，或踏紅鳧，或御黃鶴，或跨素鸞；前兩個一執龍鬚拂，一捧瑤光劍；後兩個各執一柄九采鸞羽扇，冉冉下於空中。賽兒只稱臣唐姬敬迎聖駕。玄女娘娘降至殿前，諭令：『月君平身，仙吏等且散。』遂向南正坐，賽兒妙姑朝上九叩首畢，玄女傳旨，賜月君側坐，賽兒奏道：『唐姬理合跪聽。』玄女娘娘

令仙女扶月君坐下，妙姑侍立於側。玄女見天書與劍在几案中，便將混成玉匣，輕輕一分，取出天書七卷，放於案上，問月君道：「汝亦曾聞天書的本原否？」養兒跪答道：「臣昔在廣寒，尚不能知，何況又轉凡世？求聖恩賜示。」玄女道：「起來！以後立聽就是了。道家有天書三笈，卽如佛家三乘之義，是道祖靈寶天尊所造，上帝請來，藏之彌羅寶閣。朕數應掌教，所以奉敕賜授。自開闢以來，惟軒轅黃帝傳得下笈，以平蚩尤；姜子牙僅得半傳，遂著陰符；黃石公諸葛青田諸人所得，不過十之二三，皆已足爲帝王之師矣。下笈天書，是六丁六甲，奇門遁術，布陣行軍之祕法；中笈天書，是天罡地絡，騰挪挪化，一百八種奇奧之術。真人得之，可以上天下地，駕霧騰雲，超生脫死，爲入聖之階梯；邪人得之，用以惑世亂國，終于天譴。」卽將上笈天書，逐卷指示道：「第一卷是追日逐月，換斗移星，遣召雷霆神將之法。第二卷是倒海移山，驅林鞭石，役使地祇之法。第三卷蕩魔誅怪，伏虎降龍。第四卷蹈江海，穿金石，赴鼎鑊，迎鋒刃。第五卷縮天地於壺中，收山河於針杪。第六卷掌上山川，空中樓閣。第七卷變化世

間有情有形之物。——上笈玄妙，可以消滅五行，超脫萬劫；惟斗姥西王有此神通，餘仙真皆未聞未見者。汝掌此殺劫，祇應賜爾下笈天書。因南海大士特啓上帝，所<sub>一</sub>得賜上笈，不可不覺。」賽兒隨復跪啓道：「唐姁何人，敢承大士垂慈，天尊降諭，惟有曠切頂禮。」

玄女娘娘道：「有要示，汝可靜聽！大凡劫運，雖係民生應罹刀兵之慘，然視其可矜者，刀下留人，亦符天地好生之德。攻城略地，必須兵對兵，將對將，用智用謀則可，不可擅用道術；或彼處有作法之人，方許破之；再或艱難險阻，權宜用之；舍是則不可。若依此天書作用，何難翻轉乾坤？汝宜凜遵受記。」賽兒又叩謝訖。玄女娘娘命至案頭示諭道：「月君！朕與汝天書，大義如一卷內日月如何追逐。蓋日月之行，皆由一炁運動，道家修養真無，與天合德，天之一炁，卽爲我有，便可使日月倒行，星辰易位。魯陽戰酣，揮戈叱日，日返三舍，彼之勇氣且能之，何況上真之炁耶？至遣召神將，中笈內亦有之，都用靈符真言，是奉道祖律令，尙有假借。此則全在運用我神，神光一注

，默呼召號，不論是何神靈，皆隨心而至。二卷內倒山移海用是神通；移山須遣巨靈，倒海須鞭毒龍。三卷內伏虎降龍，龍虎是金木二炁，所以雲從龍，風從虎，只用真一喝，金木全消，便可降伏。至於魔王，非同小可，必量己之道德可壓，神通能勝，變化尤強，而後能制之，否則必爲魔王所敗者；汝之道行，尙未有逮也。四卷乃仙家無上本領，入於江海而不見水，非中笈之稔秘水訣也；穿金石而無所礙，非五行之謂也；赴鼎鑊而如墮空虛，非冷籠護持之術也；迎鋒刃而缺折，非隱形出神以避之也，——尙須曠劫修煉，亦非汝所能也。五卷縮天地於壺中，入壺自有洞天，而非真縮；收山河於針杪，別見山川，而非真收；——此從至微處而顯至大法力者。其六卷掌上山川，是真炁所化而成，落在塵埃，便是真山，如來降伏孫悟空五行山是也。第如來慧力所至，無乎不有；道家尙須運炁而得；由此觀之，佛法尙矣。空中樓閣，是以真炁呼吸，雲霞烟霧結撰，惟仙真可居；凡夫重於泰山，不能登也。中笈內亦有空中結撰樓閣之法，是遣神靈運來，從外而求者，此則凡人可居也。至於七卷變化，有情有形之物，是推擴神通之極

處：真虎可使變爲狗，鵠可使變爲鳳，人亦可化爲畜，——其化無窮也。中笈天書之法，但能變化無情之物，如壺公竹杖化龍，果老酒榼化道童之類是也。我已知曼陀尼授汝中笈諸法，今朕又傳示上笈，——道祖精微，盡爲汝得，將來當作掌教主矣。至習鍊祕訣，次第而來。先從遣神召將起手。『養兒隨後跪聽，講至五更甫畢。玄女娘娘道：『要得九九八十一日志心默運，工夫方得完足。朕當九日一至，爲爾逐篇講授。侍女不得在此！』隨有神將從空將妙姑掣回去了。又賜辟穀丹一丸，百日之內，不食烟火，其功尤倍。養兒將丹吸下，叩闕道：『若召神將，如何發落？』玄女娘娘道：『若中笈天書內用符咒遣召者，必須有令；此則運用神召，隨心而至，隨心而退，焉用發落？』俄聞異香氤氳，迎駕仙官已到。玄女娘娘又囑道：『虔心謹持天書！我當差猛將四員，在外巡防，恐有魔怪來攫取，我亦不能預料，要看汝之福分也。』養兒俯伏叩送；玄女跨鳳臨窺而去。養兒祇遵誨諭，至誠鍊習。——真正夙根靈異，無不批窳導竅。九日之後，玄女娘娘駕到，見第一卷天書異義，皆已精熟無餘，聖心甚喜。又將第二卷兵法傳示。

「自後九日一次駕臨，講必竟夜。到九九數足，賽兒稟道：『原來七卷兵書，都是一貫的妙用。』玄女娘娘道：『誠然！爾之神通，已在大羅諸仙之上，但須立功行以待之耳。朕今再授汝以劍術。』遂將寶劍掣在手中道：『此劍飛馳百里，取人首級；劍俠所用，不足爲奇。』就把劍來如屈竹枝一般，嚙嚙剝剝粉碎，若瓜子，都吞在口內，嚙下丹田，瞑目坐有半日。只見玄女娘娘微微張口一呼，一道青氣，約丈有七八尺，盤旋空中，如蚪龍擺拳之狀。飛舞一回，將氣一吸，翕然歸於掌上，是一青色彈子。付與賽兒道：『此劍也。你再吞入丹田，煉他九日，就能出入變化。』又傳以煉之之法。隨將玉匣天書帶回，不留世間。

聖駕返後，賽兒將劍兒吞下，據秘傳之訣，以神火鍛鍊五日，覺在腹中盤出旋轉，或伸或縮。也就張口一呼，見青氣飛向空中，長有七丈餘，不覺大駭；遂茫茫吸入，再加鍛鍊，只覺腹內動之有力，不能容受，只得仍然呼出在空中旋轉片刻，再吸入時，越不能容。賽兒知道必有差錯，乃靜候玄女駕臨。至第九日亥時，聖駕甫臨，賽兒跪迎。

見仙女掌中托一瓊玉璽，色如紫霞，光彩絢目。玄女天尊降諭道：「朕見汝靈根不昧，道念堅切，天書習學已成，特奏上帝，賜汝玉璽一顆，掌此劫數。汝其謝恩！」賽兒喜出意外，卽五體投地，遙向天闕九叩畢，又拜謝了玄女天尊。仙女隨將玉璽交與賽兒，上係麟鈕，下是鳳篆之文，方徑各二寸許。天尊指示道：「是「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十六字。」賽兒又復叩謝。然後將吐出劍丸，不能再煉緣由，啓奏一遍。玄女娘娘道：「可幸可幸！必要九日火候已足，方可令出；今止五日，僅得火候之半，豈可遽吐？雖却神火，便有剛強之氣，虧得此處無風，若一遇風，就嚙不得了。」玄女接來，向空一拋，伸引青氣，不過七八丈許。賽兒道：「如今吐出，就是這樣，爲何後兩日不能再長？」玄女道：「如九日後吐，方可再煉。今已洩蒸，如何能長？」萬物皆然也。」因將自己青白二丸，擲於空中，光芒閃爍，約有百丈；就如一條青龍，一條白龍，鬥於雲中，戛擊之時，錚錚有響。霎時飛下，仍然二丸也。賽兒見了如此神通，追悔自己發露太早，懊悔不已。玄女娘娘道：「汝之劍，也可用了。青蒸所過，可斬

百人，已是古來稀有。若到成道之後，尚可再煉。」卽令嚙於口內。賽兒又跪奏：「臣姬淪謫塵寰，身受聖母如此隆恩，未知何日再得瞻謁金容？」歔歔欲泣。天尊慰諭道：「爾須上順帝心，下給民望，完此劫數，早赴天庭，再得相會也。」遂歛然凌空。忽東北上起一道青霞，光華特異，却是青牛老祖駕至。玄女稽首而迎，賽兒俯伏雲端。老子道：「我想媼姬枉自演習天書，內有多少不能行的，我特前來賜他丹藥三九，助他一助。」玄女道：「此乃月君之大幸也。不得奉陪道祖，將如之何？」老君道：「玄女職掌樞密，比不得貧道閒暇，可以任意逍遙，請儀從速回。」於是仙官導道自返天闕。

老子降於殿中正坐，賽兒九叩已畢，老子道：「你就像個方今名士，老師拜得太多了；大士提拔，玄女教誨，西王保護，織女囑托，鮑姑鞠育，曼尼傳遞，今老道又來賜汝靈丹，不知那個老師之功勞大哩？」賽兒道：「唐姬何修，而乃仰承上真垂注！捫心婉感，萬劫難酬聖德。」老君道：「坐着好講。」賽兒不敢，起侍於側。老君道：「我第一丸丹，名曰煉骨，服之三日，遍身骨節能堅能軟，能屈能伸。第二丸名曰煉肌，服



之三日，肌膚堅於金石，可蹈鼎鑊，可屈鋒刃，雖火炮石礮，亦不能傷害。第三九名曰煉神，服之九日，便能百千變化；大而現萬丈法身，天地莫能容；小則斂入於芥子，而莫能睹。——盡此三丸，凡天書內所不能者，皆能行矣。』命道童將丹盒遞與賽兒，就令先服一丸。纔下腹中，覺骨節皆運動起來，隨即叩謝。

那道童見殿東角懸着赤珠一顆，去摘來玩弄。老君道：『小家子！能值幾文，這樣玩着呢？』童子遞投於地道：『煉丹時我不知受了幾千百年的辛苦，偏偏送與女人，看他酸吝異常，也不思謝我一謝。』賽兒急得沒法，便向道童稽首。童子道：『不識羞！這也算個禮麼？』老君笑道：『這個頑童！我的靈丹，雖盡乾坤之珍寶，也換不來；你如今勒索嫦娥，倒不見情了。』賽兒道：『這是童子的天眞；他看守丹爐，好不辛苦，實不會帶有頑的東西來，就是一粒辟暑珠，一枚辟塵犀，送給道童罷。』隨解下遞與童子，方笑嘻嘻道：『我日夕守爐，怕的是熱；又煽起火來，厭的是灰塵；這二物恰好。』就接來藏了。老君又囑嫦娥服丹，須在此間，運行真炁。過半月後回去，隨倒跨着青牛

，一片紫雲，忽生四足，道童在前引導。賽兒跪着頂禮，直待雲沒了影，然後起來，如前端坐，冥心鍊神。

足勾半月，自想已是可歸時候，便飛身於空中，早見四員神將，都來鞠躬聲諾道：「小神等奉玄女娘娘法旨，在此保護天書。今太陰娘娘功行完足，合當告退。」賽兒發放畢，鮑姑曼尼都到了，問：「應何遲了半月？」賽兒謝過二師，說是青牛道祖賜丹藥之故。又將玄女天尊啓奏上帝，勅賜玉璽一顆，并稱呼爲月君，聖恩甚是優渥，一一告訴。曼尼笑道：「稱呼得雅。我與老鮑就學着他罷。」隨召龍君交還了殿宇，與二師御香風飄然回到家下。

## 第九回

賑饑荒廉官請獎

謀伉儷貪守遭閔

妙姑被神將送回家內，每日習的曼師道術；柳兒亦學了好些。當下接見月君，喜溢

眉梢。妙姑叩問天書長短，月君略說了數語。曼師道：『如今燕王正在北方起兵，快快的招軍買馬，殺他娘去。』鮑師道：『依你看說，不過爲做草寇，還須待時而動，豈可造次。』曼尼笑道：『皇帝也有草寇做起的。』月君道：『二師之言都是。總要處地以待時，這個彈丸城內，是行不得的。現今這些家產財物，僕從侍女，總爲此身之累，先要擺脫的。擺脫了，安頓的安頓了，然後可以圖事。』鮑姑道：『這話是。』因購買了一所半村半郭的屋宇，改造起玄女道院來。

正在興工，却有公差持縣主名帖到門，老僕即便傳稟。月君端坐廳中，喚進面訊。公差見月君貌如仙子，威若天神，只得打個半跪，稟道：『縣主因今秋莊稼先遭亢旱，又遭冰雹，窮民乏食，先自捐俸，再勸紳衿協助救濟災荒。素聞夫人好善，特命下役持柬叩稟。』月君道：『合縣紳士，共助有若干了？』公差道：『只自許着登記於冊，總算百金，也濟不得事，又無別項錢糧可動，縣主甚是焦心。』月君道：『覆上縣公，不必去勸紳衿。總是合縣災民，我當一人賑濟。每戶應發銀若干，給放鈐印官票，填註銀

繳，令飢民竟到我宅上照票領銀；但要論其人口之多寡，加減合宜，寧可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在何日賑起，可預先通知。」公差大駭，說：「這是百姓有幸了。」月君見其衣衫襤褸，賞銀五兩，叩謝而去。回見縣主，備述一遍，周尹大喜。——他初意不過想他多開手墊，誰知道竟做周有大齊起來。於是止帶一皂書，一門役，親查城內外關廂，并四鄉村落災黎戶口，登記印冊，隨發式刊一照票，票內年月日上用正印一顆，號數上與冊底，合用鈐印。又發告示，各處張貼。

周尹布置已畢，打轎自赴唐宅，令人傳票，並送票式看閱。月君見票尾上有「領銀之後，赴縣對票銷號」數字，隨命柳烟傳說道：「夫人說對票銷號，災民所難。令其納票領銀，俟賑完之日，夫人差人彙繳。」周尹一驚道：「我所不及也！敢不敬遵。」遂起身回縣。

月君令在大門對面空地上搭一座月台，上用青布，做個平頂，四圍尺許遮簷，下皆用青布紮成闌干。十一日清晨，月君登台正座，翠雲等四婢侍立。銀兩櫃：一櫃是每兩

一封，一櫃是五錢一封；各三千封，擡放大門內；妙姑老梅婢，各掌一櫃。門首設了木欄，止用家人二名，在欄外逐戶接票；小三兒小巧兒在欄內主傳票遞銀，柳烟兒主收票登簿。分撥甫畢，早見災民扶老挈幼，捱肩擦背而來，——真個鵲面鵝衣，將爲餓殍之輩，——望着臺上林夫人，都合掌念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周尹又恐災民喧擾，自到唐宅相迎，地方差役，四下巡飭。無奈要看台中人的，比災民更多，用力排擠上來，把持票領銀的災民，擁塞住了，可憐老更婦女，跌倒在地，被踹叫號的不計其數。縣尹着人吆喝，總不睬。月君見這個情景，即勅神將令縣城隍撥鬼卒三千，將着的人左脚倒拖回去。霎時間人叢中紛紛滾滾，勢如山倒，有仰面跌翻的，有刺斜擡去的，也有橫撲着的，也有磕向前的，又有推着人家門戶掙控的；飢民始得前進，一個個納上票來。家人朗傳道：『娘娘分付，飢民知悉：銀子務是加一稱重在內，凡小口加三錢的，都是五錢。』飢民歡聲雷動，竟如嵩呼一般。直到將夕，方得發完。

周尹還在一廟前住着，只見幾個衙役，都說奇事奇事。周尹喚問時，稟道：『那些

着賑的人，差不多有二三千人，橫七豎八的，都閃跌在地，再也扒不起，只在那裏拚命。飢民來來去去，又沒有一個跌的。」周尹遂步行一看，見都是遊花子弟，心中早已明白，因大聲喝道：「賑濟是大陰德事，你們這般惡少奴才，要窺探人家宅眷，自然鬼神不容，所以冥冥中誅罰。快些向臺上叩頭悔過，庶可行動。」這周尹是恐這些人將來傳說妖言，所以借神道設教。衆人見縣主分付，隨有一大半都向臺磕頭了。但跪的總得起來了，還將腳腿麻木，尙呆呆的走不得。周尹又喝那不肯叩頭的道：「你們這班狗才，總是要死，還不求叩麼？」方一齊磕下頭去，立得起來。有幾人在喉間吐罵，忽大聲苦叫道：「不敢了，饒我性命罷！」周尹暗暗稱奇。——從此沒一人敢來再看，連正經的走路，都遠遠出了。

旬日之間，賑放已畢，——計發銀五萬九千有奇，——遂把領銀票子繳還縣裏。周尹連賑冊具詳各上司，請加題旌，以勵好善。布政司批府給匾，府又批縣令製匾登銜懸旌。周尹拍案大詫道：「就是朝廷賑濟，也不過動的平常倉穀，原是以民所積的，賑之

於民，比不得上古發國家倉庫救災的。唐家也不是大財主，又是個孤孀，如此憫念羣黎，直是聖賢心腸，不值得旌獎一語，轉輾批下，叫我給匾！這位夫人，是要我給匾，舍此數萬金賑濟麼？噢！我曉得，前此三歲報災，都駁了回來，今若具願請獎，朝廷必說地方諱災不報，又不捐俸賑給，這個罪有些當不起了。咳！虧你們做官的良心上過得去！賺盡了百姓的錢，刮盡了地土的皮；而今百姓飢荒，坐着餓死而不救。不意與王之世，尙有此等貪賊官吏，真可痛心髮指！」默坐半晌，又道：「既批下來，若不送匾，上司必以我爲侮慢，百姓亦以我爲忽略；若冒昧送去，則林夫人必以貪官給匾爲辱。」遂發名柬，稟請林夫人示教。月君喚來役問明緣由，說：「賑荒銀兩，原是先相公遺下的。本宅現在修建玄女道院，卽日落成，內供先相公神主，既有匾額，不妨懸掛於神主之前。」

差役回覆周尹甫畢，忽本府公差傳鼓請見，道有公事。周尹喚入後堂，府差袖中取出本府名帖，稟道：「請太爺卽刻赴省。」訊問來差，又說不知何事，只得星夜赴府。

到之日，時已昏，太守立刻請入後堂小酌，閒叙片時，滿臉堆笑，向周尹道：「本府今將告個終養。有件小事，借重鼎言，是無傷大體的。」周尹打一恭道：「屬吏敢不惟命。」太守道：「家慈將八旬，本府既鮮兄弟，又乏伉儷，奉此慈幃，殊覺孤另。聞得貴屬林孀婦頗稱賢淑，本府意在予告之後，聘爲繼室，這就算不得娶部民爲妻妾了。煩貴縣親執斧柯，以生光輝。」周尹是口訥的，又惹了惱，急得說不出話來，半晌答道：「老大人不算娶部民爲妻妾，知縣却是爲部民做媒始了，恐於官常有玷，難以遵行。」太守見他答話甚遲，已是不悅，又諱甚麼官常有礙，明是諷他，遂欲發作一番，恐除了周尹，無人可以做得，只得含忍着說：「貴縣看得事太難了。彼之前夫，不過虛花公子，今本府現在衣紫腰金，就是爲妾，亦是樂從，何況是正？貴縣把官常兩字來推辭，難道本府就不知道官常？執經而論，朝廷也不該娶臣民之女爲后妃，并選秀女入宮了。古語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事可從權，聖人不廢。貴縣三思之。不是本府及過賊，以致污累於你。」周尹滿胸懷忿，正色答道：「以卑縣看來，此婦素秉貞烈，即使蘇張說



之，未必再離。事不能成，恐致播揚開去，反多不美。」太守知其決不肯說，乃作色厲聲道：「只此便見爾之峻拒。自古至今，豈有守節婺婦，坐在露台，任人看玩談笑之理？三十六州縣，生殺予奪，由得本府；看我娶得娶不得，看他能強不能強？此事爲貴縣所激，我這個羅喉星，倒要用做起來了。」周尹一想：他的意思，要着人搶劫了；料林夫人定有主裁，我且權應承他；打一恭道：「不是卑縣敢於作難，恐効力不周，有辱憲委。」太守道：「允不允在他，說不說在你。姑俟回音，我自有處置。」周尹唯唯而退。回到蒲台署中，氣狠狠的說：「這樣貪淫郡守，上天何不殛之，留他荼毒生民？」連晚膳也不吃，竟自睡了。

夫人包氏，是個女中有智慧的，便問：「相公因何着惱？我們清廉知縣，那怕他貪污知府。」周尹道：「誰怕他？只是有件極可笑的事，不由人不惱。」就把要娶林夫人的話，備說一遍。包夫人道：「這個不難；妾身自有妙用，管令兩家俱不生氣，相公更不必介懷。」周尹道：「夫人裁度，向來勝似下官，試請言之。」夫人道：「賑濟大葺

，相公若用東名往謝，似乎虛套，待妾身親往，以見敬他的意。那時相機而言，若是允的，由知府另尋執柯，相公不居其德；若不允，索他一首守志的詩爲証，相公亦不任咎。妾頗有眼力，一見便知分曉。相公以爲何如？」周尹道：「甚妙！」

夫人次早梳妝已畢，帶兩個小丫鬟，着一個快役前導，逕至唐宅，門首傳進，月君迎出，包夫人已步行至中門。月君迎至中堂，鋪下素毡，交拜已畢。包夫人道：「妾身久仰大家，當在弟子之列，今以家相公委妾面謝，得逢素懷。伏乞示我周行，服之無斁。」月君答道：「妾不以女身自居，每脫範圍，自慮爲道學所擯。夫人何辱譽至此？」包夫人道：「妾正以夫人超越尋常，故爾心折。若內則闔儀，乃以拘束中下人材，豈爲我輩而設？古所稱娘子軍，夫人陣，名標青簡，又焉得以婦女視之？」月君道：「古來聖賢垂訓，以女子不出閨門爲婦德者，爲其見不及男子故也。若木蘭女從征十二年，歸家之日，仍然處子，則是女德之貞淫，秉乎天性，有非外境所能搖奪。從來淫亂之女，何曾不由中蕻耶？宮禁嚴密，傅姆保護，尙且不能檢制，而况卑垣淺牖，欲以禁錮其淫

心，不亦疎乎？」包夫人道：「以妾觀之，夫人行誼，是女子中聖賢，作略是男子中豪傑。乃有一種風子，尙盟覬覦之心，良可笑也！」月君知說話有因。卽命擺上酒來，請出鮑曼二師。包夫人一見，知是異人，必欲尊以師禮。月君道：「賓主之分，古今之通義，何況貴客耶？」包夫人再三謙讓，只得罷了。又請妙姑出來，相見畢。包夫人不是得已，居於首座。諸婢執壺斟酒；所設果肴，皆非蒲台所有之物，甚覺可口。包夫人又美量，說得投機，開懷暢叙。月君令柳烟相陪夫人侍婢，到廂房飲酒。包夫人抬頭吩咐婢子少飲，見一粗黑婢，昂然立於面前，包夫人說道：「此位當是孟光。」老婢道：「孟光孟光，不嫁梁伯鸞。」包夫人吃一驚道：「強將手下無弱兵，夫人是女鄭玄了。」又向老婢說：「我說你德是孟光，不是說醜似孟光，幸勿介意。」老婢又道：「醜便醜，也做得了仙家狗。」月君大笑，向包夫人道：「這老婢立志不嫁，今已三十歲。往日先母曾教他識字，到妾讀書時，他又在旁傾聽，古今典故，略知道些，今日務要在夫人前出個醜。」老婢又道：「不出醜如何勸得夫人酒？」包夫人斟一盃，親自遞與老婢

道：『我倒要敬你一杯。』老婢接來，一飲而盡，將兩大杯送在夫人面前，跪着道：『夫人宜飲雙杯。』包夫人知道他不能嫁人的，故以雙杯相戲，也飲乾了，說：『我成全你的高志，不敬第二杯了。』月君乃起身親斟玉爵，送與夫人道：『適纔鼠子一語，願夫人見示。』包夫人飲畢說道：『本府太守，井底蛙耳，何足爲道！前日請我相公到府，設出多少癩蝦蟆的話，妾夫就當面挺擡了幾句，忿忿而回。他竟想用威勢強劫，妾夫因此要拚着個知縣，與他對壘。竊恐解組在即，所以令妾謁見夫人，一者謝賑濟，二者通個信，好預爲防備。妾夫素性剛直，不要說夫人是個聖女，就是爲着匹婦，也肯丟了這官，完人名節的。』月君微笑道：『不須縣父台着惱，只三日內自有回覆本府的道理。倘或差池，總是妾身承當，斷不至於累及。』包夫人道：『這倒不是妾夫的意。正爲他怙惡害民，要借此事與他弄個大家做不成官，以救三十六州縣哩。』月君道：『不值得，且靜聽靜聽。』包夫人大喜。——天已晚了，謝過月君及二師，自回縣署。

且說濟南州知府姓羅名景，因他貪婪酷暴，起個美名，叫做羅喉星。做了八年太守

，詐了三十六州縣百姓三十多萬金銀，已經運回大半。伊父尚在，其母先喪，其妻亦已亡，故娶個繼室，——淫妬兇悍，與二妾爭風。數月前與羅景大鬧一場，竟領了二妾回家去了，教他消受鰥夫滋味。因此上想要娶的唐月君：一者慕色，二者貪財，即以萬金爲聘，少不得仍歸於己。又煩惱父母官作伐，不怕子民不依允的。所以在周尹面前，造這一片可欺君子的話來哄他。若執拗不肯，羅景有個毒計，就要打發幾個有本事的家丁，裝做強盜，連人帶財，劫入署內。只待周尹回復後，就要舉動。正值建文二年九月十五日，羅太守公衙排座，堂上堂下，兩行肅清。：：羅景發放公事已畢，正欲退堂，頓有一陣香風，吹入暖閣。半空中大喝：『羅景快接太陰君聖后御駕。』羅景抬頭一看，戒石碑亭上駐着三朵彩雲，彩雲內簇着三座蓮台，居中坐着賽似觀音，東首一尼僧，西首一道姑，四員金甲神將，列在兩邊。衆衙役早都跪下。羅景嚇得心頭突突的跳，只得俯伏道：『不知仙駕降臨，有何開諭下官？』神人喝道：『聖后娘娘，就是蒲台縣唐，你這個貪污知府，敢萌歹心，罪該萬死。』羅景着急，要躲時，兩個膝跪了，似無根的

，跪在地下，莫想動得毫，（衙役都呆了。）只是叩頭。曼尼道：『快闔了這廝！……』羅景忽地自己剝去衣服，鮮血從褲內浸漬出來，倒在堂簷下了。時衙內都已知道，三四十家丁，各持刀鎗弓箭，殺將出來。忽然有一道青氣，飛向公堂，約長數丈，盤旋亂舞，繞鎗鎗絕，繞刀刀折，角弓羽箭，一齊粉碎。衆人都像釘住腳的，半步又走不得。又聞大聲叫：『衆衙役，爾等聽着！羅景刻剝萬民，罪惡甚大，本應碎屍萬段，因聖后不開殺戒，姑留一命。』月君諷道：『羅景所蓄金銀四箱，悉係濟南百姓膏血。神將等！可速運至上清觀，散給饑黎。』早見蓮台三座，冉冉飛上，至玉皇殿簷前空中；參禮畢，皆西向而坐。那些百姓，初時已填塞府前，就是不給金銀，個個要看看活菩薩，如今見府署內四個箱子，從空搬去，說要借給百姓的，越來得多了。人人都要向前，也有掉了帽的，也有脫了鞋的，碰頭磕腦，連命也不顧，只覺得地方窄狹，無處可容。曼尼見人衆已集，在袖中抓出把米，望空一撒，都變做神兵，打開一箱，皆是小銀鏤兒，神兵各抓一只，揀窮百姓給他。凡得銀者，即令退後，讓未得者向前。正在喧鬧，合郡

的文武官員，雖然心中畏憚，不得不向上清觀來，但見沿途百姓，歡呼稱頌，說是上天降的佛母，爲我百姓，除了個強盜。拜的跪的，不計其數。恐怕激變，也不敢盡飭。

有一千總稟都司道：『適纔府裏家丁，用鎗鎗折，用刀刀裂，不知是何法術。莫若速到城樓，裝下紅衣火炮，并令數百鳥鎗手，截其歸路；近城則放鎗，如或逃去則放砲。』都司道：『甚妙！』遂通知與藩臬二司，都去安排等候。又殺取豬羊犬血，并尿糞糞物待用。時月君發完一箱銀兩，窮民皆散，已遣神將將三箱運向蒲臺，遂與二師向金殿稽首，仍駕彩雲而回。見城上排列鳥鎗炮位，曼師弄陣旋風，刮喇喇倒屋拔樹，瓦舞沙飛，如猛雨般打去，衆軍士莫不頭傷臉破，眼淚并流；手中鳥鎗，從空掣去，不遺一桿；十座大砲，盡拋向城外。衆文武官員，在敵樓藏着，見了這樣神通，都面面廝覷，則聲不得。

忽軍應到來，是奉差到府內追繳印信的，報說：『知府未死，止割去陽物，鬚眉脫落，明日就出告病文書了。但不知是何神怪，有此異術。府裏家丁人等，直到如今，方

能移步，都說兩足竟似生牢在地上的。羅知府亦是方纔拾起來，所以卑廳來遲。」藩司以事出大變，與各官商酌上聞。臬司道：「此事是知府自取。目今失的是他的私財，不是公帑，一經上聞，則是不察貪官，不拏妖賊，文武均有處分。莫若通禁邪教，飭查地方妖賊，并取各州縣印給存案，則責在於彼矣。」各官齊聲稱善，隨令軍廳往攝府印。那羅景出了病文，羞見同僚，黑夜起程自去。

濟南府這番奇事，就有小報打到各州縣。周尹見了大驚，又復大喜，急入署內，說與夫人。夫人大笑道：「這個處法甚幻。前月我親與三位活神仙飲酒，也是難得的。看來他們敬重的爲相公居官的正哩。」周尹就傳工房，匾上止用本縣名銜，即刻送去。時月君正在道院安設玄女娘娘聖位，已命春蕊紅香翠雲秋濤，皆做了女道士，各給銀三百兩，奉侍香火。忽報周尹自來掛匾，月君堅辭，到門而返。卽令懸在林公子神位之前：是「仁民遺愛」四字。當夜月君就打坐在玄女位下，神遊青齊各處，要尋個創業興基的所在。



## 第十回

董家莊真素娥認妹

賓善門假端女降妖

月君神遊到青州東郊，遙聞有稱呼素娥娘娘，其聲悽惋清越。尋聲去時，是個妙年女子，向月跪拜，每拜必呼三聲，若思慕之至者。月君大爲詫異，一想：『此女必是塞竇轉世。』就欲下去安慰他，恐凡眼不能見，也卽斂神而返。說與鮑曼二師，都道是塞竇無疑。月君道：『他拜時想在望前後，且到來月去罷。』

這是誰氏之女？乃山東河北第一名盜俠，姓董名彥杲之所生也，彥杲力敵萬人，使一枝丈八蛇矛；次弟彥嵩，季弟彥泉，皆精武藝，——人稱三傑。杲之子名嵩，嵩之子名騫，各使方天畫戟，端的少年英勇；——因此上人又稱董家五虎。所居地方，卽名董家莊。其部下嚮馬了得的八百餘人，布散在外，誠約甚嚴，從不損害往來的客商；所打劫的都是貪官污吏之贓私，或餽送朝貴之金珠。文武官員，明知而不敢禁緝，這是爲何

緣故？只因他蓄有刺客，輕則使人劫庫，重則連首級取去。地方大小官員，返有暗暗與之往來，希冀他宥而不問，可以保全宦囊；然必竟分半與之，方得平安離任。弟兄三人，所得此種不義之財，一味濟困扶危，賑孤恤寡，江湖上竟有比爲宋公明的。彥泉之女，生於七夕，乳名巧姑。百日以內，只是啼哭；至三四歲，總不能言，動不動哭個不休，——且是生得眉清目秀，極好的相貌。——父母恐他是啞疤。到七歲上，口內說出「素娥」二字，餘外雖爹媽亦不會叫，百般教導，總似不理。九歲上忽又添出兩字，每每說句「素娥娘娘」，舉家不曉其故。十三歲上，見月滿就拜，口口稱呼「素娥娘娘」，因此家中改稱爲駭姑。

正當三月十五，又在庭中哀呼禮拜，傍有一老嫗勸道：「癡孩子！你枉自拜有三年，那月裏素娥，誰來睬你？」又一婦人道：「那月裏空空的，安得有甚麼素娥娘娘？只好拜殺罷了。」只見半空中現身道：「素娥娘娘在此。憐你誠心，特來度你。」那二嫗抬頭一看，見中間素娥，跨着彩鸞，左手一半老道姑，——是鮑姑——右手一年小的，——

——卽妙姑也——都是五色雲華護着。老嫗遂跪下磕頭，口稱：『求素娥娘娘大發慈悲，救我女兒則個。』巧姑反立着呆呆的看。月君遂按下雲頭，董家男男女女，都如飛走來，一齊跪拜。彥杲呼巧兒道：『我兒日夜拜的素娥娘娘，今日感格，仙駕來臨，因何倒不拜呢？』巧姑只不則聲。彥杲又叩首道：『下界凡夫，懇請仙駕到草堂開示兒女，也不枉他少時稱呼聖號，直到如今哩。』月君乃下彩鸞，步入中堂，與鮑師南向，妙姑帶斜坐着。彥杲夫妻，率領巧姑跪下，月君道：『你既慕真誠，爲何見了我，反無一語？』巧姑雙眼注視，總不回答。彥杲道：『怕是想瘋了！求素娥娘娘救他。』月君向鮑母道：『此兒已昧本來，性根中惟有「素娥」二字，必須得雲英仙子的玄霜，方可開豁智慧，煩師太太走一遭。』鮑母說向衆人道：『太陰娘娘要救你女兒，我到瑤池取靈丹去來。』衆皆叩首，遂乘雲而逝。彥杲道：『太陰娘娘乃天上金仙，自不服凡間烟火。』令擺上菓品來，乾的鮮的，約計有十餘盤。董家妯娌三人，各捧一杯茶，齊齊來跪送上，妙姑接了，月君呷一口道：『此武彞佳品。待我取個閩中鮮荔枝，賜給汝等。』董

便道：『閩中離此數千里，况且這時候尙未結，大仙要我們凡夫哩。』彥杲道：『毋得胡言！速來跪着。』董憲道：『給一枚嘗嘗，我便跪一年。』月君道：『且不要跪，教他小兄弟兩人去栽個子罷。』就把盤內乾荔枝取出核仁來，吹口氣，又將盃武彝茶，用指來虛畫個靈符，教他弟兄左手來接去，庭內栽下核仁，將茶作次澆灌，口內默念太陰娘娘有旨，火速生芽者。兩弟兄欣然依法而行，澆茶方盡，土上已長出芽來。董憲道：『奇倒奇，獨是幾時纔長得大？』說未畢，忽長一尺有餘，衆皆大驚。霎時間枝葉布滿庭除，竟是一株大樹，華葩纒發，子實早結。看枝上時，垂着鮮荔枝，纒纒無數。那小弟兄急了，先去跪着叩頭。月君吩咐盡數摘下。彥杲等各人動手，摘有三大盤，列在几上。月君與妙姑十來枚，董家眷屬，各與三四枚。分散之後，祇剩十一個，月君取一個向空一擲，喝聲『去！』庭中荔枝樹，早已沒了。鮑姑忽然飛到，月君起迎，手捧荔枝。鮑姑將玄霜二粒，遞與月君道：『雲英姊妹致候，但服玄霜，須得上池水，次則武彝茶頂茶。』月君道：『現有武彝茶。』就把玄霜一粒調和，呼巧姑令向東方八拜，作三口

咽下，且閉目靜坐一會。鮑姑問荔枝所從來，月君說了緣故。鮑姑曰：『既如此，我也取個鮮龍眼來，以酬主家。』衆人俱各下拜。鮑姑書符五道，步下中庭，命取一大缸水來，先焚一道，投入水內；又燒兩道，拋向空中。只聽得呼呼聲響，從空飛龍眼樹一本，端端正正，插在水缸之內。隨又焚起靈符二道，一邊開花，一邊結子，早已成熟。即令摘下兩盤，如前分散。看那樹時，漸漸縮小而沒。董家大小，個個稱呼活佛。妙姑一想：『豈可我獨無法？』乃抓一把瓜子在左手，向衆人道：『我也尋個閩中的鮮果來嘗嘗何如？』彥杲弟兄，又皆下拜。妙姑在袖中取出好些橄欖，每人各與一枚，合家都已遍了。噙在口內，覺得遍小而硬，吐出看時，却是一粒瓜子，其在手的，原是橄欖。董竊道：『這位仙姑耍我哩。』彥杲跪問月君，爲何變法各異？鮑姑道：『我二人所用的是神通；他用的是法術，就指石成金，少不得要現本質。』

只見巧姑趨至月君座下跪着道：『素娥娘娘！我如今纔得見你。』淚隨言下，放聲大哭；月君妙姑，皆爲墮淚。鮑姑道：『你今已尋着舊主，是大喜事，權不須哭了。』

衆人都勸，方纔得住。妙姑遂攙起巧姑，坐於肩下。彥杲等拜問緣由，月君隨口念道：

『我本廣寒月殿主，曾赴蟠桃會上來；

南海大士同講席，西池王母共傳杯。

只爲金墀參惡宿，遂辭玉殿轉凡胎。

而今玄女親傳道，掌握乾坤兵劫災。』

鮑姑宣諭衆人道：『妙姑是素英仙子，巧姑是寒簧仙子，皆是月宮侍女。太陰娘娘下界時，你二人都要相隨，未奉上帝勅旨，是以不能同行。素娥娘娘令你二人去轉求天孫織女，止許素英轉生。寒簧戀主情深，日夕悲哀思慕，把五性全消了，署月殿事飛瓊仙子，憐你真誠，因此一念，託生相近地方，有緣之家。所以特來度汝，幸夙愆尙在，還記得素娥娘娘四字。若是凡人再轉，就成個想呆的騷子了。』巧姑心下了了，遂向月君鮑姑妙姑再拜，願爲侍婢。月君道：『爾心如此真切，豈肯當作侍婢？我也認你爲妹，你認妙姑爲姊，——自後仍復名爲素英寒簧罷。』彥杲等跪問道：『敢問太陰娘娘現今仙

府何處？」鮑姑道：「在蒲臺縣，上界本姓唐，所以降臨，亦在唐家。」衆人齊聲道：「就是處置濟南府守的活菩薩了！那一處不稱頌聖號？寒門何幸，得瞻菩薩金容！」鮑姑道：「太陰娘娘當爲中原女主。寒蟄生在汝家，是有緣法，爾等皆在輔佐之數。」彥杲大喜。又稟請道：「我還有個朋友，也是個大俠，膂力超羣，能使六十斤大刀，叫做寶鴻；他的哥子寶雁，廣好齋僧，人稱爲寶善門，有個女兒，乳名瑞姑，爲妖怪所迷，白日昏沉，到夜甦醒，與妖怪喜喜懼懼，同衾共枕。如今黃瘦不堪了。請過多少僧道，不能驅除。求太陰娘娘大發慈悲，救他一命。就收了寶鴻爲部下，也是個赴湯蹈火的。」月君道：「你去教他弟兄到這邊來，方見誠心。」彥杲卽令三弟彥泉飛馳而去。月君隨問彥杲：「爾部下有多少人？」答應道：「了得的有百來的，差不多的也有千餘，寶鴻部下又有四五百。」月君道：「你可分別頭目，登記姓名於冊籍，候臨朝點用。」早見寶鴻寶雁已到，跪在月君面前，口稱大慈大悲太陰娘娘，叩頭不已。月君問了妖怪始末情由，道：「今晚就可除他。」卽令寶鴻等飛馬前導，月君乘鸞從空中冉冉而行。

到了賓鴻家裏，看他女兒昏昏的似癩非癩，似醉非醉，合家都來跪拜求救。月君宣諭道：『爾女骨髓已枯，我有玄霜仙丹一粒付汝，可活女兒之命。今且藏匿別處，待我降妖。』月君乃變作瑞姑形相，坐在臥房。纔到黃昏，霎時一陣冷風，從窗外透入一個白面書生，端端正正，站在前面，叫聲：『心肝妹子！爲何今夜不在牀上安臥？』就俯身來摟抱。月君乘勢一把揪住耳朵，按在地下，左腳踏住脖子，口內吐出青丸，盤旋欲下。那妖却也通靈，知是神劍，大聲哀叫道：『我已修鍊八百餘年，求饒我一命，自有報效之處。』現出原形，却是一個馬猴。月君不怕他逃走，就放了他，叫跟入中堂，劍亦飛舞而出，賓鴻等莫不大駭。月君喝問：『馬猴，你這孽畜！淫污閨女，合當斬首。』猴精戰兢兢道：『願伸片言而死：小畜雄雌兩個，在峨嵋山修道，母猴出林遊戲，爲唐朝天使高力士所獲，獻於明皇，貴妃娘娘甚加憐愛，以碧玉環繫其項下。後安祿山反亂，母猴逃匿慈恩，典皈依老僧數年，忽然去了。至代宗時，有個官員孫怡，赴任嶺南，同夫人過峽山寺，適見老僧亦在寺中，遂將手指上玉環一枚奉獻，稽首云：「或思故侶，



今當永逝。」長嘯一聲，騰身林杪，倏爾不見。那猴各處雲游，來尋小畜，竟不能遇，至光未悒鬱而死。今瑞姑乃我猴妻轉世，夙有姻緣，是以來做夫婦，——不然，鬼神亦不容也。」月君見所供的話，史傳及志，都有其事，或是前因，亦未可定。又詰問道：「夫婦當加恩愛，何故迷他至死？」猴精道：「小畜原欲攝其魂魄歸山，永作伴侶，今遇金仙，想已歎盡於此。」月君又喝問：「孽畜，爾窟穴在何處？」猴精答道：「在太白山盤槐洞。」月君向要尋個洞府，遂喝道：「爾必有羽黨，姑饒爾命，速爲前導，我要到這洞中去。」那猴精一個筋斗，跳上半空。月君分付賓家，可將米升許，喂我鸞鳥。——然後駕雲，見猴兒去得遠了，輕輕一縱，趕上猴精，已到洞前。道是走脫了，抬頭看時，月君却在他頂上。猴精便一溜入洞。——原來這洞在石壁半腰，進洞去就落二三丈；洞口一株大盤槐，那曲曲折折，盤盤旋旋的枝幹，正當在洞門口，從來無人可進的。月君運神光，望裏一照，見有許多猴子，磨拳弄掌，像個耍拿人的，月君道：「這孽畜到了家門口，大起來了，倒在那裏暗算哩。且顯個神通與他看。」遂到峯頂上，將身

望下一坐，石勢剝然分開，直到洞底，正當拐灣曲折之處。那些猴兒，見洞頂開了個大窟窿，驚得呆了，老猴小猴，三四十，羅列跪下。月君道：『我饒了你這孽畜，倒懷着歹心，這次饒不得了！』猴精抵死強賴道：『小畜正要率領兒孫出洞口來跪接，並無他意。』月君喝道：『你始而急縱筋斗，並不爲我嚮導，是有脫逃之心；既而急溜入洞，安排衆猴，是有坑陷之心；春秋誅心，罪當斬首。』就取腰間繫帶拋去，但見老猴遍身纏繞了，一刻緊一刻，一刻痛一刻，熬受不起，哀呼菩薩饒命；衆猴皆環列跪求。月君到洞外，折取大柳條數根，叱示馬猴道：『姑不用誅心之律，只就現在脫逃，也該重鞭一百。』十多個猴兒，替換行刑，打得兩腿鮮血淋漓，渾身繩束，直切白骨。猴精痛哭道：『小畜，已不得活了！若菩薩肯發慈悲，把我算做文殊的象，普賢的獅子，二郎神的狗，玄帝祖師的龜蛇，收留小畜，皈依座下，悉聽指使，且得正果，此恩萬劫難忘。』月君道：『畜生纔有些真心了。』將手一指，繩帶脫下，猴精遍身骨節酸痛難忍，只得匍匐向前叩首跪着。月君與之摩頂受記，賜名馬靈，分付道：『自後果能志心皈禮，只

在洞中修行，不幾時便來超拔汝等。」遂飛出洞門，馬靈率羣猴俯伏叩送。月君一直竟到賓家，見彩鸞尚在啄粟。賓雁家中男女，拜問猴精下落，月君道：「我已鎖在洞內。」賓鴻又跪獻白金一千，以表敬。月君道：「我豈受謝的？聞得爾能使大刀，可教演徒衆百人，皆精此業，別有用處，這就算你報効了。」賓鴻道：「不難，二百也有。」月君隨御鸞鳥，雕雕而去。時曼師亦已到在董家莊，就與鮑師素英寒簀出迎，衆皆跪接。月君道：「曼師來得正好，煩請教寒簀法術，并留素英在此爲伴。」又諭董彥杲：「汝可令部下各習爾等武藝，務須兵將一律。」彥杲等領命，月君遂同鮑師回至家中，與老梅婢等略說大概。柳烟兒道：「這樣靈猴，可以放在玄女道院管門。唐詩云：解語老猿開燒戶。」老梅道：「院中也有瑞姑哩。只好白猿長守洞中書。」月君道：「是耶！此洞無人可入，何不把這些金銀軍器，運到洞中，飭令看守？此小城內大不便也。」鮑師曰：「然。」隨令老婢等整頓束縛起來，呼召神將力士，從空搬去。月君與鮑師都到洞中，命衆猴逐件安放妥當。那洞盡頭處，有個盤大的穴，透下天光，如井一般，人謂之

風穴，却不曉得帶着灣曲，通於洞口，兩頭進風，內極乾燥潔盡。月君又誠諭馬靈幾句，曠與鮑姥從前日座裂的窟穴中飛出洞頂。移坐山巒，壓着此窟，然後回去。

## 第十一回

小猴變虎邪道侵良

兩絲化龍靈雨濟旱

青州府太守姓王名良，廉吏也，嚴而有惠，士民敬之如神，愛之若父；——後陞杭州臬司，殉難者。是年二月不雨，至於五月，百穀不能播種，每自禱於天曰：『吏之罪也，於民何尤？』其如天不祐善，日旱一日。乃自捐俸銀二百，發告示於四門張掛，募紳士禱雨。衆百姓皆謂賢侯捐俸，無以養廉，遂各擲湊銀六百，當堂稟請。王公曰：『事爲地方之事，銀亦地方之銀，願毋費我公。』於是益都令亦捐銀二百。王公遂添註告示後面，不論何人，但能祈得甘霖者，酬以千金，銀現貯庫。東門上就有一美婦人，向前徑揭告示。守門人役笑容問曰：『會祈雨麼？想是何仙姑下降了。』衆百姓走來圍住

環道：『不是當要的事。祈雨來賞千金，祈不來問個罪名哩。』那女子說：『列位聽着！我柳非烟奉蒲臺縣太陰金仙唐差來送雨的。』衆人道：『可是濟甯府顯神通的麼？』柳烟道：『再有誰呢？』一人就牽個牲口，請柳烟騎了，大家擁到府門前。只見南門百姓喘吁吁的奔來，說有一位祈雨法師來了。衆人看時，却有一個道士，面方而黑，睛大而黃，搖搖擺擺而來。東門百姓道：『雨已有人送到，不勞祈了。』道士說道：『你們這班愚民，該受旱災，把個雷霆雨澤，當做兒戲，豈不可笑！』衆人皆要分說，衙內傳出道：『大老爺坐二堂了，分付把揭榜的請進去。』道士大步向前。柳烟默念真言，將身一縱，已先立在王公面前，將告示繳上道：『蒲臺縣太陰金仙唐，差小侍妾送雨。』王公道：『雨在何處？』柳烟道：『主母說隨到隨有，但恐主事者不肯誠信，所以先遣報聞。』那道士已走向前，打下一恭道：『貧道從崑崙山來，雲遊過此，見天時亢旱，願發慈心，於三日內祈一壇甘雨，以救生靈。』柳烟道：『大老爺聽稟！風雲雷雨，在主母掌中：舒則就有，收則便無，不消頃刻；一切建壇供神書符作法，總不必用。』道

士大聲道：『此妖言也。行雨須奉上帝勅旨，點數也多少不得。涇河龍王，與李淳風賭賽，多下了寸許，遂致有龍頭從半空砍下。貧道一日書符寫表，一日伏壇上奏，一日龍王受勅行雨；即使洞濱自來，斷不能再速於此。』太守聽他說話，也覺近理，獨是聞得濟南異事，人皆稱蒲臺有個活菩薩，不由不信，乃出大堂問衆百姓道：『祈雨是地方公事，你們輿論，心服何人？可從公說來。』兩行百姓及衙門人等，都齊聲說：『願請蒲臺縣佛母。』王公說：『令東房發個官銜帖，差馬快去請。』柳烟道：『不消公差，待小婢子持帖去，刻下就到。』王公依允，東房將帖交與柳烟，自出衙門作神行法去了。道士又稟王公道：『貧道久聞得蒲臺有個妖狐，化作婦人，遍傳邪教，惑亂庶民：竟敢白日劫了濟南府庫，壞了朝廷命官，搶了營伍軍器。……謀爲不軌，其兆已見。貧道替天行道，稟明大爺，遣召神將擒來，解獻京師，以消國家隱數。太老爺現爲山左方伯，豈不慮及於此？』王公見說出一遍理來，心上一想：『那姓唐的是個妖邪，神將必然擒之；若是神仙，誰敢擒他。』遂令道士：『速召神將來本府看！』那道士心懷不善，初

時見柳烟將身一縱，先入穿堂，猜他是個狐精，早已暗畫靈符，着功曹去召平素最熟的神將畢天君到來，要當太守前斬之。今見柳烟去了，料他所稱主母，是老狐無疑，正要擒賊先擒王，遂右手畫符勅，念動真言，催取速至。只聽得呼呼的一陣風響，畢天君早到。道士躬請現身，天君在雲端略露真形，衆皆錯愕，王公亦站起來。天君道：『有何法旨？』道士厲聲道：『可速斬蒲臺縣姓唐的妖婦首級來報。』王公要請活的，天君已是去了，只得由他；遂賜道士旁坐通道邊。

道士正在得意，指手畫脚，曉諭衆人，忽一朵彩雲，從空而下，有金神喝道：『雷霆法主，太陰君駕到。』王公站起看時，半空中一片三朵雲。雲有中一位素服道裝，勝似嫦娥；右邊就是柳烟，左邊又有一位道姑。柳烟道：『神將速取椅來！』說未畢，早已有了。月君冉冉而下，向北坐定，問：『何方道士，多大本領，敢遣畢天君來拘我侍女？我已送至煞真人處查勘去了。太守公係廉官，小仙慈心送雨，以救黎民，何以聽此賊道阻撓？』王公道：『道家術數玄微，本府不知深淺，各顯個神通，勝的便請祈雨，

何如？」道士揎袖向前道：「毋得胡言！敢吞刀劍麼？」月君道：「先吞與我看。」道士大叫，「速取刀劍來！」有一書吏稟道：「庫中向貯一古劍，有百年了，傳說是白蓮道人之物，而今夜間放出光來，想該是他比試時候。」王公遂命取來，遞與道士。道士握着劍道：「萬目看着，我不是些小法術的。」遂把劍尖放在口內，一擦一換的，只管插入喉去，霎時間連劍的把柄都沒有了。衆人喝一聲采道：「也是個真神仙」。月君運動神光一看，原來是隱形法，那劍仍在手中。月君假意說：「怎麼劍盤兒也吞去了？」道士厲聲道：「不吞劍盤，怎算得神通！」月君道：「不信。」命鮑姑看道士喉間有劍盤沒有？道士大張口道：「請看！」鮑姑乘其不備，劈手將劍掣去，遞與月君道：「劍在此。」衆人大譁，說是個哄人的假法兒。月君道：「原來是江湖上弄戲法的！」道士嚷道：「你也照樣吞個我看，吞得來就算你不輸。」月君用出玄女手段來，將劍一拗兩斷，嚙嚙剝剝，屈個粉碎，放在口內，激栗刮喇，嚙得細細的，兩三口都吞下田丹去了。衆人齊聲道：「這才是真正活菩薩。」太守贊一句道：「鳩摩羅什所不及。」道士大



悉，心下想道：『不用法寶，結果他不得。』腰下解了個小合盤葫蘆來，托在掌中道：『你既有神通，可知葫蘆內是何物？猜着了算我輸。』月君注神一看，是個小猴兒，只應聲道個『是：：』已將葫蘆一傾，跳出個竅大的小猴兒，霍的變成一隻斑斕猛虎，竟向月君撲來。月君把手一指，那虎退了數步。吐出劍氣，在虎身上一拂，鮮血冒起，分爲兩截，虎已死于階畔。那時衆人嚇跑了，重新立住，都說道士妖法，不要睬他。道士大呼道：『我法是西方佛祖授的。列位不要慌，看我此刻就求雨來，然後再與他鬪法。有本事不要逃走。』月君說：『孽道！讓你先祈雨，祈不來然後我祈何如？』太守道：『此言甚公。本府則以祈得雨的謝他。』那道士眼熱的是一千白物，就把個最惡毒的咒龍法施將出來，喃喃吶吶的，呪得東洋內大小龍子龍孫，水族靈怪，個個頭疼身灼，翻波湧浪的，要向那呪的所在行雨。

時曼陀尼正在半空中遙望，恐有什麼神將來助道士的，好預爲攔阻。忽見東海波濤湧沸，像有龍神出來的光景。把雲頭一縱，直到海面，見老龍在那裏說：『是誰行此惡

法，寧我們哩？」曼尼喝道：「老龍，你想要行雨麼？」龍君道：「仙師何來？不知什麼人在那裏行咒龍法？如今海水都熱起來，如何安得身呢？」曼尼道：「不妨，我與你解之。」口內吐出一物，如小杏葉，迎風一幌，是柄蒲葵扇，連煽兩扇，諸龍透骨清涼，海水晏然。曼尼與老龍說道：「太陰君與道士鬪法，連勝了他，故此咒你要雨哩。」龍君道：「幸仙師早降臨。若去行雨，上犯天律；若不行雨，合門咒殺。深感活命之恩。」

曼尼就回，變了形相，雜在人衆中，喝道：「那道士祈不來雨了，請這位活菩薩降下甘霖罷。」衆人齊聲一和，急得道士心跳神暴，越念越不靈驗了。鮑姑聽得背後是曼尼聲音，掉轉頭來認時，見一衙役，說是咒龍法。鮑姑想：「好變化！連我都瞞過了。」——那時月君已聞得二師言語。只見太守立起來道：「雲華沒點，焉得有雨？請教女真人罷。」月君想三笈天書並無咒龍法，因啓上太守道：「他念咒龍訣，是最惡的邪術，激怒了龍王，山谷皆崩，城池盡陷，此地都成大壑，所以我把神龍收在掌中。」叫取

碗清水來，月君手內放出赤白絨絲各二寸許，投于水內。道士也走來看，月君大喝：『神將，爲我縛住妖道，不許容他逃走。』空中就有金甲神人，將虎筋纏拴道士于碑亭柱上。太守觀看碗內絨絲，生出兩角二睛，金鱗五爪，舒卷盤擾，躍躍欲飛。月君連碗拋向空中，烏雲黑霧，蔽天而起。鮑曼二師，攝取神廟大鼓，半空搖動，驟雨如傾，狂風欲倒。月君坐在丹墀，無半點雨絲着身；把個道士打得如落湯鷄一般。那時百姓亦苦無躲處；月君分付神將：百姓濯了冷雨，恐害傷寒，公衙以內，不必落雨；其外皆屬青州地面，務須盡行沾足。不兩個時辰，早已河平地滿，行潦亦有尺許。衆百姓都說雨霪了，方漸漸止下細點。

月君到台基上，南向坐着，叫柳烟牽過道士來勘問。道士幾次念解縛神咒，愈念愈緊；法術已窮，又羞又忿，嘵嘵強辯道：『你屈劍吞鐵，也是遮眼法，赤絲變龍，也是邪術，哄不得我。』月君道：『誠然。』就口內吐出一丸，落在手中，忽地伸長，却就是這口古劍，遞與柳烟，令將道士腰斬。道士慌了，讓道：『我不曾與你賭斬，爲何害

我性命？」月君道：「你斬罪有三：我與你並未見面，就召畢天君來斬我，律當反坐，罪一；你用邪術變虎來撲我，比照畜物蠱毒殺人律，罪二；又用咒龍法，要陷害青郡生靈，應照攻陷城池條例，罪三。」道士啞口無言。王公令門子跪請道：「這賊道固死有餘辜；但天地之大，何物不容，求真人姑恕之。」王公又緩言道：「本府非爲邪道求情，譬之如來不滅魔教，亦慈悲也。」月君道：「太守公說，焉得不從，但活罪饒不得。」太守叫皂隸取大板來，痛責三十；道士有熬刑之訣，竟不傷損。月君道：「你係何方孽道，姓甚名誰？從直供來。一字虛謬，我之神劍無情，照依死虎榜樣。」道士只得實說：「我叫奎真。」——向來他自稱奎真人。今在月君面前，不敢說出人字，竟以二字爲名。「原籍山燕，在高麗學法于胡僧，渡海到此。有眼不識泰山；幸看同道二字。」月君道：「敢說個同道，越不可饒。」道士只得叩頭服罪，太守又爲請解，月君始允，道士抱頭鼠竄而去。月君站起，向太守道：「小仙亦別過了。」太守急命在庫中取千金來，月君笑道：「是何異於許由不受堯讓天下，逃之逆旅，館人謂其竊冠者耶？」太守

道：「係百姓誠敬之心，不得不爲表白耳。」……月師與鮑師等凌雲而去，太守打恭致謝，衆人皆俯伏在地，遙見雲光東逝。

## 第十二回

柳烟兒舍身賺鹿怪

唐月君爲國掃蝗災

月君又得了一柄古劍，仍依玄女傳授的訣，吞入丹田，用神火煉過九轉，吐出來是道白炁，亦遂通靈變化，略亞於青炁丸，鮑師贊道：「玄女劍丸，亦不過如此。」……忽報有兩名公差到來，傳進官衙名柬：一是開封府司胡淪，一是縣尹周尙文。月君令柳烟問明來由，是要請到開封府去降妖的。遂命柳烟回說，但要誠心拜禮太陰元聖天尊，不遠千里亦到；原帖壁還。

在河府南開封東關外，向有一座大光明寺，——元初勅建，以居秘法西僧者。至洪武元年，徐魏公下汴梁，僧衆逃散。隨有一道者佔住，自稱梅花萬壽真人，前殿塑尊壽

皇，後殿塑了自己形象，改名萬壽仙院。那真人彌月不食不餓，日食數殮不飽，與人治疫疾，占吉凶，頗有效驗。施與齋米衣履，皆無所受。愚民信之，呼爲梅花仙長。往來郡屬，各州縣數年，攝去了幾家婦女，因此人都學個泄柳閉門不出了。不期有新任刑廳胡淪的女兒，年方及笄，在署內看牡丹花朵，聞半空有鶴鳴聲，抬頭一看，那鶴兒盤旋而下，忽一聲響，抓去無蹤。舉家驚哭，訪得也是梅花仙人攝去，因謀之同寅郡丞姚公，——名善，爲人剛方正直，後陞蘇州府知府，起兵勤王殉國者。——謂胡刑廳曰：『我輩居官，德不勝妖，實增內疚。聞蒲台縣有個姓唐的女人，不知是妖是仙，大有奇術，且肯爲人祈晴禱雨，降魔伏虎。何不令人請來，與梅花道者鬪賭法術？兩邊是妖是仙，且觀勝負。勝則令愛可救；如其不勝，再尋良策。』胡刑廳道：『好固好，只恐隔省寫遠，他不肯來。』姚公道：『蒲台縣尹，是敝年家，待弟寫書懇他轉請。』——故此周尹也有名柬送來。——而又復書與姚公，大意說唐夫人是仙子臨凡，神通莫測，以善薩心而行豪傑事，有感必應等語。於是胡淪夫婦，於每日五更，稱頌聖號頂禮。

月君差功曹探過兩三，然後同鮑曼二師，并帶柳烟兒，各乘五彩明霞，於五月十三日，到關封府。正值刑廳從外回署，衙役稟有彩雲停住公堂之前，刑廳看時，猛聽得有神人厲聲喝道：『太陰聖后娘娘駕臨，官吏們速來迎接！』那時衆吏皆俯伏向空頂禮，胡刑廳也就跪下，說：『不知仙駕降臨，有失虔候。』月君按下雲頭，中堂坐定，問：『何妖作祟，千里邀請？』刑廳耳目衆多，因答道：『請仙師駕臨內署。』遂大開宅門，月君緩步而入，設位坐下，刑廳夫人及姬妾婦女，多來禮拜。刑廳與夫人側坐，把梅花真人攝取民間婦人，併自己女兒之事，細細說了，『而今懇請大法力，斬除此怪，以安黎庶。』月君道：『不難，今夕即當驅除之。』

堂上忽傳起鼓來，刑廳急出穿堂，却見姚公青衣小帽立着，吃了一驚。姚公附耳說了幾句，刑廳笑道：『極好。』即令夫人們暫退，放衙役人衆，進來磕頭，姚公雜於其中。月君一手指道：『汝不是下人，品格丹心，凜凜一腔忠義，爲何改裝易服，來相戲呢？』姚公尙自支吾。月君命易了衣冠相見，姚公拜服道：『不識仙駕肯臨敝署否？』

月君道：『可，汝速返署。』那時月君與鮑曼二師所坐之椅，離地三尺，款款行至庭墀，已升有數丈之高，柳烟兒亦站立在空中。

姚公換了公服，正出署迎接，忽抬頭見在雲端下來，即打恭至地。月君與二師降坐中堂，夫人公子們都來禮拜獻茶。鮑師道：『太陰聖后有諭：汝等一門，將來男子死忠，女子死節，名顯千秋。』指其次子道：『此兒不在其數，可逃向正東方，還有烈烈轟轟的日子。』姚公愕愕拜謝。月君道：『謹記我言！從此不復能見矣。』姚公的夫人小姐，都拜留道：『聞得此妖在院時少，先令人去探看如何？』月君道：『妖若不在，焚其廟宇，必然來救，就便擒之。』時胡刑廳已在穿堂伺候，見月君等出來，鞠躬而言道：『恕下官不敢遠送。』即同姚郡丞向上三揖，諸仙師已無蹤影。

到了萬壽仙院，月君四顧院內空空的，但有看殿的蒼頭。便問：『院主何處去了？』答道：『雲裏來，霧裏去，誰知道他？』月君道：『這是神仙了，可惜我們不能一見！』蒼頭道：『倒是不見的好。』月君道：『怎麼說呢？』蒼頭聽聲音是別處人氏，遂



告訴道：『我們院主當時人信爲仙師；這十年來，都說他善拐女眷，我原不肯信。一天，有兩個婦女，到殿遊玩，親見他把個少年女子抓着，化道白氣，不知到何方去了。你們幾位女菩薩，是異鄉人，不知他利害；若撞他回來，就大沒造化哩。我說的好話，快些出去罷！』

只聽得一陣風响，梅花仙長已站在院內，見殿上有極美的兩個婦女，他就歡喜的不得，裝了斯文的腔兒，迎將上來。月君大喝道：『孽畜，速現原形！』那道者定睛看時，見一道青炁，劈面飛至，料是神物，遂翻身跳入雲端，掣出腰間的狼牙棒，——那棒不過尺許，擲來時也就有數丈長短。——竟與神劍在空中盤旋跳躍的鬥將起來。那時月君亦已騰身半空中，又吐出白氣，去斬那道人。道人慌了手脚，卽收了狼牙棒，化道白光，望西北而遁去。月君與二師卽縱雲趕至嵩山之東，忽然不見蹤影。月君道：『天已晚了，明日來尋他巢穴了。』遂回到署內。

胡推官正在伺候，見了月君等回來，便問道：『妖怪逃向何方？可曾見我女兒否？』

『曼尼大喝道：『你可曉得孫行者降妖，怎樣千難萬難？你書生家好沒理會！難道妖怪把你女兒沿途拋着了？偌大一座嵩山，如何片刻就找得他的洞穴！』胡推官自知失言，遂諾諾連聲打恭道：『請仙師到小署安歇，以俟明日。』月君道：『署內不便，就在此間住了。』胡推官連忙差人送了晚膳并鋪蓋到來，月君令柳烟用些，即令盡行發回。

是夜月色明朗，同坐院內，月君道：『這妖怪必是個梅花鹿。』二師道：『是也。他塑着南極老人，是他的主子。』月君道：『他的狼牙棒，就是他的角鍊成的，所以我神劍，不曾缺折。』正說話間，忽一聲响，把柳烟兒平空的擎去了。月君三人疾忙飛去，仍見一道白光，追至嵩山而沒，不見有一些妖氣。月君道：『不得回去見人了！』鮑姑道：『潭中失了風哩。』曼尼道：『失風失風，今夜柳烟倒得了風。』月君笑道：『這個且由他了。我們等到天明，分頭去找尋，不怕他逃上天去。』

那妖道抓了柳烟，一直奔入洞內，放在石榻上。柳烟自己想着，落在他手裏，沒法可完節操；我主母是與王圖霸的人，我也要沾點光彩，不若用計降服了他，倒成了功的

時，再作道理。乃故作巧笑之容，說道：『好個洞天，真仙所居之府！』那妖道見他歡喜，便說：『我正要問你：你那同行的這個美人，爲何竟有神通？』柳烟見他已上鉤了，就賺他說道：『你是個仙長，爲何不知他是個狐狸精？我是他拐去伏侍他的。活活的守了寡，好不苦哩！』那妖道一想：『我若得了這個狐狸精，平生志願方足。』隨問柳烟：『他有多少神通？』柳烟道：『他就是兩把劍，不知是誰人傳授的；餘外別無本事。』又問：『那一個道姑，一個尼僧，是什麼東西？』柳烟道：『這是老狐狸，都沒有神通的，只好跟隨使喚。』妖道又問：『劍藏在何處？可以取得麼？』柳烟道：『你既是仙人，可能變化呢？』妖道說：『憑你要變什麼。』柳烟道：『這便不難了。你變了我的形相，只說是逃回去的，那時見機而行，有何取不得？』道士說：『我的福氣到了，遇着你個知心。』柳烟道：『要拿他就卽去，再遲一遲，他要回去呢。』妖道說：『是也。』遂變了柳烟的模樣，問道：『可像麼？』柳烟道：『真像，真像呢。——連我也辨不出真假。』妖道一聽，喜不自勝，要起身就走。柳烟說道：『你且住了！你還不曉

得俺的名字，如何哄得他？他叫我做梅雪，我稱他爲聖夫人，你須切記切記！」那妖道聞說，喜得手舞足蹈：「我今拿這狐狸精來，你就做大，他做小呢。」柳烟道：「如此說來，你快點去了。」妖道起身就走；柳烟要看他出洞門，遂跟行在後。只見那妖道走到石壁跟前，將身一縱，竟自去了。柳烟仰面看時，只有碗來大的一個孔穴，好像是個樹心的裏面；要想逃出，總不得上去，且靜以待之。

那梅花仙長起在雲端之內，遙見月君三人在前山巖畔立着，妖道心中一想：「定是他們來找尋人的。」十分得計，遂向前大呼道：「聖夫人！聖夫人！梅雪在此。」月君聽了，卽運動神光一看，像個柳烟，又聽得他自稱梅雪，心中早已明白。與鮑曼二師對面迎去，仔細看時，面貌宛然，止有鬢髮稍異，走路差些。月君道：「梅雪！你如何脫了來的？」答道：「那仙長睡熟，我就走了。」說未完，曼尼喝聲「着」，金神從空而下，背頸縛住。道者嚷道：「我是梅雪，不會受他玷污，怎的拿我縛起來？」月君大喝道：「你這個梅花孽畜，快現原形。」飛起神劍，只在頭上旋舞。那怪道：「鱗我性命

；送還你真堆雪罷。」就地一滾，現了原形，是一隻梅花大白鹿，頂上祇有茸而無角。忽見山神土地都來跪着，說道：「怪物恐怕小神等漏風，被他拘禁在洞，今蒙大法力拿了，纔得出來接駕。」月君問：「山神！他洞在何處出入？」答道：「妖怪所佔的洞，是太室少室的尾向，向無門路，祇因這株老松枯了，直穿到底，通于洞府，——是他出入的路。」月君道：「本來洞門呢？」山神道：「係上界封的，不敢擅開。」月君就叫山神引路，押着鹿怪，竟到少室洞口，將封皮輕輕揭了，步進裏面。但見丹爐藥竈，瓊榻瑤几，端的仙靈境界，曲曲折折，到個最幽密的所在。

柳烟在暗中看得見亮處，即趨向前來跪着道：「得見夫人，死甘心矣。」望石壁上頭撞去。月君忙止住道：「痴娘子！拿住妖怪，是汝的妙策；若已受其辱，即死亦算不得名節。切莫短見！」曼師道：「死不值錢。罷休，罷休！」鮑師道：「還有用你處哩。」柳烟只得遵從了。

月君問：「胡推官的女兒在那里？」山神又引至一小洞口，聞內有哭聲，柳烟入去

看時，却有兩個女子，都是半死不活的，逐個扶將出來。月君道：『這是你們夙世的孽，如今得了命哩。』隨與鮑姑各脫外衣一件，畫道靈符，裹了二女，曼帥押了鹿怪，作起神風，直吹到萬壽觀內。

那時官員人民，都在院中，忽從天上擲下一個大白鹿來，各吃一驚。曼尼喝道：『這便是你們崇奉的梅花仙長。』胡推官即忙躬身，月君早已入殿坐下。鮑姑收了法衣，兩個女兒，做一堆兒倒在階前。胡推官看了一看，走來拜謝。月君道：『那一個女兒，是外方人氏，與汝女患難相識，你同帶回去撫養他罷。』推官領命，叫與夫抬去。……月君指着鹿怪道：『神仙洞天，遭你污穢，良家婦女，受你荼毒，多少白骨冤魂，沉埋于內，罪惡通天，誅有餘辜。』颯然神劍齊下，分爲四段。那根狼牙棒，曼帥收了。觀內觀外，人衆，個個下拜頂禮。月君宣示道：『目今皇上仁慈恭儉，勝似成康，奈北地兵戈騷擾；中原屢見凶荒；楚南又起蝗虫，已入豫州境界，將來禾黍一空，我當大施法力，上爲國家，下爲爾民，掃此蟲災。』就有幾個蒼老朗聲答道：『我等小民何福，蒙

菩薩慈悲，搭救一方生命。」

姚公聞知，向藩臬二司道：「目下正慮蝗災，無法可捕，彼乃女流，如此愛國愛民，地方官員，似應前謝。」臬司道：「古稱能禦災捍患者則祀之，况現在于此，可不謝乎？」遂煩姚郡丞先爲通意。曼尼道：「你們官員，有實心爲國爲民的，方許進來，皆須自問于心，毋或取咎。」

有個賈都司，向他們屬下說：「我看這幾個總是妖精。由這班書獃文官去拜；我們武官是一鎗一刀的，那有個拜女人的理。他說什麼爲國爲民，我是不爲的，偏要去看。」月君早聽見了，喝令神將爲我將這狗都司提起來。衆官看時，見都司離地三四丈，直挺挺的立在空中，兩脚與屋檐相齊。姚公心上明白，乃向前婉懇請宥。曼尼道：「叫他倒插下來，看他還會罵人麼？」衆官在體面上不好看，一齊央求。曼尼道：「像他這幾個狗弁，盡情宰了，方快衆心。」那些武官着了急，跪向前來，俱叩頭服罪。月君就令神將將都司按罵八律鞭五十下。各官聞空中鞭聲，都司方得下地，痛楚異常，伏在

地上。曼尼道：『這斷竟不叩謝？叫他到天上走走！』於是文武官弁，都簇擁着都司，連連叩首。月君道：『彼乃無知小人耳，姑恕之。』——早有彩雲數片，香風一派，起于坐下，三位活神仙驅蝗虫去也。

## 第十二回

邀女主嵩陽懸異對

設男妝洛邑訪奇才

蝗虫，天地之所以特生也，——以至微之物，而能制生民之命，壞國家之根本，故曰蝗災。然而天之降災，如水旱刀兵疾疫，亦既繁多，又曷藉此微虫之力哉？噫！此正造化之微權，蓋有所分別界限於其間也。即以水旱而論，大則連延數十郡，小亦數十州縣，莫不同然。然而赤地千里，一望平湖，善惡同歸於劫，此亦天地之不能賞罰也。若使旱災止於六七分，則低窪之處，尚有薄收；水災不過七八分，則高阜之鄉，亦能稍熟；大約全因地土之坐落，人遂得以僥倖，而非賞罰之平，此又天地之無所用其機巧也。



惟蝗災則不然，轟然而來，霎然而下。其應受災者，反掌之間；田無遺莖，莖無遺穗；其不應受災者，即在左右前後之間，要亦安然如故。更有阡陌相連，一坵兩姓，一田二主者，此已化爲烏有，彼則不擾其一禾半穗。彰善癉惡之意，莫公於蝗虫，亦莫巧於蝗虫；所以造字者「虫」旁加個「皇」字，而蝗虫之首，亦有一「王」字，言如皇王之用刑，必有罪者而後去之。是故從無能捕蝗之人，亦無知捕蝗之法。不是怕這個「王」字，其實沒奈何他。此何以故？蓋因出自化生，而有造物之機關在內也。當亢陽之歲，湖水涸，沙泥之中，多有魚之遺子。諺云，「水寬養得魚活，」既乏清波以涵泳之，則魚子不復能爲魚，盡變作此物。一魚之子，已不可計算，而况乎以不可計算之魚所遺之子？雖如來所云恆河沙數，亦難比喻。又且此虫雌雄交接，一生百子。詩云：「蠡斯羽，誅誅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蠡即蝗也；文王有九十九子，故詩人取蠡斯以爲比。——如此，則使竭盡人力，日殺百千萬億，曾不損九牛之一毛；于是乎冥冥中藉此微虫，以行其災數。吳下相傳，有劉猛將者，曾因驅蝗而爲神，至今祀之。余意或是已成神而驅

蝗，若是凡人，斷無此理。卽如唐太宗憂心蝗災，無法可施，乃取水一盃，生吞一蝗，曰：『甯食朕之心肺，不可食民之禾苗。』人稱爲賢君，而亦何能感格乎？千載而下，晉俗多作祠祭賽，亦謂其能驅蝗，豈非訛傳者耶？而今月君有不可思議之神通，竟欲拗敵而行，卽爲逆天之道。汲黯持節矯發倉穀以賑飢民，漢武竟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而况乎皇上帝哉！且不知三位金仙，是怎樣驅蝗的法？試聽老夫道來：——

曼師有把扇兒，小如初生之杏葉，常含在口，能卷能舒，可大可小，總是隨心變化，——前日會攔過海水救了龍王的；原是混沌初分時生的仙草，一莖兩葉，略分大小；大葉有似乎蕉，小葉有似乎葵，曼尼姊妹二人各採一葉，煉成兩扇。他的姊姊羅剎女，是大葉，所以名芭蕉扇；曼尼的小葉，叫做蒲葵扇；——皆是造化靈異之寶。以之搨山山裂，搨江江竭，搨人便化作飛灰，何況蝗虫。鮑師則有一面小火鏡，名曰赤烏，乃是后羿射日時第九個金烏，應弦而墜，未曾受傷，鮑師取來煉成此鏡。鏡內一個金烏能化千萬，憑是何物，啄成齏粉。若月君已得了上笈天書，不拘何物，信手拈來，便可掃滅

，不消說得的了……。

那時蝗虫正值蔽天而來，自西南而漸過東北，下食田禾，其啜嚼之聲，有如翻林猛雨。萬姓號哭，悽不可聞。三位金仙直凌青霄，方大施法力，瞥見嵩山之麓，標起一面紅旗，從風招展。上有對聯云：

天地一男子；

江山半婦人。

月君道：『此中定有奇士，煩二師掃盡蝗虫，相會於嵩山之頂，我要訪孔明去來。』遂帶了柳烟，御陣神風，直到那相近山巖之畔。教了柳烟幾句話，在他面上吹口氣，變了個俊僕，月君自己變個年少秀士，用個年家弟唐勳的拜帖，竟投那人家來。柳烟向前敲門，內有小童應道：『可是驅蝗虫的女真人麼？』月君暗暗稱奇。柳烟答道：『我們是蘇州府唐相公，特來拜訪的。』小童進去了，只見一人開門出來，衣冠濟楚，年約三旬，身體修偉，容顏黑潤；一雙鬼眼，燦若刀光；尺二仙髯，飄如燕尾；帶笑而迎道

：『其潘安乎？抑衛玠乎？』月君道：『先生其景略乎？抑道冲乎？』此人覺有驚意，恭入小堂，看了名帖，拜罷就坐。先問月君大表，答道：『小字思安。』遂問先生姓氏，答道：『姓呂，名律，賤字思貞，道號御陽子。』月君見問奇正，御陽道：『奇而不正，不是奇士；正而不奇，不爲正士。能奇者方能正，能正者乃能奇耳。』月君道：『誠善。此乃聖賢之一體一用，可惜世人分爲兩項！』御陽道：『正而至極爲聖，奇而至極即爲神。仲尼之道，參天地，贊化育，正莫正于此矣，奇莫奇于此矣，不意千載之下，泥于宋儒。要知道致中和一語，乃所謂中庸也，故子思之言，始于匹夫匹婦之所能行，而至于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乃宋儒當作日用平常之理，皆常人所能知能行；夫豈盡天下之人而皆聖人也哉？故謂常人能入聖人之道則可，謂能盡聖人之道則不可。此因宋儒庸見，而非伐毛洗髓之學。先君於洪武初年，曾獻書闕下，指摘宋儒之腐，遂被譴謫；弟痛傷五中，常自懷嘆。若先君之說不行，則孔子之道不著，因而續述先志，著有詩經六義，易經六爻二書。——非敢闢宋儒，聊以闡聖道也。願念今古如同黑漆，絕無一隙

光明，區區中懷，向誰議論！」月君道：「異哉！今日雅有同心。如來之道，不在戒律；老子之道，不在法術；聖人之道，不在規矩。宋儒守繩墨，落窠臼，無異膠柱鼓瑟。學生亦有三教宗旨一書，異日請正高明。」御陽愕然，又問：「尊兄今將焉往？」月君道：「聞得濟南有個女真人，叨在同姓，欲訪之。」御陽道：「又奇了！」因指着巖間所豎的旂說：「此乃爲他設的。」月君道：「何謂？」御陽道：「此女當爲中原主。弟不便往見，故激之使來。彼若見旂而不來，則亦是一術女而已。」月君問：「何以知爲女主？」御陽道：「曾爲彼卜得坤卦，是以知之。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將來中原作戰場也。」隨問月君道：「尊兄訪之，意欲何爲？」答道：「我也卜得一卦，是乾卦，利見大人。將以平生抱負售之。」御陽道：「不敢請教，願聞一二。」月君道：「天文地理，布陣排兵，奇門遁術，無所不知；制禮作樂，經國安民，移風易俗，無所不知。」隨問御陽道：「今燕王起兵二年，將來如何？」御陽道：「朝廷皆曲謹之臣，能殉節者有，能勸亂者無。今上仁慈，臨機不決；燕王英武剛斷，加以道衍爲之謀，主在所必勝。」

『月君道：『如此先生何不出事燕王，立功名於竹帛乎？』御陽道：『魯兄亦何故舍其現在，而欲圖於未然？』——二人抵掌大笑。』

月君看見榻上有一冊詩稿，命柳烟取來，揭開一看，多是詠史之作。詠魯仲連一篇曰：

六王皆爲僕，一夫獨不臣。

豈知三寸舌，能却百萬兵！

興亡係天下，甯獨邯鄲城？

秦邦屈高風，因之削帝名。

留得宗周朔，蕭條東海春。

月君曰：『此卽夫子宗周之意，先生蓋借仲連之言，以存周朔於萬世也。』又看一首詠商山四皓曰：

日月尙可揮；山嶽亦易移；

由來妃妾愛，三軍莫奪之。

漢祖幸戚姬，遂使更立庶；

一時良與平，束手無半計。

商山采芝流，來與諸皇遊，

始知隱君子，方能定大謀。——

炎鼎遂以安，奇功若無有。

忽乘白雲逝，神龍祇見首。

月君曰：『此薄軒冕無人，而言隱倫中有異士也。先生出而大展經綸，將必斂入於虛無，亦如神龍之不露其尾乎？』又看詠留侯詩云：

一擊無秦帝，千秋不可蹤。

英雄有道氣；女子似遺容。

滅楚由黃石；酬韓在赤松。

從來王霸略，所貴得真龍。

月君道：『識得真龍，古來能有幾人？如范增之才，苟彘之智，亦皆終身自誤。先生其謂之何？』——這是月君要問他的意，所以發此問端。——御陽應道：『要觀其人之真假，不可以事之邪正定之。如項羽起而伐秦除暴，未嘗不可；然至於殺子嬰，燒咸陽，增該去矣。曹操救獻帝，迎駕而都之於鄴，亦未嘗不善；然至於弑伏后，納己女，彘應死矣。應死而不即死，應去而不即去，至於不得已而去者仍去，死者仍死，良由徒認其事之可行，不識其人之不可爲耳。故君子之於出處，當慎其始，苟得其主，雖偏安一統，可以不論，卽成敗亦并不論也。若留侯之際會，豈易得者哉？』月君拊掌贊道：『卓哉，先生之論！卽起范荀二子於地下，亦應俯首歎望。』又着詠武侯一律云：

草廬三顧爲時愛，王業鬼然造益州。

二表已經誅篡賊；兩朝共許接炎劉。

木牛北走祁山動；石陣東開變水流。



五丈原前心力盡，可憐少爺不知愁！

月君道：『讀此大作，更有請教：如武侯所遇，偏安之主也，而與子房並可日月爭光。若今世，則安得劉先主者其人哉？今者學生冒昧而行，不但不知女真人之真偽，亦并不知將來行事之臧否；先生必有了然於胸中者，幸明以示我。』御陽道：『此女上應太陰，每觀乾象，太陽斂芒，太陰舒焰；其色純粹，其光華超越。將來舉動，必有出類拔萃之奇事，翹立至正至大之宏勳；橫霸中原，名震九有，又非割據偏安之比。叨在同心，敢不剖衷以質。』月君道：『雖然，自古從無託身女主，以售抱負者；後世當謂之何？御陽笑道：『唯其女主，所以爲千古之奇；唯其託身於女主，而功名亦與日月爭光，尤爲千古之獨奇。尊兄如未能信，請留榻在舍，一盪寸心，他日協力匡濟如何？』月君謝道：『尙有一道者同行，亦是異人，今在天妃宮。學生明日與彼同來結義，不可背之。』因長揖而別。

到山僻所在，復了原形。柳烟問：『此狂生何如？』月君道：『救時才也，將來我

當用之。』遂騰身於空中。遙見曼尼從南陽而來，鮑姑從大名而返，——蝗虫掃滅無餘矣。

曼尼道：『蝗虫原有神將押著，說是奉上帝勅令的，要我同去回旨；我要把扇兒搨他一扇，就化清風而遁，——便宜了他。』鮑姑道：『我正驅蝗時，前有神將，問是何仙師，敢與王旨相抗？我道：是奉太陰元神法旨，現掌劫數，生殺由他哩。他就領了幾個零星蝗虫，向北去了。』月君道：『上帝降災，是劫所當然；我之救災，乃佛心所使然，即使得罪，庸何傷乎？』

那時開封府官員，見蝗虫立時殲滅，與士民公議，將萬壽院改爲三聖殿，塑各位仙師聖像，春秋祭祀，以答靈貺。

月君回至家中，即將自己所置房產，并交與恩哥家掌管；柳烟與老梅婢，亦令住在道院；曼師仍到董家莊教素英寒策法術；自己同着鮑帥，往來青齊間，要尋個創業與王之地。

## 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遊戲

諸神女萬甲逢迎

唐月君看到青州亂山之內，有個大谷，形如葫蘆；四周圍皆層巒削壁，祇一徑可入；口外雙峯對峙，其勢倒壓，若欲傾卸者。——人都叫做卸石寨。內藏九仙臺，水簾洞諸勝；寬圓約數十里。心甚愛之。鮑師曰：『此地可以立基。但今者名聲大震，運會尙早，且遨遊於三山五嶽。將來猝然回來，做一鳴驚人的事業何如？』月君曰：『旨哉是言！』遂同了鮑姥，半雲半霧，乘着月色，自青齊而先下淮陰。

漂母聞知，與露筋娘娘前來請見。月君謂漂母曰：『一飯之恩，人所易爲，恨無識英雄之俊眼，與施乞丐等耳。』又指露筋而謂鮑師曰：『當日我在瑤台，曾照見之，剝膚之慘，恬然禁受，古今止有其一。』露筋娘娘答曰：『那時心如寒鐵，竟不知肌膚之糜爛也。』鮑師請曰：『贈之以詩，慰彼俠母貞姬何如？』月君欣然題曰：

人間有羅帳，誰敢覆貞娘？

一夜驅完玉，千秋蛟一香。（贈靈遊靈廟）

赤帝山河沒，王孫恩怨消。

只留漂母在，終古奠蘭椒。（贈漂母）

二女靈再拜接受，各請到祠內暫息。

隨抵廣陵，鮑姑曰：『此隋帝瓊花觀也，宜有詩以志之。』月君口占云：

紅粉三千翠袖迴，竹西歌吹舊亭台。

君王去後瓊花死，廿四橋邊月自來。

月君又見一座梵剎，規模宏敞，與他寺異，因問鮑姑，對曰：『古隋宮也，今爲禪智寺。地占蜀岡，所以愈見崇高。』卽按落雲頭，竟到法堂，一盞香燈，光煒煒如在琉璃界。乃題一律於赤壁上云：

香剎倉涼燈未昏，蜀岡應有杜鵑魂。

梵聲消盡笙歌怨，月色留將粉黛痕。

花鳥至今思帝宅，江山終古識空門。

可憐蕭后偷生去！誰向雷唐奠一尊？

題畢，隨向金山焦山游覽一番，在寶塔上題七言絕句云：

月華西逝浪歸東，夜半雲宵秋漢空。

一片玻璃無底鏡，兩峯削翠在其中。

又遍歷江畔諸山，始至金陵。鮑姑曰：『虎踞龍蟠，一氣微矣。』月君曰：『江氣厚而山氣薄，所以六朝柔弱，——非大一統所都也。』

行次吳門，有上方山太姥與華光二女神來謁。鮑師曰：『汝等已皈南海，何尙血食人間？且縱爾子貪財好色，淫人婦女，頗爲不端。』二神踟躕前對曰：『我子五人，各率神兵，助高皇帝破楚，厥功莫大，故勅諭曰江以東子女玉帛，唯君有之，非敢逞其私欲也。』鮑師曰：『豈無狄梁者其人乎？』揮之使退。遂遊姑胥之西山，見响屧廊空，采香徑沒。月君笑道：『從來帝王之力，不能庇一愛妃，豈獨夫差！』遂返震澤，題詩

于縹緲峯云。

蒼蒼七十二芙蓉，開向空波上下同。

誰見仙姝吹鐵笛，危峯影裏月明中？

月君愛七十二峯之勝，曰：『此天子之大瀛台也。』——淹留數日，方適浙東。

入臨安，過紫陽洞天，笑曰：『此豈仙客所居耶？』渡江到會稽，看禹穴，登梅梁殿，謂鮑師曰：『禹王明德，俎豆若此夫！』至山陰翫蘭亭曲水諸勝，曰：『悠哉，此右軍之遺跡！』——然後之台州，登赤城玉宵天姥諸峯。又渡石梁，俯瞰洞中水聲，瀧瀧如雷，震激裂。飛身直下，見一老僧定在石床上，傍一小衲誦法華經，人至其前，不聞不聞。遂與鮑師攜手而出，口占一絕，以指甲劃于洞口石壁上。——字跡深入寸許，至今宛如新也。詩云：

石如半月跨天台，千仞危溪劍戟開。

無數雷聲喧襍底，一雙人影過橋來。

在天台山諸洞天遊遍，尋不見桃花古洞，月君笑曰：『倘若劉郎再來，則如之何？』言未畢，忽一垂髫小姝，趨而至前曰：『二仙師有請。』乃沿着澗水而行。行到盡處，則水從洞口噴出，小鬟摘一桃葉，投之于水曰：『請二仙師登舟。』鮑師與月君曰：『好相戲！』遂跳入葉之中；小鬟站在葉尖上，呼陣香風，逆流吹上。進得洞內，二女早出花間，含笑相迎矣。——引過小橋，遙見亭台幽邃，別有天地。小鬟進松露飲，與胡麻飯，留再宿始別。——二女吟曰：

浩劫人無到，桃花豈有因？

天邊雲共雨，不染洞中春。

月君信口次韻曰：

漫說桃花片，曾無仙子因；

瑤台偏有客，來看洞中春。

二女撫掌大笑，導月君與鮑姑至一峭壁，高有萬仞，仰見天光，若在井中。二女曰：『

從此出去甚便。」遂各分手，飛身而出，却在曹娥江畔。

又有旌節來迎，鮑帥視之，一女神冠履服飾，有似后妃，乃孝女曹娥也。見了二師，卽下拜曰：『奉上帝勅封貞孝少君督察水府，及人間功過。聞太陰君駕臨，特齋心敬遶，欲求聖製碑文一章，光耀幽顯。』月君曰：『蔡邕所題在前，恐難續貂如何？』曹娥固請，月君乃作數韻付之。文曰：

志貫金石，何況潮水？

德動天地，何況人鬼？

孝女曹娥，傷如之何！

海枯嶽碎，寸心不磨。

帝封少君，彰善揮惡。

造化威權，昇爾賞爵。

雲旗翕翕，絳節央央。



惟誠斯格，降福攸康。

曹娥再拜，送至錢塘方別。

月君迤邐來到桐廬，登嚴子陵釣台曰：『千古一高人也！』題二句於巖間。

掉頭豈爲耽江海？加足何心傲帝王！

遂抵金華，上括蒼，看石門瀑布曰：『青田先生之精靈，其在斯乎？』——至於雁蕩，謂鮑師曰：『自山左至此，此山奇與秀拔，有七十七峯，森然干霄，而皆隱於岩谷之中，外觀若無所見。謝靈運守於茲土，癖好山水，猶且失之，能不爲山靈稱憾！』又見一峯曰玉甌，頂平而圓，色潤而潔，極可愛，因摩其頂而題五律一章云：

拂衣來雁蕩，霞彩碧空流。

我有孤懷月，高懸萬古秋。

懸崖手再撒，削壁跡雙留。

歌斷思仙曲，因風到十洲。

又歷小大龍湫，見飛流而下，有三千餘尺，曰：『如此奇景，惜在海涯，猶之乎國土生於僻隅耳。』遂渡海至閩之武彝山，山有一帶削壁，橫亙者幾十尋，峻險插天，猿欲莫能扳也。月君折竹枝爲筆，騰身半空，揮四句於壁上。——每字圍方尺餘，若龍跳天門，過此者稱爲仙筆。——詩云：

削石千尋翠萬重，洞門深鎖幾芙蓉。

山靈自是仙家物，不許凡人住一峯。

題畢，請鮑師亦留一首。鮑姑曰：『仙子之詩，佳者許飛瓊與樊夫人，今得月君而成鼎立；我於斯道未精，豈可貽笑？』月君曰：『豈有爲師者在弟子面前謙遜的道理。』鮑姑乃書一絕云：

武彝仙翁何處去？峭壁萬丈插空天。

我來策杖明月下，微聞鶴唳出松烟。

月君道：『一氣揮成，天然標格，仙家之老杜也。』——乃遍尋玉華仙掌，天柱七台諸

名勝。俯見九龍灘水，曰：『人乘山川之氣以生，此地當出龍陽君。』鮑師笑曰：『自古有之，于今爲盛。』——遵海一望，曰：『纍纍然若黍米者，其海島諸國與？』鮑姑曰：『海包乎地，中國亦海中一大島也。鄒衍謂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裊海之外，又有大海。是應指大島外之海，謂之裊海；海中之小島，謂之九州耳。若至瀕洞無涯之極處，則已無底，又豈有島乎？』月君曰：『鄒衍之說，勝于管窺者多矣。』——遂御風而飛至厓山，鮑師曰：『宋祚絕于此處！海外僻遠，從無憑吊者，宜詩以悼之。』月君題曰：

厓山猶講學，中國已無家！

子母爲魚鱉，君臣葬海沙。

專由誅岳始，源豈滅遼差？

辛苦文丞相，戎衣五載賒。

又自瓊雷而達嶺南，覽祝融之墟，循尉它之跡。周流五嶺，乃鷓羅浮：幽香杳渺，正梅花欲綻之候。鮑師指一株老梅，謂月君曰：『梅花百萬株，皆從此株創始，乃神物

也。』月君視之，其形若老龍，湧地而出；其根如千百蛟螭，互相糾錯；其枝幹多拳曲倒垂，有若攫拿之狀；皮膚斑剝，紋如黝漆，半爲苔蘚所蝕；其柯本脫皮有三尺許，潤潔異常。謂鮑姑曰：『此待我來題詩也。』乃以衣帶蘸硃砂揮一絕云：

露雕紅蕊堪爲佩；風剪青霞好作裳。

何事千年冰雪操，頓教一夕嫁仙郎？

嘗晚與鮑姑同坐樹下。月君曰：『古來高人逸士，或遊五岳，或泛五湖，嘯月吟風，亦仙流也，何必求海上三山哉？』——只見一絕色女子，帶著個青鬢，微步而來，向月君與鮑姑斂袂再拜曰：『妾意太陰娘娘到此，必爲我表揚清操；何期反加瓊玷耶？』月君問：『子非與師雄相會與？』答曰：『然也。妾乃梅花孕結之精英，妾在則花榮，妾去則花萎，與梅花爲一體；非山怪水怪，憑附于物者比也。偶而步月，邂逅趙郎，同酌花露，令翠羽歌以侑觴，因此子有仙骨之故；在妾有形無質，豈有男女交合之事耶？無奈世人形之篇詠，不惟玷妾，實玷梅花，搦西江之水而不能洗者，千百年於茲！』月

君又問：『子言爲梅花之精英，何以吳中元墓梅亦甚繁而獨無精也？』對曰：『元墓之花，喪其天者也。大抵人以結子之利，故到處種植；略至結子稀疎，或截去老枝，而補接之，甚則并掘其根，另培新者，焉得有英？非若此間千百年無人採折，自然而全其天者也。』鮑姑曰：『此至理也。月君可另作一首，爲梅花生色，爲之子完名，毋使人致疑于冰雪也。』月君一想，于下兩句改數字云：

鍊出千年冰雪操，不妨月夜會仙郎。

梅花女子大喜，再拜謝曰：『山中花釀，不堪小酌，倘蒙垂鑒，當令攜來。』言未畢，又一青鬢攜酒一尊，朱盒一枚，冉冉而至。——盒中菓四品，荔枝圓榛松子，皆新鮮者。鮑師曰：『非其時何以有此？』曰：『妾于鮮時摘來，剖新篁而貯之節中，可歷年不變。』月君嘗其酒，香而清冽，問所釀？曰：『梅花之蕊，和松子釀成。』又問：『二青鬢何處得來？』曰：『此千年翠羽，亦得花之精氣者。』笑談之頃，不覺斜月東升，花影滿衣。坐至將旦，方別了梅花女。

宛延而下，轅關，見章貢二水交流，曰：『此邦女風無節烈。』過滕王閣，曰：『何俗也！』不登而去。之匡廬看五老雙峰諸峯，雲屏玉簾諸瀑布，曰：『山雖佳，不免有和尙氣。』——俄聞笑聲漸近，則大姑小姑姊妹來迎，邀登小姑山之八卦亭。天光若翠，月華如霰，萬里江濤，橫絕南北。大姑吹玉簫，小姑歌以和之，其聲清激，潛蛟躍乎波間，老鶴翔于松杪。歌竟，大姑亦止笛而言曰：『妾家姊妹二山，曰大孤小孤，適與彭郎山鼎峙西江，壘夫謂妾嫁于彭郎，編造俚曲，唱于澤畔，良爲可恨。請太陰君一詩，喚醒世人。』月君不辭，援筆題詩曰：

大姑神女小姑仙，漫說彭郎舊有緣。

昨夜月中吹玉笛，一聲裂碎石崩巔。

忽聽得對面山頭聲如霹靂，裂爲兩半，漁舟客舸皆驚起。——從此俚歌遂絕。——二神女大喜，送至黃梅而別。

鮑師與月君沿着江山，至于武昌，登黃鶴樓，渡漢口，上晴川閣，曰：『江山大觀

也，宜仙翁馭鶴至此乎！」去而尋漢泉，見兩美人浴于晴川，衣履掛于最高松枝，月君令鶴啣去。二女羞恚不能出水，乃相謂曰：「凡夫豈能及此，殆有神人相戲與？」月君應聲曰：「豈曰無之。」二女曰：「妾等裸體，豈能接駕，伏惟太陰君原宥。」月君曰：「倘是鄭交甫，則如之何？」二女曰：「若彼狂童，珮且不能得，况衣履耶？」月君令鶴啣還，二女忽不見。鮑姑曰：「想着了惱，避入水中矣。」月君大笑。

抵湘江，遙見女子數十，金枝翠旂引導而來——則湘中二君娥皇女英也。二神女一在其中，前趨稽首曰：「妾等因湘皇以謝罪。」月君曰：「幸二神無介懷。」湘君邀至水府，覺冷光逼人，清素幽潔，與廣寒無異。開雲母之屏，設玳瑁之宴。月君問：「世傳湘靈鼓瑟，何也？」湘夫人曰：「有侍女瑟瑟，頗善此技，偶向波間調弄，爲錢起夢中聞之耳。」遂命瑟瑟至前，試鼓一曲。月君曰：「清以婉，淡而逸，其素女之流亞乎？」作詞一闕以贈之：

風蕭蕭，雨霏霏，瑟瑟調來今古稀：

塵外仙株神欲動；水中帝女色俱飛。

湘君曰：『予聞太陰君少時，曾詠湘竹，亦是此調。』月君大驚。鮑師曰：『幽明一理，天人一至，吟于蒲台，已聞于湘水矣。』湘君曰：『帝南巡而崩，已百有十歲，予少一歲，予妹少二歲，巡至湘川，自沉于此。乃詩家往往加以艷詞綺語，助其筆墨風流，冥司不肯少貸；予姊妹以肇端于屈平之寄托，所以概置勿論。』月君曰：『風雅狂生，不可一世，我輩猶不加宥，而誰宥之？若責之以義，彼亦將以神仙爲忌才也。』衆神女皆大笑。——隨辭水府而出，湘君等欲送，鮑師固止之。

乃至洞庭湖，見君山如一翠髻，浮于水面。微風不動，皎月初升，恍若水晶世界。

月君吟詩曰：

蛟龍何處且潛靈？應是沈冥醉未醒。

清鏡一規九萬頃，中央湧出佛頭青。

吟甫畢，狂風捲地，駭浪拍天，月君與鮑師隱于雲端，遙見一妙年龍女，引數個垂鬢，



踏浪而來，大叫恩師何在？鮑姑視之，乃當日以仙艾授于王煒，得入龍宮，醫好其女，龍君遂以妻之。——是在粵南之事；今却在洞庭湖中，未知其由。隨應曰：『龍女猶龍念及我哉！』龍女曰：『何意數百年未見恩師之面。』固邀入水府，鮑姑曰：『不如君山頂之佳也。』于是同躡山頂。頃刻設席，珍羞充俎。鮑師問：『何以移居于此？』曰：『分藩于洞庭湖，洞庭君卽王郎也。』鮑師問：『安在？』曰：『爲尉陽君請去，蚌蚌移時宴畢，獻月君柳楠天然如意一枝，獻鮑師旂檀天然如意一枝，曰：『物雖細微，出自天上，非人力也。』——早見朱旂丹旆，紫蓋黃鉞，蔽天而來，巡湖神輦；洞庭君駕回矣。鮑姑與月君卽起告別，龍女挽留不住，跪送于道左。

爰造衡山，南岳夫人迎至朱闕，延入離光殿小宴款待。月君曰：『略去繁文，方是神仙之道。』夫人曰：『荆南蠻俗，大概不能知禮，妾等亦難出乎其類。』因問月君：『奉勅斬除劫數，何事閒游？』鮑師曰：『所謂儉得浮生半日閑耳。』各拊掌而笑。又

互相議論仙道術之分，鮑師曰：『仙屬純陽，神則純陰，——然而世間城隍土地之神也。若五岳之神，或亦陰陽各半耶？』夫人曰：『然。龍亦純陽，而位居乎陰，故水府之神，亦陰陽相半耶？』——月君離席定立露臺，見回雁一峯，正當殿背，笑謂夫人曰：『言別于此峯可乎？』遂齊飛至峯頂，熊湘蠻蜒溪峒之勝，盡在掌中。月君曰：『觀止矣！』別過夫人，竟適而西。覺山川毒氣，瀾瀾漫漫，若火蒸者然。月君曰：『冰中有蠶，雪中有蛆，毒氣中乃能生人耶？』鮑師曰：『蠶生于冰，蛆生于雪，皆爲貴物；若人生于毒氣中，則賤一等。』卽欲去之，看見一石峯，明潔如玉，宛如女子之形：眉鬢兩道，髻過一窩；素手半垂，玉指微露；雖畫功亦所不及。視其髮際，有殊妙齋三字曰：石丫頭。月君笑曰：『既係丫頭，曷不嫁人？』石鷹聲曰：『煩二仙爲我通媒也。』月君大驚曰：『石言于晉，師曠謂石不能言，蓋有憑耳。此殆有憑附者然。』鮑師曰：『否，乃其自然也。我游粵南時，已久知之。』石乃言曰：『既已久知，請贈一詩，不狂駕臨。』鮑師請月君贈之，月君曰：『我于此有未明，無處落想。請師太太贈以片言

，爲彼光寵。」鮑師卽題石背云。

枉教人喚石丫頭，何不芳年便嫁休？

只爲良媒無處覓，甘心獨立萬千秋。

那石朗聲謝曰：『近有宦官，要將我移去；得此詩，可以止其邪念矣。并請落了款，留宿聖迹。』鮑姑就添註「西池仙子鮑某題」。月君再視其容，若含笑者然。

遂取路都勻，而造雲南，曰：『黔爲滇之吭嚆，尙少一鎮以撫之。』迨六詔河山，納略歷過，月君謂鮑姑曰：『滇之山，其脈散漫而無靈穴，氣則疎濁而不蔚秀，非產人材處也。』鮑師曰：『萬國水皆順流，唯滇之水則倒行，斯亦奇事，——足徵此邦之曷叛。』月君曰：『我正惡此。』因吟一絕云：

此水何爲獨倒行？朝宗無路更無情。

藩王要竊皇王命；人意能遠天道行！

鮑師大笑曰：『此詩可移贈燕王。』卽渡瀘水，至于蜀中，登峨嵋之巔。時方暮春，穢

擦摸面，勁于鐵粒；剛氣翦衣，利若鋒刃。月君曰：『凡人奈何？』鮑師曰：『凡人豈能當此。或三伏時，備重裘而登，然亦不能過宿也。』月君曰：『我視峨嵋之高，約一百二十餘里；更有高于此山者乎？』鮑姑曰：『無之。唯崑崙與姑射又高，乃仙山也。』月君曰：『山之至高者曰嶽，何以峨嵋不稱爲嶽耶？』鮑姑曰：『嶽者五方五帝所居，歷代天子，多有祀典；若峨嵋不但天子不能祀，卽神亦不能居也。譬如高才博學之士，人不能測其涯岸，難以相親，皆掉臂去之耳。』月君大笑。——其山巔之正南，有石如鏡面，大可畝許；其前有大壑，壑之外有石壁，壁之上鑿有「峨嵋洞天」四大字，橫徑皆丈餘；旁注曰「坡仙筆」。鮑姑曰：『當日東坡書此，原有徑路可至壁前。迨後百年，有應龍出于石中，裂成爲壑；——今內有遺龍種。世人妄謂東坡騰空而嘗，豈鑄石匠工亦能騰空者耶？』月君曰：『有道者與世人言，猶之乎向螻蛄而說鯢鵬，對蜂螿而說蛟龍也。』俯視壑內有小龍，錦麟朱鬣，長止數寸，形如四足蛇，而具五爪，浮泳跳躍，其首宛然龍也。又至一峻坂，斜側不能步，二仙各離坂尺許，踏空而行。行徑三折

！見一石洞，洞中坐一老僧，赤身跣足，遍體皆纏藤蘿。忽聞樹震山鳴，腥風卷至，則兩隻猛虎，徑撲至仙。月君以手指之，虎遂伏而不動。鮑姑曰：『此何僧也？』月君謂鮑姑曰：『我亦不能知。大約已證正果，恐凡人傷其肌骨，故留虎以守之耳。此豈可無詩耶？』月君乃題于洞壁曰：

何日空岩下，跏趺入定真？

藤蘿纏瘦骨；虎豹護枯身。

應入無生路；常爲不滅人。

茫茫堯甲子，天地幾回春！

隨離了峨眉，來向成都，覽永安宮之遺址，與浣花草堂之故跡。渡灩錦江，登劍閣，石穴關口，僅容方軌，設在千尋峭壁之間，一夫守之，萬夫莫能上也。月君因口占五律一首云：

劍閣千夫禦，陰平一旅過；

可憐漢統系，纔得蜀山河！

遼婦心難泯，謫孫淚不磨。

從來佞臣舌，覆國勝矛戈。

出了劍關，由棧道至秦中，先循邊塞而行。月君請至函極，一登崑崙，鮑姑曰：『此上真休浣處也。』又請遊姑射，鮑姑曰：『神人貌姑，乃男子身；既無正事，何得遊關？——詩家誤于「姑」字，多用到美人身上去，真夢中語耳。』月君曰：『微師言，我亦道是神女。』又請教：『天缺于西北，則崑崙之外果無天乎？』鮑師曰：『地陷于東南，指海而言也。天缺于西北，謂日月光所弗及，非無天也。故山海經言：有燭龍焉，珠，以照幽谷。』月君曰：『有人乎？』曰：『但有奇形異狀之禽獸；若并禽獸無之，則燭龍亦可不照。』月君曰：『師乃仙子中之張華也。』遂游二華：月君指玉女峯曰，『此石稱玉女乎？』因題云：

誰與錫嘉名，得向雲霄立？

偶有玉女過，笑云不我識。

鮑姑曰：『此峯擅名已久，何以貶之？』曰：『爲其不及石丫頭也。丫頭肌理縝密，玉女則粗而有筋；丫頭眉目如畫，玉女不過略似人形；丫頭娉婷有致，玉女身材太覺笨重；玉女叩之默然，丫頭則應答如流；——如此，玉女何異于享大名而寡于學問者乎？世人之分美惡以耳，我則以目，焉不貶諸？』離了二華，道終南，相近乾陵，鮑師曰：『則天在此，最能纏人，宜亟行也。』已踰百里。忽見月光慘淡，霧氣飛揚，隱隱有美女十人前導，嗚曰：『大周武皇帝駕到，速來迎接。』月君視之，一垂老婦人，並無冠幘，頭挽盤龍髮髻，身披團鳳單衫，紫練花裙，舊綾綉襪，佇立濃霧之內，傳諭曰：『嫦娥爲月殿之主，鮑姑乃瑤池之客，與孤並無統屬，可請至行宮，以賓禮相見。』卽回身先去。十個美人，簇擁着鮑師月君而行。至一古廟，廟內齊齊整整，塑着那十個美人的形容；月君心以爲怪。那時武后降階迎入，先向月君賀了喜，又向鮑姑叙舊。月君曰：『師與后是故交乎？』鮑師曰：『后本大羅天女，所以識面。』武后曰：『朕福運未艾』

，奈上帝苛刻，不令轉世，再登皇極，又不許仍歸天女之班，以致沉淪于此。又自巢賊發掘寢宮，冠履珠玉，皆被竊去，幾致不可見容。望太陰主救援則個。」月君曰：「事由上帝，未敢與聞。」武后曰：「不然。朕是個女英雄，爾亦是女英雄；英雄惜英雄，湯火有所不顧，何其懦也？」鮑師道：「且請教授手之法。」武后曰：「朕今爲上帝所棄，意欲歸于魔道，出世橫行一番，以暢生前未了之志；但要太陰主與掌教者一言耳。」月君曰：「余與刹魔從未謀面，小仙避魔如仇，豈能爲作緣？」說畢，卽欲起身。武后勃然變色，謂鮑姑曰：「朕淪落千年，今日尋得一個對手。請問嫦娥奉命殺伐中原，因何蚤夜到此，倩朕去暗中行事？我今首與上帝，爾等皆係明證。」十美人嘆曰：「我等皆所目擊。」月君忍不住，把袖中手帕一幅，向着十女拋去，盡裹在內，藏于袖中，拉鮑姑曰：「我們去罷！」武后大怒，向空指手畫腳，只見鏡鉞大小的冰雹，無數打將下來。月君又取手帕一方，拋向空中，却好似片大石板，冰雹兵兵兵，都打在石板上，一塊也不得下來。武后就脫了裙子，也要來裹月君，鮑姑一手接住道：「請各收了神



通，我有道理。」武后不能個解紛，就道：「願聞仙師尊命。」鮑姑道：「且候太陰相會剝魔時，我勸他一說如何？」武后曰：「如果未會，太陰主身邊玉璽，即與一顆，就是用情了。」鮑姑勸月君曰：「今日之會，良非偶然。武后得印，而有遭逢，何莫非太陰主提攜之力；人天路上，豈無再會之日乎？」月君道：「可笑他不好好相商，要同我去見上帝，這不是一個女光棍圖賴人麼？難道我怕他不成？」武后見有允意，斂手再拜曰：「適聞唐突，幸勿介懷。」月君也是好勝的，見他屈膝來求，就一手扶住道：「我何惜印文哉？但看不得你把這個死皇帝嚇人耳！」武后笑嘻嘻的，取出一幅舊素綾來，遞與鮑師。鮑師在月君肘上解下玉璽，武后即將綾兒覆在印文上，手按一按，已是清清楚楚的，「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靈法主太陰元君」十六個字。武后隨收入袖中，又懇月君放還美人。月君道：「這十個是何妖婦？說得明白，纔放還你。」武后直說道：「這是杜拾遺的廟，後來坍塌了，人誤爲杜十姨，就塑下十個美人；便有十個姓杜的女人，占住此廟，爲首的杜撰夫人，次是杜章娘；在此作禍作福，圖些血食，恐怕弄出事來，

被托在朕之駕下。前有兩個書生，知道原委，就要與地方毀他，被朕一陣冰雹，打個半死，狼狽逃去。——所以此祠爲朕行宮也。」月君大笑道：「原來是一班祟鬼，怎麼也說到上帝前作證呢！」隨將袖子一灑，都跟踉蹌蹌的攢倒在地。二師已起向雲端，武后與美人等拜送不迭。

迤邐前行，已次妬婦津，鮑姑說：「這個妬婦，也是古今有一無二的。」忽有小舟唱歌而來，歌曰：

『妾心最愛美人妝，妬婦津頭一棹行。

若是有緣來渡此，風恬浪靜水生香。』

月君道：「這個婦人，能與妬婦相抗，是個奇的了。我們渡他的船罷。」早看他攏向岸邊。上得船去，那婦人用篙一點，放到中流，陡然狂風大作，吹得那船如磨盤兒旋轉，船底翻起向天。兩位金仙顛倒落水，就有無數捉生替死的鬼，搶近身來。月君顯出神通，仰口向上一吹，水皆飛起，簇着二仙，直上雲端。見妬婦將次歸到祠內，口裏還說道

：『且放這個嫦娥，從天河返到廣寒去罷！』月君大喝道：『潑姮婦！我要看看你的妬心。』姮婦回頭，見二仙無恙，即取身邊軍器來迎。——却是他當初燒火的鐵叉，煉成器候的。月君吐出劍器，先要斬斷他鐵叉，擊格一聲，動也不動，那青器就纏住在叉上，竟有千鈞之重，舉又舉不起，舞又舞不動，急得姮婦丟了叉，駕風而逃。鮑姑早放出火鏡內千百神鳥來蜂擁着姮婦亂啄，待要鑽入水去，無奈渾身被神鳥啄住，掙扎不開，頃刻爲齏粉。那鐵叉鮑師收了。月君向鮑師道：『男子而妬，則天下有才者皆罹其毒；女子而妬，則天下有色者皆遭其陷。我今先滅姮婦，以儆彼妬才之男子。』便向離位上呼口氣吹去，散作萬道火光，將姮婦廟宇，頃刻化爲赤土。——然後度函關，來至晉中。先游五台山，則僧衆如蟻；月君曰：『有個能成佛者否？』鮑姑曰：『非力不能，勢有不能也。何以故？修佛者至無生而止，不可以世數論；一到轉輪，忘却前因矣，焉得有唐玄奘十世童身者乎？我道家性命兼修，先煉長生，道成則羽化；如其未成，猶不失爲地仙，再加修煉，是個有把握的。——是故佛道難而仙道易也。』……

一路說說談談，已到晉南。有二少女來接，鮑姑視之，亦不知爲何神。月君詢其姓氏，二女曰：『兒家姊妹姓樂，爲繼母凌虐而亡；上帝以真孝，命爲太行之神，專司此間水旱疾疫。至宋崇甯間，邊西乏餉，兒家以一孟飯，遍食三軍，遂得勅封冲淑冲惠真人，建祠在太行山之西溪。』隨請月君鮑姑往幸其所。見宮殿峻整，背崇巒，俯曲澗，前面與左右皆削壁千仞，逶迤環拱，而澗水噴激于下。——亦勝境也。二神女復請留題，月君贈以詩曰：

烟霞深鎖殿門開，鶴唳寥天下碧苔。

萬木青含一水去；千山黛擁二仙來。

當年貞孝堪爲法；終古精靈且禦災。

直使鬚眉還下拜，香風日夕動崔嵬。

二女再拜稱謝。——月君遂行至一大寺，寺門題曰「古陵樓」。鮑師曰：『其下乃

石勒墓也。』月君乃題云：

今日慈王寺，千秋伯主墳。

王衣消宿莽；金聲徹空雲。

一閣千峯抱；孤城萬戶春。

袖中雙劍氣，談笑掃塵氛。

又至黃園洞，見瀑布冲出口，冒去數丈，其下行人仰視，若張素幔。月君曰：『可惜奇景都爲俗人草草看過！』——不匝月，尋遍太行諸勝，即從星輅下九坂，已入河南界內。先游洛川，處妃迎入水宮。龍鱗爲瓦，蛟綃爲幄，玳瑁爲牀，水晶爲簾，鶼鶼悉琢珊瑚，門楣皆飾珠翠，鮮華藻艷，炫心奪目。列青玉之案，設沈香之椅，虬脯鸞管，猩唇麟髓，奇備珍品，無所不備。小鬟獻酒，月君嘗之曰：『何鮮也！』處妃曰：『此蝦腦釀成者。』月君曰：『水府繁華，迥勝仙家。』鮑姑曰：『妃帝女也，爵在湘君之上。乃無知曹植，輒作冶洞，以擬阿甄，獲罪于天矣。』處妃曰：『我已行檄冥司，索二人魂魄來此，完其志願；亦善處之法也。』即令小鬟呼令前來。月君見陳王與甄后攜手至階，再拜而

立，窺其情狀，異常篤愛。月君曰：『一念之差，千劫不返，請鮑師開諭之。』說偈曰：

樹有相思花，水有比目魚；

冥冥雙幽魂，交合在清渠。

可憐八斗才，升合已無餘。

咄！速脫情緣縛，隨我凌空虛。

陳王與甄后聽畢，心皆不懌，相依相偎的去了。月君信口吟曰：

忽見雙魂笑，還思半面啼。

人間爲叔嫂，地下作夫妻。

孽債三生障，情緣萬仞迷。

如來空棒喝，燐火夜淒淒。

月君與鮑師辭別庶妃，前往嵩嶽。——尙距百里，見四個美鬟，捧了冠帶，前來叩接，致詞曰：『嵩嶽娘娘，敬遣賤婢子銜命，猥以嫁女，弗獲祇迎；又恐褻瀆，不敢遠

靈聖駕；幸惟諒跡原心，賜之矜宥。齋獻微儀二色，聊申登極之賀；伏冀不加詞斥，寡小君幸甚。』月君聽其詞令和婉，聲音清脆；視其姿色，明媚絕倫。乃問其名字，答曰：『月黛，雲絲，小紅紅，小素素。』月君謂鮑師曰：『使乎使乎！』視其所送之冠，則前後十二珠旒，冲天鳳翅，紫金造成的；其帶則是九龍吐珠，羊脂漢玉，碾就的；帶鈎，是蟠螭二條，互相銜結，四疇四層，皆朱色，係血浸而成；——約值數萬金。月君固辭不受，四靈曰：『聖后見棄如此，寡小君何以容足？』鮑姑曰：『詞云賀登極，於禮宜受。』月君方收下。隨摘鶯雛上夜明寶珠四顆，各與一枚，四靈叩首謝而去。月君曰：『我有未解：何以嵩嶽恭敬若斯也？』鮑師曰：『此易明耳。汝掌中原劫數，嵩嶽正屬統轄，安得不小心盡禮？嵩嶽亦聲號所及，所以設宴交懽。至于西嶽，則絕無干涉；猶之乎遠省上司，經臨地方，聽其來去，不出迎送，無奈彼何。』月君笑道：『若然，則鬼神亦不免于勢利也。』

鮑姑見黃河奔湍，比鶯雲還快，遂與月君同立于波濤之上，順流至于汴梁。月君曰

：『去年今日，正在這個地方降鹿徑哩。』看見萬壽仙院，改爲三聖殿，各塑有法身，彷彿二師與月君的相貌，飽師曰：『無相無無相，纔是真相；如今有相有有相，乃是假相。』兩位金仙拊掌大笑，徑返青齊。

##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興師

耿炳文拒諫敗績

話說天狼兇宿，卽燕王也。嫦娥在天上，與他結了大仇，轉生到下界，兩家便爲敵國。這裏面就包着兩次劫數。——自始到終，一主一賓，是這部書的大綱目。前回月君回山左，燕王靖難師已下江南；就該接着起義勤王。但燕王怎樣奪了建文天下乃最要緊的關節，必須敘出個原委來，然後兩家的事業，萬緒千頭，方成經緯，合爲一局。請看次第敘出：——

當日洪武太祖第四個庶子，錫名曰棣，有智略而且饒勇，以征朔漠有功，封王于燕



，治北平府。（卽金元之故都。）士馬精壯，早蓄不軌之志；因東宮是嫡長子，無可如何，然心常快快，不屑于藩封也。適有江湖行脚僧道衍者，俗姓姚，名廣孝，曾遇新羅國異僧，授之望氣占星行兵佈陣之術。在金陵時，窺見燕王有異相，乃遊于北平，交給宦者狗兒，爲之先容，由此得謁燕王。道衍長跪進言曰：『臣之來也，要製一頂白帽子與王戴，不知殿下許否？』燕王想：『王上加白，是個皇字。』大異其言，遂留入府中，問道衍：『你說這個白帽子，是怎樣製法的？』道衍對曰：『那白帽子臣自有個制度，但不是一人製造得來，還要幾個文武將相，相助成功。』燕王悟其意，就暗暗招納異人，招募勇士，以伺機會。王之愛妃徐氏爲開國魏公徐達之女，輝祖之嫡妹，聞之諫曰：『高皇帝爲根本之計，久立儲君，羣臣向附，四海傾心；縱使良平復生，亦無所用其權謀。前者胡維庸自取滅族，其兆已見。大王貴爲帝子，富有千乘，傳之子孫，儘勾榮顯；幸勿聽此狂僧之語。』燕王已稍稍冷了念頭。道衍又進言曰：『漢高處於草莽，呂公識爲帝王之像；天所與者，誰能廢之？今市上有一相士，姓袁名珙，號柳莊，其風

鑑與呂公相似，願殿下請來一決。」燕王初不之信。過了數日，悄然同了幾個衛士，鑲束一樣衣冠，到袁珙對寓肆中飲酒。珙望見，即趨拜王前曰：「殿下何自輕至此？」王佯不省曰：「我們皆衛士，慎勿胡言！」珙微笑不答。翌日，道衍引之晉謁。珙曰：「昨日之衛士，他日之太平天子也。」王問：「當在何時？」珙曰：「即看鬚長過腹。」燕王笑：「年將四旬，鬚豈能復長？這是不經之言。」衍又進曰：「如珙一人之言不足信。臣聞軍衛中有一卜者，叫做金忠，人多稱爲活管輅，令他一卜，看是如何？」燕王密召金忠至府，卜得卦兆曰：「二文皆亡，王乃爲皇。」王問怎樣解說，忠曰：「此天機也，至期自應。若要明白這緣故，請大王隨手寫一字來。」燕王以指在茶杯內蘸了水，寫個「馬」字，水點淋淋漓漓，共有六滴。忠曰：「此六馬渡江之兆，當應在大水之年，決無可疑。」燕王忤然得意，就拜道衍爲軍師，珙與忠同參謀議；又常使心腹數人，潛住京師伺探事情。

一日，有密報到來，燕王拆視，是皇太子已薨，禮部議諡曰懿文。燕王拊掌大笑，

爾道衍曰：『前者卦兆是二文皆亡，朕當爲皇；今一文已亡，此文當是姪子允放。朕今使刺客刺之何如？』道衍曰：『爲時尙早哩。大王得天下，也要學高皇百戰，豈一刺可成大業乎？』燕王曰：『若然，別有一策。父皇平素愛的是朕，若得左右吹噓，召入京中，立爲儲貳，不強似動干戈麼？』道衍曰：『這個且去圖之。』遣長使葛誠、周鐸，與心腹校士數人，齎金珠入京，囑托徐衛公、輝祖及九卿茹常蹇義等，商議此事。時太祖正以燕王智略類己，意欲立之，羣臣有諫阻者，有聳諛者，紛紛未決。葛誠即將燕王謀爲太子之事，據實以奏。洪武問之，魏公、輝祖曰：『固有之，不可立也。』洪武乃立元孫允放爲皇太孫。儲位既定，周鐸卽遣人將魏國公及葛長史訐奏朝廷之事，具報燕王，繇後約了葛誠回去復命；燕王佯爲不知，待之如舊。迨太祖歸天，皇太孫嗣登大位，改元建文，燕王大喜曰：『何卦兆之神也！原來有此兩個文字。』卽帶刺客力士，南下奔寧。將至淮安，接得太祖遺詔，不許諸王臨喪會葬，只得含慍回國。遂與道衍謀欲興兵，道衍曰：『此必敗矣。以我數千之衆，怎敵他天下之全力。臣有一計在此。可分遣能言之

士，到諸王處說之。』王曰：『說之意若何？』衍曰：『秦王蜀王晉王，秉性純良，兼好文雅，是說不動的。若齊王周王岷王湘王等，貪財好色，又與太孫不洽，可速遣使去，大意說太祖遺詔，出自奸臣假的。庶民之家，尙許奔喪，豈有貴爲帝子，不許一哭其父者乎？我弟兄將來必盡遭魚肉，須當協力同心，思所以免難之策。如此；則縱橫之勢成，而我得從容其間，朝廷卽欲加兵，決不能先及于我；然後相幾而行，事方可圖也。』

『燕王曰：『善。』差人分說各王去訖，又謂道衍曰：『朕欲以入賀爲名，親至京師，窺視朝中光景，可使得麼？』衍曰：『這個使得。』』

于是燕王奏請入覲，不候旨下，卽兼程而進。帝令谷王穗出郭迎之。燕王送之以槍美女，能歌曲的十二名，谷王大悅。及至關，燕王僭行御道，昂然登陞，大違儀制。御史曾鳳詔勸其不敬，帝詔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燕王智慮過人，酷似先帝；北平士馬強悍，金元所興；宜乘此時，徙封南昌，以絕禍根。』帝曰：『朕以至誠待之，自無二心。』乃大饗數日，遣之還國。道衍等皆遠接問曰：『大王觀其君臣若何』

『燕王曰：『文臣迂闊，武臣粗疎，皆易取也。』』

從此製造軍器，屯積糧草。先後募得丘福、譚淵、丁勝、龐來、與勇士四名，與舊衛士、張玉、朱能，命爲六龍將士，日日操演兵馬；反跡已著，朝廷尙屬不知。

那時有燕山、百戶、倪諒，又有按察司、僉事、湯宗，亦奏燕藩有異志。帝隨命工部侍郎、張昇爲北平、布政司，謝貴爲都指揮使，又命都督、宋忠、帥兵三萬，屯于開平，協謀備燕。

會諸王皆惑于燕使之言，互相煽動，盡欲倡亂，各地方城守官員，日有密封上聞。帝謀諸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泰請先削燕藩；子澄請先削諸王，翦其羽翼，則燕藩勢孤，可坐而致也。帝從澄議，發使執周王、橚，岷王、榘，齊王、榑，代王、桂，皆廢爲庶人；湘王、柏自焚而死。燕王聞之大駭，因詐稱失心瘋病，狂走于市，奪人酒食，或哭或笑，胡言亂語；甚至偃臥糞壤中，彌日不甦。張昇、謝貴伴爲問病以探之，正值酷暑，燕王圍爐搖頭曰：『寒甚寒甚。』昇與貴皆信爲真。葛誠寫「無恙」二字於手心，暗以示之。昇等遂趨出，星夜差人赴闕，具奏燕王瘋病是假，造反是真，陰謀秘計，人所

莫測；恐猝發難制，亟宜削之。帝命齋勅發符，遣使提問燕府官屬，并密勅北平都指揮張信，令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乘間拿取燕王解京。張信憂疑不能決，其母曰：「汝父曾言燕王當爲天子，汝何不做個燕之功臣哩？」信大悟，坐了一乘四圍掩蔽的女人駟轎，徑造燕府通名。燕王心以爲異，令入內宮。信拜于床前曰：「殿下真病耶？朝廷有密詔在此，臣特來獻上。」王取勅視之，深感張信，遽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卽召道衍同議。適暴風雨，吹檐瓦落地，衍卽賀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王曰：「瓦墜而碎，又當何說？」衍曰：「此瓦碎而無用，是天使蓋造黃屋之兆。」王心甚猶豫，潛留信于府內，獨坐凝思，不覺霍然睡着。適徐妃來到王所，乃戲剪青絲一綰，將王髻逐莖接長，意在開悟燕王，說鬚長過腹是假的。誰知燕王豁然而醒，伸手一捋，其鬚竟是天然生就，直過于腹；徐妃細細看時，全無一絲補接之痕；大詫曰：「異哉！王固爲天子無疑矣。」燕王曰：「卿何以知之？」徐妃就將接剩餘髮，以示燕王，具道所以。王曰：「袁琪之言，豈期如此應耶？」遂召道衍將鬚與看。衍曰：「髮可爲

可爲鬚，王可爲帝，天下事要在人爲耳。」

忽報謝貴張昺已督兵士圍府，奉勅提問官屬，衍鼓掌而言曰：「妙極，妙極！可速殺名拿下，召進面交，卽斬二人頭，以祭旂纛。」王從其計，立收官屬，械于殿前，一面伏刀斧手三百于帷壁之中，遣人召張昺謝貴進府交割。二人誤信，與使同入，見燕王坐在殿上，手自劈瓜。昺與貴方向前起居，燕王遽將瓜片劈面擲去，刀斧手大呼奔出，將張昺謝貴剝做泥肉餅；拿葛誠盧振二人，亦皆駢斬。

時宮內外有指揮彭二聞變，亟率部下數人，砍入端禮門；燕將龐來與丁勝舞刀截住彭二。彭二衝開兩將，徑向殿上奔來，衛士亂箭齊發，彭二身無鎧甲，大創而死。道衍卽發大將張玉朱能等，帥兵乘夜攻奪九門。布政司參議郭□按察司副使墨淋，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時建文元年秋七月也。

燕王登壇誓師，稱爲洪武三十二年，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名曰「靖難師」。先出美略定北平地方；附近通州指揮房勝，薊州指揮毛遂，遷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

亨，皆望風而降，兵勢大震；唯都督余瑱守居庸關不服。道衍曰：「居庸爲北平之項背，余瑱襲我之後，豈能南下？大王宜先取之。」王命內官狗兒，（賜姓名曰朱彥回，）爲大將，徐安鍾祥爲副，進攻居庸。

余瑱開關列陣迎戰，燕將狗兒出馬，余瑱見是個內監，大喝道：「不與你這淺雞巴狗豬狗講話，快喚燕王出來！」狗兒大怒，舞爪直取余瑱。瑱挺槍敵住，交手纔數合，狗兒一爪打中馬腿，那馬負疼向後倒坐，把余瑱掀下塵埃，——幸都指揮使馬宣捨命敵回。燕兵乘勢衝殺，大敗而走。連夜走至懷來，正值都督宋忠統兵二萬，來襲燕王，隨與瑱合兵，商議進擊。

狗兒探知，飛報燕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與爭鋒，且固守以待其來。」燕王曰：「公等不知：彼二將甫合；士心不一，我逆而擊之，必然猝驚，驚則易潰。」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將近懷來，兩兵早已相見。宋忠余瑱不料燕兵如此神速，倉皇列成陣勢。王師好個內先鋒官居都揮使孫奉，舞刀直迎陣前，大罵「造反燕賊何



在？」朱能在門旂影裏暗發一箭，正中左耳之根，流血披肩。李咬碎鋼牙，拔去箭桿，殺入燕陣，找取朱能，所向披靡。不防丘福從側邊飛出，挺矛直刺，李轉身不及，貫脅而死。左翼驍將副指揮使彭泰，奮怒躍馬挺鎗，大罵「狗頭鼠腦的逆賊！只辦得暗算！敢來比試武藝麼？」燕陣徐安鍾祥二將齊出，雙戰彭泰。不三合，朱能又發一箭，中泰右臂，徐安乘勢揮刀斬于馬下。燕王揚鞭大呼曰：「他陣上只有此兩員驍將，今已斬殺，餘下皆沒用的了！」將士齊和一聲，統兵捲殺過來，王師不戰而走；宋忠余瑄皆被生擒，罵不屈，同時受戮。——燕王遂拔懷來。其開平上谷雲中諸處，莫不率服。

便欲進攻大寧。連接飛報，大寧衛都指揮卜萬，率同部將陳亨劉貞，引騎卒一萬二千，由松亭關進攻遼化，甚急。燕王心怒，商于道衍曰：「不取大寧，則我有後顧之虞；今卜萬牽制我師，進退不能，將如之何？」道衍對曰：「向聞卜萬恃才而驕，其將佐皆外順心逆，可用外間，請進兵以邀之。」燕王遂率諸將晝夜趨至沙河，距卜萬寨止二十餘里。三更時候，伏路卒拿得一個奸細，解至營前。道衍亟附王耳授計曰：「只須如

此，高頭可致麾下。」燕王升帳，令釋縛，問：「是卜將軍差來的麼？」應道：「不是，是陳指揮差來納款的。」燕王佯作怒狀，喝令斬之。道衍曰：「且住。卜萬是一員名將，其降恐未必真，或者陳指揮倒是真心。」便問：「汝須直說上來。」對曰：「陳將軍素爲卜將軍所欺壓，近日又與劉將軍不協；前日起兵，原是卜劉兩人的主意，陳將軍原是勉強相從的，所以恭候大王駕到，就遣小的來通意：一者願隨鞭鉞，二者可洩仇憤；實係真心。求大王與軍師裁之。」道衍笑向燕王曰：「何如？我原料卜萬那廝是不可信的。」燕王曰：「雖然，陳指揮空言納款，亦無憑信；若能依我行計，方是真的。」遂令以酒肉管待，并賞白金二錠，付與密札一封，囑之曰：「此是送劉將軍的。」又付一封曰：「這是書的草稿，送與陳將軍看的，看過立即燒却。功成之日，陳將軍裂土封侯，爾亦有官爵的。」

來人拜謝，如飛回去，備述情由。陳亨又看了書稿，心中暗喜。乘着天尚未明，別遣一個心腹不識字的小卒，教了他的說話，將書送到劉真寨前；隨爲巡卒所獲，送入營

劉貞看封函上寫着「大將軍卜侯密啓」七個細字，貞遂問此書從那裏來的？巡卒稟道：「適有一健卒，潛問卜將軍大寨，聽他是燕山聲口，說有書札投上，便放在我手內，從黑影裏走了。」劉貞拆來看時，內有燕王玉璽，是約卜萬同心舉事，如陳亨劉貞不從，可先斬其首，以徇于衆等語。劉貞大怒曰：「怪道他肯到這裏來尋着人廝殺，原來是要降燕賊！噫！朝廷何負于你？」即造陳亨營中，以書示之。亨假意大驚曰：「他與將軍素睦，何得忍心至此？」貞曰：「主尚可背，何況同僚？」亨曰：「若然，我二人不殺他，他必殺我二人。」當下商定計策，共詣營門，請大將軍閱兵。卜萬不知是計，欣然出營，遂爲陳亨手刃。劉貞即以燕王書示其部曲，一時解散。陳亨自率其衆降燕，劉貞方悟墮其奸計之中，棄其兵旅，獨自遁去。

燕王大喜，撫道衍之頂曰：「真和尚家毒計！」遂下令將進取大甯。道衍卽止之曰：「無卜萬卽無大甯，我勞師遠出，倘南兵到來，北平根本可慮也。不若左平永定，西取保定，先成犄角之勢：進則可圖，退亦可守；——此爲上策。」燕王曰：「善。」乃

攻永平，守將陳旭趙彞郭亮，不戰而降。就旋師去攻保定，三旬不能拔。……

却說建文皇帝見邊報如雪片一般，日逐告急，不覺大駭，召諸卿大夫，問：『汝文武中有誰能退燕兵者？』僉都御史練子寧奏曰：『臣保一人可用。』帝問爲誰？對曰：

『四川岳池教諭程濟。自陛下踐位之日，即奏燕王必反，當時未信，囚之于獄；今其言已驗，是有先見之明，何患不能破燕也？』太常寺卿黃子澄奏曰：『臣保一大將，可以破

燕。長興侯耿炳文素有威名，且係國戚，將帥中無踰此者。』帝遂命炳文爲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寧忠爲副；擢程濟爲檢討，任平燕軍師。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指揮潘忠楊松顧成徐凱等，帥師並進，直搗北平；帝皆從之。諸將士臨行，帝誡之曰：『昔蕭繹舉兵入台城，尚云一門之內，自相屠戮，不祥莫大；今爾將士進討燕王，務體此意，慎勿于陣上加刃，使朕有殺叔父名。』炳文等拜違帝命，調兵三十萬，從臨清而入真定，自當燕軍正面；令徐凱駐于河間，潘忠屯于鄭州，楊松據于雄縣，四路控制，以分其勢。

軍師程濟謂大將軍曰：『燕卒雖少而悍，王帥雖多而怯，且以各處調集，老弱居半，將令未明，士心未協；將軍宜駐守數月，簡選精銳，訓練一番，令知順逆大義，則將士同心，勇氣百倍，燕兵不戰而屈矣。』炳文曰：『何懦也！朝廷命小將北討，不會命小將守城；且以數百倍之衆，示之以不戰，大辱國體。』諸將皆曰：『大將軍之言是也。』又曰：『不得已而必欲戰，宜會集各路人馬，徑由河間，直搗北平，則保定之圍自解，而北平之根本搖矣。』炳文曰：『不然。我數道倍進，則所敵備者多。兵法云：備前則後寡，備左則右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燕逆營中縱有管葛，亦無法可施。先生何其執耶？』濟又曰：『師駐數處，若燕兵攻其一，一處失利，則各處士心皆恐；孫子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此之謂也。』炳文不聽，下令諸將，明旦向保定進發。

是時燕王已差人探知消息，密諭張玉等曰：『彼恃明日進攻，今夕中秋，必然飲酒享士；我且乘其不備，先破一處，以震軍威，以裂敵胆，可以不戰而屈彼之兵也。』隨令軍士馬摘鈴，十响枚，乘着月色，飛馳到雄縣。聽譙樓並無鼓聲，亦無一卒守陣，遂

緣城而上。。。。。

主將楊松與麾下皆醉沉酣寢，忽聞喊殺連天，疾忙起來，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徒手擄擊。楊松被擒，王師盡沒。

燕王曰：「一箭須貫雙鵠；我料鄭州路近，潘忠必來救援。」命大將譚淵領百騎伏月樣橋，又命張玉率輕騎迎之。忠等果至，方與張玉接戰，譚淵等伏兵齊發，腹背夾擊，潘忠亦被生擒；兵士半死于鋒刃，半降于燕。

燕王乘勝鼓噪而行，徑趨真定，遇王師于定州，遙見旂上是先鋒張保。兩家安營已畢，當夜伏兵來報，張將軍要見大王。燕王開營請入曰：「將軍勞苦。」保再拜對曰：「小將之兄張信，已得追隨；大王如無嫌猜，心願執鞭，是以夤夜潛來，惟鈞命是聽。」王大喜，問炳文兵法如何？曰：「無能爲也。雖號三十萬，先至者十餘萬，皆未裊軍旅，無異烏合；以大王之雄風，只須一戰可破。」燕王曰：「明日交鋒——如此如此——公宜佯爲受執，我自有妙策。」保領諾而去。

明日，燕陣上朱能出馬，與張保交戰。不數合，龍詐敗而走；保驟馬趕去，看看至近，朱能回馬大喝一聲，舉手中鎗一逼，保即翻身落馬，被燕軍活捉去了。解到營中，保假意不屈，大叱燕王。王曰：『俟拿了耿炳文，一齊斬首。』令囚後營。到二更，營中皆睡，王親來釋縛，握張保之手曰：『事可成，富貴與君共之。』保曰：『天命有存，何患不成？小將願爲內應。』燕王心喜，授之密計，悄然令其回營。

走到天明，迎着耿都督大隊軍馬，將至定州。炳文見張保飛馬而來，厲聲問：『汝何能歸？』保曰：『幸定兵對睡，我掙斷繩索，就竊了他馬匹，逃回來的。』炳文曰：『雖然，汝爲先鋒被擒，何面目見我？押回虜州，等候發落！』即催軍前進，早見燕軍大營，炳文乃列成陣勢，親自出馬，呼燕王打話。燕王曰：『誰耐煩！』令三子高煦：『汝爲我擒之！』

炳文見一小將，飛馬過來，認得是高煦，心上便有怯意。奮力交戰，只覺背軟筋麻。燕陣上見炳文將敗，大將張玉朱能譚淵等統精銳兵掩殺過來；燕王又率丘福狗兒丁麟

等繞出背後，夾攻橫貫。王師陣中將士迎敵者，紛紛落馬。炳文大敗，三軍士卒，皆亂竄逃命。燕王督驅衆將奮進，至滹沱河，王師尚有兩營未動，倒被敗兵衝散，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副將李堅寧忠顯成等皆被擒去。炳文急欲奔入真定，見張保在城上已豎起燕師旂號，大呼耿都督請進來發落。炳文進退無路，心胆俱裂。幸軍師程濟協同吳傑赴救，燕兵方退。炳文不能駐札，收拾敗殘人馬，連夜奔向臨清而去。保定亦降于燕。

## 第十六回

王師百萬堅子全亡 義士三千鐵公大捷

軍師程濟竭力苦諫，炳文不聽，已經奏聞朝廷。廷臣以爲文武不協，議欲召濟，而羽書報至，則已敗罈。帝怒，令與炳文一同召回。問公卿孰堪代將者？黃子澄曰：『非曹國公李景隆不可。』帝乃命景隆爲大將軍，賜之斧鉞，便宜行事。親率百官，餞于汴。統兵五十萬，大小將佐二百餘員，前往德州進發。



先是，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受兵部密札，約同都督耿勳，指揮楊文，率師進山海關，合力破燕。聞炳文已敗，遂先攻永平。附燕之守將陳旭等，遣人飛章告急。道衍曰：『真保兩郡已定，耿炳文又全軍敗餓，不敢正眼覷我，正宜亟救永平，爲我左右羽翼之蔽。』燕王遂還師。將至北平，忽報馬報到，朝廷另遣大將來代耿都督；燕王大驚。未幾又報來代的是李景隆。燕王大喜曰：『原來是這個膏粱豎子！從未習見兵陣，授兵十五十萬，是自坑也！兵法有五敗，彼皆蹈之。』諸將請問其故，燕王曰：『軍紀不明，威令不行，一也；北平嚴寒，南卒柔脆，不能犯霜冒雪，二也；士無贏糧，馬無宿草，不量險易而深入，三也；寡謀而驕，色厲而餒，知勇俱無，四也；剛愎自用，不聽忠直，嵩喜佞諛，部曲離心，五也。知我在此，必不敢至。我當親救永平，誘之使來，然後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強敵在後，擒之如探囊取物耳。』諸將皆頓首稱善。于是燕王命道衍輔世子高熾守城，誠令勿戰。自將輕騎疾行，一晝夜直達永平。吳高等望見大驚，率衆迎敵。燕王命軍士大呼耿大將軍三十萬雄兵，殺得片甲不存，何況你等小卒，尙

沒有十分之一？一面揮軍掩去；吳高與耿璘部下兵士，皆不敢接戰，爭先奔竄，被燕兵斬級數千，敗回遼東。燕王曰：『我乘此可取大寧衛。』諸將請曰：『北平兵少，恐不能久持，且還師何如？』燕王曰：『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窺也。兵雖少，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有道衍在，我何慮焉！』于是從劉家口抄出松亭關後，徑趨大寧。——時朝廷正疑寧王，已削其護衛，聞燕王至，遂迎入城。鎮守松亭都指揮房寬，亦率諸將前來附降。

却說李景隆聞燕王遠出，心中大喜，卽下令全軍直搗北平。不日已至蘆溝橋，更無一卒駐守。景隆曰：『不守此橋，我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薄城下，築九壘以攻之；又結九營于鄭場村，以阨燕王之歸路。日令諸將辱罵挑戰。道衍親督軍士，憑城堅守。

有前軍都督瞿能，同長子鶯兒，次子鵬兒，督勇士百人，攻破張掖門。燕軍駭竄；能招呼後隊，無一人敢至，只得勒騎以待。景隆因功不由己，便生妬嫉之心，急發令箭，飭諭能曰：『不得孤軍深入，須俟明日大軍協力登城；違者軍法從事。』燕世子又

率猛將狗兒奮勇殺出。瞿能仰天大嘆，退向城外。道衍卽傳令，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凍結，竟成一座冰城，攻打不得。諸將多怨望，景隆束手無策。

燕王已旋師至于孤山，值北河水大，無舟可渡；王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凍合。』是夜，水果凍合，卽揮兵前渡。行至天明，遇見王師前哨都督陳暉，率騎士三千截住，大罵：『逆賊！不知梟首在卽，尙想回返巢穴麼？』高煦更不答話，挺鎗飛馬，直取陳暉。交手不數合，燕王鞭梢一指，大軍掩上，陳暉如何敵得，大敗奔走，部下死傷殆盡。燕王親率衆將，直追至鄭壩村，下令張玉朱能李彬徐忠房寬丘福丁勝高煦各攻一營，自率鐵騎直搗中營。王師因陳都督已敗，先自股栗；燕兵多新收塞外敢死之士，乘勝而來，銳氣百倍，奮呼衝殺，片時間九營皆破，王師四散。燕兵鼓行而前，道衍早在城頭望見，亟命馬雲龐來與翼英柳升等，從沙河永定諸門殺出接應。那時王師自己的敗殘人馬，奔來衝動了陣脚，營伍先亂，被燕軍兩面夾攻，腹背受敵，如何抵敵。景隆一想，走爲上著，就策馬先逃。九營軍士不見了元帥纛旂，個個慌張，俱棄了輜重，被

靡駭竄，勢如山倒。燕兵乘勝追殺，斬首不計其數。景隆連夜逃回德州。

燕王收兵入北平府，道衍率諸文武叩首稱賀，燕王曰：『正未也。彼雖敗，部下將士尙多，以我之衆，還不抵十之一二；若至來春，養成兵勢，便不易破。我今乘此嚴寒，先率輕騎攻取大同地方，彼必發兵來救，我即斂師而返；彼出我入，使之疲于奔命；南卒柔弱，死傷必多，然後乘其疲弊而擊之，使他片甲不返。』道衍曰：『此真神算！趁此士心奮勵，大王宜速起行。』

時建文二年春正月，燕王率師出紫荆關，攻廣昌，守將楊宗舉城降附；又攻蔚州，溜揮王忠李遠皆來迎降；遂進攻大同府。李景隆果領兵來救，方至宣府，而燕王由居庸關返於北平，王師凍餒死于道路者，三停之一，兵心怨苦，日以離散。景隆羞憤之極，乃約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合軍六十萬，三路並進，會于白溝河。早有哨探兵士，飛報燕王。王遣大將張玉丘福爲先鋒，星夜往白溝，占住地勢，自率大兵隨後進發。

當晚，燕王宿在營中，將佩劍挂于帳前，忽清嘯一聲，營壁間弓弦皆鳴，若相和應。

着。又帳外所植鎗刀，皆噴出火光，大如圓毬，鏗鏘夾擊，寒風凜然；士卒毛髮直豎。  
燕王謂其子高煦曰：『此勝兆也。』下令軍士秣馬蓐食，列陣以待。

王師前鋒都督平安輩能，率精兵三萬，先至。燕王親自出馬，大呼曰：『平安豎子！爾曾隨我出塞，知我用兵，尙敢來取死耶？』平安大罵：『逆賊胡說！』舞動大刀，直取燕王。張玉大喝：『匹夫，休得無禮！』手舉長矛，劈面相迎。

二將鬪有三十餘合，不分勝負。燕陣上丘福出馬助戰，瞿能就舞槊迎住。燕王令驍騎華聚，番騎谷允，兩將齊出；王師陣內瞿驚兒、鵬兒二員小將，大喝：『叛奴！認得我父子麼？』截往華聚、谷允捉對兒厮殺。內官狗兒舞手中爪稜鎚，縱坐下豹花馬，飛出陣前；王師陣上指揮何清輪動雙刀迎敵；交馬不數合，被狗兒一鎚打中右臂，死于馬下。

燕王見勝了一將，便揮軍冲殺過來；平安奮起雄威，反殺入燕陣內。——兩軍互相混戰。天色已暝，景隆大兵亦至，各自鳴金收軍。

明日整兵復戰，平安橫刀出馬，大喝：『逆賊！誰敢前來試我寶刀？』燕陣上朱龍

大怒，罵道：『小卒，敢胡言！』就挺鎗迎敵。戰了數合，朱能馬蹶仆地，飛身躍起。平安曰：『斬汝不爲好漢；快換馬來！』陳亨新附燕王，要建功勞；平安見他鎗法空疎，故買個破綻，誘他直刺進來，將身一側，鎗落了空，陳亨連人和馬攔入，被平安手起刀落，砍爲兩段。燕將見折了陳亨，皆有懼色。王曰：『折將亦偶耳！俟其氣少怠，保爲諸公破之。』就親自挺鎗索戰。

瞿能見燕王出馬，輪動鐵槊大喝道：『燕賊快快下馬受縛，免汝作無頭之鬼！』燕王大怒，咬碎鋼牙，來戰瞿能，——有五十回合。雕兒手拈鐵胎弓，搭起鸞翎箭，弓弦响處，正中盔上鳳翅，那枝箭挂在翅上不掉下。燕王這驚不小，便從帶橫路上拍馬而走，前阻高隄，瞿能已自追及，劈頭一槊打下。不料自己戰馬後蹄忽然仆倒，能如飛躍起，而燕王已一縱登隄，揮鞭逸去。徐忠見燕王受驚，馳馬來救，被陳暉側首飛出，舉刀照頂門便劈；忠卽回架時，刀從鎗桿而下，砍去兩指，血流袍袖，棄鎗而逃。燕將丘福火真唐雲三騎馬如飛殺出接應，平安與鸞兒鵬兒同聲疾呼，向前截住。瞿能遂翻身殺入

燕陣，所向披靡，莫敢撓鋒。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又各揮部下奮勇衝擊。——合戰逾時，燕軍將潰矣，忽東北上數萬騎兵殺到，皆勁弓長箭，疾若風雨。王師正當酣戰，怎敵得這枝生力軍？被他連斬了越雋侯金通淵，都指揮滕聚二將。又值北風大作，刮起塵沙，蔽天飛至；燕兵在上風，看得見王師；王師在下風，却看不見燕兵，昏昧之中，自相混鬪。瞿能與鷲兒先已陷入燕軍，無路殺出，皆身受大創而死。平安與雕兒等皆已中矢，各不相顧，只自捨命血戰。燕王失聲道：『南朝好將士！』亟令後軍各持束草，乘風縱火而來，勢若燎原，王師登時駭散。郭英平安等，引軍西走；李景隆陳暉等，又潰而南奔。燕兵只向南追，直至德州，斬首十餘萬，橫尸百餘里。委棄器械糧草，積疊如山。李景隆止剩數騎，逃向徐州而去。

原來燕王先會向韃靼借兵，有趙姓知天文者，說燕王是個真命，所以率師進關，徑趨陣前，剛剛湊着機會。——是故王師之敗，雖曰人事，亦有天意存焉。

其時濟南府有參政鐵公名鉉者，聞李景隆全軍覆沒，料燕王必來攻城，先募得義勇

三千，與參軍高巍，儒生高成寧等，酌酒同盟，慷慨涕泣，以死自誓。忽報有一小將軍名瞿雕兒，與王師相失，匹馬單鎗，來投麾下。鐵公卽命傳進，詢其來由，方知爲瞿能之子，父兄皆沒于王事，深爲太息。又連接探報，燕兵將至界上。雕兒稟道：『乞兵一千，願爲明公先斬來將。』鐵公令選壯士三百，隨雕兒出城。向南行數里，燕王第三子高煦，領兵早到。見有人迎敵，遂勒馬橫鎗，喝道：『百萬雄兵，殺得乾淨；你今還敢來送命？』雕兒大罵道：『燕賊！殺我的父兄，不共戴天。』挺手中畫戟，直冲過來。高煦一認，猜是瞿雕兒，將鎗遮住畫戟，說：『我有好言贈汝：李景隆部下上將千員，難總不如你？而今都做無頭之鬼了。你年紀尙小，若能棄暗來投，我當在父王前保奏，將來建立勳業，拜爵封侯，豈不富貴？』說未畢，雕兒大罵：『反賊！敢出胡言？』劈心刺去。高煦閃過，就勢挾住畫戟；雕兒便把高煦長矛掣住。兩邊用力一拖，都滾下雕鞍，那戰馬都如飛跑去了。高煦反奪了畫戟，雕兒却奪了長鎗，兩人步戰二十餘台。部下有番將薛祿，挺刀出陣幫助，雕兒大喝道：『好漢子不怕相幫。』高煦亦喝道：



『我與你一個對一個，不要人幫；大家騎馬來戰，分個勝負。』雕兒喝道：『便饒你。暗算的不是好漢。』于是兩人各回本陣，換了馬，從復交戰，大戰有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天色已晚，燕王大軍到來，各自回營去。高煦見燕王說瞿鵬兒如此英勇，這人要先除了他。燕王道：『既然了不得，須活擒爲妙。』

明晨，燕王諭諸將道：『我聞鉄鉉忠義之士，宜先禮而後兵，且觀其動靜何如。』諸將皆曰：『足見主公度量。』遂修書一函，差人送至城門，投遞門卒轉送與鐵公。看營內之意，大抵說朝有奸臣，騎危社稷，予遵祖訓，以清君側，用是勒兵待命，被李景隆耿炳文統兵百萬，強逼至此。今公爲柱石，惟望鑒予法周公輔成王意，開關講好，共樹宏勛。如或不知天意，不順人心，唯有傲甲鈍兵，以聽鈞命等語。鐵公冷笑謂高巍與高成寧曰：『燕王這廝，敢來恫疑虛喝？不用睬他。』高巍曰：『書固不屑答他；但燕賊自謂法周公輔成王，何不作周公輔成王論一篇以折之？——此伐謀之道，亦誅心之法也。』鐵公曰：『善。』高成寧即屬草。略曰：

昔者成王幼冲，周公負扆攝政；及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至誠上格于天，大風拔木，成王啓金縢，感泣而迎之。今皇上聰朋睿知，旣非幼冲之年；大王英武剛強，又遠在封藩之域。徒以太祖賓天，頓生覬覦之心，以致中外猜疑；君臣之義不明，則骨肉之恩滅矣。若大王能自知其過，而幡然省悔，將倡謀者解送闕下，削去護衛，請質所愛子孫，拱手聽命，夫如是而朝廷有不感格者乎？乃慮不及此，傳檄遠近，大興甲兵，侵掠疆土，願以清君側爲名，——是則效漢劉濞之倡七國，誅晁錯之故轍也。而謂法周公以輔成王，雖執途人而問之，誰其信哉！竊料大王之勇士，不過十萬，所據地方，不過數郡，將士殆亦疲矣。夫以大王之視君臣爲仇敵，叔姪爲陌路，安保十萬異姓之人烏合一時，而能效死盡忠者乎？一有蹉跌，噬臍奚及？倘以愚言爲忠告，速請解甲散兵，上表謝罪，以慰太祖在天之靈。——雖不能媲美于

周公，而亦不至若劉漢之貽笑于萬世。煩請殿下裁之。

鐵公看畢，贊曰：「此誅心筆也。」亦令人送至營門傳進。燕王覽之，悲甚曰：「彼惡敢當我哉！」即令諸將向城下挑戰。鐵公乃率義士三千，出城列作三才陣勢，請燕王打話。燕兵見鐵公匹馬立于陣前，皆爭先觀看相貌。燕王見鐵公手無軍器，亦去了銅鎗出來，開言道：「久聞參政能文能武，朝廷不用於將相，而棄于下僚，深爲可惜。」鐵公舉手道：「臣事君以忠，豈分別官職之大小？殿下身爲帝胄，職在藩封，爲朝廷之血脈，社稷之根本，卽有外侮，尤當首捍；爾乃躬自興戎，不識尊旨何在？」燕王曰：「我正所以衛社稷也。齊秦黃子澄輩一班小人，計欲搖動根本，必先翦落宗枝；諸兄弟皆已身受荼毒，朕則何能堪此！」鐵公曰：「殿下差矣！秦晉蜀王，何以獨不加罪？則是諸王之削爵奪地，皆其自取。漢時七國謀反，以誅晁錯爲名，殿下歸罪于齊黃二人，何以異是？」燕王曰：「天鑒予心，罪人斯得，我法周公以輔成王。」鐵公答曰：「殿下之言，可謂欺天。聖上之誠勵將士曰：慎毋使朕有殺叔父名。——親愛之義，至此已

極。乃殿下因有恩旨，反自挺身于行陣之間，殺戮天朝將士，自謂莫可誰何；是則司馬之心，行路人皆知之矣。』燕王曰：『汝出言無狀，將謂我佩劍不利耶？』鐵公曰：『忠臣不怕死。殿下與皇上義則君臣，親則骨肉，不顧天倫，舉刃相向，何況卑末；若大王之劍有靈，決先斬反賊首級。』燕王罵：『直恁無禮！』遂揮兵掩殺過來。鐵公軍則三千，皆用一弩十矢，梆聲响處，弩矢齊發，士馬皆被傷殘，只得退回。次日燕王指揮諸將攻城，鐵公嚴守。三月不能拔。

道衍進曰：『水攻爲上。諸山溪澗甚溜，可用土石堰之以灌城，城必墮壞，省却多少費力。』燕王大喜，立命築堰。不兩日，水勢漲溢，漸及城垣，城中百姓大懼。鐵公謂咸甯曰：『我當乘此機會，以殲燕賊。』乃附耳密授數語。又于夜半潛令軍人以鐵板闌于城門之上，闌板邊鑿兩孔，大索貫其中，用活扣扣定；索頭一抽，則鐵板隨下。又挑壯士伏于外壕，俟燕王入城，卽拉此吊橋，以絕後之援兵。一面令軍民人等，晝夜哭曰：『我百姓何辜，皆爲魚鱉？』卽有巡兵告知燕王，率領將士來看。見青衫數百，在

城上大呼曰：『請大王暫緩攻城，我等衆百姓來迎接大王入城也。』燕王曰：『鐵鉉降否？』青衿對曰：『衆百姓降了，怕他走到那裏去。』燕王乃令撤堰水。水甫消去，早有青衿二三百，率領百姓無數，皆執香前詣營門，俯伏在地。燕王令爲首的入營問話，高威寧同了兩個老青衿進營，叩畢起立。燕王曰：『是鐵鉉使你來詐降麼？』威寧曰：『能使臣一人，不能使百姓。』營外衆百姓齊叫曰：『大王是高皇帝之子，誰可得天下，誰不可得天下？做官的吃了俸祿，各爲着一邊；我們小民，怎肯捨着性命，遭羅殺戮之慘？因此合城齊心，都約會來降的。適才出城時候，聞得鐵參政死了，——這個還不知真假。』燕王曰：『我惱奸臣不服，本欲屠城；今爾百姓說來甚是有理，悉寬赦了。』衆百姓請曰：『小民愚蠢，不識大王安天下之義，見了雄兵，心中都懷着鬼胎，求大王按住六軍，我等各具靈漿，迎駕入城。』燕王深信不疑，下令退軍，揮衆百姓先去。王乃乘駿馬，張紫蓋，率勁騎數人渡橋。見城門大開，兩行百姓，齊齊跪下，山呼萬歲。燕王大喜，策馬入城。一聲震動，敢是鐵板下得太急了，剛剛打得馬額子，燕王和

馬同倒于地，大驚躍起，飛跨從騎而逃。城外挽橋壯士，又急切挽不動，燕王竟從橋上馳去。到了營中，喘息甫定，大發雷霆，勅令軍士架起雲梯衝車，盡力攻打，破城之日，不分老幼男女，悉行屠戮。兩日之間，已被飛礮擊壞數處。鐵公乃書高皇帝神牌，懸在各城塔外邊，燕王視之，只得束手。而兵士亦皆倦苦力疲。公乃令長子福安與瞿鵬兒，督率壯士，於黑夜突擊燕營，斬殺數千，大勝一陣。燕王益憤，計無所出。

忽西北角上塵埃張天，乃是盛庸與平安二將，打聽得燕王圍困濟南，收集逃散之兵，共有七萬，星夜來救。燕王卽令撤圍，向前迎敵。鐵公道：『是必有救兵來了。』遂率領諸將，殺出城來。燕兵前後受敵，大敗虧輸。鐵公與盛庸合兵追逐，復了德州，兵勢大震。

燕王逃至河間，方屯駐了人馬，亟召道衍計議。道衍曰：『今平安盛庸集于西路，大王且捨之，速攻滄州。滄州土城潰圯日久，守將徐凱素無謀勇，一鼓而下，則兵威復震矣。』燕王便由天津至直沽，一日夜行三百餘里，已至滄州城下，凱猶不知。燕將張

王率勇士從東北隅肉薄而登，遂拔其城，生擒徐凱，餘衆悉降，燕王命盡坑殺之。復率將士鼓行而南，臨清館陶諸處，皆望風而解；遂掠濟甯。

鐵公聞之，謂盛庸曰：『燕賊欲循河而向淮陰，直赴金陵耳。我與公率兵躡其後，則餉道不通，彼必還戰，戰則破之甚易也。』早有探隊報知燕王，王曰：『盛庸何足爲慮？所慮者是鐵鉞。』亟率兵從舊路而行，正與王師相遇于東昌。鐵公素知燕王善用奇兵，盡人之背，乃以陣後設置火礮藥弩毒箭等物，于地中布沙以掩之，令人密伺燕王到，即發機。部署已定，乃擺列三才陣勢以待：左右兩翼分開，中間凹進，若心字形。燕王見之笑曰：『彼欲誘我攻陣，以兩翼之兵圍困人耳。此等陣法，只好哄小兒。公等看我破之。』張玉進曰：『大王以正兵衝其前，臣以奇兵擊其後，把他這個心字陣便碎作兩半。』王曰：『正合我意。再令朱能王驥周長谷允領番騎攻其左右，則四分五裂，豈僅兩半哉！』燕王乃自率精騎，直搗中堅，鐵公揮軍圍之。張玉督勇士從陣後沖殺過來，地中火礮弩箭齊發，連人與馬，盡打得稀爛。——可憐張玉是燕王第一員愛將，却不

知做了個替死的鬼。——燕王正戰時，聞陣背後地雷大震，知已中計，急欲殺出，被鐵公在高處以旂招展，燕王殺向東，旂便向東展，軍士亦向東圍。但因帝命毋殺叔父，鐵公要活擒之，以解京師，是以諸將不敢加刃。正遇着瞿鵬兒，直近身，手抽出鋼鞭，向肩胛打下，燕王頭用寶刀招架，恰與鋼鞭鏗的一聲，接個正着，心甚危急。幸朱能谷允二將殺到，雙戰雕兒，燕王方得了性命；又虧高煦率領薛祿華聚鐵甲三千，奮力進擊，直透重圍，翼蔽燕王而出。——全軍大潰，不啻星散雲飛，土崩瓦解。

## 第十七回

黑風吹折盛帥旂 紫雲護救燕王命

建文三年春三月，平安盛庸合兵追逐，斬殺燕兵數萬，燕王晝夜逃回北平；復了德州真定諸處，王師大震，報捷至京。帝臨朝謂羣臣曰：「耿炳文，老將也，而摧鋒；李景隆，善用兵也，而敗衄；盛庸素未知名，鐵鉉又是文儒，乃能連敗燕兵；——知人固



未易也。』僉都御史景清對曰：『誠如聖諭。臣請以北伐之事，崑任鐵鉉，燕藩不足慮也。』帝又詢之諸大臣，多舉盛庸。乃兩從其議，授鐵鉉爲兵部尚書，崑守濟南，扼住中路。封盛庸爲歷城侯，平燕大將軍，總理北伐，從東路進兵；副將軍吳傑平安截其西路，爲遙應之勢，共搗北平。

燕王聞了這個信息，心中憤鬱，卽召道衍責之曰：『當日是你倡言用兵；今者債敗至此，尙有何說？』道衍曰：『我會說過，師行必尅，但費兩日，——兩日者昌字也。——從此勢如破竹矣。』燕王又命金忠卜之，曰：『進則得天位，退則失士心。』于是諸將吏皆願效死。

燕王遂命丘福譚淵爲前鋒，朱能張輔爲二隊，自統了大兵合後，南向進發，與王師相遇于夾河。燕王列陣于東北，盛庸列陣于西南。王見盛庸陣勢整齊，不能遽破，乃令諸將挑戰。譚淵出馬罵道：『殺不盡的敗將，快把頭來獻納！』王師陣上一將出馬，有似執皂旂張使者模樣。——此將姓張，從無名字，人呼爲張皂旂，亦稱爲皂旂張；每至

攻城陷陣，常皂旂當先，以此得名。他的飛叉兩股，擲去殺人，百發百中；舞動起來，任是千軍萬馬，近他不得。向爲魏國公之部屬，差來助戰的。——燕王素知其勇，一見皂旂出陣，便大驚曰：『此人是幾時到的？又添我患矣！』譚淵曰：『大王不要長他志氣，看小將擒之。』就挺鎗出馬，直取皂旂。戰勾二十回合，但見飛叉愈緊，鎗法漸慢。譚淵霍地回走，早被皂旂一叉擲去，正中頸子，直透咽喉，死于馬下。淵部驍將董中峯大怒，舞刀來戰。莊得大叫曰：『張將軍看我斬此賊。』皂旂卽撥馬回陣，讓莊侍與燕將交鋒。不十合，斬中峯爲兩段，燕軍大駭。朱能張輔縱馬齊出，莊得力戰兩將，全無懼怯。燕王贊道：『南朝有這樣好將，待我送他枝雕翎箭兒。』挽弓廳的一箭，正中面頰。莊得負痛跑回，馬蹄忽蹶仆地，被朱能趕上一鎗搠死。——大家鳴金收兵回營。

燕王謂將士曰：『要敗南師，先執皂旂。爾等與皂旂交戰，務須佯敗，誘之穿營而走，若是別人，不敢來追，皂旂胆大包身，必然追入。我伏絆馬索擒之，不怕他鑽下地去。若有後應之人，俟其殺入營中，四面亂射，不怕他飛上天去。』布置已定。詰旦，

朱能出馬，大罵皂旂：『我今生擒汝來，剗取你的心肝，以祭譚將軍。』皂旂性極焦驥，飛出陣來，舞叉直奔朱能。朱能略戰數合，即向左營側首而走；皂旂不捨，放馬追入。朱能回身再戰兩合，從後營逃去。皂旂再趕時，伏兵大喊一聲，幾條絆馬索亂扯起來，人馬並倒。皂旂一跳而起，輪動飛叉，立殺數人。衆軍士撓鉤鎗刃，四面蜂擁攢刺，渾如雨點一般，皂旂便有三頭六臂，怎能抵擋？身負重傷，流血滿地而死。死後猶執皂旂，挺然直立，燕軍莫不胆寒。

時盛庸聞燕營吶喊，問誰能往救皂旂將軍？驍將楚智應聲而出，帶領壯士百人殺向燕營。遙見皂旂揚起，只道被圍在內，大呼殺入，叫張將軍，却全不動彈，方知已死。隨後返身殺出，燕軍四面圍來，萬弩齊發。楚智與將士百人，皆被射死。盛庸即忙揮兵沖殺過去，燕王親自當先率兵大戰，——自辰至未，不分勝負。

可煞作怪！忽東北上黑風大起，山谷震動，沙霧漲天，瓦礫夾擊；王師營在下風，被打得頭臉盡傷。盛元帥大旂頹然一折兩段，那上半截旂桿，竟刮到九霄雲內，直吞下

來，聲若山崩，地土裂開數丈，陷入好些人馬。燕兵乘風縱殺，皆用的火鎗藥弩；王師眼都眯了，只辦得拋却鎗刀，棄了甲冑，亂竄逃命。被燕軍直追至滹沱河，斬殺不可勝數。盛庸連夜奔回德州。燕王大勝，諸將皆稱賀。

道衍進曰：『吳傑平安，尙未知盛庸敗走，可令人報之，賺他出兵來救。只須如此如此，必中我計。』燕王曰：『正合朕意。』遂令軍人雜于逃難百姓之內，奔入真定，報

云燕師雖勝，苦無糧草，今在各村堡擄掠，殺害我等良民。吳傑信以爲然，即點起軍馬，

飛馳前往，意欲掩其不備。及到藁城，早服見燕軍列陣以待，吳傑大驚。平安曰：『雖然誤聽傳言，今日且與他決個死戰。』吳傑曰：『燕逆崙好陷陣，待我拂個陣勢，伏兵誘他，強如陣上爭持。』就暗傳號令，結下個四象方陣。燕王一看，笑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戰，我以精兵破其一隅，則其餘自潰。』隨命薛祿率領番騎攻其前，自率驍騎擊其後。吳傑伏下斬馬足的軍士，却在陣前；伏的弓弩手，反在陣後，偏偏不湊巧；薛祿殺進陣去，被那伏兵砍倒戰馬，生擒了薛祿；燕王殺進陣時，被弓弩手圍住亂射，

矢集于蠶旂者有如蝟刺，而燕王左右格殺，卒未嘗中一箭。——平安暗自驚訝。可又作怪，刮喇喇狂風大作，發屋拔樹，空中瓦石亂飛，如前日打盛唐軍無異。燕將朱能丘福馬雲房寬冀英等，逞着風威，併力殺進，王師大敗。薛祿被擒在陣，乘飛沙昏暗，掙斷繩索，奪了馬匹軍器，助着燕王，從中殺出。吳傑平安勢不能支，只得奪路而走，奔回真定，閉城堅守。

且說燕王連夜進兵，攻打真定。道衍曰：『真定城堅難破，不若攻取大名府，彼四面無援，必然自困。』燕王遂引兵南行。吳傑平安手加額曰：『我事濟矣。』即發兵斷北平餉道，掠取糧草，燕軍之運餉者不敢進。而燕王頓兵大名，軍中乏糧，皆有怨意。燕王怒謂道衍曰：『此乃爾之妙計。』道衍曰：『大王未之思耳。彼截我餉，我亦截彼餉；以彼餉爲我餉，是則我有餉而彼無餉也。』燕王喜曰：『好個和尚！』乃遣大將李遠丘福薛祿，率輕騎六千，至濟甯穀亭，殺散守糧軍士，盡行劫之。又遣劉江張武，率兵潛往徐沛地方，放火燒了數千糧艘。

飛報入京，朝中大震。帝亟謀之廷臣，文淵閣博士方孝孺對曰：『臣聞燕逆三子，最寵是高煦，每每傾陷世子。向有內監黃儼者爲高煦之心腹，反在世子高熾左右伺察勦靜。臣請頒書于世子，許以王燕，令歸朝廷；再齎些財寶，以啖黃儼，令其報與燕王，世子已經內附，則燕王必班師，而父子兄弟，舉刃相加矣。』帝立命孝孺屬草，遣錦衣衛千戶張安使燕。先去投見黃儼，以明珠十粒，黃金十錠送上曰：『當今所賜也。』儼曰：『臣無寸勞，何故厚賚？且目今正在用兵，易起嫌疑，亦不敢受。』安曰：『夜闌更靜，鬼神不知，何有嫌疑？朝廷之意，不過要汝報一信耳。此信一報，有利于公監，有功于國家，終身富貴，受用不盡。惟君裁之。』儼聽說有利于己，就問道：『是何信？咱做得來無有不做。』安曰：『明日有封書送與世子，卽煩差個使者，星夜送到軍前，報知燕王就是了。』儼曰：『咱曉得了，這是做得來的。如此小事，難道朝廷差咱不得，要賜金珠與咱麼？』張安諳他收了，悄然別去。于次日黎明，去謁世子，將御書呈上。世子手中接書，心內猜疑，料是反間之計，乃對安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此書須

送到父王軍前，卽煩天使一行。」遂喚心腹衛士數員，押着張安星夜馳去。黃儼所差之人，已先到了半日，報燕王曰：「朝廷有書與世子，世子反矣。」燕王以問高煦，煦曰：「世子向者結交太孫，今有書至，造反無疑。」燕王俯首沉思，而衛士送張安適至，并璽書一函，尙未啓封也。燕王拆視云：

皇帝密諭燕世子高熾曰：爾父棣爲孝康皇帝同產之弟，朕乃爾熾同太祖之兄也。高皇帝計慮久遠，遺詔不許奔喪，爾父棣已至淮安，怫然而返，遂萌不軌之念，——不特藐朕冲齡，并視祖訓爲弁髦矣。迨至勾軍練士，叛跡丕彰，朕止削其護衛，逮其官屬，冀其翻然儆惕，庶可以全親親之誼；乃竟悍然不顧，擅執天子命臣而戮之，與師造反，攻陷城池，荼毒黎庶。爾父謂朝有奸臣，舉兵以清君側；夫爾父之所謂奸臣，乃朕之忠臣也。若欲爾父謂之曰忠，則必舉社稷面奉之，斯爲忠矣。朕之訓將士也，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爾父則反藉朕言，自

謂莫可誰何，挺身行營，殺害將士，屠滅六師。本應告之高廟，再行天討；姑念爾熾素性惇和，秉彝不泯，尤能幹父之蠱，爰命世襲藩封，爲屏爲翰，以衛朝廷，如帶如礪，永及苗裔；并赦爾父子不問。朕豈肯爵其子而殺其父，俾爾熾受賣父之名哉！高皇帝在天之靈，其鑒予心。欽哉毋忽！

燕王看畢，大怒曰：『嗟乎！幾殺吾子。』遂拔劍砍斷袍襟誓曰：『吾當臨江一決，誓不反顧矣。』遂部署諸將，命李遠朱能爲先鋒，由館陶渡河，進攻東阿汶上沛縣。正遇王師三千，運餉北上，燕將番騎指揮款台，領十二騎奮呼殺入曰：『燕王大軍到了。』將卒皆驚走，糧餉盡爲燕兵所得。——威聲益震，州縣望風而降。燕王徑趨宿州。

時平安探知燕兵南下，聚集馬步三萬，從後躡來。燕王乃親率精銳八千，持三日糧，星夜走至淝河，先命朱能丘福各領一千，伏于淝水兩岸旁林木中；又命王眞劉江各率騎士三百，束草于囊，若卷帛狀，載之馬上，前去迎敵，——『只要輸，不要贏，誘至淝



水相近，將東囊沿路拋擲，彼士卒必來爭取，你二人看伏兵齊發，回身復戰，務要殺他片甲不返。』王真劉江領令而行。早有平安前部丁良朱彬，率軍先至，見燕兵甚少，吶喊殺進；王真劉江二將，佯作驚狀，且戰且走。看看誘至靛水，燕軍便拋了東囊，丟了旗鎗，落荒奔逃；王師俱各爭先搶拾。忽聞金鼓齊鳴，丘福朱能統兵左右殺出，王真劉江回馬奮戰，以一當十；丁良朱彬皆沒于陣，王師被殲無遺。

次日平安兵到，與燕軍兩陣對圓，有新來番將火耳灰者，大喊道：『看小將立擒燕賊獻于麾下。』遂舞動鐵蒺藜出馬。——原來火耳灰者官居番騎指揮，爲河北總兵官趙清的前部，吳傑特地借來助戰的。——燕王見了，喝采道：『我若得此番將，便是王者無敵。』王真道：『待小將生擒他來。』挺鎗飛出。交手不十合，但見王真腦漿直注，頭盔粉碎，兩腳掛于蹬間，被戰馬拖去。火耳灰者竟沖過陣，直取燕王。那邊快，這邊更快，胡騎指揮童信，暗放一箭，早中馬眼，那馬直立起來，把火耳灰者掀翻于地，被燕兵生擒去了。火耳灰者部下番奴帖木兒，飛馬舞刀，陷陣來救。童信又發一矢，正

中肩甲，亦被生擒。平安見折了二將，斂兵而退，回至宿州屯札。一面約會淮北總兵何福，一面申奏朝廷，求京軍出助。

時朝中徐魏公輝祖先已慮及燕兵日近，平安孤軍不能支持，請于建文帝挑選京軍二萬，渡江而來。何福得了平安羽檄，亦已統兵星夜來會。燕王聞報，籌度一番，便問火耳灰者何在？軍士如飛解至，乃親釋其縛曰：『汝肯順我否？順則朕當倚汝爲心膂，不順則當與帖木耳同送還平安部下。汝係英雄，朕豈肯加害哉？』火耳灰者見燕王大有度量，倒身下拜道：『願聽指使。』于是燕王拜爲宿衛左將軍，又賜以酒曰：『目下徐輝祖將次到淮，汝可引五千精兵向前截住，不要放他過來。待我破了何福平安，那時別有命令。』火耳灰者率兵自去。燕王又諭將士曰：『我兵深入，利在速戰；而平安結連何福，爲持久之計，必先斷其糧餉，然後可勝。』卽命譚清李遠領馬兵五千，南喻淮河，掩擊轉餉兵士，并燒載糧舟楫。乃親督鐵騎二千，精兵三萬，星夜退至小河，結營于河北岸，令鐵騎守定橋梁，背水列陣，以待何福。平安大軍到時，見燕兵已經渡河，就列

陣于河東南。燕王策馬立于陣前，大呼曰：『何總兵，汝何苦受平安豎子之愚，統兵來此！』話猶未絕，何福舞刀驟馬，大喝：『燕賊！我來取汝祭刀。』燕陣上老將陳文應聲喝道：『潑賊！有我在此。』挺鎗敵住。戰及數合，福即敗走。陳文應馬追來，手中鎗只離着後心尺許，何福一閃，霍地扭過身來，手起刀落，斬陳文于馬下。伊弟陳武大怒，舉手中鎗飛出陣來。平安道：『何將軍看我擒他。』就舞稍接住，大戰二十餘合。武亦佯敗，用回馬鎗翻身刺入。平安眼明手快閃過，接住鎗桿，猛力一拖，陳武倒落馬下，再加一稍，了却性命。燕陣上李彬便飛馬直取平安，何福又舞刀接住。燕王回顧衆將，令遠助陣，却不道平安已舉稍飛到，燕王吃一大驚，措手不及，轉身從斜刺裏落荒而走。平安縱馬追上，舉稍直刺，剛及那馬後股，把燕王掀翻在地；忽有紫鬃從地湧出，罩住燕王，雲內一神人執鞭擋住。燕將朱能王騏童信皆飛馬追來，大呼：『平安豎子，勿傷我主！拿你碎尸萬段。』平安急回馬敵住王騏，朱能與童信已將燕王救回。王師陣上都督陳暉，乘此機會，即揮大軍沖殺過去，个个勇氣百倍，李彬王騏皆敗陣而逃。

朱能等保着燕王，疾忙渡河先走；諸將士被王師圍住，隨從不及，大敗虧輸，止辦得各自逃命；又被王師逼將上來，爭橋不得渡者，大半溺于水中。平安何福等奪橋而北，直殺得燕王走投無路。幸大將張武與二子高煦，領八千生力軍來救，平安方才收兵回營。燕王慰勞了諸將，下令堅壁固守。王師每日挑戰，裸體辱罵，高煦忿極，進曰：「兒願出陣，立斬平安。」燕王曰：「兒雖勇，平安不可輕敵。我只待譚清李遠劫餉兵回，則彼救死不暇，又焉用戰。」忽報火耳灰者已被徐魏公殺敗逃回；燕王正在午膳，不覺失箸于地。

## 第十八回

陳都督占讖附燕王

王羽士感夢迎聖駕

徐輝祖破了火耳灰者，統軍前來，平安何福陳暉等衆將接着，言：「燕王聞禁軍一出，胆已喪矣。」魏公曰：「不然。彼已深入，利在速戰；我堅壁待之，糧盡必潰。」

廉頗之拒秦，司馬懿之拒蜀，皆是此意。獨是朝中一班文臣，不諳軍旅，只道我既請于天子出師，而又不敢交戰，其間必有多少猜疑，（況且燕王與我爲妻舅親，）倘懼讎擄，百死莫贖。我唯盡力交鋒，完我臣節。——勝負固未可定也。」何福曰：「魏公忠亮，四海咸知，又爲聖主信任，何慮之有？」平安曰：「那白面書生，閑時掉舌，臨難縮頭，是他長技。魏公之見是也。末將無能，敢不爲公前驅。」

明晨會戰，魏公親自出馬。燕王令驍將李斌迎敵，與魏公交手，十餘合斬于馬下。卻指揮韓貴接戰，不三合，魏公奮其神威，大喝一聲，揮爲兩段。魏公指揮三軍，捲殺過來，燕兵大敗。高煦率兵來救，與王師且戰且走。天色已晚，魏公收兵退回。

燕王奔走五十餘里，安下營寨，會集諸將計議，皆曰：「懸軍深入，糧餉無多，目今暑雨鬱蒸，不特轉運艱難，而且恐生疾疫，自宜旋師，再圖後舉。」燕王曰：「我師一動，後有平安何福，前有盛庸吳傑，即欲生還，可得乎？」乃下令曰：「欲旋師者左，不欲旋師者右。」諸將多趨于左。王怒曰：「公等自爲之。」朱能拔劍起曰：「當日

大王命金忠卜數，言六馬渡江，在大雨之年；今正應此兆，豈可退耶？如有再言旋師者，先斬以徇。」於是諸將復趨於右。燕王大喜，即命秣馬造飯，五更發兵前進。

先鋒朱能距魏公營五里，駐下軍馬，噉响三聲，王師大驚。魏公出營看時，見燕軍大隊俱到，已經列陣。魏公想道：「怪不得燕王屢勝，原來是百折不回的。」疾忙披掛上馬，出營搦戰。燕王料將士無他敵手，親自出陣，舉手問道：「魏公別來無恙？」魏公答道：「有恙就反了。」舞刀直取燕王，燕王挺鎗劈面相迎。——兩人大戰有八十餘合，不分勝負。只聽得魏公營內忽然鳴金，不知何故。魏公大喝道：「且消停，拚個你死我活。」燕王因連日交戰，也覺倦乏，亦厲聲道：「好漢子不要帮手，少間再戰。」魏公回營，見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齋有勅旨，是召魏公班師的。魏公接旨，問出自上意否？陳禮部曰：「朝議以淮南現有梅駙馬重兵屯扎；倒是京師單薄，不可無老臣良將，爲之宿衛，是以召公。并命我二人在此參贊軍務。」魏公撫膺太息曰：「大事去矣！」遂請平何二將軍語之以故。二將大驚曰：「我軍已三日無糧，採蕪而食，魏

公一去，恐有瓦解之勢，奈何？』彭寺丞道：『各位將軍，何不公上一表，保留魏公，毋使後悔。』魏公曰：『不可。我昨日料及於此。』遂囑平何二將軍，盡忠報効朝廷。二將皆泣下曰：『誓以馬革裹尸，不但不敢負聖恩，亦不肯有負明公也。』魏公卽于是夕二更班師，命軍士啣枚疾走，天明已走百里。

燕王正在披掛上馬，營門軍士報道：『徐魏公已拔寨矣。』燕王心中大疑，料必乘我之後。有謀者報云：『魏公奉旨召還。』燕王以手加額曰：『天助我也。』又報譚李二將軍皆已回來，燕王問截餉何如？李遠對曰：『淮河餉舟，悉已燒完。』譚將軍殺散運糧軍士，盡奪其糧餉。不意陳暉徐眞等統三萬兵來，衆寡不敵，又被奪去。』燕王曰：『彼若得餉，就不可破。』卽命高煦率兵與平安搦戰，自率朱榮劉江等領了輕騎八千，星馳而去。陳暉不料燕軍又到，倉皇迎戰。燕王暗發一矢，正中陳暉面門，翻身落馬。朱榮劉江奮勇爭先，殺傷萬餘人，王師潰敗，糧餉盡被燕人劫去。到得敗兵馳報，平安已赴救不及。燕王還兵，就從營後殺來。平安正要迎敵，高煦朱能丘福等望見，統率精騎

突擊，直搗中堅，橫貫王師。陣中裂斷爲二，部伍大亂。何福率兵來援，又被李遠諷誘，截住混殺。燕兵既得糧草，勇氣百倍；王師飢困數日，無力戀戰，多棄甲投降。平安知勢不可爲，遂于馬上自刎。何福孤掌難鳴，急收敗殘軍馬，星夜走回靈璧齊壘。燕王率兵追上，四面圍住。壘中亦久乏糧，將士率馬而食，軍心離渙，不能固守。福下令，于明日聽放號砲，盡力殺出，就糧于淮南。不期燕王于是旦放砲攻營，何福部下誤認爲號砲，開門突出，燕軍一擁殺進，早已截住寨口。王師進退無路，皆墮入壕塹之中。都指揮宋垣，參將馬溥等，皆戰死；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亦同死于難；唯有何福單騎遁去。燕王此時已無返顧之虞，遂下淮南。

有駙馬都尉梅殷，先奉帝命，在淮安募兵十萬屯駐。燕王遣人假道，梅殷不許，割使者耳鼻遣還。燕王怒曰：『我今渡江要緊，姑放着他。』隨轉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前來迎降，燕王大喜，由此得渡淮河，徑趨揚州。

巡方御史王彬，正在城中與都指揮崇剛繕甲練兵，同心守禦，召募得力士火千斤爲



大將。不意守備王禮與其弟王宗，羽黨徐政張勝等，詐傳力士之母暴病，呼其子歸。于夜半入公署潛放火，王御史倉忙出堂，竟爲賊擒。崇剛適來救火，亦被拿獲。王禮等卽向燕營獻納。彬與剛大呼罵賊，同時被戮。

燕王入城，招撫軍士，下令渡江。諸將稟曰：『江北船隻，彼皆遣人燒盡，如何可渡？』燕王命取高郵秦州小船二十，令華聚狗兒巡哨至浦子口，以窺動靜。正值都督俞事陳瑄，兵部侍郎陳植同奉帝命，統領舟師，前來拒敵。行次龍潭，忽有燕子數百，築於橋上。瑄久有附燕之意，對天默禱：燕王當爲天子，羣燕飛向江南；若燕王當敗，羣燕飛向江北。說也可怪，燕子悉向金陵飛去。于是下令曰：『燕王以一旅之師，破朝廷百萬之衆，此則天意，非由人力。今已臨江，一木豈支大廈，徒使無辜盡遭屠戮。爾等意下何如？』衆將及軍士齊聲願降。陳植奮然立起，斥瑄背君降賊，狗彘不食，遂爲瑄下所殺。陳瑄取了首級，具舟前迎。忽見有哨船數十旂吶喊，乘着順風，隨流衝上。陳瑄令將士大聲說是迎燕王的。華聚問有何爲信？瑄將陳侍郎首級，懸于竿上以示燕兵

曰：『此督師兵部侍郎某之首級也。』華聚令人報知燕王，燕王乘小舸飛至。瑄迎上大艦，叩首稱賀。王曰：『識天命者唯公一人。』瑄進言曰：『京口密邇金陵，尙有數萬雄兵屯集，須預爲圖之。』燕王曰：『公言是也。』郡指揮吳玉進曰：『京口守將童俊，與臣至交，願往招之，請大王泊舟以待。』燕王大喜，卽遣吳玉前往。翌日，報命降表已至。王乃祭江誓師，揚帆直向金陵：旌旂蔽日，金鼓震天。防守采石礮軍士，悉來迎降。

建文帝知事不可爲，乃命兵部尙書茹常，都督王佐，及李景隆，往見燕王，願平分天下，割南北以爲界。燕王笑曰：『公等欲作說客耶？我始無罪，以奸臣離間，削爲庶人；今者救死不暇，曷用地爲？但得奸臣之首，卽解甲謁孝陵，永奉北藩。天地神明，鑒予斯言。』茹常等還奏帝。又令谷王穗安王權，同見燕王，再申割地之議。燕王曰：『試爾斯言誠耶僞耶？』谷王曰：『大兄洞見矣。』燕王乃設宴與二王痛飲。臨別，執手曰：『爲我語諸弟妹：賴宗廟神靈，相見有日。』二王回後，帝與羣臣皆束手無策。燬

魏燕師進逼金川門，谷王穗與李景隆，已開門迎入。魏國公徐輝祖率家丁巷戰，敗歟。帝亟還宮，羣臣從者五十餘人。帝召劉皇后曰：「汝先死，朕卽來，泉路相會。」后遽拜別了帝，獨進椒房，令宮人從外縱火自焚而死。帝亦欲自殺，諸臣咸來抱持，拉住龍衣痛哭。少監王越跪奏曰：「昔高皇帝升天時，曾言劉基進一秘箴，到國有大難，方可啓發，——今藏在奉先殿左。」帝亟命取看，是個朱紅篋，有玉璽封記，鎖皆灌鐵。程濟立爲槌破，見內藏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畢備。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行，餘從御溝而出，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劉先生早知今日矣！」程濟卽親爲帝剃髮。吳王教授楊應能，監察御史葉希賢，（改名應賢）皆薙去髮鬚，以應度牒之數。帝顧諸臣曰：「卿等各散，勿以朕爲念。」御史曾鳳詔叩頭流血，必欲隨駕；羣臣齊奏，皆願從行。濟曰：「諸大臣素有名望，亦且人多，難掩耳目，恐有蹉跌，斷乎不可。」帝乃止留小臣數人。將東宮交于兵部侍郎廖平，揮令速走。諸臣皆大慟而去。帝乃與程濟等遵照篋內遺言，分路出宮。正是：

君王變作如來相；

臣子充爲行脚僧。

先一夕，有神樂親道士昇，夢見劉伯溫便服坐于西房。昇曰：『不意師相亦在園城之內！今者朝廷危急，何不進一奇策，以救天子之難？』伯溫曰：『正爲救難而來。汝可掉一小舟，泊于鬼門，渡一僧人到此，我有話說。』昇曰：『我今無處逃命，何暇去渡僧人？』伯溫曰：『此僧卽當今天子，其跟隨者皆忠臣也；將來女英雄出世，尙有建文皇帝二十餘年位號。汝可速往救之，日後自然富貴。』忽空中有神厲聲道：『奉高皇帝御旨：命王昇到鬼門左側，迎接太孫帝駕。』昇大驚而覺，渾身流汗，細思此夢神異。卽偃掉舟前去鬼門探望，果有一僧倉皇而出。道士向前叩頭，稱萬歲，臣在此候駕。帝恐是燕王之計，躊躇不應。道士曰：『昨日夢高皇帝及誠意伯劉公，命臣來接；請速登舟到觀，遲則恐人知覺。』帝恍然大悟，朱篋內所書，會于神樂觀也。遂乘舟至太平門，昇引進觀之西房。俄而楊應能，葉應賢皆至，共十一人。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呼，

勿勿用君臣禮數。』諸臣皆泣諾，環坐于地。道士進夜膳畢，帝詢其所夢，王昇具說伯  
祖之辭，且曰：『據夢中言，誠意伯之英靈，亦護駕在此，陛下終登大寶也。』帝謂程  
濟曰：『當年燕師未起，汝已先知；今者道士所夢，汝可爲我卜之。』程濟焚香佈書，請  
帝對天虔禱，諸臣俱隨帝向空禮拜。程濟卜得坤卦，秦帝曰：『卦得甚奇甚奧。』諸臣亟  
叩之，濟曰：『坤卦純陰，主女子乘陽起兵；當在中州。初爻履霜：是陰之始變。——至  
于堅冰，則陰象太盛，恐不止一女子已也。二爻直方，大是女子，而有董大忠義之概，  
——象曰，地道光也；是其橫行無敵，坤德煥發之候。三爻合章可貞，是納合章美，貞  
且久也。——象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是豪傑之士，知其光大而從之，爲此女之羽  
翽。然曰，无成有終，似乎无所成也，而又有終；有所終也，而卒无成。故四爻曰括囊  
，无咎无譽：此言其不從者，括囊以處，無榮無辱也。五爻之黃裳元吉，是他當陽之儀  
；裳爲女子之衣，以陰居尊，而有中順之德，則其推戴故主之義矣。然而上六曰龍戰於  
野，其血玄黃；究竟陰陽兩傷，而非混一之象；燕固不能滅彼，彼亦不能滅燕；歸於濛

繪冰釋。——其所以然，則非臣之所能詳察也。」楊應能曰：「卦兆如此，似可復興。何不渡江而入中原，以俟機會？」程濟曰：「不可。象辭曰，利牝馬之貞，指彼而言；君子有攸往，指此而言。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說君子大師當之。中原在東北，不可往也。今且向西南，權作括囊之人。若果有女英雄出世，那時相機而行，亦未爲遲。」衆皆稱善。帝遂決意南行，議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楊應詒、葉應賢，俱稱比邱；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中書舍人郭節，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僧；編修趙天泰，時衣葛，即稱衣葛翁；欽天監正王之臣，號老補鍋，卽以此作生業；鎮撫牛景先，號東湖樵夫；賓輔史彬，待詔浦洽，爲吳越東道主。分撥已畢，帝曰：「我先往滇南何如？」史彬曰：「西平侯之心，未知果能効忠於陛下否？亦不可不慮及也。」時天已微明，葉應賢曰：「此處不宜久留，且出了禁門，再議去向。」史彬曰：「須得舟楫才好。」遂與牛景先同步至中河橋，適有一人搖着小艇，唱吳歌而來，——乃彬家遣到都門以偵吉凶者。二人大喜，急返觀中迎帝，並諸人登

舟而去。——時建文四年夏六月也。

## 第十九回

女元帥起義勤王 衆義士齊心殺賊

建文四年六月朔，月君返至山東，燕王已下江南。濟上一帶地方，皆經兵燹，城市荒涼，禾黍蕭條，不勝感慨。卽同鮑師先到董家莊上，曼師迎道：「好游好游！你的仇家，竟自輕輕便便過去了。」月君道：「我若在此，何難擒之？」鮑師道：「他有他的時，我有我的運，而今方合着機會哩。」董彥杲道：「昨有下路人來說：萬歲益徵召勤王兵入衛京師，南北阻隔，詔書竟不能到這裏。而今竟無一人敢赴國難者。」月君曰：「如此，我便勤王。從來起義師，原不必有詔書。明日與君等插盟，倡起豪傑，竟下江南。我看卸石寨好個形勝地方，可先取來，安頓諸公家口，免生反顧之慮何如？」彥杲道：「這個寨內，多有莽漢子在某部下，皆可一呼而集。其山岡上有大寺一座，名寶華寺，向

爲少陵僧居住，教習鎗棒，今已空着，就可藉此創立營寨，最爲便利。」月君道：「這就是了。但舉大事，全以忠義兩字爲主，使天下之人，咸知我等真爲國家之難，不是私有所圖，以僥倖富貴。武王曰：『予有臣三千唯一心。庶可以倡之於始，而收之於終，不作烏合之衆，聚而勿散，方是大丈夫的事業。』彥泉等大聲應道：『某等素有義氣，向來爲盜，尚不肯苟且，何況勤王？願奉聖后爲主，悉聽指揮，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避。』飽師道：『還有件緊要的：大軍未發，糧草先行，馬匹車輛軍器等項，皆不可少，須預爲酌定。』彥泉道：『君計我等與賓鴻部下，有馬三百餘匹，車八百多輛，米糧五千餘石，兵器人人自有。』月君道：『車馬俱勾。兵糧雖少，我有白金數萬，可以接濟。』即在三日內立壇設誓，發兵起行。』於是彥泉等各將家眷遷至卸石寨。先在莊上豎起一桿九龍雲緞鵝黃色勤王義旂；又左右兩桿金黃旂：一書招納忠義，一書延攬英雄。又製造一桿銷金五鳳錦鑲邊絳紅號帶，素綾心子，元帥旂號，泥金寫上「太陰仙主大元帥」七個字；并大纛，與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五采旂幟，——皆一一整備。一面殺牛宰



馬，邀集了秦好漢義士。於第三日清晨，放炮三聲，大開莊門。各項旌旛旆，劍戟矛盾，擺列得整整齊齊。董彥泉賈鴻等，致請月君陞座，伐鼓三通，齊來謁參。爭見得：

震幟寬裳，

端的凌虛仙子；

雷濤電激，

居然討逆元戎。

秦將士正在那裏吹波盧，擊刁斗，候大元帥發令，忽見有一官長，領着二三十人來投軍。月君卽命傳進，那人昂然而入，隨着兩個彪形少年。向上行個憲綱禮，與董彥諸豪，便分賓主兩行坐下。月君道：「第一日就得豪傑，大事可成；請各道姓名來由。」那人道：「職姓周，名籍，係永清縣典史。兩年來燕賊抗拒王師，某會獻策於當事，多不見用。後各州縣皆降，職遂棄官在山左，看看機會。不意燕賊直逼神京，乃臣子死難之日，職雖小吏，頗有忠心，前領家僮等斬木爲兵，欲赴國難，於路結納此二少年：一

位是盟都督第三子名雕兒，其父兄皆已馬革裹屍。」彥果接口道：「可就是殺入張掖門 盟將軍麼？」縉曰：「然也。」又指那一少年曰：「此位是張皂旂的長子。張將軍陣亡，植立不朴，燕人猶謂未死，倒戈而奔。他與其父的武藝差方不多，故營中稱爲小皂旂。兩人不但爲國，亦且爲有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日在青州經過，聞元帥起義勤王，特來投身麾下，願隨鞭撻。元帥大名，震動中州，足可寒燕賊之膽；區區等請効前驅。」月君獎諭道：「燕南淮北，大小臣工，如君立心報國者，能有幾人！宜乎兩位將家子相從而來也。只今牲醴既備，告祭天地，可隨我登壇盟誓。」誓表略曰：

建文四年夏六月朔，越有七日，臣唐姁等，誓告于皇天后土之靈曰：孽藩燕棣，反叛朝廷，進逼京師，將纂社稷；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臣姁會奉上帝，勅掌殺伐，玄女親傳道術，與義士董彥杲等，矢心戮力，共抒殉國之丹忱；抹馬厲兵，首倡勤王之義舉。雖蹈鼎鑊以奚辭，縱捐肝腦而靡悔。有渝斯盟，明神殛之。

主盟太陰仙主大元帥唐姁；

南海尊者曼陀尼；西池仙師鮑道仙；

同盟參贊軍政周縉；左將軍董彥泉；

右將軍賓鴻；前將軍瞿鵬兒；

後將軍董彥嵩；督糧將軍董彥泉；

先鋒將軍張皂旂；左哨將軍董燾；

右哨將軍董燾。

其餘將校，尙有二十三人，各登姓名。

忽報有女將投軍，回他明日進見，他就打進莊來，特請將令。月君亟命放進。看那女將隨着三四個婦女，向着月君施禮。月君道：「女將軍來得正好。表尙未焚，且將名字添上，少間講話罷。」那婦人道：「小將名滿釋奴。」於是月君等皆對天拜誓，將校亦皆跪拜。焚表已畢，卽排筵宴。月君命照表次序就座，令素英寒簧與滿釋奴另坐一邊；月君曼尼鮑姑，皆南向坐。各豪傑開心剖膈，盡量痛飲。月君問滿釋奴情由，答道：「

小將的丈夫是番將火耳灰者，近日已降於燕。小將細思：既做建文皇帝的官，如何又降別人？不肯依他，要到濟南投鐵兵部，恐女流不便。聞得元帥起義，星夜趕來的。月君問：『汝胸前所挂何藥？』答道：『鐵彈五十枚。——小將彈弓，百發百中。』月君取而視之，僅如龍眼核大，係是生鐵鑄的。又有一鐵，圍如龍眼大，月君問這個何用？答道：『以此圍懸於百步之外，小將彈子打去，要在此中穿過。月君隨令試之，三彈皆過圍中，衆皆喝采。當晚筵散。』

次日，整頓器械，糧草完備。彥果隨稟月君：『後院牆垣皆已打開，設立將壇了。』月君道：『極是。可傳集衆軍士，在莊左右，各支帳房宿歇。』

到得黎明，月君升臺，點將及兵士，共二千七百九十七名，馬三百八十三匹。即宣諭道：『汝等聽者！古來陣法之善，莫如諸葛之八卦，李靖之六花：皆從尙父之太極圖陣內化出。我亦變得一陣，名爲五行，又名七星陣。——其法即前後左右中五軍：中央爲土，東方爲木，西方爲金，前爲南爲火，後爲北爲水，——爲五行之正派，乃正兵也。

；南之前有先鋒二營，北之後有鑿軍一營，左右各有二哨，——爲五行之餘派，卽爲奇兵。行則爲律，止則爲營，列則爲陣，本於一貫，至簡至易。若兵馬數多，則大營之中，又可多分爲五重，亦按東西南北中方位，自數百人起，至於數千萬，皆可隨其多寡用之。如行動之時，先鋒先行，次則前軍，再則左軍，三則中軍，四右軍，五則後軍；一軍之中，亦按前左中右後而行。二哨人馬，各在先鋒之左右，哨探敵人伏兵。若有警報，則與先鋒合兵，一面飛報接應；護軍在後，以防背後意外之寇；——此行則爲律也。如止息安營，及屯守結寨，卽照五方之位，圍圍圍圍，立五個大營，連先鋒兩軍共結七營。——所以又名七星陣。倘有敵人夜劫，如入先鋒之寨，則前軍與左右應之；如劫鑿軍之寨，則後軍與左軍應之；如劫左軍，前中後三軍應之；劫右軍亦如之；——此止則爲營之道也。其列則爲陣者：卽照安營之法，但把軍士列門，每營仍依五方之位；內有道路，外無障門，圓如木橋，圍若連環，有混元一炁之象，又可引而伸之，變作牽然陣勢。敵人或在左邊殺入，是攻我之脅也，則前軍爲首以應之，後軍爲尾以應之，中軍右

軍爲身，相引合而圍之，——如長蛇之盤旋環繞，通身靈活，觸處可以援應。其先鋒護軍左右哨，却在重圍之外，以遏敵之救應，以絕敵之衝逸。若不經訓練，則陣勢分合變化，未能熟諳。今看我令旂招展，演習一回，便知進退。』乃令諸軍列開陣勢，命一軍殺入。月君在將台上，以黃旂左右招引。左邊殺入者前軍爲首，右軍中軍爲身，後軍爲尾；右邊殺入者，後軍爲首，左軍中軍爲身，前軍爲尾，合而圍之。若敵人多而勇猛，則先鋒護軍左右哨亦引作長蛇，首尾銜結，盤繞而重圍之；其前軍後軍，有先鋒護軍以庇之，敵人不敢逕攻。或侵先鋒，或擊護軍，照以規橐之法以應之。——諸將莫不心服。月君隨於袖中取出軍政一摺，令周縉宣示。共計一十三條：

聞鼓不進，聞金不退者，斬；行走亂其隊伍者，斬；

安營之後，無故行動者，斬；臨陣之時，退後者，斬；

交兵之際，不陷敵陣者，斬；敵人拋棄財物拾取者，斬；

攻城已有先登不繼進者，斬；前軍被圍不救援者，斬；

漏洩軍機者，斬；軍中煽惑流言者，斬；

殺良民者，斬；劫奪子女財物者，斬；

壞人房舍墳墓者，斬。

諸將聽宣已畢。月君下令曰：「我法至簡至嚴，犯者不宥。其外罪輕者，悉與記過，以功准折；若記過兩次無功者，軍法細打。」衆將士皆躬身齊應道：「謹遵約束。」月君隨取劍丸拋起，在合抱大樹根前一轉，如天崩地裂，平截倒於地，曰：「以此開刀。」就掣在手中，向西一指，片刻間空中飛下兩個大箱。卽命彥杲打開，皆是白金，每錠十兩，軍人各賞一錠。月君又傳令道：「五軍旂號衣服，各用方位顏色：前軍純赤，中軍鵝黃，後軍黑，左軍青，右軍白，先鋒用紫，左右哨用綠，護軍衣茜紅，督餉用金黃，——惟頭上巾幘，十軍皆用絳紅。前後左右將軍，各領馬軍五十，步兵四百五十。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十隊爲一軍；每隊有將校領之，五隊有偏將領之，大將總督一軍。先鋒領馬軍五十，步兵一百五十，偏將一員，將校四員；左右哨將軍，各領奇名二十四名

。總軍所領，依前鋒之數；督餉所領，依大軍之數。各兵士所用軍器，前已分付董賓二將軍，總與將主一律：用鎗者合營皆鎗，用刀戟者合營皆刀戟。不但壯觀軍威，且可辨別部屬。今日夜半，當有大雨，四日方止；六月十三日黎明，方可起行。我用縮地法，三日內便到淮上也。」隨下將臺而散。其夜果大雨，至十三日方晴。

軍士游曉衣服，皆已製備；五更祭纛，黎明放砲，發兵。月君中軍自有神兵三百，皆金甲黃袍，形狀奇怪，衆軍觀之，莫不踴躍。十五日晚，先鋒已至桃源。左右哨探得有梅駙馬招募十萬軍兵，屯札淮安，稟請元帥將令作何進止。月君問周縉：「汝可知道梅駙馬是怎樣的人？」答道：「駙馬名殷，尙的甯國公主。高皇帝臨崩，曾以誓書遺詔殺之，託付幼主。前日燕王統兵南下，遣人假道進香，駙馬曰：『進香皇考有禁，』割其使者耳鼻遣還。所以燕王從泗州遠道渡淮去的。」月君曰：「若然，是貴戚之忠臣。汝可前往進謁，具述願爲駙馬前部，渡江勤王之意，看他允否？」……周縉回來稟復道：「駙馬云：兵係新募，未知紀律；帝命鎮守淮安，未奉調遣，不敢輕動。且燕王兵將甚



鏡，汝等烏合之衆，不異羶羊鬪虎，心雖忠義，無濟於國；宜速回去，慎勿生亂。」月 零道：「懦夫耳！」遂命掣兵由泗州從燕師南下之路而行。

那泗州守將周景初，是已降燕的，聞有勤王兵經由城外，遂點集馬步三千，出城迎殺，正值左將軍董彥泉，排開陣勢，景初歎其兵少，一擁殺將過來。不知彥泉部下皆挑選精勇騎馬，用的軍器，皆是長矛，大呼奮殺，無不以一當十。而右將軍賓鴻已到，舞動大刀，橫殺過去。景初挺鎗來敵，剛只一合，被賓鴻連盜帶腦及肩，削去半邊。主將已死，全軍大潰，勢如山倒。景初之弟飛揚，率一千爲後應，反遭敗兵衝得四分五裂，飛揚奪路而走。彥泉攔住，大喝：「死賊囚！」蛇矛到處，正中前心，直透後骨，竟做了穿心國的死鬼。賓鴻部下的大刀手，與彥泉部下的長矛手，合力掩擊，直追至城邊邊。敗兵爭搶吊橋，大喝一聲，橋梁中折，盡皆落水，只得遶濠而走，俱被董賓二將殺得罄盡。回至大路，見各軍皆已到營駐下。月君大喜，贊二將軍曰：「真山東豪傑也！」對點軍士，一個不少，止有三四十名帶傷，發在護軍營內調養，挑撥精銳補伍。卽傳將

命，三更造飯，四更起行，明日要渡淮河。

那時淮之南岸，燕王留精兵四千，并大將房寬，番將款台屯守，船隻盡收過去，以防北來人馬。燕兵望見北岸有一軍，遠遠到來，報知將主。房寬道：「此必勤王兵也。」隋諭款台：「來軍身無鎧甲，營少旆幟，係是嘯聚之兵；汝可領一千軍，前去截殺，我當隨後接應。」款台渡得河來，先鋒小阜旆已到。款台橫槊躍馬，喝問道：「何方草寇？來此送死！」張先鋒執着阜旆，揚示道：「沒有驢耳的，不聞得阜旆張將軍麼？」款台道：「張阜旆爲我大兵所殺，汝這賊人，尙要假這賊怪名字！」小阜旆大怒，挺槍直取款台，款台舞槊來迎。戰有五十回合，小阜旆從刺斜裏佯敗而走，賺得款台追來，拔取兩箭在手，先搭一枝射去；款台聞得弓弦响，側身忙躲，箭翎從耳邊擦過，不提防又一枝來，恰中左眼，貫腦而死。原來小阜旆善放連珠箭，神鬼莫測的。時房寬纔渡南岸，見款台落馬，吃了一驚，大揮軍士，掩殺將來，把董竄董驚圍在垓心。小阜旆殺入重圍，奮力死戰，不能透出。方在危急之際，瞿鵬兒董彥二軍齊到，把燕軍冲做兩段。鵬

兒一枝靈戟，如電掣風飛，纏住房寬。走又走不脫，敵又敵不住，心中慌亂，轉眼間勒鋒貫入咽喉。可憐房寬降燕，本欲偷生，誰道死於非命！賓鴻滿釋奴二軍又到，合力攻殺。燕兵後阻淮河，欲逃無路，被勤王兵將士裹住，如砍瓜切菜，殺個盡興，也有溺水而死者，剩不得數人逃去。彥杲等方收住軍馬，并拿獲船中水手十多人，解至中軍。月君命賜之酒食，問以京師消息，回稟道：『聞說建文皇帝與劉皇后闔宮自焚，燕王自做皇帝了。』鮑師袖中卜一卦道：『燕藩卽位是真；建文未死，已隱向東南方去。』月君道：『若皇帝已崩，我徑取北平，再定中原，後伐江南，以圖混一。若行在有信，當先取中原，迎駕復位，而後渡江問罪，則人心嚮應，勢如瓦解矣。煩師太太一到金陵，訪個確音，再行商議。』鮑師去後，月君查點軍士，死亡者二十七名，帶傷者五十九人。分付彥杲錄其名姓，以俟優卹。遂禦兵回卸石寨。

## 第二十回

## 太陰主尊賢創業 御陽子建築開基

洛陽布衣呂律，字師貞，號御陽子，有經天緯地之才，內聖外王之學。家無恆產，菑褐不完，蔬食不充，而意氣揚揚自得。常曰：『王景略劉道沖幾填溝壑，而逢時變會，身爲霸者師；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與？』因賦捫虱吟以見志，有『平生百鍊胸中氣，捫虱軍前蓋世無』之句。而又性好元關，恬潔凝靜：當其漠然內守，有如處女；及至臨機應變，則神鬼莫能測。傲睨物表，與世多忤，故常爲人揶揄，叱曰狂徒。每與二三朋友，杯酒談兵，指庭前所建之旂，『當有女真人來訪，我便是樹立奇勳之候。』——久而寂然，人多不信。惟一門生，姓沈，名珂，字守聞者，錢塘人氏，心悅誠服，嘗私語人曰：『吾師，命世才也。』朝夕依依不去。師貞謂之曰：『前歲唐勳來訪，一去杳然，我會向各處寺觀追尋，並無蹤跡；看此生不是個孟浪的，因而而有黎兵之幻耶？至今心上委決不下。』沈珂曰：『我師何不卜之？』師貞曰：『然也。』乃整衣冠，焚香默祝。筮得家人卦，拍案大叫曰：『此子即是女真人，故作男裝遊戲，我已爲所給。雖然，是亦枉顧茅廬

之意也。今者燕兵南下，北地空虛，正好乘機創業，我須前往說之。」即呼二子屬其婦曰：「此皆童穉無知，所幸宗祧不斬，汝須教育成人，勿復念我，——從此永訣矣。」遂與沈珂飄然而行，竟到蒲臺縣。下了客店，先問個信兒，都說這位神仙不知何處去了。

城南有座玄女娘娘道院，見有個老人家出來，開了門，背着身，向內徑走，師貞悄悄隨後步入。進了重櫺星屏門，是個庭院，有兩大磁缸蓮花，一紅一白，覺得清芬襲人。那時柳烟頭未梳，獨立在欄畔看花，口吟唐詩二句云：「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猛抬頭見一人站在前面，正要發作，依稀認得形容，就是月君在嵩山訪過的，知道有因，便問：「你是何人？也不在門上通報，大胆走到這裏。」師貞見是個美人，却像會食過面的，一時想不起來。向前作揖道：「學生特來請見。姓唐的女真人有件天大的事，門上決難通報，且不見有司關的，所以不會通報，幸勿見罪。」霍地想着當時唐勳來勸，這個美人，與他俊僕無二，便道：「女真人是神仙，我亦是半神仙；那時女扮男裝，隨着唐相公到我家裏，豈不是你？學生千里遠來，且喜尋着了。」柳烟未及對，老僕已

在裏面出來，便分付道：「這位呂相公，是見過主母的，今從河南到此，須要待飯。我進去統來。」老僕隨請師貞到客座坐下。耐心等了一會，見柳烟道家妝飾，又同個蒼黑的女道姑出來。師貞各奉一揖，隨道：「不便久坐。請教女真人所在，即要星夜趕去。」柳烟道：「且住！相公既是半仙，知道當日相訪情由，爲何隔着幾年纔來呢？」師貞道：「今日適當其會，早來亦屬無益。」那女道姑向着柳烟道：「我看這位先生，昂藏古怪，要見我主母，是要賣弄他才學，只怕五鹿岳岳充宗折角哩。」師貞吃了一驚，便道：「學成卿相業，貨與帝皇家。」柳烟道：「可不是賣弄呢？」師貞道：「非也。如漢高必有子房，先主必有孔明，高皇帝亦必有青田。學生豈賣弄些些才學者哉？」柳烟道：「若然，先生來遲了。女真人早已起發勤王，這個時候，差不多殺入金陵，那裏要什麼子房青田，方成大事呢？」師貞聽了，如飛趨出。柳烟大笑，命老僕堅留不住。

回到寓所，又卜一卦，看女真人渡江與否。得師之上六，以意斷曰：「兵已還矣。」沈珂隨問：「爻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似乎勤王有功，褒錫寵命之意；吾師言兵還

，何也？」師貞曰：「出師之卦遇終爻，故知師事畢而返也。若爻辭所云，我當應之。」遂投青州大路上等候，正遇先鋒及左右二哨兵馬回來。師貞雜於稠人中觀之，見軍馬雖少，行伍嚴整，有十萬雄師氣象，暗暗贊服。中軍已到，兩行排列金甲神人二十四對，正中間白馬上斜坐着一位方口長耳，劍眉豹眼，雪白團圓女頭陀，齊眉剪髮，額周圍勒個金腦箍，身披烈火袈裟，手橫着狼牙鹿耳棒，光着一雙大脚，脚踝骨上勒的兩個金圈。後一匹鐵驪馬上端坐着個賽嫦娥，道家結束的女元帥，頭上青絲挽疊如雲，帶一片紫鳳翠花冠，身穿的素綾織錦衫，外罩着鵝黃鶴氅，項挂一串珊瑚數珠，腰束着鸚鵡赤玉雙扣連環帶，脚穿踏雲軟底麕皮鞋，手執短柄臨風塵尾拂。師貞不覺失聲道：「真天神也！」月君已自瞧見，佯爲不聞。番女滿釋奴純用番國裝束，看者并猜是神人。

軍馬過完，師貞方欲回寓，忽側首一人迎着一揖，問道：「尊兄何方到此？」師貞聽是下路聲音，卽轉問道：「尊兄亦在此？」覺得大家心契，遂相邀同寓一店，沽酒而談。那人道：「賤姓胡，名先，原任沛縣縣丞。燕兵入境，我向徐州求救，到得回縣

時，城已打破，太尹亦已殉難；我收尸葬後，就到淮上。聞知他門義師已戰勝凱旋，就隨了他轉來，有個從軍報國的意思。』師貞便接住道：『若然，則我與君大有同心。』統將女元帥先會枉過茅廬，及今遠來相訪，并將來數應開國中原的話，細細說將起來，當作下酒之物。——不覺的直到天明。胡先大喜道：『我尙未知二位的大名。』沈珂應道：『這是我師洛陽呂某。』又將自己姓名說了。三人就一路同行前去。

月君回到卸石寨，見寶華寺是座古剎，大殿有九丈餘高，內進七層，寬亦七架，共七七四十九間；殿後東西各有方丈，周迴屋宇又多，可以棲止。——但無會集將士，商議軍情之處。隨令董彥杲在寺旁空地，搭起演武廳來。先設青油幕於露臺上公坐，衆將齊來參謁。月君諭道：『從來圖王致霸，全在收羅賢士，所以湯武得伊呂而王，漢高得三傑而霸，光武有二十八員名將，唐太宗有一十八位學士，皆出穎拔萃之材。古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曰千金易得，一將難求；周公且結納賢士，至於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之。聖人且然，况其下乎？今者開創伊始，第一件是求賢爲輔，共成大



樂。前者兩桿延攬英傑，招納忠義黃旗，應建立在山寨左右；不拘文武之士，有來投謁者，立即傳報，以便召見。」彥杲等皆聲諾遵命。

至次日，就報有個河南姓呂的，同着兩個下路人來晉謁。滿釋奴轉稟過了，傳令請坐。呂師貞前行，胡先沈珂隨後。將近墀下，師貞向上長揖，胡先沈珂皆行庭參禮。月君命三人在東首，諸將在西首，各席地而坐。隨問呂師貞先生，記得唐思安否？答道：「別後數日，候駕不至，即占一數，方知是神仙游戲；今日之來，正踐前言耳。」月君道：「既辱遠臨，願聞長策。」師貞道：「目今第一要着，是正名二字：名者，君臣之大倫也。後來異姓篡逆，人皆稱爲亂臣；若同宗反叛，則不能盡知爲賊子。燕藩者，亂臣賊子之尤也，而人咸曰是亦高皇之子，則君臣之大義滅絕矣。建文聖主，爲燕藩之姪，私親也，其爲燕藩之君，大義也。懿文太子與建文太孫，皆高皇帝之所置也；燕藩削去建文年號，與懿文證號，是叛二帝，即叛高皇。無父無君，其罪滔天莫數。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今大元帥欲伸大義於天下，必先遵奉建文年號，使人咸知有帝。」

然後與師問罪，則討賊之名正，而四海忠義之士，莫不來歸矣。』月君曰：『是固然矣。但彧侯未出茅廬，三分霸業，瞭然於胸中，今燕之巢穴在此，帝闕在南，二者先何所定？請試言之。』師貞曰：『一要看帝之存亡，二要看燕逆之遷都與否。北平塞外，有俺答之患，彼必回顧巢穴；縱不能一旦遷都，大抵自鎮於北，而令其子留守金陵，以防建文之復位。今若行在有信，宜先取南都，迎復故主，燕藩雖踞北斗，可以下尺一之詔，擊首於闕下。若聖駕已崩，則先取北平，平分天下，然後渡江南伐，未爲遲也。總之，取南須要待時；目下先取青州，次拔登萊，再定濟南，絕其要路，則是一定之着。』董彥杲道：『登萊邊海凋瘵，取之何用？莫若於定濟南之後，便取開封，豈不成虎踞中原之勢。』月君曰：『呂先生之言是也。登州總兵張信，爲燕心腹，是我肘腋之寇，豈可不預爲除之？』胡先問曰：『前日義師南指，燕賊喪胆，何以臨淮不渡？』師貞曰：『元帥之不渡，蓋有道焉。義師不滿三千，京城之大，百有餘里，圍其城郭，不盈十堵；況且遠隔長江，兵餉不繼，是非善策。』胡先嘆服。月君欲用呂師貞爲軍師，恐衆

心未服，乃問曰：『古來用兵者，孰得孰失？先生其一一敷陳之。』師貞曰：『善用兵者，有軍師名將之別；折衝擗組，軍師之職也；知勇兼備，名將之任也。不但爲六軍之師，直可以爲帝王之師者，方稱得軍師二字；若名將，則專主軍旅而已。尙父爲軍師之祖，繼之者子房，孔明，與青田也。二公之才略相埒，品節相似；赤松子與五丈原，易地皆然。青田末路受譖見疑，稍昧知幾。武侯躬行討賊，將士敬之如神，愛之若父；留侯一椎擊秦，萬乘喪膽，四海驚心；皆青田所未逮也。次則管仲父作內政而寄軍令，出自創始，真霸才也。而且尊周室，攘夷狄，所持者正，勳烈爛然；王景略可謂流亞，獨是屈身於氐羌，名號不正，猶賴識得小晉爲正朔，識者諒之。李藥師才智有餘，學術稍遜，然而規模弘毅，有帝師之氣象焉。孫武子兵法十三篇，名將之宗也。後如韓淮陰，周公瑾，郭汾陽，岳武穆，韓蘄王，皆名將之尤者。淮陰用兵，疾若雷霆，幻如神鬼，千古無二，獨不識得漢高爲何如主耳！公瑾有絕倫之才，無容人之度，三十登壇，臨大事而不惑，亦所罕有。武穆不師古而師心，圓機活潑之中，具有變化縱橫之妙；令簡而樂

從，法寬而莫犯，反覺三略六韜爲繁碎矣。韓斬王智信仁勇，嚴略亞於武穆，獨能傳令名於昏主之朝，是所優耳。汾陽馭下以仁，士卒效死如歸，未免刑法稍疎，或至敗績；然至公無我，休休之度，諸公莫敢望焉。次則樂毅，李廣，李光弼，曹彬，徐魏公，亦名將。昔卽墨之不下，毅以婦人之仁失之；七十戰而迷道，廣以小忿失之；光弼優於紀律，短於應變；彬有儒將之風，不能膺危險之任；魏公用智而盛，作氣以嚴，濟之以光明俊偉，較諸子爲愈焉。其有似軍師而非軍師者，如范蠡之用柔近於污，鹽平之用智過於貪，龐統隨樹失之執，道冲運籌失之泛，齊丘之畫策，則失之忍矣，——是皆謂之謀臣則可。又有附於名將，而不可稱爲名將者。如禳直之未建大功，孫臏之止報私仇，田單之幸爾復國，鄧艾之行險僥倖，謝玄之草木得勝，狄青之殲滅小醜，皆非真名將也。更有吳起之劣，鄧禹之庸，衛霍之驕，張浚之迂，亦享大名，其爲舛矣。其有有才略而未用，或始用之而終棄之，或雖用之而又制之，不得展其施爲者，概置勿論。『諸將士聽了這篇侃侃鑿鑿的話，莫不悚然。月君已知將士心服，問道：『如呂律可做得你們軍

師否？」董彥杲等齊聲應道：「真軍師也！願聽指揮。」月君又問呂律，你同來二位，才略何如？師貞道：「胡先是中途偶遇，看來智慮精詳；沈珂是小可弟子，剛直不撓，亦通兵法。」月君即拜呂律爲軍師，命胡先監理軍餉，沈珂參贊軍政；以周縉總理卸石築政事，董彥杲提督卸石寨軍事。——并一切將員，皆頒給兵符印信。

過有月餘，中秋節到，月君於清晨，駕臨演武廳，呂軍師同諸將士齊集祝賀畢，董彥杲前稟道：「山寨內人家老幼男婦，聞知太陰仙主聖誕，共來叩賀，現在外廂伺候。」月君即令傳進，差不多有數千名口，七上八落的跪在地下，磕頭禮拜。月君周覽一回，總是村儂，默呼神人到盤槐洞運取銀箱。霎時狂風響處，馬靈從空而降，銀箱四個，齊齊擺在廳前，衆皆大驚。月君諭令董彥杲，打開一箱，皆是十兩大錠，每人各與一錠；衆百姓齊呼聖后萬歲，聲震山谷。隨陸續放令出去。落後有百來個婦女，都是無兒無女的寡婦，說願隨聖后出家，月君即令留在寨中，分授職事。又諭馬靈，不必再回山洞，聽候軍師調遣，打探軍機消息。處置已畢，方欲退散，忽彩雲一朵，從南飛下，却是

鮑師。月君降階而迎，曼師從廳後趨出，笑道：『老鮑來得好！我一人沒興，正待着你與月君祝誕哩。』月君謙謝過，然後問及金陵之事。鮑師將建文皇帝披緇削髮，從鬼門出宮；并神樂觀道士王昇，先夢劉青田，說中原有女主出世，建文尙得復位，遂前去迎接，至觀一宿，有史彬等數人扈從，同下吳門。……各情由備述一遍。軍師願謂諸將佐道：『我等是順天行道矣。』將士莫不踴躍。鮑師又述燕主改元永樂，族滅忠臣，不可勝數；妻女有發教坊者，子孫有下詔獄者，正在搜拿，尙無底止。呂軍師勃然進言道：『燕賊獲罪於天矣。大元帥爲神人之主，宜函救之，以延忠臣之宗祧，以全烈媛之名節。』月君道：『我正有此意。非鮑曼二仙師親往，不能濟也。』鮑師曰：『我向寓於神樂觀，王昇頗有忠義之心，此事可圖。』曼師曰：『不必多講，就此行程。』遂攜手凌雲而去。

## 第二十一回

燕王殺千百忠臣

教坊發幾多烈女

當燕王初入金川門時，部下有上將百員，雄兵十萬，正所謂噤啞而山嶽崩頽，咤叱則風雷渙散；乃有一官員，鬚髮倒豎，攔住馬首，厲聲大罵曰：『汝這反賊，敢大膽犯闕耶！』奮拳前擊，幾乎把燕王摔下馬來。衆軍士刀斧齊上，頭已落地，但見腔子內一道白氣冲天，並無點血；一個沒頭的死屍，挺立在前。燕王大驚，訊是何官，有認識者對曰：『鐵面御史運楹。』燕王引馬避之而進。就有一位俯伏道左，三呼萬歲的，是兵部尙書茹瑞，第二人是吏部侍郎蹇義，。其。餘。共。有。百。員。當。世。知。名，正史所載者是：

戶部尙書王純

工部尙書鄭賜

戶部侍郎夏原吉

禮部侍郎黃福

兵部侍郎劉備

刑部侍郎劉季篪

工部侍郎古朴

翰林學士董倫

侍講王景

脩撰李貫

脩撰胡靖

編脩楊榮

編脩楊溥

編脩吳溥

吏科都給事胡濙

兵科都給事金幼孜吏部郎中方貫禮部儀制司郎中宋禮御史尹昌隆吳府審理楊士奇

待詔解縉

桐城令胡儼

時正大內炎勢冲天，燕王聞是隨放的火？以上迎降諸臣，咸奏是建文燒宮自焚。遂擁護燕王，徑詣奉天殿登基即位。先下令清宮三日，殺戮妃嬪閹寺人等幾盡。然後視朝，命廷臣公舉，素有品望，爲士民僮服者，草登基詔書，布告天下。羣臣正因文淵閣博士方孝儒，獨自披斬衰麻衣，號於闕下，憾其所爲，就共薦於燕王。早有衛士伍雲，縛至陞。燕王卽命解釋，降榻慰之曰：「除法周公以輔成王，先生毋自苦！」孝儒張目叱曰：「成王安在？」王曰：「伊自焚死，非朕之過。」曰：「曷不立成王之子？」燕王又從容謝之曰：「國賴長君，且係朕之家事，先生可以勿與。」令左右給筆札，請方先生草詔。孝儒大書「燕賊反」三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燕王大怒曰：「汝不念及九族乎？」孝儒厲聲曰：「便是十族，你也逃不得燕賊反三個字。」以手指着燕王，



聲愈烈而罵愈毒。燕王反笑曰：『看你能罵否？』令衛士以利刃剗公之口吻，直至兩耳根盡處。立攀公之家屬，而妻氏、鄭夫人與二女，皆先縊死，遂夷公之九族；既盡，又屠公之門生朋友糜鏞、林嘉猷等，湊成十族，計八百七十有三人，然後磔裂孝孺，并燔其祖宗墳墓。公之弟孝友臨刑見公，含淚一顧，乃口占一詩云：

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忠魂依舊到家山。

却說這個登基詔書，凡屬在廷諸臣，皆係進士出身，原是人人做得來的。燕王只因自己反叛，僭號登基，所以要求一位端方有望的名臣，借重他的筆墨，以掩天下人之耳目。案聞得大理寺卿胡閏，文章品節，與方孝孺相埒；詢之羣臣，又奏彼亦倔強，須以天威臨之。燕王笑曰：『焉得有第二個方孝孺，不怕夷十族的？』即遣中使召閏至陛。公身衣衰絰，哭聲震天，大罵曰：『我豈從反賊草詔耶？』燕王恚甚，命武士以金瓜擊落其齒；齒盡齧去，罵猶不絕。乃亂捶殺之，以灰蠶水浸脫其皮，剝下來揗之以草，仍齧齧

作人形，懸於武功坊示衆；抄提全家及親黨二百十有七人，盡行屠滅。——唯公一幼子傳頌，將死繫獄，夫人王氏臨刑，有週歲女孩，自懷中墮地，爲劊子手提去，沒入功臣之家。於是燕王又命羣臣公舉一人草詔，且下令曰：「凡恃有才望，不屬草者，方胡爲榜樣。」羣臣奏曰：「監察御史高翔，名重海內，可以屬草。」燕王姑令召之。有頃，翔亦喪服至，背立厲聲大罵曰：「我腕可斷，首可碎，反賊之詔不可草。」燕王大怒，拔劍揮公爲兩段；夷公之宗族，又發公之祖先丘墓，暴骨縱火焚燒，揚其灰於溷廁。不得已，乃命翰林院修撰胡靖草詔。初，靖與編修王良比鄰而居，曾約同殉國難。良方服毒時，聞靖呼其僕曰：「外已大亂，爾等可看豬，毋使逸出。」使人皆不應，乃自呼豬與之食。良歎曰：「一豬不捨，寧捨命乎？」於是人稱曰呼豬狀元，以所草之詔，亦稱爲呼豬狀元之詔。而詔書內稱述天命，褒揚聖德，十分阿諛。燕王大喜，卽遣官分頒各省。有僉都御史司中，刑部尙書暴昭聞之，不約而同，赴闕痛罵。武士執之以獻，司公咬碎鋼牙，指者燕王罵曰：「汝乃大明之反賊，焉敢稱爲詔書？這帝位是汝篡的麼？」燕

王喝令衛士，將公牙齒箝盡，又以鐵帶刷掃，腐肉糜爛，至斷筋露骨而死。暴公大呼曰：『我爲高皇帝之臣，汝爲高皇帝之賊，我今日與司中同死去見高皇。』以手指兩班文武曰：『不與這等狗彘不食之徒同生也！』燕王又羞又忿，怒目如炬，喝令以尖刀刺入喉中，剜公之喉，又斷公之手足，而公毒罵益甚；復斷其脰，細剉死屍。——二公並夷三族。又有監察御史五人，齊約詣闕，放聲大哭，痛罵燕王反賊：一巨公名敬，副死赤族。一董公名鏞，腰斬；女發教坊；屠死姻黨二百三十餘人。一謝公名昇，死於拷掠；妻韓夫人，與四女皆發教坊，一幼子名小咬住，下錦衣衛獄。一甘公名霖，一丁公名志，均乘市。又禮部尙書陳迪，工部尙書侯泰，皆奉命督理軍儲在外，俄聞京都失守，燕王頽下登基詔書，二公地方各別，恰好先後至京，訪問帝之所在，爲羽林軍執見燕王，叱迪公曰：『汝曾劾朕者耶？今天命在予，更有何說？』公罵曰：『太祖高皇帝，卽天也，汝乃逆天之賊。我會受高皇願命，特來討賊。』侯泰亦同聲辱罵。忽午門衛士執數人至前曰：『是二人之子弟，在外號哭。』燕王冷笑曰：『我有法處汝。』令割迪公之子

鳳山耳鼻，納入公口曰：『好吃否？』公曰：『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好。』唾而大罵。燕王卽令武士曳公至闕下，與四子同磔，夷及三族。侯公子弟並斬，抄滅全家；妻會夫人登下殺坊。陳迪公死後，衣帶中有詩云：

三受天皇顯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

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

燕王又聞禮部侍郎黃觀徵兵江上，而其家屬住在京師，遂先收公之妻翁夫人與二女，發配象奴。公之夫人多知慧，卽脫釵釧，伴喚象奴去質酒餚，便攜其二女與婢妾輩，共赴淮清橋水中而死。又發提騎去拿黃侍郎時，而公已先一日具朝服東向再拜，自投於羅刹磯下矣。緹騎祇得公蛛絲棕帽以獻，燕王命束草象公之形戴之棕帽，細細剉碎，以當凌遲，并籍其家，連及姻黨百餘人，謫配邊戍。

時有逢迎小人，密告建文尚在，戶部侍郎卓敬，副都御史茅大方等，同謀復位。燕王立發官校鎖拿解京，親自勘問，叱卓公問：『爾當日密奏建文要徙朕於南昌，今朕受

天之命，得膺大寶，爾尙敢爲逆賊？速供同謀諸人來！」敬與大方厲聲齊應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普天皆同心也。」燕王令下法司，道衍從旁慫恿曰：「速殺之，毋庸再鞫！」卽將二公駢斬於市。大方三子同時受戮，妻張夫人發教坊司；兩孫添生歸生尙在童穉，皆囚於獄。卓公以爲首誣，夷三族。又連及戶部侍郎盧適，給事中陳繼之，皆責問不屈，含笑受刃而死。茅公於燕師南下時，曾有詩遺於淮南守將梅殷，當時爭鬪之，今錄於此：

幽燕消息近如何？聞得將軍志不磨。

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

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

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

副都御史練子寧，變易微服，追尋乘輿，路由臨安，爲指揮劉傑擒獻闕下。子甯見燕王，睜目裂背，惡聲辱罵。燕王令斷其舌，子甯手探舌血，大書於地曰：「反臣逆子」

。『燕王忿極而顛，立命寸磔，屠公之九族；又族親家之親，被抄沒謫戍死者，不啻千餘人。又僉都御史周璿，與禮科給事戴德彝，以扈從不及，追訪行在，爲兵校盤獲，械至京師。燕王素識璿，冷笑而叱曰：『汝曾爲燕山衛經歷，奏朕謀反，今日不怕碎屍萬段麼？』公亦冷笑而對曰：『汝前日謀反未行，就是我一入敢言，今者謀反已成，天下後世，也沒有一人不罵你反賊的。』燕王咬牙切齒，喝令亂棒打死，搜拿家屬亂黨，時先已遠遁，公妻王夫人，又早吞金自斃，止獲一小奚奴，名曰蠻兒，——實公之少子也。蠻兒自幼聰穎，而且有膂力，謬稱鬻身于周氏，因繫於獄。德彝臨刑曰：『我生不能討賊，死有餘憾。』公已無妻氏，祇有寡嫂項夫人家居，料必有赤族之禍，乃藏德彝二子於山中，令家人盡行逃匿；并燒族譜，獨自留家。及校尉至，一無所得。械項氏入都，受盡炮烙，慘毒之形，至于遍身焦爛，竟無一言而死。監察御史魏冕，與大理寺丞鄒瑾，在建文時，憾徐增壽與燕濟通密信，倡率廷臣，共毆於朝，又力請於帝誅之。及燕兵入金川，二公皆自殺；至是拿問家屬，盡滅其族，死者九百餘人。同邑御史鄒朴，鐵

兵於廣德州，冀圖興復；而太常卿黃子澄走至吳門，欲潛往日本國借兵，與二公善，亦不食死。時兵部尙書齊泰，同監察御史林英，均被捕獲；齊黃並腰斬，屠九族，妻女及妹悉發教坊。林英先自經死，妻宋夫人繫於獄亦自斃。而有合家從容殉國者：如工部侍郎張安國，與妻賈夫人，乘舟入太湖，命榜人鑿沈於中流，曰：『舍却此水，無我葬身之處。』又修撰王叔英，與其夫人金氏，同縊於吳門之元妙觀銀杏樹下；有二女年方及笄，俱赴井死。公衣襟上有數語云：「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虧於後世。」又監察御史曾鳳詔，當建文皇帝祝髮時，請從出亡；帝以名重，難掩耳目，勉隨之去。回家圖其子公望曰：『汝圖報國。』即自殺，妻李夫人亦縊死。兵部郎中譚翼，朝衣朝冠，坐於小閣，令家人從下舉火自焚；妻鄒夫人，子謹，皆自盡。又子身殉國者：衛府紀善周是修，入國學拜孔子畢，然後自經。晉府長史龍鐔，服毒而死；其冠中有自書贊云：「捐生固殞，弗事二王；別父與兄，忍斃肝腸。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再有兵科給事龔泰，奉命巡城，刑科給事葉福，協守金川門，見李

景隆迎入燕王，大罵內應外合的逆賊。二公均觸石死于城下。又有訛聞帝駕已崩而殉節者：太常少卿廖昇，聞報痛哭，與家人訣曰：『我既不能救國家之難，分宜一死，以隨聖主。』遂仰吭而死。又編修王良，亟沐浴衣冠，北向叩首，三呼聖主，從容飲鴆而卒。外有殉國於途路者，如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爲江西副使，已行兩日，而聞國變，卽縊死於邸舍。刑部主事徐子權，已告假出都，行至半途矣，痛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魄返故滯」之句，隨自經於郵亭。又中書舍人何申，奉使在外，於荆門道左，適逢燕王昭使經臨，不勝慘傷，拊心嘔血而卒。又戶科給事韓永，久在林下，燕王有命復其官，永笑曰：『我乃王蠹，何以官爲？』卽自殺。再有通政司參政鄭居貞，吏部侍郎毛大亨，禮部侍郎黃魁，皆殉節於家。又賓州牧蔡運，東平州吏目鄭華等，各盡節於官署。——其誓死不屈者甚衆，史皆失之。後人有詩曰：

椒房一舉火，鳳駕已無音。

五百同讎士，三千殉國心。



命門血肉爛，玉殿鬼神侵。

更惜堅貞女，香名萬古忱。

尙有外郡官員，起兵勳王討賊者，蘇州府守姚善，敦請高士錢芹爲行軍祭酒，進士俞貞木爲行軍司馬，率鄉勇數千，已至丹陽。時燕王募公首級，爵三品，賞千金，竟有千戶陳斌許忠等，潛搆奸謀，以富貴聳動其衆；隨於夜半，鼓噪倡亂。公披衣出帳安慰，悞爲賊所執；俞貞木率百人赴救，亦被擒，唯錢芹微服脫去。許忠等搜尋不獲，遂將公與貞木解至闕下，燕王叱公曰：『若一郡守，竟敢舉兵抗朕麼？』姚公善髮盡衝冠，厲聲應曰：『我生不能斬汝之首，死當爲厲鬼，戮汝之魂。』燕王震怒，命斷其舌，剗其心，抽其筋，碎剛而死，并屠戮全家。俞貞木亦以死殉。時錢芹返在金陵，潛收公與貞木之骸骨，不知所之。姚公友有黃鉞，曾爲給事中，誓同許國；聞公殉難，迺登麥川橋，醉酒慟哭，西向再拜曰：『我忍獨生，背君負友乎？』遂躍入水。時家人俱已竄伏；公友楊福，日夜泣於橋側，撈屍不得。越數日，公屍忽自出，端立水中；福以禮葬之，棄家

逃去。又樂平縣尹張彥方，興起義師，與燕兵戰敗，自刎；燕王令曝屍於牆樓，大暑經旬，肌容潤澤如生，無一蠅蚋來集。——父老竊屍葬之，燕王按戶抄捉，多自盡於彥方墓前，乃止。袁州太守楊任，暗募勇士，謀求舊君，以圖大舉，未發而事洩，被同僚擒至京師，磔於市曹；子禮益梟斬，并夷全族；親戚莊毅衍等百餘家，皆戍邊徼。徽州府太守陳彥回，松江府同知周繼瑜，各募義勇，合兵進討，被燕將朱能丘福等生擒以去，皆陵遲處死，抄洗全家；陳公之妻屠氏，發入教坊。薊州鎮撫司曾濬，起兵討燕，爲部下所殺，獻首於燕。又有寧波府太守王璉，募兵勤王，渡江至臨安，爲守將邀截混戰，不克而遁。

燕王見人心不服，乃謀於道衍曰：「京中大勢雖定，其奈草野興兵反亂者甚多，恐爲患不小，須豫以制之，計將安出？」道衍即取筆在硯上疾書百來個「殺」字，說：「草野怕他怎麼？只這建文的人，拿一個殺一個，凡其子若孫，皆永遠禁錮；則無倡首之人，更有何患？」燕王深善其言，嚴行各省郡縣，凡在建文時做過官者，每月朔日，按名

查點，不許離家出外，子孫亦不許應舉出仕。又先經挂官遞去者，內外官員，計五百四十餘人；飭令所在有司，搜拿家口，并懸賞格，召人首告，有藏匿者以謀叛逆，知情不舉者一體坐罪。有戶部侍郎郭任，設建文帝位於家，朔望朝賀曰：『君在，臣未敢死也。』爲有司偵知，密奏燕王，立發緹騎拿解，與長子經對面受刑；少子金山保拷掠下獄；三女皆發教坊。又大理寺丞劉端，刑部郎中王高，早同棄官訪求乘輿所在，爲人出首被獲。燕王曰：『汝等潛逃，意欲何爲？』端與高齊應曰：『存其身以討賊。』燕王令割下二人鼻子，笑曰：『如此面目，還成人否？』端高齊罵曰：『我猶有面目，卽死可見高皇帝，汝反賊有何面目見人耶？』燕王慚忿之極，令割其舌，剜其眼而殺之；并將二公妻子發配邊塞。誠意伯劉公之長子名璟，次名璿，挂冠家居；燕王罪以逃叛，逮至京師。璟抗言曰：『造反者是殿下，怎說我等逃叛？』燕王怒曰：『若不看汝父元勳之面，立行斬首，且下錦衣衛獄定罪。』弟兄相謂曰：『我與汝豈可向逆賊案下對簿求生耶？』於是爭欲自殺，苦無金刃。璿曰：『汝爲長子，才智超羣，可以繼武先人之遺烈，且有

老母，宜延性命；弟無能，唯有殉國也。」是夜辮髮自經而死。宗人府經歷宋徽，在建文時，已謝官歸里。因嘗上疏，請削有罪宗藩屬籍，以防禍釁，爲怨家舉出，械至闕下。

燕王實問：「汝疏也有用否？」徽對曰：「今汝已反，我言已驗；千古流傳，怎說無用？」

燕王令碎副之，并燬之，滅其宗族。遼府長史程通，會上防禦燕兵諸策，爲衛士紀繼首告，械通拷死，全家皆戍遼陽。寧國府知府范希淹，傳聞建文駕崩，遂素服不治事，悲痛竟日，解組而去；亦被人訐告到官，解至京師。燕王殺之，并抄其家。北平僉事湯宗，曾奏廉使陳瑛爲燕心膂，建文帝因譎瑛廣西。燕王卽位，召瑛，爲副都御史，逮宗至，下獄論死。候補知府葉仲惠，私修建文帝實錄，斥靖難師爲逆黨；如監察御史王度與鄒公智常有孝孺往來書札，及誓死社稷之盟，坐罪邊戍。而二公大罵無父無君之賊，皆梟首於市，並至赤族。刑部侍郎胡子昭，坐方黨受戮；臨刑朗吟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其弟僉事子義，棄兄之子與己之子，逃於西川，蜀獻王憐而匿之，得免於難。太常少卿盧原質，少從方孝孺游，名重於世。燕王初欲召用之，公曰：「亂

賊慎毋污我！」遂被害，全家受戮。公之鄉人教授劉政，聞盧公殉節，亦不食而卒。又鎮撫司牛景先，素交於方盧二公，後從帝出亡，無處緝拿，乃執景先之妻妾，俱發教坊。燕王又憾貴戚中多不附己者，先召徐魏公輝祖，公不受詔；徐妃親至其第，亦閉門不納。遂捕下廷尉，必欲殺之；究以妃言，止於削公爵，終其身謹守臣節。常曰：「我未殉國，有遺恨也。」梅駙馬名殷，尙太祖之女長公主，與魏公同受顧命。建文帝令守淮安，已募得新卒數萬，燕王僭為主嚙指血作書，召令還朝。陳瑛密告駙馬私匿女秀才劉氏，行巫蠱詛咒之術；未幾有都督譚琛，指揮趙曦，刺死梅駙馬於篋橋之下，公主痛哭不止。王令法司勘問，二人直對曰：「此奉上密旨，非我等敢于行刺。」燕王羞赧無措，立令武士以金瑤剔落二人之牙，尋復斬首。——惜哉！梅駙馬之死也。始而拒燕王之進香，可不謂凜然大義？當燕兵渡淮之時，鼓行而臨其後，成敗尙未可定；即使沒於疆場，不亦榮乎？

有國子監博士黃彥清，與其友典史金蘭，向在梅駙馬軍中，以私諛建文帝，并追崇

劉皇后徽號，亦提來勘問。彥清爲首，論統；又連及從子貴池，同金蘭，皆下詔獄。又駙馬都尉耿璿，尙孝康帝之長公主，其父都督炳文討燕之日，璿與其弟徽同在行間，並皆處統。——自此而天下人民，莫不震慄，凡登基詔書所至，無敢抗者。唯有浙江臬司王良，獨不受詔，奮然罵曰：『反賊敢稱詔耶？』立執燕使，斬於轅門；而諸文武官弁等，皆譏起鼓噪。良知同僚盡是賊臣，乃入署謂夫人曰：『我欲殉國，汝將焉往？』夫人應曰：『我何難？君止一幼子，未知所託。』一妾名霜筠者，毅然應曰：『小婢不才，願爲相公撫孤。』夫人卽以幼子交付妾手，自投於池水溺死。公乃縱妾出走，南向再拜，置薪戶外，抱印闔室自焚而死。又閩中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各官員悉去接詔，大慟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集其弟子伍性原呂賢曾廷瑞鄒君默陳應宗林珏，設建文帝位於明倫堂，痛哭如喪考妣。郡守等大怒，執送南都。思賢與六生皆慷慨就刑，——人稱爲七君子。四川都司斷事方法，聞燕詔至，曰：『綱常滅矣！』不出迎詔。諸司袞賀登極，亦不肯署名；爲燕使執去。舟下長江，乘間躍入波中，葬於魚腹。又指揮

張安自使燕歸，見國勢日蹙，遂隱於樂清，採樵爲業，人莫知其姓氏。一日負柴入城，適聞燕使齎詔赴縣，呼天號呼曰：『國篡君亡，我豈肯偷生於此世？』卽棄柴奔還，投死於石崖之側。臨海縣之東鄉，有樵夫者，竟不知爲何許人，燕詔至日，皆紛紛傳語曰：『新天子登極。』樵夫愕然曰：『舊天子哩？』或應曰：『已燒宮自焚。』樵夫掩面大哭，抱石投湖而死。又崑山人姓龔名翊者，爲金川門卒，見谷王穗，與李景隆開關迎入燕王，大哭而去；已聞燕詔至縣，又痛哭數日，嘔血而斃。尤奇者燕山衛卒儲福，當靖難兵起，逃歸縉雲山中。三年而燕詔至，語其妻范氏曰：『吾雖一介小卒，義不願爲叛逆之民。』撫膺大慟，絕粒而卒。范氏方在韶年，姿容明潔，有當道謀欲娶之，范誓死守貞。

## 第二十二回

鐵兵部焦曉能誅衛士

景文曲朽皮猶搏燕王

燕王登極，詔書頒到濟南府，又特齎一勅，召鐵鉉還朝。——這是恐鐵公與兵，要來收羅他。百姓却訛傳了勤王詔書，在鐵公亦未知京師的信，遂諭文武官員，且出郭迎去，看是如何。到了黃華亭，見齎詔官是燕府長史周鐸，心中已是了然，鐵公厲聲問道：「是建文皇帝詔書麼？」周鐸亦厲聲答道：「你們想是沒有耳朵的！建文已闔宮燒死，是當今永樂萬歲爺登基的明詔，尚不跪接，還敢說白道黑麼？」衆官員着了急，一齊跪倒。鐵公大怒，喝令左右與我拿下燕賊使。軍士吆喝一聲，早把周鐸綁住，隨從人等，皆已打得星散。鐵公指着周鐸道：「你這狗賊！向爲燕逆的心腹，當日潛居帝京，窺探動靜，是你結納權貴，謀欲傾太孫，立庶孽，是你；陰誘魏公徐輝祖，暗害長史葛誠，又是你；今尙敢齎逆詔來此！」遂掣軍士手中大刀，將周鐸揮之爲兩段。鐵公問衆文武官員：「我今起義討賊，爾等誰敢從者？」皆鞠躬唯唯，戰慄不能言。鐵公回至府城，豎起義旂，召募豪傑；并將周鐸首級，懸在旂端，以徇於衆。半月之間，無一人應募者。且住。鐵公向有義士三千，何不就此興兵，還要召募呢？要知道鐵公向因王師交戰



，盛庸平安等軍餉，皆取給於濟南，倉庫久矣空乏；又是個真正清官，囊無私蓄，日惟蔬食菜羹，那裏養得起這班義士，因此漸漸散了。不說別的，就是盟鵬兒也自投了卸石寨去。這番詔書到來，都知道燕王已做了皇帝，誰肯自己備了口糧鞍馬，棄了父子兄弟，捨着性命，去換一個義字？各官員縱當面勉強應承，今見鐵公孤掌難鳴，誰肯丟了現在的爵位，拚了夷滅九族，去博一個忠字？鐵公見此光景，不勝太息，謂二子福安曰：『那些官員百姓，原不能概責以忠義。我今欲挺身赴闕，死於社稷，汝等能從否？』福安曰：『兒聞守土之臣，死於封疆；况帝駕已崩，救衛不及。同一死耳，大人何必遠至都下？』鐵公曰：『是非兒曹所知。死於封疆者，謂城存則身存，城亡則身亡，此外臣之義宜然爾；我受帝恩，爲大司馬，自當與社稷存亡。且此土未嘗失守，封疆現在，烏得死於此耶？』二子慨然對曰：『幾乎錯認了大義所在。古人云：忠臣死忠，孝子死孝，兒等願隨階下。』有蒼頭二人毅然前稟曰：『奴輩亦願從主死。』於是鐵公即日起行。有舊參軍高巍，送至二十里以外，拜別之後，卽自殺於郵亭。鐵公歎曰：『偉大濟南，僅有此君忠義』

！』揮淚而去。星夜馳至浦口！竟一漁舟渡江。進了西門，轉向正南，大街上正遇着都御史景清大轎，喝殿前來。鉄公方欲駐馬問訊，而景公在轎中見了，佯若不相認者，反掉轉頭去。鐵公亦不顧，徑到正陽門，大罵燕王背祖滅宗，弑君篡國的逆賊，鐵鉢生不能斬汝之首，死當殛汝之魂，還我建文皇帝來。說了這句，泪如泉注，擗踊痛哭；兩子二僕，亦齊聲大慟。羽林衛士，即時擒下，飛報燕王，燕王陞殿，文武咸集，衛士掖鐵公至陛。燕王尙欲降了鐵公，以慰四海士民之望，亟令釋縛曰：『卿之忠義，朕所素知。』鐵公背立罵曰：『反賊逼死我君，焉知忠義？速求東宮奉立爲帝，庶可免高皇之殛。』燕王曰：『朕爲太祖之子，受天之命，而有天下，理所當然，汝竟不知天道賅？』公又罵曰：『天道卽是人倫，人倫首重君父，君父之命，卽天命也；你受誰之命，而擅居此大位？千秋萬載之下，逃不得國賊二字。』燕王變色，說：『朕與建文總是一家。汝旣盡心於故主，甯獨不可盡心於朕？苟能北面而立，卽以揆席相待；若無知，方孝孺便是榜樣。』鐵公曰：『我與孝孺，豈若在廷狗彘，屈首

爲篡逆之臣哉？」痛罵不已。燕王大怒，令割公之耳鼻，以火炙之，納公口中，叱曰：「此味甘否？」公厲聲曰：「忠臣血肉，流芳千古，有何不甘？」寸磔至死，猶喃喃罵不絕口。燕王痛忿已極，令舉大鑊至，熬油數斛，投公屍於其中，頃刻如煤炭。呼衛士導之朝上，而屍輾轉向外，終不向內；數十人各用鐵棒四面夾持之，屍纒面北。王笑且嘗曰：「爾今亦朝向我耶？」語未畢，公屍欻然躍起，滾油濺沸數丈，直濺龍衣，諸內侍手皆糜爛，棄棒而走。——公屍仍然反背如故。有頃，侍衛二十餘人，咸吐鮮血，斃於殿上。羣臣莫不畏怖，共請埋之。燕王叱退，令將焦屍投入糞窖，收公二子繫獄，兩蒼頭皆腰斬。又命提騎遠公妻楊氏夫人，并二女，發教坊司，滅公之族。一夕，雷霆大作，環繞於糞窖者數匝，化爲一泓清水。——至今名曰鐵公潭。有詩贊曰。

社稷先云覆，封疆尙爾存。

義師頻進戰，燕孽幾亡魂。

枯骨猶能躍，焦軀誰敢翻？

一泓清冽水，英氣至今尊。

却說景公路遇鐵公，回到私第，疾忙托病告假，意欲夤夜請來，商議大事；不意是日已遭慘死，乃大慟曰：『天喪吾君社稷矣！』設了鐵公靈位，灑酒祭奠，痛哭數次。

——原來兩公素日神交，彼此極其敬慕，祇因隔絕千有餘里，鐵公亦未知景公別有作用也。當燕王造謀伊始，朝廷曾遣景公任北平布政，偵探消息，景公一見燕王，決其必反，返與之深相交結，俟其一有舉動，即便擒之。無奈朝中小人，多謗公與燕交通，建文帝初雖不信，然十夫撓錐，衆口鑠金，曾參大孝，不免見疑其母，即以左僉都御史召公還朝。景公謁帝奏云：『臣能制燕藩之命，不知何以召回？』帝慰公曰：『社稷方倚卿爲重，豈可久居於外？燕爲朕叔父，天倫至戚矣，豈可以兵刃相加？朕當以德化之。』景公嘿然而退。迨燕王既反，王師屢敗，鐵公倡義起兵，兩次告捷。景公密奏，今日能敵燕王者，唯鉉一人，請專以北伐之事畀之。而朝中多畏鐵公，恐成了大功，爲帝所納。

用，又極力於暗中謀沮；建文帝祇命鐵公扼住濟南中路，燕王遂由大名繞出館陶，徑趨徐泗而下金陵。登極之後，即召景公，公撫膺曰：『我不能存社稷，誓必與燕城俱死，以報我君。』乃詭自歸附，入見燕王。王大喜曰：『我故人也。陘公爲左都御史。』自是恆伏利劍於衣袵中，委蛇從事，覷個方便。竊窺多有疑公者，所以與鐵公絕不交接，以杜人之耳目。在景公正喜鐵公之來，爲生死之計。若己一刺燕王，此身必遭屠戮；今有鐵公，則雖身死而社稷可復也。大英雄之處事，一柱足以撐天，而忽傾折，能不感傷悲慟乎？——未幾中秋節近，聞賜羣臣讌集，公喜曰：『好機會！我嘗獻酒於賊，逆而刺之。』先一夕，欽天監密奏文曲星犯帝座甚迫，其色赤，其人當衣緋，宜爲嚴察。——燕王初不疑爲景清也。詰旦，內東猶貌，外罩袞龍，又令心腹侍衛百人，列於殿上，方行視朝，遍察百官，惟有景清獨衣緋袍，心甚訝之。公見燕王色動，知爲所猜，待不得會宴了，遂奮躍而前，掣出袖中匕首，直刺燕王。燕王大呼殺賊，左右衛士蜂擁齊上，扯衣的扯衣，拖手的拖手，抱腰脚的抱腰脚，奪匕首的奪匕首，即時拿下。清知志不得遂，

植立謾罵。王令以刃抉去公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噴燕王之面。王大慚大怒，立命將公剝皮揜草，以索繫於長安門，碎副骨肉，投之溷側；既而夷公之九族，又株連鄉里，——因親及故，屠戮數百家，名曰瓜蔓，稍好些村社，盡作丘墟。越日，燕王過長安門，顧所繫之皮，宛似人形，笑而詬曰：『汝猶能刺朕耶？』言未畢，公之朽皮，頓然躍起，繩亦掙斷，奮趨數步，直薄燕王。王太驚，左右以金瓜亂捶之，亟還宮，即令武士燒公之皮，化爲灰燼；凡舉火數人，莫不口吐鮮血，立仆於地。燕王痛恨之極，復又波及故舊朋友；而公最寡交，止有青州教諭劉固與公莫逆，時居京師，遂連坐之，并其弟劉國，母袁氏，一家五口，同日受刑於聚寶門外。

劉固之子名超，年方十五，生有神力，仰天一呼，繩索盡斷；削子手中的大砍刀，早奪過來，左揮右擊，斬讖十餘人，衆皆披靡。監斬官即呼兵士，四面圍住。忽人叢中突出一道姑，袖中飛出一劍，將監斬官砍作兩段。劉超見有助他的，又奪一刀在手，縱橫旋轉，刀光奮躍，如飛霜激電，但見人頭滾滾墜地。那道姑的飛劍，颼颼風響，騰空

而下，如鷹攫兔，血肉狼藉，頓殺百人，餘皆四散逃走。道姑收了神劍，同劉超竟奔江口；路上迎着幾個汎兵，盡行砍殺。見江邊有個空漁舟，道姑便呼超同跳下船，盪起槳來，頃刻抵於北岸。劉超拜伏在地道：『承道姑活命之恩，獨是我一家受戮，今投何處去好？』道姑說：『有個去處，既可以建立功業，又可以報冤雪恨。』超又拜伏了。道姑就教超作縮地法，如飛而去。

明日，燕王視朝，應天府府尹，將法場上事情，逐一奏聞。燕王大駭，命兵部行文各省，畫影圖形，緝拿劉超，與無名道姑，二人。朝罷回宮，猛見景清仗劍而來，王亟跳下步輦，向內急走，絆了盤一交，跌倒在地。宮女們疾忙扶起，徐妃詢知緣由，便奏道：『陛下何不學唐太宗，用猛將把守宮門呢？』燕王道：『不怕外廷笑話？』既而倒在御榻，又見景清掣劍照頂門砍下。燕王閃過，跳將起來，渾身冷汗。乃秉燭而坐，拔劍在手，而景清已在背後，燕王大喝：『景清能爲厲耶？朕有命在天。』大踏步轉身砍去，景清却又在前，即便翻身迎他，而清或左或右，隨其所向，面面盤旋；燕王使盡氣

力，輪劍擊刺，直到天明。——從此白晝現形，凡燕王止息之處，精亦在焉，舞刀試劍，直逼將來，陰風颯颯，毛髮皆豎；把兩三個所幸妃嬪，活活嚇死。又見鐵鉉帶赤巾帕頭，衣絳紅袞袍，指揮猛士數十，殺進宮來。燕王大叫左右，似夢非夢，霍然而醒，心甚着急，告於徐妃。妃奏曰：『人言景清鐵鉉，皆係上界列宿，英靈特異；以妾愚見，陛下贈其官爵，賜以祭典，則氣平而精靈散矣。』燕王欲依徐妃所奏，又不肯以膽怯示人，乃密諭胡濙金幼孜等，公具一疏，言景清鐵鉉，雖心在建文，然忠烈可嘉，請特旌之，以風在位。燕王批示曰：『建文時之奸黨，均宜夷族；而鐵鉉則係外吏，景清是朕素交，據欽天監奏，皆上應列宿，姑頒格外旌典，並以原銜加贈宮保，各賜祭一壇。命蹇義茹瑺代朕行禮。』自此以後，方得宮中寧謐。

燕王之世子高熾，素性仁厚，向以父親殺戮過慘，幾次要諫，又怕性子利害，惹出事來，不敢啓齒。今見襲了景鐵二公，略有悔悟之心，遂乘間奏曰：『當日離間宗族之奸臣，不過數人，皆已族誅。至於遷去官員，並殉難之妻女，似可原宥；若搜拿緊急



，恐人心震駭，激出事端，未免有煩睿慮。孩兒淺見若此，願父王察之。」燕王曰：「此輩頗有節義，朕原欲用之，乃竟罵朕爲反賊，是自取誅戮，非朕必欲殺之也。今依吾兒所奏，凡遷去官員，與殉難之妻友，悉免逮解，止禁錮其子孫，不許出仕。」世子又奏曰：「前日泗州與臨淮，被勦王賊寇，殺死大將三員，官兵四千有餘。以孩兒之見，當亟加天討，父王置之不問，何也？」王笑曰：「非汝所知。此乃烏合之衆，急之則聚，緩之則散；散而縛之，一捕快之力耳。若急之，則必挺而走險，噓聚益衆。相傳建文未死，人心惶惑，倘有搖動，安能保得中原耶？我已密勅青州守將，與登州總兵，伺其消息，聚則討之，散則擒之矣。」世子曰：「足見聖算周詳。」忽太常寺密本奏云：「奏發教坊司罪人妻女若干，於昨晚忽然不見，門戶緊閉如故，事出異常等語。王默然良久，以奏摺付與世子詳察，世子奏曰：「據孩兒看來，此必有妖人，以邪術攝去；恐即是劫取劉超之道姑，亦未可定。」王曰：「是也。彼能飛劍斬人，妖術無疑。」世子又奏曰：「泗陵守監來時，兒曾問及賊寇情形。據云中軍有女將，號太陰元帥，有金

甲神人護持。由此言之，劫法場之道姑，卽此賊寇矣。』燕王曰：『報來文書云，係響馬作亂，並未言及女將情由。俟朕臨朝訊之。』忽又刑部密奏云：獄中牆垣不動，門戶不啓，罪囚逃去無存。燕王大怒，令將提牢司獄官吏勘問。世子又婉奏曰：『此亦教坊司一轍，非防範不嚴之故。大約妖黨必與青州響馬合成一局，不可不早加剪滅也。』燕王正在籌畫，兵部又一密本奏進云：據青州都指揮使高鳳飛報，益都卸石寨中，盤踞響馬數千，奉一女將爲主，豎起黃旗，招軍買馬，日盛一日。亟請進剿，以除禍根。王謂世子曰：『汝之見識良是。』遂飛頒密勅與高鳳，并登州總兵，令會兵合剿。

## 第二十三回

鮑道姥賣花入教坊

曼陀尼懸珠照幽獄

前回在法場救取劉超者爲誰？乃是一位劍仙，叫做雷隱娘也，到卸石寨去，輔佐月

君的。路過皇都，適見劉超怨氣冲天，滿腔忠義，所以拔刀相助。

且說鮑曼二師來到金陵，隨向神樂觀去會王昇。昇驚問道：「鮑道長可是不會回去？怎來得這樣快？」鮑師道：「太陰聖后，又差這位曼道兄來，路上遇着了，要同在此幹些機密事。」王昇道：「不敢請問，是何勾當？」鮑師應道：「太陰聖后聞得燕王殺戮忠臣，把妻女發入教坊，甚為可慘，要設法救他幾個，暫借這裏擔擱兩日。諒道兄忠於建文的，必不相拒。」王昇道：「難，難！如今忠臣義士，差不多殺完了。唯獄中有幾個忠孝子孫，重重鎖鑰，都帶着九條鉄鍊；你就是飛得進去，他也不能勾出來。那教坊有幾位貞節的夫人小姐，都是窄襪弓鞋，行動要人扶持，就是放他去，他也不能勾走的。昨日有個道姑，在法場上救了劉教官的兒子，一者他有飛劍的神術，二者劉超有萬夫不當之勇；殺傷許多兵士，京城內驚天動地。——這不是當要的事。」鮑師也不知聾隱娘，遂將機就機應道：「這也是太陰聖后差來救去的。只要間僻靜房屋，自有救法，管教神不知鬼不覺的。」王昇心上一想，劉青田所託的夢，件件都應；又疑救去劉超，就

是鮑姑，將來富貴榮華，斷然不錯。就應承道：『我房後尚有一個夾道，三間空屋，可以安歇數人。如今二位就在我房內下榻，小道暫移別處，日間鎖着門；我自有的應答人的話。』鮑姑道：『這極妙。到事完之日再會罷。』王昇別了自去。曼師謂鮑師道：『我的性急，不耐煩與女人做事。教坊司是你去，獄中是我去，何如？』鮑師道：『我也正是此意。』當下二師各自分頭行事。

原來教坊共有四司，雖然門戶各分，總在一座大門內出入；每日賣刷牙梳子針線花粉的，不論男女老少，闖來闖去，從無禁忌。鮑師裝做了賣花粉的老嫗，闖到各司。見這些忠孝妻女，分散四司，都另住一房，悲悲切切，雙淚橫流，像要尋條死路的光景；也有病在床上，痛苦呻吟，竟死不能勾的。鮑師觸目傷心，十分不忍。亟回觀中書符寫咒，至二更以後，飛入教坊。先到鐵兵部的楊夫人住房門首，運動神光，照見兩小姐，因母親坐在床沿，相對垂淚，孤燈半明不滅的；外房有個老漢老媽，悉悉軟軟，未經睡穩。鮑姑遙向他臉上畫道符咒，昏昏然駢膝去了，方在門上彈了兩彈，叫聲開門。兩小

姐想道：『他們恐我母子尋死，又來敲門了，不要睬他！』鮑師又低聲叫道：『我是遠來寄信的，求小姐開開門。』楊夫人病雖沈重，心却清明，聽見「遠來」二字，有些奇怪，遂叫小姐開門進來。小姐把燈剔一剔，開了門時，見是個道姑。楊夫人道：『可是閻王差你來的？我相公定在黃泉路上等我，你會看見麼？』鮑姑看夫人是要死的，就朗聲答道：『我是南海大士差來的。你家鐵相公是上界武曲星，已經升天；而今夫人也是要升天的。但兩位小姐，還有大貴的日子，所以特來救他。』兩小姐含淚應道：『我姊妹二人，只因母親尚在，暫活幾日；待母親去時，總要同去的，說什麼大貴！不知你是人是鬼，休來戲弄！』鮑姑又轉口道：『我奉大士的命，不獨救取兩位小姐，還有康安公子，現在獄中受苦，也要同救去的。將來建文復位，尚可報這大仇哩。』夫人聽說的公子名字對準，不由不信，遂問：『你也是女流，有何救法呢？』鮑師道：『南海大士，與我靈符三十道，把合教坊的夫人小姐，并獄中的各位忠臣子孫，都要救去的。』就在袖內取出兩道靈符，說『一符放在髮內，我看得見人，人看不見我；一符繫在膝襠子上

，可以日行千里，不費毫釐氣力。——有個救不得的麼？」隨把一符塞在小姐髮內，暗念神咒，連影兒也不見了。楊夫人道：「也罷！我自尋你父親去，你兩個休得短見。聞得前日救去劉公子，也是個道姑，必定有些來歷。若得把你哥哥救出，自然有個好日子。」鮑師即權辭應道：「那劫法場的道姑就是我，別無第二個。」楊夫人就教兩小姐，拜了道姑，問：「幾時可行？」鮑姑道：「教坊中數位，要一齊走的。我一夜一處勸他，尙要等數日。小姐但請調養貴體。」言訖，忽然不見。

次日，鮑師又向教坊剝探。夜闌時，到謝御史夫人住處，夫人正坐在床上，抱了十來歲的小姐，在那裏啼哭，說：「我兒！你姊妹三個，先去了，我爲母的，只待你同到黃泉路上，尋你父親，一家兒好相見哩。」鮑師想：這個門是敲不開的。不免徑自進去，站向床前，朗朗的說道：「南海大士，令送仙丹在此，救小姐的病。」謝夫人嚇了一跳，便道：「我母子今夜該畢命，鬼也來了。咳！正是早一日好一日。」鮑師道：「夫人休苦！看我手內的靈丹，可是個鬼呢。」夫人道：「是鬼不是鬼，我也不怕，只是我

母子要同死的。你好不曉事！難道這個所在，是有志氣女人活着的麼？」鮑師道：「夫人未知貧道的來意：救好了小姐的病，還要連夫人并獄中的公子，總救出去，一家母子團圓。到建文皇帝復位之日，御史相公尚有追贈，公子拜了官爵，夫人別有封誥。若說救活在教坊司，倒是坑陷夫人了，那有此理？」夫人聽說公子在獄，心上愈加悲酸，吞聲問道：「你如何知我家事？」答道：「我是觀世音的弟子，恁是吉凶生死都曉得。」夫人問道：「那建文皇帝真個還復位麼？」答道：「近日山東有位女真人，興起義師，大敗燕王兵，只在來年迎立舊君，——多少忠臣怨氣皆洩了。」夫人見他說話明爽，不是鬼怪，遂下床來謝道：「我是女流，縱能救我，也不能勾出去，若還再被拿住，不如不走爲妙。」鮑姑就將靈符的話，細細說了。把手巾丹藥，遞與夫人道：「明晨以薑湯調服，小姐病可立愈。稍等幾日，我來接取各坊的夫人小姐們，一齊隱形而去。」說畢，拔開門門，走向房簷，騰身半空而去；夫人始信爲真仙，靜心等候。

從此各忠臣家眷處，鮑師一一隨機應變，都說得信服了。

乃密諭王昇道：「今夜四更，月上時候，你可開觀門等着；救的夫人小姐，都到要此。」王昇允諾。有頃，鮑師飛入教坊，衆人剛剛睡覺，就送了個魔禁的咒，都像死一般睡去了。然後到各房去看這些夫人小姐，皆在紅東等候。除鐵兵部的夫人，與牛景先的妻妾，黃子澄的妻女及妹，并郭侍郎的一位小姐，數不該救出，先已死了；現在四位夫人，六位小姐，鮑師各與安靈符，引出大院子內。院門是落鎖的，鮑師喝聲：「開！」鎖即脫落，就一時出去。鮑師又喝聲：「鎖！」那大院門竟像有人關鎖好了。領着各眷屬竟走，一路上的狗跟着亂吠。——可笑仙家隱形之法，瞞不得狗眼！鮑師以咒禁之，寂然無聲。又見柵門口有巡更打鑼，鮑師遙向他吹口氣，便一個個體軟筋麻，渾如醉倒。將到觀門，王昇出來迎接，見鮑師問道：「沒會救得麼？」鮑師道：「都在此。」王昇想莫要是鬼魂？且掩了門，隨到臥房。鮑師教將靈符去了，整整齊齊，共是十位。王昇大駭。鮑師向着衆夫人道：「這位是任持王道兄，當日建文皇帝，是他救去的。如今有此一番，觀中不可住，也要同行的，夫人們不妨相見。」王昇心中正要隨去以應夢



中富貴的話，便恭恭敬敬，向上作揖；各小姐都背立，只四位夫人還禮。鮑師向王昇道：『你救建文皇帝的船隻，如今要取來救夫人小姐了。明日這個時候下船，放到水關口，黎明便可渡江。』隨向臥榻裏取出碎銀五十兩遞給道：『這是前路的盤費。』王昇道：『盤費該我備，也要不得這許多。』鮑師道：『自有用處，你且收着。再有一根青竹送你；你臨起身時，將來蓋在被內。——這是壺公授費長房的替死法，豈不去得乾淨？』王昇心喜，自去暗暗收拾行裝。

夫人們正要拜謝鮑師，忽然一聲風響，曼尼落在庭中，便道：『道兄事早完了，我還有一日；然只怕倒是我先回去哩。』鮑師對着衆夫人道：『這位仙師，是往獄中救公子的。』張夫人道：『兩位仙師請上受賤妾們一拜。』禮畢，引到後房坐定，鮑師問曼師：『是怎樣救了獄中諸公子？』曼師道：『我還未問你是怎樣救這些夫人。』鮑師遂細述一遍。曼師大笑道：『這是我容易了。我生平不會與女人做事，道兄實有幹材。』鮑師道：『你得謬贊！且把獄中如何救取公子，說來，夫人們也好寬心。』曼師道：『我第

一夜先去探探，見這些公子，個個身盤鉄鍊，手有鐐子，脚有鐐子，逼立直押在柙床上，——就是鼠子來挖眼珠子，只得由他動不得一動兒的；也沒有一點燈，黑魆魆地，竟是阿鼻地獄。我就回到無門洞天，取了那五顆夜明珠來，乘他合眼時，各處挂着一顆，并託個好夢與他。將近五更，有一個說道：「那懸挂明珠照我們的，定是個大慈大悲菩薩；我纔得一夢，是要救人出獄的話，不知可有這樣造化？」我便應聲體：「有造化，大家出獄，騎天馬，騎天馬，走到青州卸石下。列位公子休害怕，我是南海大士差來救拔你們的。」即教他誦句寶號，那鐐鐐鎖鍊，登時盡脫。共有九個，都跪在地上，哀哀說道：「若菩薩不救我等，情願就死，把個冤魂帶出去，強似沈于牢獄。總是求死不得，所以活着。我們父母想在黃泉路上，眼睜睜的盼望呢！」我說：「若不是救拔你們，到這裏做怎麼？獨是京城嚴固，關了九門，千軍萬馬也殺不出，須要學我的道法，便可遁去。你們日裏照舊鎖鍊，二更以後，我來傳授；盡心演習，只消九日功成，若有學不會的，也是各人的命。」從此每夜去教導，今已第七日了。我用個你們仙家壺中天的法

兒，——這樣小法術，只好在這個地方用着哩。」鮑姥道：「胡說！此乃靈公的妙法；只隔堵牆，就在裏面廝殺，外面也聽不見。不知被你幾時盜去的？如今救出公子來，將功折罪罷。」

二仙師正好笑謔，王昇早進來說：「船已在後門口，就此下去甚便。」衆夫人們出教坊時，只走得個身子，一些行李沒有，心下遲疑；鮑姥寬慰道：「一切應用物件，都已備下，不消慮得。」夫人們見鮑姥洞鑒衷曲，不勝欣感，就一齊下船。王昇棹出水關，天已黎明，急急轉到江口；鮑師就呼陣順風，輕輕渡到北岸。袖中取一帳付與王昇道：「雇車雇騾，以及置買被褥梳篦等物，只要吃虧，不要便宜。」王昇問是何故？鮑師道：「與彼爭價，就擔閣工夫。我在二十里以外蜡神廟等着，務於午刻必到，慎勿有誤！」王昇去後，鮑師各給了夫人們隱形靈符，作起神行法，倏忽已到了古廟；等不多時，王昇押着車輛來了。夫人們相扶相攙，上了車兒，即向大路進發。

却說月君在卸石寨中，日與軍師及諸將佐操演兵馬，練習陣法，并令製造靈甲槍刃

旂幟等物，預備出師。遠近豪傑，聞風來歸者，已有十餘人，總委周繹先登冊籍，然後引見，量材擢用。設有女將來投，則係滿釋奴接待。一切大小諸事，各有掌司。——雖小小山寨，綱矩嚴束，勝似管子治國。一日，忽報有位道姑來謁，叫做聶隱娘。月君知是劍仙，疾忙請進，自起迎之。隱娘趨上露臺，打個稽首，說：『小仙特來效半臂之力。』隨命跟着一位少年，向上叩首。……聶隱娘就將劉超的始末，并法場上救的緣由，備說了。月君道：『如此英勇，真虎兒也！』於是軍中號爲劉虎兒。

又一日，忽然有陣大風，從東南來，刮得山谷震動。曇師與九位公子，皆跨着天馬，從空而下；那馬到地，現却原形，悉係青竹。這九位公子是：一，爲誠意伯劉青田之長子，名璟；一，是鐵兵部的次子，名康安；一，僉都御史周諱璿之子，小名蠻兒；一，謝御史諱昇之公子，乳名小咬住；一，郭侍郎諱任之少子，號金山保；一，大理寺卿胡公諱閏之子，名傳福；一，博士黃彥清之猶子，小名貴池；一，茅都御史大方公之長孫，乳名添生；——原只有得八位，其第九個，乃是典史金蘭。月君見諸公子皆鶉衣跣

足，鑿頭垢面，令沐浴衣冠，而後行禮。

常夜二更，飛報鮑師也到了，月君亟起相迎，見二輛大車，載着十來個婦女。鮑師逐一引進，說這位是侯尙書之曾夫人，次是茅都御史之張夫人，次謝御史之韓夫人并小姐，次陳太守彥回之夫人屠氏，次鐵兵部之兩位小姐：長名鍊娘，次名柔娘，次郭公任之二女，次董御史鏞之少女，都向月君拜謝。其鐵公子認着姊妹，謝咬住認着母親，韓夫人金山保認着兩個姐姐，茅添生認着祖母張夫人，自然哀慟傷感。——皆不必敘。及詰旦，月君大設筵宴，與諸夫人等洗塵。傳令軍師暨一班舊文武，共陪諸公子，並新來各位義士，暢飲一宵。來日霜降，彙集演武廳，候孤家點將與師，進討逆賊。

##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帥延攬英雄 諸少年比試武藝

卷一

二九九

建文四年秋九月，越有九日庚申，霜降，月君赴演武場祭旗纛，考校新舊文武諸將士。那些衆夫人小姐，死裏得生，到了山寨，見了多少女將，也就不避人了，隨着鮑姑索英寒簧，同到耳房內觀看。見月君素綾披風，鵝黃衫子，翠葉雲冠，皎絲鸞帶，略似道家裝束，端坐在沈香九盤龍交椅上；左首曼陀尼，右首聶隱娘，皆帶斜坐着；廳前站着兩員女將：滿釋奴與柳烟兒。墻下兩行列着武士健卒，隊隊的五方旗幟，燦爛鮮明，盡是雀蛇龍虎，林林的十八樣軍器，閃爍精華，半是戈矛劍戟。各將軍皆鎧甲兜鍪，或帶束髮金冠，穿繡花戰襖；衆謀士皆袍服儒冠，或披鶴氅衣，繪巾羽扇。——整整齊齊，都到演武場內，向上參謁。滿釋奴朗聲傳說：聖后有令，各文武免禮。舊將士都站在西邊，新將士都站在東邊，聽候將令。忽門上傳鼓，有探子飛報軍情緊急。月君傳令喚進，那探子喘吁吁的跪稟道：『探得燕王密勅青州高指揮，與茹太守起兵，掃蕩卸石寨，定于今日霜降，點集將士，殺向前來了。』月君令賞銀兩，再去探聽。隨傳令與董彥杲周縉道：『我立的五軍，原要每軍是五員大將。前者起義，不過數人，是以一軍祇有

一將，今日各營都要增入。可令新到豪傑，善武者來試武藝，善文者前陳方略。『彥杲宣令畢，東邊隊內早有一儒生，修軀勁骨，白晢微髭，雙眸四射，有若春星芒燄，昂然直到簷下，打一恭道：『小可是濟南高成甯，向者參贊鐵大司馬，燕逆兵臨之日，妄言法周公日以輔成王，小可遂作周公輔成王論以折之，逆賊氣沮，不知所對，掬水來灌我城子。小可又獻計於鐵公，誘令燕逆入城，先懸鐵板於門闥，從上壓下；不意僅碎其馬首，未能成功，至今憤恨。平生熟習周孔經書，與孫吳韜略，頗識興亡治亂之機；今投元帥，敢獻蕝蕝，幸采葑菲。』月君問道：『孤今前討燕逆，先生試陳方略。』成寧曰：『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隨機應變，臨期自有應敵之方。但論全局大勢：先取青州，以輕騎直擣北平，定鼎于燕，然後南伐，——此反客爲主之妙着也。』西班一武將向前躬身稟道：『職乃燕山百戶倪諒，當日燕藩未反之先，曾密奏于建文帝，帝止誅其官校數人，以致養成大禍。今彼擅自登基，人心未服，誠如高儒生之言，直取北平爲根本，不易之論也。』占御陽晉言道：『直擣北平之論，似是而難行；晉之王濬，直取石頭』

此，此勢之使然也；魏之鄧艾，直襲成都府，時之使然也；魏延欲從子午谷直取咸陽，衛武侯不許，時與勢皆有所不可也。北平爲遼金元之舊都，城郭堅峻，勝於金陵，我懸軍於千里之外，中間皆是賊黨，豈能輸運兵糧？則我之餉道先絕，而堅城難下；若再以旅之師，乘我之後，豈不進退無據？——此勢不可也。北平東接承平，西鄰保定，燕於此二郡，皆屯重兵，以爲肘腋，張家喜峯諸口，密爾胡元諸種部落，歲歲侵擾，又爲門庭之寇；無論不能拔取北平，縱得之，燕王反據濟南，則我四面受敵，雖有良平，不能善後。——此時不可也。當日高皇帝封藩，以燕王知勇兼備，故使獨當北面，折衝總外。若我據其故巢，則反爲彼禦侮，又安保他不輸情獻幣，連結諸部落，以爲我患乎？」月君道：「兩先生意見不同，且到臨期，孤家自有調度。」只見東班內一少年疾趨至前，深深打一恭道：「小子鐵康安，當日隨先父守濟南時，與儒生高成寧同參帷幄；父與大將瞿鵬兒同搗燕軍，再戰再捷。目今兩人皆投麾下，小子又爲元帥救拔，共聚於此，正義士報仇之日，燕逆敗亡之秋也；願爲執鞭，以效前驅。」月君道：「令先尊忠



靈天地，義貫日月，汝有大志，足紹家聲。賜名鐵鼎，字曰定九，如何？」鐵公子道：「康安兩字，原是乳名；蒙元帥更易，顧名思義，曷勉甚大，敢不祇遵。但先君諱鉉，字鼎石，小子心有未安。」月君道：「諱不可犯，字則無妨。燕逆聞先公之名，尙有膽寒，孤家正欲取鼎字以爲汝名，卽如先尊公尙在，使燕逆聞之奪魄耳。」高威寧贊道：「元帥期君以定九州，庶完兵部公未了之志，不妨以字行天下。」康安乃再拜受名而退。時劉超手提偃月刀，鞠躬稟道：「甲冑在身，幸元帥恕其無禮。近日小子新鑄此刀，略試醜技。」遂前趨一步，後退一步，左右各一轉，開了四門，輪動起來：風聲颯颯，真如電掣霜飛，但見刀光，不見人影。賓鴻大加喝采。舞罷放刀於地。周蠻兒在人叢中跳出，執刀在手曰：「我也舞一舞。」雖然輪動有法，覺得氣力不勝，臉紅頸赤，勉強完了。月君問：「賓鴻！你是有名的賓大刀，比劉超的孰輕孰重？」賓鴻提起來一試，說：「劉將軍的刀多重數斤。」月君大喜道：「真虎兒也！」命賜金盃一頂，玉帶一束，紅錦戰袍一領。小皂旂見月君贊賞劉超，就在班次內走出，大聲說道：「小將館射連

珠箭，百發百中；前在淮北，連發二矢，射殺了燕陣上有名的番將。今請在聖后面前小試一試。『月君隨命滿釋奴取出那個龍眼大的銅圈，懸在百步之外，發令道：『將軍射過此圈，即授先鋒大將之職。』小阜旂隨擊鵠弓在手，拈取兩矢，接連迅發，悉透圈中過去；兩行將士，莫不喝采。月君贊道：『呂溫侯一矢而穿戟眼，不及將軍多矣。』即命取先鋒金印賜之。又一新到的少年將軍，姓楚，袂面方頤，虎頭鷹目，——躬身向前，大聲嚷道：『步射何足爲奇？小將能馬上射之。』遂飛跨錦鞍，馳驟兩遍，翻身背射，一箭剛剛在圈中穿過，衆將士也齊聲喝采。月君命至堦前，賜酒三杯，詢其履歷，稟道：『小將名由基。先父楚智，爲皂旂將軍陷入燕陣，匹馬單槍，殺進重圍去救；後無援兵，與皂旂同時戰死。』月君問：『汝知皂旂將軍有子與否？』由基答應不知。月君道：『適纔射連珠箭者，即皂旂將軍之子也。』二人相視，執手涕泣，認爲弟兄。月君道：『楚將軍不愧由基名字，亦授爲先鋒將軍之職。』命刻銀印賜之。西班牙新士內齊齊走出五員，向上聲喏：一人黑麻弔眼，姓彭名岑，爲北平都指揮彭二之子。——燕王在營中

發兵時，彭二斬關入端禮門，格鬪而死。一人青臉狼軀，姓卜名克，——其父都督卜萬，威名震於北寨，進兵遵化，被燕王用反間計，爲部下奸賊陳亨所殺。一人虎形無項，鼻若波斯，姓莊名次躡。——其父莊德，雙戰燕將，爲燕王暗射中頰，馬蹶陣亡。一人豹眼短鬚，姓馬名千里，乃薊州都指揮使馬宣之子。——部將毛遂，儉降於燕，言走靈居庸關，力戰被執，罵賊受害。一人五短身材，縮腮如猴，姓孫，名翳。——其父孫泰，與燕兵裏瘡血戰，奮力陷陣，重創身亡。月君逐名試其武藝，孫翳與馬千里鎗法皆精；彭岑善使雙鞭，莊次躡慣用雙繩；卜克好使渾鐵槊；——長鎗大刀，並皆嫻熟，膂力更勝。月君諭道：『汝等先人，皆馬革裹屍，爲國家忠義之士；須各善承先志，戮力同心，爲君父報仇雪恥。』五將肅然應命。又一壯年將軍，出班前稟道：『小將姓張，名倫，官居世職指揮。原在保定左衛，因燕兵勢大，力不能敵，計欲領衆回南，入衛朝廷，不意燕逆渡江，乘輿顛覆。小將聞得元帥大興義師，遂復率衆北來，徑投麾下。雖文不知孔孟，武不諳孫吳，但耿耿忠心，惟知報國。願秉元帥指揮。』又一弱冠書生，白面

方頰，身如玉立，目似流星，從容揖稟道：『小子張彤，先父諱彥方，爲樂平知縣，曾糾義師南下，不幸敗亡；燕逆將先父屍身暴在譙樓，半月面色如生，英魂猶在；小子誓爲先父爭氣，至死靡悔。』又有四少年：一姓張名汝翼，爲北平布政司張景之子；一姓葛名續，爲燕府長史葛誠之子；一姓盧名龍，爲燕府指揮使盧振之子；一姓謝名勇，爲北平都指揮謝貴之子。張景與謝貴並爲燕王賺入宮中，與盧振葛誠同遭殺害，汝翼遂與謝勇投奔武安侯郭英。英屢戰敗績，染病而亡；又走向濟南，要投鐵兵部。——時鐵公已經詣闕殉難。適遇葛續盧龍，也到濟南，四人遂插盟共誓，結爲弟兄，圖報大仇；聞卸石寨建起義旗，以此齊來投見。——都是與燕王不共戴天的。又有東平州死節吏目鄭華之弟鄭桓，蕭縣全家殉難知縣鄭恕之弟鄭莊，——二人原是同族昆弟。——聞得義士歸附卸石寨者甚多，先後奔來，不期而會的。——或精於文事，或嫻於吏治，或長於武藝兵略，月君各加慰藉。唯劉璟在東班肅然拱立，月君召至前曰：『子爲青田先生之後，家學有傳，何其恬然不發一語？孤家曾聞高皇帝云：『阿璟凝重，可謂知人則哲。』』

徽進對曰：『先人輔高皇而得天下，後人不能輔嗣君而失天下，更有何言？縱使能讀父書，不免有趙括之祿顏耳。』月君大獎道：『君子哉若人！』再有獄中救來的黃貴池，麟見疏通；胡傳福，氣局弘毅；——均有經濟之才。小咬住金山保年未舞象，而性好武，茅添生年方舞勺，而善屬文：——月君並贊道：『真哲人有後。』

忽一小校疾趨前來稟說：『南山有白額猛虎，傷了獵戶，大吼而來，將到此地。』衆將士各舉兵器，要往逐之。瞿鵬兒厲聲止住道：『不須列位。小將未試武藝，且去與龍賭關一場，算作考武。』遂大踏步徒手奔出。正逢猛虎已進演武場，鵬兒大喝一聲，鬚拳向前，那虎見有人搶來，便迎面一撲，鵬兒向右側一跳躲過，猛虎撲了個空，前兩爪搭在地下，鵬兒乘勢揪住了猛虎頸子，左腳踏住前膊，右手纂鐵錘的兩指，用力向虎鰓一挖，——格擦一響，把兩個眼珠子掘出。猛虎負痛，掙扎不得，前爪在地亂爬，爬成一個小窩；鵬兒愈加用勁，按入窩內，又將兩指握了猛虎鼻子，向上一扯，兩個鼻孔穿雙雙盡裂。猛虎前半身動彈不得，只把後股兩爪亂爬沙土，又鏟了個窩兒。被鵬兒雙

手按住虎項，放下左腳踏地，將右脚用力在虎肋上亂踢，踢得肋骨斷折，僵臥不動。將士看着，莫不吐舌。然後放鬆雙手，直起腰來，略覺微喘。就一手舉起死虎，走向月君前放下。月君道：『罷將軍真天神也！』命賜美酒一壺，鵬兒立飲而盡；又賜龍馬一匹，雁翎倭銀鎖子甲一副，鵬兒大喜叩謝。

董彥果向前稟道：『小將有兩個弟兄：一名雷一震，一名朱飛虎，各使關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近在河北放嚮馬回來，願求考試錄用。』二將遂上前叩見。

二將不待命令，並取金釧斧，飛身上馬，在演武場中分爲左右，各舞一回。軍士皆眼花撩亂，贊歎不迭。

考校已畢，滿釋奴大聲問道：『衆位將軍，還有射銅圈的麼？』塔下無人答應。釋奴隨向錦囊採取鐵丸在手，連發三彈，端端正正在圈中飛過。將士齊聲和讚，釋奴方收了圈子。

月君下令道：『孤家五行陣法，可用大將五五二十五員；今每營止有一員，應先補

三五十五員之數。前營中軍大將瞿鵬兒，以彭岑孫翊爲左右將軍；董彥杲仍主左軍，以朱飛虎雷一震爲左右將軍；賓鴻仍主右軍，阿蠻兒盧龍爲左右將軍；董彥鼎主後營中軍，以莊次驕馬千里充左右將軍，劉超卜克任中軍左右將軍；先鋒二員：小阜旂楚由基；合後二員：張倫倪諒；左右哨，小將軍董翥董騫。軍師呂律兼行元帥事，統率諸軍，高威寧鐵鼎爲左右監軍；張汝翼張彤爲左右參軍；周縉沈珂爲左右軍政司；胡先金蘭爲左右會計；胡傳福掌文牘，黃貴池掌書記；劉環總督軍餉，葛纘謝勇爲副。董彥杲署卸石寨將軍，鄒桓鄭莊爲左右知寨。『諸軍見月君因材器使，設官分授，悉合機宜，莫不踴躍心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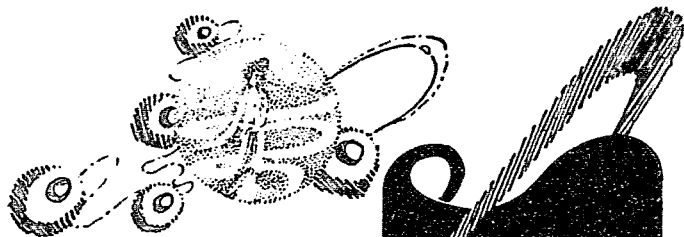
呂軍師進前稟道：『月下燕賊暗發青州兵馬來攻，某只略施小計，立取賊將首級，獻之麾下，青郡亦唾手可得。』月君問計安在？軍師舉手言無片句，直教樓下書生，同建建大事業，番中女將，獨標振地功勳。……』

卷一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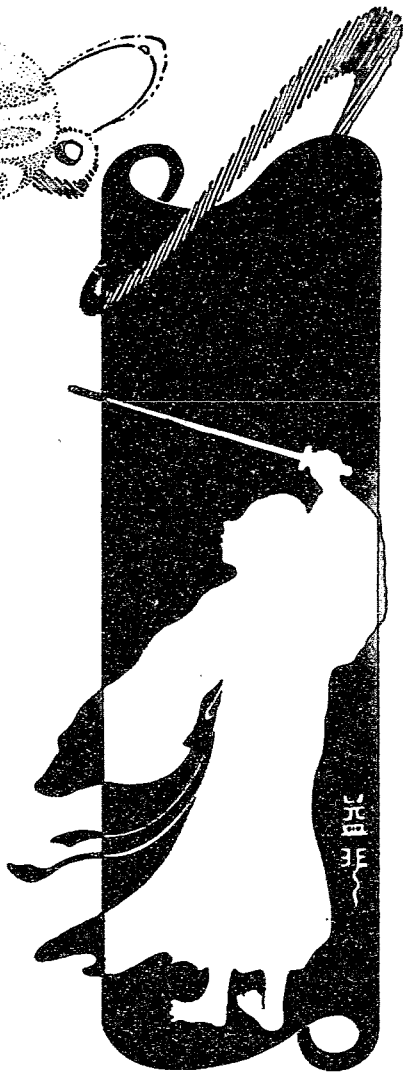


8



石頭魂

政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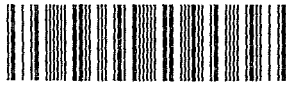


石頭魂

石

頭

魂



3 0528 0353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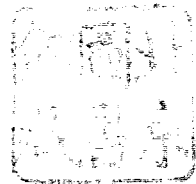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五回

眞番女賺誠高指揮 假燕將活擒茹太守

當下衆將士皆側耳靜聽，呂軍師却以手指滿釋奴，向月君道：『今日大功，要成在這位女將軍。』月君道：『是是。』即將兵符印信，交與御陽：『除女弟子以外，各營兵馬，悉聽調遣，違者治以軍法。』月君隨退入耳房，看軍師發令。御陽將兵符印信，供在正案，北向拜畢，立於簷下，朗聲說道：『燕逆篡位，聖駕播越，正臣子披肝瀝膽，盡忠報主之日。大元帥特與義師問罪，謬委某以軍旅重任，凡諸豪傑將士，其各戮力同仇，罔或悖私誤國！王法無親，犯者不貸。』遂命軍政司，將軍政條約宣諭畢，乃南向坐下，兩班將佐，皆躬身參謁。御陽傳令左先鋒小皂旂，右先鋒楚由基，二將：『挑選精

857.48  
449

A053449



兵五百，各用木棍；老弱兵五百。用些殘缺軍器。不打旂幟，不帶弓矢，向青州一路迎敵來將；只要輸，不要贏，直誘至寨門相近，汝二將殿後保護，兵馬盡收入寨中；別有號令。』又傳令滿釋奴：『汝選五百健卒，把守寨門，豎立認旂；燕將到時，別有號令。』又傳令：『右軍賓鴻一軍爲前鋒，左軍董彥杲一軍爲後勁；監軍高威甯，帶着劉超，並壯士六百，居中調應。——分作三軍，次第望萊州進發，日行三十里，截住登萊之兵。又煩劉璟，督同葛纘，押運糧草，接濟諸處。』各遵令而行。

却說青州都指揮高鳳，自燕兵南下之日，卽先降附；指揮李濬，陳恭，舊是燕山衛同知，久已歸燕，新陞在青州衛的。太守茹剛，係兵部尙書茹常之子，亦是新任。燕王密勅原令候登萊兵到，會合而進。高鳳自恃善戰，遂與茹太守商議，說：『這幾個響馬，嘯聚山谷，擒之不啻探囊。俗語云，迅雷不及掩耳；我們晷夜進兵，掃清山寨，奏聞朝廷，——這個功勞，豈不是青州文武的？又有尊公先生，鼎言吹噓，怕不榮陞官爵。若待張總兵來，我們須受他節制，青州成了功，也是他的；況且遲延日子，被這些草寇

探知，先有整備，倒難爲力了。我昨日演兵時，已密傳發兵號令。太守公高見，以爲何如？』那茹剛是個粗暴少年，巴不能勾占此大功，就極口稱妙；李濬，陳恭，亦欣然應允。高鳳又說：『青州兵共有五千，挑去五六百名老弱，我等統率三千前進；太守公與千百戶，領兵一千五百名，出城五六十里下寨，以防賊寇從小路抄出，襲我之後；再點民夫三千，煩各廳官員們，緊守城池，便萬無一失。』部署已定。

高鳳自爲前鋒，殺奔卸石寨來，正遇着小皂旂楚由基兩將，帶領着三五十名馬軍，餘下都是步卒。高鳳大笑道：『原來是小小竊賊！』遂令衆軍士，雁翅排開，當先出馬，大喝道：『爾等無知草寇，可惜送了性命！早早投降，在我高將軍部下，吃分糧兒，還有個好日子；若說半個不字，目下就做無頭之鬼。快快跪接天兵，饒汝性命。』楚由基更不答話，輪刀直取高鳳，不五六合，由基敗走。小皂旂接戰數合，亦走。高鳳舉鞭一招，大軍掩殺上去。兩先鋒且戰且走，兵士們身無甲冑，腰無弓箭，甚覺輕捷，四散亂奔。燕軍追殺一程，却不會殺得半個。高鳳又大笑道：『真是烏合之衆！動動手

兒，就沒命的跑了。』隨收軍下寨。小皂旂召集軍士，相距十里安營。楚由基道：『以我二人之武藝，何難立斬高鳳，何故元帥必要詐敗，妝出多少醜態？』小皂旂道：『你還有所未知：太陰聖后是能上天入地的活神仙，自然用的不錯，我二人只是依計而行。』又吩咐軍士，和衣枕戈，提鈴喝號，不得懈弛。

燕營內指揮陳恭，向高鳳道：『我看來將，頗亦驍勇，恐是佯輸之計。』高鳳道：『佯輸必有奇兵接應；你看這個光景，兵先走了，那將領就有三頭六臂，便怎的？我今乘他喪膽之時，前去劫營，保管殺他罄盡。』陳恭道：『誠恐今日之敗，正要誘我劫寨。』高鳳道：『似你這樣懼怯，怎麼當個將官？我自前去，你二位守寨。』李濬道：『陳將軍也是揣摩來商議的話，那有不同行的理。』……三更前後，各領六百精兵，火把齊明，殺入小皂旂寨內時，二先鋒尚未睡熟，聽見敵人來劫，忙綽軍器上馬，向前死戰；衆軍士驚醒，幸是不脫衣服的，起來容易，各自逃生。二先鋒亦撥馬而走。燕軍追殺數里，然後回去。小皂旂又退至三十里以外。天將明了，查點軍士，殺傷一百餘人。楚由

基道：『詐敗詐敗，倒弄得真敗了！軍師明見萬里，何不算到劫寨呢？』小皂旂道：『這個不是我們的罪。今日再戰一場，明日奔入寨內，由他施設罷了。』

高鳳回到營內，誇口道：『如何？難道他也是詐敗？』二指揮齊聲道：『將軍高見，非某等可及。』

次早，正要進兵，有伏路小卒報道：『賊人連夜退有四十多里，殺得魂都沒了。』高鳳呵呵大笑，傳令軍士，緩緩而行，明日一鼓擒之。

那時張楚二先鋒，等候交戰，直到傍晚，遠遠望見燕軍已經下寨，又退十數里，以防夜劫。

高鳳向李潛道：『此去離卸石寨不遠，賊人一敗，必遁入寨中；來日我當其前，兩將軍攻其後，務使他片甲不歸。』計議已定。

好個小皂旂！于詰旦整兵迎敵時，猛見燕軍兩路分開，乃向由基說：『彼將襲我後也。乘其將發，可分一半軍向前邀之；看我將敗，汝亦亟走，合力殿後，防其衝寨。』



由基便領三百軍士，接住李濬陳恭，小皂旂接戰高鳳。甫交兵時，衆兵先走，二將且戰且退。看看相近卸石寨，高鳳大兵，將合攏圍來，二先鋒又衝一陣，與衆軍士都退入寨，時滿釋奴已受密計，閉門堅守。

小皂旂與楚由基，同見軍師，具言劫寨真敗之故。御陽道：「極好。汝二人就帶回來軍士，伏在寨門內左右山坳，看十五夜，燕兵盡行進寨，便放紙炮三個，在他後背殺來；用的器械，都要大刀。」又傳令卜克，莊次躡，馬千里，三將，「領驍勇軍士三百，從東山僻路抄出，等燕軍進我寨後，殺入他營內，活捉守營軍士；若有逃去的，盡行追殺，不許放走一人。」又命董彥嵩，謝勇：「汝二人領軍百名，從山西小徑抄出，在大路上四散把守；如有逃回敗兵，并伏路的探望小卒，殺個盡絕，不許漏過半個。」又傳令董彥，張倫，倪諒，諸將：「率領軍士各勇，短刀圍牌，伏在寨內大路兩旁，用牌護身，但砍馬蹄人足，不取首級。」又令前營瞿鵬兒等三將：「帶領勇士五百，伏在九仙臺兩旁，聽紙炮爲號，向前殺出；其卸甲降者，不許擅殺。」各將得令去了。軍師帶著

小將董騫，董騫，到演武廳等候報功。

却說高鳳進兵至卸石寨，見山口險隘，不能攻打，乃自領數人，尋路登山，瞰望窟窟。祇見寨口內一段，依稀有條窄路，其外萬山包裏，林木葱鬱，無一些踪影。遂于山僻處，搜拿了兩個鄉民，——却不是呂軍師教導了他的話，差在山邊做細作的，——帶回營來，賞以酒肉，問：『你二人，是山內百姓麼？』應道：『正是。祖上住在此間，到今五百多年了，只是種地爲活。』又問：『這裏必有小路，直抵卸石寨內，你們可引官兵進去，擒了盜首；有大大的賞賜哩。』答道：『小路雖有，都是樵柴漢走的，隔著千山萬嶺，灣灣曲曲，一日也走不到他寨內。昨日出去砍柴，看見沿路有人把守，去不得的。』又問：『聞得有個女將，有多大本事？這些強盜，怎的都服他？』答道：『我們從不進寨，不知詳細。但聞得這個女將，有些符咒法術，救好了一個大盜女兒的病，因此奉他爲首。近日又來了一個女將，倒是絕好的武藝，要奪他的寨主做，着實有些不和睦了。』高鳳說：『是真的麼？』應道：『也是他們小軍傳說的話。』又問：『共

有多少強盜，多少糧草馬匹？」隨應道：「我們鄉人，那裏知道？」高鳳令養在後營。

當夜報有伏路軍士，拿了四五名女人解來。高鳳喚進，爲首一個，將官裝束，立而不跪。高鳳罵道：「你這幾個浪潑婦，也來做細作，還敢大膽不跪麼？」那女將厲聲道：

「我的誥命，比你的職銜也差不多，怎麼跪你？」高鳳隨問軍士：「是何處拿來的？」

軍士道：「我們哨探到寨口，看他從寨內悄悄出來，就跟他背後，約會了前邊伏路兵拿來的。」高鳳大怒道：「這不是來做奸細？還敢嘴強？」喝令斬首報來。那女將也大怒道：「你斬了朝廷的命婦，少不得永樂萬歲爺，他砍你的頭。」高鳳又喝問道：「你現從賊寨中來，就是命婦，已做了賊的老婆；你且說個明白，看我殺得你殺不得你。」

那女將就在懷中，取出官誥，向上一擲道：「你看了快殺。」高鳳看時，是番騎指揮火耳灰者之妻，洪武時誥封的。高鳳隨即教放了繩索，請坐了，問道：「你的丈夫，與我也會過兩次，如今皇上，甚是重用；爲何夫人却在賊營內呢？」答道：「我的丈夫，向在平安都督部下，與燕王戰敗被執，那時平將軍亦被生擒。我帶了幾個婢女，逃至臨

溜地方，不意被強盜拿了，他要強姦我，我就與他賭併。內有個爲首的女強盜，勸解道：「你若肯歸順我，便保你節操。」想起來，這班草賊，少不得官軍來勦，仲冤有日，因此假服了他。我平昔性氣高傲，這些小職，都不看，在眼底，他們就傳說我要奪他寨主做，因此那個女賊頭，也有些疑惑；撥我看守寨口，是相遠之心。不知我若殺了他，一者仰報國恩，二者夫妻完聚；放着五花官話的夫人不做，倒做這個賊首？這不是他們下流見識麼？」高鳳連忙下席謝罪。就問：「如何可以破寨？夫人必有良策。」滿釋奴道：「即在旦晚，便可蕩平。只要將軍爲我表奏明白，使朝廷知我衷曲，不加罪譴，感恩不淺了。」高鳳道：「這個在小將身上。」滿釋奴道：「寨中新到了個道姑，明日十五夜，女賊頭請了衆賊頭的老婆，陪這個道姑，在九仙臺上賞月，說我管着寨門，不便請去，送桌酒來。」那些強盜，都要大家暢飲的。我想這個機會湊巧，所以潛身來見將軍，做個裏應外合之計。」高鳳道：「你部下有多少兵？不要漏了好消息。」答道：「止有三百名小賊。——起初是他的羽黨，後知我丈夫，現居高官，我又用好言撫慰他，

說順了朝廷，都有官做，因此成了我的心腹了。明晚一更以後，只看紅燈爲號，我便大開寨門，將軍統領大軍直入，我當先引路，搶至九仙臺上，生擒了這些女賊。——只怕不消殺得，都便投誠了。」高鳳道：「妙哉，此計！」命軍士斟羊羔酒來，奉敬夫人。滿釋奴一飲而盡。李濟問道：「看他前日兩個小賊，無甚本領，爲何在淮上勝了官軍，壞了大將？」滿釋奴道：「有個劇賊，寶大刀，驍勇不過；今犯傷寒，病得要死了。其

他總是贖包貨，上不得場的。」又再三約定而去。

次日戌刻，高鳳自統一千，李濟陳恭共領一千五百，（餘者守寨，）各各飽食戰飯，馬摘鈴，人銜枚，行至寨口，早見紅燈挂起，寨門已開。高鳳策馬先入，滿釋奴迎着，便爲前導。走過了窄狹山口，遙見九仙臺上，隱隱有女人數十，俱在臺上，飲酒作樂。滿釋奴指點道：「只這高臺便是。」忽聽得寨口放起紙炮，臺上亦將紙炮擲下。高鳳道：「因何放紙炮？」滿釋奴惶地勒馬道：「是要斬你的腦袋。」高鳳頭已落地。四面喊聲齊起：九仙臺下瞿鵬兒等，五百勇士，都是長鎗，直前亂搗；後面寨口，小皂旂

楚由基等，都是大刀，從台後排頭砍來；左右兩旁，圍牌滾進，但砍人足馬蹄，紛紛都倒。李濟陳恭，已知落在爐中，遂下馬同衆軍，卸甲投降。——月君在臺上笑道：『今夜呂生初出茅廬第一功也！』

軍師傳令，拿的將領，解至演武廳發落；其軍士盡發後營，將號衣軍器繳驗。滿釋奴先獻了高鳳首級，各將士解到李濟陳恭。小軍稟道：『聖后有令，說此二人，勢窮後降，決非真心，可腰斬示衆。』二將跪求道：『倘得饒命，願效微勞，斷不敢負軍師厚德。』呂軍師道：『汝能從我行計，當在聖后前保你。』二將連連叩頭道：『願遵將令。』於是命解其縛，以禮相待。不多時，卜克等三將來稟道：『奉軍師將令，守寨軍士殺的殺，拿的拿，一個也不會走脫；并獻上都指揮銀印一顆。』軍師遂傳令前營瞿鵬兒，彭岑，孫翳，三將，統領二千軍士，盡穿了燕兵號衣，盡用的燕將旂幟，選一人似高鳳面貌者，一般裝束，督同濟恭二將，出寨三十里外下營。密付印文一函，附耳授計，——如此而行；了事之後，徑行前打青州。

鵬兒等遵計，在小軍內挑出一名，遠看與高鳳無異，將高鳳原來衣甲，與他穿了，卽率兵出寨。見燕營空着，就便屯駐。令健馬飛寶印文，遞至茹太守寨內。茹剛驗是都指揮印信，親手拆開。內寫：賊勢窮蹙，約在某日投誠，請太守公赴寨，文武面同受降。茹剛大喜，帶領五六百兵士，疾馳而來。早有李潯陳恭接着，——二人原是假降，意欲漏個消息，怎奈彭岑孫翦等，都扮作燕軍，緊緊挨着，沒個空兒。——只說高將軍寨中拱候。茹剛就策馬前行，將近營門，遙見高都指揮下座來迎。茹剛忙縱馬進營，那高都指揮却閃在人背後，喝聲：『拿下！』衆武士把茹剛橫拖倒拽的綁縛了。彭岑孫翦，各一刀，取了李潯陳恭的首級。跟來的五六百軍兵，爭先逃命，瞿鵬兒向前追殺，正遇着董彥髡謝勇二人，巡拿伏路兵回來，截住逃兵，殺得罄盡。瞿鵬兒遂與彭岑孫翦，統領軍馬，向青州進發。董彥高自回繳令。

呂軍師正統大兵出寨，聞知大害，卽率諸將，星夜趕到青州。見城門緊閉，鵬兒等喝令軍士，在城下辱罵。軍師笑道：『他怎敢出戰！』令取長竹竿數根，挑着三個指揮

的頭，並四紙榜文，又將茹太守綁于軍前，喊與守城人觀看。這裏軍士，把榜文拋入城壕，早有人扯云，送與同知等官員。榜曰：

玉虛勅掌殺伐，九次雷霆法主，太陰聖后大元帥唐，示諭青州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前者起義勤王，一戰于泗州，再戰于臨淮，殺燕軍二萬，斬猛將數員，兵聲已震于江南。其臨江不渡者，祇因建文皇帝出亡，不及返虞淵之日，所以暫回山寨，招納豪傑，共建義旂；先定中原，迎復舊君。何意茹剛高鳳等，助紂爲虐，反肆鴟張。本帥未張一弓，未發一鏑，已皆梟首軍門。爾等如有忠于建文者，卽開門納款，官仍爲官，士仍爲士，本帥方藉同仇之誼；若以舊君爲弁塵，願作燕孽之臣民，可速開門一戰，以決雌雄。慎毋徘徊歧路，首鼠兩端，以致荆山被火，玉石同焚！特諭。

建文四年十月



城內有兩個秀才：一姓王，名錫命，一姓莊，名澹，見了榜文，在市中大呼道：『我二人不願爲燕王之民。如有同志者，都隨我們納款。』衆百姓發一聲喊，都說：『我等皆不願爲燕民。』頓時相從者，便有數千，徑奔向城門，椎碎鎖鑰，一齊湧出，直赴軍師營前，叩請入城。呂軍師問何人倡首？衆人答道：『莊、王二秀才。』軍師延之上座，贊道：『汝知天道人心，我當薦用。』莊、澹指着錫命道：『他是濟陽殉節教諭王省之子，小子是王省之門人。』軍師道：『可謂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師，又有其弟。』遂下令將士們，擺着隊伍進城，如有取民間之物，值一文者，斬，直十文以上者，加倍償還，仍斬首。行次吊橋邊，官員皆來跪接。軍師笑道：『汝等不得已也。』衆百姓說：『同知通判各官還好。惟有臧知縣，大貪大惡，他的綽號，叫做臧昏瘟，到任了七八年，把我們益都百姓嚼盡了。』軍師喝令拿下。——真正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直至府堂坐定，安民已畢，隨命書吏謄榜文，通發所屬十三州縣，並提解庫內錢糧，有不解者，卽是叛黨，發兵問罪。

早有探事兵，飛報聖后已到益都界上，軍師隨率同文武將領，向前迎去。早見前導

是董彥騫，領着五百兵開路。月君乘著八座的亮轎，紫蓋紅旂，黃旄白鉞，金瓜銀鎚，畫戟蛇矛，彩幡羽葆，前呼後擁，如王者儀仗。四員女將，皆柳鎧繡襖，鳳冠雉尾；第一滿釋奴，次素英寒簧柳烟兒，——皆面似梨花，眸如秋水。呂軍師等下馬祇候。月君早傳令軍師，各回城內巡察。復有衆百姓，前至十里鋪，執香叩接，懽頌之聲，如雷動地。迤邐進得城來，但見家家懸綵，戶戶焚香。有七八十歲的老婦人十來個，當前跪着，口稱活菩薩，會降甘霖，活我青州百姓的。月君親自慰勞，令各賞銀一錠。天已晚了，即入府署安歇。

次日清晨，出堂公座，衆將領官員參謁畢，軍師稟道：『莒州係州同署印，臨淄係是新任，二官均已逃去；益都縣已經拿下；并本郡守及教授，共缺五員。』又薦莊王兩秀士獻城有功。月君隨命董彥騫爲鎮守青州將軍，鐵鼎爲監軍道，張汝翼爲參議，周縉爲青州太守，金蘭爲益都知縣，王昇爲莒州知州，鄭桓爲臨淄縣知縣，——莊洩代鄭桓之職，——王錫命爲府教授。

隨傳令下教場，處決茹剛等。那闔郡百姓，却像看好戲文的，早已齊集，挨肩擦背，不可算數。月君只帶三百軍士，並各將領，排駕出城。到演武廳，南向端坐，命呂軍師簷下側坐，衆將士擺列整齊。月君命將夾板過來，把茹剛顛倒夾着，從腳心鋸起，至額子乃止，整整分作兩半，仍梟首，同高鳳，李濬，陳恭首級，均行示衆。其家屬人等，男子盡行斬首，女人並十歲以下童子，免死釋放。益都臧知縣，令將利刀從仙人頂刺下，挑去腦蓋，放入光明，療其一生之昏瘧。——百姓個個稱慶。

當日軍師卽統領大軍，前取登萊二府；月君仍回卸石寨。

## 第二十六回

全淳風義匿司公子 高監軍計襲萊州府

萊州府有個姓全名然的術士，精于星相，兼通讖緯，又能望氣占風；自謂與唐朝的李淳風無異，起個雅號，曰全淳風。常游于京師，要求個當路的公卿，炫其術數；然每

每不識忌諱，出言戀直，以此取厭於世。聞江都邑宰司鐵面之名，前去進謁。司公素性最不喜的江湖星相，因有相契同年的書，極爲稱道，不得已勉強一見，也不去問他的技術。全淳風忽抗言道：『老先生的尊相，忠心貫日，鐵膽凌霜，是張睢陽顏魯公一流人物；官雖不過御史，大名可垂于萬世。』時司公的長公子，年甫十二歲，在旁站着，全然看了看，打一恭道：『可敬可賀！這位是公子麼？』司公答道：『是黃口孺子，何消尊諛？』淳風道：『老先生眼睚之下，橫着三道煞紋，是要夷及三族的；就是這位公子，不在此數之內，所以敢於敬賀。』卽告辭去了。司公一想，這人不肯諂媚，與平常相士有間。然說到滅族，不信道有叛逆的事，株連着我？怎又說睢陽真卿一般的？於明日，又召淳風進署問道：『學生何故應當夷族？』淳風道：『要做忠臣，願不得夷族了。夷族是大罪，忠臣是大節，在老先生身上，却併作一件。必應在五年之內。昨日長公子，再求一看。』司公就叫出來，淳風仔細看畢，說：『好個崢嶸頭角！他日爲國報仇，爲親顯名，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做出來哩。』司公半信不信的，教支取俸金四兩相贈。

，淳風堅辭不受。司公便問：『既在江湖行道，爲何不要相金？是嫌輕麼？』淳風道：『相士若要求錢財，那肯直說？』司公道：『不意爾輩中，有直言無隱之人！』便問了籍貫表字，拱手道：『他日尙須相會。』全淳風遂一揖而出。

是年爲洪武三十一年，因司公清正，行取進京，拜授御史。建文踐祚，特陞僉都。及靖難師下長江，因而想起全相士之言，慨然謂其夫人曰：『脫有不虞，我當罵賊而死；滅族之兆已見，然我宗祀，不可斬也。』呼其長子司韜至前，將淳風昔日所言，備述一遍曰：『韜兒，汝當亟去，爲我延續宗祧。』司韜痛哭不捨。夫人曰：『相公教他到那里去？』司公曰：『正是程嬰杵臼，千古無二。他如今已十七歲了，不是嬰孩，由他自去罷。我看這全相士，倒是抗爽有智識的，我兒竟到萊州府去尋他，問個避難之策。』司公卽付些盤纏，立逼公子起身。

公子一徑到萊州府，尋着了全淳風，全不認得。細問來由，方知是司公之長子，遂留住于密室。又安慰了幾句，說在下自有道理。一日，淳風向司公子道：『機會來了。』

向者濟水之氣，干于太陽，占是女真人出世；近聞得有個唐聖姑南下勤王，殺敗燕兵，今已據了卸石寨。我算他必取青萊登三府，莫若先去投他，做個裏應外合，獻了城池，那時可以建功立業。」司公子道：「我願去走一遭。」淳風道：「公子年紀尙少，須我同往。」於是在槽上檢了兩頭快驢，備上行囊，向青州大路進發。

行不兩日，見有三四個戴紅巾兵丁，攔住問道：「你們是怎樣人？往那里去的？」淳風瞧科，便下了驢，拱手答道：「大哥可是守汛的？」兵丁笑道：「守汛都砍了，還留到如今？」淳風道：「這樣說起來，是卸石寨的義士了。」兵丁道：「虧你猜。」將手指着前面道：「兀的不是我們賓將軍的大營麼？」淳風道：「好哩。煩大哥引見賓將軍，小可有話稟。」兵丁道：「不是兒戲的！你先與我說景甚事。」淳風道：「星夜奔來，只爲着的軍機二字，漏洩不得。借重通報一聲，將來自然知道。」又一個兵丁道：「誰耐煩通報？知道是細作不是？拿他去見賓將軍就是了。」將繩子向頸上套來。淳風一手接住道：「不消得，就此同去。」那些兵丁做好做歡的擁到大營，說拿了兩個蹤跡可

疑的人，解來了。賓鴻卽陞帳，教令押進。淳風與司韜，立而不跪；左右刀斧手，駭喝一聲，二人全然不懼。淳風徐徐而言道：「將軍可要萊州府麼？在下備令謹具帖兒，送在這裏，望乞稍霽威嚴，以便呈上。」賓鴻道：「好個利口！一定是奸細。」喝令推出斬首。刀斧手扯洩下去，淳風厲聲道：「不納良謀，斬我便了。只這位是殉難忠臣的公子，他來投我，我反累他，如何黃泉路上去見司公！」賓鴻聽了這話，連忙教帶轉來，問是何殉難的公子？司韜道：「你們枉起義兵，連鐵面司都御史都不曉得麼？」賓鴻遂下座揖遜至帳中，分賓主坐定，問淳風姓氏。答道：「在下姓全，名然，字淳風；這位是司僉都諱中的公子。」賓鴻道：「何不早說？幾乎教我做了不赦的罪人。」淳風道：「不敢。行軍之際，豈可不嚴爲防範？」賓鴻道：「正是日前監軍有令，凡客商向西者許走。向東者，皆令宿于客店，不許前行，以防通漏消息；若無貨物，卽係可疑，皆須拿來駁問明白，然後發放。」——所以有此一番。多多得罪！」一面詳詢來由，一面令小校飛馬請高監軍，及劉將軍到營，與全淳風司韜相見，備陳始末。高監軍肅然致敬道：

『不意今日英雄，都是殉難的忠嗣！』阿蠻兒道：『汝父與我父，係是同年同寅，而又同時殉難；今我與汝，又得同聚于此。報冤雪憤，定自有日。』淳風隨問司空如何殉難？高參軍約略一說，司韜放聲大哭。劉超道：『聖后寨內，殉難的子女甚多，今日相商正事，不必過哀。』司空公子方收了淚。營中已擺上酒來，把盞之間，高監軍問道：『全先生此來，必有高見，可試請教一二。』淳風道：『裏應外合四字，是大綱領；其餘條目，總請監軍與各位將軍主裁。』就把衛指揮姓名，並兵馬數目，及近日軍機情形說了。監軍道：『兵貴神速，遲則有變；既承見教，務于三日內要建此大功。府上可有心腹數人麼？』淳風道：『有。』監軍就退入後營，疾書三紙，加以封函，一付與阿蠻，一付虎兒，一付淳風司公子。再備兩頭驢兒，令四人立刻起程，限來日晌午到淳風家下，各人照着紙上說話行事。淳風等如飛而去。監軍即令快馬，迎取後隊董彥嵩等三位將軍，來到寨中，各密授了計策。頃刻挑選精騎八百，餐飽戰飯，于子刻結束起程，限十二個時辰，到萊州城下，違誤者斬。賓鴻董彥嵩等，各遵令，督軍掩甲，星馳而去。



却說劉虎兒四人，走至半夜，已有百餘里，淳風道：『我們到近城十來里，要將驢頭丟下，步行進去。那守門兵丁雖認得我，却不認得列位，但看驢兒走得通身是汗，必定猜疑盤問，若有差誤，不是當要的。』劉虎兒道：『極是。』四人飛步入城，剛是午刻。各取出高監軍封函拆開，先看全淳風的，上寫着：

可備硫黃燄硝引火之物，于半夜子刻，到相近指揮衙門的城上，看外

有紅燈挑起，便是大軍到了，即放小紙炮兩個，以便軍士扒城。

全淳風道：『妙極。我有內弟，是做紙炮生意的，硫黃等物，極其便宜。』又看劉將軍的紙上，寫着道：

可司公子去殺守西門的兵丁，把住城門，來一個，殺一個，候大軍

進城。——是大責任，切勿有誤的！

劉虎兒道：『砍城門須用大刀，這却怎處？』淳風道：『離此不遠，有關老爺廟，周將軍手內，鑿着一把大刀，重有百餘觔，——只怕難用。』虎兒道：『用倒好用，只是廟

門關了，怎麼去取？」淳風道：「天賜其便：廟旁牆垣坍了，走得進的。」虎兒道：「既有此刀，那怕他千軍萬馬。」隨又看周蠻兒的紙上，寫的是：

可與淳風相商，全數十心腹人，砍帶枝葉青竹，用作軍器，在指揮衙

門左右，截住救火的兵丁人等；——可禦箭，二可禦馬。——齊聲

大呼卸石寨十萬軍兵在此。——如無青竹，小棗樹的幹亦可。

全淳風道：「足見大功必成。萊州向無青竹，是我在鄉村攜來數根，今種在屋後；小棗樹亦有。」隨去砍削停當。淳風又邀了兩個妻弟，五個徒弟，連自己三個兒子，四個種園的家人，在臥房內擺下酒飯，與彼說明就裏；衆人都知淳風術數靈驗，無不信從。飲至二更，淳引了劉超，到關公廟中，暗暗跪禱：若事成者，刀即取去；事不能成，取不動神刀。禱畢，劉超一掣在手，即便分頭自去行事。

淳風同了大兒子，逕奔北城，在堵邊伏着，窺矚城外，遙見西城一盞小燈有數丈來高，淳風即將小紙炮連放兩枚。城外軍士，便趕到北城根下，放了軟梯，一個個上來。

頭的是朱飛虎，雷一震，帶着三十名勇猛好漢，背上各負一個草束。淳風接着，引至撥揮衙門，有幾個巡更軍士，盡行殺了。朱飛虎道：『監軍令一半前門放火，一半後門殺人。』隨卸下所負草束，令淳風引至後門，却是一片空地。飛虎等十六人，各持大砍刀，在兩邊站立等候。雷一震引着十五個勇士，皆是長鎗手，打開大門，徑殺進去。應是守宿兵丁，跳將起來，手無寸鐵，皆被擄死。就把草束堆垛屋簷之下，加以硫黃餒硝，點着火，登時燒起，烈焰冲天。內堂的人，只道是外堂失了火，鳴起鑼來，開門救護，被衆軍一刀一個。直殺到私宅門首，——是兩扇石門——雷將軍舉起鐵錘一下，打得粉碎，納聲喊，搶將入去。

那指揮叫做蒯捷，他有個結義的兄弟，叫做賽李達，也使兩把錕鏑鐵的大板斧，都纓夢中驚醒，一個向外奔出，一個正搶進內室來救。蒯捷道：『兄弟向後門走罷。』賽李達道：『後門黑暗，必有巡風的強賊。我們趁着火光，從前門殺去。就是真梁山泊的，少不得砍殺他娘。』蒯捷害怕，自向後門跑去。賽李達只得掣身飛步，大叫來了。

「遂先引路奔出後門。黑影裏朱飛虎大喝一聲，雙刀劈來。賽李遼閃過，就地滾去，輪斧攢砍，勇不可當；只得讓條路，被他去了。賽李遼在後面，不見蒯捷，又翻身殺將轉來，正擋着雷一震，舞動雙鎗，當面截住。賽李遼大吼一聲，就向側邊滾進，兩把斧如風輪一般，砍散了幾個軍士，直殺出大堂。那時阿蠻兒已截殺了救火的人，也奔入衙衙，見個使雙斧的，來得兇猛，倒閃在暗處，讓他過去，從背後一棗木打倒，活擒住了。看他是個好漢，隨交與全淳風，先押回去，自却守在衙門口。都被朱雷二將，殺個罄盡。索性大放起火，連屍帶骨，燒作灰燼。

那千戶百戶衙門，也相去不遠，點起數百軍士，趕來救時，董賓二將軍人馬正到，迎着就殺，登時星散。賓鴻道：「劉周二將軍去殺武官；我與董將軍去殺文官；雷朱二兄，可向四處巡風，以防意外。」賓鴻隨帶百餘騎，直至府前，打開大門，下了馬，坐在堂上，教令軍人大聲傳說：願做建文皇帝的官，快出來迎接；要做燕逆的官，快出來廚殺。時天已明了，各廳官員，都戰戰兢兢，向堂下跪着，說我等皆係建文年間選授的

，館願歸願。軍廳就呈上金印一顆，稟道：『太守缺員，近係小官署事。』只見董彞，阿蠻兒，縛了縣令百戶典史等官都來了，說皆已投降，唯有千戶逃去。全然向前說：『周將軍交與我這個漢子，拚斷繩索，也逃去了。小可看守不嚴，有罪有罪。』阿蠻兒笑道：『四五個人，弄他一個不住。』全然道：『我徒弟都被他打傷了哩。』董彞道：『他不再來纔是他得命處。』分付廳縣各官，速出城迎接監軍來發落。

不多時，高威甯已到，止帶盧龍等數騎，其餘兵馬，盡屯城外。彞等接住，都稱說：『監軍妙算如神。』威甯道：『皆賴諸將士之威靈，予何功焉？』隨發放各官，視事如故。唯百戶一員，交與董彞營中效用，說武官有兵權，不可復職。又傳令繕寫書柬四名進來，一面出榜安民，一面起草申奏聖后，敍全然第一功，全然再四謙遜，威甯道：『賞爵公，則蠻夷率服；賞罪私，則親戚離叛；——余惟秉公而已，不問親疏也。』又發告示一道，張掛四門；并着快馬，飛頒各屬，通行飭諭。云云：

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聖后駕下監軍高，爲刑賞事：照

得生殺予奪，人主之大權，所以匡風俗而勵人心也。貪墨不誅，則世道日壞；廉潔不褒，則民俗滋僞。本監軍奉命東征，已平萊郡，正發政施仁，移風易俗之日，如有向來貪酷官吏，荼毒生靈，昏庸守令，廢壞綱紀者，爾民卽向本監軍營門據實控告，審訊明確，立正典刑。特給榜文，通諭闔屬知之。

建文四年 月 日

監軍處置已畢，卽令各將軍帶領人馬出城，移營在東關外札住。

不兩日，有百姓數千，齊到營門，跪遞公呈：一是保舉高密松令清廉；一是控告即墨金令貪酷，與金弁同惡相濟。監軍看了呈詞，立請董將軍去提拿，與原告人等質審。有褚馬飛報，呂軍師統率大軍，已到界上。咸寧卽同諸將，前去迎接。御陽拱手道：『監軍之拔萊州，與不佞之克青州，同在一日；用兵如神，無異于淮軍之襲安邑也。』咸寧遜謝道：『功倡仝然，諸將成之，於愚何有？』當下合兵一處。

彥嵩提拿兩罪犯已到，衆百姓都來候審。咸寧卽取兩詞與呂軍師看。內金令名姓字  
命，弁名貝，字有才。軍師道：「美哉，名號！」隨大開營門，命兩個耆老進來，問  
道：「那狀上第一款，女鬼號冤，是怎樣的？可從實說來。」老人稟道：

有一窮人，姓張名辛，借住富豪王庚宅邊兩間小屋。辛之長女，年方  
十七歲，被庚教令家人婦女，哄誘入室，按住強奸；其女抵死不從，  
抓破庚面，方能得脫。庚惱羞成怒，遂向張辛說：「你女我已好過，  
快快送我爲妾，從今不要房錢了。」辛歸責女，含冤難辯，遂將剪刀  
自刺心胸而死。金有才從中說合，金令得了銀五百兩，反將張辛重責  
，勒令燒埋。——這是合邑稱冤的。

又問：「第二款，冤汚烈婦，怎麼樣說呢？」老人稟道：

金令最信任的蠹吏王羔，羔與烈婦梅氏，原係表戚。羔有結髮，遂出  
在外；慕梅氏少寡而美，遂賄氏之族長，強納聘禮。氏鳴于官，斷云

：「族長主婚，既由正禮，贅婦再醮，亦合常經。」羔特本官之勢，竟搶回家。烈婦早懷鴆毒，自飲而死。氏弟赴縣喊告，縣官謂自盡死者，從無抵償之條，反問了誣告人命。現今發驛擺站。——這件事是人人痛恨的。

又問：「第三款，誣殺真僧雞奸呢？」老人稟道：

真僧性月，有個小徒弟，偷了師父銀兩，逃回家去；其母素與光棍往來，遂誣性月爲雞奸，致死了他兒子。金令知性月素有積蓄，串同金弁恐嚇不從，遂夾了七夾棍，要性月承認雞奸，竟夾死於公堂之上。

——這也是衆人不服的。

營軍師大怒道：「只這三件事，死有餘辜了。」耆老等又稟：「那金性若無金有才，也自不得酷極處，總是有才唆撥的。」威寧道：「足見貪酷的官吏，若無些惡才，怎濟得龜窮貪極酷。這一對殺才，真豺虎不食之徒也！」軍師喝令，即在營前，用解腕銀尖刀



刺入金令之心。咸寧笑道：『這是使他後世性中，仍不忘了「金」字。』又令種種臭穢污穢之物，塞入金貝七竅而死。咸寧又笑道：『這個來生，有才化作無才了。』并抄涇官囊，賑濟災獨。發放已畢，隨手自草奏，薦高參軍精通韜略，熟諳軍旅，有獨當一面之才，宜與軍師重任，暫管萊州府事，俾以賞罰黜陟，行其激勸鼓舞，則地方幸甚。咸寧謝道：『不才何人，敢當軍師推轂？』御陽道：『薦賢黜不肖，平生素志也，非有私於先生。』

卽統軍士，向登州進發。流星探馬，報說登州張總兵，率領大隊人馬，將次到了。軍師擇地下寨，令將士整備廝殺。——此按孫子先處戰地而待敵之意。

## 第二十七回

黑氣蔽天夜邀剎魔王

赫虹貫日晝降鬼母尊

那卸石寨中，有座特起的峯巒，名曰九仙臺，其高百仞。月君因其虛有臺名，竟在

峯頭之上，創起一座層臺，不啻空中樓閣。落成之日，月君與鮑曼二師，登其上曰：『此可請剎魔公主一會；後日有事煩他，省得臨渴掘井。但我不知魔教本末，乞曼師指示一二，方好周旋應對。』曼師道：『這是月君與我教爭光了。甥女魔利公主，計生下三千五百五十四年矣，誓不匹偶，還是處子。說他的道行神通，雖釋迦老子，也不能勝，所以魔教日王一日。當時釋道二門，輪迴的，皆爲帝爲王，歷世久遠；其魔道出世的，雖爲帝爲王，非草莽凶逆，卽篡竊奸雄，多招殺報自刎。魔主掌教之後，凡轉輪帝王者，幾歷在二教之上，——向稱爲儒釋道者，今當稱作魔釋道矣。』月君笑道：『我已領會得。但請速去速來。』

於是曼尼駕祥雲飛至須彌山北，早見青黑氣中，重重疊疊，盡是紫金殿閣，碧玉樓臺，玳瑁爲瓦，珍珠爲幕，——奇瑰闕麗，不可名狀。遂斂雲光，來到闕下。有數十魔女，皆頭挽肉髻，兩鬢青絲，直垂至足；衣綃金窄袖之袍，外罩五色挑繡百花比甲，——一個個面似桃花。有認得曼尼的，飛報與剎魔公主。公主出迎，見曼姑在寶石砌的盤

龍街上，左脚滑了一滑，公主笑說：「姨娘飯了外道，怎的回到家鄉，這樣立脚不牢？」曼師也笑道：「若滑跌了，好歹賴着甥女醫治哩。」兩個便攜着手，直至殿後東首峭壁之巔，一個玲瓏小閣內坐定。閣中有額顏曰冠清，是言高出於太清玉清的意思。

——原來此閣不由橋造，是就着個大石峯，巧鑿成的。魔主便說：「甥女便聞姨娘扶持那月裏嫦娥，與天狼作對，亦會洗得恥辱否？」曼師道：「正是。月君常說，「枉有幾個女仙，恐不濟事，若得剎魔聖主，肯垂玉手，方爲萬幸。」心中十分愛慕，央挽了我幾次，做姨娘的方肯捨得一來哩。」公主道：「我向知嫦娥的容貌，是歷劫沒有的；如今轉了塵世，還是怎樣？」曼師道：「比在月宮時更好。」剎魔道：「一者要看他的姿態，二者顯顯我的神通，三也要與姨娘面上好看，自然去的。」只見幾個魔女，都捧着九彩火玉五色水晶盤子，盛着餚饌，送到閣上。那盤中餚饌，不過是龍肝鳳髓，豹胎猩脣諸品。唯酒更爲特異，其名曰若木精華，又名扶桑露，是在扶桑花房內釀成的。那花朵有椰瓢般大，剎魔公主親取兩朵，將指甲輕輕挑開，款款的傾向八寶

玻璃盞內，（異香發越，透徹瓊霄。）遞將過來；曼師一吸而盡曰：「較之我所釀百花露更好。」剎魔主笑道：「百花露是樊老嫗的古董方，我這扶桑釀，是我自釀。甥女要做個開闢造化的主兒，豈肯隨人脚跟而走？不是我唐突姨母，爲甚麼的，依那個苦惱的觀音，把自己這樣豪奢門庭，却倒撇下？」曼師道：「非也。彼釋氏方借我以爭光，非我假彼以生色；猶之乎高才盛名之士，爲當事者，必欲羅而致之座上，以爲榮耀，非是那一班干名希譽，求託門牆，希傳衣鉢，稱爲弟子門生者可比。」說罷，皆拊掌大笑。曼師隨起身，憑欄一看，東見東勝神州，南見南瞻部洲——山嶺如菽，人馬如蟻，歷歷不爽。曼師曰：「唉，彼方爭榮辱于彈指之間，正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

當下曼尼辭了剎魔公主，回至卸石寨，述於月君。

到次日酉刻，忽有黑氣冲天，掩了夕照，幾乎對面不見人影。曼師道：「甥女來了。」鮑姥隱娘，皆自迴避，唯曼師月君，騰身九仙臺上相迎。見那魔主，隨從有八個魔

女，前兩個都拿着翻山攪海靈蛇矛，次兩個拿着繞指柔掩月飛霜劍；隨身兩個，各執一柄九彩鳳翅火雲蒸日月掌扇；後兩個，一執倭銀鎚，一執烏師金瓜；簇擁着剝魔公主，騎着一匹怪獸。

剝魔主見曼尼與月君相迎，遂下了坐獸，執了月君兩手，自髮至尾，看了一回，笑道：『真個風流煞！』月君笑答：『若不風流，怎得到人間一走？』剝魔又說：『好一個伶牙利齒！』月君又道：『齒牙不伶俐，怎見得剝魔公主？』公主大笑道：『我若是男兒，定要與你做個顛鸞倒鳳的夫妻。』月君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剝魔主道：『真乃我輩中人！與爾結爲姊妹何如？』月君大喜，遂交拜了四拜，稱魔主爲姊。月君向着曼尼道：『我還要拜姨娘哩。』曼尼師笑道：『一個甥女，尙且把我劈頭支扛，開口不得，何況又添一個？來不得，來不得！』三人胡盧一笑，方纔坐下。月君先問魔女姓名，剝魔主道：『執矛的就是武陵蠻王徵側，徵貳；執劍的，一名空空兒，一名青兒，——就是新隱娘所聞名逃避的；執扇的，一名攝魂姑，一名吸神娃，還是處子；

落後兩個，一卽鳩盤茶，一卽桃花煞。』八個皆辮髮盤成的高髻，烏羽織成的衣裳，光華閃爍，有萬般顏色，足着銷金龍鳳朱履，——都是一樣妝飾。月君看那獸時，獅頭九尾，龍身麟趾，翠毛金鱗，狼覺異樣。又問魔主此是何獸？曼師代答道：『西母之麟，與應元天尊之獅交合所生。纔產下來，卽飛至須彌山頂。我父王阿修羅，收來用作坐騎。所以瑤池將石麟鎖着，恐他又去偷那吼獅子，生下個不像樣的雜種來。』月君道：『只怕是吼獅子去偷漢哩。』三人又笑了一回。隨命擺上酒餚，四海九州的珍品畢具。酒是女真國奶子燒，半侵酒釀，又有百花自然汁，出自月君杜造；斟入玉罌，親遞與剝魔。剝魔接來一看，其色如海棠花，其氣如鬱金香，呷了半杯，笑道：『味雖芳烈，却不是天然釀。就多用人工雜湊的。』月君道：『總是塵土之物，何足當姊姊一噓？』隨命素是英柳烟，邀衆魔女，去寶華寺妙香軒內飲酒。剝魔指着柳烟問月君，此女何由在此？月君略把情由一說。剝魔道：『此女有二十年風流之福，原來倒是賢妹作成他的。』月君不解，請叩其故。剝魔道：『他曾爲后羿宮人，始而被寵，後卽見殺；自後托生爲夏姬』

，又爲羊后，及太平公主。在我魔道中輪迴的淫福未盡，如何可以守節？到那時候便知。』月君隨問：『武嬰還有福分否？』魔主道：『正是他將賢妹的靈文來投于我，我已收了他，待過二三十年，教他轉個男身，做個風流帝主。』月君謝說：『具見魔道大方，不在此計較。』大家通天徹地的講論，早見月上東山，翠陰滿座。魔主遂起身，挽着月君的手，行至水簾洞口，月君道：『此內即小妹臥室。』刹魔步進看時，正中設一張沈香七寶牀，四角皆懸夜明珠，兩行各六把盤龍楠木交椅，下面一張大理石几，左右各十二扇織錦圍屏。刹魔道：『亦是人間洞天。』隨向曼尼道：『煩姨母分付侍女們各自安寢，不必伺候。我與月君，只就此同榻了。』曼師去後，月君道：『我聞魔教不禁男女之慾，何姊姊數千年，尙爲處子？願聞尊旨。』刹魔道：『妙哉，問也！釋玄二老子，所以勝我教者，只爲魔性好淫，歷劫以來，幾希泯滅。自我掌教之後，能與三清，如來，鼎立稱雄，只爲我是個處子。若一涉邪淫，能不受制于彼耶？』月君道：『是則姊姊以一人之貞，而庇億萬人之淫也。』刹魔道：『是亦不然。三教之徒，皆爲姦爲盜，此

又何說？」二人直說到天明，曼師悄步進來笑道：「兩位新人，可出洞房了。」於是攜手復登九仙臺上，正見太陽升起。

陡然有一道赤虹，其長竟天，貫于日中。曼尼道：「此必是我姑母，鬼母天尊下降。」月君亟命取袍帶服畢，忽紅光千丈，飛至面前。定睛向那紅光中看時，現出一位女天尊來。——這天尊是大力鬼王之姊，其妹即是阿修羅大魔王之夫人，所以曼師稱爲姑母，乃剝魔王祖姑也，皈于正道，現在二十四諸天之列。——當下與月君等，各相見施禮畢，天尊開言道：「昨見黑氣直冲靈霄寶殿，知是公主在此，所以特來一會。」剝魔謝了，問鬼母道：「便是那天狼星，可以刻下使他了當，何故與他慢廝條兒？」天尊道：「他熬修了五百劫，方得此天位，數該做三十三年人間帝主。我輩神通雖大，亦不能拘數而行。前者文曲星景清歸天，告他殺戮忠良，大傷天道，衆仙真皆云應俟數盡鞠問，我就出班執奏，必要滅他祿位，——已滅却一紀。月君！記得參奏他時，我在上帝前，要助你報仇麼？」月君躬身答道：「姪雖謫塵寰，已能略知前因；自願何人，乃承天



尊眷佑？歷劫不能仰答高厚也！」刹魔主道：「若論爲人報冤雪恥，還是我教中人，肯烈烈轟轟，做他一場。」曼師道：「不意這些仙真，怕犯殺戒，倒像那世上的公卿，都要保守官爵，箝口結舌，沒個肯出頭露面的。」天尊大笑，隨向月君道：「如今這朝世界，就在家裏爭王奪伯，天倫都已滅盡。可惜了忠臣義士，便宜了賊子奸臣，真是神人共憤。爾須大加刑賞，慎勿當權錯過！此爲千古光燄之事。若夫塵埃富貴，雖帝王何足道也。」月君道：「瞿遜天尊明教。在姮之本意，原不過爲天下後世，存此一點天彝，洩此一片公憤，俾知忠義者若此，奸邪者若彼已耳。至于功成，則歸之太虛，于我何有？而况夫草露之富貴哉！」天尊道：「如此則上合天心，下孚人望，而又完全己之本來，深慰予懷。」月君起謝。天尊又問：「有幾位仙真在此？可請來一會。」月君隨請鮑始，聶隱娘，與天尊，並刹魔公主，各相見畢。鮑師道：「九仙臺祇見得西南境界。」手指東南一峯，說：「此峯高出天界，可望蓬萊，何不一登，留個勝蹟？」曼師笑道：「此峯尖尖齷齪，稜稜層層的，是要人坐立不得。」鬼尊道：「不妨。」就把三尖兩刃

刀，向着那山峯擲去，端端正正，在峯頂劈下，裂開兩半，望空寫個亭字，那東半邊裂的峯頭上，就現出一座金頂五岳朝天，按着八卦方位八面玲瓏的亭子。剎魔主隨取魔女所帶繞指柔，拋起空中，化爲複道，直接着劈裂峯頂。六位仙靈，一齊上去，都到亭子內坐下。——若是凡夫目力，不過七八十里，極望之處，周圍唯一道清暈。今月君等，皆是法眼，如月之照臨河沙世界，雖千百里外，秋毫不爽。——正見萊州東大路上，列着兩陣，四員大將，如走馬燈一般，盤旋交戰。剎魔主將手指向東一彈，那邊陣上一將，雙淚迸流，不能措手，就被這邊一將，揮起開山大斧，連盔帶腦，劈去半個。那一員將見砍翻了一個，心中吃驚，也被這邊一將，攔腰斬爲兩斷。這裏陣上軍士，湧殺過去，那邊大敗虧輸。剎魔道：「待我把他們全軍了當罷。」月君急起身稱謝道：「我等法力，不可與凡人計較。」天尊道：「誠然。今且別過，容有緩急來相助罷。」月君就稽首婉言稟道：「人天路隔，恐微誠不能感達，尙求天尊指示。」天尊乃取出信香一片，遞與月君道：「焚此卽到。」月君再拜受了。剎魔道：「你們偏有什麼香，我却沒有。」

『遂在頭上，拔下一莖青絲，亦付與月君道：『這是燒不得的，恐怕有些腥。你只是放他飛去，這髮兒自然來報我，比祖姑母的什麼信香還靈快哩。』月君謝道：『所謂髮皆我頭，毛皆我身也。』天尊道：『我勸公主，從地底回去罷。黑氣所至地方，多遭災害，生民無辜，良爲可憫。』刹魔道：『我自遵依。獨自我教這等利害，爲何姨母與祖姑母，皈佛的歸佛，皈道的歸道，不替阿修羅爭口氣呢？』天尊亦不回答，別了月君，仍顯出萬道紅光，冲霄而上。刹魔 주도：『如今世人，總是該殺的，慈悲他做什麼，鬼母是我長親，不好不依他。』遂招呼衆魔女及怪獸等，飛上劈裂峯頭，說聲去，都向石峯內鑽入，無影無跡了。

## 第二十八回

衛指揮月明劫寨

呂軍師雪夜屠城

登州張總兵，就是北平都指揮使張信，建文皇帝曾頒給密勅，令他覲便擒拿燕王，

他反將密勅奉獻于燕，助成逆謀的。迨燕王南下淮揚，恐山東沿邊，有防海的兵，掩襲其後，因命張信，招撫登萊諸郡，就陞爲總兵官，鎮守其地。今却奉了燕王密勅，會剿卸石寨。聞得青萊二府，相繼陷沒，亟統兵二萬前來，正迎着呂軍師大隊人馬，列成陣勢以待。張信手下，有兩員家將：一名戎英，一名仇武，皆力敵萬夫。當日兩將齊出搦戰，呂軍師陣上阿蠻兒，迎敵戎英，朱飛虎接戰仇武，差不多有五十來合。正在酣鬪，仇武忽覺左眼胞上，有指一彈，火星迸裂，眼珠已碎，被朱飛虎腦門一斧，劈于馬下。戎英着了忙，亟欲脫身，被阿蠻兒大喝一聲，措手不及，斬爲兩段。呂軍師羽扇一揮，掩殺過去；張信策馬先逃，衆軍士皆棄甲丟盔而去。追逐五十餘里。幸有寧海衛指揮向泰，正奉張信之檄，提兵前來策應，混戰一場，各自收兵。

張信計點軍馬，折其大半，遂集衆將商議。皆言：『戎仇二將軍，與彼大戰，看看要贏他，不意仇將軍雙眼忽閉，被他殺了。——一定是妖法。沒有破他的妙訣，怎能抵敵？』時向泰帳下，有一書記，姓林，名中柱，出來抗言曰：『攻城難，野戰易；爲今

之計，大元戎莫若退守登州，堅壁清野。密令膠州衛與滿家峒兩處兵馬，伺彼進攻，一截其糧餉，一從背後襲擊；那時元戎以大軍掩之，可致全勝。」張信道：「此計固好。獨是滿家峒衛指揮巡海未回，所存兵馬不多，亦無良將，奈何？」林中柱道：「這不妨；元戎可速發令箭，調取回來。一面令登州城外百姓，星夜搬入城中，將房舍林木，盡皆焚燬；目今隆冬天氣，野無禾稼，堅城在前，糧餉不繼，彼進無所獲，必將背遁。俟衛將軍到，然後合兵，恢復青萊，未爲遲也。」張信大喜，卽發檄膠州，令指揮令斷青州餉道，俟滿家峒兵來，合攻敵人之後；向指揮仍回寧海防守。

遂帶了林中柱，連夜拔寨，返至登州，盡驅城外居民入城，各處放起火來，將遠近房屋，與倉屯露積之物，都燒做灰燼。可憐衆百姓，號哭震天，拋男棄女，倉皇奔向城內，又苦無處可依。張信就編入兵伍，分給器械，以壯軍威。并整備掃木砲石，藥弩火箭，灰瓶飛礮之類，禦守城池。

這邊呂軍師，詰旦，下令磨食秣馬，統兵前進，有三十餘里，不見燕軍旗幟。軍師

道：『彼退軍甚速，必有奸計。』就屯駐兵馬，令董嘉，瞿鵬兒，董壽，阿蠻兒，各領騎兵一百，分左右哨探虛實，如遇岡林所在，切勿輕進。四將得令去了。忽見馬靈飛來，備說剎魔聖主彈指神通，助我陣上斬他二將。軍師道：『幸哉，猶未報捷；幾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不多時，董嘉四將，次第回來，稟道：『前哨二十餘里，登高瞭望，並無伏兵。但相登州地面，有無數黑烟，冲天而起，像是失了火的一般。』軍師道：『是了。他算膠州衛滿家峒兩枝兵馬，皆在我後，可以邀我餉道，故將居民放火，爲清野之計，俟我頓兵堅城之下，然後三下合攻耳。』分付馬靈，『你去膠州，與滿家峒兩處，看有多少人馬？』只片刻，回報：『膠州東路，約有二千有餘兵，札下一個大寨；滿家峒寨中，不過數百人屯守。』呂軍師令董彥分付道：『汝與莊次驕馬千里二將，就領一千二百騎卒，前往膠州，距賊人大寨二三十里，札個營盤，不必進戰；俟彼來截餉，然後殺他個寸甲不存。若無動靜，須候軍令。』彥統兵自去。又傳竇鴻分付道：『我聞滿家峒指揮衛青，饒有謀勇，定係巡海去了；今乘其不備，搗破巢穴，就是喪家

之狗。汝可帶領謝勇盧龍二將，挑選一千二百軍士，——步騎各半，星夜前往。破寨之後，即便占住，等候軍令。『賓鴻道：『小將只須三百人便勾。』軍師道：『你但去，別有用處。』賓鴻也遵令去了。遂命雷一震兼攝左軍右軍，劉超兼攝右軍中軍，揮兵直抵登州城下，——那些燒倒的房屋，烟煤猶然未息。軍師下令：趁此城內人心驚惶，并力亟攻，如有能先登者，即授爲本郡將軍之職。

一連攻打三日，西南角已陷。一將校手執籐牌，奮勇而上，適值張信部下驍騎谷允，單騎巡城，躍馬來敵，力斬數人，皆紛紛墜下。張信即命軍士，登時修補完固，更加嚴緊，不能得拔。呂軍師即傳令退軍五十餘里，密令兵士，斬伐大小木植，五百餘根，并縫就大小布口袋，五千餘個，貯在後營備用。正值臘月望夜，軍師出帳看月，喁吟杜工部前出塞詩：「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句，仰天長嘯道：『不謂我身膺此任。』時交三更，七營皆已飽睡，唯劉超侍立於側。只聽得喊殺連天，正不知有多少兵馬，攻入先鋒寨內。軍師立于營門，命劉超速傳左右兩軍救應，其有妄動者，先斬。

原來是衛青巡海回來，聞知信息，且不到滿家峒去，一徑乘着月色，各披軟戰，疾趨而來。見下着七個營寨，有些奇形怪相，自願兵少，不能兼攻，便先殺入第一個寨內。皂旗將軍等，都從睡夢中驚起，如何抵敵？軍士慌亂，逃命不迭，被衛青殺得七零八落。又砍入前軍寨內；瞿鵬兒聞變，方纔起來，疾忙揮刀步戰。爭奈部下大半受傷，不能支持，幸虧左右營人馬，吶喊來救，彼此混殺一場。衛青皆係步卒，恐有疎失，呦哨一聲，各自退去。這裏不知深淺，亦不敢追趕。呂軍師計點將士時，被殺傷兵卒一千餘名，偏將及將校三名。左哨將軍董騫面中一箭，逃回中營，已自昏暈仆地，箝出箭頭看時，是枝藥箭。軍師亟命載入巾車，送到萊郡調治。卽修表自劾，差馬靈去訖。

且說衛青得勝，竟向登州去報功。城上一聲梆子響，守陣軍士，踏起硬弩，弩矢如雨點般射來。衛青部下，大叫：「休放箭！是巡海衛將軍，昨夜已刦了敵人寨也。」城上將弁，蹉然認得，不敢專主，便答應道：「這幾日軍令甚嚴，暫請略等。」卽飛報與總兵。有頃，張信來了，遙見衛青立馬在濠邊，令人招呼問道：「衛指揮！元帥已發令



箭來傳汝，目今差官何在？」衛青道：「將軍少禮。小將海面同時，並不會見有差官，大洋內比不得道路上，如何能勾遇着？小將在黃昏時分到來，聞知賊寨不遠，徑率部下軍士，前去劫寨，大獲全勝。」就叫軍士們：「將割的賊人首級，挑起，與張將軍看。」張信知非虛偽，方教放入城中。張信握着衛青手道：「將軍此功不小。」衛青道：「仗朝廷洪福，元戎虎威，小將何功之有？今者正有商議……」遂同到帥府。

將次天明，忽而彤雲密布，紛紛下起雪來。張信卽命設酒，在蓬萊閣賞雪，便與衛將軍把盞，又請了滿城文武官員，都到閣中。那雪越下得大了。張信與文武各官，行酒斂巡之後，命捲起重簾，四周一望，見樓台城郭，都是鏤晶琢玉的一般，平沙之上，紛紛滾滾，無異梅花亂舞；海面上雪浪翻騰，真個有千百條玉龍爭鬪；閣外的寒林枯木，就是三島的珠樹琪葩，也沒有這麼光輝皎潔。——端的好個海天雪景！谷允大呼道：「飲酒寂寞，小將撫劍侑觴何如？」卽立起來，拽扎好袍袖，掣劍在手，先緩後疾，踴躍盤旋，颼颼有聲，——不啻萬道霜飛，千行電激。諸將皆喝采，張信亦贊了幾句。獨有衛

膏晷然，手斟一大觥酒，奉與張信道：『小將非敢阻與，願且商議軍機。』張信道：『都揮之言甚是。』谷允想這句話，明明嫌着他舞劍，卽擲劍厲聲道：『向來原是總戎要守。若依小將，這烏合草寇，何難一鼓擒之？衛將軍不喜舞劍就罷，誰不知道軍事爲重，說這樣噪皮的話！』衛青道：『谷將軍有所不知：昨夜小將去劫寨時，見他聯絡七個寨細，有似藥師六花，孔明八陣，——擊其前寨，後寨已應。只因兵少，未獲全勝。況且假稱建文爲名，煽惑人心，正不是草寇作爲。』谷允不待說完，便嚷道：『不是草寇，倒是個真命天子不成？』張信便喝道：『毋得妄言！——願聞都揮妙策，同心破寇。』衛青道：『登州僻在海隅，青萊已被賊據，四面全無救援，須得三面夾攻：小將滿家峒之兵，襲其後；發膠州衛之兵，攻其脅；元戎督率諸將擊其前；尅日齊舉，方可奏績。』張信道：『我差官調汝，就是此計。昨報滿家峒已失了，爲之奈何？』衛青大驚道：『這是我的汛地，還了得！小將只今就去奪取。』張信道：『如此大雪，天已晚了，軍士也難走，不如白日去的爲是。』谷允遂接口道：『將軍且暫留。看我明日出戰，殺他幾個賊』

將，然後去復滿家峒寨。只怕這班賊，都站不穩了。」衆文武官，皆齊聲挽留。衛青便說：「谷將軍久隨今上用兵，身經百戰，自非戲言，殺他一陣，則軍聲大振。」——小將藉此恢復，亦有破竹之易。只要成功，以報國家，不爭此一夜。」——衛青本意要去，反因谷允口出大言，要看他本事，倒就坐下，依舊入席飲酒。至更餘各散。

張信又發下令箭，傳諭各門守城軍士，更番巡邏隄備，方回帥府，獨自在炕上假寐。打算戰未必勝，孤城難守，要寫道告急表章，從海道至京求救。腹內打個草稿，神思昏沉，朦朧睡去。頓聽得號砲三响，納喊震天，這一驚不小。連忙起來，還道是部下內變，隨傳家將，登屋瞰望。時已雪止雲收，一天明月，但見滿城都是裹紅巾的軍士。張信着急了，率領數將，衝出帥府，教授衛將軍處。正遇着瞿鵬兒，一鎗刺下馬來，活捉了。劉超揮起大刀，把這幾員家將，連人帶馬砍翻，殺入帥府。署內林中柱，方巾闊服，搶將出來，大聲喊說：「我是處館南方的人。」劉超命軍士拿下。卜克已從後門殺向前來，——一家大小，不留半個。——卜克占住帥府。劉超即殺向遊擊谷允衙門去，早有

皇旂將谷允亦條條的綁縛解來了。就找至衛青公館，直至東門，殺進去時，寂無一人。原來衛青回去，又暖酒與軍士同飲，尙未睡覺。聽見砲响，就說：『不好了！此李愬襲蔡州之故智也。』如飛上馬。軍士報說，城池已破，情知不濟，率領部下數百人，竟出水城，浮海而去。

那時天已黎明，軍師進城，傳令招降，早見街道上，尺餘的雪，都被熱血浸入，凍結成片，竟是下了一天的絳雪；死屍堆疊，哭聲震地。隨到帥府坐下，諸將皆來獻功。凡生擒的賊將，軍師點驗過，釘入死囚牢，候請旨行刑。隨責問衆將：『何得故縱部曲，妄殺良民？』劉超瞿鵬兒躬身稟道：『小將等適已問明，只因張信將城外遷入的百姓，都給兵器，充作行伍，他們亂竄逃走，黑夜莫辨，以致盡遭殺戮。若是閉戶在家的，誰敢前去問他？』軍師嗟嘆了一回。即命出榜，安撫百姓。一面檢點府庫錢糧，散給被殺之家。——其合城文武大小官弁，盡在劫中。點視各將佐，單不見了朱飛虎，即命四下找尋。

原來呂軍師在數日前，令軍士各縫布袋，以裝沙土，爲爬城之具；伐林木來編筏，爲渡濠之用。乘着大雪，卽從衛青回城之後，挑選勇將猛士，竟來襲城；城上幾個提鈴喝號的，盡都跑了，所以如此神速。那朱飛虎，是久慣爬城的，堆疊沙土布袋，離城堵口，尙距三尺許，一心要奪頭功，就把撓鉤，搭住城堵，奮勇而上；不知雪凍冰滑，撓鉤一脫，翻身跌下，暈昏在雪內。軍士那裏知道，一擁將來，把個有力如虎的身軀都蹠裂了。

當下找着死屍，便來回繳將令。軍師洒淚道：『雖拔登州，却折了虎將！』命厚禮棺殮，又具牲醪祭奠，軍士莫不感激。全淳風前稟道：『膠州衛負固不服，不才與膠州姜牧是舊識，願奉檄文前去，說他歸命。』軍師大喜。又發令箭二枝：一命董彥嵩，疾速進兵，攻打膠州敵寨；一調賓鴻兵馬，進攻寧海衛。淳風又稟：『小可往說，軍師又命進兵，恐不免鄧生之烹，無補于公也。』軍師曰：『此事同而勢異；汝若說下膠州，專等他敗兵回來，不許入城，彼進退勢窮，亦必投降。——是一舉兩得，我豈賺汝哉？』

『淳風方悟軍師妙用，欣然去了。』

那膠州知州姓姜，名渭，原是蘇州太守姚善的從弟，從幼在外家撫育，所以改姓。姚善勤王殉難時，長子襄，游學在袁州，聞了此信，亦即變姓爲姜，逃向膠州，認姜渭爲父，藏在署內。年方十九，素嫻韜略，兼精武藝，日夜飲泣，每以不能復仇爲恥。在姜渭初意，原要挂官而去，倒因姚襄報國念切，以此隱忍做這官兒，等個機會。後聞唐月君起兵，姚襄就改名勤王，要去獻策軍門。姜知州聞是女流，尚在遲疑。高監軍初下來州時，便發檄去提錢糧，又被冷指揮閉關不納。今又聞知登州信息，叔姪二人商議，正沒個頭路。忽門上傳進名帖來，「故交全相士。姜知州大喜道：『姪兒之志，成在今日。』」忙教請進。姚襄從屏風後窺那相士，見他昂然正容而言，說：『小可舊承老父母錯愛，敢于不避斧鉞，持來保全此州萬姓的性命。卽如登州城內，猛將百員，雄兵數萬，尙且立時破滅，何況葦蕩之城，止于冷匹夫，濟得恁事？老父母如欲盡忠永樂，卽斬某首；若肯報效建文，宜速奉表。——慎毋猶豫，致令玉石俱焚！』姜牧答道：『下官幼習

詩書，頗知名教，豈敢昧心靦顏，以事二君？所以羈留于此土，亦有志也。久知先生獻了萊郡，高明自然不爽。請略言舉義與兵之概。」淳風就把唐月君志在迎復建文，爲忠臣義士報仇雪憤的話，并自勤王起至今破登州止，細述一遍。姜渭大悅，卽命姚襄出見曰：『是先兄某之長子，在此拱候已久。』淳風道：『當日舍間，有司公子，今日老父母署中，又有姚公子，足見同心王室。』淳風方出軍師檄文，遞與姜渭，卽令將府庫冊籍，并修表箋，差人先往登州投納；又附耳授了密計。

不幾日，冷指揮被董彥嵩殺敗，連夜逃回膠州。見城門緊閉，大喊道：『我是本州指揮，快速開關！』姜知州與全淳風，在城上用手指道：『我等皆已棄邪歸正。今不賺汝入城，斬首獻功，便是同官情誼。爾家口在城無恙。請自戮之。』原來冷指揮名銜，也知燕王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是不義的，只因捨不得這個官，又捨不得這些妻子，心懷着兩意。而今聽了這番話，更無他說，就下馬卸甲，向董將軍馬前投降。彥嵩遂率將到城下，却見全淳風與知州出來迎接，驚問其故，淳風具說軍師之計，并述姚公子

的始末。彥嵩即令請出，與諸將相見。就別過了姜牧，率領一行人等，徑返登州。恰好賓大刀降了向泰回來，在城外遇着，合作一處，同至帥府，謁見軍師。軍師即命董賓二將，各收兩指揮爲部下。正在繕表奏捷，請聖后駕臨，忽報馬靈回來，領有聖后諭旨。內開呂律偶爾失備，變出意外，乃功歸于將，罪歸于己，即自舉劾，抑何忠恕！暫降爲參軍，攝行軍師事。有功之日，開復軍師。謝恩畢，隨又命馬靈齋奏去訖。

## 第二十九回

設玉圭唐月君朝帝朔

舞鐵鍬女金剛截仙駕

話說月君自鬼母尊與利魔王去後，下令青州府，選公署一所，暫爲建文皇帝行宮；圖書聖容一軸，懸挂殿中，朝賀來歲正朔。并令諸文武，會議儀制。青州府知府周縉，奏言：『有原任御史曾鳳韶，親見建文皇帝祝髮，卸去袞龍，擲圭于地。鳳韶拾圭，請隨聖駕；帝因其望重，恐爲人伺察，再三揮去。旣而燕藩僭位，鳳韶與妻子，同心殉節



付玉圭與長子公望曰：「見此圭，如見故主。」遺命歲時禮拜。又寧波府太守王璠，當日起兵勤王，曾寫有聖容一軸，懸在軍中，號召義士。今鳳韶子公望，與太守王璠，皆不期而來，現帶玉圭聖像在此。再有原任左贊善李希顏，並文武忠臣子弟等，一十三人，先後投臣，及監軍鐵鼎衙門。聞聖后奉建文朝正朔，莫不踴躍舞蹈。今行殿已經告竣，隨與李顏希王璠等，酌議朝會儀制。共言聖后勳德兼隆，不宜用大元帥職銜，仍應稱舊日徽號。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朝賀宜行三拜禮；百官謁聖后，亦行三拜禮。諸臣行次，不分新舊，以已受職者在先，其未拜爵者在後，奏請睿裁。

『謹列新到忠臣及子弟等姓名於左：』

原任詹事府贊善李希顏

原任甯波府太守王璠

原任蒲臺縣尹周尙文

殉國監察御史曾鳳韶之子名公望

殉國衛府紀善周是修之子名轅

殉節戶科都諫韓永之子名銓

殉國兵科給諫龔泰之子名霆飛

殉國御史林英之弟名菁

殉難邳州知州顏伯璋之姪名無爲

已故武定侯郭英之子名開山

陣亡越嶲侯俞通淵之子名如海

殉難都督宋忠之子名義

殉難都指揮余瑛之子名慶

殉節鎮撫司牛景先之子名駢

原內官少監王鉞

月君覽畢曰：『且看軍師奏至若何。』又萊郡高監軍議上，略言：『后字之義，在古爲

帝；今則爲帝之配，雖尊，亦臣也。宜易舊號，爲玉虛上聖太陰君，掌劫戡亂，正名崇統，攝政帝師，——師則非臣爵也。朝賀宜三稽首。百官見帝師，行四拜，如拜金仙之禮。建文時舊臣在前，義士已受爵者爲次，其殉難之子弟未仕者，各在後。已移文軍師呂律，會復……』云云。月君以示鮑曼二師，皆云監軍議當。不數日，而軍師及登青兩郡奏至，皆以萊府爲是，議遂定。月君乃勅下青州府，建文五年，春正月，朔，孤家親率百官，朝謁聖容，以誥天下。乃點閱新舊女弟子，挑選七十二名，令隱娘，寒簧，素英，釋奴，統率隨駕，前往青郡。先是周太守，素知月君雅好幽素，因搭蓬廠一所，高臺三層；——最上一層，布爲帷幄，黃絹紮成欄杆，擺設的湘竹交椅，墨彈山水人物椅披，秋香色哩啞茵褥，建漆嵌芙蓉五色石字畫屏風；中層大理石藤榻一張，松，竹，探春，水仙，天竹，綠萼，玉蝶，紅梅，蠟梅，山茶，鳳尾草，賀正蘭，仙人掌，菩提樹，石柏，十六盆；下層皆用素綾紮廣寒宮殿，又以大靈槎創作婆羅樹的景象。月君至廠，見所費簡而文，甚爲得體。

小除前一日，周太守，鐵監軍，與新來各官員，啓請謁帝師，以便正旦朝會。月君允之，設座層臺，下召文武諸臣進見。李希顏涕泣再拜曰：『本朝之變，開闢所無；山藪野氓，莫不痛心切齒。臣以扈從不及，遁跡夾谷，自媿醜顏，偷生於世。今聞帝師首揭大義於天下，誓討亂逆，而復乘輿；不獨孤臣遺老相慶，卽太祖在天之靈，亦安且慰也！』月君曰：『孤本太祖高皇帝之子民，建文皇帝爲太祖之元孫，當日告之于天，稽之于大臣，而立爲太孫。王守重器，四載之間，仁德洽著。燕藩以庶孽，恃其強梁，倡不軌之徒，反戈向闕，遂致乘輿播遷，存亡未卜，草野同隳；誓與君等戮力，以靖國難。』王璉欬歔頓首曰：『職前勤王，一敗不振，無益于國，每常中夜飲泣；今願執鞭隨鑿，効死疆場，以報君恩。』周尙文曰：『職本欲殉難，聞知帝師起義，挂冠而行；願得再復乘輿，重見故主。』月君曰：『卿眞蒲臺父母！孤受栽培之德，良多。今者勵勳，更爲可幸。』曾公望，周轅，龔震飛，韓鈺，等，皆曰：『我等先人，皆殉國難，皆父之讎，不共戴天。湯火唯帝師所命。』牛驥曰：『先父景先，扈從建文皇帝，均無

蹤影，痛入骨髓；願爲前驅，幸則君父之仇可洗，不幸則塗肝腦於疆場，無庸馬革裹屍也。」又郭開山宋義等，皆哭泣頓首，誓願効死討賊，復興帝業。少監王鉞進曰：「奴婢向侍建文皇帝，自聖駕南行之後，即逃出宮闈，潛居浦江鄭洽家內。今願守護行宮，候主復位。」月君慰諭曰：「大軍皆在登州，我當親去安撫人民，即命軍師統兵先取濟南，創立宮闕。一面訪迎鑾輿，一面征討叛逆何如？」衆皆叩首。月君乃退。

次日，周太守等，先習儀于行殿，安設黼屨，懸掛建文皇帝聖容；龍案上置一沈香座，供着玉圭。——一切規模草創，略似廷闕而已。

又次日，爲建文五年春正月元旦，月君及衆文武等，朝于行闕，一如所定儀制。行禮畢，月君宣諭諸臣曰：「孤欲設壇於南郊，昭告太祖高皇帝之靈，卿等意下若何？」王礎等皆曰：「此第一件光明正大之事，非帝師聖見不及此。」隨命胡傳福撰擬表文，略曰：

臣某，濟南府蒲台縣孝廉唐夔之女也，幼通道術，少諳兵機；素有超世

之懷，略無向榮之意。然而性秉忠貞，頗識春秋大義；事關僭逆，難忘草野同仇。卽曰奉上帝斬除劫數，事屬無稽；若云爲我君征討罪人，甯非共親？夫建文爲高廟之太孫，遠過漢宣之受命；燕藩乃懿文之庶弟，實同管蔡之興戎。萬古綱常，首重君臣之分；千年社稷，甯論叔姪之私？是以同室操戈，猶之異姓篡國；罪旣無殊，誅所不貸。——况乎擅削元儲之諡號，并叛高祖之顧命哉？前者逆初犯闕，臣與義士某等，戮力勤王，旋正大名于四海。今者逆已僭位，臣與舊臣某等，盟心誓死，爰伸大節于千秋。迎故君而復位，成敗雖在乎天；告神明而討賊，忠義則本乎人也。高皇陟降，在帝左右，爰達精誠，俯垂昭鑒。

正月三日甲子，月君率文武諸臣，出郊設太牢牲醴，昭告皇天后土，並太祖高皇帝，焚表灌瓊已畢，莫不掩面而哭。陡見壇南，有一道素彩，冲天而起；諸臣拭淚視之，

互相驚異。月君令兵士掘土，下面掘得藍田玉璽一枚，徑二寸，圍方八寸，文曰：「大哉坤元，承天時行！」衆文武皆稱賀。月君曰：「此皇帝復辟之兆。孤家謹承天意，奉帝爲行在，草勅曰承制。」新舊諸臣，又皆頓首。遂回至闕下，稱正朔爲建文五年；凡有章奏，悉如舊典。正本藏行殿之東序，命顏無爲爲掌奏官守之；李希顏爲大宗伯，周尙文爲少司農，王璉爲大司徒，共參政事。韓鈺，龔霆飛，爲給事中；張彤，曾公望，爲御史；胡傳福，黃貴池，周轅，爲學士；郭開山，俞如海，充五軍合後。調張倫，倪諒，爲殿前侍衛；王鉞爲尙寶監。又授林菁爲萊郡知府；宋義余慶，暫行協守青州。

部署已畢，乃令牛駢領兵三百爲前導，滿釋奴領女健軍三百爲後隊；聶隱娘，素英，寒簧，統率女真七十二名，隨駕啓行，向登萊進發。前頭兩乘，是素英寒簧的香車，各領着三十六名，兩行分開，都騎的小川馬，手中各擎着執事，一對一對的排過去了，纔是月君的大轎。那轎是龍王所獻，沈香樹根雕成的，九龍戲珠交椅，上嵌着夜明珠一大顆，八小顆，黑影裏走動，有如明月照乘一般。——原是在卸石寨中常坐的，而今用

了水磨光的香楠木杆子八根，就是一乘大亮轎。那抬轎并打傘的，共是九個壯健女人。習去那九曲柄黃羅傘下，端端正正，坐着一位萬劫不老養西母勝大士先天一炁帝王師。這些文武官員，都在郊外候送。衆百姓無男無女，若老若少，執香頂禮，都稱是活佛降世。月君令滿釋奴慰勞衆人，并諭各官，不須遠送。又諭董將軍鐵監軍：青郡是我根本，須防燕兵來襲，宜緊守地方。二人領命；百官等皆自回去。是日止行五十里，仍下五個寨柵：月君居中，餘各四面環繞。

次日早行，不三十里，前面聳隱娘人馬過去，就是素英寒簧的香車，左右並行，——各領着三十六個女真，雁行分列，魚貫而進。忽有一壯婦，大踏步奔至車前，手橫着鐵鍬一柄，喝道：「且住！有本事的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遂將鐵鍬輪動，雙足跳躍，口中吡吡，滾滾風生，迸出萬道寒光，如掣電一般；那婦人的身子，只在風電內旋轉，看不見他的影兒。舞畢，又喝道：「可有人來此試麼？」素英問道：「你是人是怪？可也聞得太陰聖后麼？」婦人道：「恁麼太陰不太陰，聖后不聖后，與我鬥得十合，放你們



過去；若不敢和我比鬥，只好一千年站在這裏。」素英正要用個道術兒奈何他，早有緝  
隱娘縱着塞衛回來，問知緣故，笑道：「待我把你顛倒堅着；只恐底下臭氣，觸了蒼穹  
。且報知聖后定奪。」只見滿釋奴，馳馬向前道：「聖后有旨，召那婦人。」那婦人隨  
着隱娘釋奴一馬一驢的脚後跟，如飛的奔走。時月君大轎，停于中道。他望見月君的轎  
子，撲地拜倒在地下。月君笑曰：「何俠婦之先倨後恭也！爾係何方人氏，恁麼姓名？  
因何當路遮攔？請起來細說。」婦人便站起答道：「我住在本郡亂山內亂亭村，父母止生  
我一個，今年二十五歲，也不嫁人，人都喚我女金剛。特羞幾斤氣力，打生爲活。——  
就是我身上幾件衣服，也靠着些畜類送來的。聞得聖后起兵，要做個武則天女皇帝……  
」隱娘釋奴齊喝道：「該割舌！」月君笑道：「這是你來來飯誠效力的意思了。爲何不  
到卸石寨來投名，却在此處說些大話呢？」女金剛道：「我沒有這臉面學這些名士山人  
，鞠躬屏息，伺候衙門的調兒。」月君道：「有異材者，自不同于流俗，難爲你想這激我  
召見的法子。我正少個主守大纛的，你任此職如何？」女金剛道：「我願盡力向前，不願

落後。』月君道：『守纛旂是緊跟着我，最重大的職任；若有向前之處，自然調用。』女金剛拜謝了。月君又問：『你的鐵鍬多重？』答曰：『七十多斤。』月君道：『這不像兵器。可用得鉞斧月鏟麼？』女金剛道：『我本無師傳受，將他來鋤地打牲口，使得慣了；別項兵器，却不能用。』月君就令給與劣馬一匹，命滿釋奴撥十名女壯丁，隨着專守纛旂，隨我大轎行走。女金剛自來不會騎馬，把個手在鞍背上一按，那馬幾乎蹲下去；遂騰身跨上，用腿一夾，馬即向前直攏，順手勒個住。滿釋奴贊道：『好勁！』仍各依伍次，一齊遠行。當晚無話。

次日，至萊郡界，高監軍早來迎接。月君諭道：『呂律薦爾文武全才，孤今拜爲副軍師之職；本郡知府，已用了林菁，待他一到，汝即赴青州調度，以防燕兵。』高監軍謝過，請月君入城，暫止一宿，以慰士民之望。早見父老輩數百，執香跪請，欣欣然簇擁着大轎進城。到了公署，月君坐定，傳令幾個年老的，進來撫慰道：『寡人兵餉不敷，別無金錢可酬父老，止有丹藥一瓢，能祛病延齡。』尙未說畢，老人等忙跪拜道：『

何幸得賜仙丹！』月君諭令滿釋奴，女金剛，凡年五十以上，各給一丸；五十以下，有病者，亦賜之。』二人引出父老，按名給散，散了十餘瓢。來的越多了。有那性急的人，一口把丹丸就吞下肚，真似醍醐灌頂，頓覺精神爽健；却又使個乖，來混要。直到瓢盡丹完，天色已黑，然後散去。月君恐明日纏擾愈多，又沒有丹藥了，隨傳令半夜出城。滿釋奴道：『須諭高軍師多備火把。』月君道：『不必。』於袖中取出一顆大珠，望空擲去，端端正正，掛在當天，比明月還亮。牛驛不知是月君道術，只道是天宮特地送出明月，照他一班忠義之士。——遂各啓行。早到了東門，叫開關鑰，向前進發。比及高威寧聞知，已去二十餘里，追送不及。

行至申刻，有個地名，叫柏香村，但見古柏參天，蒼翠濃鬱；其下參差纍纍，多見荒塚。忽聞大吼一聲，一條黑魃魃的醜漢，縱有四五尺高，突然跳出，——恰如天上掉下個趙玄壇來。——手持兩把巨斧，逕奔月君。月君正欲伸出玉臂，待他斫十來斧，一團道術，令其心折而降；早已惱動了女金剛，舞動鐵鍬，大喝道：『強賊，有我在此！

「那漢被女金剛攔住，恨不得一斧就剝做肉泥，沒上沒下的橫砍進來。女金剛略側一側，取他的右半邊。那漢亟轉身攔架，兩把大斧飛起，正迎着鐵鍬進來，一聲激裂，火珠爆散。。。。兩個盤盤旋旋，圍有五六十合，不分勝負。滿釋奴道：『原來兩個武藝一般，是沒有家數的，只憑着氣力混殺。待我助他。』遂手挽鐵胎硬弓，一彈飛去，正中那漢左手背大指骨朶上，那漢大吼如雷，急得撇下一斧，只仗右手一斧迎敵。女金剛踏進一步，喝道：『看鍬！』那漢就着地滾來，直取金剛的下部，大喝道：『着了！』那柄大斧，如旋風一般，捲在兩腳踝骨上去。女金剛輕輕一縱，却砍個空，便乘勢在那漢肩窩裏，盡力一脚尖，踢翻在地，劈手掣他斧來就砍。……」

### 第三十回

呂軍師獻賊行宮

唐月君燕饗諸將

這黑大窠是誰？原來就是蔡李達。當日把監押的四五人打倒了，逃出東關樹林中。

歌到天明，打聽得劓指揮全家被戮，一心要報大仇，如飛的徑向卸石寨來。黑夜裏相了幾次，旌旗嚴密，關寨堅固，真如鐵甕一般；巡邏的兵丁，又都挾着鳥鎗，宛然臨大敵的光景；——插翅也不能飛進。心中思忖道：『若殺他手下人，就一千個也算不得賬；畢竟把這個婆娘砍他十來截，我哥哥在地下，也得個快活。』不幾時，聽說唐月君要往登州，安撫人民。賽李逵道：『好了，這番着了我的手了！』就先向大路上，尋這個柏香村方便去處，藏身等候。到夜間，也只睡一覺，便起來呆呆地望着，誠恐三不知過去了。那一日，等個正着，不意遇了女金剛一個對手，又遭滿釋奴的鐵彈子，打折了左手指骨，倒被擲翻在地。大叫道：『哥哥！我今日以死報你了！』女金剛正要下手，月君道：『且勿傷他性命！』滿釋奴遂令十來個女壯士，一齊上前，用擣鈎套索，細翻活捉了。月君分付轎向後車，就令女金剛押着。那些女真們笑說道：『倒好做一對兒夫妻。』

又行兩日，已近登郡地面，呂軍師率同諸將遠接，——皆戎裝慣帶，躬身聲喏。一路副將，偏將，牙將，將校等，歡聲如雷，都稱萬歲。忽當道剽然一聲，從地下鑽出個

女頭陀來，大笑道：『萬歲萬歲，從來活不到百歲。』月君見是曼師，即欲下輿。曼尼頓足道：『我在蓬萊殿等候，』已不見了。

又前進十餘里，各營軍士，都兜鍪甲冑，吹波羅，擊刁斗，擺着隊伍來接；望見塵蓋，兩行跪下。頃刻駕進南關，至帥府坐定，滿釋奴傳令各卸戎衣進見。諸文武趨至丹墀，分班叩首，月君慰勞令起。唯司韜姚襄二人，仍然跪着，雙淚交頤；軍師代奏：『是殉難都御史司中之子，一是勤王蘇州府太守姚善之子，皆痛傷君父，志報大讎。……將二公子來歷，各述一遍。』月君道：『如此，汝二子已建功勳，將來上安社稷，下奠蒼生，名標青史，先尊公九原含笑，又何悲哉？』二人頓首受命。時滿釋奴女金剛將囊李遼押至墻下，月君諭軍師道：『此義士也，可勘訊供詞，同俘犯張信等，一并奏奪。孤家暫退。』

次日，各將官會集帥府門首，早見軍師來具奏，共是三個章本：一請決叛俘，一請補缺員，一請卸陣亡將佐。滿釋奴即行傳進。不片刻，早已批出。其決俘一疏批道：

建文皇帝以張信爲心膂，密發手詔，令執燕藩。信乃乘婦人車，潛入燕府，悉告于逆，設誘藩司張昺，都揮謝貴等，一時屠戮。反機猝發，勢及燎原，國母灰燼，乘輿顛覆，皆由信以成之也。凌遲雖係極刑，乃國之常典，不足以快人心；着製鐵簾一片，架于炭上，慢慢灸烤，用喂犬豕，以報殉難諸臣，死于種種毒刑者。首級宜露火外，勿使焦爛，獻誠行殿。

谷允爲燕寇前鋒，王師屢遭挫辱，罪亦滔天。第彼向係燕藩斯卒，猶之桀犬吠堯，是爲反賊之徒，一斬足以蔽辜。

賽李達思報劓捷結盟之義，刦孤家于中途，可爲豫讓之流亞。本欲宥而赦之，今旣執性不降，着絞死以全其義，仍備棺衾禮葬，表石于墓，以示來茲。

林中柱遊蕩小人耳，爲人訓蒙作札，求苟活也，乃妄談兵事；彼豈知

孫吳之法耶？據稱老母倚閭，情或有之，姑免其死，割去一耳，逐釋。

餘皆依議斬決施行。

缺官一本批道；

膠州知州姜渭，以死難之節，移作復仇之義，保護孤姪，可謂通權，  
着陞爲登州府知府。胡先補膠州知州，莊蒞授文登縣知縣，鄭莊卽墨  
縣知縣。

董彥嵩特授鎮守登州將軍，司輅爲監軍道，全然參贊軍事。

陣亡將佐一疏批道：

朱飛虎纔膺簡用，屢奏膚功，今以奮不顧身，爬城墜死；董壽年少英  
勇，隨孤起義，所向克敵，今以黑夜苦戰，中箭身亡；——均爲可憫  
，可遣官奠祭。發帝復位，奏請建祠，以表忠勇。



餘優卹陣亡將士，均如奏行。

時董彥昂卽行謝恩，並煩滿釋奴轉奏：朱飛虎有子朱彪，臣有少子董翽，皆膽力過人，懇請帝師優用。少頃，傳諭：董翽准補董騫之缺；其朱彪權攝右營右將軍，俟有功實授。軍師又請以卜克爲後營中軍將軍，補彥杲之缺；阿蠻兒調補中營右將軍；牛辟補蠻兒之缺；任右營左將軍；姚襄補鐵鼎之缺，爲中營左監軍；月君皆允之。隨發令旨一道，蠲免登州府屬本年各項錢糧，毋庸煩敍。

到次日，軍師親赴法場監刑。張信叩首流血，哭訴道：『逆犯從燕，原非本心；祇因老母當時言：「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一時誤遵母命，情有可矜，乞開天地之恩。』軍師冷笑道：『從來賣國背主，只是怕死一念，爾賊乃逆黨之尤者。昔漢王斬丁公，以忠義風天下；我太祖譴危，素以奸邪誡天下。今燕藩昇爾總兵官爵，是明明以反叛誦天下。』言未畢，賽李達道：『快先殺我！我要去報哥哥。』軍師道：『爾視賽李達，亦當愧死。』卽命以嚼子勒口，臺上鐵簾，如法炙烤訖；然後并谷允首級，貯金漆木

榻之內。回府寫具奏文，一奏聖后，一奏建文帝，遣馬靈飛赴青郡宮獻誠。

本到之日，李希顏王璣，會同文武諸官于闕下，展開表章。其略曰：

暑軍師事參軍臣呂律，頓首頓首，謹奏皇帝陛下：竊惟燕藩背叛，神人共憤；乘輿播遷，黎庶同仇。臣草莽布衣，葑菲下質，既乏包胥之義，終鮮李愬之才；謬承玉虛上聖太陰君帝師訪諸草廬之中，委以討賊之任。未奏膚功，實忝負乘。茲幸託皇帝威靈，與帝師籌略，諸將士戮力同心，旌旗所指，山岳皆爲效靈；鼙鼓纔鳴，風雨咸能作氣。——爰克青萊，復平登郡。已擒首惡張信，處以極刑；定執臣孽燕藩，置之常典。現今前驅壯士，義氣貫於虹霓；各寨將軍，忠心凌於日月；皆願滅此而朝食，誓不與之戴天。雷萬春飲箭不移，伍子胥鞭屍有待。謹先獻誠二級，告諸天地，懸之國門，上報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臣謹具奏以聞。

諸大臣等，莫不以手加額，打發馬靈繳令，并按獻誠舊典，次第遵行。月君見了，副奏道：『軍師未復舊職；今日用建文聖旨，方爲名正言順。』遂援筆批云：

呂律才如景略，識正統之攸歸；學似歐陽，知太宗之難泯。仗義勤王

，秉忠勤亂，已奏績于發軔之初，定收效于投戈之後。今具表章，上

獻逆誠，功莫大焉！朕實賴之。其授爲少司馬正軍師，兼知軍國大專

；并賜黃鉞白旄，及寶劍一口，以端闔外生殺。爾其欽遵施行！

月君遂發出册誥金印法器等物，令人賚至軍師府，軍師叩首欽受謝恩。次日，月君升帳，諸將皆集，諭令軍師毋得再謝，并賜側坐；軍師三讓而坐。又傳命諸將佐，各坐蒼下，謂軍師道：『孤自起兵以來，豪傑歸附，忠義景從；雖大功未遂，而逆膽已破，皆賴諸卿等，戮力同心。復辟之日，自然分茅裂土。今節屆上元，孤家先行設宴勞將士，爲小奏凱歌之樂。各營軍卒，舊者各給一兩，新者各賜五錢，聽其自備酒餚，營中暢飲。孤家有內帑白金二箱，煩董賓二將軍，按名給散，以示旌賞之意，按此爲飲。』將士

各去遊行，不消說得。呂軍師乃啓奏道：「臣意過上元之後，即欲起兵南伐，求聖后指示。」月君道：「天氣嚴寒，軍士勞苦，稍待春融未遲。」軍師又奏：「臣慮青州以孤城，而當孔道，四無救援，恐有疏虞，則根本危矣。」月君道：「孤已調高軍師前往，無慮也。」正欲退入，只見滿釋奴奏道：「昨日有兩個南方賣解數的女人，一名翔風，是寡婦；一名迴雪，是處女；——流落在此，願來投附。乞取進止。」隨呈上一摺，是各種技巧的本領。月君諭他就收着，俟後日筵上，引他來演些技藝，以助諸將軍之飲興。次日，帥府擺設筵宴，堂上懸燈結綵；地下鋪雜色氍毹；周圍放兜羅異錦，十二圍屏；正中几案，列着古鼎花尊之類；兩邊甬道，搭着布棚，下鋪着筵簾，爲諸將席飲之所。上元辰刻，月君陞帳，文武分行拜賀。滿釋奴隨引翔風，迴雪，在丹墀叩首。——二女子俱有輕揚姿態，迴雪更加娟潔。他摺上開着，都是江湖頑耍的解數，內有雙走索，雙走馬，雙鎗刀鬥，雙鬪劍，雙舞天魔，——却是尋常沒有的。月君遂令向帥府左側，箭道內演看。

一，雙走索——是用兩條索子，兩架分開；兩個女子，各在一索之上。走至中間相近處，便一個縱過這邊索上，一個縱過那邊索上。

一，雙走馬——兩個女子，各騎馬一匹：一個在東跑來，一個在西跑去。手中各持一物，在馬背上互相一拋，——你接着我的，我接着你的。復揚袖跑回，手接着手，大家一跳，立在地上。

一，雙鎗刀鬥——兩個女子，東邊的搶到西邊，西邊的搶過東邊；如浪裏穿魚，跳擲如飛；又如天孫投梭，往來如貫。

把看的人，眼都花了，贊不絕口。月君道：『原來如此。』隨回到堂上，諭諸將道：『今日之宴，君臣相慶，須追鹿鳴彤弓之盛典，豈有藉地而坐之理？』令各設椅棹。月君堂中南向，素英寒簧，侍坐堂前；東首帶斜一席，隱娘正坐，釋奴金剛側陪；簷前西首，帶側一席，軍師正坐，董將軍賓將軍相陪；餘在塔下，各序次而坐。軍士奏起饒歌曲來，諸將僮呼痛飲。少頃，翔風迴雪二人，又進天魔之舞，——彩袂飄揚，暗香流動；左

盤右旋，或疾或徐，宛如軟骨仙娥。又各舞劍一同，倏如風雨驟至，滿堂蕭颯。月君道：『可謂不減公孫大娘。』命各賞酒一巨觥。隱娘微笑曰：『此聖后作養人村也。』月君命二女，各持金爵斟滿，自軍師起，遍勸三爵，不須起謝；諸將等遵命，立飲而盡。軍師隨令取聖后玉罍，微臣等合獻三爵，與董賓二將軍，各跪捧晉上；諸將皆頓首。月君道：『卿等起來。孤家素不能飲。』命寒簧另取一玻璃盞，每玉罍內，傾出三分，已盪一盞。方纔飲畢，忽見鮑曼二師，已雙雙立在中堂，拍手道：『好盛會！不知蓬萊閣上，衆仙子拱候哩。』月君遂吩咐隱娘，『汝可爲監令官，宴畢後來。』又諭滿釋奴道：『汝可與女金剛，統領女健軍，結兩個小營，在蓬萊閣下，凡有章奏，隨到隨傳。』又諭軍師，及諸將佐軍卿等：須各不醉無歸。鮑師遂挽了素英的手，曼師挽了寒簧的手，同月君出至簷下；冉冉彩雲昇起，已到蓬萊閣矣。

### 第三十一回

## 驪山老姥徵十八仙詩

## 剎魔公主講三千鬼話

登州府蓬萊閣，規模宏麗，爲天下第一名勝。正中一閣，直礙雲霄，曰蓬萊；左與右，復有二閣，體勢稍亞，上通複道，參差聯絡；——屹立沆瀣之中，宛如三島，洋洋渤澥，陰晴變幻。——誠然大觀，乃塵界之五城樓也。大羅諸仙子，要與月君稱賀，鮑師尅定日期，在蓬萊相候，所以預爲安設齊整，倒先請受賀的主人來，登臨鑒賞。當下月君見正閣左右兩壁廂，都安着水晶玻璃鏡，光明玲徹，與武后鏡殿無異；前列着珠花奇草，又與陳後主移春檻彷彿；後面設有十二疊步障，空濛肖露，似有若無。月君道：『六朝宋主，設一屏風于殿上，表裏洞然，呼百官示之，皆對曰：「無。」但以手摸之，略有微礙。較之此屏，恐亦不相上下。』曼師道：『此亦鮫人口吐之絲，龍女所織。——掬之不盈一握，真乃希世之寶。』月君道：『妙是妙極了，尙少一部希奇的音樂來配他。』曼師道：『有——有。莫說音樂，還有個屏風。』鮑師道：『老比丘尼來獻寶了！我知道剎魔主，有個天樂屏風，原是唐朝楊國忠的。』月君接着問道：『可就是水晶屏

風上，雕刻的三十六個美女，燈前月下，一個個會走下來，歌舞奏樂的麼？」鮑師道：「是也。楊國忠這蠢東西，疑是妖怪，鎖閉在空幃上，不敢用他。迨後爲安祿山所取，美人一個也不肯下來；要把火燒滅他，忽然不見，——却是剝魔王攝去。這只當做劫奪來的，沒要緊，替令甥女裝體面哩。」曼師拍着手，大笑道：「鮑老的學問，原只如此。那座天樂屏風，本是舍甥女宮內的，只因太真出世，特賜與他，助傾國之用。不期明皇，竟癡想着屏上的美人，太真恐怕奪寵，所以賜與國忠。國忠祿山，豈能享受此恩？故舍甥女仍取回去，是物歸故主。你這假斯文，休得談今說古，惹人笑話！」鮑師也笑道：「我說來試試你，不知幾時打聽在心裏了。」月君道：「此屏我未之見，借將來倒也新鮮。」曼師冷笑道：「新鮮不新鮮，司空見慣，值不得半文錢；難道剝魔王來，也徵他只看自己的屏風不成？」鮑師道：「你們的眼睛，是易耍的。可曉得是梨園子弟，把唐玄宗與莊宗國家多傾覆了？而今絕色者，出在蘇州，每班內挑選幾名，攝其魂魄來做戲，——如葉法善攝李北海魂魄，寫碑文一般，比日常倒好。只此就可耍得他眉花眼



笑。『月君笑道：『人間幻事，無踰于此；獨是缺少美醃佳餚。』鮑師道：『也有個法兒，只勉強些：把那上好的素菜，其性滋潤者，蒸熟搗爛；乾燥者，炙炒磨粉；——加以酥油，酒釀，白蜜，蘇合，沈香之類，搜和調勻，做成熊掌駝峯，象鼻猩唇，各項珍羞樣式；再雕雙合印板幾副，印小鹿小牛小羊，與香瘴竹鮑，及鷄鵝鱗鱸，蝦蟹瓊瑤，雉雀栽毛鶯的形象。每盤一品，悉係圓圓的。又將榛松欖仁，密棗荔枝，核桃波羅密，蘋菓婆落花參等物，亦照此法，製爲鳥獸之狀；再於撤後用之，省得滋味雷同。其菓品多用新鮮的，如閩粵洞庭諸處，及燕地豆大之茄，蠶大之瓜，晉中棗大之朱柿，西江米大之菱角，東吳指大之燕筍，玉井船大之雪藕，度索山盤大之碧桃，皆頃刻可以咒成。酒必須剝魔主的扶桑花釀，——只此難些。』曼尼道：『又來激我？我却取不動他的。』月君道：『是便是；假的一半，借的一半，這像個什麼樣？』曼師道：『這是絕好的樣。你看五伯假仁借義；列國諸侯，誰不怕他？韓信假立爲齊王，竟做了真的；劉先生借取荊州，竟成了帝業。如今世界，還有父是假的，兒子是假的；連孀妻美妾，也可以

得的哩。』月君飽師，幾乎笑倒。於是曼師便去借了天樂屏風，並扶桑花釀，及各種珍  
羞果品，皆整頓停當。

二月十一日，彩霞時候，月君與鮑曼二師，憑欄凝望，早見海天外，虛鶴氤氳，舞  
烟縹緲，鸞鳴鶴唳，——翠真冉冉飛來。共是那幾位：

素女 (九華宮主，玄女之妹)

樊夫人 (仙癩劉綱之妻)

董雙成 (西池仙女)

杜蘭香 (曾降于張頌家，瑤池侍書)

麻姑 (蕊珠宮仙子，曾降蔡經家)

秋蟾 (廣寒侍女)

弄玉 (籟史之妻，居瓊樓)

吳彩鸞 (文嬴之婦，同居瑤島)

驪山老姥 (地仙之祖)

雲英 (樊夫人之妹，裴航之妻)

魏元君 (名華存，仙癩劉幼彥之夫人)

萼綠華 (曾降于羊權家，瑤池侍書)

瑤姬 (帝女也，俗云巫峯神女)

龍女 (南海大士女弟子)

黃姑 (天孫侍兒)

天台女 (劉晨所遇，居桃花洞)

金精女

(張氏女，名麗英，金精星也；長沙王吳芮欲聘之，乘紫雲而去。)

月君等迎接衆仙子入前閣。雲英周迴一看，笑道：『都是水府的好東西。』又從櫃道，進至中層正閣，一分賓主稽首行禮畢。內中唯驪山姥，天台女，係是初會，各致傾慕之誠；其餘仙子，是在上界，常到廣寒宮的，皆算故交；——彼此各敘一番契闊。曼師道：『且請坐了，再敘，何如？』於是羣真互遜驪山姥坐了東首第一位，次元君，西首第一位素女，次瑤姬；餘皆以陞仙先後爲次序。月君坐主席，曼師南向，鮑師北向。坐定，衆仙子各命侍女，獻上禮物，爲月君稱賀。驪山姥獻的是個針兒，曼師道：『這是仙姥補道衣的了。』老姥云：『就是神杵磨成的，曼師休看輕了！』便念出六句偈云：

飛騰萬里，無影無形；

貫人心孔，頃刻亡魂。

三軍六師，此針可平。

月君稽首而受。次素女，獻的風囊，內絛着禁砲符，題有赤文龍篆，（後二十年，臨難啓看，乃是玄女娘娘賜的。）月君東向跪捧拜受。又龍女獻的柳枝一小枝，是大土淨瓶中摘下的；龍女傳大士法旨云：『後五年，歲大荒旱，以柳枝蘸水，望空洒去，卽降甘露，可救數百萬生靈也。』月君向南，口稱大士聖號，九叩而受。又董雙成獻的，係蟠挑核雕成小舟，篙師舵工，皆靈動如生；并傳西王法旨云。

舟如半玦，容人三千；

放之溟海，直上青天。

月君向西拜受訖。外樊夫人獻的是八寶如意，華存獻的是紫電裙，雲英獻的是玄霜，——曼師道：『成了個江湖上的醫生，將丹丸做人情了！』看綠華獻的玉條脫一對，曼尼笑道：『聞得送與羊權了，怎的又帶着？』綠華道：『可知是取回來的？』杜蘭香獻金鳳釵一枝，說是鳳化成的，簪則爲釵，驂則爲鳳；曼尼接口道：『足見至寶！擘開來送與張碩如，今又合爲一了。』蘭香應道：『要分半枝來送曼師，只可惜尊頭用不的。』

『再看弄玉獻的是鳳簫一枝，曼尼道：『簫都送却，從此蕭郎是路人矣。』時麻姑正獻神鞭，弄玉笑道：『這句話，該把神鞭照着光頭兒打一下。』曼尼道：『我聞得蔡經當風曾受過二十鞭，難道我就一鞭也禁不起？』衆仙子皆笑。又看了金精所獻金母，云係僉添結成，不論銅鐵鉛錫，一點皆化黃金。曼尼曰：『你這個算不得禮物，却是賄賂公行了。』月君謝道：『我也是個貪官，倒喜的乾折。』衆仙又大喜。只見巫山神女，舒開玉掌，獻出一片東西，名曰雲魄，垂之如幕，張之如幄，乘之則是五朵彩雲，卷之則無異絲縷；月君卽命挂于閣前。又秋蟾獻素鸞鳥一對，大如蝴蝶，善能掌上舞；并述許飛瓊意云：『所獻的，就是月君娘娘之家禽，無非要娘娘思懷故宮之意。』月君各謝受畢。外彩鸞仙子，獻手書道德經一卷，說：『在鍾陵時臨過五十卷，悉售于人間；唯此卷最爲得意，收藏于有餘載，——這是算不得禮的，謹請法眼指教一二。』月君贊賞曰：『骨勁神逸，衛夫人所不若也！』又天台女獻五色靈芝一朵曰：『此芝已產千年，近來光采奇異，想是應該顯耀時候，所以采獻太陰主，只恐曼師要話笑哩。』月君忙稽首道：『五

『四皓，亦未見此神芝，余何幸而得焉！』曼師却瞅着黃姑說道：『休贊，休贊！我是個窮和尚，既沒有彩鸞子寫的半張紙，又沒有天台女采的一莖草，只索學天孫娘娘，差個侍女來口賀口賀罷了。』黃姑道：『曼師也忒性急。』隨將手望空一招，天上飛下個淡黃色雀來，背上負着件東西。月君等看時，是個素錦襖。黃姑打開，取出一領朝衣，乃是天孫織的，名曰開闢一炁天衣。黃姑曼尼，就與月君穿上，羣仙莫不稱羨。月君道：『唐姬承天孫娘娘恩逾海嶽，歷劫難報，又蒙賜開闢天衣，如何消受？妾聞天孫娘娘宮殿，在天之央，』乃望空叩謝。黃姑述天孫娘娘法旨云：『月君日後，服此天衣，升闕朝帝，當再相會；今數期尚遠，千萬珍重。』月君不覺兩淚交流，俯伏不起。——這却爲何？……只因觸動了當日受天狼星一番挫折，淪謫塵埃，怨仇未報，雖然洞悉前生，却也不知未來定數。今聞數期尚遠一語，也不知將來得升天闕與否，所以感傷起來；正見月君道心日篤之處。——雲英在旁微笑道：『我們做仙人，享的是清涼淡泊滋味；若論起繁華威福，還是下界。只今誰可學得？月君何必悲傷呢？』曼尼道：『若照雲英妹』

子這樣羨慕，你就來代了月君，却不是好？」雲英笑道：「只怕不准。」曼師道：「准代，准代，但是不要同裴郎一齊來代。」衆仙子大笑，月君亦爲破涕。

饒師道：「如今且把禮物收拾過了，大家飲杯酒，看回戲罷。」月君脫下天衣，付與素英，一齊收入後層閣內，拱請衆仙子入席。又命素英寒簧相陪仙媵，宴于右閣。月君令女弟子，每席一名，捧壺斟酒。素女呷了一杯問道：「此酒何來？比上界之瓊漿玉液，又是一樣滋味。難道人間有此酒麼？」曼師道：「是老尼所造。」雲英道：「只這酒就強似天上。」衆仙子道：「這却不錯。」

少頃，捧上餚饌，衆仙子見是囹圄的小鹿小羊，大以爲怪。杜蘭香道：「莫非月姊用葷麼？」曼師道：「你們這班仙子只好充數，——却不是唐僧見了人參果，說是小孩兒的？且請吃了，批評不遲。」驪山姥注目一看，箸兒在熊掌中間一分，大笑道：「月君要戲法兒哩。」月君道：「還有個真戲法再耍耍。」遂命女弟子，移下絞絲步障，擺開天樂屏風，——時正黃昏，閣中四十九顆明珠，周圍懸掛，照耀與白日無異。只見屏

上走下十二個美人來，皆是漢宮裝束，歌的歌，彈的彈，吹的吹，其聲靡靡，其韻揚揚，正不知爲何曲。歌畢，一齊上屏。却又走下十二個來，舉袂揚裙，分行齊舞，或如垂手，或若招腰，或有頰乎霓裳，——左右上下，或正或側，或疾或徐，其態搖搖，其勢翻翻，亦莫辨其爲何舞。舞畢，也上屏去了。却又走下十二個人來奏樂，樂器是笙簫箏笛，琴瑟琵琶，雲鑼羯鼓，——其始悠揚，其闌蕭颯，不是筠天，不是雪激，亦非天魔之樂；衆仙子皆呆臉相看。樊夫人道：「我雖不能知此，大概是淫聲；不知月君亦奚以爲？」曼師道：「仙子不怕淫，有何妨礙？」驪山姥道：「大概已領略，撤之可也。」月君乃命將屏摺轉。鮑師道：「如此則寂寞了，何以侑觴？」

驪山姥見衆仙子聞了此樂，若有所思，遂道：「文人飲會，尙且分韻聯詩，何況神仙？我不合坐了首席，要出一詩令。」月君道：「這是仙家本等，即請發令。」驪山姥道：「今是我出，詩不拘是誰先做，——要說的生平私有之事。」月君道：「仙真焉得有私？」驪山姥道：「亦有之，但與凡世男女之私有別。」曼尼道：「我乃釋門，從不



學這些，——方丈和尚不參禪，不誦經，只做兩首詩兒，到處去結納官府，——我與龍女不在其內。」驪山姥道：「這個違命。但求曼師做個監察詩酒的御史，行些春秋誅心筆法便了。」曼尼道：「那是老尼最能不過的。」於是驪山姥舉手云：「吟詩不論次序，先成者先繳。」衆仙真口中不答，心裏想道：「這個沒搭煞的老姥，想是風了？那樣新戲文不看，却要做什麼私情的詩！除非你是老不怕羞的，做得出來。」月君心上了了，一面吩咐侍女們：「換新鮮酒餚，以助詩興。」遂起立道：「不妨我是已墮塵凡的，吟個樣兒看看。」驪山姥道：「還是月君通達大道。」遂將藕絲絹一幅，援筆寫云：

曾上瑤臺一炷天，銀河洗盡月光圓。

無端謫下鶯花界，猜是風流第幾仙？

雲英道：「怎麼是第幾仙？應改爲第一，——有誰可稱第一仙呢？」曼尼道：「須讓裴郎的夫人。」雲英道：「酒令無戲言的，令官不檢，統該爵一大觥。」驪山姥道：「偏你說個第一，也該爵。」月君道：「總是我詩不好，亦當受爵。」于是各飲一大玉罈。

曼師道：「後有犯者，罰三爵。那位仙娘，再闖轅門？」樊夫人道：「我來。」遂吟云

十二瓊樓清讖還，香風吹動碧霞鬟；

幾回笑指瀛波淺，照我芙蓉半醉顏。

曼師道：「却忘了劉郎也！可謂不情。」驪姥道：「詩極蘊藉，准折過罷。」雲英遂吟

四：

兒家自會搗玄霜；阿姊無端到鄂陽；

賺取裴郎尋玉杵，迷心一點是仙漿。

曼師道：「這却公道，服煞了雲英妹子也！」雲英道：「就是裴郎便怎麼？我怕誰哩？」

杜蘭香詩云：

偶訪前因震澤旁，鳳釵劈破醉瑤觴；

人間不省仙家事，只說仙娘也嫁郎。

覺師道：『豈不覺勉強些兒？』蕁綠華詩曰：

神仙從不怕塵汗，條脫君看臂有無？

饒爾曹唐詩一笑，萼華依舊在玄都。

覺師道：『兩手條脫俱無了，還虧你裝硬漢哩。』麻姑詩曰：

我是千春處子身，仙郎相見不相親。

誰思指爪堪爬背？——一百神鞭了夙因。

金精女詩曰：

不是神仙不是精，鳳鞋每自御風行。

請看想殺吳王芮，白骨坟前燐火明。

魏元君詩曰：

紺髮瓊姿水玉神，容華老後又生春。

漫言伉儷劉郎在，蓬島何曾有草雲？

寫雙成詩曰：

兒愛瑤池水至清，翩然窄袖踏波行：

素華流影仙衣動，皓月清波共有情。

驪山姥道：『雙妹之詩，有情無情，無情有情，是情非情，非情是情，何其妙也！』曼師笑道：『這是做閨女的故態。』雙成舉大杯酌與曼師道：『爲法自弊，請罰三杯。』曼師飲畢，笑道：『我如今要做緘口御史了。』驪山姥吟曰：

針磨鐵杵驪山頂，祇有長庚會見影。

聘老不娶我不嫁，陰陽匹立誰能省？

曼英笑道：『如此白髮婆婆，就見些面也不妨，何況影兒？』曼尼道：『犯上了，該罰中杯。』驪山姥道：『讓過他罷。——只說是但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哩。』曼英道：『好，好，好，不像那沒頭髮的心腸忒狠。』曼尼道：『罵得毒！不飲十杯，我將戒刀削賢妹的頭髮也削個乾淨。』衆仙真皆大笑，共勸曼英飲了三滿杯。鮑師道：『我也有

詞，不知合式不合式。」吟云：

仙子無情但有緣，緣來便得見嬋娟。

生平喜療相思樹，龍女才郎合一箋。

曼尼道：「詩是不錯，只得了你這個散相思的五氳使，天上人間，都不得乾淨。」說  
宗畢，衆仙皆大譁道：「總被他一言抹殺，情實不甘，要罰一百杯。」曼尼道：「不會備  
得許多酒。」月君道：「每位罰一大杯罷。」樊夫人道：「我要罰他三杯的。」曼尼  
道：「是了。他也曾與妹子做過小撮合山的。」衆仙把酒齊送前來，曼師一一受罰道：  
「今日以一小光頭，而落在衆仙娘道門之內，自然要輸的了。」衆仙真道：「越發可惡  
！要跪罰三大杯。」驪山姥道：「話兒巧些。我來陪他受罰罷。」衆仙方纔歇手。瑤姬  
就呈詩云：

朝爲行雨暮行雲，雲雨何曾染電裙？

明月一輪降十二，漫傳宋玉夢中文。

曼師道：「襄王何在？雖然，這是昏君的夢兒，饒過了。」弄玉詩云：

簫史吹簫綵鳳回，雙雙齊跨向蓬萊。

誰知天上神仙侶，浩劫還辜彩袂來！

吳彩鸞詩云：

十二樓臺大赤天，兒家姓字註瑤編；

不妨攜却文簫子，共向西池拜列仙。

天合女詩云

年年花發洞門香，塵夢那知仙夢長？

睿露欲晞秋蝶老，劉郎已不認仙鄉。

敬嬪詩云

不夜瑤臺月似霜，素鸞亦學舞霓裳。

兒家獨倚娑羅樹，消受大風浩劫香。

## 賈姑詩云

人間乞巧信無端，烏鵲何能接羽翰？

我是天孫舊侍女，明河一笑倚欄杆。

月君鑿節道：『黃姑賢妹之詩，可謂千秋吐氣！曹唐李羣玉輩，何物豎子，輒敢冒瀆帝女！我若爲閻羅天子，當碎割其舌，罰他做個啞狗。』素女道：『尤可惡者，世人以黃鵲爲牛郎；不知上界之牽牛星，猶之乎人間之有牽牛花，命名若此，乃說是牛郎。銀漢是素秋金烝之精，猶之乎山川之有金銀氣，乃認爲江河之河。仙人御風乘霧，弱水三千，莫不飛渡，何藉舟梁？而乃妄說烏鵲爲橋！天半剛風，無論是人是物，一吹卽化爲塵，豈當二三月暮春，風氣上行，飛鳥從風而上，化爲遊絲，——豈烏鵲可以直登青冥耶？此皆夢寐嚶語。愚人固不足責，乃文人才士，竟有形之歌詠者！』瑤姬接口道：『文人才士之妻女，多喜淫者，卽此報也。』曼尼道：『彼且云天上猶然，况人間乎？所以庶幾之家，妻女淫者，或殺或出，反要振作一番；至于紳官人家，則多縱之聽之，而恬然』

不以爲怪。——雖云報之，反若從其意者。』驪山姥道：『真正快論！——且請教素女  
娘娘之雅製。』素女道：『我倒忘却了。』乃吟云：

珠宮寶闕鬱蒼嶠，帝女高居降節朝；

雙劍劈開千百劫，英雄無數一時消。

月君贊道：『真是掌劫法主之語！黃鐘一響，我輩瓦缶無聲矣。』曼尼道：『不妨二雅之  
音，與鄭衛同列。』雲英道：『且住！我等遵驪道姥之命，勉強以無情吟作有情，何至  
比之淫聲？真個太欺我道家了！我也要你做一首，若再恃強，我定……』曼尼道：『  
我定怎麼？』雲英道：『我定把你光頭，做木魚兒敲。』衆仙子道：『這個曼師也難却  
了。』曼尼道：『小尼頭兒，當不起衆位娘娘看上了他。待我吟來。』乃援筆揮云：

我乃比丘尼，不解風流詩，

觸惱衆仙姑，吟出須菩提。

驪山姥道：『是了是了。看大士面，讓他罷。』月君道：『十八仙中一個尼，這詩是少



『不得的。』

鮑師道：『誇舉筋兒再耍。』杜蘭香道：『看這餽饌，又是簇新式樣。』董雙成道：『味兒清芬，返覺後來者上。』金精女道：『怪不得核都成了精。』萼綠華說：『天廚屋也沒有這巧思。』樊夫人道：『太巧了，天心所不用，天台妹子是地仙，可將此方去試試。』曼尼道：『劉郎不來，誰與試呢？』天台女道：『曼師忒利害，憑你怎樣，要罰的。』雲英道：『罰酒便宜他，——罰一杯涼水。』曼尼道：『情願情願。雲英妹子的涼水，就是裴郎的瓊漿呢。』月君道：『這是要罰的。』曼師笑飲了三爵。驪山姥道：『我們如今，該說些本分話了。』曼尼道：『本分是第一種的妙話兒。』金精道：『尙未曾說，怎知其妙？』曼尼道：『妙，妙！本分是個玄牝兒。』月君與衆仙子，笑得都像彌勒佛的口，合不上來。——於是起身作別。雲英附耳與曼尼道：『日後月君歸到瑤台，可帶這一座美人屏去。』曼尼大覺道：『利害利害。』衆仙子驚問，曼尼道：『雲英妹子看中意了屏上美人，要幾個與他裴郎爲妾。我想這美人的生兒，是狠惡不過的，』

所以說個利害。『月君道：『我未曾說得：這屏從剝魔宮中借來的。』衆仙子道：『原來怪不得有些妖氣。』曼尼道：『原是與妖精看的。』弄玉道：『我們今日都輸與曼尼了。』——遂各向月君稽首而散。

月君獨自倚欄凝望，半輪明月，早已出海。只聽得曼尼在背後笑道：『望什麼？』月君回頭，見剝魔主從中關出來，月君即忙迎上，笑說道：『愚妹望眼將穿，我姊姊却在家下，——所謂睜在眼前，常不見於道遠矣。』曼尼道：『這就是舍甥女的古怪。』剝魔主道：『這就是家姨娘的今常。』曼尼道：『是怎說？』剝魔主道：『今之常人，見了大英雄豪傑，皆道是古怪哩。』月君大笑，與剝魔主行姊妹之禮，各敘了幾句寤寐懷恩的話。鮑師亦已到來，與剝魔主稽首畢。——同遜剝魔面南而坐，月君向北，曼尼在東，鮑姑在西。閣後忽走出絕色美人，（都是番裝胡服，）百來個，送上禮物，——端的希奇無價，曠古未見的。一貓兒眼，二祖母綠，三龍鱗簾，四霧雀扇，五獅髮靴，六蝦鬚箸，七能言石，八解語松，——又有半寸來的猴，一寸來的人，蠅大的仙鶴，孔

雀，鳳鸞之類，——尙有不能知名的數種。月君起身拜謝，命素英，寒竇收進。又命聶隱娘陪諸魔女在右開設宴。刹魔主道：「昨夜這些俏丫鬟，在這裏怎麼來？」曼尼答道：「爲見了屏風，都動了春心哩。」刹魔主道：「如何這等易動？」月君道：「愛之耳，非動也，這是曼師的戲言。倒因驪山姥要做風流詩，奈何了諸仙子一番。」刹魔道：「詩安在？」月君遂令素英呈上，刹魔主逐幅看畢，見了曼師的四句，笑道：「不意孃娘如此出醜，竟是畫出供招？待我題一首來壓卷。」遂取筆大揮道：

一拳打倒三清李；  
一脚踢翻九品蓮；

獨立須彌最高頂，  
掃盡三千儒聖賢。

月君驚贊道：「三教一筆抹殺，真乃大雄也！」刹魔主大笑。

月君遂命擺上酒來，說：「下土塵羹，恐有汚姊姊之口。」刹魔主道：「我自己也帶着。」曼師道：「他是回回的女兒，不肯吃別人東西的。」月君道：「雖然，也要求姊姊略嘗嘗。」刹魔主吃了些道：「這個西施舌，珠柱鮮，與偏涼汀鯽魚，都有味，但

是沒筋骨，——清客吃的東西。」又呷了瓊漿道：「太滯冷，不能薰蒸神氣。」遂令衆魔女，將龍肝鳳髓，麟脯鸞膠之屬，獻來。片時，用了十數盤，又連飲扶桑釀七八壺，乃向月君道：「我最惱的這些歪男女，修持錯路，都說着了魔頭；他那裏知道着的是迷？到了黃泉路上，化作塵埃，還想着家下親人哩。若着了魔，就是我道中人，會得通靈變化。」曼師接住說道：「怪得月君靈變，原來着了甥女的魔了。」刹魔道：「他妙在將着未着之間。我看姨娘到着了南海的道兒。」鮑姑笑道：「曼師本質，還存在半着半不着之間。」曼尼瞅了一眼，刹魔道：「南海不男不女，非陰非陽，這個道兒，最不好。若說是女身，何以稱爲大士？若說是男身，何以又是妙莊公主？」月君見說得可駭，就支斷道：「曼師昨日如龍，今日如蜥蜴，已降服了。——姊姊留着些罷。妹子要執經問難哩。」刹魔主道：「爾所執何經，所問何難？」月君道：「問三教輪迴，與魔家之同異；譬如從魔道中，轉而爲人者，何等樣？由儒釋道轉而爲人者，何等樣？如今只就女身論之。」刹魔主道：「問得妙，問得妙！彼儒釋道中輪迴者，有貴賤貧富之不同，有

強弱智愚之各異；或男轉為女，或女轉為男，或轉而為禽獸虫魚。若我道中出世者，有富貴而無貧賤，多剛強才智，而無昏愚庸弱，——其無異類，不待言而可知。男女大觀如此。若只論女人，名垂青史，可以歷數者，如：

- |      |     |      |      |      |
|------|-----|------|------|------|
| 姝喜   | 姒己  | 褒姒   | 驪姬   | 西施   |
| 始皇太后 | 夏姬  | 鄭仲   | 虞姬   | 呂后   |
| 飛燕   | 合德  | 梁冀之妻 | 陰麗華  | 暹昭平  |
| 甄后   | 潘淑妃 | 張麗華  | 太真   | 花蕊夫人 |
| 胡太后  | 蕭太后 | 太平公主 | 虢國夫人 | 秦國夫人 |
| 韓國夫人 | 洗夫人 | 呂母   | 貂蟬   | 上官昭容 |
| 徵側   | 徵貳  | 陳碩真  |      |      |

大都色必傾城，才必絕世；其謀猷智略，駕馭丈夫，操縱帝王，不顛倒一世不止也。若有與之爭寵奪能者，如呂雉抉戚姬之眼目，而投諸溷廁；武曌之斷蕭妃手足，而埋諸酒

變；——未有不至糜爛者。彼必敗，我必勝，千古同一轍也。若論其淫，必異乎尋常；若論其烈，亦越乎殊類。守節者，則未之有，——怪不能消受冷靜之况也。」月君道：「妹子聞一知二，總是三教與魔道適相會合，勢不並立也。但或丈夫而同出于魔道輪迴者，當何如？」刹魔主道：「此妹喜，姐已，虞姬之所以身殉其主也。」月君道：「更有請者：如吳王夫差，是出何道來的？」曰：「我道中來。」月君曰：「若然，西子何隨范大夫乎？」刹魔曰：「西施自沈于江，後百餘年，有漁人網得，顏色如生。——曷曾從范蠡耶？世之黠者，造此言以笑夫差，遂相沿于後耳。」月君曰：「始皇之母，何以受制于其子？」曰：「彼已亡秦，是將衰之候；且始皇亦由魔道，女固不能敵男也。」月君又問：「甄后何以爲曹丕所殺？」曰：「甄氏原有憾于袁熙，熙死而歸丕，丕亦由我教中來者，豈能容其私憐子建耶？」曰：「洗夫人又何以故？」刹魔曰：「彼掌兵權，殺戮甚繁，足以消其性氣。如呂母，徵側，徵貳，昭平，碩真，皆然也。」月君又問：「然則三教輪迴，爲后妃者，可得聞其略與？」曰：「觀其因，可知已。如薄太后

之好黃老，班姬之好佛，鄧后之好經書，各有其夙好之因，然而忘却本來，不過爲尋常婦人而已。至于我道，則全是殺炁，豈特不忘，且有已甚，又必有故而出，應運而興，數完則仍歸本位。——非若三教日夜輪迴，顛顛倒倒，量其功過善惡，而爲升降者。」因指着左右侍立的道：「他們前生，纔是當權之妃后，次亦王公之夫人；今若轉生，依舊如此，——其才與福，毫髮不爽；其運與數，錙銖無誤。是生來夷滅三教的。」月君曰：「世多有大官之妻，而能使丈夫畏之如虎者，不由魔道乎？」曰：「皆是也。是則彼之女婢，其福雖略差，其才却亦不減，是以能行殺戮。卽如上官昭容，係阿環之愛婢。大抵婢之至下者，猶得爲二三品之妻，再下則絕無也。」月君曰：「如明妃，釣弋，韋后，蕭后，羊后，之類，是彼教中來者耶？」曰：「明妃不偶，釣弋無權，韋后被戮，蕭羊偷生，我教焉得有此？」

月君尙有欲詢，鮑師道：「奇談不可盡洩，且聽笙歌如何？」剎魔道：「是何笙歌？」鮑師道：「崑腔子弟。」剎魔道：「好，卽命演來。」曼師道：「戲沒有點。演怎麼

？月君命演牡丹亭。剝魔看了一曲，笑道：『是哄蠢孩兒的。』看到尋夢一折，剝魔主道：『有個夢裏弄懸虛，就害成相思的？這樣不長進女人，要他何用？』向着扮杜麗娘的旦脚一喝，倏而兩三班梨園子弟，俱無影響。剝魔主道：『恁般虛恍！』遂大笑起身，向月君道：『你若到了月殿，何時再會？』曼師道：『那月兒不從須彌山頂上轉壓？』剝魔主道：『只這一句，姨娘可謂收之桑榆了。』究竟是我道中齒牙。』即呼衆魔女曰：『去。』都衝屋而上。

月君忙向窗外看時，但見月色清淡而已。月君道：『神仙御風踏霧，都由空處，有能透山石而走者，亦必破裂一道。今屋瓦寂然無聲，神通之大，真不可測。』曼師道：『若無神通，何能與如來三清抗衡？我自皈南海，也怕見他。』鮑師道：『怪道你學了太廟金人，三絨其口。』月君道：『這是曼師以大事小之義。』

次日，后土夫人，五嶽聖妃，來賀。又四海五湖龍君之夫人，及各山川神女，次第朝謁。到十六日，纔止。



滿釋奴早傳進奏疏一摺，是呂軍師留下的。月君覽之，大驚。……

### 第三十二回

兩奇兵飛救新行殿

一番騎塵戰舊細君

建文五年春正月，有塞外俺答，聞知中國內變，燕王自稱年號爲永樂，便統精騎三萬，前來叩關請貢，——實係窺伺罅隙，需索金幣之意。邊報到了南京，燕王這一驚不小，因集百官廷議。姚道衍進曰：『北平以居庸爲鎖鑰，遼陽爲屏蔽，——密邇諸部落，朝發夕至。脫有疎虞，長驅莫禦。我太祖起義在南，故都南京；陛下與王在北，宜都北闕。今則遷都于燕，臨之以天威，示之以信義，彼必屈而自服。——此目前之形勝，萬世之良策也。』燕王曰：『卿見與朕適合；但寇臨門戶，未遑遷徙。朕今親率六軍，直臨關外，相機進戰；一面整脩宮闕，駐駕北都。卿仍輔佐太子，留守南京，俟平青州，然後北遷。但必得幾個威望重臣，以安江南黎庶之心；卿可公舉荐來。』道衍與廷臣

，共荐文臣楊榮，茹瑺，夏元吉，蹇義，劉儻，黃淮，古朴，芮善等，武臣張武，陳瑄，王佐等。燕王准奏，以姚道行爲少師，總理軍國大事，夏元吉爲戶部尙書，蹇義爲兵部尙書，楊榮爲禮部尙書，茹瑺爲吏部尙書，古朴爲工部尙書，劉儻爲刑部尙書，張輔爲鎮國大將軍，陳瑄爲護國大將軍，王佐爲留守將軍，黃淮，芮善，爲經筵學士，共輔太子，其餘文武大臣，隨駕北行。

至桃源地方，羽檄報到登州已失，寇勢甚大。燕王曰：『此疥癬疾耳！但恐遁入海洋，結連倭夷，亦爲後患。』乃命李遠爲平寇將軍，『汝可統領二萬雄兵，爲朕踏平三郡。若大兵未經臨城，先迎接者，方准納降；倘敢抗拒堅守，破城之日，盡行屠戮。』李遠曰：『此寇起于大盜，多亡命之徒；請選猛將二員，爲臣臂指之使，尅日便可掃平。』燕王大喜，隨揀饒勇番將二員，一名火耳灰者，一名王騏，爲先鋒。自把玉盃，執李遠之手，酌而送之，曰：『當日卿救永平，不出一月，建立奇功；今次奏績，當亦如是。』李遠曰：『誠如聖諭。』於是叩辭燕王，分路進發，直擣青州。

城中早已整備，開門迎接。燕陣上王琪，與董彥杲大戰三十餘合，琪拖鎗佯敗，彥杲驟馬追去，不防王琪善用鑿鎗，飛手一擲，正中左眼，墮于馬下；張倫，余慶，兩將齊出，捨命救回，——傷重身亡。

燕軍每日索戰，無敢出敵。李遠便令軍士，解鞍散甲，裸體辱罵。鐵定九年少性剛，按不下心頭的火，點起二千將士，飛奔殺出；燕軍跳起來亂竄而走，都穿入山坡樹林內，且走且罵。定九馬到林邊，恐有伏兵，方欲勒住，忽一聲納喊，定九已連人和馬，跌入陷坑，撓套索亂拋將來，活捉起去了。林內弩箭如雨，將士不能奔救。火耳灰者又率番騎掩至，二千軍逃回城者，不上五百餘名。燕兵遂四面圍定，晝夜攻打。新附諸文武等，皆欲逃去。李希顏與王璠朝衣朝冠，哭于行殿曰：『臣向者偷生，只爲欲圖恢復；今若脫有不虞，臣卽抱壘像玉圭，自焚於行宮，決不爲賊子所辱。』於是諸文武，皆涕泣誓死堅守。

飛報到登州，已是二月十二，——是月君與女仙宴會之日。——呂軍師傳集將士，

下令曰：『齊州危在旦夕，若有意外，則新立行殿，必遭焚燹，難以示號令天下，此行即勤王救駕，非同小可，誰敢先行？』董彥嵩，滿釋奴，同聲願往；階下諸將，個個爭先要去。軍師隨下令：董彥嵩，賓鴻，劉超，卜克，小皂旂，五位大將；『爾等于各營中，各挑一百名敢死勇士，健馬一千匹，於今夕酉刻起身，十三日半夜子時，攻劫敵寨，務獲全勝；違限一刻者，斬。乘兵士皆披軟甲，不帶弓箭，不執旂幟，手中只用筆管鎗，腰間祇跨兩刃鋼刀，銜枚而走，馬倦即易。砍寨之時，却要人人納喊，如千軍萬馬一般。追奔不過十里，疾回守城。候後隊兵馬來到，別有軍令。』董將軍等遵命，即結束星馳去了。軍師又命阿蠻兒，孫翦，楚由基，彭岑，瞿鵬兒，五員大將：『各領軍一千，于十三日卯刻起行，至十六日夜半，切寨破敵，追奔二十里，便回，札營城下。』自率大軍，于十三日申刻進發。滿釋奴見調不着他，大聲道：『軍師以番將火耳灰者與小將有舊耶？不可調遣麼？小將與他，要決一死戰，上報公仇，下洩私憤；只用女兵一百，不必煩動大軍。』軍師諭曰：『非此之故；汝乃聖后親近之人，現掌啓奏，未經

軍旨，不便私調。今日有奏章，留于將軍轉達。』滿釋奴不得已退去。——于十六日清早，方得送進。月君展視畢，贊曰：『軍師之斷，利于銛鋒。』滿釋奴奏道：『火耳灰者，驍勇無敵，小將頗能制之；願得女兵三十名，前往找其首級。』月君笑曰：『夫妻反目至此！』願謂聶隱娘曰：『汝可用縮地法，于今日午後，令其交鋒。』釋奴大喜，與隱娘同去。

且說李遠親自督率，并力攻城，自初七日起，至十一日未刻，打破西北角，燕軍奮勇齊登。正值新來武將宋義，帶領數百軍士，都拿的亂石頭，雨點般打來，皆紛紛墜死城下；兩邊排着強弓硬弩，射住來軍；登時修築完固。燕兵又攻兩日，反多折傷，兵士困憊，背出怨言。李遠只得傳令，退軍二十里下寨。業已九晝夜不解甲，一開令下，正如死囚遇了恩赦，到得黃昏，各人擁被而臥。李遠又料城中膽裂，斷不敢貪夜出兵，隨傳下暗號，令小心巡更；自己亦覺神思昏沉，歸帳安寢。時正二月十三夜，三更時分，董彥嵩等五將，拔寨而入，人人納喊，殺聲震天。燕軍在夢寐中驚覺，有和衣枕戈者，

尚能奔逃性命；其脫衣安寢者，惟有伏地受砍，一個也走不脫。那時李遠在中軍，急得走頭沒路，扯斷疆繩，騎匹劣馬，望後營而逃；二員番將，隨後趕來保衛。幸虧青軍，只有五百，緊緊趕殺了一程，自回青州去了。

李遠走到天明，方知後面並無追兵，坐于地上痛哭道：『我自隨皇上起兵，百戰百勝，何曾如此敗衄！有何面目見我主上？』隨欲掣刀自刎。二番將亟止之曰：『黑夜誤中賊計，何足爲慮！主將何短見至此？』李遠曰：『卿等有所不知：此非青州之兵，乃登州之兵也。計算程途日子，止一晝夜工夫，其內必有善用兵者。眼見此城難破，大功難成，不死安待？』二將曰：『主將高見，雖看得透，然一死不足以塞責；還須招徠士卒，再進決戰。——我二人誓不與他干休。』李遠收淚謝之。殘兵稍稍聚集，差不多折去其半，李遠撫馭一番。休息兩日，搖旂雷鼓，大張聲勢而進。正遇滿釋奴，聶隱娘，率領三十名女兵，一字兒擺開，當道攔住。火耳灰者，見止數十個婦女，一騎馬，一條鎗，直衝過來。滿釋奴舞動雙刀，劈面架住，大罵：『反國逆賊，有我在！』火耳灰

者定睛看時，見是老婆，吃了一驚，隨罵道：『潑賊婦！有何面目見我？』釋奴道：『你是反賊，罪該萬死，倒有面目見我麼？』火耳灰者大怒，挺鎗劈心刺來；滿釋奴閃過，雙刀齊下。——一夫一婦，大戰五十餘合。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安立營寨。

隱娘道：『我們止二三十人，要防他夜劫，這却須用道術了。』遂令砍伐樹枝一大束，剝作四五寸的數千條，暗畫靈符，運口氣嚙去，都變作關西大漢，四圍團團，守住營外；方與釋奴回帳安息。

火耳灰者進稟李遠道：『敵人兵止數十，輒敢對立營寨；小將夜半前去，盡斬首級，以獻麾下。』李遠道：『用兵之道，或強而示之以弱，弱而示之以強，如何料得定？』王琪道：『主將也太謹慎了！眼見幾十個潑老婆，就都是一丈青，也殺他個盡情；主將請安寨柵，我們兩個，也只各用三十來人勾了。』李遠不能拘他，聽其自去。正是十六日夜半，登州來的瞿鵬兒，楚由基，彭岑，孫翊，阿蠻兒，五員大將，率呂軍師將令，前來劫寨，恰好與二番將相遇。火耳灰者見兵馬甚多，心中吃了一驚，只道老婆也

李劫寨，拍馬挺鎗，向前殺進。誰知多是生力兵，把六十餘人，掩在重圍之內，二番將左右衝突，脫身不得。正在心慌，忽西北角上，喊殺連天，稍稍分開，甫能乘勢拚命殺出；乃是李遠，恐怕有失，親來接應。月色朦朧，互相混戰，青軍皆奮勇爭先，以一當十；燕兵乃驚弓之鳥，十不敵一，大敗而走。追有三十餘里，方回。却見大路上，扎下個大寨，寨外均是壯士守着，又無旂幟。諸將勒馬看時，既不是燕兵，又不是自家的人馬，昨夜如此相殺，怎不見這枝兵馬？心甚狐疑。阿蠻兒便拍馬向前，厲聲喝道：「是怎麼賊兵，敢在此立寨？」連問者三，全然無應。瞿鵬兒焦燥，揮兵徑殺將去，砍倒了幾個，却不見有屍骸。中軍滿釋奴，只道燕兵劫寨，同隱娘飛奔殺出，見是瞿鵬兒等，隱娘大笑，詢其來由。鵬兒道：「我等奉軍師將令，來劫燕寨，已殺得他大敗去了。請問仙娘，何因在此？這些壯士，大爲奇異。」隱娘遂收了法術，諸將方知仙師妙用。滿釋奴又將來由說過，合兵一處屯扎。

候至申刻，軍師已到，五將備述交戰并隱娘立寨之事。軍師道：「滿將軍報仇心



切！隨營聽戰。外有一事，牽煩隱師。』因書數字付之。隱娘看畢，飛跨蹇衛去了。軍師安下營寨，帶領數員將士，入城去朝行闕。李希顏王礎等接着，相陪朝覲畢。軍師于袖中，取出兩封密札，一付與董彥轟，令同小皂旂去行事；一付賓鴻，令同阿蠻兒去行事；各照札內所言，須極秘密，漏洩者斬。軍師方出朝，別了諸文武回營。諸將佐進稟道：『探知燕軍連敗兩次，兵馬折去五停之四，主將李遠，甚是膽怯；唯有番將，恃其驍勇，要求決戰。又聞得各處請救兵去了。』軍師道：『請救只有濟南臨濤兩處，我且夕間一鼓擒之，救何能及哉？』隨下令，將大兵撤回城內，只用三千勇士，以驕其氣，待他自來送死。』按兵不進。

那時李遠計點部下兵士，只剩得六千餘名，既不敢向前，又不能退兵，又不好埋怨二番將，心下籌思無策。有王琪偏將高強，進言：『今上以一旅之師，南向而定天下；主將以二萬之衆，喪于草寇之手，失律之罪，又烏可逃？與其退守而死于法，不若進鬪而死于疆場，尙不失爲勇也。』王琪道：『這是好漢子的話。』火耳灰者毅然作色道

：『今日有死無生，有進無退。』於是李遠決一死以殉國。安息了兩天，大槁軍士，賈勇而進。望見青兵營寨，零零星星，兵不滿三千，中軍尤爲單弱。李遠私喜道：『今日勝之矣。』遂在平原列成陣勢，下令曰：『若勝敵人一將，看我鞭梢揚起，合力攻其前營；前營一破，餘皆自潰。』早見對陣上，飛出一員女將；燕陣上門旂開處，衝出一員大將——便是火耳灰者，手挺丈二梨花鎗，更不打話，徑取滿釋奴。釋奴輪動神刀，劈面相迎。這一場好殺，兩個之中，早輸了一個。——原來釋奴知道二人武藝半斤八兩，撥馬佯輸而走。火耳灰者待要追趕，忽想起老婆鐵彈利害，返勒馬跑回。釋奴亟背翻身一彈，打中火耳灰者鐵盔左側，把個盔打歪在半邊。火耳灰者又惱又羞，正欲回馬再戰，王琪大聲道：『將軍且住！待我拿來，憑你處治。』一騎馬飛出陣去。劉超舞動大刀，叫道：『滿將軍暫息，看我斬這賊頭。』釋奴見不是丈夫，遂讓劉超迎敵。兩將在陣前，各逞威武，鬥有三十餘合。王琪雖勇，如何敵得劉超？只是儘力支持。被劉超賣個破綻，大喝一聲，神刀落處，夾左頸子連右肩胛削去小半身子。燕軍見王琪被斬，個個齒寒。

股票。這裏軍師羽扇一揮，三千猛士，如烈風捲將過去。燕軍誰敢接戰？唯有棄甲丟盔，拋旂撤鼓，各自逃生；——把個陣勢，如灰塵一般的散了。

李遠見此光景，只得與火耳灰者帶着中軍百餘騎，向西南奔走。早見旌旂招飄，兩員大將當先，大呼：『休放走了李遠！』認旂上，一是先鋒大將小皂旂張，一是左軍大將軍董。兩騎馬，兩條鎗，攪將進來。李遠便從刺斜裏向南而逃，諸將合兵追趕，燕軍羅拜求降，擁住去路，李遠方得脫身。走到西刻，已近濟河地方，距濟南止四十多里，又飢又渴，方欲下馬暫息，忽林子內，丟出紙炮五六十團，都是子個一束的，轟然大震，馬皆擗易。跳出一員步將，却是賓大刀，向着李遠馬頭就斫。那馬直立起來，把李遠掀翻在地。火耳灰者疾忙舉鎗來敵；李遠跳起，搶匹馬先奔走了。火耳灰者亦隨後逃來。其殘兵敗馬，被這數千紙炮打昏了，跌下地的，都被蹠死；下得馬的，盡遭砍殺；跟得上主將走的，只有十餘個。忽見又是一將當前，舞動大刀，喝道：『反賊！認得阿蠻將軍麼？』後面追兵看看又近，李遠自忖，被他拿去，張信是個榜樣，卽拔刀子馬上

自刎。火耳灰者見主將已死，躍馬來戰阿蠻兒，只一合，奪路而去，單身走脫。阿蠻梟了李遠首級，與寶鴻合兵一處，連夜回來，次日卽到大寨。——各獻功畢，滿釋奴兒說，只走了火耳灰者，怒氣更增一倍。

要知道董彥昂小兒統領的，止二百名馬軍，伏在背後，邀其歸路，趕他南向的；寶鴻阿蠻兒，各統的一百名，是截其去路的。——恐被燕兵探知消息，所以在朝內授計，各帶着暗器，悄然前往；又恐步兵難勝騎卒，所以用紙炮使奪其驚魂飛魄，且以壯己之威勢。軍師當下計點將佐，軍士一個也不少，只受傷的，有二三十名，外有新降的燕將高強一員，兵卒二千餘名，分散各部。隨申表奏捷，並請以張倫暫攝青州將軍，仍兼護衛行殿。

忽報高軍師來到，忙出寨相迎，入帳就座。咸甯舉手道：「前聖后駕過萊郡，早料及青州有虞，原奉命交代之後，卽行入衛；不期林知府染病來遲。小弟聞知圍城信息，正在集兵赴救，沿路報來，已有大將五員，牽先生將令，星飛前去，諒必克敵，所以中

止。今有一策，候遲旨裁奪。」呂軍師道：「且不必說出，各寫一摺，看是何如。」遂各背寫了，互相遞看。兩軍師鼓掌大笑道：「英雄之見，大略相同！即今言別罷了。」咸甯乃返還青州，却悄然于夜間，潛向濟南，自去行事。呂軍師隨傳董彥昂，賓鴻，授以密計；然後下令曰：「各營軍士，於三月初起，操演一月，然後起兵。」一面發表，奏請出師日期。

到第五日，親下教場閱視。已牌時分，忽探馬飛報濟南大兵前來，攻打青州，接連兩次。軍師大喜，道：「正好來送死！」即傳命就此起兵，弓強馬壯，人人擦掌磨拳，向大路進發；行了兩日，並不見濟南軍馬。又有探卒飛報：燕兵三萬，已在濟南城外七十里，下着三個大寨。看書者，要知道此信方是真的。大凡用兵者，兩邊俱有間諜及緝探之人，若明是三月初五日發兵，則濟南探知，城門戒嚴，就要盤詰好細；高咸甯已往濟南，若有差池，將何是了？所以軍師先令操演一月，故示緩局，無非待咸甯入濟南城也。然又恐忽而發兵，則號令不信，將佐或有後言，所以先授計於董賓二將，密遣心腹健卒，佯報燕軍來襲，即于教場發兵，一以釋軍心之疑，一以鼓赴敵之愾。——兵不

願詐，不特詐敵人，并以詐自己將士，此因時制勝之道。……

### 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義求火力士 聶隱娘智救鐵監軍

當日僉都御史景公，諱清者，與教授劉固爲素交。公有少子名星，撫於劉固之家；固有次子名超，亦繼與景公之夫人爲子。——即聶隱娘救歸御石寨者。景公被難，夷及九族；固之兄與母，以在京邸，並遭殺戮；唯原籍臨清，尚有一孫，與妻氏及景星，幸皆得免於禍，然恐官司捉拿，日夜憂懼。景星展轉籌思，定了主意，跪請於教諭之夫人曰：『兒向承太夫人視之爲子，今日父罹毒刑，繼父亦遭顯戮，此仇此恨，骨化形消，終難泯滅。兒今已一十八歲，略通文武，卽於明日，拜辭母親前去，爲父母報仇，爲九族洩恨。太夫人膝下有孫，可無慮也。』劉夫人痛哭道：『燕王勢力，能奪天下，兒竟斃一身，怎樣報得仇來？我意待汝終喪之後，結得一門好姻眷，以延景姓宗祧。若慮有風波，改名易姓，潛跡鄉村，料無他事。報仇一語，豈不是汝孝思，但恐枉送了性命。

『景星泣道：『具見母親深愛之意。但兒在於此，保毋有逢迎燕賊暗暗首告者；况我父親一生清介，忌嫉者多，誰肯說句公道良心的話？若到提騎一至，兒卽爲杭上之肉矣。且伯父止有幼孫，倘若因我干連，豈不兩家同時盡絕？聖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願母親勿復留我。』劉夫人見景星說的話，甚是有理，只得允其前去，唯再三叮嚀避難爲主。次日，景星恐傷劉夫人之心，竟不再辭，收拾行李，黎明就出城了，望南進發。

到得金陵，寓于西門黃姓之家。身畔藏了利刃，每日東走西闖，打聽燕王，並無出宮之期。住有月餘，心中焦燥，對着旅店孤燈，常常流涕。店主人覺着景星有些古怪，假意來問長問短，叩其籍貫姓名。景星會意，便答道：『姓京，名日生。因探親不遇，甚是愁煩。』店主道：『令親是何姓名？在此做什麼的？』景星却不曾打點得，信口應道：『是做過教諭，姓劉的。』店主人道：『劉令親可與景都御史相知麼？』景星便轉問道：『我在路上，聞得人說景都御史剝了皮；我想人的皮，豈是剝得下的？老丈是京中人，必知詳細，求與我略說一二。』店主人道：『在下也不是此間人；客官若問起這事情，是

人人傷感的。就把景都御史與劉教諭被害之事，略說一遍。景景不覺失聲痛哭，店主人亦落下淚來。景星道：『劉教諭是舍親，原有關切，所以悲哀；老丈何故也掉淚？』店主人道：『咳！客官既是劉教諭的親戚，我不妨直說。在下姓王名彩，有個堂兄，名彬，與景公原是同衙門御史，也與劉教諭相好。家兄巡按揚州，爲守將王禮等所害。後來燕王登極，又拿寒族問罪。在下正在江湖作客，就改姓了黃，不敢回家，故在此開個歇店。這一番變革，也不知絕滅了多少忠臣義士！想起寒族凋零，又遇着客官也是同病，不禁酸楚起來。』景星又問：『我聞得忠臣義士，皆是燕王所殺，怎麼令兄却爲守將所害？』店主人道：『家兄因燕兵南下，倡義堅守揚州，募得一火力士，如周倉一般的，爲心腹。那守將不軌，已被家兄拿在禁中；其黨羽假傳火力士母病，把他喚去，就反將起來，家兄一門，盡遭屠戮，守將遂獻城與燕王了。』景星太息道：『原來老丈，都是忠臣一脈！但此力士，後來何不與令兄報仇？』店主人道：『他一個人，做得甚事？』這句話，打動了景星的意，便拱手道：『舍親既遭毒害，明日即當告辭。今夜深了，老丈安息罷。』



次日景星打疊了包裹，算還飯錢，徑往揚州。思想着幼時，一個豪師，叫做黃友石，是廣陵人，着實有些意氣，敢認得火力士？我今且去尋他。到小東關，問着了，一直闖進門去；見友石挂了根杖，在堂前閑走。景星便下拜道：『舊弟子遠來相訪。』友石年近七旬，兩眼朦朧，注視久之道：『我已不相認，請道姓名。』景星道：『想是弟子面容，不像幼年光景了。姓名有些難說，容少啣密稟。』友石察其情形，便引入內室，景星雙膝跪下，說：『門生父親，是都御史景清。』友石恍然大驚，扶之起坐，凝思半晌，說道：『賢契只宜遠飛，以避網羅，何乃至此？』景星含淚答道：『老師見教極是。但門生切慕博浪沙之舉，是以南飛，窺伺動靜。』友石道：『差矣！留侯所仗是力士，究未成功，幾乎喪命。賢契之才與智，豈在留侯之上耶？』景星道：『門生有何才智？但學留侯此一舉耳。所謂力士，就在老師身上。』友石道：『因何在我身上？』景星道：『此間火力士，聞得素有俠氣，老師自必識之，但求指示。』友石道：『此人大可；他也欲爲王御史報仇，未得其便。住在平山堂西火家村，我固未識面也。』景星道：『我

就此去尋他。』友石道：『天色已晚，往回不及了，賢契在此過宿去罷。』景星謝了。

明早出城，徑尋到火力士住處，見兩處木板門，鐵鎖鎖着，又沒個近隣。景星走來走去，問着了個老叟，——却是力士的親母舅，說：『是京口于太爺家，兩個公子，請去做教師了。』景星得了這話，就如飛的轉身回來，拜別了友石，取了行李，徑渡江至鎮江府。問到于知州家，冒認了力士的表姪，說有緊要事，要見表叔。——原來火力士有個表姪，就是景星所遇老叟的孫兒。——門上人傳了進去，火力士出來左右一看，問：『我表姪在那裏？』時景星恐被于家人看破，先已站在斜對門，便應聲道：『在這邊。』火力士纔轉身來，景星早趨至前，鞠躬施禮道：『久仰大名，賽過荆卿，恐不能拜見虎威，所以借稱表姪。請到前邊僻處，說句話。』力士見景星體態軒昂，儀容俊雅，不是尋常的人，其來必有緣故，遂同到一個酒館內，——已是殘年，無人飲酒，揀個小閣裏坐定。景星取一錠銀子，付與酒保，說不論價錢，但有好吃的餚饌，只願買來。酒保去了，景星就跪在地下，火力士連忙也跪着，扶起道：『兀的不折殺我！有話請

說。我這顯頭，向已賣與知己，到今未曾送去，還是負心。郎君且勿過禮。」景星使問：「這知己是誰？」火力士道：「王御史。」景星接口道：「義士非負王御史也。這事小可久已知道，若不爲王御史，也不敢千里遠來，——實實與君是同仇的。」火力士道：「郎君也受王禮弟兄之禍麼？」景星道：「非也。這仇有個大主兒；王禮只算是個鼠子，值得甚麼！我今要用屠龍手哩。」火力士道：「那大主兒是誰？」景星道：「博浪沙的事，就是今日的事了。」火力士略識幾個字，那曉得這句話，焦燥道：「郎君說話，甚是糊塗，我却不曉得什麼浪不浪。」景星道：「恐有人竊聽，所以說個隱語。」遂把子房結識力士，擊秦皇的故事，備述一遍。力士道：「這個我做得到，——就是這樣做罷。但我尙未知道郎君姓名，因爲何事，發此大念？」景星正要對答，酒保已置了風鷄酒蟹，黃雀熏蹄，板鴨羊羔，各種野味海味之類，堆滿一桌，并高郵皮酒一罈。景星吩咐酒保：「取個風爐來，我們自會煖酒，不用你伺候。」酒保將各件餚饌，裝起十來個盤子，送上炭火，就走了。景星溫起酒來，斟一大杯，送與力士，自己小杯相陪。

力士說：『你把你的話說完，我吃酒也快暢。』景星就說出真名字，并父親被禍的情由，細細告訴。力士道：『原來郎君是景大老爺的公子！我的故主王御史，與尊公大人是同寅，又是同年，平日極相好的。噢！我把燕賊一鎚打做個酒餅，拿來連骨都吃在肚裏，纔解得我心頭的氣哩。明日，是小除，我在于府，只說回去度歲，就同郎君到南京何如？』景星加額道：『天以義士賜我也！』下席拜謝。二人開懷痛飲。

到晚，力士送景星至歇店，然後仍返于家，即告辭道：『家母舅令表姪來接，我回家度了歲再來罷。』于氏弟兄，久知火教師別無家室，不消回去得的，苦苦留他。火力士見情意甚切，想一想：燕王那厮，這幾日亦未必出來，我到過了年去，情義兩盡了。遂謝道：『謹依尊命，初三日回去看看罷。』就出來安慰了景星，教在歇店守候。

不期大除夕的夜半，景星頭疼發熱，大病起來；請個醫生診視，說是犯了隆冬傷寒，又停滯了酒肉，醫不得，看看越沈重了，店家甚是着慌。却喜火力士於初四日，來到店中，連忙走進房內看時，景星病雖昏盲，心却明白，道：『義士真信人也！』火力士

岡店家：『有醫生看過沒有？』店家說：『是未曾下藥』。火力士道：『好個未曾下藥！若下了藥，倒不好了。這些庸醫，專慣壞人性命的。常言道：傷寒以不服藥爲中醫，不過熬他幾天，自然會好。』從此每日在房中照看；過了十多日，大解了兩次，病勢已去其半。直到正月盡間，方覺強健。那時早傳說燕王到北京去了。火力士道：『錯過了好機會也！』景星歎道：『嘆！這場病，倒是他的命不該絕；天不教我報仇耶？』力士道：『據你說張良的事，也是不成功的。我們兩人，只自做去，莫管他在南在北，少不得有狹路日子。』遂同起身，渡江北上。

行路間，聽見紛紛傳說：燕兵圍了青州府，那個聖母娘娘，不知到何處去了。景星道：『一向聞得青州有個女人，會用妖法，倒奉的建文年號；我初意欲去投他，恐學不成，到底是個邪路，豈不辱沒了我祖父？所以不去。而今被圍，眼見得不濟事了。』力士道：『毋論他濟不濟，我只去幹我們直捷痛快的事。此去北平，已不遠了，今日可以趕到涿州。』說話之間，猛聽得一聲颼颼，震天的响；二人抬頭看時，道旁樹下，陰着

個黑花點白叫隨兒，其大如馬，其瘦如猴，好生異樣。沙地上又坐着一個婦人，年紀三旬上下，不膏不粉，自有一種出世的風韻。景公子原是識英雄的法眼，看這姑娘，神采異常，就向前恭恭敬敬，深深作揖道：『不知大娘，何以獨坐在此？』那婦人端坐不動，作色道：『你走你的路。』力士看見無禮，氣忿忿的。婦人指着說道：『你囊中鐵鎚，有多少重，可取出來我看。』力士吃了一驚；原來鐵鎚包着棉被，捲在搭連中，從不打開，晚間做個枕頭，——神不知，鬼不覺的；今被這婦人說破，又不好承認，又不好賴得。景公子說：『不妨，可取出來一看。』力士開了包裹，提將出來，說：『重哩！不要閃了玉手。』那婦人接在手中，默念真言，把兩個指頭夾來轉了數轉，向空一拋，有數丈來高，滴溜溜打將下來，又一手接着。笑道：『原來是孩子家頑兒的東西。』力士暗想：『天下有恁般女人？』就雙膝跪下道：『願聞大娘姓名。』婦人道：『我且問你，兩人帶了鐵鎚，要往何處去？幹甚麼勾當？』力士尚在支吾，景星慨然道：『大娘是俠氣中女丈夫，敢以實告。』遂把自己并力士姓名，要舉燕王前後情由說了。婦人冷

笑道：『螳螂之臂，要當車軸；蜻蜓之翼，要撼石柱！燕王帶甲百萬，上將千員，你兩個不是銅頭鐵骨，何苦爲此！現今有卸石寨帝師娘娘，乃上界一炁金仙，縱要翻轉江山，也是易事；其如數會未到，亦只循序而行；何况爾等凡夫耶？公子既是景文曲之後，可知道你表兄劉超在何處呢？』景星道：『也會聞得有位仙女救去，至今不知下落。』婦人道：『劉超就是我救的。今在帝師娘娘部下，做中軍大將軍，屢立奇功。』說話未完，姑娘用手指道：『那遠遠的一簇人馬，解的囚車中人，是鐵兵部的公子，我奉帝師命來救他。我今先到前路等候，你們慢慢隨着他來；看二更天，火起爲號，你們即來救出鐵公子，同往軍前，大仇可報也。』遂跨上驢，如飛而去。火力士與景星呆了半晌。

囚車已到跟前，插着一面黃旂，上書叛犯鐵鼎；有四五十名健軍嚷着，吆喝道：『你兩個是什麼人，敢在此窺覷？』景星是山東口音，答應道：『就是近地人，困走乏了，歇一歇。』軍士喝道：『放屁！快躲開饒你。』景星不敢則聲，拉了火力士，走開去了。火力士道：『我們打從南來，怎不曾遇着？』景星道：『定是青州岔路來的。我們

如今，從長計議：還是依着這個女娘好？還是我們自己去行專的好？」力士道：「鐵兵部的公子，我們也該去救他。」景星道：「依兄長說，且待救了之後，問個的實，再作道理罷。」力士道：「要救他，有何難事？只消一頓鐵錘，打死了幾個，就救出來了，何用依着那婦人提調？」景星道：「不然，這夫人本事甚強；畢竟日裏難行，要夜晚用計。我們雖救了他，或係熬過刑罰，走不動的，反被人拿住，連我們受累哩。」力士道：「公子高見極是，我們竟依着婦人做起來罷。」二人即遠遠廝着，到涿州南關廟，見他歇了，就在左首下個小店兒住着。

時天色已暝，忽見那婦人，反從北來，竟投店中去。店家是個小後生，見了美貌女娘，便帶笑說道：「小店下了幾十位公差：沒空房安歇，怎麼樣處？」婦人指着店口炕兒問道：「這不是空着的？」小後生道：「那是我睡覺的炕，怎麼樣好？」婦人道：「我離家不遠，和衣入睡，天未明就去的。」後生便欣然留下。又低低兒語：「如有人來盤問，可說是我的親姊妹。」婦人微笑道：「理會得。」——景星與火力士，都看在眼



裏。兩人吃了夜飯，掩上門，吹了燈，靜靜的坐着等候。

那婦人是誰？卽劍仙聶隱娘也。當下見那後生懷着歹意，就要把他一并了當；故意兒倒在炕上，假粧睡着。到更深人靜，那小後生只是翻來覆去，漸漸近着隱娘身邊。隱娘默念咒語，暗畫符印，吹口氣兒，小後生霍然睡去；——連合店之人，皆昏昏寐寐，如夢魘一般。隱娘起來，取出所帶硫磺燄硝，在炕內碎個火，點在一束秫秸上，各房簷下，都放起來；把袖子向空一拂，微微風起，前後房屋，拉拉雜雜，盡燒着了。先去開了店門，然後蹺到放囚車的屋內，叫：『監軍有我在。』早見兩人，突將進來，叫道：『火起了。』隱娘應聲道：『快救！』——二人走進，正是景星與火力士。隱娘道：『這個時候，用得着你的鐵鏈了。』火力士道：『也用不着。』就一手在那囚車的圓洞口，用力一扳，扳掉了兩塊板，引出鐵監軍，背在背上便去。景星行李，已結束在店房簷下，如飛取了，廝趕着向南而走。回頭看那火時，越發大了。

走到天明，差不多有六十餘里，在一古廟中歇住。鐵鼎拜謝道：『多蒙仙師救拔。

「隨問：『此二位，並未識面，何因同救小子？』」隱娘道：『這是景都憲的公子。』景星道：『這位是揚州王按君的心腹力士。』鐵公子道：『如此說來，多是同仇了。幾時歸在聖后駕下的？』隱娘連笑道：『此二位的志向不同，要效法留侯，去做的一擊故事。』鐵鼎呆了一呆，說道：『賢兄差矣！莫說帝師聖后的神通，就是駕下曼仙師鮑仙師，與這位隱娘聶仙師，都是道通術天的，也不能穀逆上天玉皇之運，尙要與他虎鬪龍爭，以待機會；豈一擊可以制彼之命？只今教坊司忠臣之妻女，與錦衣獄殉難之兒孫，聖后皆遣人救出，現在卸石寨中。賢兄與小弟是一體的，少不得吐氣揚眉，報冤雪恨，表大義於千秋；何乃去捋虎鬚，弄此險着乎？請細裁之。』景星恍然大悟，即拜聶隱娘曰：『有眼不識仙師，幸恕其愚。』隱娘笑道：『也算識得一半。』力士道：『在下有句話問：目今青州被圍，勝負如何？』隱娘道：『彼二萬人馬，若不自來送死，要去尋他倒費力。』鐵公子道：『這些事，匆匆不能細說，到彼便知。』景星道：『小弟少年性氣，幾乎身蹈不測，今願隨長兄鞭鐙。』火力士道：『如此也好。』鐵鼎向着隱娘道：

『尚有商酌：小子悞爲賊擒，殊覺無顏。今且不返青州，徑入濟南，尋一俠士，——是小子故交，與他做個內應何如？』隱娘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有三？你們自行，我先去覆聖后之命。』鐵公子下拜道：『仙師若去，一者，無人通信與軍師；二者，倘有不虞，沒人解救。』隱娘道：『你且說，俠士是誰？』答道：『姓高，名宣，是先父的門生，又與副軍師爲從昆弟。此人忠肝義胆，當今有一無二的。』隱娘道：『這個行得。』於是四人出了古廟，投大路前往濟南。

不多日，將次到了，隱娘道：『我四人一處進城，覺得礙眼。鐵公子與我進南關，景公子與力士進東關，約定在何地相聚。』鐵公子道：『府署後街與賢里，大門樓便是他家，不論誰先到，略在門首左右相等。』時當歲試之期，景星扮作個赴考的生員，力士扮作蒼頭，分路而去。隱娘扮作村姑，騎着蹇衛，鐵鼎挽了韁繩，像個是他兒子模樣，自從南門而入。兩路門軍，少不得各盤詰幾句；景星鐵鼎，皆是山東聲口，又都像個文人，因此得進了城。鐵鼎路近些，先尋到府署後，有座柵門，是『與賢里』三字牌額。

隱娘下驢少待，景星二人也來了，遂同入里門。一箭路，已是高家大門，內有個顏額，還是鐵兵部書的，「君子豹變」四大字。鐵鼎見門首有兩個人，便向着年老些的舉手道：「煩請通報一聲，有故人相訪。學生與匾額上這位老爺是同姓。」不待說完，那人就辭道：「我家老爺，有些小恙，在莊子上養病去了。」鐵公子道：「如此我到莊子上去求會罷。」有個年少的作色道：「我家老爺，近來總不會客，去也是不得見的，莫在此纏擾！」隱娘見他無禮，說：「怎的近來不會客？」那年老的雙手一擺，說道：「你是女人，不害羞，也會我老爺做什麼事？」隱娘瞧此光景，料得高軍師也來在這裏，便厲聲發作道：「你們總是該死的！家裏現放着卸石寨的高威寧，兀自嘴強？我便首告去。」只這句話，竟如當心一般，兩人面色皆變，大嚷着道：「是一班拐帶的光棍，叫人來拿他去送官。」那年老的一直跑進去，報與高軍師。原來高威寧，正是昨日到的，恐漏消息，所以概不會客。高宣着驚道：「怎的有人知道了？」威甯道：「此必是我家人。」便走去門簾裏一張，見隱娘與鐵監軍在外發話，威甯急趨出道：「不知仙師駕臨，多

有得罪。」就拉了監軍的手，請隱娘先行，并叫人牽了塞衛進去。鐵鼎道：「尚有兩位哩。」即招呼景星與火力士，一同進宅。

此時高宣已在前廳，便邀入內室，旋禮畢，請隱娘向南正坐，餘分東西坐下。高宣先與鐵公子略敘衷曲，鐵鼎便將景公子火力士來由，與自己的始末說了，舉手向威甯道：「幸軍師在此，寧可必濟。」忽一人掀簾而起。紫面三髯，儒巾野服。二高立起來笑迎道：「今日可謂七星聚義矣。」那人道：「若然，我是阮小七了。」撫掌大笑。威甯道：「此是舍弟不危。」隱娘忽立起身道：「君等已安頓在此，大家商了起來；我去復了軍師，以便尅日進兵。」高宣道：「請仙師用一杯素酒去。」威甯代辭道：「倒不必。仙師千年不食，不飢，一日千鍾，不醉，我等不敢褻瀆。」都送至二門。隱娘道：「住足！外有耳目。」跨上塞衛，如飛而去。

出了甌關，見大路上有屯札的燕營，就從小路抄過。遙見自家旂號人馬，剛到華不注山下，安營下寨。隱娘直造營門，軍士疾忙報進。軍師亟出相迎，却不見有鐵監軍，

心甚疑惑。方欲動問，隱娘早說出幾句話來：——

## 第三十四回

安遠侯空出三奇計

呂司馬大破兩路兵

當下聶隱娘把路遇景公子，火力士，與救了鐵監軍，就入濟南城，又得會副軍師；現今在興賢里高宣家下，只候軍師密信傳知，便爲內應情由，細述一遍。呂軍師聞言大喜，舉手道：『請仙師駕返蓬萊，啓覆聖后；我這里着馬靈通信與他。』隱娘自向登州去了。

却說濟南城中文武官員，聞知李遠敗沒，早已安設三個大寨，防備青兵：中寨是臨清總兵朱榮，與參將楊宗；左右二寨，是兩員都指揮，一姓冀，名英，一姓劉，名忠，三營共有一萬八千軍馬。文武，布政司段民，按察使墨麟，參政李友直，副使李亨，並副將張保，游擊鍾祥，協力守城。差官探得青州兵馬將到，朱榮等會集商議間，有

段布政差官，前至營門，說：『寇敵初臨，乘其未立寨柵擊之，可以取勝，速宜星夜進兵。』冀英立起，卽欲點兵前往；朱榮就止住道：『去不得。』冀英道：『却是爲何？』原來朱榮，雖隨燕王經歷行伍，却是冒濫軍功，做的總兵，十分胆怯，反作色大言道：『他們文官，不知一鎗一刀之事，只會坐談勝負，敵人銳氣方張，縱有關張之勇，亦未可遽擢其鋒；且看他來的兵將如何，或用謀，或用戰，自然別有良策。經云：以逸待勞者勝，何故反去迎他？』那楊宗又是個武進士，在建文時爲廣昌守將，降了燕王，陞爲濟南參將，只會咬文嚼字，若說到相殺，便是害怕，也就贊襄道：『元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貴持重，不可欲速，大有高見。就是諸葛武侯，一生也只謹慎二字爲章本。不是小將說，要連夜去殺他，請問段布政，何不自己來試試，只差人說句話呢？我等不服他節制，何用保他？若勝，則彼文官居爲己功，敗則歸罪于我等，不可不可！』冀英問劉忠：『你的主見若何？』劉忠道：『他們文官來吩咐，就是該去也不去。』冀英孤掌難鳴，只索罷了。

次日辰刻，王師先鋒小皂旂由基，直到寨前挑戰。朱榮登台一望，只有五六百兵馬，就大着胆，開營迎敵，問手下誰能先擒此賊？早見鸞鈴响處，一將應聲出馬，却是守備于諒，——向爲燕府親信小校，近日陸來的。他知道什麼利害！挺鎗大呼道：『不怕死的前來。』基由基大笑道：『這等小卒，也來臨陣！殺你當不得什麼，可叫你主將來獻首級。』于諒大怒，劈面就刺；基用戟一隔，鎗已撇開了五六尺遠，隨手一戟，直透咽喉，死于馬下。朱榮着急，只待要走，冀英拍馬出陣，大喝：『狂賊休走！』小皂旂大叫：『楚將軍少息，待我取他首級。』基遂勒馬回陣，看他二人鏖戰。——二將戰有四十合；那冀英是燕王部下宿將，却也敵得住。皂旂就佯敗而走，冀英道是少年膽怯，驟馬追來。皂旂一掣兩箭在手，先放一箭，冀英側身躲過；就那側身裏連珠一箭，早中眉心，墜於馬下。由基飛馬趕上，一鎗結果了性命。朱榮楊宗等大駭，亟回身緊閉營門；二將也不來銜殺，札住了人馬。軍師大隊已到，聞得兩位先鋒，得了頭功，各加獎勵。



詰旦，秣馬磨食，進兵搦戰；燕陣將士，面面廝覷。只見帳下一弁，出身抗言道：『小將不才，願請出戰。』楊宗看時，是把總王有慶，隨問：『你有什么能？』王把總道：『小弁向來叫做王鐵鎗，雖及不來王彥章，也不把這夥賊人看在眼里裏。』朱榮道：『你若能勝，我當保陞參將；若不勝，便怎麼？』王把總道：『割下卑弁的頭去。』朱榮即教選匹好馬，并將自己有餘的衣甲賞了他，大開營門，出到陣前。軍師下令，斬了此賊，就踹其營。右軍內朱彪，飛馬而出，更不打話，即便交鋒。戰有十多合，王有慶拖鎗而走，——他善會使的流星鎗，能百步打人，所以賺朱彪去趕，——看看追近，左手在懷中探綫和索，向後覷得較親，劈面一擲；朱彪忙躲不及，已中了額左骨上，負痛跑回。鐵鎗驟馬來追；董彥罵大怒，舉手中蛇矛，縱坐下驪駒，當前截住，大喝：『鼠子！敢弄伎倆？』蛇矛早到心窩。王有慶雖然招架了，覺氣力不敵，打算略戰幾合，便要用那話兒。彥見他鎗法是江湖上一派虛幌的，沒有多大本事，賣個破綻誘他，王鐵鎗刺了個空，和身擲入，彥就馬上——一手抓住勒甲絨籬，將脚尖兒把牠馬一蹬，脫了雕鞍。

，活擒過來，擲向營前，——衆軍士繞鈎亂下，拖將去了。呂軍師羽扇一揮，七營上將，奮呼衝殺過去。朱榮楊宗，拍馬先逃；劉忠揮兵迎敵，早中了楚由基神箭，翻身落馬。各軍無主，登時潰亂，勢若山崩；王師奮勇掩殺，燕兵倒戈橫戰，死者相壓于路。那時段布政正在城上，望見敗得勢頭不好，親自督軍出援；武將張保鍾祥，也隨後來救，朱榮楊宗等，方得進城。段布政卽斂兵先退。張保正迎着滿釋奴，一鐵彈打瞎眼睛，被女壯士活擒而去。鍾祥一軍，爲賓大刀截住，殺得心惶膽碎，無路進城，從斜刺裏逃了。軍師揮兵直抵城下，傳令并力亟攻，限在五日內，要破濟南。又密遣馬靈，夤夜到高宣家，定在二十三日，月上時內應。忽探馬連報，燕兵十萬，前來救援。軍師道：『濟南不應破在三月耶？』便問諸將：『誰能在此，獨當一面？』董彥杲，劉超，皆應聲敢任。軍師道：『劉將軍別有用處；董將軍可留下本營并左右哨軍馬，結營于此，晝夜更番休息，遏住城中人馬，使彼不得出城襲我背後，將軍之功也。北來兵將，必是燕王揀選，非同小可，我當親往破之。』命小兒旂楚由基，暫充左營。當夜悄然撤兵，向北迎

去。次日巳刻，早望見燕兵入馬，漫山塞野而來，真個軍容威壯。

原來段民早將李遠全軍覆沒情由，先已飛章奏聞，所以燕王特簡足智多謀的名將，安遠侯柳升爲大元帥；第一勇將丘福，朱能爲左右大將軍，——二人武藝，皆萬夫莫敵；又命番騎驍將二員，一名哈山，一名帖木耳，爲先鋒；又挑選六衛指揮毛遂，蔣玉，梁明，宋貴，周長，武勝，皆久歷戰陣之員，爲裨將；統率雄兵九萬，鐵騎三千，殺奔前來。出京之日，燕王親自餞之。柳升負荷重命而來，不但是救濟南，全要踏平青登萊三郡。過了禹城地方，早遇着王師，列陣以待。柳升大笑道：『好好！省得我到濟南。』擺開軍馬，直臨陣前。朱能縱馬挺鎗，大呼曰：『天兵到此，尙不速來跪接，要待剗作齏粉麼？』南陣上瞿鵬兒出馬，認得是朱能，大罵道：『叛國之賊，不認得我父子斬進彰義城門？』朱能定睛一看，猜是瞿能之子，卽罵道：『無知小子，在此偷生，我今取你驢頭。』兩馬相交，兵器並舉；大戰百合，不分勝負。各鳴金收軍。柳升札下營寨，朱能淮前道：『元帥休小看了此寇，他的陣式整嚴，隊伍清肅，內必有知兵者。』丘福笑道：

『朱將軍亦怯耶？看我明日破之。』柳升道：『再戰一次，如不克勝，本帥別有良謀。』

次日，丘福出馬，單搦瞿鵬兒交戰。楚由基大呼一聲，飛馬直前。丘福見不是鵬兒，喝道：『小醜速回！殺汝恐污我刀。』由基大罵逆賊，舉鎗直刺，丘福亟架相迎。約略鬪有四五合，由基見是老將，沒些空隙，佯爲落荒而走。丘福縱馬趕去，只聽得弓弦響，急躲時，那枝箭在耳側過去，射去了半個耳輪，大驚回陣；由基復扭身向後心一箭，正中護心鏡上，把鏡射作兩半。番騎帖木耳，哈三，兩將齊出，大罵道：『不怕死的草賊，休得逃去！』由基正欲迎敵，早有卜克，滿釋奴，兩騎突出，大呼道：『楚將軍少息。』卜克接住哈三，滿釋奴迎敵帖木耳，各戰有三十回合。釋奴假敗，好個帖木耳，勒馬不追，倒來雙戰卜克。——這是何故？帖木耳舊係火耳灰者之部下，釋奴不認得他，他却認得釋奴，知道他鐵彈百發百中，極利害的。釋奴見賺他不動，就輕取二彈在手，才勒轉馬，一彈飛去，早打中了帖木耳手背，急得棄了鎗，跑回本陣；又一彈，正中哈三眼珠，直打進腦子裏去，更加卜克一鎗，死于馬下。柳升見折了一將，亟揮鐵騎

出陣，以防衝突。軍師見他兵馬齊整，亦遂收軍。兩邊各枕戈待旦。

柳升當夜定了計策，請朱能，丘福，商議道：『賊人糧草，必從青州運來；我暗暗發兵截取，待他絕食慌張，可一戰而殲也。』二將稱善。柳升就煩朱能，領鐵騎一千，毛遂武勝，領步兵二千，馬摘鈴，人銜枚，悄然而去；下令諸將，堅壁固守。小皂旂等，向前搦戰，竟不倏倏。軍師道：『是了。』亟傳賓鴻，劉超，小皂旂，卜克，牛驛，彭岑，宋義，余慶，八將，分付道：『燕兵兩日不戰，必去劫吾糧車。將軍等速領三千人馬前去，如其來劫，守定要路以禦之；如其已劫，務必星夜追奪。既得糧車，交與運軍，必須護送。將軍等徑到青州大路上，立定營寨，防其圍魏救趙之計；如其不來侵襲，候我令到回營。若有兵將前來，須預先迎去，徑行衝殺，不許他安營札寨；勝則追趕五十餘里便止。再令箭一枝，調選青州城內精兵五千，以助大戰。慢事者，國法具有，不敢曲徇。』

賓將軍等領命星夜回往，早遇護糧將士謝勇等，帶傷逃來。賓鴻道：『軍師神算也

「遂同劉超小皂旂卜克，帶領一千精銳，前追三十餘里，看看趕上。朱能見魯有追兵，還只道是譚燿的，又起將來，即令毛遂武勝，押了糧車先行，自己立馬橫鎗於當路。劉超先到，更不打話，直取朱能，交手大戰。賓鴻就領着小皂旂，沖殺過去，追取糧車。朱能心中着慌，要趕回救時，又被劉超纏住，假意大喝：『着了！』虛幌一鎗，亟亟趕去，劉超便緊緊追上；卜克也就揮軍，一齊來趕。朱能見前面自己兵馬，已經殺散，糧車仍舊奪去，氣得三尸神爆，七竅生烟，拈鎗就取賓鴻。賓鴻大笑道：『爾有何能，敢來劫糧？且吃我一刀！』朱能大怒，不得不一鎗刺個透明窟窿，無奈又逢對手，追兵又逼上來，只得奪路而走。賓鴻等趕了一程，回向青州去了。

朱能走得氣急敗壞，見毛遂收拾殘兵，歇在那裏，隨問：『武指揮呢？』毛遂道：『不經鬪！與那個大刀賊，戰勾三合，一砍兩段了。』朱能就同着毛遂，連夜回到本營。柳升見兵士折去大半，便問：『將軍老將，何以至此？』朱能沒好氣，答道：『元帥好計，何以至此？』柳升默然。朱能方把奪得糧車，被他追及，交戰情由，說了一番，

又道：『賊軍中如朱能者，不計其數，縱有三頭六臂，亦敵不來。』柳升呆了半晌道：『我真諸公同受國恩，唯有盡力圖保；即前日之計，亦是大家商權行的，不必追悔。而今更有一策，看使得使不得？』丘福道：『願聞元帥妙策。』柳升道：『前者兵馬少了，以致既得復失。今但留帖木耳與我在此守營，二位將軍并五員指揮，及其餘將佐，挑選三萬雄兵，徑取青州；彼必返兵來救，那時諸公等扼其前，我逼其後，——此圍魏救趙之計，孫臏之所以殺龐涓也。』丘福等齊聲應道：『謹聽尊命。』隨點起軍馬，悄然徑襲青州。

尚距百里，已有青軍迎上，朱能道：『罷了！我的元帥計策，都在賊計之下。』丘福道：『且盡力殺上去，勝得他，便是有功。』當下劉超接住了朱能，賓鴻接住了丘福，還算得次國手與正國手對弈，可以勉強支持。那毛遂等五個指揮，與卜克等交戰，竟是差了八九個底子，如何對敵得來？但見紛紛落馬，斬者斬，敗者敗，燕兵雖多，先已胆喪。宋義余慶，一直指揮大軍，捲殺過去。端的王師銳氣百倍，奮呼冲擊，所向披靡。

，燕陣上勢如瓦解。朱丘二將，無心戀戰；飛馬脫去；賓鴻剽起，緊緊追殺。燕軍大潰，個個棄甲丟盔，拋旂撇鼓，王師從後掩擊。忽不多時，又有探馬飛報：柳升親自領兵向前，接應回寨。賓鴻等亦即收軍，回繳將令。

柳升又羞又忿，查點軍將，指揮宋貴周長，皆沒于戰；馬步兵被殺者，九千餘名，受傷者二千餘名。忽地心內又有一計，因兩次皆敗，不好再令朱能等去，就道：『兩日遣人探聽濟南城下，有賊一枝人馬距住，城中之兵，衝突不過；我當率軍破之，引出城內兵來，在西南角上，立個大寨，與我爲犄角之勢，更番挑戰；賊若擊此，則彼應，若擊彼，則此應；兩處合勦，必然就擒。煩二位將軍，在此守寨何如？』朱能道：『元帥差矣！我等與元帥，皆受心膂之寄，分不得爾我。就是兩番計策，未爲不善，或被賊人間諜，以致彼得預備。今元帥設欲自行，視我等爲不盡忠也！小將願與丘將軍同往，雖死無怨。』柳升道：『如此，具見同心爲國。事不宜遲，便令挑選鐵騎一千，精兵七千，此刻即發，使他迅雷不及掩耳。』二將督率兵士，偃旂息鼓，電掣星馳，差不多夜半



，已抵濟南，砍寨而入。王師雖是更番休息，有一半不睡覺，當不得燕軍勢大，鐵騎衝突，登時沸亂；睡着的人，都被踏死；巡邏的，只辨得逃命。

董彥杲支持不來，殺條血路，望東北而走，約有三十里，才勒住馬，部下不及百騎。天已微明，見一簇敗殘軍兵，倉皇鑿路，彥杲亟令招呼，乃是雷一震，身中數箭，領了董熹，董翹，——亦皆受傷，說道：『兩個小將軍被他截住，兄弟死命殺入重圍，才救得出來。』朱家姪兒，已被亂兵殺死了！』彥杲捶胸道：『我怎的回見軍師？』董熹道：『父親是起讒功臣，這又非戰之罪，何妨呢？』四人招集了些脫逃的軍士，也只有六百餘名，回到大寨請罪，細述被劫之故。軍師道：『此我未經算到，於將軍何尤？就今晚略施小計，連柳升大寨，一總破個乾淨。』立傳諸將佐秘示道：『我料濟南之兵，必列成犄角，以撓我軍；今晚未能立寨，必防我軍夜劫，我將機就機以劫之。』，隨命卜克，瞿鵬兒，馬千里，郭開山：『各統軍五百，徑劫空營，從後殺出，彼必合圍，汝等可各分左右力戰。』又令劉超，阿蠻兒：『各統軍一千，從中營殺入，亦各分左右，接

應瞿卜四將。』又命賓鴻，董彥泉：『各統領一千，一從營左，一從營右，接應六將。』又喚宋義，余慶：『各帶步兵一千，皆持三叉火把，從後揚威納喊而進，擊他敗走；那時將軍等從後盡力掩殺，趕至柳升大寨，只看燕營火起，便是我兵在他營中接應，內外夾擊，必然大破。彼決不敢北走，定向濟南而逃，黑夜之間，切勿邀其去路，只是從中截斷格殺，從後合力逐追，直搗濟南城下。』諸將皆遵令而去。隨又命孫翳，莊次躄，小皂旂，彭岑，各領鐵騎五百，從他兩寨夾空中間過去，抄至柳升寨後，待濟南兵敗下來，即砍寨殺入，燒其糧草。餘將佐楚，由基，俞如海，董翥，牛驛，盧龍，各率鐵騎一千，精兵二千，搗其中堅，接應皂旂諸將。調遣甫畢，雷一震厲然大聲道：『軍師以未將帶傷耶？我願當先。』軍師道：『我寨中止剩滿將軍三百兵耳，又安可不留汝爲護衛？將軍既願衝鋒，可換下董翥，董翳二小將來。』一震大喜。軍師乃登觀星臺以望之。

當下卜克，瞿鵬兒等，統軍先行，不勾四十里，早見濟兵新營，吶聲喊，一齊砍入，真個空的，就向後營殺去。燕將朱能，丘福，橫鎗立馬大叫道：『鼠賊中了我老爺的計了！』

！』卜瞿二將，呵呵大笑，當先接戰。忽一聲砲响，寨左朱榮，寨右楊宗，各領兵殺來，四面圍住，大叫休放走了一個。卜克等四將，全無懼怯，各分左右冲突。但見後面濟南兵馬，紛紛星散，却是劉超、阿蠻兒兩員猛將，舞動大刀，殺入重圍，正迎着楊宗，被劉超揮作兩段。朱榮亟欲奔時，阿蠻兒大喝一聲，手起刀落，劈去半個腦蓋。——就如兩個猛虎，從中一攪，把濟南萬二千軍兵，衝作四分五裂；賓鴻、董彥、臬兩枝兵，又分左右殺來。朱能、丘福，正在酣戰之間，覺着部下，皆呼號逃竄，正南上又是無數火把，搖旗擂鼓，喊聲漸近，正不知有多少青軍，自己反在重圍之內，只索拚命殺出，向大寨而走；只有二三百鐵騎跟上，其餘都被截住。將次近寨，柳升早聞喊殺之聲，疾忙結束，殺將起來。朱能、丘福見有救應，復旋身迎敵。不隄防寨後小皂旂等四將，從背後拔營而入，放起火來，烈焰冲天。雷一震等五將，又在當面殺到，把大半燕兵，擠在營內；其已出營外的，又被董賓二將，從側肋裏趕到，截殺作兩三段。急得柳升眼睛爆裂，手足慌亂，恰遇劉超，大喝道：『逆賊！待走那裏去？』柳升忙鑽入鐵騎隊裏，帖木耳大叫：

『元帥，可隨我來。』就砍殺了自己好些兵卒，奪路而走。撞見朱能，併力殺將出去。後面劉超與小皂旂等，合兵追擊；斜刺裏卜克瞿鵬兒等，又正殺敗了丘福，湧將上來。朱能大呼：『進則可生，退則必死。』與帖木兒拚命衝殺，且戰且走，甫得脫身，大叫：『元帥！』却不見有柳升答應。朱能復翻身殺入，鎗起處，刺死了一員牙將，柳升方乘勢殺出；又遇着丘福四將，合作一處，饒天之倖，脫了虎穴龍潭。忽丘福大叫：『不好！』左臂早中一箭，幾乎墜馬。——原來由基將軍，黑影裏趕上射的。朱能強說：『有我在此，不怕。』正走之間，却見些敗殘軍兵，倉皇而來，互相嘶喚，乃是毛遂蔣玉梁明三個指揮。就緊跟着柳升等，也顧不得從頭的軍士，大家向着濟南路上，沒命的飛奔。

劉超賓鴻小皂旂瞿鵬兒等，一路趕殺燕兵，忽馬靈傳到軍師將令云：『且止！……』

### 第三十五回

## 兩皂旂死生報故主

## 二軍師內外奏膚功

馬靈傳到軍師將令，說：『軍師苦戰了一夜，恐彼城中有生力兵接應，不必緊追，只在後面，遙張聲勢，不容他再立寨柵，逼使入城，另有調度。』董賓二將，就令軍士埋鍋造飯，飽餐再進。

柳升回願追兵已遠，謂朱能道：『目今還是立寨，還是進城？將軍定有高見。』朱能道：『部下甲兵，不及千數，寇勢方張，豈能支撐？戰固不足，守或有餘，還是進城的是。』柳升遂令軍士，一路搶些東西，在馬上一頭吃，一頭走，徑入濟南。段布政等，連忙出關迎接，殷勤致慰曰：『將軍爲國盡力，戎行勞苦。』朱能忿然道：『那學得你們文官安逸。』就令下個公署，做了帥府，令軍士嚴守城池，然後傳集衆官商議，柳升注視一遍，莫敢開言，乃向着段民道：『本帥隨主上百戰，而得天下，未嘗少挫軍威，不意誤敗於草寇！今且休養精銳，招募勇健，且晚朱將軍戮力擒之，以報我皇知遇之恩。』段民聽去，是老觀跌倒，全仗着嘴撐的話兒，隨順口應道：『勝負兵家之常，元

戎威名播于四海，豈慮此小醜？」朱能道：「亦有話說：雖有良將，亦要精兵；彼皆亡命之徒，我多畏死之士，所以有此蹉跌。元帥欲募鄉勇，一城之內，能有多少？况是未經訓練，安能便上戰場？今煩方伯公，轉爲奏請，調取各路善戰之兵，爲臂指之使，則掃其巢穴，如烈風之振蕩耳。」段民道：「奏聞在職；至若守城大事，則仗將軍，文官不嫻軍旅，非敢儉安也！」柳升道：「用着你們守城，還好。」段民遂去繕本，衆官各散。過了一宿，柳升朱能帶着殺剩鐵騎數百，上城巡視，見青軍已到，安下七個營盤，前後聯絡，左右貫穿，有若陣勢一般。朱能道：「你看賊的營盤，也有些怪相。」正說話未了，早見一彪人馬，直奔城下，當先兩員猛將，一樣打扮。

兩將見城上張着麾蓋，料是柳升，遂令軍士指名辱罵。柳升即欲點兵出戰，朱能連忙止住道：「動不得！我們昨向文官說了些大話，今日再敗，豈不當面出醜？」柳升道：「難道受他這般辱罵，倒不叫做出醜麼？」朱能道：「野戰易，攻城難；彼之辱罵，不過激元帥出戰。我今亦令軍士辱罵，彼若近城，以強弓硬弩射之。以罵敵罵，何爲出

醜？」柳升道：「姑聽將軍。」於是城上城下，大聲大罵，至晚方息。獨是柳升，不知宵軍主將姓名，較之呼名者，原輸一著。

小皂旂與楚由基回營，稟上軍師，軍師道：「明日再換兩將，并擇兵士善罵者前去。」董彥杲曰：「不攻而罵，何也？未將敢請。」軍師道：「此佯誘其出戰，而實懈其守禦之心；五日內，可以摧城，將軍毋疑。」軍師屈指一算，大後日是五月二十三日，微笑曰：「已遲兩個月矣。」即喚馬靈，密諭：「今夜五更，汝可仍往高將軍處，定于念三月上時，照前三月念三之約行事；汝可即留彼處，助成大功。」馬靈得令自去。

念一日晚間，小皂旂巡哨，約有二更時分，見城堵上隱隱有一大漢，手執皂旂一面，在那裏招展。小皂旂走近幾步，厲聲喝道：「怎賊大膽，敢學我皂旂將軍的樣子？好賊看箭！」連發連珠箭，忽無踪影。明辰，入帳稟知軍師，軍師道：「你今夜仍去巡哨，若再見時，速來稟我。」小皂旂巡來巡去，將交二更，忽抬頭見執皂旂大漢，仍在舊處，亟飛馬回營告知軍師。軍師即與小皂旂星馳前往，仰首端視一回，恍然歎道：「此

乃君之先將軍，一片忠魂，丹誠不泯，特來顯靈報國耳！」隨立馬營門，飛傳諸將，頃刻俱集。先令小皂旂，楚由基，賓鴻，董彥杲，雷一震，董翥，董翽，郭關山，馬千里等，帶領九百名勇士，各架雲梯，分作三路上城；董彥杲，小皂旂，楚由基，但看雲中皂旂所向殺去；餘六將，分斫東門南門，放大軍進城。又命劉超，阿蠻兒，孫翳，盧龍，各領軍一千，殺入南門；卜克，瞿鷗兒，彭岑，牛驛，各一千軍，殺進東門。又命姚襄，俞如海，各率兵五百，伏在府城北，鵲山湖畔，俟彼逃出掩殺。又命滿釋奴，持令箭一枝，到齊王府保護，不許軍士擅入；餘軍士隨軍師前進。

小皂旂等九將，趕到城邊，遙見堵口上，若有人將皂旂招引，衆將各于相近處，堅立雲梯，魚貫而入。女牆邊有些兵丁，是東倒西歪的，坐着打盹，就排頭斫將去，頓時做了肉泥，——也有幾個倒頭城下去了。又聽得遠遠地敲梆鳴鑼，也是有一聲的。賓鴻等遂各分頭去搶城門。董彥杲指道：「雲中皂旂，已轉向西了。」三將便隨着皂旂所指，殺到一個極大的公署。見內裏有人馬喧嚷，恰是柳升朱能，聞得砲聲震天，心知有變



，帶領鐵騎，正要殺將出來。剛遇着董彥杲，小皂旂，楚由基等，率領敢死勇士，當門截住，都擁塞在內。朱能大叫：『速退！』柳升急回馬，全着朱能，竟向後門逃出，董彥杲隨後殺進。楚由基大呼道：『雲中皂旂從西轉北了。』遂一齊勒轉馬，趕到西邊，却有直北大路。三將拍馬向前，恰又遇着柳升，從後轉南而來，彥杲望見，大喝一聲，挺着蛇矛搶去，柳升着急，向後便退，朱能亦就撻身行路。忽見一大漢，大踏步手執鐵鎚，迎面打來，——此正是火力士。朱能急駕時，早把個馬頭打得粉碎，立時仆地，朱能一躍而起。帖木耳就使稍來刺火力士，力士閃過，從旁滾進，鐵鎚起處，連人腿和馬肋，打個寸折，又復一鎚，帖木耳成了肉醬。幸虧只有數十步兵擋住，柳升乘間搶過去。了。朱能奪了匹馬，隨後來趕，小皂旂等，早已殺到，認得是朱能，挽弓一箭，射中後肩胛。朱能負疼喊道：『元帥救我！』柳升回頭，見朱能中箭，遂上一步，放他過去，挺手中畫戟來戰。見是小皂旂，大喝看戟，虛恍一恍，撥馬而逃。小皂旂等，皆在狹路，被燕軍鐵旂擁定，殺得七零八落。時柳升與朱能，奔出西關去了。再看空中，已不見

有皂旂招勳。董彥杲道：『神靈已去，叛賊已逃，想是不該喪命。我們且勒兵到布政司衙門去。』早見馬靈迎住道：『副軍師在堂上，將軍等可去相見。』董彥杲等，直至櫺前，下了馬，高威甯舉手道：『來得正好！藩庫有數百萬金錢，所以護守在此；段布政署內，多已封鎖。將軍等且暫住，我迎軍師請令去。』

時天色已明，呂軍師亦正進城，見高威甯飛馬而來，便拱手道：『因有皂旂將軍，顯靈報國，所以先了一日；馬靈又留在城，更無人再通消息。』高威甯道：『衆將進城時，某等與馬靈斂酌，尙未睡覺，卽統領家丁等，分路殺出接應，少間可悉。今來請令者，因段布政居官清正，民心愛戴，某斗胆保護，候裁奪。』呂軍師道：『我到齊王府去，可速令段布政來，自當以禮待之。』高威甯又飛馬而去。

軍師到了王府，坐于殿中，令人請齊王。齊王早知有人保護，心已放寬，直走出來，俯伏在地。軍師急扶起道：『殿下金枝玉葉，何乃自卑若此！』二人方各施禮，分賓客而坐。軍師道：『殿下係太祖高皇帝之子，所以特遣一將來護。但既附燕藩，又曾得

歸于建文皇帝，此處不可以留。且欲借殿下之宮府，爲建文皇帝之行殿，煩請于三日內，收拾行裝，學生親送殿下出城，自南自北，唯其所欲。」只見高威甯領着段布政來，軍師隨請齊王與咸甯相見，并設一座于下面，令段布政坐。段民道：「何以坐爲？不才謬方岳之任，失守疆土，大負主上之恩，一死不足盡責，請卽斬我頭，以示僚屬，以謝鬻民。」軍師道：「學生奉建文年號，所以明大義也。今定鼎于此，便遣人訪求復位，倘欲借方伯爲明良之輔，何苦殉身于燕賊耶？」段民道：「不然，建文永樂，總是一家，比不得他姓革命。不才受知于永樂，自與建文迂闊，肯事二君，以玷青史？」高威甯再三勸諭，段民卽欲觸柱，軍師道：「十各有志，不可相強，可回貴署，明日與齊殿下同送出郭何如？」段民長嘆不答。

兩位軍師，就出了王府，並馬來至藩署，收了帑庫，封了冊籍。隨至柳升所住之公署，立了帥字旗，放砲三聲，二軍師南向坐下。早有軍士，解到丘福，已是垂斃。軍師道：「丘福素爲燕藩之將，猶之桀犬吠堯，死後可掩埋之。」少頃，陸續獻功。劉超活

盡到毛遂，密係建文時德州衛指揮，降于燕藩者，軍師大罵：『賊奴！德州係由南入北，三路總要之地，爾若死守不降，燕兵何道南馳？』命腰斬之。馬靈解到李友直，火力士解到墨麟，彭岑解到李亨，軍師一一勘訊：墨麟係建文時北平巡道，素與燕藩往來密與者，亦命腰斬；李友直爲臬司書吏，李亨爲藩司張昇書吏，——昇密奏燕藩謀反，李友直李亨二人偵知，抄竊疏稿，以告燕王。軍師大怒道：『此張信之流亞也！謝貴，張昇中計慘死，皆二賊奴致之。』命綁於庭柱下，置火慢燒之。又審張保，係耿都督部將，暗降於燕，又假意逃回，賺取真定府；命支解之。——仍各梟首號令。王有慶叩頭求降，自陳流落江湖，爲鎗棒教師，偶到朱榮部下，頂食空糧，拔起把總，苟圖出身；今幽究馬前一卒。軍師道：『此可恕也。』即發與董將軍，令爲牙將。高宣，景星，解到濟南府太守劉駿，及各廳員；高不危，鐵鼎，解到歷城縣令陳恂，并佐貳等員。咸甯立起身道：『此位是景都憲公子，還是家兄，名宜，那是舍弟，名不危。』鐵公子遂引三人，同進拜見，軍師答以半禮，即命設座，二公子坐于左側；二高又鞠躬告畢，方就左

，邊坐下。軍師先向咸寧道：『昆仲英才，幸得其襄軍旅，社稷之福也！』適賓鴻等諸將，來獻蔣玉及各武弁首級，稟道：『城中凡有拒敵者，盡皆誅夷，降者，又有數千，已變與沈監軍查點。』小皂旂道：『先父在雲中，展旂指引，直至北城，小將射了朱能一箭，就不見了靈旂，不知何故，所以不敢出城遠追。』軍師道：『爾先尊歿於朱能河間之戰，今已中爾神箭，料亦難生。城池既拔，大仇又復，前途自有伏兵，不須爾去遠追，所以斂却靈旂也。』因向景鐵二公子道：『兩位令先尊之枯皮焦骨，猶能大顯威靈，靈賊氣魄，真千古未有之人，千古未有之事！今皂旂將軍，忠魂報國，亦千古未有之人，未有之事也！』三人皆頓首稱謝。少頃，姚襄愈如海水繳軍令，獻上柳升金盜金甲，及所乘馬，言：『彼與一小軍，互換穿戴，我二人錯認拿獲；朱能亦換小軍衣服，所以被他走脫，逃向德州去了。』軍師笑道：『雖走脫，無多日矣。』那時高不危，屢以目視咸寧，咸寧乃手指劉知府與陳知縣，請命軍師道：『他二人原是建文時除授的官，未曾盡節，但向來居官，操守廉潔，政令和平，不愧救命之職，所以濟南藩府縣，向有三

濟之號。『軍師道：『全人今古難得，奇人更難，安可以殉難勤王之大事，盡人而責之？濟爲有司之本分，統復原官，仍令視事。』命左右放了綁，給與衣冠。劉駿陳恂及各員，皆叩謝而去。

次日，軍師出榜安民，勞賞將士，令各率兵，屯札城外。沈珂送上降兵冊，共五千八百七十一名，軍師發與董賓二將，拔其勇銳者，充伍，餘令發往登萊各處屯田；有願歸農者，與之安插。隨具表章告捷，并上諸將功冊。又繕摺奉交滿釋奴，前赴登州，請帝師駕臨濟南府。

### 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創立濟南都

呂師貞議訪建文帝

建文五年，夏六月，呂軍師檄飭濟南府，令將齊王宮室，改作行殿；并集諸文武會，迎請建文皇帝復位。公議李希顏，王璣，兩舊臣，認識聖容，可以訪求行在，奉請

帝師，不允，因此連日未決。忽值門將士送進稟單，內開一寒馬先生，一雪和尚，一橋山主人，一衣葛翁，一補鍋老，要求見軍師。軍師道：『此必國變時輒晦姓名者，卽令請進。』降塔延入，施禮就座，問道：『承列公降臨，先請教真姓名。』第一位朗然說道：『學生衣葛翁，濫叨侍從之職，姓趙，名天泰。這位鋪鍋老，原官欽天監正，姓王，名之臣。那兩位俱是中翰：一稱雪和尚，姓郭，名節；一稱橋山主人，姓宋，名和，又號雲門僧。這一位刑部司務馮灌，稱爲寒馬先生。還有東湖樵夫牛景先，官居鎮撫司，——共是六人，互相送給行在衣糧。爲小人伺察，遂奉勅各散。牛鎮撫投湖而死；聞其子牛辟，已歸鄉下。某等相約來此，願得訪求建文皇帝，仍爲神人之主，上慰高皇在天之靈。』軍師道：『難得難得，皆忠臣也！候帝師駕臨，學生奏請便了。』忽又報有少年九人，都稱是忠臣之後，不期而集，皆求進見。隨命請來，都齊齊整整，趨至塔下，向上三揖，升堂再拜；又與五位老臣，各叙一禮，分長幼坐定。先是第二位開言道：『小子姓魏，名袞，先父諱冕，官拜監察御史。』指下手的道：『表字鄒布阿，是小

子舅父大理寺丞鄒公，諱瑾之子；先父與舅父，共毆逆黨徐增壽于朝，和燕王作對，願備任使。』又一位接着，就說：『小子是松江郡丞周，諱繼瑜之次子，名文獻；先父募兵勤王，慘爲燕逆所磔，君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那齒最長坐居第一的，鞠躬緩頰，說：『在下殉難給事中黃鉞之友，姓楊，名福。』指着末座少年道：『這就是黃公之子，名瓚，挈他逃避；今吾得見天日，不啻重生聖世。』又一位袖中取出一手卷，呈上軍師道：『小子葉先春，先君忝任郡守，名仲憲，棄官歸隱，編成信史一冊，斥燕爲叛逆，被人發覺，禍至抄家；小子密藏底稿，逃之遠方。今特晉獻，伏維採擇。』軍師道：『此卽逆孽定案，卽投史館。』其三人一姓余，名行毅，是燕府伴讀余逢辰之子；當燕王屠戮張壽，謝貴時，連辰跣跣，奔至殿上，抗言「擅殺王臣，要行反叛，我豈肯與逆黨爲伍？」遂觸柱而死。一張鵬，素有膂力，兼精武藝，爲指揮張安之子，——安卽樂清樵夫，聞新天子詔到，自投于崖者。各次第自陳畢，下剩一人，挺然艾膝而坐，



左顧右盼，絕無片言。軍師見其形容凹凸，鬚髮鉤鬆，目如火炬，知是猛將，方欲詢之，忽拂袖厲聲道：『我不知咬文，但能使鐵蒺藜，重有六十四斤，雖千軍萬馬，亦不怕他。先父薊州鎮撫曾濟，曾起兵討燕，爲賊所殺。今願甲兵三千，去報大仇。』軍師微哂道：『此真大義所在！』

忽探馬飛報，帝師變駕將到境上。兩軍師率衆文武官員，前去迎接。同出東關，行及七十里，早望見了滿釋奴，與女金剛，二將，各分左右，領着七十二個女真，引導而來。月君見軍師等遠迎，隨命隱娘向前各加慰勞，俱令先回。前面已有百姓，數萬餘人，執香頂禮，擁塞不開；這些文官，都被圍困在內。軍師命火力士，雷一震，各執帥字旗，呼令百姓，兩行跪接，讓開大路，毋得喧嚷。二將遵令，大聲曉諭；這些百姓，紛紛滾滾，竟像不聽得的。二人發起性來，遂將令字旂，橫擔在手，東擋西攔，一時橫嶺壓倒的，不計其數。

只見有個女人，面如霽月，目似春星，身穿藕色道袍，當前立住。火力士道：『聖

后駕到，速速站開！」那女人道：「我是正面接的。」火力士就把旗柄，在他肩胛上一逼，說：「過去！」女娘不動分毫；力士再用力一逼，女娘返靠過些來。力士是經過聶隱娘的，暗稱有些奇怪。雷一震不知高低，就扯了女娘右臂，用手一帶，被女娘左手，按住他右手，從穴道輕輕一按，雷一震遍體酸麻，按到在地，笑道：「原來是一包貨！」力士乃向前作揖道：「大娘休怒，請略上個道兒，待我等陪罪罷。」那女人道：「你如何認得我是大娘？」火力士一時乖巧，便順口道：「是我們聶隱娘仙師說過來。」女人道：「既如此，我躲在一邊，汝可去報與隱娘。」那時雷一震，也猜是有道術的，就深深陪個禮兒。女娘道：「爾要知道如今是女人的世界哩。」早見火力士，全着聶隱娘來了。女娘便上前稽首道：「隱娘別來無恙。」隱娘連忙下寨衛答禮道：「我道是誰？却是公孫賢妹。只恐力士與將軍，都要出些醜哩！」力士道：「我是遇過仙師的，倒還乖巧；雷將軍做了個臥虎的樣子哩。」二人大笑。女娘道：「途次不便去見月君，爲我致意罷。」又在隱娘耳畔，說了好些話，就如飛的向南去了。

看看月君變輿到來，隱娘近前，將公孫大娘來迎駕，因括蒼地方，有個女將，正在危難之中，前去救援，卽同他來匡助，不及在此候見，——約略說了幾句。月君大喜；見兩行百姓，俯伏在地，都呼聖母娘娘萬歲，月君曉諭道：『孤家無德於父老，何勞如此遠接？』衆人齊聲道：『前年蒙聖母娘娘趕逐了賊太守羅金，至今萬民感激。』月君又加撫慰一番。進得城來，轉入新建的行殿。

次日，呂軍師及文武諸臣，會齊入朝。有頃，聶隱娘傳出令旨，宣示道：『古者聖王執中立極，所以建都之地，宮闕必居中央。今齊王府在東偏，不宜爲皇帝行殿，可另擇闕殿院宇改造。一到正殿落成，卽可迎接帝駕；後殿不妨稍緩。至于向來文武各空署，文者改爲軍師及監軍府，武者改爲將軍府。衆軍士仍撥營舍安頓，不許強占民居，犯者按以軍法。今旣建都於此，訪求皇帝復位，爲第一大事；文武百官，須衆議僉同，酌定四人出使，奏請孤家裁奪。』諸臣得旨，各自散去。

軍師私謂高咸寧道：『昨日將趙天泰等五人，密摺奏聞，今日帝師令旨，若爲不知

者，是不可使也。獨是訪求建文，原要得舊臣遺老；今若舍此五位，有誰曾識聖容？」  
高軍師道：「但不知帝師之意，何以不用此五人也？少不得要再議。」

明日，諸官畢集公所，皆默然無語。王之臣馮灌卽立起，以手指天，自表其心道：

「軍師豈以某等借此一語，希圖富貴，不是誠心去訪故主者耶？何以緘口不奏？」呂軍師道：「諸位先生之忠心亮節，田夫牧豎，亦且知之，而况某乎？獨是帝師令旨，祇要四人，須去其一，誰應去；誰不應去，學生豈敢擅便？」王之臣道：「此最爲易事。何妨將某等五人姓名，一同奏請，候帝師親點，便無異議。若要某等甘心自去一人，亦有所不能，何况軍師耶？」高軍師接口道：「不然。帝師明諭，酌定四人，何敢以五名奏請？還是諸位先生裁酌見示，某等方可循行。」延至日晡，終未議定。次日，諸臣又集，高軍師倡言請五位拈鬮，以憑天定。那向在下臣，又要各表忠誠，請大家公鬮，奏帝師裁定。時劉超見呂軍師躊躇，就道：「拈鬮固好，但迎復變輿，何等重大，也須于清晨，對天至誠禱告，然後分鬮；今已午後，豈可草草！」高威寧就先立起來道：「劉將

軍之言，甚是。』又各散了。

當晚，呂師貞挑燈靜坐，正在凝思，忽報劉將軍稟機密，軍師卽令召進，命坐于側。劉超道：『某往常見軍師，視強敵如兒戲，攻堅城若拉朽，機無不合，算無不勝，何以遣使一事，反若疑難？』軍師道：『汝尙未知聖后，不欲用此五人，而五人又必欲爲使，彼所持甚正，無以折之耳。』劉超道：『原來如此。』卽起身辭出，連夜往見鐵景姚三公子，并阿蠻兒，與副軍師，約定如此如此。

次早畢集，高軍師道：『請五位先生分圖，便可立決。』呂軍師正要開言，只見劉超，阿蠻兒，鐵鼎，景星，姚襄，五人，搶向前來，厲聲而說道：『我等父親，皆粉軀碎骨，上報舊主；今在帝師駕下已久，歷有微勞，安見得某等不能去尋皇帝，畢竟是諸位老先生，全身隱節者，方克爲使耶？』軍師知是劉超之計，恐在王之臣等五人臉上，不好看相，乃假意喝道：『爾等皆年輕，毋得出此不遜之語！』董彥泉賓鴻又進前道：『今請駕下諸舊臣，與五位先生，并五位公子，各書名字，兩軍師爲之公關四名，更有

何說？』你一句，我一句，把趙天泰等五人，倒禁住了。

忽報門外有五人，自言來請命去尋建文皇帝者，立等要見軍師。衆皆愕然，隨令速請。趙天泰見有兩個老些的先進中門，却是故交，便趨出相迎道：『只爲我等要尋故主，會議三日，尙未決哩。』說話間，五人已到簷下，軍師等延入，大家箕圍一揖，不次坐下。趙天泰先開言道：『此位是刑曹梁田玉，這位是禮曹梁良玉，當日扈從建文皇帝出宮，我輩共十有三人，後奉帝旨，止令程濟，楊應龍，葉希賢，隨駕而去。』尙未說完，有一位少年，頓然起立而言，說：『老先生且住！小子與這兩位，便是隨駕三人之子，小子姓程，名智，字知星，父親程濟。』那一位少年，就接着道：『小子姓葉，名永清，是葉希賢長子；帝令父親，改爲應賢。』那一位也就說：『小子姓楊，名繼業，父親楊應龍；帝自名應文，用應字排行，都認爲師弟，以防不測。』軍師道：『然也。不但求帝，且是尋親，莫善於此。當時曾御史，恨不能隨帝，今伊子公望，亦正英少，正合四人之數，而又以完御史公之意。』衆文武齊聲贊曰：『真天意也。』軍師方向趙編修

說：『帝師駕到之日，某已將五位一片忠心，密摺奏聞，不見批答，而反勅令酌議，是帝師不欲煩重先生輩也。大抵登山涉水，萬里間關，瘴癘風波，幾歷寒暑，恐非五旬之人所堪。前此李宗伯與會侍御要去，帝師止許公望，第公望又不認識聖容。今者得此三位，雖亦未曾瞻覲天顏，然有父親在彼，尋着父親，即是尋着故主，忠孝兩全，又何庸議哉！』於是趙天泰等，莫不心服，皆猜帝師能知未來之事。軍師立刻草奏達上。

俄頃間，滿釋奴飛馳而至，傳令云：『帝師召見軍師。』遂同諸文武，齊赴闕下。帝師早已陞殿，命兩軍師引進，趙天泰并程知星等，拜畢賜坐。帝師道：『孤家不煩老成之意，宗伯李希顏知之，亮卿等之心亦明矣。』趙天泰等稱謝道：『敬尊睿裁。』帝師即命會公望近前曰：『汝與程知星，由江西而湖北湖南，至兩粵六詔諸處；葉永清與楊繼業，由江南而浙東浙西，至七閩諸處；四人分作兩路訪求。可於三日內，即便起程，上天下地，必須尋着，敦請復位，慎勿空回。』四人皆頓首受命。軍師又前奏，新到忠臣之子若干，已在午門候旨，月君隨命召見。魏宸等羅拜於殿簷之下，軍師逐一奏明

姓字展歷，月君賜令平身。却見曾彪相貌奇特，狠狠然有吞牛之氣，隨問：「汝父起兵討燕，爾亦在軍前否？」彪應聲道：「是我爲前部。」月君又問：「爾勇無敵，何以至敗？」彪道：「若論小將，焉得敗？只因先父營中內變，反應賊人之故。」月君道：「這算個天意。爾用何軍器呢？」彪見問到武藝，心中喜極，應道：「是鐵蒺藜，重有六十餘斤。」月君卽命取到，命女金剛試舞一回，真個影若旋風，光如流彪，曾彪也呆了。月君命女金剛鐵蒺藜來，令曾彪也舞一回，只覺重了十餘斤，學不得女金剛舞來輕捷。月君又命取鮑師的鐵叉來，橫放在墀下，令曾彪：「汝試舞此叉。」彪疾趨向前，隻手去舉，竟有千斤之重，裝個硬漢，只用一手，盡力舉起，怎舞得動？連忙放下道：「不過擺着看的東西，怎麼教人舞起來？」月君又諭：「還有件看的東西。」卽令將曼師狼牙棒取來，喚曾彪：「這個不須舞，汝試舉與孤家看。」曾彪用力雙手來舉，動也不動；就做個蹲虎之勢，一手掂定了叉，一手托着把柄，掙命一起，剛剛離地半尺，頸子內的筋，漲紅得有麻繩粗細，喘吁吁放了，立起道：「憑是誰舉不得。」月君隨命聶隱娘



：「汝試將狼牙棒舞來一看。」只見隱娘走上，將三寸金蓮的尖兒，就地一挑，那棒跳起來，有五六尺高，一手接住，迴身便舞。滿廷文武諸臣，看得眼都花了。那些舊將士，都知是道法所使；只些新到的，莫不驚訝，心中暗想：「有此等本事，何不就殺向燕京？」倒覺解說不出。看曾彪面如土色，舌頭伸了，縮不進去。二位軍師，皆含着微笑。隱娘舞畢，又將狼牙棒向空拋起，有數丈來高，輕舒玉手接了，丟在丹墀，向月君道：「舞得不好，帝師休笑！」只見曾彪跪着，只是磕頭，說：「小將頗有忠心，留着我養馬執鞭也能。」月君諭道：「汝聽軍師提調就是。」

## 第三十七回

帝師勅議內外官制

軍師奏設文武科目

建文五年，秋八月，月君承制，頒敕諭一道，曰：「今者行宮已建，訪迎聖主，復何有日。諸文武皆景附雲從，若不拜辭，何以封越天顏？獨是本朝官制太繁，銓法太疎

，是懸缺以待人，非因材而授官；雖有知者，不能盡其長；愚者，亦可自掩其短。建文皇帝曾委方孝儒攷較周官之法，惜乎逆變，未告厥成。茲爾兩軍師呂律高咸甯，可會同在廷諸臣，斟酌損益，毋乖於古，適協於今，奏請鑒定。凡屬耆舊文武，咸授新爵，庶幾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義。其速欽遵施行。」發下軍師府，呂律即會同高咸甯，並諸臣集議。師貞謂咸甯道：「設官與取士，二者相須而並行，若官制更張，科目仍舊，必有扞格而不能相通者。」諸臣皆以爲然。兩軍師遂草成兩冊二疏，以示諸臣僚。設官疏曰：——

臣等竊聞軒轅立四相，重華任五人，而有一道同風之盛。商湯以伊虺爲阿衡，周武以旦奭爲師保，——熙熙皞皞，後莫有媿其隆者，何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不肖者，不得倖進也。自後世任法，而不任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囿於法之內，而不能超乎法之外；於是巧佞者，得因法以進；正直者，每與法相抗而去位。是法者，小人之利，君子之害也。夫秦

繆公，西戎之窮王耳，得百里於牛口之下，而以爲相；苻堅，氐部之雄酋也，得王猛于捫虱之間，而任之以國；豈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耶？故苟得眞賢，則起于草茅市井，登之清廟明堂，斯之謂用人。君用一相而得當，則相之委任百工，亦莫不當，此豈區區焉積算微勞，使之循階趨級者哉！故周官之制，止於三百六十，而庶事畢舉，猶患其官之多。迨漢唐

設官以千數，宋元以萬數，而事猶叢脞，日見其官之少，其故可思已。董子云：道者，萬世無弊。賢者之爲人國也，治之以道。道爲百法之宗，又何法之可加哉？曼倩有云：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其功，是則法之謂耳。雖然，今距唐虞三代，已數千百年，又豈能專任人而不任法乎？臣與咸甯等，準古酌今，擬定官制，在廷不過周官之數；在外則就本朝之制，減去三中之一。夫十羊九牧，其首必墳；一楫數工，其舟必覆；才可大任，則糾紛日張；才不可任，則勢緣而控卷。故官之多寡，與國家之

連亂相關，又豈可作法於奢哉，伏請睿裁。

官制册

一三公：大師 太傅 太保

是爲元相：主坐而論道，參贊化育，變理陰陽。

一三孤：少卿 少傅 少保

是爲亞相：主平章軍國，綏懷夷夏，不與庶事。

一黃門尙書：侍郎（主察閱章奏批可駁否） 通政 通議

下設知奏廳

一都給諫：給事中（主封閱詔勅獻可替否）

紫薇省大學士：

左右學士（主侍天子經筵以備顧問） 侍讀學士（主侍東宮經筵）

侍講學士（主侍東宮經筵） 纂修學士（主起居注并修國史）

撰文學士（主撰誥勅文章詩賦）  
典籍庶士（主校閱經史冊籍）

一 大冢宰掌邦治  
少冢宰（主銓衡）鈞曹 銓曹

大宗伯掌邦禮  
少宗伯（主樂）禮曹 樂曹

大司徒掌邦教  
少司徒（主財賦）戶曹 帑曹

大司馬掌邦政  
少司馬（主軍旅）飭曹 餉曹

大司寇掌邦禁  
少司寇（主刑）矜曹 決曹

大司空掌邦土  
少司空（主水）土曹 水曹

各曹設正郎  
副郎 主事

一 都憲御史  
僉憲御史 監察御史

各道御史（皆主繩愆糾繆察劾官吏）

下設勘問司

一 國學司成  
司業 司學

下設博士

訓士（主訓胄子）

一 靈臺監正

監丞（主觀察星象推算律歷）

下設天文生

一 京府大尹

左右丞

左右別駕（分主兵刑賦役河防諸事）

下設經歷司二員

外府倣此；地僻事簡者，遞減之。

一 京縣尹

左右尉（分主兵刑農禮樂水利諸事）

下設巡司

外縣悉倣此；地僻事簡者，亦遞減。

一 州牧

左右判（分主兵刑禮樂賦役水利諸事）

下設令史

一 四郡設開府一員（職兼文武。若地處簡僻，遞加至八郡止。）

標兵五營（每營一千三百五十名）

中軍副將（主防守本郡城池，並衙署倉庫。）

四營參將（兩營主分防兩郡，兩營主分守各縣。）

以下裨將牙將將校開府，自行酌設。

一 二郡巡道設一員（亦兼文武）

兵三營（每營六百二十五名）

中軍參將（主防守本郡城）

二營裨將（主分汛各縣道路）

以下牙將將校，自行酌設。

二 在京設五營將軍各一員

每營（各設兵一萬二千五百名）

副將（各二員）

參將（各二員）

裨將（各四員）

牙將（各十員）

將校（各二十員）

- 一 大元帥（不預設 臨期簡文武全才特用。）
- 一 羽林將軍等官（照五營之制，每營鐵騎五千名，卽爲鑾儀衛。）

取士疏曰：——

竊聞拜官在於一朝，取士則在平日，如栽木於山，必取梗楠杞梓之材；育魚於淵，必求鱣鮪魴鯉之類；——而後可以任棟樑，充鼎俎，爲清廟明堂之用。故西漢重經術，而明經者爲最優；東漢重節義，而立節者亦最盛。唐以詩賦爲科目，雖涉風華，然其意旨，實爲三百篇之餘波，洋洋乎亦云美矣！至宋王安石，始創制藝之文，初亦竊附於經術；自後揣摩沿襲，遂爲濫觴。由今之世，漸至拾牙慧，掇唾餘，攢湊成文；甚而全竊他人之作，僥倖於一得，雖掄元拔魁，考其胸中，則固烏有先生也。夫苟能闡發經旨，卽片言數字，亦可不磨；若茫無了解，雖千言萬語，徒成糟



粕；而必律以七篇之多，亦奚以爲？乃稜勸者，方摘其點畫之差訛，字句之紕繆，從無議及經旨之當與否者，如此取士，其可用於世乎？夫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理同而事異。今則不然，其仕與學，截然判作兩塗；所用非昔者所學，所學亦非今者宜用，是何異於徒具虛舟，無舵牙，無帆槳，而欲涉江汎海？其不相率，而覆溺者，幾希。夫如是，則設官取士，豈可以方柄而圓鑿哉？臣與咸甯等，改絃易轍，更定科條，與新設官制脗合；相須而並行，相濟而交用，庶幾乎寓簡賢于用法之中，寄循資於倫人之外，爲補偏救弊之一助云。

## 科目冊

## 取文士三科：

一，曰經術（陶鎔歷代諸家傳註，更出己裁，文詞純正，方爲人穀，若但沿襲宋人舊解者，不錄。）

一，曰經濟（經者，經國；濟者，濟世；首而禮樂典章，次則兵刑財

賦，河防鹽鐵，陰陽律歷，各就所長，試以策論，文格合于唐宋八家者方錄。）

一，曰詩賦（詩旨合于六義，體格貫乎三唐，方能觀感教化；若學宋元詩調，竟成有韻之文者，不錄。賦取屈宋，次亦歐蘇；若作四六駢詞，但尚浮華者不錄。）

### 取武士三科：

一，曰將才（試以將略陣法，可用矣，令之治兵，有效而後用之。）  
一，曰武藝（首重勇敢，試以鎗刀弓矢，勇藝兼優，爲上；勇強于藝者次之，藝強于勇者又次之；如勇藝超羣，不識字者亦用。）  
一，曰劍術（通神者入選，餘皆不錄。）  
一，文武兩科之中，果得命世奇才，卽如舉傳說於版築，拔淮陰於軍伍，一朝可拜將相；若夫中人，原由資格。

一，科目之設，全才爲上，偏才次之；漢之治獄，首推定國；唐之理

財，獨稱劉晏，皆偏才也。後世多有歷遷天曹者，豈盡人而全才，返在二公之上乎？卽此二端而言，優於理財者，勿使治獄；長於兵略者，勿任禮樂。餘仿此。

一，衡才而取，難定其品之邪正，故虞廷之法，試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有敗檢，終身黜逐，是固懲惡之大權也。

一，用人易而知人難，方正者，必孤立而犯顏；僉邪者，必黨同而取容；觀其素履，察其幾微，無有不得。

一，文士科，須年登三十，素有著作成帙者，先送試官閱過，然後赴試；其定甲乙，總以平昔著述爲本，不以一日之短長，衡其優劣。

一，武士科，不論年歲，若將才，亦須有著述可取，而後許其應試；其武藝一科，但取技勇，不試文字。

一，試期，每年文武各試一科，三年而三科皆遍。縣試送郡，郡試送闕府，闕府取而升諸朝，六卿別其妍媸，宰相定其甲乙，天子欽點

一元，中者卽成進士；皇榜無名者，仍爲庶人。

一，廢生與之世祿，吏員與之冠帶；有志者，仍由科目，方行擢用。

一，外委武弁，若牙將將校各員，有勇藝者，須由科目，然後擢用。

一，文武科目，總無額數，每縣一二人，或數十人，或竟無人皆可；卽府亦然，但取真才，以充實用。

一，冢宰銓選外官，仍用掣籤，以示至公，而後召見廷對；長才任以

冲劇，才短調之簡僻，方爲隨材器使。

一，取士爲人臣以人事君之義；如濫登者，削職；得賄徇情者，皆斬；晉賢者，超遷至極品，爲第一令典。

諸臣聞畢，莫不歎服，遂請趙天泰等署名，皆固遜不肯列銜。兩軍師齊聲道：「此原爲建文皇帝典章，諸位先生，皆係舊臣，義所當然，弟輩不過代擬一稿耳。」趙天泰方次第署上。又移青州闕下老臣，各署名銜，會于公所，拜奏。帝師批曰：「卿等所奏，斟酌古今，揆衡允當；既重立賢，而亦不廢任法；雖循資格，而又不妨特簡；具見經

濟宏猷。著爲令典，昭示來茲。」隨拜李希顏爲少師，趙天泰爲少傅，梁田玉爲少保；遙晉葉希賢爲太師，程濟爲太傅，楊應能爲太保。正軍師呂律，以大司馬，參知軍國重事；亞軍師高威寧，以少司馬，參知軍國重事。王璠爲冢宰，郭節爲司徒，梁良玉爲宗伯，馮灌爲司空，宋和爲司空，周駿爲司成，鐵鼎爲都御史，胡傳福爲紫薇省大學士，王之臣加少司空銜，仍爲靈臺監正，黃貴池爲黃門侍郎，高不危爲京尹，王鉞爲掌奏監，餘聽冢宰量材授職。至京營五軍，以董彥杲爲中軍大將軍，竇鴻爲左軍大將軍；前營大將軍以劉超充之，右營大將軍以阿蠻兒充之，後營大將軍以瞿鵬兒充之；皆兼舊職。金山保，小咬住，赴京營練習，暫授冠軍之職。張倫，倪諒，均授值殿將軍，兼前侍衛。其餘武員，悉聽軍師分別任用。

### 第三十八回

兩軍師同心建國

一公子戮力分兵

二軍師於建國之後，同心輔政，舉賢任能，剔邪除蠹，崇儒重農，養老恤孤，輕徭

薄賦，不期月，而濟南大治。

一日，高咸寧商於呂師貞曰：『齊地界乎南北，四無關河之固；旣建行闕于此，當思爲根本之計。今者，春麥不豐，秋稼又薄，國費日繁，兵餉無出；可乘士氣精銳，北取臨清倉粟，南取濟寧積貯；略汶沂，控淮泗；進則可取，退亦可守。先生以爲何如？』  
冀已草得一疏在此。』遂遞與軍師。其略曰：

臣聞古之立國者，必先固其根本，根本固，而後進退由己。濟南雖爲大郡，但非建都之地；何者？因橫亘于南北，勢所必爭，而不可以一日苟安者。請以全齊之勢論之：武定爲燕薊之門庭，曹濮乃魯衛之藩蔽，沂州實徐淮之鎖鑰，登萊是海東之保障。今登州有守，曹濮無虞。所慮者，南有淮安廿萬雄兵，北有保河德州三郡強敵，南北交相發，我則疲于奔命。臣愚以爲臨清濟寧，乃南北之咽喉，今猶未服；發一旅而取臨清，則門庭固而渤海靖，進則可卷燕幽之地；分一師而拔濟寧，則鎖鑰嚴而沂泗安

，進則可拓淮揚之界；東昌兗郡，四無可援，將不勞兵而自服矣。且臨清濟寧，舊設倉廩，陳粟堆積，又足藉之以資軍餉，一舉而三利備焉。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以百戰百勝之氣臨之，席卷全齊，只在指顧間耳。然後休兵息民，以俟乘虜復辟，或南征，或北討，臨朝決策。至若目前，急務無有踰于此者。伏候聖裁。

呂師貞贊道：『先得余心！全齊已在掌中矣。』遂連名上奏。帝師批曰：『二師深謀遠慮，悉合機宜。但南北殊途，其各分任。天討出於至公，剿叛無順，須相須並行，務體孤家至意。』于是受同分圖，呂軍師拈得濟寧兗州，高司馬拈了臨清東昌。就下教場，點集將佐二十四員，精兵一萬二千。諸將佐亦請分圖；圖得『呂』字者，十二員：

小良旂	彭岑	雷一震	牛駢	劉超	張鵬
馬千里	姚襄	余慶	俞如海	葛纘	盧龍

圖得『高』字將佐十二員：

卜克 董肅 董翽 孫翦 曾彪 楚由基  
莊次躡 郭開山 瞿鵬兒 謝勇 宋義 阿蠻兒

二軍師下令：明日五更，祭纛起行，後者軍法從事。

忽報景僉都飛馬來，呂軍師見其而有殺色，遂道：『僉都欲請行耶？』景星答道：『然也。適已飛奏帝師，某以君父大仇，寢食不安，故願戮力疆場，稍盡臣子之誼。』女金剛又持到令旨，宣諭道：『景星英氣凌雲，忠心貫日，正宜歷練戎行，允以原官兼監軍使，率兵先進；軍師呂律，從後接應，勿使有虞。欽哉勉旃！』景僉都心喜，請以火力士爲先鋒。呂軍師道：『力士祇能步戰，宜于山谷險阻。今齊地多平原大陸，利于騎戰；若以步敵騎，雖勇奚施？』僉都固請用之，呂軍師道：『既如此，可選善戰步兵一千，令爲先鋒；再選騎卒二千五百，驍將四員，僉都統爲中軍。某追隨勿塵，佇聽捷音。』景公子笑逐顏開，謙遜了幾句，各自散去。

次早五更，二軍師到演武廳時，景僉都與火力士，已等候良久。高軍師道：『真不



愧爲景老先生令嗣！』祭纛已畢，正在分兵起行，有探馬飛報：東昌府差人進降表，并有軍師稟啓，現候進止。兩軍師全拆着時，大概說燕王靖難南下，唯東昌一旅之力，能折其銳，厥後弗敢正視，遶道而行，濟南淮北，遂無堅城。今父老永懷故主，猶如疇昔，聞義師定鼎，盡願歸城，以副雲霓之望，不勝待命云云。呂軍師遂發放來差云：『東昌官民，凜知大義，自臨清回日，當至本郡撫慰士民。』來差自赴帝師闕下進表。

且說臨清一州，乃南北衝要之區，向設有總兵官，已在濟南敗亡。今止有都司一員，姓賈名旅；守備二員，一名文豹，一名高爵。其知州姓竺，名石麟，貪狼異常；却有三個家將：一名尖刀王正，原是吳中無賴，因持解腕尖刀，替人刺殺仇家，逃走到北邊的；一名鐵鎚陳筋，兩臂青筋，剔起如繩，人以鐵鎚擊之，能用兩臂迎受，故順口呼此藥號；一名太監刑突，做過太湖內大盜，絕無一莖鬚髯，所以稱做太監。還有三個衛士：一知風鑑，叫做皮善相；一通陰陽，叫做楊爾葵；一能卜筮，叫做沈子蔡。皮善相相定竺知州，必竟出將入相；沈子蔡又卜得敵人若到，必致軍覆殺將：——因此整飭戎伍

訓練甲兵，與賈都司等相商拒敵。武官見文官如此勵精，不敢不應承。獨高守備婉詞微諷道：『我等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固不待言。但恐卵石不敵，雖盡忠而反誤國，亦不可不慮及。』竺石麟道：『這是要降賊的話。』喝令：『左右爲我擒下！』王正等一齊擁上，立刻把高守備綁了，下令道：『且囚在禁中，待我被敵之後，上聞而後誅之。』即點起五千人馬，盡數出城，札下三個寨柵：中是知州，左是都司，右是守備。

不兩日，楚由基先鋒，領着五百精兵，早到臨清界上。竺石麟令楊爾葵先望敵軍氣色，仔細看了一回，說道：『敵兵之氣，陽中帶陰，主先小吉而後大凶。』竺石麟分付善射手，若敵軍來近，惟以亂箭射之，令其先亦不小吉。頃刻間，喊殺震天，對面五百健兒，雁翅排開，一將當先出馬。認旗上寫得分明「先鋒百勝楚將軍」，竺石麟見了，也覺驚心，命家將小心出戰。王正飛馬而出，大聲道：『可認得俺尖刀大將王正麼？』楚由基更不打話，竟殺過來。兩相交鋒，不三合，被楚由基一戟，洞胸而死。立馬橫戟，韜着對陣道：『燕賊雄兵十萬，上將千員，不勾兩陣殺盡；爾等蠓蟻螞蟻，也來俺老爺

軍中納命，豈不污我畫戟！」竺石麟大怒，教放亂箭，由基乃勒馬緩款而回。當晚，高崑師大隊已到，聞先鋒得勝，大喜，下令防其劫寨，小心巡視。

却說竺石麟，折了一個家將，心中誠有悔意，但大言在先，欲罷不能，甚爲納悶。

楊爾葵道：「明日交戰，別有妙法。」石麟道：「爾說先小吉，倒應得大了。但不知後穴凶，作何應法？」楊爾葵：「某之法，正使彼癩大凶之兆也。乞與我猛將一員，精兵一千五百，於五更時分，待我抄出背後襲之，略俟其陣亂，明公掩殺其前，使彼首尾難挽。——此小秦王之所以破竇建德也。」竺石麟大喜，依計而行。早有伏路兵，報知高軍師，軍師大笑道：「我卽不備，亦無懼；然必須今日乘機破之。」遂登將臺，將令旗招動，排一個陣勢，外方內圓；外四面方如棋局；兵士在南者向南，在北者向北，東西亦如之。內圓則左右環繞，宛然一個太極圖。郭開山粗知陣法，看了又看，全然不解，因問軍師，軍師曰：「方圓二陣，肇自軒皇，法太極方輿之制；尙父廣其意，而爲三才圖象；武侯因之，而化爲八卦，名曰八陣。陣有八變，其體皆方，此方陣變化之妙，至

乎惑者。若帝師之制五行，非方非圓，前首後尾，中有二翼，其形如鳥，名曰五行，實有七陣，此又渾融于六花八卦之間，權衡於三才四象之外，非天縱之聖不能也。若夫八陣之妙，包含在內，長于守；花之妙，顯著在外，利于戰；至五行之妙，或隱或顯，亦奇亦正，能伸能縮，可散可聚，戰與守皆利。陣法至此，神乎神乎！今區區小陣，不過兼并方圓二陣之制，略加變通，如蘇若蘭之璇璣圖，其象圓也，而載闢之錦，實本方也。外方四面，可以拒敵人四面來攻；內圓四層，則每一層之兵可以分應一面。若全體引而伸之，亦成常山之蛇，一時應急，可以用之。」正在講論，後面敵兵已納喊而來，高軍師笑道：「割雞焉用牛刀？」早見後陣卜克，躍馬挺鎗，當先殺去，正遇着一將，身穿皮甲，手舞雙鐵鎚，如旋風滾至。卜克大喝一聲，神鎗先到，那將急側身一躲，鎗在左肋邊過去；就丟了左手鐵鎚，挾住鎗桿，右手一鎚，當頭下來。卜克已掣鋼鞭在手，向上正迎個住，就順勢將鞭逼着鎚柄，直削到那將手腕上，用力一勒，把個大指勒斷，只得棄了鐵鎚，兩手來奪鎗。卜克却飛起網鞭，照頂門打下。那將自恃臂膊硬撐，奮

驚舉迎，肱擦一聲，膀子兩截，墜于馬下，又復一鎗，完了性命。楊爾葵見勢頭不好，急要走時，被卜克飛馬趕上，活捉過來。那些小卒，發一聲喊，登時星散。竺石麟遠遠覷見，心中着忙，說要大家決一死戰。高軍師大隊人馬，早也衝殺過來，並無一人迎敵；竺石麟手足無措，遂先策馬奔跑，衆軍大潰，但見人頭滾滾墜地。楚由基大呼：『與你們小軍無干，可速投降。』軍士都丟棄鎗刀，羅拜於地。郭開山與曾彪緊追着賈旅文豹；董翥董翹宋義，飛趕着竺石麟刑突。將到弔橋邊，只見城上豎了降旗，高守備領着數百人殺出，大叫道：『竺知州，我來請你去寫奏章上聞哩。』說聲未了，一白鬚老人，輪着條鐵扁担，夾馬頭一下，竺石麟倒栽葱撞下地來；董翥飛馬先到，喝令衆軍士卒下。董翹宋義，又活捉了刑突，並沈子蔡，皮善相。

後面高軍師，與盟鵬兒，孫翹，卜克等，一齊都到。高守備下馬，迎接進城，到帥府坐定。郭開山會彪，各獻了賈旅文豹首級。高守備押着竺石麟，向前跪下，只是叩頭求降。高軍師倒有寬恕之意，那些衆百姓，湧進轅門，齊聲喊道：『竺知州殺得我們臨

「齊人勾了！」有個白鬚的，前稟道：「小的叫做老好漢，因這位高守爺做官，兵民愛戴，彼竺知州這賊，拿來監禁，說得勝後要殺他，是小的不服，糾集了衆兵民，打開牢門，救將出來，迎接大兵的。今我等見軍師不殺這萬惡的官，滿城百姓，將來都要死在他手裏。那楊爾葵沈子蔡，與邢太監皮善相，都是挑唆知州害百姓的。只有余州判是個善人，做官也好，吏目也還去得。我們公道良心，歹的說歹，好的說好，只求軍師爲百姓做主。」高軍師立命將竺石麟等五人，腰斬市曹。就陞高守備爲參將，駐守本州；又陞余州判爲知州；其吏目原官如故。一時帥府門外，懽聲如雷而散。又命郭開山，盤取臨清倉廩米石，給散本州兵餉。分撥已畢，卽起身前往東昌府巡視去了。

濟甯一州，正當南北之中，人民殷富，戶口繁庶，比臨清更勝。州之北五十里，有個分本口子，其泉脈九十有九，出自萬山之中，彙注于此，七分向南，三分向北。燕王卽位之後，計欲引導此水，開達河渠，以通漕運，用富昌伯房勝，監督河道，設有河兵七營，共一萬五百名，副參游守五十餘員，——而有些本領的，止副將王禮，參將徐政

游擊龐來興，丁勝，王宗等。其河兵一半多係空糧，卽現在者，亦不做工；惟僉取民夫力役，兵餉總歸私囊。——合州怨聲載道。——聞知濟南已失，恐民心生變，遂撤河工之役，挑選精壯者補伍，已勾一萬之數；城池堅固，糧米充足，可戰可守。監河房勝，又係靖難時宿將，稍有謀略，早於城外，結下五個寨柵，以待敵至。

時火力士統着步兵一千先到，房勝在將臺望見，顧謂左右曰：『人人傳說青州妖賊利害，原來只是如此！』遂揮衆將：『率善射手五百名，長鎗手二千名，乘其遠來疲乏，不待他站住擺隊，徑行捲殺過去，可以立破。』王禮等得令，頃刻點兵迎去，箭利馬逸，勢若風雨驟至，步兵如何抵當得住？被他一衝，四下分散。火力士雖然勇猛，舞動雙鎗，打死幾個，無奈孤掌難鳴，只得隨着亂兵奔走。王禮等趕殺有十餘里，遙見塵沙漲起，接應兵到了。——原來是雷一震馬千里二將，率輕騎五百，疾趨而至。王禮等見涼兵亦屬無多，卽揮令軍士迎敵，混戰一場，不分勝負，各自收兵。

景僉都中軍入馬，當晚亦到，遂于高阜處，立住營寨。火力士自己綁縛請死，景僉

卻道：『我與汝義同兄弟，豈可如此？我當請削官職，戴善園功。』計點兵卒，死傷大半，乃連夜具表引罪，并作一啓，達上軍師。軍師亟引衆將，飛騎前來，勸慰曰：『賢裔梓精忠蓋世，四海盡知，偶爾小挫，何足爲論？且不佞爲主帥，而使先鋒失利，余之罪也！與僉都何涉？今當進兵破之。』遂令小皂旂彭岑，各引五百壯士爲先鋒，直逼敵營。房勝大笑道：『些小草寇，何以王師敗績？想必有些妖術。』卽命軍中，殺取猪狗血，并穢糞之類，預爲整備。

小皂旂一馬當先，大喝：『篡國賊徒，天兵到此，不降何待？』房勝見有皂旂一面，插在背後，曰：『此必妖人也。分付衆將，只要敗，不要贏，引入陣中擒之。』王禮卽撥馬出陣，罵道：『草賊持有妖法，可知道死在目前了？』小皂旂罵道：『瞎眼聾耳的賊，我等堂堂王師，豈用邪術？快放馬過來！』交手不數合，小皂旂霍地撥馬而走，王禮縱馬追時，房勝亟令軍士大叫：『勿追！』忽聽得弓弦一响，咽喉早中，兩脚朝天，死於馬下。王宗驤馬出救，不提防又是一箭，應弦而倒。火力士認得是王禮王宗，率



部下飛奔出去，搶回屍首，來稟景兪都與呂軍師道：『此弟兄二賊，就是害故主王御史的，乞賜與末將，挽心祭奠，以慰故主之靈。』軍師大喜，命用太牢玄酒，設位致祭。即暗傳將令：今日連殺二賊，彼已喪膽，若亟攻之，則逃避入城，拔之非易；姑退兵二十里安營。只見力士部下小卒，倉皇奔來，報說火將軍祭畢王御史，已自到了。衆皆大駭，景兪都問是何故，可有話說？小卒道：『火將軍教轉稟軍師與監軍說：向來偷生者，只爲御史之仇未報；今幸張將軍連射二賊，我得藉以報故主于地下。且昨日兵敗，負罪匪輕，亦何面目立于人世？獨自有負景公子大恩，俟來生報效耳。言訖，立拔劍自刎，我等飛救不及。』景兪都不覺失聲痛哭。呂軍師道：『此義士也！監軍勿哀。』命備棺以將軍之禮葬之。

## 第二十九回

美貞娘殺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劍俠

當日洪武太祖設立燕山六衛，衛各設兵三千。有配軍姓儲名福者，入衛已經數年，在北地娶得一妻范氏，小字非雲，是將門之女；慣使雙劍，神出鬼沒；而又姿色明豔，性格溫和，人皆稱爲女中飛將，故又號曰飛娘。燕王靖難兵起，調衛卒入伍，儲福憂憤不食，慟哭不止，飛娘勸諭之曰：『事到艱難，機須決斷。』儲福哽咽不能言，謂飛娘曰：『我雖配軍，頗知大義，豈肯充亂賊之隊伍耶？我與汝結褵未久，且岳母孀居，汝宜相依爲命；我亦有老母在故鄉，決意潔身回籍，奉養天年。明日卽與汝永別。』飛娘道：『君之母，妾之姑也；君有忠孝之心，妾獨無忠孝之志乎？我母自有昆弟奉養，無煩置念。』儲福曰：『不然。我家括蒼，距此五千餘里，係是逃回，比不得從容行路，那能同走？且使汝母汝兄弟永無相見之期，更爲不忍。』飛娘曰：『事當權其輕重，若論跋涉艱難，之死無怨。』儲福曰：『多謝賢妻，既有此美意，則不必通知汝家，收拾行李，卽于四更起行罷。』是晚，預僱了短盤牲口，夫妻二人，一晝夜走三百餘里，料燕王不能遠追，然後按程而進。到了處州府縉雲縣括蒼山中，尋着母親，悲喜交集。

於是儲福樵薪，飛娘辟績，竭力以養母；山中之人，稱爲孝子孝媳。過三個年頭，母老病亡，晝夜泣血，躬自負土，葬于祖墳之旁。

一日，傳有新天子詔到縣，儲福同山村農叟出去探聽，方知燕王奪了帝位。儲福一路哭回家內，謂飛娘曰：『我今與汝永訣了！汝年甫二十二歲，又無子嗣家業，我雖有兄弟，母且不養，何況于嫂？我死之後，汝宜自擇佳耦，毋使終身顛沛，我黃泉之下，也得瞑目。』飛娘流淚曰：『是何言也？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嫁二夫，不意君之尙不能知我之心也！君爲義士，我豈不能爲節婦？君欲殉國，我豈不能殉身？母子姑媳，當相攜於九泉路上，獨不能爲耦復仇，死有餘憾。』儲福道：『今天下一家，我與汝做得甚事？惟有死耳！』遂扼吭而死。飛娘乃拮据備棺殮殮，日則呼號靈前，夜則藁臥棺上，計圖葬夫之日，自投壙中。

時縉雲縣韓令喪耦，聞飛娘美，意欲納爲繼室，令教官約同山叟爲媒，通命于飛娘。飛娘正言拒之，曰：『妾聞縣長主持風化，教人以貞，不聞教人以淫也。况是治下庶

民之嫠婦，又豈可爲父母官之伉儷？女子之道，從一而終，若逼再醮，可持頭去。『教官知飛娘志不可奪，隨復縣令之命，且述其素行貞孝。韓令曰：『有是哉！我當獎之，豈敢犯之？』事遂寢。

不數日，又有處州府別駕范希雲，少年佻達，饒有丰姿，——係衢州人氏，是援例出身的。——平生魚色，內外兼好。適太守丁艱，鑽謀得府篆，民間少艾婦女，常被姦污，貪淫之名，合屬皆知。早已聞得飛娘姿容絕世，今又傳說喪了丈夫，縉雲知縣謀娶不能，乃拊掌大笑曰：『彼一醜夫，豈配佳女？自然我當受用的了。』恐又不肯作妾，心生一計，傳請經歷，託言：『要尋個淑女，主持家政，亦稱夫人；近聞縉雲山中范飛娘新寡，我與他同籍同庚同名同姓，豈非天作之合？即煩一行，這個月下老人，也還做得過。』經歷欣然遵命，跟隨了好些衙役，經到縉雲山中，請見飛娘。飛娘只道縣官又來胡纏，便發話道：『好個沒廉恥的，朝廷名器，便輕似微塵，也不把個知縣與這樣畜生做！』經歷接口道：『這縣公也不自量了。我是本縣經歷，並不爲一小小知縣而來，請

出面言。』飛娘在內回道：『山村野婦，不敢相見，大人有話請說。』經歷就把范通判之命，述了一遍，又道：『即日實授太守，現做黃堂正夫人，不可錯過。』飛娘聽了，暗歎口氣道：『死期已逼，待不得葬丈夫了！』又見他跟隨人衆，恐一時激出事來；乃婉言辭道：『太守率表十邑，又比不得縣正風化攸關，豈容強納民間寡婦？願大人裁之。』經歷道：『此言差矣。遣媒通命，先王之禮，且爲正室，正太守公風化之意；他日受了誥命，衣錦還鄉，豈不榮耀？切莫執拗，致生後悔。』飛娘抗言道：『匹夫匹婦，各有其志，若用強逼，頭可斷，身不可辱也。』經歷乃將機就機，巧言道：『娶正夫人，豈有用強之理？這個不消慮得。我卽去復太守公之命，自然名正言順，斷不使人委曲屈節的。』說罷，竟自起身去了。

過了幾日，只見經歷督領夫役，抬到聘禮：白金五百兩，彩緞五十端，及珠翠釵釧等物，堆滿草堂之上。飛娘見了，怒氣填胸，恨不得就把經歷剝做肉泥；又一想可恨的是賊太守，心上已定了主意，就說：『吾未曾允，何得來送禮物？』經歷道：『新夫人

親口說是用強斷乎不成，則不用強定是允得了。若又翻悔，恐使不得。」飛娘道：「既如此，依得三件事便成，若依不得，雖死不成。」經歷道：「請新夫人見諭。」飛娘道：「一要寬半月，待我葬夫；二要太守親迎；三要在此處成親。」經歷道：「第三件恐褻瀆了些。」飛娘道：「有個緣故：太守夫人知道賢慧與否，若一進署，就是妾媵之流；直待夫人遣使以禮來請，方可如命。」經歷點點頭道：「大有主意。」卽向上一揖道：「都是下官執柯身上。」隨回到處州，稟復范太守：「就要寬半月，正是月望佳期，豈不人月交輝？」太守大喜，三事都依了。經歷又到飛娘訂定，更無他說。山中田夫村婦，皆不疑飛娘是假允，反道如今富貴，是天報他的孝心哩。

且說飛娘想這五百兩聘禮，都是貪賊，悖而入者悖而出，好教他人財兩失，就把些來葬了丈夫靈柩，相近婆婆墳旁；又把銀一百兩與小叔爲四時祭掃之資；一百兩布施與與大士庵的尼僧，令其塑尊白衣觀世音寶相；剩下銀兩，多捨與山村窮苦的人。屈指一算，到十五只有四日了，心中悽悽慘慘，備了些祭奠的蔬果，倩人挑到婆婆丈夫墳前，

燒了紙鏢，拜了又拜，痛哭了半日，哀哀叫道：『婆婆丈夫聽者！五日之內，媳婦就來伏侍婆婆與丈夫。』心中傷痛之極，一時昏倒在地，半晌方甦。獨自一個，孤孤另另的走出山口，坐在石上，定定神兒，見有個道姑，敲着漁鼓，緩步而來。飛娘看時，那道姑走近前來打個稽首，飛娘連忙還禮，問道：『你是那方來的？』答裏：『貧道從終南山來，雲遊五嶽，無處不到；今要化頓齋，不知娘子肯麼？』那時飛娘滿胸仇恨，怎有心情？便道：『我已是黃泉下的鬼了，莫向我化！』道姑道：『若有愁煩，我可以解得，何消說此狠話？』飛娘道：『恁是神仙解不來的。』道姑說：『我不信。且待我唱個道歌，看解得解不得？』便敲着漁鼓唱道：

平生一劍未逢雷，况值興亡更可哀！

蠻女猶能氣蓋世，貞娘何事志成灰？

中原劫火風吹起，半夜聲聲海湧來，

自有嫦娥能作主，一輪端照萬山開。

飛娘聽他唱得有些奇怪，就道：「如何不唱修行的話，却唱這樣感慨的詩句呢？」  
道姑順口道：「只爲娘子心中感慨，我這道情也不知不覺的唱出來了。」飛娘見他說得有些逗着心事，便道：「煩請道姑解說與我聽。」道姑說：「這個容易。首二句是有才未遇，正當國變之話；第三句說武陵女子徵側徵貳的故事；第四句請娘子自思；第五句是說山東大舉義師；第六句天機不可預泄；第七第八句是說義師之主，却是個女英雄也。」  
飛娘又說：「你是出世之人，爲何說這些閒事？」道姑說：「總爲娘子說來。」飛娘是最靈慧的，便道：「既承道姑不棄，可到寒家吃了齋，細述何如？」道姑道：「我要與娘子解悶，若不把心中之事，實說與我，到底汝之愁恨，終不能解，連我之齋，也吃不下。」飛娘見他有前知的光景，就把范太守的話，一一告訴了，說：「我只待殺了他，然後自剄。」道姑說：「殺這賊胚，如屠雞犬，直得把命抵他？」飛娘道：「不是抵他，是要完我節烈。」道姑說：「請問爲國報仇，爲夫泄恨，做古今一個奇女子，較之一死孰愈？」飛娘道：「雖素有此志，然一婦人何能爲？」道姑冷笑道：「唐月君亦



一婦人耳，怎的他就能爲？我實對娘子說罷。……」遂將唐月君起兵，及目今定鼎始末，并自己來意，細述一遍。飛娘道：「依道姑怎樣行呢？」答道：「這是你的大事，但要殺得乾淨，我同你竟到山東，尋這位女英雄，建立千秋事業，流芳青史，不好麼？」飛娘道：「我已許過丈夫，他在黃泉路上等我，豈肯負了這句話呢？」道姑笑道：「這是孩子的話！如今做的是全孝全忠全節烈之事，難道是去嫁了，負了丈夫麼？」飛娘道：「如此，我意已決。」隨請道姑到家坐下。

到次日，飛娘將行李結束小小一包，把這些緞疋，都堆在草廳中間一個棹兒上，道：「使這賊狗奴見之不疑。」十四日，又到丈夫墳上，痛哭一場，將要到山東的事情，暗暗泣訴。回來天色已晚，見道姑裝做貧婆模樣，飛娘問是何故？道姑說：「粧傭來炊爨的。」飛娘道：「甚妙。」

當夜睡至二更，忽見丈夫走到房內，慍慍喜喜的說道：「賢妻名在仙曹，當到山東做個女飛將，名蓋天下。但求爲婆婆與我討得兩道封誥，光輝泉壤，也不枉我殉國一場。」

。『飛娘一把扯住道：『我要與丈夫同去的。』儲福把衣袖一拂，忽然驚醒，不禁嗚嗚咽咽哭起來。道姑開得，忙問何故？飛娘把夢中話說了，道姑說：『何如？你丈夫早已歡喜，你爲何反哭得紅腫了臉，明日難以做事？』飛娘就起身與道姑步出庭中，見月明如水，不覺神思頓爽，因向道姑說：『我連日心上有絲沒緒的，還不會問得道姑姓名哩。』道姑應道：『有個名帖在這裏。』便在袖中取出兩把劍，長止數寸，道姑道：『這就是姓名。』飛娘道：『小小刀子，如何便是姓名？』道姑說：『你嫌他小麼？』風中一颯，遂長有七尺。飛娘道：『原來是神物！道姑一定是劍仙了？』道姑道：『豈敢。我的姊妹聶隱娘，現在輔佐唐帝師，前日已會過他，說與你同去的。』飛娘道：『道姑也是姓聶了？』道姑道：『仙家姊妹，何必同姓？公孫大娘就是我。』飛娘道：『妾之不材，何幸得大仙到此相救！』就拜在地下，說：『弟子願拜劍仙爲師。』公孫大娘道：『這個使得，但不必稱師父徒弟，只稱姊妹罷了。』公孫大娘即將劍術細細講究一番，飛娘皆心領神會。

看看天晚，公孫大娘催促梳粧，飛娘道：「姊姊倒像個爲我做媒的。」公孫大娘道：「怎不是？我今也把你嫁與山東姓唐的了。」大家笑了一會。不到上午，只見呼么喝六的范太守到了。經歷先進來一看，公孫大娘回道：「新夫人早已打扮，諸色完備了。」經歷問：「汝是何人？」公孫大娘道：「數日新夫人僱我來相幫的。」經歷大喜，隨稟知太守，自往縉雲公館去了。

范太守下了轎，步進門來，飛娘立在草堂簾下，見這個太守，輕腳輕手，灣像個妝旦的戲子。范太守端視飛娘，果然標緻，心中暗喜，道：「有媚有威，是個夫人福相！」飛娘只是站在簷下不動。范太守道：「下官薦先了。」就一手拉着飛娘衣袖，同進草堂，深深四揖；飛娘也回四福，說：「太守公遠來，無物可敬。」范太守道：「敢勞夫人費心！」就叫把備來酒筵陳上，分付衙役們，山口伺候，家人門首伺候，一個不許入來。又見公孫大娘在旁，就道：「你也迴避迴避。」公孫大娘出到門首，安頓衆人去了。

太守斟起一杯香醪，爲飛娘定席，飛娘也只得斟杯答禮，對面坐下，太守就一口乾

了，飛娘也乾了一杯。太守喜極，又換過杯子來，斟滿了遞在飛娘面前，說：『吃個交口雙杯。』只這句話，飛娘按捺不住，立起身來道：『妾告個便。』向房裏逕走。范太守喜孜孜，笑吟吟，慾火已熾，恨不得就赴陽臺，乘這個便，隨後也走將進來。飛娘進房，聽得後面脚步响，左手向後一招，右手已掣取壁間挂好的劍飛轉過身，劈面刺去，用力太猛了，把范太守臉兒，竟砍做兩半，撲的倒在地下；又復心窩裏一劍，直透後心。罵道：『殺才！還便宜你與我同吃了杯酒兒。』掣着劍，如飛的走到前邊，大門早關上的，見公孫大娘在門內站着。有十來個家人，多在耳房內酣飲，被兩位善女人趕進，排頭砍去，殺個盡情。公孫大娘道：『可換去血衣，悄然就走。獨是山口人多怎處？』飛娘道：『別有一條樵夫的路，走出去已離此二十多里了。』於是關鎖了前門，在後面推倒小牆而出。兩人相扶相挽的，竟下金華，至蘭谿。公孫大娘道：『若走杭州，必被他們趕着；我今由嚴州抄出徽州，到蕪湖，轉至滁州，從河南，折入山東去罷。』……

看看行至亳州地方，正欲下店，見有個秀士，攜一童子，也在那裏投宿。公孫大娘

悄悄對飛娘說道：『我看這個秀士，是女扮男裝的，明日我們尾着他走，待他解手時，看他一看。』飛娘笑道：『倘若是個男子，這一看好沒意思！』公孫大娘道：『妹子到底還是女娃娃！我們雖然修道，也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若有行姦賣俏的，向前來一刀揮爲兩段了，不要說一個男子，縱有千百個赤條條在那裏，我就看看有何害呢？』飛娘笑道：『我不信，做了仙家，倒是這樣撒潑的！要是這樣，爲何又有思凡的仙子？』公孫大娘道：『這話辨駁得好。你不知仙家各自有派，我們劍仙，屬之玄女娘娘，只是殺性難除；那風流有才情的仙子，又是西王母娘娘爲主，偶然有個思凡下降的；還有斗姥娘娘，都是女宿星媛，立功行而成的；若女子而成地仙者，統於驪山老姥；又有后土夫人，則四海五嶽，女神靈之主也。——舍是則爲旁門。我教中大概是義俠節烈勇毅的女子，所以不怕見男人的。』飛娘聞言，自喜得爲劍仙，就道：『我明日看他。』

過了一宿，清早起行，差不多有二十里，那秀士揀個僻處小解，二人就抄在後邊，也蹲在地下看。時秀才小解完了，手擎着幅方絹兒，擦了一擦，擡起雪白屁股來，半截

朱門，剛剛與二人打個照面，飛娘不覺失笑。秀士回頭一看，認得是昨晚同宿的，就道：『大家是一般樣的東西，有何好笑？』公孫大娘道：『我們也要小解，所以在此，不期你自把美臀獻出。頭戴着方巾，脚穿着朱履，半中間却有個鬍子張着嘴兒，吐出個舌頭，豈不好笑！』秀士道：『我自不得已而爲此；看你二位顏色，也還改個男裝，方爲穩便。』飛娘走近前道：『不改便怎的？』秀士道：『嘴強！目今青州起兵，是位聖姑娘，路上盤詰女人，比男子更爲利害，拿去就算是好細；像你們那樣風流的，且被他們軍士弄個不亦樂乎。』公孫大娘笑道：『焉知我們不是男改女裝的？』女秀士道：『我不與你鬪嘴，大家走路罷。』公孫大娘道：『我偏要同着你一路，帶挈走走，省得他們盤詰；你若不肯，我到關津渡口，把你扭住，一口喊破，不怕不拿去做好細，弄個不亦樂乎。』那女秀才是心虛的，恐怕決撤了大事，假意道：『你兩位要我挈帶，也要好好的說，怎麼歪廝纏起來？』公孫大娘道：『說着頑兒呢！』女秀士心上厭他兩個，想道：『不如耍他一耍，擺脫了罷。』就捻訣念咒，在那童子頂上，也暗暗畫個符兒，使出來隱

身法，登時不見了。飛娘方欲驚訝，公孫大娘捏一把道：「莫則聲！」就飛奔到女秀士跟前，揪了耳朵，笑說道：「你混甚麼鬼過眼了？」女秀士吃了一驚，便道：「怎麼動粗起來！」就拋了那童子，使個遁形法，又不見影兒了。原來女秀士大有幻術，竟把個身子嵌在一科大松樹內，若是凡夫之眼，但見松樹，不見有人，——這比不得五行遁法，一遁千百里；不過借件物兒藏匿身子，原是旁門之法，暫時遮掩的。公孫大娘左右一看，走到松樹跟前，笑道：「我若一劍，把你連樹砍做兩截了。這樣耍孩兒的法子，弄他做甚！」便一手扯了女秀士出來。女秀士不覺大駭，就說：「你不要孩兒的法，也弄個把我看看。」公孫大娘道：「我就學你的隱身法，你若看得見，我拜你爲師何如？」女秀士道：「快請教。」公孫大娘恐怕他也看得見，隱了身子，却又暗暗升在半空。女秀士四面看了一回，茫然不見，只管瞧那范飛娘。飛娘也不知公孫大娘有這樣道術，假意說道：「我是看見的。」就叫道：「姊姊出來罷！」公孫大娘應說：「我要去了。」女秀士聽來，聲在空中，以手搭着涼篷，仰面細看，好個皎皎青天，連雲點兒也沒

有，乃大贊道：『好妙法，好妙法！』公孫大娘輕輕落在女秀才當面，現出形相，道：『怎的就看不見？』女秀士道：『我的法是異人傳授的，出入帝王公侯將相之家，莫不欽敬，不期今日被你看破！我問你二位實係何等人，要往那裏去的？』公孫大娘道：『我且問你向來出入王府，可認得女秀士劉氏麼？』那女秀才見說了他真名字出來，知道是異人，也不敢相瞞，應道：『只我便是女秀才劉氏。』公孫大娘道：『噫！而今要住那裏去呢？』答道：『要到濟寧尋個主兒。』公孫大娘道：『只怕你去尋的主兒，就是要循我的主兒哩。』女秀才道：『這是怎說？』公孫大娘說道：『那主兒可是姓唐？』女秀才道：『正是。』公孫大娘遂將自己與飛娘的姓名，及殺太守情由，并自今去投他的話說了。女秀才道：『若然，我們自一家人。』就把自己向在駙馬梅殷府中，用術覷禁燕王。不意梅駙馬被燕王賺去殺了，又來拿我，我就隱身到宮中去殺他；不意他福分大得狠，每日有神將列宿護持，不能下手，只得逃向各處游蕩。近聞青州成了事，所以前去，要給駙馬報仇。公孫大娘道：『這該到濟寧，為何要到濟寧呢？』女秀才道：『我當日在



濟甯住過，有些熟識，去勸個探軍機，好做進身之策。』范飛娘道：『志量太小了！何不竟去做個細作，殺了鎮守將官，把一座城池做個贖禮，不好麼？』公孫大娘道：『此計甚好，我今與你一處走，真個要你挈帶了。你們兩個認做夫婦，我與你認做姊弟。』女秀才道：『不好！姊丈在那裏？不如認做我的老婆，一大一小罷。』飛娘道：『正好，你是個齊人了！教你每日挨頓打。』女秀才笑說：『我是偽齊人，沒有這件好東西，到不得爭風廝打哩。』公孫大娘也笑道：『夫夫，你個孩子，是誰給你生出來的？』飛娘道：『他自有個真齊人在那裏。』女秀才也笑道：『好亂說！給你們說，這孩子也奇哩。他是戶部尚書陳迪的幼子，喚名鶴山。當日搜拿家屬時，正出天花，半路死了，校尉把來丟在道旁。過了一夜，想是伏了土，又活轉來，在那裏哭，適我經過，問知情由，念陳尚書是個忠臣，特地收來育養，爲他延續宗祀的。』公孫大娘道：『這纔成個女秀才！如今都要說正經話，不要露出馬腳來爲妙。』

於是日則同行，夜則同宿，已到濟甯城下，女秀才就用濟寧的聲口，向門軍說：『

是本州人，帶着家眷，在鄉村處館，暫回來的。」幾個門軍，眼睛都注在飛娘身上，話問了幾句，放進城去了。尋個寓，在監河衙門側首，住了兩日。那店家見他聲音互異，疑心起來，只管催促起身。

公孫大娘悄悄對女秀才道：「我昨日見衙門儘後，有個寺院，東間壁貼着空房借寓，是本寺住持的，何不借了他？」女秀才道：「我久已曉得這寺內賊禿着實要姦淫婦女，不好的！」飛娘道：「我偏要去借。」公孫大娘道：「正要借這點兒，方肯賃與我們久住哩。」女秀才便道：「說是有家眷的，一借就成。」兩三個和尚，在寺門首等着，看他們搬來，見飛娘帶着些孝，都說是白衣觀音出現了。從此住持僧每日來送長送短，公孫大娘又把些甜言哄他，這個賊禿就錯認了羅剎女，當做歡喜冤家，豈不該死！住了十來日，聞得濟南兵到了，在城外廝殺，和尚却來請去寺中隨喜。公孫大娘道：「如今兵馬臨城，有何心緒呢？」和尚滿臉堆笑說，「城中兵久聞聖姑娘是位天仙，那個不願降順，只礙着監河主將是燕皇帝的心腹；我們做和尚的，還要長幡寶蓋，焚香奏樂，去

迎接哩。」只見女秀才回來了，和尚說聲：「請大娘快些隨喜。」揚揚的自去。公孫大娘就問女秀才：「連日打聽事體如何？」女秀才說：「州官及兵民的心，都是一心要降的，只是監河軍馬在城外，不敢變動。」公孫大娘道：「這與和尚說的無異，定然不錯。」隨附耳說了幾句，如此如此去行事。女秀才即於明早，趁開城門，放樵採時，使個隱身，出城而去。。。。。

## 第四十回

濟寧州三女殺監河

袁州府四士逐太守

却說呂軍師戰勝之後，斂兵下寨。次日黃昏時分，忽報拿到奸細一名，遂陞帳勸問，諸將士皆集，看是秀才打扮，氣度不俗，隨叫放了綁縛，問：「汝是何人？竟敢闖入營盤！」應說：「小子有機密要稟，乞避左右。」軍師道：「我這裏萬人一心，有話就說。」隨前跪一步道：「妾身劉氏，人稱爲女秀才。向者梅謝馬鎮守淮安，因妾有法術，

招在軍中。燕王南下，詐言道進香，駙馬宣諭祖制拒之，燕師竟從別路過去，奪了建文帝位，哄騙了長公主手書，召還駙馬，密令譚深趙曦刺死在瓦橋之下。又各處張掛榜文，說女秀才用鬻蔡之約，咒詛朕身，罪在不赦，着令郡縣搜拿；只得逃向江湖。聞知青州聖姑娘大興義師，爲忠臣義士報冤雪憤，因此千里來投，途中又遇着兩員女將。女秀才又住了口，以目視左右，軍師即分付軍校們帳外伺候，女秀才方稟道：『兩員女將：一是劍俠公孫大娘，一是女中飛將范非雲，今在監河衙門後圓通寺左住着。兩日，在城中探聽官員百姓，都要歸降，只怕的房勝兵多將勇，不敢輕動；所以公孫大娘着令妾身前來，說請軍師把房勝殺敗，趕入城內，便間就找了他的首級。不論何日，但看城中火起爲號，軍師徑殺進城來，可不戰而定也！』軍師道：『這個極易，汝可到後營暫歇。』將至四更，令小兵送女秀才出營去了。

景監軍道：『此婦人之話，尙有可疑；裏應外合，全憑訂定日期，或內先發而外應，或外先發而內應，怎說不論何日？莫要成賊計麼？』軍師道：『彼係三個女流，只辦

得刺殺主將，安能接應外邊？行刺又要乘機，豈可預定日子？公孫大娘一段，連我也只是雷一震稟知，餘外絕無一人曉得，彼豈能捏造出來？斷無可疑。我今用個誘虎出穴之計，彼必將計就計待我，我又將計就計以應之，大事可定矣。」卽喚葛續姚襄兩將，分付道：「今日酉刻，可各引一枝軍馬，一枝向西，一枝向南，緩款而行，到正西正南上暫住，聽炮聲連響爲號：如敗兵下來，讓他過去，從後掩殺；若炮聲定後，絕不見有敗兵，卽向前擊彼迎敵之師，務令軍士齊聲大喊，說房勝已被我軍師擒下了，彼必驚惶，我還有兵來接應。」二將領命去了。軍師又遍視將官及牙將等，一會向着景監軍說：「有一處立個大功，奈無可使之人！」小皂旂雷一震齊聲道：「我等敢去。」王有慶見軍師迴顧，心中私喜，亦前稟道：「末將承恩收錄帳下，未有寸功，願拚死掙個功勞。」軍師道：「汝去倒使得，只怕軍士不能聽命。這場功勞，非同小可，汝去點選軍士一千名，都是步戰，有了此數，却來復命。」王有慶遂去點兵。衆將都不服道：「王有慶武藝平常，且屬新降，其心難必，軍師怎舍我等不用，而反用他呢？」軍師道：「毋得多言

，做出便見。王有慶已點完了軍，稟說：『勾一千名，都願隨末將立功的。』軍師道：『如此却好。』軍師又激獎了幾句，下令：『八百名皆用鎌刀二把，藤牌一面；二百名止帶大砍刀一把，紙火爆各一百枚，——十枚一束，扣成總藥線一條，各帶火繩在手，三更時分，納喊殺入房勝大營，必然是個空寨；汝令軍士分爲兩下，在前營後門內伏於地上，待他殺進來時，上面以紙炮擲去，下面以鎌刀砍其馬足，即使步兵先入，亦砍人足，各用藤牌遮護鎗刀。他若敗了，縱不許殺出，只照前伏在裏面，但有逃進來的便砍；直待大軍殺敗了，他已去遠了，然後回來繳令，便是你的大功。鎌刀紙炮，早經備辦，可到後營領給。』王有慶得計，磨拳擦掌的去了。軍師喚小皂旂俞如海雷一震余慶四將：『汝等待王有慶去後，各領精兵六百，一向寨前，一抄營後，奮勇擊殺，我還有接應兵來；那時彼必敗走，汝四人合兵追之，從後虛聲掩殺，逼他進城。若城中火起，即乘勢殺入；若無火起，不可造次，且等軍令。』又命彭岑牛驛：『各領精兵一千，接應兩處，總不殺進寨內，切囑！』諸將都領命而去。又命：『張鵬領一枝軍，截殺房勝左寨

救兵；盧龍領一枝軍，截住右寨救兵；汝二將耑殺他兩枝軍馬，使彼不能接應。』又顧景兪都道：『煩監軍帶領六百勇士，向適中高阜處屯駐，施放號炮，直待房勝人馬敗盡方止。看他若面走，監軍率兵反應接南邊葛纘；他若南走，向西接應姚襄。毋得有誤！』景監軍大喜道：『小子看軍師用兵，真武侯復生矣。』隨點軍整頓號炮，自去行事。軍師乃命馬千里：『率數百軍士，各領三頭火把，聽我隨時發令。』

却說房勝正與諸將商議，說：『寇兵得勝，而反不出，定有詭計。』忽小校來報：敵人陣脚移動。房勝登將臺望之，時已昏黑，遙見兩枝軍馬，一向西行，一向南去。亟下臺傳令道：『敵人分兵攻我西南二門，今夜必來劫寨，此調虎出林之計，怎瞞得我？我就彼計以破之。』即令龐來與引本部人馬，去迎西門之兵；丁勝引本部人馬，往拒南關之兵；戒令毋得進戰！待我破了他劫寨之兵，即分頭從背後殺來，那時兩面夾攻，使他片甲不返。又將中寨人馬，盡行撤出，自引一枝伏於寨左，令徐政伏一枝寨右，待他進寨，各向前殺入，不許放一人走脫。又料敵來劫寨，恐還有接應之兵，命左右兩寨參游

武弁，各向前截住斃殺，使他彼此不能相顧。分撥已定。

甫到三更，果然有兵劫寨，納一聲喊，殺進中寨。徐政在前寨殺入，房勝自在寨後殺入，只見先進去的騎兵，紛紛的連人連馬都倒，又被紙爆亂打將來，馬驚人駭，擁塞寨門，進退不得。房勝道：『此賊智也！』亟令軍士折開營寨，一湧而入，伏在地下的數百兵，大半被馬蹠死。王有慶大呼力戰，也被亂軍殺了。寨前徐政那有房勝應變之智，見軍士進去都倒，又被火紙爆打得個昏暈，正在沒法，後面雷一震余慶二將早已殺到；左右二寨參遊武弁，各率兵馬鼓噪而出，又被張鵬盧龍兩將分頭截殺，不能接應。雷一震輪動大斧，恍若巨靈，神勇不可當，大喝一聲，如青天起個霹靂，早把徐政劈死。彭岑牛駢各從刺斜裏殺入，合兵衝擊，那些將官，都係武制出身，從未經歷戰陣，心慌膽裂，手足無措，但見紛紛落馬；其河兵又皆市井無賴，從未訓練，那敢拒敵？唯有寨甲拋戈，四下逃命。房勝尚在寨中搜殺伏兵，聽見號炮不住震天的響，前寨人馬已潰，只得引軍從後突出，正遇小皂旂俞如海，殺散寨後的兵，掩到面前，大呼：『你放走了』



房勝！』房勝進退不得，回顧部下，止有數百騎，大聲呼道：『退後必死，可并力向前。』遂捨命當先，率領將卒，殺開條路，望西南而走。又見前面火把，不計其數，鼓聲震天，併殺來，遂掣身從正面遶逃，小皂旂率兵緊緊追着。那時寨前的敗兵潰向西，房勝潰而南，分作兩路了。軍師亟傳令景監軍向西，自己率統馬兵一千向南追趕。早有姚襄見敗兵下來，從半腰殺出，把房勝部下人馬，截去一半，剩不上三百餘騎，逕奔南關。丁勝正在等候濟南之兵，不知是房勝收回，劈面迎殺進來，到得喊說明白，已互相殺傷了好些，纔得合兵一處。姚襄小皂旂追兵已到。丁勝道：『主帥可入城，待我當之。』

房勝此時筋疲力乏，一徑叫開城門，立馬在城堵口，看望外邊廝殺，只殺得亂轟。傳說帥府內署失了火，房勝回頭一望，烈焰冲天，不覺魂驚魄散，飛馬回到衙門口，那些守門軍士，正在那邊亂嚷，說：『宅內封鎖的，怎麼好？』忽見本官到了，讓開條路，隨在後頭湧來。房勝分付救火的在外伺候，等傳喚纔許進宅，只帶兩個心腹人，敲開

宅門，見兩個女人走向前來，大叫道：『夫人燒死了！』房勝方在疑惑，早被一個女人，劈面一劍，砍倒在地；那一個女人把跟隨的兩人，一劍一個，頓時完事，仍舊把門關上。原來公孫大娘等三人，聞知外面廝殺，料必敗進城來，就先到監河署內，把一家老小，盡行殺死，放起火來：一者是裏應的信號，二者是賺監河回署的妙計。房勝不知就裏，正好湊巧。可憐隨着燕王屢立戰功，不期此夜死於飛娘之手！

當下公孫大娘割了房勝的首級，如飛到州衙門前。知彌正出堂來，要去救火，看見一女人在衙下，把個人頭捧來，厲聲道：『這是房勝首級，可速捧去，迎接呂軍師進城；若遲片刻，此卽榜樣。』知州大驚，急看婦人時，已飛身在屋脊上，不知去向。知州驗看首級不錯，令將盤子盛了，疾忙出衙前行，城中早說大兵已進了西關，知州如飛迎去，跪在路旁，大喊道：『知州來獻房勝首級。』却是雷將軍的兵馬先到，叫取看一看，仍交與知州，着令在州衙等候。此時正不知軍師從何方入城，復入向南門殺出。恰好逢着丁勝戰敗進城，左臂中了一箭，踉跟而走，雷一震大喝道：『逆賊！待走那裏去？』

「腦門一斧劈下。丁勝心慌，向右亟躲，早把中箭的左臂砍掉，翻身墜馬。小皂旗姚襄正趕到時，見丁勝已經拿下，合兵一處，天已大明，軍師也在後邊飛馬來了。雷一震隨上前稟知，徑到州衙前來，知州早全着各廳并武弁數人，戰戰兢兢的一字跪下。軍師進到州堂坐定，知州便將房勝首級獻上，軍師道：『該州功勞不小。』知州連忙叩頭道：『這不敢冒功，有位女將軍從天降下的。』軍師問：『女將軍在何處？』知州道：『騰空去了。』軍師笑道：『也算是爾之功。』即令雷一震：『爾可速到監河署後圍通寺，看公孫大娘在否？』一面令人救滅了火，一面出榜安民。

那時景監軍向西路追逐敗兵，大半投降，也到州衙。軍師即令查點城內降兵，又命姚襄查核倉儲穀石，二人領命而去。隨後彭岑押到龐來興，稟道：『是小將活捉的；再有了勝，是雷將軍砍去一臂，生擒的。——這二賊是小將不共戴天之仇。當日先父聞燕兵從宮內反將出來，在市上聚集二千義士，殺進宮門，不意被二賊從夾巷突出，格殺先父。今邀軍師神算，兩賊俱擒，並乞賜給小將剷取心肝，祭奠先父。』軍師大喜，即交

與彭岑去了。

雷一震已來復命，說：「公孫大娘與女秀才，又有一位年少女將軍，一個十來歲的童子，都在寺內後殿吃酒；殺的和尙屍首七橫八豎，大半是精赤的，小將不好問得。倒是隨去的軍士們，見兩個小沙彌在那裏哭，說：「我老和尙好意送長送短，不知怎麼惱了那個標緻的大娘，他獨自一個，四更天來把我們寺中殺盡，只饒了我兩個年幼的，與一個年老的道人。」」軍師大笑。雷一震又稟：「小將蒙公孫大娘賜了三杯酒，說：「復上將軍，即刻起身到濟南闕下相會了。」」軍師道：「如此，可將我四輪的副車，着二十名壯健軍卒送去。」

却說姚襄去查儲，總已支盡，並無餘粒。景監軍計點降兵六千七百餘名，半是市井充的，軍師仍令各歸本業，只挑選精壯三千，付與景監軍，令帶領張鷟牛驎彭岑盧龍四將，略定泰安蒙陰沂州諸處，成功之後，即便鎮住沂州。監軍道：「小子得了沂州，務看個機會，圖取淮軍，以報帝師知遇之恩。」欣然別過軍師，率兵自去。

呂軍師駐紮數日，料理已畢，乃命小皂旂爲先鋒，自與姚襄統領中軍；余慶雷一震葛纘馬千里各分左右前後四軍，俞如海爲合後，仍按五行陣法進兵，前取翼州。一路秋毫無犯，村童野叟，皆在道旁嬉笑；軍師緩款而行，時加慰勞。距城二十餘里，忽小皂旂匹馬飛至，說：『有數萬人，手執黃旂，蜂擁前來，並無甲兵，不像個廝殺的。小將請軍令一望。』時早見旂影飄飄，塵光蕩漾，有如雲霧一般。軍師遂命姚襄飛馬喊問：『爾等若係投誠，可着各文武官員，先赴營前稟命。』衆人推出幾個官來，跪稟道：『是迎接聖后鑾駕的。』時軍師已到，各官皆膝行叩接；爲首一員稟是郡丞，某太守前日被士民逐出城外了。軍師問：『何無守將？』郡丞稟道：『國初以兗州府爲禮義之邦，不會設的，只有千把總三員看守，問禁。』軍師道：『太守係何人爲首逐的？』答應道：『是孔門中秀才，今現在此。』軍師諭令官弁等督帥衆人先行，隨後止帶數騎進城。到府堂坐定，令傳逐太守的秀才進見，軍師視之，兩個是道士，兩個是秀才。隨問道士何名，道士願視秀才曰：『都請坐講。』四人謙遜一回，分左右坐下。軍師問：『那一

位道長姓氏？」道士答道：「這是表姪叔叔林彥清子。」又指右邊第一位，說：「是戶部侍郎卓公諱敬之子。第二位是先伯父之門生太常卿盧原質之少弟，——太常公也爲先伯父夷族的。國變之日，林表叔向小子說：「爾伯父麻衣衰絰，慟哭於廷，必有奇禍。曲阜衍聖公爲爾伯父道義之交，汝可與表弟同去投托他處，且待事定回來。」不意纔到半途，即聞有夷滅十族之信。承衍聖公念先人忠節，收留月餘。玄微觀住持清微道士與聖公至交，小子弟兄二人，恐有不測，情愿出家，原名是方經，表字以一，聖公改爲經大方，本郡都稱大方道人；表弟原名林玄暉，認作林靈素之後，改名又玄，稱爲又玄道人。這位盧世兄名敏政，聞得小子在這裏，改名易姓，游學到此，已有月餘。——都是同仇，所以同逐太守。」卓公子聞言道：「小子名孝，字永思。先父爲官，清苦異常，因自幼定親於某同年在袁州郡刑廳，令小子來此就姻。未到之時，已聞夷及三族，遂逃至曲阜，遇着了方林二兄。又蒙衍聖公推愛，說小子能文，令改姓名爲孔以卓，排行在彼子姪名下，進了府學。聞得青州興起義師，要迎建文故主復位，近又傳說濟甯已破，

遂約同學生員哭廟。不期太守傳了府教官，要查我等姓名奏聞，因此一時倡義，士庶齊心，把太守抬出城外。方世兄早備下黃旂數百杆，領着衆道士，大呼於市，從者就有數千，那些官員禁不得，方在後邊跟來的。如今仰托威靈，得爲君父報仇，小子等死亦甘心。』軍師道：『君等皆不愧爲忠臣之後，可敬可敬！』隨問各官賢否？答應道：『都要做得。』軍師卽下令皆照舊供職；其太守員缺，特署方經以學士兼知袁州府，餘皆到京授職。又查郡縣庫帑，俵散來迎士庶。自回城外，營寨安歇，差人探聽景監軍信息。忽有秀才百餘，齊到營門，請軍師駕臨闕里，瞻謁孔廟。又方卓林盧四人皆至，說聖公有啓致請。呂軍師忻然從之，卽令諸將守營靜候，同方學士等起身到曲阜縣去。

## 第四十一回

呂軍師謁闕里廟

景僉都拔沂州城

却說衍聖公名復禮，字勿非，秉性剛毅，博洽經史，講究道德，透徹性天，以傳夫子道統爲己任。聞呂軍師是個名師，所以來請，又令子姪二人出郭數十里來迎。軍師大喜。隨至闕里，聖公率族衆三十餘人接見。軍師道：「謁我夫子，須度明齋沐，當俟明日清晨。」即與聖公等逐一施禮畢，聖公開言道：「學生的先子是尼父，先生的先祖是尙父，爲千古文武之宗；今我後人得聚一堂，亦千古難得之事！幸惟先生教之。」軍師應道：「聖公分出文武之宗，爲千古不易之明論。但學生愚見，文武二字，原從三代以後，文者不武，武者不文，遂分爲二，若上古其一也。我夫子若不武，子路曷肯用三軍？衛靈公何至問陣？夾谷之會，夫子告魯侯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以司馬從。」夫子豈不武者歟？即如尙父位居太師，與周召夾輔成王，道之德義，周公訓子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尙父訓子治齊曰：「尊賢而尙功」，夫豈不文者歟？特尙父所遇之主，可與用武；夫子所與之人，不可與言武，——易地則皆然耳。孫吳之徒，不知聖道，止講戰功，孟氏早已黜之，此武氏之攸分也。即如漢之留侯武侯，國朝之誠意伯，謂非



允文允武可乎？學生固不敢以武事而附於文，然亦不敢以斯文而宗主，而謂不知武也。『聖公等贊歎拜服道：『先生卓見，可爲貫通文武淵源，領教多矣。』遂請入席。兩邊說得投機，鬪懷暢飲。

只軍師問：『當今靖難遜國之事，如逢我夫子，不知何以正之？』聖公道：『春秋曠軻之事，可推而知矣。』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子云：『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天子之外，總謂之臣。故曰民無二王。懿文爲高王太子，天下皆知爲儲君也，不享而終，則建文爲太子，民間尙有承重之稱；繼世以有天下者，非建文而誰？高王告於廟，謀於公卿而立之，乃萬古之常經；即使失德如桀紂，社稷爲重，君爲輕，義所當廢，亦必出自元老勳臣，廷謀僉議，俾宗枝近派，暫爲攝政，放太甲於桐則可。况建文登極以來，仁風和洽，德澤汪洋，濟濟朝臣，皆稱吉士；願以削廢諸王之故，而遽稱兵紀，犯宮闈，后妃公主，皆自焚以殉，古來失國之慘，莫甚於此。誰朝無伯父叔父諸昆弟哉？若云長可以凌幼，則是無君之國然矣。而且忠臣義士，被夷滅者至於十族九族，稽之歷

代謀反叛逆者，不過三族，亦何罪而至此？此中庸之主，猶能褒封勝國盡節之臣。漢高封雍齒斬丁公，以臣節教天下，王者無私仇，何況並無私仇，徒以不附己而屠戮之，如屠犬羊，必欲教人以叛逆，誠不知當今是何心也。夫天下，高皇之天下也，燕藩可得爲帝，何藩不可以爲帝乎？諸忠臣義士，高皇之臣子也，忠節者可殺，何人反不可殺乎？正學先生云，「燕賊反」，此卽我夫子春秋之筆也，更有何說之辭？」呂軍師棟然起拜曰：「先生之論，乃今日正人心，明大義，所以維持世道於顛覆之間，允宜載之春秋，昭示來茲。」有頃，席散安歇。

明辰，聖公等陪軍師謁廟畢，時奎文閣新修，中藏圖書萬卷，湘軸牙籤，琳瑯璀璨，軍師登覽云：「略獻小醜。」因題七律一首，詩曰：

汲冢羽陵一閣收，須知歷卷是春秋。

天王有道方興魯，夫子當年幾夢周。

廣廈虛涼來賀燕，雕梁天矯有蟠虬。

宮牆千仞誰能到？幸從趨拜得暫遊。

聖公等贊道：『是詩多矣，大作首當壓卷。』軍師不免自謙幾句。又請去看夫子手植古檜；其本柯端直，宛似勁鐵，紋理左紐，卷若絲髮；上有側生楂枒一枝，長不過尺；風霜侵剝，絕無枝葉，色如黝漆，真神物也！遂又題詩一律云？

尼山植檜昔曾聞，何幸今來見左文！

地脈也知關氣會，天心者爲護風雲；

靈根盤屈蛟龍合，鐵幹支撐日月分。

草木偏能霑聖澤，至今名字獨超羣。

聖公又大加稱贊。各處游覽已遍，卽請入席，奏起樂來。軍師聽了一會，欠身道：『某非延陵季子，不能審音，但詳其大致，則古樂與今樂相雜也，所以樂器亦如之。鄙人之見，夫子殷人而生於周，所聞者三代而上之樂；故論治天下之道曰：樂則韶舞，又稱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而武王之樂，尙曰：未盡善也。何況今時之樂，豈夫子所樂聞者與！

？故聖廟之樂，似宜用二南二雅，以存夫子宗周之志；其樂器亦宜祇用周制，後代所造者，皆不可以奏正音也。」聖公之姪孔以恂，接着說道：「目今樂舞用八佾何如？」軍師曰：「此較之用今樂，其過等耳。」以恂曰：「尊夫子以天子之禮樂，豈其爲過耶？」軍師應曰：「此似是而非也。」李氏舞八佾，夫子黜之爲僭，而自受此非禮乎哉？成王以姬公叔父，而有元勳，賜之禘祭，夫子直曰：「吾不欲觀，」何況後代之賜耶？且夫「未爲天子，豈宜僭天子之禮樂耶？總之夫子之尊以天爵，而不以人爵；封王封公，皆人爵也，卽封之爲帝，亦適足以卑我夫子而非尊夫子也！夫子道統立極，爲萬世帝王之師，宜尊爲師，則中孚天爵矣。」聖公遽然曰：「非先生不能徹論，成道之幸也！」軍師曰：「侯建文復位之後，卽當以此奏請。」聖公曰：「建文復位，天子也；卽不復位，而年號尤存，亦天子也。朱子綱目曰：「帝在房州，帝在均州，」卽此知帝固在。」軍師曰：「若然，學生雖固陋，自必執意行之。」卽起身辭謝。曲阜縣公於衆中趨前揖曰：「小子明日尙有請教。」方經卓永思等都勸再留一日，軍師不好堅辭，只得住

下。

原來曲阜爲夫子湯沐之邑，其賦稅不貢於天家；歷來知縣，也只是孔姓做得，總由聖公推用，不經部選的。那時縣公諱以誠，亦是聖公之姪，見呂軍師志氣軒昂，才識駿越，極其佩服。大備豐筵致請，設坐南面，軍師固遜，仍依昭穆之禮。至酒行數巡，曲阜公起立問曰：『我夫子去後，歷代以來，誰能相承道統者乎？先生必有所見，請一論定，以證愚蒙。』軍師曰：『難言也。然而孟氏尙矣。其爲言也由粗而入於精，由細而徹乎大；其爲言也，至剛而不屈，至正而不倚；——非得聖人之全體者，不能俾用於世，其伊召之流亞乎？獨是生當戰國，未免有矯激之處。韓昌黎正道而行，亦云強毅，信之雖篤，而知之不猜，往往雜入苟揚，此其病也。東坡天資敏慧，能達道原，然而流入禪。儒之未鈍者，留侯武侯，皆先得聖人之作用，所謂可與權者，第其根本則略雜於禪，亦所遇之時使之然耳。至程朱二氏，但敦其體，而不究其用，操履篤實，固守不變，寧不謂之大儒；獨是執而不融，泥而不化，似乎墮入窠臼。當治平之日，以之坐談性天

，講論經書則可；若處於興亡之際，豈能與留侯武侯較其長短乎？夫義易爲至，聖之微書，我夫子尙言五十學易；孟氏未能明之，而亦不道；京房王弼之流，竟流入於卜筮，此固忘其本而循其末，不足取也！晦菴起而正之，不爲無識，然亦六爻之義，大半晦蝕；千古冥冥，宗之爲師，易雖存而實亡矣。其於詩經六義亦然，未徹其言，率爲註解，大半亦滅而不顯，詩雖有而實無矣。二者非執泥之過耶？雖然，二子究能明道之本者，其鼓吹六經，大有功於聖教。譬之於禪：留侯武侯，得如來之神通，而少功行；程朱二子，得如來之宗旨，而落於戒傳。自此以後，非愚所知也。』聖公等莫不大服而贊曰：『夫子復起，不易斯言。』

時有五經博士孔以敏，方欲問難，忽門上報有皂旗將軍稟軍機。聖公問曰：『何以稱皂旗將軍？』軍師曰：『此卽皂旗張之子也，名小皂旂。其父以一身而當萬軍，負重傷而死，手執皂旂，昂立而不仆，燕軍驚怖，皆羅拜於前，然後負之而去。今其子頗有父風，亦當今之義士也。』聖公說：『如此，可否請進，令寒族儒生一識將軍之面乎？』

？』軍師隨教傳進，小皂旗疾趨而入。曲阜公立起說：『我等概不爲禮。』即取大兕觥，手奉三杯，小皂旂正走得渴，遂立飲而盡。孰知孔門人衆，各要敬三杯，軍師又道：『不可却聖公相愛之意，』一連飲了二十餘杯，已是半酣，乃堅辭道：『小將尙有軍情，恐醉後語無倫次，再不敢領命了。』軍師道：『聖公乃是大賢，有事就說，不須迴避。』小皂旂方在懷中取出景兪都書呈上，軍師看了大駭，向聖公說：『兪都御史景公清赤族之後，幸遺一子，在臨清劉教授家，今已歸闕。帝師鑒其英略，任以監軍，分兵去下沂州。不意淮安守將，早已使人據住，自今連戰無功，軍餉不濟，來此告急。學生當星夜前去，容日後再領明教。』聖公見係大事，不好再留。

軍師別過，即於半夜起身，馳赴兗州營中，便喚雷一震兪如海二將：統領精兵一千，仍由濟寧出南陽，夏鎮，抄至紅花埠；又命馬千里葛續：領精兵一千，抄到沂州山口；一邊從上而下，一邊從下而上，將他淮安運餉軍兵圍裹住了，用好言招降，——如此而行。四將領命自去。乃命小皂旂余慶二人：『爾可領精兵二千，到景兪都處協助，只

聽號炮響時，卽殺向前乘勢取城。』自與姚襄拔寨起行，至大路等捷音。

却說沂州是山東入淮緊要的路，所以淮安都督撥馬步兵八千，屯駐於此。守將是張勝。還有兩個千戶，一姓許名忠，一姓陳名斌，皆能征慣戰之將。景奩都與他殺過兩場，未分勝負。無奈城池堅固，守禦嚴整，不能攻取。他們糧餉是從淮上運來，因算到軍師在兗州，可以發兵斷餉，飛書來請援的。

那時淮安運餉是兩個守備：一名趙義，一名任信，一來一去，循環不絕。雷一震偃旗息鼓，到紅花埠，探聽重運纔向北去，空車早上去了，就與俞如海從背後殺將上去。趙義聞有兵來，還只道是淮安的，勒馬向前，見軍士盡裹紅巾，聲勢甚大，着了慌，忙喚軍士們迎敵。那運糧止有五百名步卒，五十名馬兵，因在自己汛內，檢那些不會爭戰的，當這苦差，正走得困乏，誰肯將性命來填刀頭？大家棄了糧車，四散逃命。俞如海卽令步下大喊，降者有賞，衆燕兵知道失了兵餉，是活不成的，一聞招降，個個羅拜地上。趙義馬要走時，被雷一震大喝一聲，縱馬趕上，活拿了趙義，遂就願降。雷一震道



：『果爾真心，目下就使你立件大功，我在軍師前奏保，定加重賞。』趙義道：『將軍但看我與軍士們受苦光景，怎敢還有假意？』雷一震道：『既然如此，爾仍可押運糧餉，把你軍士衣帽，盡與我的軍士換來穿戴，前去賺開城門，豈不是件大功？』趙義叩頭領命。雷一震自己也穿了淮安小卒衣帽，在前先行。俞如海率領兵士，從後搜殺沿途塘兵。只見馬千里葛續二將一徑冲殺前來，雷一震大叫道：『已着手了，休傷自家人！』馬千里聽是雷將軍聲音，定睛果是自己軍兵，隨讓過前去。雷一震向馬千里說：『軍師令我二人賺城的。今俞將軍在後搜殺汎兵，將軍可速換穿小卒號衣，全我入城。葛將軍可與俞將軍合兵，遵依軍師將令而行。』馬千里即換了裝束，雜在運糧馬軍之內，前進至沂州山口。雷將軍喚軍校密諭軍師將令：『汝等數人到城隅空處，待我們入門之後，連放號炮，直待拔城而止。』軍校領命去了。

看看看到得城門口，守門軍士是放糧進城慣的，不須去稟主將，亦不消盤詰，徑行大開城門。糧車纔進時，雷一震輪動大斧，把守門軍士一斧一個；馬千里即招呼部下精銳

一湧殺入。城外號炮冲天，城中將士，正不知何處兵馬殺到，但聽說已進了城，登時鼎沸。景兪都即令小皂旂余慶率軍爬城，彭牛張盧四將，攻拔許陳二千戶寨柵，自登將臺，援桴而鼓。許忠陳斌聞得號炮，先自震驚，率兵混戰。又聽得城上大喊，回頭望時，但見都豎起濟南旗號。二人不敢戀戰，繞城而逃，部下星散。小皂旂等又經斬開西北二門，兪都傳令弗追，且速進城。城內張勝尙與雷一震等巷戰，不防余慶從橫街上殺來，鎗到處，張勝落馬，軍士拿下，餘兵皆降。彭牛張盧四處搜殺文武官弁，不留一人，唯百姓秋毫無犯。

兪都即到州衙坐下，傳令安撫百姓。余慶押到張勝，兪都問是何人？張勝詭言千總，今願歸順。景兪都聽說是小武弁，無所關係，隨命余慶收爲部下。時雷一震馬千里皆至，說：『現截糧餉若干，並降守備趙義，馬步軍兵六百餘人，率軍師將令，逐名優賞。』兪都問：『此處截糧降卒，何以軍師就有令到耶？』雷一震備述：『軍師算定，分付小將如此賺開城門，方得成功的。』兪都大駭道：『軍師復札，說是全依我行，那知

軍師量如滄海，暗暗把這大功歸之於我！噫！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軍師也。」卽下坐向北四拜曰：「從今以後，我奉軍師矣。獨可惜許陳二賊，竟被脫逃，此乃我之無能，更有何說？」雷一震笑道：「怎得脫逃？待小將去迎他。」卽飛馬而去。僉都初猶不解，不多時，只見雷將軍同着俞如海、葛纘、早將許忠、陳斌二人活拿解到，僉都大喜，問：「怎拿着的？」二將具述：「軍師將令，叫小將等伏在沂州山口，說有南來救兵，截殺他不許進口；若有逃出的賊將，截住擒他，不許出口。小將等用絆馬索拿來的。」僉都道：「這個纘叫作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隨勘訊兩人始末：陳斌原是太倉衛軍，因蘇州府太守姚公諱善者，募兵勤王，投託麾下；其許忠向係姚太守之家丁，付以中軍之任。兩人聞得燕王購爲世襲千戶，監軍拍案大怒道：「如此逆賊，萬剛不足！」因想起張勝恐是一黨，提來對質，俱供說是守沂州主將，同王禮等殺揚州王彬御史的。僉都道：「我幾乎被他惑了。」卽命先剗其舌，叫把許忠、陳斌上了刑具，解到軍師軍前，聽姚襄發落，

張勝一賊，處以極刑。願降趙義爲裨將。又發庫帑二千，賞給運糧降兵，大嘗露布報捷。又作啓飛送軍師，願爲弟子之意。親送雷將軍等出郊，把盞而別。

却說呂軍師駐札齊河界上，忽報景監軍解到兩名賊將，拆看公文，是許忠陳斌。軍師願謂姚襄道：「令先公之仇，報在今日。」姚襄咬牙切齒，將二賊綁在樁上，熬起油鍋，逐片割下肉來，煎熬爛熟，以喂犬羊，又取心肝首級，祭奠父親，痛哭一番。雷將軍等四將，亦皆回來繳令。軍師看了景僉都的稟啓，鼓掌大笑，卽遞與姚襄，說：「大凡自許之人，服善乃真。目今門生老師，總是重在勢利，那個真爲學問？如景監軍之萬不肯以人爲師，方可謂之師生，我自然應受他的了。」姚襄跪稟道：「不才如小子，亦可作養否？倘蒙不棄，願爲弟子。」軍師道：「汝內有主恃，而外有作用，亦我所取，自當造就。」又傳雷將軍詳訊景僉都處置沂州事宜，軍師道：「原可獨當一面。」乃特疏舉薦以淮揚之事畀之，卽拔寨班師。

## 第四十二回

## 僂敗將禍及三王

## 盡謠言謀生一劍

先說公孫大娘三女一童，共坐了四輪車，來到濟南，逕詣帝闕下，滿釋奴即與轉達，聶隱娘如飛出迎，引見月君。公孫大娘稽首畢，范飛娘與女秀才率領童子，一齊拜謁，月君亦命扶起。二劍仙分左右坐下，飛娘女秀才與童子並皆賜坐。月君謝了公孫大娘，詢及范飛娘女秀才與童子等始末，公孫大娘代述一遍。月君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貴臨，匡襄不逮，孤之幸也！』時范飛娘細視月君儀表，真有餐霞之氣，吸露之神，自己不覺形穢，暗暗歎服。那時建文行殿將已告竣，高軍師班師，亦經回闕。月君諭令會同文武諸臣，前去青州，恭迎帝駕，遷都新闕。又與二劍仙商議，親往迎駕事情，公孫大娘毅然曰：『帝師削平天下，舉而授之建文則可；若以北面之禮，迎而事之則不可。』建文一日不到，則帝師生殺在手，自爲至尊。若復國之後，帝師與我等飄然高舉，盡遊海島，豈敢戀戀於塵埃富貴中哉！即某等爲帝師而來，爲帝師之侍從則可，爲建文之臣妾則不可；今若一往迎之，我等皆須朝謁。故今日之主意，在討逆賊，以正君臣之分。

，爲彼忠臣義士，吐氣揚眉，俾得復迎故主，——是率天下而臣建文，非我等并受建文之爵而爲之臣也。斷斷乎不可往迎。帝師以爲如何？」蕭隱娘大隄其說，月君嘿然。正值青州有大臣公疏，乃是李希顏王璠趙天泰等聯名具奏，大意說：帝師乃上界金仙，爲太祖高皇帝討賊安民，與建文皇帝原無君臣之分；以此羣臣公議，奉爲帝師。師無迎弟子之體，無煩降駕云云。月君以示二位劍仙，說：「此意出自建文舊臣，方爲至公；若孤家傲然自行，卽謂之私。國策有云：其母言之，不失爲賢母；其妻妾言之，則爲妒婦矣！」二劍仙皆大笑。月君云：「孤卽不去，不可無代者。」時呂軍師班師在中途，卽令馬靈前去傳命，代帝師往迎變輿。

建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建文皇帝鹵薄自青州啓行，一路士民，皆來瞻仰皇圖聖容，拜呼萬歲。卓孝盧敏政林又玄等，皆自兗州星夜前來。迎接帝駕者，列名於左：

- 一，原任兵部侍郎金焦；
- 一，原任翰林院檢討王賚；

一，真任大理寺卿劉仲；

此三人是扈從帝在神樂觀分散的。

一，原任工部侍郎王直；

一，原任兵部郎中何淵；

此二人是帝祝髮後在大內分散的。

一，殉難監察御史鄭公；

一，勤王徽州府太史陳彥回之弟名囿；

一，殉難宗人府經歷宋徵之子名揆；

一，原內宮太監周恕。

以上舊臣，向來追求行在不得，今接見聖容，與扈從諸舊臣，及殉難子弟，一時懣喜交集。及至濟南新都，城內城外，各處結綵焚香，士庶老幼，夾道跪迎，嵩呼震地。

建文六年正月朔，文武百官，聯班朝賀，莫不肅然祇敬，如對天顏。嵩呼舞蹈既畢，就相率至帝師闕下請朝，月君再辭不獲，方御正殿。真個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戴的南獄夫人所貢藍田碧玉金鳳冲天冠，前後垂十二道珠旒；穿的是天孫所賜混元一炁無縫天衣，有百千萬道霞光藻彩；腰圍漢玉雕成九龍吐珠雙螭脚鉤帶，下繫紫電裙，蓋着龍女製成自然錦鈎鞞；底上挂起非烟絞綃雲龍帳，四角中央懸夜明珠五顆，光輝燦爛，如日月射人。左右列素女四人：二位擊着通明集壽鳳尾扇，一位執龍髯拂，一位執天生成枷楠香如意。劍仙二位，分立殿下。女秀才鳴贊行八拜禮；禮畢，趨出。越三日，召羣臣至闕賜宴，發赦書二道：一道是蠲免東昌臨清兗郡沂濟二州建文六年夏稅秋糧；一道是赦書除強盜人命十惡及貪污官吏外賦罪一并赦免。又兩道詔書：一特授景星爲都僉憲御史，開府沂州，督理軍務，控制淮南地方；又除金焦爲大司馬，何淵爲少司馬，劉仲爲黃門尙書，黃直爲少冢宰，王資爲少宰，卓孝等皆拜爵有差，周恕爲秉筆太監；又命周文獻巡歷各屬，賑濟窮獨。——萬姓莫不悅服。



這個消息，報到北京，燕王這一驚非小，召集羣僚計議。楊士奇奏道：『以臣愚見，莫如招撫此。寇聳動人心，不過借名建文，愚民無知，遂為惶惑。莫若發詔明誥天下，使兆庶咸知陛下之宜承大統，然後招其餘黨，先有降者，爵之以官，以示顯榮；莫非高皇帝之赤子，豈肯從賊倡亂乎？如此則其勢自潰矣。』金幼孜胡靖全奏道：『不可，此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彼寇係是女人，自料雖降亦難受職；且奸黨之子孫，多在於彼，自料罪重，雖赦雖保，豈肯延頸來降？』語未竟，楊士奇折之曰：『這正是我招降絕妙之機括。凡當日迎陛下與拒陛下者，總屬本朝舊臣，祇因見理不明，視為二姓革命，所以意見各異；推原其心，皆在社稷，高皇帝之所不忍棄絕者。陛下誠能有其已死，錄其後人，則天下咸服，何況此寇耶？』燕王聽了，心中已有不悅。金幼孜與胡靖等奏道：『陛下既戮其前人，是罪在不赦；今又爵其後人，則刑賞皆失。况陛下天縱神武，威靈赫濯，何難殲此小醜，安可示之膺怯哉！』燕王遂叱退楊士奇，謂諸臣道：『這皆是柳升之罪！朕以十萬雄師付之，竟至全軍覆沒，養成賊勢！諸將皆沒於王事，彼何為而

獨生？明係玩師失律。』李景隆奏：『誠如聖諭：柳升既敗之後，自宜赴闕待罪，乃敢借名練兵，遠避德州。幸而妖寇素懾天威，不敢深入；若乘勝長驅，是柳升竟爲寇之嚮導矣。』燕王發怒，即發校尉鎖拿柳升，并梁明鍾祥等，坐以玩寇喪師，並繫於獄。隨命庶子高煦督率部屬，駐守德州。李景隆深爲得計。

李景隆一日，乘機密奏道：『建文之弟吳王允燿衛王允燾徐王允熙，素與柳升情密，曾聞私下怨謗，恐有逆謀，不可不慮。』燕王心內久矣，要害三王，假意說：『他們事迹未彰，不便即加誅戮。』景隆又奏：『臣有一計，可以使三王次第自死，仍以禮葬之，則神鬼不能測也。』燕王問：『是何計？』景隆袖內取出一小罈，摺內開三個藥方：——

一，壓心丸（用二錢，研入松茗）

一，焦肉蠱（用一匙，入酒）

一，孕髓膏（用五錢，入湯或入羹）

燕王看了，問是怎說？景隆奏：『壓心丸，就是丞相胡維庸害誠意伯劉基的，服後數日，胸中如有一塊小石，壓下心去，劉基到臨死，方悟服了胡維庸之藥。而今研入松茗，用以入心爲引導，其效更捷。焦肉盡其方來自黔黎，祇用少許，調入酒中，吃下不幾日，其人如生疥癩，遍身發癢，癢到極處，要人將竹片每日敲打，漸至皮膚肌肉枯焦零落，如枯死樹皮一般而死。第三方孕鼈膏用以入湯，鮮美異常。七日之內，腹中生出小鼈，不出一月，都在五臟中鑽開，盡出七竅而死。三王各用一方，豈不巧極？』燕王道：『太狠毒些！』景隆道：『陛下殺人不难，要殺人而使人不知爲難。若要人不知，除非是陰毒。』隨又獻出前藥三丸。燕王疑心，便問：『怎有修合現成的？』景隆又道：『近日有個異人來謁臣，言與青州妖婦祈雨鬪法，結下深仇，今願爲國家出力，平此妖寇，彼亦得報私怨；所以獻此三方，先清了肘腋之患，是取信於陛下的徽誠。其葫蘆內只有此三丸，是臣親驗過的。』燕王道：『且看他藥有效否？』隨擇於花朝大宴宗室，及在廷百官，令三王自坐一席，山珍海錯，次第雜陳。吳王服的粉湯，是調入孕鼈膏的

；衛王飲的茶，是研入歷心丸的；徐王吃的酒，是滲入焦肉蠱的。到晚宴畢，謝恩各散。數日之內，三王俱得奇疾。燕王假意兩三番遣內官去省視。

一官者隨來奏說：『有個道人，在市上唱歌，唱的是建文的話，聽不甚分明，却像有些關係的。』燕王卽召李景隆來問，景隆道：『臣已訪確，正要啓奏。當日他在南都市上，也曾唱個歌兒，巡城御史指爲妖言，把他逐去，而今却又來到這裏。』燕王問：『汝記得否？可一一奏來。』景隆道：『現在唱的是：「迎建文，建文不可復，一劍斬榆木。」百官萬民，個個耳聞目見的。在南都唱的是：「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這些舊臣，都也還知道的。』燕王卽刻會集羣臣，問：『市上有個道人，爾等會聽見麼？』諸臣皆奏是瘋癲的道人。燕王冷笑道：『汝等要想建文復來的了！』各官戰慄措惕，悉伏地。燕王遂命景隆：『汝可速取瘋道人來，朕要問他。』

景隆如飛趨走到大街，恰好遇着，卽令左右掖之而走，不片刻已到午門外。景隆奏過，燕王召至殿上，那道人面龐腫脹，衣服襤褸，光着頭兒，赤着腳兒，黑胖胖樣子，

向上看了燕王一眼，打箇稽首，盤膝坐下。值殿武士大喝：『賊道無禮！』燕王道：『他是草野，那知朝禮？』命將錦褥賜之。道人說：『貧道打坐，總在石上，不用這樣軟東西。』燕王道：『這也不強你。朕且問你有無姓名？』道人答道：『只有半個名字，叫做半道。』燕王笑問：『是恁緣故？』道人說：『目今是半乾半坤，半陰半陽，半君半臣，半男半女的世界，連我也叫做半道人，是個半醉半醒的了。』燕王見說話有核，心中不憚，耐住了性，問：『前年在南都唱造謠言的，可就是你？』道人說：『正是我，只有半個，那裏還有半個呢？』燕王道：『你把南都幾句謠言，解說與朕聽，自然有賞。』道人哈哈笑道：『我是許由，皇帝也不要做的，拿什麼來賞我？但我一片好意，原要人省得。卽如當日在南都唱的是爲建文，如今唱的是爲大王。建文君臣不能審我之言，以致君亡臣死；大王若不能審我之言，就是前車之轍了。』燕王聽到這幾句話，便揚然道：『我今問你解說，就是要詳審其中意味了。若說得是，朕有個不從的麼？』道人道：『大王記得南都之歌，試念與我聽。』燕王命李景隆念了一遍，道人解道：『莫

逐燕」，「燕」即大王也；戒彼莫逐，逐則高飛，高飛不至別處，而上帝畿矣，「上帝畿」，即大王入金川門也。這樣明白的話，直至國亡之後，尙無人解說得來，豈不可笑！」

燕王道：『這個話，朕早已知之，我試以問汝耳。』道人說：『這樣說起來，如今的歌，更爲明亮，也不消貧道再解了。』便自起身趨出。燕王亟命景隆止之，條已不見。燕王遂罷朝回宮，細想這謠言所重在後面，那「榆木」自然是個地名，或「榆木村」「榆木社」之類，是建文結局的所在，却包藏着個隱謎在裏面。隨於半夜發出手詔，與內閣傳下戶兵二部，着令順天保定河間各郡縣，要姓名有「榆木」兩字的人，或音同字不同，或兩字顛倒的，一并送京。——部文一下，各州縣胥吏人等，就借爲訛詐之具，凡姓余于俞魚的，姓穆姓莫的，概行捉拿，總不輕放半個。只看如今封疆大吏行個牌票出來，不過是才起得一點雲，到得由司發府下縣，就是風雨雷霆，一陣緊似一陣了；甚至毀牆敗屋，決隄拔木之事，往往有之，小民如何受得起！何況朝廷一紙詔書？

且表這三府解送來的一個姓俞名穆，一個是余木匠，一個是漁翁，改業做了富翁，

人稱他爲摸魚翁，一個叫榆木兒——是他母親走在路上產於榆木之下，取來爲乳名的；一個秀才叫做于于木，又一個儉兒，叫做余小模，——共是六人。燕王御便殿親自訊問，只取了榆木兒一名，隨授以中書職銜，又賞元寶兩錠。那榆木兒始初不知何事，道性命不保的，不料竟是這樣富貴起來；他平常原也乖巧，就磕頭謝恩奏道：「臣係無能之人，蒙如此天恩，唯有殺身之報。」燕王大喜。過數日，召榆木兒進宮，賜之寶劍一口，諭道：「爾得此劍，可以封侯。試看劍上所鐫之字。」榆木兒仔細看時，近稜脊處，有「取建文徽」四個隸字，便跪下道：「臣理會得，但恐相遇却不認識。」燕王曰：「汝果盡忠於朕，朕自有道理。」隨密宣胡濙胡靖入宮，燕王曰：「召二卿來，要解半道人謠言之義，卿等必有所見，其悉心以奏。」二人見榆木兒在側，心中已喻，便奏道：「陛下天縱神武，謠言中之要人已得，唯所使耳，即臣等亦曷敢不爲主盡力。」燕王大悅，隨命賜坐，胡濙等固辭不受，燕王曰：「爾等朕之股肱，視如一體，豈可外視朕躬耶。」乃藉地坐下。燕王曰：「朕欲遣卿等去訪一人，各寫在掌中，與朕看同否？」二臣各

背寫「建文」二字，燕王撫二臣之肩曰：「知我心也。但於明日早朝遣發時，是要訪求張三丰，卿等須會朕意。榆木兒可以作伴同行，朕已有密詔矣。」隨賜便宴，宴畢辭退。

次早，燕王御殿，問羣臣：「謠言的「一劍下榆木」句，是怎樣解說？」羣臣皆叩

首奏道：「臣等凡愚，其實不解。」胡濙出班奏道：「臣保舉一人，能解其意。」燕王曰：「卿保舉何人？」胡濙曰：「只除非遼遇道人張三丰，可以解得來。」胡靖奏道：

「張三丰，高皇帝稱爲仙師，能知過去未來，何況一句謠言！但不知隱在何方？須遣人四處訪之。」燕王曰：「但可必來，何論遲速。就煩二卿前赴名山勝境，遍求蹤跡，遇着之日，令地方馳騎送至闕下。」二人道：「臣等願往。」只見榆木兒俯伏奏道：「謠言中有臣小名，願奉陪二臣同去。」燕王道：「汝言良是。」

三人即在丹陛叩辭，連夜束裝，前往兩浙兩廣巴蜀雲南各省地方，去訪張三丰，——實實去訪建文的。出都之日，忽有半道人手持拂子，立於三人馬前，舉手大笑道：「只我便是張三丰，爾等何必遠去尋訪呢？」三人相顧駭愕。



## 第四十三回

衛指揮海外通書

奎道人宮中演法

胡濛道：『前在朝中，你說是半道人，今却來冒認張三丰，就該有個欺君之罪。』胡靖接着說道：『我且問你，有何憑據，敢來冒認？當今皇帝不是和你戲耍的哩！』道人不慌不忙，說：『高皇帝在鄱湯，與陳友諒大戰，我曾先報難星過度，高皇急換小舟，一砲飛來，就把御舟打得粉碎。後陳友諒已中流矢，連彼尙未知覺，我又預報高皇，方得大破敵兵。』說未竟，榆木兒忽拔劍指道：『我現奉手勅，前途有冒認三丰的，卽行斬首；你想要試試上方寶劍麼？』道人呵呵笑道：『這劍斬誰？是斬你腦袋的。』遂揚揚而走，大聲唱道：『訪建文，建文不可戮，先斬一榆木。』榆木兒大怒，飛馬向前，要殺半道人，只差一丈多路，那馬流星掣電相似，再也趕不上。半道人又回手將拂子指着道：『木兒，咄！你趕我雲南昆明池，纔有分曉哩。』倏然不見。榆木兒勒馬四望，

大讓道：『這一定是青州來的妖人，使的隱身法躲了。』胡濙心上覺着有些怪異，只怕前途去吉凶難保，無奈奉旨，君命是躲不得的，便分解道：『我們莫理論他，只是向前幹正事罷。』於是三人一徑自去。

却說燕王自胡濙等去後，隨召李景隆入朝，與羣臣會議，要興師去平山東。忽提督四譯館少卿薛嵩奏道：『今有海南日本國王差官會着本朝都指揮衛青密奏，現在候旨，乞陛下聖鑒。』燕王驚道：『朕意衛青死于登州了，因何逃至外國，怎不回闕待罪？有何軍職？着差官進奏。』內監傳命宣入，差官呈上衛青密奏，略云：

原任滿家峒都指揮使衛青，稽首頓首，謹奏皇帝陛下：竊臣奉命備倭海上，出巡大洋，三月有餘，登州已被賊寇圍攻甚急；臣到甫及夜半，見賊連營城外，遂率所部五百餘人，奮勇向前，却破賊人兩寨，而各寨皆已起應，臣乃全師歸城內。——殺賊驍將二員，賊已喪矣。奈元師張信主守，番將谷允戰，軍機不一，又於雪夜縱飲酣臥，被賊

竊效襲蔡之智，合城兵民，盡遭屠戮。臣巷戰不勝，孤掌難鳴，遂下

海船，被風打至南洋日本國。國王懽皇帝陛下之威靈，念太祖高皇之

德澤，願借臣倭兵十萬，付臣督領，從海道逕取登萊；山河土地，歸

之本朝，彼不過利其金帛耳。臣已與國王及將軍等折箭爲誓，所以差

員航海躡越萬里，奏請陛下，凡南北地方，與賊交界之處，先佈重兵

屯札，扼賊逃竄之路；仍選上將四路夾攻，則賊寇尅日可平，——上

以奠國家而安社稷，下以靖民生而重臣節。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燕王覽畢，假意作色道：「朕堂堂中朝天子，何難殄滅小醜，乃向外夷小邦乞師哉！」

兵部尚書劉季篔善迎意旨，奏道：「此在衛青欲借兵立功，以贖失守之罪，在夷王則遠

颯天威，亦欲效命，以圖通好於中朝，豈天子去向彼乞師哉！萬里遠來，似宜允之，以

示柔懷之義。」燕王見季篔說話迎合恰好，就道：「卿言實屬有理，可令光祿備筵管

待，候朕裁奪。」散朝後，有欽天監官密疏言：「妖孛見於青齊分野，主彼處軍民罹刀

兵之厄。』又適合衛青所奏，燕王心以爲異。

次日，夷使到午門謝宴，燕王宣入，問：『衛青如何不來？』奏道：『衛青恐小邦兵將流入本朝地方，要親自爲鄉導。』又問：『衛青是待汝回國起兵麼？』回奏：『原議待陪臣回國發兵的。』

欽天監官又奏：『臣等夜觀天文，是現在發兵之際，乞陛下聖鑒。』李景隆奏道：『臣有一異人，能知乾象，現在午門之外，陛下召入決之。』燕王准奏，隨令宣進。

燕王見他儀容醜惡，猜是個邪道，遂問李景隆：『這道士叫甚麼？有何異處？』道人不待景隆回言，卽自奏道：『臣名奎道人，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胸藏鬼神巧妙之機，手握雲雷變化之術：六丁六甲，五遁五遁，無所不能。但乞陛下試之。』燕王道：『汝且說近日天文，有何徵兆？』道人奏：『妖星照於青齊，主應在目前；姑俟應後，另獻良圖。』燕王冷笑道：『汝有何良圖！朕意已決。』卽命內閣頒發制書，與日本國王，并勅諭悉聽從所爲，有功爵賞；來使發回。隨諭羣臣曰：『朕今調晉軍兵一萬，令泰

寧侯陳珪鎮守大名；又調馬步軍兵六千，令新昌伯唐雲與趙王高燧協守各隘口；又調遼東兵一萬，發齊王高煦嚴守德州；又調永平衛兵三千，遼兵五千，與成陽侯張武保守天津衛；又調長淮廬州諸衛兵八千，助都督譚忠鎮守開封府；其淮安真定，向有重兵，無庸再撥，但勅令謹嚴烽堠，練習兵甲。若夷兵勝，則四面長驅，掃清巢穴；若夷兵不勝，則窺伺利便，分兵四出以擾之，而賊兵必倉皇四應，疲於奔命，攻破一處，諸處瓦解，計日亦可殲滅，焉用彼哉！羣臣皆叩首，稱賀聖算。

不幾日，李景隆又密奏：『臣之術士，尙有未盡之言；前因夷使在朝，不敢泄漏天機，今請賜之燕見。』燕王隨御便殿，召問道人：『汝有何天機？可實奏來。』奎道人奏道：『青齊分野，妖星燦爛，然至亥子以後，便覺昏昏，是雖能侵入境界，終屬無用；只爲他妖法利害，不是人力可能平得的。』燕王問：『汝有何法平他？』道人奏：『臣尙須煉一祕法，法成之後，三月內包管一賊也不留。』燕王笑道：『爾尙要煉法，還是試試的光景。』李景隆豎子，誤信你胡言。不中用！不中用！』景隆連忙叩首，說：『他

的法術甚多，止這個秘法，要教導他人演習，不是自己要煉習；草茅道人，凜懼天威，奏得不明。」燕王道：「姑着他把法術逐款奏來，朕就要試驗。」隨奏：「臣所學的，皆五雷天心正法，要風雲就有風雲，要雷雨就有雷雨。若到兩軍交戰，能遣神將天兵，空中助陣。又有兩種異術，能驅魍魎之精，能搯毒蛇猛獸之精，無影無形，吞噬敵人；賊若敗走，又能使沿途林木，皆化爲將軍，絕其去路，無可逃生。——皆百發百中的。」

『燕王道：「若如此，便可興兵征討，還要煉習什麼？」道人奏道：「陛下也不要小看了青州這個妖婦，他當時曾因祈雨，與小道賭鬪，臣差溫元帥斬他，尙被他逃去。所以臣今要煉一秘法，使他數萬賊兵，一時滅絕，爲陛下安江山定社稷，方見小道一寸愚忠。」』燕王問：「汝作何煉法？可先奏與朕聽。」道人奏：「是六十個童子，演習起來；每一童子，教他念熟一句；再練了六十個日子，六十個時辰，令童子默念跪拜，臣書符發令，追人魂魄。憑你百萬雄兵，五十日內外，死個盡絕。」燕王叱道：「此妄言也！從來咒法，要人的生年日月，或頭髮指甲，或貼肉小衣，止咒得一二人，究無靈驗，

還是邪術，那有咒死百萬人的理！」道人又奏道：「此術玄微，難以測度。臣原是西竺國異人傳授，他說要十二年後，有位真命天子，方用着這法。臣常思若非真命天子，卽咒死一二人，鬼神亦不奉令，何況三軍之衆？今屈指一算，正是第十三年，遇着陛下是真命聖天子，無事之時，百靈尙來呵護，何況有符驅使他？一咒百萬，也是理所必然的。請陛下聖裁。」燕王自想：用兵以殺人，何止百萬，況這妖寇不過數萬，又在所當誅的

上天假手於人，來助朕，也定不得。就問道人：「你再把咒詛的訣細奏與朕聽。」道人奏說：「臣傳授的是咒生肖的法，天下的人，都屬十二個生肖的，然分門別類起來，就共十種：如甲子屬鼠，丙子也屬鼠，乙丑屬牛，己丑也屬牛之類。六十年花甲已過，所以咒語止有六十種：如甲子之鼠，甲是木，子是水。要檢五行尅制之日，如庚辰庚戌之類，金尅木，土尅水也。又於尅制之日，檢尅制之時，天干地支相同者爲妙，然不可必得，只就其所屬，是子但取屬土之時，如己未己丑辛未辛丑之類。就從那日那時咒起，先用靈符禁壓他的心神，再用符勅追攝他的魂魄，任他將軍也逃不得命。今算妖賊營內

，自十六歲至六十五歲止，原只用童子五十名，但必要身無疾病，真正童身，聰明知慧的，須加兩倍取來，三中挑一，方可教導。請陛下聖鑒。」燕王笑道：「那有不屬十二生肖的人！依你咒來，天下人都會咒死。到底是胡說！」道人又忙奏道：「這纔是道法之妙用。不但靈符自有界限，即使驅這魂魄之鬼神，也只到咒的所在；咒的一軍，只死一軍，不沾着局外的。若沒有界限，豈不連自己都咒死了？其中自有秘訣，不消聖慮得的。」燕王已有信意，就諭李景隆：「明日幸瀛臺，將他的法術面試一番。爾須早早候駕。」隨退朝回宮。

忽宗人府奏：今日衛王吳王皆得奇疾而亡。燕王心中私喜，伴爲太息，令以王禮殯葬。

至明日，景隆率道人赴瀛臺見駕，百官皆集。燕王召問道人：「爾說要風雲就有風雲，可先呼障大風來，與朕看。」道人聞旨，說：「這須要個童子。」景隆啓奏了，就令人到外邊尋個童子進來。道人舒開童子左手，默念咒語，呵口氣在他掌中；又用指來



畫個符印，令童子緊緊扼定，引他在巽地上，將手一撒，念聲：太上老君律令勅，只聽得虛空中颯沓，真好風也！

那風刮了兩三陣，就悠悠揚揚的散了。燕王便問：『因何處止得甚快？』道人奏：『這是小符咒。若要大風，須用朱砂書符，披髮仗劍，召遣風師，就刮他十來天也不難的。』燕王道：『這也罷了。可起個迅雷與朕聽來。』道人又將童子左手畫了符印，念了咒語，如前緊緊的握着，向離地上望空一撒，只聽得雷鼓隆隆而響，宛如湖口石鼓，激烈一聲。那雷聲在半空中轉了兩回，方纔定了。燕王又諭：『速召幾員神將來與朕看。』道人道：『召將須一事差遣，若是空言發放，必干神怒。』燕王一想，說：『朕宮中有三塊奇石，可令移至瀛臺前安置。』道人向景隆說：『召將須要用劍，請將軍借用。』景隆隨又啓奏。燕王令取御劍賜。道人接劍在手，向空中指點一番，念念有詞：『龐劉苟畢四將，火速奉令者！』只見一片陰雲，從西飛至，遮得日色無光，雲中顯出四位金甲神人；百官翹首瞻仰，莫不戰慄；燕王站起視之。道人既將前令宣示，又厲聲

喝道：『若違法旨，發勘問罪。』四神將倏然斂雲而去。俄頃間，烟塵蔽天，一陣狂風捲起，三塊奇石，端端正正，豎在灑臺前面。燕王大喜，向羣臣道：『這道人法術可謂靈驗。』羣臣皆頓首道：『此天降大羅真仙，以貽陛下平妖賊也。』燕王隨諭景隆道：『近來畿輔雨澤愆期，可擇日建壇，令道人祈求甘霖，俾小民及時播種，朕不惜重賞。』道人說：『不須建壇，要雨多少，倚馬可待。』景隆道：『如此甚好。』道人乃散髮仗劍，向空作法，忽而黑雲四起，風雨驟至，如倒峽翻江一般。

燕王見文武官員，都遭雨打，有旨令文官皆進殿楹之內，武士盡歸兩廡。不多時雨止雲消，依舊一輪赤日。燕王見行潦滿地。料田疇是密透的了，遂降旨封奎道人爲襲國靈應真人大法師。又命順天府尹着落二十州縣，每州縣要十二三歲的聰俊童子十名，出童之家，優免本年徭役，藏匿不報者，軍法從事，限一月內解京候用。隨命駕還宮。

那時奎道人志高氣揚，誇說是玉虛金闕上卿，特來爲天子定江山的，諸臣交口稱讚，齊呼仙師。有願拜爲弟子者，奎道人說：『要着你們寸心忠良的，我纔肯收哩。』一時

諸臣，皆有慚色。

過有月餘，各州縣童都解到，有三百餘名。李道人選擇聰俊無病者一百名，景隆啓奏燕王，要在個人跡不到的地方演法。燕王即令內監整頓西宮，傳進道人與童子，及一切法物，把宮門鎖了，鎔鐵汁灌錮，祇開傳洞二處，送進飲饌，直待煉成之日，然後放出。

那時徐王也死了，燕王親至其第看時，遍身肌肉枯焦，面目慘黑，無異骷髏。燕王問太醫：『是何病症？一至於此！』太醫奏有似中毒，燕王大怒道：『王府深密，毒從何來？必是醫生緣故。』遂將太醫院官員凡看過三王病的，皆發刑部勘問。三王妃眷，那知就裏，反感激燕王，親情篤厚。

#### 第四十四回

十萬倭夷遭殺劫

兩三美女惹奇勳

建文六年春二月，——正日本國師使燕之日也，——司天監王之臣密奏帝師，言：『妖星出於海表，主倭夷入寇，應在春二月，正宜預爲勦備，庶生靈不遭塗炭。』云云。時登州帥府參軍仝然奏書亦至，其言大概相同，月君皆不批發。王之臣特造軍師府，備陳其事，軍師言：『列宿分野，其說焉能無疑？如虛危爲東方之宿；凡有星變災祥，在其分次，則青齊沿海諸郡應之。但列宿周天運轉，並非一定之物，若以青齊分野之宿，或行至荆揚雍豫諸處，而妖星侵入，則應不在此而在彼。今乾象示兆，某亦知之，但未詳侵犯之時，虛危三宿，適行於何處。』王之臣應道：『侵入之刻，正逢分野之行，分野之地，其應自然無爽。某一生積學至老，方知古來天文家把那分野看殺的紕繆，軍師講究至此，真天機也！』於是呂師貞連名草奏啓知帝師。黎明赴闕，文武百官皆集，帝師臨朝，不待諸臣啓奏，卽宣諭道：『倭奴指日寇邊，孤家自有調度，卿等不須費心。軍師呂律，可速行文至登州府，令海船出洋巡哨，一有聲息，便緊閉城門，安設紅衣大砲；并沿海各屬州縣，俱照此遵行，倭夷決不敢近城。唯萊州府城不用設砲，開關以

待其入，可一鼓而擒也。」軍師等領旨各散。

越數日，京營大將軍董彥杲，又接得伊弟彥嵩告警手札，因微問於軍師曰：『不知帝師發兵，如何調度，逡巡至此？』曰：『將軍無慮。某昨觀星象，婺女一宿，光焰異於尋常，大約帝師勅旨已下京營。』彥杲星飛馳回，早見賓鴻劉超瞿鵬兒阿蠻兒俱在五軍白虎堂，排設香案方畢，遂一齊叩接。原來勅旨只要能行五百里健驢，并小川馬，共六十二頭，止用三十一副鞍串，限明日辰刻送闕，悞刻者削職，悞時者斬首。五將軍皆不知其故，各去分頭挑選；京營不足，又向各營調取，——整整忙亂一夜來，方能足數。彥杲等即於卯刻送至帝師闕下。時呂高二軍師並諸文武官員，皆奉旨會集。有頃，帝師御殿，女金剛宣諭：將有鞍串三十一頭口，都拉至殿簷下。女金剛逐一用手接之，回奏：『大有勁，小將亦可騎坐。』

只見殿後香風冉冉，二十六名女貞，簇擁出八位女元帥來。衆臣看時：

第一是聶隱娘

第二是公孫大娘

第三是范飛娘

第四是素英

第五是寒簧

第六是滿釋奴

第七是翽風（領女貞十二名）

第八是迴雲（領女貞十二名）

皆是道裝結束，並無鎧甲旗幟，亦無弓箭鎗刀，齊齊在殿下拜辭帝師。隱娘自跨蹇衛，餘皆騎坐小驢，緩款出了午門，飛馳而去。其三十一匹小川馬，令健卒趕至前途備用。月君隨諭諸臣：『卿等各回，靜候奏凱。』

行殿衆文武官員退後，皆請問於呂軍師，師貞道：『此誘而殺之之妙計也。大約倭兵有十萬之衆，必須調遣各處人馬，與之對壘；那時燕兵乘虛而入，四面交攻，又將何以禦之？且行闕係是新造，安保人心不惶懼耶？今惟嚴飭兵備鎮壓如山，燕軍雖有管樂，亦無所施其技矣。』高軍師道：『雖然，但以數十女子，而敵十萬之強寇，縱能勝之，豈能盡殲之乎？』呂軍師道：『帝師令萊州府開關以待，誘其入而閉之，彼無去路，不至殲盡不止。以愚見看來，此六女將勝於雄師。要知倭夷縱無行陣隊伍諸法，雜沓而

來，一斬可以數百；帝師之劍，寧不利乎？直其志不在土地，而在子女玉帛，凡貪之至者，餌最易也。」

且說當日衛青在登州下了海船，不敢回到京師，想起日本國自胡維庸結連以後，常有朵頤中國之意，或可以利誘之，借此恢復地方，既可免罪，又立了大功，那時還朝，也覺有些光彩。定了主意，遂向日本揚帆前進，遇着風水不便，差不多有八九個月，方始得達。通事官問明來由，轉報與大將軍。從來日本國王止擁虛位，無論大小國政，總是大將軍作主，故衛青心下躊躇，今若求他，必須卑躬屈節，豈不壞了天朝體統？——日後不但無功，而反有罪。一時急智，就效學那楚國申包胥，痛哭秦庭之故事，一見了大將軍，也不行禮，將袍袖掩了面目，放聲痛哭。大將軍見他哭得悽慘，便勸道：「有話請講，不必悲哀。」衛青方收了眼淚。行禮坐定，把山東有婦人起兵，打破青萊登各郡情由，備訴一遍。且言：「自己一片忠心，陷入喪失封疆之罪，滅名辱親，生無顏面於人間，死則貽笑於萬世；久慕大將軍英風播於南海，特來投命，上以報國殲寇，下以

全身完節。區區苦衷，伏唯垂鑒。」大將軍道：「我知道爾要借兵。但中朝與本國固有胡維詹一事，向缺通好，今爾私自來求，縱爲他出盡了力，也不見本國好處。我看爾到有忠心，只怕燕王那廝把一家的弟兄子姪，忠臣義士，俱置之慘酷非刑，何有於汝敗軍喪地的！倒不若投在我國，位列將軍，身榮名顯，強如回去，作枳上之肉。請三思之。」

「衛青道：『多蒙大將軍厚愛，豈不感恩？但某的先父，洪武勳臣，叨膺指揮世職，雖燕王同室操戈，究是高皇之子；某既食其祿，自當盡臣之職，豈有逃生他國，背君親，棄墳墓，而謂我忠孝者乎？至大將軍說到中朝不與通好，正宜發兵相助，方爲豪傑之舉。如秦楚本係仇敵，而包胥請救，出於寸心，並無國書君命，秦王慨然與兵，敗吳存楚，以此雄霸天下。況本國與貴邦，尚無秦楚之怨乎？若說復地之後，還朝不免誅戮，則某之臣節已盡，雖死亦榮，又何慮焉！大將軍若無垂救之心，某卽死於此地，猶不失爲烈丈夫也。』立起身來，卽欲觸柱。大將軍亟止之，說：『汝之忠誠，已可概見，我當發兵助汝，勿循短見，致令海南各國，笑我逼死窮途人也。但有句話：我兵越海攻城，



頗亦不易，倘朝中不知爾之苦衷，加罪於爾，并怪及小邦，擅侵邊界，則徒然糜費糧儲，損折兵將，爲之奈何？」衛青道：「此易事也！我與將軍盟定，凡賊寇所占土地，歸還本朝；其子女玉帛，唯君所取。某當修一密表，煩重大將軍遣一信使，奏知我王，然後發兵進戰，未將親爲嚮導，自無後議。」大將軍道：「這有何說！」遂折箭爲誓，請了國王的印信，遣使齎表。

去後，數月，毫無音耗，青又恐怕生出變端，乃詭言與大將軍曰：「某夜觀星象，見使星纔入燕之分野，想係海道遲延之故。今乘此春天風順，正可與師，若待至夏令，恐炎暑不便。功成之後，某當極力奏明貴國勳勞，往來通好，歲順厚幣，以酬大德。」那大將軍却是通天文的，衛青的話，偶然湊着了，更加敬重。卽擇日挑選倭兵十萬，海艘二百，每艘酋長一名，啟知國王，與衛青前去。

衛青謝了國王，別了大將軍，帶了原來隨從人等，揀一隻新的海鯨船坐了，正遇春順風，扯起七道風帆，如飛進發。才四日，行已有一半多路。當晚新月初升，海天一

色，真個浩浩蕩蕩，絕無涯際。衛青心中喜極，呼取酒殺，與會長高天冲者，呼盧痛飲。酒酣興發，竟學曹孟德橫槊賦詩，卷起袍袖，在船頭上舞了一回劍，吟成四言詩十二句云：

漢有衛青，塞上騰驪；

我名相同，海外飛揚；

一日千里，風利帆張。

心在報國，劍舞龍翔；

殲除孽寇，斬馘妖孃。

不葬鯨波，誓死疆場！

吟畢，擲劍大笑。高天冲也乘着酒興，拔所佩劍刀，向着衛青說道：『你會舞劍，我會舞刀；你會吟詩，我會作賦。看我舞來，比你何如？』手中兩柄倭刀，方纔輪動，忽地颼風大作，把那海鯨船吹得似落葉旋轉，頃刻沈於驚濤駭浪之中，眼見得衛青葬於鯨鯢

之腹了！那前去的船，先有六十三號，與後來的一百二十海船，皆安穩無恙，偏偏壞了行到中間的一十七隻，喪了倭兵八千五百名。

那時諸船莫長會集於島邊，商議進退之策。一會長名滿雄者，大言道：『俺們利的是沒有衛青，他若在時，做了響導，只到得沿海數處地方，有恁的女人財寶！他今死了，俺們各處殺去，搶他小年紀的婦女，滿載而歸，豈不逞俺們的意麼？』從來倭奴的性最淫，聽了這樣好話，齊和一聲，各船就吹起波盧來，向西北進發。風色不順，折截而行，到四月中旬，已近登州。各海口港汊淺狹，不能停泊海鯨大船，就沿着海邊使去。先有大半船隻到了萊州地面，倭奴等納喊一聲，踴躍而上，如蜂擁蟻附，奔向各村堡搜尋婦女，早已躲得沒影。每過州縣，見城塔上架着大砲，都不敢攻城，只向西南而行。到了萊州府，只見城門大開，——恰正是誘他的計。乃招呼後隊，聚集了五萬多倭奴，四面一齊搶進，大街小街，分頭湧去。却見城頭上有幾個絕色的女子，都騎着驢兒走，只道是逃避的，衆倭奴爭先覓路上城。原來是各位仙姑，領了月君的計，將上得城的所

在，盡行剗去，只等東南西北四處，可以上去。二位劍仙，與素英、寒簧，及范飛娘，各分四面，在城上往來行走。倭奴那知就裏，也在四面分路而上，正遇寒簧，吶聲喊下，手來搶，只見袖中飛出一股青炁，十丈多長，盤旋天矯，勢若游龍，竟捲到衆倭奴身畔，攪腰一截，霎時千百人都做兩段，血噴如雨。倭奴急欲退走，無奈擠在狹道之中，後面的尙自湧將上來，一時進退不得，都伏在地下，那青炁就從地一刮成了小半片身子，得命的轉身亂跑。那道青炁，忽從頂上過去，當前攬住一鍊，個個血肉糜爛，與支解腰斬無異：零零星星，屍首堆積滿路，共有數千。——這股青炁，就是玄女教月君煉成的青炁丸兒，直到今日，方顯他的神靈。尙有一白炁丸，付與素英，這邊亦如此，不須煩叙。

只說聶隱娘與公孫大娘是劍仙的劍，但能長短變化，其質剛而不柔，拋向空中，迅疾飛躍，一斬亦可數百人。至范飛娘但隨公孫大娘行事，所殺倭奴，或洞胸貫腦，或剝落肢體，或截斷腰腹，亦共有數千人。其翔風迴雪，在江湖上賣解，原能打彈，百發百中，又受了滿釋奴的指授，竟只遜得一籌，所以月君選此兩人爲女貞之長。——早已都

在宮中煉成純鐵丸，二三萬，各在最高屋脊踞着，凡有倭奴到市井街巷搶擄的，只是把鐵彈打去：重者打入腦袋眼睛，輕者亦打傷心胸手足，動彈不得。倭夷人等，見不是勢頭，要往城外跑時，各門緊閉，間有些藏躲在人家屋內，夾頭夾腦亂擗亂砍，半個也不得留存。當日天色已暝，歇了一宵。

到黎明，聶隱娘道：『大約倭奴尚有些未到，我們分路迎去。』翔風迴雪，武藝不精，又無劍術，不必去罷。』迴雪答應了。六位佳人，一行川馬，同出東門。不意翔風從後趕來，向着滿釋奴道：『我幫將軍走走。』滿釋奴是經過大戰場的，誰把倭妖放在眼裏，便說：『你只緊隨着我。』於是作五路，向各村野去搜尋。滿釋奴早遇着一大叢倭奴，約有千餘，皆褪去半身衣服，跳躍而來。釋奴舞刀而前，砍翻幾個。那倭奴都是不怕死的，就四面攏將上來，要搶釋奴。恐怕着了他的手，殺開條路，大叫翔風快來，遂拍馬先走，回頭看翔風時，已被他們拿去了。

時滿釋奴踞坐在古廟屋脊上，呆呆地望，有大半日，方欲下去救他，見聶隱娘跨着

蹇衛，疾若流星，向西而走，釋奴大叫：『聶仙師。』忙下殿脊來，恰好接住，把翔風被搶情由說了。隱娘道：『他自取其死也，我們且去。』纔出得林子，又正遇着素英回來，略略把這樁事說了幾句，一同向南追趕。遙見棗園內兩個婦女，被兩個倭會按在地，下恣淫，外面無數倭奴圍遶，釋奴道：『正是了！』隱娘大怒，也顧不得女人是可憐的，便把雙劍向空擲去，連倭會與婦人都剝作兩段。兩柄神劍，又躍入衆倭羣內，如穿梭相似，紛紛貫透而死。有四散逃竄的，又被素英白烝丸截住，周圍電光一轉，都齊腰分作兩段，血肉狼藉，斑斑點點，染得滿地芳草，無異湘江斑竹。然後轉向西來，見大路上却有倭奴死屍，重重疊疊，如岡如丘，熱血浸溢，皆成溝渠。——原來是各處漏網的，掃着寒簧回去，祭起青丸兒，殺個罄盡。獨一個騎了川馬，返向東路尋來，素英接着，說：『前頭皆已完局，怕有逃向船上去的。』於是合作一處，趕到海邊。看見公孫大娘與范飛娘駕着席雲，緊緊追着。數千倭奴，被神劍殺得走投沒路，正好來撞着青白二烝之內，盡殺了五牛支解。寒簧問：『二位的馬呢？』公孫大娘道：『若要了馬，好

連人馬帶都沒了。」於是大夥兒歸向萊州城。

迴雪亟問：「怎不見我嫂子？」滿釋奴道：「風流死了。」迴雪漲紅了面，不好則聲。聶隱娘道：「說與地方官，作速埋葬罷。」迴雪掉了幾點眼淚，便道：「我願依皈聶仙師學道，不知肯垂慈否？」素英道：「妙哉！翔風之死，汝已悟道矣。」當下拜了隱娘八拜，收爲弟子。

次早，公孫大娘等率同諸女貞折回濟南繳旨，萊郡各官員，與衆百姓們等，都趨送不及。——是役也，倭奴十萬，遭颶溺死者八千五百有奇；被登州各州縣火炮打死者一萬二千有零；其有老弱看守船隻，得回本國者，不及數百；餘皆死於六位佳人之手。其海歟船，皆被大風刮去；閣住在沙灘者，有十餘隻，登州將軍收去，爲巡哨之用。從此日本與中國世爲仇讎，其禍直到嘉隆時稍息。

#### 第四十五回

鏃公托夢志切蒼黎 帝師祈霖恩加仇敵

却說月君在宮中，靜坐修道，猛想起父親臨沒時，說上帝召爲濟南府城隍，陰陽相隔，不知在此與否？若不能親見一面，豈不枉担了個神仙名目？時鮑曼二師，尙在卸石，月君意欲請來商議。忽報聶隱娘等回來，月君閱了一番剿倭始末。隱娘又將翔風身死，迴雪皈依的緣由說過。月君道：『翔風淫心未盡，宜受此報。』語未畢，早見兩朵彩雲，直墜階前，却是鮑曼二師。月君大喜，啓問道：『二師向就幽靜，今日之來，必有指教。』曼尼哈哈大笑道：『又來了！爾這裏想要請了商量大事，爲何反是這樣說？』月君道：『要請問有求教，然二師之降，亦必有爲。』曼尼道：『爾要求教的，須用不着我二人；我要指示的，却是爲着爾出醜，如何了得！』月君一時會不過來，曼師拍着手大笑道：『好個智慧神仙，怎的也就懵懵了！請問一卷天書上，多少的神通在那裏？』月君愈不能解，且說句囫圇話來，應道：『就是用神通，也要請教。』鮑姑道：『如今正爲的用着神通，我二人都要出些醜。』月君道：『怎的師太太也和着曼師一般



說呢？」曼尼只是笑。鮑師安慰月君道：「此機原不可預洩，所以說個影兒。你心上的事，與我二人來的緣故，即日便明白了。」月君乃稽首稱謝。

次日黎明，滿釋奴等傳奏：文武百官，皆在闕下會朝。月君升殿，文臣呂律，高威寧，武臣董彥杲，賓鴻等，共奏倭寇殄滅，請獻捷行殿。月君諭道：「功出自劍仙，用不着爵賞；且殺的又非燕賊兵將，未敢冒功，不必繁文。」王璉等又奏：「倭夷是衛青借來的，卽與燕兵無異；劍仙等縱不可加以人爵，亦宜褒崇徽號，以彰天爵。」月君道：「已表卿等之意了。」呂律奏道：「若論崇德報功，自是大典，然功實出于帝師；旣奉明詔，臣等亦不敢再請。」高威寧道：「燕賊于南北交界，各添設有數萬兵將，要乘倭奴入寇之時，分道夾擊；今者不煩一卒，未發一矢，十萬倭夷，立時殲滅，燕賊聞之，必然喪胆，勝于破燕軍也！」月君道：「雖然，要亦無損于燕賊，所以算不得功。卿等皆屬過譽了！」都御史鐵鼎出班奏道：「臣有干瀆聖聰之語，恐涉無稽，不敢冒昧。」月君諭令：「但奏不妨。」鐵鼎前奏：「臣夜夢神吏召至一大府署，見兩行執事，嚴

肅異常，先父端坐堂上。臣意謂尙在生時，卽趨進覲省。先父示諭曰：「向者帝師之父，唐某，爲本郡城隍；自我殉難，上帝以我有保守濟南之功，命代其職。爾今歸命帝師，能繼先志，深慰素懷。獨是齊地，當有五年水旱疾疫之災，人死八九；我查勘冊籍，分別可矜，懇奏上帝，允免十分之一。因念帝師道力通天，必能挽回災數，所以召汝來，要轉達此意，非爲父子私情也。還有一語：帝師之父，今爲開封府城隍，汝亦應奏明，切記切記！」隨命神吏送歸，霍然而醒，大爲可異。臣旣奏先父之命，雖是夢寐，不敢不奏。『月君聽罷，諭道：『卿父精靈如在，尙爲社稷蒼生顧慮，有造於國家，勛業莫大！孤家德雖涼薄，安敢不修省以回天意？』卽命呂軍師：『卿可備太牢之禮，代孤家致祭，用答神眷。』諸文武大臣，皆願陪祭，帝師道：『卿等悉係忠臣，允宜陪祭。』方欲罷朝，王之臣袖出一疏，啓奏道：『此係推算十年內，齊燕地方，水旱災荒，與星辰衍異諸事；今鐵公顯靈，明示大概，某不須再瀆。但疏內尙有細微，求帝師留覽。』月君命范飛娘接上，然後回宮。

鮑曼二師接着笑道：『心中可不了然麼？』月君道：『先父今不能見，尙自有日。今災荒一舉，作何消得方好？』曼尼道：『只此，就是我兩人出醜處了。』月君問：『這是何故？』曼師道：『而今亢旱，求雨也不及，還是由着百姓死罷！』月君合掌應說：『救旱如救火，求雨是第一件事了。』曼師道：『雨是求得來的，——你在青州求的是假雨，濟的是假旱，若遇着眞旱，也求的假雨，正好養出蝗蝻，再加一倍，使得使得！』月君道：『幸有大士賜的楊枝，可以洒作甘霖，自然與假雨不同。』曼師道：『好，好！爾去洒十遍，就有一丈甘霖哩！』月君道：『據曼師說，大士這楊枝，也是不中用的麼？』鮑師道：『不是這等說。楊枝之雨，是大士願力，無量無邊，前龍女傳來法旨甚明；獨是劫數使然，也只得蕭蕭微雨，可救小半之災。愚民無知，見雨澤不敷，必然懇請再祈，那時卽洒斷楊枝，亦不能應手。所以我二人有個代汝出醜之法。』月君道：『我三人總是一般，分不得彼此，如何代得？』曼尼大笑道：『月君只道我們把楊枝去祈雨，却不會理會到裝帝師的體面哩！』月君方悟道：『那有此理？但凡顯自己之長；

形他人之短，猶且不可，何況我于二師哉！」鮑姑道：「爾還不會理會着，是要愚民知道上天降災，是個劫數，活神仙挽回不得的，然後些微雨澤，亦是浩蕩洪恩了。所以先用我二人去沖過頭陣。」月君起謝道：「我有何德，敢勞二師費心至此！」

過不幾日，各府告旱的表章，都是求帝師大沛甘霖的話。又滿釋奴飛奏，文武百官與數萬士民，到闕下懇求帝師，勅令龍王行雨，皆擁集候旨。月君隨御正殿，宣百官進朝。呂軍師啓奏道：「數日來，百姓皆盼望帝師下雨。今禾苗漸槁，盡說帝師降災，所以呼號各衙門來救，臣等敢不爲民請命。」月君道：「民爲邦本，深軫孤懷，但劫數到來，挽回不易。已請到鮑曼二仙師，卿等可速建壇，明辰煩請鮑仙師祈沛甘霖，救彼黎庶。」軍師等出朝，將旨意宣諭了，連夜搭起臺來，候鮑仙師祈雨。

次日黎明，范飛娘先赴雨壇，挂下榜文，略云：

彌羅無上天闕，西池王母大天尊駕前，清微元化真人鮑，奉太陰元聖  
帝師令旨：……後開，本日午刻，先降淨塵雨三分；次日微召雷

靈神將龍君聽令，辰刻大注甘霖，至未刻止。

百官萬民等拱候，鮑師午刻登壇，先取淨水一盃，焚符于內，望坎位上一大撥，喝：「神將不奉令者斬！」霎時間，雲蒸霧湧，粗粗的洒了一陣猛雨，仍現出一輪紅日。

次早，鮑師令取四十九個細碗，每碗內寫道朱符，教范飛娘拋向空中，——差不多直到九霄雲內，跌下地來，磕着石磚，那碗兒絕無一個破損的。衆人齊聲和讚，看鮑師時，却跌坐台上。有兩個時辰，命宣鐵鼎，董彥杲，賓鴻，劉超，四人至前，諭道：「今日碗內四十九道靈符，呼召三十六員神將，並五湖四海龍君，若得一聲碎响，卽應聲而到；不期個個完整，大爲詫異。適纔神游紫府，我奏請甘霖，葛真人傳玉旨云：「燕齊百姓，不敬三寶，不重五穀，謗毀聖賢，敗壞綱常，所以絕彼粒食，永墮餓鬼道中；要旱至九月方止，這雨是祈不來的。」衆百姓聽了，莫不皇皇着急。次日，太陽上升，滿空都是紅的，正當夏至之候，熱氣沸騰，比火還加利害，這旱渴禾苗，那裏還禁得起！鮑師要安衆人之心，立召黃巾力士，在半空中顯出形相，發令道：「目今亢旱，必有旱

魘爲祟，快與我擒來，以絕禍端！」不多時，一陣風响，擲下兩個似鬼非鬼，似怪非怪的東西，但見：

一隻脚，圓如鼈殼，忽跳忽躍；兩個手，黑似乾姜，或伸或縮。頭上

非怪非角，宛然小夜叉精；胯下不陰不陽，好是真二姨子。

衆人爭先來看，那旱魘對着太陽，把手來招，鮑師擲下一劍，斬做兩截，並無點血，只有些粘粘膩膩的濃水。忽聽得一聲鶴淚，鮑師跨上鶴背，徑向帝師宮去了。衆百姓就擁住了呂軍師，齊赴闕下。女金剛如飛傳奏，口宣帝師勅旨云：「已請南海曼陀尊者，明日降壇禱雨。」方各散去。

曼君道：「我要求雨，少件活東西。」月君問是何物？笑應道：「好徒弟一個。我看來都是愛著幾根青絲，要扮個俊俏道裝的，誰肯削作光頭？」女金剛大呼道：「只我的頭髮，又短又黃，鬚髮的好不嬌惱人，削盡了倒可遮遮醜相。」鮑師道：「動動手兒，就騙了個徒弟去哩。」於是女金剛拜了師父，立時祝髮。次日，即隨到雨壇，挂下榜

云。

南無教主，南無觀世音菩薩座下，大力神通，曼陀尼尊者，呼吸爲雲

，咳噎爲風，涕洟爲雨，叱咤爲雷；今遵太陰元聖掌劫帝師法旨，限

三日內，降甘霖三尺。

衆百姓見了告示，無不踴躍稱頌。曼師放出魔家的本事來，張口向震位上一呼，吐出一道黑炁，搖颺空中，化爲雲霧，遮得半天都是黑黑的，就端坐台上，整整一日不動。第二日，曼師巽地上大喝一聲，涼風頓起，刮喇喇直吹到夜方止。第三日，曼師向離位上揮手大叱，只聽得雷聲殷殷而動，漸至轟轟烈烈；又運動神光，向空一轉，都化作電影，如金蛇一般，四圍亂擊。差不多到了午刻，竟無一點雨星。曼師霍地下台，左手托着個小玻璃瓶，內盛着半碗清水，令女金剛橫着狼牙棍，開導向西北而行，百姓都跟隨在後。到一處空闊地方，令女金剛傳呼幾個曉事的近前來，問：『濟南城中，有水吃沒有？』衆人隨聲應道：『井泉皆已涸乾，只有些渾泥水漿，吃不的。』曼師道：『如

此要渴死了。我且給你們清水吃罷。」就把小瓶，埋在地下，運口氣，向瓶內一噴，只見汨都都，湧出雪一般的清水來，竟成了個泉穴。因宣示道：「此泉千年不乾，百萬人汲取不竭，可以救濟你們了。」——如今濟南院使署後，有珍珠泉，從地下湧上來，如珠玑噴出，就是曼師留的聖蹟。——曼師依舊令女金剛前導，回向帝師宮去了。衆百姓大嚷道：「這樣活神仙，祈不下雨，想是我們逃不得死的了，不如去死在帝師闕下罷。」

忽見有員女將，飛馬而來，宣旨于呂軍師，說：「帝師於明晨上壇，今有告示一道，發挂台下。」衆人聽見，大家望闕叩謝，歡聲如雷。示云：

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掌劫討逆帝師示曰：照得雨澤者，上帝之權衡；災荒者，民生之劫數。今來彌月不雨，四野如焚，孤已兩回敦請，（南海曼陀尊者，西池鮑母仙師。）親赴玉虛闕下，爲民請命。

上帝以東土民無良心，死有餘孽，未蒙矜宥。噫嘻！尼山之澤常在，尙父之風未息，何意爾民，竟自墮于餓鬼輪迴之道哉？孤雖不敢逆數



而行，然亦何忍視死不救？已於前日，游神南海，拜求慈航大士楊柳一枝，醮酬半盂；些微一點甘霖，可活三千禾黍。孤卽爲爾民代受上帝之罰，亦所不辭。明日辰刻登壇，已刻降雨。其各虔誦大士聖號，

望南禮拜，慎哉，毋忽！

次日黎明，百姓俱已齊到兩壇盼望；文武百官，俱在上清宮排班伺候。京營大將軍董彥杲，賓鴻，瞿鵬兒，劉虎兒，阿蠻兒，帶着健卒一千，在壇下四面護守。有頃，見滿釋奴，女金剛，爲前導；聶隱娘，公孫大娘，爲次隊；帝師坐着沉香根九龍照乘交椅，上罩着金黃緞子九沿曲柄傘，後掩着兩把九苞鳳尾左日右月掌扇，隨後朱軒兩乘；左是素英，擎着玉淨瓶；右是寒簧，執着楊柳枝；扈從着范飛娘，女秀才，柳烟，迴雪等。帝師先進上清宮行香，免了百官參謁。隨出宮外，見兩壇三層，高有十丈，頂上一層，四圍皆用彩色布札成闌干。月君仍端坐在沉香交椅，顯出神奇，暗遣一十六個黃巾力士，掖着八個抬轎的女真，從平地冉冉而升，直至高頂放下。素英寒簧，出了朱軒，兩

鱗金蓮之下，湧出兩朵彩雲，亦升到第一層台上；聶隱娘，公孫大娘，輕輕一躍，飛入第二層台上；滿釋奴，女金剛，范飛娘等，都在下層站立。衆百姓都向台上叩首，齊呼帝師萬歲。月君向南默誦大十寶號，拜了九拜，隨掣出青炁神劍，劈對着太陽畫了幾道靈符，蓮口真炁噴出；頓覺一輪紅日，黯然無光，却像個日蝕的光景。台下百姓，莫不駭異，說：『我帝師憐這太陽，要淹滅他哩。』月君又召到巫山帝女瑤姬，在雲端打個稽首，月君道：『借重帝女威靈，施行雲雨。』隨在袖中，取出雲幕，拋向半空，瑤姬接來一展，漠漠濛濛，遍空布滿雲氣，渾如水墨顏色。月君遂于素英手內，取過淨瓶，又於寒簧手內，取過柳枝，在寶瓶內蘸了甘露，四面一洒，帝女瑤姬，把袖來一拂，靈風颯然而起，吹將幾點甘露，四散至齊東郡縣，都化作甘露。但見：

雨聲瑟瑟，風氣蕭蕭，飄過處，老松如奏笙簧；酒迴時，叢竹如添翠碧。禾黍油油，望南疇兮生秀色；芙渠灼灼，攬北沼兮起圓紋。眞個是甘露半瓶，點滴無煩馬鬣；楊柳片葉，飛颺絕勝龍髯！

月君南向端立于台，台四圍各有數尺地面，並無雨點浸入。時文武官員兵民人等，都在雨裏站着，月君勅令各自隨便避雨。綿綿密密，看看下到酉刻。衆百姓望見月君站久不動，就在濕地上跪請鑿駕回宮，百官也再四懇請，月君方下台。回闕之後，雨亦隨止。

月君向鮑曼二師道：『大士甘露，勝于時雨；東土之人，幸全性命。但我觀王之臣，饑饉，亢旱處所，不獨山東，如燕薊及河北各郡縣，並淮北一帶地方，皆有災荒。國賊爲仇者，不過一天狼，這些兆民，總係赤子，自應一視同仁。我意欲在宮中，于月下祈禱上帝，普賜甘霖，遍及災荒地方，不必令外人知道，何如？』鮑師合掌道：『此卽如來之大慈也。』月君遂在內廷，結一小臺，高與殿檐相等，每夜升台禮拜，懇禱上帝，望五更方止。

七日之後，南天門下鄧天君，見月君朝禮真誠，方爲轉奏。上帝降旨道：『嫦娥爲陶忘仇，愛民如子，好生之念，上洽朕心，可遍賜甘霖一尺，減災五分。』風伯，雨師

雷部，龍神等，各遵而行。

時燕王正令奎道人祈雨，先用的邪法，攝取各淀之水，下陣驟雨，方不過二三里，到把禾苗蒸壞了。越加不好。正在沒法，恰遇月君求下一場大雨，到湊了奎道人之巧。

## 第四十六回

帝旨賜諡殉難臣 天緣配合守貞女

奎道人符咒法，已經煉成，又湊巧遇了一場大雨，就說是親見上帝求來的，燕王甚是信服。只待秋涼要興師來侵濟南。不意夏末秋初，疫痢交行，兵民交困，雖然救得旱災，收成也只小半；國用尙且不足，豈能勞民動衆？眼見得不能顯他的本事，甚爲沒興。來春建文七年，燕齊地方，又復大旱，在月君所仗大士楊枝，得些甘雨，全蠲賦稅，以救災民。至燕之奎道人，他又會造出一片欺人的話，說：『五河四海龍君，奉上帝玉旨，將五湖四海都封禁了。』燕王也只得委之劫數。幸而遼東山西地方，皆得豐收，燕

王便令助戚家，各助貲財，移粟救災。又幸海運漕米到來，平糶于民，稍稍支持；然輾轉溝壑者，亦復不少。是以兩家罷兵息民，各守邊界。至建文八年，濟南地方，始豐得登，呂軍師會同高軍師，合具一疏，一請追諡殉節諸臣，一請賜贈陣亡將佐，一請崇尊孔子先師，一請尊崇稟真天爵，一請勅封護國諸神。疏上，月君批示：

卿等奏請五款，皆係崇德報功之大典；但帝位未復，大典先行，是否

洽于輿論？六卿諸大臣，僉議復奏。

兩軍師約齊諸大臣，于行殿午門定議，孔子先崇徽號，諸臣先賜爵諡，神靈先加勅封；其一切表墓建廟，釋菜享祭禮文，俟皇帝復位之日，選行。議上，帝師批示云：

孔子躬膺道統，建中立極，爲萬世帝王之師；乃歷代褒封公伯，元朝

易以王爵，至今因之，——是欲以孔子爲臣，非禮也。宜尊爲先師。

孤家首當謁廟。其贈爵諡號諸款，仍會同擬議允當，奏請定奪。

諸大臣李希顏，王璣，梁良玉，呂律，高成寧，馮灌，趙天泰，周轅，鐵鼎，劉璟

，胡傳福，劉超，王貴池等，公議殉難諸臣爵諡，開列于左：

原僉都御史景清 贈太傅 諡忠誠公 原僉都御史周璿 贈少保 諡忠熹公

原兵部尙書鉞 贈太師 諡忠武公 原副都御史練子甯 贈少師 諡忠定公

原監察御史連樞 贈少師 諡忠烈公 原刑部尙書侯泰 贈太保 諡忠簡公

原文淵閣博士方孝儒 贈太傅 諡忠肅公 原兵部侍郎陳植 贈太傅 諡忠正公

原大理寺少卿胡閏 贈少師 諡忠端公 原副都御史茅大方 贈太保 諡忠愍公

原監察御史高翔 贈少傅 諡忠介公 原戶部侍郎郭任 贈太傅 諡忠襄公

原禮部尙書陳迪 贈太師 諡忠貞公 原兵部尙書齊泰 贈太保 諡忠敏公

原刑部尙書暴昭 贈太傅 贈忠直公 原巡方御史王彬 贈太傅 諡忠宣公

原僉都御史司中 贈太保 諡忠毅公 原刑部郎中王高 贈少保 諡忠恪公

原禮部侍郎黃觀 贈太傅 諡忠靖公 原大理寺丞劉端 贈少保 諡忠節公

原戶部侍郎卓敬 贈太傅 諡忠清公 原都察御史謝昇 贈少傅 諡忠惠公

原監察御史王度

贈少保 諡忠悼公

原遼府長史程通

贈大理寺卿諡貞懿公

原監察御史董鏞

贈少保 諡忠哀公

原蘇州府太守姚善

贈兵部尙書諡忠桓公

原給事中戴德彝

贈少傅 諡忠稷公

原徽州太守陳彥回

贈兵部侍郎諡忠懿公

原都察御史魏冕

贈太子少師諡忠愷公

原袁州府太守楊任

贈兵部侍郎諡忠康公

原大理寺丞鄒瑾

贈太子太保諡忠勤公

原候補知府葉仲惠

贈工部侍郎諡文襄公

原太常少卿盧原質

贈太子太傅諡忠安公

原松江府同知周繼瑜

贈副都御史諡忠僖公

原監察御史巨敬

贈太子少師諡忠獻公

原樂平縣知縣張彥方

贈副都御史諡忠成公

原國子監博士黃彥清

贈太子少傅諡忠慎公

原青州府教諭劉固

贈太常寺卿諡文介公

原太常寺卿黃子澄

贈太子少保諡忠繆公

原漳州府教諭陳思賢

贈光祿寺卿諡文節公

原北平布政使張昂

贈吏部尙書諡貞毅公

原太學生方孝友

贈文林郎諡文貞先生

原北平簽事湯宗

贈副都御史諡貞節公

原燕府長史葛誠

贈通政使 諡貞襄公

原青州庠生劉國

原漳州府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珪曾廷瑞呂贊鄒君猷：以上諸生，

曾賜文林郎，諡貞定先生。

又議贈殉節諸臣爵諡：

原修撰王叔英

贈吏部尙書諡文忠公

原給事中葉福

贈戶部侍郎諡端烈公

原工部侍郎張安國

贈太傅 諡忠節公

原給事中龔泰

贈兵部侍郎諡襄烈公

原監察御史曾鳳韶

贈兵部尙書諡忠靖公

原御史鄒朴

贈副都御史諡貞定公

原兵部郎中譚翼

贈兵部侍郎諡貞介公

原御史林英

贈副都御史諡忠介公

原給事中黃鉞

贈刑部侍郎諡烈愍公

原太常寺卿廖昇

贈吏部侍郎諡忠襄公

原紀善周是修

贈禮部侍郎諡文節公

原僉都御史程本立

贈吏部尙書諡清節公

原編修王良

贈禮部侍郎諡文貞公

原刑部主事徐子權

贈刑部侍郎諡襄烈公

原刑部侍郎胡子昭

贈太子少保諡靖節公

原禮部侍郎陳性善

贈太子少師諡襄烈公

原吏部侍郎毛泰

贈太子少師諡清節公

原大理寺丞彭與明

贈兵部侍郎諡節愍公

原給事中韓永

贈工部侍郎諡端介公

原中書舍人何申

贈太僕寺正卿諡襄貞公



原浙江臬司王良

贈刑部尚書諡忠襄公

原教諭王省

贈按察司簽事諡文節公

原濟南參軍高巍

贈按察司廉使諡忠節公

原東平州吏目鄭華

贈奉直大夫諡忠愍公

原都司斷事方法

贈按察司副使諡忠宣公

原燕山衛卒儲福

贈都指揮使諡昭節將軍

原沛縣知縣顏伯璋

贈布政司參政諡哀烈公

原浙東臨海樵夫

贈號「蓋忠逸民」

原教授劉政

贈布政司參議諡安節公

又議陣亡死難諸武臣封爵：

都督瞿能

贈威武大將軍威武侯

都指揮彭二

贈奪武大將軍

越舊侯俞通淵

贈襄武將軍襄武侯

都指揮謝貴

贈壯威將軍

指揮使張皂旂

贈勇烈冠軍將軍

都指揮崇剛

贈揚威將軍

都指揮使卜萬

贈昭勇將軍

指揮盧振

贈宣武將軍

都督米忠

贈昭節侯

驍騎指揮莊得

贈奮武將軍

都督余瑛

贈揚節侯

指揮使馬宣

贈揚武將軍

鎮撫司牛景先

贈勇略昭節將軍

都指揮張安

贈靖節將軍

指揮彭聚

贈宣威將軍

驍騎指揮楚智

贈奮勇將軍

參將宋垣

贈宣節將軍

以上殉難死節文武諸臣，凡妻女子媳同死者，其夫人皆封贈貞烈郡君

，女爲貞君，子贈郎官，媳爲貞孝孺人，卽婢妾亦有封號。

又議崇女貞諸位仙師徽號：

第一位曼陀尼

太乘微妙自在神通衛國大禪師尊者

第二位鮑道姥

太上玄元至神至化護國大仙師天尊

第三位聶隱娘

通神入化飛劍祛魔鎮國大仙師

第四位公孫大娘

神威震遠靈劫誅邪輔國大仙師

第五位素英

玄真清化通靈妙道仙師

第六位寒簧

玄微冲化通神妙道仙師

范飛娘

滿釋奴

女令剛

皆封女冠軍仙使

女秀才

老梅婢

迴雪

柳烟

皆封為女宣軍侍使

又議褒崇諸位顯神徽號：

文曲星景清

封為顯威討逆佑國公（立廟）

郟城隍鐵鉉

封為顯靈靖逆福國公

開封府城隍唐夔

封為忠正直亮順天安民化逆侯

皂旂將軍

封為顯威蕩寇伯

又議尊崇孔子曰：參天贊化，建中立極，至誠至聖，百世帝王師。疏上，帝君聽之。於建文九年，春正月，擇吉釋菜於國學。月君冕旒袞裳，一如弟子拜師之禮。又避委宋和卓孝為使，齋建文帝詔，至曲阜縣闕里聖廟，恭上夫子徽號。

時當仲春之候，月君發手勅一道，諭大宗伯云：『建文四年，孤家所救殉難忠臣之女，今皆待字，已令司天監擇定吉日，將忠臣之女，配合忠臣之子，貯名玉瓶，令其掖

着自取，方爲天作之合。卿其召齊諸忠臣子，率赴闕下，選郎官二員，入廷贊禮。」又發手勅一道，令女秀才往召諸忠臣之女。至期咸集，月君御東殿。先是大宗伯王璠同贊禮郎官，及諸忠臣朝謁，次係諸夫人與小姐輩，皆行禮已畢。殿設龍案，上列七寶紅玉瓶，贊禮官備寫忠臣子之姓名，貯于瓶，旁設玉箸一雙。范飛娘遍請諸位小姐，次第將玉箸自向瓶中挾取，以鬪天緣。

第一，是鐵兵部公諱鉉之長女鍊娘，鬪得僉都御史景公諱清之子，名星，字麗天。

第二，是謝御史諱昇之女，鬪得僉都御史周公諱璿之子，阿蠻兒，名小處。

第三，是戶部侍郎郭公諱任之長女，鬪得司僉都諱中之子，名韜，字天策。

第四，是郭公之次女，鬪得姚太守諱善之子，名襄，又名勤王。

第五，是董御史諱鏞之女，鬪得大理寺卿胡公諱閔之子，名傳福。

却說第六是鐵公之季女柔娘，與伊姊附耳私語，遂巡不前。飛娘與鍊娘掖之到龍案邊，勉強將玉箸向瓶中挾起，疊成同心方勝紅綾一摺。鍊娘代爲展看，遞與柔娘，可霎作怪，殿上忽起陣旋風，刮到柔娘身邊，捲得綉裙亂颺。柔娘將纖纖玉指去掩衣袂，脫下手中方勝，被風刮將起來，在殿中盤旋蕩漾，宛如一片明霞，輕輕的飄出殿外，飛向空中，不知何方去了。月君道：『奇哉！』問是誰名字，柔娘含羞不語，范飛娘代奏是劉超。月君道：『此非姻緣也。』隨問鍊娘：『孤家看爾妹光景，必有隱情，汝可速奏聞。』柔娘把鍊娘衣襟一扯，是要姐姐不說之意，鍊娘道：『帝師之恩，同於父母，豈可隱而不告？』遂向前奏道：『妾妹子上元誕日，偶得一夢，于杏花下遇一書生，兩情相慕，年約十五歲，係同時誕生，拜爲夫婦；又訂三年後，中了探花，方行親迎之禮。妹子向妾云：若不得此書生，則終身不嫁，願隨帝師學道。』月君曰：『此必有其人也。』即傳旨令人分頭向文武諸臣家內，問有公子十五歲者；即刻召來。那時劉超，因

母親年逾六十，於舊歲從臨清接至濟南邸第；超之侄兒，名炎，也隨祖母而來。得了諭旨，如飛趨至闕下。時公子紛紛來者，共有二十餘人，月君召入殿內，令滿釋奴，逐個引向柔娘面前，好像官府點名，從東至西過去。落後方是劉炎，柔娘凝眸一視，兩臉微紅，雙環略側，羞澀之中，帶有思慕之至；劉炎却呆呆的站住，端詳一會，方走過去。月君隨問劉超：『汝姪兒年歲幾何，何月日生的？』劉超應道：『是十五歲，正月十五日亥時。』『汝去問今正月間，有無夢兆，可據實奏來。』劉炎隨自趨向前，把夢中曾與此小姐，結爲姻緣，備陳一遍，與鍊娘所言無異。月君道：『汝說三年後中探花一語，是何解說？』劉炎道：『這個連小子也不知，大約是夢中嚙語了。』月君道：『不然，將來亦必有應者。』隨令諭置案六張，案上都擺列着龍鳳金花燭六對，有旨：景星督師沂州，除鐵鉉長女鍊娘不行禮，餘皆交拜成婚，並賜合巹御酒三卮。於是五位公子，向上謝恩。范飛娘扶了謝小姐，女秀才扶了董小姐，滿釋奴老梅婢扶了郭侍郎兩位小姐，各立在公子下首；惟柳烟迴雪二人，扶柔娘小姐，不肯移步。月君道：『孤已知之，今

與汝二人先應佳夢，待三年後中探花，然後結褵可耳。」於是柔娘含羞向前，與劉炎並立，共成五對；贊禮官贊禮，齊齊交拜已畢。司韜，姚襄，蠻兒，胡傳福，與四位小姐，各飲了合卺御酒，月君命撤了龍鳳燭，并宮錦燈籠，各十二對，香車四乘，公子小姐，同坐于內，送歸邸第。其劉炎與柔娘，不飲合卺，分送回家。（真個過了三年，劉炎十八歲，中了第三名進士，方娶柔娘成親。因其大小登科，先有異夢，人遂目爲探花郎。自宋朝設科以來，但有殿元之稱，其餘皆名進士，探花之稱，自劉炎始。）

## 第四十七回

幸蒲臺五廟追尊

登日觀諸臣聯韻

建文九年，春三月，太宗伯行文與沂州開府，景星接看，內開：原任兵部尙書鐵鉉長女，配與原任簽都御史景清之子，奉旨：。景星大喜，望闕謝恩畢，即令整備香車寶馬，錦綉旂幟，與笙簫器樂，前往濟南迎娶。都憲御史鐵鼎，亦盛具奩儀，啓知帝師

送去。月君謂鮑曼二師曰：『此已完局，可以稍慰于地下。但自起兵以後，倏忽五年，我未得省坟墓，反不能慰先父母于冥冥之中，爲人子者，于心忍乎？』鮑師曰：『向者國事紛紜，我亦未經道及。汝未彌月時，哭母甚哀，我說：兒勿啼！姑待日後，封親贈母罷。今不但拜禮，且須酌議此禮；前者敕封，是爲成神，却算不得追遠之意。』曼師道：『月君起義討賊，威加海內，而回故鄉，乃尊人未有徽號，與庶民享祭何異耶？』月君慟然淚下曰：『我爲帝師，非爲帝主，此語不可出自己意。』遂作手敕一道，宣示六卿，略曰：

孤自勤王以來，歷今五載，雖建闕中原，而帝位未復，日夕靡寧，永懷曷已。近者頻遭災禍，暫息干戈，又念及祖宗考妣先塋，向缺祭掃，荆榛不翦，隧道久矣荒涼！狐兔誰驅？幽宮定然頽壞。今寒食將臨，孤欲親往祭祀，卿等其議禮，請奏施行。

於是兩軍師與諸文武大臣等，都集建文皇帝闕下會議，高咸寧曰：『帝師爲國討賊



五年，不暇省慕，今若鑿駕到時，滿目荒涼，能不痛心！自當褒崇徽號，建造寢園，方是崇德報功之典。去歲大議褒封，何以反不及帝師之父母耶？」諸大臣齊聲應曰：「總爲勅封了府神，便自忽略過去。今須另議徽號。」呂師貞道：「某之愚見，卽用前忠正亮直順天安民之下，添入太上帝師四字何如？」諸臣贊和曰：「此不易之論也。」于是

定議追崇：

始祖唐，諱介，爲文獻清忠抒謨顯烈太上帝師。

考諱夔，爲忠正直亮順天安民太上帝師。

妣黃氏，爲仁孝淑慎端懿慈惠太上神妃。

祖諱遵晦，爲忠宣文靖抱道崇學太上帝師。

妣姜氏，爲仁明莊敬端純肅穆太上靈妃。

其高曾以上，不知明諱，又啓請帝師勅示。月君批答云：「會王父諱維寅，高王父諱允恭，墳壟遠在楚之江陵，作何設主祭祀，一併議奏。」諸臣又議建立五廟于蒲台縣

之太白山，安設神主，四時禱禱，悉尊帝王儀制。曾祖高祖，俱追尊爲太上帝師。廷議僉同矣。呂師貞曰：『某尙有愚見，今且不必上聞帝師；徑先啓奏建文皇帝，請攝政相府，特頒璽書，下蒲台縣，褒崇封號，何如？』衆皆稱善。疏上，李希顏大喜，乃遣少宗伯梁良玉，司業盧敏政，齋捧玉音五道，到蒲台宣讀徽號；并勅令知縣速建寢園太廟，安設五位太上帝師神主。然後諸臣連名奏聞帝師，暫緩春蒸之禮，統俟寢園太廟成日，恭請鑾行請秋嘗之大禮，庶上慰皇帝之心，下謝臣等之罪。月君覽疏畢，即命駕詣闕謁謝。將至闕，李希顏等，率諸文武大臣，固請駕回，容臣等代謝，月君乃止。

建文九年，秋七月，蒲台縣上書政府，言：寢園太廟各工程，俱已告竣。趙天泰，王璉，先議遣梁良玉，劉璟，恭代皇帝告祭，方奏請帝駕幸蒲台。月君勅諭云：

勅建園陵者，帝王之鴻施；省察墳墓者，人子之私義。今國是殫繁，邊圉嚴警，孤家雖身往蒲台，心懸象闕。百爾臣工，其恪共乃職！一切軍機，惟副軍機高成寧是任；大司馬呂律，與學士方經，都御史鐵鼎，大司成周轅，都諫周希

軻，大將軍董彥果，劉超，瞿鵬兒，先鋒使小皂旂等，扈從前行；餘并留守闕下。慎哉，毋忽！

司天監王之臣，擇八月初二日，請帝師鑾駕起行，月君別了鮑曼二師，止帶素英，寒簀，滿釋奴，范飛娘，老梅婢，柳烟兒，及女真等二十名，自備供應，前往蒲台。劉超小皂旂爲前隊；滿釋奴范飛娘爲二隊；然後是月君鑾駕；呂軍師等，扈從爲第四隊；董彥果瞿鵬兒，擁護在後，爲第五隊。初六日，入蒲台縣界，先是梁良玉，劉超，前來迎駕；隨後是縣令，督率士民數萬叩接，皆兩行俯伏，並不擁擠喧嘩。月君甚喜。當晚，駐駕於郊外。黎明，先至城南玄女道院，見鐘籠不改，廟貌如故。時翠雲，秋濤，已害乾血病死了，惟有春蕊，紅香，二女真，形容慘淡，向月君拜了四拜，淒然淚下。月君撫慰了幾句，徐步到公子神位之前，命老梅婢代孤家行禮；柳烟，春蕊，紅香，三人陪禮。老婢是不肯拜公子的，不得已勉強拜了，心中不忿，乃吟詩兩句云：

公子爲場鬼，

夫人作帝王。

柳烟亦信口接下兩句云

誰知柳市女，

得侍袞龍裳？

月君大驚曰：『柳烟柳烟，此二句，乃汝之佳識也！向者，鮑曼二師與剎魔公主皆言汝有三十年風流之福。詩本性情，機括已見。』柳烟雙膝跪下，哽咽訴云：『婢子久已身如槁木，心似死灰，若萌邪念，明神殛之。只因身受莫大之恩，所以信口道出。今帝師見疑，婢子當盡命于此。』言訖，便欲以頭觸柱；老梅春蕊紅香三人，競挾持之。月君道：『我久知汝心，所以令汝常侍左右，反謂有疑於汝耶？運數來時，聖賢不能強，汝勿短見！孤乃戲言耳。』柳烟方拜謝了。索英請道：『我父親不知近日何如？求帝師差人一問，稍盡爲女之心。』月君道：『不但令尊，凡戚親故舊，都要訪問。』

次日，入城臨御公署，諸臣朝謁畢。時合縣百姓，在外執香頂禮，月君令沈珂，凡年五十以上，給賞二兩，六十以上，遞年加增一兩，并全免建文十年賦稅。隨召知縣張參入見，諭道：『昨日父老迎駕有體，真見汝之材幹，優陔爲別駕，仍知蒲台縣事。』張參叩首謝恩。月君卽命去訪本宗及諸家外戚，張參啓奏道：『臣留心已久，不須訪得。帝師本宗，就在勤王那年，盡遷回湖廣江陵，國舅同御弟，隨亦遷往荊州。此地田園，盡皆撤下，微臣已撥入玄女道院，原宅現今封鎖，不敢擅動。再有姚秀才，柏秀才，皆已身故；其子始而挈家遠館，隨後亦遷遠方，這個訪問不的。』月君悵然有感，信筆題五言四韻，以示臣工，詩曰：

蓋世女英雄，威生四海風。

五年還故里，萬事等衰蓬！

遼海無歸鶴，秋冥有逸鴻。

何當諸父老，謂與漢高同？

諸臣傳視已畢，咸贊帝師仙才，非大風歌可比。蒲令張參，卽請勒石，月君道：「一時之感，卿等無得譽之太過耶？」又諭張參：「孤家故宅一區，汝可改爲養老堂，歲留賦稅十分之半，爲供億之需，以示孤優恤之意，傳與諸父老知悉。」

其時鑾輿仍返道院，命春蕊，紅香，隨向太白山祭掃。于次日清晨起行，滿城百姓，多追至中途，頓顙哭泣，如失父母，月君亦爲淒然。

第二日，已到太白山，行有數里，俄見茂林之內，巍然五座廟宇，甚是奇整。月君瞻望了一回，下令先到寢園。行及數里，早見長松翠柏，真好佳城也！

看看到了華表闕前，月君下了九龍沉香輿，緩步款入，直到陵前，拜了四拜。隨後索英，寒簧，滿釋奴，范飛娘，老梅，春蕊，紅香，衆女真等，皆拜；文武諸臣，在享堂下各叩首畢。月君隨御偏殿，諭諸大臣云：「自古聖賢帝王，難保百年之身，更難保百世之陵寢；孤家起于草茅，糾義勤王，至今大勳未集，何當先受殊恩，榮及宗社，而凡僭越帝制？中心未安，應改各廟制式，如公侯之禮。」少宗伯梁良玉奏云：「自古以

來，無論臣民，凡有大造於國家者，咸得晉封王爵，追榮先代。何況帝師以上界金仙，偶臨下土，適當國賊篡逆，乘輿顛越之日，手提三尺劍，而于徒步，奄定中原，爲故主建宮闕，上位號，不啻日月之光于萬古。所以諸大臣公議追遠盛典，稍答帝師勤勞，尙在抱歉，曷常越制。』劉璟又接奏云：『臣聞蒲台百姓，感激帝師聖恩，如子來趨父事，以此落成甚勇；而耆老紳士，猶謂朝廷簡陋。今若復行改制，不惟衆大臣決難遵行，卽百姓亦不肯從命。』呂軍師梁良玉亦奏：『劉璟之言，皆是，伏願帝師勿毀成功，以動人疑。』月君道：『雖然孤以坤體，涼德不足以當之。』隨諭諸臣：『翌日先享始祖太廟，次高會，次祖陵；第五日中秋，適逢孤家生日，乃祭考陵；一切儀禮，宜簡，毋豐。』諸臣依旨，自去整備。

建文九年。八月十一日黎明，月君祭享始祖太廟，冕冠珠旒，電裙雲履，服天孫開闕朝衣，執日南火玉朱圭；諸文武奔走趨踰，分班助祭。舞設八佾，樂奏九成，籩豆簠簋，燔蕭灌鬯，一如古禮。自高會以下三廟，逐日次第享祭，不必絮煩。

十四日下午，命駕回行宮，行至半途，忽山岩上震天一聲响，轂轆轆滾下一隻斑斕大虎，頭碎腦裂，正墮在月君鑾輿之前。有兩個漢子，一瞎左眼，一瞎右眼，各手執鐵鎚，從岩隙飛步而來，大呼『丁奇目，彭獨眼，迎接帝師聖駕。』董彥杲與劉超，恐是歹人，兩騎馬飛向岩前，將手中軍器逼住道：『汝輩是何人，敢來取死！』那兩漢撇下雙鎚，叉手道：『我父指揮彭聚，他父平安將軍部下前鋒丁良，與燕兵戰沒，流落在泰安州，應作獵戶，皆係不識字之人，無由謁見帝師。兩日借這捕虎，在此等候，不期那林子內，適有大蟲攔路，我二人就奮力打殺了他，恰遇帝師駕至，——此虎乃我輩有功之虎也。』彥杲等大笑，隨回馬起奏，月君即刻召見，獎慰一番，令彥杲暫收爲副將。當晚宿於林上。

次日，是八月十五望日，月君五更起來，梳洗冠帶已畢，命素英寒簧：『今日孤家享祭父母，汝二人爲子之妹，禮得與祭，宜分左右行禮。』又諭柳烟，春蕊，紅香道：『公子雖無神主，然三尺之坟，幸在寢園之內，爾三人可代朕祭拜。』分命甫畢，諸臣



早已各服命服，齊候在五龍橋畔。月君隨臨享殿，少宗伯梁良玉親自贊禮，諸臣俱在殿外助祭，奏的是武功之樂，設的是太牢玄酒之儀。九闋已終，九獻已畢，百官略退片刻，然後來朝賀帝師聖誕。滿釋奴宣諭曰：『帝師以母難之辰，心懷悽惻，况在寢園，尤不宜行朝賀之禮。』軍師等遵旨，各散。

時有泰安州知州蔣星聚，疏請帝師，巡幸泰岱，舉行封禪之典。月君一覽，批示云

虞帝東巡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所以祭嶽瀆神靈，此聖王之大典也。其後始工誇稱盛德，始有玉函金簡之名，文曰封禪，其足法乎？孤以女子之身，討逆戡亂，志在迎復建文，申千古君臣之大義，非定霸稱王，自取天下。蔣星聚之一疏，不亦愚昧之至哉！然孤家曾遊遊八表，遍歷嵩衡二峯，今泰山屬在宇內，亦不可不一登覽；但不祀天齊，竟升日觀耳。遠近州邑，皆毋得趨迎，有曠職守，自取譴責。

疏下，諸臣莫不心服。月君隨于次日，遣女健婢二名，送春蕊，紅香，仍歸玄女道院。迺命駕離了太白山，從大路進發。

不幾日，已到泰山之麓，適值天陰，下雨起來，諸臣皆請暫止山下。月君道：『雨師不欲孤家登泰岳耶？』乃策袖中神劍，望空一揮，頃刻浮雲散盡，太陽倍明，遂登山緩緩而行。至于山腰時，有雲氣出于石罅，拂面沾衣，若香烟繚繞；以手攬之，縹緲不斷。——或至濃懣之時，則連人與馬，卷裹而行，前不能睹後，右不能見左；俄而半隱半現，時藏時顯，霎然微風一拂，卷舒淡蕩，搖曳長空，真勝觀也！自山麓四十里，方至日觀，天色已暝。月君止於觀內，諸臣皆駐下房。晚餐已畢，各自安息。

約有更餘，忽聞得遠處喝殿之聲，月君隔垣一照，見儀從甚盛，乃是岳庭夫人碧霞元君，前踏已進日觀闕下。元君香輿漸近，冉冉升起，素英寒簧，起牖相迎。月君執了元君玉手，彼此遜順一番，然後行禮。元君尊月君上坐，月君笑道：『元君以小妹爲塵埃中富貴人耶？』乃分賓主坐定。元君欠身而言：『小女今辰赴元女娘娘之召，有失候

駕。』月君道：『誠恐煩勞震帝起居，所以不敢趨謁。又，言及東土旣罹兵燹，又遭災荒，顛連已甚，尙須震帝垂憐。』元君笑道：『帝師得慈航之力，救拔一半，拗數而行，上帝亦有嘉賴。若五岳職掌，都遵帝旨，小數或可更移，大數豈可干預耶？然旣承明誨，敢不盡心，仰慰慈衷。』月君隨命素英等，速具酒肴上來。元君立起身道：『此非宴會之時，小童暫別，候駕返時，送于道左。茲有儀仗全副，稍異人間，挈帶在此，惟望帝師賜納。』便令侍女，呼喚神吏送上。月君看時，是：

風磨銅鑼兩面

霓旌二枝

絳節二枝

綵旂六對

九節珠幢一對

天狐尾旌一對

羽葆一幅

霞飾四竿

錦旒二對

銷金赤幟八根

鷄鵬羽旗一對

針神綉幡四面

蛟綃旂八對

漢玉花尊一對

水銀侵古銅鑪一對  
鸞鬃翠蓋一柄

(柄係生成九曲籐枝)

龍女織成山河掌扇二把  
(柄係旂檀香琢就)

月君謝道：『辱承明賜，權且收下；愚妹謝塵世之日，仍當奉壁。』元君道：『不

然，正要帝師於旋躡廣寒之日，以爲前導，折取天香一枝，下報小童可耳。」月君乃拜受。元君升了香輿，便有萬道彩雲繚繞，騰于空中；執事神吏等，皆乘風霧而去。

時方半夜，太陽已升海底，月君在正閣凭欄而坐，命諸臣等，悉到東邊小閣中觀看。諸文武于夜間，都在窗隙窺覷，神明過往，總未睡覺，聞召卽至。却見閣周迴，擺設着多少儀仗，卽適所窺覷之物，各人猜想不定，看着太陽的心，到只有二分。月君忽問諸臣曰：「海有底乎？」方經對曰：「無。」月君曰：「然則諸島皆浮于海上者乎？」方經不能對。月君又問：「日從海底轉乎？」梁良玉對曰：「然。」月君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不知海底，將何所照乎？」良玉又不能答。月君又問道：「日出何處，日入何所乎？」呂律對曰：「儒家言日入虞淵，日出楊谷，經天之道，皆能言之。至于既沒以後，未出以前，從不論及。至佛氏有須彌山半旋轉之說，尤非凡材所能測識；求帝師玉音，開示愚蒙，羣臣幸甚。」月君諭曰：「世界一大須彌山，而四海爲之脈絡，日月循環，轉于山腰，古聖人皆能知之，但不肯以耳目智慮所不及者，示人以疑耳。夫

豈有日月而行于海底地下者乎？諸書所云，天有天柱，地有地軸，六鯨戴峯，日出入處，海水爲焦，皆後人誕妄之說也。」諸臣叩謝奏道：「臣等雙目，無異螢光，所照者幾何。孔子見老子，尙云，某之道，其猶醯雞，何況臣等，對揚帝師之命哉？」月君道：「孔子與老子學問，如登泰岱，均造絕頂，而時日略有先後；及一接見，則二聖人之睿智，如以鏡照鏡，各自了然。孔子以三綱五常教天下，止就當身而論，不欲人遠求過去未來之事，所以季路問到死生神鬼不答，其所以必然之故，非不知也。醯雞之言，亦是後人造出，非聖人真有此語。」呂律父奏：「臣尙欲請問日月交食之故，求帝師指示。」月君道：「日爲正陽，羅星則陽之邪氣；月爲太陰，孛星則陰之邪氣。無始以來，有正卽有邪；邪來改正，所以掩其光而謂之蝕也。詩經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豈非天道之應于人事者乎？諸儒言月本無光，借日始明，相對則望，交會則食；以月掩日，則日無光；以日亢月，則月如晦。夫使月固無光而掩其日，尙或可解說；若月食而謂日亢其月，則是太陽於月食之時，必反在東方，乃可相亢，有是理乎？」

珠生于屑屬陰，尙有光華，豈以太陰之精，而謂墨黑如頑鐵者乎？其有圓缺者，比不得太陽全體光明，若鏡之有背，轉側面觀，則成晦望耳。』諸臣聽罷，皆悚然奏道：『臣等空誦幾行儒書，從未與聞天道，今蒙聖諭，抑何幸甚。』月君又諭：『天道雖微，悉在儒書之內，臣等特未盡心參透耳。』諸臣又各愧謝。呂律奏道：『伏羲畫卦，天道始洩其機；然尼聖五十學易，自非臣等所能造詣。』月君道：『卿言良是。』命賜諸臣早膳，曰：『今日之游，不可無詩，孤家與卿等，聯詩以志勝概。』隨手題首二句于浣花箋，以示諸臣，次第聯成十一韻。詩曰：

一登天下小，氣壓太陽低。（月君）

雲樹分吳楚，山河辨魯齊。（呂律）

神州歸掌握，漲海出天倪。（梁良玉）

亦有龜蒙輔，如將冕釋攜。（鐵鼎）

觀凌一炁外，殿聳五雲西。（方經）

翠蓋迴虛幃，霓旌繞碧溪。（劉璟）

秦松人欲折，漢柏鳥空啼。（周轅）

雷在層岩伏，雲生下界迷。（鄒希軻）

當年封玉檢，何處秘金泥？（劉超）

有幾君王幸，曾將泰岱題！（周小處）

嵩呼聞萬歲，鳳輦下雲梯。

諸臣奏上月君，月君看了，遞與素英等。老梅婢一看，說：『這詩，比我們聯的，不過多着幾句，也不見得有甚奇處。』寒簧笑道：『只怕還不及些？』老梅正色道：『除了帝師軍師的二聯，餘外都不服。』衆女真莫不含笑。

梁良玉等，啓請勒石，昭示來茲。月君遂令釋奴發出，並諭明日卯雨，未刻乃霽，諸臣暫退，鑾輿尙須再宿。

當夜天鷄初鳴，月君卽起，帷素英寒簧，非雲柳烟，侍于左右。見太陽在海中奔出

，其色絳赤，其光煊赫，大若五里之城，炫目奪神，不能久視。海水湧沸，超騰日輪者，數次，——倒象太陽，上而復下，下而復上的光景。有頃，山腰吐出雲霧，溟溟漠漠，遍滿世界。時老梅婢方起走至關前，大驚曰：『海浪已到山半，此混沌之象也！噫！我曉得帝師弄道術耍我哩。』月君亟召諸臣登關，凭欄一望，但見白茫茫一片皆水，直接大海，莫不驚異。諦視久之，方知是雲氣布滿，太陽在其上，光華照耀，初如銀漢之波，旋若黃河之浪，翻騰活潑，虛靈變幻，莫可端倪，真從所未睹者。呂律奏：『臣聞歙之黃山有雲海，無由得造，惟少時曾登嵩岳，則所見與今日同。以此推之，諸岳皆有雲海，黃山獨擅其名，臣不能解。』月君道：『瀑布以大行爲勝，而廬山獨著；石以壽山爲美，而青山獨表；洞以黃圍爲奇，而桃源獨傳；松以蛾眉爲古，而岱岳之大夫獨顯；譬如才人學士之文章，或見知，或不見知，或能傳，或不能傳，固不在乎優劣，特有幸不幸耳。』有頃，太陽行至中天，雲氣益加濃密，半截泰山，宛然浸在洪波之內：參差怪石，奇峯偃蹇，短松矮柏，歷歷可數。老梅忽然發笑道：『其雨其雨，杲杲日出！』



〔素英道：「梅姐與帝師之言不驗耶？唐詩云：下方雷雨上方晴，你看山巔全無草木，雖有松柏離奇，屈曲不盈三尺，非雨露在山半之下，不在山半之上耶？」又過片時，雲氣漸漸解散，蕭蕭斷雨，尙在飄零；平疇大陸，溝澮皆盈；喬木疎林，青翠欲滴。老梅謂衆女真道：「畢竟素英有些仙氣，我一時悟不到也。」素英道：「畢竟梅姐有些書訣，我一時看不出也。」月君亦爲之破顏。

隨諭諸臣：「前夕岳庭夫人，送孤家儀仗，明日回鑾，須往一謝。獨是天齊坐于前殿，作何行禮？卿等有能任其事者，明早先往候駕。」呂律道：「臣不才，前去整理。」諸臣方省儀仗來由；正不知典禮如何，便都隨着軍師，同至岳庭闕下。軍師閑坐清談，並不議及行禮一事。至辰刻，前隊報帝師駕到！軍師疾忙拱請，諸臣避入大門之內，令道士火速掩上。月君駕至，見闕下已閉，卽命迴鑾前行。軍師等乃進聖殿，禮拜而出。

## 第四十八回

建文九年，秋九月，月君自泰山返蹕濟南，見各處村稼，祇好五六分收成，葭屋菲檐，童叟多有菜色，心甚憫之。途間遂下敕旨，仍命周文獻、張彤，爲巡方御史，分巡各府州縣，凡欠收之處，即在本地方發倉庫賑濟。次日，月君返駕進城，先赴皇帝闕下謁謝。早有李希顏、王璉、高咸寧、馮灌、胡傳福等，在闕下伺候，共請回鑾，臣等代謝。月君又加慰勞，方自回宮。與鮑曼二師，略述巡游諸事，鮑曼嘆道：「月君一人爲國，三黨皆逃。」說未竟，曼師忽大笑道：「此爲天下者，不顧家。」適老梅婢在旁，把手來一攤，冷冷的說道：「帝師這樣快活，只可惜相公與太太，不能一見，空生了好女兒呢！」月君愀然而散。

未幾，呂軍師請以姚襄署僉御史，仍兼中營左監軍；沈珂署監察御史，仍兼中營右參軍。又請以彭獨眼、丁奇目，發往司開府標下，監理青萊諸郡屯田。又請以：董彥、呆、賓鴻，爲羽林左右大將軍；金山保，小咬住，爲羽林左右先鋒使；以：董轟，雷一

震，代彥杲，賓鴻之缺。月君皆允之。

是年冬，天氣溫燥，絕無冰雪遶遶，大風拔木，二麥皆不能長養。至來春，是建文十年，從正月朔日起，陰霧瀰瀰，直到二月三月，亦希見太陽之面，而又並無大雨。一交四月，日亦如火，煩燥之氣，不異三伏。五月間，溘溘霖雨數日，甚覺陰寒，及朱曦一出，蒸蒸日上，更爲熾惱，——如是陰晴冷熱，兩三次，那些禾苗中，就生出無數蟲來。那幾種蟲是：

螟，螻，蝻，賊，蝗，蝻，蝻，蝻，

名曰八蜡。有嚼根者，有食葉者，有啖心者，有嚼苗者，有嚼節者，滿田之內，跳躍飛騰；百姓號哭徧野。月君卽命取綉花針三千，送進內宮，盡吞入腹，用鍊劍之法，在丹田內鍊了十二個時辰。卽傳百官赴闕，隨駕至上清觀行香。月君朝見玉帝，不服袞冕，仍用瑤台裝束。

是日不排纓駕，只御小輦，滿釋奴，范飛娘，乘馬爲前導；素英，寒簧，乘車隨後

文武大小官員，皆扈從至上清觀闕下。月君下輦，步入升殿，行九拜禮；百官在擗下，陪拜禮畢。月君出露台，東隅南向坐定，命滿釋奴，于車中取出一湘妃竹方朱盒兒，令兩行文武接着，認是何物。諸臣看遍，不敢輕對，惟周恕奏道：『看是五綵絲縷，但寸寸截斷，不知有何妙用？』月君道：『是絲也。卿等試探手取一把來。』周恕隨舒右手，向盒內一抓，急得攢眉放下，五指多刺出血來，——諸臣皆含着微笑。月君諭道：『此三千綉花針也。朕在丹田，鍊成如絲，能刺人咽喉，貫穿腸胃而死。若拋向百萬軍中，立時可殲；但有干天怒，必遭極罰，永劫沉淪，不可兒戲。今惟用以殺戮害苗之虫，一針可殺數千，三千神針，可殺無量恆河沙之虫矣。朕志在救民，雖有譴責，亦所甘心。』諸臣等皆叩首，咸稱：『災者，民生劫數，天地不能自挽，仰賴帝師道力維持，卽上帝好生之心也。與天合德，國家幸甚！』月君乃步至院中，仰天一看道：『必須高台，方可行法。』隨在素英手中，取過一幅五彩鮫綃帕，望空一擲，雲騰霞湧，忽爾現出一座九仞危台。月君冉冉而升，立于台端，向南又拜九拜。素英雙手捧着朱盒，喝聲：

『起！』那盒兒端端正正懸空，起在月君面前。遂將左手一齊抓下，向着四面八方，分勻洒去；彩絲萬道，如日芒射目，不能仰視。月君喝令：『神將隨着，俟蟲滅盡收繳。』那三千綉花針，都飛向各處有蟲的所在去了。隨收了法術，諭令京尹高不危，行文曉諭百姓知悉，不消兩個辰，諸蟲殺盡；然已經受災，也只好救得大半。月君還宮之後，又下詔蠲免稅糧三分之一。

至建文十一年，正月朔，百官朝賀元旦，月君廷諭諸臣：『歷年災荒，今歲青黃不接，小民何以爲生！卿等其敷陳良策，以濟時艱。』大臣方欲奏對，早有弱冠六人，整鬢齊齊，同跪在丹墀下奏道：『臣等不揣無知，公具一疏，是爲災荒的意，伏乞帝師聖鑒。』月君視之，却是開設三科以來所取的進士，已經除授紫微省學士之職：

- 一，殉國戶部尙書陳迪之子，名鶴山。
- 一，殉國都御史茅大方之孫，名添生。
- 一，殉節給事中黃鉞之子，名瓚。

一，殉難青州教諭劉固之孫，名炎。（即劉超之姪）

以上四人，皆向在國學讀書，從前兩科及第，均授爲侍讀，及課文學士之職。

一，殉國教授有聰陳希賢之子，名略。

一，殉難漳郡庠生呂賢之弟，名儒。

以上二人，同來應試，近科取中，已授侍講，兼修史學士之職。

當下范飛娘接上疏章，月君披覽一看，敬陳救荒籌餉之末議。大意說：朝鮮國歷歲大稔，斗米三分，可以告糶。又日本，紅毛，琉球，諸國，豐富甲于海南，可以借餉。一則使知聖天子行宮已定，一則使之知燕逆撥巢有日，一則使之知帝師威靈無遠弗屆。將見諸蠻，必相率來朝，奉表納貢，凜遵正朔。其告糶借餉細事，奚待言哉！月君卽以疏示大臣，并諭道：『凡殉難忠臣，皆天地之正氣，所以後嗣，莫不英秀駿發，這疏大爲有理。』大臣看畢，奏道：『但恐隔海遼遠，既不能應我之需；而且蠻性劣驕，又

未必能遵我之令。古來班超，傅介子，立功異域，豈可輕言！」高威寧奏：「臣觀諸小學士，既能具疏，必能出使；海道雖遙，風順亦駛，似不必豫慮及此。」諸學士齊聲應道：「臣等實願身任使事，方敢具疏，豈有托諸空言的理！」大臣等，又奏：「他國無妨，若日本倭奴，爲我殲滅者十萬，彼既挾此大忿，恐難乎爲使。」呂律進言道：「大臣所慮，豈不周至？然從來遐方荒服，不率王化，必經撻伐而後來庭；今以畏威之後，而示以懷柔之義，臣料倭奴稽顙向闕無疑者。」月君道：「大臣老成持重，兩軍師果斷明決，諸學士又皆才氣超羣，正宜使于四方。」遂面諭：呂儒，黃瓚，爲日本國使；陳鶴山，茅添生，爲紅毛國使；劉炎，陳略，爲琉球國使。又諭高威寧道：「若朝鮮國使，非卿與全然，不可。」威寧遂與諸學士，皆頓首遵命。時全然參軍登州，又加銜爲黃門侍郎，以重使事，自有該衙門行文去訖。

到初六日，月君發下璽書，高威寧呂儒等接受了，拜辭闕下，取路向登州進發。時日本國，遣下海鯨船，最爲穩當，各天使揀了一隻，同出海洋，全憑南針所指而行。

先說朝鮮，即高麗國也，在遼之南境，而遼左與山東，隔海相對，路爲至近。不幾日，早到。高司馬同黃門，隨下驛館，有通事人，先來稟候。高威寧朝聲曉諭道：『明天子有詔，可速傳報國王，出城來接。』通事疾忙報知國王，國王李鈞，即刻排駕，率文武諸臣，直到驛館，接到天朝詔書。高司馬全侍郎，捧詔先行，國王與衆陪臣在後，至正殿上，開讀詔書；國王執圭，陪臣等皆執笏跪聽。詔曰：

朕以元孫而承高廟之祚，正祖德洪庥，皇威遐暢之日，四海熙然，兆民胥悅；豈意庶孽跳梁，乘輿遷播，幸賴女真人帝師，戮力勤王，旌旗所指，山岳震迭，忠臣義士，向慕景從。今已鼎定濟南，不日歸膺大寶；掃清燕薊，翹足可待。只爲近來荒旱頻仍，虫災洊至，暫釋兵戈；國餉雖曰無虞，黎民間有菜色。聞爾朝鮮外邦，歷歲阜成，十文斤米，茲特遣正使少司馬高威寧，副使黃門侍郎全然，齎銀五千，易穀十萬。爾王素守臣恭，諒無過糶之政；夙敦隣誼，定懷將伯之心，



誓指山河，永爲藩輔。欽者，毋忽！

建文十一年正月

宣讀詔書已畢，國王聽了，心甚疑惑，暫請天使出宿公廨。次日，國王與廷臣先行商妥，然後請宴于正殿，讓二位天使南向而坐，王北面相陪，大臣四員，從旁側席。樂奏三闕，酒行九巡。有王之宗室李煌，素有威望，先啓問曰：『舊年詔到，稱永樂七年，今歲璽書，稱建文十一年，中國其有二主乎？』高咸寧早已料有舌戰之事，朗然答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聖人之言也。然時有互變，勢有相扼，則九州之內，常有數王，豈止二主？然雖有數主，而其實則一主也。如周末有七國，而夫子尊周；漢末三分，而朱子王蜀；歷代皆有正統，餘則爲閏。若同姓相爭，如梁元帝之與湘東王，其爲王爲竊，事跡甚明，安在爲二王也？』又一臣曰魏宣，向稱博瞻，而有才辯，接口應道：『天使高論，自合至理。但爲竊爲王，皆實有其主。今則徒設虛位，而謂之曰帝，下民何所瞻仰，青史何所考證乎？』咸寧厲聲對曰：『此無君之言也。唐中宗播遷在外，綱目大

嘗某年帝在某處，此時連虛位皆無，何晦菴以行在與之？爾之言，真無若也！』魏宣報愧不能答。國王見二臣已屈，莫有啓齒者，乃從容豫色而言曰：『從來乾剛坤順，陽長陰消，中國興復帝位，豈無幹旋造化之男子，而以一婦人爲帝師乎？寡人不解，敢以相問。』高咸寧正容對曰：『周家肇基王迹，推本姜嫄；文王政行江漢，首化關雎；武王翦臣，邑姜亦在其內；故孔子曰：有婦人焉，推之二氏。則大士爲諸佛之師，玄女爲天仙之長，斗姥爲列宿之尊，卽漢之班昭，尙且爲六宮之師；何況天朝帝師，道統三才，德崇千劫者乎？』仝然大聲抗言曰：『朝鮮國王聽者！若論我帝師之道，則上媲唐虞；帝師之德，則遠侔鄒魯。兵法陣略，雖孫吳管葛，僅堪爲弟子；文章詩賦，卽李杜歐蘇，不足爲衙官。至于神通廣大，能使乾旋坤轉，海立山飛，呼氣而日月倒行，揮手而蛟龍遁伏，真開闢以來，無上之神聖，豈以人世之帝師爲榮？不過欲復建文之位，申大義于千秋耳。今不佞觀國王氣色，于三日內半夜，後宮當有火災，燒死宮女兩名，焚毀宮殿兩間，幸得王之愛妃福大，火得以熄，而反有大喜之兆。如此等事，我帝師於萬里之

外，憲照所及，皆已豫知也。」國王矍然，心中半信半疑，沉吟了一會，高威寧全然，遂辭謝而出。

國王李鈞，謀于羣臣，皆言俟三日後，其言不驗，彼自羞慚，臣等可以折服他矣。國王卽下令，後宮三日之後，夜間不許點燈，酉刻便睡，違者斬首。

到第三夜，國王幸愛妃鳳氏宮內，秉燭清談，竟欲坐至五更，看火災何自而起。到了亥刻，覺神思有些困倦，乃呼小監，取本日奏章來看。只見二疏片時閱完，寫了批語，心中私喜道：「已過半夜了！」隨手揭下疏尾浮簽。愛妃取來，向燭煤上燬之，霍地卷起，飛到梁間，拉拉雜雜的燒將起來；頃刻，烈焰轟天，風火交熾。國王抱了愛妃，疾忙奔出。火勢大了，宮中沸亂，內監人等，只顧得引了后妃逃避，沒有個來救火的。直到西邊一宮，忽有紅光冲起，火勢遂滅。原來此宮是國王第二個愛妃金氏所居，正在分婉，因地一聲，宮人隨報火已熄了。金氏大喜。內監報知國王，國王又驚又喜。時百官聞中失火，皆在外庭。

天已將明，國王隨命排駕，親到天使公廨。高司馬全黃門疾忙出迎，國王握了全然之手，太息道：『先生真神人也！前言一些不謬。且喜後宮得子，敢請天使，屈留三日，過了湯餅會，寡人親送起身。』說完，匆匆忙忙的回宮去了。咸寧等倒免不得一番慶賀。

國王邀請湯餅會後，又復設宴送行，五千白金，厘毫不收；輸谷十萬石，差人隨天使送至登州交割。先附謝表一道，仍約至來歲進貢。咸寧等，謝別了國王，共是十一個海船，乘着風便，星夜進發。二月初旬，已到登郡，打發來使回，遂到濟南復命，把前事備奏一番。月君慰勞道：『可謂不辱君命。』遂下敕詔，將十萬谷石，只揀有災地方，委員發賑。黎民歡聲載道，漸有起色。

不意五六月間，瘟疫大行，凡患者，昏昏冥冥，但覺頭腦脹悶，旋大如斗；少則七日，多則九日，裂出黃水而死。京尹高不危，亟爲奏聞。月君與鮑曼二師商議，曼尼道：『鮑道長向有靈艾，一灸即愈，何不取來普施？』鮑師道：『你又來了！我那靈艾，

只治外症，不治內疾；亦且沒有得存了。」曼尼說：「我知道，畢竟是龍女有志，然後肯授與人醫好了，成爲夫婦，可以索謝。如今是窮百姓，便捨不得哩！」鮑師道：「這個老尼，害失心瘋了！倒在光頭上燒一炷兒，先治你一治。」劍仙等皆笑。

忽女金剛傳進京尹高不危密疏，言有一道姑，何來女，身穿棕簑衣，手持小金翦，在市井游行，見患疫病者，隨翦棕針與之，不過寸許。——初病止用一莖，病至五六日着，亦止三莖，煎湯服下，遍身汗出而愈。今現止于臣府衙門之前；小民來求棕者，不可以數云云。月君道：「異哉！何來此真仙也？」忽又傳進呂軍師奏摺，亦言何來女治疫神效，百姓都說是帝師化身，來救我們性命，要向闕下叩謝云云。月君謂鮑曼二師曰：「此仙真隱匿姓名，致使庶民歸德于我，豈可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即當親往謝之。」鮑師道：「且緩，彼必變化而來，待我也變化而去，看他一看，確是何仙，先爲帝師致意，然後去謝何如？」月君道：「如此，就煩師太太一行。」

鮑姑即變了個老婆子，隱出宮門，走至府前，見無數人圍繞着一個老道姑，紛紛擾

擾，在那裏求取棕針；給了的，都跪在地，口呼帝師聖號，磕頭而去。鮑師遂鑽入人叢中，注目一看，認得是何仙姑化身。那道姑一見老婆子，也識得是鮑仙姑，卽化道清風而去，祇留下竹杖一根，插在地內，頂上挂着棕簑衣，并小金剪，中間懸着一扇紙牌，上寫着「何來女治大頭瘟。」衆人不見了道姑，都埋怨着老婆子，說是他身上腌躳沖犯。有的就去搶這件棕簑衣，只離着半寸許，再也抓不着；有的就去拔這竹杖，恰似有根長在地下的，莫想動得分毫；又有人抬着桌兒檯兒，爬上去取棕簑衣時，那竹杖長有數丈高。鮑姑道：「列位不用胡鬧，待我來取。」就將竹竿輕輕一拔，担任肩上任走，衆人一齊拉定，忽然連這老婆子也不見了。這些衆百姓，個個暴跳，急得沒法，各自悵悵走散。

鮑姑一徑回到宮中，將情由細說了，月君道：「仙姑是何意思？」鮑姑道：「仙真濟世，只是自行一點慈悲，以挽太和之氣，而洽上帝之心。若使人知道姓字，則與凡夫之沽名釣譽者何異？所以化身而來，被我識破，卽斂跡而去也。」曼尼道：「你看他句

句含着譏諷，說帝師爲國爲民，四海皆知，是沽名釣譽哩。」月君大笑道：「我在塵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今且請教，既有棕箋衣，何以救人？」鮑姑道：「我有妙法，但要老曼尼也學得何仙姑，隱姓潛名，便可做得來。」曼尼道：「他也只得潛名，不會隱姓；我這尼字是本等，去不了的。」鮑姑笑道：「這就稱做駝來尼罷。」月君也笑道：「我知道師太太之意，要化作何來女一般形像，去完成此功行。」鮑姑道：「然也。還有說焉：這個大頭癩，傳染得遠，我意須得聶隱娘，公孫大娘，素英，寒簧，與我分行五郡，是不用變化的。惟帝都之內，百姓已經認識仙姑，請曼師變了他的現象，到各坊街上去救濟方好。」曼師道：「好，來難我！我不曾見他形狀，怎樣的變得來？」月君道：「本城是要師太太去完局的。」鮑姑道：「我若不難他一難，就到別處，也要自己露出光頂，不肯變相哩。」月君道：「棕箋只有一件，如何分得各府？」鮑姑道：「剪做六塊，就是。」素英即取剪刀剪時，竟似鐵鍼一般，那裏剪得動一根。曼尼向着鮑姑道：「我看你嘴唇，近來倒強。」就一手把竹竿上挂着的小金翦，取來一翦，便剪了數

根下來。月君道：『且不要剪壞，安得六把剪刀分與各人呢？』曼師道：『我的法子，比鮑老媒好些！竟剪下棕針來，把錦囊盛着，懸之竹竿，便是。若剪做六塊，像什麼樣？』鮑姑笑道：『到底魔尼有些賊智。』于是揀取五根竹竿，把棕簍細細剪來，貯以龍女絹函；又照樣寫下何來女紙牌五面，一并懸諸竿上。鮑姑取了剪剩的棕簍，與原竹竿並小金翦，化作何來女的容貌，曼尼道：『如何恁樣醜？看待我化個俊俏些的。』却就變了真何仙姑的法相。——曼尼向袁州，隱娘向登州，公孫大娘向萊州，素英向青州，寒簧向東昌，鮑姑是濟南本郡。——月君道：『我尚有數句話兒：是要表明何仙姑救世的意思。』遂援筆疾書一偈云：

何仙姑，何仙姑，棕簍倒着下蓬壺，

翦盡千絲與萬縷，齊人縮了大頭顱。

月君各與了一紙云：『待治病完日，可從半空丟下，無使世人歸功于我也。』曼師等各別了月君，用五遁法出宮而去。



只說鮑姑，返向南宮外進城，衆人見了，踊躍歡忻，個個來求靈籤，就是沒病的，也要求兩莖去作預備。鮑姑宣言道：『我看大衆，將來要傳染者，我方與之。』霎時間，或已病者，或未病者，就剪下了好些棕針；其求而不給者，到放心，是不害瘟疫的，也有喜之不勝。隨又到府前，及各衙門首，站立一回。不兩日，而合城已遍。乃拋下東帖一紙，百姓看了，却又猜是帝師，遣何仙姑特地來救他們的，家家設了寶位，祝誦聖號，焚香頂禮，——無異名公鉅卿，情人屬文，而反受美名，與提筆者，全無干涉。鮑師又到四鄉村堡普施後，巡歷各州縣地方，查瘟疫重者，先行濟救。每到一處，必照樣留下東帖一紙。越欲表明仙姑道行，百姓越歸功于帝師，不必說了。直至兩月有餘，方得周徧，瘟氣全消，籤針已自翦盡，只剩得領邊寸許的樁兒，担在肩上，取路而回。不意中竹竿平空掣去，鮑姑仰首一看，却是何仙姑在靈端拱手說道：『殘籤合應見還。』鮑姑急忙升起空中，欲爲帝師致謝，仙姑化道金光，竟向東海上飛去。

## 第四十九回

鄭亨爭將當先喪律

景隆充帥落後褒封

濟南一府，管轄三十六州縣，是最有名的大郡，那傳染瘟疫的地方，共有二十九處。鮑姑遍處救療，兩月有餘，方得告竣。回到宮內時，曼師等五人，皆早已歸來了。鮑姑把何仙姑取回棕簍情由，說了一遍。曼師道：『我回來時，見泰山脚下，坐下老婆子，指着我說：「這個仙姑，是假的。」我就說：「這老婆子，也是假的。」大家一笑，就向我討了剩的棕針兒去。』素英，寒簧，公孫大娘，聶隱娘，齊聲道：『怪得我們路上回時，有個病老婆子，說他一家，有若干人害病，剛剛與我們剩下的棕針兒數目相符，都被他討了去，原來也是仙姑化身了！』月君道：『這是仙家至寶，如何肯留下？今日黎民得以更生，皆大真人之力也！』遂即望空拜謝。

却說燕地災荒，止有三年，建文十年，十一年，却是大稔的。探得濟南凶荒如舊，

又有虫災疾疫，李景隆就密奏燕王，請平濟南。燕王大喜，于建文十二年，春二月，召集文武百官諭道：『邇者，天心眷朕，連年豐豫，乘此天氣融和之日，正宜掃清妖寇，鞏固皇圖。爾等文官，其各敷陳方略，武官均經戮力疆場，誰能身任其責者，朕不惜茅土褒封。』李景隆即出班奏道：『臣屢次遣人探聽，妖人兵死于疫，民死于荒，乃天亡之日。微臣不才，願率兵前往討賊，克日蕩平，以報皇恩；并請飭牽道人爲護軍，破其妖法，則烏合之衆，不難一鼓而殲也。』鄭亨奏道：『從來邪不勝正，那怕他妖法？微臣不須牽道人幫助，乞陛下發精兵三萬，誓必生擒賊首，獻俘闕下。』二人爭執起來，皆願立下軍令狀。燕王道：『你二人皆有將才，朕當並用，看誰應先往？就在朕前鬪定。』鄭亨鬪得先字，心中大喜。燕王隨加封大將軍職銜，並命武康伯徐理之子徐海，應城伯孫巖之子孫安，爲副；番騎指揮童信薛鹿爲先鋒，使撥兵三萬，令其先進。又命李景隆道：『汝可協全牽道人，帶領精兵二萬五千，隨後扎定寨柵，爲遙應之勢。如鄭亨奏捷，汝不得前進爭功；如鄭亨有虞，可星夜赴救，一面奏聞，朕即撤回，並將前去兵

將總着汝統領。」二人頓首受命。燕王又罵諸臣道：「爾等食君之祿，但知保戀爵位，及至臨事，都像木偶一般，嘿無片言！足見這幾篇爛時文中的舉人進士，是全不中用的。汝等每日所辦之事，皆胥吏所優爲，要這些咬文嚼字的何用？」諸臣面面相覷，俯伏請罪。燕王叱退諸文臣，密諭鄭亨道：「武定一州，乃青齊之門戶，今彼重兵，却全在濟南，是賊不和所守也。兵法云攻其所不守，朕今令齊王高煦，率兵出德州，以牽制之，使彼不敢來救；勝則合攻濟南，易如覆巢耳。」鄭亨奏道：「陛下指授，真神算也！」燕王即命欽天監，擇定出師之日，整頓糧草，揀選兵馬：先是鄭亨前進，攻取武定州，李景隆又隔了兩日，始行發兵，日行三十里，故意落在儘後。

這個信息，已星飛報到濟南闕下，月君乃會集文武計議。呂軍師奏道：「兩日探報，燕將是鄭亨李景隆，先後進兵，隔着二百餘里。二將並用，定不相能，可以計破。獨是德州三岔道上，又有高煦駐扎，牽制我師，返爲勍敵，必須分兵交應。」說猶未畢，高軍師奏道：「臣料燕兵不敢進攻青齊，必先加兵武定，臣願前往迎敵鄭亨，當彼一面

。『呂軍師道：『如此極妙。少司馬此去，相輔而行；若易破卽破之，直逼景隆之寨；若有互相持定之勢，待我殺退高煦，卷甲襲之，鄭亨必然大潰，然後合兵進戰。』景隆駭子，魂胆先慌，直如破竹耳！』諸大臣皆服。月君奭諷道：『軍師之計甚當。救兵如救火，其星夜調發，勿使有警邊圍。』隨退朝回宮。

次日黎明，兩軍師赴演武廳，諸營將士，皆會齊聽點。高軍師的六員上將，是：

瞿鵬兒

雷一震

卜克

楚由基

郭開山

孫翹

呂軍師六員上將，是：

小皂旂

曾彪

劉超

阿蠻兒

董嘉

葛纘

餘皆留守京師。大將軍賓鴻進稟道：『兩軍師今臨大陣，何不用着末將？』呂軍師道：『京師爲根本重地，非將軍與董將軍，老成練達者，不可留守，自宜後生輩効力疆場耳。』賓鴻又稟道：『小將有子賓鐵兒，年方十九，膂力武藝，却也與小將差不多，願隨董小將軍同作前驅。』呂軍師道：『將軍既有令子，可與董小將軍，便作先鋒。』

賓鴻大喜，隨呼鐵兒上前參見。二位軍師，看那小將軍，真個英勇！……賓鐵兒橫着大刀，向上聲喏，如半天起個霹靂，衆軍皆大驚。阿蠻兒一躍至前，把手中大刀，擲于地下，向軍師道：『小將願與他比試刀法。』賓鐵兒隨手把阿蠻兒大刀提起，等個輕重，比道比己的輕些，就刎個門戶，把撥風刀輪動，大呼道：『你來，你來！』阿蠻兒搶起大刀，踏進一步，賓鐵兒側身一轉，就便交鋒。劉虎兒卽輪動青龍偃月刀，平空一隔，橫進身子，攔住道：『不許，不許！』賓鴻亦上前喝罵鐵兒，呂軍師亟呼至台前飭誡道：『諸位將軍，一心爲國，皆我股肱，難分彼此。若是爾等廝併，則是未殺敵人，先傷了自己手足，有這等好勇無知麼？』董彥杲道：『快來同向軍師請罪。』於是劉虎兒一手拖阿蠻，一手拖着鐵兒，大家朝上聲喏告罪，軍師又誡諭了幾句。賓鴻又令兒子，呼阿蠻兒爲兄，拱手相笑，方各歸隊伍。二軍師點兵已畢，各統一萬五千健卒，分道而進。

且說高軍師，統率部下，到武定州時，燕軍纔出上谷郡，遂使離城四十里，按五行

陣法，列着七個營寨，厲兵秣馬以待。至第三日，燕兵將近，郭開山請率一軍，擊其先鋒，殺他個下馬威。高軍師曰：『勝則固好，倘有挫衄，則搖動全軍；不若以逸待勞，伺其動靜而後破之。』次日黎明，燕將先鋒薛鹿童信，領兵三千，搖旂吶喊，直逼高軍師營前，擺開陣勢，隨橫手中兵器，大罵：『餘生草寇，尙敢抗拒天兵？快來獻首！』濟南諸將，早已戎裝冠帶，一聲炮响，大開營門。雷一震正要出馬，其部下冷銘，挺手中槍，大叫：『割雞焉用牛刀？』高軍師亟令止之，一騎馬已飛出陣，與薛鹿童相迎。奮力交戰，來往盤旋，約十餘合，爭禁得薛鹿童番鎗，神出鬼沒，轉瞬間，刺中咽喉，死于馬下。瞿鵬兒大喝一聲：『番賊不要走，我來也！』薛鹿童方欲迎敵，童信躍馬大呼：『待我來斬此賊。』薛鹿童回到陣前，看他兩人交戰。

原來童信力氣極大，能開百石弓弩，矢無虛發，番將中最有名的；獨是武藝不精，上了戰場，倒覺差些。使的鐵槊，是件粗夯軍器，那裏敵得鵬兒這枝養溫侯畫戟？他恐怕真輸了不好看，就虛鳴一聲，策馬佯敗，從刺斜裏馳去。鵬兒見他手段生疏，驟馬趕

上，童信急掣雕弓，輕扣金鏃，翻身一箭，喝聲：『着！』鵬兒猛聽弓弦响，閃軀一躲，戰馬前蹄，忽打個雙蹶，箭已從上過去，鵬兒遂乘勢倒在地下。童信只道射翻了，勒馬跑回。鵬兒見他馬到，從地上一躍而起，童信人馬皆吃一驚，晝戟早已刺入，童信措手不及，實貫腰脇，死于馬下。薛鹿大呼奔救，鵬兒就躍上童信戰馬來迎。雷一震一騎飛到，鵬兒大喝道：『好漢子，怎肯兩人併你這番狗種！』遂自勒馬回陣，讓雷一震與薛鹿交鋒。大戰六十餘合，不分勝負。天色已晚，兩邊各自鳴金收軍。

鄭亨下令道：『我們軍士遠來，營寨新立，賊人必來夜劫。』遂撥兵馬四面埋伏，直至四更方息。軍士方睡未醒，濟南兵馬，已在營前搦戰。鄭亨急開營門，命諸將迎敵。有少年將軍徐海，當先出馬，大罵：『草寇死在旦夕，尙敢闖轅門？』楚由基更不打話，縱坐下馬，撥手中戟，即便交鋒。徐海如何抵得，戰不幾合，返厲聲大喝道：『看鎗！』把鎗一幌，拍馬而逃。由基却不追趕，卽拈弓搭箭，較正後心射去，但見兩腳翻空，馬馳人墜；燕陣上孫安薛鹿二將，齊出救回。由基大呼：『賊將休走！』就飛馬來



戰薛鹿，戰約三十來合。由基見他武藝精強，要把金僕姑來了當他，卽佯敗下去。薛鹿想鎗法不弱于我，如何就敗？方勒馬回來，由基神箭已到，正中護心鏡上，噲的一聲，火光迸散。薛鹿疾忙歸陣，向鄭亨道：『賊將勇銳，正不可小覷也！』鄭亨聽了這話，狼不耐煩，隨叫小軍，『取我大刀來，我當親自斬之。』卽飛馬到陣前搦戰。高軍師見是主將，就呼卜克孫翦附耳授計，——如此如此，二將領命。卜克先出交戰，但只招架，更不還兵，有十來回合，敗下去了。孫翦如飛出馬接戰，也裝個不能抵敵的光景，不十合，又敗回了。——鄭亨正要冲過陣去，忽本營內鳴起鑼來，乃撥馬回陣，問道：『爲何收兵？』薛鹿道：『小將恐元帥特勝冲入敵陣，遭他的暗算。』鄭亨呵呵大笑道：『若如此畏首畏尾，怎能殺寇成功？』薛鹿道：『據末將看來，適纔二賊，就是誘敵之計。』鄭亨亦不答應，氣忿忿歸入帳中。兵士見主將不悅，各自埋鍋造飯，吃得飽了，且去安息。

薛鹿密呼牙將，傳令部下道：『主帥既無良策，又拒忠言，今晚賊人，必來窺寨，

豈敢晏寢？人不許卸去戎裝，馬不許卸去鞍牀，整候半夜嘶殺。」那些番兒們，見衆軍都睡了，要他獨自嚴警，反生怨悵，又不敢不遵，只得枕戈而待。

纔到三更，忽聞喊殺連天，砍入營寨，前隊是步兵，雷一震，郭開山，統領；用的都是火箭火弩，火槍火炮等器械，又用株楷蘆葦等物，灌滿硫黃，扎成三頭列炬，只向燕軍寢臥之處擲去。一時營中，真正如魚游沸鼎，逃生無路。薛鹿連忙綽槍上馬，向中營來救時，後隊瞿鵬兒，卜克，兩員大將，統領馬軍齊到。薛鹿料道不能爲力，招呼部下番兒輩，從暗中逃去。鄭亨驚醒得來，手足無措，綽刀在手，望後營突烟而走。却有孫翦在頭等着，劈心一槍刺死，割了首級。徐海箭術將危，不消說得；孫爰亦死於亂軍之內。燕兵三萬，除二千番將得脫外，餘不滿數百人，逃得性命。高軍師大勝收軍。

忽報西北上，又有燕兵殺來，高軍師亟命鵬兒，卜克，向前邀戰。却是自己旂號，邊勒定了兵馬。那邊來將，也只道是燕兵，先是賓鉄兒匹馬向前一認，方知是瞿卜二將軍，就合兵一處回來。未幾，呂軍師大隊兵馬皆到，咸寧接着，問道：『先生來何神也』

！』原來高煦隨從行間，戰功最大，燕王曾許立爲世子，後乃止封齊王，其分藩地方，已爲月君所取。高煦屢言愿自請兵克復，燕王偏信了訛傳之言，道是妖法利害，因此不許，只教他率兵牽制，去助他人成功，——不消說，是不忿氣的，而又不肯違拗父命。但只點兵二千，撥與部下偏將王斌，盛堅，二員，前往屯札，竟當作虛應故事一般。剛剛立了寨柵，早被寶鐵兒，董嘉，兩個猛虎，徑冲營門，殺得大敗虧輸，逃回德州，並無阻礙。所以呂軍師兵馬來得這樣迅疾。——當下兩軍師，互相執手，大家把破敵情由，細說一番。呂軍師贊道：『長兄用兵，仿髯淮陰，小弟甘拜下風。』高軍師着實謙遜了幾句。孫翦方把鄭亭首級獻上，呂軍師道：『可懸之營門外，以辱燕師。且屯駐軍馬，遣馬靈前往打探，然後進取。』

却說薛鹿，領了番兒部落，奔逃出營，在黑影裏一口氣，走有五十餘里，幸得後無追兵，方敢歇下。令番兒們，於各村堡擄些牛羊雞豚之類，并宰疲馬十來匹，架起火來，略燴一燴，大家吃了些。正要起來，見有五六百逃命的敗兵，倉皇奔來，就招呼在一

處，徑投李景隆大寨，將鄭亨不聽良言，以致喪沒，並自己番部全師而返的話，備訴一遍。景隆問：『鄭亨何在？』有逃兵答應，已被殺死，李景隆大喜。隨令書記修表具奏：鄭亨剛愎自恃，全軍盡復，不惟喪身，而且辱國，并寇勢方張情由。又附薦薛鹿忠勇可任，乞加陞獎，以勵軍心。星夜遣人飛奏燕京。燕王覽表，大駭，遂加封李景隆爲齊國公，征討濟南大帥，賜黃旄白鉞，并千里馬，上方劍，崇誅闔外；封薛鹿爲左將軍，世襲都指揮使，賜金盔銀甲，雕弓宛馬；封奎眞爲通玄敷教輔國大真人，護軍仙師，賜宮錦八卦仙衣，鏤金如意玉柄麈尾各一；又命驍騎平燕兒，指揮滕黑六，內監朱狗兒，三員上將，各統馬步精兵三千，前赴李景隆軍前助戰。

## 第五十回

蒲葵扇舉掃虎豹游魂

赤烏鏡懸驅魍魅幻魄

話說馬靈，探得李景隆按兵不進，已經飛章請旨，遂徑向燕京打聽。不兩日，回報

有個奎道人，敕封爲護軍仙師，現今又選將添兵，特賜李景隆黃旄白鉞，當征濟南情由，備細說了。呂軍師道：『我當退舍以待之。』威寧問：『何故？』軍師道：『這道人必有邪術，非堂堂之師也。若無法破他，軍必惶惑。古語云：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如今離城已遠，倘有疏虞，難免旂靡輟覆。今我意背城立寨，靜以待之，然後相機而行。』威寧道：『果有邪說，不妨表請兩位仙師到此，則破之如反手，何至不戰而退乎？』諸將皆以爲是。呂軍師道：『不然，帝師從不許用道法者，恐人誤以爲邪說也；若不至于萬不得已，未肯輕試。故必須略見一陣，方可表請。是藉以破彼之法，非卽以此破敵之兵。今尙未見得，何敢遽奏？且今者，并非我去侵他，得尺則尺，進寸則寸之時，但要殺得他片甲不存，亦何論地之遠近，與兵之進退哉！老子云：知雄守雌，可通之兵法，吾意已決。』遂下令旋師撤兵，退回四十里，謂威寧道：『帝師七星陣法，微不便于退兵，今當別創營寨，用四象之制，而變通之。』遂傳下將令，令瞿鵬兒、雷一震、宵鐵兒三將：各領兵二千，結一大寨於前；郭開山、會彪、葛纘，各領兵一千五百，結

一大寨于後。高威寧寨，居中之右，命卜克，孫翳，董熹，領兵三千爲護衛；呂軍師寨，居中之左，劉超，阿蠻，領兵二千四百爲護衛。又命小皂旂，楚由基二將，各領兵三千，再退三十里，分東西各立一寨，中間讓開大路；既便于前軍之退，又可邀截追兵；并授以密計。餘軍盡遣退入城中，協助道臣高宣，嚴備守城之具。衆將軍正不知呂軍師如何作用，惟有各去遵令行事。布置已定。

不幾日，哨路兵卒，飛報燕軍將次到了。呂軍師令將鄭亨首級，高懸營門左側，用粉牌大書：「鄭亨賊首，李景隆亦照此榜樣。」遂傳下暗號，若一聲炮响，後軍速退，中軍隨行，前軍爲殿；如有倉皇爭先者斬。

當晚有燕軍先鋒薛鹿，統領着三千番軍，只距着二十里駐扎。次日清晨，李景隆大隊到來，呂軍師登台，用千里鏡一照，中軍都是皂色旂幡，素粉畫成龜蛇星斗之形。高威寧道：「軍師之見良是，此誠妖術也！」遂又審諭諸將：「若在陣上交戰之時，聞鼓聲即退，違者梟首。」

少刻，飽餐戰飯，兩陣對圓。李景隆與奎道人，並馬立在營門，見對營一根長木竿，上挑着個首級，中間挂着一面粉牌，寫着十二個大字，看得明明白白。大怒罵道：「草寇焉敢如此大胆？拿這賊軍師來，碎屍萬段。」那時薛鹿，要顯材能，就搭弓扣箭，較親射去，把懸着鄭亨首級的繩索，劈中射斷，那顆頭顱，滴溜墮下塵埃，——軍士齊聲喝彩。薛鹿乘此威風，躍馬向前，將鐵矛指着對陣罵道：「敢有不怕死者，速來納命！」賓鐵兒那裏忍耐得住，舞刀縱馬，直取薛鹿，薛鹿看不在眼，用手中槍逼住道：「不直得殺你這小廝，快回去換個好漢子來！」賓鐵兒道：「我不斬你賊頭，誓不回馬。」薛鹿大怒，舉手中矛，在鐵兒刀刃上，用力向上一劈心直刺；鐵兒側身躲過，撥風刀乘勢砍下，薛鹿疾忙招架，險些兒砍着左肩，心內很吃一驚，方知是員猛將。——兩邊一來一往，戰有十多合。奎道人見薛鹿不能取勝，拔出佩劍，向空書符，呂軍師望見，亟令擂鼓。鐵兒忘記了是退兵，則道是催他殺賊的意思，就使出個解數，兩腳躡着鐵鐙，將小腿肚用力夾住馬脅，飛迎薛鹿。兩馬方交時，他就一蹬跳在地上，那戰馬如掣電

的，空跑過去了。薛鹿眼明手快，刺斜裏一槍刺去，鐵兒閃却，就地滾進，撥風刀正迎着馬後腿，一掠，兩蹄平斷，薛鹿掀翻在地，隨後一刀，斬爲兩段。忽聞自己營中炮聲一震，烈風驟起，黑霧彌空，燕軍大隊，卷殺過來，方悟道是退兵，就拖着大刀，如飛奔走。原來鐵兒從小學得諸般走馬走索，一日能行三四百里，頃刻趕着大軍，奮足好馬騎了，與鵬兒，雷一震，合力殿後。時諸將見烟霧內，毒蛇怪獸，張牙舞爪者，不計其數，向前吞噬，燕軍又乘風掩殺，莫不棄甲曳兵，倉皇逃命；幸虧呂軍師紀律精嚴，又是豫備着退走的，不敢十分潰亂。早有小皂旂，楚由基兩路兵，合來接應，方得盡奔入城。二將見不是勢頭，亦各分東西沿濠而走。吊橋下東有郭開山，西有曾彪接着，皆用強弓硬弩，逆射燕兵，大聲喊：『將軍等快入城！』李景隆與奎道人趕到時，軍已退完，吊橋亦已拽起，城門緊閉，堵口內排列着火炮打將出來，只得退回二十里扎住。

軍師點查人馬時，死者不足百名，傷者四百餘名；鵬兒與楚由基，各中了一箭，曾彪傷了鳥槍，幸俱不得致命。就喚寶鐵兒至前，問道：『汝纔歷行間，何敢貪戰，擅



違我令？」喝令刀斧手，斬獻首級。劉超，雷一震，小皂旂，阿蠻兒，齊來跪稟道：「違令理應伏法，但有斬薛鹿之功，懇賜寬宥一次。」高軍師飭諭鐵兒曰：「從來王法，或可少貸，軍令不容少緩，孔明揮淚斬馬謖，不得已也！念汝年少無知，我今爲請軍師免死記過，異日立功贖罪。」鐵兒稟道：「小將臨行時，父親再四囑付，豈敢故違將令？只因誦戰忘懷，還記着兵以鼓進之言，所以決意要斬他是實。求兩位軍師，看我父親之面罷！」呂軍師道：「這句話，大誤了！汝父親若有違令，亦必斬首，豈有徇情之理？汝果係認錯了鼓聲，或者倒可恕得。權且記着，發責軍棍八十。」打過三十，諸將又來叩求，始行釋放。隨草疏章，遣馬靈赴帝師闕下，奏請仙師駕臨，破城妖法去訖。

時已日暮，但見愁雲疊疊，毒霧漫漫，把一座武定州城，罩得似黑漆燈籠，半空中神呼鬼噓，人心未免惶惑。兩軍師帶來衆將，親自撫慰百姓，登城巡視。到夜分時候，忽聽得獵獵風生，太空掃淨，現出半輪明月，聶隱娘，與公孫大娘，與馬靈，從空而降。兩軍師大喜，就請兩位劍仙到公署坐定，細述一番。隱娘道：「明日交兵，看他是何

邪術，自有法破之。」就命小皂旂，阿蠻兒，劉超，賓鐵兒，四將：點選精健馬兵六千，聽候交戰。

却說牟道人黎明起來，見青天皎皎，紅日將升，老大着驚，向景隆說：『妖婦已在城中，可速催後軍來助戰。』景隆道：『何見得？』道人說：『我昨晚發遣無數神兵，從空佈滿雲霧，罩定城池，使彼胆裂心碎，即可殲滅；今已雲消霧散，我知爲彼所驅也。』景隆道：『有法擒之否？』道人曰：『正要他來，省我多少氣力。』早有飛騎來報，朱將軍等兵馬，前站已到。景隆大喜道：『不必傳催而至，可以滅此朝食矣。』就會齊大隊人馬，直臨城下，大肆辱罵。二位劍仙，哈哈大笑，率領四將，出城迎敵。李景隆軍士，退至平原，嚴陣以待。賓鐵兒縱馬橫刀，飛馳來往，大叫：『獻首級者，速來交手！』燕軍道：『此卽斬薛先鋒之賊也！』諸將皆懷懍然不敢出戰。內監狗兒大怒道：『朝廷養你這班狗將官何用？』遂自手舞雙鎚，飛馬直取鐵兒。鐵兒笑道：『你鷄巴先割掉了，如今該割你的驢頭哩！』狗兒大罵：『你這小哈巴狗兒，不要走！吃我

一鎚，打介肉醬。」鐵兒輕輕隔過，潑風刀劈臉相迎。——兩人鬥到間深裏，燕陣上千軍萬馬，看得眼花，莫不喝采。惟奎道人一雙賊眼，只注射在對陣上兩位女將，雖然不甚分明，但覺的風韻飄飄，有出塵之致，心中想道：「這又不是青州的妖婦，我且拿他來，試試探戰祕訣，豈不暢美！」遂默默念動真言，頓然烏天黑地，無數奇形怪狀的魔鬼，從空飛至。道人劍尖一指，燕軍便冲殺過去。鐵兒見當頭有赤髮青面的婦人，舉金杵打將下來，雖然胆大包身，心中也自着急，虛幌一刀，敗陣而走。劉超疾來接應。時李景隆大隊人馬，勢若海潮湧至，隱娘恐軍士亂竄，隨手撒下一幅白綾，化作一座白石長垣當住。兩位劍仙，各祭起飛劍一柄，誅殺空中神鬼，但見如穿梭一般，莫想斬得一個。公孫大娘就在袖中取出煉成的法物，望空撒起，都顯出神將，剛敵得住，那塵白綾化的石牆，又爲奎道人所破，燕軍直搗進來，諸將不能抵敵。隱娘即指揮飛劍亂砍燕兵，不期奎道人手中，有個小棕拂，舉起來向空一洒，散出幾點紅星，不知不覺的兩把飛劍，登時墮落塵埃；又連連幾洒，無數神將，亦紛紛墜下，悉是米豆竹枝等物。濟南之

軍，大敗虧輸，各自逃命。呂軍師早已命雷一震，郭開山等，出城接應，奈雲霧中，兇神邪煞，都揮的長槍利刃，只在頂門上盤旋，誰敢交戰？只辦得走路。公孫大娘着了急，把劍在地上一劃，湧出一道長川，驚波駭浪，如雷霆霹靂，燕軍納聲喊，大家勒住了馬，諸將方得收住兵馬入城。二劍仙且站在對岸，看奎道人時，將手中棕拂在葫蘆內一蘸，望着川中洒去，却是數點赤血，仍然現出平地。二劍仙心下已有分明，竟隱形而去。

且問奎道人，用的是何法術，這等利害？原來只算得鏡花水月，一派虛晃的光景，然却是採不得，撈不着的，所以劍仙的神劍，也不能斬他。那些虎豹熊羆，長蛇封豕，都是攝來的魂魄，有虛形而無質的，雖然舞爪張牙，却不能掣擺人吞噬人的；那些虛神厲鬼，却是追取魍魎魍魎，山魃木怪的精氣，有幻影而無形的；手中執持的兵器，縱是豎敗草殘枝，只好侮弄人，也不能傷殺人的。無奈不知就裏，即有黃瓊之勇，孫吳之知，也要被他嚇得沒命的走了。就是他葫蘆內洒出的東西，係娼婦的月經，及產婦的惡血

，至污極穢，略沾一點，鬼怪卽現原形，神仙便落塵埃，任憑通靈法寶，一切皆壞。——乃牽道人立意要破月君道法的，可可的倒先葬了隱娘，公孫大娘的兩柄神劍。

當下兩劍仙，一徑回到帝師宮內，將前項事情，備細說了。又道：『非鮑曼二師，不能被也。』曼師道：『又來了！若沾染了這樣穢物，如何回得南海。』鮑師道：『南海回不得，躲到無門洞天去罷。』曼師道：『你這學玄功的，惹着了些，只怕有門地洞，也沒處鑽哩。』隱娘道：『非也。太陽一出，魑魅亡魂；罡風一扇，鳥獸爲灰；二師有此兩件法寶，所以破得他。』鮑師道：『雖然，話說得好，但恐我亦烏鏡，纔升起來，就沾污了些兒，豈不把我純陽之寶，登時化作濁陰，墮入塵垢！』曼師道：『且住！我的蒲葵扇，乃是先天所產之金芽，乃或未及擲動，先被他洒着了些，那時化作枯枝，再從何處生活？』老梅婢在旁，忽接口道：『怎麼婦人的東西，是那樣的髒？像我不嫁人的，也還潔淨些不？』月君道：『童女童男的精血，在我之身，總在潔淨，若一沾染到人身上，也就是這樣了。』曼師道：『你看帝師，且不講退兵之策，學了這些亡國之

君，還在這裏講經說法哩。」衆位仙師皆大笑。鮑師乃扯了曼師，全了兩劍仙，各御輕風，徑往武定州去。

且說呂軍師，正在那裏計點殺傷軍馬，忽見四位仙師，齊齊來降，隨恭請至玉帳上座，率領諸將參謁。鮑師卽諭兩軍師，傳下將令，於黎明整備交戰。不意二三更天，各營將士，多害的頭眩腹脹，上嘔下泄，動揮不得。鮑師巡視一遍，諭軍師道：「此中了鬼魅陰邪，與虫蛇的毒氣，我有良方，可以使之頓愈。」是那幾味：

蒼朮 白芷 雄黃 木香 檳榔 官桂 甘草

名曰通靈七聖散，立刻遍賜諸營將士。計點未病諸將，止雷一震，郭開山，孫翊，小皂旂，劉超，阿蠻兒，六員，軍士止八千有奇。當下瞿鵬兒稟道：「小將未曾害病，何故不在點名之列？」軍師道：「汝箭瘡未愈，與病相等。」鵬兒哈哈笑道：「再中一箭，也無妨。」楚由基大聲道：「小將常在善射，今返爲賊人所射，若不出戰，豈不貽笑于天下？願瞿將軍充作前部，卽死無悔。」于是害病諸將，皆踊躍而起，願以死戰。軍

師大加獎諭，仍以理勸道：『箭瘡痛在一方，可以勉強，病則傷我神明，周身皆乏，如何使得？』隱娘道：『軍師之言甚是。』于是止令八員上將，各率健士一千，隨後呂軍師出城前進，天尚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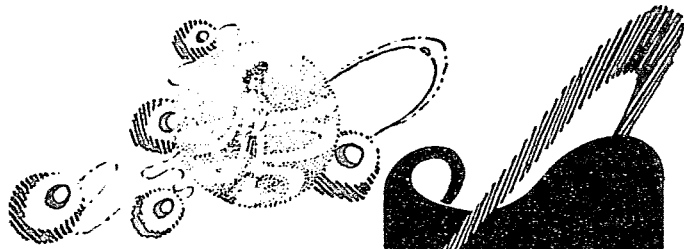
燕軍因連日得勝，都安心酣寢，才得醒來，忽聞震炮一聲，燕人已壓營而陣。李景隆大驚道：『這強賊竟是百折不回的！今日務必殺他個盡情。』亟命將士結束，破敵之後，方許早膳。奎道人說道：『元帥分付，諸將統率弓弩手當先，不用挑戰，但看狂風四起，便冲殺過去，用弩矢亂射之。』諸將遵令，大開營門迎敵。濟南陣上，瞿鵬兒，賓鉄兒，兩將齊出，痛罵：『景隆逆賊，我今拿來，剖你心肝，喂飼犬豕，以泄天下蒼生之恨。』景隆忍耐不得，正要令狗兒出馬，道人急止道：『來了，來了！』早有一陣狂風，刮得飛沙播土，卷過對陣，無數惡獸，從風猖獗。時四位仙師，都在城樓上觀看，曼尼道：『我就是這樣一扇，把燕軍都化作飛灰，好不？爭奈帝師，婦人之仁，不肯一時決絕！』即騰身半空，取葵蒲扇兒，輕輕兩扇，狂風倒轉，燕軍不能冲進，那些虎

豹犀象，都刮在東洋大海去了。道人着急，又掣取寶劍一揮，霎時間黑雲毒霧，逼空湧起，冥冥中無數凶煞邪鬼，直扑到陣上。但見鮑師的赤烏鏡，翼翼飛騰，光芒四射，無異太陽當天，山鬼駭遁，種種變幻伎倆，倏然盡滅。呂軍師在將台，親自援桴而鼓，八「員上將，抖擻精神，領有一班貔貅壯士，掩殺上去。李景隆急令放箭，如雨點般射來。小皂旂，楚山部下，也都是弓弩手，兩邊對射，互有殺傷。——相拒一個時辰，差不多箭都完了，然後交鋒混戰。逾時，燕兵比南軍多，有三四倍，皆係關西健騎，驍勇無比，拚命惡戰，三進三退。奎道人沒奈何，只得又作邪法，呼遣真正神鬼來助戰時，却見四位仙師，在敵樓站着，都不敢進，隨風而散。瞿鵬兒，竇鉄兒，又見破了道人的法，便奮勇撞入中堅，直取景隆，萬乘披靡。景隆大駭，幸得家將高雲，黃鳳，躍馬爭持，只一合，高雲被鵬兒刺個透心，黃鳳被鉄兒斬去半個腦蓋，景隆乘間躲去。那時燕軍腹中饑餓，又不見了主將，就如山倒一般，望後便退。呂軍師擂鼓愈亟，將士是飽餐過的，愈加賣勇，直殺得燕軍棄甲拋戈，斷頭截足，流血如渠，積屍遍野。朱狗兒保護着



李景隆，望北而逃，見奪道人，早已先走在大路上，呼疾道：『元師快走，貧道有法治之。』將劍尖指着長林喬木，飛畫靈符，口中念念有詞，唱聲道：『疾！』……





石頭魂

西  
歷



石

頭

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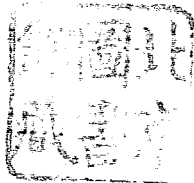
3 0528 0349 5

第五十一回

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兒腰斬李豎子

濟南軍追殺燕兵，陡然見大路旁邊，排列着赤髮青臉神人數十，各持了長戟大矛，擋住前路。雷一震道：『這是長林店地方，因何樹木都沒有了？那裏來的這班邪神？我們砍將上去。』賓鐵兒大喝一聲，撥風刀當頭砍下，把個豹眼狼牙的神將，腦袋劈開兩半，刀刃直下到胸間，竟被他緊緊夾住。——仔細一看，原來是顆楓樹，衆將大笑。忽聞後面鑼聲震天，遂各收兵回去。燕軍方得逃脫，又走二十餘里，招集敗殘人馬，屯住高原。景隆向道人說：『好法，好法！兩次贏他，抵不得這一次的敗。』奎道人說：『元帥看見麼？他又來了一個尼姑，一個道姑；這是青州妖婦之師父，法術好生利害。我始初不知，誤中機括。向來煉的咒法，就爲這三個妖婦。包管不出兩月，連他強兵猛將



85748  
449  
:3

，一併了當。」景隆道：「目今兵將，已被殺傷大半，難以對敵；你須用心行法起來，方不負我舉薦之意。」道人呵呵笑道：「是妖賊應該滅絕之候。我這法術，要在庚申日，三尸神出舍之日行起；今天賜湊巧，明日正是庚申，卽就立起壇來便了。」景隆聽了這話，略覺心安。

道人遂選坎位方向，結起法壇，畫定周圍各七十二步，釘了桃神，布了鹿角，安置了五十名童子拜位；後面豎立一柄大繖，繖下安長桌一張，擺列令牌法器硃砂印符等物。壇之四圍以內，建皂旂七十二面，上書毒魔惡煞名諱；四圍以外：正北方豎立深黃長旒一面，上書太上道祖，靈寶天尊寶誥；正南方豎立絳幡一面，上寫九天玄女娘娘，掌教法主聖號；東方青幟上，是龐劉苟畢；西方素幟上，是鄧辛張陶，——共八位天將的符篆。那一百名童子，李景隆進兵時，留於考寨之內，已自遣人取到。道人隨令各就方向，設了五十個蒲團，先揀五十名童子，向方位跪下，默念咒語；咒一遍，拜三拜，那日是庚申，咒的是乙卯年屬兔的，於辛酉年咒起；次日辛酉，咒的是甲寅生屬龍的

；又次日壬戌，咒的是丙子生屬鼠的；——各用五行相尅之時咒起。每日咒七七四十九遍，則拜一百四十七拜。至七日，而生人之一魂離舍；又七日，而二魂去；又七日，而三魂盡矣。然後咒六魄。咒六日而一魄亡，餘魄各止二日而皆去；至第六魄，又必咒六日而後離體。——共計四十一日，而某年生人即死。凡五十年中咒的十二個生肖，皆如之。每一童子，咒一生肖，如甲子之鼠，丙子之鼠，戊子之鼠，庚子之鼠，壬子之鼠，是用五個童子。奎道人算從軍荷戈，少壯的，起於十六歲，老者至六十歲止，所以六十花甲除去十年，止用五十名童子；其外五十名，以備更番迭用。咒至四十一日死起，至八十二日而死盡。任你拔山舉鼎之力，總脫不得一個。若內有短命薄福多病者，只須二十七日，早已死矣。這邊咒起，那邊就病，如响應聲，影之應形，不爽時日。

呂軍師因奎道人邪術多端，雖然得勝，仍退入城，要待燕兵到來。不意過了幾日，各營軍士病倒，已有數千。大將楚由基，董鑫，郭開山，也多害病。而心肉跳動，頭昏目眩，繼則渾身大蒸，總是一般的情狀。呂軍師謂高成寧道：『時當仲春，豈有瘟疫？』

必定是妖道行巫蠱之術，來魔禁人了。」隨請問於鮑曼二師，鮑師道：「怪道他竟不進兵。今只煩兩位劍仙，飛劍斬之，以絕禍根便了。」曼師道：「你又要葬送他兩把劍麼？待我看一看來。」時將昏黃，曼師半雲半霧，從空飛去；頃刻回說：「不好！不好！那道人行的，是魔道中咒生宵的法。任你十萬雄師，指日消滅。」忙問兩位軍師，是何生宵。呂軍師道：「丁亥。」高軍師道：「甲申。」曼尼道：「還好！還好！還可多活幾日。」

鮑師道：「我請問你是那一道？俗語云：解鈴原是繫鈴人。你家造下的邪法，適纔不就破了他，反回來說這些虛晃的話來恐嚇人，張你魔道的威風。我仙家的丹藥，骷髏尙且可活，何況這些邪術咒詛的病？」曼尼冷笑道：「莫說你救不得；就是你家祖宗老瞎，也只看得。我實對你說，行這個法術，若無滅陽傘，就可破他；如今則立在境中，是再沒有解救的。你不知道這傘利害；若染了些氣味，只怕你永不能回洞府，與那姓葛的仙人相會了。」鮑姑道：「好胡說！你看我先去破他的傘。」化道清風，徑自去了。



曼尼道：『鮑道見驚着氣哩！不要害他墮落。』就拉着兩位劍仙，隱形前往，窺探動靜。遙見一道清風，冉冉而飛；將近傘邊之處，忽地掣回，復還真相，打了個寒噤，遠遠的四面端詳。曼尼道：『不妨了！我們先回去罷！』鮑姑隨後也到，向着曼尼道：『恁麼大驚小怪？那樣的傘，當不得法術，就像那無賴潑皮，敵不過人，自己遍身塗了臭糞，不怕人不讓他；若是撞着個有本事的，不消近他的身，一脚就踢翻了。』曼尼道：『倘若踢不成，也要打個寒噤。』鮑姑知是悄跟來的，便道：『偏你有這些賊智。傘上現放着令甥女尊像。快去請他來，斬了這妖道罷！』曼尼道：『奉他的法，如何自己肯壞自己的門面？除非鬼母尊，方肯下手哩！』鮑姑道：『既如此，事不宜遲。』就全曼師，回到帝師闕下，訴與月君。月君大驚。曼師亟令取出鬼母尊遺下的信香，焚將起來。月君向空默禱禮拜，靜候一日。至三三五六日，絕無影響，月君道：『這是爲何？此際軍心必然着急，且先請鮑師前去安慰一番，令軍師緊守城池，毋致疎虞。』過了十日，跡不見有消息，月君意欲再焚信香，曼尼道：『不可，鬼母尊是浩然之氣，塞於三界。

竊若舉心，彼處卽知。既貽信香，決然無爽。或者中有劫數，亦未可定；只宜靜候爲是也。」

原來鬼母尊一聞信香，卽運動慧光，向下界照時，早見奎道人之所爲；這須臾聞上帝，方可施行。但天上一刻，人間一日，等得絳節臨朝，下界已過半月。直到第十六日辰刻，正白日杲杲時候，忽而烈風迅雷，平空震發。鬼母尊奉了玉旨，統率雷霆神將，死奎真；無奈何這柄滅陽傘，只盤旋於四表，不能相近。鬼母尊顯出法身百丈，手中三尖兩刃刀，也就與法身差不多長短，相去有二百步，照着傘頂上劈下去。奎道人頭頂寶魔王令牌，站着傘下正中，連傘連相，剛剛劈做個兩分開，并令牌也分兩半。一百個童子，都倒在地下；嚇死了十來名。李景隆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只是呆呆的瞪着眼兒。

那時喜得濟南軍將，個個向天禮拜。諸位仙師，忽從雲端降下。呂軍師亟拜懇道：「如今軍士，死的已有千人；病者也在垂危。還要求各位仙師救他。」曼尼道：「須是

鮑道兄丹方爲妙，——就是骷髏，也活得來的。」鮑姑道：「若不是鬼母誅他，你還該鬧個首造巫蠱的罪哩！快快盡行救活，庶幾將功折贖。」曼尼道：「要我救，不打緊；只要煩道兄代做引魂童子。」就在袖中，取出一首引魂的旛來，上面符印，真個仙家未有的。公孫大娘道：「待我持此旛罷！」曼尼道：「如此，教他做招魂童女罷！」又在袖中，取出個碧玉小爐，并返魂香寸許，吹口三昧火，爐內氤氳氤氳，吐出香烟。聶隱娘道：「待我捧此香爐罷！」曼尼道：「難道只教個會誇嘴的，因人成事？」鮑師道：「我爲監督。你若招不魂來，我須有法治你。」於是四位仙師，笑吟吟的攜手而去。片時間病者全愈；已死者，也活有十之七八；其應死於劫數的，也就不能再轉陽世了。幸喜得諸將佐皆得全愈。各位仙師自回，報知月君。

李景隆是個色厲內荏的匹夫，全無一點謀畫；若考他武藝，還不能勾上三等。蔭襲了個侯爵，只知道飲酒食肉，廣置姬妾優童，日夜淫樂，豈能勝將帥之任？當日建文皇帝誤用他領兵伐燕，燕王大笑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與之六十萬兵，是自抗之也！」

程燕王本知其無能，而返用他，只爲有個奎道人在那裏。李景隆若無奎道人，也斷不敢實行獻策，請伐濟南的。前日大敗之後，已覺心荒，猶望棺材邊有咒殺鬼，可以幸成大功；今忽爲雷霆所擊，連根拔去，眼見得再沒有個奎道人來了，真個束手無策：進又不前，退又不取；不進不退的住着，又無此理；只得令記室草成一疏，據實具奏，勸兵聽命。奏章纔出，呂軍師兵馬早到，這一驚也就像個雷擊了；勉強升帳，召諸將商議。狗兒道：「水來土掩，將至兵迎，大家一鎗一刀，或勝或敗，也得個爽快；那裏有堂堂天朝，不能和他對壘，竟想要咒殺敵人之哩？」景隆自覺羞慚，支吾應道：「這也是奉君命的。」帳下轉出景隆最寵的家將兩員，前稟道：「要殺敵人，也沒甚難事。前奉元帥令小將等看守童子，不得隨行；若早在陣前，敵將首級，已獻在麾下。」狗兒視之，一個蓮花，叫做花花子，善能射箭打彈，有袖中弩矢三枝，能傷人百步之外，渾名又叫賽燕。青。一個姓苗，叫做苗苗兒，喜打雙眼鳥鎗，其鎗只長一尺二寸，內藏鐵丸三枚，鎗眼外用鐵鑪爲機，機之下兩邊，皆嵌火石，機一發動，鐵丸進入雙孔，兩鎗齊發，百發百

中，猝不能避，受其傷者，十無一生，渾名叫做掌中火。李景隆道：『汝等技藝，豈不精巧？但非臨陣可用之兵器，慎勿輕言！』兩將又稟道：『原不必與他爭鋒。以小將覓覓，元帥可直臨陣前，請他主將打話；俟其一出，我們兩般兵器齊發，怕不了他的東廚哥！蛇無頭而不行，主將已死，任你百萬雄兵，必然驚亂；然後元帥乘勢掩殺，豈不唾手成功？』平燕兒，滕黑六，大聲贊襄道：『此計甚妙。』狗兒也說：『行是行得，但須躲在門旂影裏，暗暗行事。』景隆見衆人說好，遂定了主意，即遣人下戰書，約在明晨交戰。呂軍師援筆批於書尾道：『知道了，請九江元帥小心些！』景隆在軍將面前，還要虛支個架子，佯色道：『這賊好生可惡！』然心中甚是害怕。當夜翻來覆去，眼跳肉顫，不能安寐，直躊躇到四更，忽然得計道：『倘或僥倖不來，我就學廉將軍壁拒秦之法，再上表章請救。』不期霍然睡去，諸將皆戎裝以待。濟南軍，已放炮開營，大聲吶喊，景隆方始驚醒，亟命花苗等兩將面囑一番，又飲了數杯醇酒，同狗兒等，出到陣前，大叫請軍師打話。

高威寧道：「景隆這賊，也要學斯文起來了！」呂軍師道：「非也！咋下戰書，今請辭話，彼意欲暗算我，故作此斯文假套。」即命瞿離兒出陣，搦景隆交戰。離兒縱馬橫戟，大喝道：「景逆認得我麼？我父子三人，當日殺進彰義門，已破燕京，不料爾逆賊忌功，立將令箭掣回，後乃潰喪百萬王師，孽罪滔天，而又迎降逆藩，逼亡故主，與狗彘不食之徒！拿汝來剝做肉醬，也不足以洩神人之憤。」景隆急得三尸出火，七竅生烟，願謂左右道：「誰與我先斬此賊？」背後一人應道：「待我來！」手起一刀，將景隆揮爲兩段，縱馬就向對陣而走。後一人亦飛馬而出，大喊道：「反了！待我拿他。」一徑追去。花花子見害了主將，立發一弩，要射的是先走的；不料反中了後面追的，翻身落馬。呂軍師見敵營內變，羽扇一揮，衆將齊殺出陣。那斬景隆的這員將，就勒筒馬，與瞿離兒當先殺進。衆軍見主將已死，各無鬪志，望後便退。苗苗兒亟要發鎗，心慌手亂，機未激時，又早被殺景隆的那將，飛馬先至，砍於馬下。花花子發一弩來，恰中鵬兒左肩胛。鵬兒全然不動，大喝一聲，手中戟刺個透心。後面大兵，奮呼湧上，

狗兒孤掌難鳴，抵敵不住，大敗奔逃。死傷者，不可勝算；旂槍盔甲，糧草輜重，拋滿道路。濟南王師，追逐五十餘里，方始收軍。

狗兒得脫性命，引了殘兵剩將，連夜逃回河間去了。

## 第五十二回

訪聖主信傳虞帝廟

收俠客梟取燕朝使

呂軍師大破燕兵，回到武定州，計點軍馬，一名也不少，即喚殺李景隆的那將，問其姓名，稟道：『小將是平安之子，生在春社燕來時候，叫做平燕兒。』軍師大喜曰：『此佳讖也！自後「燕」字呼作平聲；他日用汝平定燕藩，以成乃父之志。』遂擢補前營左軍將軍之缺。燕兒叩謝了，又稟：『適纔追小將的，名喚陳黑六，是陣亡都指揮陳環之子，原與小將合謀，殺了李景隆，他就假作追我，同歸麾下。不意被他射死，實為可痛！求軍師格外贈卹，慰彼泉壤。』軍師諭道：『前此追贈陣亡將士，因見聞未周，

獨父與滕聚，尙缺恩典；俟將來彙奏，以表忠烈。」隨有瞿鵬兒向前稟道：「景隆這賊，與小將父子，不同戴天。今得平將軍爲我報仇，甚快心胸。小將欲約同諸將，與平將軍把證，以謝同仇之誼。」軍師道：「正該如此。」班師奏凱。

曾公望等四人，還是建文五年，秋七月，差去訪求帝主。今已六載有餘，畢竟已尋得與否，何以絕無應响？要知道建文皇帝的蹤跡，比不得唐中宗周流四方，人皆知有定向，可以計日迎來復位的。當日四人分年之時，曾公望，程知星，走的是河南，湖廣，廣西，黔中，滇南，四川，諸處地方；葉永青，與楊繼業，走的由山東，而南直，及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六區地方；——凡一省有幾府，一郡有幾縣，一邑有幾鎮，多少名山古剎，須要處處物色一番。若有一處不到，就像個建文皇帝恰在這處，竟錯過了！而且其間往來道路，總係重複曲折，不能直捷順便。就是一月，也走不完一府；一年也訪不了一省地方。須要完局之日，然後可以次敘敷演。前者，濟南災荒；今者，燕人跋扈，兩家各守疆界。四人已在歸途，試聽老夫道來：那曾公望與程知星，是怎樣訪求



的呢？二人出了濟南，扮作星相，各帶個小童，潛行至河南原武縣地方；渡了黃河，上黑洋山覽眺一回。知星指示公望曰：『汝見河洛伊三川之氣乎？葱籠濃鬱，上薄太陽，西照光華，漸加黯淡，此帝師之所由興也！從來王氣多紫赤；今嵩嶽之氣，於純素中微帶紅色，若東方亮者，此帝師之所以爲太陰也！事未發而氣先應，不日可定中原矣！』公望曰：『青田先生，望見紫雲與於淮泗之間，預知太祖受命；今者，行在宵然，不知亦有徵兆，預顯復辟之象乎？』知星答曰：『我輩當盡人事，以待天命，其機兆固未顯也！愚料聖駕，必不至中州，可以徑過。但嵩嶽與龍興寺，多方外名流，不可不去訪問。容有知龍潛之所在者，亦未可定。』公望曰：『大是高見。』乃先造石巖之龍興寺，——原是唐朝武后建的。僧衆林林，看來多係俗物，遂去登嵩嶽。見廟中一老僧，鶴髮松顏，名玄池羽士，言語溫和，意頗浹洽，因暫賃廂房以居。當夜方欲安寢，聞有扣扉聲，啓而視之，則弱冠兩道者，昂然而入。知星，公望，亟爲施禮，詢其法號：一曰大松，一曰小松。知星心甚訝之，問：『兩道長更靜來此，必有明教。』大松道人曰：『前

數日，有燕京差遣三人來訪張三丰，却是要追求建文皇帝的。我看二位，既在江湖上行走，必然有所見聞。正不知何故要追尋他呢？」知星一時摸頭不着，只得伴應道：「我二人不過是九流，謀食道途，那有閒心情去問這些閒事？其實不知。」兩道者又說：「既無閒心情，因何到此閒地方？」知星又勉強應道：「有人託小子看個陰宅，圖些微利；比不得游山玩景，得閒取樂的。」兩道人拂衣而去。知星心下懷疑；誠恐露出馬脚，即於明辰，全公望下山。取路由開封，渡滎澤，而抵南陽；入荆門，渡沔，而抵鄢郢，之間；武當，雲夢，玉泉，金龍，諸勝地，無所不到。然後掣回漢陽，歷武昌，嘉魚，而至巴陵；渡洞庭湖，湖南七郡一州，訪求幾遍。一日，宿於九疑山之無爲觀，知星謂公望曰：「湖廣一省地方，閱歷二載，竟無蹤影；未知何日，得見君父面也！」不勝歎歎太息。因步出中庭，見月明如水，信口吟一絕云：

七澤三湘烟霧連，與君歷盡洞壺天；

我君我父如何任？忍對今宵皓月圓

吟甫畢，忽屋脊上飛下一人，手持利刃，直奔至前，知星巍然不動。覽其形狀，則：

面黑而狹，束一頂磕腦氈帽，剛稱頭之大小；身細而短，裹一件卷體

皮衣，恰好體之長短。衣連着袴，袴連着襪，襪兒緊扣兩腎，襪底纔

成五指；就體裁來，全身包足。行動無聲，疾如飛鳥。

知星厲聲道：『汝爲燕王刺客耶？可速取我頭去。若爲綠林豪客耶？我有韓翃詩在。』

那人將利刃插向腰間，又手答道：『我尙要殺燕王，怎肯爲燕王刺客？但凡不合我意者

，我亦必殺之。若要殺一不應殺之人，而可以取富貴，是則區區所不爲也。』知星斂容

謝道：『壯哉，義士！』公望拍掌曰：『安得衣冠中，具此一副俠客心腸？』那漢又應

聲道：『不意讀了書的人，都變了心術；倒不如草莽中有志氣的。我看二位，與別的讀

書人不同，所以遠來相訪；手中拿的利刃，不過試試你們的胆量，幸勿見叱。』知星聽

了這話，心上就有個主意，遂延入室內，遜之上座。那人道：『我所極鄙者，讀書人；

所最尊敬者，亦莫如讀書人。今我尊敬者在此，理宜末席。』公望尙在推遜，知星道：

『義士不愛虛文，就此坐罷！』叩其姓名，籍貫，始末。答道：『小可無姓無名，叫做綽燕兒；因手足便捷，十一歲上，一手將飛燕綽住，所以得名。本貫荊州人氏。當燕王反時，我會入營去刺他；一劍砍下，忽有金龍舒爪接住。帳外侍衛，聞有聲息，齊來救護，我只得棄劍而逃。他如今所佩的寶劍，還是我的故物。從來走在江湖，要學行些仁義，常常取富貴之金銀，以濟窮苦之人；若是有仁有義的，雖然大富極貴，却也不動他分毫。前在荊門州，見二公形跡可疑，不是個星相之家，料其中必有緣故。兩年以來，君所宿處，我亦在焉，——要探確了心中所爲何事，來助一臂之力。其奈絕無圭角，不能揣測。今夜聽見吟出詩句，方知是爲君父的。這等忠孝讀書之人，豈可錯過？請問要怎樣，我就鼎鑊在前，刀鋸在後，也能爲二公奮然前往；斷不畏縮的。』知星大喜，就將唐帝師創都濟南，要求建文皇帝復位，四人各分六省，潛訪行在的話，說了一遍。綽燕兒道：『如此却用不着我輩，就此告退。』知星道：『請住！我等所去的地方，久矣皆屬於燕；設有不測，性命難保。那裏還講訪求君父！』——便激他一句道：『汝若真有』

義氣，竟與我二人同行，緩急相助，生死一處，方不虛了你兩年在暗中追隨的意，是乃烈丈夫所爲也！尊見若何？」綽燕兒大叫道：「我只道不是件斬頭瀝血的事，說個用我不着；那裏曉得其中委曲？就此執鞭，願同生死。」率爾拜倒在地。知星，公望，連忙答拜。三人痛飲達旦，一全起身。

又走盡了沅陵、黔陽地方，轉入粵西界上，公望曰：「此地瘴癘甚重，大約聖駕未必到此；我們只在桂柳二郡，蹤跡一遍，竟至滇南，何如？」知星曰：「我意亦然。」行至融縣虞帝廟前，公望曰：「試祈舜帝一籤，看其兆如何？」三人再拜默禱畢，抽得二十七籤云：

天上紅雲散不歸，螢烟瘴霧撲人衣；

要知西竺來時路，龍馬曾隨彭祖飛！

知星與公望看畢，正在疑思間，突然有一武兵，隨着數人，步進廟門。知星等一時迴避不及，站立於旁。那武兵就舉手問道：「列位中有程姓的麼？」知星見他氣概軒昂，言

詞豪爽，不像個奸險的人，就應道：『不知貴官問姓程的，有何緣故？』那官員道：『我是慶遠衛彭揮指，有公事過此；偶問一聲，看個朋友的數兒，應驗不應驗；非有他意。』知星忽想着鐵訣上彭祖一語，慨然應道：『小子就是姓程。』彭指揮道：『你令尊公台諱呢？』知星一想，生死有命，遂道：『是第六十四卦，去上一字。』彭指揮聽了，連忙施禮，席地坐定，叱退了左右，——並不再問知星名諱，亦不問及公望綽燕兒等姓字，但說：『令尊遇着我時，云於某月，當在一古廟中，邂逅三個人，內有我長子。頗寄信說隨駕平安四字。』言畢，卽立起身。知星公望，疾忙扯住道：『若遇我父，必見我君，求賜指示。』彭指揮道：『你到慶遠府西竺寺去問，自有分曉。』徑出了廟門，跨馬揚鞭，如飛而去了。公望曰：『不亦異乎！虞帝鐵訣，不意是這樣應法！』就星夜徑訪至西竺寺。寺中有個百餘歲之老僧，號曰小盧僧，乃宋朝老盧僧之法派，戒律精嚴，爲法門推衛。知星一見心喜，遂將彭指揮所言拜問。盧僧道：『相公何人？』知星實告曰：『是隨建文皇帝程道人之子。』盧僧愕然曰：『前有一異僧至此，彭指揮來饋齋

羊，并獻金帛。那異僧以所乘馬酬之，忽化龍騰空而逝。此僧一行四衆，立刻就起了身。阿呀！阿彌陀佛！法們三寶之幸。那裏知道皇帝降臨呢？」知星盤問何方法了。盧僧道：「山衲何人，肯向我說！」知星等俱各悵然。

因此在粵西八部，處處搜求遍了。取道黔中，入雲南，知星謂公望曰：「滇中東至曲靖，南抵車里，西極永昌，北盡麗江，幅員數千里。昔阿育王構造蘭若三千，茲土居半。歷有禪宿藏修，我等須細細訪之。」公望曰：「聞得說，帝有意來依沐西平，未知果否？」知星曰：「西平侯府，正在阿育國王之故地，今宜先去。」訪有半月，絕無音耗。又至趙州昆彌山，望見懸崖峭壁之間，有條獨木橋，粗細僅如拇指，一樵子疾趨而過。知星異之，呼問曰：「君得非天仙乎？」綽燕兒遽向前曰：「什麼天仙，我亦能走。」就在橋上走了兩回。樵子驚曰：「前者皇帝到，你不來走與他看。」知星公望問：「是那個皇帝？」樵子說：「說來你們亦不信，那皇帝却是個和尚。」公望又問：「而今到那裏去了？」樵子說：「一行四人，在我家過了夜，看換了新橋；聞得要往什

麼獅子山去，看活獅子哩。』知星又問：『怎麼是換新橋？』樵子手指着橋說：『這條獨木橋，叫做仙橋，乃天生的異木，比鐵還勁；每月望夜，此橋忽沒有了，清辰又是一條新橋，樹形一般樣的，總也不曉得其中緣故。前日皇帝問我，也是這般告訴了。他說什麼月裏吳剛仙人造的哩！』知星再要問時，樵子已飛步登峭壁上去了。

於是亟尋至武定府，問獅子山；却在和曲州。到州去尋時，在城西十里之外，其山峭立千仞，攀援而上，並無禪院。（看官！要知道建文皇帝，栖於獅子山岩，前後幾三十年；今有遺庵曰隱龍，尙留帝像，土人伏臘祀之。則知樵夫的話，倒是真的。大約先衆相視，後來結茅於地，適與知星等不相值耳。）三人又甚惆悵。

及尋遍了一十九郡，返無踪影，仍回至大理。在西平侯府前過時，人衆雜沓，聞喝道出，有三個官員，兩個穿紫，一個穿竹根青，皆五雲紵絲，袍坐着綠油絹幔，四面亮榻的大轎；前面各打着一柄黃綾子深沿大傘。知星猜個八分，隨向龍首關外，尋了個僻寓，謂公望道：『適纔沐府中出來的，乃京僚也！記得嵩嶽廟中，二松道人之言乎？』



因向綽燕兒道：『汝於今夜，去尋他三個的寓所，探聽探聽；若是也尋建文皇帝的，他三個盡行殺了；若不是，且莫殺他，回來相商。』綽燕兒道：『適我在沐府門側首，人家問過，正是要尋建文皇帝的，宿在公館五日了。我要去把他一行人，盡行斬草除根。』恐二公胆却，所以不說。原打算悄悄去的，如今不妨明明的去了。』知星大喜，與綽燕兒把了盞。到更盡時，綽燕兒騰身屋檐，忽而無跡。二人坐到三更，見燕兒推扉而進，解下腰間一皮袋，拎出個血漉漉的人頭來，說：『我雖殺了六人，却殺不着那兩個衣紫的；造化了他！』公望問：『莫好那兩個，不同住麼？』燕兒道：『有個緣故：這個住在樓上，我去先到樓簷邊，自然就先殺他。不意這畜生，是好龍陽的，有個標緻小廝，尙未睡着，大喊起殺人來。樓上就有四個人接應，我就一頓都殺了。此時公館內外人等，大家明火執仗，趕上樓來。我一道溜走了。』又在背上拔下一把劍來道：『在這畜生枕邊取的；看來也防着人哩！』知星接近來，剔燈看時，見劍脊邊有「取建文」四個隸字，呆了半晌，乃以手加額曰：『此義士莫大之功也！』公望大喜，說：『已足喪』

燕賊之胆。」知星道：「還有一說：我要號令這顆首級，在何處地方好？」綽燕兒說：「竟挂在沐府轅門旂竿上好不？」公望道：「沐西平還算是好人，不要害他；不如挂在分水巖上，——南北來往人多，方稱鼻示二字。」知星道：「極妙。」綽燕兒如飛去了。那時程會二人，方曉得燕王差有三人，到處追殺建文；却不知三人中，被殺的人叫做榆木兒，亦不知那兩個是胡濛胡靖，但覺殺得快活，料他不敢再去追尋了。（當日榆木兒趕着要殺半道人。道人笑說：「這劍是斬你腦袋的！趕我到昆明池邊，纔有分曉。」今日却靈驗得異常。足見半道人便是張三丰，這些高官顯爵的俗眼，那裏認得真正仙人呢？）

綽燕兒回來時，甫及三更，知星等行李，已收拾完整，就從昆明的西路入蜀。在城都各郡縣，如青城，玉局，南岷，縉雲，摩圍，天彭，玉壘，洪崖，栖真，諸名山，洞天福地，梵安法定；龍懷，波崙，兜率，凌雲，鄧林，碧落，諸禪剎道院，靡不訪過。乃登峨嵋，——此山高峻一百二十餘里，半山有寺，曰白水寺，寺多禪宿。知星居數日

，欲登最高之頂。寺僧力止曰：『峯頂舊有光相寺；向來無僧能守。今已頽壞，一片荒涼，不堪駐足；而且風氣罡烈，夏月尙須重綿，又多虎狼咬人，——萬萬去不得。』公望與知星商議：粵西滇南，絕無人跡之處，聖駕皆經到過；何況峨嵋，爲佛菩薩現相說法道場？若畏難不前，怎教做訪求君父？心上如何過得？遂將二童，留於寺中，祇全綽燕兒，尋路上去。曲折險隘，歷八十四盤，方至山頂。時當仲秋，天風浩然，衣皆吹裂，冷澈骨髓；徘徊四眺，真個千巒拔秀，萬岫爭奇！正在爽心時候，陡聞大吼一聲，一隻白額虎，徑向知星撲來。綽燕兒大喝道：『汝畜亦學燕王，要殺忠臣義士麼？』那虎豎起雙眸，如電光直射三人，逡巡伏於石上。知星手指着虎，吟四句曰：

爾畜豈無知？人生亦有數。

我是爲君親，與爾寧相忤？

那虎聽畢，微吼一聲，掉尾向南岩下去了。公望道：『可稱伏虎先生矣！』三人皆大笑。仍從舊路回至白水寺。

就離了峨嵋，由岷江，歷滄浪壺塘，浮三峽，汎江陵，直下武昌，而至黃州。入羅田，聞斗方山南，有崇泉院，爲佛印栖息之所，乃造其刹。主僧獻茶飲畢，公望起身小解，步至院後。有一小小竹園，園之東，有一六角涼亭。見一少年，背倚着亭柱，手持詩箋一幅，朗吟云：『國覆一朝雙闕在，家亡萬里片魂孤。』公望料也是殉難的。走向他身邊時，那少年像出了神，全然不覺。遂將他手內詩箋，輕輕夾起，說：『是幾時逃到這邊？燕王現今着人拏問哩！』那少年聽了這話，也不回頭，疾趨出亭，拐過一垛牆角去了。公望大笑道：『請轉，有話說。』一面也走到那邊。原來有扇竹扉關着，四望不見蹤影。連忙解了手，仍向前來，將詩箋送與程知星。是七言律詩一首：

當年玉殿唱傳臚，聖主恩深世所無；

國覆一朝雙闕在，家亡萬里片魂孤。

從來天道無知耳，此日人心有盡夫！

悔殺吾生差一着，荐他豎子有餘辜

知星隨問：『何處得來？』公望把情由說了，哭道：『初不過相戲，誰知他竟認真躲去！』知星忙問主僧：『識得這個人麼？』主僧道：『他姓田，不曉得名頭，每常在寺吟嘯的；說要尋着個好人，把詩箋交付與他，因此人呼他爲田馱子。』公望問：『如今住柰何處？』主僧道：『離此里許，有座小蘭若，名曰無相菴，也是本寺。他賃了東側首巖間茅屋住着。』知星等卽別了僧衆，一徑尋到無相菴東首，果有茅舍，緊閉着門兒。連敲數下，絕無人應。綽燕兒就轉向後邊，也有一門，聽得人在裏面說話，如飛走到前邊，拉着知星，說：『曾相公，可在前門守着。』兩人剛走到後門，只見呀的一聲開了，有個小沙彌出來，裏面說：『前頭有人敲門，煩你回了他去；千萬不可說住在這裏。』知星連跨兩步，已進了門，大聲說：『同道的來相訪，何故閉門不納？得無拒客已甚！』一小廝嚷道：『一面不相認，爲什麼闖進我家來？』一老蒼頭道：『相公是遠方，大約要到菴內隨喜；想是走錯了，請出去罷！』知星指着那個少年道：『這位定是你們相公了！我與他世交，且不知因何在此，特來相問。』又把詩箋交與蒼頭，說：『適間

做友，也因有年誼，所以相戲；多多得罪。」蒼頭見知星詞氣緩款，是個正人樣子，遂向着少年道：「不妨事，請到前頭坐坐。」知星拉着少年，一頭走，一頭問，說：「年尊生大名？」少年只是不答；走到前邊屋內，開了門。公望也就進來，深深作下揖道：「辛年兄恕弟鹵莽。」那少年止回一揖，也不答應。大家在本櫺上坐了，老蒼頭問：「三位相公，尊姓？從何方來此？怎麼說與我相公有年誼呢？」知星一想，若已不直說，怎得他明言？遂道：「我是侍從建文皇帝程翰林之子；這位是殉難會御史之子；那位當今義士，曾刺過燕王的。」蒼頭大喜，說：「我家先老爺，是黃探花，官居太常卿。當年被燕王拿去時，做這首詩，交與我小相公，說：「我一生忠靈，就差的是薦李景。」恐後來把我這件差處，并泯滅了我的忠心。汝可尋着一個，與我平素相好的，把這詩托付與他，在青史上表一番，死在九泉之下，也得瞑目。」我家先老爺，闔門被戮，是我偷抱了小相公，逃出在外，先躲在廣西；去年方到此地。恐人知覺，小相公易姓為田經，常把詩箋放在袖內，尋不出個相與的人。適間回來，說被友人奪去。正在這

裏痛哭。今據諸位相公說起來，是真有年誼的，幸得相遇哩！」知星見蒼頭說話，條條有理，就應道：「黃年伯與曾年伯，同我父親，總是至契；與爾大相公，就如弟兄一般。詩箋內有此苦心，可付我等帶去。即日建文帝復位，自然褒忠錄節，表揚青史；斷不負黃年伯於地下的。」那少年只顧眼看着蒼頭。蒼頭道：「大相公，何日得再遇個老爺相與的？」竟把詩箋，雙手交與知星說：「皇天在上，幸莫負我先老爺一片忠心。」知星道：「你看我可是負人的呢？」那少年方出一語道：「我父親對我說，要交付與個好人的。」知星心上明白田經有些獸氣，就辭別出門。老蒼頭又再四叮囑，拉着小主，直趨至官道上方回。

知星等徑下蕪湖，沿江一路，再訪前去。

## 第五十三回

兩句詩分路訪高僧

一首偈三緘貽女主

葉永青，楊繼業，與程曾二人，在濟南別路以後，入了齊寧州界，聞淮揚地方，盤踞嚴緊，一徑投兗州府。來到太守方以一署內，與他相商，要走河南之歸德郡。方太守曰：『近來歸府君，與我使命相通，如羊祜陸抗一般。待小弟差人過交界；這是易事。但兩位年兄，峨冠博帶，恐路上難行。弟有一策，未知可以屈從否？』永青道：『我們舊則同袍，今則同仇，我的君父，就是爾的君父，怎麼說個屈從？』以一道：『這須尋着我的本來面目。』繼業道：『又來猜枚，請直說罷！』以一笑道：『要二位扮作道裝，像我前日故事。』永青笑道：『果好。我知道太守公這副行具，如今用不着哩！』以一道：『敢是我留得宿貨，方尋得好主顧！』即叫取出道衣星冠，絲縑麻鞋之類。卸去儒袍，裝扮起來，宛然是玄都羽士。永青道：『還要兄的本來面目一借。』以一道：『是了！尙少兩個葫蘆，并棕拂子。有！有！』永青道：『這也是要的，還有猜不着。』以一道：『我知道了！尙少兩個道童，——舊日跟隨我的，今已長成，也還可用。』永青拍手道：『也是要的，——但還不是。』以一笑道：『莫非有些經卷麼？這就像抄



他的道士了！」永青大笑道：「到底猜不着！是要借太守公的舊法號用用。」以一道：「這個妙！年兄稱爲大方道人，楊年兄就借我林表兄的法號，叫做又玄道人罷！」當晚纔足談心。次日清晨，以一裝束兩個道童相送，叫原來僕從，留在署內。繼業，永青，帶別就行。以一道：「且住！界牌上都有盤詰的官，要問明姓氏籍貫，登記印簿。兩位細說了大方又玄道人，這個人人知道是我的法號，一徑就盤住了。」永青道：「偏是官小，倒有威風。」繼業道：「這些小小的官，見事生波，專慣的許人哩！」三公皆鼓掌而笑。以一乃分付兩個公差，直送過歸德府。

兼程並進，徑下亳州，永青曰：「此去潞州不遠，歐陽子所謂「環滁皆山」也，豈無方外棲止？縱使聖駕未必來此，或者別有所遇，知些音信。不可不盤桓幾日。兄長以爲可否？」繼業曰：「誠然，但不必入城市耳。」二人前行間，聞知太祖擒皇甫暉於潞州，曾立有原廟，叩尋至其所，叩禱一番，皆歛歔泣下。然後至醉翁亭，及開化寺。寺前張方平之二生楞嚴經，是前生僅寫其半；再轉來世，寫成的；筆畫一手，絲毫不

真。亦無心於賞玩，徑取路至合肥渡江，由蕪湖入徽郡，登黃山，淹流半月。一日曉起，見雲霧漲合，四隅旋如激紋，始而繩索，晃若銀河；繼而日出暘谷，則黃波萬派搖動；——窅不見城郭世界。永青鼓掌曰：『此所謂黃海也！』遂於裏衣夾袋內，取出玉蟾小硯一枚，并三寸許管城子來，題詩於削壁上云：

勢似波濤萬派宗，朝華浮動日溶溶；

三都天子千秋在，砥柱中流若個峯。

永青道人題。

爾繼業曰：『不可寫大方，貽玷於他。』卽索屬和。繼業辭以不能，且曰：『詩甚佳，獨得貽玷，到只怕貽累。』永青曰：『何謂？』答曰：『到處顯了大名，豈不爲人偵察？』永青笑曰：『天生筆於予，燕王其如予何？』

又到婺源，各處走遍，乃造宣城，登敬亭山。上有萬松亭，亭之中有石碣一片，刻唐人太白詩云：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自還；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永青曰：『太白題詩，便足千秋。弟與長兄，須索和他一絕。』援筆書於亭柱曰：

衆鳥隨時變，孤雲何處還？

高風長不改，詩在敬亭山。

卽授筆於繼業曰：『這不是和我的詩，是和太白的詩，兄長切不可推却。』繼業曰：『繼業不爲例，弟方承命。』永青笑曰：『自後我亦絕不作詩，何如？』繼業信筆題云：

太白今已往，已往不復還；

只有片雲來，相對敬亭山。

永青大贊曰：『格旣渾融，意復超邁，古調鏗然，我當曩筆。』

乃尋華陽山杯渡禪師法館。歷有月餘，方從太平，池州，廣德州，至宜輿山，中有洞曰善權洞；門是天成巨石，劈中割開。入洞數武，左有獅子，右有象王，中有如

取法相，皆係混沌時，奇石結撰而成，非人工製造之物。永青曰：『聖駕必然經此。』窮歷洞中，皆無一人。隨又從洮湖，登小坏山。山底有石室，人跡不至者，靡不搜遍。邈邈而到姑蘇，造黃溪史彬之地。彬且驚且喜，問曰：『前者二位，與程年姪在舍間，別時說要到青州去，見女英雄，爲何改頭換面起來？今程年姪又在那裏？』永青將一到濟南，卽與程會二人，奉命訪求帝主緣由，細演一遍。繼業道：『目今舊臣遺老，與忠誠後人，大半都在闕下。論起來，年伯也該去走走。』史彬道：『我與鄭洽，奉有帝旨，要作吳越間東道主，所以在家靜候的。』永青亟接口道：『這樣說來，老伯一定知聖駕所向了！何不徑同小姪，去迎請復位呢？』史彬道：『這話何須賢姪說！去秋出都，聖駕就在老夫這裏，共是九人。不期有奸臣識破。聖上就諭諸侍從各散，祇帶兩位，一尊公與道人程年兄，星夜去了。今春聖駕到來。說要去遊天台，及括蒼雁蕩諸山泊，留得鄭年兄手書，說回鑾時，仍到老夫舍間；不期候到如今，杳無信息，倒不知行在蹤跡了。賢姪！爾道我心中苦也不苦？』永青道：『今我二人前去，憑你怎樣要尋着；但

恐路途相左。聖駕返到這邊，那時老伯徑奏請聖主，先到濟南復位；留信與小姪輩，以便隨後趕來。」史彬道：「賢姪說得極是。但我心上，還有些放不下處；這個女英雄，未知實有忠誠翊戴否？倘或借此爲名，自己要稱王圖霸，又或別有心事，要尋皇主；這不是坑陷了我君！司事宜慎之於始，庶無後悔。」永青繼業齊聲道：「這個老伯料錯！我等初到濟上，先已細加訪問，然後去請見。原來帝師是月殿嫦娥，燕藩是天狼列宿。在天上結了深仇下來的，勢必兩立。他奉着建元位號，是爲我們忠臣義士吐氣，流芳於千秋萬古的意思；這就是帝師的心事。小姪不知老伯所疑何在也？他左右輔助的，都是大羅的仙，不必說得。還有兩位軍師：一姓高，是舊日鐵公的參軍；一姓呂，是帝師化身去請來的。真正學通今古，才以天人，布陣行兵，鬼神莫測，不在我朝青田先生之下；四方豪傑，莫不傾心歸附。燕賊已久胆喪。——這些話也說不了。老伯去，自然知道。」史彬道：「老夫一向得之傳聞。今據二位賢姪說來，是個女中聖賢，社稷之福也！」二人住了一宿，早起，各加叮嚀而別。

星夜先到天台，訪定光古佛之金地嶺，與智顛祖師之銀地嶺，并五峯十八刹，及寒山拾得之隱身巖，與石梁之方廣寺，五百羅漢所居之處。又閱歷各邑名山，至於甯波會稽之間。凡靈區奧境，化城精舍，往來探訪既徧。然後渡江，登兩天竺。繼業曰：『地近塵囂，詎肯來此？』卽舍武陵，自富陽至桐廬，泛七里灘。見子陵釣臺，永青曰：『不可不登；或者聖駕到過，亦未可定。』於是同登雙臺，——臺是天生兩座石壁，東西相距百里，其上平正如臺，臺上各有一亭。二人先憩東亭，後造西臺，見亭柱上題詩一首，字大如杯，墨痕尙新。永青亟趨視之，詩曰：

山川猶是世人非，請學夷齊歌采薇；

法界三千覺路遠，摩尼百八性光微。

漢皇宮闕銅人淚，老衲乾坤錫杖飛；

偶上釣台看日暮，浙東雲樹思依依！

永青手舞足蹈的嚷道：『何如？聖駕在此了！』繼業看了，說：『詩句雖有意思，何見

得是御筆？就真個是的，又不知到何方去了。」再看旁邊，有落款是：「青羅野納郎然同齊已師登此題。」繼業道：「何如？這定是我輩中人。」永青道：「你的話說得甚冷，難道聖上不假借個名兒，畢竟是我輩呢？好到祠內問問去。」那子陵祠，就在東壁之下，有個老僧住着。叩其題詩緣由。老僧道：「數日前，原有兩個禪師到此，大家談古論今，或哭或笑；後來就上釣臺，却不知道題什麼詩句。」永青又問：「如今到那裏去了？」小沙彌從旁插嘴道：「聽說要往雁蕩山去，只走得一兩日程途哩！」永青又問：「此去雁蕩，有幾條路？」老僧道：「這裏到括蒼，有兩條路：一走龍門嶺，一走桃花隘。到了處州，從水路至溫州，只有一條路。那雁蕩山，却在海邊，大得緊哩！」二人即便下山，到蘭谿地方，繼業徑走龍門；永青分路由金華，上桃花隘，約會於括蒼山之禪智寺。

未幾，先後俱集，永青道：「我們先到雁蕩；如或無蹤，再從此處細訪何如？」繼業道：「極是。我已想出一個訪的妙法在此。」即向袖中，取出兩柄扇來，扇上已寫着

前詩，將一把遞與永青道：『目今天色正暖，用此招牌，豈不妙甚？』永青大喜。遂星夜同趕至雁蕩，先尋說法巖，大石龕，白石寺諸禪刹，以及大小龍湫。又登白石山，見有一峯，形如圓甌，色如白玉，上有字蹟，如蚪龍欲舞；旁註月君題字樣，是首五言律詩。永青道：『月君是帝師之號，題詩在此，是導引我等訪求聖駕，一定有些好音了。』於是向海畔諸山，各處蹤跡。一日，至寶嚴寺，是個叢林，兩公遂將詩扇，故意招搖。有一僧注視久之，就求借觀；看了幾句，問：『二位道長，此是佳作否？』永青就生出個機變來，應道：『這事大有奇異，此非說話之所。』那僧人懷疑，隨引二人，到王龜齡讀書臺畔，藉地坐定。永青胸中，早已打稿，便開言道：『這做詩的，與我二人，休戚相關。聞知他在雁蕩，所以不遠千里而來；若得會面，就要把內中奇異，與他說個明白。看起來，我師必認識題詩的人，還求指示。』那僧不答，却盤問起鄉貫姓字，因何出家雲游的話。繼業恐永青又說圈圖話，卽應聲道：『我兩人是訪求建文皇帝的。這些可是御筆否？』那僧愕然道：『貧僧與這做詩的道友，也是訪求聖上的。』永青亟問



：『大師訪皇帝怎麼？』那僧亦應聲道：『二位訪皇帝怎麼？』繼業就把真名姓，并訪求復位的話，約略說了。那僧道：『若然，當以實告：貧衲先兄，是兵部尚書齊泰。這位作詩的，是宋學士諱濂之令似。我與他不期而遇於釣臺，却是同心，要訪求聖上，做個侍從。弟子因此尋到雁蕩。前日聞得皇帝，要向潮音洞去，卽然師就浮海去尋，留我在這裏，再訪一訪，約會於鄭洽家內。不期反遇着兩位世兄。』永青道：『我們尋着聖駕，老世伯自應同至濟甯，建立一場勳烈。』僧人道：『先兄盡忠於國，時人比之蟲錯，痛憤已極，若得皇帝復位，爲先兄顯出忠節，就完了我一腔心事。此外身如野鶴，意若游雲，已無意於人世。舍姪年甫及冠，貧衲也教他耕織，終身延續宗桃而已。至於榮華富貴，非所願也！』繼業道：『此各行其志。但若遇着聖駕，務約請幸吳江史年伯家。這是椿大有關係的，幸唯留神。』就起身作別，彼此各散。

永青便欲泛海，到普陀落伽。繼業道：『非也！已有卽然師去了。我等須返括蒼訪問，然後也到鄭洽家中，或者恰好與二師遇着，少不得有個確信了。』永青道：『妙極！』

「妙極！」遂從舊路，返至青田，訪伯故居。其後人皆已遠戍，屋宇傾頽，不勝感慨。又訪至各邑，繼業曰：「松陽是君故里，須回家一看。」永青曰：「國破家亡，君父流落，那裏是我的故鄉？」說罷，二人相對大慟。遂下金華，到浦江，問到翰林侍詔鄭洽家內。司關的見是兩個道士，便辭道：「向者我們老爺，極重方外；近來總不接見，沒有布施了！二位請到別處去罷！」永青道：「也不是個化緣的。」關人又道：「不是化緣，是賣藥的了！我們這裏，沒有用處。」永青道：「也不是。」關人又道：「左不是，右不是，一定是要哄着人燒丹哩！」只見內裏早踱出個衣冠齊整的人來。二人料是鄭洽，就施禮道：「鄭年伯，小姪輩特來造訪。」鄭洽見二人稱呼古怪，心中也猜幾分，便道：「小侄愚蠢，有眼不識，幸勿介懷。」隨請入內室。二人一定要行子姪之禮。鄭洽道：「尙未請教令尊公姓氏，焉敢當此謙恭？」二人就將自己父親名諱說過，然後執禮坐定，又將改裝的情由，前前後後，詳述一番。鄭洽聽了，大喜道：「真個忠臣出忠臣，孝子生孝子，難得！難得！」繼業道：「聖駕往潮音洞的話，確也不確？」鄭洽

道：『聖駕前在舍間，住有旬日，說到括蒼雁蕩，還要轉來；不意去後到今，反無音耗。或渡海至閩，竟向普陀落伽，均未可定。今者二位賢姪，莫若徑至閩中。倘聖上從此回鑾，中途亦有相遇之機；縱使不值，亦無貽悔。』永青道：『老伯見教極是。』卽欲起行。鄭洽勉留三日，爲之治裝，然後作別。

卽由常山入閩，先上武彝諸峯，山水奇奧，絕非塵凡境界。有一座峭壁，其高插天，橫開百有餘步。壁之內外，有詩二首：一題月君，一題鮑姑。永青道：『定是帝師與仙師，化身到此。那樣的神通，焉有不知聖駕所在？大約要我等訪求者，試試盡忠否耳。』繼業道：『訪求君父，原是我輩之事，諉不得他人，何須這等猜度。』永青道：『到處見有帝師手筆，怕不是法身變化，只有我們前後哩！』繼業笑道：『若如此，曷不抒寫衷曲，奉和一首，寫在石壁之下，以見求訪真切。』永青皺着眉道：『噫！四載有餘，君父尙無着落，心中焦悶，那裏還做得出詩？前在桃花隘作起句云：『千山抱人行，行上桃花嶺；一折山巖態，再轉樹倒影。』至今不能續完，卽此可知。』繼業又笑道：

：『若把訪求君父與做詩，合作一件事，自不妨礙；今世兄分而爲二，所以願了此願不得彼了。』永青頓悟道：『是了！夫子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合之謂乎？」若然，世兄深於詩者，何故善易者不言易耶？』繼業道：『我但能知之，而實不能行之；知時之可得而行，則循序而進，非數十年精進工夫，不可得造也。』自此二人在途中，每日講些詩文，倒覺得日子易過。

一日，登莆田之九峯松間少憩，忽見半巖，彩霧噴出，衍溢於林坡間，頃刻化爲樓臺亭榭，狀皆奇工異巧，掩映着無數花木竹石，宛然是秦宮漢苑。永青大駭道：『不好，有妖怪來了！』繼業道：『且看他！』有一個時辰，漸漸解散。二人竟不知所謂，詢之山中村老，有云：『此名山中，有皇帝微行，然後顯此祥瑞。』得了這話，在莆田仙遊之羅漢巖，寶幢山，妙雲師之石室，追尋半月；及歷遍七閩，竟無蹤影。乃從汀州，轉入粵東，——粵東山水，尤多名勝：如六祖之曹溪，德雲和尚之妙高臺，跋多羅法師之獅子巖精舍，廖清虛之仙翁壇，葛真人之蝴蝶洞，蘇羽客之青霞谷，八仙會飲之流杯

池，靡不流連探訪。

迨後至雷州，上雙髻嶺，夕陽將暝，黑風彌空，不辨道路，一時進退無據，只得與二道童，背倚着背，坐於林間。俄聞嶺畔有牛吼聲，舉眼視之，見光華凌亂，如萬炬燦空，乃是一條大蜈蚣，其長數丈，節節燦爛，箝着牯牛，在那裏啖食，嚇得魂不附體。

繼業道：『死生有命，我們要走也無路。幼年間，聞家大人曾說葛仙翁有賦云：「粵人獵之肉如匏。」卽此物也，今日不幸遇之！』未幾，蜈蚣啖盡全牛，忽然斂跡。

二人黎明起行，浮海至于瓊州，到赤隴山，聞鳥語云：『建文帝，建文帝，來已去，兩公奔波何所事？』二人大以爲異。諦視此鳥，生得花頸紅耳，交羽彩毛，朗朗的說個不住。永青向前揖之，鼓翼而逝。詢之土人，曰：『此鳥名秦吉了，能效人言。若人所未言者，則不能也。』永青道：『太白詩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是應須教而後能言，與土人之語相符。今所言者，豈亦有人教之耶？抑有念此兩句者而效之耶？是有神明憑依焉！我二人可以返矣！』繼業應道：『兄言誠不謬，或鬼仙鑒諒我們之』

愚忠。』乃望空拜謝。

迤邐回至南雄，度庾嶺入贛南，凡諸郡邑山谷幽邃之處，無或不到。又從撫建以至洪都，下南康，造匡廬，在開先歸宗棲賢東林諸梵刹，延真七靖靈溪諸仙觀，冥搜極訪者，三月有餘。又訪竹林寺，在於層巖茂林之間；尋有數日，但微微聞有梵唄鐘聲，竟不知寺在何處，二人大疑。偶於聚仙亭，遇一老僧，說偈云：『有寺本無寺，無寺乃有寺，爲佛家之化境。二位見麼？石壁上有「竹林寺」三字，乃周顛仙仙筆，留示世間的；向來傳言：能入竹林寺者，非佛卽仙，凡人焉能得造其域耶？』永青等惆悵而返。

隨泛鄱陽，抵饒州，轉而至弋陽，從玉山下龍游，一道童大病起來。就如飛緊到浦江，問鄭待詔時，不但建文帝並未回鑾，連朗然也無回信。永青便將病道童託付了，立刻起身。鄭洽道：『二位賢姪，不用心忙，天公自有定數；老夫也有一事借重哩！』就教請出小學士來。永青等視之，有十二三歲，生得眉疎目朗，骨勁神融，只道是鄭洽公子，咸贊曰：『老年伯有此掌馨，真大器也！』鄭洽曰：『考夫焉得此佳兒？此是正學

先生之令子。當日大司寇魏公諱澤者，謫爲臨海典史，恰當搜捕正學家屬之日，因而藏匿其孤。年甫兩期，託與正學門人余學夔，撫養七載，爲人窺破，又送至老夫處。讀書作文，甚是聰慧。今聞孝友先生之令郎，歸在帝師駕下，乞二位賢姪攜去，使之骨肉相聚，以完魏公與老夫之心事。」永青繼業皆大喜道：「哲人有後！這是小姪之事，怎說個借重？」鄭洽就教拜了兩位世兄，那小學士回身又拜了鄭洽四拜，是謝別的意思。鄭洽不覺掉下淚來，分付道：「汝須克大家聲。老夫之情，盡於此矣！」小學士亦哭個不已。繼業道：「姪輩帶方世兄同去，也須道裝。」鄭洽道：「是呀！」亟命製起道服。到過有三四日，然後作別。

遂返吳江，到史彬家下。彬大喜道：「兩位賢姪，何去之久耶？聖駕去年在此。」永青亟問：「曾復位否？」史彬道：「賢姪且莫心慌！聖駕自楚中來，一到舍間，次日便有人知道。吳江縣命羣丞來伺察。我對他說：「不論有帝無帝，有我的老頭顱在此。」他微笑而去。明日聖駕到從舊路仍返楚中，到襄陽廖平家去了。那復位的話，我已一

一奏明。聖主說：「濟南爲路甚遠，中間隔着多少關津；倘至被人識破，反誤大事。」因作一首詩並三緘在此，教老夫送至帝師闕下，依着聖意而行，復位更自有日。而今聖駕，已有定向，只須老夫去一尋就是。賢姪等雖然不曾面聖，也與尋着一般，厥功莫大。兩位令尊公與程老先生，向來扈從，甚爲康泰。別時，囑付二語：爲「但思盡忠，勿以父爲念。」賢姪自勉之。」永青繼業聽說，不勝大喜。史彬勸住了，大家商量復命，永青道：「焦山寺住持僧，向受家父大恩，又曾學數於程年伯。小姪輩分手時，訂約在彼處會齊；今我二人先去，看程會二兄，有信與否。老伯隨後而來，再商到濟南路數，庶不礙人耳目。」

於是次第皆至焦山寺，住有旬日。程知星，曾公望，已在沿江南北尋遍，順流而下，徑到寺中，恰好相會。又見了史賓輔，聞知行在已有定所，不勝大喜。於是四人，各將道途經由始末，互相告訴，竟至達旦。程知星道：「我們出都是兩路，今有史年伯一行入衆，似應分作三路回去了。」衆皆稱善。



## 第五十四回

航海梯山八蠻競貢

話天說地諸子爭鋒

建文十三年，八月，史彬等一行人，覓了漁舟，別了住持，同到浦口登岸。程曾二人，由淮入徐而至濟甯；史彬竟從關封而達濟南；葉永青等，仍走歸德，至兗州府，一以一已經召還，陞補紫薇省大學士之職矣！新太守乃是莊蒞，一宿而別。三處的道路，略有遠近，皆次第會於濟南，先謁過軍師，然後奏聞。次日黎明，文武百官，會齊帝師闕下，月君臨朝，獎慰程曾四人曰：「跋涉九載，總爲君父盡瘁，可謂無忝爾所生。」隨召史彬進見，問曰：「聖駕何回鑾？現今行在何處？」史彬遵照帝旨，一一奏對，并將御緘達上。滿釋奴接取轉呈，外是黃綾，中是絳綃，內是錦函，重重封固，有小玉環鈴口，上寫「帝師睿覽」四字。月君展閱，是一首七言四句云：

影落山河月正明，一瓢一鉢且閒行；

卷三

四五

## 潯君說與金仙子，翹首黃旂下鳳城。

隨令遞與衆朝臣，以次傳覽，皆喜溢眉宇；然後交付掌奏官收起。史彬又奏道：『御駕臨行，有旨諭臣，說得了淮揚地方，便可復位。今者曰龍魚服，津梁隔絕，恐遭豫且之厄。』潯君諭道：『近來燕賊，業已胆寒。孤發一使，令其速歸大寶，以免生民塗炭；若有參差，先拔淮揚，再取中州，以迎帝駕。』史彬感激叩謝。潯君方命程知星等，各將所歷事情奏來。程知星奏到殺榆木兒，潯君道：『壯哉，義士！』亟令召見。葉永青奏到帶回方小學士，潯君亦亟令宣來。綽燕兒先到，不敢仰視，只是叩首。潯君賜名天生俠客，命賞黃白金各一定。左相趙天泰奏曰：『自知星四人出使後，馮灌已經捐館，輔臣李希顏，亦以老臣乞休，益知當日帝師不遣臣等之聖意。』帝師曰：『非也！臣子之爲君父，但當盡其義之所應爲者，說不得豫知天數；武侯未出茅蘆，已定漢業三分，何以鞠躬殫力，至於星隕五丈原耶？孤家處此，乃是爲用人而非已任其勞，所以籌度到這個地步，——不可以爲訓者！』諸臣莫不頓首悅服。時方經幼弟已至，跪在其兄之後，

月君呼問何名。方經對曰：「名綸，是魏司寇命的，恰與臣名排行，亦是奇事。」月君命入國學讀書。程知星又奏：「所獲楡木兒之劍上，有弒君字樣。」隨取呈上。月君視之曰：「他日卽以此物斬賊，且覷之尙方。」

方欲退朝，忽女金剛進報，登州參軍全然，赴闕有事上聞。月君召入，全然啓奏道：「前年差往海島諸天使，今者統領八國來朝。登郡海套甚險，無可泊舟，因此大將軍董彥磊，令臣從沿海一路看視。直到青州之日，照安東諸海口停住，業經登崖前進，臣特星夜馳來先奏。」月君謂諸文武道：「海蠻朝貢，具見吾君皇威遐暢，天使誠心能格。但典禮如何，兩軍師可與諸大臣議定徑行，不須再奏。」遂退朝各散。

按當日差遣的呂儒等六人，原只去得琉球，日本，紅毛三國，怎麼全然說海蠻八國來朝呢？這個緣故，倒因着日本國敗回之後，中心輸服，早有朝貢中國的意思，豫先糾合下的。當日衛青借的十萬倭兵，都是精銳。其逃回去的，不勾五六百名，哭訴與大將軍說：「被他兩三個女人，在半空中飛下劍來一斬，千萬人頓時殺絕了！只恐還要飛

到這裏，把我合國的人都殺了哩！」那個大將軍，却有個主意，就using張儀連橫六國之智，將來歸命納款，反要取中國的歡心。因此遍遣人在海洋諸島，把中國有女皇帝，怎樣的奇異神通，到處傳播。西洋人聞說是活神仙下降，那個不願來瞻仰，已經約定。正在會齊的時候，恰值中國差使出海，日本國王與大將軍，不勝之喜，直到舟邊迎接，欽敬異常；筵宴之禮，不啻主臣。於是天使同了各國使官，擇日起程，每國各差正使一名，副使兩名，入貢禮物，極其豐盛。日本國王，親送呂儒等六位天使下船，所以來得便易，——比不得高全二人，到朝鮮這樣煩難的。那海蠻八國，是那幾國呢？

一，大西洋。二，小西洋。三，暹羅。四，日本。

五，紅毛。六，琉球。七，夫餘。八，交趾。

各國船隻，都到了安東海口，隨着天使，徑入濟南，在館驛歇了。陳鶴山呂儒劉炎等，先謁軍師請命，次赴相府，及大宗伯衙門去了。軍師隨命姚襄沈珂二人，指授密意，同去接待蠻使。兩人大排執事，到驛前。蠻使二十四名，忙整衣冠，齊齊的趨出迎進。姚

裏問通事人：『有幾個習過漢禮的？方好行禮。』答道：『都不曾習。前日天使到來，行的是小邦夷禮。』姚襄道：『到你們地方的是夷禮，難道到中朝地方，倒行不得漢禮麼？』通事人又傳說道：『小邦蠻人，不知漢禮，與不能漢話一般，怎行得來？』沈珂道：『漢話固不能遽習，若是禮文，只須夕旦的工夫，就可學得；猴兒尙解演戲，何況爾等，還是人性。』姚襄厲聲道：『帝師是位女主，你們若行夷禮，擎起一拳，蹺起一脚，成何規矩？帝思震怒起來，如何了得？』通事的又傳與各國蠻使。蠻使道：『總是我們蠢陋，一時見識不到，多謝天使提命，情願就學漢儀，但求寬容幾日。』姚襄道：『這話纔是。』略坐了坐，便去復上軍師。軍師立命贊禮官四員，前去教習蠻使。不五六日，皆已習熟。軍師隨命姚襄，爲皇帝闕下引導官，沈珂任帝師闕下引導官，分管朝貢事宜。又傳知於各衙門，凡文官都集皇帝行殿，武臣都集帝師闕下，兩處分開，以省往來之繁。

時八月晦日，蠻使入城，宿於公館，有日本正使溫百里，要請見軍師。姚襄爲之轉

達。軍師卽令召見，待以客禮。溫吉里大喜過望，袖中出一小摺遞上，內開燕朝太監一名鄭和，差到海洋諸國，追求建文皇帝，爲小邦擒獲；尙有兩名，聞風逃去。今鄭和羈在舟中，稟請進止。軍師大喜，隨取筆扎寫數字授之。吉里遵命而去。

次日，九月朔，姚襄引領蠻使，赴皇帝闕下。行殿上懸着聖容，龍案上供著玉圭，左有太監周恕，右有少監王鉞，東有左相趙天泰押班，西是右相梁良玉領袖，——大小共百五十餘員。階下兩行儀仗，都是龍旂鳳旗，黃鉞朱旄之屬，整整齊齊，雍雍肅肅。八國蠻使，二十四員，皆按着朝儀，高呼舞蹈，並無舛錯。行禮既竣，姚襄引出，交與沈珂，導引赴帝師闕下。諸蠻使見兩員女將，一是番裝，一是胡服，結束得如天魔羅刹樣子，從所未覩，莫不心驚神駭。沈珂便將蠻使職名，并貢表儀狀呈上，——那兩位就是滿釋奴與女金剛。隨令部下女貞轉奏。有頃，宣入至午門內。諸蠻使鞠躬緩款而行。見兩行戎裝武士，總是虎體彪形，狼腰猿臂的好漢。再進端禮門，左右甬道，分列着上將九十八員，皆相貌魁奇，威風凜凜；披的甲冑，璀璨輝煌；執的軍器，精芒閃爍；無

異天神。最上東邊一位，綸巾松拂，鶴氅羽裳，如諸葛武侯模樣；右邊一位，儒冠袞服，亦烏玄裳，若青田先生之形像。殿簷下分立着七十二名女真，端嚴窈窕，個個是道姑裝束。殿上左手是聶隱仙，紫英，柳煙兒，女秀才！右首是公孫大娘，寒簧，范飛，迴雪；皆有出世之姿，凌霞之氣。正中間九龍沈香根天然寶椅，上坐着廣寒宮降下的三炷金仙太陰君。那冠履衣裳，是紫府龍宮仙妃靈媛所製的，顏色光彩，映耀着殿中所挂的九顆夜明珠，猶如萬道閃電，射得人眼睛不能少展。諸蠻使惶悚踟躕，反致失儀。二劍仙大喝道：『錯誤朝儀，合當問罪。』蠻使等戰戰兢兢，又皆叩首。可笑大西洋國，就把他的夷語，奏將上來，他知道沒有通事在殿上，故意要說幾句，來難難兒。誰知月君，憑你南蠻北狄的，不但無一不解，而又能說得逼真。聽他說，是要求把飛劍來看的話兒，月君遂用其本國之語叱他道：『若要看劍，快伸頸子來！』那蠻使嚇得汗流浹背，哀懇請饒，磕頭至流血方止。月君諭道：『姑恕無知。』又各用其國之夷語，逐一慰諭；大意說：『孤家奉上帝玉敕，征討叛臣逆子，褒揚烈士忠臣，迎復乘輿，奠安社稷；

寇爾等海南諸國，不悉衷旨，反思通好於燕，流入叛黨，必致天兵問罪；如日本誤信奸言，喪失十萬生靈。所以差官出海，遍諭知悉。今爾等咸知順逆，重返來朝，均可嘉予；而且貢獻珍奇諸品，具見各王忠順之心。孤當各賜璽書，以示褒獎。』衆蠻使聽了，戰慄之下，心悅誠服。女金剛進奏蠻邦禮物，皆在闕下，候旨定奪。日本國使奏道：『前者小國，自取天誅，所以痛自悔艾，并約鄰邦，會同朝貢些小禮物，皆與向日貢獻者不同，求帝師聖鑒。』月君運動慧眼，大概一觀，大西洋國貢的是：

紫金芙蓉冠一頂。

雉翎裘一領。

孔雀羽披風一件。

翡翠裙一條。

鸞毳襪一雙。

兜羅錦十疋。

金絲寶帶一圍。

——絲綉如髮，結成花紋，綴八寶於其上。

小西洋國貢的是：

自鳴鐘二口。

風琴大小各一張。

渾天儀一具。

解舞木鸚哥一對。

游仙枕一具。

偶人戲一班。



日本國貢的是：

清玉柔一張。

夷舞美女十二名。

多羅木醉公椅一把。

溫涼玉杯一對。

海馬四匹。

五色水晶屏風八扇。

珊瑚四樹。

風磨銅八百觔。暖玉大基一副（赤碧二色）。

三眼鑿金鳥鎗二十四桿。

暹羅國貢的是：

火珠一大顆——懸之室中，滿屋皆煖。

翠羽一函。

火鳥一對——日吞火炭一斗。

吉貝布十疋。

羅斛香百斤，——爐中焚之，可聞百里。

火浣絨一疋。

薔薇水百斤，——洒於衣上，經歲，香猶不散。

琉球國貢的是：

通天犀一對。

羽緞百端。

暉曦緞二百端。

霧靈一對。

蒙貴一對，——似揉而小，畜之，十里以內無鼠。

風燭百枝。——每枝可點一月，任是大風不滅，軍前所用。

夫餘國貢的是：

小人一對。(長尺許) 飛虎一隻。(大如貓) 空青一函。

祖母綠珠二粒。 五玉鬚峯一座。 菩薩石一架。

紅猴一隻。 白雉一對。

紅毛國貢的是：

哈巴狗四對。(皆小如鼠) 琥珀酒五百瓶。

海鬼十名。(有伎巧) 照霄鏡一匣。(能照烟霄外物)

紅毛刀三十六口，——柔可彎環，勁能刺鐵。 龍鬚枝一根

交趾國貢的是：

天生旃檀香大士一尊。紅白鸚哥各一隻。 伽楠香榻一張。

菴羅果一樹。

萬歲棗一樹。

小象一隻。(大如兔)

月君諭，將旂檀大士，收奉宮中；美女十二名，仍發本國帶回；餘俱交付尙方庫。其各蠻國正使，每員賞宮緞宮紗各二十四端；副使二員，分領亦如其數；筵宴三次，着文武官員等，逐日分陪，命兩軍師斟酌而行。隨罷朝回宮。夷使等，又叩謝了，同諸臣出於闕下。姚襄，沈珂，仍帶蠻使回向公館。

次日，高威寧詣軍師府進言道：『看這些蠻使，有幾個狡猾的在內，恐有舌戰之事。』軍師應道：『誠然！而今第一日，是文官陪宴，設在宗伯衙門，正卿亞卿，不消說得。餘外請兩位有才辯的，莫如劉璟，全然。初次折倒了他，便望風而靡矣！至第二日，是武官陪宴，徑設在將軍府，令五營大將軍爲主，料應不敢復鼓唇舌。第三次宴，便爲祖道，宜設在皇華亭，令呂儒，劉炎等原使六人爲主，且得各叙別懷，似乎不必再泥了文武分陪之意，何如？』威寧道：『是極了。』隨使帖於各衙門。

時太宗伯梁良玉，少宗伯盧敏政，得了軍師移文，大開筵宴，并請兩位軍師，及劉

全二人。有頃，衆蠻使等皆到了。大西洋坐了首席，次即日本，琉球，交趾，以定次坐。承值衙門戲子，送上摺本，做些雜劇，都是打趣着蠻王的。軍師謂宗伯曰：『此非大郊體統，令另換脚色。』又演了幾齣。蠻使等嘗着天廚殺饌，不肯放下箸來，直吃得醉飽方休。撤了大羹，換席再飲間，通事人傳稟道：『小邦有能通漢語者，要求賜教，特請鈞裁。』軍師道：『甚妙！與其樂部喧鬧，莫若風流雅話。』一蠻使遂即先開言道：『請問陰與陽，二者孰重。』軍師微哂應道：『陰爲重。太上立德曰陰德，功曰陰功，符曰陰符，不聞以陽爲名也。』老氏云，有名萬物之母，是以西王玄女，皆得爲道家之祖。顯明若此不知，何疑而問？』蠻使道：『乾爲陽，坤爲陰，乾尊而坤卑，何也？』全然厲聲曰：『乾爲辛金，辛金陰也；坤爲戊土，戊土陽也。爾等西洋人，頗知數歷之學，何昧昧若是？』又一使發言道：『然則日屬陽耶？月屬陰耶？抑月屬陰耶？日屬陰耶？』全然曰：『日爲火精，故曰陽；月爲水精，故曰陰。水能尅火，自是陰爲重也。』那使又辯道：『尚有說焉：何以帝王比於日，后妃比於月耶？』高軍師道：『甚哉，尊

論之不達也！左傳衰爲冬日，盾爲夏日；尚書卿士惟月。則日月皆比之於臣工，安在其可分輕重？不指其正體而舉其比義，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矣！」又一蠻使抗言道：『由此言之，天亦尊於地乎？易經云，天尊地卑，則又何說？』軍師大笑道：『是舉目而不自睹其隳者也！天道高而下降，地道卑而上行；卑者反上，高者反下，君亦何能知此？且夫天地，至矣！大矣！而包乎天地者，則是水也，——水乃陰也，是故陰爲重。』二蠻使皆語塞。下座又一使，故爲怡怡而言曰：『帝師爲女金仙，諸大人之以陰爲重，自不必辨。但目今中國無王，何以撫御萬方？』劉璟曰：『無王而有王，有王而無王，非汝輩所能知。夫年號存，則帝雖亡而亦存；年號亡，則帝雖存而亦亡。唐昭宗已亡，而年號存於朱耶，則唐統爲猶存。何況吾君四海爲家，人莫不知行在耶？』又一使曰：『若說到有王，而更有帝師，則礙於二王，其若之何？』高威寧道：『聖駕一日復位，則爲帝者帝，爲師者師；聖駕未復，則帝師雖行帝事，而非丈夫身，不礙乎其爲帝。此天之所以降我帝師。』又一使卒然而問道：『帝師飛劍，一斬千人，可取叛賊之頭』

於掌上，何須遣兵發將，歷年戰爭；荼毒生靈呢？」全然大笑曰：「上帝雷電，從空而擊，凡九州之外，八荒之內，無乎不震。曷不盡棄賊而誅之？而必煩帝師下界，以主劫斂哉？此中天道，非汝等可得而問也！」梁良玉道：「我向知寧紹兩處，奸狡之輩，流入西洋者頗多；不諳道理，而強作解事。今日之舉，是其本來面目，就把蠻邦之醜，一旦獻盡矣！」盧敏政接口道：「可謂洞見萬里！蠻人雖蠻，良心未泯。獨有此輩，以夏而變於夷，廉恥道盡，乃猶嘵嘵弄舌耶？」那幾個發難的，聽見一口道着，置身無地；幸真正蠻使，不解漢話，倒還覺得坦然，遂皆起身辭謝。次日再宴，以至三宴，均無話說。

軍師乃令姚襄，護送出登州海口；約同文武諸臣，赴闕繳旨。月君御殿，軍師奏道：「燕國遣二人，直出海洋，追求建文帝蹤跡，被日本拿獲一名太監鄭和，前日已經密解於臣衙門。彼蠻使畏燕如虎，所以不敢明奏。」月君道：「此天子之福也！殺之不足以辱。可寇可剗其鼻割，其兩耳，解至交界地方，交與彼處，以辱燕賊。」軍師又奏：

『目今帝師威靈赫耀，正宜簡使入燕，議令退位；彼若不遵，然後興師。——先禮而後兵，則士氣百倍。』月君諭道：『卿等議正副二使來，俟孤家裁奪。』史彬奏道：『臣奉帝旨，在家候駕，恐不日來臨；今日先歸，再當朝闕。』月君道：『卿爲帝傳命，宜拜黃門尙書之職。姑候差使入燕議定如何，然後歸南，庶可覆旨，却可受職。』史彬叩首遵命。

## 第五十五回

震聲靈遣使議讓位

朔威風報聘許歸藩

燕國太監鄭和，在海洋諸國，追尋建文皇帝，被日本國擊獲，又逃去兩人，這原來也就是胡濙胡靖。——在七年以前，同着榆木兒，奉了燕王密旨，追尋建文，到雲南之昆明縣，宿於旅邸。夜半榆木兒被人殺死，號令首級於分水嶺。心下胡猜亂疑，恐連自己性命不保，倒躲在沐西平府中兩月有餘，再不敢去訪張三了。就微服潛行，回到北

京，奏知燕王。燕王錯愕了一會，幡然笑曰：『原來那道人之言，是這樣應的！』胡濛見燕王不加呵責，而反色喜，隨又奏道：『雖訪不着建文，却訪得個異人。』燕王問：『莫非倒訪着了張三丰？』胡濛道：『也姓張與三丰差不多。臣等去時，在廣信府過，有龍虎山張道陵天師宮關。其二十七代嫡孫，名冲，號涵虛羽士，能驅遣雷霆，推排海嶽。臣等已將青州妖人問他，說要到上中下三界，查明來歷，然後驅除。』二人奏對未畢，燕王說：『這尙可緩，更於緊於此者。前日太監鄭和，從浙省回來，密奏建文已到海南，託言進香，實欲向各蠻國借兵；倘或竟被他煽惑，與兵侵擾，則青州之妖黨，必與連結，爲害不小。』隨喚鄭和至前，諭令：『爾等三人，勿憚辛苦，以購求珍玩爲名，全往海南，察訪蹤跡，不可漏洩機關。』三人卽頓首受命。燕王又匿胡濛胡靖均爲尙書，又給空銜國號璽書一函，令於獲日，投書蠻國，要他差人協解，庶不致有疎虞。此在胡濛胡靖從雲南回來，燕王復令兩人，同着鄭和，出海去後，直至於今，祇有胡濛胡靖復命，已不見有鄭和，——亦如前番出使，不見有榆木兒一般。燕王亟問：『鄭



和安在？」二人奏說：「太監鄭和，已被日本國擄去，臣等幸逃性命。」燕王正在猜疑不出，忽邊報海洋諸國，朝貢濟南。還道是建文現在海外，糾合來的，大加驚詫。又報濟南妖人將太監鄭和，割去耳鼻，頭插皂旗一面，粉書「燕太監鄭和示衆」七個字，現在彰儀門外候旨。燕王正有多少不遂意處，那裏又當得這個信息？不覺勃然大怒，令立斬於城外。

越旬日，德州又飛報濟南府，差正副使二員，齎有靈書，來議軍國大事。燕王懊惱已極，下旨內閣，俟其到日，先斬此二人頭，懸之國門，爲榆木兒鄭和報了仇。然後御駕親征。閣臣楊榮俯伏奏道：「臣願陛暫息雷霆，以示聖德淵宏。」燕王道：「卿試奏來。」楊榮奏道：「臣猜來使，敢於挺身至此，必是有妖術之人；倘或行刑時，被他隱身遁形而去，豈不及損天威？古云：『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雖然寇盜，算不得敵國。其來必有緣故。兵法伐謀爲上，莫若察其來意，將機就機而處之；設有無狀之語，然後命將出師，則士氣奮躍，不待戰而可制其命矣！」要知燕王心上，其實畏憚濟南，

又恐諸臣窺破，所以要殺來使。這句話是假的。今聽了楊榮的所奏，甚合隱衷，遂諭道：『姑聽卿言，准其入京陛見。』

不數日，濟南欽使已到，正使是劉璟，副使是仝然。有燕邦太常卿等官接住，先請聖書投下通政司衙門，宿於公館。通政司將聖書送至內閣轉達，燕王拆封視之，書曰：

玉虛勅掌殺伐九天雷霧法主太陰君討逆正名帝師，致書於太祖高皇帝四庶子燕王曰：建文皇帝，御極四載，深仁厚澤，普洽寰區，至德休光，迴彌穹漢。無論山陬海澨，以及白叟黃童，靡不稱爲眞父母而作聖天子也。乃爾燕藩，誤聽奸言，與兵犯門，已屬無君；鳴鏑驚陵，更爲蔑祖。遂敢逼逐乘輿，國母身爲灰燼；僭居天位，元儲命落塵埃。性本兇梟，刑尤慘毒。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望落爲虛。可憐周武之臣三千，同時喪魄；田橫之客五百，一旦飛魂。孤家用是糾合義師，網羅豪傑；肇造行宮，爰申天討。鞭梢所指，

輒成旂靡；劍影所揮，崩角稽首。尚且恃旁門之幻，抗拒王師；亦何如黎丘之鬼，潛消赤日！誅逆使於昆明，還方良有義士；縛賊監於海島，蠻邦豈乏奇人？是當清夜捫心，悔已往之擢髮；一朝革面，洗此日之含羞：庶可上見高皇，下對臣庶。今者，帝駕卽返行宮，爾其毅然避位，自無失兄弟之尊親；若或悍焉據國，恐難逃篡竊之常典。姑念舍金陵而就北平，似或者天憫爾衷；因此煩天使以達靈書，庶不致神驅其魄。孤家躬掌規數，性本慈悲，倘以調解之未能，方知殺戮之有故。莫怪儻言，實深忠告，勿貽噬臍之悔！不宣。

建文十四年，春王正月。。。。。。日。

燕王看了一遍，又惱怒；又羞慚，又痛恨，將書邊擲於地，大罵曰：『我與妖婦，誓不兩立。』正宮徐妃勸諫道：『陛下以一旅之師，破建文百萬之衆，何懼一婦人？獨是以妾愚見，如此震怒起來，倒中他奸計，甚不值得。』燕王道：『怎麼倒中了他計？』

徐妃道：『就如前日把鄭和解來，不過要激陛下殺之，以離我臣庶之心。今者，此書，亦不過要激陛下殺了來使，以壯彼軍士之氣。大約來者，又欲殺身以成名；是求死而來，非畏死而來也。彼此干戈爭鬥，庶民塗炭，天下之迎復建文者，恐不止於一處矣！』燕王聽了，大以爲然，就問：『據賢妃高見，有何良策？』徐妃道：『莫若以禮接待來使，仍許差人報聘。他來激我，我且哄他說：「建文若返，自當遜位；若建文不返；豈有祖宗之天下，讓一異姓婦人有的？」如此則直在我而曲在於彼，彼自不敢興兵。然後相機度勢，再圖良策。』燕王曰：『建文真個返國，又當如何？』徐妃曰：『今此婦人，已自稱孤道寡；手下強兵猛將，總是他的心腹；建文雖返，誰肯奉之爲主？妾聞昔者：秦王，建成，元吉，嫡親弟兄，尙然將佐各爲其主，何況陌路耶？』燕王曰：『建文有何怕他？只這個婦人，據了山東，使我父子南北隔絕，乃心腹大害，——不可不早加剪滅的。』徐妃曰：『陛下曾說胡濙回來，有龍虎山道人，可以查他的跟腳，其言甚爲有理，——卽如孫行者降妖，也是此法。他的祖宗，現爲上界天師，自然呼吸相通，法

術必是靈的。何不去請來，先降了頭腦兒？其餘烏合之衆，也就容易驅除了。」燕王道：『愛妃之言，深合朕意。』

次日，御朝，即召濟南來使陞見。劉璟全然二人，皆昂然而入；行天使見藩王之禮，諸臣莫不內愧。燕王認得正使，是誠意伯劉基之子，乃強作霽容，說：『爾爲開國元勳之後，何故屈身於妖賊？豈不辱沒了你祖父麼？』劉璟朗然對道：『臣立身於建文之朝，做的是建文的官，怎麼說是妖賊？難道高皇帝傳位於大孫是妖賊麼？殿下之言，有似當日詐稱瘋病的時候了！』燕王忍住了怒，又說道：『咳，劉基何等聰明才智，怎麼你就這樣蒙懂！那建文年號是虛的，婦人得稱帝號是實的；連虛實二字，你還會不過來！』劉璟奮然應道：『目今正要講這虛實二字。建文陛下的聖駕，指日便臨行闕。殿下若以爲實，亟宜推位讓國，以上慰高廟在天之靈；若以爲虛，則是無父無君，四海之內，皆成仇敵，豈獨帝師哉！』燕王道：『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朕爲高皇之子，建文乃高皇之孫，姪讓於叔，叔讓於姪，總是朕一家之事，非外人可以勸，可以阻的。你今

妄言建文將歸，且說現在何處？難道朕把祖宗之天下，輕輕讓與這個婦人？」全然不待說完，就厲聲先應道：「我帝師若要這個天下，便可席卷金陵，囊括燕薊，何待今日？所以披兵不動者，只爲我君尚在，一迎復位，則四海傾心，可以傳檄而定。先遣我等以禮陳說，是不忍以一人之反叛，而害及無限之生靈；還是爲本朝培養元氣。大王反謂僭稱帝號，這纔是真豪懂了！」燕王勃然變色，又因徐妃之言，只復含忍優容，便問劉璟：「他是何官，敢來抗朕？」劉璟應道：「是少司空，兼理靈臺事。」燕王見說有靈臺二字，心猜必會妖術，所以膽大，是奈何他不得的，只得轉爲支吾道：「你既知天文，難道不曉得朕是真命天子，如此出言無狀？若斬了你這顆首級，却道是朕無度量，姑念寬宥。」全然大聲嚷道：「我但知高皇帝爲開國真命天子，建文帝爲守成真命天子，並不知有篡國真命天子。要殺！我的頭在這裏，什麼寬宥不寬宥！度量不度量！」燕王急得沒法，返顧諸臣道：「料他知甚天文，曉得真命與不真命。我若殺之，倒成了小人之名。」劉全二人，正有多少話說。燕王十分沒趣，竟自退朝；隨傳諭太常寺，令燕襲來

使，打發先回，自有人去報聘，不須守待。

劉全二公，料想燕王再不見面，只得濟南，復旨去了。

越數日，燕王臨殿，問羣臣曰：「朕欲遣人出使，誰有可行者？」羣臣皆知是往濟南，莫敢應對。楊榮出奏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何況出使？惟陛下命之。」燕王笑道：「朕知這班尸位之徒，平日享盡榮華，臨事巧於躲避，皆是怕到濟南去的，却不知朕別有差遣。」隨命通政司參政金幼孜道：「朕欲召請廣信府龍虎山張冲羽士，汝可星夜前往。彼若不來，汝亦休回見朕！」幼孜頓首領命。燕王又道：「朕本欲差使往濟南，可惡爾等畏之如虎。朕倒要差遣兩個去走走。速自奏來，庶免罪譴。」羣臣面面相覷。有大理少卿胡淪，俯伏奏道：「臣願往。」燕王道：「你是胡濙之弟，還有些爲國之心，但須再得一個人全行。」楊溥奏道：「臣保舉一人，惟陛下採擇。」燕王問是誰。楊溥奏：「工部尚書嚴震，才氣過人，素有重望。」嚴震連忙跪奏：「臣之不才，既受輔臣舉薦，願充備員，以報皇恩。」內閣中書袁珙亦奏道：「臣亦願往。」燕王道：

：「多一名不妨；也見得天朝人物。」袁珙又奏：「臣不敢與聞使命大事，但去相這婦人一相，看是何等樣的，應滅在幾年幾月，回報陛下。」燕王大喜。退朝之後，即召嚴震等入宮，授以密旨，且諭令毋辱君命。三人叩辭了燕王，請給了報聘禮物，徑往濟南進發。

到了交界地方，歇在公廨，早有人飛報闕下。軍師即命放進；并令魏袞與陳略二人，招待來使。原來胡淪，就是開封府的推官，當日曾請過月君，降了梅花鹿怪，救他女兒的；想來決無妨害，所以願來。嚴震是建文舊臣，與趙天泰等皆係舊識，又是個富翁出身，就有些兒差錯，不關着縉紳體面；所以楊溥薦他，心上倒也實落落的，一些兒也不怯。進了濟南城內，想要會會一班舊臣，大家私議私議，恐有人猜疑，倒先來拜呂軍師。軍師辭謝道：「既爲國事而來，當在闕下相會，無先行私接之禮；且耆舊老臣多在，尤當避嫌。」嚴震暗思，此間有人，所以發迹，倒是我冒昧了！

次日清晨，諸文武大臣，會集帝闕。宗伯衙門等官，導引嚴震等三人，進至行殿。



燕使初不知設有聖容玉圭，舊臣及太監值殿等事。一見故主在上，嚴震便覺良心發露，耳紅面赤起來，戰兢兢的嵩呼舞蹈，幸而未會失儀。王鉞道：『嚴司空，汝還認得建文萬歲麼？』嚴震便覺異常，勉應道：『老臣因思念故主，所以得此一使。』趙天泰、王雍等，莫不大笑。軍師抗聲言道：『帝師有旨，着令來使，將燕藩之意，奏聞皇帝；再與諸大臣議定，然後請帝師示奪。』嚴震那裏料着要向天顏奏對，一時就沒了主意，方悔那當日不曾殉難，以致有此。沒奈何引了胡淪、袁珙二人，俯伏奏道：『燕主命臣云：『聖駕歸日，即當奉還大寶；若行在無音，天下應歸新主，異姓不得過問。』——諒陛下心有同然；高皇在天之靈，亦無異也！』奏畢，向着衆舊臣道：『新主之命如此，恐亦無容再議。』趙天泰道：『口奏無憑，還須繕疏。』諸大臣齊聲附和。嚴震急得沒法，勉應道：『新主既無報書，臣下何敢擅專？』倒是呂軍師止住道：『燕藩以詐哄我；我倒以誠信他。聖駕一歸，即發尺一之詔，召令伏闕；若敢抗廷，率師討罪，怕他逃往何方？司空等一經繕疏，燕王必竟加罪於他。既算不得憑據，亦且有似抑勒，曷用此爲？』

『梁良玉道：『軍師之論極是。那燕賊可是別人做得主的？』於是遂同赴帝師闕下復奏。

午門之外，齊齊整整，列着二十四員上將，一個個雄威赳赳，英氣森森，皆有超羣絕倫之相。諸將見呂軍師到來，一一欠身，嚴震等莫不心駭。就有女將二員，一是滿釋奴，一是女金剛，從內款步而出，諭軍師道：『帝師有旨：燕使所奏情由，皆已預悉，無庸復瀆。特發御書，給示來使。』說畢，軍士遞送將來。嚴震等接着看時，高麗紙上，有杯大的字，宛若龍翔鳳舞，上寫着：

司空嚴震，位尊望崇；歸命燕藩，如草從風；戒爾晚節，還須秉忠。  
姚善胡淪，異心同寅；一生一死，汗簡攸分。  
袁珙小術，乃聳逆賊；苟貪富貴，姑予矜恤。

嚴震看了，其額泚泚，其容赫赫，一時進退不得；胡淪低着頭，亦有忸怩之狀；袁珙則絕不在意。文武諸臣，正在那裏注目三人，忽一聲風响，從空飛下個道姑來，乃是

劍仙聶師，大叱道：『袁拱鄙賤小人，曷敢冒充燕使，來驗我文武臣僚？又思要相帝師，殊爲可惡！我今教他自相狗臉。』袖中取出鏡來，向着袁拱一照，竟變了個狗臉，衆將士皆胡盧好笑。那時袁拱，就要死也死不及了。胡淪是素知道月君法術的，拱手對看呂軍師道：『我們來復奏，自該向闕行禮；何得呆呆站立，致干帝師之譴！』於是一同跪下，奏請帝師聖慈海涵，叩頭不已。隱娘道：『帝師誰與你這班計較？這是我小小要子！本該叫你三人都變了狗回去；如今諸臣，陪着跪語，姑從寬宥，去罷！』看袁拱時，復了原相，劍仙忽然不見。燕使等幾乎羞殺，辭回公館。

明日，軍師設宴相請。諸舊臣及諸公子，又接連請了兩日。嚴震等先到建文帝闕下，叩辭過，又到帝師闕下辭謝，然後與軍師及諸臣僚，告別起程。一路上和同商議，題不得起這些事情，只說個未見帝師，與彼軍師議妥罷了。主意已定，徑回復命。（後來嚴震出使雲南，適遇帝於曲靖地方。建文帝問曰：『卿將何以處我？』震泣奏曰：『臣自有處。』遂縊死于驛亭。恰應着「晚節秉忠」四字，猶不失君臣之誼，似由月君片紙

激鬥所致而然。)

## 第五十六回

張羽士神謁天師窟

溫元帥怒劈靈猴使

金幼孜自奉了燕王之命以後，兼程馳驛，到了浙西廣信府貴溪縣，換了大轎，然後到龍虎山，問張羽士時，在山岩間一個洞中修道。一望不打緊，急得冷汗如雨，却原來純是剝崖仄徑，步行也不能上的。幼孜回顧僕人道：『這却怎了？』早有個樵夫，輕輕便便的走將下來。幼孜就招呼道：『樵子！我送你勞金，把我們帶將上去。』那樵夫聞了來的緣故，知道有些銀錢的，便應道：『帶是難帶，除非把條繩子拴在你腰裏，我在前頭，拽着繩子，就不怕跌下去了。』從人喝道：『放屁！難道我們老爺，被你牽着走的？』樵夫便揚揚的去了。幼孜急招手道：『你來！你來！』樵夫又站住問道：『老爺若不願牽着走，是沒法的。』幼孜令從人，解下三四條帶子來接長了，自己緊緊拴在腰裏；又將那半截繩子，叫樵夫也拴在腰裏，——這是恐他手中掣不牢的意思。樵夫遂向

前背着引路，幼孜一步一步的捱將上去，到那險滑的所在，就彎着腰兒，把兩手接着沙石，逐步爬上。足足一個時辰，到了洞前，有一片席大的平地，幼孜喘吁吁坐倒在石上。看後面時，只來得兩個小健奴，其餘都在山下等候。幼孜令賞給樵夫去了，定定神兒，看那洞上，刊着三個大字，曰「壁魯洞。」就道：「這也奇！」（這個洞是秦始皇要燒聖人之書，邑人把魯國經書，藏在裏面，用亂石塞沒了洞口，方得免劫火之禍，所以名曰壁魯，猶之乎漆書壁經之意；言魯國之書，藏於此洞壁中也。孜不解，所以驚詫爲奇。）那洞頂正中與左右，有三個峯頭環抱着，極是藏風聚氣的靈穴。洞口向着東南，進有十步，暫轉向正南，是天造地設的一間斗室，冬日暖，夏日涼的。健奴吆喝道：「洞內有人，快出來接聖旨！」却並無答應。幼孜即令人進去探看，說有個道士，閉着眼睛，坐在石牀上，叫他不應，竟像死的一般。乃自己步將進去，到轉灣的所在，見透進天光，就是右邊這個峯頭根底裂開數尺，漏下日景，正照着南向的洞。洞中石榻石几，皆是天生成的。看涵虛羽士時，端坐不動，幼孜從容說道：「下官奉旨來訪仙洞，

請大真人鈞命。」涵虛方微開雙目道：「貴人豈不知希夷先生之語乎？九重丹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貧道槁木死灰，雖雨露不能榮，烈火不可燃。天使寶詔遠來，得無誤耶？」說畢，仍閉着眼睛了。幼孜道：「在真人不消說是泥塗軒冕。在天子特召真人，亦不是去拜官受職；只爲山東妖寇作亂，敦請降他，以顯道力耳！」涵虛道：「我已知之。貧道降妖伏怪，是畜類成精的；却不曾學習武藝，與人廝殺。你速速去罷！毋得擾我工夫。」幼孜着急便跪下道：「真人差矣！前有下官同寅胡濛，奉使回來，奏明天子，說真人能平妖寇，所以他特下詔來此。今真人不去，總是下官之罪了！聖主一怒，合門盡戮，這是下官爲着何來？還求大真人再思。」涵虛聽了這話，果然是不敢空回的，說道：「請起來！前此貧道偶到祖天師宮中，原有兩個什麼官來遇着了，說起山東作亂的事，要請貧道去降他。貧道曾說：「這個女將，有些來歷。未經查明他根脚，那就降得？」不過是這句話。如今天使既不能復命，我只得下山去走一遭；但不能遠到燕京，只在南都結壇，我自無法查勘。降得降不得，且到那時定局。」幼

攷又道：『真人若只到南都，與不出山一般。下官的罪，也是逃不去的。』涵虛道：『我自然啓明世子，與汝無妨。』幼攷方喜懼懽謝過了，便請同行。涵虛道：『煩大使將詔書送入天師宮，就在那邊等候。貧道於明辰卽至。』幼攷料非虛語，隨令兩小道奴，左右攙扶，匍匐下山。

次日，涵虛羽士到來，先在祖天師聖像前默禱叩過，方取了寶劍玉璽，帶了兩個書符咒的法官，同著幼攷登舟。過了鄱陽湖，從九江順流而下；數日，便到了金陵。幼攷先入城，奏知世子。世子立命擺駕，親率諸大臣等，出郭相迎；并用八人抬轎，請真人登岸，在宏濟寺中相會。涵虛見他君臣欽敬，心亦喜歡，升輿前去。諸臣皆候在衙門迎接；世子坐在第三重門上。涵虛纔步進去，世子早已肅然端立，——真有人君氣象也！原來這位世子，與燕王迥乎不同，他的性情慳悌，氣質純粹，相待羣臣，動合乎禮；而且見事明亮，臨機決斷，凡有處分，皆合乎義。自留守南都之後，雨暘時若，兆庶安業，臣民莫不愛戴。——後是明朝第一有道的仁宗皇帝。燕王之不致亡天下者，本乎

此。張羽士是個法眼，看去知是真命天子，忙趨向前打個稽首。世子也回了禮說：「寺中不便講話，請大真人到本宮請教。」於是世子鑾駕先回。諸大臣陪着涵虛，一齊進城入朝。世子降榻延入，再三謙遜，行個小禮。世子向北斜坐，涵虛向西正坐，姚廣孝東向相陪，諸大臣皆席地而坐。世子開言道：「青州妖黨，擾亂生民，致煩真人遠降。得邀道力，奠安中土，社稷之幸也！」羽士應道：「驅除邪術，貧道分內之事，但不知彼所行者，是何妖術？」世子向來得諸傳聞，未能遽應。姚廣孝代爲答道：「不過是豆人紙馬，在陣上見之，未免草木皆兵。」羽士微微而笑，慢慢的說道：「果係豆人紙馬，則是邪不勝正，用些惡血穢物，便可立破，何用貧道？數年前曾有幾個愚徒，在中州回來，傳說這唐姓女子，誅怪驅蝗，及闔割濟南太守事情，却都是正法；不知從何得的？貧道須查明他的來歷，然後可以驅遣；也莫看得輕易！」世子遂拱手請教。羽士道：「自古以來，兵興之世，原是劫數使然，或者列宿臨凡，或係魔王出世；要看他氣數若何。可擇一幽曠地面，結個浮壇，貧道神遊至我祖天師府，查勘的確。若由上天所降，自



有道力挽回；倘係依草附木之徒，便可令神將逐之。至於陣上交兵，則非貧道所得與聞也！」姚廣孝對道：「當今奉請，原是此意。竟擇地結天壇何如？」羽士道：「使得！」世子隨傳命與應天府尹，在兩郊結壇；并令光祿寺排宴。羽士辭謝道：「貧道在山，終歲不食烟火，無煩費心。」世子乃命但設果品。羽士略用了些，遂送至公館安歇。諸臣等亦皆散朝。

不兩日，壇已告成，世子又駕臨看過，然後去請真人。涵虛到了壇中，安設了祖天師聖位，隨啓世子道：「明日便有神將護壇，無論何人，皆不可擅入。請於壇外，勅令武弁一員，帶兵士守衛；并着個內監，在內伺候，以便有所啓達。」世子一一允諾，即行辭去。

涵虛過了一宿，次日，就寫家書。（且住！難道張羽士寫個家書，寄回去麼？非也。當日道陵士人陞天時，遺命後人，能學道法者，倘有緩急，寫個情由，打上玉璽，焚於爐中，即有功曹，傳遞天師府，謂之家書。）涵虛寫畢，焚告之後，隨詔溫天君護壇

，龐天君爲引導。（這是什麼引導？要知涵虛羽士，是位地仙，未曾朝見上帝的。今要神遊上界，南天門上有神將把守，如何能勾進去？亦且認不得天師府在何處，所以要員天將來引導，便無阻礙了。就是海島神仙，他已經朝謁過上帝的，從亦不敢擅進南天門去。如今世上做外官的，非奉勅旨，不許擅入京城，是一樣的道理。若是別位地仙要進天門，必須奏聞上帝；神將亦沒有個私來引導的。只因張羽士是玉虛師相之子孫，方可權宜行事。）當夜涵虛凝神打坐，到了子時，泥丸宮剽然一聲，陽神已出了舍。龐天君便來引着，進了南天門，直到天師府。天君又先爲啓知，然後許令進見。叩禮已畢，天師示曰：『人能慎言，庶無後悔。汝這出山一番，雖云有數，到底是語言上惹出來的。將來尙有大難。我付汝兩句，汝宜謹遵，速歸本山。』隨念云：

遇馬則放，

遇鳩則避。

天師以手揮曰：『去罷！』涵虛甚是惶恐，俯伏對曰：『孫兒雖不肖，不是有越清規；被燕王差人強逼出來的。如今既到南都，若沒有回復他的話，如何肯放歸山？還求我祖

聖慈，垂憫指示。』天師道：『雖然，我說與汝，汝却不可直說與他！那燕王是斗牛宮的天狼星；帝師是月殿的太陰君。兩邊在上界，生了釁端，又正遇着這次劫數，該是太陰君掌握；所以降譎世間，即借此刀兵，以報仇隙。日後少不得有個結局。汝是何人，敢與此事！這是天機，倘有洩漏，於罪匪輕。速去！速去！』涵虛不敢再問，叩首而出。龐天君還在府外等候，又引導出了天門，回到壇中。開眼看時，蠟炬煒煌，已及黎明。把天師分付的話，再三躊躇，定了主意，即乘輿入朝。宮門監者，疾忙傳奏。世子隨升便殿，召請涵虛進宮，屏去了侍衛，先道謝過，然後問及始末。涵虛道：『中原主有刀兵之劫，所以降此一班惡宿。不幾時完局了，便成瓦解，無傷國脉的。皇上千秋甚富，後來聖子神孫，綿綿百世，不消慮得。但有句最要緊的話，切不可御駕親征，與彼見面。貧道如今無事，也就告歸荒山了！』世子聽了涵虛的話，甚是囹圄，不好明明駁他；乃緩言道：『真人見過天師，自是不錯，孤家也信得過。獨是父皇，遠在三千里外，把這個話來表奏，斷乎不信，則罪在於孤家了！還要祈求道力，完融此事爲妙。』涵虛

道：『殿下以貧道爲証語耶？其實天機不可預洩，所以止要其究竟而言，天下是本朝之天下，斷不致有分裂的。天津森嚴，上界豈容再去？貧道實無法了！』世子就順着說道：『天機不敢預聞。但就尊諭，止要明白其究竟。卽如刀兵劫數，恁時可完？這個女將，那樣結局？自此以後，大勢若何？不說到所以然，就是不漏洩天機。』涵虛被世子這番話禁住了，心中一想，連天師也不會說到這個地步，沒奈何應道：『貧道的話，句句真確，日後自有應驗；就是不幾時完局，這句內中，含着天機，斷不能顯然指明的。若說大勢，無傷國脉一語，便是究竟了！』世子見涵虛多少推却，就變句話頭來問說：『道陵天師現在上界，掌握何事？』涵虛答道：『玉虛師相，共有四位：第一是家祖先師，次是煞真人，又次是許真人，第四是萬仙翁，——常在上帝左右，如人間帝主之有師保阿衡也。』世子道：『如此，則是所降惡宿，必知其壽數之長短，與劫數之年月；再求真人去請問請問，然後可以復奏。』涵虛曰：『這個不難，大約女將之壽數，就應着生靈之劫數，我到嶽庭去一查便知；若我祖天師，豈敢再瀆。』世子道：『只消知道得

確，何分彼此。『涵虛道：『焉有不確？』遂即辭出。』看書者！要知道嶽庭去查，這話是錯的。大凡從天上降生下來，是南斗注生，北斗注死。若從中界神道中輪迴的生死，在嶽庭冊籍；至閻羅天子生死簿上所注，都是些鬼去投胎的；——有此三者分別。日後嫦娥肉身成聖之日，也就算個死期，在嶽庭怎得知道？涵虛未知就理，回至壇中，跌坐櫻菌，黃昏時分，神遊到嶽庭去了。兩員法官，都在左右侍護。忽一聲響，空中掉下一個大猴兒來，二法官此一驚非小；涵虛亦頓然醒覺。看那猴兒，却是劈開腦蓋的，甚爲奇詭，遂立刻畫符，追取猴兒陰魂勘問。

## 第五十七回

九魔女羣攝地仙魂

二孤神雙破天師法

請問看書者，那半空掉下來猴兒，從那裏來的？乃月君駕下機密使馬靈是也。馬靈奉帝師之命，原向燕京探聽消息，聞得請了個大真人。在南都作法，就縱着一朵妖雲，直到鐘山之頂。見南郊結個大壇，有兩員神將守着，他便立在霄雲，向下一照，見個道

士打坐著，猜是出神的光景。從來猴兒心性，頑劣不過，就要把這道士抓去，使他神回來時，尋不着身體，卽以此復帝師之命，圖各位仙師一笑；他明明看着神將，只當要子，却像老鷹撲小雞，從半空中直墜下去。早被溫天君大喝一聲，照着頂門一刀，劈爲兩半，就有護壇的神兵，鎖住了魂靈兒。正好功曹奉符追去，送到涵虛羽士座前勸問，方知叫做馬靈，是從青州來的。遂着功曹，押他陰魂，送入冥司定罪。心中一想，正是查不出女將壽數；如今斬了他個妖精，就可告辭回山了。忽又想起祖天師授記的話，是遇馬則放；沈吟一回，是神將殺的，與我無干；事已如此，只索聽其自然。卽傳知管壇的內監，說斬了一名青州妖怪，啓請世子駕臨。片時間，東宮儀仗與文武大小臣工，都到南郊，涵虛出壇迎接說：『神將已發放回天，不妨都進壇中。』世子緩步而入，隨後是姚廣孝陳瑄等，令侍衛提起猴兒，細看一回。世子見其形狀，迥異尋常，回顧姚少師道：『此真妖物。』又拱手向涵虛致謝，並問斬他的始末。羽士已成見在胸，遂應道：『貧道向嶽庭查這班妖人的生死，冊籍內中，唯一馬靈，乃是猴兒，已經得道，成了妖仙

，神通最大；冊上但注生年，更無死月。那邊全仗他的法術，倡亂起來的。貧道遂遣四員神將去拿他，方能勾擒來斬了。其餘總是有限的運數，容易完結的。」姚廣孝道：「請問真人，神通大的，尙然斬了。其他小醜，何不一并殲之；乃欲留爲亂階，何以故？」涵虛道：「少師止論其理，獨不知數乎？譬如當今之天下，數也！彼之倡亂者，亦數也！運至而興，數盡而滅，雖上帝亦不能置喜怒於其間。此妖猴乃是畜道，人皆可以誅之；若是人道，或應死於某處，或應死於某事，或應死某人之手者，貧道焉得而誅之？」陳瑄問道：「不斬妖猴之首級，而劈開腦蓋，何也？」涵虛應道：「大凡成氣候者，雖斬其首，猶恐出神遁去，惟劈其頂門，則泥丸宮已裂，神不能走也。」世子點首道：「真人之言誠然。但所查女將壽數若何？真人幸爲明教。」涵虛應道：「貧道告辭還山，自當密奏。」俄聞壇外人聲喧嚷，都是要來看妖猴的。姚廣孝卽傳令挑在大木杆上，豎立於曠野之所，令人四布流君，說中原妖寇，皆係畜類。（江南之人，倒有一半信的。後來建文皇帝，也因這句話動了疑心，所以決不肯來復位。此亦數之使然。）當下世子又

向涵虛道：『本宮尙要留真人問道，請在宮內略住幾日。』涵虛再辭不允。世子命駕進城，諸文武皆扈從去了。

是夜羽士閉目運功，只見功曹來復命，說：『中途遇着了鳩盤茶，却是認得妖猴的，就把小神攔住問：「是誰大胆，害了他的性命？」小神說是真人斬的。鳩盤茶倒奪去猴魂，并玉璽文書，扯得粉碎，把小神一脚，幾乎踢死；還說要與真人動兵戈哩！』涵虛聽了，正合著祖天師遇鳩則避的話，心中未免着忙。那時涵虛躊躇，到不如乘着世子，勉強在宮，避他幾日，賺他去路上趕個空，然後好慢慢回去。天明後，世子已遣官來邀請，遂欣然乘輿入朝，到經筵左側內書房安息。世子就見涵虛，先慰勞了幾句，便問：『女將運數，還有幾時？』涵虛應聲道：『殿下登基之日，是他數盡之期；若要說到某年某月，只好貧道自知，不敢泄漏。』——這是涵虛因得了天師二人結仇的話，推度起來，少不得大家同歸於盡的。世子又因向來術士推算，都有這句話，不覺笑逐顏開，甚爲敬服；心上要想長留在宮中：一者要窺探天機；二則恐妖寇勢大，要用他的道術；



三則未奉燕王之命，不敢放他擅回，遂道：『明辰，本宮當執弟子之禮來問道。』隨命愬至便殿，與姚少師相商，將此始末情由，繕成密疏，交付金幼孜，先去復奏。

唐月君在宮中，與諸位先師及衆女弟子，講論玄門奧旨，忽有一團黑氣，滾至面前，乃是鳩盤茶，帶着馬靈之陰魂來見。月君問：『是誰害汝性命？』馬靈把前後情由，哭訴一番。鳩盤茶道：『小魔奉聖主有事差往冥司，從半路遇着，奪了回來。今欲令其皈在我道，免他消受閻羅之苦。竊賊道士，却容他不得，還要奏請聖主拿來，細細敲問哩！』月君謝了幾句說，『前差馬靈原向燕京，並未會遣他到南都。何得先有害人之心，以致自喪其軀？若到冥司，歷劫難超。今得大力援手，實出之幸。』說畢，即將自己臂上珊瑚數珠，親自挂在盤茶項內；又取出華府所獻的紫電裙來相送，說：『些微不足爲敬，并煩轉候聖主。』鳩盤茶謝了月君起行時，馬靈大慟。曼師笑道：『快走！快走！汝皈了魔教，將來轉生，自然姓馬；作官也做個大司馬，還要封侯哩！』月君等皆大笑。

盤茶遂掣了猴兒，回到剎魔宮，備言其事。魔王大怒道：『我妹子駕下，都是這些

空虛的仙子，怕的什麼天師，那裏敢去報仇？我若不與他出力，怎見得我姊妹的手段？」遂諭鳩盤茶道：「你選着九個善吸仙人魂魄的魔女，火速取了賊道的魂靈，先到帝師處，請他發落，然後鎖來見我，弔他在空中一萬年，看還有甚道術沒有！」盤茶即刻遵令，統着衆魔女，直到南都宮內，從地下一湧而出。涵虛凝神一看，爲頭的那個，好奇怪也！但見他。

雲繚繞，髮疊螺紋；風飄蕭，鬢垂犂尾。面如傅粉，斜橫着七八九道煞紋；唇若塗朱，緊藏着三十六點利刃。眸光溜處，疑翻黑水之波；眉翠分來，似刷陰山之黛。一片非霞非彩，總是衣裳古怪；幾番旋霧旋風，良由裙襖希奇。若問姓名，就是慣吃生人的鳩盤茶；倘生塵世，便是能殺丈夫的吼獅子。

共隨着九個魔女，大喝：「賊道，認得我麼？」羽士猜是魔王，便道：「我與汝天各一方，如風馬牛之不及，你爲何到此？」鳩盤茶大怒道：「他還妝着斯文腔兒，」

快與我動手！」衆魔女一齊向前，將涵虛扳倒向東，又放起向西；扳倒在北，又放起向南，——竟把來當個扳不倒兒頑耍。涵虛只是定着神，由他擺弄。忽又擊將起來，如風輪一般，旋轉了百來回。涵虛只是凝然不動。衆魔女見他有些道行，就顛倒豎將起來，頭倒地，腳向天上，翻來覆去了多少遍；又一齊舞向空中，上上下下，你拋我擲，個不住；又將扯了雙手兩足，四面轉輪起來，其快如風電相逐。——涵虛此時，覺着不能禁當了。九個魔女，哈哈大笑，就在泥丸宮，與湧泉穴，并七竅處所，用力一吸。涵虛道魂，早已離了軀殼。鳩盤茶就將金鎖鎖了，一陣旋風，直吹到帝師座下。月君亟令女真去錦墩來賜坐。鳩盤茶道：「帝師與聖主是姊妹，豈有向着主子坐的？」再三謙遜，在下面側身坐了，說：「靈主令小魔，追取賊道靈魂，送來發落。」月君一看，見是個有道行的，便問：「汝係何人，敢害我使者？」涵虛應聲答道：「家祖天師授記云：『汝係何人，敢與其事？』」貧道豈有違背祖訓的理？」就把燕王差人逼迫下山，與神遊上界，并溫元帥斬了馬靈自己不知情由，一一實說。月君叱道：「難道發向陰司，也還不知

情由，也還不是你的主意？」涵虛頓首道：「只因神將說他夙有罪孽，以致發勸。負罪莫道，只求帝師處分。」月君道：「自有剝魔聖主來處分你。」涵虛着了忙，迎連叩首道：「我祖授記之功，皆因在事後，或是數應如此；但未會開罪於魔王。還求帝師做主；情甘受罰。」月君見說得有理，意欲寬他。鮑姑遂勸道：「天師與帝師，向係仙儕。今其子孫所犯，又是過失殺傷，律無抵命，似可原情。」曼師道：「有麻姑神鞭在此；鞭他一百，何如？」月君道：「神鞭鞭人，未必即死；若鞭小人之魂，頃刻而散，可惜了他一生道行！」遂諭涵虛道：「我今放你回去，意下如何？」涵虛道：「歷劫難酬聖德也！」月君道：「不是這句話。目今不論陰間陽間，人魔鬼魔，何處蔑有？你切不可嘗符作法，贖罪於剝魔聖主，——再有一番着魔，便無人來與你解脫了！」涵虛聽了，感切肺腑，唯有垂淚叩謝。鳩盤茶立起說道：「小魔還要帶這賊道去，使他得知剝魔聖主利害。」月君道：「聖主爲我爭體面，我如今倒要向聖主討情分，——是我之小仁。過日再煩曼師來拜復聖主罷！」鳩盤茶答道：「便宜了這賊道！」只一脚，踢倒在地下。

打滾兒。曼師笑道：「麗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於是盤茶引着衆魔女，自去復命。

涵虛神魂，已自清爽；又謝了月君，御風而回。返至宮中，見自己屍骸，已出了內殿，在元武門外，搭個席棚放着。兩個法官，哀哀痛哭道：「不期到此，喪了性命！死得甚不值錢！」棚內簇新貼着白玉版箋一對聯句云：

縮地黃泉出，昇天白日飛。

涵虛不勝傷感；即斂神光，直下泥丸，腹內隆隆然，一聲響動，已展雙眸，便呼弟子道：「難爲你們了！」一徑坐將起來。兩法官這一驚不小，大家往外奔跑，一個踏着了塊尖角磚，撲的跌翻在地下，大叫道：「師父莫與我索命，——其實都睡着了，不會看見師父怎樣死的。」——再也掙不起來。涵虛又惱又好笑，倒自己來扶他道：「徒弟！我已成道，怎麼得死？」那徒弟抬頭一看，戰兢兢的道：「與我們徒弟不相干，是姚少師要立把屍靈抬到這裏，求師父饒放了我罷！」涵虛又道：「你錯了！我實未死，並不是鬼魂，汝可起來。」又把手去扯他的手。那法官覺着涵虛的手，是溫溫的，方爬將起來。

會兩隻腿還有些發抖的。那前走的徒弟，遠遠望着，還只道師父是鬼；如今却見師弟兩個，向着他招呼，方敢走近前來。就有多少看的人，都說張道士還魂了，一時擠滿道路。管宮門的太監，飛報與世子。世子又差人看確，忙令內監傳請。涵虛道：「貧道就此起身，不能再應殿下之命。宮內留着的玉璽寶劍，係是祖天師傳下，伏乞轉奏發還，在處候領。」內監只得依這話去復奏。世子如飛命駕，率領諸大臣，直到元武門北極偏殿，再三敦請。涵虛因玉璽寶劍，未曾發還，不得已，隨了內監進見。世子降階延接，行禮坐定，問說：「真人這次神游，在孤家塵凡之見，不能深知玄奧。因何高弟子都說歸天，竟至匆忙起來？時值大臣會講，所以暫行遷出。孤家殊抱不安，然益欽道行非常也。」涵虛朗聲應道：「實係既至於此，並非出神。前遊上界，蒙祖天師示諭有難；不意竟至於此！」說畢，即便告退。姚廣孝甚爲不釋，便道：「真人若竟死了，請問歸向何方？而今殷勤款留，乃殿下之美意，幸毋固執！」涵虛道：「無論生死，總非修道之人所當留之處。」世子道：「真人有此一難，孤家亦不好強留；但不知可得微聞受難之緣

由？」涵虛道：「總爲斬了妖猴起的。却不便細陳，致洩天機。」任憑他君臣盤問，總無別語，唯有苦苦告辭。世子卽命將玉璽寶劍，當面交割；并送白金五百，爲歸山之資。涵虛釐毫不受，向上打個稽首，疾趨而出。

當晚卽出了城，覓個小舟，飄然竟行。……漸近九江地面，頓然發起大風，將船兒在浪心內滴溜滴溜旋轉起來。涵虛方欲召風伯責問，不期船已升至半空，却有數十侍女，簇擁着兩位佳人，各仗着寶劍，端立在雲霧之內。涵虛定神看時，真個窈窕流也！怎見得？是：

一個玉質微豐；一個香肌略瘦。瘦不露骨，亭亭乎風神超世；豐不顯肉，軒軒然姿態軼塵。霧鬢雲鬢，絕勝漢宮妝束；削襟窄袖，錯疑胡俗衣裳。或舉金支，或拾翠羽，每從湘后翱翔；或弄明珠，或翻錦珮，亦向漢皋游行。若曰神仙，曷不飛歸紫府？但居塵界，何妨嫁個郎君？爾乃千秋獨立，祇對着波清皎月；胡爲半路相逢，忽顯出靈威殺

那上首的美人，將劍尖指着張羽士道：「你自不守分，造下罪孽；今日教你消受哩！」  
涵虛猜是二孤山神，遂深深打個稽首道：「貧道屬在鄰末，久仰光儀。向者未敢造次，不知因何開罪，致觸尊威？伏惟諒明，甘受神責。」大孤神道：「你還有妖術，無故斬了帝師，駕下馬靈；還要妝裝做啞的倒瞞着人！我奉剝魔聖主之命，等候多時。若要回山，須從水底下尋路去罷！」涵虛雖有道術，已作傷弓之鳥，未免心怯，只得連連打恭道：「請尊神暫息雷霆之怒，容小道稟明。那馬靈爲神將所斬，貧道實出不知。今已蒙帝師原宥，釋放回山，與彼魔王何涉？况尊神與帝師，及家祖飛師，都是正道。豈有二位尊神，反爲着邪魔，自傷同類之理？尙求垂察。」大姑叱道：「現今是魔王世界，帝師娘娘，尙且與聖主結了姊妹。天下神靈，誰敢不遵？你那樣挂名的真人，就像個廝生出身的官兒，靠着祖父餘蔭，一味胡爲，曉得什麼道理！」小孤神又叱問道：「你說帝師已經恕宥，有何憑據？」涵虛又躬身道：「若非帝師矜全，小道已爲魔王所害。這就是憑



論。乞二尊神推廣帝師弘仁，沒齒不忘。」小孤神向着大孤神道：「看來帝師放他是真，姑饒他罷！」大孤神道：「這廝花言蜜舌，都是抵飾之詞。若放了他，何以回覆剝魔主？」涵虛又打恭道：「大姑嚴厲，小姑婉側，威惠兼行，均合正道。」衆侍女們皆唾而笑曰：「是個假斯文的馱子！」大姑道：「也罷！只把他的徒弟，留個在這裏抵罪。」小姑笑道：「姊姊處分得極當。目今貪官犯了賊罪，都卸在衙役身上，自己却安然無事，正與律例相符。」涵虛再要求請時，大姑舉劍一揮，風過處，把船兒刮得飄飄如落葉，從天上輕輕墜下，却在鄱陽湖波浪之中。兩名法官，已不見了一個。涵虛無奈，長呼數聲，仍回到龍虎山壁魯洞中修道去了。

## 第五十八回

待字女感夢識郎君

假鋪卒空文謁開府

燕王的軍師姚道衍，將馬靈的死屍，號令在南都，說青州一班的妖賊，總是此類。

得撥到濟南行闕下，時建文十五年，夏四月也，耆舊諸臣，莫不痛心切齒，與兩軍師會集大廷計議，意欲奏請帝師南伐。忽報開府沂州景僉都，有密疏上聞。輔臣趙天泰拆視，是陳進取淮安之策，大略言城中有內應六人：一副都御史練子寧之子，名霜飛；次歷城縣盛庸之子，盛異；都揮使崇剛之子，崇南極；中書舍人何申之子何猴兒；都司斷事勞法之子方小蠻；又袁州太守楊任之內弟莊擒虎，皆殉難忠臣之後，共懷矢死報國之心，正在有間可乘之會。隨與兩軍師及諸臣看畢，共赴帝師闕下。月君已見景星副奏，正欲召集百官，即便臨朝。呂律奏道：「前者嚴震報聘，佯許歸藩，是欲緩我王師，冀伺間隙，彼反得行其狡計。兩日傳聞南都號令馬靈屍首，其言甚爲可惡。若行在聞知，可必生猶豫。卽無景星奏請，猶當恭行天討。以臣愚見，莫若一面先取淮安，直抵維揚，一面竟取河南諸郡，以絕彼互援之勢，則中原定而帝可復矣！」月君諭道：「卿言良是，聞外崇征，惟卿主之。近日史黃門欲南回，孤家當諭令奏明聖主，母惑於流言可也。」史彬隨出班奏說：「這個在臣，不須睿慮。」軍師又奏：「景星雖有獨當一面之才

，然淮安向有宿將，屯兵二十萬，非同小可。必得高咸甯前往，方可勝任。至於嵩洛中，以及荆襄湖北地方，臣雖不才，敢爲己責。』高咸甯卽奏道：『淮北河南，相爲依輔。今兩路齊攻，唇亡齒寒，必克之道。臣願協助景星，以奏膚功。』輔臣趙天泰奏道：『以臣愚見，克取淮揚之後，乘勢便下金陵，先復帝都，則鸞輿之返，尤爲易事。』咸寧應道：『長江天塹。彼天艦之集，而我無舟可濟，則如之何？』軍師道：『某取荆襄，原爲伐楚山之木，以造戰艦，順流而下，以定南都耳！』月君諭道：『欲定江南，必先取湖北，此自然之勢，兩卿其分任之。但兵在秘密，尤在神速；不速則生變，不密則害成，務宜留意！』二軍師頓首受命。月君又諭：『馬靈已死，無人探聽軍情，其敕授綽燕兒爲兩路軍機策應使；有功再行陞賞。』然後退朝。

當日燕王兵下揚州，有巡方御史王彬，都揮使崇剛，同心倡義募兵固守，被守將王益王宗等謀殺，獻首燕王。後來崇剛長子崇北極，因這指揮是世襲前程，捨不得這修金帶，到兵部報名投降。燕王准他襲了父職，仍守揚州。其弟崇南極，深恨長兄貪官背主

，有玷父親忠節，遂逃至淮陰。偶遇着盛吳，氣誼相投，同在鈔關左右，開個賭場，要結識幾個義士，爲他父親報這一段仇恨。那時練霜飛，改名東方綠，也在東方玩耍。過幾日，曉得他二人心事，就大家盟誓起來，學了桃園結義的故事，稱爲生死弟兄。一日，練霜飛請二人道：『在此久住，無濟於事。我且到淮安城裏，見有機會，再來相商。』一徑走入北關，下在個劉姓飯店。當夜黃昏時分，點上燈兒，見有個美貌女子，走向房門口一影。霜飛却也不在心上。二更以後，翻來覆去，正苦睡覺不着，忽聞輕輕扣門，時燈尙未滅，起來啓視，依稀是那女子閃入，道個萬福，說：『妾雖無識英雄之俊眼，然看郎君，不是個下人品，何故顛沛至此？妾實懷疑，要問明這個緣由，所以夤夜而來。』霜飛心上，倒吃一驚。看這女子，年約二十上下，秋水微波，春山薄翠，布衣素襪，風韻出格，料想不是歹意，乃深深作揖道：『請坐了，待我實訴。先父是練都御史名女，字子寧。小可自幼貪頑，縱情花柳，所以不見愛於父母，在家日少。及先父殉難，至於夷滅九族，小可反因此脫得於難。今者變易姓名，又有個算計，這却不好就說

。我看小娘子，也有舊家風範，不像開飯鋪的兒女，亦求細道其詳。」女子含淚答道：「先父官居都指揮，姓劉名貞，與卜萬同守松亭關。都將陳亨，暗自附燕，要害先父與卜萬二人。被燕王用反間計，先殺了卜萬。家父孤掌難鳴，只得潛逃回南；行到這邊，害背瘡而死。數日之內，母親亦亡，不能回家。今開店者，是妾之伯父，年逾七旬——風中之燭。妾與君同一大難，能不悲傷！」言訖淚下，霜飛亦潸然；隨又作一揖道：「既是同病，好結同心。」女子道：「妾遇匪人，斷然不字。今得永託於君子，生死以之。」霜飛便來摟抱。女子推辭道：「但可訂定，不宜苟合。」霜飛道：「我與汝皆失路之人，比不得平常日子，可以稟命父母，倩彼媒妁；今宵若不做一番實事，終屬虛懸。倘變生不測，豈不辜負了今宵相會之意？」那女子低鬟無語。

女子訴哀道：「妾身已屬於君，雖海枯石爛，此情不滅，願君毋忘今夕。」公子應道：「小生斷不學晉公子，負齊姜之大恩也。」遂將自己真名并年庚月日說了。女子道：「如此妾與君同年同月，先父取名松碧，家下人呼妾松娘。如今既爲夫婦，還有句話

妾昨夜得一夢，有個黑虎飛到妾臥榻之前，口內啣着素絲，向妾身上一撲，那絲兒就牽住妾的頸兒，大驚喊醒。昨日君來，妾問伯父，說叫東方絲。妾想牽絲是夫婦之象，飛虎是英雄之兆，君之姓名，又與夢協，竟冒恥做了卓文君的事，——幸勿使妾他日有白頭之難！」練公子道：「小生有大仇未報，將來赴湯蹈火，死生難必。這要求賢卿體諒：此身非我之身也。」松娘道：「君之仇，即妾之仇。如其能報，固爲萬幸；如有意外事，亦相從於地下，安忍君之獨死哉？」說罷，哽咽起身告去。練公子道：「今宵一別，尙未知何日相逢？」抱住了松娘，不肯放手。松娘也不忍堅辭。時已夜漏將盡，曉鐘欲動，不意間返冥冥的沈睡去了。

那劉老兒黎明起身，走到外邊，見客房虛掩着，推開看時，一男一女雙雙的面對面撲抱着，酣臥未醒，——不是別個，却就是自己的姪女。心下想：「我爲姪女幾次聯姻，他執意不肯，因何這客人纔到，便與他偷上了？這是我的姪女偷他，不是他偷我的姪女。若一聲揚，就終身不能嫁人，也壞了死者的臉面。罷罷！且待醒來，再作道理。」

恐一不慎，被走使的人闖進門去，乃扣了屈戍，掇條櫈兒，坐在門旁。直到辰刻，兩人甫醒，開眼一看，紅日滿窗。練公子驚道：『這事怎了？』松娘呆了半晌，說道：『難道伯父就把我處死不成？』郎君只得要屈節求這老人家。得脫身時，速尋到紀游擊衙門管文書一個姓何的；再尋到李指揮衙門管號房一個姓方的——這兩人都有些來歷，與我伯父來往得好。不拘那一個，可煩他做媒，斷無不成的。』疾忙起身，輕輕開門，却是外邊反扣的，又吃了一驚。聽得有人將屈戍扯下，門已微開，松娘向外邊一望，不見有人，徑自溜進去了。練霜飛正欲走時，店主已進到屋裏，遂連連作揖，口中含糊的說：『多多得罪！』劉老兒道：『客人爲何事，到這裏來？』練公子不能答，見門外無人，說：『去解個手來。』出得房門，飛的向着街上奔去了。便先尋到李指揮衙門，方姓管號房內，却有兩個在那裏，公子便問：『那位姓方？』一個答道：『在下便是。仁兄高姓大名，有何下顧？』公子道：『請借一步說話。』二人又道：『此刻要支應公事，不便出門，有話就說。』公子又問：『那一位尊姓？』說是姓何。公子道：『可是在紀

游府劬勞的何兄麼？」二人又道：「尊兄何以先知？」公子一想，若不實說名姓，恐自枉然，就將桌上筆兒蘸飽，在殘紙上寫：「弟係殉難副都御史練子寧之子，名練霜飛。」送與二人看過，即便扯毀了。兩人錯愕一會，問：「到此是爲什麼？」霜飛道：「也請教了兄等真姓名，方好明言。」兩人見他不諱，也就將自己父親，并真名寫將出來：「曰何典，一曰方震，都是殉難之後人。練公子隨倒身下拜，各認了異姓弟兄，然後把求姻之事，說了一遍。何典道：「長兄不圖大事，乃貪一女子，殊非我輩心腸！這個弟兄，叙他做什麼？人都呼我爲猴兒，其實是性躁的，莫怪！莫怪！」練公子道：「弟歷盡萬苦千辛，總爲這報仇事，也與臥薪嘗膽的差不多。目今所求姻事，原是大事之中一件要緊的事。若說貪着一女子，看得小弟太不忠不孝了！」方震道：「長兄必自有說，請道其詳。」練公子道：「弟如今無衣無食，又沒個安身處所，怎樣做得事來？若有了這門親，便可借此託足，得與兄長等隨時商議，多少是好！」就把松娘亦屬同仇，并與崇南極盛異結義的話，一總說了。何典道：「何不早講？沒來由得罪於兄長。怪道劉老兒的



女兒，做媒的說來說去，再不肯嫁。有這些情由在裏面。」方震道：「如此，我二人即同去說。若他有些作難，我就把我的蠻性使出來，怕他不肯麼？」何典向練公子道：「兄長速備聘禮，就可包成。不幾日，弟輩來見新娘子吃喜酒哩！」練公子道：「弟今就到崇盛兩兄處，借些禮物，并約他同來何如？」方震道：「正是這樣。」各道謹慎而別。

次日，方何二人，商量出一個求親的法來，把一幅紅紙，寫了幾句話，摺成方勝同心，籠在袖裏，便到劉家飯鋪。老兒接着，滿臉堆笑說道：「貴人多時不降臨了！」何典道：「誰是貴人？你纔是貴人哩！」劉老兒道：「好何相公，打趣我老頭子！」方震道：「他近日學了未卜先知之數，說來都有應驗。你老人家不信，請看這紙上寫的，方知是真貴人哩！」就把那摺方勝遞與他，出門便走。老兒亟送不迭；回到內裏，自言自語道：「因何這二人的話，沒頭沒腦，好不奇怪！」那時松娘早在影門背後竊聽，心中已自明白，便接口道：「只怕有些緣故。」老兒道：「我眼花了，你開來念與我聽。」松

娘道：『只怕草字我認不得。』老兒隨手拆看，見寫着兩行極大的字云：

練都御史公子，名霜飛，前改爲東方絲，在尊店住身一宿，竊慕令愛賢淑，特託我等執柯，耑候鈞命。

劉老兒呆了半晌，忽悟道：『東方絲是「練」字。我姪女聰明，解到這個地步，所以去就了他。』隨遞與姪女，即便出門，剛剛又遇着二人，——何典方震，一齊拱手問道：『可是貴人的話應了？』老兒應聲道：『不敢！不敢！只怕不敢仰扳哩！』兩人知己允從，又拱手道：『且別過，明晨特誠來領教。』

至第三日，練公子回來見了何方，二人彼此說明就裏，便差個女媒去求親，說是何方二公人有位親戚，復姓東方名絲，係漢朝東方朔仙人的子孫，必定有緣千里來相會的。女媒如命傳述。老兒應道：『我也認得這個人；但是要姑娘自己做主的，待我去問來。』女媒心內付道：『這一問是不成的。』等有一會，老兒出來說：『有句話相商：肯贅在我家不肯？還要煩你們去問問。』女媒笑應道：『恭喜！恭喜！這倒不消問得，正

是要來宅上成親，禮物總是折乾的。適纔不好說得。如今兩意相同，完了你老人家一樁心事，要重重送給花紅的呢！」女媒去後，何方二人又來同劉老兒選定了吉日，送了喜果茶禮。練公子竟到劉家飯鋪成親，備些喜筵，請請鄰里。

纔得彌月，崇南極盛異已到淮安，都來拜望賀喜，就在鄰近，賃所房屋住下。練公子就邀何方二人，大家相會，各自心照，不言而喻。一日，練公子請了四人，同到野外踏青，揀個幽僻處坐定說：「景清都御史，與先父同寅，又同殉難。今聞景公之子，現鎮沂州。若得偷過交界地方，見他一面，定有妙策。諸兄長以爲去得否？」何典哈哈大笑道：「要去極易，只怕兄長不肯去。」崇南極道：「肯！肯！我也同去。」練公子接口道：「就死也要去，怎說到我不肯？」方震接着說：「何兄有急性子，今日偏要慢廝條兒。快說；是怎的法子？」何典道：「如今營兵走遞文書，都是僱情人的。只要練兄暫充此任，那印信官封，都在我。」方震拍手道：「妙極了！今日纔用着你刻圖書的手段哩！練兄明早就來，我們好與營兵說明，走他幾天，方免人猜。」練公子道：「弟這幾

年逃難，倒熬鍊着會走快路。』商議已定。回到家時，練公子與松娘說知，竟去走遞公文。

練公子披星戴月，冒雪衝霜，走遞了兩三個月公文，汛兵都已熟習了。何典照着都會的印信，刻了一方，問練公子道：『寫個怎樣文書？』應道：『我已算定，只用素紙一張，到時自有話說。』諸弟兄齊聲稱善。於是封貯好了，練公子放在懷內，作別就行。到了交界處所，將都督印信，與守汛的官，驗明掛號；出了界口，直到沂州。關門兵卒，見是敵國來的，雖有公文，就攔住了，飛報到關府衙門。隨有四個軍校來帶着，把他的文書，送入府內。景僉都折開一看，却是幅素紙，大爲詫奇，心中暗想：『不是兩軍相交，焉得差人通書？必然難形紙筆，所以借此來面說的。』隨喚軍校，將來人喚在內堂耳房，發封鎖了。到一更時分，景僉都帶了心腹使者，潛步出來開了封鎖，引至內宅。練公子端立不動。僉都詳視一迴，雖然走卒打扮，稜然骨格非常，隨問：『你是誰差來的？』練公子見僉都這般作爲，大有知識，就將父親的名諱，與自己的真名說出。

僉都連忙立起敘禮，分賓主坐下，說：『練年伯殉難之慘，與先父相似。世兄之得脫鼎鑊，又與小弟略同。今日駕臨，豈非大幸！願明以教我。』練公子方把遇着崇南極諸人，與娶了劉貞之女，及假充鋪卒，到此通信，將來做內應的話，明明白白，說個詳細。景僉都大喜，抵掌而言道：『我要南征久矣！因連年濟北用兵，未遑奏請。今得世兄同心相助，便可立決，無煩再計。但不知他們兵將情形，求世兄指示。』練公子道：『兵雖衆而未習戰陣，將雖多而殊少謀略，糧餉雖廣，而士卒恆不能飽。上下離心，戰不奮前，守無固志，良易破也。弟向者即欲奔投濟南，因先父爲賊劉傑所獲，獻於燕王，墜爲淮安城守副將。區區之心，必欲誅彼全家，以報大仇。所以羈栖於淮上，圖個空隙。今得世兄拔刀相助，祖父靈魂，亦感淑於地下矣！』僉都道：『國仇家難，彼此同之，是何言也？』遂命煖起酒來，僉都親自相勸。練公子道：『清晨當在大堂，領取回文；若面帶酒氣，恐爲左右伺察。』僉都瞿然道：『世兄謀深計遠，小可大事必成。但公堂之上，不免開罪於兄長，這却怎麼？』練公子道：『正欲如此。還有一事請教：那劉傑

中軍，有個都司，姓莊名毅，與何方二兄相契，說是兗州太守楊任之內弟，向係行伍出身，頂名擒虎，得此武職。所以袁太守九族被難之時，彼得脫於局外。向亦欲報大仇。因他現居官職，未曾去會，約定臨期面訂，未知可否？」僉都道：「袁州公乃先父之門生，其妻族原是世家，亦被禍難。彼若心在於賊，何難立擒？何方爾兄而反與之相結乎？以愚見揣之，決無可疑。」練公子即起身告辭。僉都又問明了諸人住址，方攜手送出，仍舊封鎖好了。

頃刻天明，即便傳鼓升堂，公座料理諸事已畢，隨命帶敵國投文人到丹墀下，喝問：「汝係何人？敢爲賊人到此，投遞印文！」練公子連連叩首道：「小的名東方絲，向係僱在軍營走遞公文，覓些工食養家的。每日得了他幾分銀子，不敢不走。實不知內中事情。求大老爺憐憫小的罷！」僉都道：「我看你這個賤相，未必是賊的黨羽，殺爾算不得什麼，饒你去罷！」練公子又行叩首哀告道：「雖蒙大老爺饒命，若不賜發回文，那邊就說是小的不曾到來，究竟活不成；與我回去慘死於毒刑，倒不如一刀死在這裏的

好。』僉都假意沈思一會，喝道：『也罷！既饒你命，在轅門外候領回文。』隨放炮封門。——那印封空文，早經照樣豫備，總不過要瞞衆人耳目，所以有這許多做作。直到明日，原在當堂發給，練公子領了一逕回去。

## 第五十九回

預伏英雄堅城內潰

假妝神鬼勦敵宵奔

建文十五年，秋七月，呂軍師受命進討河南，高軍師分取淮北，整頓糧草齊備。呂軍師謂威寧曰：『兵法攻其無備。莫若曉諭諸將，合兵先伐開歸二郡，淮安知之，必然觀望。我這裏一面選上將四員，從青州至莒州，走贛榆，由沐陽，潛入淮郡，與內應之人，合作一處；然後司馬率兵兼程而進，直薄淮城，迅雷不及掩耳。司馬公以爲何如？』威寧道：『先生之算如神，取淮良易；但河南必嚴守禦，取之則難。先生已任其難，令弟任其易，揆之於心，實有未安。』呂軍師道：『同爲國家，說不得爾我，分不得難

易；功歸於天，罪歸於己，方是爲臣子之本分。」隨於當晚，密傳雷一震，小阜旂，平燕兒，卜克等四將授計，扮作客商，晝伏夜行，經由青州間道，直達淮安，協同內應六人，相機而行；務於敵人敗後舉動，切勿輕躁。又令綽燕兒，齋密札知會景兪都訖，方下教場，祭齋點兵。除董彥杲，賓鴻，金山保，小咬住以外，諸將盡令隨征。又調請鐵定九，方以一，爲勞軍使，故爲聲張。每日止行五十里，凡河南鄰近疆界，皆令預備廝殺。

未幾，大軍到了兗州，方以一進言道：『歸德府君軒伯昂，慷慨而知大義，與某素相交契。今當微服潛往，設令歸附。彼若允從，卽與同來迎接王師；若其不從，卽趨回報命，然後加兵。』軍師道：『煩請學士來，就是此意。』以一遂易了道粧，悄然而去。於是兩軍師，分道發兵。咸寧統領的，瞿鵬兒，馬千里，董翥，董翽等大將四員，精銳八千，竟由濟寧，卷甲星馳，與景兪都會兵於淮。其餘將士，盡隨呂軍師進取歸德府，緩程徐行，候方學士捷音。



雷一震等四人，奉了軍師密諭啓行；一進淮安北關，問到劉家飯鋪。老兒看見狀貌猙獰，託言沒有落地，不敢相留。平燕兒是金陵生長的，說得來南方聲音，就開言道：『令坦東方絲，與我等有舊。特地相訪，會面就走，不安歇在貴鋪的。』老兒應道：『小婿向來有恙，不能見客。有話我傳說罷！』雷一震是性躁的，就發話道：『我們千里遠來，一片好意。怎麼連面也不見？客房無內外，待我進去，看看他的病勢。』大踏步望內就走。此時練公子，已竊聽得明明白白，心猜是景開府差來的，如飛的當面迎住，說：『小弟實係有病，未能遠迎，深爲得罪。』向着劉老兒道：『這都是小婿的舊交。』就引在內邊一間廂房坐下。卜克於衣服夾袋內，取出一條紙兒，遞與練公子，上寫着：『我等四人，奉呂軍師命令，來此協叨成功。』公子看了，大喜；搓了紙團兒，一口嚼碎，悄悄問了各人姓名。宰隻肥雞，買尾鮮魚，并羊肉豬肉之類，把家下的村釀打開一罈，擺列在臥房外，卽延入暢飲。二更時分，練公子道：『張兄係是北相，怎麼聲口也有些像平兄？』小阜旂道：『我隨父在金陵住過，勉強認得出來。』練公子道：『極

好！兩兄在此，占個客房，當作有公事住着的，免人猜疑。雷卜兩兄，別有個去處；——若曉得賭錢，更爲妙絕。」二人齊聲道：「這是在行不過的。」待得酒闌月上，練公子引了二人，竟到崇南極盛異寓所，賭場內安置。

次日，又約何典方震各會一面，把來意都說明了。練公子又向何典商議，要與莊毅訂定，各人分任一事，方有崑責。何典道：「那劉傑以莊毅爲心腹，是真的；莊毅以劉傑爲心腹，是假的。要殺劉傑，必須莊毅行，方能直入署內，——兄與他任此一件。其外諸兄，各任所宜；大家如左右手之相助，易用分別彼此。」雷一震道：「軍師將令，十人之中，兩人斬東關，兩人斬北關，兩人奪新舊城夾門，兩人殺入帥府，兩人殺散守陣兵卒，豎立旗號，沒有殺劉傑在內。如今既是公子的仇家，殺了之後，去斬東關，也不爲遲。」衆人齊聲稱善，主意遂定。

何典於次日黃昏，因了練公子到莊毅行內署相會，將濟南差有大將四員，來做內應，并練公子要仗大力殺劉傑話，細細說了。莊都司慨然皆允。練公子倒身下拜。毅行道

：『那背國背君，殘害忠良的賊，卽無公子之言，我亦必乘此殺之，怎麼謝將起來。』  
二人遂起身作別。大家斂跡以待。

不數日，忽報沂州兵馬，突出山口，將守營界官一路防汛兵卒，殺個罄盡；舉烽不及，淮北州縣，望風而降；今已到宿遷縣境，不日便來攻城了。那時淮安大帥姓童名俊，係建文時鎮江守將，降附於燕，擢爲都督，代梅駙馬鎮守淮南。部下有五營軍馬。中營自爲主將，先鋒一員，卽火耳灰者，——逃奔到淮，童俊將他署爲參將之職；其前營將領，覆姓上宮，名猛，是招附江淮劇盜，兩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左營是高士文，出身行伍，手足穩捷，名曰高鶴子，亦係久歷戰陣之員；右營是個武狀元，姓張，名翼，武藝平常，爲人險刻陰鷲，與同列不睦，獨得與主將相合；後營是紀綱，卽遼府衛卒，因告許程通得官的。——四營游擊，各領一萬；中營與先鋒，共有二萬。又有城守副將劉傑，部下亦有一萬人馬。衛都司李訊，——係北平衛知識，素性兇狡，曾將都揮使謝貴，圖燕計策，潛告燕王，因得擢爲指揮之職。——又千戶喜燕新，百戶金材，殘忍

刻薄之徒，亦有屯卒萬餘。——向來合算載在兵冊者，差不多有二十萬，實係冒充軍餉，有名無實。聞說敵兵霎時到來，莫不吃驚，都集王師府會議。張翼倡言道：『發縱指示，則在元帥，無親自征戰之理，我等惟有謹聽將令；獨副將是專城都閫，實屬屯守，似宜次第先見一陣，以察敵形；然後元帥撥發兩營，更番進戰，以逸待勞，何懼賊之不滅！』這幾句話，深中童俊之心，遂命李指揮等，點兵出戰。李訊嚇得目瞪口呆，勉強應道：『未弁願往；但屯衛中，實無勇將。求元帥撥與先鋒一員。勝則元帥之功，敗則我等任罪。』童俊尙在沈吟，張翼道：『這是要主將營中人了！何必次第分戰？難道我等進戰時，也向你要員勇將麼？』原來兩人，平素極相刺忌，所以張翼要借敵人的手來殺他。童俊又不喜的是李訊，遂叱道：『汝知軍令麼？臨陣退縮者斬，乃敢如此推諉麼？』李訊只得起身，去點選兵將。

次日清晨，出城前進四十里，遙見一將，領着七八百馬軍先到。李訊部下，有四百五百餘名屯卒，多了數倍，膽就大了，就在平原擺列以待。

原來景翕都，自從軍師撥與他四將，亦設五營，以張鵬爲前鋒，盧龍爲後衛，彭岑爲左翼，牛駢爲右翼，自統中營；一切旂幟，衣袍，盔甲，兵器，五營皆用赤色。又恐漫無分別，前營茜紅旂，以絳帛鑲之；中營大赤旂，以金黃鑲之；左營絳旂，以石青鑲之；右營用朱旗，以素綾鑲之；後營用紅旗，以玄纁鑲之。翕都之意，只因先人平素好着緋袍，至於上應星象，亦皆赤色，所以五軍用赤，志在滅燕，以顯先烈。至四營將領，皆帶著小旗一面，上用銷金的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之形，各依其方向；軍士亦皆畫其形於戰袍的前後心。中營則依照己之補服，畫彘以別之。又因火力士以步戰敗績，乃純用馬軍，每營各八百名；中營則多一倍。所用兵器，一半長鎗，一半弓箭。用鎗者，不兼弓矢；挾弓矢者，不兼鎗，惟各跨雙鞘腰刀兩把。將佐之善射者，止於弓壺內，帶箭三枝，不用箭蘖。兵士皆皮鎧綱甲，往來馳驟，疾若風雨。自出沂州山口，淮北兵將，莫敢攖鋒，人號爲景家軍。

張鵬正行時，見有敵兵在前，就擺開軍馬，挺鎗飛出，大喝：『逆賊！快來受死。』

『李訊顧左右道：『來兵甚少，且與他交鋒數合，我等就一齊湧上。』金材略有武藝，應聲躍馬出陣，問：『來將何名？』不提防張鵬的鎗，已到懷內。金材連忙閃過，舉鎗還刺時，被張鵬一逼，鎗直撇向右邊數尺，早舒過鐵箝般隻手，抓住勒甲縵，輕輕提下馬，向地一擲。又飛出數十馬軍，亂軍齊上，拗過遍身孔竅。張鵬將令旂往後一招，八百馬軍，鼓勇爭先。李訊打個掙，大喊道：『快向前殺去！』無奈屯兵從未經歷戰陣，被個個手顫股栗，望後倒退。李訊見勢頭不好，撥馬先奔。一時潰亂，屯卒半係步戰，被馬踐踏及殺死者甚衆，餘多羅拜投降。張鵬追了十餘里，恐城中出應，乃收軍立營以待後隊兵馬。

那李訊回顧追兵已遠，方敢勒馬高原，招呼敗殘軍兵。見喜燕新，領着三五十騎也逃來了，李訊亟呼道：『喜千戶，如今怎了？』喜燕道：『醜新婦免不得見公婆；且回去再作道理。』入得城來，早遇着帥府一小校，持了令箭，大呼李指揮等，可速到帥府問話。只得隨了小校，到帥府來。見燈燭輝煌，諸將齊集，李喜二人，躬身聲諾，說：

『竊勇難敵，求元帥海涵。』童俊罵道：『你這狗才，背義貪生，未經臨敵，便自先逃，有何面目見我？』喜燕新道：『元帥在京口時，未臨敵而先降；比起來也差不多。』童俊大怒，喝令：『將喜燕新立斬示衆；李訊下在囚牢，俟我破敵之後，奏聞處死。』隨顧劉傑道：『明日你去出戰，只要輸，不要贏，詐敗他兩陣，我自自有妙用。』又向張翼道：『你可修一封戰書，要說得謙和些爲妙。』張翼應道：『這個總在未將。』劉傑聽說要他詐敗，心中喜極；又恐損兵折將，難逃罪責，乃巧言前稟道：『謹遵帥令，自無瑣瀆。但全師而歸，敵人返猜爲詐，當奈之何？』張翼道：『汝所慮亦是，可點老弱軍兵，及囚牢死犯，任他殺去數百，於我無損也！』童俊大贊：『畢竟是制科出身的，有些見識！』

劉傑連夜點兵，黎明飽餐戰飯，卯刻出城，緩緩前行，早迎着景家軍。兩陣對仗，劉傑令莊毅市出馬。認旂上寫着城守中軍莊，僉都看得分明，料是內應的人，不可勝他，令牙將趙義出馬。戰不三合，莊毅衍敗陣而回，趙義勒馬回陣。僉都問：『何故不追

？」趙義道：「他叫做莊毅行，武藝勝似小將，是個詐敗無疑。」劉傑見義行敗回，無人追趕，乃親自出馬，鞭梢指着罵道：「汝等游魂草寇，敢來侵犯天朝！我今拿你碎屍萬段。」彭岑大怒，飛馬出陣，不四五合，劉傑敗下去了。彭岑大喝：「逆賊！待走那裏去？」看看趕上，毅行又拍馬挺鎗接戰。交手不數合，劉傑陣中鳴金收軍，毅行如飛奔回。彭岑也勒馬回營，向景奩都道：「賊人武藝平常，並非詐敗；適間不是莊毅行，末將追上，梟其首級矣！」張鵬接口道：「性命保不過來，焉得有詐？看某等立刻擒之。」二將一齊飛隊，衝殺過去。劉傑亟令兩個守備迎敵，只一合，早被彭岑斬爲兩段。那一個却待要走，張鵬大喝一聲，槍起處，正中咽喉，死於馬下。景奩都見斬了二將，把令旂一展，全軍殺入，不分好歹，那些老弱與囚犯，都填了刀頭。劉傑、莊毅行，引了後隊精兵，雲卷風飛，向城逃去。景家軍大勝，就離城三十里下定寨柵。

常晚，高軍師軍馬盡到，已知連日大勝，甚爲色喜，向景奩都道：「淮安、新營兩城，東關在於舊城，北關則是新城。今奩都既屯於東，我當列營於北，兩處聯絡以待之。」



『遂引部下人馬，連夜立案安營。』

淮城探路兵士，飛報帥府，童俊同衆將登樓一望，心中大驚，與張翼附耳說道：『我意本欲如此如此；今又添了一路賊人，必須兩處分兵應之，此計還可行得否？』張翼道：『妙在彼以兩處爲聲援，決不隄備。我旣破其東，則乘勝而北擊，一時皆潰矣！但元帥安營，要在似乎適中，却要微近東而略遠北，反使賊人若有犄角之勢，以驕其心；我却只向北路下戰書，以怠其氣，則皆入我彀中無疑也。』童俊大喜，卽於次日，點精兵二萬五千，大將三員，分作中左右從北關而出，遶至沂東一面，伐木安營；却遣使向高軍師營下戰書。

初，燕兵出北關時，咸寧在將臺遙望，只道是來廝殺，諸將佐皆披挂以待。見他折而向東，還道是取的狐虛玉相，要與景家軍交戰。忽報有人來下戰書，高軍師卽令放進，待以酒肉。拆書視之，大意說堂堂正正之師，先禮後兵，營壘定後，可以旗鼓相當，幸勿倉卒侵迫。語句都帶着謙虛之意。高軍師道：『此賊計也！指東而擊西，欲劫金

都寨矣！』隨批既請安營，第三日交戰。打發燕使去後，卽作一密札，令綽燕兒送與景  
愈都，防其劫寨；并備言已定下破敵之策，。：。如此這般行事。隨向後營中取出各種的  
法物來，却是紅硃，黑墨，藍靛，碧綠，胭脂，鉛粉，藤黃等種種顏色；又有皮甲百副  
，皆做成柳葉雁翎，塘泥虬蟻形象，以金銀箔粘得燦爛輝煌，宛是金銀甲冑一般；又有  
雜彩布絹數百疋，都畫的奇形怪狀，烏獸龍蛇之屬，顏色相間，也儼然與活的一樣。然  
後於各營內，選擇身長力大，面目醜怪，健兵八百名，令畫工在每人臉上，畫出神鬼的  
法相來，好怕人也！

或青面獠牙，蓬頭赤髮；或鐵額銅睛，紅鬚綠頰；或紺髮粉臉，血口

朱眉；或鐵面鋼髯，劍眉火眼；或赤腮紅鬚，揭鼻掀唇；或金臉藍眉

，短髯禿頂；或黃眉紫面，粉眶朱目；或黃額赤鼻，倒鬚卷鬚；或額

勒金箍，披的幾縷長絲；或耳墜銀環，挽着三了短角。

塗抹已畢，一分令穿皮甲，用的是十八般兵器；二分令將所畫布絹，扎縛身軀，用的是

烏鎗火銃弓弩幾件。這個是：

元武威風，擺列着三十六員神將；修羅兇猛，簇擁的一百八個魔王。

若非十殿閻王部下，夜叉羅剎橫行；定是五瘟神聖駕前，兇煞傷神出

現。

高軍師隨傳密令董嘉領五百名，用火器的假神兵，向城南；董翹領三百名，假金銀甲冑的神將，向城西，——各悄悄從東城大寬轉，繞至西南兩處，揀近城樹林處埋伏。敵人敗向西東，就令兵士或隱或現，耀武揚威，絕不可露出聲息，——彼必驚惶而逃至南方，遠遠就放火器，攔他進城之路。但要疑神疑鬼，嚇令逃遁，總不許追趕；俟賊去遠，回寨繳令。各人啣枚閉口，故違者腰斬。又密諭大將瞿鵬兒，領鐵騎一千六百，探望賊兵去劫景開府時，即便乘虛反劫敵寨；俟其敗回，逆而擊之，沿途追逐，過了神兵埋伏之處，彼決不敢再返；然後回向城南，看城上有自己旂號，入城繳令。各遵令去訖。

當時景翕都，看了高軍師的密札，大怒道：『彼惡敢小覷我哉！』遂傳下密令，前

左右三營之內，各用前降的屯卒一百名看守，支調精兵，悉在四下埋伏；中營兵馬，盡退入後營，戎裝披挂，多備火把，靜候夜戰。又令綽燕兒，帶領健卒數人，各持火炮，爬到大樹高顛，瞭望賊寇進寨，即行施放，使城中聞之，庶便齊起內應。

交三更以後，童俊與火耳灰者居中，上官猛在左，高士文在右，各領精卒三千，馬摘鈴，人啣枚，直到景家軍營前，奮勇砍入，却是空寨。兩欲退走，忽聞半天炮響，左右伏兵齊起，喊殺連天，耳邊金鼓大震；劈面又有後營軍馬，拔寨湧出，火把通紅，不計其數，大叫活拿童俊，做照天蠟燭，四面合圍上來，——任你有六臂三頭，也難逃天羅地網。童俊駭得魂不附體。幸賴三員猛將，拚命殺開條路，擁翼而出。高士文爲殿，被截在後，身受重傷而死。正向舊路奔回，却有好些敗兵逃來，說營寨已被奪去，守兵都殺散了。上官猛大聲叫喊：『我們徑入西關。』隨當先引路，衆軍跟着亂走。時月魄初升，朦朧龐朧，見樹林內無數奇形惡相的神將，攔住去路，火耳灰着喊道：『這是賊人的妖法，利害得了不得。』遂一徑向南關而走，恰又撞着多少凶神惡煞，夜叉鬼卒，

比前更爲害怕。壁面的火鎗火箭，從空放來，着人卽斃；後面追兵又近，部下各自逃生。只得棄了城池，連夜奔向寶應去了。

瞿鵬兒追了一程，方收兵而回。甫到南關，見城上已豎了濟南旂號，就扣關而進。行不半里，見條小衙內，有一將官，遍身污血，領着數騎突出，形狀惶遽。鵬兒一聲大喝，當前截定。那將支吾道：『不要動手；我是投降過的了！』鵬兒虛幌一戟，那將側身便躲。鵬兒乘勢用戟一逼，墜下馬來，軍士綁縛了。後騎皆下馬受降。又聞傳說軍師已入帥府，瞿鵬兒便去繳令。

時景兪都亦到，向咸寧道：『某遵鈞扎，直到神兵回營之後，殺入西關，今已平定。皆秉軍師之神算也。』咸寧方在謙遜，忽階下有人，大哭起來。

## 第六十回

高郵州夫婦再爭雄

廣陵城兄弟初交戰

高軍師看時，是一位魁梧丈夫，與一個孱弱書生，執手而哭，趨至階下。早有景俞都立起相迎，也不及叩問，先引至軍師面前，說：『此卽練都御史之公子，首爲內應者。』咸寧隨起身施禮遜坐。霜飛揮淚道：『某託餘威，同莊都司殺了劉傑一家，便去斬奪西門。紀游擊那厮，從西追來說：『我也降順了！』莊兄誤信，不隄防被他一鎗刺死，我亟走脫，到都司署中看時，可恨這紀賊，也將一家殺盡。』——指着那個十五歲的書生道：『這是楊太守的公子，名禮立，藏在壁櫃內不會遺羅賊手。』說罷，又哭不已。咸寧道：『大仇已報，大志已成，死者是數，不用悲哀；可速找尋屍首，以禮安葬，奏聞獎諡可也。』瞿鵬兒前稟道：『小將適拿一賊，莫不是這厮？』隨令軍士，押將上來。霜飛一見，大怒，說：『正是此賊！他當日許告程長史，害了他一家；今日又殺了莊都司一門，萬副猶爲不足。』咸寧遂令取盆炭火，將紀綱從後腿上割起，割一片，炙一片，以喂犬豕。頃刻間，割剩一顆腦袋，并血漉漉的心肝，交與練公子，去祭奠。又命鵬兒，搜拿全家，盡行腰斬。時諸將活拿的，如兵備道陳瑛，素爲燕邸腹心，謀害忠

臣魏冕，鄒瑾的；又知府陳琮，是陳瑄之弟；同知芮美，是芮善之兄；知縣方峨，係方賓之姪，——有個雅號，叫做方餓虎；——個個是貪殘害民的賊。一齊縛至丹墀，莫不叩首願降。咸寧大笑道：『汝等父兄，現作逆臣，竟不慮及赤族，何異梟獍豺狼！』立命駢斬於市。觀者皆鬪取其肉以去，人心大悅。惟張翼一賊，搜尋不獲。方震稟道：『尚有逆賊李訊，被童俊下在死牢，亦應明正典刑。』軍師令提出勘問。李泣訴道：『犯弁願死。但與奸賊張翼，不共戴天。向有某兵之妻，與這賊姦通，必定藏匿在那邊。求拿來一齊受刑，死亦感德。』軍師即命押李訊去搜尋，果在床底下擒出。咸寧更不鞫問，笑謂僉都道：『此二賊可謂但願同日死，不願同日生也。』諸將佐莫不失笑。二人相對受戮，與前五賊首級，共揭於轅門。高軍師隨署練籍飛爲淮南道；方震爲知府；何典以知府銜，暫授同知；袁禮立補國學士；崇南極，盛異，均以副將銜，分鎮淮南北；並略定各州縣。

忽報到三個書生，齋知州徐州倫在大降書，來投帥府。軍師召見，詢其始末，爲首

是蕭縣殉節典史黃謙之弟，名恭；次是沛縣殉難主簿唐自清之子，名岳；又次是都揮使王顯之子，名幹，——王顯防守沛縣時，已經附燕，得陞今職；伊子素知大義，力勸歸正。倫牧爲燕王所授之官，蕭沛皆其屬邑，因黃恭唐岳來尋遺骨時，正奉部搜拿殉難家口，倫牧憫之，遂潛留於署內，所以今日約會而來。軍師道：『我正要先討徐州，以下維揚。今爾三人同心，一能幹父之盡，一能報友之義，均爲可嘉。倫牧，王顯，並仍舊職；黃恭，唐岳，皆隨營聽用。』又查點降卒，共得精壯一萬三千餘名，分防各屬汛地。

。——經營遂定。

軍師下令教場點將，與景開府練巡道等同至演武廳。方纔坐定，只見公孫大娘，范飛娘，滿釋奴三匹駿馬，直馳至廳前，高軍師等疾忙起迎，遜之上座。公孫大娘道：『我三人座在東首。』於是威寧等，統在西首側坐。威寧問：『仙師降臨，定有帝師令旨。』公孫大娘道：『因滿將軍要報仇，所以命我等來充前部。』威寧道：『此某之幸也！』便請點兵。



滿釋奴透點鐵騎三百，分作三軍，當晚就行。公孫大娘作起道法，片刻已到高郵。時童俊在城外二十餘里，先扎下三座大寨。公孫大娘，隨屯駐了軍馬，即令飛騎速報軍師：明午當拔州城，大兵如期而來，不可稍遲！

崇南極笑道：『怎得這樣快？』僉都道：『兄長毋輕言！帝師駕下女將，多係劍仙，有龍虎風雲之妙。』南極與盛異齊聲道：『向亦聞得，求挈我二人去一觀。』景僉都遂留下彭岑盧龍，防守淮城，與崇南極盛異等，率兵先行；高軍師亦領鐵騎三千，與衆將接聯並進。至平明辰刻已到。早見兩陣對仗，范飛娘舉動雙刀，如千行製電，大罵：『番逆賊，火耳灰者，可速來祭了劍！』火耳灰者，見是個俊俏佳人，又叫他名字，便喜道：『咱也是婦人女子知名的，且拿來做個好老婆。』便應聲而出，笑容可掬道：『我與汝有五百年前之好；今日驚逢，小將安肯下手，自然讓你。』飛娘大怒，兩把刀直上直下的砍去。火耳灰者，只是招架。滿釋奴出其不意，探兩三個鐵彈在手，縱馬出陣，大喝：『逆奴看彈！』火耳灰者聽「彈」字，心中暗自吃驚，早已打中額角；幸虧

一半打在盔上，未曾大傷。眼看着是老婆打的，纔罵得一句「潑賤人」，不防着又是一彈。亟躲時，打着脖子，便捨却飛娘，來奔釋奴。范飛娘就緊追火耳灰者，離着不過丈許。上官猛心頭火起，挺鎗躍馬，也奔飛娘背後，大罵：「怪妖婢子，不怕我的鋼鎗麼？」飛娘亟掣身時，早有雷一震大吼一聲，輪動開山斧，出陣助戰。上官猛只得去迎敵。飛娘與釋奴，遂雙迸火耳灰者。——因負着脖子額角傷痛，抵敵不住；又無顏回本陣，撥馬向斜裏落荒而走。兩員女將，縱馬追去，有十餘里。火耳灰者，回頭看是范飛娘先到，霍地勒回馬；大喝一聲，渾鐵槊劈頭打下。飛娘馬上攔過，疾忙鎧裏藏身，被他中了馬右膊，負疼而倒。飛娘便一躍而起，揮劍砍入，滿釋奴已到，正與火耳灰者兩馬相交。那番將亟招架得釋奴的刀，左臂上早着了范飛娘的寶劍，削斷半截，翻身落馬，——又復一刀，砍去右臂。飛娘道：「滿將軍！留其性命。你我送他回營，羞辱這班逆賊。」滿釋奴提起看時，尙是活的，拿將來綁在飛娘受傷的馬上。飛娘却騎了火耳灰者的戰馬，趕將回來。雷一震與上官猛，正在酣戰，范飛娘將那馬輕輕一鞭，一步一顛的

直撞到陣前。上官猛猛見沒有兩臂的血淋淋一個人，却是番將火耳灰者，心中暗驚。忽又被滿釋奴一彈，正中左頰，擊落兩齒；亟欲掣身，雷一震大喝：『逆賊那裏走？』關山斧當頭劈下。忙躲不及，已砍掉一臂，幾乎墜馬，負痛逃回。高軍師鞭梢一指，三千鐵騎，衝過陣來；景兪都指揮精銳，從側肋殺進，——燕軍敗殘之餘，如何抵敵？望後便退。童俊部下，已無將佐，只得棄營而逃，——殺得星落雲散，不敢再進，帶領着數百騎，向維揚逃去。

高郵城內官員紳士人等，開門迎降。威甯見知州老邁，即收其印綬，暫署黃恭為州牧，走馬到任去了。軍師等皆屯扎城外。

次日清晨，滿釋奴來見軍師，說：『公孫大娘與范飛娘，同宿營中，今早竟無蹤影。不知何處去了？』威寧沈吟思道：『在仙師必有所謂；因何并瞞了將軍？莫非帝師別有密旨？』滿釋奴道：『小將三人臨行，曾奉鮑師面諭，說取了淮揚地方，即趕開封府三貞觀，救取一公子之大難。其外並無密旨。』威寧道：『如此自然回來。今者將軍之』

仇已報，愚意仍遵帝師舊制，暫請爲護軍，一候何如？」釋奴道：「謹尊鈞令。」遂勒兵在後。

崇南極請爲前部，且曰：「小將的哥哥北極，背主叛親，現守揚州。如其幡然歸正，尙可無傷於天倫；倘或怙惡不悛，卽當擒來，獻之麾下。」盛異勃然曰，「我願與將軍同行，幫助一臂之力。」咸寧未審二將武藝；然又難阻其忠義之心，乃與鐵騎二千，諭之曰：「倘先接戰，無論利否，總俟大軍聽令；國法無私，慎毋違誤！」二將遵令先行。行至召伯埭，探馬飛報，離城十餘里，下着三個寨柵，軍威甚盛。崇南極卽令安營，俟明旦進戰。

原來淮上燕軍連敗，羽毛文書，雪片向南都告急。燕世子與衆臣商議，命順昌伯王佐爲帥；都指揮吳玉陳忠爲副；賜戎政尙書茹璫黃旂白鉞，爲大統制；御史解縉，爲監軍使，統領京軍三萬，渡江來援，聞敵軍已近，遂結營以待。先是童俊領着敗殘人馬前

去晉謁，茹瑺大怒道：『爾統二十萬雄兵，何至喪師若此？還敢偷生以辱天朝！』喝令斬訖報來。吳王等，皆與童俊相好，一齊跪求，方許戴罪立功。解縉笑道：『那沒了膽子的是誰？』應道：『是游擊上官猛。』解縉笑道：『官名游擊者，是領游騎而擊敵之意。像你這樣膿巴，倒被賊人游騎所擊了！還虧童俊領着來見我，——那般沒廉恥的，也充個都督！』童俊道：『他原是員勇將：：：』說聲未完，解縉道：『該殺的！勇將尙被賊人砍去一臂；若不是勇將，兩個膀子總剝了？』上官猛氣不過，早就拚着的大聲嚷道：『番將火耳灰者，有萬人之敵，現砍去了兩臂，被亂兵踏做肉泥；若是見了發着抖先奔的，倒也不致如此。諸位文大人，只欺得屬員；若遇敵人，却用不着鬪嘴的。』茹瑺見他出言放肆，喝令：『速斬此賊！』上官猛又嚷道：『要斬便斬。若罵本國將官是賊，請問那一個不是賊呢？』解縉道：『這廝好張利嘴！殺他是便宜了！可活埋與糞窖中，令其七竅受享腌臢之氣，看他還猛也不猛？』遂令投入糞窖而死。着童俊領兵三千，明早進戰；如有蹉跌，兩罪俱罰。童俊只得遵令，另向側邊立寨。當晚，自思進退皆

死，不如尋個自盡；又捨不得性命，怨慘了一番。忽想着他前鋒不過數百人，我若以將對將，斷然不勝；若是與他混戰，料也無妨。主意已定，五更下令挑選壯健馬軍二十隊，弓箭手在前；又二十隊馬軍，長鎗手居左，大砍刀及標鎗手步卒在後。遇着敵人，不必列陣，徑衝上去；如有退縮者，後隊之人，即斬前卒以進；自己却雜在中隊馬軍之中，如雁翅般排開，徐徐而進。正遇崇南極，盛巽，統兵前來，見敵軍已到，剛纔下令，扎住人馬。霎時間燕軍一湧而至，迅若雷電。南極亟揮軍亂殺，幸虧是個鐵騎，被燕兵三陣進衝，皆奮呼爭先，不退一步。鏖戰有兩個時辰，天色將晚，童俊度不能勝，即鳴金收軍，崇南極盛異戰不甚利，亦遂收兵。

當夜童俊遂稟茹瑄，說：『殺個兩平，未獲全勝。』茹瑄問：『我軍有損無傷？』童俊又稟：『死傷止去百餘名。』茹瑄大罵：『真是賣國之賊！殺個平分，尙虧了好些人馬；若是敗走，也一個也沒得剩了！怪道你二十萬雄兵，全然覆沒！姑寄下首級，看明日再戰。』童俊嘿嘿無言，回到已營，自忖進退皆死，又死得不好，即取酒飲個半酣。

；待至夜靜，拔刀自刎。詰旦，軍士飛報王師去了。——向來童俊鎮守淮南北，爲燕王所重用。茹瑄統兵來援，情知不濟，全要誘罪於他，所以算計假手於敵人。這是他奸狡之處。當即草疏具奏，童俊喪師自到，全淮盡失。瓜揚濱於大江，四無救援。——預下着危敗之意，以掩將來之罪。乃諭諸將道：『此寇作亂有年，王師未曾一勝。今本部奉命來討，又被童俊那厮敗壞，已至十分；而且軍兵未經訓練，不戰先却。爾將士共體國恩，各皆努力，決此一戰；設有小挫，即當深溝高壘，用廉頗堅壁拒秦之法。我一面發令箭，提取鳳廬濫竽諸衛卒，從泗上抄襲敵背；然後發兵進擊，令其前後不能相顧，庶可殲滅此寇。』衆將皆喜，稱揚使相神算。

次日，王佐點起一萬雄兵，十員上將，前去迎敵。時高軍師大隊人馬已到，下令道：『昨日未獲大勝，今日務掃其全軍，與諸軍攻取揚州，好看瓊花也！』震炮一聲，大開營門，諸將齊出。燕軍列成陣勢，崇北極挺鎗挑戰。崇南極咬牙嚼齒，縱馬迎敵。北極逼住了兵器，說：『兄弟！你不願祖父墳廬，逃入賊黨，必致貽害於我。一朝宗桃斬

絕，汝罪彌天。快快卸甲投誠。我爲兄的，自然力行保全，還圖個出身。若再昧心，貽悔無及。」南極大罵道：「我父親殺身殉國，忠義昭然。爾乃反而事仇，背主忘親，玷辱祖宗，不啻禽獸！我今爲父報仇，爲君泄恨，反罵我爲賊，是汝把君父皆當做賊麼？」言訖，舉鎗直刺。北極閃過道：「說不得了！」手中鎗劈面相還。崇北極武藝，不如南極，十合之後，祇辦得架隔遮攔。吳玉恐怕輸了，挫動軍威，便來助戰。盛巽一馬飛出，大喝：「我來破你頭顱。」兩人即便交鋒。吳玉也敵不住，王佐即令鳴金罷戰。高軍師見賊力已絀，援桴而鼓，鼓聲大震。小兒旂，雷一震，瞿鵬兒，董肅，平燕兒，牛駢，與崇盛二將，一齊殺入敵陣。王佐揮軍圍住，如八條毒龍掀波攪浪，絕無阻礙，斬了都游守十餘員。景僉都即率諸將，從陣北角殺入。燕軍披靡，莫敢攖鋒，——陣勢潰亂。燕兵且戰且走，被殺傷者，數千餘衆。茹瑯望見，令家將率兵前救。軍師方纔收軍。

明日，鼓勇而進，壓敵立寨。燕軍堅壁不出。軍師道：「彼欲老我師者，必調鳳廬



之兵，襲我後也。』遂密令：『瞿鵬兒，董翥，董翔，統兵三千，守住潤口，待我破了，維揚，反襲他援兵之後，則鳳滁亦可一舉而定矣。』

## 第六十一回

劍仙師一葉訪貞姑

女飛將片旂驅敵帥

公孫大娘全滿釋奴，屯兵在高郵，時當夕陽初暝，忽見高郵湖之極西，空中有一片非烟非霞，葱靄縹緲，依稀象華蓋之形，指與飛娘道：『此有謫仙子在其下。汝看綢繆之氣上升；而其下垂，若有千絲萬縷，爲彼之瓔珞者。此蓋出自泥丸，乃威生之靈炁，——卽如漢高爲赤帝子，其上有紫雲，同一理也。』飛娘道：『半空若有虛微之炁；至下垂之絲縷，則茫然不見。』公孫大娘道：『仙眼方能見之，凡人不能也。此炁與烟霞之氣大異。烟霞無着，故隨風而散；此炁之絲縷，與本人之神氣相聯屬——人之東，則炁亦東，人之南與北，則炁亦隨之而遷轉。鬼神一見，知非凡人；遇有災難，必然護持

，所以得逢凶化吉。』飛娘道：『然則帝師之怨，當何如？』公孫大娘道：『此炁當於微時求之；如呂后望雲，而即知劉季之所在。若帝師已登九五，炁已斂藏，不復顯著，亦如漢高已得天下，未聞又有雲氣覆其上也。我與汝當往訪之。』飛娘道：『亦同滿將軍去否？』公孫大娘道：『彼尚無道術，不能隨我行走。一去即回，無庸與彼說知。』

飛娘大喜。

將至五更，二女娘悄然出營，徑至湖畔，見殘月在天，參橫斗轉，浩浩波光，清風欲動，正雪消水漲，無異彭蠡滔天也！遙望水氣霏微之際，現出燈光一點，公孫大娘曰：『此即伊人所在。』遂摘柳葉一片，以左指畫道靈符，吹口氣，擲於湖面，化作舴艋小舟，與飛娘攜手而上，呼陣順風，直吹到西岸。有隻漁艇，一女子年可二八，逢首垢面，衣裙襤褸，赤着八寸長的雙腳，拖着草鞋，悽悽的對盞孤燈，獨坐小艙之內，公孫大娘竟與飛娘一躍入舟。那女子道：『莫非要買魚？我這裏沒有。』公孫大娘道：『不買魚。』女子又道：『想是要渡人麼？我從不會蕩槳的。你們兩位來得蹊蹺。』公孫大娘

應道：『正來要度人，——是要度人出世成仙的，——有緣而來，並不踉蹌。』那女子含着雙淚，欲言又止；。。。。原來此女，是大理寺丞胡閏之女，即胡傳福之胞妹，左臂彎生有玉字文，乳名曰胎玉。其母王夫人臨刑時，從懷中墮地，剛有兩歲。劊子手將來送給功臣之家。及長大，爲釁下婢，名曰郡奴。因根器不凡，還記得當年滅族之禍，就立定了志氣，斷不適人。頭髮一長，即自剪去；面容汗垢，身體醜賸，經年歷夏，總不梳沐。同行女伴，從未見其有喜笑之容，戲呼曰貞姑。也是合當有事，其主人與寵妾，在房內裸體淫媾，時已曉日臨窗，胎玉不知，偶在窗前走過，日光照見一影，其主疑他竊聽，就痛打一頓，趕逐於外。胎玉覓路出城，要去投水，天已昏黑，爲一漁翁所救；詢知來歷，憐其忠臣之女，恐有人追尋，生出事來，所以避入高郵。已經半載。胎玉自想，終無了局，每向漁婆說，要削髮爲尼，苦無其始。今聽了公孫大娘度人一語，觸動苦衷，不禁酸楚起來。公孫大娘看這光景，料是個落難的女子，遂道：『你莫悲苦！你知道山東有個活菩薩麼？』胎玉導：『可叫做佛母？我聞漁翁說，他差兵將來取揚州

。但既是成佛的，爲何在塵世呢？」公孫大娘道：「他是以菩薩的心腸，做英雄的世華，要建文皇帝復興，爲這些忠臣烈女，報仇雪怨的；知道你在這裏，所以差我來度汝。

」就指着范飛娘道：「他也是我度的。」飛娘就將自己始末，說了些大概。胎玉道：「

咳！我若學得你們，真是天上神仙了！」就把前後情由，細細泣訴一番。飛娘道：「如

此，你的哥哥，早爲活菩薩救去，現做着都御史；將來兄妹重逢，是件大喜事，何用悲

傷？」胎玉道：「我寸心已死，縱然會着哥哥，也要出家學道的。」公孫大娘道：「這不

消說得。我要問你，漁翁何處去了？他有妻子沒有？」胎玉道：「有個漁婆，並無兒子

。聞知他有個兄弟，與姪兒住在揚州，是營兵的。昨日是漁婆的內姪做親，到村子裏去

吃喜酒；原說是半夜回來的，所以我坐着等他。」公孫大娘大喜，就與飛娘說道：「廣

陵城在我掌中了！只須……」又與胎玉說明就裏，并教導了他答應的話。

天已大明，漁公漁婆都回來了，尙自醉醺醺的。他猛見有兩個姑娘，坐在舟中，吃

一驚道：「誰家宅眷，來得恁早呀？不像此間人。」胎玉應道：「是我哥哥，在山東做

了官，差來接我的。」漁婆笑道：「嘻！說道我們兩口兒，向來知道是一位小姐呢！」

漁翁道：「也虧我們老婆子伏侍小姐到今日哩！」公孫大娘道：「你有好心，就有天賜的造化。你兩個老人家，送小姐到任所，便也同享榮華，豈不受用？」漁翁喜得了不得，便問：「如今可就走呢？」公孫大娘道：「怎不就走？」隨在懷裏，取出五六兩碎銀子，遞與漁翁道：「先賞你買酒吃。還要煩你仝我們到揚州城內，買些新鮮衣服來，與小姐穿着好走路。」漁翁笑得一臉的皺紋，接了銀子說道：「我們救小姐時，夢見是位仙女，到我船裏；而今倒是一位大貴人哩！」漁翁道：「蠢老婆子！你那知道一品夫人，原是仙女做的？只今就有許多湊巧。人說揚州各門緊閉，只有西關好走，還要盤問。偏偏是我兄弟孟老兵與姪兒守着。我送兩位大娘，怕不進去！」即便解纜的解纜，撐篙的撐篙，順流而下。過了召伯埭，公孫大娘呼漁翁進艙說：「你若安享富貴，須要……：……你只用開口說句話，用不着你去做事的。」漁翁欣然一一應承了。公孫大娘即與范飛娘，同扮作村家模樣，將近揚州，隨漁翁上了岸，吩咐翁婆，回船到湖西舊處等

候。

三個廝趕着走到鈔關西門，見是掩的，漁翁便叫聲：『兄弟關了我，有我媽媽的姪兒，新做了親，打發兩個婦人，進城買些東西。』那守門卒聽是哥子聲音，便開了放進。漁翁道：『兄弟！我兩日賣魚順利，要與你同吃三杯，我買着酒等你回來。』就一徑到了兄弟家裏，叫弟婦出來，接了公孫大娘二人進去。

直到二更，老兵父子方回家，便問：『今日同你來的兩個婦女，何處去了？』只見公孫大娘搶到面前說道：『在你家下。我且問你，還是要做官，還是要做鬼？不瞞你說，我們是濟南帝師駕下，兩位劍仙，奉命來取這座城子。你，依得我行事麼？』老兵大駭，問漁翁道：『哥哥！你是老實人，怎麼做起這樣事來？』范飛娘正在一邊舞劍，將庭中一塊大青石，一劈兩半，說：『如有不從者，此石是榜樣。』公孫大娘，也拔劍而舞，雙足離地五六尺許，一團劍鏢，滾若閃電；霎時間把劍向堦沿石上一插，直到劍柄而止。那時都嚇呆了，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到是老兵的老婆說道：『我們是個小卒，城中

兵馬甚多，只恐成不得事，還求再思。」公孫大娘應道：「若再要一個人，也不算奇了。我看你倒有福分，受得夫人誥命起的，切莫錯過！」老婆答道：「兩位有本事來，定然有本事做；我們是沒本事的，怎樣做法？求說一說。」公孫大娘道：「這話說是最容易做的；且到臨期，與你說。」范飛娘便取出個小口袋，向上一放，都是黃白之物，約有三百金，說：「事成之日，你們父子夫妻，衣紫腰金，五花冠誥，是件大喜事。我先送一分賀禮，請收了。」老婆見了多少金銀，便道：「你拚這老性命，賣與兩位罷！」老兵道：「若不說個明白，我知道做得來做不來？去了性命，有恁的錢財享用！」公孫大娘道：「不要你去動刀動鎗的。我今先說大概與你：你只看守着城門，等大軍到時，開關放進；你兒子只要扮作報軍，先去報說，城內有無數賊兵，殺起來了。——就是你二人的功勞。那老漁翁，我與他一字紙，到我軍師營門投遞過，原在漁船內靜候，一切行事，總是我二人去，與你們絕不相干。可做得呢？」老兵等方齊聲應道：「做得！做得！」公孫大娘道：「你父子仍去守門；明夜回來，與你號令。」漁翁喜得指手劃

脚，向着老兵道：『兄弟可見我考實人，倒撞着了造化呢！』

次日黎明時候，公孫大娘拿了送高軍師的一小扎，教漁翁縫在衣領內，打發先去。自己在新舊兩城，各處走遍，看了堆貯糧草的所在；買了硫黃礮硝，引火之物，仍回到孟老兵家下。——他兒子已在等候。公孫大娘問：『你有號衣號旂麼？』應道：『有，』又問：『你穿了號衣，執了號旂，可直到得營門麼？』應道：『去得！』公孫大娘道：『可是易的。你看廣儲保揚二倉火起時，就飛馬向自己營前，大聲報說：『城內有無數賊人放火，殺入各衙門內，連自己的兵將都反了。』若盤問你時，只說賊人都在東北，我是西關守卒，不知多少。報了之後，你自擇穩便處躲着；候城中安定，逕來受職做官。』小卒依令去了。

老兵回來，公孫大娘問：『你同守門的有幾個？』應道：『向來只是我父子，近因緊急，又添了四個，都與我相好的。』公孫大娘道：『如此，却好；有些妙藥在此，你去打斤好酒，調入些少，給他吃三杯，便醉得不知人事了。』老兵道：『不要藥殺了他！』



』說：『只半日便醒，不妨事的。這不是你一個人獨守着門了？看我家兵馬，是頭上都帶紅巾的，即速開門放進。若是你們兵馬回來，切不可開！切不可開！』老兵道：『若不開，他殺進來，怎麼處？』公孫大娘道：『你的功勞，就在不開進自家的人；若外邊殺入，你就躲了，自有人來對敵。』老兵大喜，領計去了。

大娘與飛娘說道：『今早見城東北敵樓面前，豎着兩枝花蛇矛，有二丈來長短，是擺例着看的東西。那裏守兵獨少，想是倚着城外結營之故。你到二更以後，帶着一盞小燈籠，藏個火種，悄悄向城根伏着。只看火起時，疾走上城，用我的飛劍，殺散守兵，即將燈籠點着，并自己白綾旂號，繫於蛇矛之上，豎立城頭。但望城外，賊被殺散，如飛向西關門，接應老兵緊守着城門。我放火後，也到西關來會，以防意外。』

高軍師與燕兵，對壘三日，見他不敢出戰，意欲用火攻敵寨之計。忽探路卒報拿一漁翁，說是公孫大娘差來的。軍師即令喚進，在衣領內取緘呈上，寫着八句云：

城內燒糧草，城上豎旂號；西關是乾方，崑候軍師到。遣將殺賊人，

還須用智巧；寄言滿將軍，偶爾非所料。

軍師看了大喜，屏退左右，細問漁翁，方知始末。隨賞銀百兩，令於平定揚城之後，送胡小姐入城。漁翁遵命自去。軍師隨請景僉都，滿釋奴，并各將佐，齊赴中軍，看了緘帖，莫不錯愕贊歎。景僉都道：「偌大城池，却在兩員女將掌握之中，我當愧死！」高軍師道：「初不過訪一貞女，遇一漁翁，便在這個裏頭，做出非常之事，建立非常之勳；亦千古以來，非常之女子也！」即傳密令曰：「平燕兒，雷一震，小皂旂，卜克四將，隨我攻彼中營；景僉都與崇南極，盛異，彭岑，馬千里，攻其左營；滿將軍率領牛驛，張鵬，盧龍，三將，攻賊右營。一見城中火發，務須齊心并力，踏破敵壘。賊奔於東北者，僉都追之；奔於西南者，滿將軍追之——逼他棄城而去，方可回師。我與雷將軍等，先殺入城，接應兩位女將。廝殺全用馬軍，其步卒仍着守寨。」部署已定，同景僉都憑高而望。——時正建文十六年，春二月十五夜，皓魄初升，蒼烟欲淡，空濛官竊之間

，帶着千重殺氣，高軍師不禁慨然，命酒小酌。僉都太息而言道：『耿炳文以三十萬，李景隆以六十萬，皆敗於燕逆千軍之衆，人耶？天耶？』高軍師應道：『天人各居其半。兵太多，雖良將亦難約束，何况庸才乎？今以庸材而將多兵，安得不敗？故國之敗於庸材，人也；而生此庸材，爲君所不知而用之，天也！從來治亂興亡，類皆若此。』僉都道：『良將用兵，自能以少擊衆；但何以兵多而返不能約束？』淮陰云：『多多益善』。豈夸言耶？』高軍師應曰：『然！彼以此語，驕於漢高耳。夫戰者，氣也，唯勇士能作氣，而怯者隨之；勇者多而怯者少，則怯者氣作，而亦與之俱勇。若使一軍皆勇，則一夫之氣，勝於百夫，是故氣作，而可以一當百。若至有數十萬之衆，則勇者一二，而怯者八九；怯者之氣，委靡不振，則勇者亦與之俱消。而况未知紀律，未經訓練者哉？』袁紹，曹瞞，苻堅，皆以奸雄之才，縱橫天下，而至敗亡，則皆以百萬。我帝師勤王以來，至於今日，所降兵卒，不可計算，師貞先生，止取十一於千百，將不滿萬，莫敢撻鋒。……』突見一騎，馳至燕營，有似報軍樣子。而城中黑烟驟起，烈燄撲天；燕軍

後營，早已移動。高軍師立命大開營門，震炮一聲，十二員上將，一齊殺進，如烈風驟雨，直欲敵營。

燕軍先聞報說城內奸細作亂，兵士皆反了，各人戀着家下妻子，誰肯捨命？唯有拋戈棄甲，覓路逃生，不戰而潰。茹瑯，王佐，解縉，迴首一望，見城樓上豎着面素綬鎗，金龍鳳帝師旂號，嚇得魂不附體，心知亂在東北，亟向西南而走。唯吳玉一軍，爲僉都截住，只得向東奔逃。

時高軍師疾向西關，纔到得吊橋邊，城門已經洞開，却不見有一人，遂率軍至府衙門。廳縣各官，早已齊齊整整，皆來跪接。軍師一面令人救火，一面安撫百姓，招降兵卒，隨問知府何在？郡丞馬綾雲，跪稟缺員，呈上金印。又問馬綾雲：「汝年尙少，未必是建文皇帝的舊臣子。食其祿者，忠其事，何故降得這般容易？」答道：「是罪臣之妻妾所教。……」軍師大笑，各還原職。——原來馬綾雲，是胡淪之婿，一妻一妾，總是他的女兒——一個親女，一個義女，就是月君降鹿怪時，救出來的，所以極力苦勸

丈夫歸順。這句妻妾所教的話，尙未說到究竟，只因景兪都到來，不敢再說，各自退去。時崇南極，雷一震，俱各獻燕將首級。崇北極已自縊死。城中兵民，無不安定。落後，滿釋奴等四將回來，說是趕燕兵二十餘里，殺者殺了，逃者逃了，止剩得四十餘騎，走投沒路。正要擒他，不期河邊有船伺候，被賊接應而去。（其逃脫性命者，就是茹瑯，解縉，王佐，并幾個親隨心腹。後來茹瑯受誅，解縉遣戍，王佐革爵，——此係燕朝之事，不在本傳之內。）

## 第六十二回

姚道衍設舟誘敵

雷一震落水歸神

高軍師既入揚州，諸將皆已會集，獨公孫大娘與范飛娘，竟不知在何所，令軍校各處尋問；一面向景兪都贊揚道：「二女將止用一卒一旂，而能內潰堅城，真奇謀也！」兪都抵掌道：「尤爲奇者，不用道術。」有頃，小校來報：「公孫二劍仙，斬了巡鹽御」

史，在署內飲酒；因閉着宅門，不敢進去。『滿釋奴聽了，如飛前往相會。正叙及高郵別後緣由，漁翁漁婆，已送胡胎玉小姐到來。公孫大娘，卽領滿釋奴護送至帝師闕下，自與范飛娘，更不面別軍師，取路徑赴河南開封府去訖。』

高成雷隨書露布，止叙女將之功。并奏請以崇南極，盛異，同守瓜洲；何典爲揚州府太守，黃恭爲淮郡丞，唐岳爲揚郡丞，王幹爲江郡令。忽接瞿鵬兒等飛報，說茹瑯所調鳳廬之兵來，未到泗口，聞揚州已失，半路遁去，——高軍師已無後顧之虞。隨調鵬兒，董嘉，董翽三將，率領所部人馬，迅赴大司馬呂軍師軍前聽用。

數日之間，經理甫畢，僉都請曰：『以今破竹之勢，莫若徑渡浦口，直指金陵；金陵平而帝室復。軍師以爲何如？』咸寧曰：『僉都未之熟慮也！彼有可恃者三，我有可敗者三。江南歷歲豐稔，天時可恃也；長江天塹，南人長於水戰，地利可恃也；燕世子使臣以禮，御下以寬，久得人心，人和尤可恃也。我旣無水戰之舟，又無水戰之卒，一可敗也；深入敵境，糧餉難繼，堅城難拔，二可敗也；彼有接應，我無救援，倉卒之間

，進退無據，三可敗也。我恃其可敗，而攻其可勝，豈不殆哉？大司馬欲先取荊襄，伐楚山之木，以爲戰艦，此乃萬全之策。昔晉之滅鄭，隋之滅陳，皆由順流而下，直抵建業；從未有從瓜揚渡江者。况陳與吳，皆荒淫不道，兵已渡江，而深宮猶未之知，以至於亡。若沿江一帶，拒險迅守，固未易窺也。」僉都嘿然。崇南極進言道：「昔燕藩渡江，取高寶泰之漁舟，而竟成功。軍師何不以其所勝者，而勝之耶？」咸甯道：「彼之渡江，由陳瑄以戰船迎之；彼之入金川，由李景隆開關以迎之。今亦有此內應否耶？」雷一震等諸將領齊聲道：「建文之德澤未衰，帝師之威靈特盛，安在無內應之人也？小將等管取渡江，奪彼大舟，來請軍師。」僉都道：「將士如此齊心，不妨各駕小舟，前往一探，相機而進；如有未便，何難回來再行商酌？」咸甯難拂衆議，遂取到高寶諸處小舟三十餘隻，諸將皆爭先要去。軍師道：「崇將軍，牛將軍，生長南方，可以乘舟。」小皂旂道：「小將當日曾駐金陵，頗能水戰。」雷一震大聲道：「我是梁山泊人，第一能乘舟，第二能水戰，願爲前部。」軍師素知二人勇敢之性，不可阻當，只得再三致

颺道：「舟上比不得馬上，將軍等須加意慎重！」雷一震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軍師亦忒過慮了！」

於是每舟挑選三十名勇士，身披軟甲，脚着麻鞋，都着用着撓鉤鳥鎗。四員上將，各駕船九隻，徑向瓜洲溯流而上。行有四十餘里，遙見夾洲之內，兩船一排，藏有大船五十隻，空空洞洞，絕無一人看守。雷一震道：「此天賜戰船來了！」四將各催水手，用勁蕩漿。一震六七個船，先已入洲，相近戰艦旁邊。雷一震用大斧鉤住船稜，聳身一縱，剛剛躍上船頭，站猶未定，不防艦板之下，鑽出百來個壯士，都用的三股叉，蜂擁般攢來。雷將軍大吼一聲，砍翻幾個，艙內伏軍齊起，各船戰鼓亂鳴。雷一震看小船時，都被洲內兵丁，用撓鉤搭去，自己獨立船頭，前不能進步，後又無退路；縱有三頭六臂，如何施展得來。可憐千鎗萬刃、三面齊下，撲通一聲，被亂軍擲入江中！——不消說，是葬於江魚之腹了。向泰爲雷將軍之偏將，方駕小舟欲返，被他們舒出撓鉤，連舟拿去。至小皂旂等之船，倒因奪先競進，攏定在洲子口，見水陸俱有伏兵，雷將軍的船



盡被拿去，只叫待苦。那大戰船旁邊，又鑽出五槩的小船數隻，大喊道：『妖賊那里走？中了俺姚少師的妙計了！』岸上兵士，蜂擁鼓噪而來，亂箭如雨。崇南極見勢頭不好，大呼：『速退！』疾忙撥轉船頭，早被他射傷好些軍士。牛驛與小皂旂幾個，已進洲口的船隻，也只得棄了，駕着後船而走。幸虧風便水順，帆影如飛，頃刻數十里，燕軍追趕不及。到了瓜洲，止回來得十七個船，餘皆爲燕兵所獲。——真個乘興而去，敗興而返！

連夜回到廣陵，見高軍師，備言所以，咸甯跌脚道：『噫！使呂司馬督兵在此，焉有如是之蹉跌？』不禁揮淚大慟。景翕都從容勸道：『此皆諸將齊心要去，在軍師何會料錯？此局已失，不必過悲了。』咸甯道：『雷將軍胆勇絕人，忠誠蓋世，自隨起義，每建奇功；今日慘死於江，我有何顏，去見帝師！』說罷，又哭。衆將皆跪請認罪。咸甯道：『我忝爲主將，而不能力止諸公，罪在於我，與公等何尤？』即命取筆硯，草疏自陳：『有戾軍機，損折大將，請削官爵，行間待罪。』隨自往瓜洲，備太平牲醴，隔江

遙祭雷將軍，洒洒痛哭。諸將莫不涕下沾頤也。

威甯當日即駐瓜洲，疊指一算：『我既不能取彼江南，彼必來圖取江北。蕪湖浦口一帶，尙屬燕土。若不早爲略定，則片帆飛渡，淮揚豈能安守？我若領兵前去，則彼京口之師直搗瓜洲，躡我之後，尤爲危險。』再四籌慮，迺分軍士爲三：一分隨崇盛二將，架起火銃火炮火鎗火箭等器具，沿江汛守；一分自己督領，同小皂旂，平燕兒，駐扎瓜洲；餘一分及諸將士，統隨景僉都，攻取廬滁諸郡縣，以絕燕兵渡江之援。各將遵令行事。

燕軍師道衍，先因茹瑄等，全軍覆沒逃回，料王師必乘勝渡江，遂於各洲渚葦林之內，埋伏弓弩及撓鉤手；又虛拋戰艦，藏軍士於艫板之下，只誘人來奪取戰船，便中了他的計。雷一震心急性暴，不窺虛實，致喪性命。道衍就大言道：『我欲射馬，誤中了席！目今再施妙策，教他有路到淮揚，無路返濟南。』隨啓知世子，命英國公張輔，選上將十員，督領戰船三百，排到京口；一候令到，便襲瓜洲，直搗淮揚。又命平江伯陳

瑄，選上將十二員，督領戰船五百，排列燕子磯下，候令到便渡浦口，走長淮泗上，從後掩取淮安；如無將令，謹守江汛，不得擅進。那時江南北，各設兵將把守，旌旗旗整，戈戟鮮明，日吹波盧，夜擊刁斗，隔岸之聲相應，大家按住不動。

一夕月色朦朧，東南風起，微烟淡霧，橫曳於江波之上。高軍師下令：今夜不許卸甲，設炮火以備，彼必乘風霧進兵也。號令甫下，對岸戰船，已揚帆截流而來，船頭上矢石亂發。軍師自策匹馬，督勵軍士，火鎗火炮，對面打去。那船乘着風勢而來，就是一炮打壞了，不肯落帆，總不得退的。看看相近北岸，咸甯心正着急，忽江崖邊刮起一陣大西北風，滾滾黑霧，冲天而起。風霧之中，現出一尊神將，手持開山大斧，隱隱然似雷將軍模樣。霎時間風狂水湧，駭浪掀天，把燕軍三百戰船，刮得在江面上亂衝亂撞。風浪之猛，比石礮還利害，擊毀帆檣，不啻摧枯拉朽。那些鬼兵神將，排雲沖霧而來，攫拿吞噬，嚇得燕兵，魄散魂消，身顛股栗。船崩墮水者，不可以數。道衍在北固山頭望見，大驚曰：『此妖法也！』急令鳴金收軍。那拿舵的，如何捩得轉來？直被這幾

障神風，刮得如落葉一般，東西四散去了。漸漸霧卷雲消，現出一輪明月。其回到南岸者，止五十餘隻。

原來雷一震溺死之時，共有壯士二百餘人，英魂不泯，在江底晝夜呼號，要尋仇家索命。適金龍四大王巡遊，見一班忠義之士，遂問了首將姓名，命爲駕下前部呼風使者。雷將軍就統領着這班壯士，作部下的神兵，特來顯靈報國。英國公張輔之船，幸而在後，打向玉山脚下，逃得性命。回見道衍說：『少師看他是何法術，這等利害？似此妖寇，用不着堂堂正正之師，必須先破他的邪法爲第一策。今日這敗，怎的好？』道衍又羞又惱，又噴又悲，勉應道：『此非謀之不臧，戰之不力也！』忽報世子殿下，有手詔飛請少師，商議軍機。道衍遂囑付英國公，另調戰船五百，嚴守京口，靜候調度，星夜奔回南郡。百官出郊相迎說：『江北滁州，又反了三個馬姓的賊，接應濟南妖寇。中原盡皆陷沒了。』道衍亦不暇答應，且進見世子，將張輔督率戰船，已近瓜洲，賊不能敵，即便弄起妖法，空中竟有無數鬼神，呼風嘯雨，船遭打壞；今有個以賊攻賊，以妖破妖

身妙着，說了。又道：「看他蛤蜊相爭，我收漁翁之利。但軍機不可預洩，俟臨期密奏。」世子大喜。

## 第六十三回

三義士虎伏藏兵

一將軍龍頭殺賊

前面說滁州反了三個姓馬的賊，要知道燕朝說是賊，就是建文的忠臣義士了。當日望節及燕兵，戰於小河敗績，總兵何福，因糧絕遁走，日後仍降於燕；其參將馬溥，陷譚而死。這三個姓馬的，都是馬溥的兒子。長名維驥，爲九江守備，使的兵器，名曰雙箭鐵棍，一器兩用：用鎗則是件火器，藥線一根，貫通兩竅，點着火，先後齊發，莫可攔；其秤子是鑲鐵打成，在馬上亦可以擊刺；——是他自己聰明所造，古來沒有的。聞知父親殉難，棄官而歸。次名維騶，是個孝廉，智略過人，兼通兵法。少者名維駒，胆粗性莽，大有膂力，慣用雙鞭，人呼爲馬鐵鞭。原係北籍，僑居滁州之城南。相近，甯龍蟠山，山有龍蟠寺，寺有一少林僧，法名無戒，其俗姓楊，名本，曾爲李景隆部將。

用一根渾鐵棒，重四十九斤，號爲楊鐵棒；每自引孤軍獨戰，深爲景隆忌疾，志不得。國亡後，削髮爲僧，恐人猜知名姓，就棄去鐵棒，用了兩根熟銅棒槌，會打裂猛虎的腦袋，人呼他爲養伏虎禪師；與馬家弟兄，意氣相合，真個是斬頭瀝血的朋友。又鄰層有兩個獵戶，一名干大，因他鍊成手指，其硬如鐵，力能拗破瓦甃，叫做鐵錐子。其弟干二，曾徒手搏死一狼，叫做殺狼手，也是肯替人出死力的。馬家弟兄，常與他們謀殺起義，以母老中止。因循了數年，母已病亡，適景僉都兵下淮安，又進攻揚州，弟兄們死義之心，勃然而發。維駒要殺入州城，砍了賊官的頭顱，去獻城池；維駒要在城外起了義兵，前迎王師。維駒道：『官衙是稠密之所，城門是嚴禁之地，怎麼殺得進去？』又殺得出來？城外起兵，雖然容易，但前途州縣，豈無阻礙？大哥三弟之說，均非善策。』正在商量，忽報干家哥兒兩個，打了一隻斑斕大虎，抬進來了。維駒鼓掌道：『妙！妙！有計了。——如此如此——豈不妙麼？』維駒大喜，令請了無戒和尚到來。無戒見了死虎，笑着說道：『只個虎打得圓圓；不像我把虎頭打得粉碎，剝下的皮，就不

中用。維驢令人：一面開剝死虎，一面擺上酒菜，勸了幾杯，向着無戒及鐵錘子道：『兄弟心事，列位稔知；只今要在這個死虎身上做將出來，大家博個義士名色，何如？』鐵錘子道：『正是這幾時不見說起，我只道歇了！要做便做，那怕砍了頭？』無戒道：『我時常勸你們做，只覺得畏首畏尾；而今怎麼在死虎身上說起？』維驢道：『不須曉得，一見便知。』就立起來，都到後面，見虎已剝完。維驢令取三弟鐵鞭兩根，及大砍刀兩把，藏在虎腹之內，四周圍以棉絮塞得緊緊的，然後用粗麻線逢合，前頭打個活扣後面露出線頭，扣一大結；又砍四根大竹子，以照虎足長短，放在四蹄之內，細鐵密線的縫了，腦蓋內却用糠糝塞滿；彎彎的縫將起來，真是一個整虎。維驢道：『且試試兒。』將虎前膺活扣解去，探手在虎尾之下，挽住繩結，用力一扯，虎腹中兵器，盡皆脫下。無戒道：『善哉！善哉！這是獻死虎殺活虎之妙計。但解活扣，略有礙眼；莫若於線頭上，用竹釘插住，臨期拔去爲便。』衆人都道：『更妙！』於是依了無戒的話，仍舊將來縫合了。維驢道：『還有商酌：恐城門一關，砍不出來。』維駒道：『二哥太

『守了膽！大將軍做，那裏算到萬全？』鐵箱子道：『前日西門守兵，因州官夜間，從城外赴晏回來，叫門不應，打了三十大棍，恨如切齒；只要說聲，他還要快活殺哩！』維禰道：『這個湊巧！待我去拿兩錠銀子，給他調埋，就守在城門上，等你們完了事出來，一同走。』主意已畢，便留無戒與于家弟兄兩人歇宿了。

剛及黎明，飽餐了一頓，又選兩個膽壯的僕從，同于獵戶抬了死虎，馬維禰等，充帶里正，一徑入城去獻知州。無戒和尚，同了幾箇心腹人，在衙門外接應。到得州衙，正值知州譚名胡剝皮，才坐早堂。把大門的見抬個虎來，便道：『兩日報說老虎吃人，官府正要差拿獵戶；你們打了來獻還好。』鐵箱子就煩他進去通稟了。等到知州發放完了公事，方傳令抬進，直到檐下；前邊兩個，各拿了抬虎的杠子，卸身向側邊躲去；只留個人，一前一後，夾虎而跪。知州看了看虎，喝道：『老爺聞得：山裏老虎甚多，怎的只拿着一個來獻？』維禰拔去虎膺前竹釘，厲聲應道：『如今拿你，就算第二個。』鐵箱子早已扯裂虎腹，震地一聲，軍器脫下，各人搶了一件，逕奔煖閣。知州向後亟走；



不期燬關門後，被這兩個拿杠子的頂住；回轉身來，劈頭迎着維駒鐵鞭，腦漿迸裂，跌倒在地下。衙役多有認得是龍蟠寺馬鐵鞭，誰敢向前來問？無戒在大門下，舞弄銅棒槌，與兩三個好漢，又打將進來。州堂上躲得沒個人影兒。維駒恐內衙接應，招呼弟兄們，如飛奔出，經向西關。維驢接着大夥兒回到家下。維駒道：『如今怎樣計較？』無戒道：『學着梁山泊好漢，放火燒房，辦着走路。』維駒道：『家眷放在那裏？』維驢道：『衛軍頃刻來追，不可遲延片刻。我今領着家口，坐輛驛車，頭裏先走。哥哥的雙鎗鐵棍，今日纔顯其長。現放着四五十柄，家下二十餘人久已練熟，每人各持二柄，火一發時，便是八十桿排鎗。恁樣銅頭鐵額，抵當不住。我家這裏後門，係山溝窄徑，自然是步兵來圍。三弟與無戒師，砍殺出去。這裏大哥，預先排着鎗手，看馬軍擁到前門，驟然一開，火氣齊發，必然驚亂；隨亦奔出後門，接應三弟，逼他敗兵，自相踐踏，就便掣身而走。我在二十里以外等候。衣飾各項，收拾不及，棄之罷了。』衆人大服維驢計策。就催家口上車，維驢領着先去。

沒一個時辰，都指揮等，統率一百馬軍，五百步軍，飛趕到龍蟠山下，圍住了馬家前後門。正要打入，只見兩扇大門，霍然扯開，內裏十個鎗手，一放廿鎗；閃過去時，鎗頭十鎗又發，驚得人滾馬逸。那後門的步兵，擠在七高八低的山溝裏，站立尙未得穩，却有無戒維駒二人，先藏着山腰樹林內，率領十多個壯士，從背後橫殺將來，正如筆管內燒鐵逼立直，無從可躲。那兩柄槌，如黃虬出水；兩條鞭，如黑蟒翻空，打得這些農學拿兵器的屯卒，如羣獸遭了圍獵，亂攙逃生。有大半在平坡的，被敗兵逼來，返奔向前門去，正是馬軍中鎗之候，兩邊擁擠上來，越發驚慌無措。二人乘勢殺去，紛紛滾轉，人馬皆倒。那時維駒亦後門抄向前來助陣，殺得衛軍星落雲散，方打起胡哨，同着三弟與無戒，并千家哥兒等衆，迴身向東大路而走，趕着了家口車輛。維駒忙問：『沒有傷的麼？』無戒道：『傷了還好！』維駒道：『今夜無處歇宿了！』維駒道：『聽聞得路上傳說，王師要上河南，會兵攻打開封府。我們連夜迎去，還恐遲了，怎顯得歇宿？』於是一行人馬，從黑影子裏，趨行前去。

景兪都自得了高軍師將令，領着本部人馬，并帶了綽燕兒，旁略江北一帶地面。鐵六合，望風納款，唯天長閉城不納。兪都取筆，寫出數句云：『本都御史，兵出沂州，席捲淮揚，蘇軍虎狼三十萬，頓成泥沙。何物縣令，敢於閉關，抗拒王朝師耶？向寧帝師令旨，不忍斯民塗炭，暫且緩攻二日。若更不知順逆，打破城池，誅殺罔赦。』令人照書十餘紙，拴在箭頭，四面射進。城中士庶，久知淮揚盡失，又聞得濰州起義，遂劫了縣令，開門迎降。

忽探馬飛報，濰州義兵到了，兪都隨命盧龍往前察看。有頃，盧龍領着四個人：兩個將弁結束，皆相貌猙獰，目光如炬；一書生奇偉白皙，一黑瘦筋骨和尚；來到營門。盧龍先已通知姓名，並倡義緣由，引之進見。維驥前跪，兪都自起扶之，延入轅內。再三謙遜，側坐於下。維驥道：『小子弟兄三人，今日方遂素志，又得託身麾下，實先人之幸！』兪都道：『久聞淮南三馬；可謂一日千里。』又問無戒：『爾係方外，何以拔刃相助？』應道：『皇帝現着緇衣，我輩安得不爲出力？』兪都大喜。維驥撫膺太息，

說：「建文聖主當陽，賢者在位，四海蒙休。近來豺狼滿目，人民側足，未審幾時復辟，得覩太平氣象？」彭岑應道：「此帝師之所以救民於水火也。」維駒遽立起厲聲道：「王師當何所向，小將願以死當前。」僉都唯唯，向維騶道：「淮西廬郡，爲古來重鎮，孫權築成滯須塢，魏兵不能南下；若不乘勢進取，彼反得以憑恃，非我之利。我要聲言進兵淮北，與河南會合，使之不備，却潛師以襲之，何如？」維騶應道：「此勝算也！今端陽在邇，肥水龍舟，每年會於東關外余廟之前；文武官弁，多憑舟觀賞。鎮守都督火真，舊係燕王宿將，有萬夫不敵之勇；若得一刺客殺之，便可了當。那些文官，皆咕哩書生，有何能爲？」僉都道：「可謂簡捷。但彼在舟中，焉若殺於十步之內？莫若掉一龍舟，到他大船之旁，則如探囊取物耳。」維騶道：「有！有！有！先父同時戰死，宋垣其弟宋均，是個監生，家下多有善掉龍舟水手。小將親去說他，誼屬同仇，決意成功。待我三日不回，元帥即便發兵，事不宜遲。」僉都大喜，乃命綽燕兒授以密計，同羅先行；次命無戒，扮作行脚僧，潛住城中，聽號炮聲，即斬關放進大兵；又命

雜駒，牛騾，張鷟等，到余廟前接應綽燕兒，殺散岸上人衆，及彼來救護之兵，得便即搶城門；又命趙義領炮手十人，抄向郡西，望城東有自己旆號豎起，卽逼城隅，施放號炮；然後令馬維驢，率領二千人馬北行，揚言進取朱仙鎮，屯淮河南岸，候示進止。分撥已定，黃昏時分，又密授彭岑盧龍軍令，點起一千勇士，馬摘響鈴，人披軟甲，一半挾鎗，一半跨利刃，祇帶一日糧，僉都親自率領前往小峴山埋伏，去襲廬州府——，神不知，鬼不覺，拔寨起身。

時建文十六年，五月四日之後，龍舟已競戲三日。唯端午這日，二十四隻龍舟，皆會於澗水合流之處。各官員及紳士的船，鱗鱗次次，總集在余關廟左右。兩岸上看的，若老若幼，若男若女，不可以數。時張鷟等三人，擠在人叢裏，看龍舟來往，皆分五色，每舟各插小彩旗三十六面，大旗一柄，在後爲纛龍，頭上有大人抱小童，扮作符官，手執令字旗招展，——也有就是大漢子執着的。頃見綽燕兒在一白龍舟頂上跨着，手執的鑲白綾令字小旂，左看右看的搖動。各龍舟皆有二十四個水手，划開起來，真如無數

蛟龍，爭鬪於旋渦激浪之內——楚地之勝觀也！

凡坐着大船看龍頑耍，多有毫爽的，備着好酒百瓶，——內不過盞許，——活鴨，活鴨，各數十隻，賞給龍舟，多投向水中。各船水手，便行爭搶，一掉起，翻波跳浪而來，迴翔轉折，比旋風還快，趕得那些鵝鴨，只在湍流中亂滾；——雖是活東西，用力要逃性命，倒容易拿獲。只這酒瓶，是件死物，趁着波走，浪頭一高，已不見影兒，浪頭落下，祇露得小半個；又瓷器經水濡滑，再也捉拿不住。有兩三個瓶兒，打在火都督船邊，十來個龍舟，直掉到那裏。綽燕兒坐的，恰在前頭，見這個都督，打着一柄深沿黃羅傘，正在船頭虎皮交椅上坐着。燕兒見他船稜邊鐵練，桁着一個大鐵貓，直落在水面上。乘着龍舟逼近時，就一手抓住練子，聳身一湧，恰好跳在交椅左側。幾個健丁，還道是賣解，纔吆喝時，早被綽燕兒連交椅砍翻，血光噴起，直濺人面。

岸上馬維駒看見，早掣出雙斧，牛蹄張鵬等，掣出雙斧雙刀，一齊殺起。燕兒已跳上船頂，揸了根本篙，——其端有鐵鉤及刃，如大撈樣式的，名曰挽手，——望着停船

的樁兒鉤定，飛身上岸了；回看各船的人，皆躲入艙內。岸上的人，擁擠定了，奔走不迭，一時勢如山倒，墮河及踐死者無數。綽燕兒招呼道：『百姓莫殺他！我們去幹正事。』隨向北先走。牛辟等一齊跟着到株大白楊樹下，說：『我早看個路數在此。』把手挽靠在樹旁邊。燕兒一溜而上。那樹向東，挺出一條粗幹，幹頭分個小叉，劈對城堦，不過四五尺遠。他就掣起木篙，把鉤兒搭在睥睨之中，這邊安在丫叉之上，解根帶子拴牢，用手攀定樹枝，先站在篙上試試，——他是走過廣西一指細的仙橋，這篙兒粗有數倍，不消說如履平地。——只兩步跨過去了。早見無戒和尚，已在那邊走來，向城上一望，說：『塵頭起處，不是俺大軍到了？』就在袖內，取出旂號，抽過木篙，扎在梢上，豎立堦口，二人飛奔東關。聽得號炮震天而起，城內城外，都驚得魂喪魄散。有幾個守門軍士，因各官員未曾進來，不敢閉門，剛在那裏探望，被無戒大喝一聲，飛起銅鑼，盡行打死。張鵬牛辟馬維駒三人，看燕兒纔上城頭，便飛步搶至東關，與無戒合作一處，占住城門。

不移時，僉都軍馬已到，祇帶二百名進城；餘八百名，令維駒牛駢張鵬彭岑四將，各領二百，在四關外捉拿逃走官員。反閉了城門，令自己軍士，分頭嚴守，以防賊人竊入。然後到府堂坐定，收取庫帑冊籍，一面出示曉諭吊伐之意，以安百姓。

有一千總及典史，面縛叩降。僉都問：『汝二人，何不出看龍舟？』齊稟道：『快活事情，原是大僚做的；我等么麼微員，只有看守城池，那敢學他？』又問：『文武官弁，那個清正？那個貪惡？』典史稟道：『太守張得，爲建文皇帝黜逐，後來永樂起用的；知縣陳永則，是陳瑄的寵養小廝；通判田納海，係番人之子，冒姓田氏，——均屬貪官，自有公論。』千總稟道：『都督火真，適聞已經伏誅。其參將遊擊守備，皆係平人，不能爲善爲惡的。』僉都道：『汝二人言語，不直不隱。足見居心。』問典史名金柱，卽署爲合肥和縣；千總名王弼，卽署爲滁州守將……是意外之喜，叩謝而去。

剛晚時，牛駢獲了陳永則；彭岑捉了田納海；馬維駒張鵬殺了張得，并幾個武弁，各獻首級。僉都訊得田納海，娶娼婦爲妻，招盜賊爲僕，詐害富口，婪贓萬金；又性惡



讀書人，會將一庠生之所做文字，投諸溷廁以辱之。景僉都大怒，令以四條繩索，纏其手足兩大姆指，首昂脚低，向天吊於庭下，令豬將犬牛羊等糞，捏作小丸，扶開其口，以馬溺灌下，每日三次；五日而斃，棄之糞窖。陳永則罪止貪婪，安髡爲城旦。卽發令箭，提回北去軍馬，署馬維騏爲廬郡太守，宋均爲潞州知州，馬維騏爲本郡城守副將，維駒爲先鋒，使無戒和尙爲五營教習槍棒大使；具表奏聞實授，并捷報於兩軍師。

## 第六十四回

方學士片言折七令

錢先生一札服諸官

前者兩軍師同出濟南，率兵分道南征。如今淮陽廬三郡皆平，高軍師之事，已經完畢，該說到呂軍師之兵下河南了。雖然，要知呂師貞之取歸德，反在威甯將拔淮安之前；威甯之克廣陵，卻在師貞既取開封以後。至景星之下廬州，呂軍師已兵下河南府矣。當師貞駐扎兗州時，原先令學士方以一，潛入歸郡，去掉蘇張之舌，未煩一卒，未

驅一將，竟成大功，易如反掌的。

那時方學士仍舊帶了黃冠，改作道裝，行至交界處所。不見有一個人守汛，笑道：『想是大兵來，盤詰不得，索性撤了！』迤邐來到東關，望見城頭黃蓋飄揚，城門緊閉，知是太守在城樓上，遂大叫道：『方外以一道人，係太守公至戚，千里遠來，煩爲通報。』守門兵士，只當不聽見。學士大聲連叫三五遍，太守聽得了，便喚門卒查問，卻傳言失了兩字，稟說方一道人。太守尋思一會，吩咐先請入署。原來歸德府知府。姓軒，名伯昂，自少雅慕方孝孺；又從未相會，只是心下私淑。所以方經做了兗郡太守時，彼此暗相交洽；雖然未增覲面，卻也曉得方經表字以一，曾戴黃冠，就猜他去了個「以」字，卻也正合着機殼。當下迴轎到官衙，見那道人，坐在穿堂側舍。伯昂進署，卽着人請入內書房，便下个隱語問道：『昔日爲陰官署中道士，今日做陽官署中道士了！』以一答道：『前後一人，陰陽一理。』伯昂已是無疑，只行個常禮，屏去從人，彼此先致了夙慕之意。以一開言道：『軍師知弟與太守公神交，特爲頓兵兗州，先令請命。』

伯昂應道：「弟原要做件非常之事，所以立志要交非常之友。而今學士公駕臨，是造孽也！待我再請兩位同心者來相會。」就走向裏邊，拉着兩人，同步出來，——一個年艾的，形容清古，眉目疎朗；一個年甫弱冠，生得修眉細眼，頤面瘦勁，——與以一次舊相見。伯昂代言道：「此位錢先生，諱芹，從蘇郡守姚公起義，爲行軍祭酒；當中途變起，先生適微服入京，得脫於難。與弟也是神交，輾轉而至此。」又指少年道：「此位姓侯，名玘，是侯大司寇諱泰之孫。司寇殉難之日，年止四齡。弟忝爲公門下士，幸得保孤，至於今日。」以一稱贊道：「漢李善撫孤之事，千古無雙；今不待專美於前矣！尤可喜者，司寇之夫人曾氏，爲帝師所救，現在濟南。卽日祖母孫兒，相逢於萬死一生之外，又是千古至奇之事。」伯昂道：「有是哉！」以一又道：「未也。尙有姚公之子名襄，久受御史監軍之職，爲呂軍師器識。錢先生見之，如見姚公，亦大快事。」此時錢芹喜極，不禁鼓掌；侯昂喜極，反覺眼中含淚。以一隨向伯昂道：「俟見軍師，侯世兄先去覲省令祖母，何如？」侯玘方笑逐顏開，躬立致謝。伯昂與錢芹齊問：「聞得攻

取淮揚，又有高軍師；畢竟是誰爲政？」以一應道：「呂軍師，天下才也，靜如山岳，動若雷霆，一技之長必拔，片言之善必錄。人人樂爲致死。高軍師舊係織公參軍。呂軍師薦其才，特拜亞軍師之職，——亦猶諸葛之與公瑾略差一着耳。今我四人，既屬一家，無庸說到歸降二字；竟寫個東帖，迎請軍師駕臨罷！」伯昂道：「還有微衷。郡轄一州八縣，唯商邑分素有意氣，睢州由人主張，自能遵從；其外七邑，也有曲謹不通，也有迂腐乖張，暴戾自用的，須侃侃鑿鑿，扭得倒他，方能濟事。數日內，是賤辰，必然借此來議軍事，弟即呼學士爲仙師；大家一會，那時全仗懸河之舌。」以一道：「不願者，移兵討之，如風鼓籛，今以太守公之屬員，不忍見其狼籍，當勉從鈞諭。」伯昂隨命攜上酒榖，痛飲達旦。

未幾，閩屬官員，次第來到郡城。伯昂宴於內堂，請出錢芹方經相陪曰：「錢先生爲許中良友，方仙師爲塵外素交，皆所心契。」各官看二人品格不凡，各致欽慕之意。說了些閒話，方議論到軍事。伯昂道：「聞得向來敵兵，祇攻府而不攻州縣；府城拔，

而州縣未有不下者，則此郡當先受兵。列公有何良策，爲同舟之助？」睢牧道：「我等屬員，唯聽大人鈞命。」柘令道：「不然！官有大小，守土則無以異；似應各自努力。」虞令道：「聖人有云：『吾從衆。』還須酌議和同爲妙。」鹿令道：「以卑末之見，莫若各練鄉勇，謹守城池，再向省會請兵來援。縱有差跌，亦稍盡臣子之誼。」商令道：「敵人起義以來，奄有中土；王師幾輕覆沒。戰固不能，守亦難言；要完臣節，唯有身殉。」伯昂故意大讚道：「此議爲正。」以一道：「貧道自終南山望氣而來，知此土有異人，膠承太守公見留，延攬一番，得晤列公，可許貧道略獻芻蕘？」商令與睢牧齊聲道：「諸葛武侯，尙須集進思，廣忠益，何況其下？願聞尊旨。」以一道：「貧道聞殉國難者，謂之忠；不聞殉賊難者，亦謂之忠也。孔悝之難，子路死焉，夫子非之；子羔去焉，夫子予之。孝康爲高皇帝之儲君，建文爲孝康皇帝之元子。高皇告於天而立之，是爲天子。我不知燕王爲何人所立乎？操兵入殿之時，總是一班逆黨奸臣，擁戴稱尊；律以春秋，名曰國賊。不知列公，何以親賊而仇帝也？」說未畢，鹿令接口道：「當今

爲高皇之子，敢云賊耶？』以一應道：『賊尙有二種：如陳友諒，張士誠輩，圖王不成，乃是草莽之賊；——這個賊子，還屬浮沉，所以其下殉節者，雖不得謂之忠，亦得爲咫尺之義。若王莽，朱溫，侯景之徒，謂之篡殺之賊，——這個賊字，方是真切。而今燕王，稱兵犯闕；乘輿顛覆，國后灰燼，何以異此？滴纒商侯敵人起義這句話，甚有合於人心。夫既知彼之爲義，則知此之爲不義，又何待言哉！』衆皆相顧錯愕。伯昂假意說道：『仙師之論，嚴若春秋。但恨當日，見義不明，失身至此，猶之貞女而嫁爲盜婦，自當從一而終，何敢言及再醮耶？』以一道：『此喻固妙。然君臣與夫婦，到底是兩樣：女子之節，唯以身爲重，故無二義；若臣子之節，要當權其重輕，衡其大小。古人有棄暗投明，反邪歸正者，有如王陵，馬援，魏徵，李世勣諸公，安得不謂之明良大匠乎？』考令道：『當今以一旅之師，不四年而得天下，非眞命，其能若是？濟南起兵，已歷十餘載，僅有齊地，徒稱建文年號；恐事之不立依附者，終不免爲後世笑！仙師既聖靈氣，必知其數，可得聞其大略與？』以一正色而道：『嵩岱之靈，淮濟之氣，鬱

鬱葱蔥，三十年矣！自中州之氣王，而南北皆衰，應在女真御世；今者不自稱尊，崇奉故主，反爲拘數。然而于古大倫，於是乎立；忠臣義士之氣，於是乎充塞天地，——雖聖賢作爲，不過如斯。若彼自建國都，自稱年號，卽曰真主，自然不可附之。鐵兵部書高皇神主懸於城墻，燕逆尙不敢攻擊；而况建文已立，宮殿設有聖容，天威赫赫，豈可與之抗衡乎？以愚觀之，彼之謀臣勇將，皆上應列宿；若欲囊括宇內，反掌間耳！乃按兵十年，訪求行在，原其心跡，一朝復辟，則四海不勞而定。猶之乎家主罹難出亡，華堂大厦，悉爲庶孽所居；但使家主入室，庶孽何所容其身乎？聞得目下，用兵於河南淮北，是便於迎故主也。『錢芹道：『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草茅庶民，望建文復位，不啻大旱之望雲霓。豈有賢人君子，而反細人之不若哉？』鹿令勃然變色道：『物各有主。我輩中有科名官爵，出自當今者，安可一例而論？』以一大笑道：『豈列公之祖與父，亦皆爲燕王之臣子耶？受高皇之恩，而盡忠於聖子神孫，卽所以上報高皇在天之靈也。夫旣不知祖父，亦何有於君哉？我乃世外之人，全無干涉；而媿媿言忠言義，不亦可

笑！』商令瞿然而向伯昂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我輩自可各行其志；不審大人高見若何？』伯昂厲聲道：『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并鴻毛不若，雖匹夫亦不爲也！』時各官員嘿然心許，唯鹿令柘令，外貌雖似倔強，其實氣餒心動，貪生怕死，尙在相對遲疑。商令又發言道：『要生總生，要死則死，慎勿處於兩歧，致疑後悔。』伯昂微微冷笑道：『且請錢先生繕起降書；如有異路者，彼以爲忠，我以我爲義，不須畫押，從此分散。』錢先生更不推辭，立時援筆，草就降書云：

忠爲立身之本，義爲經國之用，秉於方寸之中，塞諸兩儀之外。某等雖仕出新君，心存故主，聊借一郡以潛踪，爰望六師而託命。向傳定鼎濟南，禁殿嵩呼開日月；茲瞻建牙亮右，羽林雷動肅貔貅。簞食來迎，十萬人心如一；鞶聲至止，三千士氣無雙。雍雍乎鶴鷺綸巾，快覩武侯氣象；兢兢然執矢負努，幸憐太守庸材。合屬傾心，辟僚泥首。

軒太守看過，讚了幾句，送於各屬員。柘鹿二令，目視同僚一同，忽發聲道：『似此降



書，不卑不抗，古所未有。『便舉手向錢芹稱謝道：『大爲我等生色。』商令笑說道：『兩公亦服；真可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於是自太守起，次第署名；其同知缺員，通判公出外，餘經校丞簿等官，皆爲填註。隨差佐貳兩員，迅赴兗州，迎請王師。

數日間，報說軍師已至夏邑境上，軒太守率領各官，直到虞城地面，排班跪接。呂軍師下與親自扶起。伯昂喜出望外，呈上府庫冊籍，先自辭回。軍師到了歸德，兵馬盡屯城外，祇帶劉超姚襄二將，三十騎進城，徑入府署內堂。方以一已易官服，先來施禮，軍師道：『學士與軒公，可謂不負數十年之神交。』太守道：『職內疚猶存，外慚難滌，何敢當軍師獎養？』隨引錢芹侯玘前謁，代陳始末。姚襄則說是父親勤王舊友，揮淚再拜，互致慰勸。太守設樂宴享，各罄衷曲。越日，鐵都御史率領大隊軍馬皆到。伯昂迎入公館，邀請諸將，犒賞軍士，無不合宜。時各屬錢糧，伯昂早已提解，勾支半年兵餉，軍師大喜。

隨會集諸文武，商議進取汴郡之策。伯昂進言道：『開封南北憑河，唯東西可攻；

由睢水而渡，不三百里，直薄城隅；此地轉餉亦易。」錢芹道：「彼聞已下歸德，必憑睢水而立寨，以扼我之渡；莫若先取汝甯，由上蔡扶溝，至中牟渡河；攻其不備，何如？」軍師道：「二公之策，可以合用。請先生冠吾冠，衣吾衣，坐我車，建我旂，假我軍師，與鐵都憲率軍至睢水，相機爭持；勝則長驅直進。彼必退守陳留，悉力守禦。我則別引一師，南下亳州，取迤板城，沿河而走；從中牟渡河，徑襲城之西隅，可唾手而下也。臨期尙有秘策，更當遣人知會。」衆皆大服。乃自草奏，特荐軒伯昂爲開歸兩郡巡道，暫攝府事；錢芹爲方外司馬監軍，侯玘爲庶士，同方學士先行詣闕復命。

## 第六十五回

兩猿臂箭賭一雄州

一虎兒刀劈雙奴賊

呂軍師總統王師，共上將十四員，鐵騎三千，步卒二千，馬軍一萬，足六師之數。當下分撥一半軍士，并將佐郭開山，俞如海，宋義，余慶，孫翊，莊次躄，葛纘，謝勇

等八員，命鐵都御史統領，錢芹充作軍師，由睢水進攻開封府；自己乃易了戎裝，統領劉虎兒，阿蠻兒，姚襄，賓鐵兒，曾彪，楚由基等，東下亳州，以劉虎兒任中軍，楚由基任先鋒，沈珂爲合後，阿蠻兒等分作左右前後，仍依七星營制，次第進發。

那淮北自洪武定制以來，原設總兵官一員。從何福敗遁之後，燕王因淮南有童俊屯守，就命他兼轄淮北，止留壽州副將爲防汛。其人姓楚名寶，大同人氏，能挽勁弓，百發百中，號小由基；年已六旬以外，遂自稱爲老由基。有家丁二人；一姓計名高，立心險鷲，因他嘴舌害人，叫做餓鷹嘴；一姓章名魯，是個風騷，叫做章醋兔子，——皆傳授他的箭法，亦能輪動大刀；是楚寶最得意的心腹。亳州也是他汛地，聞知歸德府已降，就率領都司守備等官，并計章二丁，精兵三千，善射手一千六百名，前來亳州屯札，以防侵掠。楚由基前部到時，距城三十餘里，望見立有營寨，遂擺開人馬，出陣搦戰。楚寶早已探知，戎裝結束，預備廝殺。軍士納聲喊，大開營門，認旂上寫得分明，七個大金字，是：「猿臂將軍老由基。」楚寶看來將，認旂上亦是七個大字：「先鋒猿臂將

軍楚」，遂喝問道：「汝是何方小子，敢稱猿臂將軍？」楚由基大笑道：「你這老賊，有何本領，敢盜襲我旂號，壞我名色！」楚寶罵道：「我有百步穿楊之技，名震邊疆，誰不欽服？汝乃黃口孺子，反說我盜襲你的，豈不可羞可恥？」由基應道：「只我姓楚，名由基，天下焉得有第二個？汝今降於燕賊，辱沒我忠臣義士。我拿住你，碎屍萬段。」就挺手中鎗，直取楚寶。楚寶拍馬來迎，戰有二十四合，敵不住由基，忍敗了下去，喪了一輩子聲名，乃逼住鎗，大喝道：「且住！你既叫楚由基，又稱猿臂將軍，敢與我較射麼？」由基笑道：「我若一鎗結果了你，是欺你年老，不算英雄；正要與你在三軍面前，賭一賭射箭，好叫人知道沒有第二個猿臂將軍。」楚寶咬牙切齒道：「你莫浪誇，不是白賂的。我若輸了，就將亳州地方送給你；你輸了，卻怎的？」由基道：「割了我的頭去。」楚寶道：「你頭值得甚麼？」由基道：「我這個頭內，盛着的是千古流芳，忠臣孝子之血；豈比你這個賊頭，僅堪喂犬馬的麼？」楚寶滿面羞慚，勉強喝道：「口說無憑，須要你主將來立下軍令，方與你賭。」楚由基道：「好胡說！只我是先鋒主

將，要立便立。你既將亳州爲賭，也須立個印信文契。我看你這老賊奸狡，輸了時，好歹混賴！」楚寶道：「大丈夫一言九鼎，誰似你小廝，信口亂道？今日晚了，明日與你賭。既說定了，休得夜間弄個賊智，來刦營寨；不是好漢。」由基道：「我們堂堂王師，焉有行此不信？你莫驚破賊胆！」於是各回本營。

次日清晨，大軍已到，由基將前項情由，稟上軍師。軍師大喜道：「料將軍斷不弱似他，便與他賭何害？也省卻爭戰一場。」劉虎兒道：「不知有人與我比刀沒有？」軍師道：「一勝一敗，必有不平，就是汝比刀時候。」於是齊出陣前，軍師居中，諸將在左右，一字兒分開。燕陣上楚寶，心中自忖：「早是講過較射，不與他戰鬪，兀的如何殺得過？便大聲叫道：『昨日說過的，敢來較量麼？』」由基說：「我已押下令狀在此。快些將你賭的亳州印文來看。」楚寶道：「有！還有一說：我勝了，須要退兵，永不許犯我邊界。」軍師道：「這話料得是。」即令添入狀內。交看已畢，一并書了，繫於長矛之上，立在戰場正中。楚寶便令小卒，取出兩柄小月叉，叉上是打成彎彎的鐵槽兒。叉

兩片小鼓皮，皮中間，祇畫圓的紅心兒，僅如錢大，用兩層生牛皮縫就，堅實不過，也只有碗口大小，將來安放在叉口上，落入槽內；周圍兒緊緊合着，又有錢鈕扣住，——是楚寶向來以此爲較射之用的。將此兩叉，皆立於百步之外。向由基道：『三箭皆中紅心者，爲勝。』由基道：『若挨着紅心邊兒，不在正中，也要算輸的。』楚寶道：『箭鏃半在紅心，半在皮上，也要算輸，何況挨着？但我們既賭箭，就有輸贏，總不許暗算。』軍師道：『暗算者，與賊盜何異？不必說得。』於是二將下馬，走向畫的步限界上，齊身站立，問誰先射。軍師傳令道：『較射原須揖讓，請年尊者先。』楚寶隨搭上箭，扣滿弓，覷的較清，直貫紅心。軍中大擂起鼓來，齊聲喝采。楚由基卻氣閒神靜，不慌不忙，輕輕的搭上箭，扯滿弓，颼颼一聲，也直透紅心；兩陣上將卒，喝采之聲，可震山岳。擂鼓方畢，又射二箭三箭，皆是中的。獨楚寶第三箭，離卻紅心，約止半分；由基的三箭，恰如個「品」字，正正攢在紅心中間。由基道：『是你輸了！饒你老命，快快送我亳州來。』劉虎兒等，皆笑話他道：『你口出大言，如今待怎麼？』楚寶氣

得目瞪口呆，嚷道：『由基百步穿楊，敢與我賭射楊枝麼？』由基道：『好！好！就來。』我知道你還不心服。』令軍士折取硬楊枝二根，也釘在百步之外。楚寶道：『這次讓你先射。』由基道：『占先了！』弓弦纔响，箭已貫在楊枝中間。楚寶呆了，呆，先前輸了一着，已自餒氣；如今見由基中得異巧，心內跳了兩跳，就有些拿不穩了，假意把箭來掉幾掉，換了一枝，定着神兒，弓開箭發，恰在楊枝邊擦過，把枝上的皮，擦去了寸許。王師陣上，胡盧大笑，都罵他老強鬼。楚寶一時羞忿，卽拔劍自刎而死。計章二奴，見主兒死了，怒從心起，惡向胆生，欺着楚由基手無軍器，各舉起大刀，如旋風般滾將來。由基正要送他兩箭，早有劉虎兒一騎馬，從刺斜裏截上。二賊見來得凶猛，只得一齊迎敵。纔交手時，虎兒使出神威，偃月刀從頂門劈下，章魯如何能招架？刀光過處，藕披頭削去半個身子。計高嚇得骨軟筋酥，轉眼時，一般熱血噴空，攔腰截作兩段。衆將士爭先要踹他營寨，軍師止住，命姚襄宣令道：『你主將雖經賭下亳州，我卻要衆人心服，然後進取，如有敢戰者，來戰；有願降者，來降。若要四散回家，亦各從』

爾等之便。』燕軍聽了，懽聲雷動，卸甲投降；唯有楚寶家丁百人逸去。軍師安撫了降兵，召由基諡道：『我看楚寶射法，與爾正是敵手，只因老而倔強，猶用少時之硬弓；到第三箭上，略學面赤手顫，所以差了分毫；若略換軟些的弓，正自難勝。落後再射楊枝，我道他忿恚已極，必至失準，然猶能射中枝傍，豈非老手？除卻這人，那有與君較量得的？爾宜收葬其尸，表石於墓，設酒祭奠，以彰矜惜之意。』由楚道：『小將亦有此心。』一一遵令，自去行事。

那時亳州知州，早已率領士民，焚香頂禮，出郭來迎。軍師止帶數騎入城，查點倉庫，隨後出屯郊外。真個耕不改轍，市不易肆。各州縣皆望風而附；止宿州，泗州，懷逸，靈璧，附近鳳陽府者，未降。軍師謂姚襄沈珂道：『中都陵寢所在，不可驚擾。爾兩人爲我持檄，各帶三百鐵騎，諭下鳳陽，并所屬未附諸處，以通淮南之路。』

二將去後，呂軍師夜坐帳中，看黃石公素書，忽燭焰一爆，火煤直漲額角，暗叱道：『今夕當有刺客。』顯虎兒在側，遂密傳號令，令扎一草人，偃臥於帳，覆以錦被，



四面暗伏撓鉤套索刀斧手，退入後營靜候。剛及三更，黑影中一人，不知從何而來，手執利刃，飛奔帳前，將錦被與草人，直刺个透。虎兒躍出，大喝：『好刺客！』軍中吶聲喊，火把齊明，刀斧手擁上，剝作肉泥。撓手又於營外，拿獲一賊。軍師陞坐訊問，叫做楚角，是楚寶的兒子，自幼習學飛檐走壁的本事；那行刺的，叫小樁杌，是楚寶的養子。軍師道：『楚角雖然可殺，但爲伊父報怨，豈忍又殺其子。』卽令縱之使去。諸將皆請曰：『壽州尙有燕兵拒守；且楚寶部下，亦多未服，今軍師釋放楚角，似乎縱虎還山，焉保他竟不負恩？而且新降燕士內，容有彼之黨徒，又在暗中，潛圖內變，亦未可知。似宜先定壽州，復其巢穴，庶絕後患。』軍師笑曰：『無楚寶，是無壽州。其他將弁，又何能爲？至於新降之卒，皆出其本懷，非逼之所致。我推誠置腹，自然感動；若我先存疑心，則彼亦將有異志。所以光武有云：令反側于自安。且壽州在於淮西，非目今之急務；唯潁府爲入汴之要路，我當先取之。來歲立春，在上元後一日，黃河之冰，尙可走馬；我從通許而達官渡，但襲陳封府之西甯，出其不意，可以席捲而得。今已

歲暮，若移兵去定壽州，路旣紆迴，往返必不能及。」諸將大服。

忽綽燕兒奉高軍師命，飛報淮安大捷。軍師喜曰：「我正有用汝處。」遂授以密語，令卽起程，潛赴河南開封府，至期依計而行。時姚襄沈珂，皆已略定宿泗二州，懷靈二縣，并鳳陽郡守降表，及府庫冊籍，回來纒令。軍師道：「機會已到，來得正好！」隨付沈珂錦函一封，又口授三條祕策，前赴睢水鐵元帥軍前，——如此如此，開函次第行事。又令姚襄，持檄前往潁州；自統諸將，隨後而進。一路上殘雪初霽，草枯沙軟，馬驕弓勁，正好打圍行樂：軍師信口吟七律一章，以示諸將云。

十年高臥習兵機，今與諸君獵圍。

風起鵬弓羣獸竄，雪隨驕馬萬山飛；

渴來倚劍先餐血，醉後行廚更炙肥。

刁斗無聲人士蕭，行間要我詠詩歸。

將次潁州界上，姚襄早已率領着州牧，并佐貳屬員，與紳士人等，跪迎道左。軍師

大悅，卽命軍校扶起，受了倉庫冊籍，慰諭一番，仍令原官如故。也不進城，屯兵於潁水焦陂之間，以度新春。將佐皆雅歌投壺，軍士多投石超距。呂軍師忽下令曰：『馬步軍兵，悉付由基將軍統領，屯駐此地；諸將與鐵騎三千，卽於今夕隨我而行。』……

## 第六十六回

譚都督夾雖水立重營

鐵元帥焚浮橋破勅敵

前面鐵鼎任作元帥，錢芹任作軍師，進取開封府。而今呂軍師潛行，又襲取何處？雖經屢次說明，料看書者，不能記憶，試聽次叙演來。

開封府是中原第一個有名的大郡。燕王因此添設三萬雄兵，命新寧伯譚忠爲都督，徐安爲都閫，劉保爲副將，華聚爲參將，游擊守備千總，共三十餘員。譚忠又有家將二名：一名閆細狼，一名張黑胖驢，是招附鹽徒。其文官布政司，姓蹇，名諤，乃吏部尙書蹇義之子；守道吳儼，是學士吳溥之弟；按察司郭資，原係北平參議，降燕；巡道吳

嚴，原係桐城縣令，建文行取至京，迎附燕王者；——總是貪殘害民的叛黨。聞得濟南起兵，來取中州，羽報日以警亟，文武會齊商議。那蹇謬——混名蹇風子，動不動嚴刑酷罰，把人性命，當作兒戲；士民畏之如虎，——當下先開口道：「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就在出力的時候，也分不得什麼文武。就是我也上陣殺他一兩場；如有畏刀避戰的，拿他來下入囚牢，請旨發落。」衆官明知蹇謬酒色之徒，故意粧幌子說着大話，誰敢去挺撞半句？譚都督道：「若得文官都肯齊心協力，何愁敵寇。目下自然是我們武將去衝鋒，不消說的。但敵人素有詭計，各處攻城略地，總是先藏着內應，以致敗壞。而今守城，也是難事，不知誰可保得？」蹇風子忙應道：「都在我！不拘文武，有不遵令者，卽以軍法從事。」譚忠道：「方伯表率百官，孰敢不遵？倘或自己差悞，卻怎麼？」要知道蹇風子都是一派奸詐之語，料道沒人與他抗衡；有功歸之於己，有罪卸之於人；不期譚忠道這句話，竟自劈心一舉，打了個着，紫掙着臉皮支吾道：「你屬下武弁，真若聽我指麾，焉得有悞？」譚忠道：「這容易！」便回顧徐安道：「汝督率游守千把

十員，人馬六千，緊守城池；凡有舉動，皆須稟明方伯而行。』遂點起二萬四千雄兵，令華聚爲先鋒，劉保爲次隊，自爲家將押後，分作三隊而進。各官皆餞別於夷門之外。譚忠等下馬飲了三杯，取道陳留而進。

行次睢水，早有探馬飛報，敵兵當晚便至。先鋒華聚，不敢擅渡，稟請進止。譚忠看了地勢，謂諸將道：『兵法立寨，須左山陵而右原澤；今處平衍之地，而水滯於前，則宜距水結營，俟敵人半渡以擊之。但此水湍溜，既無舟楫，彼若欲渡，必走上流；然又恐我反渡河掩擊其後，彼決不敢遠涉。今若距水而陣，固是堅守之道，豈不示之以怯？若渡河結營，則強敵在前，橫流在後，又進退無據。莫若搭起五座浮橋，各分一半人馬，夾河創立營寨，既可以戰，又可以守；我先據險以待，不必迎向前去。』部下齊稱都督勝算。於是令華聚劉保，渡水安營，自與家將，距水結寨，隔岸峙立，一呼而應；浮橋處所，仍着將員把守。安置甫畢，濟南王師前鋒郭開山，兪如海，兵馬早到。見燕師立陣嚴整，兪如海道：『彼衆我寡，且俟元帥到來，商議進取之策。』郭開山呵呵大

笑道：『君何怯也？元帥以我二人勇敢，故令先交戰；若畏首畏尾，豈不貽笑於同列？汝看我先斬他一將，折其銳氣。』卽縱坐下鐵驪馬，輪動手中金蘸斧，出陣搦戰。時譚忠已經渡河在前營，見敵兵不過二千，遂下令大開營門，問左右：『誰能先擒此賊？』華聚應聲出馬。戰有二十回合，劉保出陣助戰。俞如海令軍士射住陣脚，挺手中鎗，來取劉保。兩對兒如走馬燈一般，往往來來，在征塵影裏，互逞武藝。鬪有多時，譚忠道：『如此斯文戰法，何能取勝？』鞭梢一指，左右各將奔，就掩殺過去；自己援桴而鼓，大張威勢。郭俞二將，縱有三頭六臂，如何能敵？只得敗下陣去。譚忠在將台擂鼓愈亟，燕軍如旋風般捲將過來，——都是久在戎行的，驍有銳氣，而又卻多數倍，——勢若山岳震壓。王師站立不定，且戰且走，退有二十里。幸左營孫翦，先來接應，燕師方兵退而去。

譚忠勝了一陣，意氣揚揚，笑謂諸將道：『敵人今已喪胆。我乘夜去劫他一寨，殺個盡絕，也顯得我累世元勳。』二更以後，馬摘鈴，人銜枚，直到王師寨前，聽鼓聲時

，方交四更。燕兵吶喊一聲，拔開鹿角，黑影裏殺將入去。真個郭開山等，不會隄備；幸得軍士，多已睡醒，一轂輻爬起來，只辦着逃命，——奔走不及，被殺傷者，差不得三分之一。又退走二十餘里。

鐵元帥大軍已到，郭開山等，背自綁縛，向轅門請罪。鐵元帥問了致敗情由，顧謂諸將道：『軍法應斬；但彼先人，皆沒於王事，我則奚忍？』錢芹以目示意，故作怒容道：『王法無私，豈可曲徇？』喝令斬訖報來。諸將誤認作真，皆爲請求：『令再進戰，將功折罪。』錢芹道：『如此敗將，適足玷辱王師，斷不再用。』立命裝入囚車，俟明晨解闕正法。當夜錢芹與鐵元帥，定了計策，隨請開山如海至中軍帳，密語道：『我今要……』如此如此——『未審二位將軍意下如何？』開山道：『有失軍機，理應正法；今反令小將等立功，乃意外萬幸也！』於是密令心腹小卒，到戰場上取兩個雄壯的首級，懸之高竿，榜曰：『敗將示衆。』又令孫翊帶了葛纘謝勇，扮作家丁，覷個方便，前去詐降。只看天寒河凍，浮橋火起，就在燕軍中乘機取事；若外面殺進來時，便爲內應。

鐵元帥道：「何不賺彼來劫寨，然後燒斷浮橋，絕其歸路，使他片甲不返？」錢芹道：「更好！但恐河凍未堅，難以期日。」鐵元帥道：「這個暗號，可謂神鬼莫測。孫將軍誘他劫寨時，須爲彼引導；但留葛謝二將軍，在彼營中照應便了。」一面令人互相傳說，郭愈二將因在囚車內，辱罵軍師，以至梟首。一面進兵，相距敵人二十里下寨。又令人四布訛言，說軍師因怒得病兩日，好生利害。乃按兵不動，堅壁以守。

燕將日來搦戰，總置不采；憑他百般辱罵，亦若罔聞。諸將都要追擊營壘，譚忠心下，懷疑未決。忽於是夜，路伏小卒，拿解三個人來；一個將官模樣，兩個像是僕從。譚忠喝問：「你有多大膽子，敢來做細作？」孫翦道：「我是濟南有名的大將，叫做孫翦，怎來做細作？前日我們兩個先鋒敗走，後來接應廝殺的，就是我。如今先鋒首級，梟示營門。幸得我的頭還在，所以黑夜冒昧來此。」隨願謂二僕：「我說是不信的；倒不如大家死了的好。」譚忠道：「你且說來！哄得別人，哄不得我。」孫翦道：「不過死得不值錢，所以逃命，還哄誰呢？我與都督說：兩先鋒與我，總算失機，同在囚車



之內，原不敢殺我們，要解濟南的；只爲郭愈二人失望，傷觸了那軍師，以致激怒斬首。軍師就氣出病來。有人說我也曾背罵，軍師正是氣上加氣，也要殺我。虧這兩個心腹家丁，開了囚車，同逃來的。如今沒路可去了！倘都督不容我等，就死於此處，尙可免梟首極刑。」譚忠聽了這些話頭，與兩日探聽的不差半點，由不得不信，就請來坐了，問：「汝父親爲誰？」孫翦道：「是孫泰，不過陣亡的，並非殉難。」又問：「汝因何在妖竊處做了將官？」應道：「就是這兩個先鋒；他父親都封侯爵，因今上不許他二人承襲，心上恨不過，連我也被他二人糾合來了。如今只落梟得好首級！我乃是一時愚昧，比不得他們有仇有忿的。」譚忠大喜，隨問：「那軍師多少年紀？病得怎麼樣？」應道：「已有六旬；這病有些不穩。目今天氣嚴寒，只怕要退兵了。」譚忠道：「既如此，我選將去追殺他。」孫翦道：「他若退兵，必有埋伏，不可造次。莫若出其不意，黑夜殺他個片甲不返，小將情愿當先引路。」譚忠道：「幾時可去？」應道：「只要每日辱罵，自然病上加病，便可一戰了當他。」譚忠遂待孫翦以上賓。孫翦也就領着燕兵，

到陣前唾罵道：『賊軍師！敢出來與我戰三合麼？』錢芹凭高一望，孫翦指着又罵，只見軍師，望後便倒。不期營後樹上，老鴉大噪起來，隨有軍士，打了他一鎗，羣鴉盤旋於營上，只一片刻四散飛去。譚忠握孫翦之臂笑道：『此乃寇滅之兆。我今夜即發兵，克成大勳，當與將軍共之。』於是命酒，與孫翦及諸將共飲。

起更之後，即發軍令，劉保與華聚，領馬兵三千爲前隊，自與孫翦閻細狼，領馬步五千，爲後應；令張黑胖驢緊守後營。孫翦給之道：『睢水已凍，恐怕賊人偷渡，莫若緊守前營，方能截他來路。』譚忠道：『說得是！』隨問：『你帶來兩個人，有些才技沒有？』孫翦指着葛纘道：『這是識幾個字，爲我記帳的。』指着謝勇道：『他是個廚人，給我煮庖的。我有兩個有些武藝的，因要解京，都被他們禁住了，那個能到囚車跟前來放我呢？』譚忠越發深信不疑。就着黑胖驢隨從過河，嚴守前營。時甫二更，劉保華聚點兵前行，孫翦又請道：『小將初到無功，願爲前驅。』譚忠道：『既如此，我同你與華聚在先，命劉保與閻細狼在後便了。』——這總是孫翦要賺他入營，好結果他

性命意思。——三更前後，已到王師營門，靜悄悄寂無人聲。衆軍吶一聲喊，欷寨直入，恰是個空的。譚忠急叫：『中了賊計！』孫翦在後心一鎗刺去，也是命不該死，正有管籛的林守備，在黑地裏撞過來，中着他左肋而死。華聚揮軍亟退時，四圍伏兵盡起，火把無數，殺入寨來，大叫：『不要放走了譚忠！』嚇得忠魂飛魄喪，左衝右突，不能得出；看手下將士，殺得七零八落。劉罔二人，知主將被圍，在寨內拚命衝殺進來。譚忠華聚乘勢殺出，背後孫翦大喊：『譚賊！你待往那裏走？』罔細狼咬牙切齒，舞刀來戰；尙未交手，被莊次躡側首趕到，大喝一聲，揮爲兩段。譚忠乘空脫身，亟尋舊路，但見跨河五座浮橋上，烈焰冲天，却是鐵元帥預先伏兵燒斷，分頭去刮他前後大營。營內葛纘，謝勇，在糧草堆內也放起火來，照得四野通紅，金鼓之聲，震動天地。此時譚忠無路可逃，仰天嘆曰：『中了他調虎出林之計！』隨欲拔劍自刎。一小武弁，止住道：『都督不要短見！此地岸高，馬不能下，向北四五里，有沙灘可渡，我們疾去救應大營，尙未爲遲。』譚忠隨命引路。去時，有數丈餘沙岸，絕不陡峻，遂策馬而下，渡過

堅冰，沒命的跑到大營，遙見火光中，總是濟南王降旗幟。一將橫着開山大斧，當前攔着道：『譚賊！認得我郭先鋒麼？』譚忠方悟鼻首是假的，隨顧左右道：『斬不得他，如何脫身？』華聚應聲，當先交戰。譚忠劉保，奪路過去。後面孫翳，莊次躡追兵已到。華聚不勾數騎，四面皆敵，爲孫翳部下亂鎗刺死。再向前追，譚忠去得遠了，乃收軍而回。時天已大明，兩岸上及冰內敗殘燕兵，沒了主將，抱頭鼠竄，無處逃生，鐵元帥暨起招降旂來，皆紛紛投拜。（此一回鐵元帥也分撥宋義余慶，各領兵一千，埋伏寨之左右，莊次躡領兵五百，伏於營之後面，俟譚忠來，同時齊發。鐵元帥自領精兵二千，反去襲他雖水前營。俞如海領步兵五百，各負草束，分燒五座浮橋；火一起發，卽回身砍入敵人前營之背，前後夾攻，使他首尾不顧。郭開山領步兵一千五百，去劫敵人後營，自有葛纘謝勇在內接應，刼破賊營，則便多立旂幟，以防賊人回兵來襲。其追逐譚忠者，止孫翳莊次躡二將。若宋義余慶，仍掣兵接應元帥。兵馬無多，用得神妙，破了燕師夾河兩處大寨，斬了數員名將，成此大功。在錢芹，可謂得伸當日勳王之志矣！）

吳十分之中，倒有一半全被殺傷，與墜河陷冰而死；其降者，又有三分。隨從譚忠及自逃去者，不足二千之數。

當下鐵元帥與錢芹，陞坐中軍帳。諸將士多來請功，獻上諸將首級，計十餘顆。唯俞如海活擒了張黑胖驢。分辨道：『我有義母在彼，乞饒狗命。』鐵元帥道：『若然，你是孝子，可學王祥臥冰罷！』令剝去衣甲，裸體投於河上，復曳上岸，五番而死。隨後拔寨前進。軍士報：『後有敵兵，不知何處來的？』鐵元帥等，皆吃一驚。

## 第六十七回

一客誅都關藩司

片刻取中州大郡

鐵元帥登高阜一望，見有千餘軍，星馳電掣而來，係王師旂號，——乃是參贊軍機監察御史沈宁聞，奉了軍師嚴令，齎到祕計一函。先是，鐵元帥因燕兵夾雅立寨，曾圖其營制，送上軍師請示；今已破了敵人，秘函後到，不知軍師主見，却是怎樣。折開看

時，有十二句云：

堅冰可走，浮橋可煖；

兩岸設伏，齊攻並倒。

春正六日，方進陳留，

上元分兵，會合豫州。

筆舉大綱，舌陳條目，

三人心知，其餘弗告。

鐵鼎以示錢芹道：「軍師料敵於千里之外，與此處所行，不爽毫釐，非神明而何？我等且休息軍馬，過了殘冬，然後進兵。但書內說舌陳條目，幸唯剖示。」沈珂應道：「軍師再囑，直到臨期方說。」於是不復再問。（然作書者，且先敷衍明白，方免看書者之猜疑。卽如綽燕兒，差他潛入開封府，作何事幹？是要乘上元放燈之夜，刺殺布政司與都司。俗云：「蛇無頭而不行。二人爲文武之領袖，先殺了他，一時軍民無主，方

可襲取城池。請問這是綽燕兒所優爲之事，那一夜不可行刺，直須待至上元呢？要知道，汴京三面環河，黃流汎險，若敵人拒住，即使有舟難渡，何況無舟？若到嚴冬凍合之時，冰面上有了足跡，來往的人，就在冰面行走，卽車馬亦可馳驟；但河凍之後，彼必更加嚴備，所以呂軍師頓兵於毫穎之間。從來黃河解凍，須俟二月；一交立春，陽氣從地而發，雖凍易折，無人敢走。那年隆冬氣溫，立春在正月十五日。陰陽相乘之理，冬溫則春寒，而中土人民泥成定見，於元旦之後，卽不敢在河冰上行走，則守禦亦必疎忽；所以待至上元者，以待立春也。如此，則綽燕兒可以乘上元之夜行刺，呂軍師可以乘立春之日渡河，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

譚忠都督被鐵元帥殺得大敗逃竄，連夜走至儀封，見城圯難守，乃退保陳留，收拾了敗殘軍兵，又向徐安處調受三千，不敢下寨；但緊守城池，扼住要路。

鐵元帥於建文十六年，春正月六日，悉遵軍師密令，發兵前進，不攻儀封，直抵陳留界內，安營已畢。沈守聞謂元帥曰：『明月初十，軍師令點二千人馬，往莘城地方圍』

狼。』錢芹問：『此是何意？』宁聞曰：『我亦不解。』鐵鼎道：『自然日後纔知。』遂點孫翊，郭開山，葛纘，莊次躡同行。將士皆揚揚得志，拿了好些雉雞獾兔之類，至晚而回。

十一日，沈宁聞又述軍師將令，挑選名將一員，前往索戰，不勝者斬。鐵鼎問：『誰敢去？』莊次躡應聲願往，問領兵若干？宁聞曰：『有令，只許二百名。』次躡即點二百名善射手，搖旂吶喊，徑造城鄉，大聲喝問：『敢戰者，速來納命！怕納命者，速來跪降！』衆軍齊和一聲，城上只當不聽得。隨又喝問三次，總無人應。次躡令軍士們，且下藉地而坐，手帶着鞭韁，口唱着邊調，大家當作耍子。劉保望見，忿忿不平道：『我們太被賊人看輕了！』譚忠道：『汝有所不知，彼利於速戰，我利於固守。廉頗之拒秦，司馬懿之拒蜀，皆用此着；憑他怎樣，只是不戰，看個機會，別有妙策。』劉保含慍無言。部下一游擊滿夸，稍有武藝，向前聲喏道：『小將不才，願立斬賊人之首，獻於麾下。』劉保道：『是好漢子！』譚忠氣得目瞪口呆，厲聲喝道：『你若不勝，怎樣？』應



道：『甘當軍令。』劉保道：『他是個偏將，勝亦不足爲榮，敗亦不足爲辱也。與他三百軍去便了！』譚忠道：『你說恁話？一人勝敗，關係全軍。命押下軍令狀來！』滿游擊欣然投遞了，也點的三百善射手，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一聲炮响，如烈風捲霧般沖殺過去。次驕見了，不慌不忙，跳上了馬，一字擺開，喝問：『要比武藝，還是混戰？』滿夸勒馬大喝道：『料你這個草寇，安敢與我比試？』次驕更不答應，掣手中畫戟，直搶過去。滿夸料不能勝，霍地勒轉馬，掣弓扣箭。方在扭身背射，早被次驕縱馬趕上。滿夸着急，撒卻弓矢，用回馬鎗來刺時，次驕隔個過，直逼入左肋，抓住勒甲縵，提將來擲於地下，被衆軍士活捉去，解至營門。鐵元帥問了姓名，大笑道：『大約滿夸自夸之人，都是這樣東西！』令割了鼻子，放他回去。譚忠在城上，看得分明，大罵道：『這班辱國之奴，死有餘辜。』那三百善放手，也不發一矢，皆自逃回，譚忠忿忿的回到帥府。忽報滿游擊回來了，譚忠疑他降了來賺城池，問道：『帶有兵士麼？』應道：『不但沒有兵，連他自家鼻子都沒有了。』譚忠大怒，即令在城外斬訖，獻首轅門。

次日辰刻，又報有敵人索戰，譚忠下令，以後再言戰者，斬。自己親上城樓看時，又是一將，——原來這員大將，是武安侯郭英之子，名喚開山，就是第一陣衝過前鋒的。譚忠前日見他勇猛，指揮數十員戰將廝併他；今猶依稀識他容貌，如何不怕？他也是奉着軍將令來索戰；直到午後，見無人蹀躞，方回去繳令。

十三日，沈宁問道：「今只用個牙將，帶領軍士，到城下去辱罵他一場。」譚忠眼睜睜，在女牆邊聽他指名叫姓，百般穢詈；不但不敢出戰，亦不敢回答半句。十四日又罵，亦復如是。沈宁問道：「今夕要懸挂綵燈，大享將士。」鐵元帥道：「是了！故意要賺他劫寨，少不得預爲設伏。」宁問道：「軍師不教設伏，只教痛飲。」錢芹道：「倘或敵人驟然而來，如何抵當？」宁問道：「軍師將令如此。」鐵元帥遂把軍中所有的諸色綵燈，新的舊的，都懸挂起來，大開筵宴。宁問道：「軍師令元帥居左，錢先生在右，皆南向，小子夾雜在兩行將士中間。」鐵鼎等不敢違拗，只得坐了。那些將佐，皆戎裝就席；各令小軍，持了自己兵器，站立在後。宁問道：「大錯！大錯！軍師嚴令，

都要卸了甲冑，易了便服，不帶寸鐵，着實開懷暢飲；并許軍士，各去吃酒。」於是大吹大擂，投壺射覆，互相角勝，至二更方歇。

天未明時，沈珂已起身到中軍，謂鐵元帥道：「軍師推算天文，今日上元卯刻，霧起成陰，亭午微雨，黃昏略晴；到子時，則雲散天空，月光如晝。」錢芹出帳觀看，果然大霧。寧問道：「元帥可選一千六百名猛士，上將四員，帶了乾糧，前去莘城行圍。隨後我領軍來，別有話說。」鐵鼎隨點了郭開山，俞如海，孫翹，莊次躡，帶了兵馬，大霧中果然去了。有頃，霧氣不收，化作濛濛微雨，沈寧閉領着數百人，也到莘城圍獵。至晚，寧聞述軍師令道：「此去開封東門，不過八十里。元帥可領原來兵馬，不帶金鼓，不挾旂幟，輕鎗快馬，限在子時，會軍師於東門。我回去尚有妙計。」——附耳與鐵鼎說了。

寧聞回到營中，又復張燈設宴，先密諭諸將士道：「軍師令酌量飲酒，每爵以三分之一爲率，微酣而止。」又向錢芹道：「軍師有言，賊人必來關望，令小子暫充元帥，屈先

坐於二座。』於是衆將皆欣然入席，喧呼快暢，與昨夜無異。酒興將闌，沈珂密傳號令，令諸將佐分兵四下埋伏，以待賊人劫寨。錢芹方悟軍師妙用。

那譚忠原連夜差細作探過，到這時候，忍不住竟來劫寨，墮入彀中。

呂軍師是日，正在潁州發兵，前去襲開封府，點齊了三千鐵騎，反挑去了魁梧大漢；止用猿臂狼腰，瘦小身材者，五百餘名，都換了軟綿戰甲，各止帶鈎鐮長戟一柄。大將劉超，阿蠻兒，曾彪，寶鐵兒，亦只用手巾軍器；一切弓箭佩刀，悉行卸去。軍師下令曰：『此去開封，不及三百里，我當親自統率，限亥刻渡河；其餘鐵騎，着姚襄率領，限十六日辰刻到城。』於是銜枚疾走，風捲雲飛，戌時三刻，已至通許地方。

那時綽燕兒正在都司內堂梁上伏着，要刺徐安：兩行有些帶刀兵卒侍立，不能下手。看他夜膳完了，又要去巡城，燕兒暗暗着急，思想殺他容易；但自己也要被他剝作肉泥，豈不悞了大事？正難處畫，忽徐安叫小廝點燈，要上東廁。燕兒已曾幾次察看路徑，知箭道側首，有個溷圍，收拾得潔淨，料定到那邊。見這班軍士，出堂伺候去了，

他就一溜烟，徑到廚房門角後伏着。聽得脚步來了，徐安叫小廝：『你將燈在外頭照罷！』一脚跨入門限。燕兒從暗中迎心刺去，刀刃直透於背。只大叫得一聲，嗚呼哀哉了。那小廝嚇得倒在地下，燈籠擦在一邊。綽燕兒劈頭提起，同着徐安死屍，一併竄入蠶池內；跑到牆根邊，飛身跳過，從小路上，亟亟穿到藩司署內。前堂後堂，東西兩廳，書房臥室，幽軒邃室之中，尋了個遍，不見蹇風子的影兒。若因公事他出，則又重門封鎖，靜悄悄寂無人聲，不像個官府在外面的。猛想起他書閣之東，有個小院，院內有座二破三的小廳，其傍又有個圓瓢樣的秘室，是向來空鎖着的，只除非在那邊。疾忙去看時，雙扉虛掩，獸環上鎖已開了；踰垣進去，依舊空空如也。燕兒忖度，時限將屆，怎樣去繳令？急得沒法起來；左看右看，難道這廝，知道要殺他，藏在圓瓢內不成？那瓢周回滾圓，其頂如饅首，統用城磚與石灰築成的。向小廳西壁，接着二尺寬的夾巷，上面也有磚兒砌密；通着廳壁，有扇小小鐵的梨木車垣門兒，嵌在壁內，就是豬八戒九齒釘鉞，也築不開，孫行者變了蠅蟻，也沒個孔兒飛進去。燕兒伏在壁門間，耐心聽了半

响，微聞得內裏有婦人嬉笑之聲，他就恍然道：「原來是這瘋子與他老婆勾當的窩兒！」在身邊取出火種，上一照，見有片小銅板，挂在門上，帶着個小槌子，心猜是個暗號，就右手掣出利刀，左手取小槌兒，連敲三下。刮刺一响，壁門開處，有個婦人出來，問：「是誰敲的？」燕兒劈面剝倒，大踏步緊進。蹇風子正在醉公椅上，與女人酣戰，左右兩個小丫環，各掌一盞紅燈照着，猛見雪亮的刀光，陡吃一驚，慌忙跪下，說：「好漢！不要動手；金銀珠寶，憑你要多少。」聲猶未絕，頭已落地。那醉公椅上的美人，方在心暈神迷，頓然唬醒，身體還是酥的，一堆兒蹲在椅子根前，只說得一句：「饒了我的性命罷！」燕兒不分好歹，匕首到處，挖擦一聲，已透心窩。兩個丫環，都倒在地下發抖。燕兒覺着脚心上，熱騰騰蒸將起來，方知是個地炕。旁邊兩個獅頭小銅爐，一邊煖着羊羔酒，一邊煖着參湯。就把銀壺提來，汨都都吃個盡興。一張紫檀木圓桌上，有好些珍奇餚品，也不及嘗嘗滋味，拽起脚步，往外便走。跳過了後牆，城內街道，都是久經走熟的，拐彎抹角，向東北而走。有條小弄內，一人撞出喝道：「這廝是賊

！』燕兒應聲道，『好賊！』七首已入心坎矣。一徑奔上城來，向外探望，見樹林中隱隱有好些軍士，遂探出腰內兩個小紙炮，點上火，攢將下去。

呂軍師正等得心焦，忽聞紙炮响，亟呼軍士道：『燕兒到了！』數十乘軟梯，早經繫就，就在城牆邊放了，陸陸續續都爬了上去，但聽燕兒指揮。只軍師與劉超兩騎馬，繞着城根，轉向東門。鐵元帥領着將佐，四員勇卒，一千六百名方到，接着軍師。看東關時，已經大開；燕兒與阿蠻兒，曾彪，賓鐵兒，及五百名健兒，分列在城門洞口。方欲進去，鐵鼎後軍飛報，有燕兵將次回來了。軍師呵呵大笑道：『此是譚忠劫寨的兵，敗下來了！』隨令阿蠻兒：『你與我帶領三百馬兵，每人手執號旗，向前截住；但令搖旗納喊，彼必不敢來戰，逼他遠去了就罷！不可窮追。』（說話的又錯了！鐵元帥與呂軍師所統的兵，總不帶旗幟，請問號旗，是從何來？這句駁得最細。卻不知五百壯士帶的鈎鏢長戟，是軍師以意做的，並非十八般內所有之物；其制在鎗刃端之左側，一鈎垂下，爲爬城之用；右側一鈎向上，作懸旗之用；其鋒皆銛利異常，在馬上使用作軍器。

那旌旂等項，軍士都用作搭膊，拴在腰裏，要用時，疾忙取來穿在戟柄上，上有一扭，挂在鉤內，就是自己號旂。其桿又有數道鐵箍，可以紮成軟梯。——一器數用，名曰鈐載。阿蠻兒領兵自去。

軍師率領諸將佐進城，徑到布政司堂上坐定，先令牙將六員，各領五十名軍士，到各城門把守，不許放一人出入。次委劉超，查盤庫上錢糧，曾彪孫翦諸將等，分搜各衙門官員，不許擅殺，要生擒解獻。又令高強，持令箭護持周王藩府；鐵元帥領兵二百，繞城巡行，安撫軍民人等。有頃，寶鐵兒捉了吳濊；俞如海捉了縣令，及佐貳等員；郭開山謝勇，捉了各武弁，——唯郭資爲亂軍所殺，其餘總是活的，——皆泥首求降。軍師逐一勘問明白，向衆官員說道：『饒不得的，就是胡儼這賊；你當日做桐城縣令，建文皇帝，欽取你到京；燕王兵入金川，便附和了蹇義茹瑄等，首先迎降。揆你賊心，自爲名士，作一縣令，得附開國元勳之列；那知背主事賊，千秋唾罵？今日天理昭彰，更有何辭？』胡儼連連叩首，血流滿面，唯求免死。軍師罵道：『你所讀何書？所中何進士



。到得臨難覈棘，不如雞狗！我帝師罪不及孥，止梟爾首，以儆其餘。」卽命行刑，懸首於市。又向吳濊道：『國難之日，汝尙幸家居；若在京都，豈有不隨着吳溥，迎附燕；然天下如汝輩者，比比皆是，豈可盡誅？姑饒一命。』府縣各員，原官如故。又叱諸武員道：『汝等鄙瑣蠢夫，當不得一卒伍，乃亦列在將弁之內！本朝用不着你，各自偷生去罷！』并發放了徐安蹇風子等家屬，都令逐出城外。鐵元帥劉超等，皆來繳令，軍民悉已安堵。就發庫帑，賞賚將士。

翌日，阿蠻兒同着錢芹，沈珂，姚襄等皆到。軍師令兵馬住扎在城外，但許衆軍將佐入城。宋義，余慶，同獻劉保首級。沈珂隨稟：『譚忠不出軍師神算，到我們筵席散後，却來劫營。四面伏兵起，殺得大敗，向郡城奔走；見前面又有兵截住去路，他就轉向東北而逃，不期恰遇着了姚將軍的鐵騎，又殺一陣；止剩得百來騎，望北路逃去。窮寇勿追，也就饒過了他。』軍師道：『我兵辛苦一夜，不追的是。』隨呼綽燕兒至前諭道：『這場功勞，汝爲第一。今授汝以副將職銜，充機密使。我有密札，可速送至高軍

師處；并令旂一枝，路由潁州，着楚由基率領所留兵馬，速來汴郡，隨我西征。汝且待淮南淮西地方皆平定了，然後到我軍前。」燕兒得令自去。方草疏告捷，并上諸將功冊，首薦鐵鼎開府豫州，錢芹宜授京職。芹就辭道：『向聞舊臣，皆歸行闕，禮樂兵刑，諸務有綱有紀；無庸草野老人，尸位其間。今欲南返姑蘇，同史彬前去迎請建文皇帝復位，以副忠義之望。請軍師裁奪。』

## 第六十八回

呂軍師占星拔寨

谷藩王造讖興戈

軍師答道：『遠迎聖駕，任大責重，我意得了河南，先請帝師駕臨，酌議其使；今先生慨然愿往，實忠臣義士之大幸也！即當草疏請旨，特授禮部職銜，以隆大典。』芹謝道：『既承軍師作主，似不必在此候旨，明日遂行罷！』軍師許之。同鐵元帥及諸將佐等，餞別於夷門之外。

同至公署，鐵鼎稟請軍師道：「愿執弟子之禮。」拜畢，又稟道：「從來先哲，必有門弟子，續述其緒；向見夫子多所不屑，未敢造次。然若鼎者，弟亦擇師也。」軍師道：「向我隱居嵩陽，豈無四方來學？見我困厄，輒就棄去；始終相依者，惟沈珂一人。及今之求託門牆者，原其心，不過爲勢利，豈眞爲着學問，所以概行拒絕；只收得姚襄景星二子。今君亦志誠若此，皆不憚爲吾師弟。前此授姚襄以奇門，授景星以史符；今當授汝以素書。」鐵鼎又拜謝了。

到夜，仰觀乾象，呂軍師指示道：「此爲紫微垣；垣中一個大星，色亦有威者，卽北極紫微星。燕王遷都於北，上應天象，未易驅除；其垣周回兩兩相比者，乃上丞少丞，上宰少宰，上輔少輔，上弼少弼諸星。或而昏冥，又時露芒陰，應在彼之居位者，皆一班諂佞之徒；更無正大光明之氣象。獨是帝座前一星，爲彼之世子，其色淡中帶黃，其光顯而能斂，有中正之道。國本攸繫，卻在於此。」又指太陰星道：「是爲帝師垂象，光彩透激若圓珠，形質端凝如美玉，威而和粹，恬而肅穆；在人間爲至聖，在天上爲

大仙也。其將星都入訾娶界內，乃青州分野，莫不光芒漏落，應在我朝文武諸臣，較之燕藩部屬，優劣奚啻萬倍。至建文皇帝，行在無定，乾象竟無顯著；不知復位在於何日？我輩唯有勵此忠肝義胆，上格天心，以邀眷顧耳。」鐵鼎聞了此言，不禁潸然涕下。軍師道：『五星從日月而行；今水星出於豫州之分，其色晶晶，光華流動，有泛溢之狀；將來春汛，黃河必決。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雖不即應，到底必應。恐陰雨之後，河流一漲，有難以阻當者；汝須預爲修葺城垣。目今軍旅，屯於河岸，亦有可虞；與其移寨避水，莫若拔寨四征，竟淮河南討寇矣。』鐵鼎一一受教；因問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夫子料彼如何應敵，又如何勝之？請示其略。』軍師道：『彼若直抵蔡陽，拒黃河以結陣，遏我之師不能渡，此乃反客爲主之上者；次則據城臬之隙，憑高而瞰下，彼擊我易，我攻彼難，亦爲扼溢之妙着；若背城結寨，斯爲下策，是引敵入室也！彼若出上策，則設渡於西，以絕其兵；而反繞東路，潛渡偏師，以擊其後。若用中策，彼戰則我易勝；倘或堅壁不出，則分一師，由間道而搗基巢。——至於臨機應變

，又在隨時合宜，未可預定。』鐵鼎曰：『我夫子上貫天文，下通地理，中途人時，有天下之全局於胸中，其管葛之流亞歟？』軍師曰：『孔明先生，何可當也？我治國之才，不及仲父；臨戎之略，不逮淮陰；當大任而從容自若，遠遜子房。處我於景略亞父之間，差堪伯仲。』又問：『我夫子特荐高成甯爲軍師，其才何若？』軍師曰：『成甯深沈而有遠略，策亦多中，洵可獨當一面；但於羣言雜進之時，略少裁斷耳。』鐵鼎曰：『然則姚道衍何人，而能輔燕藩以得天下？』軍師曰：『其智計狠而險，心術殘且忍，比之宋齊，更爲甚焉。』又問曰：『我朝現今文武之中，有可以名世者否？』軍師應曰：『建文之舊臣遺老，多短於才，而優於行；處之治平，可謂良臣。若年少諸子，如劉璟之沈毅，景星之胆略，與汝之雄勁，並方經之剛嚴，程智之術數，皆一時之傑；再司縉之英發，姚襄之敏慎，沈珂之精察，全然之偉辨，均所難得；外此則各有所長，亦有所短；——要之隨材器使，無不可者。若武將之勇敢武藝，人所易別；董賓二老將，胆大心小，可寄重任；若勇而有知者，則劉超一人而已！』師弟議論入彀，不覺天已昧

爽。

陰雨數日，軍師謂鐵元帥道：『鄖陽地方，萬山圍裏，此一小蜀國也！內有妖賊僭踞稱尊，自元朝至今百餘年，歷傳數世，中國莫敢過問。我算道衍，必遣人說之出兵，與我抗衡，彼收漁人之利。我疏已草就，奏請帝師，遣一位仙師去降伏他，以免戰爭。我今先伐河南，次則南陽；若夫汝甯，四面失援，可傳檄而定也。楚由基所領軍兵，到日可飭令速渡黃河，據定成皋以防賊人斷我餉道，違悞者斬。』隨撥上將謝勇，莊次躡，孫翦，葛纘等四員，與鐵元帥爲五軍；其兵馬士卒，總在新降內挑用。隨出城拔寨，向西進發。鐵鼎送了一程，方回治事。

高皇帝有個庶子，排行十八，叫做谷干穗，——就是夢過燕王女樂，開了金川門迎降的，——滿望加封個大國，不期燕王日以疎遠，因此心懷怨恨，要謀奪占南都，也做皇帝，遂假造讖語，訛傳於市云：

半月落江湖，春來燕亦無；

天生十八子，定鼎在南都。

建文皇帝，元首頂圓，而胸後略偏，太祖曾言形如半月，謂今已流落江湖；「燕亦無」，是說燕王已遷都於北平，亦云亡也；第三句，谷王自寓；第四句，言已當稱帝於金饒。世子聞此謠言，待要啟奏，恐害了他性命；若聽其自然，又恐弄出大事。隨與黃淮等相商，傳一密信，給周王櫛，把谷王請到大梁去，原爲開導勸化他。那知事有湊巧，到了周藩府中，不幾日，又來了個崇甯王悅燾，——是蜀王第四子，也要謀奪世子之位，被蜀王逐出來的。——一見了谷王穗，甚是情投意合；商量要仍返南都；因淮北河南皆失，無路可歸，只得住下。在呂軍師與鐵元帥，初不知有二王在周藩府中，亦不知南都謠言情由，從何而提防他呢？那時谷王，聞得呂軍師去了，有個鐵鼎，駐札開封，將佐四員，同居署內，只有兵士四千，總是新降的。又相到「定鼎」二字，合了鐵元帥的名諱，就自己把假識，也當作真了，說與崇甯王，言：『此賊應在我平定他。』兩入嘴過了周王，造下空頭官誥數千，託付心腹人，給散城中兵士，與藩府的衛卒。那些小

人，說有官做，誰不願從？又正值黃河大決，於原武地方，壞了無數村舍，淹了無數田畝，男婦號哭遍野。鐵元帥恐黎庶流亡，一面遣府廳各官，安撫賑濟；一面遣孫翦葛續，前去築堤打壩，捍禦橫流。城中文武，去其大半。二王就乘此行事，有家丁六人：曰尤赤鼻，盛白眼，于二兔子，胡絰子，陳小獐，徐小龜子，都是招徠的鹽徒賊犯。分頭約定人衆，在三月二十，夜月上時候，衛士卒去殺守門兵卒，占奪城門。二王親自率領家丁，及六百名勇健，圍住鐵元帥公署，前後攻進。其餘兵士，都向各衙門截住救兵，并諸文武官員，同時舉發。

鐵元帥那一夜，飲了數杯酒，再也睡不着，倒起來料理明日公事。忽聞馬嘶人語，心以爲異，登樓一望，見署前後鎗刀密布，正不知從何變亂。亟到馬槽，自己備上鞍轡，綽鎗在手，思想無路可出。前後門已被攻破，大喊殺人。心上着了急，儘力踢倒了甬道旁邊的小牆；因是死路，絕無一人，疾忙跨馬奔出。又打塌了民家的一垛短垣，方是街道。投東走時，見有兩個青衣人，如公差模樣，攔住道：『我們奉府主司老爺之命，



來救元帥，如今只有北關可走。」兩人在前引道。鐵鼎隨後飛趕不上，方知是神人。北關外是河決的所在，料道沒人走的，所以未曾占去。只此門軍，還是濟南舊卒，聞城中有變，正在着忙，特見元帥一騎奔來，便迎着道：「我們都隨去罷！」遂一擁出了城門。兩個青衣人，又引着向東繞城而走，有二十餘里，到一座大廟門首，青衣人忽不見了。仰頭看時，龍盤朱漆匾額上四個大金字：「碧霞行宮。」鐵鼎向從人說：「此是泰山娘娘廟宇；救我的人，想是嶽庭差來的。稍待天明，進去叩謝。」下馬略等一會，便去敲門。呀的一聲，是個道姑出來。四目一視，互相驚訝，原來是公孫大娘，卽問，公子因何到此？鐵鼎從頭至尾說了。公孫想鮑師知道未來，不肯預洩天機。今事已應，不妨直說了；因向鐵公子道，「這座廟宇，始名萬壽觀，爲妖魔梅花仙長所據。帝師斬除魔怪之後，地方改造了三真觀，內供帝師曼鮑二師聖位，朝夕香火禮拜，報答隆貺。今這些逆賊，就說是濟南妖人，因此又改了娘娘宮殿。我如今同飛娘從淮南高軍師處來，原奉鮑師法旨，到這三真觀中，救取公子大難。恰好前日，在路上見瞿將軍，與二董小將

軍，奉高軍師命，到呂軍師軍前，去此不遠；只這枝兵，便可復奪汴城。我且到城中去，探聽個明白，回來再定主意。」鐵鼎謝了仙師，又道：「還有楚由基將軍，奉呂軍師調至河南，旦晚亦到；并求仙師通信與他，我們合兵前去更妙。」仙師應允而去。

鐵鼎就率領衆人，向東迎上三十里，早已接着瞿鵬兒，董轟，董翹等。各相見慰勞已畢，共有一千人馬，就下營札住，整頓朝餐。剛到午刻，楚由基統了三千鐵騎，飛馳而來，說：「適奉公孫仙師之令，繞道來此，與元帥合兵，恢復汴城。」鐵鼎大喜，把軍師諭他據住成皋的將令先說了，然後自述始末情由。早見公孫大娘已到面前，說：「反的是谷王穗，與蜀王第四子；如今現據公署。部下有六個心腹健丁，其餘總是新降的武弁兵卒。謝勇，莊次躡俱被生擒。谷王要降他兩個，着實禮待。被謝勇痛罵一場，即令斬首，莊次躡遂詐降了，哄說勸他歸附，因此囚在獄中。莊次躡如今爲賊把守大門。我已約定今日半夜，吹篳爲號，他便斬開東關，迎接元帥軍馬入城，可以立時拿住。」

鐵鼎問道：「周王權一定也是同謀的了？」仙師道：「這個不知。尙有飛娘在廟。我且

別去。」鐵鼎拜送過，就煩兩位董將軍，各率兵五百，一圍住周王府，不許人出入，待平定之後，拿來對質；一同莊將軍放出謝勇，搜拿城中反叛諸賊，我與瞿楚二位將軍，去擒谷王及其部從等。分撥已定，一更之後，馳向東關；剛及半夜，令軍士將鐵篋吹起。聞得城內大喊殺賊，重門大開，諸將士爭先湧進，各人分路行事。鐵鼎隨令勇士百名，守住城門；一徑直到公署，前後圍定，並守住了箭道側邊牆垣，打將進去，莫想走脫半個，盡被擒拿。瞿楚二將，又向各城誅殺守門兵卒，收拿羽黨。頃刻天曙，鐵元帥陞堂，即發令箭，提拿周王櫺訊問。周王把二王在府住的情由，備細實告，又道：「前軍師令人護持家口，感切肺腑，豈肯與他同謀？且亦並不知情。直至事發，實實無力與之爭鬪。這是我懦弱有罪，沒得說的。」即二王同供，也說是瞞了周王做的。鐵鼎乃令人送周王還府，俟啓奏定讞。又勸問二王時，互相推諉。崇寧王就將他讖語念將出來，說：「應了元帥尊諱，所以造下這樣事情來害我。」元帥笑道：「真個的應了！」遂定谷王爲首，崇寧王爲從。是日，瞿鵬兒及謝勇等諸將，拿獲羽黨，共有千人。鐵鼎略爲鞠

訊。內有軍師逐出武弁五名，躲在城外，得了谷王官誥同謀的，遂令與谷王家將盛白、胡繼子、尤赤鼻、陳小璋、于二兔子、徐小龜子等，共十一人，腰斬於市；其餘皆釋放不問。瞿楚二將軍，進言道：『城中無我舊兵，只恐尙有變動；還須分別殺他幾百方是。』鐵鼎道：『當令反側之自安。彼造反止有一日，皆已就擒，必道是軍師神算所及，焉敢復萌他念？』諸將皆服。忽報公孫兩位仙師，已到轅門，鐵鼎疾忙出接至署內，設位叩謝，又望闕叩謝帝師，鮑師；又求仙師，暫留數日，以備不虞。隨傳令撥公署一所安頓。楚由基道：『軍師嚴令，小將今當先去。』瞿鵬兒等，共立起身說：『軍師既在河南，我們亦當速行。』遂各辭別，領軍出城而去。鐵鼎又作密啓，飛送上呂軍師，請示發落二王。當夜，谷王自縊。（後以建文帝旨，廢崇甯王爲庶人。）

## 第六十九回

三如公子獻雄郡

二松道人縛渠魁

呂軍師占星拔寨之後，渡了黃河，便有大風雷雨，就擇高原處所，屯歇人馬。三日方霽，下令啓行。——建文十六年，春二月也。賓鐵兒請爲先鋒。軍師道：『這次還用不着。』姚襄請問其故，軍師道：『前有成皋之險，賊若據之，須用智破他；若一戰而勝，彼必死力拒守，河南之兵，亦來接應，攻之殊爲不易。汝可領五千騎，先往哨探。賊若不據成皋，河南卽在我反掌中間。』姚襄遵令自去。五營人馬，次第前進。行有三日，姚襄回來稟說：『止有幾處烟墩，十來個汎兵看守；被我盡行殺了。』軍師遂令星夜馳過成皋，兼程而進。遠遠望見前路，有烽烟騰起，軍師諭諸將道：『彼舉烽煙，明示我以前有敵兵，而卻暗伏兵於左右；俟我進兵，攻我脅下，從中以截斷也。今且下寨；俟窺探虛實，然後再進。』甫至二更，報說拿了奸細軍。師立刻陞帳，察其形狀，是個小卒，喝問：『汝是何人差遣，大胆來此？』那人左顧右盼，稟道：『不敢言。』軍師道：『但說不妨。』小卒就在夾袖底內，取出一函呈上，正面寫着「呂大軍師老相國親拆。」背面寫着「殉難亡人密稟。」軍師遂令兵士，把奸細帶向後營；獨自拆書來看

內曰：

亡人暴如雷，巨如椽，龍如劍，密稟於大軍師老相國呂老先生之前曰：竊如雷爲殉難滅族，刑部尙書諱昭之仲子，今名雷如暴，現任遊擊；如椽爲抗節夷族監察御史諱敬之長子，今名雷如巨，現居幕中；如劍爲晉府長史，伏燬盡節，諱譚之次子，今名雷如龍，現爲守備。原欲藉此微官，報國大仇；奈無機會可乘。恐事之不立，名之盡喪，日夜痛心刺骨。側聞義師，席卷山東，訪求故主，同心私靡，料必先取中州。日夜茹胆泣血，延至於今，正義士揚眉之日，亡人吐氣之秋也。獨是心腹甲士，止有田橫五百；而城內城外，賊之兵將，五十餘倍，一有舉動，先遭毒手。伏惟軍師密示良圖，遂此素志，先人幸甚，亡人幸甚。某等九叩首上稟。來者是幾奴沈觀，不妨面諭。

軍師心喜，卽手寫密札，喚此人授之，仍藏夾袖。隨問：「前途有伏兵否？」答曰

：『有！小的就雜在伏兵內來的。』軍師笑道：『果不出我所料。汝去與家主說，出城來時，頭盔上須用紅羅抹額爲號。』乃按兵不進。

河南府鎮守的都督趙清，謀勇俱全。他在建文之時，鎮守河北彰德府。燕王兵臨城下，他原閉門不納，但說殿下若入金陵，只須尺一之詔，即當奉命；今日尙有未敢。燕王喜他的話，解圍而去。後果歸附於燕。因河南爲關陝交界，是個重地，所以調來守此。部下副將符虎，參將張鷟，皆力敵萬人；又有家將十來員，雄兵二萬四千有奇。聞得王師取了開封府，就點了一萬五千兵馬，在灤水東札下三個大寨，左是符虎，右是張鷟，自居中營；令遊擊二員，守滿四員，緊守城池。——暴如雷龍如劍，正在守城之數之內。一路添設炮台，日夜防備。中嶽嵩山，正在洛陽地面，其脈遠迤環繞，多有岩坡林莽，可以藏兵。趙清就令軍士，帶了乾糧，掩旆息鼓，伏在中途深林之內；只候敵兵到時，舉烽爲號，從兩翼殺出，爲三面夾攻之計。誰知等有五日，烽便空舉，敵兵不來，乾糧既罄，軍士只得散回。不意那日，呂軍師早探得的確，電掣星馳，大兵已過，偃師

札營於鉤陳壘。趙清跌脚道：『多帶一天的乾糧，敢是守候個正着。如今且與他兵對兵，將對將，殺他個片甲不回，方知道老趙是河北名將。』早有營門稟報，敵人來下戰書，遂批了明辰交戰。

到五更時，秣馬蓐食，三聲震炮，軍將齊出營前。呂軍師在台上望見，軍容是威武的，私心大喜，隨傳令：『諸將出戰，須候我呼名差遣，毋許爭先！』遂改了道裝，頭戴星冠，身披鶴氅，手持羽扇，坐在交椅上，令人抬至陣前；諸將乘馬，擁在左右。趙清哈哈大笑：『這賊軍師，總是未經播着狠手，就裝出恁般模樣來！誰與我先擒了他？』符虎飛馬而出。軍師咳嗽一聲，八個勇士，立刻將椅抬回營，便呼余慶出戰。慶大喝道：『賊將！有我在此。』符虎便不答話，輪刀直取。余慶手中鎗，劈面相還。——戰有十餘合，余慶敵不住符虎，跑回本陣，軍師又呼宋義接戰。張鷟喊道：『符將軍！請看我來擒他。』……戰有二十回合，看看宋義也要敗了，軍師亟令鳴金收軍。趙清恐是詐誘，不敢擅殺，也就收兵回營。



明日，趙清吩咐進士，若再勝了賊將，便端營寨。隨出陣前，令小軍辱罵。賓鐵兒懊惱不過，稟請道：『小將愿見一陣。若不能勝，甘當軍令。』軍師道：『自有用着你處，不得多言！』鐵兒只得退立一邊。軍師喚令姚襄密傳將令與各營；自卻易了戎裝，跨馬臨陣。趙清見了，又笑顧左右道：『他騎了馬，準備着逃去哩！』符虎大喝：『賊軍師！敢與我比試武藝？』軍師令高強出馬。高強暗想：『放着多少勇將，卻叫我去；這是要借刀殺人。我且略戰數合，學他們一走罷了！』亟應聲而出，大罵：『逆賊休要逞強！看我高將軍斬你。』剛剛戰得三合，早被符虎搶入懷內，活擒過馬。燕兵趕出，綁縛去了。趙清鞭梢一指，大隊人馬，奮力殺來。那時王師後陣先退，呂軍師全着諸將，望西面逃，真個拋旂撤鼓，棄甲丟盔，星落雲散。只有劉超阿蠻兒二將斷後，且戰且走，直趕到景山而止。雖然勝一陣，卻不曾殺得半個，只搶拾了好些旂鎗匹馬等物。趙清又大笑道：『真是個賊軍師，倒也奔走得快！』軍師見他不來追了，立刻札營，暗傳將令，於起更時候，乘着天黑，又退五十里。諸將遵令，棄營而去。

趙清謂其部下道：『賊已喪胆，今夜率軍劫寨，必獲全勝。』符虎道：『小將當先。』

趙清道：『我在中，張鷟居後；倘有伏兵，可以接應。』行近寨前，大呼砍入，卻是空的，吃了一大驚，連忙退出；不見响動，乃舉火四照，又並無伏兵。趙清大笑不止道：『好逃走！』遂傳令軍士連夜追趕。將到天明，看看趕上，軍師亟命棄了輜重而走，滿路拋撇財帛，不計其數。看車內時，都是雜糧。趙清下令：敢有搶拾者，斬首！軍士心中抱怨，又且餓了，走得便慢，符虎大喝道：『且趕着了賊人，自有重賞。』軍士只得再趕。王師在那裏埋鍋造飯，燕軍到時，又棄了飛跑。趙清拍手大笑道：『這樣便飯，何不撥他？』於是部下飽餐了一頓，直向前追過鞏縣。將近轅山脚下，忽有一彪軍突出，乃是瞿鵬兒，董蕩，董翹三將，領着二千馬軍，來到軍師營前，只道真個敗，三將當先奮力截住，混殺一場，互有損傷，軍師亟令鳴金。時天已晚，兩家各自收兵。

三將見了軍師，說：『楚由某屯在敖山，護持往來糧草；小將等特地前來助戰，不期恰好。』軍師笑道：『汝等幾誤我事！』鵬兒方知是詐敗。軍師謂董蕩董翹道：『我

看賊將，是你兩個對手。明日戰到開深裏，聞播鼓聲，即便退回。」又喚寶鐵兒，阿蠻兒，劉超，曾彪，密諭道：「明夜賊必退走。看我中軍炮响，汝等分左右殺他伏兵。」又命瞿鵬兒，郭開山，宋義，余慶，俞如海，率領鐵騎等追他中軍。又密諭諸將：「如遇有紅羅抹額將，統領着四五百兵馬，是獻城的人；爾等鎮助之，毋致混殺。違誤者斬！」諸將得令，各自磨拳擦掌，整備廝殺。

次日辰刻，符虎張鶯，又來索戰。董嘉董翹二將齊出，各挺手中畫戟喝道：「來將通名，斬了你首，也好標題梟示。」符虎張鶯全聲罵道：「你這兩個小賊，頃刻亡魂，還敢問老爺名字。」各輪動大刀，劈面砍來。董家二將，舉戟撥過，逞勢向心窩裏便刺。……這場好殺，來來往往有八十餘合，不分勝負，把兩陣軍士看的眼都花了。忽下起驟雨來，各收軍暫歇。

趙清願謂符虎張鶯道：「看這兩個小賊，倒有些力量；須用智謀擒他。」就附耳與二人說了，皆大贊妙計，只待明日行事。

當晚，雨霽之後，呂軍師同姚襄登緱山高處，以望燕軍。烟雲盡散，星斗方明。軍師曰：『好天氣！真可破賊。』姚襄不解，微問：『此賊何故今夜退走？』軍師乃曰：『我前日與暴如雷札中，令其遣四五行腹，在外探聽；俟我詐敗至鞏縣地方，使兩三人連報賊營，城外有敵兵攻打，城內又有奸細放火，勢甚危急。又一兩人，馳向城中，報說敵兵詐敗，都督被困，飛調暴游擊等往救。此賊雖狡，焉得不還兵自救？彼退則必伏兵於兩翼，乃兵家之故智。我搜其伏，擊其退，何異摧枯拉朽？』姚襄又問：『若然，何必屢次詐敗，直至於此而後用計？』軍師曰：『敗得多，則彼信以爲真；走得遠，則彼亦難知是假。倘若離城不遠，憑高回望，卽知虛實，如何行得？』姚襄心下恍然曰：『夫子用計，鬼神不測。但暴公子使之在城，方能開關延接；今亦調之使出，倘城門緊閉，將何以處？』軍師曰：『我已算到，令其潛留心腹百人，在上東門內，何難斫殺守卒乎？若不使暴公子出城，一有覺察，豈能保其性命？』正在交談之際，遙見正東上一騎飛來，到趙清營中去了；不片刻，又是一騎慌慌忙忙的也進去了。軍師道先我回』：

營。汝看他兵馬移動，可放一枝响箭爲號，以便發兵。」

這兩個飛報的卒，就是暴公子差出在外的。趙清聞了圍城的信息，甚是猜疑，暗想這幾陣，難道都是詐敗，引我遠遠到此的？就令將活擒下的高強，押來勘問道：「汝賊軍師的兵馬，是從何處抄在我背後，去打城池？實實供出，饒你一死。」高強實出不知，要留這條性命，只得認供：「原是調虎離山之計，所以屢次詐敗。」趙清大怒道：「汝賊先既愿降，曷不早說？」拔劍揮爲兩段。隨即暗傳軍令，左右翼伏於兩旁，中軍先退；到天明時，沒有追兵，趕向前途會合。此時姚襄遠望得分明，連放响箭三枝，即飛下山。呂軍師中軍，一聲炮响，諸將揮軍追殺。趙清聽得後面喊聲大起，回頭一望，追兵已近。當先瞿鵬兒大喝：「逆賊！你來時有路，去時沒路。」趙清回馬戰時，怎能敵得？落荒而走。諸軍大潰，殘月之下，途次跪降者無算。趙清急麾纛向南，自己卻向西奔，幸得走脫。但見左右兩路敗兵，紛紛四散而來。符虎大叫：「元帥中了賊計。」張鷟也到了，應聲道：「賊勢甚大，我們北走爲便。」趙清一頭跑，說着道：「還是回城」

。』忽又有五六百兵馬，劈面迎來。趙清嘆道：『我命休矣！』張鷟當先殺去看時，卻是自己旂號。雷游擊與龍守備二人，連連揮手道：『府城已失，回去不得了！』趙清心內躊躇。劉虎兒賓鐵兒二將齊到，符虎揮刀來戰。不要說一個也難敵，何況兩人？剛躲得虎兒的青華刀，左肋上鐵兒蛇矛早着，翻身落馬。趙清張鷟沒命的跑了。雷游擊大喊：『我是來迎呂軍師的。』劉虎兒見有紅羅抹額，便道：『快去！快去！』隨與賓鐵兒帶着鐵騎，追趕趙清去了。

暴游擊向西行時，見有敗殘軍兵，走頭沒路，就招呼道：『你們若要性命，速隨我去！』內有趙清一員家將，叫做周科，聽得此話，猜道他是結連敵兵的，就挺鎗直取雷游擊。不防側肋裏，有員大將，正匹馬飛來。周科亟欲轉身迎敵，早被一鐵搥打落塵埃。○（這將是誰？原來是會彪。）暴如雷也。不及問姓名，但忙忙的問：『軍師到未？』會彪亦未及應。又有一員大將，馬上帶着兩個首級，輪着大刀，從後飛至，應聲道：『還在後哩！你可是暴公子？』纔答應是，二將已去遠了。如雷疾忙又向前行，又有兩員

手持方天戟的年少將軍，問：『來者是暴公子麼？軍師有令，火速去占住上東門，以便進城。』暴如雷得令，卽同龍如劍，勒回馬，如飛而去。片時，早到城門，大呼：『快開！我回來了。』守門卒應道：『適聞奉令，說你私自出城，定有歹意，不開！不開！』城內一聲發喊，將守卒殺了，砍開重門，——就是軍師預令暴公子伏下的心腹甲士。如雷方進城門。頭上早有二三十騎飛來，大嚷：『雷游擊反了！』暴公子方要迎敵，那持畫戟的兩員年少將軍恰到，突入城內，彎弓一箭，城上爲首的這個將領，兩脚朝天，翻身墜下；餘皆一閃而散。

等有片時，軍師與姚襄皆到，領着二千精兵，諸將前後擁護進城，逕入帥府。命姚襄到各城門，盡換守門軍士，并招撫城內餘兵，又命暴如雷等，分頭招降文武官員。是夜郭開山，俞如海，宋義，余慶四將，原同着瞿鵬兒，崑追中軍；因見霧旂向南去了，大家趕上，殺了無數燕兵，不見趙清。繞東來城上，立了自家旂幟，遂叩關繳令，各獻賊將首級。軍師卽令鵬兒等，出城招撫殘兵，在城外屯札。一面查點府庫，一面出榜安

民。暴如雷等，綁了文武官弁，一十七員，來請軍師發落。無不泥首愿降。如雷道：「文官罷了！那武弁內有趙清的心腹，方纔還統着家人殺出來哩！」軍師「綽用不着這班賊頭腦的。」喝令將趙清等家口，都交付與他們，押出城外。帝師義不殺降，矧饒性命。衆武弁感激叩首。一切文官，皆仍舊職。時劉賁周會等四將，皆到，稟軍師道：「趙清張鷟二賊，逃到北邙山下，與衆兵都棄了馬，走入巉岩密樹之中，造化了他去。」軍師道：「他回去，免不得燕王一刀。」隨問暴如雷等三人始末情由。雷稟道：「小子自幼不才，貪頑而好使拳弄棒，酗酒賭博，無所不爲，致被先君逐出在外，流蕩至於潞州府。」指着巨如椽道：「他的令尊公，諱敬巡按山西時，方出境與先君爲至交。小子因去求他帶回。巨公說：「不可重令尊之怒。我看你有武相，須得發跡後，方好歸家。」遂薦至榆林總兵處，頂了雷如暴名糧，拔授千總。陞到都司，便聞靖難兵起。正欲辭官省親，不意看邸報時，先父與巨公，皆罵賊慘死，以至夷族。世兄如椽，有義僕代死，得脫於難；直到榆林來訪，易名雷如巨，認作弟兄。後又調陞此地游擊。有個雷



如龍來投兵。小子心以爲異，請他進署；會時，乃巨世兄之舊交，伊先尊公，卽管府長史，殉節龍公諱譚者。小子欲報君父大仇，所以謀補龍世兄千總之缺；未幾，卽陞守備。我三人日夜圖維，學不得子胥鞭尸洩恨，實有脾於面目；想要逃至濟南，又恐被人擒獲，身名俱喪。今蒙軍師拔我等於水火之中，全忠義二字；此恩此德，捐軀莫報。』軍師道：『天所以縱子之不才，正所以延先公之後也。今者報國，卽是報親。我與君等，同此一心，怎言恩德？』說未完，忽城門卒飛報，有兩個嵩山道士，要稟機密。軍師遂令請見。暴如雷道：『向來嵩嶽觀中，有兩個道士，與符虎相好，不要是來作刺客的。』軍師笑道：『大凡僧道與官府往來，不過爲勢利；安得有這等異事？今說有機密，或者也是同仇，亦未可定。』時諸將佐皆列兩行，見兩道者不衫不履，昂然而入，向上打個稽首道：『逃賊趙清張鶯被小道擒縛在觀內；本欲解至軍前，竊恐中途有失。請軍師速發軍士押來，以正國典。』軍師卽令姚襄，劉超兒，瞿鵬兒，阿蠻兒，統四百鐵騎前去，限當日繳令。道士隨稟道：『我係高監察御史諱翔之子，名嵩字維松；這位是御史

丁公諱志之子，名如松。燕王召先父草詔，痛罵逆賊，死得異常慘毒。祖營朽骨，亦被發掘倒碎。此仇此恨，千載難忘。貧道因少年頗好元門，時正遊於嵩嶽，免大禍，就在觀內出了家。未幾本觀又來個香火小道者，觀其形相，是舊家子弟，因此問及，方知是殉節丁公之令嗣，就稱爲師弟兄。山中人但聞維松如松，聲音相同，遂呼小子爲大松道人，呼他爲小松道人。數年前，曾有兩位宰官，託言形家，寓在觀內。我猜是濟南來的，半夜去見他，就有歸向之心；不意決不肯說出真話，明晨不見而行。後來纔知是去訪故主的。當面失之，至今猶悔。今日幸拿二賊，得見軍師，方遂素志。」軍師問：「這兩賊如何拿住？」小松道：「他逃到東觀來時，原有數十人，難以下手，就哄着他，把這些人，安頓在師叔西觀。我這裏供給去酒飯，都放了蒙汗藥。兩賊將吃得大醉，鎖在房中；我與師兄，連夜到此。又恐他們有酒量淺，醒得快的，弄出事來，一家子盡躲了，把大門也鎖上，粘着一紙，說是趙清醉後，殺了道人，拿解王師營前去了。」軍師道：「足見經緯！但怎得就有蒙汗藥呢？」大松答道：「也因有三個人，是朝臣模樣，到

觀內訪問什麼張三丰，後來聞得，是燕王差令去搜追帝主的。那時就備下蒙汗藥，倘若再有得來，也要完他性命。」軍師道：「如今且喜用着了！」隨叫設素筵款待，令三如公子相陪。如雷便問：「可知道符虎有兩個相與的道者麼？」大松答道：「就是我二人。因他本籍山東，家口還在故鄉。要說他改邪歸正，假意兇相交；昨日來投，他還信着我哩！」說話之間，姚襄等已把趙清張鷟一千人解到，說：「竟被他打開觀門，正要走路了。」軍師勸問一番，謂諸將道：「趙清當日，固有附燕之心，尙無叛國之事，與同謀倡亂，賣主求榮者，有間。割其一耳逐去。」趙清道：「多蒙軍師大恩。但今者，生不如死，乞賜一刀。」軍師叱道：「你不盡忠於故主，卻要殉身於燕賊。我之刀，豈不爲汝所污？」趙清遂觸階而死。張鷟請降。暴如雷道：「此賊一小卒，趙清提拔起來，至於總戎，今日負他，他日便負我。況且平素荼毒兵士，詐害良民，惡蹟擢髮難數。」張鷟連叩首道：「向聞王師義不殺降。軍師至公至正，豈有因左右之言殺我之理？」軍師冷笑道：「這句話可殺了；爾之降，豈其本心？」立命絞死，餘皆逐釋。卽草疏題請

授擧如雷爲鎮守河南將軍，龍如劍爲鎮守孟津偏將軍，巨如椽以御史監軍事，高嵩丁如松，入京補職。又調取楚由基前來，擇日進取南陽府。

## 第七十回

逞神通連黛統妖兵

賣風流柳烟服僞主

湖廣鄖陽地方，爲荆襄之上游，春秋古麇國也，萬山環抱，面面赳峻；其中岩穴幽奧，林箐叢密，周迴千有餘里；又有間道，可走河南陝西四川諸處，——謂之小蜀中。自元至正初年起，遞爲妖人鄒楊二姓所據，與中國絕不相屬。明初，有劉鐵臂者，乘時倡亂，起兵於房陵之雁寨山，滅盡鄒楊之黨，自稱小霸王。其弟劉通，膂力尤強，曾隻手舉起南漳縣門首石獅子，人呼爲劉千斤。率領羽黨，出沒於荆襄地方。太祖曾遣大將鄧愈討之，弗克而還。後鐵臂死，千斤嗣立，納一奇女連氏，面如滿月，身如紅玉，兩道劍眉如刷漆，中間連着不分，儼然橫作一字，名曰連黛。伊父原是樵夫，與狐精交合

而生的，因此傳授得老狐幾種妖術；兼精武藝，馬上慣使兩柄飛叉，信手擲去，百發百中，人又因呼爲連飛叉。正是天生的一對魔道夫妻。生一子名聰，甫十餘歲，善使兩條竹節鋼鞭，呼爲鞭兒。又有族姪，名劉長子，能挽勁弩，力透重鎧，綽號賽僕姑。其下有石歪膊，小王洪，亦能妖術。又有李鬍子，王彪，苗龍，苗虎等，係渭南劇盜，皆來歸附。千斤就想做起大事業來；在大石廠豎立黃旂，招納四方豪傑。先後聞風至者：終南羽士尹天峯，西域異僧石龍和尚，咸陽大俠馮子龍，與汝南文士常通，常勝，淮南刀筆吏王靖，張石英等，咸謂劉姓，是高光後裔，請稱尊號。劉通遂大造宮闕，自立爲天開大武皇帝，建國號曰漢，年號曰德勝。封李鬍子爲東山大王，苗龍爲西山大王，尹天峯爲保國真人，石和尚爲護國禪師，馮子龍爲興國軍師，餘皆爲將軍尙書；又冊封連氏爲天開大武皇后，劉聰曰雙鞭太子，劉長子爲鎮殿大將軍。又有一位荆門孝廉先生，姓連名棟，是殉難御史連楹之兄，因燕王搜捕家屬，帶了姪兒連畢，姪女珠娘，并已生一女蕊姑，潛匿在房縣景山之內。劉千斤訪知是名門舊族，就學「三顧草廬」故事，親自

去逼他出來，拜爲丞相；連氏又認作同宗，加封爲國舅，遂聘其女蕊姑爲鞭兒之妃。又過繼珠娘爲義女，就要招個好駙馬。珠娘自想，父爲殉國忠臣，不肯辱身，自經於室，爲家人救活。連氏就不好強得，倒引導他姊妹們武藝法術，竟成了兩員女將；因封珠娘曰東宮貞淑小姨，少陰飛將名色。從此文武雲集，國富兵強；儼然與自大夜郎王髡異。

呂軍師素知這班妖黨利害，恐爲燕國所用，所以先會奏請帝師，遣位仙師去降他。當時月君見了疏章，隨與曼鮑二師商議。曼師道：「何不遣柳烟兒去？」鮑師笑道：「雖是戲言，卻正是柳兒應發跡的時候。」月君心下了然，遂傳令呼柳入見，諭之曰：「鄖陽有個妖皇帝，久經立國稱號。我欲遣你去降伏他，不可推辭。」柳烟稟道：「向者賤妾，從未學道術，如何能去？」月君道：「只用你身體，卻不用着道法。汝不記刺魔聖主之言乎？」曼師道：「汝去享榮華，受富貴，做個吳王宮裏醉西施，不強似在此守冷淨麼？」柳兒嚇得噤口無言，雙膝跪下，泣告道：「賤妾身負萬死之罪，蒙帝師垂憐，得留至於今日。久矣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未知帝師何因，遽然棄妾？愿即死於

階前，不敢遵奉懿旨。』月君見他說得可憐，就回顧鮑師。鮑師道：『柳兒來！我與汝言。』附耳說了好些話。柳兒不得已，俛首無言。月君又諭：『大數如此，天亦不能強，而况人乎？』柳兒含淚叩謝而退。有女秀才劉氏，向與柳烟同居，亦情愿同行。又詣宮內，奏請帝師。鮑師謂月君道：『女秀才原是富貴中人，叫他們認作母女，同去甚好。』月君卽命二人至前，諭曰：『天道有變遷，人生有聚散。我今在此，現身說法，夙因二字，到底要完局。况且此去，汝二人受享一國之福；若非自己所造，從何而來？說不得是孤家強汝的。』遂令女真，捧出龍宮藕絲冰帕二幅，霧雀氍毹一方，鮫人鬚席一條，捲之不盈一掬，舒之可以盈丈，俾二人可爲衾褥。又辟穀靈丹二粒，服之可數日不飢，俾二人可當饕殮，便不須旅店歇宿也。又各賜靈符襯衣一件，以辟魍魎魍魎毒蛇猛獸之侵害。二人叩首受了。柳兒哭倒在地。鮑師道：『起來！我也有兩道符，送與二位；藏在髮結內，你看得見人，人看不見你。就先到他宮中，看看光景，可留則留；如不可留，不妨仍舊回來的。』隨將符遞與二人。曼師道：『我有句話，你切莫到了真頭時候

，忘了故主；不想着此去何意，所幹何事。」柳兒連忙跪下道：「就幹得成，也不是仰報聖恩。」曼師笑道：「也罷！這就送你個快走路。」在袖中探出四道靈符，各給二紙道：「你們縛在小脚子上，一日百里至千里；遲速任憑尊意，釐毫不費自己脚力的。」即令在殿上，將此靈符，安頓停當。

可憐兩人，足不由主，徑如飛出了宮門而去，路上不能耽擱半刻；直到第二日午刻，兩足方纔下地。摸摸小腿上靈符，皆已沒有了，二人大駭，說：「如今再要走，怎說？」又摸摸髮結內靈符，安然如故。女秀才道：「這個符不中用的，怎麼倒還在這裏？」柳烟兒道：「鮑仙師的符，那有沒用的理？」女秀才道：「又來了！我若作起隱身法來，我與你大家不見了。現在我看得見你，你看得見我，我隱什麼身呢？」柳兒沉吟一會，說：「如今天氣嚴熱，這不是賣青陽扇舖子？與你去取他兩柄，若是看見了，買他的何妨呢？」兩人走向舖上，探手取時，那店主眼睜睜看着，更不作聲。方知道仙家妙用，與旁門之術不同。若是兩人隱了身子，彼此都看不見，還行得麼？柳烟兒走出



街頭一望，指着北邊道：『這不是王家宮闕？想已到了這裏，那靈符是有鬼神的，取了繳令了。』兩人挽着手，走近看時，正是五鳳樓大門，懸着個緬甸漆九龍盤繞的顏額，上有『天開宮闕』四個堆金大字。柳煙道：『如何呢？鮑仙師說：』先進宮去看看，可留則留。』我們且去走遭，再作道理。』見有多少人把守重門，更無攔阻，竟直闖到正宮。宮門關着，適有個宮女，開將出來，就一閃進去。看這坐宮時，共是七間，那窗格楹柱上，都用赤金，雕着無數山水花草人物，燦爛輝煌，比濟南宮殿強似十倍。時已黃昏，二人出來，跑到山坡邊冷廟內坐下，定定神兒，且打算睡覺。女秀才道：『今日破題兒第二夜，沒床睡覺。』柳煙指着神櫺道：『且借他做草榻罷！』兩人便把泥神，輕輕抬出，鋪下月君所賜的衾褥，竟安妥穩穩的睡去。忽聽得吆喝之聲，火把三四對，走入廟門，即便退去，說道：『有國主母與國太太在內。』陡然驚醒，乃是一夢，彼次說來無異。女秀才道：『可不是我是個太太呢？』說說笑笑，已是天明。柳兒道：『我們且商正事。他們昨晚，說是出兵，這個趕不及，勞而無功了！』女秀才道：『是他算

不到，與爾我何干？』只聽得三聲炮响，女秀才道：『是點兵了！』兩人亟尋向教場，瞧見個婦人，剛剛上將臺坐着，怎生的裝束？——

眉如一字，殺氣橫飛；眼似雙刀，電光直射。面不傅粉而自白，肉盡橫生；腮不飲酒而自紅，姿還嫩少。青絲分作五辮，有若螭虎糾盤；

元髻挽作一窩，正好雉尾斜插。身穿五彩綉成百花袍，腰繫八幅裁成

千蝶裙。論風情，賽過水滸三娘；較氣力，勝他洞蠻二女。

柳兒謂女秀才道：『有這般威風！』女秀才道：『我看起來，比我們帝師還勝些。』柳兒道：『什麼話？帝師是上界金仙，慈中有威，威中有慈。這裏一味煞氣，究竟是邪路。』女秀才道：『你看他左右站的兩員女將，也強似我那邊的。』柳兒仔細看時，都只好十八九歲，但見：——

一個神如秋水，氣若朝霞，亭亭平風姿玉立；非采藥之仙姝，即散花

之天女。——曰東宮之妹。

一個色能壓衆，態可傾城，飄飄然體格風生；未行娘子之軍，先入夫

人之陣。——曰僞世子之妃。

柳烟道：『這兩個，比着素英寒簧，不相上下；然右邊那個，究竟是塵埃中人也。』只聽得將台上，有女宣傳大呼道：『保國真人尹天峯。』見一個道士，星冠羽衣，三柳長髯，行步如鶴，應道：『有！』又呼：『護國禪師石龍。』見一個和尚，頭似圓毬，身如怪木，應道：『有！』其聲若雷鳴震耳。柳兒一看，暗自心駭，原來就是送他珊瑚數珠的胡僧，因嘆曰：『莫非數也！他已得意在此，怎說還要我作與他？』第三第四個點的，是苗龍苗虎，第五六是石歪膊，小王洪等，——有一十二員，皆彪形虎體之漢。石龍部下，統八八六百四十名和尚；尹天峯部下，統九九八百十員道士；中軍統領妖女，六六三千六百有奇；餘各統勇士一千二百名。施放大將軍炮已畢，即便排列隊伍而行。道路窄狹，街市擁塞，前後未免錯雜。

女秀才笑謂柳烟兒道：『只今晚使入宮內，看這大王獨坐時候，你就去了靈符，現

出形來，怕他不中意麼？只是苦了我看的。」柳兒道：『不要打趣！若是宮殿之中，突然現出個人來，他只道是鬼魅，一刀兩段是准的。且在廟中歇了，還是去打聽他出來，在路上做個邂逅相逢的好。』

正是事有湊巧，理有當然，劉千斤於次日，就向山南圍獵。柳惻兒與女秀才知道了，疾忙到個林子內，坐着等候。不多時，先是擎鷹架犬的，數百騎過去；隨接着五星七曜旂，山河日月旂，飛龍飛虎旂，飛熊飛豹旂，數十餘對；又是蛇矛，方天戟，狼牙棒，開山斧，鉤鑿鎗，飛叉，月鏢，各項軍器，不計其數；然後是對子馬，馬上皆年少將士，各執的豹尾星旂，傘旗翠節之類。那大王騎着一疋火炭般的赤馬。兩人亟向頂上，取下隱身符，一陣風來，把符已卷向空中。劉通猛抬頭，見林子內站着兩個美人，素服淡粧，風流出格，叫：『左右與我喚來！』那隨後的人，初不見，正不知喚什麼，舉眼四處一望，方才見有兩個婦人；但林子內先前空空的，遂疑是個妖精，大踏步走去，厲聲喝道：『萬歲爺有旨，喚你們哩！若是個狐狸變來的，看劍！』二人慢慢移蓮步。劉

通已勒住了馬，仔細看時，真真可愛。

劉通更不閒話，傳令四名內監，將步輦載入宮中安置。內監便來扶上了輦，叫幾名衛士，推挽着就走。不片時，已進了宮，肩在左嬉內殿。兩人就向御榻坐下，覺遍身如芒刺一般，女秀才道：『沒福坐哩！』立起來時，更覺刺痛得很了。柳烟兒道：『哦！是了，帝師所賜靈符衫子，想是穿不得了。』兩人一仝解開外衣，才脫得下來，便有一陣狂風，從窗格內掣去，頓然無恙。忽聽得放炮聲响，大王已早早回來了。內監便來喚去，引到前日正宮內。見劉通在雕龍牙床上，盤膝坐着，兩人只得跪下磕頭。劉通道：『好！好！你兩個何方人氏？好像道姑裝束，爲恁的到我這一國來？』柳兒不省到，還是濟南宮內的粧飾，心靈姓巧，便應道：『母女二人，蘇州人氏，是新興陳妙常的粧梳，流落在汴梁，遭了兵火，逃到大王這裏來求活的。』小內監喝道：『是萬歲爺。』劉通又問：『什麼姓名？』說：『姓柳名非烟。』劉通笑道：『真是蘇州的好名字！』又指着女秀才道：『你不像他的母親。』柳兒答道：『他是嫡嫡生下我的母親。』劉通道：

『雖是母親，還可做得姊妹。』笑了一笑。卽册封柳烟爲天開小文后，女秀才爲育文國太太。內監宮婢千餘，全來叩頭。女秀才見劉通不稱他丈母，恐日後有些詫異，乃向柳烟兒道：『宮中拘束，煩你說說，放我在外邊住，倒覺適意。』柳烟兒遂向劉通說了，立刻給大房一所，撥四名太監，十二個宮婢伏侍。柳烟兒乘此寵愛，巧言說劉通道：『臣妾住在山東交界，素聞得那個帝師，是上界金仙謫下，不愛人間富貴，只在宮中修道，說建文一到，卽便歸山；所以部下有雄兵百萬，上將千員，不自稱尊，奉着建文年號。陛下若與他講和，也奉了建文年號，無論建文復位與否，這個中原帝主，怕不是陛下做的麼？』劉通大以爲然，應道：『明日卽發詔班師。』

## 第七十一回

范飛娘獨戰連珠蕊

劉次雲雙鬥苗龍虎

建文十六年，五月，呂軍師自河南率兵，進取南陽府。行次三日，向晚，安營甫畢

，前部隊長，稟報獲一年少秀士，說要稟機密事情。隨令傳進，那少年生得眉宇秀爽，姿容韶俊，體雖清癯，而骨格磊落，有如雪中之松，霜中之鶴，向上行個庭參禮。軍師婉問：『秀士從何方而來？有什麼機密？先通姓名。』少年稟道：『小子性連，名華，自鄖陽到此。伯父連棟，現為彼國丞相。乞退左右，以吐肝膽。』軍師笑道：『你自己到此？還是你伯父差來的？』連華應道：『雖出我自己，也算得伯父差來。』軍師就折他道：『爾伯父做了偽國丞相，爾父做了什麼？因何不說父親姓名？難道有伯父而無父的麼？』連華稟道：『因為機密事，是從伯父那裏來的。卻不會說到我父，小子一時差誤了！先父諱楹。』纔說得出口，軍師卽命看坐道：『何不早說？爾先尊公在金川門，以一身而抗燕兵，——被害之後，丹田內射出白氣冲天，真孟氏所謂浩然之氣，——第一個殉國起；後乃激出許多忠義來，皆先尊公之倡也。自然燕潛搜拿家屬，所以避難於鄖地。爾今日之來，方不愧為御史公之後。獨是令伯，因何竟受偽職？』連華淚涕交頤，哽咽應道：『伯父無子，只為小子一人宗祧所寄，恐他見害，所以就了他的偽職

。』軍師道：『是了！請道機密，——我左右皆可與聞的。』連華稟道：『前月初旬，姚道衍差了翰林吳溥的兒子，叫做吳雲弼，說是個天下名士，齎着十萬金珠，送給劉僞主，說他與兵滅了濟南之後，割與四川一省地方。僞主貪其厚賂，當面允許。吳雲弼又說濟南總是妖人，須得有道法的前去破他妖術。因此僞主，就令其女人連黛娘爲主將。說起來，他有妖蠱二種，是蠱毒與妖術相合而成的，最爲利害：一曰金蠱魂，把符咒寫在桑葉上，喂養這個金蠱，七七四十九日，燬成了灰，收在靈符紫金盒內；一曰赤蜈蚣精，將符咒燒了，雜在飯內，飼大雄雞，也是四十九日，殺來煮熟了，給蜈蚣吃盡，也燬成灰，收在靈符赤珠盒內。——臨用時，還有符咒驅遣。他都會通靈變化，灰兒飛向空中，就是無千無萬的蜈蚣與金蠱，鑽入人耳鼻竅內中去。中妖蠱者，還延七日；若中蜈蚣蠱者，只一時三刻即死。再有個異僧，叫做石龍和尚，小椰瓢內，養着條毒龍，止五六寸。念動真言，放他出來時，長可八九尺，口內噴出烈火。不要說燒殺，人聞了幾火氣，也不得活。還有個皮袋，養着一隻灰青小象，如兔子大。若弄起神通來，狂風一



滾，比老象還大幾倍；滿身的皮，硬過金鐵，銛矛不能刺，利刀不能劈，掃入軍營，萬夫不能禦他；若把鼻子捲人去，骨肉盡化為齏粉。又有個道士，姓尹，名天峯，他臨陣時，頂上又鑽出個人來，與他一模一樣，手持降魔杵，在空中打下，憑你猛將，招架不住；又能役使樹木，沙石，飛起半天，追打敵兵，二十餘里，方纔墮地。又有僞將小王洪者，能潑墨成霧，撒豆爲兵，翦草作馬；他興起黑霧，就把豆草撒去，都化作強兵猛將，圍住敵人，然後揮軍掩殺。聞說這些豆草人馬，不能殺傷人的，若知道了，也不怕；只這霧氣昏黑，他看得見人，人看不見他的兵馬，爲利害。又一巫師石歪脚，有五鬼詛咒之術，那五個厲鬼，按金木水火土，各有尅制人的符咒，先行咒詛一番，卽遣相尅的鬼，追受制生人的魂，無有不死。小子知道他們有這些妖術，必須預爲隄防，所以稟知伯父，要特地前來。伯父說：「你此去，毋忘君父之仇。獨是難於出境，只說個游學楚，我差人護送你，不怕界上不放。」今幸脫了火坑，得見軍師。還有：「呂軍師道：『且住！』隨送至後營安歇。卽照連華的話，手自草疏，打發健士，限三日夜馳赴帝

師闕下，奏請仙師降臨。隨下令諸營，五更起行，兼程而進，遇有敵兵，不許進戰，俟大軍到齊定奪。

將及新鄭地方，前軍回報，有公孫仙師，與女冠軍范飛娘，領着五六百兵馬，結營在界上。軍師大喜，正不知因何預先在此，即刻馳向營前，請見公孫仙師，動問來由。公孫大娘將帝師差往淮南，如何做內應，取了揚州；回到河南，如何復了汴郡；如今鐵關府聞得鄖陽妖人入寇，所以先來拒敵情由；細說了一遍；又道：『敵人只在兩日便到，軍師定有主裁。』呂軍師道：『且看他來時，如關勇鬪智，自有本部人馬；若鬪法術，還須借重仙師。今宜先到南陽界上，按兵以待。此地屬在開封，不可使之入寇，騷動黎庶。』公孫大娘道：『軍師之言極是。』遂拔營星夜進發。

到白水河，將佐來稟道：『無舟可渡。』呂軍師道：『有舟亦不渡。』仍照帝師七星營制，結下寨柵。隨請連華諷道：『明日廝殺，汝未歷戎馬，難以在此；今送汝至關下，擢授京職，以光先尊公之緒業。前日汝尚有未盡之言，宜即說來。』連華稟道：『

小子有個妹妹，名喚連珠，一向欽仰帝師，要皈心學道；因連黛認爲己女，逼嫁不從，只得習些武藝。曾與小子相商，趁此出兵機會，得便可以相投，要求軍師提拔。」軍師道：「我自然有法。」卽傳令諸營，若遇少年女將，不可傷害。連華拜謝而別。

流星探馬疊報，賊軍中多有和尚道士，師巫婦女，怪怪奇奇的形狀，將近白水了。軍師隨啓公孫仙師道：「恁意要與賊人說明，鬪勇便鬪勇，鬪法便對法，不許淆濶，方見高低；甯可我賺他來，不可爲他賺去。」公孫會意應道：「遵旨，極是。」軍師乃傳令諸將道：「前營軍馬，向敵站立，中營次之，其左右兩營，東者向西，西者向東，後營亦分爲左右，照此站立，以便進退。但看紅旗應動，則進；皂旗招展，卽退。若臨陣廝殺，聽候呼名，毋許爭先，致干軍法。」姚襄稟軍師：「曷不乘敵人半渡擊之？」軍師應道：「此兵法也，第不宜用於寇寇。」不數時，飛報又到，說，賊已渡河，只有一半用的船隻；其和尚道士婦人等，皆縱馬攙過，四蹄無半點水兒。軍師明知非謬，誠恐感動軍心，乃厲聲叱道：「仙師也只騰雲，那有騎着馬匹虛空走的？在虛聲妄報，法應

爲首。』軍士吆喝一聲，立刻綁下。公孫大娘請道：『小人無知，姑恕他罷！』軍師道：『仙師討饒，不得不遵。着發回運糧效力。』

次日早晨，連黛娘差人來下戰書，軍師不許進營，但取書來折看云：

大漢天開大武后，致書於僞仙姑妄稱帝師之前曰：『有勇則戰，無勇則降；有法則鬪，無法則伏。若或迷誤，有逃無路。』

公孫仙師大怒道：『彼惡敢出此言！』軍師笑道：『犬吠呂洞賓，曷足爲怪？』隨援筆批云：

爾勇伊何？螳螂之臂。爾法伊何？鬼蜮之技。妖婦僧道，死歸一處。

公孫仙師大贊：『妙哉！批得快暢！』打發來差回去。

連黛娘見了，忿氣填膺，綽了鑢鐵三股叉，出馬陣前，見兩員女將，道家裝束，他就認作帝師，罵道：『你這蒲台潑賤人，有何材幹，敢出大言？看我活擒來，慢斷條兒』

擡置。』挺手中叉，飛馬衝到。公孫大娘舉劍架住道：『古人臨敵，先禮而後兵。我要與你講過，要鬪法術，止鬪法術；要比武藝，止比武藝。却不許武藝敗了，便弄法術；法術輸了，又動干戈。我公孫大娘是正人君子，不像你們賊頭鼠腦的。今先從那一件起？悉聽尊裁。』連黛娘方知不是帝師，又罵道：『你這廝，是潑賤人手下的小婢，也敢欺黑道白？』公孫大娘喝道：『看你這個搗不死的浪小婦！』信口罵來，却礙着了他的心事，把左袖一颺，右手劍又早到。公孫大娘急架相還。——大戰有三十餘合，連黛娘忽敗下去，公孫仙師隨勒馬而回。范飛娘問：『何故不追？』仙師道：『他武藝不弱，遽然逃走，必用邪術。尙未知他深淺，且縱一次。』連黛不見追來，方欲勒馬再戰，連蕊娘坐着桃花叱撥駒，使的兩枝風磨銅小小方天戟，早已飛出，說：『待我擒他。』這裏范飛娘縱坐下菊花鐵青馬，舞動手中錕鏗七尺龍泉雙寶劍，出陣迎住，更不打話，即便交手。戰有十合，連蕊手軟筋酥，看看要敗；珠娘就舉起兩枝倭銀短梨花鎗，前來助戰。往往來來，如走馬燈相似。看起來，三位皆有傾城之色，出世之姿，不爭惱了性子。

。勳起刀兵，要拚你死我活。鬪到八九十合，兩陣軍士，喝采不絕。軍師令鳴金收軍。三位佳人，皆拱手各回本營。（若論范飛娘本事，不要說兩個，就是再添個把，也還勝得他；只因軍師有令在前，亦且美人惜美人，又有憐惜之念，所以明讓他殺個平手。）

次日，軍師傳令秣馬蓐食，命劉虎兒前去索戰。劉超直逼他營門，大喝道：『你們什麼女將？兩個來只敵得我們一個。可有不怕死的賊男子，也饒你兩三個出來，與吾虎兒將軍戰一百合麼？』連黛娘聽這大話，卽命諸將全出陣前，見這個將軍，真威風也。見劉超將英勇，自己要戰，恐怕罵得狼藉，不好看相，顧左右：『誰與我先擒此賊？』苗龍亦使大刀，應聲而出，大喝道：『小將通名。』劉超呵呵笑道：『鼠子敢問我名？』舉刀照頂門劈下，苗龍亟招架時，覺有千鈞之重，心中大驚；戰不五六合，已覺力不能勝。苗虎見哥哥將敗，拍馬挺鎗，飛來助戰。劉超道：『來得好！』使出神威，如風飛電掣，二將亦只辦得架隔遮擋。盤盤旋旋，殺上半晌，劉超先向苗虎大咤一聲，刀纔舉動，苗虎坐騎辟易，跳退數步。苗龍的馬正到，虎兒迴刀，帶斜劈去。苗龍舉刀來架，

砍着刀柄，藕披樣的半折了。那苗虎見劉超空着半邊，已縱馬挺鎗刺進，被劉超左手接住。苗虎和身攔入，虎兒將刀柄一挑，只見苗虎兩脚騰空，翻身落馬；王師前營軍士搶出，活捉去了。苗龍已自棄了大刀，拍馬奔回，劉超勒住不趕。又喝問：『再有鼠子敢來比試武藝否？』尹天峯大怒，隨將劍指着劉超，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

## 第七十二回

妖道邪僧五技窮

仙姥神尼七寶勝

呂軍師正在將台遙望，見敵營中一道士，披髮仗劍，賊兵皆站開了，隨令揮動皂旂，後軍早退；兩下來跨上坐騎。姚襄，寶鐵兒，楚由基，曾彪，齊護着軍師，向北而走。幸虧左右兩行兵馬，皆東西向立，退得甚快；中間又空着條大路，正好前軍奔走，不致自相踐踏。但聽得呼呼風响，遍空中連根小樹，及大樹的硬枝勁幹，遮得日色無光，打將下來。劉虎兒正回身走時，一株柏樹，照頂門劈下，忙舉神刀招架，又被一小株打

中左腿，負痛而逃。竇鐵兒見株大樹追打軍師，遂將手中蛇矛用力一撥，那樹橫斜下來，遂打中了自己，在馬上霍然倒地。鐵兒跳起來步行，他是煉過快脚的，仍趕上了軍師。各營人馬，都被打得七零八落；奔馳了二十餘里，樹木方漸漸墮地。軍師勒馬歇息，查點將佐，郭開山，宋義，曾彪，皆受重傷；軍士受傷者，二千餘名，虧他個個善於躲閃，打着不致要害；死者止三十一人。馬斃者，八十餘匹；傷者，六百有奇。忽而一個葫蘆，從空墜下，中間跳出兩個婦人，乃是公孫仙師與范飛娘，向着軍師道：『馬被打倒，只得借肴壺中天走了。這妖術利害，須請鮑曼二師來，方可合力破他。』軍師應道：『我早已具疏奏請；若按程行時，還未能到。』公孫大娘道：『這容易，我們還去請來便是。』軍師致謝了，隨又跳入葫蘆，登時不見。

當夜軍師，密授計與劉超，姚襄，楚由基，各帶領百人，二更去到某處，如此如此，火速行事。甫至五更，齊來繳令。軍師又附耳，各授了密語。看地下樹木，一根也不見了。辰刻時候，已歷敵營而陣，劉超獨出陣前大呼：『你這班妖寇，直是鼠竊狗盜，



不害個羞，稱做大漢皇帝！前日講定鬪法，只鬪法，鬪勇，只鬪勇；到得輸了，就弄起鬼來。我們雖然失了便宜，却是光明正大的。今日敢來與我鬪陣麼？」連黛娘不期王師到來得恁般迅速，又聽了這些話頭，勃然大怒，率領諸將出陣。見是劉超，沒有個敢上前的。劉超笑道：「若不敢來比武藝，我就與你們鬪法何如？」連黛喝道：「量你這小厮，有何法術？」劉超道：「我却有個小小的迷魂法，一柄五彩氤氳旂，豎將出來，專會迷女人的魂，追男人的魄；若是敢在旂下走過去時，我將所得的河南三郡六十州縣，獻納與你；若不敢走，不算好漢，請即退兵。我們堂堂王師，明白說與你，只賭的大家退兵，決不傷人性命。敢來便來。」劉超即呼軍士們，把旂豎在東方，說：「賊男女看麼！」連黛一時激起烈性，便發忿道：「我的魂兒，恁是鬼神，也迷不動；且得了他三府，再取山東，豈不勢如破竹？」即便縱馬要走。石龍尹天峯齊聲道：「不可去！知道使的是恁邪術？」小王洪等也諫道：「縱使走過了，他也會賴。」連黛道：「他敢賴，叫他們盡做無頭之鬼。」一逕飛馬前去；將近旂時，略緩幾步，並不見有甚的迷魂利

響；把馬一夾，在旂左側衝過，場地一聲，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內。姚襄與十個勇士，趕到旂邊，撓鉤套索，活捉了起來。鄖陽陣上石歪膊，小王洪，王彪，三騎來救，楚由基弓絃一响，早中歪膊左臂，翻身落馬。王彪等不敢向前，只辦得救了歪膊回營，眼睜睜的看着拿了他皇后，解進營門去了。

連黛見了軍師，立而不跪，大罵道：『你把詭計來賺我，是何道理？』軍師笑道：『兵者詭道；將在謀而不在勇，只須賺得來，就是用兵的妙。我且問你，肯降不肯降？若肯降，仍然送你回國；若不降，一刀兩段。』連黛道：『你敢殺我麼？』公孫大娘霍地闖入營門叫道：『帝師有旨，說拿了連黛，仍須放他，要學孔明先生七擒七縱，服他的心，皈依座下。』軍師指着連黛道：『你須感激帝師。』教給還原騎，放出營門自去。軍師道：『是仙師要放他麼？』只見鮑曼二師，已在面前，說：『是我兩人的主意。他尚有二十餘年禍分，數不該死；亦且柳烟在他那裏，也要留個情面。』軍師一想，柳烟原是風月中人，宜乎棄置；帝師不會差去，仙師用的美人局，所以藥線不靈了。曼師

道：「我們今日，就破他的法，待他早早回去，好與柳兒爭風。」衆仙師皆大笑。

連黛被放，氣忿忿的，回到自己營內。衆將齊來請安，他便扯着說這：「那賊軍師被我罵了一陣，是他們講的，鬪勇便鬪勇，鬪法便鬪法，却用賊智來賺人。我罵他不忠不信，與禽獸無異。那賊軍師也還通理，連忙告罪說道：『不過要你退兵，並無相害之意。』我就與他說明了，只鬪法術。若贏得我，我就退兵；若輸與我，他就願降。如今且叫他認認我們的法術。」石龍尹天峯道：「適纔我們就要法術，恐他害了皇后，怎生同見國主！」小王洪道：「我說他不敢害的，你們還不信哩！」連黛道：「那都能了！且去報這仇來。」於是和尚道士，簇擁着連黛，齊出營前，見對陣添了一個女頭陀，一個道姑，與前日兩個劍仙，並馬立着，心上又吃一驚，厲聲問道：「兀那頭陀道姑，可是來鬪法的麼？」鮑姑舉手道：「我勸你，得歇手時，且歇手罷！」尹天峯早已在傍，暗暗作法，無數樹木枝幹，勢若萬馬奔騰，橫空而來。鮑師隨在袖中，取出帝師的兩個青白丸子，向空拋去，化作兩道青白二炁，霎時長有千百餘丈，竟如兩道彩虹，四面圍

將上來，把這些樹木枝幹，都束在圈內，平截兩段，紛紛墜下，其聲若地雷震起。那青白二炁，圈到盡處，合作一個半青半白鴛鴦的大丸，飛入鮑姑手內，依然分開，仍是兩個丸子。妖寇見了，僮個伸了舌頭，縮不進去。石龍大怒道：『這不過是劍丸，金能尅木，所以被他破了。我放火龍出去，連這浪道婆總燒成灰，豈不打掃得干干淨淨？』便將一個椰瓢，托在掌中，念動真言。瓢內一條赤龍，攪攪而出；初不過五六寸，頃刻長有丈餘，遍身烈焰騰空，張牙舞爪，向着鮑師，噴出一道火光，天矯飛來。曼尼笑道：『好件墮地獄的東西！』遂取個寸許長的小小精匣兒，內藏着一縷青絲，——原來就是驪山道姥的鐵杵神鍼，——陡然躍向毒龍領上，直刺入心。那毒龍即時墮地，頭尾鬆了幾鬆，僵死在地，火燄盡滅。神鍼貫腦而出，竟飛到驪山去了。石龍嚇得啞口無言。連

揆道：『待我明日，一頓兒了當他。』兩家各自收兵回營。

（或謂：『月君的二炁丸，當日煉成，止有六七丈，亦不能變化；如今竟說至千百丈，又能化作一圈，可大可小，可分可合，豈不荒唐麼？』嗟乎！管中不可以窺豹也！

要知法寶之神通大小，隨乎其人。道力日深，則神通日大，而法寶之神通，亦因之而益大。如如來之鉢盂，蓋了魔王的愛子，隨你移山壓他不能損，湧海灌他不能動；又如考君之金鋼錫，用以化胡拒水則水退，拒火則火滅。譬之有大才者，與中才之人，同一題目，做出文字來，妍媸相去，不啻天淵，一樣的道理。月君潛修十餘載，道行已足，神通悉具，此二劍是他丹田中神火鍛鍊出來的，與己之真炁，呼吸相屬，夫豈有不能變化者耶？孫悟空之鐵棒，原係定海的針；經了他手，就弄出無數神通。作西遊者，亦確有所見，豈是憑空捏造？或又詰：『斯言誠然已。但不知石龍和尚云：「火能尅金。」其信然乎？』曰：『信然』。『然則驪姥之計，亦金品也，何以竟制火龍之性命耶？』這要知道龍本屬木，是以龍雷之火，因龍而發；所謂相制者，制其木，則標亦消滅。若但制其標，則木在而標復熾。所謂制其標者，水尅火也；然水自從龍，豈能滅火？昔人有劍化龍者曰：化者相生之道，龍爲木，劍爲金；金能尅木，甯有化其所尅者耶？特劍之神靈，有似乎龍，取以爲喻。今石龍但舉龍之標，不知其木也。五行相尅之道，雖造物亦

不能拗，而況於人也哉！『夫如是，則帝師二劍，獨非金歟？乃舍劍而用針，必取金之至微者，抑又何故？』是未知彼之毒龍，亦係通靈，若見劍煞飛來，必致遁去；故此容門毒物，豈不貽禍於世間？所以用小小之計，從下而上，以貫其心，龍不及睹也。』

次日，兩陣齊開，曼師笑謂連黛道：『汝回去幹快活事不好？何苦偏要在此弄醜？』連黛道：『放你的禿屁！我叫你回不去，幹快活的事不成。』石龍咬牙切齒，指着曼師道：『壞我法寶，與你誓不兩立。』曼陀笑道：『狂禿子！我與你斬除毒龍，就是授記。』說猶未完，滿天的赤蜈蚣，如蝗虫般飛來，腥毒之氣，彌塞四野。曼師在懷中，探出個小金絲籠，一只朱冠玄足，黃翎青翅的白公雞，從籠孔中鑽出，鼓起兩翼，騰空而上，化作百千萬只；剎那之頃，將蜈蚣啄個罄盡，仍然一雞，凌雲而逝。連黛氣得臉青唇白，再要放金蠶時，又怕連根都絕滅了。石和尚道：『待我來。』便向腰間，解開皮袋，袋內跳出一隻小象，就地打個滾，比平常的象，還有兩三倍大，卷起鼻子，長至數尺，徑奔過來。鮑師說道：『此狂象也！我若用白法調馴他，這魔僧那裏知道？不若

制他的好。』乃取出個紫泥匣來，在匣內提出一個小鼠子，向地一擲，化作兩個，驀地擲到象鼻邊。那狂象着了忙，收起鼻孔，飛奔回營，倒觸傷了好些人馬。兩個小鼠，卽鑽入地，並無穴孔，不知所之。

（噫嘻，異哉！此二物也！可知道這個雞名曰天雞。登泰山日觀，夜半聞其聲，隱隱然來自海東者，卽此雞也。當渾沌初分，先生萬物，產出兩個大雄雞，一赤一白；赤的卽昂日星君，已成正果。這白的，也經得道通靈，棲在蓬山珠樹之間；只因其性好鬪，好殺，終不能解脫羽毛。許真君拔宅時，他就把飛昇的雞犬，啄死了幾個，真君因而收服，育之籠內，以馴其性。這個鼠，亦是仙鼠，廣成子在崆峒修道時，結茆於松林，中有一絕大的松鼠，常啣松子來獻；不防他偷食了丹藥，竟會騰空變幻。廣成子將誘來鎖在匣內，要訓他皈正的。卽如正史上所載，唐朝張果老，但知其爲神仙，却不知其來由；玄宗令葉法善推算果老的生年月日。直推到未有生民以前，終不可得。獨有羅公遠知之，說是混茫時一個大蝙蝠，言未畢而仆地。玄宗召果老問曰：『公遠說汝本來，何

故卽死？」果老曰：「此小子多言，並未曾自諱也。」又如莊生，常夢爲蝴蝶，方悟到自己，乃開天闢地生來的一個大蝴蝶。蓋由上古之世，二氣靈異，蘊結而生物類，不由胎育，可皆超凡入聖，比不得後世牝牡交媾所生者，卽人亦與禽獸無異也。至於凡<sub>之</sub>之竊藥飛昇者，如蟾蜍玉兔雞犬<sub>之</sub>類，不可以數，無庸細講了。）

遶黛與石龍等，滿面羞慚，只得收兵。尹天峯道：「法寶身外之物，物各有制，所以被他破了。我有身內的本事，少不得了當他。」次日清晨，臨陣大叫：「賊將敢與我比試武藝的快來！」鮑姑見是道士，必然賺人去中他妖術，亟令公孫大娘<sub>出</sub>馬。尹天峯仗手中劍指道：「我與你講過關的實本事。」公孫劍仙應道：「憑你虛虛實實，總是邪不能勝正。」兩馬相交，雙劍並舉。鬪有五六合，尹天峯頂上一响，在總門內又鑽出個道士來，與天峯一般模樣，手持一柄玉杵，向下攻打。公孫仙師笑道：「好個班門弄斧！」將<sub>將</sub>穎子輕輕一轉，仙人頂內，也昇出一位公孫大娘來，雙手舉劍架住。這場相殺，真好看也！（尹天峯的身外分身，就是神仙尸解之法，原係個正道；但其心術既邪，則



神亦不正。俗語有云：神仙五百年一劫，難免雷霆劈死，卽此輩也。）真個假的當不得真，當下被公孫仙師的元神，將他所持玉杵，一劍擊落塵埃，就是冠子上的一根玉簪。尹天峯大驚，連忙收了元神，走回本陣，卽默念真言，將劍尖在空中畫一道靈符，忽巽方狂風驟發，石卵石片大石小塊砂礫，晴天撲地的卷將過來。曼師手中托出一枚小紅銅鐘，僅如鉢盂大，滴溜溜拋向空中。只見底兒向上，口兒向下，一道靈氣，將無數的飛石，盡行吸入，一些也不剩，瀾瀾漫漫，都化作石灰，散將下來，竟如下了一天大雪。曼尼將蒲葵扇子，略略一扇，石灰卷進妖人營內，向着將士的耳目口鼻，直湧入去。急得棄甲丟戈，四散奔走。石和尚誦回風咒時，可煞作怪，那風兒八面旋轉，石灰捲入喉中，幾乎搶死。連黛命部下女將，各用羅帕裹着頭臉，拍馬飛跑，方能得脫。

## 第七十三回

奉正朔僞主班師

慕金仙珠娘學道

卷三

二六二

（西域有一摩訶道人，莫知其年歲，在山中修行時，曾用個紅銅罐子，烹煉白石，稀則如糜，稠則如飯，腹餒輒食。迨道行益高，神通高大，又將此罐煉九轉還丹，含精蓄氣，遂能通靈變化，可以如意運用；要小就小，要大就大。大起來，江湖之水盛得；小起來，卽芥子亦不能納。其精氣有時蒸蒸日上，禽獸觸之，羽毛焦脫；若遇着石頭，一氣吸之，頃刻化爲灰塵。有根在地之石，便吸不動；若是無根的石，無論大小，憑有多少，吸個罄盡。至於他物，必須投入，則成枯爛，不能自吸也。然而此僧所修，非玄非釋，究竟是異道，無處立脚，仍落於魔，此罐亦遂入於魔宮。曼陀尼見呂軍師奏章，道士能飛石打人，破他亦是容易；但石必墮地，有礙行軍之路，所以向剎魔王借用此罐的。你想尹天峯的飛石，是飄在空中，還比不得地下無根之石，豈不吸得乾淨？從來物理有不能解者；如磁石，一頑物也，可以吸鐵，其中豈無相引之氣機焉？而况乎修煉成的東西，具有靈氣，蘊藏於全體者乎？可置勿論已。）

只說連黛，奔走數十里，石灰飛盡，方勒住了馬，去了臉上的羅帕，招呼將士，藉

地坐定，商議長策；個個垂頭喪氣，莫展一籌。尹天峯道：『今只有娘娘金靈術未用，且作個孤注，再與他見陣。難道他都有巧法兒破我麼？』連黛道：『使不得！蜈蚣尚爲雞啄，有個不會啄金蠶的哩？』連珠娘道：『法雖被他破了，還算不得損兵折將。着人與他講和，也還不差什麼。』連黛搖頭道：『行不得！這比城下之盟，更覺醜着。』石龍道：『不要輸銳氣與他。我們速返舊營，放着多少強兵猛將，乘 劫他一窺，殺贏了就好計較。』連黛道：『這話是。』遂驅兵前進。纔得入營，忽報國主有詔書到來，請娘娘遠接。連黛沒好氣，大叱報兵：『他是何人，我是誰，敢說個遠接？』喝令左右，細打一百。尹天峯石龍等，早將僞主詔書，接入營內。連黛啓視云；

大漢皇帝達書於皇后曰：『朕近得一仙女，能知未來之事，言，濟南帝師，是月殿嫦娥降世，道法通天，羣仙爲輔；於燕有仇，與我無怨。彼只尊崇建文，我亦奉了年號，自然休兵罷戰，永相和好。我國自爲國，帝自爲帝，何損分毫也哉？因此册立爲小后仙女，一大一小，

神仙難及。皇后可速班師，同享極樂之境。天生富貴於予，燕王其如

朕何？其間講和細微委曲，統俟皇后裁定。

連黛看完了，一時醋氣攻心，面皮紫漲，隨問齋書的常通：『爾可曉得宮中事麼？』常通跪應道：『皇帝又立了小文后，也有神通法術。』又問：『是何處得來的？』又應道：『皇帝打圍時，在山中所得。』連黛失聲道：『不好了？是狐狸精了！』常通又說：『是母女兩個。』連黛大恠道：『一個也難，何況兩個？』恨不得一翅飛回國去，又不好露出本相，假意說道：『我這裏怎肯怯氣？若與講和，不便差人，要講你自講去；看他如何話說，然後奏我定奪。』常通道：『皇帝原差臣去。』當日晚了，在營安歇。連黛暗傳號令，令小王洪三更行法劫寨；石龍，尹天峯，皆統兵相助。

小王洪因未曾用他的法，正在技癢，得令大喜。剛到半夜，捻訣念咒，將硯池內蠶汁，望空撥去，騰騰然漫天遍地，都是烏雲黑霧；又取出草人紙馬，向着四面亂洒，蠶變了神兵鬼將，乘雲踏霧，向前去了。隨與石龍尹天峯，統領道士和尚，及部下巫兵，

共有三千，徑奔王師營寨。曼純二仙師，正打坐在高台上，覺有妖氣侵人，法眼一看，見各營周圍重重，都是黑霧。霧內隱隱躍躍，盡是青面獠牙，蓬頭赤髮的兵將，也有兩個角，三個眼的，不計其數。曼尼笑道：「這樣演的戲法，也使將來！」就在離位呼口氣，四面噴去，化作烈焰滔天，火龍火馬，電掣雷飛，不消刹那之頃，燒得個精打光。石龍道：「不好！」尹天峯說：「且殺進去！」曼師仙耳聽見，笑謂鮑師道：「若不殺他手把，怎得歇手？」就把梅花鹿角棒擲去，盤旋半天，散作千萬根，當頭劈腦，亂打下來。軍士只叫得苦，沒命奔跑。這些和尚道士，都會畫符誦咒的，其如咒也不靈，符也不驗，打得折腳斷臂，碎頭裂腦，只叫得阿彌陀佛，太乙救苦天尊，死也嘎！其餘兵卒，越發不消說得了。石龍尹天峯等，搶先馳入營內，方得了性命。計點部下，三停之內，死傷者，倒有二停。連黛尚未睡覺，崑聽的好消息，知道了這個光景，方纔死心塌地，信他丈夫的書是不错的。到了辰刻，常通赴中軍稟明，前去講和。

小卒報知軍師，軍師一想，昨夜劫寨，今早求和，斷時鄖陽差來的；隨喚姚襄沈珂

，密授數語，令到前營，先以軍威折之。二人領命，卽傳諸將士，排列兩行，放炮三聲，大開營門，傳呼僞使入見。常通從容而進，見劍戟森嚴，旌旗燦爛，兩班軍士，震呼一聲，喝令跪見，若隱雷出於平地。常通毛髮悚然，不由不屈折，只得膝行至前。姚襄叱道：『你這班妖寇，不霄蟻蠊。我帝師至仁如天，視同赤子，待皇帝復位，便行招撫，所以姑置不問。乃敢貪逆賄，興兵作亂，何難立時殄滅，以正國典？我軍師推擴帝師宏慈，但破爾法，不傷爾命。前日生擒妖婦，尙且放還，許其自悔。不意心同豺虎，返藉妖術，屢肆鴟張，昨夜還來劫寨，勢不能以德化，方行殺戮。今已勞窮同竭，更有何說？卽令梟首。』常通汗流浹背，連連叩首道：『微臣奉國主之命，來求和好，昨晚纔到，宿在後營，並不知有劫寨之事。』沈珂大喝：『爾僞主是草莽強賊，敢與王師說出求和二字，就該割舌。』常通連忙改口，說是求降。沈珂又喝：『爾賊今日求降，昨夜劫寨，明像通同造謀，以圖僥倖，回去邀功。此等黠賊肺腑，敢在我面前遮飾？』常通又叩稟道：『昨見國母，原有不允之意，或者是部下聳動，就幹出這樣該殺的舉來；微

臣若有見聞，何敢又自來取死？」姚襄作免道：「這個是他實話，姑恕他不知，且稟軍師定奪。」常通方知二人，不是軍師。姚襄等去了一會，有員少年大將出來，明如烏漆，目若金鈴，大喝：「賊使進見！」常通戰戰兢兢鞠躬偃步，走向中營，俯伏跪下。軍師問：「來人授何偽職？」應道：「禮部尚書。」軍師笑道：「有做賊的宗伯麼？但罪不在爾，姑以禮待。」命左右看座。此時常通心內，正突突的跳，而腿還是抖的，聞得命坐，喜出望外，隨又稟揖，側坐於下。抬頭看呂軍師，綸巾鶴氅，隆準修髯，雙眸如電，精彩逼人。常通打恭至地，稟道：「微臣係國主所差，愿奉建文皇帝年號，傾心歸附。求軍師海涵已往，許令自新。」軍師諭道：「鄖陽逋寇，盤踞百年，非不行天討；奈有大逆，甚於爾輩者，當先聲罪。今既悔悟來降，務須稱心納貢，聽調聽宣，毋得有違。爾主母妖孽，更爲倔強。汝去通達明白，速齋降書到此。」常通連聲答應，向上叩謝而出。回到連黛處，不好說出姚襄二人的話，只把呂軍師的言語，備細述了。連黛道：「我們是皇帝，怎肯稱臣，受他調遣？他不送我禮物，倒要我送他？不成！不成！」常

通道：『建文皇帝，是四海一統之主。奉了他年號，不過在表章上寫個臣字。我們本國，原稱皇帝，就像海外諸國進表一個樣子。至於納貢，只須土儀，自然也有金幣酬我，算個交接禮物，不折本的。就是用兵的時候，要調遣我們將士，少不得像燕王，也要餽些金珠。』這是常通恐怕講好不成，弄得國破家亡，把這些話來哄人的。連黛聽他說得甚好，便道：『既如此，你快去說妥了罷。』常通疾忙馳赴呂軍師營門，稟說：『主母無不欽遵，即日班師，來奉降表。』軍師道：『這也能了！尙有幾位女仙師在此，應速遣員尊貴女將，志誠晉謁，將此情由稟達；若敢延慢，定然不許所請。』常通又亟回本營，啓復連黛。連黛笑道：『這倒是個理。』令在婦女軍內，挑出個冠冕的來。

連珠遂進言道：『他們說要尊貴的女將，恐婦女不中用，反要誤事。兒蒙皇后深恩，從無報効。今愿充此一使，誓不辱命。』連黛大喜道：『只是難爲我兒。選幾個伶俐婦人，隨去。』連珠道：『也不必，匹馬走的，纔見得膽量。』便問常通：『已經言定班師進貢日期否？我到仙師跟前，也要講來畫一纔是。』常通應道：『班師日期，要請



皇后裁定。」連黛道：「明日就班師。」常通應道：「這進貢日期，竟約定來月，何如？」連黛道：「還有一說，前日拿去的苗虎，也須還我們。」常通呆了一呆，說：「已若死了，怎處？微臣且去說看。」於是策馬先行。連珠娘隨後緩緩轡而進。將近營門，范飛娘便來相請。珠娘見上面坐着三位仙師，倒身下拜，痛哭不起。鮑師道：「我已知你的心事，不用悲傷，起來坐着好講。」曼師道：「你如今得脫火坑，怎的反哭起來？」飛娘就去相扶，攜手同坐於下。鮑師慧眼一看，連珠是仙道中來的，隨說：「別的事，總不必講，如今只要回復連黛得好。」珠娘道：「我寫個啓來辭他，卽着來使帶去便是。」飛娘隨給與筆札。珠娘立時起草。曼師道：「而今有個柳烟兒，已在他宮中。那浪婆娘若欺侮了他，我便放出三昧火，燒他個人種不留；連這幾種青山，總化灰燼。也要使他知利害。」連珠心上方明白這個小皇后的來由。卽答應了寫完，呈上三仙師看云：

珠兒頓首頓首，啓上大武皇后陛下：兒本忠臣遺女，覆巢之下，自無

完卵；今茲全璧而歸，雖云天幸，亦皇后之力也。祇緣素性如冰，每

厭榮華，即欲出世，苦無機會。不謂遂允所請，使得皈依大道，雖曰人謀，亦不可謂非皇后之命也。從此先人大節，皎如日月，不爲弱息所玷矣。今陛下宮中，新册小后柳烟者，出自帝師遺發，與皇后爲姊妹之好。今兒又歸帝師座下，亦有師弟之緣，——似與古人交質無異，亦所以仰報皇后耳。書不盡言，伏惟睿鑒。

曼師笑道：『太文了！這浪婆娘如何解說得出？』正在緘封，常通已復定軍師，并苗虎也來了。即令軍士，交付與他，說明皈依帝師，不復歸去的話。珠娘又向西南涕泣四拜。曼師笑道：『你還拜這浪婆娘怎的？』答道：『弟子拜的，是伯父，只爲着我兄妹二人，所以屈身於他。就是今日得見仙師，雖出自家主見，也是伯父成全的。』

常通得了書函，不管他事，竟同苗虎回營，到連黛面前投下。連黛折開看了，沈吟一會道：『珠兒不嫁漢子，在我國也無用，去便罷了。只是安放個妖精在我宮中，不要是個禍根纔好。』一時歸心如箭，遂下令連夜班師，然後稱臣納貢。

三位仙師同着范飛娘，連珠娘，來辭軍師，去復帝師之命。軍師再三致謝，并微問道：『前日多少法寶，總是帝師宮中的麼？』曼尼道：『帝師空拳赤腳，從月殿奔將下來，那裏得有半件？都是求借的東西，所以不告而去了。』軍師道：『此物歸故主之常理。』鮑師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我們還要他怎麼？』軍師點首嘆服。曼尼道：『雞兒鼠兒，值得怎麼？獨是那鐵杵磨成的小針，已是送過帝師，也竟走了；我還要到驪山問這老乞婆，藏匿法寶的罪名哩！』鮑師道：『蕭何律上，卻不會著有這條。』眾仙師皆大笑出營。正月挂林梢，清陰滿地，軍師與諸將，皆拱立候送。卻見曼師，脫下袈裟，披在連珠娘身上，喝聲：『起！』一道清風，大家凌空而去。

## 第七十四回

兩首詩題南陽草廬

一夕話夢諸葛武侯

建文十六年，秋八月，鄖陽僞劉，已奉正朔。呂軍師卽命賓鐵兒，楚由基，領鐵騎

一千，爲左右先鋒，自統大軍隨後，進取南陽府。二將渡了白水，直抵城下。但見吊橋扯起，女牆雉堞之間，多有守陣兵士；劍戟森嚴，旌旂飄颻，而寂無聲息；遂令軍士穢罵，亦並無一人睺睨。次日中營已到，稟知軍師，令再去索戰，又空罵了半日而返。軍師卽自引將佐登高阜處眺望時，已夕照城內，炊烟寥寥，曰：『此空城也！大約文武官弁，皆已竊庫藏逃去矣。』明晨，帶領二先鋒，並劉超姚襄，二董小將軍，七騎馬前去，繞城閱視守兵號衣，隱隱躍躍，在睥睨中飄動。行有六七里，已過西城，遙見塔口二人，探出半面。軍師令由基射之，應弦而倒，絕不聞有些微的聲响。再前行至北城，又見一兵露出半邊身體，由基弦發箭倒，亦復如前。軍師疾發營中，令董翥，董翽，曾彪，賓鐵兒，率領三百壯士，爬城斬開南關，迎接大軍。瞿鵬兒稟曰：『恐係賊人詭計。』軍師笑曰：『若是詭計，必開關以賺我；且炊烟絕少，是假不來的。』卽統率諸將士，到南門時，賓鐵兒等，已斬關來迎，稟道：『滿城塔口，總是草扎的人；只有三四個守門兵卒，被我砍了。』軍師卽入府署，檢查庫藏，一無所存。隨遣牙將，各持令箭，

提取二州十一縣錢糧。一面搜拿文武衙門胥吏兵卒來勘問。咸供：『總兵何復，要帶着人馬逃走；恐王師追他，所以虛插旌旗，延緩日子。這些文武各官，就大家瓜分了庫藏，各自遠遁；城內紳衿富戶，也就遷避鄉村；只有幾個窮百姓，沒處走的，還在這裏。』軍師又問：『何福旣帶有兵馬，逃向何方？』又供：『聞說投了鄖陽。那些文官；其實不知去向。』軍師慰諭幾句，即令釋放。又遍發檄文，招徠逃亡，大概說，王師止討叛逆；凡良民皆屬赤子，毋得猜懼。自此漸歸鄉井。

黃河以南五郡：開，歸，河南，南陽，四郡皆定，唯汝寧府未下。軍師方在命將征討，忽報鐵關府送到稟函，內開：『義士二人，一姓晉名希嬰，許州人氏，曾收育浙江殉難臬司王良之幼子。一姓余，名學夔，松江府人氏，方正學門生；有大司寇魏擇，曾收正學遺孤，託付學夔。——均有同仇之義。二人先後來投，皆與汝甯太守有舊，已經前往招降。十一州縣錢糧，足充軍餉，請勿舉兵。今二十士愿赴軍前効用。』軍師大喜，隨畧晉希嬰爲南汝巡道，余學夔爲南陽巡守；汝南府州縣各官，皆仍原職。隨具疏題明

，兼請帝師聖駕，巡幸中州；又遣瞿鵬兒，阿蠻兒，二董小將軍，前赴濟南扈從。

姚襄進言道：『何福返投鄖陽，不附王師，官弁之逃，庫藏之空，皆其所致，何不拿回正典？』軍師道：『我們所憂者，忠臣義士；所誅者，逆黨叛人；其餘概從寬大。何福曾助平安，與燕兵竭力死戰，糧盡而遁，不得已也。後來燕藩起用總兵，乃小人貪富貴之常情，與助燕爲逆者，有間。况鄖陽已經歸我，由他去罷！我聞城西六七里，有諸葛武侯古祠，且與子同去晉謁。』遂令劉虎兒，帶領十來騎，跟前隨到臥龍岡。軍師周迴覽眺，後有蘇門環抱，前有白水逶迤，其岡形宛如月暈，翠鬱青葱，正中苞含着祠廟，嘆曰：『此真臥龍先生故宅也！』但見：

崇岡凝靄，罩着茅廬數間；怪木蟠青，掩映草亭一個。正逢盛夏，

卻疑爽氣飛來；不近長江，何爲怒濤驟至？風雲猶護棟梁間，精靈宛

在；草木應留刀劍氣，魑魅還驚。出師二表，皎然日月爭光；定鼎三

分，久已山川生色。正是伯仲之間見伊呂，皆揮若定失蕭曹。

進臥龍岡內，有三間石闕，上顏着「真神人」三字，呂軍師卽端拱一揖。又進重門，方升小堂，堂中台基上，有楠木橫榻，榻上周圍紗幪，中間兩幅展開，端坐着孔明先生遺像，軍師率姚襄劉超再拜，起立瞻仰一番。

眉目蕭疎，全然風雅詩人，曾無殺氣；神明超逸，不啻烟霞羽士，真有仙風。手中羽扇，曾揮百萬雄兵；腕內毫鋒，可當三千虎旅。寂然不言而喻，千載有同心；誠則無聲而感，一宵得異夢。

呂軍師道：「我一生才得於天，學本於己，私淑古人，從無師授；若當世有武侯，我則師事之矣！」姚襄問道：「武侯爲古今第一人與？」曰：「真第一人！竊比於管樂，蓋自謙耳。」姚襄曰：「然則天之生才，如武侯者，何以不生於一統之會，而偏生於三分之際，未得盡其抱負，不亦屈乎？」軍師曰：「此正天之所以重武侯也！三代以上，不論其大一統者，如秦隋西晉與北宋，其間曾無絕異之材，天若吝之者，何也？蓋由盛衰之強，蠶食六國久矣，尊爲西帝；隋篡北朝，先已得天下之半，而又乘南朝之昏淫

，其勢爲易；西晉雖并二國，皆當時主昏庸之候；宋則先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而後平定諸處，無異反掌。天若生武侯於此四代，又何以見其才耶？至若漢唐與本朝，當羣雄並起，以智勇相角，故此三代人才，皆勝於彼。夫以智而伐昧，勇而敵怯，以有道而兼并無道，不啻順流，又遇順風，一帆便可千里。至若三國，則曹與孫吳，皆以天授之資，而平分南北，非草竊羣雄之比；區區孤窮先主，奔命於其間，身且不保，亦何自而成鼎立哉？所以天降大任於武侯，以從古未有之才，而當從古未有如是艱難之會。其不歸於一者，數也，可以不論。』劉超請問曰：『如軍師所論，則承平之世，天竟不生人才否？』軍師曰：『然亦偶有之，終亦不顯。卽如今之科目，所取者，皆呶呶咕哩之徒，但能略通之乎者也，捨卻爛時文，以外還曉得什麼？且臨場搜檢，不啻待以盜賊，有志者，亦安能樂從乎？是故和器者，所以制盤根錯節，不比鉛刀錫鎗，一刺一割，亦有未能，但在演劇中試用的。子知之乎？承平日久，一切縉紳大夫，皆無異於演戲文耳。安知觀戲文者，有起羣拔草之人哉？』說到此處，命酒自酌三杯，揮毫疾書二詩於壁：



其一

負耒南陽日，躬逢喪亂時，  
茅廬三顧切，漢鼎片言持；  
才豈曹吳敵？心將伊呂期。  
君如生治世，草野竟誰知？

其二

徒步中山起，艱難帝業遲。  
英雄方角勝，僭據各乘時。  
天限三分勢，人嗟六出師，  
先生遺憾在，杜老莫題詩。

軍師擲筆，又酌數杯，謂姚襄劉超曰：『武侯精靈在此，我低徊不忍去，當與子同宿一宵。』劉超曰：『須傳將佐來侍衛。』軍師笑道：『盧刺客耶？即與二人，亦不妨』

晏然而臥。」乃令守祠道士，取出木榻二張；坐至更餘，方寢。

呂軍師滕臆中，忽聞有人呼道：「御陽子來！我與汝言。」軍師視之，卻是武侯，從幔中步出，連忙起迎一揖，同行至庭間松陰下，藉草坐定。武侯開言道：「君知否？我與汝乃同鄉也。」御陽對曰：「先生隱跡南陽，小子流寓嵩陽，雖異代而同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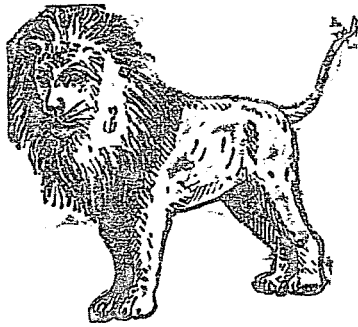
武侯曰：「非此之謂；子生歸之處，與我死歸之地，適相同耳。」御陽料是未來之事，唯唯應曰：「小子抑何幸甚！」武侯又曰：「匪特此耳，子之遭際，又與我略同；如子之志，在迎復建文，與我之志，在興復漢室，一也；子亦僅能建闕濟南，與我之創業蜀中，又一也；我之鞠躬盡瘁，而遇魏武司馬，與子之殫忠竭智，而遇燕王道衍相若也；子之輔主之日期，與我之匡君年數，長短又相若也。獨是子則生歸而成人仙，我則死歸而成鬼仙，爲可慨耳！」御陽聽了這些話頭，便知將來大業不成，乃從容對曰：「小子竊料燕王，以神武之姿，濟以其子之寬仁大度，殆有天命；但忠臣義士，心在建文，小子不自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耳。」武侯曰：「誰曰不然？我在當日，曷嘗不知漢

室難與；而顧六出祁山，終於五丈原耶？夫盡人事者，不可以言天道；明知天道在彼，我欲強而使之若此，則天也，亦將有以蔽人之心。卽如關某伐曹，我卒未使一將以援其後；又如馬謖之言過其實，而我使之獨守街亭；再如黃皓之奸，我知其必然誤國，而終未之一清君側。——此皆我之失也，然亦天有以使之。杜老云：「遺恨失吞吳。」這句，卻道不着；子之詩亦宗之，我所以言及之耳。『御陽曰：『小子愚昧，而今纔悟到關公不敗，焉得有吞吳之事耶？自非聖人，誰能自明其故？先生之過，先生能自言之。至若小子，不患不能自言，而患不能自知，請先生有以教之。』武侯曰：『微獨子，卽帝師到亦不能無過；如倡義起師，名正言順，縱使失敗，名之尊榮，猶愈於成。顧以堂堂正正之兵，而乃雜一猴怪於其間，卒之爲人斬截，使天下得以猜議於其後；再如鄖陽妖賊，自應以道力制之，何乃用美人計耶？且此女秉志守節，而反使之辱身於賊寇，是何道理？究竟韓戰南陽，並不得美人之力。又如齊王府，已改爲建文宮殿，復以見中立極之說，另構皇居，而自卽安止於帝闕，非顯然欲自尊爲帝哉！』御陽謝曰：『此皆小子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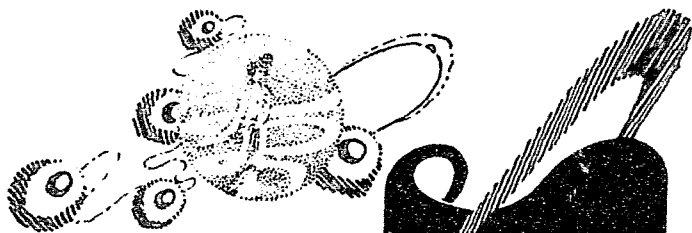
知，預爲匡正；今請先生起示小子之過。」武侯曰：「君子於出處，是一生之大節；女  
主既顧茅廬，當今之世，舍子其誰？自當待有莘之聘，胡爲乎學鄧禹之杖策軍門？此我  
之所不取也。王有慶高強二人，久已歸從部曲，並無他意；子以其武藝平常，而威使敵  
人殺之，我知子愛其有勇而棄其無勇者。但使之明知之，而肯自効死，則不爲過；子則  
以其術而使之，近於忍矣。我當日燒藤甲軍，卽知天之當滅；我算以彼之應死者，而尙  
不可縱殺；况乎不應死者而殺之，又假手於人，以罔世之耳目，將誰欺乎？」御陽聽到  
此處，卽時跪謝曰：「非先生誰其教我？」武侯曰：「還有與汝言者：自後但獲應誅之  
人，殺之而已；慎毋亦學燕王，用非常之毒刑，上傷天和，下虧己德。」御陽尙欲拜問  
軍旅之事，忽聞松間鶴鳴一聲，冉冉而下。武侯卽乘之而升，又回顧曰：「他日當相訪  
于故鄉也。」軍師霍然而醒，起視庭際，松陰綠苔，對坐之痕猶在，殘月皎然，殆將曉  
矣。遂呼姚劉二子起來，告以所夢，并取筆記之。二子曰：「武侯蓋以軍師爲千載以下  
之同心也。」因坐待旦。又於武侯神像前，拜辭起身，命道士曰：「可向我府中領銀五

百，修葺祠宇。」遂緩轡而同。諸將皆來迎候軍師返署，卽疏請贈王有慶爲將軍，管其子爲裨將；高強之子，略通文墨，卽授爲鄧州州佐。

越日，綽燕兒實到景開府捷書，得了廬州，并壽州亦降，淮西全定，軍師大喜。隨命姚襄道：「南陽係新定地方，密邇荆襄，我將往迎帝師聖駕。汝可統率鐵騎五千，與賓鐵兒，楚由基，曾彪，立三寨於三十里之外，以備不虞；倘有敵至，亟令綽燕兒飛報。」又命沈珂：「汝與郭英等四將，防守城池，均係重仕，務宜小心在意。」軍師卽帶劉超一人，騎士三百前去。







石頭魂

政熙





石  
頭  
魂



3 0528 0345 3

第七十五回

慕嚴慈月君巡汴郡

謁庭闈司籙哭冥府

且說公孫大娘在揚州時，將胡胎玉小姐，交與滿釋奴，先送至濟南帝師闕下，月君見其誠心嚮道，親自指授玄功。今鮑曼二師，又領回連珠娘，也是守貞處子，均有根器。——且喜得了兩個有成弟子，也與教育天下英才無異。不幾日，呂軍師疏到，請南幸中州，月君謂鮑曼二師道：「先父母爲開封府神，此去應得一會面否？」曼師笑道：「會，會！還要會老梅婢哩。」鮑師道：「速去，速去！遲不得的。」月君即將胡貞姑，與連珠娘，託與二師，并素英，寒簧，一處修煉；止帶兩劍仙，及范飛娘，老梅婢，同行，女金剛，滿釋奴爲侍從；武將即用軍師差來迎接的董翥，董翹，領兵前導，阿蠻兒與瞿雕兒，爲後衛；文臣亦止全然，司籙，黃貴池，周轅，曾公望，胡傳福，六人隨駕。



，餘皆留闕辦事。於建文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行，耆舊諸臣趙天泰，梁出玉等，將向來預備建文帝的轡駕，送誦帝師乘用，月君却之不得，遂坐着一十六人肩的楠木龍輿，蓋着五鳳九沿曲柄的黃綾傘。月君鑾駕出城，百官送至郊外，自回。一路百姓，若老若幼，若男若女，都來頂禮，也有呼爲活菩薩的，也有呼爲大慈悲佛母的，也有稱爲帝師萬歲的，真個「喜氣溢玄穹」，「懽聲動厚地」，爲千古以來，未有之奇事。每晚只是安營野宿，不入城市，不住公館。

迺邇到了河南，駐蹕界上，女金剛，滿釋奴，各安小帳房於月君大營之前。時方初更，二女將還在帳外閒坐，忽頭頂上有人呼道：『我欲朝謁帝師，煩爲啓奏。』二將跳起來，抬頭一看，却是雷一震，女金剛喝道：『汝已死在江中，如何到此作祟？』取過鐵鍬，舞得如風車一般，大喝：『你來，你來！你的陰魂，試試我鐵鍬來！』滿釋奴向着空中，連打三彈，彈子在他身體穿過，動也不動。雷一震道：『我是帝師的臣子，二將軍因何阻當起來？』二女將齊喝道：『我們是個人，只與人傳奏；不是個鬼，怎與鬼傳

「奚呢？」月君正跌坐營中，聽得外面喧嚷，令聶隱娘出視，回說是雷一震要見駕，二女將因他是鬼，不許進營，兩邊爭論。月君諭：准令進見。隱娘使出營門宣旨，二女將方丟了軍器，聽其進謁。一震按下雲頭，俯躬入營，照生時行禮畢，奏道：「臣心粗膽大，致中賊計，死於長江，蒙龍神見是帝師部曲，拔臣巡河使者，今奉命來視黃河。聞知變與巡幸，所以冒昧前來，瞻仰聖容，表臣生死微衷。」帝師諭道：「汝既爲神，具見忠真之報。朕聞江中之水無情，所賴神明公道，倘有無辜陷溺，爾能暗中援救，卽聖賢已溺之心，上帝必然眷佑。朕到中州，尙有爵典封贈。」一震叩謝而出，從冥冥風霧中去了。

次日午刻，諸將駐馬，方打中伙，前前後後，焚香迎送的，農夫樵子，都遙望着帝師跪拜。內有兩個弱冠書生，各執一摺箋紙，跑到女金剛身邊，說道：「我們是獻帝師討賊表文的，懇求達上。」女金剛見二少年生得韶秀，眉目如畫，好似弟兄，便戲言道：「你兩個認我做老子，纔與你傳奏。」少年道：「你是個女身，怎麼要人認你父親？」

「女金剛自謂頭陀裝扮，兩腳又大，恁是神仙，也辨不出男女，所以去耍他，不期竟像個平素曉得，一猜就中，遂道：『好胡說！我那一樁兒是女身？』少年道：『若不是女身，怎得隨從帝師？』滿釋奴接口道：『你看多少兵將，隨駕在此，難道都是女身？』少年齊笑道：『不要哄我！他們前呼後擁，離着鑾駕甚遠；你們二位，是左右親近的，怎不是女身呢？』女金剛道：『好伶俐小廝！』便將他手中摺紙，遞上帝師。月君看時，一幅是表，註名王作霖；一幅是檄文，註名劉藜。即命召至近前，問：『是誰家之子？』劉藜道：『先父是刑部郎中劉端。』王作霖道：『先父是大理寺丞王高。』月君道：『二先公是要謀復建文皇帝，同時殉難的，可謂哲人有後。』二子又奏：『臣等一向逃在木蘭店，要到濟南，恐爲上界盤獲，遲至今日，得謁聖容，真遂素志。』月君令送至文臣班內，俟到京師補官秩。

時鐵關府，已前來迎駕，啓奏帝師道：『前者微臣初下開封，與軍呂律，虔備太牢少牢，鑊豆簠簋，祭謁太上帝師。今者禮儀，臣實未諳，還求聖裁賜示。』帝師諭道：

「與其奢也，寧儉；所貴在於寸誠，其牲禮不過如此。」鐵開府奏畢先回。

不數里，早迎見了呂軍師，遂同駐驂於曠野，直俟帝師，安下行宮，軍師方趨謁請安，帝師亦加慰勞。忽報河南暴將軍，求謁聖駕，軍師爲之引導行禮。月君見暴如雷形容威武，聲音宏亮，是員大將之品，乃論道：「天生爾好武，爲先公延此血脈，若是文物書生，怎得返從邊塞，轉展而入中原，克成大勳耶？河南地接晉疆，第一要區，非汝不能守，特授爲大將軍之職，如有機密，預奏裁奪。速回任罷！」如雷謝恩自去。軍師亦即告退，與鐵鼎徑回開封候駕。

月君到了境上，城鄉士庶，都執香花燈燭，兩行排列，出城五十餘里，伏地叩接；遠近街道，無不結綵奏樂；婦女兒童，都在門首禮拜。月君見百姓誠心愛戴，即在輿中降旨，全免本郡各屬秋稅，慰令兆庶各散。鐵鼎等請駕入正行宮，月君即下令明日卯刻，恭謁太上。當晚，諸臣皆齋明虔肅。

有僉憲御史司韶，假寐而待旦，至半夜，神思朦朧，見一舊日老僕稟道：「太老爺

有請。」司韜愕然，卽隨老僕前行。至一衙門，崇高宏敞，看顏額時，却是府城隍廟。司韜問老僕：「你因何在太上帝師這裏？」僕亦不應，一徑導入角門，過了穿堂，直至內署，見父親與母親，端坐在上，兩邊站着兄弟姊妹。司韜不禁酸心痛哭，跪在膝下道：「兒久不得見父母之面，孤影煢煢，每不欲生，今願常侍晨昏，死生一處。」司公諱中，亦揮淚道：「我兒猶記爲父的，逼你出亡乎？幸義士全淳風，保全汝軀，至於今日，我適已託夢報其情矣。若太上帝師，三日以前，已遷平陽府城隍，上帝命我代其職。帝師臨神來祀，迴避不能，迎接不敢，汝須亟爲奏明，毋貽我罪。夜漏將盡，汝其速行！」韜復大哭，又失聲而醒，連叫怪事。忽報司空到，司韜將夢備說一遍，全然道：「我亦夢見先尊公示我未來，當應在十年之後，候臨期告聞，今不敢預洩。」便同詣呂軍師處，商量入奏，軍師道：「此時不敢請見，宜速用密摺奏聞。」司韜卽刻寫成，同至行殿。二女將軍方起，軍師親自致之，釋奴卽行達進。

月君覽了大駭，願謂兩劍仙道：「豈上帝不許我再見父母耶？何以兩次遷調，適當

其會？」隱娘對曰：「人於五倫之間，生則合，死則分，此定數也；若既死矣，而可復合，如在生之日，是拘數也，上帝亦有未能，豈不許耶？如目蓮救母，遊盡地獄，不得一見，如來故以錫杖授之；在佛之慈悲，乃是矜孝子之心，究之以錫杖震破阿鼻地獄，又不知其母安在。今太上現爲府神，帝師又非救母，祇不過欲伸哀慕之情，冀得死生一面，是私意也。以昔日而論，則爲父女，若以今日而論，則屬君臣，豈可以私而害公耶？」帝師曰：「我以神謁，與目蓮佛之親身而往者，大異，有何妨害？」隱娘對曰：「帝師元神一行，比親身更甚。如天子有百神呵護，原在冥漠之中；今以神而見神，其後先擁衛者，不啻現在諸臣將士，勢必至於驚動。兩省之神明，上帝能不聞知，恐貽咎於太上矣。」月君曰：「是耶？三日以前，我父母猶在此土，由今思之，鮑師「速去不可遲」一語，是已知未來事。」又問隱娘，鐵鼎，司韜，皆得夢中一見父母，「我今索之於夢寐何如？」隱娘曰：「凡人之夢，乃是遊魂，故其所遇，只在依稀彷彿之間；若真仙，則仍是元神出舍。」公孫大娘接着道：「從來聖人無夢，恐帝師雖欲求夢，亦不



可得也。」老梅婢適然走到，卽應聲曰：「聖人無夢，我不聖之人，倒有個夢；老相公與太太，向我說的：『我女兒不能夠會面，汝是義女，一生志誠，要來接你去，當作骨肉相依。』我想神仙沒我分，不如原去侍奉兩個老人家，已經許了呢。」月君恍然道：「曼師之言亦驗矣！」說老梅婢都要會的。「我今還索之於夢中爲是。」遂下敕旨，令司輶前去致祭。月君是從不睡覺的，只爲一心要見父母，將通天徹地的靈慧，返落在意想中去，當夜就晏然而寢。見有兩個女婢，前來稟道：「帝師有請。」

## 第七十六回

唐月君夢錯廣寒闕

老梅婢魂歸孝廉主

唐月君雖然睡去，那神明却與白晝無異，見兩個垂鬢女子，年可十五六許，皆有天然姿態，雙膝前跪道：「請帝師命駕。」月君方欲問所從來，忽聽得門外傳稟，說：「司城墮謝宴。」二女鬢就口宣道：「帝師有旨：不勞卿謝，知道了請回罷！」月君信

口道：『可謂使乎使乎！』因想鑾駕一行，恐有神靈迎送，遂悄然半雲半霧。女鬟前導，正是向西的路，月君便問：『此去是平陽府，汝二人可是我父母差來的麼？』二鬟指道：『前有高山，到彼便知。』說話間，早見翠微之際，雙闕凌空，似白玉琢成的華表，雕鏤着素鳳，般旅欲舞，如活的一般。月君看闕上的榜，是「廣寒新闕」四字，心中甚是懷疑。迴顧二女鬟，已不見了。信步行去，又見萬仞崇臺，在空明管籥之中，乃飛身而上。有橫額在簷，曰「一弄瑤臺」。凭闌四眺，依稀銀河滉漾，桂殿玲瓏，大爲詫奇。忽而清風徐來，天香一片，沁人肌骨，三足靈蟾，跳躍於前，玉兔舉杵，迴翔於左右。月君不覺失聲曰：『異哉！此我廣安府耶？我今復歸於月殿耶？』又想：『我初然是夢，豈其已經尸解耶？抑并肉身而羽化耶？』又一想：『我道行未足，劫數未完，焉得遽返瑤臺耶？適纔二女，豈上界所使召我者耶？何以又無玉旨？其仍然是夢耶？不然，何以羽衣霓裳之素女，又絕不見一人也？』正在躊躇，遙聞得玉佩叮咚，香風縹緲，似有素女十餘，隱隱然在非烟非霧中，連袂而來。月君道：『是耶？姍姍者，我舊侍女耶？』

可惜素英寒篔，竟不得與我同歸於此！」翹首之間，早已齊齊整整，列跪在臺前，曰：「有失迎迓，幸帝師原有。」月君俯而視之，並非素女，內有幾位后妃服飾，餘亦神女綰束。疾忙答禮，相扶而起，却有南岳夫人，碧霞元君，湘皇，慮妃，瑤姬，五位是舊識，彼此皆嫣然一笑。元君先啓齒道：「今日嵩妃，敬邀鑾駕，妾等幸叨侍教。」嵩夫人隨向前再拜道：「初命神吏，沿途迎接，緣因帝師微行，不敢驚動；二豎回報時，某等即趨向闕下祇候，竟不知帝師已在臺端，所以錯誤，皆某等疎忽之罪。」月君答拜道：「昔承珍貺，至今佩服，尚恨弗能報瓊，何當又承寵召？無任慚愧。」嵩夫人又應道：「當日帝師，駕臨荒陬，猥以嫁女，弗敢褻瀆。今特因元君湘皇，與諸夫人輩，共迓鸞旂，冀追前愆。」月君謙遜了幾句，問道：「但不知嵩山之頂，何以有廣寒宮闕耶？」衆神女齊聲答道：「並無此事。」月君隨又仰看顏額時，乃是「坤靈臺」三字，所謂銀河桂殿，清蟾玉兔，絕無蹤影。大笑曰：「異哉！我心思在彼，而夢寐在此，此何故耶？」遂備言適纔所見。嵩夫人等皆應道：「小童等何處不尋帝師，就是此臺，也來過

兩遍，直至第三遍，方見帝師，獨立於此。『那二女鬟就向前稟道：『到闕下時，我二人已不見帝師，只道是在峯頭遊玩，差不多遍嵩山都找到了。』嵩夫人道：『此乃帝師預返月宮之佳兆，某等亦應預祝。』月君道：『此我心自迷耳，幸勿見笑！』方逐位叩問，嵩夫人爲一代言，首指一位，冠冲天冠，履朝天履，豐面重頤，河目海口者，曰：『后土夫人。』次指一位，金鳳冠，赤鳳履，衣九彩霓衣，面如玉琢，神如水湛，有傾國姿容者，曰：『上元夫人。』又指一位，雲鬢氤氳，肌香拂拂，衣袂輕颺，丰姿綽約者，曰：『司風少女。』又一位玉骨稜稜，風神皎皎，衣素綬，佩明珠者，曰：『司霜青女。』又一位髮結三丫，眉分五彩，目炯重瞳，遍衣絳紅者，曰：『司雷阿香。』又一位宮妝錦帔，紅羅纏項，姿容藻麗，精神慘淡者，曰：『虞妃。』又指立在後面二位曰：『一衛妃之女真真，一小女端端。』并秦妃，衡妃，湘皇，慮妃，瑤姬，與嵩夫人，共一十有五位。碧霞元君道：『帝師既在坤靈臺，何不移酒饋於此，更爲幽爽？』衆神妃皆以爲妙。嵩夫人遂令二女鬟，率領諸侍婢，頃刻攜來，設獨坐南向，以待月君

。月君道：『諸神妃其外我耶？』南岳夫人道：『帝師在上界，爲太陰天子，在人世爲中原女主，禮當南面。』月君斷乎不肯，元君道：『請以后土夫人北面相陪何如？』瑤姬等，齊聲道：『這個辭不得了。』月君只得就坐。后土夫人又讓了一回，方纔坐下。昭位是泰妃第一，穆位衡妃爲首，餘皆以次坐定。酒過三巡，月君見餽饌都是麟脯象臚，駝峯熊掌之屬，驚訝道：『珍品耶？』瑤姬笑道：『此是帝師佳製，無人贊而自贊也。』月君再視之，乃是蓬萊閣宴會時，製造一般，不覺失笑曰：『爲法自蔽，一至此哉！』衆神妃皆笑。月君又曰：『前此亦偶然耳，何足爲法？』瑤姬曰：『昔東坡之製品味，亦偶然耳，後數百年，尙奉之以爲法，必舉東坡而名之；何況帝師所造，比東坡更勝一籌？今卽借以奉享，若云不佳，眞乃爲法自蔽哉！』月君與諸神妃等，皆大笑。嵩夫人道：『妾聞得蓬萊門上，衆仙眞以詩爲令，亦可效尤否？』瑤姬道：『當日做詩，今日做詞，要不同些纔妙。』月君道：『帝女可謂善化成法者。』碧霞元君道：『以詞爲令固妙，但帝師駕幸嵩嶽，而返游於月宮，是心懷故闕也。我等須要擬定詞名，

如長相思如夢令月兒媚諸調，方許用；如用別調，與題意不合者，須罰。」上元夫人道：「若有不能作詞者，或許仍以詩代，但要合得題意，也使得否？」湘皇道：「若要詩代，必須作月宮詞七律一章，庶與本題相合。」后土夫人道：「以詞題而作詩，尤爲韻事。不須再議，請帝師首倡。」月君辭道：「此令原不分主客；須要爭先繳卷爲勝。」瑤姬道：「驪山姥之詩題，諸仙真皆不肯做，帝師當日是主，尙然首倡，今日之題，專爲帝師夢兆，若帝師不做，其誰敢先說夢話，竟當作真夢呢？」諸神妃皆笑。元君道：「帝師非夢似夢，似夢非夢，此中詩思，非想非非想，恭候大作，開我心靈，庶幾不落在夢想。」諸神妃夫人又笑。月君笑道：「人生一小夢，天地一大夢，我已落在夢中之夢，縱使了却小夢，終不能超出大夢，究竟是個夢想。」語未畢，衡夫人笑說：「帝師未做詩，先說法呢！」於是月君弗辭，僞筆揮長相思一闋云：

謫神仙，醉神仙，

醉踏嵩山空翠天，

冰蟾千古圓。

憶嬋娟，夢嬋娟。

夢到瑤臺若個邊，

霓裳浩劫鮮。

衆神妃看罷，皆贊道：「珠玉在前，我輩燕石魚目，敢相混耶？」瑤姬道：「不混些纔石魚目，安見得隋侯之珠，楚宮之玉之美。請看第一個先混來。」遂題如夢令云：

今夕霞消錦綺，

秋水一天如洗，

河漢渺無梁，羅幃雙飛起；

——飛起飛起，

人到瑤臺深處。

青女續題云：

嵩岳諸峯播漢，

翠拂銀河無浪，

迢遞隔瑤臺，浩劫何人獨上？

——獨上獨上，

只有帝師恰當。

阿香亦續題云：

一片月華如水，

冷浸神仙未醉，

試問廣寒宮，素女含情掩袂？

——掩袂掩袂，

只盼變與返旆。

少女又續題云：



萬里碧空影倒，

片月爲舟鼓棹，

款乃向何方？水殿蟾宮近了。

——近了近了，

人在夢中一笑。

瑤姬道：「詞極佳而結句有諷意，應罰大觥。」月君道：「諷者，風也，合於六義，且屬名句，又可警世，我夢中人當罰一爵耳。」少女道：「神仙之夢，卽爲真境，若忌夢字，請問帝女何以取如夢令耶？」瑤姬道：「這沒得話，我亦應罰。」於是二人，各飲一卮。后土夫人道：「我於詩詞，不過暇時涉獵，未臻佳境，請作小令罷。」題云：

眠蟾光，導我素鸞前，

聲噦噦，笑出蕊珠邊。

湘皇道：「此不謂佳，誰其佳者？」卽續吟云

蓼絳河，映我碧烟鬢；  
凌波步，踏碎玉鈎彎。

元君道：『我亦效顰小令。』題云：

猜香風，扶我上瑤臺，  
霓裳奏，縹緲渡河來。

處妃道：『帝師原調，無人和者，待我續貂，以博一笑。』題云

長相思，短相思，

長短相思一首詞，

中宵夢不迷。

深非雲，淺非雲，

深淺非雲月殿文，

玲瓏坐玉君。

月君贊道：『如此蘊藉，不減太白飛卿，若康柳諸君，皆可一概抹倒，何況拙作？』衆神妃亦贊道：『彼此不用固謙，正是以貂續貂耳。』阿香戲道：『貂亦有成色，我看前半截，凡人亦可通用，只好算個狐尾。』衆皆大笑。虞妃立起，向帝師道：『妾當日以歌舞事項王，從未拈弄筆墨，焉能命詩作賦？請帝師恩罰。』月君道：『固爾亦不敢敬，請坐罷。』青女道：『我不信。楚王作歌，夫人聞之而自殉，豈不知詩者耶？』虞妃不能答，面有慘色。衛夫人道：『知與行原有差別，如妾亦久荒書籍，文思不屬，亦願受罰。』嵩夫人道：『我亦同然。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我三人皆照此受罰何如？』月君道：『二夫人不擅酌酒，且要令愛定作。』嵩夫人道：『彼此自且不能，奚暇爲人代？令他遵帝師命，各吟一詞罷。』那端端真真，心中早已做成，不好撓越，所以忍着，一聞命做，故意作想一番，同時皆就。真真題云。

憶霓裳，舞霓裳，

舞到霓裳香更香，

風生月殿涼。

看清蟾，弄清蟾，

弄過清蟾開復閉，

人隔水晶簾。

端端題云：

湧泉波，混銀河，

彩霞冉冉衆星羅，

人間無權過。

金粟香，玉粒漿，

月殿深深水榭長，

有個素鸞翔。

月君贊賞道：「兩詞如兼金，一可當二也。」時只有上元夫人未作，瑤姬注視而笑道：

「昔人有鬼中董狐，夫人乃神中老杜，故爲俄延，看我輩獻醜，一定是驚天動地的七律了！若猜不着，我飲十杯；猜着了，你飲十杯。」上元夫人道：「猜是猜着了，但無飲十杯之理。」彪妃道：「若詩好，只飲三杯夠了。」上元夫人，乃題於箋上云。

瑤臺無影落秋河，晶晶空明澹欲波。

片月如舟邀素女，非烟爲馭降靈娥。

翹翹霜兔銜杯舞，躍躍冰蟾按節歌。

一笑醉來顏似玉，天香影裏共婆娑。

「右題月宮詞」

月君看了，稱贊不已道：「夫人之作，真是壓卷！太白傳云：共探驪龍，而獨得領下之珠，此詩之謂與？」瑤姬道：「我等皆被他壓住，豈肯甘心？一人斟一杯，十杯是準的。」元君道：「我說個情，五分作一杯罷。」於是上元夫人，飲了五大觥。嵩夫人卽命撤席散坐，令呈家樂上來。月君看時，是十二個殊色神女，四名着舞衣，八名擊樂器。

先舞大垂手，小垂手，迴風流雪，均非凡世所有；次奏大雲璈，小雲璈，抑揚流宕，較天上更勝；落後奏霓裳九疊，真響遏行雲，聲凝靈籟，潛魚縱於壑，宿鶴翔於漢，有情無情。一時感動月君道：『唐三郎枉作風流天子，曷曾聽此妙音耶？』顧此押班一姝，態流神通，靈慧超倫，因詢其姓字，嵩夫人答道：『蔣女文之女弟，新謂青溪小姑是也。』月君曰：『名不虛傳！』小姑叩首請詩，因戲贈一絕云。

青溪春水帶春流，有女含情不可求，

一曲珍珠十萬斛，阿姨休擲錦纏頭！

嵩泰二夫人，齊聲道：『帝師此詩，真可當珍珠十萬斛矣。』小姑大喜，叩謝而去。諸神婢擺上換桌，都是新鮮的果品，九州八荒之物，無式不具，佳者如閩南鮮荔枝，蕭山楊梅，滬東珠柿，松江銀桃，遼東梨，西洋瓜，大宛葡萄，西竺娑羅子，鑿花果，月支戎王子，無花果之類；貯果的盤子，各色各樣，都是官哥，汝定柴簪，或圓或方，或菱葉菊花蓮瓣之象，亦種種不同。月君賞鑒一番，略用了些果子。微視諸神妃夫人，皆有

酒意，互相笑謔，不免觥籌交錯。獨有虞妃兀坐，若有思者，因問：「虞妃夫人，今在楚宮耶？」忙立起應道：「在烏江廟。」時元君戲謂上元夫人道：「席上設的是玄酒，夫人爲的是酒。上一個玄字，所以謂之上元，上元者，酒上元耳。」嵩夫人笑着接口道：「今日虞夫人要志心皈命禮，且俟我等配的玄酒，玄之又玄了，然後來代懇。」月君道：「請問楚王嬭在？」衡夫人代應曰：「已在陽界受用哩。」月君道：「然則夫人何以不同行？」虞妃又立起應道：「妾感項王之情，魂魄相依者，一千五百年於茲矣。當日帝業已成，曾不一聽妾言，以至於敗；今者輪迴，原奉勅旨同行，妾寧可沈淪，不去造孽，遂得蒙上帝鑒妾苦衷，命爲巡察烏江夫人。妾再四思之，雖歷劫之久，義不可背項王而他適，則終何了局？冀得叛依帝師座下，拔我迷途，臻於覺路。」瑤姬遽接口道：「幸勿以妾之陰質，而拒之門外。」月君道：「善哉！」虞妃已趨跪於前，月君爲說偈曰：

貞從志立，烈由氣決！

聖賢所重，禪玄之尊。

嘆！斬爾情根，破爾愛劫。

我將與爾翱翔玄圃，而逍遙乎蕊珠之闕。

虞妃再拜謝道：『妾心已解脫矣，求示弟子修持之道。』月君道：『從來陽質，唯用水火煉度，無用也，我授爾吸日精煉月華之法，便可超冥入聖；爾不時到我宮中，當次第指示。請起就位。』月君乃問：『楚王輪迴福運如何？』衡夫人又代答道：『現叨帝師樹蔭，曷敢不說？鄖陽國之劉通，即項藉也。今之部屬，皆昔之將佐；昔之嬪御，即今之后妃。上帝以夫人不行爲正，故特加封勅耳。』月君道：『噫！有是哉！敗於劉矣，而乃托姓於劉；滅於漢矣，而乃建國曰漢；敗且滅矣，而乃以德勝爲年號；好勝之心，猶未已也！其如福澤日減何？』言畢，即起身辭別。諸神妃皆送至闕下。嵩夫人已令儀仗車駕伺候，月君道：『不可。人間爵位，無異蜉蝣，安得以此跨耀於神明哉？』又看闕上橫額時，是，『碧嵩闕』三字，月君笑道：『適纔是廣寒新闕，其夢中之夢耶？』



遂御風而去。

頃刻已到，見二劍仙范飛娘，皆在左右侍立，纔開法眼，聶隱娘早遞上一箋。月君覽其語云：

真孝廉，爲神主，舉眼看，無兒女。

老婢作螟蛉，願得晨昏侍帝師。

帝師！父母空生汝！

只恐瑤臺月，照不見重陰底！

帝師驚道：「他不等我一等？」答道：「他原半夜就要去的，因待帝師不來，剛剛去得半刻。」月君卽往看時，老婢梅端然跌坐，面色如生，尙含微笑。因執其手，撫其胸曰：「汝得與我父母相依，是代我之職，寸心可以稍安。噫！天壤間焉得有此義女乎？」因呼爲梅姊而大慟。只見雙眼微開，向着月君曰：「我在半路，聞得帝師哭聲，所以回來一見。我意這個濟南金殿，不坐他也罷。」月君正有些話，老梅說：「老主母等得久

了，我去矣！」仍瞑目而逝。月君顧聶隱娘道：「此子終身不字，一心好道，端坐而化，豈可用凡間之禮來葬他？汝可傳命鐵開府，令作楠木香龕，扶他安坐在內，載至太白山，太上帝師墳堂之右，築土安置，立碑曰「唐門貞女梅仙子之靈龕。」即煩仙師，輩成其事。」又謂公孫大娘道：「汝可傳命軍師，仍帶瞿鵬兒等，且回南陽，其餘諸臣，應回闕者回闕，治事者治事。我今先去與鮑曼兩師有話。煩劍仙率領女真等，從後回闕下可也。」說畢，化道金光，竟自去也。

時鮑曼二師，正與素英，寒簧，胡貞姑，連珠娘，講論玄奧，忽見帝師在前，亟起相迎。鮑師曰：「月君此來，大有奇異。」月君就把老梅遺箋，遞與二師，并述其已回去回來之語。鮑師曰：「他質地如此，當日我只許他成個鬼仙，而今結局得好，這也能了。」月君道：「今結局得好，我的結局，倒未必好哩。」曼師道：「這是怎說？」月君道：「人若是丈夫身，就有五倫縛住；若是女子，在室，只有得父子，出字只有得夫婦，至於君臣，是絕不相關的。在我只有父母之恩，未能報得，而今死不能一面，五倫

皆乾淨了！還不自己去問本來面目，終日碌碌的坐金殿，朝羣臣，爲他人忙着甚出來！到那結局之時，悔已遲了！我今定個主意，要與二師遨遊海島，撇卻塵氛，庶幾有上朝玉京的日子。」鮑師吃驚道：『認錯了！這些話兒若是別人說得出，就是悟道，若是你說，却是誤道，是錯誤之「誤」字了。要知道汝應掌此劫數，上帝特命降生，比不得有過淪譎的，這些事就是汝本來的大事，完局得正大光明，便叫做功完行滿。獨不記及臨下界時，上帝諄諄的諭旨乎？即玄女鬼母，亦各有法語相贈，並未會教汝去潛心苦修，做這凡人一般的工夫。』曼尼呵呵笑道：『也還有說，大士授汝天書，却不是教汝遨遊海島去用的。你今要全着我二人走不能殼，鮑師要返西池，你却到不到西池！老尼是要回南海的，月君卻到不得南海！又歸不得瑤台，又回不轉蒲臺，又不能住在卸石臺的九仙臺，難道會了御風乘霧，只在雲霄內來去不成？還是站在半空中過日子呢？』鮑師大笑。月君亦笑道：『微二師之教，幾乎誤了。』鮑師道：『汝這悄然一走，文武臣僚，莫不疑駭，快些安頓去。』

## 第七十七回

燒峴山火攻伏卒

決湘江水灌堅城

話說月君降生於唐孝廉家，我佛如來，謂之初因。——初因者，初本無因，而初有因也。孝廉夫婦，禱嗣於上帝，及玄女宮中，適值月君應生下界，因孝廉平素正直，卽以畀之。迨月君爲其父母喪葬，而又錫封極品，此是初因，已育苗而結果，更無纖毫之未了，又豈得有父女重逢之理耶？月君見了老梅婢的箋帖上說：『父母空生汝。』不覺傷痛於心。又說：『這濟南金殿，不坐他也罷。』更爲掃興，痛上加痛，想到爲着建文爭氣，與忠臣義士報仇，究屬身外閒事，與我大道何涉。所以忽生飄然遠舉之思。及聞鮑曼二師說到降生之本來，方悟向者所爲的事，自然有個限期，是多一日不能，少一日不容己的。然而月君已是超凡入聖，倒只爲孝思一激，而反若有所蔽也。今者諸文武僚，尙未知帝師已還宮闕，若去奉迎鑾輿，却是空空的，竟有似乎兒戲了，能不貽大臣

之後議？於是月君於鑾駕未到之先，先御正殿，召見羣臣，以杜中外猜疑。退朝之後，即發手勅五道，下於丞相府：

一曰：軍師呂律，以大司馬佩相印，掌軍國重事，進取荆襄地方，任迎鑾正卿；副軍師高成甯，以大司馬晉少保，參贊軍國重事，駐節揚州，爲迎鑾亞卿；景星開府廬州，統轄淮陽鳳滁，兼都憲御史；鐵鼎開府汴郡，督理汝南河南軍務，兼都憲御史；練霜飛，爲僉憲御史，兼轄歸德袁沂州，行開府事；司韜，仍以青齊開府，加都憲御史；方震，爲河南道；何典，爲淮西道。

二曰：暴如雷，授爲鎮守河南府大將軍；龍如劍，改授防守清華鎮大將軍；崇南極，鎮守瓜州將軍；盛異，鎮守浦口將軍；綽燕兒，特授刺逆將軍，仍兼機密使。

三曰：高維崧，除授少宗伯；巨如椽，除授少司馬；丁如松，連華，

均除僉憲御史；侯琨，授黃門通政；劉藜，王作霖，均爲修史學士；方綸，楊禮立，先授庶士之職；其各開府軍前新歸諸文武，悉照自署實授。

四曰：雷一震赤心報國，屢立殊勳，死後英魂，猶捍王師，現充巡河使者，應加勅封督察江維顯靈揚武侯；皂旂張，身膺百創，死猶植立，精爽常存，導引王師，揚旂破賊，封爲精忠護國奮武侯；火力士，恥功不立，心懷故主，視死如歸，封爲昭義將軍；莊毅衍爲國殺賊，全家慘死，封爲昭節將軍，并妻氏昭節夫人。

五曰：淮南江北，秋收歉薄，向鮮積貯，又被兵燹，其建文十七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河南五郡，莊稼差饒，然小民引領王師，宜沛恩膏，以慰雲霓之望，其蠲免建文十八年夏稅，建文十九年秋稅。該衙門轉飭各部遵行。

勅旨下去，臣民皆悅，不在話下。

單表呂軍師，拜恩受職，與將佐商議，進取荆襄，仍遵帝師七星營制，以翟鵬兒，爲前營大將軍，宋義，余慶，爲左右將軍，以楚由基，爲左營大將軍，董熹爲右營大將軍，郭開山爲後營大將軍，賓鐵兒爲先鋒大將軍，董翹，曾彪，爲左右哨將軍，俞如海爲合後護軍將軍，劉虎兒，阿蠻兒爲中營左右大將軍，姚襄爲監督六軍使，沈珂，爲監督糧運使，於建文十八年，春二月，進取襄陽府。行次峴首山，軍師駐馬一望，願謂姚襄曰：『山嵐帶着殺氣，其中必有伏兵。』亟下令駐扎。忽有一人，頭戴破氈巾，身穿敝褐袍，向着右營疾趨而來。軍師即令姚襄，引至帳前，行了個庭參禮，看着軍師，若有欲言之狀。軍師即命設坐，詢其姓氏，稟道：『小子董春秋，字大復。先叔父監察御史董鏞，約同衆御史殉國，被燕賊夷滅三族，小子逃至衡永黔黎諸處，流轉至於荆門，幸脫羅網。今在峴首村關帝廟中，訓蒙度日。元旦祈得一聖籤云：

嘯聚山林兜惡僞，善良無事苦煎憂。

主人大笑出門去，不用干戈盜賊休。

初不能解聖意。兩日聞得大兵南征，襄陽賊將王傑，選三千精銳，埋伏在山中茂林深處，專待王師過時，從中出擊。小子因悟到聖帝籤之靈顯，「遂舉左手，向軍師一照云：『卽此便可了當。』」軍師見其手中，一「火」字，便道：『此處伏兵，我已預知，所以止而不進；汝手中之字，頗合軍機。能爲王師嚮道否？』春秋欣然應道：『小子正爲此而來。』軍師遂問山之形勢，與賊之埋伏情形，對曰：『馬援聚米爲山，莫若筆寫。』原來蓋大復，素善潑墨山水，看他將墨汁半殘，亂洒在玉版箋上，手中象管，掣動如飛，其間巒岩曲折，甚是分明，竟是一幅峴首烟巒圖。軍師指道：『是了，埋伏當在於此。』春秋應道：『信然。』軍師道：『但火攻之說，有三難：此山是借東南向的，今夕是大東北風，若要其去路而燒之，則我軍在下風，是反助賊勢也；若迎其來路而燒之，則賊吻哨而退，是徒燒其林木也。至若三麓之正面，則賊居高，至我在下，戰亦難勝，况於火攻乎？』春秋跌足曰：『小子却不曾算到風色。』軍師又指着兩個山頭，問：『



有小徑可登否？」應曰：「此從山背可到。」軍師曰：「果爾，子之大勳可成。」遂點火槍火礮，火弓弩手，各百名，不穿盔甲，不帶器械，銜枚而行，一到山巔，不論時刻，便放火器，向賊埋伏處，從高打下，待賊敗後，向前途繳令。董春秋遵命，引領火器兵去了。又命宋義，領兵三百，一百名各帶火紙炮廿束，每束廿介；一百名擂鼓搖旗手；一百名箭手；前去山左林子外，如此行事。又命余慶領兵一百名，各負大草束，前去山右林木中放火，候山頭齊放火器，即將草束向林木中放火，令賊不敢竄越。二將亦各遵令去了。乃命賓鐵兒，曾彪，劉虎兒，董燾，瞿鷓兒，五員上將，統率鐵甲三千，從峴山正面，掩擊敗賊，直追至賊寨，蹙其營而後止。又命郭開山，俞如海，領兵三千，從後接應。自率大軍從大路進發。

那時襄陽城守，姓王，名傑，原是高郵州指揮，降燕陞爲副將的。他聞得南陽已失，鄖陽已降，自己兵馬無多，料不濟事，算計峴首山麓，林木甚繁，可以設伏，就用鈞鐵槍手一千五百名，藤牌護刀手一千五百名，各帶牛肉腊條子，做了乾糧，伏於林谷之

中，專等王師到來，夜則悄然劫寨，晝則突然冲殺，自却統率精銳三千，扎營於大路上，以爲聲援。屢次探得王師，在峴山那邊扎駐，料在次日必進，當夜那些伏兵，且都在山巖內，東倒西歪的打盹。不期二更以後，山頭一聲礮響，火鎗火箭，如流星閃電，飛將下來，著在林木，烈燄騰空，若打中了人的身上，頃刻肌骨成灰；照耀得山上下紅光透徹，真是介山被焚，卽鳥獸亦不能飛遁。那西南的伏兵，要向後路逃走，只聽得林子外，擂鼓吶喊，亂箭如雨，又被鑿敵紙爆，打將進來，被攔在臉上的，五官都化肉泥。那東北的伏兵，見林子內外，重重疊疊，堵塞草束，一齊燒着，火勢更爲猛惡，只得奔向東南。山頂火鎗火炮，正在那裏望着下面亂打，無異魚游沸鼎，爛額焦驅，一大半燒死在林內；還殘些的，丟了護牌，乘着順風，冒烟突火而出，剛剛遇着瞿、鵬兒等鐵甲軍，殺個罄盡。五員大將，便飛奔至王傑大寨，正關營門，領兵出來接應，離兒等一湧殺入，勢如山岳震壓。王傑部下軍士，接戰不及，圍營潰亂。王傑膽喪魂消，奪路先走。衆軍自相踐踏，逃得命者，止十之一二。劉、虎兒等，殺得興發，并忘了端營之後，要

等軍令，卽一路緊緊趕去，辰刻，已抵襄陽城下。城上早豎了降旗，不放王傑進去，亟勒馬走時，正迎着董翥一戟，活被搥擒去了。郭開山，俞如海，從後大呼道：『軍師將令，喘營之後駐兵的，怎直殺到這里？』諸將方知錯了，亟令牙將，飛騎前往迎請軍師。

城內官員人等，皆已具鼓樂彩旂，焚香頂禮，出城來接。遙見四輪車駕着六轡，飛馳而至，呂軍師端坐車中，綸巾鶴氅，手執麈尾拂，左有姚襄，右有楚由基，領着壯士護從，行隊整肅，絕無參錯。那些衆官百姓，皆羅拜於車前。軍師慰諭士民先回，兵馬屯札城外，令衆官員前道緩行入城。若男若女，若老若幼，都在門首執香叩接，并有獻茶獻果的，相率而言曰：『此真諸葛再世也！』軍師到府署坐定，檢看了庫藏冊籍，令各官視事如故，顧謂姚襄道：『茲士甫定，各屬未盡帖服，汝可暫駐於此，整飭一番。我於明日，便要進取樊城，彼有湘江可守，倒非易事。』隨問郡守：『樊城有幾多兵馬？何人爲將？』稟道：『守城主將姓伍，名雲。當日方正學號哭闕下，是彼執送燕王的

『軍師道：『且爲正學報個小仇。』遂出城歸營。董嘉獻上王傑，軍師令斬首，梟示襄陽西門。時董春秋、宋義、余慶等，皆已回來繳令。劉虎兒等五將，稟謝道：『小將等乘勢殺至城下，失候將令，理合有罪。』軍師道：『苟利於國，專之可耳，第不能以爲誦。』』

卽傳將令，秣馬蓐食，五更進兵。襄陽與樊城，祇隔一水，片刻卽到。軍師登臺一望，但見冷冷湘水，雪消春湧，東北風起，波瀾橫溢。方在籌思，董大復忽稟道：『樊城頗堅，但卑而不竣，可決湘流以灌之。』軍師曰：『然。但軍中少堰水之人，汝且言堰法如何？』春秋答曰：『小子向者，留心於此，凡築堰打樁，先從兩岸淺處創起，漸逼之中流，後合水口，此要訣也。第今湘流甚激，一道夾樁，恐難成立，卽使築成，恐亦隨敗。小子意欲打下四道排樁，築起三重高堰，其間下土下石，相機而行，如何？』軍師道：『子之堰法，固妙，但須於數里內外，看淺緩之處，立樁下埽，則水必薄堰而起，橫冲兩岸，奔決四出，更將何法收束，以灌城乎？汝看湘水在城根流過，略帶彎斜，

兩岸均係石堤，又有大馬頭劈對城門，今者東北風甚緊，堰水以歸之，原爲良策，但恐堰城而天風忽改，適足以淹自己軍營。武侯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得明日一天東北風，大事畢矣。」遂下令，令五十壯健軍人，到後營各領雙重密布囊一個，每人負乾土一囊，限在半夜月上畢集；又給董春秋白金五十兩，在就近處僱覓知水性土人一百名；又令各營挑選硬桿丈八長矛二千根，備用。端的人多功倍，二更早已繳令。這邊村莊的人，見說片刻有五錢紋銀，倒來了二百多名。軍師乃親臨湘岸，指點土人，軍師等先將長矛從堤邊淺處，用力拋入水底，密密層層，直排到南岸，如此者，又排下一層，然後把沙土布囊挨着鎗桿而下，重下了三重土囊，水已堰住，霎時倒流衝激，越過堤岸。有頃，中流漲起，五尺餘高，被東北風一追，從馬頭缺處，逆衝而上，直薄城根；風力愈緊，水勢愈大，怒浪狂濤，撼得地軸皆動。天色方明，城中守將伍雲，尙未起身，聞報甚緊，方率軍上城觀看，命拆百姓家門扇且擋住堵口，再統兵出去廝殺。百姓人等，正在張惶，又聞得這個美令，頓然鼓譟起來，有數十餘衆，趕向城上。伍雲部下兵卒，

向被主將暴虐，恨如切骨，見百姓已變，吶喊一聲，即將伍雲拿下，向城外大叫道：「百姓等已擒主將，皆願歸降聖朝。」軍師遙望情形，知非虛偽，即令軍士撒帳，就把軍中四刃鈎籬鎗，搭着土囊，逐個鈎將上來，鈎去大半，水勢漸平。軍民等已攢船過江來迎，軍師隨帶領將佐，入城下公署坐定，衆百姓綁着兩員官獻到，一是城守伍雲，一是巡簡董晉。軍師叱伍雲道：「拿方孝孺送燕者，即汝逆賊麼？」伍雲噤口無言。軍師又道：「方正學沒有你這個逆奴拿他，始終也要夷族，彼一大忠臣，自願殺身，全不在乎，拿與不拿；但汝以此逢迎賊黨，要取官爵，不顧陷害忠直，令人切齒。」衆百姓齊叩頭道：「伍雲這賊，與這個狗巡簡，在地方上只是與汝作浪，詐害軍民，統求軍師作主。」軍師立命駢斬梟示，以快衆心。

當下董春秋火攻水攻二策，悉爲軍師逐一指破，頓悟自己，斷斷不能爲三軍司命，就心悅誠服，跪拜於地，求收在弟子之列。軍師笑道：「汝已有頭緒，可教也！子試將胸中所學，悉爲發陳，與汝議之。」春秋道：「小子思報國仇，日夜疚心，常讀子牙陰

符，石公素書：又習武侯八門圖，亦略知其開闔奇正，縱橫變化之法。』軍師隨問：『汝試言八陣變化若何？』應道：『小子參究其制，名曰八陣，分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方八營；然中軍又有一大營，絕似九夫爲井之制度。以小而論之，每營皆列六隊兵馬，計六八四十八隊，中營外包十二隊，中藏四隊，共成六十四卦之數；以大言之，則每營六十隊皆然也。其間偶落勾連，部曲相對，衢巷相達，士卒皆四面八向，隨感應敵，以逸待勞，此縱橫之道也。其南北東西四門爲正門；第二層前後左右爲奇門，開於四隅，與正門不對；第三層止有前後二門，適中而開，又與奇門相左；第四層方是中軍將帥所止之處。又八陣之外，前後左右，各有六隊騎兵，謂之冲門，——若城之有郭，屋之有藩籬，所以捍外而衛內者。闔則九營，皆無戶門，若渾天一沓。——此開闔之制也。至若奇正變化全陣，則有方圓曲直銳之互異；其附於全陣之隊伍，則有戰隊，正隊，奇隊，駐隊，輔隊，殿隊，之分合。——正奇二隊，所以繼戰隊而爲疊用；殿輔二隊，所以繼駐隊而爲重衛。至若外四周之二十四隊，按着二十四沓，駐則爲冲門，以之爲八方捍

禦；行則爲遊軍，以之爲四路巡警。或乘便因隙而擊敵之左右；或分疑兵；或設爲伏兵，以邀遮敵之進退；皆臨時更變，錯綜八陣而用之。更有變之至者，前後左右，爲鳥蛇龍虎，則四隅爲天地風雲，其營各尖銳而適，相湊成方，與夫變江石陣，可入而不可出，以伏陸遜者，小子均未悉也。」軍師笑道：「子之所謂正奇變化，皆其常制也。如方圓曲直銳，乃地形有此五者，陣亦因之而爲方，爲圓，爲曲直，與銳，曷常是陣之變化？卽正隊奇隊之說，不過若車之有輪，並非以此六隊而爲變化。其陣外遊軍，所以備八陣臂指之用，亦非本陣由此而生變化也。若夫天地風雲，龍蛇鳥獸，不過更異其名，小易其制，所謂奇正相生，變化相因之妙，全不在此。以常法而論，四面之兵爲正，四隅之兵爲奇，然而奇正疊相變也，其樞機總在中軍；四正四奇皆變，而中軍獨不變，如星之有北辰，衆星皆錯互更易，而北辰則始終不易其位。我主乎其中，方可運八表；賊攻我正，發奇兵以應之；賊攻我奇，發正兵以應之；決之臨機，乃奇正相生之道。大約一陣自爲一卦，而一卦具有六變，其變皆因敵從何方而來，應變爲何道以制之，使之可



入而不可出，能進而不能退，方謂之變化相因之道。至於石陣，奪天地造化之巧，前後有天衝爲正，地衝爲奇，左右有天衝爲正，地軸爲奇，四隅風雲，皆錯綜四出，尤爲奇中之奇，若天垂星辰之象，而其樞機，則又不在中軍，而在於地軸；其間奇正無方，變化莫測，內藏奇門六甲，別有鬼神妙用，當日陸遜且不飽知，况於子耶？」遂將石陣玄微，剖悉指示。劉超曰：「軍師講授神機，不知天之將明矣。」軍師大笑，謂春秋曰：「汝氣質疎狂，不可授京職。且在營中領參軍之任何如？」春秋大喜曰：「小子正要追隨軍師也。」又四拜而謝。軍師卽下令，諸營軍士，盡渡北岸，并檄姚監軍速到樊城。

### 第七十八回

呂軍師三敗誘蠻酋

荊州門一火燒狼賊

呂軍師要進攻荊州府，未審虛實，乃命裨燕兒前往察探情形，諭之曰：「一要得實，在軍機，二要知民心向背，三要覘文武協和與否。——不論遲速，真則有功，謬則有罪。」

○」燕兒遵令去了。姚監軍及諸營軍將，皆已渡江而來，軍師隨出城，擇地屯扎。姚襄稟道：「襄陽屬縣，大都降順，近處錢糧，皆已提貯府庫。」軍師道：「襄陽財賦不多，河南已奉恩蠲，難於接濟，在日下籌餉爲第一，攻城次之。此去安陸府，只兩三日程途，地方饒沃，十倍襄陽，且係僻地，從無重兵屯守。汝可領本部軍馬，再點一千鐵騎，命董壽董顯爲先鋒，疾走安陸，以聲勢恐喝之，彼必不敢抗拒；既降之後，卽令該府將各屬錢糧，陸續解交樊城軍前聽用。倘其間有意外，飛報定奪。」姚襄隨於本日，點將發兵去訖。未幾，燕兒回來繳令，稟道：「荊州知府，姓李名諒，兵備道姓馬，名興，係建文帝罷斥之人，燕王特地起用，做官貪狠異常，民心抱怨。守城主將，都督吳庸，兩員都指揮，一名馬雲，一名崔聚，皆係燕藩宿將，與文官都是同類，甚相和洽。又一個先鋒，姓古，渾名叫古怪相，少一耳，缺一目，鼻孔亦止左邊一個，鬚毛却止右邊一撮，手足皆一長一短，向係江洋大盜，與同夥相爭，投充在營的，說他有萬夫不當之勇，未知果否？至於士民之心，嚮背未定。聽說關老爺廟中，周將軍所持大刀，向來極

有靈驗。若噓一聲爲勝兆，嘯兩聲是破城之兆；今者不聞得有嘯聲，還在那裏觀望。倒是城外扎下十來個大營，奉姚廣孝調取獠人獠兵，現有二萬餘了，說還有得來，要他們衝頭陣的，看這些蠢賊，都不怕死，倒也利害。」軍師道：「探聽得甚好。」卽下軍令，每日諸將，各操本營軍馬，候不時發兵。忽報姚襄回來，稟見軍師，說：「安陸府城守，都司，缺員；我兵纔到界上，該府便出迎降，各屬亦次第效順。獨有荊門州，當陽縣，兩處未服。該府說署州事，是荊郡通判，特着府佐向多，抗拒不服提調；當陽是州所屬，起止由他。若取荊郡，這裏去必由荊門州，所以小將旋師復命。」軍師道：「楚人多詐，今兩郡甫定，汝可暫任安襄監軍道，督理餉事，我則安心前伐荊州矣。」姚襄拜命，自帶本部軍兵，走馬上任去了。

軍師却往來於襄樊之間，登峴山而尋羊祜之故蹟，攬習池而飭山澗之遺蹤，偶逢會心，便揮毫題詠。茲記其習池詩云：

一從山澗沒，便覺習池衰。

水涵魚飛去，苔荒燕啄來。  
酒徒今日到，笑口爲君開。  
何處銅鞮曲？遺風亦可哀！

又羊祜廟詩云：

羊公遺澤盡，峴首不成遊。  
荒廟行人過，殘碑少淚流。  
江歸漢口大，山入洞庭愁。  
尙有前朝柏，風聲直似秋。

諸將佐亦各閒暇，日與部屬較射穿扎，投石超距以爲樂。

一日，沈珂運餉來見，軍師諭道：『兵士勞苦，汝安能遠運至荊州？以後則到襄陽，交與姚監軍轉運，庶道里各半，勞逸均平。』沈珂遂問出師日期，軍師曰：『兵法守如處女，出若脫兔，未可預期。』

轉瞬之間，忽已八月有五日，軍師密遣綽燕兒，再赴荊州，剔探狼狽情狀。至十三日五更，卒然傳令，賓鐵兒，會彪，董嘉，董翹四將，點輕騎二千，不帶弓矢，不穿甲冑，於今日酉刻發兵，限十五夜半子刻，要拔荊門州，踰時者斬；若有賊人對敵，不在此例。四將大喜，遵令去了。又自率劉虎兒，阿蠻兒，楚由基，瞿鵬兒四將，帶鐵騎二千，於戌時進發；郭開山，俞如海，督率大軍，於十五日早起行。

樊城至荊門，約四百里，總是山路，大半無人煙，董嘉等，一夜已走有二百七十里。遇見兩三人在領頭下來，董嘉命軍士拿到，喝問：「你們還是要死要活？」三人面面相覷，只叫：「大王饒命！我們身邊一個錢沒有的也。」董嘉笑道：「是良民了！我且問你，到荊州門還有多路？城內有多少兵丁？前去有幾處塘汎？實說了有賞。」一個老年的，戰兢兢答道：「到州只有百多里路。州裏張太爺，比完了錢糧，明日就要回府，帶着五六百兵馬，來管押銀扛，都要去的，是個空城。過了這個黑松嶺十餘里，就是半村嶺，有百十多人家，二三十塘汎兵住着，今朝只有三八個在那裏，其餘俱回家下過節。」

去了。再去都是荒山，連人也沒有的。」董鬮問：「你們從那裏來呢？」答道：「完不起饒糧，昨日到州去挨板子的。」董翥道：「此是實話，命賞他銀一兩。」三個人都說：「我們沒福，不敢要大王爺的。」爬起来徑走了。賓鐵兒道：「他道我們是打劫的銀錢哩！」董翥道：「上了嶺，敢被他們汎兵望見，就漏了聲息了。且在這裏住下，等晚些兒，我們四人，幕地闖去，將汎兵殺却，然後前行；倘有過去的人，且不許他走。」彪道：「還是將軍的智好。」等至酉刻，賓鐵兒等四人，卸了戎裝，各帶暗器，一徑過了黑松嶺，走到半村嶺上，那五六個汎兵，見是生人，便喝問：「是怎麼人？」賓鐵兒早掣出銅鞭，攔腰掃去，已打翻了四個；彪接着動手，頓時了當。營房內又走出兩三個來，被董翥弟兄迎上去，一斧一個。又搜到裏面床底下，捉出一個小年紀的，也一刀揮爲兩段。那些山村人家，都頂着門，躲得沒影兒了。賓鐵兒就去招呼人馬，乘着好月色直抵荊門州城下，連更鼓之聲也沒有。四將帶領着百來個勇士，緣城而登，砍開城門鎖鑰，放進大兵。門軍驚醒了，還糊糊塗塗的問道：「兀的誰喧嚷呢？」賓鐵兒一頓斧

飲完了，仍閉了城門，趕至州衙門入去時，張通判大醉鼾臥，方被左右喚醒，爬將起來，如煎盤上螞蟻，無處可走，匿在樓梯背後，被勇士搜着，綁縛了。諸將知道城內已沒有了百姓的，見一個殺一個，不會留得半個。天大明了，四將會齊在州堂，軍士又活拿到一個官兒，說是當陽知縣，昨晚陪太爺賞月，今日也要回去的。不多時，軍師已到，見諸將功成，各褒獎了幾句。隨將張通判棄市，當陽縣黜革。

次日，綽燕兒回來，稟說：『獠獠共有四萬多，最強者，第一狼兵，他們總不受人節制。只是那三種前來廝殺，若克復了一州一縣的城池，就全要這一州一縣的錢糧，若不肯時，便要放搶；城中賊將，不敢專主，去請命於姚廣孝了。這個時候，大約已有定局。』軍師遂附耳與綽燕兒說了好些話，取一個小小包裹給了他，又如飛去了。隨爾董參軍道：『汝屢次問我軍機不答者，汝知之乎？用兵之道，譬諸弈碁，全局之形勢，雖斂定於胸中，而落子之機關，則應變在於頃刻。今當……如此如此——而行，方可了當這四萬兇徒。所需硫磺礮硝，米與藥物，都有備的；只柴與酒，要整頓起來。此係

重任，交付與汝去料理。」次日，郭俞二將，統率大軍到了。軍師傳令，有向日犯罪應斬的九人，可速押來勘問。俞如海就頃刻押到，軍師問：「汝等罪應斬否？」皆應道：「軍師賞罰，至公至明，更無他說。」軍師道：「如今有個絕好的死法：我欲用汝九人爲戰將，若敗而死，給白金一千兩，養活家口；若願子弟做官，能文者，補文職，能武者，補武缺。若敗而不死：盡免前罪，或充伍，或歸農，各聽爾等之便。」軍士皆欣然齊聲答應。卽命各起全副披掛，并鎗刀馬疋，分列在劉超，楚由基，瞿鵬兒部下，每將各三名，密授臨敵秘計，——如此如此而用，各領輕騎三千。劉超先行，由基次之，鵬兒後進。又密諭俞如海：「汝領兵一千五百，離城十里，扎下寨柵。」董肅董翽，領兵一千五百，屯於城內，亦各授以臨時秘計；餘將佐皆隨軍師駐扎。又令曾彪，率領五六十個善爬山的軍士，扮作樵夫，分散遠近峯頭，往來探信報息。

且說第一隊三千兵馬，劉超令三個應死的小軍，披掛整齊，都打着先鋒旗號，自己却在後面押隊。行勾一日，出了山口，殺奔荊州郡來。遙望見大路上，有十多個營寨，



盡是豬獠狼三種洞蠻，軍容甚為詭異。劉超暗傳號令，將軍馬照左右前後，各分七百，雁翅般擺開，虛着中心，不相聯接，以便退走，自己却帶領鐵甲二百掠陣。先是前軍的正先鋒搦戰，洞蠻見了大笑道：「只這幾個膀子，一頓拳脚都完事了，那裏用着兵器？」狼營內有個叫做烏雲勃，臉如鍋底，眼若金鈴，赤鬚黃鬚，鋼牙血口，手執渾鐵槊，大吼一聲，縱馬出陣。這正先鋒就是犯罪的小軍，如何抵敵得？死掙有十來合，被他一槊，打於馬下。劉超亟揮左翼副先鋒出陣接戰，抖擻精神，大罵：「蠻奴！我來砍你腦袋。」其如氣力不敵，鎗法散亂，被烏雲勃活捉去了。劉超即將手中號旂一揮，後軍與左軍先退，洞蠻沖殺過來，右翼的假先鋒，揮兵接戰，與烏雲勃交手，只兩合，即便奔逃。劉超在後，且戰且走，被他追趕六十餘里，蠻人望見有第二隊應兵到了，方纔收住。劉超計點部下時，只十來名鐵甲帶傷，其餘都是輕鎗快馬，預先奔走，不會折損半個。隨遵軍師密諭，將右翼的假先鋒，一千軍馬，并付楚由基，自却領兵尋巖谷便處埋伏去了。

次日，由基傳令，將軍馬分作三重，前部一千，後護一千，中營一千六百，打着大將旂號，自帶着四百輕騎遊巡，按住不進。狼兵隊裏，有個頭目，醜鼻赤臉，魁首圓眼，兩鬢皆卷綠毛，叫做綠髮獅子，使一根狼牙棒，驍勇出羣。昨見烏雲勃大勝，他就點了一千狼手，直衝前來。由基見兵馬不多，沒有個遽然詐敗的，且殺他一員蠻酋，賠償兩個假先鋒的性命，激了他的兇性，自然大隊都趕進山谷中來了。悄悄拈弓搭箭，驥的一聲，正中綠毛獅子頰，翻身落馬，衆軍亟救了去，早見洞蠻，湧地而來，個個咬牙切齒，人人擦掌磨拳。這裏小軍裝的前將軍，一騎馬，一條鎗，沖殺過去，遇着個蠻將，名喚阿青護快，手舞大桿刀，只兩合，被他劈死。隨有中營小軍裝的主將，疾忙接戰，又是一個豬兵頭目，叫做奮利，挺着丈八蛇矛驟馬交鋒，那小軍很命招架，不幾合，蛇矛早中咽喉，死於馬下。那三種洞蠻，見連斬兩將，如疾風驟雨，卷殺過來。楚由基疾忙揮軍而走，有二三十里，回顧追兵遠了，早遇着盟鷓兒人馬，打着軍師旂號，把個小軍，扮作黃冠，張着紫蓋，有似軍師模樣，兩員假大將，左右護持。楚由基也遵軍師

密諭，將殺剩的兩員將官，并兵馬二千，交與鵬兒，自己領着二千，也自埋伏去了。鵬兒傳下軍師號令，守住山口，只看紅旗揮，進軍搦戰；皂旗動，退兵奔走。自領鐵騎一千，據定要害。

却說洞蠻，雖然有勇無謀，也多奸狡，因昨日綠髮獅被害，今日就先差幾個小卒來探，回報兵馬甚多，只在山裏屯扎，不敢出向大路。那狼營主將，便約會獠人爲第二隊，獠人爲第三隊，狼人當先殺進山口，後面陸續接應，以防伏兵，——總是沒有部伍的兵，蜂擁蟻附，雜沓競進。鵬兒在高處望見，即令假大將，領着小兵五百，向前迎敵。狼兵有一小將，額上有個兩頭尖的泡靨，渾名三眼豹，是綠毛獅的兄弟，要爲哥哥報仇，將起竹節雙鞭，驟馬來戰。有四五合，三眼豹使出兇威，飛起左手鋼鞭，劈頭打下，假將軍疾忙隔過，不防他右手鋼鞭，早已攔腰一掃，肋斷腰折，死于馬下。五百小卒，爭先奔進山口，狼軍隨後湧入，被鵬兒鐵騎截住，混戰半晌，直待軍馬退盡，然後保着假軍師，且戰且走。狼兵奮力追來，遙見紫蓋下，有個道人，狼狼而逃。三眼豹飛趕向

前，左首一將，亟來邀戰；烏雲勃又趕去，右首一將亦來接住。烏雲勃虛幌一鎗，卽縱騎趕到紫蓋下，大喝一聲，活擒下馬。三眼豹打殺了兩員假將，一徑來取瞿鵬兒，鵬兒略戰三合，揮軍就走，轉過山腰，同着部下兵士們，卸甲棄馬，跑上山岩樹木中去了。却剩下假將官一員，領着些殘兵敗卒，向前沒命的奔逃。早望見將軍愈如海，打着後軍旗號，結營在山坡下，都要撞入營內，一時沸亂起來。蠻兵乘勢撲殺，竟砍營寨，愈如海也便棄營退走，被他長驅追擊，直到城邊。王師亟叫開關，時已不及進城，兩分左右，繞城而逃。烏雲勃等，且不去追，驟馬搶入城圈，占據門口。這裏狼兵，方進西關，城內二董將軍，率領兵士，竟出東門去了。時天已晚，門狹人衆，直到黃昏，狼兵方纔進完。衆頭目都到州署，見白米堆着如山，好酒也有百來甕，牛肉馬肉，剩有五六百斤，叫號喜懽得了不得。有幾個狼兵，拿着五十多名小軍解來，說躲在人家屋裏的。軍士跪告道：「我們是給他們打水做飯，叫做火頭工，他們走了，我們這幾個，還不知道哩。」阿育謹快道：「這好教他們做飯。」遂分給於各頭目，打水的，洗米的，燒火的

，衰肉的，一齊動手，片刻辦了起來，大家如餓虎一般，啖個精光，只覺還不得飽。那知這些小軍，都帶着蒙汗藥的，酒內預先有了，那飯內肉內菜內，總是臨時放的，吃了下肚，便渾身發起麻來的，個個頭重腳輕，且去睡覺。那吃酒的，只道是醉了，還說有這樣的好酒。五十個小軍，分頭行事，將牲口都牽至城外，城門上又下大鎖，柴火內又澆了硫磺發硝，入城之內，各處放起火來。落得這些狼兵，不知痛癢，頃刻火化金鐵奉送。呂軍師與董參軍，正在山頂看這火勢，真利害也！

狼兵共一萬八千，真道一個也不走脫麼？中得藥毒輕，原有好些酒醒的，獨是八面皆火，待走那裏去？倒比不得醉的，甜然無聲，倒還少受多少痛楚哩。那獠人撞人，原在後面，要搜殺敗兵，來得遲了。獠人離城二十多里，撞人離城有四十里，便安下營盤，却也小心不過，四面分兵巡警。俞如海董翥董翻三將，原率軍師密令，看城中火起為號，徑來劫殺城外營寨。那獠人營內，雖然睡覺，都是枕戈而臥，馬不卸鞍，人不卸甲，聞得炮聲大震，一齊殺出。不知王師用的，都是火鎗火炮，火弩火箭，只在左右對面

打來，並非鎗刀斷殺，洞鑿如何拒敵？只得向後倒退，自己踐踏，已死若干。那時劉超等三將，自詐敗之後，各在沿路山岩伏着等候，遙望見城內火起，又聽得炮響，鵬兒與由基，便分左右，也都用火器攻打獠營。營背後劉超，率軍吶喊，萬弩齊發，營之前面，却無兵攻擊，獠人遂向前走。此時獠兵，正敗下來，剛剛相遇，黑影裏，獠自相混殺，賊得明白時，死傷已有大半。方得合兵一處，向舊路上拚命殺去，當不起火器利害，走一步死一步。到山口時，恰又有三隻猛虎：郭開山，賓鐵兒，曾彪領三千鐵甲擋住，左右是劉超鵬兒等夾擊，後面是董家二將追掩，饒你六臂三頭，脫不了虎穴龍潭。獠人內有名頭目，叫做額敵剛，有萬夫不當之勇，領着部下，奮力衝突，單單是他出了山口，也有七八十騎人馬隨去。正走時，忽一大將，縱馬輪刀，從暗中直取額敵剛，額敵剛着急了，翻身下馬，徒步而竄。這員大將，原來是阿蠻兒，伏在大路，候個正着，殺得寸草不留，只額敵剛一人走脫。——此呂師真之毒計，無異諸葛武侯火燒藤甲軍處。

## 第七十九回

神武廟雙建帝師旂

偃月刀單梟燕將首

烏雲勃拿下小軍裝的假軍師，當時就令蠻兵一百名，押解到荊州府，下在死囚牢裏。次日，吳庸邀集文武官員，擺設了腦箍，鋸板，剔齒箝，刷肌帚，種種惡毒刑具，提來勘問。忽報撞人頭目，只帶着一個步行小卒，說：「四萬蠻兵，總被他們燒死了。」

『吳庸等嚇得目瞪口呆。額敵剛一騎馬，早已闖進帥府，大嚷道：「你們盜了官職，打劫了地方金銀，抱着大小老婆，安然在衙門受用，我們着甚來由，爲你們統兵殺將，連賊軍師都拿來了，屯兵在那城內！不知怎麼失的火，燒得半個也沒有！如今只把荊州的餽糧，盡數給我，再賠還我四萬多人；若說半個不字，快把他的軍師來交還我，依舊放去，好待他砍掉你們的腦袋，洩洩我胸中的忿氣。』吳庸又羞又惱，倒因連日屢報大捷，也就信了他失火的話，忙陪個小心，笑顏說道：「如今正要勘問這賊軍師，取他口供

上聞，難道你們爲國家出了力，有個不酬賞的麼？」那小卒扮的道士，在壇下厲聲喊道：「沒你娘的烏興！」早被軍士連打幾個巴掌。馬雲喝道：「再打！我且問你，這賊軍師叫甚麼名字？兩日殺的賊將，是何姓名？并現在賊兵若干？都一一供來。」吳庸大喝道：「若有半言不的，叫左右看刑具。」兩邊立的軍半健卒，齊齊吆喝一聲，把這種非常刑具，都擦向小卒身邊。道士不慌不忙，呵呵笑道：「我們營中，有八九個犯着死罪的小卒，連我也是一個，蠻狗殺的，就是幾個犯罪小卒，假裝的大將；我這個大軍師，也就是來尋死的小卒。我們真的呂軍師，用兵賽過諸葛，不要說將官你們殺不動，就是部下的兵兒，也不能毀損着半根毫毛；原要燒盡這些蠻狗種，因此賺到荊門州的。看你們這幾個圖包的將官，也只是這兩天子哩！」始而額敵剛說個失火燒死，原要詐賴他們，尙不知一切是假的，如今聽了這些話，十分掃興，抬頭一看，見昨日押解假軍師的驢兵，總站在儀門邊，跳起身往外便走，一齊跨上馬，如飛出城，大家搶擄一番，徑自去了。吳庸與各官，也纔省得這三種蠻人，一總了當在圈套之內，且喜得額敵剛，羞慚逃



去，倒結了局。假軍師又大喊道：『快些殺我！』崔聚怒喝道：『碎剛他起來。』吳庸道：『值得副一小卒！且留他活口在，好復姚少師。但如今賊勢愈大，或戰或守，須預定主意。諸公有何妙策？』馬雲道：『水來土掩，將至兵迎，小將隨皇上以戰而得天下，今日到不得膽怯，由這敵寇猖獗，成何光景？』崔聚道：『馬將軍之言甚壯。但以小將愚見，此寇攻陷城池，總出內有奸細，皆因札營在外，容人出入，以致不虞。算來城中糧穀三年，兵有數萬，我深溝高壘，閉關不戰，以老其師，候其動靜而擊之。兵法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彼豈能久居此乎？』吳庸道：『二都使之言皆是。我欲先戰而示之以威，然後憑城而守，窺其氣懈，出兵以撓之，何如？』衆文官齊聲稱讚勝算。吳庸便向着馬興拱手道：『有一事借重道尊，各城門寨，每門撥一百軍士看守，許出不許入。凡薪蔬日用之物，總令門軍遞進。那賊奸細，豈能插翅飛入？』馬興忙立起應道：『這個交與本道，斷不得悞。』於是即下教場點兵，共有一萬馬軍，一萬四千步軍，留下七千守城，餘皆出城結寨。吳庸中營，馬兵五千，步兵二千；崔聚馬雲左右兩營，各

五千，馬步均半。

到第三日，見有四五百軍，直哨前來，認旂上五個金字，「左哨將軍會」。吳庸欺他兵少，卽顧左右：「誰與我先斬此賊？」說猶未完，古怪相縱馬挺鎗，直取來將，會彪舞動渾鐵搥，劈面相迎，戰有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馬雲就指揮部下二千五百騎兵，冲殺過去，王師雖然健勇，係是遠來，一倍豈能勝數倍，只得且戰且走，被他追蹙十餘里。董朔右哨已到，接住混殺，亦不能勝，又退有數里。先鋒賓鐵兒，率領鐵騎二千，疾卷而來，馬雲望見，亟忙領兵回營，這裏亦不追趕。

馬雲欣然向吳庸道：「今日也就挫了他銳氣，你們若來接應，怕不直追到荆門州！」吳庸內慚，便支吾道：「看見他兵少，所以不會來相助，往後須要大家接應。」當晚二更，崔聚馬雲，還在中營商議軍情，忽聞炮聲四震，伏路兵飛報敵軍大隊皆至，只離我們十五里安營。吳庸道：「可煞作怪，放炮應三聲，或一聲，那有四聲的理？」崔聚笑道：「到底是草寇，知得甚麼？」（他却不知這四聲炮響，是呂軍師合綽燕兒行事的

贈號。前日交給他小小包裹內，藏着四面龍鳳旂，兩面是素綾子鵝黃鑲邊的銷金九龍旂，各有「濟南太陰帝師」六個楷恣大的字，是泥金寫的。兩面杏黃色絳帛鑲邊的繡五鳳彩旂，一書「官弁盡殺無疑」，一書「士庶早降莫悞」，純用硃砂寫的。你道韓燕兒止一個人，這沒柄的旂兒，有何用處？要知道古來善用兵者，每以片言而奏奇功，任爾六韜三略，臨時執泥不得，——只爲兵書規則死的，那對敵的軍師，却是活的，——全要在乎人之神明作用，不必求合於兵法，而自無不合者。茲荊州一郡，爲三楚重鎮，城郭堅峻，濠塹深廣，憑江而立，燕國姚少師，已久設備，兵精糧足，若以人力攻之，即孫吳淮陰，亦終年而不可拔；重關緊閉，內外嚴絕，縱有好細，亦無所施其技巧。呂軍師却算出一兩面旂，五六個字來，搖動百十萬軍民之心，這樣計策，豈不奇幻？

當下韓燕兒正伏在冷廟中梁上，忽聽得炮震四聲，知大軍到了，即便遵着軍師將令，跑至關帝神武廟前，一溜攬上左首大旂竿，坐在斗內，看原颺的兩面旂是「伏魔大帝」四字，他取來摺起，解出濟南帝師龍旂來，套在柄上，恰像量了尺寸做的，一些兒

不長短；又上右手大旗竿，也挂好了。就一徑到府城隍廟，也有兩根旗竿，懸着是「福國佑民」四字；燕兒取出身邊那兩面來，映着月光一看，心中大喜，照式換挂停當。剛是半夜；尋個妥便處藏了。

却說軍師安營之後，暗諭諸將：「明日曾彪交戰得勝，虎兒，鐵兒，鵬兒，搗其中堅；董蕞，董翹，攻右營；郭開山，阿蠻兒，擊左營。賊人勢必奔逃，須合力向前，追及城門，便搶城池。楚由基，俞如海，領鐵騎二千，保護中軍，隨我進城。」又下令軍士，秣馬蓐食。甫及天明，放礮起身，已歷敵營而陣。曾彪徑闖營門，大罵索戰。吳庸，馬雲，崔聚，三營齊開，古怪相當先出馬，曾彪大笑道：「是人是鬼？形相也不會變完，却到老爺手裏納命！」古怪相又是咬舌根，半句也答應不來，挺着蛇矛，奮力交鋒，有二十回合。軍師遙見城內有數騎飛馳至吳庸營中，不片刻，又有四五騎來，料是報信的了，願請楚由基道：「曾彪贏他不得，你可助他一枝金僕姑。」由基遂閃在門旗影裏，候他馳馬來時，拈弓扣箭，聽的一聲，正中古怪相左邊的亮眼，翻身跌下塵埃，

頓教獨眼大將軍，變作雙瞎小鬼卒，嗚呼哀哉了。

吳庸正爲兩三次飛騎，抄了旗上的話來飛報，不看猶可，一看「官弁盡殺無疑」，打了個寒噤，怎又當得古怪相陣亡？一時驚惶無主。却又見對陣上，多少猛將雄兵，轟若雷電飛來，只說得聲：「都仗二將軍，勉力支持，我去搜拿城中奸細。」引着部下家將親兵，望後便走。中營人馬，爭先要隨主將，勢如山倒。左右二營軍士，大譁道：「誰要命？誰不要命？却把我們去填刀！」大家一閃而散。馬雲自向西路逃去，崔聚孤掌難鳴，便如飛去趕吳庸，後面劉超董蠹等六將，緊緊追上。吳庸崔聚纔過得吊橋，虎兒鷓兒二騎，早已飛上橋心，軍士挽橋不及。忽聞震天一聲，空中有尊神人現身出來，手持青龍偃月刀，踏雲而去，吳庸已經梟下首級，從頸子起，連身帶馬，整整劈爲兩半。崔聚嚇得魂不附體，那敢進城？引着兩三騎，繞城而逃。虎兒鷓兒，見是關公顯聖，兩騎搶入城門，門軍數人，早已躲得沒影。曾彪等隨招呼兵馬，一齊進城。二董將軍即守在城闕，等候軍師駕至。從來楚人最信的師巫，極敬的鬼神，今關聖廟周將軍，白

日顯靈，誅斬了一個都督，盡說是真命天子來了，家家結綵懸燈，戶戶焚香設案。有些生員耆老，在通衢大呼：『去迎接王師。』連守城的數千步卒，都雜在裏面助興。劉超等遂分付：『爾等上順天心，快出城迎接軍師。』衆人聽了，莫不踴躍，爭先而去。鵬兒等諸將，就分頭找到各文武衙門，正合着旂上的話，官弁盡殺無疑，須至殺者，留不得半個。轉到帥府來時，軍師已到，都獻了斬馘的首級，稟道：『大事已定。』吳庸的首級，用頭髮打成扣兒，挂在旗竿上，帝師旗邊。軍師即命將各官弁首級，一并梟示在那裏。郭開山阿蠻兒，斬了馬雲，又有十來顆無名小將首級，適綽燕兒來繳令，即交與他，懸示在府神廟旗竿上。又委董春秋巡察府庫已畢。

次日清晨，軍師赴神武廟焚香，見穢物滿地，半是馬矢，也沒個香火道士。軍師拿地方問時，稟道：『向有督府書吏盛傳敏，着人在廟中喂馬，怪道士多嘴，他們稟了都督，將道士責逐。如今這些兵丁，都來作踐，竟做了養馬場了。』軍師立刻拿到盛傳敏，傾倒豎在馬糞中而斃。又傳舊道士至廟，令其仍守香火，發銀一千，即委地方重修新

盪，限日興工。

纔出廟門，有個官兒，面縛泥首，真是德安府知府吳河圖，是吳庸的姪子，兩日有公事在荊郡，不敢逃回，願附王朝。軍師允了，令仍回本郡，原官如故。河圖叩謝自去。

軍師隨到帥府公堂，諸將畢集，轅門傳報：有兩人生擒崔聚解到。軍師看了，微微笑問道：「你二人叫什麼姓名？怎生樣拿他的？」供道：「小的們是弟兄，姓吳，叫吳江豚，吳江豬，向來打魚爲活。昨日他來強拿我魚舟渡江，哄醉了他，拿來討賞的。」軍師又問：「難道崔聚沒有盜甲麼？」崔聚應聲道：「是銀盜甲，被他剝去了。」軍師叱道：「是應剝的。」又問：「就是他一個來，還有同走的麼？」吳江豚一時不能對答。崔聚又應道：「有個跟隨的，同下他船裏，不知怎麼樣了。」軍師笑道：「自然。」又問吳江豚：「你們討賞，是要銀子？還是要做個武職官兒？」兩人齊聲應道：「我們不會做官，求賞些銀兩去做買賣。」軍師隨諭劉超，將三人一并監着候奪。隨有投降的

營弁，稟說：『吳江豚二人，原是江洋大盜，與古怪相爭做大王，鬪他弟兄不過，所以古怪相投在營中，他們的羽黨，正還多着。』軍師道：『我故知之。』即令發示召告，竟有數百狀詞，有告他謀財殺命的，有告強姦婦女，有告搶擄妻子，有告屢遭劫掠，有告採生折割，有告被殺一家數命的，紛紛不一。軍師乃提出吳江豚弟兄，并崔聚到案下，讞道：『你們弟兄兩人，拿了崔聚，該賞五百金，已得了他盜甲一副，今現封一百兩在此，但須得汝家口來領。』二人叩稟道：『怎不就給小的們領去，又要家口呢？』軍師擲下百餘張狀詞來，厲聲叱道：『合城的人，告你們是大盜，應賞還你賞，應殺還你殺，筆折不得。』江豚江猪，啞口無言。他有兩個兒子，正在轅門外探望，早被軍士拿下，軍師即令將一百兩付與他兒子；諭令：『改過遷善，慎毋學爾父的死法！』喝令將此三人，斬訖報來。崔聚大聲道：『天爺爲我報了仇，值得一死。』片刻獻首。

！』  
軍忽又傳報，有個姓吳的女人，要求見軍師。軍師笑道：『何吳姓文武之多也



## 第八十回

吳侍講十年撫孤子

呂師相一疏薦名臣

這個姓吳的，名學誠，爲建文皇帝經筵日講官，素有品望。帝出宮時，扈從不及，慟哭數日，卽欲自殺，又轉一念道：『子在，回何敢死？今聞乘輿無恙，自當追求行在，以圖與復，徒然一死，焉足塞責？』有傳說者，言帝自吳入楚，將之滇中，吳侍講卽棄其妻孥，帶一健僕，買個小漁舟載了書籍，扮作漁翁，備了根釣竿，汎於長江之上，從九江入漢。及上三峽，至於夔州，適又聞帝在兩粵，遂折向洞庭，歷瀟湘，溯沅澧。又有說行在已在蜀中，復轉入襄陽，上夷陵，由涪江直抵岷山，發所源在，往來轉輾，終不得帝之踪跡。計欲舍舟就陸，求之道塗，又恐其爲人偵獲，連性命都委之豺狼了。真是心上有個故君，夢寐中常在金墪玉殿之間，到得醒來，片葉孤舟，茫茫烟霧，能不悲酸。慟哭了幾場，沈想了幾次，忽自慰道：『有了。我聽見說東，就向東，說西，就

向西，不要說傳聞不真，縱是真的，安知不君來臣去，臣來而君又去乎？我如今只在長江上下往來，天可憐見，少不得有見我主日子。」於是下及蕪湖，上至漢口，往來游行，逢人物色。取出所帶書籍，看一本，隨向江心中擲一本，仰天痛哭一番。一日，在巴陵，取離騷來讀，——是未經裝訂的，讀一頁，丟一頁，又哭一番。適爲賈舟附載文人聽見，因此流傳於世，野史上便說讀的總是離騷，自比屈原不忘故主之意。（這就是沒見識的了！難道吳侍講舟中，所載盡是離騷麼？況且懷王是無道的，豈有將聖君比之之理？總是侍講憤懣已極，若始終求不着故主，也就埋葬於江魚之腹，留這書本何用？所以先付之江流。）

一日，泊舟在成都之皂江邊，見有四五個童子，釣魚頑耍，內一個，約十歲，巍然坐著，雖形容憔悴，而眉目秀異，又若有悲感的光景，衆童子都笑話他，他并不做保。侍講心以爲異，也就攬着自己的釣竿，移舟近前。一個童子，拍笑道：「那漁翁也是不會釣魚的。」侍講道：「還有誰不會釣魚呢？」童子指着那巍然坐的道：「是他。」侍

童便緩言問道：「童子今年幾歲了？」傍一童答道：「他是野種，那裏知道歲數？」侍講同道：「他既不會釣，你們該教導他。」那坐着童子說道：「我不要學釣魚。」又一童子道：「他不要學釣魚，要學的是討飯。」侍講見坐的童子，含着悲酸，只不則聲，就起了個惻隱之心，隨問衆童子：「他有父母麼？」適有個老人走來，衆童子共指道：「是他家裏養着，不知那方流來的？」侍講隨步上岸，迎去施禮道：「多謝老丈厚德。」那老翁摸不着，便問漁翁：「你像個外方口氣，從來未認，怎麼謝我？」侍講指着坐的童子道：「這是舍姪，失散已久，天幸今日遇見，聞知老丈收留，感激不淺。」就向腰間，取出一包碎銀，約有三兩，遞與老翁道：「聊表微意，日後尙容補報。」老翁正爲這童子，一些生活也不會做，倒要閒飯養他，雖然當日收留了，今却沒擺佈處，聽了這話，笑逐顏開，便道：「既是舍姪，竟領去罷，怎好要你的銀子。」口中說着，手中接過去了。老翁隨向童子道：「你們如今骨肉相逢，也不枉我養這兩年。」童子不知所答。侍講便道：「你今得隨我回家，總是老翁收養之力，且到我船裏去細說罷。」看

容者要知道這流落童子，若是住着安穩，怎肯隨個漁翁？只因每日忍饑受凍，凌賤不過，一眼看着漁翁，料不是個拐子，且離了火坑再處，便立起身來，撇卻釣竿，扯着漁翁的衣袂。侍講隨攜了他的手，同向老翁作揖致謝，叩別了小船而行。童子偷眼，相一相漁翁的臉兒，又酸酸繪內的書籍，微微的嘆了口氣。吳侍講問童子：「你爲恁嘆氣？有話說與我。」童子道：「我從幼沒了父母，不會上學讀書，如今見了這多少書本，因此嘆氣。」就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侍講見童子說話大有志氣，便道：「你且勿哭，我正要問你：你父親叫什麼姓名？幾時沒有的？怎樣流落在這邊？」童子氣噎不能答，顰胸大哭。侍講已猜個八分，乃撫背而勸，方應道：「我父親叫做胡子誠，做的兵備道，還有個岳父，是朝中的大官。不知怎樣，京裏亂將起來，怕父一家都被殺了，我父親聞知，就丟了二家人口，只帶着我弟兄，連夜逃出衙門，到這裏一個王府裏，住了幾時，聽說要來追拿，又逃到一個山內。我父親向我說道：『吾兄無子，天若不絕吾姓，自有好人殺替。』」黑夜裏竟自去了。那時哥哥七歲，我只六歲，遇着這個老翁，收了我。也不

知哥哥怎樣了，也不知我母親怎麼樣死了？」說罷，又放聲痛哭。侍講觸着心事，也自鵝胸大慟，連僕人也揮淚不已。童子見漁翁哭得甚苦，道是因他起見，倒住了聲。侍講道：「噫！正是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說與斷腸人。童子！方纔我見你在難中，動了惻隱之心，提拔你的，也不知是忠臣的孤子。我對你說：我不是漁翁，我是建文皇帝朝中的侍講。你的伯父胡子昭，做刑部侍郎，與我是意氣之交；你的父親，做湖廣荊門道，我亦曾會過。」說未畢，童子遽然拜道：「是我的父輩，這個大恩，如何可報？願認爲父親，教訓孩兒罷。」侍講道：「論理是年家子姪，也還不錯，但宗祧爲重，汝但呼我爲父，我認汝爲兒，姓是改不得的。」童子又拜過，纔立起來問道：「孩兒這幾年上，略聞得燕王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說殺了多少忠臣，我揣伯父父親，也爲這個緣故，其實尙未詳悉，求父親大人，示與孩兒。」侍講就把燕王起兵，至建文遜國，殺戮忠臣義士情由，略說一遍。又道：「伯父是方孝孺的至交，全家受戮的，臨刑有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我至今記着。後聞得汝父親，避在蜀王府中。到

棄汝弟兄逃去，我媽知道了。」童子又悲泣道：「若如此，我母親一家子，都是被害的了，所以父親也願不得我弟兄二人。咳！這樣大仇，怎生報得？」侍講道：「這些話，不愧爲子昭子義的後人，我今爲汝取個名字，叫胡復，是易經上的卦名。」復「字」的解說，是六陰盡而一陽來，復乃天地正氣，初復之後，以寓建文聖主，將來復國之意。在汝本身上講，復君仇，復父仇，復祖宗舊德，復鄉園故業，總含蓄在裏面。」童子道：「孩兒不識個字，怎能如得父親命名之意？還求父親做主。」侍講喟然歎道：「你還不知，我還要求建文皇帝，所以借此形藏。若求得着時，君臣生死一處；若求不着時，這大江中便是我葬身之所，到那時候，也願不得你了！」童子道：「我隨着父親，生死一處，也還得個好名目，強如死在別處。」侍講道：「這不是我看顧之意，譬如我，也棄了兒子來的，只謂祖宗之香火，不可泯滅，豈有教汝同死之理，以絕胡姓之宗祧？且到其間，自然生出機會。你如今正是讀書時候，幸虧得五經四書，尙未投諸江流，我當一教汝。」便檢出本魯論來，胡復接在手中，頗識得幾個字。侍講道：「汝未上學，怎

又識字？」胡復道：「孩兒三四歲上，母親曾教我識字，至今還記得。」侍講從此教他讀起書來，天資穎悟，殊不費力，一兩年，讀完四書，又讀五經；與他講論，都能開一知二，不兩年，文章也做成了。吳侍講有了這個伴兒，常常講書論文，倒覺日子易過。

沸沸揚揚的，聽得江舟上，都傳說聖姑娘娘，已得了淮揚地方，如今就要取南京，永樂皇帝有些做不成了。又有個說：倒不見渡江，已經取了廬州府，要殺到河南哩。胡復問侍講：「是怎麼聖姑娘娘？因何與燕賊作難？這其間有個機會否？」侍講應道：「是一女流，仗有妖術，借着我君的年號，哄動人心，大抵是假公濟私的。前者張天師在南都，曾斬他一個妖人，乃是馬猴兒，卽此可知。近來無識之徒，多被煽惑，我們不用探他。」

過了幾時，舟從三峽而下，轟傳：「湖廣全省皆失，關老爺顯聖，斬了荊州都督，因這位呂軍師是諸葛亮轉世，所以關老爺助他哩。」吳侍講聽了別的話不打緊，只關公顯聖一語，大爲奇異，心中暗想：「若不是正氣之人，關侯焉得助他？」遂謂胡復道

：「荊州已得，天下搖動，要復建文擔子，却在我身上。我去察他的動靜，若是借此爲名，欲劫我主，如曹瞞之劫漢獻帝的，我便將段實之笏，擊碎他的賊腦，比死于江中，更爲顯榮了。」胡復道：「大人作何去見他？」侍講道：「儒衣儒冠，是我的初服，謁見故主，要用的，所以帶在這裏；到他轅門口，自有隨機應變之法。」就取出來穿戴了，一徑上岸入城，尋到帥府。（目今謁貴，是件大難的事，秀才們拿着稟揭，滿面堆笑，倩求傳遞，那些差役，總不來採的。呂軍師仔象將相，掌握着大兵權，與侍講破巾敝衫，又不具個名柬，如何可以會面？那知呂軍師，好賢禮士，有周公握髮吐哺之風，不論何人到轅，卽傳。）那時侍講，故意輕忽，說：「要見你們軍師。」司閤的登時傳報，請進。

軍師望見是個儒者，而行步有大臣氣象，卽降階延接，侍講已心折了一半，一揖升堂，向軍師道：「大人上座，容儒生拜見。」軍師笑道：「學生非富貴中人。先生你得過謙，只行常禮。」侍講乃再揖再遜，然後就客位而坐，軍師請教姓名，應曰：「小儒



何足挂齒？請問大人：關侯顯聖，有之乎？」軍師舉手答道：「誠有之。神武乃上爲國  
家，非爲學生也。」又問：「大人！以片旂一語，而服荆楚億兆之心，有之乎？」應曰  
：「此小智耳，無關於大體。」侍講亦舉手曰：「荆州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抵中原，  
南極衡湘，爲天下之樞機，可以蒞中國，而朝四夷，儒生不才，願備指使。」軍師笑道  
：「我帝師乃上界金仙，其視榮華沾染，不啻污及巢父之憤，今日而建文復位，則此刻  
歸於蓬島，所爲的培植天倫，扶養正氣，誅奸逆於強盛，挽忠義於淪亡，躬行春秋之法  
，以昭大義於萬世。微獨帝師，卽學生一待聖駕回鑾，完此心事，亦遂逍遙乎物表；所  
以兵下河南，三過家門不入。」言未既，吳侍講遽拜於地曰：「噫！我何知而敢測命世  
之大賢哉？」軍師忙答禮，相扶而起。侍講道：「學生有罪，當日原備員經筵。」軍師  
曰：「得非汎舟之吳學誠先生乎？」侍講曰：「然。十四五年，不知行在之所，今者，軍  
師篤愛吾君，學生卽當遍天下而求之，求而不獲，亦不復返，願軍師代爲轉奏。」軍師  
對曰：「不然。吳門史彬，浦江鄭洽，俱知帝行在。前歲有方外祭酒錢芹，約彼二公，

同往迎請回鑾，當亦不遠；縱使聖駕又幸他處，三公自能踪跡之，無煩跋涉。學生愚意，先請先生入朝，端百揆而亮天工，使天下之人，咸知吳侍講入朝爲相，則我君之復位有日，所以繫社稷之重，而慰蒼黎之望，非獨區區好賢之私也。」侍講曰：「帝未復位，而臣子先膺爵祿，可乎？」軍師曰：「不有臣子，焉得有君臣？子不先受爵，烏得稱爲行在？今日而無臣，是并無帝也！故居亂世，而人之所屬望，多決於名臣之去就；先生其勿固辭。」侍講曰：「軍師命之矣！舟中尙有一僕，并胡少司寇之孤子。」軍師卽傳令請至，略詢來由。下榻帥府，每談往者得失，時相流涕。

一日，報關帝廟修整告竣，軍師卽約侍講同去行香。禮畢，軍師偶有所得，題詩於粉壁上云：

坐鎮荆門控許都，心懸漢帝運將無。

與劉豈在西吞蜀？討賊何須東結吳？

一卷春秋名自正，百年兄弟道猶孤。

蒼茫浩氣歸空後，太息三分小伯圖！

吳侍講大驚，贊道：「此千古法眼也！人但知關侯以浩然之氣而成神，而不知所謂浩然而者，何在。愚意亦嘗論之，蜀之臣子，其心皆爲蜀而不爲漢，爲先主而不爲獻帝，諸葛且然，况其下者乎？蜀與漢，原略有分別，晦庵以正統與之者，蓋因獻帝被廢，勢不得不以蜀爲漢，而黜曹吳之僭篡。若云以先主爲中山靖王之後，可以爲漢，則西川之劉焉、劉璋，獨非漢宗室乎？何得扼其吭而奪之，拊其背而速之哉？唯神武不與蜀事，坐鎮荊州，以討賊爲己任，是其滅曹與漢之心，爲獻帝，非爲先主也；卽先主亦爲獻帝之臣，故可以兄事之，而不可以君事之，所謂一卷春秋名自正，百年兄弟道猶孤也。武云：東連孫吳，北拒曹操，亦因先主孤窮之時，不得已而出此策；至於平曹之後，再議伐吳，未免所用者權術。若神武之視吳，與曹等耳。吳之割據，與曹之篡竊，易地皆然，斷不可云彼善於此，而與之連結。所云與劉，豈在西吞蜀？討賊，何須東結吳也？此所謂浩然之氣之本也。先生今日之爲建文，與關公同一心事，所以有此卓見，拜服拜服！」

軍師固諍謝之。

隨回帥府，手草五疏：一薦吳學誠先達名臣，宜膺師保之任，以副四海望治之心。一爲姚襄才器沈毅，文武兼優，宜令開府荊州，彈壓敵境；又沈珂可任荊南監軍道，董春秋可授荊北監軍道之職。一薦俞如海爲鎮守德安將軍。一言京營不可缺員，瞿鵬兒阿蠻兒等仍令回京，唯劉超習留臣所，請以郭開山代其缺；外齊卒一萬，并令回京護衛，以遂其皇家之恩。一言比年以師旅饑饉，停科六載，今中原底定，吳楚懷來，皆願觀光，請於本年六科並舉，以收人傑。遂設筵與侍講饒行。吳學誠卽攜了胡復，赴濟南闕下。

去後數日，忽報方外祭酒錢芹回來復命，病在舟中，軍師卽令用暖輿昇進帥府，一面延醫診治，一面具疏報聞。

## 第八十一回

## 卜兌卦聖主驚心

## 訪震宮高人得病

却說錢芹自建文十六年夏四月，在開封府辭別了軍師，去請龍興復位，他是草莽布衣，從未聽謁天顏，原要約同史彬鄭洽去的。那時廣陵甫定，沿江兩岸，各有重兵把守，南來北往的，總不許行走，錢祭酒却從維揚而走通州，到如皋渡海至江陰，便達吳門。史彬與錢芹原是素交，闊別已久，只道是死生不能再會的，今忽遠歸相訪，又約同請帝主復位，史彬不勝大喜。即同起身，到浦江約了鄭洽，自衢州而至江西，轉入湖廣，遼黔中，抵雲南之和曲州，尋至獅子山之半岩，深林密箐，逶迤曲折，在層巒函奧之處，得一茅庵，顏曰「白龍」——蓋取白龍魚服之意——史彬啓扉而入，止有五椽。帝獨坐蒲團之上，病容憔悴，孤影淒涼。三人泣拜於地，帝喜極而悲，相對大慟。史彬亟問：「希賢等何在？」帝曰：「應能應賢，皆卒於鶴慶山之大喜庵，止剩程濟一人，因我足疾未愈，下山求藥；今日止殮得一盞糜粥，不特無齋米，亦無人炊爨。」言未畢，帝與三人，又不覺失聲慟哭。史彬等泣奏道：「這次因錢祭酒匆匆起程，未曾帶些方物，

幸囊中有意苴米，尚可充饑。」帝言：「我正不識錢祭酒，無從思想。」史彬就將錢芹同姓善勤王，及今始末具奏；鄭洽便去拾取松枝，汲泉敲火，煮葷以仁粥，送至帝前。帝略進少許，向史鄭二人曰：「錢祭酒草野之士，乃始則勤王，繼而破賊，今又訪朕於萬里之外，自揣德薄，以致飄零，何克當此愛戴！」史鄭齊聲曰：「錢芹匪止請謁聖容，特爲奉迎聖駕復位而來。」錢芹因奏：「帝師軍師，與着舊大臣，忠義子弟，及四海黎庶，仰望聖主回鑾甚切。今者淮揚已拔，中原亦定，取南取北，易如反掌，內外文武，均有職事，唯臣乞得閒身，可以跋涉，特約二臣同來敦請。伏惟聖主不以草茅而責之，臣實幸甚。」帝喜曰：「朕足疾未愈，身體未健，爾等暫且住於此，相商就道。」

次日，程濟已乞得藥餌，并齋米回來，與三人相見，各款歡一番，備述了來意。帝謂程濟曰：「朕今欲往，未知將來始終，汝其爲卜筮。」濟乃焚香布蓍，與諸臣隨帝向南禱齊畢，筮得兌之歸妹，濟愕然失色曰：「大凶，大凶！此行斷乎不可。」錢芹等詢其詳。濟曰：「兌主口舌而漏金，金者，刀兵之象，口舌者，變變之端；方今春令，

金未能勝木，自然無事，一交夏令，火來尅金，其勢必敗，且太歲干支皆金，必與火戰，戰則危亡矣。又歸妹，女之終者也，看起來大師一去，而帝師之事已畢，必將飄然遠舉，則內之覺變生，而外之兵戈亦至。與其不能終始，莫若再觀動靜，庶無後悔。」帝沈吟曰：「這不負了他十幾載辛勤戎馬之功麼？」隨問三人：「汝等詳察可否，各抒己見，以定行止何如？」鄭洽先對曰：「臣未至濟南，實不敢臆測。」史彬曰：「臣雖到過濟南，見過他君臣，亦未能逆料將來；唯帝師確是金仙降世，不戀塵埃富貴的。若大師復位，則君臣之禮，既有難言，而男女之嫌，又復易起，卦兆之飄然遠舉，乃理之所必然，亦勢之所必至；帝師一去，脫有內釁外侮，又誰得而禁之？程道人所慮是也。」錢芹奏道：「史彬程濟，言帝師行止，自是無錯。但臣與呂軍師周旋數月，見其作用，真命世奇才，所謂天生李晟以爲社稷者。又高威寧向爲鐵鉉謀生，丹心稟如白日；至景鐵方會諸公之子，皆爲君父大仇，莫不同心合德，自能爲陛下削平逆賊，奠安王室，何在乎帝師之高飛遠舉哉？」鄭洽曰：「祭酒之言，誰曰不然，然亦有一說焉：人心不同，

有如其面，那能人人忠義，個個同仇？卽如大師當陽之日，在廷諸臣，誰忠誰奸，誰能辨得不到？利害不關頭，誰料薰猶各別？帝師不去，似乎萬人一心，帝師一去，或亦人各有心；安能以二三人之忠，而概其餘哉？」程濟曰：「鄒洽之言，真勘得破。」帝又問史彬曰：「向者高熾請的江西張道人，斬了他一個猴精，朕雖未目擊，但得之道途傳聞，果有此事麼？」史彬對曰：「然，誠有之，臣亦不能知其委曲。」帝曰：「若無此一端，朕已早赴濟南，且復了大位，再圖始終；只爲此事可疑，所以向者躊躇未定。目下卦兆又見大凶，朕之不往，決矣。」程濟曰：「若回絕他不往，則又不可。當日在神樂觀卜得坤卦第三爻，「无成有終」，臣已斷定；今日之「歸妹」，亦正與此四字相合。大約主其事者，皆實心爲國，所云大凶之象，不生於其下，則發於其外，豈可并忠義而絕之？臣有一策，莫若暫以足疾辭之，而諷其直搗北平，殲彼燕寇，然後大師竟據北闕而復位，則已無外侮，卽有內憂，容易消除。至若金陵高熾，自可招撫之，以徙封於他處。」鄒洽曰：「使亦不服，當如之何？」程濟曰：「縱使南北平分，然自古以來，



北可奔南，南不能兼北，以士馬之強，總在西北；這且至復位後，再行商榷。」史鄭二人，皆以程濟之言爲善。唯錢芹又奏道：「鑾輿不往，則忠義失望，舊臣遺老，必致散去；莫若先發手詔，俾臣等齎赴闕下，令卽與兵討寇，聖駕徐徐而來，駐蹕荆襄之上游，已俟北平抵定，然後可以安慰人心。」帝沈思一會，謂程濟等曰：「錢芹之言，深爲厪稷，豈可空言以復之？朕之子文權今已長成，現在黔中黎平地方，先去尋他送之濟南，禮爲監國。再有朕祭死難諸臣之文，及從亡諸臣之列傳百餘篇，皆朕之親筆，再有懷想官闕諸詩，一并封去，俾諸臣見之，如見朕顏何如？」四臣皆泣而頓首曰：「聖裁甚善！」其祭文與列傳，皆係原稿，唯詩另錄一冊，略記數首於左：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

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遙思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右題金竺羅永菴）

閱罷楞嚴聲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

南來瘴癘千層迤；北望天門萬里遙。

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

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烏早晚朝！

（右題鶴慶大喜菴）

露滴松梢濺衲衣，峨眉山半月輪微。

登臨不待東翹首，遙見雲從故國飛。

（右登峨眉口占）

霸氣蒼涼事已非，荒臺故蹟尚依稀！

楚歌趙舞今何在？但見春禽繞樹啼。

（右登章臺懷古）

帝親手寫畢，與文章合作一卷，加以緘封，上題「祭酒錢芹轉奏帝師睿覽」，錢芹拜手而受。帝復諭曰：「朕病未痊，須得二人陪侍，史彬留在於此。汝與鄭洽二人，可至平黎會長官家，問有廖平於某年寄養的曾文燾，本姓朱氏，一會着了，便述朕命，同赴濟南監國，或即登基，亦無妨於大體，——比不得唐肅宗靈武即位也。那時朕同宮靜養，以娛晚年，更覺遂意。」錢芹又奏：「臣等去訪東宮，必有個憑據纔好，若只空言，彼處如何肯信？」帝曰：「朕父子別已十年，如今相會，也認不得。當日東宮臂上，帶着一副漢玉雕成玲瓏盤龍的鐲兒，倉皇之際，跌壞其一；只這句話，當作憑據罷。」錢芹鄭洽，遂拜辭起行。

且問帝的太子，怎在黎平冒姓了曾氏？還須分明一個來由。當帝出亡之日，太子止有四齡，勢不能攜挈同行。兵部侍郎廖平泣請於帝，匿之而去。廖平原籍襄陽，帝還往吳楚，每至其家，不免爲人知覺，就有奸臣密告燕王，而燕王即發緹騎抄家查勘。幸虧先一日，有黎平曾姓，客於襄陽，與廖兵部契厚，潛以東宮託之，攜入黔中。迨緹騎至

，勘察無獲，燕王不能加以殺戮，乃籍沒其家產，流徙於蜀。後廖平訪帝於大喜庵，已經逐細奏明，所以建文帝向知太子在會長官家也。那時黔中尚未有設藩臬道府，皆屬流官土目所轄，以此安然無事。

鄭洽二人，不則一日，尋到思州地方，凡屬曾氏，排家訪問；有人云原是廖兵部領回川中去了，大抵認不得二人，以此推辭，到四川同了廖平來，自然交還的。——莫道蠻夷無信，這就是他不輕負託之意。於是二人復返成都，訪至廖平流寓所問時，恰又同行在請安去了。鄭洽道：「如今有個道理：先生先到濟南復命，待我仍至帝所，自然還着廖司馬，同他再往黎平迎請東宮，豈不兩便？」錢芹道：「甚妙。」於是分手而別。

錢芹下至夔江，一路害病來，總爲始而勤王，大志不伸，今請復辟，素心未遂，一團忠義之氣，結成憤鬱，萬里問關，路途辛苦，又受了些春寒，暮年之人，如何禁得？幸而一葉扁舟，已達荊州，呂宣師卽令請入帥府；見其病體困頓，不俟問及復命。過了

幾日，愈加沈重，軍師醫理通神，早知不起，遂緩言於祭酒曰：『先生脫有不諱，迎鑾大事，誰能代奏？愚意不妨從容寫成一稿，以備意外。』錢芹回言：『某已念及於此。』軍師隨令書者捉筆代草，祭酒逐句念出，大略云：

臣芹全史彬鄭洽，直至滇南武定府之獅子山，幸得朝壺於白龍菴內。帝久患足疾，龍顏憔悴，聖體尪羸，不能命駕。奉帝諭旨，令鄭洽及臣全往黔中之思州會長官司家，敦請東宮先來監國。不意會姓以昔日兵部侍郎臣廖平付託，必欲原人見面。臣等隨訪至西川兩月有餘，方得住址，而廖平又於數日前赴行在請安矣。鄭洽遂與臣分路，令臣先復帝師之命；如一遇廖平，即請元儲與帝駕全幸濟南也。獨是臣年衰福薄，不獲追陪耆舊之班，親聖明之大典，仰負帝師栽培，死有餘憾。外皇帝勅付祭文列傳，并詩一函，命臣轉奏帝師容覽定奪。

呂軍師看了，方知錢芹已經面聖，復位有期，心切欣喜，遂略爲潤色，繕成疏表。越三

日，錢芹大呼：『聖主何時復位？』三聲而卒。軍師亦爲揮淚，隨草疏爲請贈諡，並錢芹遺表飛奏闕下。開府姚襄，親視含殮，撫棺慟哭。後卜葬於荆山之陽，贈爲方外少宗伯迎靈使。

## 第八十二回

收英才六科列榜

中春闈二弟還家

建文十九年秋八月，吳學誠至濟南朝見帝師，自陳知識寡昧，赴闕獨後，猶幸軍師垂鑒，不棄葑菲，臣實惶悚。月君諭曰：『自古以來，遭逢國變，忠烈之士，唯今爲盛，皆由高皇之親植，聖主之涵育。其殺身夷族者，正氣塞於天地；捐身殉國者，大節貫於古今；扈從出亡，與追求行在者，至義充乎宇宙；事雖殊而忠一也。呂律薦爾才堪參贊，道可經綸，以彼之明，焉得有爽？』隨拜學誠爲太師，任元相之職；趙天泰爲太傅，任左相；金焦爲太保，任右相；梁田玉爲少師，王雍爲少傅，郭節爲少保，皆任亞相。

之職。再呂律所薦姚襄，特授荆門開府，以宋義余慶二將，隸入標下；俞如海授爲鎮守楚塞將軍；餘悉照請補授。六科並舉一疏，勅下宗伯衙門議復，亦如所請。月君批示曰

人才者，國家之楨幹；文章者，廟堂之黼黻。比因饑饉荐臻，軍旅

孔亟，致曠大典。茲據呂律奏請六科並舉，以補缺略，廣爲蒐羅，任

此盤錯，正合大臣以人事君之義。着速欽遵施行！

統行各開府各將軍遵照，不消說得。未幾軍師題報，錢芹復命，及其遺表，與建文皇帝御製詩冊，并請贈錢芹爵諡奏章，接踵而至。月君覽過，將御製詩文發於史館，載入本紀。諸舊臣見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悲者爲帝眷念從亡之士，與忠悼殉節之人；喜者爲鑾輿之復不遠，泰階之平有日。

忽忽過了殘歲，又是建文二十年春王正月，五開府及監軍道，並各將軍所屬文武之士，已次第送集濟南闕下。月君隨命吳學誠爲文場正主考，王資爲副主考；同考官經循

科呂儒，經濟科陳鶴山，詩賦科劉炎。其試經術者，專經一篇，四書兩篇，文以八家爲主，有能兼通兩三經及五經者，皆從超等。兼取經濟科試策一篇，係當今之務；論一篇，係往古之事；奏論一篇，聽其自發已裁；文亦以八家爲宗。詩賦科試古詩近體並賦各一首：賦以六朝爲則，篇段不拘長短；詩以三唐爲法，體格不拘五言七言，但流入詞曲調者，概不錄。（請問這樣取士之法，豈不太簡？然以作書者論之，尤爲繁也！如春秋列國游說之士，皆以立談取卿相，而人才輩出；卽孔門之徒與孟氏，亦然。漢重處士，名曰徵君，起自岩阿，登於廊廟，而文章經術，莫盛於漢，且有出身從事，位至三公者，未聞試其文也。唐之進士，皆試詩賦一篇，甚有止以五言絕句，甲於名榜，而爲天下所稱道者。至宋以策論取士，亦止兩篇，而歐蘇曾王之手筆，凌轢今古，亦爲一代之盛。自王安石造爲制藝之文，而奇才窘束；朱晦菴集成經書之註，而學者眼孔錮蔽，臨場搜檢，等之盜賊。於是豪傑之士，且奮而掉臂去矣！從此制科之文日多，五車莫載，卽衡文者，亦未窺千伯之什一，是使庸流得以抄襲而擢高魁，不亦濫觴之至哉？尤可怪者



春秋兩闕，悉係三場，試文至於七篇之多，策論表判，無一不具；既有總裁正副主考，分房同考，公同甄拔，又有監臨提調彌封謄錄用印收卷等官，防閑稽察，而卒不得一才士。何者？其文不由中出也。孔子論詩三百篇之旨，只「思無邪」三字盡之，今以數句之題，而必律以八股排比之文，其策論亦必圓之以格式，表章則律之以駢詞，皆娓娓數千言不止，即使班馬再生，亦無兼善盡美之法，其勢不得不出於拾牙慧，竊唾餘，以粉飾一時。是故入闈所中之文，皆其平日在牕下熟讀強記之文也。甚其黠者，師作之而弟讀之，不假思索，寫之而已。其間容有長才能揣摩入轂者，亦脫不得油腔熟調四字。昔者韓昌黎以曠古雄文，試輒不中，只得達心勉效時作，方獲一第。公自閱其文而笑曰：「不意我文庸腐爛惡至此！」唐季且然，而况後世？乃今之校勘科闈者，方搜剔其點畫之差訛，與夫字句之紕繆，則不知其所取者，固何在也？若夫法愈繁而弊滋甚，又有不屑於言者矣。御陽子有鑒於此，一切法網，盡行削之，但取真文，而拔奇才，以吐英豪之氣。一在不攻冒籍；天之生才，不囿於方隅，所以湯執中，立賢無方，不但越羣縣

由之，卽越省分亦由之；王者以四海爲家，何處不可應試耶？一在不定額數：每郡縣取十人亦可，一二人亦可，至於並無一人，亦無不可；夫才者，豈若草木之有地卽生耶？奈何定之以每邑幾名也？余足跡遍天下，見一縣有童子試而至于千人，及二三千者，有不及百人，或十許人，而僅止四五人者。至其應取額數，大概不甚懸絕，故有目不識丁，而亦列入僉序者矣。一在不行搜檢。夫取之於我心者，方謂之眞文，文旣眞，則才亦無不眞；有眞才之人，若泉之有源，浩乎充沛而不可漫，卽使書笥書囊雜陳於前，不但不要看，而亦不屑看，又豈肯在袖中攜帶一兩頁之文字哉？而其取法之嚴，則在於年登三十，必素有著述成書，先送試官校閱可否，而後許其應試；蓋不決於一日之文，而決其平素之經綸學業。大抵人在二十以內，尙有父師督責，中才力學，亦甚淺薄，縱使神童，不過文詞敏給，安能達聖賢大道？孔子三十而立，孟子四十不動心，方是出臨民社之候，所謂學優則仕者如此；若彼後世有弱冠登第，少年拜爵者，反優於孔孟也耶？然其至嚴之中，又具至簡至捷之法，而使人樂從。初試於郡縣，再試於科闈，中者卽成進

士，其被黜者，仍爲布衣，雖若放棄之，而實寓磨勵之意，蓋激之再讀書而再進也。今者取士至于三試，而甫得爲秀才，又再三試，而後得爲進士，舉天下之秀才而能得中春秋兩闈者，不啻千伯之什一；究竟進士之文，亦不見其果優於舉人貢士秀才者，何也？以黜陟者，總非真文也。且彼之爲秀才者，亦既薄有前程，而又不能登於仕途，往往武斷鄉曲，挾制官府，甚或作奸犯科，有玷宮牆，亦安用此秀才貢士名色爲哉！至於取武三科，將材則取智勇兼全，試之兵法二篇，閱其練士百日，其或有智而無勇者，果有將略，亦必甄拔。若武藝一科，試之以千斤之鼎，十石之弓，三十餘斤之軍器，各就其所長而試之；如善用鎗者，不試刀；善用刀者，不試鞭錮，善弓弩者，方試其射；一藝果精，自可臨陣。取其真武藝，亦猶之乎取真文章也。今之武科，反以策論爲主，何人不可能乎？所以文童不進，忽然改而爲武，若此者，其可臨陣乎？備邊乎？旣曰取其武藝，正不必又責其能文也！此外而有山林處士，學貫天人，才通文武者，責令郡縣徵聘；如其齒德兼尊，召以安車蒲輪，天子與之坐而問道，不以臣禮待之。夫如是，則天下之

賢才，莫不登於廊廡，而不肖者，不得以倖進矣。夫人苟無才，則一官祇供一職，猶慮其闕茸；誠有才，則一人常兼數事，曾不患其隕越。苟非賢才，雖一年而常易數官，終屬無濟；誠是賢才，卽十年而不一缺，正可收其成效。如趙充國之治兵，于定國之治獄，劉宴韓滉之理財，皆久于其職任，而後爲千古之名臣。孔子云才難，不其然乎？乃後世一秋闈而進者千餘，一春闈而進者數百餘，及其服官而陞遷，則禮樂兵農諸務，皆使之周流歷遍；初則泛然而取之，繼則汎然而任之，豈非舉名而棄之，舉民社而廢之也哉？

如今且說各開府將軍所貢文士，積至六科之久，止六十有三名，武士二十有九名；吳學誠等典試文闈，又黜一十七名，董彥杲等考校武場，又去了八名。文者進呈試卷，武者進呈武藝冊，俱請殿試。月君臨軒諭曰：『卿等居心，至公至明，閱文至允至當，曷用再試？但孤家閱經術科第一名黃述祖，而又有黃續祖，黃念祖三人，孤欲並登於榜首，以爲盛典，其先後次序，當聽於天。』隨令將三人名字貯於玉瓶，供於金案，先命

吳學誠以龍具夾起一名，是黃纘祖，遂定於殿元；又命趙天泰金焦各夾起一名，黃念祖爲第二，黃述祖爲第三。月君又以經濟科第一名，是王者興，而詩賦第四名有王者師，因其姓名有識，亦拔其本科第一。其武科，將材並無一人；劍術科止有一名，曰尹伐夏，武藝科第一名，曰屠龍，皆無所更易。月君諭三公曰：「唐朝之制，既中進士，人主又必面反身言書判四者，然後授官，此法極善。大約一命之榮，皆爲庶人所瞻仰，若使面缺耳鼻，身壞肢體，或口眼喎斜，其何以臨民上？至若言者，身之文也，施教聽政，決獄斷囚，所關甚大；倘或有舌蹇鼻塞，聲音模糊之人，胥吏尙不能聽其語言，何況庶民？縱有才能，不宜授職。孤亦不須親察以揚其醜，但示令不赴殿試，仍以進士終身可也。其武士不在此例。」退朝而散。

至第三日，百官會集，傳臚第一名黃纘祖奏曰：「臣父禮部侍郎黃觀，殉難於羅刹磯；母翁氏，與二姊盡節於淮清橋；臣向逃匿鄆中，謬承丞相呂軍師鑒拔送試的。」第二名黃念祖奏道：「臣本姓唐，先臣諱夔，字堯舉，流寓蒲臺，已經四世，臣隨舅氏遷在

江陵原籍，向叨教育，所以冒了外姓。而今黃述祖就是舅父之子，與臣爲中表昆弟。」  
念祖奏出履歷，廷臣咸知，一爲帝師之弟，一爲帝師之內侄，而月君默無一語，若絕不相聞者。又傳唱第三名黃述祖，月君乃問：「汝父是何官？」奏道：「臣父是布衣。黃念祖之父，是臣之姑父。」月君又問：「汝父母尙在否？」又奏：「父母俱在。」唱到第四名井宿五，前奏道：「臣父工部侍郎張安國，與母賈氏鑿舟沈於太廟，全家殉國，唯臣託於故舊井家，因從其姓。」月君諭道：「張亦爲第五宿，可復本姓爲張宿五，毋忘宗祧。」第五名甘采薇奏道：「臣父監御史甘霖，殉節之日，遺命帝不復位，子孫永遠不許出仕，今幸乘輿將返，赴闕應試的。」此五人各專一經，因題曰五魁榜。又傳經濟科第一名，王者與前奏：「臣父監察御史王度奉敕勞軍徐州間，燕王渡江，馳赴國難。時臣甫五歲，臣父託孤於中州義士晉希嬰，攜歸撫養，所以合族被戮，臣得免難。尙有一王耆師，是浙江殉難臬司王良之子，晉希嬰在錢塘收匿回家的，與臣同堂誦讀，今亦叨中詩賦科。臣二人在顛沛之時，豈復知有今日？」月君願謂大臣道：「忠義之子，

咸得登科，此天之所以報施也。」其第二名戴天蒼，詢是殉難給事中戴德彝之少子，月君呼之使前曰：「汝伯母項夫人，受盡炮烙慘刑而死，方得免一家之難，此奇烈，亘古所無，汝知之乎？」天蒼悲泣不勝，奏曰：「伯母仰邀帝師旌典，光垂百世，臣一門幸甚。」又第三名胡復，卽元相吳學誠收養少師寇昭之姪子，近日同歸闕下者。又唱詩賦科第一名王者師，正是王良之子。第二名金南，爲合門殉國修撰王叔英之少子，育於外家，襲姓金氏。月君諭曰：「爾復本姓爲王南，亦是佳讖。」第三名林挺瓊，卽御史林英之子。林英與袁州府太守楊任，共圖起義，謀復建文帝，事洩而自縊者。以上六人，皆忠臣之令姪，不出三名之內，因題曰：鼎甲榜。三科傳臚已畢，人數雖多，其無關係者，不叙。內有經濟科第五名，面若獅形，聲如鯨吼，向前奏道：「臣父兵部郎中譚冀，當國難時，舉火自焚。母鄒氏，兄謹，與妹英姑，皆縊死。臣幼出嗣，不會與難。」月君隨問：「汝知兵乎？」奏曰：「粗知大略。」又問：「汝好武乎？」奏曰：「臣重文而愛武；前曾應過武闈，適以染疾中止。」月君諭曰：「今者忠臣之後，咸在元魁

之列，以汝文武通才，屈於五名，目下將才缺典，是天欲使爾一人任之，以光令典。」遂以譚符獨占將才一科，曰武甲榜。譚符大喜，叩首遵命。又唱武藝首名，曰屠龍，善使大刀，重八十一斤，——這些武舉臉紅頸赤，狠命使個背花，總是和身轉動，不足真正力氣，若到上陣，就給他十來斤的刀，也手顫筋麻，動不得半分。——屠龍的刀法，可以上得陣，殺得賊的了。並且善用飛叉，能殺人於百步之外，所以取爲第一。月君道：「武比文更爲難得如此。」屠龍隨奏：「徽州府太守陳彥回，是臣之姊丈。當日起兵勤王，先兄屠蛟同日被難，臣願得殺身報仇也。」月君道：「大有志氣，足稱第一名。」第二是朱飛虎，係陣亡都指揮朱鑑之子，生得鐵面虬髯，尖鼻吊眼，身材瘦削，骨格稜嶒，却是拐一足的，而能徒步跳躍，馬上如飛，因此上人稱爲飛虎。月君諭道：「首名是龍，次名是虎，有龍虎風雲之兆，應題此科曰龍虎榜。」賓鴻又奏：「當日失一朱飛虎，今日又得一朱飛虎，二虎膂力，不相上下；是所用兩柄鐵鎚，無師傅授，祇可以當步戰，但壞了一足，必須跨馬，而又不能用長大軍器，所以列爲第二。」又唱第三名



，叫做小貫虱龔父，其父龔翌，原是金川門的守兵，因李景隆開門降燕，他就逃去不食而死，是儲福一流人物。伊子在童穉之時，便好的射箭，百發百中，人比之沈休貫虱，故有此號。董彥杲奏道：「論他的箭法，可以與由基皂旂二人相較，只因弓軟了些，不能穿札，屈爲第三。」龔父奏道：「臣父本一小卒，雖然殉國，世無知者，臣不自量，來應武科，冀得爲先父顯揚大節。」月君慰諭說：「忠孝本無二致，爾父爲不亡矣！」隨着第四名陳鉞，年甫弱冠，用的是鈎鎌鎗，月君問：「有人傳授否？」陳鉞奏：「是先父授的，又經自己操練出來的。」月君又問：「汝父是甚名字？」奏道：「都督陳暉，曾與燕王百戰陣亡的。臣今來應武科，不貪富貴，只要學得先人與燕賊這個死活罷了。」彥杲奏道：「他的鈎鎌鎗法甚精，可以敵硬鬪強，演他一軍，亦顯威武。」以下幾人，雖各有武藝，總不能超越尋常，只可充偏裨之數。武科唱畢，月君乃問尹伐夏：「汝能劍術，從何處得來？」回奏：「臣父卽鄖陽國師尹天峯，授臣以飛劍法術，不論遠近，能取人首級，特來應試，輔佐中朝的。」月君又問：「飛劍斬人，還能飛回否？」

『應道：『不能。要斬是斬個主兒，曷用飛回？』月君降諭道：『飛劍法術，只有得劍仙，其劍能屈能伸，能剛能柔，能短能長，可以通靈變化；若在劍俠，只講得擊刺，算在武藝之列。如今尹伐夏的劍，大抵用符咒遣着鬼神去的，若是正神，豈有助人行殺？若是邪神，擅行殺戮，必致上千天怒，這算是邪術，堂堂天朝，曷用爲此？但彼既遠來，孤家別有調度。以後劍術一科，只索虛懸罷了。』隨退朝回宮。

過了三日，賜宴於西湖之歷下亭，文武進士咸集，比漢之上林，唐之曲江止宴文者爲殊也。月君又降勅三道，其一曰：

黃念祖爲孤之弟，雖原籍江陵，而流寓蒲臺，已經五世，曾祖祖禰墳墓，咸在於斯，其可舍此而去乎？汝其仍復唐姓，原歸蒲邑，田園未蕪，松竹猶存也。古人四十致仕，方爲道明德立之時，汝尙須閉戶讀書，潛心養氣，學成而名自立，當以不朽之業爲己任，勿以暫時之榮華爲可悅，方得謂古之學者，可以繼爾祖父之志矣！黃述祖爲孤之

表弟，年輕學淺，驟得科名，若不得謹身修德，殊非家門之美事；况汝雙親已老，晨昏溫清，正宜常依膝下。古人有云：報君之日長，報親之日短矣。余今爲帝師，爾二人比肩立朝，非使其子弟爲卿，大有乖於聖賢之旨乎？恭候皇帝復位之日，爾等方可出仕。各賜白金一千兩，速歸故里，欽哉毋忽！

勅下之日，諸魁元俱在相府，吳學誠讀罷，矍然大驚曰：『帝師非仙人，乃聖人也！』念祖隨稟道：『某等若希富貴，早就尋來，何俟今日？舅父有命曰：恐帝師不知汝輩下落，未免發懷，若去請謁，又涉干求，是以假途應試。微帝師降勅，亦卽辭歸也。』諸大皆大讚曰：『唐介公真可謂世其家者！』餘兩勅，一文科忠臣之後，先行補缺：黃纘祖，張宿五，甘采薇，王者師，均授學士；王者興，金南，林挺瓊，皆僉憲御史；胡復，戴天蒼，並除監軍道。一武科譚符，爲京營監軍；屠龍陳鉞昇爲左右翼；小賈風龔受爲前鋒使；朱飛虎發往司韜軍門，任中營副將之職；尹伐夏發往登州董彥嵩軍前防海。

擢用。其餘文武，皆用大家幸次第掣選，不在話下。

忽報建文皇帝差侍臣二員，齎勅旨到來，諸舊臣大喜，整頓出郊迎接。

## 第八十三回

建文帝勅議君臣典禮

唐月君頒行男女儀制

奉建文皇帝勅旨來者，正使是程亨，副使是鄭洽。程亨原官戶部侍郎，當日在宮中見帝祝髮，願隨出亡，帝以其大臣蹤跡難掩，麾之使去；後於吳楚間再謁行在；至是又覲帝於白龍菴，適與史彬鄭洽相遇，留侍匝月。帝足疾稍愈，遂令史彬暫回吳門；程亨鄭洽，面受天語，齎手勅御詩來到濟南。當下諸文武官員，於皇華亭接着勅旨。程亨道：『行在詔書，不宜到闕下閱讀，就此排班跪聽。』鄭洽隨宣讀曰：

朕以涼德，荐膺大寶，方幸四海承平，豈意一門戕賊！——或者朕有乖親之義？然而火燔深宮，鬼門倉卒，願從亡者，至於稽顙泣血，

抑何其衆多而哀迫也？迨舖座潛移，挂冠遁跡者，若干人；擊笏碎首，嚼齒穿斷者，若干人；蹈鼎鑊，甘斧鑕者，若干人；屠三黨，赤九族，株連鄉閭，抄洗朋類者，若干人；間關萬里，訪求行在，至死靡悔者，又若干人；甚至童穉塗血於囹圄，婦女碎骨於教坊，又不知凡幾人。嗟乎！是皆爲朕一人，朕獲罪於天矣！稽之唐虞三代，君臣一體，如元首之與心膂股肱；至秦而始制君尊臣卑之禮，若奴隸之於家主，胥役之於官長。歷代沿之，由此而世風益薄，人心益僞，君臣之際，以面相承。朕有何德？而致忠臣義士，孝子烈媛，若此有同心一德哉！夫殺身之忍，殉死之慘，雖父兄弟，秉天性至親者，尙且難能，何況君臣以道合者乎？朕清夜思之，輾轉而不能自得於心也！今帝師以女子之身，起義於草莽，黃旗一舉，奄有中原，邀皇天之眷佑，藉祖宗之蔭庇，乘輿之返，當自有日。我太祖以三尺劍而定海內，

出天縱之聖，蕩滌乎民無能名，君尊臣卑，理固宜然；若朕則顛覆之，安得靦顏曰吾君也？至尊無對，而亦可以蔑視夫臣子乎？爾諸文武新舊大臣，務攷三王之典禮，二帝之儀文，固何道之由，而直使如家人父子之同聚一堂也？廷議僉允，奏請帝師裁正，後送朕覽。非敢更議祖宗之制，蓋因適當其時，有可復古禮之機，復之而已。手勅。

建文二十年秋八月

日

諸舊臣聽畢，感激帝旨諄切，嗚咽流涕，皆俯伏不能起；其新文武諸臣衆，皆歔歔太息。○隨將勅書交與黃門官員，轉達帝師。百官遵旨會議，自不必說。

次日，程亨鄭洽隨同衆文武朝見帝師於正殿，月君詢帝起居，程亨前奏：「聖躬甚安，只是兩足受了濕氣，步履艱難，近來服葷葷粥，頗有效驗。」鄭洽即呈上御製詩函奏道：「帝諭詩意內有復位之期，令臣轉達帝師睿覽。」啓函看時，是絕句二首云：

出震乘乾縮座新，誰知矛盾在親親？

玄黃交戰龍潛去，天地溟濛不見春。

三界鬢華梵帝春，廿年飛錫出風塵。

只今欲脫雙芒屨，踏破燕雲入紫宸。

月君覽畢，以示諸臣曰：「帝意在先取北平，然後復位。今兩軍師各領重鎮，不可調遣，孤家當親率六師，克取燕山，奉迎鑾輿也。」諸臣皆頓首稱謝。程亨鄭洽齊奏道：「臣等臨行面奏，帝諭俟兵部侍郎廖平來謁，即令前赴黔中，敦請東宮，先來監國。」月君道：「帝旨良是。東宮監國，可以繫四海臣民之望，即孤家北征，亦心安也。」時大冢宰周尙文已經予告致仕，月君即命程亨爲天卿，鄭洽補黃門侍郎，同議典禮。罷朝各散。

程亨蒞任之後，一面抄錄勅書，行知兩軍師及開府大將軍；外齊集衆文武官員，於行闕下會議，皆垂紳委珮，肅然拱立，不敢創發一語，互相遜讓，商權竟日，絕無個主張。只因三代典章，燬於秦燬，無可攷據；自莫叔孫通撫拾秦制，參以己意，定爲一朝

制度：君太尊而臣太卑，非復古禮；歷代雖有損益，要皆大同小異。至本朝太祖，命李善長等酌定朝議，大約不出唐宋舊制，今日要改絃易轍，原屬繁難。況且建文帝主意，要臣不太卑，而君不太尊，就是孟子所云天子不召師的議論，爲臣子者，越不敢專擅了。程亨亦沒奈何，遂去請教於相府。吳學誠道：「帝旨原請帝師裁正，今不妨取其可更易者，更易幾條，其不可更易者，奏請帝師定奪便了。」於是諸臣等只將細微之處，略爲損益，交於相府，上達帝師。吳學誠趙天泰梁玉等，又面行奏請。月君乃更定數條，計列於左：

#### 一大會朝

三公三孤總率百官朝賀畢，公孤並賜榻重茵，分左右帶斜而坐；正六卿與黃門尚書，薇省左右學士，僉憲御史，及京尹，皆賜茵席地而坐；祭酒通政監察御史，侍讀侍講，與撰文學士，並都給諫，及靈臺政，皆賜席地而坐；外起居注官一員，立於黼座之側；管筆御史一員



，立於殿楹之內；餘皆兩行鶴立。其右班以元勳封公封侯者，與六卿對坐；封伯爵並京營大將軍，與黃門尚書及亞卿等對坐；將軍副將參將，與京營祭酒靈臺監等對坐；餘依品次侍立。並再賜茶：天子玉鍾，公孤金鍾，六卿銀鍾，以下統用瓷器。天子舉手，公孤鞠躬半揖，六卿以下皆全揖。飲畢而退。如有大元帥與朝，照依文銜列入左班之內；若外之開府與朝，當列都憲御史之次；若外鎮大將軍與朝，應在京營大將軍之下。

### 一 燕饗

文武列坐，如大會朝議，其小臣統賜席地而坐，天子降榻北向正立，令二內監執爵箸，爲公孤定席。天子舉手，公孤向上三揖，天子統榻南面而立，令內監爲六卿定席，天子亦舉手。六卿向上三叩首，天子就坐，令內監自亞卿以下，至靈臺正止，均送酒畢，——餘小臣每

席各賜一壺，自斟酒畢，——三公乃舉玉爵，同三孤跪獻天子三爵；天子降榻拱手，親受六卿。候御坐畢，方舉玉爵率亞卿以下至京尹，叩首獻天子三爵；天子於御坐上舉手，內臣接受。以下祭酒都諫靈臺正，各舉玉爵，率同諸臣等咸叩首獻天子三爵，不舉手，內臣接受畢。然後作樂，飲至九爵，公卿率羣工謝恩。小臣先退，次第至於六卿公孤。出，天子下座送至殿簷，看公孤降陛，由甬道將出門，公孤遙向上再揖，天子舉手回宮。其武臣大小各員，統隨文臣班次行禮，不令執爵。

#### 一常朝

天子平日視朝，三公三孤，總不與，唯六卿率百官朝謁賜坐，如大會朝議，並賜茶一次；文職至靈臺官止，武職至參將止，餘小臣皆不賜。天子不舉鍾，飲畢而退。若天子召公孤問道，或諮詢軍國事宜，

公孤方同入朝。其大元帥有公孤銜者，常朝亦不與，或天子召問軍政及邊塞事宜，方與朝會。其儀制悉如大會朝之禮。

一 燕見

三公三孤入殿，天子降榻相迎，公孤扶杖三揖，天子答以半禮，南面就坐，公孤皆兩旁北向斜坐。外六卿等，若在偏殿，賜坐。如大會朝議，若在內殿，六卿等賜榻，亞卿等賜錦墩，祭酒等賜茵，餘皆席地賜坐。武臣官職大小，悉照文官之制。

一 奏對

凡日行政事，自六卿至靈臺正，叩首畢，皆立奏；天子有問，亦立對，均不賜坐；餘小臣，皆跪奏，天子有問，拜手而對。若係特奏事宜，自六卿至靈臺，皆俯伏跪奏，天子命平身乃起；若小臣特奏，無面對之禮。許封章奏，從黃門上達，伏地候旨。三公三孤，無常奏事

情，其有特奏，但就座上起立，奏畢仍坐。外武職，亦悉從文官儀制。

#### 一經筵

天子南向坐，講官側坐，三公三孤左右帶斜坐，同聽；——義理有可辨者，公孤正之；——外起居注官一員，席地而坐。講畢賜茶。青宮講筵，太子向北坐，講官西向坐，紫薇省大學士，並左右學士，皆東向坐陪聽；——意旨有不當者，辨之；——外簪筆御史一員，席地坐，專糾太子失儀。凡三進茶而畢。

#### 一游宴

謂游林苑登臺榭汎舟之類，止紫薇學士，及黃門官員陪從；其餘大小諸臣，皆不與焉。或賦詩飲酒，徵伎聽歌，侍坐侍立，均無一定禮儀，但於日夕告退；若秉燭不散，給諫御史共彈之。

## 一稱呼

天子稱公孤曰先生，其拜起令內侍扶掖，不鳴贊，不蹈舞；正六卿，並紫薇大學士，都憲御史，黃門尙書，及亞卿等，皆稱爲卿；紫薇左右諸學士，與黃門侍郎，僉憲御史，大司成，都給諫等，皆呼官銜；監察御史，給事中，及各銜五品以下，皆呼名字；——凡經筵官進講之時，天子亦呼爲先生，其平日仍照品稱呼。若東宮講官，皇太子，自始至終，總稱爲先生。紫薇左右學士，不在經筵，亦稱爲先生。若大學士，稱爲老先生；三公三孤，則稱元老先生。其正六卿與都憲御史黃門尙書，皆呼曰先生，加以官銜。——如大宗伯，稱爲宗伯先生，大司空，稱曰司空先生，都憲先生，尙書先生之類。——亞六卿起至黃門侍郎，僉憲都尹司成，與薇省諸學士，悉稱爲卿；都給諫，監察御史，與給事中，衆御史，及各銜門五品以上，悉呼官銜；餘小

臣各呼名字。——

以上皆平日常行制度。其吉凶軍賓嘉五大禮，別有儀文。

月若草創畢，以示諸仙師曰：『禮儀制度，古來創自聖賢，後代因之攷據；而今社撰出來，也可以行得否？』鮑師道：『這也與古禮多有相合，怎行不得？』曼師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難道後世就沒有個可以制禮作樂的？畢竟後人做來，說是杜撰？當時未有禮儀，驀地造出，有個不是杜撰的麼？秦之李斯，漢之叔孫通，他是何物？倘且說白道黑，造起一代典章，至今也還奈他些制度！何況帝師道統天人，學貫今古，半述半作的？諺云禮失而求諸野，帝師起於草野，正合着這句話；若說行不得，就是不知禮的皇帝了。』鮑師等皆大笑。公孫大娘道：『還有一說：君太尊，臣太卑，猶且不可；若帝與后，原係敵體夫妻，因何便拜迎接，無異僕婦之見家主？今帝師以女子而登九五，也要定個典禮，使皇后像個皇后，與衆妃嬪之俯仗跪叩者，有些分別，未爲不可。』鮑師道：『公孫仙師說得極是；帝爲乾道，后爲坤道，義經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雖尊卑有體，亦要不至懸絕若是。且后字與帝字同義，豈可稱曰帝后，行的是僕妾之禮？」月君道：「皇帝之女下嫁，亦夫婦也，何以舅姑之尊，尚用臣禮相見？堯降二女於媯汭，不聞瞽瞍夫婦跪之叩之，這也見最不平的，我當折而衷之，定個儀制。」曼師道：「我看帝師只是護短，女人那裏行得去！」月君笑道：「這是我裁其過而補其不及，曼師因何反說？」曼師道：「反說反說，反轉來却是正說。你看天下婦女與男人行禮，男子深深一揖至地，女人只把膝磕子來一曲，直挺挺的立着，也算個行禮麼？平等親戚，向使不得，何況見了尊長，也做出這個模樣？豈不可笑？」唐朝武曌登極，受享四海臣民朝謁，就把女人擡貴起來，造下這曲膝之儀，美其名曰萬福；流傳至今，把鄉村里巷之匹婦，也都尊重了，何況公主是皇帝的女兒，豈不應該的？今帝師但要把至尊之女抑他下來，倒不讓及至賤之婦人，豈不與武曌一般護短的了？」

月君笑道：「曼師舉一世而變化之，固出於大公至正。但帝旨只爲朝儀起見，后妃朝帝主，駙馬朝公主，似可類及；若說到民間婦女，則絕不相涉，如何可以牽連奏聞？」

聶隱娘道：「定個典禮，竟自頒行，何必連着朝儀啓奏呢？」公孫大娘道：「如今怕老婆的一百個裏到有九十九個，難道個個是菟男子？也沒認錯了周公制禮，只道婦人是應大的。帝師移風易俗，整飭他轉來，也爲鬚眉吐一吐氣。」曼師道：「如今帝師威風，九州之外，八荒之內，沒有個不震服的，自己也要存個地步，怎肯把這些女人來屈抑他！」月君笑道：「曼師用了激將之法了。」鮑師道：「帝師不知他一個問訊，直要曲腰俯首至地，那女人只說個師父不勞，連膝磕子也不曲一曲，他心上好不惱懣！」衆仙師皆大笑。於是月君草定女儀數則，開列於左：

一，后妃未經冊立者，雖元配仍從妃制；必告之宗廟，百官進冊奉  
璽綬者，方名曰后。帝至后宮，則后出殿檐，降階俯躬而接；帝舉手  
下蓋，肩隨同行。進殿，后拜，帝答以半禮。設位，帝南向，后北向  
坐，——設宴亦如之。不同席，不並肩也。帝出，送之階下，候帝升  
輦，后乃還宮。若宮中有廣筵宴會，衆妃畢集，帝與后皆正席南向，



妃皆側立，俟后賜坐乃坐。宴將畢，后先辭帝行，帝起送后至殿檐間；諸妃皆下階跪送，俟后升輦出宮，乃還。其平日妃嬪，見后一如見帝之禮，后不賜坐，雖位至貴妃，亦不敢坐。后有失德，非淫媚悍三者不廢。廢必告之宗廟，宣諸公孤，無專廢之禮。

一，公主下降，無論是何等人家，凡未經廟見之前，翁姑夫婿皆行臣下見公主之禮；禮未廟見者，不執婦功；——故魏風之刺儉不中禮，今未廟見之婦縫裳者，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仍謂之女，而不謂之婦。——若已經廟見，乃應執婦功之候，雖天子之女，其奉翁姑與事夫婿，皆須恪盡婦道，與臣庶家無異也；若有故而出，亦總照七出之例。若公主留於宮中，而駙馬入見，仍行臣禮。——在國與在家，各盡其道。

一，臣庶家女子未出閤者，除拜見叔伯母舅，餘皆不見；其已出閤

者，凡九族親戚，在五服以內者，有事皆得接見。凡三黨親戚平等者，男子向上拜，婦人側向答拜；若男係長親，婦人向上拜，男子側向答拜；男子係卑幼，亦向上拜，婦人側立答以十禮；若作揖，男子俯首至地，婦人俯躬，衣袖至地而止。其有通家朋友，與鄰里往來相見者，無論長幼，總照平等親戚之例。若孀居婦人，年五十以內者，止與己之胞弟兄，及內姪與夫之嫡姪相見，並照平等及卑幼之例；其五十以上者，一切接見，均得與有夫之婦人同一例。向來曲膝萬福之禮，永行禁絕。

月君方纔寫竟，曼師大笑道：「婦人揖不至地，到底護短。」月君也笑道：「雖然，婦人高髻雲鬟，教他垂首至地，恐斂卸冠領，不好看相。」曼師道：「這也罷了。倘有和尚道士，女尼女冠，係是應見的親戚，作何禮行？怎不定個制度？怪不得帝師與我等道姑尼姑，混在一處了！」曼師等又皆大笑。月君道：「雖出戲言，然其間倒是要防關的

。」鍾師道：「還有要防閑的哩！譬如奴僕丫鬢，見主子主母，雖然貴賤有別，到底有男女之嫌；而今世界，主姦僕婦，像個理所當然。還有奴才姦主母的，自覺內慚，不便究治；大家和同混一起來，也還成個人麼？從來刑罰治于已然，禮法治于未然，帝師何以不慮及耶？」月君點首道：「善哉，善哉！此等深意，皆補聖賢所未備。」正欲染筆起草，素英又進言道：「我最惱的，是婦人搽粉塗朱，妝得似小鬼一般，亦應禁止纔是。」月君道：「定的是禮；這等妝飾之事，不在禮文上的，如何說到這個地步？」曼師道：「怎說不到？只教他在禮上梳妝便了。」月君道：「我有個道理在：」隨又寫出數條云：

- 一，奴僕與主母，平常無事，不許相見。其有叩節拜壽，並吉凶事宜，或奉使稟令應入見者，主母出中堂南向，奴僕於階下背跪；叩首起，亦背立；稟命已畢，即趨出。如非緊要之事，令小童或婦女傳言，不得擅入中門。若主母嬖居，則垂簾而見，奴僕仍行背叩之禮。其

傍主母若家主之嫂，與弟婦並姊妹之親，均照此背叩，只行半禮，唯家主之母年五十以上者，見面稟對，與家主同。

一，家主與僕婦，除自幼以丫鬢婢女，配合童僕，照常服役外，其餘收買僕從，另居外宅者，苟無正事，婦女與家主，亦不見面。其僕與婦同見家主，一體面叩。若止僕婦入見，亦行背叩之禮。有稟令事宜，但請命於主母。若僕婦寡居，止許見主母，不見家主；或奉使至親黨之家，亦止見旁主之婦，雖家主之嫡叔伯胞兄弟，亦不見面行禮。若係祖父傳下之人，未經分析，體統宜一；若已分析，則各有各主，其僕見家主之弟兄叔伯，乃行全禮，其餘只行半禮；若僕婦，概止行半禮可也。

一，大家閨門內服役者，男係童子，女係丫鬢，若已匹配，均出中門外居住。其小戶人家，既無內外之別，亦不可有奴婢之名，當稱爲

義男義婦，其禮與子孫同。

，凡和尚道士，已是方外，雖至戚婦女，無相見之禮；若係女尼女冠，無論是親非親，尊卑長幼，一體平行。

曼師道：「差了，差了！倘若祖太太一輩出了家，也與子孫婦輩平行，有這理麼？」鮑師道：「好胡說！現今你做尼姑，見了你外甥剝魔主，還怕得他狠哩。」月君笑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我如今依着曼師，除親姑親祖姑外，方照此例而行，何如？」公孫仙師道：「這個沒得說。」月君隨添註在方外條下。又將妝飾事宜，另寫出一款云：

一，夫婦百年偕老，終日相對，須如賓客一般。所謂情欲之感，無

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方爲君子。淑女正不必蘭麝薰肌，粉脂塗面，以爲容悅之能。諺云：醜婦良家之寶。無鹽德輝，爲千

古第一醜婦，卽爲千古第一賢媛，不聞其稍有妝飾也。醜者尙不須妝飾，况其美者乎！然而詩云：「刑于寡妻，」此尤在爲丈夫者，整其

大綱，而使閨人不屑屑于畫眉點額，——如謝女之有林下風範，豈非絕代佳事？至夫侍妾媵婢，舞女歌姬，粉白黛綠，爭妍而取憐，處其地位，理所當然，不在禁例。又若娼家樂戶，獻笑倚門，迎新棄舊，全在乎異樣新妝，作爲狐媚，以惑人心，尤不在此禁例。

鮑曼諸師看了大贊道：「禁得妙，禁得妙！不禁的，尤妙！從此天下閨中，皆化爲淡妝真色矣。」月君遂命素英一併封發相府，除會朝儀制，與后妃公主二則，應奏覆皇帝外，其臣庶家五條，卽頒勅各郡縣一體遵行。

越數日，呂律與高威寧，各有聯銜奏疏二道，……不知也爲朝儀大典否？……

## 第八十四回

呂師相奏正刑書

高少保請定賦役

却說兩軍師的奏疏，原因建文皇帝勅令新舊諸臣文武會議朝儀，行到各郡關府，廣

除博訪，呂律與高咸寧出鎮在外，未便懸議；况且歸於帝師裁正，更無可以贊助高深。倒因本朝刑書太繁，賦役太重，二者皆屬治平要務，均宜釐正，以爲一代制度；從來英雄之見，大略相同，先經移文會商定了，於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聯名上奏。如今先說刑書怎樣更正，其書略曰：

臣聞禮者，禁於未然之前；刑者，施於已然之後。倘未然者不可禁，則已然不可不治。故禮與刑二者，乃聖人馭世人之大權也。本朝創國之始，禮儀制度，刑律典章，亦既詳且備矣。雖然，禮可過於繁，而刑不可或繁也；禮之在下者，或不繁，而禮之在上者，亦不可太繁也。茲承皇帝陛下睿鑒及此，已奉敕旨廷議因革，外臣請得以刑書論之：古者五刑，墨，劓，剕，宮，辟；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斬；其重與輕大相懸殊。豈古聖王不仁之甚，而必欲殘刻人之肢體，以快於心哉？夫刑爵重，則民畏而犯者少；刑爵輕，則民狎而犯者多。

，夫斷者不可復續，民未有感激涕泣，而日遷於善者。是刑一人，而徒千萬人懼也！所以虞夏商周，皆相傳而不變，刑措之風，於焉爲甚。自漢於唐，遞加損革，肉刑遂皆廢盡。而後世之犯法罹罪者，百千倍於往昔，何也？笞，杖，徒，流，無損於身，不足以懲其奸也。在良民之誤犯法者，猶知自省；若奸狠之徒，則多甘心而故犯，犯而受刑之後，反若加了一道敕書，爲惡滋甚。天下之民，惡者日多，而良者日少，不可謂非法之使然也。其弊至此，烏可不思所以更變之哉！

一，笞罪宜革也：——聖王之世，法網寬大，些微過犯，何足加罪？虞夏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原在五刑之外；但施之以鞭朴，而不名爲罪，以其所犯者輕也。是故定爰書者，方謂之罪，罪乃重矣。今之笞罪二十者，折責止數板；杖罪至一百者，折責不過四十板；而酷吏之鞭朴人者，動輒至四五十，卽再越而上之，亦無界限；是有罪者刑



之甚輕，而無罪者刑之反重，顛倒若此，亦何用其笞刑哉！一，軍，流，二罪，均宜革也。——夫移於衛籍者，謂之軍，生子若孫，無異於民；徙於遠方者，謂之流，生子若孫，仍爲土著。王者四海一家，軍民一體，安在家於故土者，謂之良民，而徙於遠方者，便謂之罪人乎？安在占於民籍者，謂之良民，而移於軍籍者，便謂之罪人乎？且爲惡之人，豈有於此地能爲惡，而移於彼地，便能爲善乎？豈有於民籍則爲惡，而改於軍籍，竟能爲善乎？是誠不可不改也。夫宦遊與流寓之人，多隨處爲家，離其故土，有二三千里，甚至四五百里，曷常不與流罪相若哉？一，六賊內常人盜一款，所當革也。——夫監守盜者，原係有職之人。監守官物，而反浸沒入己，推其心爲欺上，論其罪屬故犯；非盜也，而名之曰盜，是深惡之詞；所以計贓之多少，而定其罪之輕重。若常人之盜在官之物，與盜民間之物，推其心，不過

鼠竊狗偷，均之盜也。今常人之律，與枉法贓同科八十兩便統；竊盜之律，與不枉法贓同科至一百二十兩乃統；所犯本無以異，而律則大有攸別；特爲上者所重在貨物，故并其罪而重之耳。昔漢文帝爲三代以下之賢君，有人盜去太廟玉環，必欲誅之，而廷尉張釋之論止罰金，且云：若盜長陵一抔土，其罪又當何以加諸？嗟乎！釋之之論罰金，雖過於從輕，然止以盜論，而不以盜官物爲重於盜民間之物，則其義當矣。後之人君，若漢文帝之以怒動誅者，正恐不少，而欲求刑官如釋之之犯顏直諫者，恐千載而不可得一二。則莫非并常人盜之名色而革之，無分官物與民物，總入於竊盜同科爲善乎？一，竊盜以贓定罪之律，亦所當革也：——春秋之法，首重誅心；彼爲盜者得贓雖有多寡之殊，而原其爲盜之心則一。若必以贓數定罪，則輕者不過笞杖，重者乃至於絞，何以同一盜心，而罪之懸絕若是？夫不幸而得贓少

宥，猶幸而罪甚輕，其盜心固不容已；卽不幸而罹重罪者，猶幸而得贖多，其盜心亦斷不肯止；是則生之殺之，皆不足以勸懲其後。要知儉兒之入人家，必盡其所取而後已，烏得有詭避夫統罪，而兢兢焉計一百二十兩，內爲準則乎？故計贓定罪，但可施之於枉法不枉法，以專取人之財者，斷不可加之於爲盜者也。一，坐贓致罪，尤所當革也。——夫所謂坐贓者，不過窺竊餽送之禮，與上下交接之饋，其間吉凶慶弔，幣帛往來，雖聖賢亦不能免。孟氏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卽坐之一字，顧名思義，原屬非贓而坐之，又烏足以服人之心？聖王之世，法網寬大，豈宜有此？將欲舉天下之臣民皆爲於陵仲子，如蚯蚓而後可哉？若其結交請託，暮夜投金，自有枉法與不枉法二者律文，森嚴具在，原不可以此藉口而倖免者也。一，七殺內故殺之條，宜革也。——夫殺人者償命，乃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今以鬪毆殺爲可赦，而以故殺者爲十惡不赦。豈死於故殺，及死於鬪毆殺者，其死有以異乎？若曰臨時有意曰故，爲其心必欲殺之，與鬪毆之不期死而死者，有異，是則舛已。夫爲盜之心，顯而易見，卽謀殺之心，亦可推求而得；若至拳棒交加，紛紜爭鬪之際，而必曰此固無欲殺之心，——彼固有欲殺之心也，——卽鬼神亦有所難明者。若謂故殺之條，亦誅心之律，則當罪有輕重之別。今同一死耳，又何必分故與不故也？且今之殺人者，千百案之中，而律以故殺者，曾未聞有一二；至律以鬪毆殺者，則千百案之中，如出一口；迨秋審之期，多入於可矜可疑，或緩決之內，其抵命者，亦未嘗聞有一二，寧不滋長兇人之饑與？若曰在上者好生之心，慎重決囚；則此命可活，彼命可獨死乎？生者可受矜全，死者可受沈寃也乎？王者之生殺，如天道之有春秋，相須而行，豈可以煦煦爲仁，而有害於乾道至

剛之用？夫鋤稂莠所以養禾苗，誅奸兇所以勸良善，孟氏云：殺之而不怨，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則是殺人者殺無赦，不必另立故殺之條，以滋其出入之端也耳。一，過失殺之律，贖絞以金，可革也；

——所謂過失者，乃轉瞬所不及，措手所不逮；匪特細人也，卽仁人君子，容亦有罹此厄者。不可加之以罪，故虛名曰絞，而實取罰金十兩四錢有奇，以爲營葬之資；豈人之一命，止值此數乎？絞之一罪，亦止值此數乎？夫徒罪收贖，尙有十八兩之多，顛倒若此，殆難爲作律者解矣。而且殺之一字，尤不可以混入自我之之謂殺，此不特非我殺之，亦並非因我而死，焉得標之曰過失殺乎？過失旣不可名曰殺，絞罪亦不容以金贖，如之何其不去諸？凡有當此案者，察其人之富貴貧賤，而罰金之多寡，以恤死者之家口，於義當適。昔子產制刑

書，著何造律法，原本今均無傳焉；今之所謂律者，類皆後代所改作

而又添出如許條例，紛紜錯雜，令人莫所適從。夫曾參代何爲相，贊其政令畫一，守而勿失，則知蕭之律斷斷乎其畫一者。律之所載，紛紜錯雜之例，斷斷乎亦宜盡行革之，後得成爲畫一之章典已爾。臣等不揣僭竊，酌古擬今，因時制宜，更定五刑并四賊六殺大綱於左：

五刑（減去今之笞，軍，流；增入古之劓，宮，二罪。）

一，杖罪斷自杖六十起，至一百止，爲五等，一切的決不收贖。婦女犯者，除不孝姦情，本身受刑，餘皆責其夫男，無夫男者赦之。七十歲上，十二歲以下，并廢疾之人有犯者，亦赦之。其律內所載應得笞罪，盡行削去，犯者量責。——虞書所謂朴作教刑，不以罪名也。

一，徒罪斷自一年起，至五年止，向以三年爲五等，茲以五年爲五等。徒一年者，發五百里；徒二年者，發一千里；徒三年者，發一千

五百里；徒四年者，發二千里；徒五年者，發三千里。凡犯監守枉法二罪應充徒者，皆雙頰刺字：監守刺「侵盜」二字，枉法刺「壞法」二字，左右頰各刺一字。犯此監守枉法二罪，如老與廢疾之人，坐其子弟。婦女罪及夫男不赦外，其以他事犯徒者，老幼廢疾婦女，悉以寬宥。此寓流於徒，徒爲賤役，流屬安置，是故濼三等均行削去。其充軍諸律，邊遠者，徒五年；附近者，徒四年可也。

一，荆罪，刑足也，唯竊盜及搶奪用之；無論官物與民間之物，罪皆一體。初犯者，頰上各刺「竊盜搶奪」二字；再犯者，各刑足；三犯者，竊盜斬，搶奪絞：——但得賊卽按律行，不計數之多少。婦女初犯，量責；再犯，刺字；三犯，刑足而止。外有強盜而未得財者，亦刑足仍刺其面。

一，宮罪，閹割也，唯姦情干名犯姦者用之，——如翁姦子婦，本

律皆斬；翁固可斬也，而使爲人子者，以其妻之故，而坐視父之慘受極刑，苟有些微孝心者，我知其決不忍也，易以宮刑，庶幾無傷於天性也。又如壻姦妻母，其限制不過三月，而律之以絞，亦覺太甚。夫爲其妻者，本無罪也，而使之頓失所天，又豈仁者之用心？亦當以宮刑代之。推此而凡異姓之親，因姦而得死罪者，宜悉易以宮刑者也。至其姦婦之死生去留，一聽本夫。若係孤孀，照姦律杖責。外同姓之親，因犯姦而罪應斬絞，悉從本律。

一，大辟；絞斬副皆是也。除姦情內應易宮罪之外，如偽造歷日茶鹽引私錢，與棄毀各衙門印信，邀取中途公文，稱頌大臣德政，凡屬法重情輕，應斬者，均宜易以絞罪。又如師巫假降邪神，空紙盜用印信，詐傳親王令旨，應絞者，亦屬法重情輕，均宜易以徒罪。再監守枉法與不枉法，應服大辟，在下文贓款之內。



四贓（本律內六贓，常人盜贓，與坐贓皆已削去，其竊盜不計贓而定罪，與常人之盜官物亦然，共去三款，添入挪移一條，共爲

四贓。）

一，監守盜贓，五百兩徒一年，一千兩徒二年，一千五百兩徒三年，二千兩徒四年，二千五百兩徒五年，三千兩以上斬。追贓不完者，勘產，除妻孥外，其妻僮婢僕皆入官。若犯贓止五百兩以下，均滿杖，與五等徒罪，皆刺字。第杖罪之贓，產盡者赦之，人亡亦赦之，餘皆不赦。至律內有准監守盜論，如虛出通關轉貸官物之類，原非侵匿入己，但應追帑完公，罪止於革職。——所謂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法當寓嚴於寬爾。

一，挪移。挪移者，或以彼而挪於此，或以後而挪於前，推其心，則屬因公；論其事，則爲濟急。究竟此項仍以還彼項，前款仍可以

還後款，不過倉卒擅動，絕無一毫私意於其間者不議外；其有費去雖屬因公，而事原非濟急，庫帑已虧，無款可補，藉口以爲開銷之地，而實有僥倖之心，方名曰挪移。其賊比監守多一倍者，罪亦如之；至死者絞；三月以內完者，減等發落，不完者，罪及本身，勘產而止；倖而遇赦，亦得減等。

一枉法贓。至一百兩者，杖；每徒一等，遞加五十；計滿三百五十兩者，徒五年；五百兩者，斬；追贓不完者，勘產，妻孥妾婢僮僕，盡行入官。雖贓止一百兩以上，犯五等杖罪者，亦不赦，與徒五等，皆刺字。其有准枉法論者，贓數相稱，罪亦如之；唯至死者絞。追贓不完者，勘產而止，妻孥不問。若犯杖罪者，但免刺字，統不援赦。

一，不枉法贓。其數倍於枉法者，其罪同；至死者，絞；限一年以內完贓者，減等發落；不完者，但刑本人，不勘產，若遇赦，仍得減

等。外有准不枉法論者，罪止滿徒。追贓力不能完者，赦之。

六殺（分出鬪毆殺，減去故殺，過失殺，增入威逼殺。）

一，謀殺，悉從本律。

一，誤殺，悉從本律。

一，鬪殺，不論人之多寡，但執持兵器爭鬪致死者，曰鬪殺，是皆有意於殺人者，斬；若於拳脚相毆之際，遽搶兵刃，因而殺人者，亦斬；若係木器，仍從毆殺論。其有老幼及婦女犯者，並如律。

一，毆殺，彼此不拘人衆，但以拳脚互毆而傷者，曰毆殺；是尙無意於殺人者，悉從本律絞。若老人及婦女犯者，皆如律。其有彼此幼童相毆致死者，亦如律。

鬪殺毆殺二者，皆勘實立決。倘有倉卒救父兄之難，出於迫切之衷，或驟見妻妾爲人調戲，礙難容忍，實有不甘者，監

候；遇赦，減等。其外卽係瘋病之人，亦並如律，不容少貸。

一，戲殺，並從本律。但律文所載過失殺條款內，有馳馬街衢，放槍林野之類，爲耳目所不及，知慮所不周者，若其事出於奉公差遣，似可以過失論；否則屬於遊戲爲樂，當歸之戲殺項下也。餘有類者做此。

一，威逼殺。威者，勢餘也，小民懼其勢餘，既不能與之抗衡，又不能與之爭辨，而甘心於一死者，其氣之鬱塞而無可申，其情之冤抑而無可訴，爲何如耶？孟氏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夫在上者，以虐政殺人，尙與加刃無異；今以齊民而其威餘竟足以殺人，雖不手操兵刃，而實有甚於操刃者；此其人必大惡元惡，誅之唯恐不速。本律止於杖罪，有是理乎？今應改威逼殺者，斬不赦，庶刑罰之中於

義哉！若死者非其本身，是伊衰邁殘疾之父母，減罪三等；若係妻妾子女，並從本律。若亦有廢疾者，減罪五等。

臣竊思之：古者五刑從無減等之制，亦無贖金之法，所犯不同，其罪各別。大辟之不可減而爲宮，猶荆之不可減而爲劓爲墨也。至後世之五刑，則絞斬而可以減流；流與徒，均可以減至于杖與笞，是亦省刑之意。茲者古今參用，凡死罪減而至于流者，應改爲徒五年，徒則遞減，杖亦如之；雖減而罪猶存，尙可行也。若贖金一道，則罪盡豁免，是朝廷以刑法而賣金矣。虞書金作贖刑，原不在五刑之內，謂因公有犯者，罰金以贖之。此蓋論其事，則爲有過；原其心，則屬無罪；或勢有所不能，力有所不逮之際，以至於犯，故不可加之以罪，而但罰之以金也。降至後世，雖罪有不可宥者，而亦得以金贖，是使富貴之人，皆幸脫於法網之法；聖王之寬大，夫豈若是？故凡律載以私

犯罪而贖者，宜盡革除；若因公而犯者，既罰以金，又當并其罪名而泯之，但謂之贖刑可也。如有祿之人，則爵俸降降職降級，足以盡之；無祿之人，則輸金罰粟若力役，足以盡之矣。或曰：「五刑贖緩，創自周書呂刑篇，豈可擅論？」而不知周之穆王，亦爲叔世，豈大舜之法，反不可法則與？至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此以私犯罪而細微者，故以扑責教之；若師之扑責其子弟然；今亦定爲限制，斷不容扑實至二十以外，而入於杖罪之數也。夫如是，則公私有別，輕重有權，而於古人制刑之意，不相悖矣。臣等謹以本朝律書，綜核釐正，並奏睿覽，伏候帝師裁奪。

月希堯示曰：

子產刑書，鄆侯律法，不遺於後，未知何若也。呂律以古今五刑，參酌互用，皆折衷以聖賢之旨，允宜爲當代之憲章！惜乎天下未一，

不通行宣布，俟奏開行在，編之國史，以爲百王取法。

前今再說更定賦役的制度疏曰：

臣竊聞之：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財者，食之原也，故治國之要，必先養民；養民之要，必先薄賦。古語云：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教化行，天下乃王；苟爲人主者，使民失其所天，則飢寒迫於肌膚，欲民之無奸僞，不可得也，奚暇治夫禮義哉？夫與王之世，民未嘗不足，而衰敝之時，民又未嘗不困；君民原屬一體，未有民足而君不足，未有民不足而君自足者。茲幸逢皇帝陛下，敕議朝廷之禮，臣請得言其行禮之本：夫禮，不獨在朝廷也，上而行之，下而效之，登斯世於熙皞之域者，莫禮爲若；而欲使民安於禮讓，而莫知所以使之者，莫足食爲務。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故猝遇水旱，而民若莫知。今之民則終身耕，而無一日之

蓄；舉家耕，而無半年之需者；雖常遇豐亨，亦若不聊其生。何也？在上之人取之者，衆且多也。攷之井田之制，無賦稅，亦無徭役，不可復矣！自七國爭而井田日廢，賦斂日重，漢有夏稅秋糧之制，唐有租庸調三者之法，至宋而鹽鐵酒茶，及今而齒革毛羽，凡有利孔，莫不與民爭較錙銖，甚非王者之大度矣。臣等不揣固陋，揆衡今古，擬定賦稅徭役，並權關錢法鹽政衆條於左：

一曰賦：蓋出自田土所貢者。古者井田無斂於下，但寓兵於農，而以田賦出兵；所謂賦者，兵也。後世兵農分，而夏稅秋糧，總謂之賦；又有按其戶口而征之者，謂之曰丁銀，大約昉於魯莊公之科人，而以其所征者，爲養兵之用也。其丁有人丁門丁匠丁竈丁之別，其額有上中下之等第。小民孜孜汲汲，日不暇給，而納一丁之上者，幾至一兩，下者，亦有數錢；歲遇災荒，田有損稅之時，而丁則無緩征之曰



。迄今額在而丁亡，丁亡而徵輸如故，累及閭里。臣等將以丁額統歸於田賦之內，俾丁隨田轉，有田之家，方納人丁；譬如以百畝之田，而入二丁之重則，則每畝亦止多二分之數。歲豐則完，歲凶則赦，庶幾田之所產，可以不勞餘力乎？雖然，夏稅折色也，秋糧本色也，而又加以丁銀，則一田而三賦，其爲定額，斷不可出於十二之外。

二曰稅：蓋取之於市者。古者貿易有市官治之耳，無所征也。後乃有征其市地之屬者，卽今地租房稅之類，而尙未稅其貨也。今則旣征其房地，而并稅其貨物，如牙行有稅，市集又有稅，蘇縷絲帛粟米豆麥牛羊驢馬等畜，莫不有稅。蚩蚩小氓，抱其些微之物，入市卽從而稅之，近於攘之矣。尤奇者，神廟香火稠盛之處，則有香稅；是稅廟宇乎？抑稅鬼神乎？誠莫可解已。臣議將一切諸稅，盡行除革。其應留者，止三項：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則房地宜有租稅；典商爲富

厚之民，本大利廣，是亦不妨有稅；至于田產交易，令其請官印而稅之，所以杜日後爭端，亦便民之事。夫如是，則上之誅求稍減，而下之民生，亦得以漸厚矣。

三曰徭：役民之力也。自古有之，第從無不役富貴，而但役貧賤者。先王用刑自貴近始，而行賞則先於疎遠，豈以徭役而不加富貴乎？論者謂卿大夫位列朝廷，宜敦其體，不可任之力役。夫卿大夫固宜敦其體，豈卿大夫之奴僕，亦并宜敦其體耶？曷不使之供役於上者？且甚而至於胥吏，亦多優免，是則胥吏亦在敦體之例耶？或以爲胥吏役身於官，一人不能兼二役。夫其役身於官者，乃彼之生計，非上人之役之也。彼小民者，孰無生計，而可獨任國家之力役，并可任縉紳胥吏之力役哉？臣愚以爲優免徭役，宜加於士之貧者，不宜加於大夫之富貴者；宜加於高民之賤，不宜加於胥吏之賤者；庶幾王者至公無私

之意乎？否則荆公僱役之法亦可。司馬溫公廢新法，而東坡先生不以人廢言，獨以僱役爲決不可廢，卓哉！見之遠矣。

四曰關權。譏而不征，不可說矣。第有貨而後有權，有商而後有稅，未聞無商無貨，從而權之者也。如今宦游之人，或客遊之子，行李之中，偶帶些微，爲需用計耳，原非貨賣者比；雖一冠一履，亦必權而稅之，何也？然此尙有一物之可稅。乃虛舟而行者，并其船而稅之，使天下之人，舉足動步，必先有輸於朝廷，誠不知其好利之心，一至於此！愚意以爲商賈可稅，使非商賈非貨賣者，均不可稅；舟之載貨者可稅，若空舟往來者，亦何可稅之，而貽怨於小民，貽譏於後世乎？是則所謂上船料之關，均可革也。

五曰錢法：古者謂錢爲泉，言如泉水之可以通達四海也；今之錢則不然：有行於此邑，而不能行於彼邑者；有鑄於彼郡，而不可以通於

此郡者。俗語云：錢使地道，其故安在耶？在於上之人先以此取利。夫王者鑄錢以通天下之貿易，奈之何司農錢局之中，歲必計其獲息多少耶？於是外省之設爐者，尤而效之，必以獲息之多，逢迎其上，而其息則又三分之一：一入於國，一進於官，一沒於胥吏。其錢至于瘦削而不可問，然後奸民私鑄之錢，得以參雜於官錢之內。卽一邑之市鎮，彼此之錢，尙有不能相通者，又豈能通達於四海，而謂之泉也哉？臣以爲京局鑄錢，先定其規式，次定其輕重，再定其厚薄大小；每歲所鑄而發於民者，僅取其本值，更不浮取釐毫之息；凡各省藩司之鑄錢者，照依京局一體遵行，庶幾鶉眼之錢，不復見於今矣。

六曰鹽政。古者魚鹽不禁，無所謂鹽官也。自管子煮海爲鹽，而通商賈，始擅其利；漢則取其稅而無官。迨後州有官，而復有稅矣。今者鹽池鹽場，既有大使，又設轉運諸司，巡察御史；一處之供役，勸

以數十萬，反浮於國課，朝廷亦何樂乎有此官也？臣愚以爲商人之赴場墾鹽者，止大使已足司其出入，照其細載之數，給與官票，過關則征稅。至發賣地方之征課，一胥吏事耳，曷用多官悠遊無事，朋分此數百萬金乎？夫此數百萬金者，將謂出自商之本乎？抑亦出商之利乎？若出於商之利，則所取者仍屬小民之資。故商之所費者簡，則鹽賤而民日有所省；譬如漏鹽日減一滴，終年而竭，不漏則常盈矣。夫如是，則商富而民足，國亦省費，不亦善乎？

抑臣更有請者：我朝太祖高皇帝；憤張士誠、吳不服，乃籍富豪家租冊爲稅額，由是蘇郡之賦爲最重，而松郡略次之。攷二郡之賦，竟居天下十之有二！聖建文二年，特頒恩詔，悉減舊則，每畝米不過一斗，銀不過一錢。未幾而燕藩僭位，仍復洪武之制。在元時蘇郡賦止三十六萬，今已加至二百八十餘萬；小民終歲勤勤，而供於上者，十

之七八，卽大豐之年，亦必稱貸以輸將，權其子母，盡死烏有；若遇  
歉歲，臣不知其如何也！夫吳門密邇皇畿，素稱文物之邦，使民興于  
禮讓，當自此始。臣知皇帝復辟之先，發政施仁，首所念及，不揣固

陋，謹具奏帝師……。

月君覽畢，讚道：『兩軍師皆具濟世之才，可惜未遇主耳！』公孫大娘道：『已遇帝師，何爲不遇？』月君道：『噫！遇孤家猶不遇也！』聶隱娘道：『這是何說？』月君道：『世人多以成敗論也。』遂援筆批云：

呂律高威寧敷陳賦役，言言皆中綮綵，循而行之，實膏肓之盧扁也。

第孤家益嗟世風日降，王道竟不可復耳！俟奏請行在，與刑書同入國  
史。

以上二疏，并附議復典禮一疏，擇日遣使奏達建文行在。

## 第八十五回

大救凶災剋魔貸金

小施道術鬼神移粟

建文二十一年冬十月，月君臨朝，命鄭洽陳智二人，賁奏行在，并讞之曰：『孤家已發符勅，調遣各郡將士，俟會齊之日，即行北伐，克取燕山，祗候回鑾。爾其代奏。』鄭洽二使遵命叩謝出朝，又別過百官，自赴滇中獅子山白龍菴，面帝復命去了。

荏苒之間，已是新春，爲建文二十二年，從上元下雨起，直陰至五月初旬，田疇浸沒，廬舍沖塌，陸地竟可行舟，百穀不能播種；偶爾晴霽，返似亢陽爲祟，濕熱交蒸，瘦瘠大行，兵民俱病。——却像個天宮知道月君有伐燕之舉，故降此災殃，以止遏他的。春麥既經朽爛，秋禾未經藝植，兩收絕望，富者尙多廩慮，貧民唯有資嗟。月君先獨賦稅，而又發倉廩以賑濟，并溥施靈丹，救活無算。秋末冬初，復又發資本種麥，接濟來春。誰料天道奇寒，陰霾蔽日，烈風蔽雪，動輒兼旬，林木鳥獸，莫不凍死。過了殘冬，是建文二十三年，大下一場冰雹，無多的麥穗，盡被打得稀爛；連忙插種，秋稼又遭亢旱；月君祈得甘霖，方幸收或有望，不意禾根底下，生出一種蟲來，如蟲之蝕木

，只在心內鑽噓，雖有三千繡花神針，若要殺蟲，就是殺禾，竟施展不得。——又像個天公爲月君道術廣大，故意生出這樣東西來，壞他國運的。月君盡發內外帑藏，多方救濟，僅免於流離載路。尤可怪者，人家所畜雞豕牛羊之類，好端端跳起來就死，那犂田牛與鹽，竟死得絕了種；縱有好粒，也沒牛來犂土；縱有金錢，也沒處去買牛畜。這叫做六畜瘟。百姓都是空腹的，眼放看這些畜類的血肉，怎肯拿來拋棄？排家列舍，養起來且用充飢，那曉得竟是吃了瘟疫下去，嘔又嘔不出，瀉又瀉不下，頃刻了命。初時這豐惡民，只道女皇帝是位神仙，風雲雷雨，反掌就有，怕甚水旱災荒，到了這個地步，方知天數來時，就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也是遮不住的。到底百姓不甘心，徑聚了數十萬衆，跪在闕下痛哭。月君用個急智，頒令兩位劍仙慰諭道：「五日之內，帝師求天雨粟，求地產金，求活爾等之命。」衆百姓方權呼而散。明日，乃請諸位仙師商議，公孫大娘進言道：「今日化石爲金以濟之。」鮑師道：「不可。鍾離子所謂五百年仍還原質，純陽子所不願學，月君其可用此術乎？」聶隱娘道：「歸於大稔之處，運米以賑之



如何？」鮑師道道：「更爲不可。卽如五鬼搬運之法，總是預爲買下的東西，所費止兩許銀許，尙且自取不得，何況令神人從空運取百萬之數耶？」素英道：「運米之後，慢慢償其價值，也還使得。」鮑師道道：「怕使不得。但人家倉廩之內，忽地少了米石，豈不冤賴他人？以致毒罵咒詛，我雖不聽得，冥冥中自有聽見的；一人咒詛，且不能當，何況有數千百人耶？」曼師道道：「左使不得，右使不得，你把使得法兒說出來與我看。」鮑師道道：「曼師兄技癢了！我是沒有法，你定有個妙法在那裏，要帝師來央及了。」曼師笑道：「老道婆且莫打趣。我有一粒粟中藏世界的法兒，把這幾郡地方，總藏在粟穀之內，那里還有什麼災荒呢！」鮑師道道：「老乞尼莫裝你幌子！我就用半升鑪內裏山川的法子。連你那無門洞天，一并煮個粉碎，泊不做喪家之狗！比災荒還利害哩。」衆仙師皆笑。月君獨嗟歎道：「我枉有七卷天書，却沒有個回天的法。俗語云：戲法無真，黃金無假，倒是句真話。到了在陳絕糧，就是聖賢，也沒奈何的！」曼師大笑，說：「帝師太謙了！再過兩日，天就雨粟，地就產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哩。」月君道：「

曼師莫笑話！端的要求曼師顯個妙法。」衆仙師見曼師說的都是冷話，便和聲齊讚道：「曼師是南海法門，我等都要叩求的了。」素英寒竇先向跟前跪下，曼師忙扶起道：「我是說着要，那得有甚麼法兒？」鮑師道：「你哄着人跪了，却沒得說，問你個欺誑的罪名，該發配沙門島。」曼師道：「沙門是我故鄉，帶你去舞個鮑老異人看看。」衆仙師又笑。月君沈吟道：「二師真是無法？」鮑師道：「怎沒有法？從來天蓬可以勝人，人道可以勝天，還須在人道上講究總是。」月君隨稽首叩問人道勝天之法，鮑師道：「要近理着己，除非借債；借債就是人道。借得來，就更勝天。你道如今大小官員，那個不借債來裝些體面？況且小民欠了債，要被人打罵，或送官整治；若是做官的欠了債，就要讓些體面，即便不得清還，也要相待他些。」曼師道：「帝師稱孤道寡，與帝主無異，只可放債，怎麼向人借債？這老道姑一味胡言！」鮑師道：「你那樣不通文理，怎知讀書君子的話？皇帝若不借債，周天子因何有避債臺？官府若不借債，因何口口叫做債帥？帝師做的過女元帥的，攷古證今，做個債帥，亦何害於事？」一手指着曼師道

『只要他做保人就是。』曼師搖手道：『不做中人不做保，一世沒煩惱。我知道債主是誰，肯要我這窮尼作保！』鮑師笑道：『債主債主，有個主字，便是放債的了。』曼師乃笑說：『他麼？我一時想不到。只怕利錢太重，日後帝師還不起，累及我保人準折去哩。』那時月君已心下了了，就道：『則天在彼，難道做不得中人？』鮑師道：『是耶？他受過帝師情的；不要說做中，就把他抵在那邊，也是應該的。快寫借券起來！』曼師即遞上五尺素花絞綃，月君信手揮道：

前生上界月中天子，今生下界塵中帝師，唐某，特倩南海尊者曼陀尼，將契書一道，送至須彌高頂，九華珠闕，至聖至神，剎魔大法主姊姊臺前：貸銀二百萬兩，爲建文皇帝賑恤災黎之用。賢姊姊唯大量，愚妹妹故至誠也。歲在屠維大荒落中元日。若問保人，念彼觀音力

諸位仙師看了，皆不解數句後之意，但讚道：『債主借主，中人保人，皆古來未有之奇

人；只這借券，亦古來未有之奇券。」曼師道：「這樣奇事，請你們去做。」鮑師道：「明知剝魔處只有他去得，故意做個身分！」曼師道：「取笑是取笑，當真是當真，我可學那暴得人身的，帶頂紗帽，就妝身分的？帝師寫這句，念彼觀音力，要與我妝體面，却是壞我的體面。剝魔甥女惱的，是我皈依了觀音，而今倒獻將出來，還是可以壓制他，可以勸化他？拿這契書去時，正合着西廂上一句曲兒：嗤，扯做了紙條兒。你奉承他大量，自己說個至誠，把我這保人說仗着南海觀世音的力道，不怕他不肯；只怕連這姊姊妹妹的稱呼，一刀兩段了！」月君直等他說完，慢慢的分割道：「是我這些話兒說得不明白，倒惹了曼師的氣。那「故至誠」一句，是說沒有利息的；中庸上云，故至誠無息。「念彼觀音力」句，是說與保人不相干：大士經典有云：「念彼觀音力，還着與本人。」若要清還這項錢財，原着在本人身上。」衆仙師笑個不止。曼尼啞口無言。鮑師道：「你這光頭！學坐了方丈的善知識，仗着有些機鋒，不問長短，劈頭支扛人家。我且問你，小時不會念書，大學中庸，不曉的也罷了，怎地送你出了家，連你師父經文

上的話，也不記得半句兒？做的是什麼徒弟？怪不得利魔主把你不當個人！」曼師忍不住笑起來道：「只有個歇後鄭五作宰相，那有個歇後作帝師的？宗師歲考出題云：「非雄裝必殺之。」一生當作「殺」字解，破題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宗師見這兩句原出古文，不像個沒學問的，却又一時猜不到他的可笑處。而今這紙契書，與這破題無異，我這文宗，如何解得過來？」月君與衆仙師皆笑。曼師又道：「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如今這樣亢旱，百姓要作人疤了！你們只是頑笑過日子，待我發個慈悲，送他些清水吃。」遂手掣了那幅蛟綃，騰身半空打個筋斗，顛倒直入地底，絕無痕跡。有針大一孔，下達黃泉，噴出一縷水來，逼立萬丈，上凌清漢；霎時烟蒸霧湧，驟如雨注。鮑師道：「觸了他性子，弄出神通來了！」月君道：「正是井泉洞竭，這雨却也濟事。」

且說曼師從黃壤之下，直透至須彌山北頂利魔宮內，在九彩寶石階中，突然而出。端端正正，站在魔主面前，朗聲說道：「我到甥女大邦，行的是大邦的道，所以在這底

下翻一筋斗出來。」魔王笑道：「還虧姨娘不會忘却本來面目！且請問爲誰而來？」曼師道：「非爲姊姊，乃爲妹妹來耳。」魔王道：「姊姊是飛燕，妹妹是合德，你一捧打倒兩人，可惜學的是謔文。」曼師道：「適纔在汝賢妹宮中，被他一片謔文，把我禁住了，我如今在背後學謔幾句，竟願不得把個掌教甥女，都謔在裏面了。」魔王便道：「也能，讓你老人家出口氣。但他們是怎樣的謔法？試與我道來。」曼師便向袖中取出鮫綃契書，遞與魔王道：「這便是證據。」魔王看了鼓掌大讚道：「好鍵關文法，雖作歇後語，倒底說着姨娘飯依觀音的意。咳！出了醜哩。」曼師道：「你們姊妹兩個，都是我老人家兒女，就出了些醜，有何妨礙呢？但你妹妹近來窘極，若是你這樣一位姊姊，不扶持他，這個醜出得大呢！」魔王道：「我妹子做了人間帝師，該受享不盡，怎麼會窮起來？」曼師道：「他只是保養百姓，易常受享半星？就像個人家父母，粗衣蔬食，省着銀錢，只與兒孫受用。近來頻遇災荒，賦稅全免，庫帑賑發已空，又把自己宮中東西，盡行變易，祇剩得幾件，不是人間應用的。現在百姓日無半鎊，帝師的道術，真是

瀟腹文章，不療飢，所以說爲妹妹來的，原是句真話。」魔主笑道：「他不去五賊，自然要這樣窮的；只怕要窮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哩。」曼尼也笑道：「仙佛兩家，要去的是六賊；我們本教中，不要去的是六賊；怎說要去五賊？留的是那一賊呢？」魔主大笑道：「耳鼻目舌身意，彼謂之六賊，我謂之五官；全靠的五官爲賊，方能富貴，怎有去的道理？我所謂五賊者，是仁義禮恥信五種之賊。」曼尼問：「仁義禮智信，因何改了恥字？」魔主道：「智字是賊中之王，有了這智，方能運用五官，五官皆隨我智的號令而行，則五官之賊勝，而仁義禮恥信之五賊亡矣。卽如項籍欲烹太公，劉季笑曰：「願分我一盃羹。」此仁賊亡而天下得矣。李世民殺其兄建成元吉，此義賊亡而帝位得矣。楊廣逼奸宣華夫人，此禮賊亡而太子定矣。朱溫逼奸子婦，此恥賊亡而受禪命矣。趙匡義殺其姪廷美德昭，此信賊亡而子孫承帝業矣。反是，則宋襄之行仁義，魯昭之知禮，夷齊之恥食周粟，夫差之結信句踐，重則亡國，輕則喪命，纖毫不爽。做官員的，做士民的，總要去盡了五賊，方能保守富貴。今我妹子年幼，不省人事，也學行些煦煦之

仁，子子之義，謙謙之禮，涇涇之信，又不用智去號令五官，而反用恥去禁閉五官。其有恥到極處，便是五賊強到極處。卽與之百萬金銀，總不能保守。」曼師隨截一句道：「你若真個給他百萬銀子，我料他五賊便能去却四賊。」魔主道：「這是何故？」曼師道：「那有個借債領銀，是整幾百萬的？他先打算着不還人家，方有這事。負了恩錢還債，就爲不義了；做小妹妹的敢來哄着大姊姊，豈不是無禮？他哄騙了人家錢財，自己去裝體面做個大老官，這也無恥已極；我是與他終日相對的，哄着我做保人，要決然要失信的」，尙未說完，魔主大笑道，「從來慈不掌兵，他殺人也不少了，我說他還有幾仁，若在三教中看起來，焉得仁？我這銀子給得他了。」隨將絞綯券遞還曼師道，「不要在庫中取得，只濟南建文後殿北簷下靠西邊掘下去，存白金八十五萬，黃金十五萬在地窖子內，——本是元季某行中書，去盡了五賊賺來的，怕的閻羅王拿他遊地獄，投在我這邊，還要保全他後世富貴的。總給我妹子用罷。要知道沒有了五賊，憑是誰都要怕他哩。」曼師道：「怪得貪官污吏，竟不怕的閻羅！原來有你這樣個去盡五賊的大主



兒，庇護着他！獨是詐了人家多少金銀，究竟受用不得，如今却是我去掘他的哩。」說罷鼓掌大笑。雙跌一蹬，直下地底。

月君正與鮑師閒坐，忽見那噴水的小針孔內，噴出一線火光，足有萬丈長短，月君亟立起道：「多分曼師來了？」但聽得院內一聲震動，平地裂如方鑑，周圍各四尺許，曼師坐在紫金玲瓏龕內，冉冉而升，萬丈火光，已斂入泥丸宮內。公孫大娘道：「這座紫金龕，想是借來金子要鎔化的了。」曼師提起龕兒一灑，卽是這幅絞絹文契。鮑師便冷笑道：「我知道剝魔把你不當人了！就該撞死在那邊，怎回來見帝師的面？」曼師道：「魔主要老鮑作保，日後若有虧欠，好把葛洪拿去。律上說的好：婦女犯法，罪坐夫男哩。」月君見說的是趣話，便道：「那有曼師做不來事的？」曼師道：「不敢，不敢，還要費好些氣力哩。」就把前前後後問答的本末，備細一說。月君大笑道：「若不壞良心，怎麼哄得人借得債呢？」隨取素紙一幅，揮下兩三行云：

天雨粟，地產金，無界限，爾民爭。孤有法，與汝分，無彼此，最

公平：每一日，每一人，米十合，銀二分；若一家，有十人，米一斗，銀二星。度殘歲，到新春。不與富，只與貧。

寫畢，立刻御朝召集羣臣，令照敕語寫發各郡；并諭六卿，會同京兆，齊向行闕後殿北簷下正西方掘藏，果得黃金白金，適符其數。月君命貯大司農庫。自後凡屬飢民之家，每辰釜中有米，篋中有銀，取之無盡，用之不絕；而庫內所貯金銀，暗暗逐日減去矣。向來百姓都知道帝師法力，與佛菩薩一般，恬不爲怪，唯有感恩稱頌。却有一種貪夫，於尋常日用之外，尙多妄想，朝暮磕頭禮拜，希冀外得些的，豈不可笑；那里知道天要生人，人不得而之死之，天要殺人，人不得而生之；黃金是煉不成的，米粟是吸不來的，一絲一粒，皆有命在。月君費盡無數經營，也只是掘得一藏，乃世間所有之金銀，然後役使鬼神，以銀易米，就是梁憲王移粟之故智；——用人力，一由神道耳。究竟能享此銀此粟者，亦皆止應受災不應受死之人，至若應死於劫者，已早死而無遺。此等救星可卽造化所以藉爲斡旋大難者也。

兩月以來，月君救災不暇，奚暇北伐？而又值歲星在燕，亦不敢北伐。大臣莫不歎息。却有廬郡開府景星，特上一疏，奏請伐燕。

## 第八十六回

姚少師毒計全憑炮火

雷將軍神威忽顯靈旗

却說中直地方，連歲災荒，最慘之處，莫如山東，河南，北直，其江北淮揚諸郡，尙有一半收成；唯淮西之廬州，與安慶蘄黃一帶，是年年大稔的。景開府練兵教民，休養數載，已成富強之勢。聞得濟南兵困民疲，不能北伐，日與馬維驄等商議，要進取安慶蘄黃，爲渡江之舉。維驄曰：「安慶三面環江，在孫吳時爲重鎮，若南人據此，可以北窺中原，西扼三楚，卽荆襄上流之師，亦不能直下，乃要害之地；今與廬州唇齒相接，非我去克彼，卽彼來襲我。彼之慎重而不敢進者，力未足耳。今開府兵精糧足，將士齊心，鱗鱗戰艦，不下數千，我從濡須水出臨大江，合舟師三面攻之。其東北一面，爲

大龍山，逼近城隅，挑選三千壯士，占據山頭，俯瞰城中，彼何所恃而無恐？此陳友諒之所破余忠宣也。』諸將士皆稱勝算，各願盡力致死，所以景僉都上疏奏請出師的。月君素知景星英氣過人，既不可阻遏以隳忠義之心，而又恐輕進失律，反成辱國之舉，乃批下六卿僉議。不期僉都又上一疏，言於某月某日，督率將士，誓師渡江，先定安慶，隨渡江而取池州太平，徑下南京，以定帝闕等語。諸舊臣皆喜之不勝，竟不須再議定奪了。

且說燕世子留守南都，其軍國重事，全仗着姚少師措置。向聞知呂軍師取了荊州，伐軍山之木，以造戰艦，有順流而下江南之舉。道衍就調關陝將士，駐守漢中，以繼其後；又於漢口及鄱陽湖操練水師，爲重關門戶，以扼其來；又盧安慶爲江淮之屏蔽，景家軍必來爭取，已調集江右兵卒屯守；自己潛往城中，差人探聽。未幾報到，景家軍已出無爲州，從大江溯流而上。道衍哈哈大笑：『果不出我所料！』遂傳集諸將發令道：『大龍山爲府城之廓，守住山頭，便有金湯之固，舟師攻城，雖百萬無能爲也；這是極

重大的責任，誰敢當之？」帳下兩員大將全應聲願往，道衍視之，一員是羽林宿衛大將官，居左都督，姓劉，名江；一員是番騎驍將，官居都指揮；姓薛名，祿；二人皆武藝超羣，知略出衆。少師道：「汝二人足當此任。雖然，可押下軍令狀來。」二將欣然寫遞了。隨諭薛祿：「汝領藥弩手一千，火鎗手一千，去守後山，揀擇稍平處屯札。再令健卒一千二百名，一半端運灰瓶炮石播木等項，堆阻山塚，一半多帶金鼓旂幟，凡有林木所在，遍行插滿，各挾弓矢等候；其大路上山之處，不須把守。若賊搶上來時，便放號砲，但用火鎗藥弩打下。其各處林木中，一聞炮聲，便金鼓齊鳴，應動旂幟，吶喊助勢，彼必懼而不敢進，退去則已，不須追殺。其有賊從小路搶上山來，但用播木炮石打下；若突到林木處，即以亂箭射之，賊退則已，不許追擊。如違將令，即使殺敗賊人，亦必斬首。」又諭劉江：「汝率領馬步精兵二千，去守山前山上大路平行地方，各遣騎卒屯守；其小路徧頗地方，悉令步兵把守，每日於炮揚旂，虛示威武。賊恐我城中夾擊，決不敢來爭山險，如其亡命而來，督率騎兵從上壓之，勢若建瓴，彼豈能敵？賊退即

行斂兵，不許追奔。故違者，必按軍法。十日以後，別有號令。又須日日令探馬往來，若報軍情樣子，其間真報假報，總使賊人莫能測我機關，最爲要着。』二將得令自去。又發令箭提調鄱陽湖戰船，泊向大姑塘，每船都要整備火弩火鎗火銃硝瓶硫毬等物。（請問硝瓶硫毬，古來無此名色，是怎樣製造的？那硝瓶的法，純用火藥，硝填實在磁瓶之內，煉泥封固，引出藥綫一枝；其瓶要薄而小，止盛斤許藥物。那硫毬的法，形如氣毬而小，內純貯硫黃，亦引藥綫一枝，用襍厚毛頭紙，並桑皮紙六瓣攢成的。但點火於藥綫，擲向敵人船內，硝瓶一裂，聲如火炮，着人立刻齧粉；硫毬一裂，火燄橫飛，着物頃刻灰燼。——是最惡不過的火器。）又有密令，期在十日前後，不論雨雪陰晴，但看西北風大作，五百戰船，齊出大江，扯起兩道風帆，順流而下，沖入敵舟之內，只用火器攻打；并截住清水塘口，把塘內攻城的敵船，燒個罄盡。誤者全家處斬。又部署諸將士嚴守各門，皆暗伏城堵之下，全不露出形相。然後自登城樓眺望。

建文二十四年春正月，景開府的大戰船五百餘隻，其名曰擺犁，又有小戰船五百餘

，其名曰沙唬，總分作五軍：張鵬牛驛馬維騏馬維駒爲前後左右四軍，自爲中軍主將；以馬維驄爲參軍，無戒和尙爲教師；統領大船一百二十，小船二百四十，其餘分隸諸軍。又鐵箱子千大，殺狼手千二，與趙義，各領飛雲小權船數十，爲四路遊巡之用。將次到羅剎州邊，僉都顧回維驄曰：『林林森森，插滿旌旂者，非大龍山乎？』維驄掉首一望曰：『是耶？此乃山之背，彼雖守却，亦無妨也。』僉都曰：『他既守後山，安得不守前山？則將何策以破之？』維驄道：『今歲始春融煖，陰陽相乘之理，不日當有嚴寒，山頭地勢窄狹，屯兵營帳必四散分開；我乘其天寒熟睡之夜，襲而取之，如探九耳。』僉都又曰：『半月以來，總是東南風信，若春氣轉而爲冷，則風亦當返而爲西北；孟德云：「隆冬之際，安得有東南風？」我謂仲春之交，亦當有西北風，倘有火攻，何以禦之？』維驄曰：『孟德不敗於東南風，而敗於連環計。若戰船不加連鎖，雖有大風烈火，皆可一一分散；火雖有神，亦安能一一燒却乎？我今要拔城池，只在取得大龍山，要盡大龍山，只待西北風大之夜；到得彼用火攻，而我已拔之矣。』僉都舉手曰：『

若然，今日不率舟師圍城，先列營於江中，與彼鏖戰，待時猝發，使彼不及應變何如？  
『維驥曰：『亦妙。』忽巡哨來報，大龍山上敵兵立滿營寨，甚是嚴整。僉都道：『我  
意已決。』隨傳令舟船結營。維驥請修戰書一函，差人去窺他動靜，僉都從之，隨問：  
『何人敢往？』有帳前牙將厲志應聲願去，就給了戰書，并囑其不可有辱天朝體統。厲  
志遵命，止帶一健奴，叫做僕固義，——原係僕固懷恩之後，從小伏侍厲志的。

當下主僕二人，徑投安慶東關，大叫：『天朝景大元帥差官到此來下戰書。』守門  
軍士如飛報至少師府，道衍先令門軍搜檢一遍，到轅門又搜一遍，方令放炮開門，升堂  
而坐。有勇士兩名，來掖厲志兩臂，趨進丹墀。兩行排列着旌旂戈戟，儼然王者儀仗。  
左右吆喝一聲，如九天忽起雷震，好威風也！

厲志瞠目而視，植立不跪，道衍令取上戰書，冷笑道：『爾主將何人，敢與我戰書  
？爾小卒何物，敢來下戰書？就是汝一個，還有同來的呢？』厲志厲聲道：『只我一個  
足誅爾魄，何用兩個？』墀下有兵士上稟道：『聞得還有一個，不許他進城。』道衍令



立刻喚到。問：『汝是何物？』健奴不對，道衍又冷笑道：『你那濟南潑婦，是個妖狐，他手下一班，總是畜類。我會拿住個猴精，剛在南都天壇，誰不睜得？你那主將若是人類，豈有投向妖狐之理！定然也是畜類。我位居少師，乃天子之下一人，豈與畜類同名道姓，酬答嘗啓？』遂將戰書扯得粉碎，喝：『將來人梟取首級，懸之城上，并割去健奴一耳，逐出城外，令回報信。』健奴指着道衍大罵：『禿賊，汝敢擅殺天朝大使？』道衍又復冷笑道：『汝亦能罵人耶？』命以嚼子勒其口，挖其左眼，械其兩手，令人牽之去。

健奴出了城，負痛奔至江邊，僉都遠遠望見，認是牙將回來，大怒道：『藪子辱却天朝！』即拔佩劍，令左右就岸上斬之。左右校士如飛登岸，見不是厲志，遂腦揪着來見元帥，褪下嚼子，喝問：『厲志何在？』健奴道：『已抗節而死，現今梟於城上。』僉都道：『君辱臣死，主僕之意亦然，汝何得將此面目來見我？』健奴道：『我大罵這個禿驢，耐他偏不殺我，要得我來報信，我這個信決不敢報的，只求元帥賜我一死，

去到泉下尋我主人罷了。」僉都叱道：「你若不說明白，便爲不義。」健奴無奈，只得說出。不說猶可，一說之時，僉都怒氣塞心，望後便倒，健奴着急，卽自觸堦而死。衆將士亟扶元帥，灌下蘇合香丸，方得甦醒，一脚踢翻几案道：「我與禿逆誓不兩立！」維驢也氣忿不過，卽刻傳令進兵。炮響一聲，戰船齊發，直到安慶城下，但見四門緊閉，並無旌旗豎立，亦無將士把守。乃令聲音洪大的小卒，叫了道衍的名辱罵，竟日更無一人答應。抵暮方回，只聽得城上吹波盧，擊刁斗，揚旂植戟，守陣軍士，吶喊三聲。僉都道：「此虛張聲勢耳，不必隄備。」下令諸軍，整頓炮位，明日攻城。維驢道：「元帥高見極是。彼之黑夜揚旂自威者，是欲我隄備，以勞我之師；白晝殲跡不戰者，是欲我呼罵，以驕我之師；其間乘一空隙而來襲我。如今我率兵晝夜攻打，彼且殺守不暇；我於天寒風緊之夜，悄然而襲大龍山，不要說賊不能料，卽使知之，又焉能赴救哉？」僉都稱善。維驢又進道：「三面圍城，唯清水塘爲要處，我當率兵前去，元帥只在大江調度，合力攻打，不怕不破。」

次早，維驩分兵自進塘口。僉都率兵登岸，架起大炮攻城，遙見城頭也架起大炮來，張鵬進言曰：「我們的炮打他城子，尙恐不能破，他的炮打我的船隻，怎當得起？」僉都沈吟一會，令且打幾炮。端的震天場地；那邊却不放炮。僉都令將士向前去看，原來是炮倒放着的，僉都笑道：「越發是虛幌子！他要猝然移轉時，我却先有備了。」遂親督將卒，盡力攻打。雖然打壞兩處城堵，奈他強弓硬弩，擡木炮石，如雨點一般下來，軍兵不得上城。他那料物總已備着，頃刻修好，又以鐵汁溶灌，倒比原舊更加堅牢。九日不能拔。

至十一日，西北風大作，天氣驟冷，維驩密啓僉都，請於二更發兵，攻打大龍山後，即抄過山頂，并搗前山營寨，然後架大炮於山頂，打入城內，可以立潰。僉都即命馬維駒，統壯士一千當先，馬維駒領壯士八百爲後應，於二更時分，啣枚潛進。（不知道衍早經預備。）時正二月上弦，月光已墮，滿山都是雲氣，昏黑之中，不辨徑路，忽聞震炮一聲，林中都是火把弩矢砲石，從上飛下，背後又有伏兵截住，喊殺連天。維駒大

呼道：『中了賊智，進退皆死，好漢子跟我殺去！』舞動雙鞭，大踏步迎上，打死數人。爭奈燕軍自山頂壓下，衆人立脚不住，大半望後而倒。維駒身中數箭，又被一塊巨石，打傷右腳，遂自投崖而死。維駒聽見廝殺，亟催兵來救時，正被劉江自山前抄到，截住混戰，薛祿又下山來攻擊。維駒大敗虧輸，奪路而走，逃得性命。共一千八百壯士，祇剩得七八十人回來。僉都這一驚不小。軍士忽報：上流頭有些戰船，順流而下。僉都亟升舵樓看時，皆是大沙唬船，扯着滿帆，乘着順風，波浪洶湧，其來如飛；却不見有旌旂，亦不聞有金鼓。僉都失聲道：『此火攻策也！』欲取大炮打時，因兩日攻城，都抬在岸上，布置不及。馬維驥着急，亟令雙槍鐵棍手向前迎敵，尙未整頓，無數戰船，早已衝到面前，但見火弓火弩火瓶火毬火鎗火筒火炮火銃，爭先并發，無從遮攔，艦聲又忒大了，手忙脚亂，不能即便移動，燒了一兩個，皆可蔓延，何況倒有大半着火！霎時烈焰冲天，逼江上下通紅，又滿耳的炮聲大震。——却原來是城上倒排的炮位，備待鄱陽湖戰船，截住了港口，然後移將轉來，只打清水塘楊槎洲兩處攻城的船隻。

景兪都所坐的船，前半早經燒著，卽拔劍自刎，左右疾忙抱住，聽得有人大叫：『元帥快下小船！』兪都看時，乃是張鵬從上流下來，已到大船旁邊，兪都隨一躍而下。時馬維騏亦在一個沙唬船上，指揮小船搭救兵士，幸楊棧洲口敵船未到，無戒和尙領着數十船隻，冒烟突出，合作一處。遙見火光中牛騂在灑犂船尾上，大叫救人，無戒掉船去時，尙距丈餘，牛騂向江一縱，但聽得撲通一聲，早已下水。就這一聲響處，忽有黃旂一面，向空招展；上流刮的是東南風，把敵舟禁住；下流刮的是西北風，把兪都等百來個船，一直吹到無爲州地方纔止，——黃旂亦不見了。兪都令挽住了船，問維騏道：『令弟太守公不知在那裏？』維騏道：『這是他殉國時候了！』却見有百來個小船，陸續逃回，報說清水塘中船隻，一個也出不來，馬公太守的船，被火炮打壞，不知下落。隨點小船時，五停去其三，灑犂大船，不見半個回來，將卒死者十之八九。兪都道：『不才有何面目見人耶？』維騏勸慰一番，收舟入港。到了濡涇塢，牛騂在岸上大叫道：『元帥無恙？』兪都道：『奇哉！』亟令下船同時，說：『小將落水，便有人在浪中

提出，將黃旗一面，裹在我身，送到這裏，大聲說：「元帥將次到了。」小將睜眼一看，乃是雷一震將軍。忽而無影無蹤了。」僉都歎道：「前此在瓜洲顯靈，今又在皖江顯靈，真忠臣！真義士也！我等若非將軍，何能生還到廬州？」僉都卽命用太牢致祭雷將軍，又用少牢致祭馬維驤，馬維駒，及鐵箱子，殺狼手，于氏兄弟二人；又設一壇，普祭道義等陣亡將士。撫膺大慟，左右莫不揮淚。隨自草表請革職待罪。愀然不樂。

一日，無戒禪師密語僉都道：「我拚我軀，前去如此行事，方可爲元帥解憂，爲馬家哥兒報仇。」僉都道：「果能着手，實快予心。」無戒毅然挈個衣包，提根禪杖，辭卻僉都渡江而去。

## 第八十七回

少師謀國訪麈宿

孀姊知君斥逆弟

（大凡爲三軍之司命，不獨才且知也，其要在靜與忍：忍者，養氣之道；靜者，治

心之法。能靜者，必能忍；能忍者，亦必能靜；——事雖殊而理則一。如項羽欲烹太公，漢王笑曰：『幸分我一杯羹。』司馬懿堅守不戰，武侯遺以巾幗，恬然而受之；——所謂忍也。據泰山易，據岳家軍難，所謂靜也。景奩都爲海內英才，馬太守亦淮南傑士，當兵下皖江之日，其逆料軍機，適遇道衍，針鋒相對，勝負正未可定；乃厲志被殺，僕固義受辱而返，誤爲道衍所激忿而攻之，墮其術中。夫靜與動爲對待，忍與躁爲相反；躁則氣不守，利害當前而不知；動則心不一，吉凶在左右而恆不能察。兵法云：兵忿者敗，此理之所必然也。雖然，亦有數焉。所謂數者，天也，非人也。呂軍師在荊州，伐楚山之木以治戰艦，原爲下江南之計，不慮漢中之繩其後，倒慮漢口之抱其前，與鄱陽湖之師出其肘腋；要待期會一至，則約奩都揚兵於江上，以餌守皖之兵，與鄱陽湖之師，然後從上流而下，則彼漢口勢孤，不能抵當，全局搖動，乃萬全之策，必勝之道也。今奩都兵敗，安慶固於金湯，而漢口鄱陽兩重門戶，莫如秦岱，呂軍師懸軍荊州，勢不能飛越南下，反落在道衍布局之內，非天之所以助燕也哉？

且說姚少師大勝之後，賞勞了將士，遣發戰船仍回鄱陽操演，自己卽返南都。燕世子出都相迎，一面具表告捷，一面於正殿大開筵宴，會集百官與少師把盞。道衍誇說用奇制勝，意氣傲睨，旁無一人，百官皆踧踖稱贊不迭。道衍又乘興啓上世子道：「有一新羅國異僧，其道術神通達聖，名曰金禪剛，是活羅漢臨凡，爲臣八拜之師。向曾與臣會於天台石梁之上，祇因國家多故，未及踐約。今者江北諸賊，不敢正眼窺覷，乘此餘暇，臣嘗前去請來擒取妖婦，削平濟南，以報我皇上並殿下知遇之恩。」世子舉手稱謝。盡罷之後，又具表章預爲奏聞。道衍乃擇日辭朝。世子延入內殿，緩言致囑道：「國師請得聖僧徑詣北闕，請旨平寇，國師宜仍返南都，秉持軍事，毋辜本宮懸望。」道衍隨應：「這個自然。」世子卽令內臣攜出黃金一千，白金五千，綵幣百端，藍玉十笏，七佛紫金盧帽一頂，——上嵌珍寶七顆，——千佛鵝黃袈裟一件，——上綴明珠二十四粒。又敕御林軍三百沿途護送；并陸路鑾輿一乘，水路御舟一隻，爲國師應用。道衍啓辭道：「臣係方外，臣師允係方外，這些金銀玉帛，總用不着的。至羽林軍鑾輿，乃上



用之物，尤非僧家所宜。唯毘盧袈裟，承殿下爲臣製造，并水路御舟，臣謹受拜。」向世子稽首。世子雖席答禮，隨道：「國師從不虛言，孤不敢強，但途中供給護送，是少不得的。」隨命內監取鵝黃松綾四幅，各寫四個大字：

一，「庫給金錢」

一，「倉支米粟」

一，「官舟供役」

一，「驛營巡護」

寫畢，令裝裱在四面赤龍赤金牌上，大排鸞駕，親送出城。至皇華亭，手奉三玉爵於道。道衍曰：「願國師速回，本宮全賴維持也。」道衍曰：「不須殿下再囑。」飲畢，也獻三爵於世子，然後拜別。百官設祖帳者，連延三十餘里。至晚歇於公館。

明日，登程，一路風光，不消說得。到了丹陽，御舟及從船，早已備着，少師就登舟升炮開行；地方官員，都在河干跪送。其威勢尊嚴，比着天子出巡，也差方不多。將次吳門，右布政司遠迎請安，道衍因是方伯，准其一見。有頃，送上程儀五千金，道衍除日費之外，概行辭絕，唯有這項全收，——這却不是貪財。他原是蘇州籍貫，有個親

姊姊家貧孀居，道衍自幼喪了雙親，在姊姊身邊撫養長大，鞠育之恩，與親母一般，自從富貴之後，並未通問，到此忽然念及漂母一飯，淮陰尚報千金，何況我姊，意欲將此五千報答他。還算他良心不昧處。到了姑蘇城下，遂吩咐登岸。那伺候的，是八兩大轎，旌旄斧鉞等項執事，光輝閃爍，盛不可言。道衍先把文武官員遣發去了，然後乘輿而行。其姊住在相城里陋巷之內，先有吳縣典史去報知了，姊姊大怒，閉門不納。從人再三通意，亦並無人答應。道衍沈吟一會：『我姊姊貧戶，未常見此威嚴，反驚恐他了。』即令回轎，擬於次日易下敝衣舊笠，微行而來。

却說他姊姊的兒子不解其中之意，婉言問道：『若舅舅再來，母親許他見否？』其母應道：『不及黃泉，決不相見。』其子問是爲何？其母道：『孩兒有所不知：他從燕王謀反，罪惡滔天，我雖小家，也知忠義，怎肯認他爲弟？』其子道：『原來如此！據孩兒的愚見，莫若明目張胆，當面責以大義，使閭里共見共聞，却不更好？』其母道：『我昨日惱極，想不到此。我料逆獸還不知竅，決然再來，這隣里有幾位讀書的老人

家，汝先去說知就裏，約他們不期而集，當了正人的面唾罵他一場。」其子忻然自去。俄聽得有人敲門，其母令婢問時，說是個和尚，帶着個小沙彌來認親。其子也正回來，在門外迎着，隨入小堂施禮坐定，尙未開言，只見有三四個白鬚老者，推門進來。道衍問：「是何人？」其子應道：「總是老親，舅父不妨同坐。」道衍方欲問姓名時，其姊已在屏門後步出。道衍一見姊姊鐵面霜風，向前下拜，外甥在旁答禮；四位老翁，亦皆向上四揖，請母上坐，然後分賓主坐下。其子各手奉粗茶一杯。其母問道衍：「汝大貴人，還來見我怎麼？」道衍欠身答道：「弟弟雖位列三公，隨身止有一鉢，今得藩司送白金五千，特爲姊姊稱壽，聊表孝心。向因國事煩冗，疎失音問，求姊姊原諒。」其姊勃然而言道：「這都是江南百姓的脂膏，剋剝來的，怎拿來送我？」道衍亟接口道：「不是他的私獻，原奉太子令旨，在庫中取的。朝廷尙有養老之禮，何況做兄弟的送與姊姊？」其姊又厲聲道：「你說的那個朝廷？我只知道建文皇帝，却又不知有個怎麼永樂。伯夷叔齊，恥食周粟，我雖不敢自比古之賢人，也怎肯受此污穢之金錢？列位諸親

長聽者！道衍那廝，老身從六歲上撫養他起來，送與先生讀書的束修，還是我針黹上來  
的，——夜間點盞孤燈，老身坐着辟纘，課他誦讀時，就與我吵鬧。到得長大，好學的  
賭博，輸得情極了，憤氣走在江湖上，跟隨個遊方僧落了髮，流蕩到京中。正值太祖皇  
帝選取僧人，爲諸王子替身師，不知他怎樣鑽謀，得了燕府，就該在本分上做修行出世  
的事，乃敢結連個相士，哄着燕王就是真命天子，乘着建文皇帝年少登基，他就教唆燕  
王與兵造反，圍逼京城。聖主不知去向，六宮化爲灰燼，皇子皇弟，盡遭屠戮，而又族  
滅忠臣數十家，夫人小姐，囚辱教坊，守節自盡者，不知多少。古人有云：忠義爲天地  
之正氣，朝廷以之立國；殘壞高皇帝之命脈者，……」說到這句，把手中杖指着道衍道  
：「是此賊也！我知道閻羅天子，排下刀鋸鼎鑊，待汝這個逆賊。我乃清白老寡婦，安  
肯認逆賊爲兄弟麼？」言訖，徑自進去。道衍十分羞恚，面色如灰，其外甥起謝道：「  
家母年邁性拗，幸舅舅勿怪。」道衍不答，即立起身來要走，四位老者皆扶杖迎住，一  
老舉手道：「古來誌公禪師叫做緇衣宰相，是個虛銜；今少師實做緇衣相公，豈不強似

他？」又一老者道：「鳩摩羅什與佛圖澄，皆爲國師，行的是國法；今少師行的是兵法，所以爲奇。」又一叟道：「燕王是真命天子，方有真命的軍師；若說是篡逆，難道王莽朱溫，不算他皇帝不成？」第四個老翁道：「如今天子寬仁大度，我等老朽，不妨做他百姓；若是燕王，我等亦決不做他百姓，要到首陽山去走一遭的。」道衍聽了這些冷言諷諷，方悟他設此一局，倒徐步下階，冷笑道：「這些愚夫愚婦，那知道宰相肚內好撐船也！」出了大門，手也不恭，頭也不回，如飛走到舟中，沉思一會，又冷笑道：「倒是我沒見識！」覺道十分掃興，再見不得人，即連夜開船，傳諭前途文武官員，概不辭迎送供給，落得有此五千金盤費。一路無話。

直到紹興府之新昌縣，備了四頂竹轎，止帶三個從者，隨身行李，兩日就到天台去尋石梁。此山高有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其石梁在山之西頂，勢若虹影之跨於天半，道衍如何可度？徘徊了半日。道衍向那橋邊盼望，隱隱有玉闕瓊樓，並不見有一人來往，巖然而返。又誠恐其師在別個勝處，遂欲遍遊桐柏九峯，及梁定光師一十八刹。道

幾數日，在赤城東畔見一樵子，在一株大松樹頂斫伐枯幹，時道衍舍輿徒步，聽得伐木之聲，舉頭一看，那株松樹高有五丈，大可合抱，因嘆曰：『可惜棟梁之材，不爲廟堂所用！』樵子在松頂應聲曰：『可惜我這利斧，不會斬得一佞臣頭。』道衍遽問：『佞臣爲誰？汝可說與我。』樵子道：『汝不過遊方和尚，說與你無用，盤問他則甚？』從者喝道：『兀！那樵子休得胡說！這是國師姚少師爺爺。』樵子大喝道：『你就是姚廣孝麼？我正要砍你的禿頭。』遂把斧子向着頂門上擲下來。道衍亟躲，剛剛差得些須，吃了這一驚，如飛的走回。從者道：『耐耐樵子那廝，這等可惡！須送到天台縣去處死他。』道衍笑道：『汝等有所不知：這是建文的逃臣東湖樵夫之類，不怕死的；又不知他的名姓，問他則甚？即使拿住了送官，豈不顯揚了他的忠義的名目？何苦！何苦！』道衍尋不着師父，倒遇了要傷殺他的樵夫，卽於次日要起身了。又想着有個隱身巖峯巒奇蹟，是寥山拾得二師坐禪之地，因問丘太守去訪他二師，隱身入於巖中，至今崖壁上宛然留下聖像，爲天台第一景致，不可不去遊玩，難道又憑着個樵子不成？仍舊帶了兩

三從者，坐頂坐轎，迤邐而行。到一個巖坡平坦之處，道衍下與小解，緩行數步，轉過山麓，有草屋數間，在巖坳之內，松竹蕭疎，風景幽邃，可愛人也！有詩爲證：

面面峯巒合，偏容野客巢。

短橋臨澗曲，小屋落山坳。

鶴與梅妻伴，松和石丈交。

人間有此境，我亦欲誅茆。

道衍信步之際，見個松顏鶴骨的人，在石澗旁邊將鋤來壅闢沙土，曲曲折折，引澗水通流，灌入菜畦。道衍自言道：「抱甕而灌者，甚拙；桔槔而引者，太巧；此可謂得其自然之利。」那人便停了手，支着鋤而問道：「師父！你通文達理的話，山村蠢夫，全不省得。」道衍笑道：「豈是你省得的？」那人道：「求師父講解講解，方不虛了話中妙意。」道衍笑道：「講來你也不省；然我既贊你，安可不使爾知道？」就把：「漢陰丈人抱個大甕，取水來灌菜圃，子貢見了，說：『老父何不用桔槔爲便？』丈人答道：『

人有機心，乃有機事，我深惡桔槔之用機也。」那桔槔是屙水的車兒，全用着機關運水的。你今墾沙爲溝以引水，在乎巧拙之間，我所以說這兩句。」那人愕然道：「這樣的學問，除非當朝的姚少師，方才省得哩。」從者就賣弄道：「豈不是呢？」那人忽舉鐵鋤道：「我猜你是姚廣孝，原來不錯！我正要鋤你這個逆禿。」一邊說，一邊當腦蓋鋤下來。道衍着急，掣身飛奔，那人從後追趕。一從者抽出與杆來迎，恰好接住，刮喇一聲，早被鐵鋤打折；那竹子雖比不得木梢，一折兩段，還是連的，然已用不得力，打不得人了，也就蹙身而走，與夫向前勸住，抬乘公轎而同。道衍這番又出自意外，隱身巖也遊不成了。還只恐深山之內，有人來算計，遂連夜起程而去。

## 第八十八回

二十皮鞭了夙緣

一枝禪杖還惡報

這兩個樵父園翁，當日都不知其名姓，道衍在途中躊躇猜說：「是建文的遺臣，怎



麼剛剛湊巧撞着？若說不是，爲甚的這樣怨恨着我？深山窮谷之中，尙且如此，若至城市還了得麼？」以心問心，他就定個主意，令從者先去前途僱下小船，要離着御船十里之遙，只說天台國清寺的僧人，要往杭州去的。然後回到御船，密囑衆人道：『我要微服私行，察訪官員賢否，汝等原照着我在船中行事，不可洩漏機關。』到了夜靜時候，帶着兩個沙彌，隨身包裹，徑下小船，改名道行僧，與沙彌認做師弟，一路尋山問水，到處盤桓。說也古怪，那浙江的人，都知道姚少師南遊，三三兩兩，沒有個不唾罵幾句，說教導燕王謀反，又攬撥殺了無數的忠臣義士，真正萬惡無道，少不得有日天雷擊死的。道行聽了這般話，又驚又笑，說：『就是上天，也沒奈我何。』一日，行次紹興府，順便到山陰之蘭亭，王右軍曲水流觴之處，遊覽而同，中途見一家門首，貼着八個字云：

但齋道士，

不齋和尚。

道衍暗自詫異，叫個沙彌去問那家姓名，其中是甚緣故。沙彌再三問了回復道：「也爲着師父。」道衍亟搖手道：「你把問的話說來。」沙彌道：「那家姓姚，叫做姚長者，發願要齋一藏僧的。只爲姚廣孝做了燕王的軍師，奪了建文皇帝的天下，長者就發怒道：『怎道強盜竟與我同姓？』所以恨到極處，誓不齋僧了。我又問：『向來可是僧道齋的？』他說：『那長者從不喜道教，只因聞得建文皇帝是神樂觀道士救去的，他說：『再想不到道士這樣好似和尚！』就發願齋起來。你們沒來由問他則甚？若到他家門首問時，好落得一頓痛打哩。』」道衍又愁：「我佐當今而取天下，是順天之命，何故倒犯了衆怒？不要說別個，我的親姊姊，也是這樣心腸！總是愚人不知天道。當時王安石不過行的新法，一朝罷相，竟被販夫豎子，村姑野婦，當面罵唾，幾至無地可容；我已成騎虎之勢，除非死後纔下得來，不可以一日無權的了。」當時回到舟中，解纜而行。不兩日，已到杭州地界。天色將晚，要登岸大解，見有好些官員，前去迎接御船，直等到過完了方纔上岸。有個極小的官員，騎着匹馬，並無傘扇，馬前只有一對竹片。道衍

橫走過去，剛剛與馬頭撞個正着，那馬喫了一驚，倒跳兩步，幾乎把這官兒掀將下來。那官兒大怒，喝令拿下，拖翻就打。正是大便緊急，穀道內臭糞直噴出來，被竹片帶起，徑灑到官兒臉上，越發怒極，喝令加力痛打，把大腸內要解的糞，盡數打出；屁股上又被竹片的稜兒刮碎，一時鮮血淋漓，又沾染了些污泥，那白的是肉，紫的是傷，黃的是糞，紅的是血，黑的是泥，竟在少師臀上，開了個五色的染坊。打至二十餘下，竹片裂開，方纔饒了。道衍此時頭腦昏暈，疼痛難忍，兩個沙彌都跑向御船上去報信了，無人來扶，——倒像袁安臥雪，僵仆在地。船家躲在後艙，直等官員去得遠了，慢斷條兒走來攙起道：「你這個師父不達時務，只知道官急不如尿急，打得好麼！」剛扶得下船，只見後面有幾個公差打扮的，飛馬來問道：「姚少師爺爺小船在那裏？」道衍明明聽得，便向船家道：「你問他爲甚的？」船家道：「師父，你纔打得不痛，還要管閒事？」公差回頭望時，各官府都來了，便嚷道：「王巡檢這個狗官把姚少師打了。」各位老爺都着急道：「你看這班殺才的船戶，怎沒一個答應！」就跳下馬屈着身子，向各船內

望時，船家笑道：「這裏有個受打的和尚，不是個少師，倒是位老師。」公差道：「好了，好了！尋着了！」早有御船上的從者也來了，徑到船中看道衍時，慘痛呻吟，狼狽之極。岸上的官員，文官司道府縣各廳，武官副參遊守各弁，都來齊齊跪下，已將王巡檢洗剝細綁，兩個劊子手押着，肅請少師令下，即行斬首。但聞一片鼓樂之聲，御船已到，沙彌人等，伏侍道衍過了御船，三司便來船頭跪下請罪，靜候發落。道衍想：「這一個麼麼小吏，便斬了他，不足以償我之辱，不如學個裴晉公韓魏公的大度罷。」乃取幅箋紙，信筆寫下四句云：

敕旨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

無端遇着王巡檢，二十皮鞭了夙緣。

道衍遞與從者發出，傳令各官自回，王巡檢免罪。三司看了大駭，傳示百官，莫不嘆服。三司登岸，巡檢向着御船磕了八個響頭，無異對闕謝恩，方纔各散。次日，司道府又到，親送醫生看視，並人參藥物酒饌珍味，不計其數。隨着御船過江，泊在西湖松毛場。

下都隨着調理全愈，然後請遊三竺六橋之勝。怎見得景致的好？有西湖賦一篇爲證：

東南勝地，於越靈區，爰有西湖，風光最殊；列樹爲障，環山作隅。映蒼翠以漾碧，湛空明而涵虛。自越王而表著，暨宋帝以嬉娛。魚躍神僧之井，人遊刺史之隄。其東則臨安故鄉，佳氣盤放；金城齒齒，百雉連縣。其北則石飢深幽，秦皇臙舟；孤塔高聳，俯湧長流。南則虎林崔巍，一峯飛來；亭臺縹緲，積翠中開；九里松風，天籟悠哉！西則南屏石室，風篁森鬱；葛仙遺踪，烟峯如沐。若夫山色空濛，水光瀲灩，朝夕景殊，陰晴色變。六橋天矯以虹飛，孤山岞嶸而鬢翼。林亭皓鶴兮雲窳，岳墓蒼柏兮風戰。朝暎初霽兮鬱烟紫，夕陽將歛兮峯靄綯。湛湛兮光凝，若皎鏡之乍洗；融融兮影動，如紫金之在鍊。濃抹兮黛色千里，澹粧兮晴光一片。爾乃莎軟沙柔，朱爲鞞兮綠瓊鞞；蘋鮮荇滑，桂爲楫兮彩鷁浮。王孫雜遝，公子嬉遊，燕燕拂吳娃

之屬，魚魚聽越女之謳。草卉猗靡裙帶綠，香浮旖旎縠紋流。至若風流太守，妙技高賢；林逋蘇小，東坡樂天。或步襪以凌波，或飛蓋而凌烟。或幅巾瀟灑，羽屐踟躕。酒酌湖中之月，臥醉水底之天。嗟人物其異時，或古今有同然？更有將軍挾彈，武士鳴鞭。芳塵撲馬，香氣薰鷄；玉笋斟酥，銀刀割鮮。伊涼一曲風蕭蕭，落日更撥琵琶絃。桃柳春兮姿娟娟，松竹秋兮聽瑟瑟。荷映日兮漣拖錦，梅橫雪兮漪凝碧。絲管樓臺雲澹澹，鼓鐘梵宇月溶溶。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與之無窮。斯勳夫金海，陵之侈心，整旌旂以指東，長對翠屏十二扇，遙憶吳山第一峯。竟不得涉江而采芙蓉！吁嗟乎！西湖歌吹何時歇？南朝陵樹夜來風。

道衍盤桓了數日，乃返棹而行。到嘉興府崇德縣界上，有個女兒亭，相傳是西子嫁與，留宿於此，發好事者增造了迴廊曲榭，添種了碧柳天桃，遂爲往來遊觀之地。其中

多有題詠，皆稱贊西施爲越滅吳。只有兩首絕句，却是責備西施的，今錄於此，詩云：

女兒自嫁勾吳去，寵冠三千粉黛稀。

何事君王亡國後，瑯環却向五湖歸？

好是紅顏作餌釣，越與吳敗紀春秋，

館娃響屣今猶在，不殉夫差千古羞！

却不知這個女兒亭，並不是西子出處，當日勾踐入吳時，其夫人產女於此亭，因名曰女兒亭，後人誤認以女兒爲西子，流連下來了。道衍博文強記，頗知其事，要去看看這些詩人的題詠，有個知道的否，遂令泊船。其時護送的，有典史與把總，并二三十個兵丁衙役，先到女兒亭趕逐閒人，見有一個和尚在亭之東畔，身纏着條蒲席，頭枕着個包裹，擡了兩腿鬍鬚的睡着。兵士等喝道：『快走！快走！遲就打了。』竟不答應。有一兵丁在他腿上儘力一脚，道：『少師爺爺來了，還不快走！』衙役又是一腳。和尚睜開眼睛道：『阿彌陀佛！我是天台山廣聖寺活佛處來的，路上得了病，走不動，在此睡睡；

這是公所，阿彌陀佛！行個方便罷。」那些如狼如虎的，誰個睬他，就來拖腳的拖腳，揪腦的揪腦，要把他扛將出來。和尚恐露出本相，便嚷道：「待我自走！」立起身，提了包裹，卷起蒲席，——有一條藤纏的禪杖，杖頭上有一個小月牙兒，把總喝問：「是什麼軍器？」和尚道：「老爺呀！是僧人挑行李的木棍。」說罷，曲着腰兒，哼哼向外走去，兵丁等在後趕着。出得門時，早見道衍蓋着頂黃羅大傘，慢慢的步來，已離不上三丈來遠，那和尚便從側邊迎去。典史在後拉着他衣領道：「快向後走！」和尚應聲道：「是。」掉轉身來，典史放了手，陡然又轉身，剛與道衍只離五尺，將手擎的包裹劈面攆去，踏進一步身子，和禪杖就地滾進，如風掣一般，橫掃過去。——便是金剛腳骨，也禁不起藤裹熟銅的禪杖。道衍登時仆地，和尚列過右腳，照着道衍的腰脅使個反踢之勢，轆轤滾下河涯，撲通墮入水內。聽得背後脚步響，忙掣轉身，見那把總正要舉刀砍，和尚掀起禪杖向上一隔，飛起右腳，恰中心窩，向後便倒；隨將禪杖着地一掃，也下河去了。再翻身打那些從人時，早已躲得沒影兒。倒有十多個兵丁，在那邊放箭射



來，不防中在左脅，和尚咬牙大怒，一手拔去箭桿，舞動禪杖，渾身上下左右，若蛟龍旋繞，箭不能入，紛紛打落。各兵又掣矢時，和尚已到面前，打翻幾個；其餘發聲喊走了。正值城守營的守備，帶了十來個騎兵前來迎接，聞此大變，就指揮各兵飛馳向前。和尚見這一班也有拿標鎗的，也有拿腰刀的，馬跑來了，河岸不甚寬闊，恐被他逼下河去，就飛步在橋堍上面。馬纔到時，大喝一聲，飛躍而下，馬皆驚跳，又被他禪杖着地橫掃馬的四足；守備老官跌翻在地，隨復一杖，了當性命。衆兵士就前後截定，和尚指東擊西，橫衝直撞，無人敢當，只落得打死的打死，逃命的逃命。又見一騎馬的官員，前導有些執事，是崇德縣知縣，和尚道：『且一發完局了他。』那縣令近前，即下馬問道：『殺了姚少師，我們地方官總是沒命的。』和尚一想，虎不吃伏肉，就大聲應道：『咱家少陵無戒和尚的便是，奉濟南帝師駕下景開府，前來取姚道衍逆賊首級，今已伏誅。餘者原可不問，奈他自來送死。爾今手無寸鐵，殺汝不爲好漢。』知縣隨即跪下。無戒白村箭鏃未去，前路不能走脫，豈可辱於賊手，乃翻身一躍入水而死。知縣即令人

撈起姚少師尸首，仍安置在御船內，一面飛報各上司轉奏，一面整備杉木棺槨，暫爲殮殮，沿途官員護喪前行。

到了丹陽，南都闕下，已經知道，燕世子命羽林將軍前來迎喪，於是舍舟登陸，——雖然一具靈輿，旌旆金鼓之盛，震天動地。——回向金陵。世子率令百官素服出郭，仍在前日餞別處所接着，先設筵道祭，進了聚寶門，歸至少師府，世子又親臨哭奠。時方用兵之際，少了軍師，羣臣莫不惶慄。有世子之子，卽宣宗皇帝，進言道：『宜速奏父皇，另擇一大臣委以軍政。』世子卽命禮部尙書立繕疏章。拜發之後，忽報北闕有天使到來。

## 第八十九回

白鶴羽士啣金棟凌霄

金箔仙人呼紅雲助駕

燕朝自請龍虎山張真人，在南都斬了猴精，世子具密表奏聞以後，只道妖寇自有殄滅

之日，不道數年間，連失了淮南江北河南西楚各處地方，橫截了中原，弄得子南父北，只從海道商使，國勢甚是窮蹙。又加塞外俺答，乘中國有釁，歲歲請示索貢，誅求無厭。譬諸患病之人，心胸先有膈痞，腰背又生出癰疽，醫治得那一邊好？既而得了姚少師安慶大捷奏疏，燕王私喜道：『江南高枕無憂。我今出兵先伐俺答。』正集羣臣商議，忽天上降下兩隻白鶴，整整的立在金殿之前，延頸舒翼，長嘯一聲，竟變作兩個道士，羣臣莫不驚詫。燕王疑是濟南妖人，喝令衛士快殺此妖物，道士搖手道：『陛下息怒，臣等爲平寇而來，莫認錯了！』燕王半疑半信，掣取佩劍在手，指着兩個道人說：『汝且奏來，倘有半字虛僞，怎瞞得朕？立刻斬爲兩段。』道人方纔稽首昂然而言道：『終南山有位太李夫人，具蓋天蓋地的神通，無量無方的變化，與那山東姓唐的，是生生世世爲仇敵，特地奏請上帝來降伏他：一則洩自己之夙憤，二者爲陛下平定江山。只因陛下原是眞命帝主，福分甚大，所以降此神聖。臣等是他弟子，先來報知，看陛下有至誠心沒有。這位太索夫人，却不是輕易來的！』燕王看這道士嚴聲厲色，侃侃鏗鏘，

不像個奸細，便道：「他既知朕是真命，願來扶助，功成之日，自然大加勅封，使天下的人，都奉崇他，豈不榮顯？你兩個可去請來。」道士微微笑道：「古來帝王之求賢者，如商湯有莘之聘，高宗版築之求，文王後車之載，先主草廬之顧，彼不過塵世的賢人君子，尚且如此尊重，何況超出三界之神聖，怎麼說着臣去請呢？」燕王道：「這話說得近理。朕將玄纁玉帛，差個天使，同你前去便了。」道人說：「若是這樣輕裝，是決不來的。庶民之家，信了佛法道教，尚然大施金錢，何況貴爲天子，只用些帑帛，又着個官兒們去？足見陛下不誠心的了。」燕王叱道：「難道不是差人，朕到自去請他不成？他不來，朕自有法平此妖寇，毋得妄言取罪！」道士相顧笑道：「未必，未必。我師原說，直待太子登基，然後顯神通爲他平妖滅寇，如今這皇帝心驕氣傲，不屑去出力的，由他直殺到京中，干我們甚事？」燕王的話，原是色厲內荏，不肯下氣與這個道士，如今被他說得又痒又疼，一時轉不過話來。正在難處之際，隨有善於逢迎的大臣一員，俯伏奏道：「敝師口出大言，或者真有大用，果能平寇，不妨厚禮去請；如有欺誑，自

當從重治罪。今日問他須得怎樣便來？」燕王道：「那廝出言無狀，甚爲可惡，想着太子登基，豈不是咒詛朕身？」道士即抗言道：「陛下差矣！太子登基語，不但陛下是真命的，足見太子也是真命，萬子萬孫，長有天下，怎麼認着咒詛？」燕王方回噴作喜道：「這話纔是。朕當親遣親王一員，用黃金千斤，明珠十斛去召他如何？」道士見說得入港，便道：「如今太宰夫人，正在構造玉皇寶閣，尙少金棟一根，陛下若果心誠，這個就是磬儀，然後去請，再無不來之理。」燕王見說道布施，料是幻術，借此化緣來哄金銀的，我給他個善治之法，遂諭道：「金棟何難？你到數日之後來取便了。」道士稽首稱謝，仍化作白鶴凌空而去。那員大臣，是兵部尙書劉儁，又奏道：「金棟必需數萬萬金，陛下怎就許他？倘若是弄些妖法來化緣的，豈不爲他所誤？」燕王笑道：「卿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朕造成一根梁棟，放在金殿之下，他如何可以取得？必須車輛裝載，馬牛扯拽，那時朕着羽林軍壯士護送而行，看他落在何處，一面行知地方官員，若是妖人，就便擒他了。」劉儁隨奏：「聖鑒如神，非臣所能測。」於是兩班文武官員，都

俯伏在地，隨着劉備著實和讚了幾句，方退朝而散。

數日之間，上方匠製造金棟甫完，擡向殿前，燕王大會羣臣，早見一雙白鶴飛下，并不如前變作道士，但向空長唳一聲，忽又飛下白鶴三對，竟將這條金棟，各啣在嘴，看他徐徐而行，出了殿檐，一陳風響，騰上空中。燕王卽忙下殿仰首看時，金棟已在雲霄之內，如七八隻鴻雁，共啣一簾，向西而去，已不見影兒了。燕王大吐怪事，仍回殿中，坐在御床，羣臣皆叩賀道：「陛下洪福齊天，真仙下降，妖寇指日可滅。」燕王躊躇一番，心中已有主意，隨諭諸大臣道：「道纔那羣鶴是西去的，正合着終南山道士的話。朕想太孫已長，又有姚少師在彼，可以留守南都，朕卽召太子回京，令其代朕巡狩陝西；便向終南山細訪。如果有什麼太李夫人，隨令其召來；若係妖人，卽在彼處起兵剿滅，省得又釀成山東之禍。」諸大臣又奏稱：「睿算如神，無微不中。」燕王大喜，因此上差官到南都的。

當下世子召使者入殿，呈上敕書，是燕王親筆，召令世子星赴北闕，定限在五日内

起身。世子猜摩不出，問來使亦茫然不知，因召集百官商議，咸謂少師初喪，恐敵人乘釁興兵，有意外疎虞；但父命唯而不諾，君命不俟駕而行，豈可稽遲？總是首鼠兩端的話，終日不決。世子回宮寢食不甯。逡巡至第五日，忽報又有敕使到來，連忙召入，呈上燕王手敕，是委令太孫留守南都，軍國重任，交與英國公張輔平江伯陳瑄二人贊理。

——要知道前敕尙未知姚少師已死，此敕是見了少師已死的奏疏發的。——世子心內方安。卽刻陞殿宣敕已畢，隨發令旨，於次日起行。一切水陸車馬，都是預備整齊的了。

世子止帶經筵講官黃淮芮善二人，並羽林軍將等，排駕出正南門。太孫與大小臣工遠送，不消說得。單表這位太子，就是仁宗皇帝，乃聖明之君，行動有百神呵護。從陸路到丹陽，下了龍舟，至江陰君山脚下，少不得要換大海鯨船。方在登岸昇輿，突見山頂奔下個人來，遍身金光燦爛，羽林軍張弓挾箭，齊齊吆喝，太子龍目一看，是個道士，身上穿的是金箔縵衣，鱗鱗片片，隨風飛動，顯出肌膚，正值寒天，自然是個異人了，亟令左右前去召請。那道人卽到太子面前打個稽首道：『方外金箔張，與殿下有緣，特來

助鷺。」太子大喜，即命後車與真人乘坐。金箔張道：「不消。」將身一縱，早已飛到海船帆檣竿上立着，衆皆大駭。芮善諫太子道：「此乃幻術，恐怕是濟南奸細。」太子道：「卿亦慮得是，但孤家要以誠心格他。卿不知鉏麂之刺趙盾乎？若有命在天，彼奚能爲害？倘或我生不祿，則萬里海濤之險，安保得平安無事？」說話之間，已到海舟。這人遽然墮下，大嚷道：「龍神在此送駕。一路大有風波，心不誠者，總法不得。」太子道：「請真人指出，孤家自當遵教。」金箔張指着芮善道：「這是猜我做奸細，第一個不可上船的。」其餘指出的，竟有十分之七八。太子欠身道：「孤家祇帶得兩員講官，若再去其一，恐父王見責。」就令芮善向真人謝過，方纔允了，餘者盡行發回。道人又向太子道：「就是船亦止用一隻，現有神將在空中扶助，龍君在水底護送，只爲着殿下；若是別個船隻，誰來睬他？」太子下令衆人都上御舟。隨請真人進艙，金箔張不應，又一縱在帆竿頂上。那時正是大逆風，道人却向南方呼口氣，化作一朵紅雲，端端正正，捧在桅檣上面，大喝一聲道：「火速行者！」只見其船如飛，搶着逆風衝波破浪而行。



如雷霆霹靂，響震山谷之中。道人方纔下來，盤膝坐在船頭。太子又令黃淮芮善固請又位，道人說：「亦們不知就裏，各從其便。」到夜間，太子秉燭而坐，與黃淮二人說：「逆風行舟，道家有此異法否？」黃淮道：「但聞有呼風之法，與迴風反火之術，今彼與逆風抗衡，實不能解。」道人在船頭上大聲說道：「大凡順天而行者，謂之正法，逆天者就是邪術。風爲天地之噫氣，豈可逆天而使之回轉耶？」太子聽了這話，合乎聖賢，心中大悅，又請道人進艙，又辭道：「諸神在此効力，貧道豈有偷安之理？」於是太子坐以待旦，飭令衆人總不許安寢。兩日夜已到天津，就起早入京。太子緩言請於道人，說：「真人所穿的金箔紙衣，恐父王見了，責備孤家不爲另製衣服。」道人呵呵笑道：「這一件衣，要活數萬人的性命，陛下那知道？我又不做你家臣子的，難道要換朝表朝冠麼？況且貧道不願進朝，不消慮得。」太子道：「孤豕固不能強，但在父王面前，豈有不行奏明之理？那時召請，竟沒有真人，孤家難逃欺誑之罪。」真人道：「如此，我暫爲陛下遲留半日。」於是太子諭令黃淮芮善伴着道人，從後緩來；自己與羽林軍

飛馳至京，入宮請安。燕王大驚道：「兒來何神速也！」太子把金箔道人助駕之事，細奏一番，燕王大喜道：「我父子總是真命天子。」就把白鶴道人啣棟之事，也與太子說了，「我的初意，原是召你回來，要代朕到西秦去訪着了太孛夫人，請他來降妖寇；今既有這個真人，也省此一走。」即命中使去迎請金箔道人。說未畢，這人已從空而下，太子即忙立起道：「這不是真人已在此？」燕王亦降榻相迎，慰勞了幾句，隨令取金龍交椅來請坐。燕王欣然而言曰：「東宮一路，甚藉道力，功莫大焉，朕當敕封真人爲國師，享受富貴。」金箔張大笑道：「我請問陛下與漢高祖孰勝？」燕王只得謙一句：「朕有所不及。」道人道：「商山四皓，不肯臣於漢高，而願侍太子，只爲惠帝是真心待人，高帝是假意籠絡人的。若貧道做了陛下的國師，就算不得是真人也！也是個假人了，如何使得？莫說！莫說！」燕王怫然，只得勉強笑說道：「漢高是誰？惠帝又是誰？東宮又是誰？那商山四皓，到底安的是漢室。今真人輔佐了東宮，也是爲朕的社稷，分不得父子。朕不是以富貴加汝，要煩真人討平山東妖寇，若不稱爲國師，豈足以服六軍之

恣？」金箔張道：「差了一差了！古者聖王與兵，必須名正言順，若名不正時，所謂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貧道雖係方外，凡有行動，也須折衷於聖人之言，那有叻汝行事之理？」燕王遂折辨道：「爾既知東宮爲真命，難道朕倒不是真命？山東妖寇反亂，王者之所必討，有何言名不正順？」道人就支斷道：「難道建文皇帝，也是個妖寇不成？」燕王道：「朕當日原法周公輔成王，他自出亡，與朕無涉。朕是高皇之子，子承父業，理所當然，沒有個遜位與他人的。如今妖寇，不過借他年號，煽惑人心，真人怎也認是真的？朕不能解。」金箔張道：「你說是名正，他也說是名正，少不得千載自有公論；貧道方外，犯不着與你們定案。」燕王見他說話挺撞，知道不肯助力，只因有護送太子之功，不好訶咤他，乃改口道：「朕以一戎衣而得天下，豈不能平此大醜？真人懶於事就罷了。」道人大笑道：「爾仗的是太孛夫人，怎說是自己能平他？這不是假語來哄人？足見貧道說太子是真，陛下是假，不錯了。」燕王語塞。金箔張隨向袖中取出一紙，遞於太子道：「留此爲後日之驗。」遂緩步而出，燕王令左右追請。先看紙

上字云：

太陰之精

太陰之貞

鬼母之劍

天狼之箭

太李之神

太李之噴

后土之土

水母之母

燕王看了，全然不解，遞與太子。只見宦官數人，擁進一個道士，說：「就是金箔道人變的。」燕王注目看去，雖然鶴髦星冠，却是塵顏俗骨，問宦官：「怎見得是金箔道人變的？」奏道：「奴婢輩盡力趕這穿金箔的，他只緩緩而行，再也趕不上。出東華時，他一手指道：『有個送濟南信的來了。』早不見金箔道人。豈不是他變的？那里又有別個道人，剛剛正在東華門呢？」燕王笑道：「你不肯爲朕討寇，也不強你，怎麼變了原形，來戲朕呢？」道人叩首道：「方外微臣，是來進畫的，纔走到東華門外，就被這些太監爺們擁住，說是金箔道人變了哩。微臣正要見萬歲爺進一幅仙畫，所以將機就機，不敢置辨，一徑隨了進宮，求萬歲爺赦臣擅入宮門之罪。」燕王大笑，說：「所進何畫？取上來看。」道人舒手在袖中探出，宦官接了呈上燕王。

## 第九十四回

丹青幻客獻仙容

金剛禪魔鬪法寶

燕王展畫一看，是個絕世佳人，凭闌玩月圖，翠髻雲冠，霓裳霞帔，半是道家裝束，雙眸瀟瀟，凝視月華，意中若有思慕。幅旁八個小篆字云：「濟南賽兒仙子真容。」真個人間絕無，天上希有，但不知可能當作真真，呼之欲出？燕王目眩心迷。定了定神，見太子側坐，遂捲在手中，諭衛士道：「他的畫用得，朕暇時還要召問，可好好安頓着他，不要放走了。」衛士率領道士自去。（這幅畫，是一部書的大關目，却在後面鮑姑口內說出，乃行文家倒捲之法。而今先敍出個來由。聽者！）

那道士也姓張，名志幻，又叫作幻客，向在泰山天齊宮內，平素善於寫照，自稱爲僧繇之後裔。唐月君遊泰山時，他瞥見了，驚心道：「就是蕊珠仙子，瑤臺素娥，那裏有恁樣的容貌！不可當面錯過。」在山上山下候着看了兩遍，回去圖出個影來，只好有

得小半風神。後來聞知月君幸河南地方，他又趕去，究竟是走馬看花，不能真切。遂住在濟南郡中，專候月君駕出，細看了幾次，竟摹得七八分的光影。頓生個妄態，要去獻與燕王，必然動心納作后妃，豈不既息了干戈，又得自己富貴？——算來是有福無禍，有榮無辱的。所以徑至北都，還沒有進呈的計策。先聞得有個什麼張道人進宮，他想五百年前一家，且有屬在同道，必然是有相商的，就來候在東華門外。不意太監們竟將他說是金箔道人的變相，恰像個真有巧機緣了。就上個密疏，說：「洪武三十年間，南都大疫，真人會翦金箔救人，不過寸許，煎湯服下，無不立愈，全活者十餘萬家。太祖會召見賜過齋的。」於是各衙門官員，都聯名表賀。燕王看了笑笑，也不說明，胸中自有個主意。卽諭太子道：「金箔張已去，還須去請太孛夫人，汝其代朕巡狩西睡，就便察訪官員賢否，咨詢民間利弊。」時徐妃有病，太子每日親嘗湯藥，燕王又說太子之孝，與庶民不同，全不在此省安視膳之間。卽於三日內，遣發太子就道。然後召張志幻在內殿，屏去左右，問：「這幅畫是誰的手筆？怎見得這個人呢？」志幻奏：「是臣的拙畫

○就將如何見過數次，細細奏上。燕王道：『只怕你是畫得太好了，未必像這人。』志幻奏：『若論他的容貌風神，臣筆只好寫得七分；其不可傳處，那裏畫得來呢？』燕王又問：『你將來獻與朕看，是何意思？』志幻又奏：『臣想他是個嬌居的，各處訪求建文必有原故。陛下若赦其已往，以禮驛之入宮，不消說是欣然樂就的，賺得他來，喜怒生殺，總在萬歲爺手裏了。』燕王心中私喜，故意冷冷的說道：『朕素不好色，但消此干戈，爲中原培養元氣，也是使得的。汝旣獻此策，就差你前去，自有厚賞。』志幻叩首道：『微臣係一無名的道士，豈能取信於人？必得遣員大官爲使。臣但有竭盡微力，供奔走之勞，不敢與聞大事。請皇上聖裁。』燕王因這個使者難得，方在沉吟，忽午門送進大名府巡方御史密本，折開一看，却又奇怪。本內言：有西番聖僧，是姚少師的師父，神通無量，一爲國家出力，二爲少師報仇，不須一卒一騎，孤身前往，生擒妖寇，以獻陛下等語。燕王看了，喜動眉宇，思量以禮求他，不若以法降他，到其間性命難保，怕不從我！遂諭志幻，『朕尙有政事，汝且出去靜候。』乃援筆批於疏尾云：

神僧爲國，蓋天意助朕，須生擒唐賽兒獻闕，親勸發落，慎勿擅行。

殺傷，有違朕命。功成之日，定加崇典褒封。毋忽！

發下垣中，轉送兵部不題。

却說這個番僧，就是道衍到天台去尋訪不着的，叫做火首毘耶那，是鳩摩羅什之弟子，後乃學習金剛禪，又流入於魔道，志願要做個中華開山掌教大國師，把一切僧道法門，滅個乾淨，獨留他這個禪魔一派，無奈緣會不偶，只在各處周流。當日遇着道衍，預知他有大貴之分，傳授些陰陽術數，布陣排兵之策，原約會在天台，要借其弟子之力，以爲出身之地，不料久等不來，遂航海而去。後又從海道入於山東，窺探濟南虛實，聞說道衍已死，一則忿恨，二則欣喜；他打算報徒弟之仇，就是報皇帝之仇，這位國師，是拿在手中的了。却正湊着大名府巡方御史，是拜在道衍門下的，一徑去投他了，所以即時上聞。那火首毘耶那便預製造下一座九品蓮臺，——在戰場用的，是他獨創的規式，——其法以合抱大水爲蓮花之莖，長三丈六尺有奇，上面蓮臺圓四丈九尺，下



有橫梁托住，安置臺上，臺之中有蓮花一朵，圍圓四尺九寸，是他的坐位，都用着五色錦綺，攢就萬片蓮花瓣，宛然是華山池內，現出十丈的千葉蓮花。只這個假造的蓮臺，便見得是邪教法門。尤可笑處，製出大言牌兩扇，各鑄烤棧大六個金字云。

活擒賽兒妖婦，

獻作燕帝宮奴。

部文行到之日，剛剛皆已備完，隨用車輛載至大名府直北，與東昌府館陶縣交界之處，將遠臺豎立端正；大言牌離臺一箭之遠，建起大木竿，牢釘在上。看昆耶那時，只錫杖一根，鉢盂一個，別無兵器，聳身直上蓮臺。隨有好些送來的官員，都向前禮拜。陡然間黑雲四起，驟雨傾盆，是個曠野所在，沒處藏躲，個個打得如落湯雞一般，唯蓮臺之一，絕無半點雨星；那頭陀端端坐在蓮花朵內，不消說是活佛了。

館陶縣令探知，如飛報府，太守如飛具奏，不敢隱諱，把大言牌直寫在奏章之內。

月君見之，微笑道：「他用激將法來了！」隨以示諸位仙師。曼尼道：「雖說激將，難道

置之不問？帝師不必親臨，只須青白炁丸兒代取首級來便是。」鮑師道：「他出此大言，自然也有異術，我與你須索要去走一遭。」月君道：「二師之言皆是。我以劍丸付與隱娘，大家去看其情形，如係邪僧即便誅之，倘或有些道行的，勿傷性命。」曼師笑道：「五賊之中，第一個仁字還去不掉哩。」於是三位仙師，飛身而去。早望見了蓮臺大言牌的景象，曼師不禁大怒，呼起烈風，排天盪地而來，要連根拔去他。不意頭陀手內，托出一個鉢盂，那惡風呼呼的都鑽入鉢內，勢如萬馬奔槽，衆流歸壑，頓然息滅。鮑師道：「如何這個鉢竟是風穴？」曼師顧隱娘道：「快放劍炁。」鮑師笑道：「你風吹不動，就想着動刀動劍！少不得我與他會面一番，詳察詳察他腳根，然後動手。」曼師道：「他這樣高高坐着，難道我們站在雲端與他賭鬪不成？」就立刻作起法來，將自己無門洞內一座七寶閣，從空移至。三仙師齊下閣中。隱娘指着大言牌道：「好生可惡，先砍掉這兩根竿子，報個信息與他。」飛起劍丸來，刮喇一聲，平截斷右邊一根。毗耶那忙將鉢盂一拋，底兒向上，口兒向下，勢若千鈞之物下墜，把劍炁直壓到地，化作游

絲一般，飛颺而去。曼師道：「好劍杰！壓着竟死了。」鮑師道：「好胡說！帝師真杰煉成的，怎麼得死？想已回到宮中了。」隱娘道：「然也。青青兒空空兒擊刺不透，于闐玉遂飛遁於千里之外，今劍杰不能碎鉢，所以去也。但此鉢非同小可，怎生治他？」

鮑師道：「這頭陀却是曼道兄的眷屬，是個魔道。」曼師焦躁道：「怎見得？」鮑師笑道：「釋伽如來，是丈六靈光；太上老子，是三清一杰；——此二道之本源。今頭陀頂上，顯出烈燄，非魔道而何？俗語云：先下手爲強，莫要長他志氣。」隨手取出赤烏鏡擲上空中，早飛出千萬神鳥，都向着頭陀撲去。毗耶那又將鉢盂拋起，一吸而盡，連赤烏鏡都收去了。鮑師大駭。曼師道：「這個行不得！」口中吐出蒲葵扇，展一展，便是天生地化的一柄魔王扇子，對着頭陀輕輕兩扇，這個風纔利害也！毗耶那驚道：「此羅刹女芭蕉扇風也。」疾忙雙手捧定鉢盂，將口兒向着外面，可煞作怪，那蓋天蓋地的神風，竟像被這鉢盂一口吞下去了，不剩些兒在外，只落得扇兒緊緊持着，不會被他吸去。鮑師乘這頭陀不備，暗取鹿角棒從空打下，却好的不偏不歪，無影無跡，也到鉢內去。

了。三位仙師大駭。曼尼道：「帝師學的天書，從未曾用着，今日好請來試之。」鮑師道：「你不知道：古來皇帝到御駕親征，是勢窮力竭的時候，如何使得？」說猶未了，遙見雲端內有八九個小兒跳躍而來，原來是鬼母尊的九子小天王，（俗語云是鬼母生的九鬼子，這是混話。開闢以來，有太和之氣，便有殺厲之氣，這九子，是煞炁孕結而成，不由人道，爲鬼母收伏，所以爲鬼母之子。法身只像四五歲的孩懂，是生來這般小的，歷過千百劫，從不長大；就是用起神通，也但能縮小，不能變大。小到極處，可以聚在針孔之內。個個都能現出三頭六臂，各有五般兵器，一件法寶，動不動就要罵佛打祖，因此鬼母尊連他兵器法寶都收藏起了，尋常也不與他。）從北極回來，原是赤手空拳，陡見一座蓮臺，有個頭陀妝模做樣的，九子嗔心齊發，各顯法身，一個六條臂膊，九個便有五十四個拳頭，比小鐵錘還狠，轟然直下蓮臺，將這個頭陀揪耳的揪耳，扯髮的扯髮，拳頭腳尖，亂踢亂搗，迅雷不及掩耳，縱有神通，如何施展，早被摳下了一個右眼。九子呵呵大笑，擎起兩足，將他向下一丟。

## 第九十一回

剎魔聖主略揭翠雲裙

火首毘耶永墮紅玉釜

這頭陀不跌下猶可，一跌下時，尙未到地，便翻身而上，泥丸宮內，口內鼻內，都噴出火來，烈焰飛騰，向九鬼子撲去。（這火不是天上之雷火，亦非人間之凡火，乃是我自己本來之火，禪家謂之毒龍，道家謂之龍雷。制伏得他，方能成道。有本事的禪和子，直待死後放出，燒却自己身軀，方謂之三昧火。若是凡人，有慾不遂，此火內灼，把精髓炙乾，骨節枯槁而死。——這還算心不專切的。若此心專切到極處，便是祇廟中佳人，一口氣呼出，把廟宇神道，都燒個罄盡了。那頭陀修煉千年，其得力處，就是這火，與西遊記上紅孩兒燒孫行者的，也差方不多。）九子初不知他有此神通，只得四遠跳散。那頭陀就將錫杖望空一擲，化作九條白蟒，張牙舞爪，來吞九鬼子。好小王！全然不懼，各飛拳腳來戰蟒龍。你看他：——

九個小兒，共現二十七個頭顱，掉動五十四條臂膊，翻騰跳躍，有八面威風；九條大蟒，競顯一十八個犄角，張着三十六個鋼爪，盤旋迴舞，具全身變化。但知道爪勝於刃，抓着處血肉淋漓；請試看拳賽過鎚，碰着些筋骨裂斷。

九小天王身體輕捷，轉動便利，蟒龍向前噬，就跳在後面；向右擺，就躍在左；在空中攪做一團。有的騰身騎在項內，扳住了角，握他的眼，捋他的鬚；有的騰上跨在背上，按住了肋，揭他的鱗，屈他的爪，也有拳揭脚踢的，拔尾的；蟒龍旋舒展不得。被頭陀大喝一聲，九蟒復了原形，鉢盂平空蓋下，九子都合在鉢內。九鬼子在鉢內輪拳揮脚，要打碎這東西，不意鉢口漸漸收小起來，着了些忙，就都縮作毫毛一般，鑽入地下，口兒剛剛合上，空空如也。三位仙師，正在七寶閣內作壁上觀，見這鉢兒內外洞徹，恍如水晶，九子已經無影。鮑師就要作法，要移取錕鏤山大石來，壓碎他那鉢盂，恰像他是心通的，霍地騰空，竟連七寶閣蓋將下來。隱娘架雲而遁，鮑師化道清風走了，單

單把曼師合住，一個倒栽葱直跌下地，倏然不見。毗耶那吃了九子大虧，搥去眼珠，面上還是血淋淋的，忍着疼痛，在那里運用法寶，不期一個也拿不住，咬牙切齒，收了鉢盂，放出泥丸宮內毒火，將七寶閣燒作灰燼。

那時隱娘走脫，鮑師亦現原形，遙見七寶閣火起，不能去救，只索聽之。隱娘道：『曼師如何不走，遭此大難。』鮑師道：『他自恃有神通，要做個硬漢，落得做個茶毗了。』隱娘道：『如何解？』鮑師道：『佛家以火焚謂之茶毗。』隱娘道：『噫！縱使入火不熟，怎能出此鉢盂？』忽見公孫大娘駕雲而至，說：『帝師因劍炁飛回，所以命我前來探看。二師因何在此凝望？』鮑師亟問：『見曼師麼？』公孫道：『並不會。』隱娘把始末略說了幾句，遂一齊回到宮中，曼師正與月君坐著講話。鮑師笑道：『做不成茶毗尼，原是個曼陀尼在這裏。』曼師也笑道：『我如今要帝師陪還我七寶閣，不過是房屋官司，若連我茶毗了，就是人命案件，連你們見證，一個也走不脫的。』衆仙師皆笑。月君各慰勞幾句，便道：『曼師說這個頭陀法術利害，如今請那位去降他？』

鮑師笑道：「是個魔僧，只曼道兄有降魔之力，再請誰來？」曼師道：「你只信嘴兒胡謔，難道這鉢盂錫杖，是魔家之物？」鮑師道：「難道他泥丸宮內，不是魔性之火？你降不得，你去請令甥女來便了。」曼師道：「從來只有以道伏魔，沒有個以魔伏魔的。」鮑師發語道：「治河的，有以水治水之法；治病的，有以火治火之法；漢之張京兆有以賊攻賊之智。前此奎道人作祟，你就不肯去請剎魔，說是自壞體面；難道鬼母不是魔道中出身的，怎麼就肯來劈死了他哩？」曼師笑道：「好個做媒的嘴牙，偏偏說來，都是聽得過的！」月君道：「鬼母尊在天闕，不好再瀆，若捨了剎魔姊，更無可請。」就取留着一莖青絲髮出來，暗暗禱告，只聽得霹靂一聲，早已不在手中了。月君恐剎魔主徑去收服頭陀，又煩各位仙師，仍向前去接待。曼師道：「若要接待，且把卸石山寨九仙臺移去，也好坐坐，難道去站在空中不成？就將來陪我的七寶閣，也還差好些珍寶哩。」月君道：「我在九仙臺上，另造一座七寶閣，送到無門洞天供養。」鮑師道：「老曼竟是無往不利的！那九仙臺，是天造地設的奇石，你就要僭據起來，只怕的少些福氣。」



。」曼師道：「若鮑好不知事！你看如今欽差出去，那個不賺主大錢回來？要照着我那樣，只勾本的，也就沒有哩。」月君大笑。

三位仙師便飛向九仙臺上坐定，用出神通，連峯根拔起，從空飛去，輕輕的落下，正壓在燒殘七寶閣的基上；寂無聲響。毘耶那抬頭看見，忖道：「怪道他們成了事！原有這些精怪會弄手脚。若在白日，決難了當，我且待他半夜，悄然將鉢來蓋下，待走那星去？」主意已定，仍然垂目而坐，佯若不知的光景。

且說剎魔聖主之髮，猶如龍化之絲縷，天矯凌虛，飛回宮內，剎魔已知必有原故，遂在須彌山頂運動神光一望，見有個頭陀座在假蓮檯上，頂內噴出火燄，其勢糾糾而紛紛亂，狀若虬龍之蜿蜒，長有數百尺，騰踔於半空之間。剎魔道：「此火首毘耶那也，我正要收之。」又見對面一座高峯，玲瓏巖嶂，其巔構有層臺，是曼尼鮑姑隱娘在內。時正月色昏黃，遂呼口氣噴去，將九仙臺罩住，如在鐵甕內一般。乃飛身直下閻浮世界，不利那間，已在頭陀火燄之上。剎魔主揭起翠霞裙，端端正正，將數千年葦葢含葩的

玄竅，對着他泥丸宮發火所在，盤膝坐下，那火燄就滅了三分；隨着燄光再坐下去，已滅了一半。頭陀正在運用工夫，覺着火力漸消，心甚驚訝，却有一泡滾熱的溺，滿頭滿臉，撒將下來；刹魔早已坐在頭陀頂上，溺還不絕，淋淋漓漓，灌注在前後衣領之內，遍身沾漬；腦門透進一股香氣，骨軟筋酥，縮做一堆，動彈不得。刹魔主隨取出身邊軟玉蓉香夾袋，輕輕提起，把頭陀裝在裏面。迴手一招，十數個魔女都來了，取了各種的法寶，吹口氣，將九品蓮臺，及一面大言牌，燒個乾淨。才到九仙臺上，黑氣也沒有了。三位仙師連忙起迎道：「我等知聖駕將臨，在此拱候。」曼師拍手道：「列位的眼珠還是盲的！不看這些宮女，各拿着鉢盂錫杖，赤烏鏡，鹿角棒麼？」隱娘道：「你看聖主一到，連蓮臺都沒有了。」刹魔道：「虧你們叫什麼仙眼！難道我在那邊降這頭陀，總看不見麼？」三位仙師啞口無言。刹魔道：「這座臺倒也天然！叫三四個魔女，快快擡去，安放在冠清閣右邊。」曼師道：「算是我送與聖主的。」刹魔亦不理論，逕飛至月君宮內，三位仙師隨後也到。月君忙起迎接，刹魔就南向坐下道：「我們不必行禮。」

你且看看這頭。」令魔女解開夾袋，呈上月君，月君看了笑道：「恁般球形，怎的十分狠毒？」曼師道：「帝師不見他魁偉雄壯的時候，狠放出毒火來哩。」隨復遞還，魔女接在手中，向空一拋，落下來，又有個魔女一脚踢起，十來個魔女，竟當作氣毬頑耍，道：「這個和尚，爲何這般棉軟！想是沒骨頭的。」衆仙師皆大笑。月君又起席稱謝道：「前承姊姊賜我金銀二百萬，今又承大施法力，降此魔僧，……」話尙未完，魔主即止住道：「我見了那些佛祖神仙，便生惱了，就是見了嫦娥，方生歡喜。」曼尼接着道：「只因歡喜太過，連罵也不覺了。月君說是魔僧，不知甥女是魔什麼。」刹魔道：「姨母弄嘴舌哩！石勒做了皇帝，下令犯「胡」字者處斬。有一老臣奏對，言及五胡之惡，肆口毒罵，陡然想着犯了禁諱，叩頭請死，石勒笑曰：「我的法令，豈爲汝輩老書生而設？」赦之不問。今我妹妹至誠，與老儒生無異，難道我倒學不來石勒的度量！你們佛教仙教，如有人稱爲佛，稱爲仙的，就說是信心；我是魔教，稱我個魔主，豈不是尊重我麼？」月君道：「非曼師言，不但妹子不自知其過，亦并不知姊姊聖德淵涵也。」

卽命女真們設席，曼師道：『不消盃酒酬勞，一座九仙臺，也算得謝儀了。』刹魔道：『那座石臺，先說是姨母的，今又說是月君的，竟有兩位業主，教我謝誰呢？』大笑一聲，忽然不見，也不知從天上去，從地下去了。

## 第九十二回

狀元正使現五色花臉

畫士中書變兩角狼頭

唐月君收了毘耶那之後，威靈愈震。大名一郡，又與山東河南錯壤，百姓日夜想望王師。府縣官員，恐生內變，遂奉表歸附。時建文二十五年夏五月，月君御朝諭諸大臣曰：『鄭洽程智，往復帝命，已經三載，竟無音信。昨幸禾稼有收，今復來牟大稔，兵精已足，孤家擬於秋間北伐，應再遣使前去迎駕，或得東宮監國，庶逆寇平時，天下咸知有主。』吳學誠前奏道：『臣聞程濟扈駕，有事必爲帝卜，或者預知中土連年災荒，所以遲延至此。誠如聖諭，再差大臣恭請，并奏明出師日期，自無不同變之理。近者又

查出殉國文武諸人，及死節妻女，禮臣現在追議爵諡，亦應一并附奏，上慰帝念，下慰忠魂。」月君又諫道：「凡建文七年已經贈爵予諡者，統造一冊齎去。」諸臣叩首遵命而退。隨將殉國死節姓氏爵諡，先行疏請帝師裁鑒。計開於左：

開國勳男爵王大卿，徵兵宛陵，聞金川失守，不食而死。其長子爲昌化縣丞，隔絕千里，不期而同日自縊死。

吳郡兪貞木，曾爲都昌縣令，與郡守姚善同起兵勤王，善死，貞木亦死。

兵部侍郎徐扈，奉使招集兩浙義勇，全家覆沒於京，扈守節而死。

鄭居貞，與其弟道，同爲御史，聞帝燒宮，皆以死殉。

梁貞用，官居部郎，帝出宮後，遷去，爲舟師訪求行在，已聞燕藩僭位，投水而死。又族弟梁中節，亦棄官去死。

副都御史陳性善，同大理寺丞彭與明，監軍於靈壁，被燕兵獲去，復縱之歸，皆躍入淮河而死。又欽天監正劉伯完，亦在靈壁軍中亡去死。

余逢辰爲燕府教授，知燕王蓄有異謀，屢次泣諫；及造反，觸柱而死。

工部郎中韓節，奉命守城，燕兵入金川門，孤身拒之，被殺。

蕭縣令鄭恕，燕兵南下攻城，城陷死節。二女皆投井死。

沛縣知縣顏瓌，死難。其子名有爲，亦自刎。瓌之弟孝廉名珪，奔歸故鄉，白於父母，冠帶升堂，望闕拜訖，從容自刎。其主簿唐子清，被燕兵所執，罵賊而死。典史黃謙，亦死。

濟陽殉國教諭之長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死。

兵部侍郎廖平，因匿帝之太子，燕王搜捕甚急，逃之浙東，死。

再有京官遁去者：監察御史韓郁郭乙等，二百二十四人；又外官遁去者，朱寧等二百九十餘人；多遺姓名，尙在博訪，次第奏聞。

崑山翼翊，爲金川門卒，谷王穗開門迎燕兵入，翊大哭，遁去死。

都督平安，與燕百戰，力竭自刎。

都指揮宋垣，被燕兵圍困於靈壁，同參將馬溥，皆戰死。

都指使朱鑑，與燕兵戰于松亭關，陷陣而死。

都督陳暉，與燕百戰，力盡而死。

都指使陳質，守大同府，被執，不屈死。

指揮滕聚，與燕兵苦戰，負重創而死。

武安侯郭英，與燕戰敗，鬱忿而死。

鎮撫周拱元，率步兵防餉舟，爲燕兵所劫，戰死。

指揮彭聚，戰死。

其外丁良朱彬等，陣亡者甚多，不知姓名，容訪再奏。

月君覽疏，見議定符誼，咸各允當，遂臨朝諭羣臣曰：『大家宰程亨，原自帝所差來，少宗伯曾公望，前曾訪求行在，非此二人，不可爲使。卿等其速往！孤家待汝反命，然後出師討賊。慎哉，毋忽！』二人欣然受命。

方將罷朝，忽滿釋奴傳進飛報，說：『界上有燕國差使二員：一是狀元，官拜禮部尙書；一是畫士，現居畫苑中書，加太宰卿之職。』羣臣聞之，莫不驚訝。月君勅下守界官員，許其入境，并諭府尹高不危，令於燕使到日，率向帝闕朝見，詢明何事，奏復孤家裁奪。

却說燕王因昆耶那被擒，料道無法可勝，又徐妃適已病亡，便用着志幻所獻的妙策，已備下二十餘萬金珠，送到河間府庫，先來通使，以圖僥天之幸，好作納采之禮，聘爲正宮。差來的狀元，就是胡靖，不但禮節爲職分所該，又是燕王的心腹，無可奈何，迫于若命，戰戰兢兢，知道性命不保的；那道士却坦然無疑，只一幅畫兒，已驅個美官



到手，若事成之日，自然更加榮顯，縱使不成，亦沒有利害在內，所以意氣甚是揚揚。及到濟南下了公館，適聞沐西平侯差有官員，來闕下奉表朝貢，已到皇華亭。胡靖運詫奇事，令從人銷去探聽姓名。有頃回報，原來是胡靖當日在沐英府中相識的，不勝大喜。卽於次日黎明，先往拜訪，一見懽然。胡靖請屏左右，促膝而談，微微問道：「不知西平侯到此朝貢幾次？」差官應道：「只今是第一次。」胡靖又道：「他們奉建文虛位，不過借此作亂，豈肯忠於本朝？沐公遠在萬里之外，不知其僞，早是我在這裏；若是別人，豈不回朝奏聞，多所未便。」差官聽了，愕然問道：「建文帝在濟南與否？」胡靖笑道：「這句是獸話。建文若果到此，便爲机上之肉。有程濟能知天數，斷乎不來的。」差官又問：「濟南起兵二十餘年，據有中原地方，今上亦無奈他何，怎麼建文一來，便爲机上之肉？」胡靖附耳說道：「不來則崇奉其名，爲搖動人心之計；若一歸闕下，則與漢獻帝唐昭宗無二矣。」差官連連點頭道：「畢竟老先生見得到。向來建文帝，原在和曲州獅子山白龍菴內，西平侯因曾受過眷注，常差人饋送些珍奇品味。向後開得

濟南有人來請復辟，就下川中一路來了。目下滇黔蜀中百姓，個個傳說建文皇帝又已登極，敵主爵昂，是新襲伯爵，例應進表，所以差遣下官前來，原因通國訛傳，未能深察虛實之故，並不是背着今上，反來趨附。這還要求老先生曲意容隱，方爲至契。」胡靖道：「我與西平是何等之交？不消囑付。今却有借重尊官之處。」差員道：「正是未曾問得老先生有何公幹到此？」胡靖就悄悄把來意說了，又道：「原是思則盡命的所在，利害也顧不得，但求尊官以心相照，到緩急之際，好言相贈，感激無盡了。」懋懋致囑而別。回到公館，早有府尹高不危打道來拜，胡靖與志幻疾忙趨迎，遜進廳畢，胡靖開言道：「古來兩國相爭，其間必有往來之使，幸則成功，不幸則敗事；茲有靈書上達帝師，唯先生有以教之。」高不危朗聲應道：「須大臣會集闕下之時，先將來意說明，會議一番，可上則上。公事公言，不是在此處說的。先有一句話，當時燕王僭位之後，登基詔書，是個什麼呼豬狀元屬草的，尊姓也是胡，是否同宗？而今真人安在？」胡靖急得汗流浹背，紫漲了面皮，又惱又羞，正直奚童捧茶壺前，便離席讓茶，直打一恭至

地。呷過了茶，勉強應道：「草詔的不是別人，就是小弟。從來忠孝不能兩全，如方孝孺胡閏高翹，以不草詔書，而至夷九族十族；弟忝在具慶之下，不忍父母老年屠戮，卽此一念，不得不草。至呼豬二字，則不知所從來。」高不危笑道：「可以呼豬，卽可以草詔；若不肯草詔，亦斷不呼豬。方高三公身為忠臣，子為孝子，妻為烈婦，所以能不草詔，彼九族尙且不顧，而况夫一豬哉！忠孝本無二致，盡忠者，卽為盡孝，不孝者，亦必不忠；若子背君，而親則喜之，則相去也者幾希！」說畢，拂衣而起。胡清等惟有鞠躬送出。氣得目睜口呆，自在館中踱來踱去，心內躊躇道：「第一個來，被他羞辱至此，若逐日來個把兒，怎麼了得？我若是徑請闕下，那其間縱有苦劍脣鎗，如何敵得他們惡黨？就有地孔，也鑽不下去。我帶的多少禮物，原為著幾個舊友；如今看起來，決無情面；若送他時，定然反討一場沒趣。罷，罷！我別有路數在此。」遂叫家人取了個朱紅篋兒，又到真華館來見西平侯的差官，屏退從人，送上朱篋道：「途次相逢，無可為敬，聊以此表微意。」差官啓篋一看，皆是金寶之物，料必有話，遂請道：「叨尊

相睡愛，未知有何差遣？決不敢拜厚賜。」胡靖欠身道：「老親臺言重，學生別無所煩，不過借句鼎言，早完君命。」便附耳說了些話。差官忻然道：「這個當得効力。」隨將禮物推遜一番，然後收了。

差官如飛入城，先到黃門上了表章，又到宗伯衙門進了貢儀，即在城內候旨。那時相府吳學誠，因西平侯遠來進表，差官又是都督同知職銜，隨諭宗伯衙門待宴。差官於酒筵間，故意伴問道：「那燕國胡靖，爲何在此？他會到雲南敵主府中搜尋建文的。」少宗伯周轅道：「但聞得殺了個榆木兒，原來他是正使麼？」差官道：「正是正使，也還虧他有一點良心；倘若不是他來，建文帝休矣。」大宗伯劉仲道：「他是個從逆奸臣，貴使因何這等說呢？」差官道：「這不消說是人人痛惡的。但不知他怎麼曉得建文帝在白龍菴；將別時，密向敵主道：「下官此心，惟天可表。只因有同使三人，不能赴白龍菴行在，一見聖顏，負心之罪，死有餘責。」敵主倒呆了一會。遂又固留幾日，乘便請入內署密談，涕泣不止。後敵主曾差人到白龍菴奏明其事。但是他既念故主，何不殺

身殉節，又做燕國的官呢？」劉仲道道：「他原是我同年，據他說有老父老母，縱使不能殉節，亦當挂冠遜去。今若有此一段，也還可恕。」真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宗伯衙門大小官員，莫不信以為真。差官去後，宗伯即以此語面告相府，吳學誠道：「若果如此，且不宜慢他。」諸大臣商酌，僉同差員前去，請至闕下相會。胡靖自爲得計，頓足笑道：「錢可通神！」遂坐着大轎，同了張志幻進城赴闕，文武百官俱已齊集。胡靖先謁建文聖容，舞蹈已畢，歔歔出涕。衆臣見了這個光景，越信他是真心，次第向前施禮。吳學誠開言道：「尚書公何事而來？」胡靖要卸担子，緩言對道：「職奉主命，有靈書上達帝師，至於其中曲折，副使太常公知道，職實未與聞。」那個獸道士道是遜與他說，就欣然開言道：「永樂皇帝，是以禮而來，講兩主交權之事，以免生民塗炭；且今徐后已崩，中宮虛位，要請帝師母儀天下，同享萬年之福。諸位老先生，不消說皆晉勳爵。」吳學誠等，都氣得面如土色。少師王璉大罵道：「狗才放屁！」塔下武士董竄寶鐵兒，就要揮拳，董彥果以目止之。胡靖見不是頭勢，趨向衆大臣前打恭道：「此意出自

太常，倒是惹干戈的，怎免得塗炭？靈書是否可達，靜候裁奪。」武班中董彥杲出言道：「靈書不上，怎砍你兩顆驢頭。」卽着武士押出關外。賓鐵兒隨指揮從人先痛打一頓，又將豬狗牛羊的糞，灌這道士吃個大飽，高高吊着；又將一大塊寨在胡靖口內道：「你也吃些。」把鐵鏈鎖了，禁閉在空屋之內。（那時胡靖跟隨的人役，總不知躲在何處去了。）整整的餓了兩日，又沒處尋條死路，這纔是做奸臣的現報。

幸值月君視朝，勅令赴關勘問，四個武士就來牽了鐵鏈，如犬羊一般拖他。濟南府看的百姓，指着二人千逆賊，萬逆賊，痛罵不止。又有唱着歌兒，各贈他一套，兩人聽見，俯首承受。——是怎樣的妙歌呢？

一個是呼豬的狀況，當日裏謁至尊，受着建文帝的深恩；今日裏，假惺惺差來關下，兩目汪汪有淚痕。那知道學了越王嘗糞，與呼的豬兒，一般樣沒竅的丹心！

一個頭戴着黃冠，忽地裏變了烏紗樣，只道是富貴榮華，人人瞻仰

；又覺料猪羊牛屎，當作三碗飯！好個賓鐵將軍，一頓拳鎚，打得縮進頭兒，也恰像被了八卦衣的烏龜樣。

月君諭令三公，三孤，六卿，五營大將軍，及大小文武諸臣等，都在殿簷下分班坐定。武士帶進二人，好似餓鬼出了地獄，來見十殿閻羅天子，匍匐到前，正不知又要受什麼刀鋸確鑿的罪。早有女真們遞下黃麻紙兩幅，先給諸大臣看，上寫着：

胡靖背聖恩而事逆，又索帝於滇南，罪不容誅。今來闕下，乃以千金珍寶，餽獻於西平之使，巧言傳布，心在故主；有此等猾賊伎倆，真乃燕逆之心膺也！勘問候奪。

張志幻以奸盜罪發，逃於外方，乃敢潛身秦岱，窺寫臉容，伺異飛塵之翳日月！此等禽獸，烹之污鼎，削之污刀。一併勘問。

文武大小諸臣，皆看過了發下；胡靖與張志幻二人，毛骨悚然；一一招認，叩首流血，甘心受死。岳隱娘卽下殿將劍指着二人，各畫道符兒，胡靖只道是斬他，引頸而受，好

「會不見劍砍下來，偷眼看時，却有一面大鏡，正照着臉兒，都是粉墨赤朱，塗得花花繡繡，比戲子裝的小鬼判官還醜些；又瞧瞧張志幻，已變了狼的腦袋，還挺着兩個角兒。」武士喝令二人向鏡細照，倒比殺他更覺快意。遂令逐出城外，聽其自行還國。滿釋奴卻擲下原來靈書，——封函是未發的。諸臣見帝師處置，總出意外，莫不欣忭而退。

胡靖等依然被武士牽出，解開鎖鍊，又饒着幾拳，作餞行之禮。幸有兩三個家僕，近來打探信息，一見大駭，有個嚷道：「這是妖術，不要慌！」纔說完時，已變作野豬的形像，喉間哼個不住，連話也說不出了。那時圍繞着看的，人千人萬，走不過去。胡靖肚裏又餓，臉上又羞，真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見有個酒肆，一逕鑽入去，倒在個米榻上，蒙頭而臥，呼取酒來，連飲了幾盃，方覺神氣略旺，就大家吃了些東西。等到昏黑，方敢出城。起個清早，即便登程。胡靖自忖這副形狀，如何回朝？不免尋個死路。忽想著胡濬曾說，帝師寬仁大度，念誦聖經百萬皆能感應，又聞得天師斬了他部下纓精，追取魂去，仍行釋放，或者我每日拜誦，尚可邀帝師大發慈悲；乃悄然與變豬的



舉人說了，在半夜子時起，主僕二人默呼聖號，拜至五更而止。七日之後，容顏復舊。張志幻見了要問時，張着嘴兒但一味嗥叫，與狗無異，心下憤極，至渡小黃河，自投於水。胡靖落得好去復命。

## 第九十三回

申天討飛檄十大罪

命元戎秘授兩奇函

月君逐去燕使之後，凝神靜坐，時聞有默呼聖號者，隨運神光一照，見是胡靖主僕禮拜懇切，乃赦復原形。及張志幻自投於河，亦在照見之後，隨向鮑曼二師道：「這道士是何肺腸？從無事中生出事來，落得個死！」鮑師道：「天狼星也在無事中生出事來的！他闖入月宮，原是無因而發，輪迴之後，彼此皆成仇敵，似乎此因亦滅，不復能生苗結果。然所謂因者，是終不可滅之物，若有觸其機以動之，則此因勃然復發。大士不云：如鐵之與火石，必有激而合之者？到那時節，難解難分，所謂冤孽也。這個道士前

身，原是中山千百年苦修之狼，上界列宿，是其主兒，所以不知不覺，有此一番舉動，迎合天狼；若在凡人，有不溺於其內者乎？則自此而仇敵變爲懽好，懽好而復變爲仇敵，此因此果，生生不已，何時了局？今帝師統兵北征，我之大功旣成，彼之惡因亦滅；天狼心內之苗，被我斬刈無餘，永絕再生之機。是此道士雖罪之首，亦功之魁也。」月君大悅。曼師道：「人心不知何物，一有所種，萬劫難消；夫婦而或爲仇敵，父子而忽爲冤家，纏脫不得個因字。老鮑往往爲人作伐，少不得生出個因來，方知道苦哩。」鮑師道：「我爲你做個冰人，少不得你也在這因內。」各位仙師皆拊掌大笑。月君隨傳敕於諸大臣，令議定燕王平生大罪，作檄布告，與師申討。時海東南諸國，高麗，占城，日本，琉球，都來進貢。又沐西平差使奉表之後，滇黔蜀粵諸處，凡建文帝足跡所至者，皆奉了建文年號，差官入覲，絡繹不絕。月君令將申罪討檄，懸示行闕之下，俾夷夏之人，萬目共覩。其檄文云：

太陰君討逆帝師檄示於四方曰：孤家爲蒲臺一女子，幼習詩書，長

通兵律，素知君父大義。當燕逆兵下金陵，孤家方二十有一歲，倡發於草茅之中，義旂初舉，豪傑景從，雖卒不滿千，騎不盈百，大闢燕師於淮北。長江天險，無舟可濟，不得已旋兵濟上，先梟羣惡，遂定青齊，恭奉建文年號；復建行關於濟南，寫聖容於黼展，躬親朝賀。時耄舊元臣，與忠義子弟，後先來歸，翊戴孤家爲帝師，正名討賊，以令天下。於是遴遣四使，分道諸省，遍訪乘輿。孤家又命將出師，克取中州，南底淮揚，西迄荆楚，逆黨如雲，掃掠殆盡。隨設迎鑾二卿於江干，祇候行在，龍輿一日未返，孤家一日未安。前後三差使臣，甫能覲聖主於滇南獅子山內。承頒密諭，必須先覆逆巢，然後復位。邇者年穀豐登，士馬精壯，正忠臣義士報冤雪恥之日，孤家當親率六師，直搗北平，擒元惡而告之宗廟，俘惡逆而置之國典，庶幾上慰高皇帝在天之靈，下抒四海臣民之望。爰列燕孽十二大罪於左：

第一大罪，背叛高廟聖旨造反。

第二大罪，逆兵犯闕，逼逐乘輿出奔，擅僭帝位。

第三大罪，逆兵犯闕，逼迫國后自焚。

第四大罪，擅削孝康皇帝廟號。

第五大罪，毒死帝弟吳王衛王徐王。

第六大罪，搜尋東宮太子，以致亡命荒徼。

第七大罪，殺帝諸子。

第八大罪，遣逆臣四處搜求行在。

第九大罪，族滅忠臣數百家。

第十大罪，廣捕守節遺臣，屠戮不數。

第十一大罪，屬錮孝康帝子皇孫。

第十二大罪，發忠臣妻女於教坊司。

建文二十六年正月 日檄

吳學誠等，隨將檄文刊示中外，並發諸夷國使，及各省入覲官員，令帶回宣布。月君隨下教場點將誓師，共計大將一十九員。

京營中軍大將軍董彥昇 左軍大將軍賓鴻 右軍大將軍阿蠻兒

前軍大將軍瞿鵬兒 後軍大將軍郭開山

在京大將六員： 董 熹 董 翺 賓鐵兒 金山保

小陵住 小皂旂

在外調來大將五員： 楚由基 卜 克 平燕兒 彭 岑

曾 彪

武科新將三員： 屠 龍 陳 越 龔 安

又女將四員： 滿釋奴 范飛娘 女金剛 迴 雪

其餘偏裨將佐，俱不細列。雄兵七萬五千，按六軍之數，皆山東，河北，久經訓練，嫻

習戰陣的壯士，紀律整肅，號令嚴明。以大司馬劉璟爲元帥，譚符爲監軍，小皂旂爲先鋒使，五營大將瞿鵬兒，阿蠻兒，董嘉，平燕兒，賓鐵兒，合後大將屠龍，陳越，左右哨將軍金山保，小咬住，共領精兵三萬，進取德州。又敕青州開府司韜爲元帥，連華爲監軍，統領大將楚由基，郭開山，彭岑，曾彪，卜克，董翺，龔安，并本部朱飛虎，丁奇目，彭獨眼，共十員，精兵三萬，進取保定府。以少司農陳鶴山督理軍餉，郎官楊福，道臣高宣，爲兩路監運使。留下董彥杲，賓鴻二老將軍，守護行闕。隨以國政專付太師吳學誠掌理。又以高崧代青州開府。又除胡傳福爲大司馬，與少司馬巨如椽專司戎政。月君自與鮑曼二師，兩位劍仙，四大弟子：素英，寒餐，胡貞姑，連蕊娘，并女將四員，領兵一萬五千，在兩路元帥之後，適中督率，徐徐而進，各發錦囊一函，內藏秘計。付司元帥的，是兵臨保郡，先襲定州，以絕定州之援。付劉元帥的，是一面進兵德州，一面先襲景州，以絕河間之應，且扼其敗走之路。向來燕國重兵，都屯在河間保定，真定三府，真定州在保定之西，真定之東，界在左右之間，相距各一百五十多里；景州則前有德州

後有河間，適處正中，相去亦各一百五十餘里；——這兩處原是個小地方，城郭凋敝，總是大郡，腹內無人保守，只消半夜潛師進擊，可以唾手而得。劉元帥看了密計，即發大將二員。瞿鵬兒，賓鐵兒，領猛士三千，在平原分路，掩旂息鼓，限一日夜，要到景州，拔城之後，如有兵馬來救德州，讓其過去，從後襲擊。自己統率大兵前進。

那德州是南北第一要道，燕王令第三個兒子高煦鎮守，統領部將王斌，韋達，盛堅，吳健四將，後又令永康侯徐忠，靖安侯王忠二員，——足智多謀的老將來協助，共有精兵三萬。那時聞得濟南發檄起兵，高煦自領部將，督兵二萬，早在界上立個大寨，鏖頓斷殺。先鋒小阜旂金山保小咬住先到。高煦望見旌旗不展，鞞鼓不鳴，呵呵大笑：「我向欲擒這草寇，父王恐大功既成，要奪東宮之位，決意不許。今日我殺他片甲不留，踏平濟南。這個儲君，定是我做，天下穩是我得了！要說他是仇人，還算是我的功臣哩。」隨令吳健出馬，金山保挺鎗接住。戰不數合，賣個破綻，吳健一鎗擲入，好個金山保扭身閃過，隨手製住鎗桿，只一拖攏下馬來，小咬住輪刀飛出，揮爲兩段。韋達大

怒，喝道：『豎子休走！』手拈方天畫戟，直取小咬住，咬住偃月刀劈面相迎。盛堅又挺起蛇矛來戰金山保；捉對兒在陣前廝殺，好似走馬燈的樣子。戰勾多時，四個之中，輸了一個，——原來是韋達被小咬住砍斷左臂，翻身落馬；又復一刀，完了性命。盛堅心忙手亂，虛晃一鎗，却待要走，被金山保大喝一聲，刺中腿股，兩腳懸空，倒撞地下。高煦大怒，手綽神鎗飛至面前，兩員小將見他來得兇猛，雙舉兵器敵住，丁字般來來往往，盤旋大戰，約已四十餘合。直殺到紅日沉西，方纔鳴金收軍。劉元帥大軍到來，聞得連斬二將，心中大喜，親爲兩員小將軍把盞。次日，放炮開營，高煦結束出陣，劉元帥認得是燕朝王子，有萬人敵的，下令諸將同心協力，先須挫這賊的銳氣。早有卜克縱馬舞刀，大罵：『逆賊！我先斬汝這個元兇來號令。』高煦更不答話，舉鎗便刺，卜克隔過，回刀便砍，馬已錯過，落了個空，心中怯了一怯。戰有五十來合，氣力不勁，祇有遮架之功。小皂旂在門旂影裏望見，恐輸了不好，就縱馬而出，大呼道：『卜將軍且歇，讓我來斬此賊。』好個高煦，氣力愈猛，精神愈銳，便來接戰皂旂。兩員將，兩



條鎗，如龍破石，如蟒翻波，大家不饒半點兒。皂旂自忖不能勝他，佯敗而走，高煦驟馬來迎，皂旂掣下鐵胎弓，扣上雕翎箭，颯的一聲，早被高煦綽住。他又聞得弓弦再響，疾忙舒手接時，恰中在手腕，虎口下射個對穿，高煦負疼帶箭而走。小皂旂直追到營，營內強弓硬矢，如雨點般射將出來，只得退回。

監軍譚符獻策道：「賊營大將受傷，必然膽落，今夜可以劫寨。」劉元帥道：「堂堂天朝，正正王師，不屑犯這規字。我有道理。」暗下令諸將人不解甲，馬不卸鞍，枕戈而寐。半夜造飯，四更蓐食，五更進兵，——是賊方起時候，尙無隄備，我們鼓勇砍入，踹其營寨，賊敗，須緊追至城下而止。諸將各遵號令，且去安睡。

却說高煦回營，拔去箭桿，血流如注，忙把千年石灰合就的金瘡藥，兩面敷上，幸虧射的是掌肉，未壞筋骨，頓時血止痛滅。咬牙切齒大怒道：「我身經百戰，無人敢當，今日受臥於草芥，若不殺盡，勢不干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喚王斌密諭道：「賊謂我受傷，必驕而無備，爾守住營寨，我親自提兵，劫他中營，擒賊擒王，餘可不勞。」

而定也。」遂點起鐵甲三千，各賞了酒肉，等到半夜，馬摘鈴，人啣枚，悄然而行，徑取中營。劉元帥方起秉燭而坐，燕兵吶喊一聲，砍寨殺入，陡見中軍帳內，雙炬燐煌。高煦誤認中計，傳令速退。此時寨內將士，早已起來，正在整頓馬疋軍器，聞知有變，一齊在黑影裏殺將出來，大呼：「你放走了劫寨的逆賊！」高煦倉皇奪路而走。劉元帥飛令後營軍士，各點起火把，盡力追殺，就便蹙其營寨。衆將皆抖擻精神，直追至燕營。營內軍兵，大半是睡着的，忽聽說劫寨之兵敗回，先自慌張，馬不及鞍，人不及甲。高煦撞入營內，自相踐踏，登時沸亂。王師乘勢殺進，會彪平燕兒當先斬馘燕兵，不啻摧枯拉朽，高煦王斌，只得棄寨而走；輜重糧草，盡爲王師所得。高煦領着敗兵逃回德州去了。走不及的，盡皆降順。劉元帥下了燕寨，方令軍士造飯飽殮，於已刻進兵。即令新降燕軍，在德州城下，指着高煦名兒，百般辱罵，竟日無人出戰，遂率軍士圍城。城內雖有徐忠王忠，并將佐數員，兵士數千，只因高煦挫頓，個個膽戰心驚，誰敢出戰？（明史上說：高煦爲靖難時第一虎將，至宣宗時造反被擒，削爲庶人，蓋在數千斤銅

缸之下，他將腰一伸，頭頂着銅缸直立起來，你道是何等氣力！那時殺敗回來，沒有個敢多嘴去報他的。徐忠王忠二人，雖然經歷戰陣，拚得個侯爵，都是平常的人物，總要聽着高煦的號令，只辦得嚴守城池，閉門不出；就送他婦人巾幗，他是肯受的。劉元帥親自督師，攻打了六晝夜，無法可破。忽有小校齎上箭一枝，說是城內射出的。箭頭上繫有紙捻一條，舒開看時，寫着數句云：

本城守備葛進，當日與燕戰敗被俘，心存故主，無路投誠。今爲高煦委管火器，現守南門，當於明日夜將炮倒打城內爲號，王師便可乘

勢登城，自有接應。

劉元帥看了，知道當日德州投燕，確有個未將葛進，曾與燕兵大戰，是有忠心的，遂傳密令與諸將，備好雲梯。次日三更，忽聞南城火炮，向城北打去，遂一齊奮勇上城。葛進率數百人來應，斬開城門，迎入大兵，四處分殺。高煦初聞一炮正打在後樓角上，只道是城外敵兵打來的，心中惶恐，忙令家將登樓看時，滿城火燄通紅，王師盡皆紅巾，

砍殺城內軍兵，渾如斬草，絕無吶喊之聲，遂如飛的報與高煦。高煦這一嚇，非同小可，自己的坐騎也備不及，隨便跨上現成有鞍轡的馬，帶了家將王斌等十數人，出了府後門，向西徑走。幸而王師全在東南，尙未殺到西城，只有自己敗來的兵卒，倉皇奔竄，城門緊鎖，無路出去，擠塞住了。高煦卽令斬斷鎖鑰，招呼這些逃命的兵卒，一湧而出，走有二十里，方纔歇下。只見徐忠王忠，領了千餘人馬也到了，喘吁吁的說道：「殿下在此了！我等找尋不着，甚爲不安。」高煦問：「敵兵怎得進城？」徐忠道：「人說是葛進內應，也還不知確實。」高煦道：「不消說得，這賊倒放他的火炮，拿住了他，碎屍萬段。」於是合兵一處，徑投河間大路而行。

## 第九十四回

燕庶子三敗走河間

司開府一戰取上谷

劉元帥定了德州，謂譚將軍道：「日者報到景州已拔，瞿賓二將軍守着孤城，專待

接應，若河間賊將探知，必然興兵爭奪，今高煦又從此路敗回，保無合兵攻擊；誰敢前去追殺，就便進取河間？」小皂旂屠龍陳越，皆應聲願往。譚監軍道：「某愿率領二將，點三千精銳，爲元帥効一臂之力。」劉璟大喜，立刻調兵。然後盤查庫帑，安撫兵民；凡文武官員迎降者，悉與舊職；陞葛進爲參將，防守城池；然後督率大軍而進。

且說高煦等一行敗兵正走之間，聞得景州先有王師屯扎，不勝駭異。原來鵬兒覓取景州之後，蹙沉兵丁，降者降了，殺者殺了，無人舉烽傳報。德州被困之後，城門又閉得密不透風，不許一人出入，所以在夢中，全不知道。王忠忽拊掌道：「有個妙計在此。我們如今且走滄州去的路，略到晚間，便掣向景州，半夜可至，乘其不備，踰城而入，唾手可得；就將他襲我的計策來襲他，看他走到那裏。」高煦連聲道：「好！且先復了景州，會同了河間兵馬，再來恢復德州。」算計已定，遂向小路緩緩而行，扣發算了道里程途。略到黃昏時候，便掣回兵來，馬摘鈴，人啣枚，疾趨到景州。正值三更月上，城頭悄無一人。高煦等肉薄而登，斬開城門，放進馬騎，吶喊連天，四路搜殺。

瞿賓二將，也還不知德州已下，每日只防的河間兵馬，方纔巡街回來，尙未睡覺，忽聞賊殺之聲，疾忙綽鎗上馬，領著二百鐵甲，迎向前來。月光之下，見是高煦，只道戰勝而來，心裏一驚；高煦也認得瞿鵬兒，曾殺個平手的，箭傷未愈，也吃一驚。兩人咬牙切齒，就在大道上交鋒。王忠挺鎗躍馬，向前助戰，賓鐵兒大吼一聲，舞刀接住。道路小狹，四騎馬盤旋不得，攪做一團。王忠不能措手，早被鐵兒連人和馬，砍倒在地。却不料徐忠從後抄來，率兵擁上，王師前後，總被燕兵阻塞，無路可殺出去，十分危急。高煦乘勢大呼，衝擊王師，紛紛落馬；又聞轟炮之聲，正不知又那里軍馬，又殺進城。鵬兒大叫：「賓將軍！這是我兩人落頭之處，慎勿退縮！」道猶未了，忽燕軍背後，震天的叫苦，却是小皂旂三將，也是連夜追來。到了城下，聽見城內廝殺，猜知八分，所以殺進來救援。鐵兒是自家旂號，氣力倍加，左冲右突，奮呼截殺。

那時燕兵也被王師前後逼住，無路可逃，斬馘殆盡。只有高煦走入一小巷，穿到城脚，繞城而走，回顧後面，只有王斌一人跟隨。高煦道：「守城門的，都是賊兵，我們

怎出得去？若被拿住，豈不壞了我一世英名？莫若仍回大路，戰死城中，也博個馬革裹屍名色。」王斌道：「殿下千金之軀，豈可此等結局？」正說之間，却見前面有城墻坍塌的所在，却是屢次爬城，卸去了丈許，往下看時，離地只六七尺。王斌道：「此處可一躍而下。」高煦道：「人可下去，馬却怎能也下去？」王斌道：「事不宜遲，臣有個使馬下去的法。」高煦遂向外縱身一躍，已站在城根，王斌然後把馬一推，跌將下去，壞了前蹄，倒在地下，已是騎不得了。王斌道：「這不是殿下的坐騎，所以不中用。」就把自己的馬牽來，在後股上拍了兩拍，大呼道：「汝可救主，快速下去！」儘力向外一推，那馬也用力一縱，前脚着地，後腿坐倒，鞭起看時，絕無傷損。高煦又把鞍轡整了一整，肚帶扣了扣，王斌呼道：「臣今日報殿下之恩。」卽拔劍自刎。高煦道：「好漢子！我負了你也！」如飛跨上馬而去。

譚監軍已到，城中燕兵，亦盡投降，諸將皆來獻功。監軍隨取庫中帑銀，俵賞了將士，下令道：「此地離河間不過百餘里，兵貴神速，今夜子時驟至城下，乘其不備，可

以披之反掌。誰能建這大功？」瞿鵬兒鐵兒小皂旂，皆踴躍願往。遂率三千猛士先行，監軍李領屠龍陳越，隨行進發，掩旂息鼓，啣枚疾走。三更以後，已到河間城下，纔豎雲梯，只聽得一聲梆子響，弩矢如雨點一般，倒被射傷好些。（這是高煦逃至城內，料必有人來追襲，安排等着的。）鵬兒只得揮軍退回十五里扎住。監軍到來，說知緣由。便待至辰刻，飽餐戰飯，然後進兵搦戰。那時守河間府的，是武成侯王聰，武康侯王理，共有馬步兵二萬，只因保定被圍，趙王燧差家將來告急，徐理領了五千兵，帶了大將李謙，前去救援，只剩得王聰與大將滿彪二人；——其餘偏裨，算不得數的。議欲堅壁固守，以待保定信息。高煦是性急如火的，怎肯做縮頭不出之事？厲聲發話道：「我在德州三戰皆捷，只因內有奸細，誤陷城池。今日來的賊將，是掩擊景州的，並不是德州大隊。適纔已中我計，如今須要殺他個片甲不存。爾等尙未臨陣，如何這等害怕！」王聰明知軍心惶恐，戰則必敗，無奈高煦說的臨陣退縮，軍法上是斬的話，讓他是個王子，不敢違拗，只得點起三千精兵，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向前迎敵。尙未列成陣勢，被



鵬兒等三員虎將，如烈風一般，捲殺過來。滿彪與鐵兒戰不五合，被鐵兒賣個破綻，大喝一聲，滾風刀當頭劈下，滿彪忙閃不及，連盔帶腦，斜披削去。王聰同鵬兒對敵，遮攔不住，見折了滿彪，越發忙了手脚，虛晃一鎗，拍馬而走。燕軍已無主將，登時亂竄。雕兒緊趕着王聰，看看近城，兩馬只離得數尺，雕兒却不傷他性命，只在背後將鎗尖來弄影。說時遲，那時快，王聰剛進得城門，被雕兒飛到，門軍關閉不及，早進重門，一鎗刺王聰於馬下。便拔鋼鞭亂砍門卒，頭裂腦飛，排山而倒。城上有員武弁，見敵人已進城門，疾趨來救時，小皂旂早到，颺的一箭，射中面門，墜於城下。後隊寶鐵兒率領鐵騎也到了，大夥兒殺入城去。

時，高煦正在挑選兵馬，聞了此信，便諭令諸軍：『速隨我走！』出了北關，正迎着城南兵繞向北來，招呼着同行，也就有了二千多人馬。當時有嘲他四句口號云：

殺他片甲不存，可憐高煦零丁；

幸而用些狡智，翻得二千新兵。

高煦倒意氣揚揚，徑奔涿州去了。

鵬兒等招降城內的燕兵，尙有數千。監軍到來，見奪了城池，心中大喜，忙書露布，飛報劉元帥。時元帥已在景州，隨率領諸將前至河間府。纔進得城，忽報帝師殞下密諭，隨與譚符叩接啓視云：

河間必有賊將率兵前救保定，宜速發一旅以掩其後，俟保定下日，

孤家別有調度。慎毋北進！

這是月君睿鑒，洞悉劉司二元帥兩路的軍機，又料出敵人的事情，所以有此密諭。其實譚監軍報捷的書，尙未奏到。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此之謂也。當下劉元帥詢問降兵，方知有徐理李謙去救保定，在譚符取河間之前一日，遂遣大將卜克薰燾，督率輕騎三千，晝夜掩襲徐理之後；屯駐大兵，靜候捷音。

却說保定府爲趙王高燧分藩地方，其鎮守大將，是保定侯孟善，後又添了都揮使唐雲，并忘命將軍朱狗兒，與其義子狼兒——這兩個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西去三百里，是

真定府，有忻城伯趙彝，雲陽伯陳旭，兩員老將屯札——原是建文時永平守將，降燕，略有些智謀的。他也算定州夾在兩郡正中間，必有敵人來截斷，趙陳二將原是商議停妥，就約會了保定侯孟善，將定州庫帑食糧，搬徙一空，并撤了防守之兵，連富家大戶，都遠遷於鄉堡，祇剩幾個書獃子的文官，與窮苦的百姓在內。司元帥向北進兵，那二郡一州，是雁翅般橫列着的，與德州景州河間府魚樣貫直進去的地勢，大有不同。司韜得了月君的秘函，即發會彪董翽於半夜率兵去襲定州，唾手而得。不意當日就被燕兵四面合圍，困在城內。保定侯孟善等督率軍將，却來與司元帥對壘；真定陳旭等又出一枝人馬，從西面至，列成犄角，日與王師更番挑戰，竟將定州遮蔽在後。會董二將內無糧草，外無接應，勢不能支，只得大開城門，拚命殺出；其如士馬飢餒，寡不敵衆，都裹在重圍之內。董翽戰馬蹶倒，燕兵鋒刃如雨，身負重傷而死。會彪身中兩矢，部下只剩得數騎，方欲拔刀自刎，忽西南角上喊殺連天，燕軍莫不披靡，會彪睜眼認得爲首二員女將，一個手舞兩口鑲鐵刀，一個手舞一柄渾鐵鉞，乃是女舍剛與滿釋奴，真有八面威風

，無人敢敵。（請問二女將怎的來救？原是司韜將真保兩路燕兵拒敵情形，奏聞月君，便算到定州受困，特授了破敵的方略，飛馳到此。）頃刻之間，殺散燕兵，與會彪合作一處，徑投大路去襲趙彝陳旭大營之後。二將疑是從天而下，一時沒了主意，但傳軍令，妄動者斬。女金剛早已當先殺到，直衝中寨，趙彝遂躍馬挺鎗，向前迎敵，被女金剛鐵鎚一振，鎗已撇開數尺，順手鋸下，腦漿迸裂。滿釋奴即便揮軍砍寨殺入，陳旭膽裂心驚，措手不及，被釋奴左手舉刀，攔腦劈下，纔招架得，不知右手的刀，在下橫進，已將馬首削去；陳旭撞下塵埃，被亂兵蹠死。主將雖亡，却有個大漢守着纛旗不動，燕軍尙自混戰。會彪後至，徑奔大漢，大漢掣身走脫，纛旗砍倒，燕軍大亂，四散奔走。東首保定軍營，相距有三十里，望見烟塵蔽天，料是廝殺，朱狗兒親率騎卒二千，向西來助戰，正遇着兩員女將蹠了營寨，追逐燕軍。女金剛與朱狗兒劈面相迎，即便交鋒。相搏有二十餘合，恰也成個對手之基，饒不得一着。滿釋奴心焦起來，輕輕取出彈弓，探兩三個鐵丸在手，溜的一彈，正中狗兒左眼，打入寸許；負疼掙個住，又一彈來，打

入右眼；落馬而死。燕兵吶聲喊，回身便走。那曉得司元帥見燕兵提兵西行，隨後令彭岑由基來蹙燕兵之後，恰又剛剛迎着這些敗兵，被王師前後左右圍裹上來，殺個暢快，只饒得些卸甲降的。時已天晚，這裏陣上阿蠻兒，正與狼兒大戰有八十回合，遙見塵頭起處，王師如追風奔電，乘着大勝威勢，金鼓震天而來。唐雲恐怕沖動陣脚，即令鳴金。狼兒即逼住阿蠻兒的大刀，喝道：『好漢子且歇。』小賁風笑道：『饒他不過了！』那邊遲，這邊快，弓開滿月，箭發流星，早中狼兒之胸臆左，猛吃一驚，阿蠻兒手起刀落，斬於馬下。司元帥鞭梢一指，諸將奮勇搶入燕寨，唐雲不敢迎敵，望着後營先走，燕軍勢如山倒，自相踐踏，及斬賊者無算，止剩有數百人逃入城中。

司元帥歇了一宿，於次日進兵圍城攻打。適有河北嚮馬巨魁，渾名叫做潑天風，滾地雷者，也是董彥果一流人物，其屬爲官司捕獲，下在保定府牢已有月餘，他兩個便糾合黨羽，悄住城內，要乘勢殺將出來，因兩家勝負未定，不敢下手。今見圍了城子，兵心忙亂，趁着月黑時候，打入囚牢，砍開鎖鑰，軍器都是預帶着的，各人搶在手內，一切

獄犯大家助興放起火來，共有八十多人，徑奔南城，先殺守門軍士。趙王燧與孟善只道是奸細內應，不知有多少兵馬，竟自引着部從，逃出東門，做個鈍鳥先飛去了。時河元帥望見城中火起，守陴士卒驚慌，料有內變，即令將卒爬城，聞報南關已開，遂大驅諸將，殺入城內。唯有唐雲知是強盜越獄，一路趕到南城，遇着女金剛，大喝：「好逆賊！」鐵在頂門打下來，疾忙舉槍招架，覺着氣力不敵，撥馬便走，從小巷逃出。燕軍立時亂竄，合城鼎沸。河元帥下了帥府，即令一面招降士卒，安集百姓，一面大書露布奏捷；又畧撥天風滾地雷爲參將。

忽報河間劉元帥差卜克董二將軍，殺敗了趙王燧等，見在城外候令。

## 第九十五回

劉元帥破堅壁清野

譚監軍獻沙囊渡河

趙王燧孟善帶二十餘人，向東奔有三十里，遙見塵頭起處，有軍馬迎來，大吃一驚

孟善縱馬看時，却是武康伯徐理的旂號，前部大將李謙，也正飛馬來探問，方纔放下了膽子。喜得後無追兵，暫且屯駐，商議進退之策。忽又見旂影搖空，鼓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馬。李謙孟善各執軍器在手，雁翅般擺列以待，看看相近，一將飛至面前。

李謙縱馬向前，喝問：「何方賊將，敢來攔路？」董嘉呵呵大笑道：「逆賊遊魂，儉生在此！尙不知河間城池，踏爲平地，殺得個寸草不留？我今來找你首級去，一并梟示。」李謙方知河間已失，心膽先怯了好些，董嘉早舉方天戟劈胸刺來，李謙沒奈何，閃開迎敵。卜克後隊又到，舞使大刀助陣，孟善挺鎗躍馬來迎，交手不數合，早已力怯拖鎗而走。李謙見輸了一個，無心戀戰，虛丟個架子，也望本陣跑回。董嘉舉戟向後一招，二千鐵騎，奮勇殺進。若論對敵起來，燕軍比王師尙多兩倍，即使交鋒，勝負亦未可知；只因聽了踏平河間這句話，個個念及家鄉，正不知父母妻子，尙留得性命與否，誰還肯向前廝鬪？王師又乘屢勝之威，端的暗啞啞叱，山岳震搖，趙王的膽子小不過的，第一個是他策馬先逃，衆人棄甲丟戈，各自星散，降者倒有一半。孟善李謙着了急

，領着數百騎從斜裏逃去。二將也不追趕，一徑入保定來見司元帥，備細說知。元帥大喜。隨有飛報頒到帝師勅旨，司韜接着啓視云：

保河雖定，諸處尙多反側。特授司韜開府真定，撫招廣平順德，控

扼井陘關，以遏晉兵聲援；連華授爲監軍道，整飭瀛海一郡三州，安

撫兵民，督司韜糧餉。諸將士除司韜本部人馬外，悉赴河間，俟劉璟調

遣，進取琢州。滿釋奴女金剛，仍隨孤家行走。毋忽！

司元帥與諸將各自遵行。劉元帥亦經奉勅統兵進攻琢州，其相殺還在後邊。

且說燕王自胡靖復命之日，日夕懷恐。忽報北直各郡，飛送濟南天討檄文，內開十

二大罪，燕王看了，氣得目睜口呆，到此也顧不得了，遂要親自進兵，以決雌雄。忽又

遼陽邊報到來，阿魯台統率部落侵犯界內，這一驚又非小可。害病的喉間生了肺壅，大

便又生痲腸癰，毒氣充塞臟腑，縱有盧扁，一時也難措手。可憐燕王正奪了建文皇帝的

天位，其奈人心不服，內外與戎，真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正在計無所出，幸喜得本



子自西秦回來，秦說已訪着了太李夫人，必來降伏青州女寇，已算他數盡於今年七月，要到臨期而至。只須搭高臺三座在京城之外，不用一人相助，自有擒拿的妙法。其秦中地方甯謐，人民富饒，真有太平的景象。……一奏明。燕王聞言大喜道：「朕意決矣。都城之內，尚有雄兵十萬，戰將百員，糧草可支五年，有汝在此，深溝固壘，堅壁以守，縱有孫吳之智，關張之勇，料不能破，何況有太李夫人助力？即使他負信不來，朕平了阿魯台，從喜峯桃花諸口進來，先遣密使與汝預刻日期，出彼不意，前後夾擊，必成擒矣。」太子道：「前者龍虎山張真人，曾說父王不可親征山東，今御駕出關去征北狄，聖見極是。京中事宜，孩兒自能承當，不至貽父王內顧之憂也。」燕王遂點起數千人馬，逕出居庸，調集大甯遼陽各路兵將，親征漠北。

燕王出京之時，正劉元帥拔德州之日也。只因王師先截斷了景州，並無報聞，直到橋定被圍，河間已失，兩處羽書路絕，方纔知道，太子大驚，隨與衆文武商議，一面先在蘆溝橋平野地方，搭造高臺；一面選擇威望重臣戶部侍郎段民，陞爲戎政尙書，勅

賜上方寶劍，總督諸路軍馬，便宜行事。忽又報到保真兩郡，皆爲濟南攻拔，趙王、齊王、昭，同出喜峯口追從燕王北征去了。太子正憲高煦劣驕，不肯承順節制，得了此信，反覺放心。他又遣鎮遠侯顧成，成安侯郭亮，與安伯、徐祥，忻城伯、孫巖，并京軍二萬，統隨段民前往鎮守 涿州，以爲京都屏蔽。段民下令道：『青州妖寇，占據中原已久，今以百勝之威，驅兵直進，雖有賁育，難與爭鋒，莫過於堅壁清野，閉關不戰，暗暗使人擾其餉道，使他進退兩難，然後乘勢擊之，可保萬全。要知道東宮之意，只須守得住涿州，侯皇上回鑾夾擊，便是將士之功。若令自今進戰，雖勝弗取。賊人到日，如有敢言出戰者，斬！』諸將士說到濟南，個個戰慄，一聞此言，心下皆已安然，齊聲應道：『悉遵將令。』段民卽分撥顧成、徐祥、郭亮、孫巖四人，分守四門。又涿州城北環繞拒馬河，每當春夏，波濤洶湧，非舟莫渡，隨命都督李彬、譚清，於北岸扎立兩大寨，設方舟一百隻，泊在北岸，令都指揮梁銘管理；如欲渡時，撐來接連南岸，比橋梁還穩。若敵人來到東北，西北角上，卽隔河放鎗，不許他立寨；若敵人率兵圍城，卽渡河襲擊，擊

敗而止；其有隨機應變，統候臨時發令。又命李謙與伊弟李讓，各統精兵一千五百，馬步相半，前去邀擊餉道。布置纔定，王師先鋒大將小皂旂金山保小咬住，已到城下索戰，大罵竟日，並無一人答應，只得退回十五里安營。次日，劉元帥大隊人馬齊到，正月初旬，天氣炎熱，令軍士赤身裸體，在城下指着名姓，百般辱罵；守城將士，都像聾子，不會聽見半句。劉元帥遂指揮軍士攻城，北岸燕兵，都跳在船上，一齊放起排鎗，倒被打傷了好些；元帥亟令鳴金收軍，也點起排鎗弓箭手，向前去與他對敵，兩邊火鎗藥弩，同時競發。却不知燕軍船上，都遮住水牛皮表裏兩層，中間虛着一寸，任憑利害鎗弩，祇能透得一層，燕兵並無傷損。又被顧成郭亮領兵出東門，從刺斜裏殺來，又折了一陣。元帥心中悶憤，遂令金山保飛奏帝師請示。

月君營寨與劉璟相距止百里，不半日就到，金山保將燕兵情形備細奏聞，月君道：『彼堅城固守，自是怯戰，必來擾我餉道，以圖僥倖於萬一，探得我在此間，決不敢遠來。且再退兵百里，設伏中途，先擒了刼餉之賊，則膽落而城可拔也。』遂喚范飛娘：

「汝領壯士一百名，於今半夜，前往某地方，揀高岡處所，如此如此而行。」又命女金剛與滿釋奴，帶二百鐵騎，於明辰前往飛娘處所，如此如此行事。又顏岳、隱娘、公孫大娘，各統精騎一千，於明午向大路接應廝殺。又令飛騎密勅運餉軍士，倘遇燕兵來劫，即棄餉車而走，毋得交戰，致傷性命。撥置方畢，忽綽燕兒自荊州奉呂軍師之命，來到轅門，月君召令進謁，燕兒奏對軍師戰艦造完，水軍訓練精熟，有表請示進取安慶，克復南京日期。月君看了奏章，諭燕兒道：「軍師南征日期，孤家預遞到那邊去，爾可赴劉元帥軍前聽候調度。」隨又召金山保與綽燕兒同行，諭道：「要拔涿州，只在此人身上。」二人遂飛馳前去。不上五十里，見有數百軍士，紛紛跑回，大嚷燕兵劫了我們糧餉去了。金山保知道是帝師飭令，不去管他，徑自回去。

那劫去軍餉，便是段民差來的李謙弟兄，月君原拚着數千石糧米誘他的，得了這一次，大家意氣揚揚。又哨將上來，恰又遇着五六車糧草，李謙揮軍殺入，王師吶喊一聲，不敢迎敵，又都跑了。李謙據鞍大笑。猛抬頭，遙見有個女人面若梨花，頭挽盤雲肉

髻，束着翠葉冠兒，身衣淡黃袞袍，上罩素披，下繫玄裳，跨着一匹桃花馬，立在岡子上，後面排列着好些旌旗。李謙道：『此處有伏兵哩。』岡子背後早突出一員女將，番妝結束，領着鐵騎，徑去搶奪糧草，李謙揮兵迎敵。李謙望見土岡後伏兵盡出，只這女人獨自站着，心下忖度：『只這美人想就是姓唐的了？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活擒他來，不但受用箇絕世美人，還成就個絕世功名哩。』一騎馬一條鎗飛馳前來，徑馳上高岡，震地一聲，連人和馬，都跌在大坑之內。背後跳出四五百壯士，撓鈎套索齊上，活捉過來。早被女金剛一鍬，連腦帶背，砍斷半截——那高岡上站的女將，卽范飛娘也。當下遂與女金剛飛馬前去助戰。滿釋奴正在重圍之內，女金剛大吼一聲，當先殺入，迎敵者紛紛墮馬。李謙正迎着范飛娘，見他身無甲冑，舉鎗便刺，飛娘手舞着兩把寶劍右手隔過鎗，左手寶刀飛去，早中咽喉。燕兵尙不知主將皆死，恃着衆多，只是混戰。忽西南角上旌旗蔽日，金鼓震天，兩位劍仙，統着大隊人馬殺來，燕兵大潰奔竄，剩不得幾個逃回，倒是那糧車被推去了。劍仙女將，自去繳帝師嚴令。

隨有探馬飛報與劉元帥，便教取李謙李讓首級，拴上長竹竿，并懸白牌一面，大書：『段民截餉妙計，送下兩顆首級，羞死羞死！』令人挑向城垛上邊，唱一回，罵一回，城中無敢答應者。元帥乃退軍十餘里，休養兩日，呼綽燕兒問計，對曰：『帝師令末將到此，只爲的爬城二字。而賊人嚴緊異常，恐徒送性命，難以成功。』劉元帥道：『既有內應，必有外合，汝且把難處說與我聽。』綽燕兒道：『爬城只是末將一人，外應必須千軍萬馬；若發兵太早，則賊人預備，末將豈能奪却城門？若發兵稍遲，則城內賊兵先應，即使去刺殺了主將，城外兵將，也無由而死，比不得呂軍師是千里潛師，掩其不備，可以襲取的。』元帥沉吟一會道：『汝言大是。我有妙策在此，彼將豈能抵敵？』隨問衆將：『誰有膽力，敢於黑夜爬城？』賓鐵兒，平燕兒，潑天風，滾地雷，皆挺身願往。又問：『誰能舞籐甲滾入千軍之內，耑砍馬足？』彭岑，屠龍，曾彪，皆言善能舞牌步戰。賓鐵兒大叫道：『若用圍牌短刀，小將最能，不過唯元帥所使。』劉元帥道：『正好！各用四人。同平將身與潑天風滾地雷，在更深昏黑時候，悄然至西城下，』

只用軟梯兩乘，飛身而上，殺散守陴賊兵，逕欲城門，自有人來接應；無論馬步軍兵，整備器械去了。』又喚寶鐵兒、彭岑、屠龍、會彪、授計道：『汝等各披軟甲，止帶牌刀，在南城外左右埋伏，但看城門一開，便放連珠號炮，徑行殺入接應，無論馬步軍兵，舞牌滾進，但剗其足；——此以寡敵衆之策。隨後便有接應。』四將也遵令去了。又喚瞿鷓兒、阿蠻兒、卜克、董嘉、小皂旂、楚由基，六將吩咐道：『汝等於二更以來，飛馳至南門，離城二三里伏着，但聽連珠炮响，奮力向前截殺，占住城門，隨後大兵就到。』水將也遵令去了。

綽燕兒、平燕兒等，皆在黑暗中步行，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城根，方交三更。守陴燕兵，全然不知，辛苦了個把月，都有打盹熟寐的。綽燕兒，豎起雲梯，四將騰身而上，有兩個巡更的叫喊起來，趕上前一刀一個，了當性命；有醒着的，跳得起來，措手不及，都被殺了。徑奔到城門舉大斧砍時，門門是用鐵葉裹的，不能遽斷。城門兵卒，皆已驚起，持刀殺將出來，被潑天風滾地雷兩人截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綽燕兒

平燕兒，方砍開城門內第一重門，適郭亮領着百騎巡城，聞有異變，飛馬而走，列炬照得通紅。平燕兒道：『我三人去迎敵，綽將軍可速砍開外重門，放入來接應。』綽燕兒飛步向前，也是鐵裹的橫門，用力砍下數十斧，方得砍作兩截。潑天風等三人身無鎧甲，皆爲燕軍所殺，都擁至城圈內來。綽燕兒着了忙，亟開城門走時，腿股上早着一箭，昏倒地下。城外賓鐵兒四將，疾放連珠紙炮，一湧而入，不知就裏，見有人扑地，只認作燕兵，反加一刀，完了性命。四將奮身滾進，亂砍馬足。郭亮倒撞下來，被賓鐵兒當背一斧，砍個透明。那城圈洞內原不大，燕兵進退不得，奮力亂殺，四個之中，屠龍死於非命。幸瞿鵬兒六將俱到，正值月色明晃，楚由基小皂旂神箭齊發，早射死了數個；又被賓鐵兒會彪彭岑，砍翻了好些燕軍，多棄馬走了，三將就奪來騎上，與鵬兒占住了城門。燕將顧成徐祥聞知，又帶來五百軍士趕殺將來，瞿鵬兒大叫：『賓將軍可守住城門。』便飛馬向前迎殺。六將雖勇，如何當得？燕軍只有增加，又是巷戰，難以施展。正在危急之際，元帥大軍已到，三聲大炮，盡殺入城，個個是長矛利戟，直前亂刺



，燕兵又擠住了，無處逃命，自相混戰。顧成見勢頭不好，拔刀自刎。徐祥從亂軍中走脫；孫巖也逃出北關去了。

其夜，段民巡視拒馬河，歇在北岸營內，聞得炮聲，疾忙點兵來救，恰見孫巖奔回，喘吁吁說：『城已失了！』段民大叫一聲，自從馬上投下，跌得幾死。

劉元帥方定了涿州，反折了五員大將，心中甚是愴悽。監軍譚符進計道：『拒馬河北賊兵尙銳，宜出不意，就今夜破之。某於出兵之日，預料及此，已備有布囊一萬在後營，事可立辦，遲則恐彼設備，未易圖也。』劉元帥會意，即命小咬住金山保：『點起六千步軍，於二更天各負沙土一囊，聽響導人指示，在淺狹處堵塞河流，橫接兩岸，待馬軍渡畢，殺向敵營。汝二人亦盡驅步軍渡河，看他船上的兵登岸去救時，即便乘勢搶他的船隻，接渡大兵。』又令火鎗手一千，弓弩手五百，多帶旗幟金鼓，悄出北關，將旌旗遍插河干，只看城上五百弓弩齊發，祇射一矢，便都偃伏在地，俟我軍殺到對岸營內，然後齊放火鎗。若賊人仍以排鎗拒敵，依舊偃伏避之；若賊人上了北岸掩襲，我軍

卽放炮擂鼓，遙助威勢。如有錯誤者，斬首以徇。又下將令瞿鵬兒，小皂旂，楚由基，董恂，率領精騎三千，限於半夜渡河，直欲賊營。又命卜克，郭關山，曾彪，阿蠻兒，率領騎射手二千，隨後接應。元帥自統彭岑，賓鐵兒，鐵騎五千，出城候船渡河，譚監軍在城上舉號指示。部署已定。

先是六千步兵出了南關，每人只取沙土一囊，頃刻而辦，嚮導的人引至河流淺狹所在，各人卸入河內，填得穩穩，如平地一般；瞿鵬兒等，早已疾趨而至。距燕營只有二十里，城上白旗，已經招展，城下伏兵，大擂戰鼓，各放起箭來。燕兵舉火一看，旌旗遍滿河干，遂連放排鎗，却又寂無一人。纔定得手，又聽得金鼓齊鳴，亂箭如雨點般射至，疾忙又放鎗時，但旌旗飄颺，不見半個人影。段民在中軍帳也聽得了，如飛出船看時，鵬兒等四將已近，喊殺之聲，驚天震地。段民立馬營門一看情景，認煞了對岸是虛張聲勢，就一面揮令李彬，譚清二將迎敵，一面將號旗展動，那船上的排鎗手見了，爭先上岸，從左側來打王師。恰好卜克四將統着騎射手正到，弓利馬逸，鎗手還未點着火，

早被射傷了好些。小咬住金山保，率領步軍又到，皆是長戟，也從側肋殺進，鎗手早已放鎗不及，又無別項軍器，如何抵敵？三分之二中，殺去一停，餘皆奔散。方舟悉爲王師所奪，攆向南岸去了。卜克，郭開山，便來接應，與燕將李彬譚清合戰。會彪與阿蠻兒不分好歹，率軍徑砍大寨。那時燕營內尚有孫巖，徐祥，孟善，唐雲，梁銘，徐理等上將數員，精卒萬餘，一齊殺出，將會彪，阿蠻兒千把軍士，裹在重圍。只聽的一聲炮響，劉元帥大隊登岸，鐵兒，彭岑，奮勇當先，橫冲殺入。段民親自擂鼓，燕兵殊奮死力戰。那邊李彬，譚清，當不起前有鵬兒，皂旂，由基，董嘉，後有卜克，開山，殺得大敗逃回，反將寨前自己人馬衝踏，頃刻潰亂，王師乘勢奮呼攻擊，若山岳震壓，燕兵大敗，李彬，譚清，徐理，唐雲，皆歿於陣。孟善，徐祥，孫巖，等大呼：『段元帥徒死無益！』此時由不得段民不走，三將保着向北逃走。劉元帥手揮寶劍，率衆追趕有六十餘里，忽半空中飛下一對白鶴，嘴中啣着一面白旂，就地一躍，化作兩個道士，手展白旗，招呼燕軍走盡。王師趕到時，但見橫排着十餘里長，萬餘丈高的銅鑼鐵壁，擋住

去路。

## 第九十六回

李夫人暗施毒蠅妖蠱

太陰主小試針鋒劍炁

（一雙白鶴化作道人，手執白旂，布作危城峻壁，這就是太李夫人的異術。那太李夫人，也是天上列宿。金木水火土五星，爲五行之正氣；又有炁李羅計諸星，爲五行之餘氣；所謂餘氣即屬邪氣，其星即氣之精也。天地之道，邪不勝正，是一定之理，而邪必干正，又是一定之數；從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相安者。太李夫人是李宿，乃五行中水之餘炁；月君上應太陰星，爲五行中水之正氣，與太李夫人，是一邪一正。內典云：李星犯太陰，則月蝕，羅星犯太陽，則日蝕。李與羅一水一火，皆邪氣之干正也。如來爲無上聖人，四大部洲，總在照耀之中，這是最真最確的話。可知道李宿與太陰君，在天上便爲仇敵，到嫦娥降生之後，李星也要下界來爭鬪一番，又未奉上帝玉旨，不敢轉

世投胎，心下氣忿之極，他就自隕於陝西涇水之內；西方屬金，金能生水，也取個相生之義。涇水旁邊有個草庵，一老尼正站在門首，見天上火毬般一般大星墜入河中，聲若沸湯，濺起波浪數尺；頃刻間，那星已滾圓的浮在水面，却不隨流而去，端端正正，凝然不動。老尼向前一看，像是塊潔白的圓石。忽而頂上裂開，透出萬丈光華，冲天而起，內含着一個玉卵。老尼大爲驚詫，心猜是件異寶。恰又漸漸的浮到河涯，探手在石內輕輕取出玉卵，可煞作怪，那光華如烟縷，燈下看時，滑膩如酥，潔白如脂，甚是可愛。將佛前朱漆架子上淨水碗兒取下，放在那架圈中，剛剛恰好。纔脫得手，爆的一聲，玉卵分開，跳出個小女孩兒來，長有八九寸，好似夜光出匣，精采映照一室。在香案上打了個滾兒，跳起來已有二尺多長，便盤膝坐下。急得老尼口呼菩薩，只是磕頭。女孩兒朗然說：『我乃天上太孛水星，有事臨凡，不肯墮落輪迴，所以『精於石卵。汝可收得，便是有緣。暫借菴中居住，叨擾幾年。汝勿輕褻，致干罪戾。』老尼又叩頭道：『只恐地方查問，沒話回他，怎擔得起？你係，：：阿彌陀佛！這就是我出家人拐帶人家子

女哩。』女孩應道：『當今天子，少不得來求我，何況他人。倘來盤詰，我自 lawful 治之。』老尼便慳慳喜喜，做些粗布小衣，與他穿了，每日飼以糜粥。只三個年頭，已像有十六七歲的光景。雖然足不出菴，却時常有幾個道裝的人，晝夜而來，呼他爲太字夫人，正不知講些甚麼。到老尼病亡之後，字夫人就走至終南山中玉帝宮內，自言王母化身，特來度世。一時聳動愚民，若男若女，崇奉其道術者，不啻數萬。顯出通神，將兩個弟子喚口澆水，變做仙鶴，化了燕王金棟回來，雖然是構造金殿，其實要燕王知他本事，請去與月君作對的意思。又令人四布流言，說奉上帝玉勅，要他收伏青州妖寇。那時陝西官員，正要奏聞，燕太子已奉命而來，巡撫關中，訪知的確，降臨在蘆溝橋的層臺上，湊個正巧，救了燕兵。那兩面擋住王師的白旂，叫做「玉葉旂」，雖然化作銅牆鐵壁，却是柔軟的，若撞動了時，就壓將下來，又比山崩還利害。）

當下小皂旂瞿鵬兒等勒馬着時，那座牆壁，在半空中閃閃搖動，竟像是活的，心知古怪，揮軍亟退，幸不會着他道兒。劉元帥謂諸將道：『此妖術也。』

時程亨與曾公望，從和曲州獅子山白龍菴內建文帝處回來，復命月君，正在召見，具奏：『帝已親幸黔中，去尋東宮，期至八月回鑾復位。』月君大喜道：『朕可一戰成功，逍遙世外矣。』遂下令元帥撤兵，回屯河間地方。自與鮑曼二師，並兩劍仙，及素英，寒簧，胡胎玉，連蕊娘四仙姑，於夜半凌晨雲前往；其范飛娘，迴雪，滿釋奴，女金剛四女將，撥與神兵爲後應。剎那之頃，已至蘆溝橋，見前面有三座層臺，中間高臺上，端坐一神女，左右兩臺略低二三尺，左是辮髮道姑三十六人，右是星冠羽士三十六人，皆用一片似烟非烟，似霧非霧，籠罩着四面。曼師道：『趁這時候，我放三昧火燒個盡滅，却不是好！』鮑師道：『你不看他頂上顯出光彩，是至陰之炁，倘或水能尅火，豈不折我第一陣？』曼師道：『我的真火，豈是凡水所制的？』鮑師道：『毗耶那的火，如何令甥女的水，便能制伏？大凡火出在人之丹田者，自有丹田之水可制；道兄切勿舉動此火！』月君道：『火攻最爲利害，何況道家神火？倘有不應遭火劫者，一概燒之，有妨道行；我且與他先禮後兵。』曼師道：『還有一說，他在高臺上，我們安營平地

，固爲不可；若站在空中，亦非常法；待我把剝魔甥女取出的九仙臺移來何如？」鮑師道：「我知你要這座九仙臺假公濟私了！」月君道：「可以不必驚動聖主。」卽呼口氣吹去，霎時祥光繚繞，瑞彩盤旋，早結成一座三層的五玉靈臺，都坐在第一層上。東方日出，照耀得璀璨陸離，不可正視。乃令寒簧大呼：「是何仙靈，可速相見！」不知月君在這邊噓氣成臺，太李夫人又早看得分明，心中暗驚道：「神通不小。」又見鮑曼二師，及兩位劍仙，都是有名人物，四仙姑又是成氣候的，料着自己部下，不過假借些幻術，豈能與之爭鋒？就將一種最惡最毒，神不聞，鬼不見的東西，安排下了，乃撤去臺前白旂一面，現出那天生地化的肉身出來。月君慧眼一看，知是處子，便生歡喜心，回顧衆仙師道：「處子學道，須要成全他爲是。」曼師道：「帝師愛他爲處女麼？待我這個光頭，弄他個死活不得。」月君忍不住笑。乃拱手遙向着李夫人道：「道長請了！請問道長來助燕王，是爲甚麼？」李夫人也舉手道：「請問你助建文，是爲什麼？」月君朗然應道：「我乃奉天之道，行天之討，爲萬世立君臣之極。」李夫人呵呵笑道：「好



胡說！建文數應亡國，永樂數應得國。我乃順天之命，行天之罰，且爲我報你之仇。」  
月君又問：「我與道長風馬不及，有何仇報？」李夫人厲聲叱道：「汝乃太陰婢子，我乃太李星君，世世爲仇；天上有廣寒宮闕可避，而今對在塵世，可又遇着我，除非躲到黃泉去，纔得命哩！」月君欠身道：「如來以解冤消結爲本，今幸與道長相遇，何不略去前仇，返結新好，同皈至道？」李夫人道：「既如此，汝可隨我爲婢，尙不失在弟子之列。」鮑師聽了大慍，便將妬婦鐵叉飛起，正照着頂門下來，李夫人早在袖中取出一根樹枝，細如筆管，長不盈尺，向空擲去，就有丈許長短，正格着鐵叉一擊，火光迸裂，叉兒墮落塵埃，依舊歸了頑鐵。曼師大駭，便將鹿角棒擲起來迎，兵兵幾下，把鹿角打得數段，紛紛的墜下。月君見壞了二師的法寶，輕輕口內呼出一縷青烟，——就是所煉的劍氣，——飛向青空，劈向樹枝的枝上，整整分作兩段；又被青炁旋轉不放，帶了回來。衆仙師亟取看時，那樹外玄內赤，精彩射目，都不認得。忽而素英等四仙姑，各攢眉叫苦，臺後范飛娘四將，亦都抱着頭滿地亂滾，兩劍仙亦站立不住，說道：「我

們怎麼忽覺的頭暈得狠？」曼師向臺下指道：「那沙土中，都是些恁麼東西，在那裏探頭探腦？敢不是他作怪？」月君運動慧光一照，見有無數形如四脚小蛇，含着土上沙噴射人的影兒。鮑師道：「此短蛾也，怎這般利害？」曼師道：「太孛是水精，怪得他收取水邊的孽蟲，弄出這個技倆來，若射了老尼的影，頃刻燒成个灰。」月君笑道：「曼師只顧着自己！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蜮之利害，與鬼並稱，以比小人，則其暗中毒害人的伎倆可知。大凡君子，光明正大，責人以過，治人以罪，天下皆知；比不得小人，外貌若爲權笑，而心內藏着機阱，把个正人君子，陷害至於死地，尙不知小人在暗中布置也。此物射人之影，受毒至死，却不知其病之所由來，與小人之害君子無異，亦猶夫鬼之作祟，人皆不可得見。詩人比諷，最爲精確。我今見此短蛾，不覺平素惡小人之念，勃然而發，——這個恕不得了！」曼尼笑道：「我豈不願他人？只要成全帝師行來襄公之仁義耳。既如此，我便放火了。」月君止道：「火性炎上，他若鑽向沙土之內，如何燒得盡絕？我有當日殺八蜡蟲的三千六百綉花針在此。」遂取來向臺下一拋，那短

蠱上有千百之數，神針太多了，一個短蠱，就釘有兩三個針，頃刻盡死在土內。月君雖誅了含沙之蠱，獨是素英等已受了毒，个个狼狽。鮑師道：「短蠱秉水之毒氣而生，又經太李邪氣鍊就，純是陰毒，力能滅陽，人之陽氣有限，被其陰毒，無異鎔冰山於鑪內，弱者三日五日死，強者七日死，陽數盡於七也。今諸弟子道行已成，純陰之體，皆化爲陽，不過玄黃交戰，至於七日，陽氣來復，則陰邪消滅，必然全愈。其女將幸在臺後，受毒尙淺，亦無妨害。若兩位劍仙久成正道，不過一晝夜即愈。——雖不怕他，恐有陰毒暗害之計，不及隄防，宜遠避之爲善。」月君深以爲然，遂打發兩劍仙，同素英等四仙姑，飛娘等四女將於夜半悄然前往涿州白塔寺中靜養。然後與鮑曼二師，再出臺端。太李夫人正因水蠱被害，心甚惱怒，今見月君只得三人，其餘皆無蹤影，道是已經受毒死了，心下私喜道：「我折了一枝扶桑木，也就壞了他兩件兵器；我折了八百水蠱，也就壞了他好些弟子；到底是我上風！」只聽得對面朗聲叫：「李夫人，好好解此仇冤，帝師與你結個姊妹罷。」李夫人大罵：「賤婢子！是个什麼帝師？你壞了我法寶，害

了我部曲，就要求做我的廝役，也不能勾了。敢出大言，說恁的姊妹！」就伸手在錦囊內取件東西出來，乃是金背蝦蟆一個，——太平廣記載有蝦蟆蝕月，卽是此物。身體不過尺許，其光華發越起來，直能上凌月魄，爲之失色。這是什麼緣故？因廣寒中有三足玉蟾，是他同類，一個成正飛昇，一個成妖墮落，不勝嫉妬忿恨，所以吐出邪氣來侵凌他；有時月光被奪，竟像個蝕去一般，豈不利害？太孛夫人因他蝕月，是與己同仇的，所以收他來陶冶一番，那妖蟆的光華，越發火上添油，非同小可，若是血肉之軀，被他射在身上，無異烈火燻燒，頃刻糜爛；就是鬼神無形之氣，沾着些兒光彩，也就登時渙散。——幸虧素英等預先躲去。這件東西，立見效驗，比不得水賊侵來，可延時刻的。太孛夫人只道月君縱有法術，是已轉凡胎的肉軀，自然禁不住的，那裏知道月君從幼服的鮑仙仙液的，又得了玉笈天書，吞了老祖金丹，修煉了四十餘年，已成金剛萬劫不壞之體。曼尼是無始以來的魔道，皈依南海，又成正覺；鮑師是大羅天仙化身下界的。那妖蟆只顧在口鼻顛門內，噴出萬丈光華，一直射去，繞着三位仙真玉體，竟像個裹在光

華之內的。月君尙不知是何意，鮑帥道：『宜亟誅之，以正其千年蝕月之罪。』那邊李夫人見妖蟆無力，方欲收起，忽有白絲一縷，從空中飛下，正穿入妖蟆金背正中央。

## 第九十七回

坎藏水火生紅燄

土合陰陽滅白波

……平空飛下白絲一縷，正正的將金背蝦蟆，與臺上的水板，直穿個透。太李夫人觀看時，一聲響，木板分開一線，那白絲牽着蝦蟆飛過去了，真如紫電一掣，回眸不及，——却就是月君劍丸，其神通越大了。那青白二炁收束起來，無異絲縷之細，舒展時，白炁似銀漢，青炁似碧霞，盤旋激射，何止百丈。太李夫人也識得是劍炁，心中暗驚：『前日壞我扶桑杖，是股青炁，而今又是白炁，難道他有兩把神劍？倘或竟飛到我頂門上，將何以禦？我在這裏暗算他，不要倒中了他的暗算！』遂將一頂素霓傘蓋住全身，兩面玉葉旂遮護左右兩臺，就是天雷也不怕劈下的。還有兩件法寶，一名水精珠，珠

中有一紅竅，竅中蘊着烈火，射將出來，渾如一條火蛇，其燄直飛百步之外，着人肌膚，便成灰燼，若使神仙沾了此火，卽不能騰那變化：——體是水精，而其用返在於火。一名赤瑛管，原是辰砂結成，其色正赤，故以玉英爲比；管端亦有一紅竅，內中却含有水銀，其體止長數寸，光滑無比；——硃砂爲水銀之母，水銀乃硃砂之子，母子相生，晝開天闢地產成的奇物，——他的水銀射將出來，與珠瀑無異，人若霑染一星，卽時骨軟筋酥，身體俱化，縱是大羅天仙，一污了身，那頂上三花，胸中五炁，也就消散；——其體是火，而其用却在乎水。一是水中有火，陰中陽也。一是火中有水，陽中陰也。此二寶互相制而復相濟，唯水精珠中之陽，方能濟赤瑛管中之水，亦惟赤瑛管中之水，方能濟水精珠中之火，更無別物，可降得此二物的。太李夫人隨喚左右男男女女弟子分付道：『我錯着輕了這潑婢子，倒把水蠟金蝦蟆喪了性命！我今用着我至寶，他必然逃走，汝等可都化作仙鶴飛趕前去，就像銜金棟的一般，把這三個盡行啄來，你得放走！』隨向懷內取出那顆水精球托在掌中，說了句：『如意子吐火！』只見珠心裏躍躍欲動。

，噴出一道火光，猶之如電線直射過去，飛作百道餘光，無異烈焰，將月君煙霞所化之臺，登時燒散。曼師急向坎宮吹口氣，化爲驟雨，翻江的潑下，不但不能息他，返將火勢越發大了。鮑師亟呼兌宮少女風來以返其火，不意那火竟撲到身上；空中四隻白鶴，遂舒爪來攔，鮑師見勢頭不好，卽化道金光而逝。月君與曼師被火四面裹住，無法可破，亦只得化道清風，直凌霄漢，趕上鮑師去了。直至涿州清涼臺上，方才斂了原形。迴望時，才李夫人正在那邊收回火燄，招回仙鶴哩。曼師笑道：『你看考鮑這件八卦仙衣，燒去了一半；再走這些，尊軀也好剩半個。』鮑師發憤道：『你的烈火袈裟，原是大士的，所以火不能燒。俗語云，借人衣，不可披，羞也吒！』曼師大笑道：『不好了！帝師所穿的開關朝衣，也是天孫的，可不羞也吒！』月君道：『曼師以五十步笑百步，怎得人心服？我有龍女所獻的冰綃，是入水不滯，入火不燃的，爲師太太另製件八卦衣罷。』曼師道：『倒不如火浣布的，燒了之後，仍然不壞，倒比道長的仙衣還好些。』鮑師乃換了件六銖無縫天衣，向曼師道：『你自恃有這件大士袈裟可只在火裏過活，怎

的也走了？還敢笑別人呢！」曼師道：「賭着我與你大家不走如何？」月君道：「不用戲言。從來水能尅火，一定之理，怎麼曼師下這大雨，像個火上添油的？」鮑師道：「若下滅了這火，他的嘴敢是誇個無量無邊？」曼師拍着手道：「迴風返火自燒身，罷罷！我且不說，看你說出甚來？」鮑師笑道：「蠢老尼，你那裏知道那兩能滅火，風能返火，總是人間之凡火。即如火炮內之火，所藉者不過藥力，雨就不能滅，風亦不能返；何況法寶內之火，又爲道術鍊成的？」月君道：「還有一喻：人生五性之火延燒起來，縱是日飲涼水而其火愈熾，日扇涼風而其熱愈燥。」曼師道：「都說得好。且請問怎的治他？」月君道：「你看他珠是水精，而蘊含着火，乃水之火也；必得火中之水，方可制之。」鮑師道：「誠然，然不可得。我有從治之法，須要得曼師走一遭。」月君恐曼師作難，即忙應聲道：「但請明教，我自會求曼師。」鮑師道：「須得旃檀香木，方能制滅此火。」曼師說：「好誑語！問爾出在何典？」鮑師笑道：「野哉，尼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五行之道，除金生水、土生金之外，如水能生木，而亦能腐木，火



能生土，而亦能腐土，木能生火，而亦能滅火，要知木通火而通明，究竟火附木而俱滅。天下有木既成灰，而火不熄者乎？」曼師道：「就算做是，爲何必用旃檀香木？」鮑師道：「憐人氏鑽木取火，冬取槐檀之火，則知檀爲陽木，與陰火適相契合。然此非凡火，若以凡木當之，一燎成灰，而火又延別物，惟旃檀爲仙家之物，內胎神火屬陽，以火引火，同氣相求，謂之從治，——從其性而治之，能治卽能制也。而且檀木之性，至堅至剛，竭火力以燿之，方得焦枯；此之陽火滅，而彼之陰火亦滅，同歸於盡矣。」月君鼓掌曰：「善哉！列子以傳薪謂火不滅，師以附木謂火亦滅，各有至理。少不得要煩請曼師到西天竺去伐枝檀木的。」曼師道：「不必天竺，我刹魔甥女就有旃檀香林，取枝來打甚麼緊！倘或滅不得火時，把這個道姑頭髮燒起來，兀的不是燎毛！」鮑師笑道：「你且小心着，我做首詩來送你：

「坎坎伐檀兮，

負之肩之上兮，

不慌不忙，

胡瞻爾有此禿賊兮！』

尙未吟完，月君大笑，曼尼忽不見了。未幾，從空擲下一株旛檀香木，曼師却在樹內鑽將出來。鮑師笑道：『多因是拿賊躲在裏面的。』曼師道：『且不與你鬪嘴。』遂一齊飛向前去，仍舊結下層臺。曼師大罵：『潑賤人！快把你那話兒放出火來。』太孛夫人自己這件東西，除了赤瑛管，更沒有甚破得，就將珠來一灑噴過去時，竟似條火龍，盤旋抽掣，好生利害。那時旛檀香樹，早已植在臺中，火燄旋繞，在樹間嘩嘩剝剝，片時燒爲黑炭，火氣全消，燄光盡滅。月君大喜。曼師又大罵：『怪妖婦！你還有甚話兒，再放些水出來罷！』太孛夫人正爲水精珠內，火熄精枯，懊恨之極，忽又聽得罵出這些話來，却像個知道他有赤瑛管的。沈吟一會，自忖此二寶天生配合，互相制伏的，今珠內之火，竟爲木降，難道管內之水，也有別物可以收得麼？到此地位，不由他不顯出來。就將赤瑛管握在纖纖玉手，叫聲如意兒，早見管眼內湧出一縷素練，長有丈許，散作

噴筒相似。

曼師笑道：「真個放出水來了！」說猶未畢，竟將層臺打滅。鮑師大叫：「快走！留不得身的。」卽遁形去了。曼尼就倒栽蔥撞入地下。月君却飛上太清，看那水時，也竟向空中射將上去，正有許多白鶴，輪翅舞爪，要在那裏攪人，返踐着好些，紛紛墜下，——原來都是人變的，頃刻肌膚腐爛。月君太息道：「好狠毒也！」卽飛向清涼臺。鮑師已在臺下，曼師却從臺底下鑽將出來，鮑師拍手大笑不已。曼師道：「敢是風了！」鮑師道：「好袈裟，好袈裟！好端端打了個洞兒，噫！險些兒在光頭上也打個小小的洞兒。請問你像怎麼樣？」曼師兩脫袈裟看時，肩上打了一孔，惱得三昧火從眼光射出，發作道：「若有有毛的腦蓋上打個窟窿，請問你像什麼樣？」鮑師道：「好好！連帝師總罵在裏面！潑怪打壞了袈裟，不能去報仇，返在家裏使威風哩。」月君道：「我知曼師願不得多少。」曼師道：「真願不得！我如今只把這潑賤婦扇做飛灰便了。」吐出蒲葵扇一手擎着騰空而去，月君與鮑師隨後也趕上。那時太孛夫人因反害了自己徒弟，咬

牙切齒道：『這三個潑貨不要慌，拿住了時，只叫他吃些赤瑛管中水，變做騰騰臭蟲，方洩得我的忿，任你騰挪變化，也逃不出我天羅地網，且給他迅雷不及掩耳。』隨手撮赤瑛管以待。恰好月君等正好來了，那管中水勢劈面就射，曼師如飛就扇。不扇猶可，一扇時，好像虞山拂水，被風一卷，翻起半空，從上濺下，正要躲時，李夫人早擲起素霓傘罩個正着，月君曼師趁勢坐入地下去了，單單把鮑師罩住。李夫人忙叫兩個弟子，各執玉葉旗護住四面，自己將赤瑛管的眼兒，對着傘口處，然後微微揭開，轂轆一聲，滾下個滴滴圓的火珠來，好像水精珠一般樣的，只在臺上亂滾。李夫人一手去抓時，直跳將起來，却是寸許長一位鮑仙師，拱手道：『請了！』即借木遁而去。

徑到清涼臺，只聽得曼尼說道：『老鮑被他着住了，怎處怎處？』鮑師現身笑道：『好扇子！他每害熱，叫你打扇子。』曼師道：『有得你說。我這扇，攝海海乾，攝山山裂，正不知是什麼水好像將起來！』月君道：『李長吉詩云：石人清淚如鉛水，好像鉛水。』曼師道：『不要真是他話兒裏面的水。』鮑師捧腹大笑道：『這都是你光頭去

弄出來的！」月君亦忍不住笑了一回，問鮑師道：「前日師太太治水中的火，有從治之法，今這火中之水，也可以從治得麼？」鮑師道應道：「有正治，卽有從治。」曼師冷笑道：「這從治之法，不過出在醫書上：謂相火藏於肝木，所以木之性與火相生，而火之性與木同死，蓋相生而相死者。如今金能生水，你把黃金去制他的水罷。」鮑師道：「醫書出自軒皇，具有五性，玄微至理。卽如從治之法，有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正治之中，又有從治；從治之中，亦有正治。若執一而論，就是不通的庸醫了。將爾比他，差也不多。」曼師發躁道：「你這齷夫，喋喋利口，而今正治是土尅水，你可能把黃土來正治他的水麼？」鮑師道：「誠然。后土夫人，必能制之。」曼師拍手道：「正治從治，與你不相干一點兒，要卸下担子給人了。」月君道：「雖然，師太太之說良是。」曼師道：「帝師也說是，可寫角移文，夾个名帖，卽着鮑老去請來，看是怎說？」鮑師道：「后土夫人，是神祇之主，帝師是太陰之主，怎的學着俗吏，用起移文來？」月君道：「我在嵩嶽會過夫人，理當親去敦請，不可草草。」鮑師道：

『也不消得。后土夫人之精靈，無往不有，無處不然，但須志心皈命，默誦寶號三聲，自然駕臨。』月君隨三稽首，三誦后土寶誥，早見五色祥雲，徧繞清涼臺四面，后土夫人已至，——只有侍女四人導駕，各提小錦囊二枚。月君等恭迎施禮，略叙寒暄，月君又載拜道：『誠以夫人爲地祇萬靈之主，不揣冒昧，敢祈聖力收伏水旱。』后土夫人答拜道：『適已知之。第嫌彼有扶桑杖一枝，恐覺費手。』曼師道：『是，是，是。扶桑木已被帝師劈開了。』遂令取來看時，果是此杖。后土夫人道：『彼下界之後，其同類都來講授道法，如羅星授他赤瑛管，計星授他水精珠，炁星授他素霓傘一柄，玉葉旂兩面；因所畏者惟寡人，羣星又取扶桑木一節贈之，他就自恃無敵；今日應在敗亡時候了！』隨取侍女錦囊來，探了二枚土丸在手，向月君道：『這丸是艮土之精，收他水的；這丸是離土之精，收他本身的。』曼師卒然問說：『若扶桑木仍在他手中，夫人何以致之？』后土夫人道：『制扶桑者，是月宮娑羅樹，故此說略費手些。』月君大喜，便稽首請夫人駕行。夫人答道：『彼見了寡人，就要遠遁。帝師請往，我就在此收伏。於是

月君與鮑曼二師，仍飛向舊處。太李夫人早已手握法寶，一股白漿水，如弩箭離弦，激射將來。這邊快，那邊又快，一土丸從空中墜下，化作一座土山，把這股水壓在裏面，四面濺起，好似水銀珠兒，盡鑽入沙土之內，不留一滴。李夫人大駭。不知空中又掉下一土丸，把李夫人壓住。骨軟筋酥，動揮不得。曼師隨舉扇子向東西兩臺輕輕一搖，可憐那些白鶴弟子，正如游絲沒影，野馬無蹤。

## 第九十八回

北平城飛玄女片符

榆木川受鬼母一劍

曼尼笑道：『潑水李而今壓在當路，有甚臉面見人？待我送你一扇，也變作白鶴，師弟們一路登仙罷。』才欲舉手，聞空中有聲：『請曼師姑恕他，當明正其罪。』原來是后土夫人駕到，月君等鞠躬迎接，就同過那邊臺上。后土夫人諭道：『李星！李星！你嗔妬之心太重！太陰星與汝本是同類，在天上既已屢肆侵凌，今在人間，又大行兇暴，

况且不奉玉旨，偷走下凡，當得何罪？如能省改前非，朕當姑矜爾命。」太孛應道：「我性專惡同類的與我不同黨，結下仇恨，萬世不改的，除非月宮讓與我，就歇手了。」曼師喝道：「潑賤貨！死在頃刻，還敢說此大話？」月君勸住，請於后土夫人道：「聖人以天地萬物爲心，何處容他不得？不與之較量罷。」后土夫人又諭道：「孛星！你看太陰星何等度量，爾豈不愧死？也罷，燕地所乏者水漿，小民甚屬艱難，朕今勅授汝爲北方水神，慎之慎之！」隨着兩侍女押送至桑乾山小黃河發源處安插。——今燕地人所謂水母是也。——月君再拜而謝，微問土丸神化之妙，后土夫人答道：「他用的就是煉成的水銀，我用的是鍊成的艮土。艮爲山，水銀屬金，本產於山土之內，以氣相感而收之也。艮又居東北方，有一脈坎水在內，以性相孚而服之也。至太孛本身爲純陰之水，非純陽之火不能制之，我所用者離土丸，土中有純陽也。以天地論之，太陽爲陽火，凡火爲陰火，故太陽出而火鏡無光，水澤之氣，亦皆消滅。至若陰火之不能制水，猶之乎坎沸湯而火氣返從水氣發矣。以人身論之，心火爲陽火，腎火爲陰火，故道家煉離火而



成純陽，一身之陰氣盡滅；凡人則自少至老，心陽日減，陰火益強，而陰氣愈盛；亦猶之乎坎沸湯而火氣皆從水氣化，陽氣亦從陰氣滅矣。所以制伏太字者，非止以土尅水，蓋取離土中之火，以制其陰邪發越，否則彼遂借土遁去耳，何能壓顛其神靈哉？」月君又稽首道：「小童幸聞聖教。」后土夫人乃起辭命駕。

月君等拜送之後，就在這三座臺上坐候。鮑師道：「老曼來！吾語汝：適纔后土夫人以艮土收金，與我之用檀木收火，豈不是同一從治之法？汝何足以知之！從來水能尅火。而今后土夫人講之，火能制水，這叫做從治；反治者，如藥性中之相反者，亦可反用之而治病。老尼，老尼！汝又烏足以語此？」月君笑道：「正治從治反治，總不越乎陰陽相勝之理，若只在五行生尅上論，豈不盡乎玄微之旨！」曼師也笑道：「我只脫却二氣外，跳出五行中，看這老道姑更有何說？」鮑師大笑。早見兩位劍仙，與素英四仙姑，並范飛娘等四女將皆來了。月君一面召令劉元帥進兵攻城。

到半夜同了鮑曼二師，去看北平城形勢，以便指示方略。見城堵口排滿的紅衣炮，

子母炮，礮天炮，神機炮，不計其數，已備辦收服太李，早作准備了。月君謂二師道：『始作炮者，其無後乎？任是金剛，也經不起炮風一刮，用以攻城，猶且不可，何況竟將來打人！這樣東西，何是打人的？大家拚作將士化作肉泥便了。那六韜三略，五花八門，直可棄作無用，又講怎樣兵法？甚矣！末世人心之不仁也！』鮑師道：『廿四年前，蓬萊閣上九天教主，贈有符籙，大約爲此。』月君應道：『我亦想着。噫！玄女娘娘，早慮着王師大難，真聖心也！』隨返至臺上，取出錦囊，向北叩首，然後啓閱。內有小玉篋，藏着龍蛇符篆三幅，蝌蚪篆靈符一幅，衆仙師皆所未見之物。月君又九叩首謝過，然後向着北平城焚化符咒，就那火篋飛處，一聲震雷去了。曼師道：『原來是遣雷神，打碎這些炮！』月君煩隱娘往視，回報炮位皆安然不動，正莫測其妙用。

次日，劉元帥大兵已至，月君諭道：『北平城頭火炮，孤家已用法禁制，爾等放膽攻城，毋或坐誤！』王師莫不踊躍，遂長驅直搗城下。守陣燕卒一齊放起炮來，沒有半個響的。王師大聲鼓譟，遂將永定彰義沙河諸門，重重圍住。燕將如飛報知太子，太子

大駭，親率文武百官同到城上，令軍士取火再放，却像似實心的木樁，動也不動。學士楊士奇叫打開一個看時，見內裏火藥，水津津都是濕透的。那時先鋒楚由基，早見城上有柄九龍青傘，下面蓋的一人，正站在堵口邊心，猜是燕世子，即便拈弓搭箭，聽的一聲，那傘沿上金龍，竟舒出五爪，將箭一格，墮在塵埃。城下看得分明，城上倒不知影響，只道是強弩之末，力不能敵，然已吃了老大一驚。

回朝商議，太子諭諸臣道：「敵人有此異術，何難隱身入城，裏應外合？此不可不慮。卿等有何良策以禦之？」楊士奇奏道：「殿下聖慮良是。目今皇上已大勝北寇，旆師之期不遠。以臣愚見，莫若遣大臣二員，前赴敵營，佯許歸藩，崇奉建文年號，俄延數日，保得無虞，候變駕回時，自然別有方略。」太子道：「此計不成，徒喪體面；如其能成，父皇豈不罪及孤家？請先生三思。」士奇又奏：「臣非創見，當日皇上曾差使到濟南有此一議，今不過再申前說，無非緩兵之意，難道真正奉他年號？一面即遣飛騎奏知皇上，潛師入關，出其不意以擊之；就是破敵，亦莫善於此着。」太子道：「依先

生行之，誰堪爲使？」士奇應道：「禮部尙書呂震，處事精詳，而有重望；兵部尙書段民，立軍剛正，素爲袞服；臣舉此二人可用。」太子卽發手勅，令於明日卯刻，前赴敵營議事。二人遵旨，當晚卽詣相府，受了旨意。五更起來梳洗，黎明便到城上，令人傳說，請讓開條路，有官員赴元帥營講話。攻彰義門的大將，是郭開山，隨飛報與元帥。劉璟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着放條路與他走。」郭開山卽揮兵略退，分開兩行，呂震段民望見，隨疾馳出城，直到王師大營。劉元帥與譚監軍迎於帳下，各施禮畢，呂震將情願歸藩，崇奉年號，候建文回鑾的意思，說得緩款曲折，甚爲可聽。劉元帥呵呵冷笑道：「汝等以哄兒童，將謂我佩劍不利耶？前此嚴震胡淪在濟甯闕下，就是這般言語；諸公卿都要寫一奏疏爲據，倒是呂軍師說，燕逆作事，可是這兩人專得主的？倘或失信於我，自有天兵申討。今本帥統率六師，正討欺罔之罪，還敢簧脣鼓舌麼？」段民厲聲應道：「我等出城之際，已拚斷脰而回，元帥乃以利劍唬嚇耶？先尊公爲本朝元勳第一人；建文旣不能返，應得天下爲誰？縱使起先尊公於九泉，斷無說異姓可據之理

。由此言之，嚴尚書亦何曾失信？」劉元帥詫道：「聖主爲賊所逼，出亡在外，不滅燕賊，乘輿焉能復返？夫子作春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况本帥爲元勳之後哉！」呂震見不是勢頭，又婉詞以請道：「不允由得元帥，何須動怒！但得轉達於帝師，以便復命。」這句話，原因月君仁義之名，播於四海，可以儻倖於萬一的想頭，在劉環亦必須聞知帝師的，遂立刻差人啓奏。但見帶回兩面金龍的漆牌來，上各寫極大的六個字：

一：城下請盟，不許。

一：限在三日，拔城。

呂震段民二人相視默然，隨起辭而去。劉元帥乃下令諸營四更造飯，五更飽餐，平明齊進攻城，有能奮勇先登者，不論何人，裂土封侯，如有一人先登，而二人不卽奮進，後隊能斬前人而登城者，並封侯爵。

當夜二更，月君與鮑曼二師在中堂靜坐，忽有一道紅光，直冲座隅，那紅光影裏，早現出鬼母天尊法相。月君與二師忙起身迎接，各施禮畢，鬼母尊諭道：「燕王有柄劍

在嫦娥處，可速取來！」月君一想，大抵是那柄劍了，應聲道：「在。」隨取來奉上。鬼母尊看劍鐔上鐫有「取建文繳」四個字，乃願謂月君與二師道：「卽以其人之劍，還取其人之命，方使天下後世，知道報應不爽。我奉上帝勅旨，往榆木川追取天狼星去勸開他，甚惡忠良之罪。少間日出卯刻，當有玉勅召嫦娥仍返廣寒宮爲太陰天子也。」月君返呆了一呆，亟拜道：「皆荷聖母翼贊之力。」鬼母尊道：「這不敢貪天之功。汝平日所行之事，巡察神無不上奏，玉帝極其嘉予。勅旨云：「集義累仁，上洽天道，褒忠顯節，下植人倫，可謂不負朕之語誠。是乃嫦娥自己功行所得也。」」隨掣劍凌空，飛至榆木川，而燕王卒。（當日丰道人謠云：復建文，建文不可復，一劍下榆木。至此應驗。道人卽張三丰，所以能知未來之數也。按史云：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曜殿，諭大學士楊榮曰：「朕還京，當軍國事，悉付太子。」戊子，次雙流灘，遣禮部官齎書諭知太子。己丑，次蒼崖，上不豫。庚寅，次榆木川，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辛卯，上崩。如是其從容暇豫，似乎無疾而終，可疑也。又紀云：成祖

北征阿魯台，至遠遁去，乃還。秋七月，軍鶴止蒼崖，病。至榆木川，遺詔；其夜遂崩。官者孟驥馬雲等，索軍中錫萬斤，召匠入錘匣，殲殮已畢，盡殺匠工，復勅光祿勳，遣膳如常，軍人無一人知者。如其詭譎變幻，又似乎有故而殂，亦可疑也。而野史則云：永樂皇至榆木川，遇野獸突至，與之搏，被攫，祇剩其半軀，所以殮而殺匠，泯滅其迹；又如其駭聞，更爲可疑矣。後來梓宮還朝，不可啓視，千載而下，誰能其疑可破耶？若謂外史所言，亦屬可疑，更無庸辨。）

## 第九十九回

嫦娥白日返瑤臺

師相黃冠歸玉局

建文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卯，月君拜送鬼母之後，鮑師問曰：『帝師心中尙有何事？』月君曰：『我空手而來，空手而去矣，更有何事？求師指示。』鮑師曰：『大約劫數已完，王師不宜留此，自我發之，還須自我收之。呂軍師前生修於玉局，今生隱於嵩陽』

久任軍機，已昧夙因，自我始之，還須自我終之，不可不指點其歸路。」曼師道：「還有哩：自我借之，還須自我還之，剝魔主之二百萬金，全要賴了他走哩。」鮑師道：「不要睬他！以魔道而與太陰天子結爲姊妹，是將此金銀賣的體面，就如鄉里財主，與紳宦結爲婚姻，傾家去奉承，也是情願的。」曼師道：「如今却是現任官員，爲着急事，央人向財主借的哩。」月君道：「毋戲言，恩債豈有負他？待我先打發了兩處。」就撥筆寫下一站，是發與劉元帥的云：

孤家於黎明，要往省故國，元帥劉璟可速退兵至河間，俟建文帝回鑾，請旨定奪。

月君問鮑師道：「闕下蒼舊諸臣，可否亦微諷意，聽彼自行其志何如？」鮑師道：「又少不得。」隨信筆揮二絕云：

廣寒仙子下瑤臺，只爲綱常掃地來；

恭代天心行殺爵，凜然正氣日中開。



燕孽魂亡一劍飛，國仇雖報帝無歸。

幾多未了忠臣事，留與千秋弔夕暉。

又寫下與呂律軍師的五言律一首，都用上玉璽封用三函，如軍機羽檄一般，統付於女金剛，並傳入劉元帥營中，從塘汛轉發。月君乃謂曼師道：「魔主之債，現放着宮中有碧霞元君儀仗，並諸仙真龍女餽送的寶物，約值數百萬金，將來准折，也算得過，獨是沒人移去。」曼師笑道：「枉在世上走一遭，半些兒東西，也存不得，真是個空手而來，空手而去了！你這裏發了念頭，他那裏便自移去，不用送的。」月君道：「妙哉！請問二師：我四弟子能隨去否？」曼師道：「去得，去得！罡風一吹，好像著了我的扇子，化作灰塵，豈不了了？」鮑師道：「胡說！我道家羽化登仙，豈是肉身去的？」隨命滿釋奴積薪於東臺之下，候着舉火。時女金剛已回來復命。（王師都在臺左右成行逐隊的過去，各營將士，只道又有恁麼妖法的人來對陣，所以亟令退兵。唯元帥劉璟料到八九分地位，就同阿蠻兒，瞿離兒，小皂旂三將，統領數騎斷後，走不五六里，歇下探望勦

靜。東方微有白意。月君便呼四弟子諭道：「道行淺深，爾等寸心自知，若能尸解，隨我上升，即登東臺；倘有未穩，不妨入山修煉，慎勿因我有累汝等。」素英四仙姑齊聲齊道：「身外有身，玄中有玄，幸得相隨帝師。」也皆就升臺跌坐。曼師笑道：「快放火！四位佳人有了些塵土氣，要向火宅中轉一迴，好換出個新鮮面龐。快燒！快燒！」滿釋奴有些遲疑，女金剛即來舉火，曼師又吹口氣，頓時烈焰冲天而起。城內城外，都道是失了火，連燕國早朝的官員，與太子仁宗，都上五鳳樓來看。時太陽初升，正射着城西偏，空中彩霧盤旋，香風縹緲，隱隱然聞有天樂之聲。遙見多少仙官仙吏，都着霓裳羽衣，各執絳節雲旛，佇立層霄，恰像個迎接人的。月君早已穿着天孫賜的混元開闢一系仙衣，戴着碧霞元君送的藍玉雕鏤九鳳冲天百寶冠，束着嵩嶽夫人獻的伽楠造成五龍銜珠帶，蹬着東海龍女貢的青絲織就百花凝香履，拜別了鮑曼二師，又與兩位劍仙稽首作別；——范飛娘等四員女將，皆俯伏拜送。——早有一隻素鸞鳥下在臺端，向着月君延頸舒翼，若有所訴。月君視之，即廣寒宮所遇之仙禽，——天狼星搶來時，全虧他

斜飛退避的，——纔斂衣坐於鸞背。忽東臺一聲響，爲大崩裂，四大弟子尸解出神，各御彩雲一朵，隨了月君，冉冉升上雲霄。滿釋奴女金剛大叫：『帝師帶了我等去。』月岩微微回顧，二女將遂躡身躍入火內。鮑師亟收了二人神魂，謂曼師道：『女金剛是道兄的弟子，滿釋奴是我的弟子，各帶回洞府，水火燒度他們成道罷。』曼師笑道：『兩位劍仙，各有弟子帶去，唯獨老鮑老曼，大家帶着個死鬼走，不要被 he 迷了，不是要！』諸仙師皆大笑。於是聶隱娘攜了迴雪，公孫大娘攜了范飛娘，稽首作別，凌空而去。

其時燕京內外遠近地方，上自朝廷百官，下至閭巷庶民，無不目擊唐賽兒肉身成聖白日飛昇，——這樣一樁奇事。到是自己部下，只有劉璟，阿蠻兒，瞿雕兒，小皂旂四將，在五里之外望見，各拜手遙送，不勝太息，飛馬趕上大軍，不題。

却說呂軍師在荊州，先於數日前，有程知星從黔中而來，說：『聖心安於空門，無一復位意，齋一玉函，云復帝師之命。』便匆匆就道而去。軍師方在躊躇，擬欲草疏奏東宮復位，忽忽於夜半轅門傳鼓，報說帝師有軍機令旨到來。如飛傳進，却是一道羽檄

；拆開視之，乃黃麻紙上寫的五律詩一首云：

不省前生事，花開玉扇關。

翠異常接珮，玉女每依鬢。

雲繞天彭闕，江迴灌口山。

只今軍國重，何日復仙還？

軍師心下了然，是帝師指示夙生，須急流勇退之意，但算知星程途，即使日行三百里，也不得到帝師所在，此詩是先發的了。隨傳來人問：『已破北平城否？』應道：『那日燕國遣使請盟，帝師不許，限在三日內拔城；卽於次日，在劉元帥營中發出令旨，令飛送到軍前的。』軍師發放來使，隨布著草筮得一卦，乃天火同人，大笑道：『火炎於天，帝師已經上升，卦名同人，是有諸弟子隨之。象辭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當應在我。天彭灌口，皆在蜀中，此正利涉大川；同人難得，則如之何？沈珂是舊弟子，彼有心親，不可使之出家；唯大將劉超，至今不娶，心極向道，但不在弟子之列。』

『卽遣使召至，先將帝師律詩，與他看過，然後將所卜之意，與歸蜀之意，細說一遍。』  
劉超道：『是耶？軍師在南陽臥龍岡，夢與諸葛武侯談心，言有生在同鄉，歸亦同鄉之語，今已驗矣。』軍師巽然道：『我竟尙未想到！豈非一定之數乎？』劉超又說：『小將自蒙聶劍仙救命，恨生男子之身，不敢皈依女仙師；泊承軍師垂暎，又忝在部伍之列，亦不敢託於門牆，以干軍令。今日願從軍師入山，成吾素志。』軍師大喜道：『召汝卽是此意，但非某所敢啓齒。同人一卦，端的不虛，自後宜以師弟相呼也。我向製有道家衣冠，便可帶去。』隨傳令箭說：『軍師要徵行察閱江道，着棹小快船一隻，止用水手四名。』頃刻已備。呂軍師與劉超向闕拜辭，悄然下了小舟，鐘聲初動，缺月初昇，乘着一江霧氣，竟溯江陵由三峽而上。易了道裝，至於錦江，舍舟從陸。經諸葛武侯祠廟，師弟二人進去瞻拜一回。迤邐到了灌口山，再尋着了天彭關，然後探訪玉局，在萬山之中。往來有半月，一日到個去處，陡見萬峯疊翠，萬木飛泉，迴抱着個洞天。看那峭壁上，橫着題五個大字：『白玉局洞天。』其下翠岩分處，有兩扇小白石門掩着，呂

師貞顧劉超道：「此間是矣。汝爲我敲門！」劉超敲了數下，一小道者啓門而出，將他師弟兩人仔細一認，忽失聲道：「師父師兄，直到如今纔回來麼？」師貞一面步入應道：「幾乎忘了！」洞內豁然大開，絕非人世境界，石梁流水，曲房迴榭，皆是天然成就，亦間有人工構出者。琪花瑤草，點綴於石臺之內；白鶴玄猿，吟嘯於松林之杪。

小道者引至一幽軒，推開小牖，道：「師父請看。」師貞見石榻椽上，坐着羽士，與自己一般面貌，爽然悟道：「來世不知今世事，關門原是閉門人！」隨問：「坐在此幾年了？」小道者，說：「師父說是神游訪道，歷今五十四年矣。這位劉師兄，因念師父，出山來尋，亦已四十多年矣。」師貞問：「怎麼知道他姓劉？」小道者笑道：「他姓劉，道號碎石，師父姓呂，道號一真羽士，弟子怎得忘記？」師貞又問：「汝姓什麼？」小道者又笑道：「弟子姓韓，道號漱石，師父倒忘記了。」師貞謝道：「非是我忘，我與汝師兄，已經輪迴一次，做了多少事業，正不知怎樣去投胎，仍得合着本姓。你是一世，我二人是兩世了！汝今尙是童顏，我已作蒼髯老父，豈不可歎！」又顧謂劉

趙：『我與汝前生原是師弟，一到人間，各不相識，今日夙緣有在，幸得同歸舊路，再勿復念往事了！』師弟三人，不勝欣喜，志心修煉，百有餘年，各上昇大羅天云。

異類往往有成精而至於通靈變化者，所謂神仙亦人之精也。以物之無知，尙能吸天地之靈氣以運用，而況於人乎？或謂是固然矣，第凡夫肌骨，重於泰山，故成仙者，多由尸解，何唐月君肉體而能上昇耶？曰：古有之，旌陽真人是也。夫所謂尸解，乃身外之身，總由一氣凝聚，孕育所成，有形而無質；至若肉身成聖，則後天之氣，皆化爲先天之炁，其肌骨則堅如金而輕若絮。唐詩有云：安知仙骨變黃芽，此之謂與？攷真人爲吳猛弟子，猛之成仙，反在旌陽拔宅飛昇之後，又將百年，究亦止於尸解；蓋此根氣大有懸殊，非修持之所能庶幾者，又何疑月君肉身之上瑤臺也哉！噫！

## 第一百回

忠臣義士萬古流芳

烈媛貞姑千秋表節

且說劉璟見月君升天，感歎一番，退兵在河間地方，還指望着建文回鑾，進討滅燕。不意奉到相府密札，召請還朝，劉元帥遂將兵符交與譚監軍，止帶小皂旂星夜馳至闕下。原來朝中先得了程知星齋到行在玉函，是令大臣轉奏帝師，說聖意決不回鑾，卽刻又得了帝師封諭二絕句，舉朝大驚，所以召劉元帥來商議。文武諸臣，僉同在行殿啓發玉函視之，乃是一首七絕句詩云：

杖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任閒吟。

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臨軒萬慮侵。

程知星舉手道：「家君夜觀乾象，見太陰星離位，女虛分野，王氣潛消。又卜得渙卦，亦是解散之義。——當日帝在神樂觀時，曾卜得坤卦，正是太陰承天之候也。就斷定龍戰于野，陰陽皆不能相勝，終歸渙散的，若違數而行，必至大凶，因此聖意遂決，率筆寫了這詩。臨行時家君命星夜趕路，恐不及再見帝師了，果然應驗若此。」吳太師道：「燕藩未反時，曾公豫言必反，而今焉得有錯！」忽報荆門開府姚襄飛奏密本，吳



太師亦卽同譖臣啓視云：『呂軍師同着大將劉超，駕一小舟，不知去向；次日道臣沈珂，亦挂冠而遯。』衆文武齊聲道：『此無疑，是軍師也。豈知帝師升天，——英雄之見，大略相同。』吳學誠拊心道：『噫！天數若是乎？我卽於今日往詣行在，君臣生死一處。』劉璟巖言道：『在外開府將軍處，均宜行文知照，聽其自處，我輩各行己志可也。』於是曾公望收了玉圭，王璣卷了聖容，諸臣皆暫歸邸第。整理畢，復聚在闕下大慟一番，出朝而散。獨有小皂旂睜目大呼者三，卽拔劍自刎。時，董賓二老將軍，皆先去世，董賓鐵兒，正要同扶父柩還葬，遂將小皂旂棺殮載之而去。今將諸臣蹤跡悉誌於左：

晉爵太師翰林院編修充平燕將軍程濟

晉爵太傅前監察御史葉應賢原名希賢

晉爵太傅前吳王府教授楊應能

〔葉揚〕二公，從帝徵行十年，同時病卒，葬在滇中之浪穹山。帝手筆題曰：『兩

忠之墓。」嗣後隨駕止濟一人。」

太師吳學誠（原官侍講）

太傅趙天泰（原官編修）

太保梁田玉（原官秋曹）

少傅郭節

少保宋和

大冢宰程亨（原官檢討）

大司徒劉仲

大司徒何淵

（以上舊臣八人，或入蜀，或之楚，或游吳越，或適滇黔，各去訪尋行在。）

少師李希顏（原官贊善）

（先因老病致仕，仍遁居於夾谷。）

少師王璉（原官甯波郡守）

（祝髮爲僧，去遊五嶽，曰：『帝尙披緇，何況臣子！』少監王越從之去。太監同恕，先數日已卒。）

太保金焦（原官刑部侍郎）

大司寇馮灌（原官刑部司務）

大司徒梁良玉（原官中書）

大司空黃直

都憲御史王資

晉衙大司空靈臺正王之臣（原官欽天監正）

（以上舊臣六人，先後去世，均有諡號。）

方外宗伯兼迎變使錢芹（曾從蘇州府太守姚善起兵勤王，爲行軍祭酒。）

（訪求行在，卒，葬於荆門山中，有諡。）

大宗伯周轅——係殉節衡府紀善諡文節公諱是修之子。

大司馬胡傳福——係殉國大理寺少卿諡忠端公諱閔之子。

薇省左學士黃貴池——係殉難博士諡忠愼公諱彥清之猶子。

都憲御史張彬——係勤王殉難樂平縣尹諡忠成公諱彥方之子。

少司農陳鶴山——係殉國戶部尙書諡忠貞公諱迪之子。

大司空曾公望——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靜公諱鳳韶之長子。

少司寇茅添生——係殉國副都御史諡忠敏公諱大方之長孫。

黃門尙書周文獻——係勤王殉難松江郡丞諡忠信公諱繼瑜之子。

黃門侍郎侯玘——係殉國刑部尙書諡忠簡公諱秦之孫。

(以上九人，各懷印綬歸里，以詩禮傳家，訓誡子孫永不出仕，忠孝聞於奕世。

薇省大學士方綸——係殉國文淵閣博士諡忠肅公諱孝孺之子。

少宗伯盧敏政——係殉難太常少卿諡忠安公諱原質之弟。

少司空鄭珩——係殉難監察御史諡忠穆公諱智之子。

僉憲御史王者興——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悼公諱度之子。

豫州巡察道余學夔——係洪武年間進士。

(學夔本雲間人，爲正學弟子，刑部尙書魏澤，曾以方氏遺孤，託之鞠育，而盧鄭與王，皆以方黨滅族，無家可歸，遂相約學夔同之雲間隱於九峯山。)

侍讀學士劉葵——係殉國大理丞諡忠節公諱端之子。

侍講學士王作霖——係殉國刑部郎中諡忠恪公諱高之子。

(以上二人，遣發妻子居淮海之濱，易黃冠徧遊天下名山，後結茅匡廬以居。)

少冢宰卓孝——係殉國戶部侍郎諡忠清公諱敬之子。

少司馬巨如椽——係殉國察御史諡忠獻公諱敬之子。

加卿銜左都諫魏袞——係監察御史諡忠愍公諱冕之子。

加卿銜右都諫鄒希軻——係殉國大理丞諡忠勤公諱瑾之子。

（諸公各有令嗣，早卜居於荆襄之間，遂去隱於漁，如滄浪漁父云。）

討燕元帥大司馬劉璟——係太祖軍師誠意伯諱基之子。

（公隻身在闕，還至青田，與家人訣別曰：『我先人開國，後人不能復國，豈可坐於篡逆之世！』辮髮自經死。）

晉少師大司馬參贊軍國重事充迎鑾亞卿副軍師高威寧——原濟南儒生，爲鐵兵部之參將。

濟南尹高不危（威寧之弟）

青州監軍道高宣（威寧之兄）

（少師初聞帝師升天，又聞呂軍師遜跡，慷慨悲歌，命酒痛飲，至半夜端坐逝。其昆弟隱居於華不注山，終身不入城市。）

大司馬開府豫州鐵鼎——原名康安，係殉國兵部尙書諡忠武公諱鉉之子。

（公有二子，諭之曰：『我初志原從先人同歸社稷，今幸宗祧不斷，當急侍嚴慈於地下。汝等宜卜居於華不注山，與高氏爲鄰。』遂絕食而死。）

少司馬都憲御史開府淮西景星——係殉國左僉都御史諡忠威公諱清之子。

僉憲御史開府徐州練霜——係殉國副都御史諡忠定公諱子寧之子。

（二開府各遣發公子，居於滁州山中，自與夫人汎舟於五湖，逍遙世外，如范少伯云。）

少司馬都憲御史開府上谷可輅——係殉國僉都御史毅忠諡公諱中之子。

（先得仝然手書云：『在開封時司公會托夢，言某術數當爲西洋開法之祖。今時會已屆，浮海去矣。』居數日，帝師升天，公即命子卜居於萊郡，與仝然相依，亦浮海而去。相傳爲水仙云。）

少司馬開府青州高崧——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介公諱翔之子。

（公已有子而喪耦，仍戴黃冠入嵩山。後游於終南，不知所終。）

僉憲郡史開府荆門姚襄——係勤王殉難蘇州府太守諡忠桓公諱善之子。（襄乳名保兒）

（忠桓公率同郡人錢芹俞貞木王賓等，起兵勤王。時三人之子，咸在開府署中，遂同歸吳中，隱於西山。當時稱爲勤王世家。）

黃門左尙書史彬（原官賓輔）

黃門右尙書鄭洽（原官待詔）

（以上舊臣二人，奉帝命爲江浙間東道主。帝曾三過史彬之家，爲人偵知首告，至拖累死。洽謁帝後，還家，以勞疾卒。）

大司戎楊禮立——係勤王殉國袁州府太守諡忠康公諱任之子。

農曹正郎兼督運軍餉使楊福——係殉節給事中諡烈愍公黃諱鉞之友。

（福本常熟人，禮立重其義，與之同行隱於虞山，爲灌園叟。人稱爲山中二楊，勝於朝內三楊。）



特簡將才充討燕監軍使譚符——係殉國兵部郎中諡忠愍公諱翼之子。

（譚監軍欲作留侯一稚故事，鵬兒蠻兒，皆從之入燕，聞燕王薨而各散。監軍去隱於長興山中。）

京營前軍大將瞿鵬兒——係都督贈威武侯諱能之子。

（鵬兒歸於卸石寨，與董賓三將軍結小村以居，射獵爲樂。人稱爲三忠傑。）

京營左軍大將軍周蠻兒，——係殉國僉都御史諡忠憲公諱璿之子。

羽林左冠軍先鋒使金山保，——係殉國戶部侍郎諡忠襄公郭諱任之子。

羽林右冠軍先鋒使咬住，——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惠公謝諱昇之子。

（以上三將軍，同隱於浙之西湖，春花秋月，逍遙於三竺六橋之間，曰死後神魂，可依岳韓二忠武云。）

鎮守黃河大將軍暴如雷，——係殉國刑部尚書諡忠直公諱昭之子。

（原籍山西，從孟津渡黃河，至中流語其子曰：『我既不能盡孝於父，又不能盡忠

於君，汝其歸里善繼先人之志，訓誡子孫，永勿仕進於篡逆之臣。」遂躍入河中。

○ 荆門監軍道董春秋，——係殉國監察御史諡忠衷公諱鏞之子。

○ 聞呂軍師入蜀，遂別其妻孥前去，追訪不得，遂修道於青城山，亦仙去。

淮南巡察道胡復，——係殉難兵部侍郎諡靖節公諱子昭之子。

○ 入蜀尋訪叔父子義不獲，遇叔父之子胡纘，遂同歸故里。復亦更名爲紹，隱於耕。

陳門侍郎陳國，——係勤王殉國徽州府太守諡忠懿公諱彥回之弟。

儀曹正郎神樂使王昇（原南都神樂觀道士）

督理軍備兼僉憲御史周縉（原官永清縣典史）

荆南督糧道胡先（原官沛縣縣丞）

開封府太守金蘭（原候選典史）

周胡金三人，本浙之會稽籍，侍郎與儀曹心愛剡中山水，相率去隱於山郡，結爲五老社，嘯傲花月，均以壽終。）

值殿左將軍張倫（原官燕山守備）

值殿右將軍倪諒（原官燕山百戶）

駐守德州偏將軍葛進（原德州衛千總）

（三人遷跡五狼島，結村而居，爲老農老圃，人謂之三義村。）

建文二十六年秋七月辛卯，月君升天時，燕太子正早朝，文武百官，同登五鳳樓，望得分明，皆詫爲異事。太子顧謂諸臣道：『却原來是位天仙，怎樣說做妖寇！怪不得建文舊臣，悉心歸附！當日冲虛真人說是爲生民劫數降下來的，誠然不錯。』諸臣頓首，咸稱：『天下太平，殿下洪福。』隨諭閣臣速繕奏疏，請旨處分濟南事宜。疏未發，忽接密詔，魏已崩於榆木川。直待靈車進了居庸關，然後發喪。太子即日登基，是爲仁宗皇帝，建號洪熙元年。大赦天下。並頒恩詔：凡建文時忠臣義士，已經告贈爵諡者，悉

循當日卹典；如有遺漏未追贈者，查確奏請，并子孫咸得蔭職。其靖難時陣亡將士，毋分南北，一體褒卹；原有世職者，仍准承襲。至忠臣妻女殉難者，悉加追封。勅郡縣所司，凡忠臣烈女，皆得建坊立嗣，以表其節。茲紀其烈女載諸史册可據者：——

兵部尙書鐵鉉妻楊夫人，并二女。母薛太夫人。

文淵閣學士方孝孺妻鄭夫人，并二女。

禮部侍郎黃觀妻翁夫人，并二女。

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妻金夫人，并二女。

監察御史謝昇妻韓夫人，并四女。

大理寺丞胡閏妻王夫人，并一女。

刑部尙書侯泰妻曾夫人。

工部侍郎張安國妻賈夫人。

副都御史茅大方妻張夫人。

僉都御史周璿妻王夫人。

監察御史曾鳳詔妻李夫人。

左拾遺戴德彝嫂項夫人。

監察御史林英妻宋夫人。

兵部郎中譚翼妻鄒夫人。

徽州府太守陳彥回妻屠夫人。

鎮撫牛景先妻某夫人。

戶部侍郎郭任三女。

監察御史董鏞一女。

蘆縣令鄭恕二女。

青州府教授劉固母袁太夫人。

燕山衛卒儲福妻范氏。母某氏。

國師道衍孀姊姚氏。

以上忠臣妻女，凡隨夫與父殉節者，妻封義烈，女封孝烈；若與夫與父被難者，妻封安烈，女封哀烈；其發在教坊自盡者，妻封清烈，女封貞烈。忠臣之母封宜烈，唯德孺之嫂封超烈，道衍之姊，儲福之妻，均封超烈。自此四海人民，心悅誠服。時建文行在楚中，聞之曰：「此子可謂幹父之蠱也。但要天下太平，如朕臨軒，夫復何慮！」於是得消遙於山水。又十六載，爲英宗正統五年，朝中已歷四世，帝年六十有四，問濟曰：「我欲歸於祖陵，可否？」濟卜之吉，遂出滇南，至藩司堂上，南面盤膝而坐曰：「我建文皇帝也。」巡方御史飛章奏聞，有旨送歸燕京。時從亡者皆去世，唯濟一人侍奉，而朝內舊臣，亦無一存，都不識認；止一宦官吳亮，爲帝舊侍，令辨真僞。帝見亮，卽呼曰：「汝吳亮也，老至於此！」亮對不是，帝曰：「朕於某年食子鵝，棄片肉於地，令汝作狗餌之，汝如昨日，難道就忘了麼？」吳亮涕泣伏地。帝左指有黑痣，亮以手摩視之，乃持帝踵大慟不能仰視，退而自經。英宗聞吳亮死，知帝是真，迎入大內，以兒孫

禮拜見，稱爲太上老佛。濟嘆曰：『今日得終臣職。』遂入徽之黃山，隱於天子都後。帝壽至八十九歲而崩，卜葬於西城外黑龍潭北，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嶺南屈大均曾謁帝陵墓，有詩曰：

讓帝飄零海嶠東，龍歸猶識未央宮。

風雷豈敢疑姬旦，禾黍何當怨狡童！

父老爭迎靈鷲錫，山河如棄鼎湖弓。

傷心陵墓無封樹，秋草離離白露中。

帝之長子名文燿，諸臣在宮中泣別時，有兵部侍郎廖平請於帝，匿文燿以去。後爲奸人許首，而廖侍郎則先寄託燿於黎平土司會長官家，變姓曾氏矣，以此搜查無獲，僅抄沒廖平之家，流徙蜀中。及文燿既長，平以少妹妻之，而後訪求帝跡，相遇於浙之桐廬。既復命，乃自盡。及帝還京，文燿仍復朱姓。越二百五十年，烈皇帝殉社稷，皇家子孫，殄滅無遺，唯文燿一脈，超然物表，至今雲祚繁衍，蓋天所以厚讓帝之福云。

外史曰：按建文皇帝，生於洪武十年，諱允炆，爲高皇帝冢孫。諡號懿文太子。孝康皇帝諱標之嫡長子也。至洪武二十年，而懿文早薨，太祖稽諸大臣劉基徐輝祖等，立爲皇太孫，正位儲宮，天下歸心焉。太孫天性純孝，居孝康之喪，晝夜哭泣，形毀骨立。太祖命之曰：『汝之一身，宗廟社稷所繫，自有事我之大孝，不宜損身滅性。』太孫乃遵訓節哀。又十年，而太祖崩，遺詔傳位於太孫。魏國公徐輝祖，駙馬都尉梅殷，戶部尙書陳迪，同受顧命。登基之後，哀樂不輟，孝思格於遐邇。其待臣工也，恭敬寬和；撫兆民也，義慈愷悌；處宮闈也，節儉端莊。四載之間，惠澤頻施，仁風溥被，漸臻熙皞之治。一旦變起宗藩，反戈向闕，大內舉火，國后自焚，帝出亡遜國，削髮披緇，間關險阻，楚蜀滇黔，閩粵吳浙，憔悴風霜，流離道路者四十年；又爲燕王數遣奸臣到處偵察，日夕徬徨，幾無容足之地。古帝王之遭逢，未有至於此極者。至其從亡之士，經歷艱苦，百折不同；殉難之臣，被罹慘毒，萬死不變；卽深山窮谷，野老道民，莫不洒淚如失考妣；非帝之至德感人



，其能使人心若是乎？鄭洽歎曰：「君臨天下，以仁義爲至治，今天下莫不稱仁，莫不稱義，天乎！天乎！何乃至此？」程濟應之曰：「得失乃是天數。要知篡逆是篡逆，仁義是仁義，千載自有定案，君胡不察？」旨哉，是言乎！帝雅好詩文，雖顛沛不易其常，著作甚繁，有從亡忠臣列傳，及從亡諸臣祭文，共百餘篇；並註釋楞嚴法華二經典；而詩詞尤富，此書內已載有數十首。茲又錄數首於左：——

詠新月

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帝爲太孫時，作後二句；先有流落江湖之讖，——詩本乎天機也。）

題史彬清遠軒（帝改名水月軒）

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破曉風。

詩就雲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

（帝於建文四年六月出亡，七月至史彬家作此詩。玉蟾零落，宛是帝出亡景象，所謂詩出乎性情者；而筆致空靈，意旨飄渺，可與太白頡頏。）

白鳥聲波江水漲，老漁牽網夕陽斜。

秋來客子動高興，直到吳江卽是家。

（此吳江舟中之作。帝雖失位，而胸次廓然，末句猶四時行樂之意，較舜之終身樂而忘天下，無殊也。）

日光無色月光昏，幾個疎星猶不存。

篡逆造成好世界，不知何處弔忠魂！

（帝之悼從亡諸臣詩約數首，此其一也。日月星三光俱滅，忠魂在何處耶？悲憤至矣！）

（帝幾許詩中，只此有「篡逆」二字，因追思忠臣而及之，益見帝心仁厚。）

儒生既已變黃冠，又遁禪林尚不安。

定是有愁催淚下，忽然無奈動心酸。

歔歔只覺喉中咽，涕泗何曾燈下乾！

哭到感傷腸欲斷，宛如訴出舊邯鄲。

（帝宿公安寺野，聞隔房有兩人悲哭竟夜，黎明亟訪之，已先去矣。寺僧云：『是兩個道士，一姓梁，一姓郭，不知其名。』帝想必是郭良與梁中節，故作此詩。）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此帝感懷宮闕詩也，意旨悽婉，詞氣慘澹，在劉隨州之上。帝皈依禪者四十年，已解脫而證正覺，乃卒感念祖陵，歸於京闕者，不致使天下之人，不知所終，以至後世竟無攷據云。）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再版

全書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

著者 呂文兆

發行者 全記書莊

總代發行所 梁溪圖書館

上海四馬路中

不 得 翻 印  
石 頭 魂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